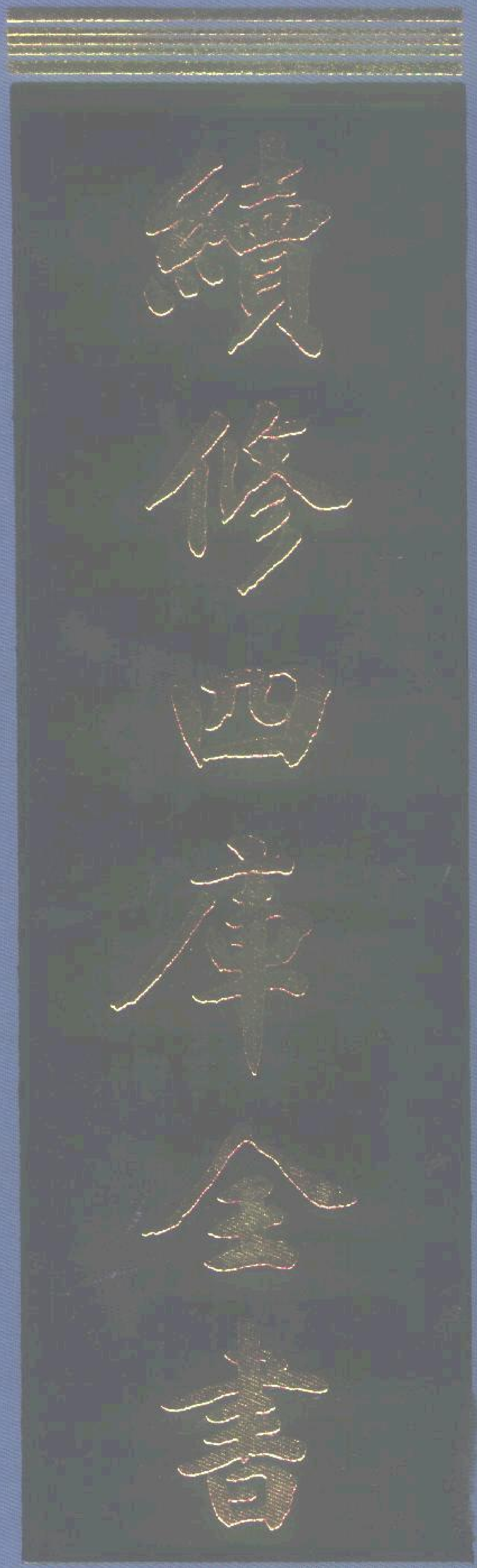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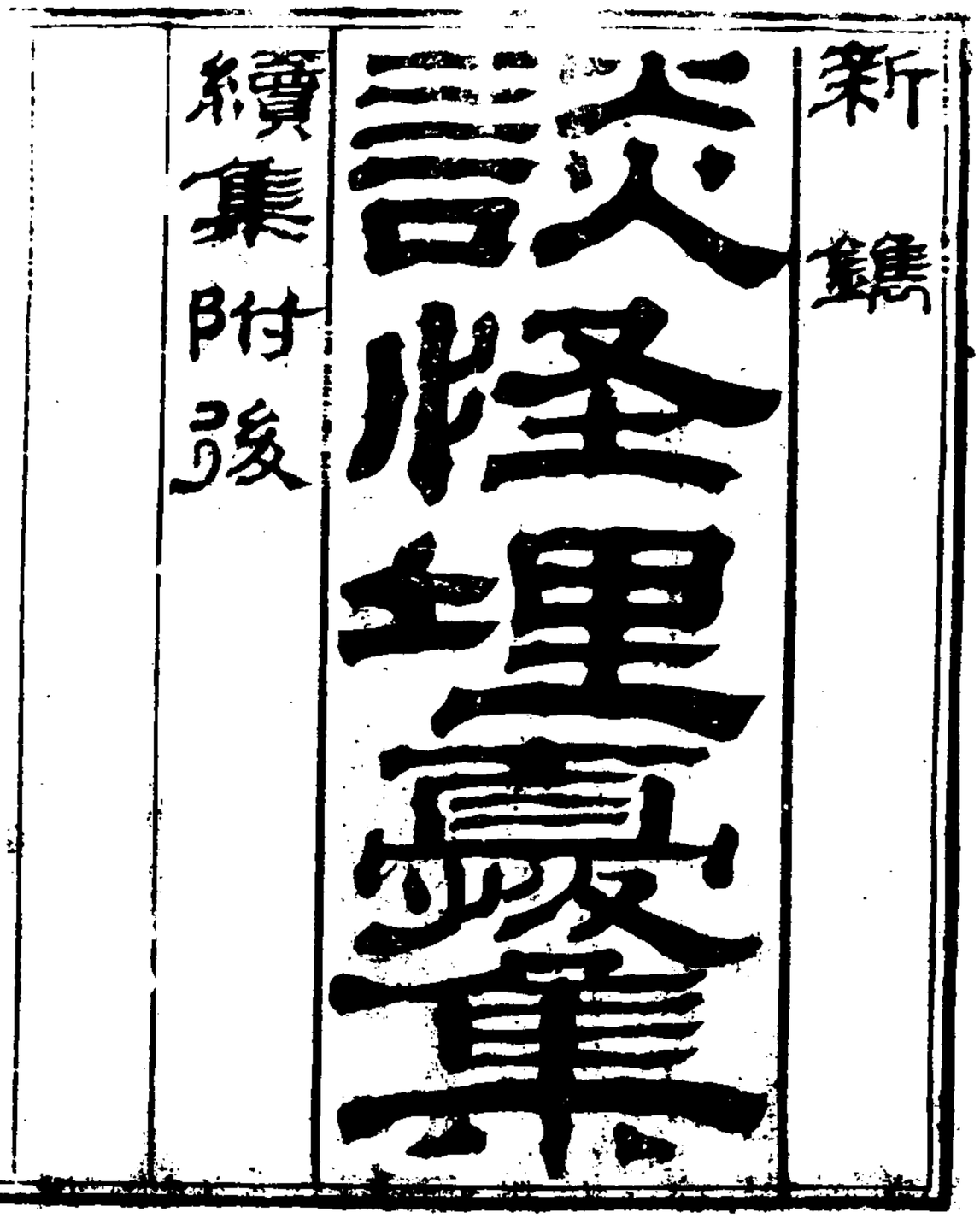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二七一・子部・小説家類

埋憂集十卷續集二卷　〔清〕朱翊清撰……一
壺天録三卷　〔清〕百一居士撰……一五三
增修埤雅廣要四十二卷　〔宋〕陸　佃撰　〔明〕牛　衷增輯……二四三
蓬窗類紀五卷　〔明〕黄　暐撰……五九三
青泥蓮花記十三卷　〔明〕梅鼎祚撰……六二一

2473/01



序

帝女化禽衔石從何填海騷人被髮呵壁因而問天蓋愁有志孤憤成書續虞初小說纂段式酉陽拔胸敗鑰鑑古兼以鑑今記事拈珠徵人加之徽鬼鼠名儒子鮮學一編景弔青蠅招冤魏子梧邱萬卷恨痓貴王此蓋師梅叔夫子埋憂集之所為作也夫子少時學通四庫才備九能子胥佩七星雄劍安世記三篋七書自謂健弩方張強臺直上說經奪席冠石渠天祿之英踬院撤蓮獻羽獵長楊之作而乃雲英嫁晚娥黛銷春伯樂來遲駿踏蒙糟秋風瑁瑇年年淚揾搤青衫郢雪高寒處處

人嘆白眼氏蠹腹聚徒身懶撥太似泉明乞食腹負將軍被嘲疲鱸不作黃車使者斷鬱枯硯竟為白賊明經平一卷三恒七穆博鞅繩寵朝霞賦五角六張命終磨蝎其能無四愁嘐呿五噫悲涼登高歎豎子成名搔首指儒冠誤我乎而況陔蘭棄養空補東皙之詩風樹聲哀掩泉魚之泣莊盆雨鼓夢短牛衣孔徽無徵膝寒鯉對經為張儉亡家復作陸機歎逝殘羹冷炙嗟來一飯朱門華屋山邱嗚咽數聲鄰笛遂惠施逝而漆吏誰與言曼卿死而祕演無所適裂伯牙素琴髡姬姓珍髭滄海橫流人間何世於是寓言賈志以妄塞悲繪鬼域之

人情窮地獄之變相見聞聞奇奇怪怪莫不抽枕秘
于鴻寶備史錄於輞軒鼎圖如后罔兩呈形石煉媧皇
圓蒼補缺所至難解者偶蟲以詐相咀嚙浪朧爭駭於
冠裳雲部鼗奏干戚偏舞刑天鉛刀爲銛將邪長埋豐
獄此則裁碧澥之桑蓬水有時而涸倚元穹之杵心波
日而平者已夷也碎然小人夫子器之國士登樓檄
於閫門授昌苓於藥籠浴雨陶風曲鼓狂簡抽衣解髻
詣謁擇提絳帷昔侍廣桑會有前緣華髮今稀元閣猶
偶然游嚴然非得志於時酣豢富貴者所能言也夫朱
生良史才也今乃以其飽嘗世味遍歷窮愁之所著

埋憂集　卷下　序

彥華撫厠間之髒肉豈師生沆瀣一氣故彼此同病相
憐耶噫傲骨干尋本非將相公侯之狀勞薪一世安
用語言文字之工然而天猶未老士尚能悲紓幽憤於
搜神記裏埋沈憂於故紙推中野史留亭遠塢稗官譚
語道人振鐸尚餘警衆婆心回甘則果皆可口說法而
不點頭悉述介言粗標崖略雖筐撞鑿測未際宏深
而漏別淵分能嘗甘苦此日仰屋梁以著雜家綜乎九
流他時藏名山以傳知音俟之千古

受業秀水沈　巖敬識

今年春炳自京師歸即趨謁吾師梅叔先生於珠槭寓
舍時先生暨諸同好將謀梓其所著埋憂集小冊爰爲
得其定本讀之未終卷輒廢書而歎曰炳自成童侍先
生學爲制舉業竊窺先生落落負奇飾方以高才被擯
跅馳詞場今來晉謁先生鬚髮皓然矣乃不得與于表
明制作而使之老於明經長貧善病而又無子其遇可
謂窮矣顧使先生之窮不至此亦必不能成是書蓋
偶然游戲然非得志於時酣豢富貴者所能言也夫朱
生良史才也今乃以其飽嘗世味遍歷窮愁之所著

出爲是書其刻鏤則禹鼎象物也其刺譏則蔣非孤憤
也其哀感頑艷則如美女之簪珥有時爲步兵之哭哭亦
思有時爲士龍之笑笑亦哭也則又想見其血縷青徵搖曳江楓未已也酬北詩
云詩有一卷傳抵得公卿貴是亦足以傳矣或謂先生
老矣著錄非一種何必先以是自見炳曰然夫小說九
百本自虞初古者掌之國史志之蓺文莊生不云乎寓
言十九重言十七盛世所以不廢者以是爲參酒之厨
導而懲勸之所垂也是在善讀者之能領取矣若夫朝
食者不知飢則不能讀午少者不知愁則不欲讀九原

態有爰才人願與解爲此語者共之

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孟秋月受業桐鄉周士炳謹識

自序

余自辛卯迄癸巳二老親相繼見背始絕意進取鳥已倦飛驥甘終伏生平知交大半零落而又畏見一切得意之人俯仰四壁惟日與幼女形影相依蓽生人之趣盡矣乃喟然歎曰窮矣然身可窮心不可窮也余誠蓽材不足與海內諸豪俊比數矣夫蟬蚓不知雨雪蟪蛄不知春秋猶能以其竇自鳴豈樗櫟之餘遂并蛄蚓之不若乎于是或酒邊燈下蟲語偎闌或冷雨幽窗歎人不至意有所得輒書數行以銷其塊壘而寫靜閒之況當其思徑斷絕異境忽開宛然如孤鳧之翔於千仞

視塵世又何知有蠅頭蝸角事哉于是輒又自好一日惜乎具有此筆乃不得置身史館與馬班爭教靜也是亦足聊以自娛矣今丞春歸里門蓬中搦有此本諸同人見之咸謂可以問世謀鋟金付梓與衆共閒竹扉蔣君又力任剞劂事蒙諸君雅意使得免仲翔踈世之感余亦何能復拒乎獨是余老矣追憶五十以來以有用之居諸僅無聊之歌哭寄託如此其身世亦可想矣因書數語以誌吾恨焉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孟秋月八日歸安朱翊清梅叔氏自題於浔溪寓舍

卷第一
穿雲琴
嘉興生
周奎
戚自貽
扛米
尸摘盜
蛇殘
熊太太
潘生傳
義大塚
可師
無錫老人
鍾進士
賭飯

卷第二
吳烈女
諸天襲
蟋蟀
通字
大人
郭某
綺琴
雙僕親
狗糞飯

卷第三
昭慶僧
周爛面
邵士梅
陳三姑娘
霖雨
霧淞
水災
白雀
薛見揚

卷第四
人形獸
稱狀蛇
異蛤
名醫
考對
沈卜年
大人
春江公子
疫異
敦裏仙人
毒王

卷第五
手技
鐵兒
柿園收
賈荃
隋胎
捉奸
火藥扇
送詩韻
陰狀
金鏡
鎖陰
謚靜
寤鑑
答包船

藥渣
秦檜爲猪
鬼舟
卷第六
二僕傳
金三先生
賣詩
秋燕詩
施氏
鬼鐙
埋憂集目錄
射兎
茅山道士
奇獄
錢大人
官偉鏐
車夫
卷第七
賈義七
趙孫詒
星卜
餳餅阿六
買似道
段珠
讀律
詩讖
樊運廟
空空兒
綦毋氏支
十七
馬宏讓
葉太史詩讖
謁判
夫婦重逢
海大魚
奇兒
姚三公子
嚴侍郎
常開平遺槍
人面豆
陳學士
男妾
武松墓
卷第八
宅異
遺米化珠
捐官
金氏
夜
埋憂集目錄
眞生
樹中人
卷第九
烏桕樹
詔效
香樹尚書
周爛鼻
鬻壩
焚惱
茅山道人
奎光
徐孝子
上智渾龜
死經三次
櫃中熊
夢廬先生遺事
辨誣
荷花公主
夸族
明季遺事
陳忠愍公死難事

梁山川
陶公軼事
負債鬼
卷第十
鬼隸宣淫
七額駙
孫延齡
牛浦之變
夷船
挖眼
埋憂集目錄　十五
織里婚事
佛時貞觀
續集卷第一
劉綎
對縊
能襄愍軼事
王秋泉
采龍眼
陸世科
無妬
詩潮
改名
蛇異
狐母
瞿式耜
猛鬼
虎尾自鞭
蠶閻手
狐妖
臭金
剪舌
黃石齋
生祭
地震
蚺蛇
大言
猩猩
戒貪
師戒
柳畫
冰山錄
夷俗
楊園先生
腹語
熊伯龍
亂書
天主教
項王走馬埒
埋憂集目錄　十六
續集卷第二
無支祈
陳句山
償債犬
仙方
陸忠毅公傳贊
殿試卷
李自成
毛文龍傳辨
人面瘡
瘧鬼
剝皮
耿逼
異獸
推背圖
徐珠淵
牡丹
湖市
泰山
雙林凌氏
水月庵
劉子壯
庫中畫
玉人
大鵬

成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震澤沈

穿雲琴

康熙間勾曲道士忘筌本武昌名家子遭勞山性豪逸耽書嗜飲善書墨竹尤精於琴遇良材必重價購之至于典質不倦後聞新安吳商名畏龍者蓄琴頗富裘糧往訪商見其攜有古琴問鍊士亦善此乎對曰固生平所好也但恨未遇名材耳即指手中所攜者曰此宋賈相悅生堂中物向以五百金購得之然亦非上品聞先生多蓄古琴故不憚遠涉未識可賜一觀否商與論琴理筌爲細述勾撥挑剔之法語多神解商一時未能盡領請傳之妙手筌解囊爲彈水仙操一闋商危坐竦聽如有山林杳冥海濤汩沒起于座中輒爲歎絶筌停琴言曰此調自伯牙傳至嵇康名廣陵散所謂觀濤廣陵者也康死此調已絶某特以意譜之耳商乃出其素所珍藏者十餘琴皆不足觀最後一琴以金貓睛爲徽龍肝石爲軫背刻二字曰穿雲質理寒潤古色黝然曠代物也筌愛玩不忍釋請以所攜琴易之不許增以五百金亦不許呼僕取入筌乃起悵然而出

謀諸闇者闇者謝曰主人亦徒慕風雅耳本無眞賞今

見師賞鑒若此豈復能動以利乎筌乃出質舍一僧寺晝不得琴不返然卒無可爲計惟日飲無何一夕對月獨酌念貧用將竭而寶琴終不可得凄然泣下忽聞牆陰屐響有聲一女子丰姿綽約含笑而至曰如此良夜請爲清歌佾酒以破岑寂可乎筌訝問美人何來女曰勿勞窮詰當非禍君者遂于懷中取黃牙拍板唱琴心一折音韻淒婉顧盼生姿筌連酹數觥竟醉倒于床上及醒窗中斜月瑩然矣女猶坐於燈前遽起促之歸寢女曰妾亦非私奔者自蒙青盼覺人間尚有中郎繼知君情深如許故背主而來將以此身相託即君心中書或者猶可借箸不意見拒之深也言已以袖揾淚筌見其羅袂單寒轉更韻絶乃擁之入懷爲訴流連之故女曰此易事耳筌聞之喜極曰然則今夕願爲情死遂擁入共相繾綣既而鳥語參橫女急起曰吾二人豈可復留此耶筌辭以商琴未得女笑語曰郎行勿變也即往牆角取一小篋出水田衣裙各一並冠履易作道裝相與促裝啟後扉而行中途入一村店沽飲先有一道者在座筌揖與談理致元遠遂邀共飲女避去道人密語曰君相隨少尼非人也今夜共枕時某子門外作法君當緊抱勿釋如其言果得一琴即商所寶藏者也大喜

持示道人道人曰此楊貴妃遺琴也傳至南宋理宗曾以殉葬後爲楊璉眞伽掘得非君不足當此物亦見古今神物必不終淪于俗子手中然君亦不可復至勞山矣笑作闔恍若夢醒遂起再拜攜琴入終南山不返

外史氏曰以吳商蓄琴之富而僅得一穿雲琴亦見神物之未可多得矣惜其不知所寶而慢藏以失之名曰畏龍稱其實矣彼勞山道士者欲得良材而以金盡飲之設其終不得琴其將不復返乎癡哉道士之好琴也然非道士之癡又烏能通乎鬼神若是彼世之通侻自謂不癡者也于是乎道士喜而卒於一藝無成皆其自貽之癡乃不可及

熊太太

宣宗時神木秦鍾岳之父以從軍過五龍山偶出獵迷路但見五峯突起四面壁立如削深林密箐虎嘯狐嗥其陰巖積雪未融照見岩壑有洞洞口光滑如鏡知有物出人益惶急攀藤覓路未得忽聞腥風過處一熊突至攫秦反走入洞洞廣可畝許旁漏日光其中宇藉茸毛積厚寸餘熊挾秦置其處復去舉穴旁大石塞洞而去秦謂熊幸得異味必將引其類至共試爪牙正徬徨間熊忽以手揭石而入左手攜一鹿擲秦前撫秦爲嬉

其後兒益壯喜馳射力挽千鈞神勇無敵一日挾弓矢上山馳去至暮不歸尋訪無踪意其往從熊母然無敢往迓者秦以兒尚幼謂其必死痛哭而已無何兒竟負熊歸自言初出門時向人問五龍所在如其言策馬而前亦不至迷失惟道中不可得食則射鳥獸食之最後至榆林東南遇一樵者自言知母所在引至洞口候不見兒入洞熊母倏自外來將攫食兒爲兒所持哭訴願末且解下體毳毛爲驗乃止兒遂請母出山不從兒哀祈數日母始首肯然非兒負以歸母亦不敢來也言未畢熊直撲向秦秦跪謝兒亦伏哭祈免熊始怒目而止

秦起喚其妻出與相見熊銳又手答拜時鍾岳年財十二也天順二年孛來犯神木鍾岳聚鄉勇禦之於定邊營所向無前追至河套擒孛來而還大帥上其功授榆林參將弘治間火篩犯寨鍾岳大破之斬火篩陞左都督同知世襲遇覃恩鍾岳兼爲熊毋請封誥天子以其生子克家遂奉俞旨比誥命至秦挈熊毋出彼以命服隨例謝恩悉如常人惟不能跪與言耳後太后聞其事爲幸其第觀之賜號爲熊太君自是人呼爲熊太太云

外史氏曰熊太太余嘗得之友人以爲創聞故特敘而傳之或言此事已見子不語此篇敘事未知能出其筆

閩否否則刪之可耳八紘譯史又言埕厓國在大洋中明嘉靖時武陵商富玉泛海遇暴風舟溺玉及衆酬鬬抵絕岸飢甚採桃李食之俄有披髮而人形者接踵至身生毛以木葉自蔽見人皆喜挾以歸岩洞中後一牝者與玉爲偶產一男其後乘間得歸既長大常賣菜于市人目爲猩猩八郎事亦可記故附及之

嘉興牛

道光辛卯浙江鄉試頭場陶字拾柒號嘉興學生李某日接題紙至上燈後三藝已脫稿矣挑燈朗誦蔗與方咿無何冷風驟至燈暗似豆一少婦淡妝縞袂摹簾而

之使去矣然彼憤固未洩須記出場時至頭門外即向人搶一眼鏡拆開拋去可免也囑畢命駕而去余始歸號見女顏色倉皇正在逐號尋覓瞥見余柳眉斜豎直前相撲余格以手久逡巡卻立切齒曰負心漢汝倚此神通奴遂捨汝乎恨恨而去余喜極雀躍走出至頭門則有青面猙獰被髮持械者數十人分佈兩行舉刀亂刺余急取眼鏡分擲之則霹靂一聲羣魔俱杳矣于是往市牲帛至照膽臺酬祀而歸自是亦不復再赴科場矣

潘生傳

湖郡潘生名羽虞號悔庵少孤貧弱冠入郡庠尚未締姻然勤學美丰容閭閻見者爭好之館于吳門劉氏書齋後故有小園一畝日春雨初晴生讀倦呼館僮啟後扉步至園中水複山重洞宇幽邃數轉見東北一帶朱欄迴互欄外杏花正開彌望如雪下臨一池橋上有亭翼然生將往憩忽聞簷馬丁東望見樓閣參差湧現樹杪折而西至其處有海棠兩株當風亂墜其上雲窗霧閣傑搆俯臨徘徊間聞樓中吟聲細細縮聽乃他生縱有浮萍遇正恐相逢不識君二語哀怨殆不忍聽生不覺失聲長歎無何風動簾開一人倚欄凝睇明艷無雙而

猶無婦姊將焉寘此女默然良久女僕擎杯茗至啜畢落日已在簾鉤生起女送之門小語曰此後謀暇勿吝玉趾也生諾之悵然別去是夕女就枕輾轉不寐殘月既上朦朧睡去夢生來就榻溫存女不復自持遂相歡好醒時覺繡袴猶沾濕也曙後勉起理粧支頤獨坐殆難爲懷忽女僕報生至女出迎笑曰兄可謂有尾生之信矣生曰得覲芳姿死且不惜所恨文君未許相從耳女不禁頰發於頰暈若緋桃生神魂顛倒遽握其手女郤之曰郎勿爾如僕輩來奈何生賡不已女乃請卜以夜生始釋手而歸漏既下生潛啟後扉出至女所則院

門半掩窗中金釭熒然惟見女丁几上攤書癡坐遂入
女瞥見驚喜起立生直前擁抱女正色拒曰薄命之人
如風前孤燕飄泊無依昨自轡儀宇知非从居廡下者
況蒙眷注願締白頭但須俟老母終天然後可議若曰
始亂之終棄之則逐水之桃花妾不忍爲此態也生聞
言遂攜女至月中共矢鸞盟誓畢女促之起生長跪不
起曰自蒙允約半日之別如閱小年若必俟老母天年
恐文園先已渴死也女近曳之曰癡郎何情急乃爾相
將就寢殢雨尤雲倍極狎褻雞甫唱卽起女爲整衣曰
此身已屬君矣他日勿以秋扇捐也生曰世豈有薄倖

潘安仁哉鄭重而別自是往來常無虛夕然生常憂貧
是年又下第女百計慰解至于拔釵搜篋會無倦容其
後將赴試又慮無以爲家女知之竭力搜索以資其行
將發生往話別夜半女先起取生衣爲之裝綿生臥視
之微吟曰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女目視生良久淒
然泣下唐僖宗嘗命宮人製戰袍以賜將士一邊將得
過也頗結後生緣云邊將卽以上之帝問宮中誰爲此詩者一宮女伏地請死帝笑曰吾爲汝了今生緣卽以此女與之　生自悔失言急起攬女手懷極意慰解乃已明
日遂發迨榜發獲雋是時女之姑已前歿矣聞捷音竊
幸好事可諧引領以望其至久之聞生已就婚鄰中某

氏女未信明年春生以計偕過蘇州辭別館主而足音
絕杳自是始絕望後半年抑鬱成疾卒臨卒大呼此仇
必報者再年纔二十三後生捷南宮選部郎逾年差人
至湖接家眷回詢其僕乃知紅蘭久已委露歎息而已
然自此恒忽忽不樂一夕醉臥方酣忽見女披髮握刀
顏色慘變白中庭疾趨入舉刃當胸直刺生痛極大叫
而寤家人俱驚起視之生以手捧心反側呻吟不止家
人將往延醫生不許爲述惡夢所由曰吾疾不可爲也
令預備身後事翌日將卒口占一絕云只知好夢欲求
眞豈料翻成惡夢因到此回頭知已晚好留孽鏡贈同

人此事其戚某出京後爲余言之
又言生未第時家赤貧每夜讀膏火不繼往往獨坐室
中默誦諸經至午夜不輟偶值嚴寒夜將半聞窗外窸
窣有聲是時月色微明憍起窺之見一人被髮虬髯面
黝黑如演千金記所扮楚霸王者生屏息悄立伺其作
何舉動其人旋於腰間出一物尖長如鑿插入窗格攪
一小方洞生意其將探手入也先以手淩案空水盆中
須臾其人以手探入生急以兩手儘力捉住其人始則
跳躍不止既而不復動頃之覺腕冷如冰試一釋手則
俨然仆于堦下大驚啟關出視之脉已絕而死矣生無

如何天曉赴縣請驗知縣臨驗畢細詢始末笑謂生曰本欲以鬼嚇人而乃爲人嚇死是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而汝本無心於死賊不過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非汝罪也命地保以棺瘞之而已

周奎

崇禎十七年李自成逼京師烈帝使內監徐成密諭后父周奎倡勳戚助餉奎堅拒無有成歎曰后父如此國事可知矣奎不得已僅輸萬金且乞皇后爲助比自成入奎獻太子以降掠其家得金五十二萬其後自成自山海關敗還　大清兵追至奎復降　大清自成載輜

重出奔京師大亂奎家人乘勢攜其家財物殆盡已而請曰公貴戚也我輩素豢豢養一旦無禮至此亦何顏復見公乎斬其頭而去紀事本末賊破京師掠奎家得金五十二萬他珍寶復數十萬

義犬塚

吳江之簡村有農婦趙氏家在東村去簡村止三里許婦素孝于其母方初冬偶得黃雀數枚嘗之而美輒留其餘次日晨起盥櫛易裙欵攜雀往視其母母適臥病取所攜雀哺之母爲之加餐午飯後復呼與細談不覺迨暮婦以時方收穫遂告歸及村外大漸曛黑遙望林間微火射出趨至則數丐圍坐寺門外晚炊婦告以迷路乞火一丐曰昏黃至此非與小和尙有密約耶又一丐笑曰火卻容易然須以汝之水相易遂起將逼淫焉婦怒批其頰大叫殺人丐愈怒取土塊塞其口呼羣丐共褫其衣袴取腰間汗巾縊殺之畀入一空壙解其巾覆以瓦礫各自竄去夜半婦忽甦張目四顧見斜月未落四野霜濃陰風砭骨寒戰不能遽起但呼救命適其鄰一屠者路經村口聞之尋聲而至將曳之出婦拒曰身無寸縷無論凍已僵亦何面目出見人乎屠者悟亟走告其夫取衣袴導至其處乃去時天已曉婦出哭告以故相隨還家村農赴訴於縣令卽飭嚴緝未獲居數日

忽聞譁傳前屠爲人縛石沉河而死村農奔視果然先是屠每于侵曉往前村肆中屠羊嘗有一黑犬相隨是日店主早起相伺屠竟不至忽見犬狂奔入門齕其衣嗚嗚作哭聲叱之不去其人心動隨之出門行里許至寺後河畔乃止而犬已躍入水中俄而曳一尸出登岸就視則屠者也反接其手而縶以石駭絕奔告其子相將至河上則犬亦踣臥尸旁而死矣子乃泣請其人同返往訴於邑捕得丐者誅之命瘞犬於塚旁立石表之曰義犬塚

戚自詒

戚自貽字鑑昭歸妄諸生也家郡中橫塘上年十四人邑庠美丰姿而性復佻蕩家素饒然每遇親族緩急輒反眼若不相識惟于脂粉隊中揮霍不計以故家亦漸落年三十餘無子後得瘵疾妻勸以改行生以爲妬弃之其後至馬軍巷侍衞府前有兩人毆于途生卻立以待顧見門中一少婦姿態韻絶時露半面相窺生漸與目成見其後止一老嫗相隨遽前相揖托以寡嬸寄語問其何日歸寧女覘然俠拜姑爲妄應延入逐坐問姑母近復健否隨命嫗入取飲嫗去生遽起牽女衣求歡女撐拒不能脫乃攜生入堂後左側繡房內中設一榻

碧紬爲帳衾裀香軟其綺麗皆目所未見既而代解羅襦偎抱之際肌香噴溢女蕩甚顛簸轉側酣洽倍常生爲之疲極女乃引臂替枕囑生暫憩然猶擁抱未釋已而忽驚起曰嫗將至矣郎姑安寢妾當便來遂出生覺小腹脹殆難復支亦起索枕畔得睡鞵一雙纖小幾如菱角袖之出索女言別女挽留不得淚下瀼皆生與約夜當復至悵然別去而生自歸後陰精猶流溢不止次日病劇未幾竟卒先是生在時常以一篋自隨扃鑰甚嚴雖妻妾不得竊窺既卒無以爲歛其族人入房檢得意其中必有餘蓄爭先啟視則滿篋皆婦人履也或

戲不盈指或遣船徑尺朱綠黑白之色畢備而絶無成對者惟其上有紅繡睡鞋一雙此外別無他物衆大失所望爲之葉葬于南門之外而散或言街傷府內有女鬼絶艷昔有女子嘗與人約爲夫婦以其事不遂自縊生所遇蓋即其祟爾

可師

吾邑之西偏有豐登庵僧名可師以戒律自名鄰村一婦人素與僧通會值春社婦濃妝艷抹至寺中燒香僧引入房與狎事已相抱而睡適社長來問殿上緣事小沙彌尋入並不見僧但見牀前繡履一雙與僧鞋在地

遂近前揭其帳呼之僧驚悟見沙彌大怒急起搶之沙彌泣訴其誤犯之由僧轉益驚訝顧鄰婦曰汝善守之勿聽其出也遂去少頃復入縛沙彌以綿塞其口笞死是夕留婦宿庵中人靜後其舁尸啟後扉出投一廢井內以瓦礫覆焉次日以沙彌爲母家所誘竊物潛逃控于官官牒僧賄拘其父刑訊責令交出沙彌顧其父實無從尋訪訟繫者逾兩月矣時梅雨乍晴有數小兒於庵後園草爲戲忽見井上一小蛇蜿蜒羣起逐之蛇入於井一兒趨窺之帽落井中兒即取竹一竿撩之帽已沉矣再掉之則一足翹起水面須臾尸首浮出大懼

投牢奔告其父父即呼鄰保共往相與撈起其尸猶不
腐遍體傷痕隱如刻劃而面目宛然可辨遂共鳴于官
邑令至驗尸係笞死者詢僧曾有控案在總捕府即飭
役往取成案反覆久之呼二役往搜其寢無所得既至
佛座後一套房其中牀榻衾帳皆極綺麗顧亦無他物
惟抽屜中有辮髮一根以紅汗繐述房中華縟狀令呼
僧問以此處緣何而設此物更何用處僧對不知令曰
然則汝亦知殺汝之徒者乎僧又言不知令乾笑曰汝
雖不知然兇首則有在矣遂用夾訊僧絕而復甦猶堅
不肯承令怒命再刑之忽顧見人叢中一少婦低頭擫
淚趨喚至案前詰之曰此何地也而汝郤來此垂淚對
曰妾本師之鄰家見其不勝拷掠故不覺慘然令曰然
則視僧之拷掠其徒何如爾時汝何忍立視其死耶婦
駭言此事與妾無干令大怒命梭之僧在旁賭其宛轉
嬌啼心痛如割遂前承所以斃其徒者且曰事雖由于
如悔但當斃命時此婦實不在側刀山劍樹小僧一身
當之足矣令笑曰今日汝可謂大發慈悲矣因并繫其
婦去案既定斬僧于市婦擬監候絞年餘瘐死獄中相
傳行刑時砍至第七刀僧首始殊云

外史氏曰余幼時見此僧不茹葷酒儀度謙恭故里中

咸稱高行僧云又問其所私亦不止此婦及沙彌見痙
即擬爲打包計已出至通河橋輒見橋墅空中高數
十丈往還幾次皆如是徬徨達旦自度不能脫于是乃
捏捺其父焉葢此橋去庵里許乃其出入所必由也噫
僧亦知人可愚以術官可通以賄而鬼神則有難欺者
乎況又有辮髮之慢藏者乎然此亦豈非天哉

扛米

松江某相國之孫某貧乏不能自存其故僕有富于財
者往而乞憐適春米以五斗令傭負之以隨傭不能勝
息於衢某問傭曰何無力至此傭歎息曰吾非傭工者
先祖爲某學士某驚曰如此則親戚矣然兩人俱弗克
負荷遂爲之相抱而泣曰哀哉父母生我劬勞市人聚
觀長者與以竹梢共舉以歸兩人祖皆崇禎間相也
時人爲之語曰五斗米兩公子扛不起杜讀詩經怨劬
勞乃祖詒謀豈料此

無錫老人

無錫老人當歲除夕賊穿壁入其室老人起而執之則
故人子也老人絕不聲張私語之曰賢姪何至此哉汝
父與我頗厚想汝貧迫不得已而爲之耳贈百錢爲度
歲計又贈數百錢爲資本其人愧不能復居故土遷之

他方頗有樹立越數年買舟訪老人夜分至門外見一
人繞於門上呼同舟人擡至舟上弃之河而返踰年乃
再訪老人告以前事老人曰藉君之力多矣前死者曰
間曾與小兒鬧事微君則老人此時恐不及相見矣此
老人用意與昔賢所以待梁上君子者無讓焉宜有是
長厚之報

右二事余得之傳記中富貴子弟讀之足以警矣而
老人用意之厚尤可爲法不必論其報也吾鄉有戴
姓者以賭博傾其貲家中素無長物一日暮歸將上
燈而無油探囊中止餘錢三文遂止和衣上牀睡因
思明日朝餐尚無所出輾轉不寐忽聞窓窣有聲一
偷兒穴牆而入戴潛伺其所爲偷兒出懷中火紙略
一吹嘘火光四照遍覓室中無可攜取良久微歎而
出戴急起探囊中之錢追而與之曰自恨家貧至此
致君失意而返此種光景只可爾知我知區區心敬
惟乞吾兄歸後曲爲包荒勿揚其醜以覩老人一莊
一諧可並傳也此事亦可與徐文長呼盜而與以銀孟董傳

隋書隱逸傳趙郡李士謙事母以孝聞嘗有盜其田
禾者士謙望而避之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論之曰
窮困所致遽令放之都公談纂俞司寇父仲良嘗一
日自外歸有偷兒方竊其家堂前錫燈藥仲良迴避
俟其神出乃入後家人以失器告仲良曰此器久不
堪用吾業與錫工易之也又一日宴客客有貧者袖
其銀盃夫人屏後見之告仲良仲良笑曰酒器夜來
吾已廢其一汝何見之誤也隋書又述士謙寬厚之
行不勝枚舉或以其有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猶
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
德之有是古人之厚也古人固未有以陰德自居也

尸擒盜

數年以來邑東北數十里內權厝者棺多被盜或控諸
官往往隱忍不發以故盜益肆余在球村其鄰村有二
人共發一棺其尸一少婦也家素裕其附于身者贏數
百金二人則大喜一盜以右足入棺蹶尸兩髀間舉扶
而取之殆盡既又將褫其中衣忽覺右足被夾如束急
拔之不可出其一盜救之不得遂攫取衣物而逃而此
盜猶蹲足棺中也比曉村中見者急捉而縛之則其足
亦脫然解矣遂獻于官邑令來驗畢鞫之并其黨一人
補得俱論斬或謂此事聞者可以警矣然鬼之靈於人
者其暫而人之不靈於鬼者其常是其禍豈有艾耶

病至此設有不測身無寸縷奈何甲曰今煙火屢絕乞貸無門汝不見吾之懸鶉百結而能顧汝乎不顧而去其妻一慟而絕甲繞歸見之意良喜相與舉棺斂之次日復出與人博而負將復局則囊已罄慚忿而歸一路寃思無計至村中微月已上不及入門徑往瘞所潛啟其棺其妻忽然起坐駭絕反奔旋開履屧之聲漸近回視見其妻仨亍而來相去僅十餘步儘力狂奔到家急掩其門隨聞打門聲甚厲窺之則其妻被髮努目僵立門外甲方寒顫不敢息已而鄰雞喔喔東方漸明聞門外有聲如堵牆崩塌再窺之則妻已杳然無跡啟戶出見其尸仰臥地上僵仆不動乃笑向尸曰今日猶能追乃公乎遂曳其尸至瘞所盡褫其一身之所穿戴仆其尸于棺而遁

嘉慶間邑有金翁者家饒于貲生一子某翁歿其子飲博無賴始貨其田廬繼粥其妻女猶不給一日毀其祖塋取磚瓦售之後竟發其七棺非其父母之尸棄之而以其棺售焉於是舉族共憤縛而送于縣令來驗視已半月前其姊女之柩又被發掘其同時被發者凡二十餘棺更無一人控官者矣蓋皆習慣爲常且明知無益故也斯其誨盜也豈無所由來哉道光二十二年季秋月朔

以上數事固足駭人觀聽自是以來後珠一帶被盜者不可枚舉前年冬季北沈左側一夕被盜至二十四棺亦皆在秀桐交會之處他邑所未聞也顧其時猶問有控官者去年春芝堂之姊女一棺亦嘗被發芝堂控諸邑官不能捕盜爲償訟費以解之其他或有作佛事并爲之掩埋以聊作解嘲者今芝堂已歿

鍾進士

平湖錢孝廉某中丞公琢之子也以赴選入都至通州
日已暮宿於逆旅惟屋後樓房三間相傳向有狐妖無
敢宿者錢欲開視衆皆以爲不可錢笑曰何害余向讀
書鳳傳每歎不得與此人遇果有是耶當引與同榻以
遣此旅枕淒涼立命啟之几榻塵封二僕拂拭踰時施
衾枕焉既就寢夜將半萬籟俱寂斜月半牀
頗涉遐想忽聞嬝聲細碎兩女子攜手自西北隅出一
女子曰昨宵因看月至蘆溝橋與雲姊奕妹連輸兩局
本約今夜再戰頃小婢來言此中有人乃風雅兒郎不

可交臂失郤故邀姊偕來覘之言次以手指榻上遂近
前揭其帳含笑罵曰何處書獃敢來占人閨闥錢視之
皆十許麗人乃起坐曰仰慕仙容願得暫親芳澤以
盡一夕綢繆雞鳴戒旦即爲陌路蕭郎何云占耶其稍
長者即以巾拂之曰吾姊妹將來魅汝其少者乃曰姊
仕此妹且去又遂縱體入懷錢不覺心動急轉念是花
貌而霊膚者妖也遽引佩刀刺之而懷中已虛無人矣
原將遷出又恥爲衆所笑乃復就枕倦極朦朧睡去忽
聞浴身冰冷驚而寤衾褥皆爲水淹二女笑立帳外錢
懺悔之說果有驗也然不如楊某之驅狐尤爲切近
而徑易也

浴盆存焉既而寓中俱起其浴盆蓋店主所備以嫁女
者啟視後房已失其一天漸曉錢束裝遂行中途遇同
邑武舉楊某將赴試入都語及楊笑曰此由君畏怯所
致也如我往恐彼將不任驅驅爾策馬而至請宿樓中
主人曰君不聞昨夜某客所遇耶楊曰某正以聞所聞
而來耳主人知不可爭聽之楊既寢倚枕以待人之見
一老大婢逢頭纚耳蹣跚而前楊躍起問將何爲婢曰
吾家蓮姑聞郎君在此偕七姑避往雲姑處圍碁適忽
忽憶著半臂今令侍婢來取故將搜取以往楊問何故
避去婢曰不知蓮姑但云相君之面殆是鍾進士後身

故不敢相親也楊大喜次日出誇於衆以爲此去必中
進士衆視其貌黧目卬鼻虬髯繞頰面黝如鬼絶似世
所繪鍾馗狀匿笑而退然由是樓中狐亦絶不復至矣
余內弟吳壽駪家嘗有狐祟往往厨箱無故自開牀
榻無端自移或抽屜忽然火出一聲內貯酥糖數十
包其後開甕取啖則封裹宛然而中皆空矣如是者半
年百計驅遣無效於是發念全家齋戒延雲巢僧十
餘輩拜梁王懺三日僧甫去而妖已寂無影響矣是
懺悔之說果有驗也然不如楊某之驅狐尤爲切近
而徑易也

蛇殘

余父嘗言往在富陽遇一人貌狀魁梧而鬚眉盡脫肌膚紋裂如蛇皮然疑其瘋也其人自言半月前嘗至一友家夜飲大醉而歸踉蹌行山徑中久之斜月漸沒村路莫辨忽一失足如陷地穴中捫之觸手熾熱而軟膩如脂膠磯刺鼻且迷悶更不可耐疑其已葬魚腹亟拔佩刀力劃纔一舉手則掀翻震蕩地轉天旋瞋眩不已幸數刀後劃然已開徑出踉蹌奔歸比曉往視一巨蟒長徑十丈許死于澗邊腹間一穴刀痕宛然可數也蓋時值醉飽故未中其毒然已不啻輪迴一轉矣其人即埋藁集　卷一　三十三

姓名品三已中戊午科武舉自此人呼之蛇殘

賭飯

乾隆時吳白華侍郎素善飯有宗室某將軍亦與齊名一日謂將軍曰夙仰將軍之腹量可兼人若某者雖無經笥之便便至于飯來開口略有微長但不如盧後王前孰爲優劣意欲與君一決勝負何如將軍笑而許之侍郎命左右持籌侍側每噉一碗則授一籌飯罷數之將軍共得三十二籌侍郎只二十四籌爾侍郎不服約與明日再賭將軍笑曰敗軍之將尚敢再戰乎明日復至比設食只有飯而無羹謂將軍曰此亦所謂鼎飯也昨以肉食爲鄙故聊遜一籌今與君白戰若再不勝願拜麾下於是復計籌而食將軍食至二十碗而止侍郎竟得三十六籌蓋侍郎先以食肉而易飽將軍以無殺而不能下咽也

史記稱廉頗見趙使者爲之一飯斗粟肉十斤使者歸爲言廉將軍尚善飯誠哉其善飯也秦苻堅時有夏默者爲左鎮郎護磨那者爲右鎮郎奄人申香堅爲拂蓋郎三人皆身長一丈八尺並多力善射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較諸頗已不啻臣朔之于侏儒矣南燕王鸞濟南人也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埋藁集　卷一　三十四

不據鞍鐙慕容德見而奇其魁偉賜之以食乃進一斛餘德驚曰所噉如此非耕所能飽且才貌不凡拜爲逢陵長鸞到官政理修明大收民譽徵爲東萊太守使三人者而遇鸞則又如小巫之見大巫矣

按前燕錄謂三人並身長一丈三尺餘皆同其言飯一石肉三十斤蓋共計三人所食也

朱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陰人萬歷二十年進士歷官至四川左布政使天啟初以討平奢崇明及安邦彥即擢兵部尚書兼督貴州雲南廣西諸軍崇禎初邵撫貴州賜尚方劍進少保世陰錦衣指揮使四年詮

桃紅壩功進少師左柱國六年加世蔭指揮僉事十一年春卒於官變元身長八尺腹大十圍飲啖兼二十人初官陝西時遇一老人載與歸盡得其風角占候遁甲諸術臨別謂之曰善自愛異日西南有事公當之矣由江平康民奇士也兵未起語人曰蜀且有事平之者朱公乎已而果然如變元乃不愧廉將軍之善飯矣然以視三人尚未及其半而建立如此三人者僅以多力爲郎能毋愧于腹負將軍乎

近浙閩制府孫公名爾準字平叔患水腫經年以夢白先生薦差官延夢廬往診夢廬至公疾已不可爲診視畢問頃日所食幾何侍者從旁答曰此時胃氣大衰每食只可七八碗夢廬驟聞訝然曰健飯若此何云胃氣已衰侍者曰爺不知較大人平日所餐已不及十之三矣因言公未病時常餐需供豬蹄十箇他物稱是云

成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秀水高　然校字

雪姑

明季余鄉多土寇鄉民某妻名雪姑素貞靜事姑尤孝一日其夫出有土寇入姑室姑度不能免引刃自刺血濺寇衣刃奪去不得死竟爲所辱姑覘刃在旁突取擊寇中其股寇大恨裸其衣以刃刺下體穿穴而死或彷世修降表李家例題其門曰穿臀李家其家人皆以爲恥而不復言噫是何弗思之甚也夫家人子婦一朝被劫而其後遂爲逐水之桃花者有矣彼雪姑既已受玷則此恥雖引西江之水亦不能濯矣使未能勵操雅于平昔何能奮死不顧若是特不幸而爲賊所辱耳然其志可哀也有志風化者猶當表而出之以與費宮娥刺虎並傳而當事置之鄉之人笑之即其家亦且諱之人心之不明乃至是非顛倒如是余故表而出之以愧世之爲河間婦者

吳烈女

吳烈女烏程陸家兜李氏之童養媳也其夫因家貧餬口于楚女亦與嫂姊居同姊荼苦事姑如母鄉里稱之有無賴子某其夫之從祖也覘其姑出知女方浴排闥

而入蹲踞捉其足女倉猝不知所爲急覆身盆水中發聲大號某遽以手掩其口一手舉白金相示女陡然張口嚙其臂血流盆中再欲嚙之而某創甚已逸去有頃姑來鄰里亦集女瀕甚心沖沖不能出一語良久始注然述其狀且曰我爲女子而見辱如此事雖未成寧有活理遂奮身急趨自沈于河有救之者得免于是羣相勸勉女婉言謝之神色較和姑意差憤漸平防閑稍懈乃甫及二更女突出赴水死迨人知已無及矣嗚呼使烈女不死亦未可謂之不廉而竟死其爲名教增重何如乃其時當道者皆襄如充耳也豈有慕于詼簡刑清而以謂多事不如省事乎無賴子字寶三以其軀之雄偉人呼之曰大砲近以盜魁被獲繫于蘇州府獄云

安吉山中有村農婦某氏年二十餘初夏攜筐入山中采茶時新嫁甫經彌月以其所衣紅裙不便曲跪解裙繫樹上忽舉頭見其鄰家子施四攜筐亦至婦含羞回身下跪不敢返顧施四突入搴其腕睨而笑曰汝佳弱如此而遽嘗此苦頇令我見猶憐若能從我請代任其勞可也婦大號施四即以一手掩其口繫婦於樹而淫之婦撐拒無從聽其恣行輕薄事訖施四徑解其裙懷中出小鏡自攬而去婦羞憤不復歸家極力解脫其縛取帶自縊而死迫暮夫尋至見婦縊于樹上其紅裙已失所在知其爲人所污也急歸將赴訴于縣中途陡然大風揚沙黑雲亂捲遂反甫及門忽霹靂一聲電光之中似有鳥爪攫一人自空際擲于庭前頂覆紅裙跪于泥中揭視則焦頭爛額其頂有細孔似針刺者血猶突涌未已而臞際有朱書罪人施四四字似篆非篆乃知致妻之死者此人也

臨淄李若虛娶婦數年行賈於外有妹年十八矣針黹之暇常與其嫂昵談嫂亦年少每舉牀第間事爲手繪而口摹之女笑曰然則嫂終年獨衾不患岑寂耶嫂曰豈堪爲偶嫂笑曰妹獨未知其趣耳我則以此物更勝乃兄也女亦慚笑不可仰遂散去次日晨炊既熟嫂入呼與共飯但見繡被堆牀杳然無迹繞屋遍索至槽下見女赤體仰臥下體血淋漓迸裂而死駭極大號家人驚集咸共歎詫遂控于官令來驗則陰戶下體已裂是處女不堪狂暴之證若是女子所私豈有不解溫存而忍令至此此必汝因夫出入曠鈎引奸夫遂與隴蜀之思強奸所致婦力辨其無令命梭

其指婦不能忍乃備述昨日閨中戲笑之言令曰然則汝與驢交已久何至今無恙耶婦忸怩久之乃曰妾向來必先以棉絮厚裹其根頭故不致大創今吾姑想未諳此法俾得盡其器以致此耳令大笑曰然則奸夫有在矣遂命將婦反接插以斬條跨驢遍遊四門陪鄉示衆訖而斬其驢于市

烈女程翁故山陽大商也性貪鄙年四十無子乃至甘露寺施僧許願以祈焉有肇慶士人趙文輝者流寓寺中素精會計翁與語悅之遂攜與偕歸使司鹽筴數年趙請以所蓄千金貯翁處許之益將因以爲利焉其後與其僕婦通僕告翁翁與密計僞令其從往壽州運鹽迨夜潛歸伺其至而殺之僕許諾次日黃昏後僕至操刀踰垣入闚至房前聞其妻昵語曰狂郎汝向嘗以暫

悲夫今世之以情死以慾死者多矣固不必盡與畜產爲偶也顧其發乎情而不能止乎禮義亦無不同余故並記之以見人皆有死而或重於泰山或更輕於鴻毛莫不由於自取讀此傳者以之爲女史之箴也可即以爲孽鏡之懸也亦無不可

程光奎

康熙間江蘇巡撫張伯行奏今歲江南文闈放榜後物議紛紛有數百人擁擠財神直入學宮口稱科場不公尋以正主考左必蕃檢舉知縣吳日新方名所薦之吳沁程光奎平日不通文理　上命尚書張鵬翮赴揚州會同總督噶禮及伯行察審尋得副主考趙晉與程光奎交通關節實情部議程光奎在貢院埋藏文字擬斬其呈薦之知縣方名及吳沁等斬絞有差先是程光奎

時相敘未暢所欲今乃可爲長夜之歡矣少頃雲雨之聲繼作僕忿甚中燒破扉入至帳前舉刀直砍趙驚起刀中妻頸妻痛極以兩手持其刀趙得脫去須臾妻竟死既報官緝趙不獲僕論絞其時翁妾方孕光奎踰期未產一夕方寢妾夢一男子白稱趙姓語操粵音登牀據其腹驚寤大呼腹痛遂坐蓐產一男翁大喜妾乃告以所夢益喜以爲異徵名之曰光奎顧兒自襁褓見翁至輒啼不止及稍長就傅頑鈍異常而翁之期望頗切年十五攜往甘露寺還願遇一相者乞相兒將來可以讀書起家否相者諦視既久乃曰令嗣貌雖豐肥然眉

日間但有金銀之氣酒肉之色而絕無一毫詩書氣恐一片亦未可得且其陰騭紋中隱把殺形即使禽緣得鳥亦未必爲君家福也翁怒罵曰江湖餓鬼敢輕覷而翁他日吾兒成名當來挖汝眼珠也拂衣而出自是翁益發憤後至辛卯鄉試翁素與監臨某暱遂以黃金百斛爲壽乞爲關說爲光奎援例入闈竟得雋事敗翁亦拘行哨論絞籍其家貲入官云

諸天驥

諸天驥字子凱湖郡諸生幼警敏七歲能詩稍長博覽無涯美姿容閨閣見者爭攘朱焉生清介自持勿顧也

父母益喜謂其必成大器字之曰大器十四入郡庠次年遂食餼名噪甚然生性故抗直而跋扈文壇下筆泉涌常屈其儕輩故多見嫉惟與龍眠方拱乾善而生屢躓場屋年踰壯室繼妻吳氏美而賢生一女生計日蹙貧館穀以養所如又多齟齬父常訓之曰以汝所爲豈似功名中人汝亦知荆庭痛哭古今豈少卞和盡少破瓠以救貧乎生泣對曰世事易知然玉可碎也不可毀其白若欲詭遇求合無論兒餓死不屑當亦父所不願見也自是雖炊煙屢斷生卒自如無何父母俱歿父臨辛呼生囑曰始吾雖貧然謂汝青紫拾芥輒用自慰今

不及待矣若他日能博一第則泉下猶可藉慰不然猶有鬼神吾有餒不來食矣生慟哭受命比葬訖妻繼歿女年十五生於是以與其友之子某爲室遍辭戚屬辦裝以拔貢生應京兆試誓不得當不返也榜發又報罷出門信步獨游陶然亭一日者熟視良久歎曰僕閱人多矣今視君鼻有柱骨腹具六壬論壽可至大耋而自髮際以下但有清氣而無一點庸氣惟相君之背他日當有奇遇然必遠涉海外若此間恐無汝緣分也生憤然歸寓念京師知交絕少豈易久居而拱乾方戍寧古塔遂往視之比至而方已賜環寧古俗本淳厚百里往

還隨所投率如舊主生乃修刺謁一章京刺甫入章京大怒抽刀出將殺之蓋其俗尚白以紅爲送終具生適觸所忌也反奔至東京喘息稍定四顧殿礎城基夕陽明滅攬轡踏蹋進退維谷忽一騎自東馳至生意追及復奔聞馬上大叫子凱何弗少待生回顧識爲遠戚吳某乃駐馬詢其何來某言頃自寧古貶參還寓舍不遠請往暫憩固階至石佛寺宿焉生歷訴窮途之苦某曰明日余將往貿東埔寨彼國謂儒爲班詰由此入仕者爲清貫以兄高才至彼處何愁富貴哉生竊計一身落鬼物海亦得迫曉即起相將至海口同附賈船風順

揚帆兩晝夜已達眞臘境埔寨甫登岸見者皆驚竄或卻立透壁生訝詢其故某曰此地已近儋耳俗皆以黑爲美兄冰肌玉骨故不免蜀犬所吠耳生懊恨欲死某曰無憂也隨解裝取硯磨淡墨勻面殆遍大及生生曰奈何爲鬼臉以媚人強之再三生無如何姑聽所爲由此遨遊城市到處莫不矚愛某又爲揄揚久而國王聞其才特勅召試生喜纂筆入王坐七寶牀土近臣引伏階下王顧其相曰卽以貌取亦足增輝薦剡矣遂賜鹿皮粉條其俗以黑皮染黑用粉如白堊爲小條子就皮字作字皆從後書向前不自上書下也命爲庵羅樹賦生援引隋書本草數佐豐腴頃刻脫稿

疾書呈上王繙閱數遍卒不解相從旁對以中國體裁如是王怒曰既願就試何敢不遵程式裂皮擲下斥令改願就試何敢不遵程式裂皮擲下斥令歸帆因思忍恥毀容適以取辱不覺痛扶生出生漸汗歸帆因思忍恥毀容適以取辱不覺痛哭時同舟貨已畢售聞其事者亦共憫其所遭乃攜與同歸中途遇颶風舟覆其臧與同伴皆歿生幸附檣上漂至一島衛匐登岸詢知已在日本蹐躅前行數里外漸見人烟遙望城南羣峰刺天其下一帶紅牆隱露叢竹間意爲貴家園林稍近見園門洞開有數婢華妝列門外見生羣起相逐內一婢絕娟好語操吳音見其狀訝問所自生泣訴由來婢惻然曰君乍來此地言語不

通況日已云暮投宿誰家豈不寒餓死乎幸是風雅士且于猶未至不妨暫留固商於諸婢引入複閘重山不辨徑路數折入一旁舍竹榻紙窗雅潔可喜諸婢皆散生獨坐愁思忽前婢攜鐙來餉以餚餌生取啖香美異常婢見其渾身寒戰卽還取衾褥及薰籠至笑曰適覓男子衣不得君寢後可自取濕衣燎之生不禁感泣曰蒙卿生死而肉骨異日誓必以報婢復笑曰大丈夫不能自奮以至于此妾以同鄉之誼昧死相憐明日國王行至勢難更留何云報乎生始知此爲王之離宮是夕雖臥不能成寐早起入園思將更謀諸婢但見層巒點

黛之外宮闕壯麗珠箔沉沉漸覺曙分林影翠羽啁啾杳無人迹回憶家山萬里悲從中來乃抽毫蘸楣間露題一詩于壁曰湖海飄零氣尙豪撐腸文字剩青袍勞薪欲駐難生角名紙空懷但長毛島國濤聲穿棘竹故園春色認桃題詩敢擬香山集悵望鄉關首重搔書甫畢遙聞牆外傳呼聲未幾前婢倉皇奔入見詩駭曰王且至若問此詩敎妾何詞以對生大懼將別去而王已呼擁入矣婢急引生藏山後王簉道適經壁下驚見詩駐輦讀之問爲何人所題其人安在婢以實對王不怒但呼婢入密諭曰疇昔之夜余曾夢游此中正讀是

詩傍一人似是大士像者謂余曰汝二人再世之緣行當再合明日其人至矣譚誌詩詞勿忘也今是詩一字不易汝試往問但是湖州諸生便導與來婢應聲去移時回奏言其攜罪不敢出王沉吟者再遽起扶婢至山後見生滿面風霜非復曩時玉貌不勝慘惻把生袂哽咽曰妾以國事來稍遲致郎受驚恐今尚幸無恙猶識再世玉簫否生視女年約二十以上亭亭玉立明豔若神其髮膚眉目無一不酷肖前妻一時驚疑不定拭目曰得非夢耶王搖首曰非夢也妾生時頗憶前世事昔自別後至冥司冥司以妾未嫁時嘗爲郎病水漿不入

于口三日後郎病雖愈妾之病寮實始於是此情實堪憐憫故俾得重尋破鏡以補離恨之天妾所以尚未締姻爲遲郎也生乍聞如夢始覺乃問婢此汝國王公主耶婢掩口笑曰是即國王也已吾國向奉女主今王以神女降生能役百鬼故國中奉以爲君君不見紿事左右別無男子耶生大驚欲食傳詞出入居處常有人持兵守衛生從是喜極而悲追憶從前編修仕至都察院左都御史清剛有政績既以皇子生覃恩贈三代年五十餘母卒服訖上表陳情乞往迎文樞上嘉其事給假六月俾迎還合葬焉

女勻妝引鏡自照轉恨齒長而女情好愈篤後數日與生鐙下聯句婢侍側坐指之曰數雖前定然非此人何仁不夕女齒然曰然則何以報德生不言視婢而笑女即鞠咏命他婢持鐙攜衾枕導生就婢寢婢慚不能仰視女趨諸婢曳之行既入房就枕婢小語曰今夕之會又豈夢想所及但狂將不任生笑曰老夫髦矣然此矢所以報也焉避嫌冥已而流丹浹席乃止生從此左擁右抱不復尋夢即鄰矣後女生一男一女女名柳梯男名龍劍男絕慧生自課讀凡經史過目輒了生每指謂女曰此奇兒也卿當記取異日得返中國必能搏封誥

以光泉壤則兒荼前愆吾雖死目亦瞑矣年七十九卒卒時命以桐棺素服殮勿歸葬先塋以誌遺恨女不忍拂其意如言葬訖乃遣使奉表求入朝朝廷許之女遂傳位柳梯攜龍劍及婢所出兩男入朝留京師爲兒求試詔許以監生一體鄉試聯捷殿試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仕至都察院左都御史清剛有政績既以皇子生覃恩贈三代年五十餘母卒服訖上表陳情乞往迎文樞上嘉其事給假六月俾迎還合葬焉

外史氏曰投書湘水愁寄芙蓉抱璞荊廷淚滿懷袖況爲男以輩載生非不啻如初定情時也曉起生即簾側看爲人蜂之後眞

顚倒是非者豈罔夷俗然哉以余所聞諸生神清叔寶才豔安仁其天姿磊落不可一世而儒雅恂恂不敢失色于僕隸亦何至所向輒窮乃爾哉嗟乎懷刺生毛一生作客曹文以活四海無家至于水盡山窮而竄迹龍沙投珠海國亦謂琵琶別抱庶幾雪恨九泉也而乃遭按劍于東埔泣冤禽于碧海豈吾相不當侯耶抑此中亦無汝文字緣耶設也延津不復再合東野終已無兒則此恨綿綿一腔血更灑何處蓋至前路更無知已而欲以識曲于期望諸中幗也則天下之銜冤入地而聚哭于青楓黑寨間者當不少矣噫

雷殛

天者積氣故隨圜謂天之禍福人譬猶人之于蟻投一骨則聚族而享之以爲人之所福也少焉傾其沸湯而羣蟻胥殲則以爲人之禍之矣而人固不知也其指點是令頑石點頭然至雷之誅人自王公以及士庶既彰遍遍其白而叢叢者乃其足也學役中有點者知雷之盤空旋轉定爲此惡物但下擊牌版必碎怪物有靈性知雷神必畏文宣不敢傷殘其牌版故借此以避雷殛耳遂以火撓遠鈎牌版倒地蟄蚣蜿蜒欲遁而天雷下震蜈蚣遂糜爛矣衆乃大快環視之見其腹有逆閘魏忠賢五字飛英搭之蜈蚣亦其類歟

白傢未直下至地闊指許深入半寸進至庭中見簷前銀杏樹東南一朽枝葉皆焦黑一斷痕從梢至根深闊皆如壁間余從姊言去年夏間此樹爲雷火所燒其斷痕亦皆雷殛所致方其霹靂大作滿室昏黑如夜但見火光繞屋鼻中聞硫黃氣遍地熾熱如火時羣兒皆著草履雨過視之足底盡起紫泡或謂雷神追擊妖物故雨處都有鑿痕其樹上小枝至今無葉云又芙江嘗云道光七年之秋其家樓中一柱嘗爲雷擊柱中皆空而其木屑插柱上殆遍皆長寸餘尖細如鍼週圍如釘釘然尤奇

蟋蟀

蟋蟀之戲始自天寶宮人今此戲惟江浙有之然被凍輒死轉不如蛔蚓之能禁寒也聞有可畜至次年者大約其蟲性必强而又必護視唯謹余嘗畜一蟲至次年元宵是日大凍余偶他往歸視則湯已泠而蟲僵矣又余父在時畜一蟲至次年清明後而死此二蟲俱勇健未遇其敵也頃閱金鰲退食筆記言宮中於秋時收養蟋蟀至正月鐙夜則置之鰲山鐙內秦樂既罷忽聞蛩聲自鰲山中出則　本朝宮內亦有此物矣

活佛

唐太宗嘗使僧玄奘至西藏求取佛經以佛本出西域也康熙二十七年以俄羅斯請和　上特命張鵬翮陳安世前往至俄羅斯境遇番僧數人面目類羅漢而身骨俱軟能以足加首以首穿腋一僧能華語曰言大西天大喇嘛活佛于中國遍游五臺普陀峩眉諸名山不見有佛聞打賴喇嘛有之及往見而知其非也又聞外國有金丹喇嘛似佛涉窮荒視之又非也值額德兵亂搶去行李僅存殘喘耳張子謂之曰爾捨生死遊遍中外永活佛不得究竟信得天下佛果有耶僧笑曰今日方知其無矣然則使此番僧與玄奘相遇二人者應各一笑而返不至費此跋涉矣

通字

馬要沈午橋館于郡中金氏其徒某尚幼讀左傳至共仲通於哀姜問午橋通字作何解午橋曉以私通之義卒不解因復曉之曰有如男女二人同榻而臥是之謂通其徒乃點首喜笑時金一女僕微有姿與僕朱某私通方夏日每伺主人午睡女輒出與某戲其臥榻適在午橋寢後午橋偶出其徒見女上樓久不出潛至帳後窺之二人雲雨方酣不覺也其徒急下至中堂拍手大呼曰咦小莫與朱某通了聞者無不絕倒昔有塾師講

書至淫字曰淫者女人之大病也一蒙童竊聽而志之後以母病數日不至師問其故輒對以其母方悰也師駭然細詢其狀始知其母方病大怒曰然則何以謂之淫將笞之童泣而對以前日所聞其師大笑而止午橋之徒其善悟亦復何減

余向客合溪趙氏有族子某性素戇與岭中許幻峯交暱幻峯漠然也後其鄰某至合溪趙遇諸途詢幻峯近狀備極殷勤其鄰詫曰嘗聞幻峯諸人予與趙氏子泛交也今觀君眷注如此則此語不應出自幻峯口中蓋其人素與幻峯有隙故也顧趙從未知有

所謂泛交者遂談以泛爲飯退而問于人曰何謂泛交其人未審其誤聽也漫應曰意不過是肉朋酒友之類耳趙大怒曰趙某豈將以求食而交汝耶逕往登門叫詈幻峰出詢其狀趙直前奮拳毆之至於折齒破額而赴公堂焉

海鰍

乾隆間乍浦海潮不退海水過塘漂沒廬舍人畜無算湯山天妃廟前石獅直滾至都統衙門而止其後潮退有海鰍攔住塘埠不去長數十丈人爭往割肉熬油以代膏火已而割者漸多鰍不勝痛一躍翻身壓死者數百人

大人

昔有海船將往賈柔佛國爲颶風漂至一島其地四面疊嶂宮闈奢無人徑同舟十餘人悶坐無聊相將登崖半日甫及山半有巨石如磐俯瞰海岸攀藤束腰絙而上坐石良久盥漱已畢忽見天風浩蕩瀠不可留而鴟嘯猿啼震撼心魄急尋去路而還未數武瞥見深箐中一大人長十餘丈披髮仡仡而來見諸人大喜一躍已至鳥語嘲啾撫而遍嗅即向巖壁折一藤條將數人逐一穿腮中如貫魚狀穿畢屈其兩頭繫樹上而去其人在樹頂望大人已遠急掛帆而遁所扼爭生食良焉比回船僅存十六人急掛帆而遁

自此無敢有復至者

余父又言十五歲時嘗病傷寒月餘甫能起牀猶未敢出房也一日午前偶倦斜倚在牀見一老姥年約七十餘面闊而黑體亦豐肥衣褐色單衫亘緣布裙手持一油紙扇至門前父叱問汝何爲者姥曰要尋妝老太太父曰老太太不在此問姥應曰哦遂退出時有縫工數輩在房外製衣而樓下則廚房所在也父疑家中素無此人來往强起出問縫工亦曾見此人否皆言未見隨下樓則余曾祖母及祖母方於

竈下午炊問之亦未見其人相與歎異未幾曾祖母病作十餘日而歿始悟來尋老太太之言其爲鬼物無疑矣

捕卯

紅墩沈雪樵嘗於暑夜移宿堂中時以炎熱窗戶不掩一夕睡回月影微斜晶瑩如晝見一人戴一涼帽衣青布衫足繫麻鞋面龐白皙而瘦獨坐西北隅雪樵疑其爲賊躍起擒之其人已出至簷前追將及其人躍登案上急以雙手持其足則空空如也而其人已不見矣始知其爲鬼也

雪樵姊玉卿言向嘗讀書樓上仮壁後羅月每貯葉其中一夕上鎖後聞壁後謖謖有聲似有人取葉入筐若旋聞履聲頊細徐及于門一少婦年約二十餘衣水墨羅縑衣黑綾半臂淺縫裙明眸高髻採身諦視良久乃玉卿訝之急至門外覓之不得遂下樓問其母適來有往樓上取葉者乎曰未也玉卿告以所聞見其祖母在旁歎曰此乃汝之前母陸氏也渠生時常至此處取葉其魂魄想猶戀此且欲一見汝耳然其爲人婉淑今後若再至兒勿怖也然則玉卿且得見其鬼母矣何其幸歟

玉卿又言其祖翰王生前每夜關鎖門戶必親自攜鑰到處檢閱一過其後既歿每夜黃昏後必有一鑰窸窣然自後門徘徊出直至第一重門而止但不見其人耳如是者幾及三年乃不見

郭某

後珠村郭某者嘗自新塍賣布歸中遂遇一皂衣人似富豪家奴邀至一處高閣巍煥彷彿官居入門一闇者引入見主人衣冠坐堂上狀貌偉然左右列侍數十人或冠帶肅穆或短衣草履主人呼問里居姓氏郭叩首自言無罪乞放還主人曰勿多言此定數也遂命左右設筵令郭與數十人者雜坐須臾樂作水陸畢陳酒數

巡郭起告歸不許某哀祈不已主人不悅曰既爾須記取來歲六月某日當於亭子橋西畔相俟勿爽約也郭諾而出至門外初月已斜回顧並無舍宇但見一古塚而已踉蹌奔歸言其事舉家亦不識何故無何至次年六月插種旣畢偕村中數人往東嶽廟看戲日晡始還行過亭子橋西未及里許同伴回頭忽不見衆異之相與尋至橋西見郭危坐水際疑其將洗浴也呼之不應迫而視之死矣屈指計之適符六月某日之期也

張癡

乙未仲春之十日薄暮予將閉關見西鄰張癡挈籃持

釜自雨往肆中市物次日晨起聞其已死于金鼓橋之小港中飯後偶至二姊家談及姊言昨夜二鼓後風雨方作閣外有數人叫罵之聲甚厲似相格鬬者久之乃寂隨聞隔岸有人聲乃起從窗隙窺之見前鄰數人執鐙抒竿立岸上指水中曰似有二人相抱幸尚未沈蓬相與撈起則已死矣蓋張本以市物至街上不知何緣至此處也張素有癇疾半年前曾破其次子之棺而出其尸曰此金菩薩也自是其面上青黑如靛予謂其殆不食新矣然不意其竟死于水且是時疾未嘗作也先是張有媳奚氏以張責其竊食各憤自沈于門外溪中而死及是其同居有張阿五尚幼以拾柴至溪西道經奚氏厝柩旁歸而寒熱交作口中喃喃言婦母卽張母勿謂兒前日來索翁命也凡溺鬼必三年始上岸又三年方可覓代兒時固未至翁之死乃彼處自有一鬼交代耳因問其在冥間樂否荅言兒此時卻無管束但苦飢冥耳母只須以紙錢數百羹飯一碗送兒足矣如其言行之而愈或者張癡之于子媳不慈已極故不待媳之爲厲而特使他鬼速之死以示懲耶

相傳凡溺者視其口鼻有泥必溺鬼索命不可救今年五月余方在家見東村姚氏小兒溺水中及撈起

泥塞其口鼻救之竟不復甦

綺琴

綺琴麗水沈氏始字湘碧幼孤性絕慧而容姿豔冶妒妨如瓊瑤工填詞精于音律母愛如拱璧選壻頗艱以故年十七猶待字也有鄰嫗宋媪至其家見女嘖曰姐苗條如此使老身而男也得不甘爲情死母笑令其物色佳偶偃拇掌曰頗牧自在禁中何必遠圖毋曰媽謂韓生耶吾亦稔其才久無如其才而貧何嫗曰焉有陳孺子而長貧賤者時韓生泰瞻者邑中名士也館于其家適斷絃逾年矣母因商諸其子子曰得壻如生何啻

參軍然渠家須親自操作恐妹食貧不慣也母亦猶豫女適至頗聞餘言自是蚤作晏息凡烹飪補級之事輒手自拮据不倦兄嫂微窺其意以告母母意乃決召婢俾示意生生固深子情者乍聞不勝感激既慮事有翻覆先是女以所佩漢玉拱璧托婢求工琢雙鳳於上及聞此言輒還家取佩矯命以贈曰此物所以志也遂入復命旋至女所告以所贈女驚且咎曰事若不諧奈何即命婢繡春往索返璧繡春女素所愛也即下跪曰此事婢子為姑籌之久矣如生之為人豈負約者今若往索不將寒生心而傷老母意乎女泣下隱忍而止然自

是凡生有所需必以婢至女善吹簫嘗於鐙下填鳳凰臺上憶吹簫一闋至末句摛筆者再遂以草稿封付婢曰此曲尚有一字未穩汝為我往問韓郎俾足成之兼命攜手鑪與生婢至齋中傳女命以詞授生生展讀稱歎不已為援筆更定其字既而目眈眈視婢婢嗔曰君未識妾耶生曰卿仙肌映雪雲鬢堆鴉今夜視卿覺更勝于晝異日若天從人願卿能否抱衾以從婢紅暈于頰俯首拈帶不能作一語生不覺神蕩遽起攬婢于膝婢固夙以小星自命然不意輕薄遽爾撐拒曰若必如此有死而已生不忍相逼即釋手婢脫去其後不復至

生時已婉致父母將締姻矣會去城二十里有富室顧氏女亦婉媚生父又惑于媒氏豔其奩資決意行聘生不願其父責以大義生乃不敢復言覩迎有日女始聞知斥鉛華不御郤水糝不餐鎮日蹙眉母來慰之曰兒奈何灰心至此生雖寒盟此外豈無良匹女泣曰母教敢不聽從但玉佩已入人手不可返矣母始悉前事知其不可驟轉姑囑婢善視勿怠乃去數日女忽強起理妝呼婢索茗飲及婢攜茗至不見女一小婢言頃見琴姑入後園去婢隨入則女已在池中矣婢亦躍入一下婢在側大號家衆奔救不及其母朝夕哭泣未幾亦

卒時生方新婚與顧氏琴瑟甚諧然常獨坐嘯嘯出玉佩玩之嘗悽地折為兩生怒憤然出閨門猝遇宋媼睨生曰關之佩墜地折為兩生怒憤然出閨門猝遇宋媼睨生曰關新人頗能如意亦欲知故人消息乎生急叩其狀媼篤纓述近事言未畢生大哭曰吾負琴姑矣然吾亦何心復履人世哉遂去訪其友于青田將從之學劍行至括蒼山中遠望見二女緯衿在前訝其獨行無侶策蹇追及其一人乃是湘碧其一即繡春也駭問汝二人何得在此女舉首見生似有怨色繡春星眸微轉尤覺憤懣可掬小語曰琴姑去休相將入林中終已不顧生從之

行數里林盡峭壁插天杳冥無路二女瞻步以上至山
腰壁砑然開女入繡春亦入生緣藤繼至望壁呼號並
無隙縫微月漸上虎嘯狼嗥俯視斷澗千尺凄澈如鏡
彷彿二女在焉生即亦不懼攬身入則已在平地矣踽
踽至曉不復入城一意渡江將至靈隱祝髮至冷泉亭
遇一癩僧迎笑曰汝亦欲證菩提乎但此問從無色界
仙人且汝鴛鴦簿上一重公案尚未勾郤何得妄想生
天生膜拜曰但求懺悔孽冤耳僧笑曰即此足證汝情
根未斷生復拜曰還求解脫僧教其仍往相從生有難
色僧怒俯拾一磚擲之曰去去持此敲之門當開生知

其非凡僧也受之而還渡江復至其處緣壁上纔扣數
下聞壁間有人歎曰負心郎汝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其
語音絶類繡春生方側聽忽石門豁然雙啟喜極躍入
其間琪花瑤草霧幔雲窗如入廣寒仙窟數折見女華
妝倚石欄方執紅梅一枝簪髻上瞥見欲避生前牽其
裙先謝負約之罪繼訴相覓之苦因挈佩刀將自刺女
急奪去曰妾自死後冥司以妾貴恨殞命俾得返魂妾
與繡春皆已無意人世妾亦知負約之罪不盡在郎但
使人不能無耿耿耳今使郎拋棄骨肉跋履艱險妾心
何安然自遭罹小劫回憶塵緣既已冷如冰雪今當與

君爲世外交了今生緣若言兒女之情則請仍歸尋故
劍可也生因請爲賦友人之慚狎閨房之事殆有甚于
畫眉者女不堪其擾乞以繡春自代由此煮石爲糧采
花作釀年餘繡春竟舉一子無何秋風驟起庭中落葉
颯然生不禁思家之感女勸令歸省生不忍言別女出
羽衣一襲授之曰此夜飛游女所贈如蒙記憶衣之半
日可以飛回生披上自顧居然鳥也試一振羽翩然沖
舉頃刻至家則舉目非舊問其妻亦前殁惟父在垂危
生入視已不能言見之一慟而絶生哀毀成服既葬衣
羽衣飛去不復至

昭慶僧

丁卯鄉試烏程董生某以錄遺僦寓湧金門監主人爲遷其妻子出俾下榻焉時溽暑生其窗外一帶短垣可踰生孤眠無侶輾轉不寐夜將半聞庭內有人踰入旋見紙窗一人影頭童然僧也生心知其非竊賊也假寐以伺僧于窗上略用摸索窗扇研然自開探身入以手中巾扇置几上弛其短衣走至榻前低呼曰好姐姐小僧來也生不覺失聲笑曰和尚

誤矣小生僦居在此非復是汝姐姐矣僧大驚赤身從窗中竄去生起取几上扇視之其上有小倉山房寄梁山舟侍講一詩款稱某大和尚慧鑑蓋卽山舟先生所書也心竊喜次日早起易衣冠袖其扇出錢塘門往來湖上詢其人知梁和尚爲昭慶主席僧投刺晉謁略敘款語出袖中扇與之曰僕夙欽戒行久矣自悵塵濁倚謁無緣今幸得親蓮座敢獻此以表皈依僧接視知爲昨所遺物默然久之合掌稱謝兼問尊寓何處生一一告卽辭出歸寓憩坐方定僧忽袈裟朱履搖扇而入一見伏地稽首生狹之起僧顧左右無人袖中出裹物與生曰先生大恩銜結冥報是區區者聊備賓報之需勿以匏葉爲笑也生辭謝僧置几上而去啟函秤之得白金百兩喜甚扃置篋中已忽頓悟曰吾不可復留此矣遂呼主人酬以值托故辭去主人往呼其妻子還迨夜相與就寢睡方酣僧果復至啟窗入運達生臥處索得其首舉刀力切其夫驚起急捉其臂大呼救命僧大駭然知爲其夫語音也小語曰勿聲小僧也而室中已悉起環視見僧手利刃晶瑩如雪而血殷枕席其妻身首離矣僧亦慘然而泣蓋其妻本爲僧而娶僧始以赴約遇生雖餌以金然不保其不洩于人也故復至出不意殺之不知其已遷去也於是縛僧送縣令來驗畢呼僧鞫得其情飭役至烏程學訪董生所在校官遍檢冊中無其名反白于令令趨提僧出曰殺人者死何用董生但恐聽汝則塵根未斷不如易以火葬之法送汝昇天庶幾骨化煙銷他日可免再墮業障也遂命擡至教場積薪焚之取其灰揚之江中此事董生嘗自述于人其投刺時蓋已先易其名故無從尋訪也聞是時僧髡已

雙徹親

吾邑西北周家澗有周鳴山者生一子年十八始締婚

村中楊氏女年十七矣雖荊布不飾而致極風騷其家故與周對宇而居咫尺逢山日招心許竟潛通焉後女覺腹中震動枕邊語及恐爲其父母知也寢不成寐天未曉周氏子卽起去而其父早起不見其子覓之數日不得已絕望矣卽女家父母亦並莫測所以相對歎詫而已居久之見其女腹大如壺詰之女初不言父疑其有所私也將致之死女始吐實兼述其夜所私語者其父乃以商于周周驚曰若然是吾兒以懼罪而逃也其妻在旁笑視周曰君夫婦年已垂老今兒去不還幸新婦已娠若得產一男是吾無子而有孫也今新婦坐蓐

有日不如邀渠來家共視之免致他虞夫思其計亦良得遂擇日迎歸未幾遂娩及墜地男也夫婦皆喜婦亦喜然每思其夫不見則撫之而泣其後兒年已十九爲之娶婦拜堂甫畢忽一人帀髯繞頰荷擔踵門而入在座皆不識卽其父亦不識其人歷述所自適其婦在門後竊聽已審遽出指其兒駡曰負心郎遺此一塊肉而脫然遠去妾爲汝幾死者數矣今日亦有面目復來相見耶翁笑曰癡兒既不別而行二十年杳無音耗將置吾二老人于何地乎其子涕泣謝罪爲言始以懼罪而出至松江賣餙以活爺是頗有餘積原以思親故不避

罪責而來歸翁曰吾二人幸猶無恙但汝已有子有婦尙髮蓬蓬作處子裝束試看是何模樣衆客聞者亦爲閧堂因相與聳恿卽於是日爲二人成婚婦大慚不能仰視遂入周翁亦入與妻言之妻亦笑不可止因共促女裝女不肯衆爲之攏頭抹粉卽衣以新婦所著繡袍紅裙扶掖出堂喝令鼓吹於是音樂更奏扶與其夫交拜而後拜其父母繼令子婦參拜畢送入房中而合巹焉是時女之父已前歿而周翁夫婦俱踰七十矣

周爛面

邑西市港村有周爛面者嘗以竊物刺字於面因以藥傅之使其處潰爛人呼爛面孔云而自還家後橫行益甚索詐錢物遍淫婦女肆毒一方人畏其扳害也不敢與較後竊於村中富室某賊物爲其所認次日往市豬肝一片歸而煮以食其母曰今夜飯畢當往縊于某氏之門故以此供汝使汝得爲飽鬼其母年逾七十雙目已瞽平時乞食村中是夕涕泣而往就縊于某氏次日爛面尋至聲言將赴縣申報某昭以重賄爛而得飽其欲而歸嘗讀初月樓見聞雜記言婺源董逢其名世源

性竟厚於物無所忤順治四年大疫里中無賴子使其

父先飲祝造其家冀其死可得重賄及入門延之上坐忽自懟曰吾兒悞我我不忍死善人之門疾趨出踣于道旁而死因歎天下事無獨必有偶也爛面孔後爲村中人聚薪焚矣

又嘗有村嫗粥犬于屠人逸入逢其家嫗尾至百呼不出償其值而遣之自是犬恒不離逢其側及逢其殁臥柩旁不食數日死

狗義飯

乾隆甲午山東王倫之變馬要沈笠亭先生殉難壽張時署中一黑犬晝夜伏靈柩前哀號不食比殮犬狂躍

數四以首觸棺而死家人義之載歸爲瘞于先塋之側相約歲時掃墓必設狗羹飯祀之至今猶不廢云

按笠亭先生諱齊義爲山東壽張令有一女生二歲母陸孺人殁先生哺以棗栗適其寒温心力殫焉繼母張孺人以撫以育女亦能率教稍長温凊定省如成人與女兄暨諸昆弟友愛好讀書尤喜誦孝經小學每遇古人捐軀授命之事輒感慨激發歎息彌襟其孝義蓋天性也歲丁亥女年十一笠亭先生筮仕山東女瞻雲流涕恒以不得侍親側爲恨辛卯夏先生病瘧謁選女隨侍榻下大言曰吾父爲

之泣下或曰義女初聞亂魂魄紛馳時時繞柱行或撫膺慟曰果死矣一夕夢笠亭先生朝服立于庭面目血濡不可認曰吾幸有以報國嗚呼孝義之誠通于鬼神果若此耶女于女事不學而能能詩古樂府小楷亦精整可喜此不足爲義女重特論次其死于義云按義女名玉麟死時年十八乾隆四十年七月某日浙江巡撫三保具題部議准旌有旨孝女當旌曰義女夫臣死君女死父忠義之烈萃于一門備錄其事以見格及豚魚其由來蓋有本矣

邵士梅

松陵尹邵君諱士梅字峰暉生而能憶前世事惟忘其未娠以前十八娶婦呂婉淑明惠顧常言曰妾命不長不能終事君子家人怪之丙戌呂年二十忽自言今歲當死輒嗚咽流涕梁語恍惚不可辨一夕謂邵曰若毋宛然故高長者東海家也邵憶發時有三子一女孫嫁未氏三子皆殤惟二孫在周覽聞左訓記舊時遊憩設奠悲妾旦夕當死而緣固未絕更一世當數歲殤更一世再爲若婦與若生子若他日舉進士初仟距家邇宜有貿遷貨居諸事甚悉里父老曰高長者故尚義信然諸徵異更任宜亟歸歸詣屏靜處修道數月爾時重遇君性伉直族黨有不平事輒據理平之乃已邵詢父老某矣卽訪妾者家瀕河兩河匯成一河左隃陂陀第三家樹下有翁髯而顧曩賈布業直令其飲不時與值而諭妾居也而門有井其姓則姓譜第三字也妾年且十八其容甚審亦識之乎應曰信城下大石矣在曰徙城隍而是歲閏以二月卽娶我猶及使堂上翁見也翌辰忽矣廟之丹雘何新耶曰燬于火撤而新之也距二十里

沐浴闔扉以死邵驚悼踰歲乃更娶辛卯舉于鄉已亥舉進士謁選改登州教授俄遷授棲霞教諭入邑郛恍若舊會歷心異之諸生李完眞來見邵識之曰我閱博士弟子藉見李可培名恍若會覩其貌及入謁視之惟肖故識君爾諸生傳以爲異有言方山水泉之勝者邵攜具往出郛門里許有學隸趙迓卽問汝家郛外耶曰家三里店邵恍然疑佇良久頓悟曰我前生固居三里店也時諸生傔役道旁觀者皆愕眙不能語步至店視其門閭皆非是曰當前倘郛而望山嶺者始得也隸曰無也里人咸趨詢告以故愕且笑邵振然一舉指曰其墟舊有三里店邵復步訪之漸近曰是矣問隸有古廟乎曰無數武上坡忽見頹廡一記舊時魂遍此廟門外回睇悲思家焉中一神像白鬚金冠儼然故高長者東海家也邵憶發時有三子一女孫嫁未氏三子皆殤惟二孫在周覽聞左訓記舊時遊憩設奠留遷貨居諸事甚悉里父老曰高長者故尚義信然諸性伉直族黨有不平事輒據理平之乃已邵詢父老某樹下有翁髯而顧曩賈布業直令其飲不時與值而諭其容甚審亦識之乎應曰信城下大石矣在曰徙城隍矣廟之丹雘何新耶曰燬于火撤而新之也距二十里山脊有亹子峴甚險峻負薪行戰戰慄慄有諸曰果也

語多不具述邵嘗載肖羅紀其家爲孫議婚以去遠近聞者莫不歎異焉戊申遷尹吳江上邑二邑兼霪澤言也賦繁催科必事敲扑非其好也不二月謝病去已酉冬以事至清源過館陶至一寺甚閒敞壁庋經因假館緡閱灑然了澈若夙誦者客或言今歲奉冬之閏移明年仲春矣邵慢然曰向者言閏二月豈無期乎自此遂心動不自釋一日策馬過衛河之涯惟一僮從日暝矣過陂陀至一家見井幹倏燈夙納問第三家有女乎曰無也里人咸趨詢告以故愕且笑邵振然一舉指曰其墟舊有三里店邵復步訪之漸近曰是矣問隸有古廟乎曰無距數里有村彷彿此間纔巷也邵往跡之到門闃無井

徵其姓曰蕭其女之年曰十八告諸父母恚曰是鬼語何愚而公爲也邵念兩河匯一河惟此爲汶衛合流處乘騎上下清源陶邑間數月無所見誦唐人碧落黃泉之句恒歔欷沾襟歸濟上尋復至清源見映水而廬者門井宛然其家孫姓而女年十七邵以其姓獨合貽書太公太公驅牛至促之成婚而女父母拒甚力太公恚去邵意少怠矣復過館陶道遇向時叟叟揖之曰得之矣導以往沿流迤陂門有甃汲者第三家也姓董氏邵整衣入董翁延坐曰往妁氏之請數矣而女固不願何圖大君子宿盟不渝若是遂大喜訂婚邵太公聞之

即諏日嘉禮委禽焉時庚戌某月也邵未有子獨念姓譜第二字尚未叶後閱萬姓統譜譜以韻次一爲上平之東二爲下平之先而上聲之董則三也

外史氏曰右爲余外高祖前邱吳長庚太史所記篇中純用散敘簡核錯落文之妙在于能碎非昌黎以下所及也若邵公能知前世事固奇矣然其事世亦間有之矣至呂夫人則又能知三世以後事爲問古來傳奇中有此創聞否題目既奇文安得不奇於是僕本恨人驚落倏不見遂挾女飛出既而博年歸家遍身紫腫呼痛不止次日延醫視之醫者曰火毒已中心胞不可爲也而博年呼號轉側未半炊許而已死矣

雍正初吾邑沈博年者精拳勇善距躍一日市中印家

橋北某氏失火延燒河南幾及半里惟臨河南向一樓爲火所未及窗牖洞開中一女子韶顏稚齒側坐床沿紗廚內含笑若與人對語狀而自橋以北火勢拉雜無路可通救火者從橋上呼之出女端然不動時博年亦在橋上對岸火燄飛射簷前已著即踴身昇火躍入樓中見女側一衣紅袍者鬚髮皆赤以兩手持女腕若束縛然博年見之不起隨舉牀前一椅向赤髯者劈頭打落倏不見遂挾女飛出既而博年歸家遍身紫腫呼痛不止次日延醫視之醫者曰火毒已中心胞不可爲也

陳三姑娘

前年冬初夢廬先生之姪某偶以事往北麻中途朔風颯至寒氣襲人某在舟中忽發壯疾口中呶呶不休舟子急載還家家人環集守之竟夕不能安枕而語音嬌婉其淫詞褻態有令人不忍正視者惟其兄芝堂至則暫睡帖然止則如故問之則曰是趙趙者有丈夫氣不若阿郎之溫麗可喜也于是巫醫交至迄亦無效舉家束手而已後數日村中某嫗聞知輒來探視某笑而起萬福曰媽媽今日好風吹到此也言次輒以手探袴中爲之摩弄嫗見其憨態可掬遂爲好語勸之去對曰妾與郎有夙分其室人亦非善船者覺此間樂不思蜀也嫗曰然則吾爲汝二人作合否後乃送汝二人同歸仰如某醮然曰若是則媽乃贈紅粉千佳人故忘大德嫗乃與其母言以米粉塑其像翦爪髮粘其上兼市花蠟等物供于中堂喚樂工四人爲之鼓吹成婚是時某在房中忽若夢醒但呻吟呼憊不已嫗即命以煤墨其面又翦髮粘其頷下作千思狀甫畢忽見某雙目瞠起大聲詫曰奈何遽爲此變相耶語畢絕不復聲病若失矣于是以葦縛綵輿置像于內載之以舟鼓樂送至其處而還某調理半月乃起

大人

陸星槎先生在廣東一日赴院早參日卓午中丞甫出同僚進見者五人禮畢中丞就炕箕坐未及開言一揖大與某官又問縣系何府中丞曰順天某官點首稱是在房中忽若夢醒但呻吟呼憊不已嫗即命以煤墨其面又翦髮粘其頷下作千思狀甫畢忽見某雙目瞠起最多中丞曰獾猻大小幾何對曰小者不過巴兒模樣大者卻似大人一般此其所謂大人蓋指凡人之大者言也然不知適已犯其所忌也同列皆匿笑中丞變色

起曰此人亦思爲民父母耶卽日令其告病回籍嗚呼某官亦思大人之大何如耶奈何唐突至此然吾覩今之以一言逆耳而奪其官者有矣蓋其所事之大人非徒沐猴而冠者也惜乎某官不能以狐媚籠其威而妄擬厠身麕頭鼠臉中也

雲雨

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二語宋玉賦中不載釋之者亦無明文而後世以爲男女交驩之字然皆不求甚解也蓋天之降雨必待陰陽旣和有雲斯有雨此時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故曰天地絪縕男女搆精易傳以此二語聯

絡成文正取象于天地之交搆也或曰然則雲雨時亦有妻在上而夫在下者此何說也余曰此則所謂翻雲覆雨者矣客大笑

春江公子

隨園詩話載春江公子貌如美婦人而與婦不睦好與少俊遊或同臥起不知烏之雌雄嘗賦詩云人各有性情樹各有枝葉與爲無鹽夫寧作子都妾其父中丞公見而怒之公子又賦詩云周公所制禮立意何深妙但有烈女祠而無貞童廟中丞笑曰賤子强詞奪理至此乃亦翰林嘗觀劇于天祥廟有參領某誤以爲伯

人而調之人爲不平公子曰夫猶我者愛我也子不見晏子春秋誅園人事乎惜彼非吾偶耳鄰之則俗矣可謂善于解嘲然此事不知是何趣味若鑿究不知是何腑腸也因戲作判語曰

自古男女居室爲人之大倫夫婦媾精有家之正則而乃以石田爲可墾舍正路而不由召僚友而娶契弟徵優伶以作弄兒遂有巾幗鬚眉甘爲兔伏不知顧瞻眉背願效龍陽闢此蘿叢自必開山力士鑿將鳥道竟來問渡漁篙臀也忽生鏡柄定教其行谷且頭乎應藏木楫想見不可嚮邇溝邊城闕程綱註鄭風子衿一章謂是兩男子相悅之詩

何妨布雨興雲花底農桑中不惜悔淫引盜花底農桑事喻中用淫子都事皆內外兼寵者也小則督學罷官大則斷袖傾國好惡入陰陽易位于是極矣夫淫同非法何如以手出精是兩雄陳武帝贈陳子高詩謙愁兩雄並金貂應讓儂誰謂不毛可入聊薦芸是宜斷其鑽刺之根兼當塞其送迎之路老吏斷獄庶了然籍謂旣好外矣將空房難守亦有鵲巢宜令鳩處彼狡童兮或奇痒難蒸可帶蜂刺以代蠅鑽則野鶩社鼠遍野草木皆縞如霏玉

霧淞

己亥正月上旬人有早起者見遍野草木皆縞如霏玉

居如垂瓔珞著人辮髮間皆結成珠琲時方沍寒殘雪尚在村農競相傳謂之爲雰云按雰字見毛詩雨雪其雰是也字書音音薯郎切亦音鋪郎切雨雪之狀何得以謂天所雨之物南豐集有詠霧淞詩字作淞惟宋史紀事本末作松益北地苦寒夜間霧起著樹結成珠琲故謂之霧淞主歲稔之兆今村農所見殆即是物偶讀惜抱軒集有新城道中所見長歌中云或云休徵備飯饔捆載千億收禾麻或云此咎達官怕有鬼欲瞰高明家是休咎亦未可定也

疫異

崇禎辛巳江震大疫嘗有一家數十人合門相枕藉死者偶觸其氣必死諸生王玉錫師陳君山一家父子妻孥五人一夜死親鄰無人敢窺其門玉錫獨毅然曰平日師弟之謂何忍坐視耶乃率數丐入一一棺殮之有一子在襁褓亦已死猶略有微息親自抱出藥乳得生陳賴以有後而玉錫卒無恙豈非人之好義天亦不能爲之制耶後十七年疫又作有無病而口中噴血輒死者相率祈鬼神各家設香案燃天鐙演劇賽會窮極瑰奇廟中吏卒俱以生人充之時聞神語呼喝空中柳鎖錘撻之聲如是者將及一月見吳江縣志與舊說

所傳京師大疫午後人鬼雜行街上聽之有聲逐之有影肆中所收多紙錢故必設水盆命市者投錢其中者正符

水災

吳江縣志萬歷三十六年大水高田淤没城中居民皆架閣以居魚蝦羸蚌滿室臥榻之下可俯而拾也烏青志亦載是年之水陸可行舟道光三年自五月以後郡邑街市多以舟楫往來鄉村中有睡酣而于牀上翻身落水死者其他漂没廬舍及棺塚不可勝計七月之晦有二僧自塘栖一夕漂至八斥永福寺前寺僧撈起皆

未死益二僧素諳水性迨時余客震澤欲歸不得至中秋後水稍落然舟行尚未能過市橋自田間繞道而出到家堂中尚有淺水魚蝦亦躍遍地待漢被于牆壁視柱上水痕幾四尺其于萬歷丁未何如也

穀裹仙人

鈕玉樵觚賸所記棗核船于棗核上刻東坡游赤壁故事戴爲神工坤輿外紀言熱泉馬尼亞國其人工作精巧能于戒指內納一自鳴鐘近有于紐珠上作一時辰表者其物蓋出鬼子則亦巧奪化工矣余昔于郡中見逍場山賈氏有一穀裹仙人以楠木粒許琢成一黍餘

開兩瓣于中鏤作一麻姑仙頭腹手足悉皆嵌空玲瓏而其眉目妍妙袴褶工細以及指爪之尖長一一分明栩栩欲活雖芥舟老人士女不過也或云此物能辟火災其時郡尊某公以七百金購之不可得

白雀

余父嘗言里中花家板橋南岸白楊樹昔嘗有一白雀來栖其顛樹大可蔭畝許其時凡雀之隨之者環集樹間殆遍迨暮白雀飛去而羣雀乃散如敗葉或言是雀之王也

楊琢在淄青嘗見一百姓家燕窠其燕哺雛既飛一

旦有諸野禽飛入庭除漸集棟上無空隙廚人饋食于堂盤饌皆被搏撮其老人罔測災祥以杖擊破燕巢隨手有一白鳳雛長三寸許自巢而墮未及于地即掀然出戶望西南沖天而去諸禽亦應時散逝須臾而盡蓋凡禽鳥遇鳳必相隨猶江漢之朝宗于海也是此白雀者或即鳳雛之偶見耶

龜王

金華子雜編龜直中紋名曰千里其近首之橫紋第一級左右有斜理通於千里者龜王之紋也今取常龜驗之莫有也昔黃巢以舟師赴廣南將渡小海軍將忽于淺瀨中得一琉璃小瓶子大如嬰兒之掌其內有一小龜子長可一寸往來旋轉其間瓶子項極小不知所入之由也取而藏之其夕忽覺船一舷壓重起視之有衆龜層疊就船而上大懼以將涉海慮致不虞因取所藏之瓶子祝而投于海中衆龜遂散既而語於海舶之胡人胡人曰此所謂龜寶也稀世之靈物惜其遇而不能有盛薄福之人不勝也倘或得而藏於家何慮寶藏之不豐哉惋歎不已得非即所謂龜王耶不然何龜之隨之者衆也

薛見揚

吳人薛見揚家專諸巷飲博無賴而性極兇狡里中呼爲東太守尤好漁色比隣李某娶妻楊氏絕娟好薛艷之每伺其出汲兜搭與語楊氏故靜婉拒而不荅薛無如何轉念李貧可以利誘也時其窘輒餽以錢米李故世家子雖家徒壁立而清介自持且惡其素行郤之薛慚而出指其門曰任汝盛鐵櫃中終當纂取去也後值季夏溽暑雨作李睡後忽爲雷所擊其妻驚醒時電光閃爍見有似雷公形者奮翅拔關而出視李頂門一穴闊半寸許深入數寸血液噴湧始猶呼痛未幾已絕大哭李母亦驚起撫尸慟曰以兒生循謹何緣得罪于天

耶又顧楊氏曰家中素無儲石儲今驟遭此禍無論日後餓殍將何以爲棺殮資言訖慟絕是時隣里咸集薛亦奔入見衆皆束手歎息乃攘袂言曰事勢至此行路猶傷之若皆坐視亦安用鄰里爲也母泣謝薛遽返取三十金至謂母曰有此諸賚可粗了但須母自署券將來尅日措還可也母乃署券以付薛復爲之拮据殮畢姑婦再三感謝薛始去然自此老弱煢煢涕泣相對時或斷炊經日雖歷盛寒其妻猶麻衣如雪也而所署券已屆期薛走索母出垂淚約以次年夏末薛強諾而去及期至母復請緩期薛不應變色起出少頃偕其黨某

甲悻悻而入出券擲與甲曰汝既保券力能代償則償之不然將鳴諸官勿嫌相累也甲僞爲緩頰也者薛不許攜券欲出甲力挽之顧謂母曰以母之龍鍾撫此荏弱方憨朝不保夕又何時得償此債今薛郎鰥居久矣計不如以汝婦歸伊既可得餘金以供母殘年婦亦得啜飯處豈不兩全母慘然入謀諸婦婦聞言脈脈不作一語但有垂淚良久哽咽而言曰婦薄命不足惜但如老母何母泣曰事至此尚容顧我乎遂出以語甲甲商諸薛爲之立券署保取前券焚之乃去迨暮綵輿至婦草草登車痛哭而去顧自歸薛後房中箱篋惟婦所有

悉稱尚書督學浙江試湖屬府三學生員以沒齒被

考對

髮易牙三句命題有數人抄襲刻文帷黠髮張桂森出場後將所抄坊本搜買略盡署中不及弔查以此食餘其餘一字不移者置二等誤鈔者置三等人皆笑之比發落倘書喚其人近案曰余往曾督學某省案臨時唱名既畢退坐堂上援筆將出文題一教職忽趨前曰裏大人此處地近蠻夷向來應試者從無作文之例余愕問然則所考云何教職對曰出一對足矣但字不可多只消一字已足余初聞不勝怪歎既已無可奈何姑出一柴字與之於是諸生皆攢眉搖首及卓午忽一生前來交卷展視其左行對一炭字教職在旁謂余曰此卷思以炭對柴何以當置第一忽又一人來交則其左仍添一柴字余怒將責之教職曰大人勿怒此卷已可置第二矣余怒曰此人仍對一柴字奈何云當拔置第二矣余若不信試看以下并此柴字忘之矣既而竟無一人來交者始歎其言不謬令汝等以暑年所誦習者鈔寫不遺一字記性卻佳不然則平日温故之功亦自可取故姑取二等以爲勤讀者勸又指二人曰若汝輩卷中脫誤太多想此調不彈久矣今後當再加温習若來年仍蹈覆轍定置劣等將不免四十板子也遂命左右取其所鈔刻文一部與之逐出

昔某公督學吾浙王戌之秋按臨邑中試拔貢題有囿三爲一論一篇通場止邵生某一卷本漢書立論及榜發晉謁某公曉之曰漢志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動于子參之于丑得三又參之于寅得九又參之于卯得二十七歷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此陰陽合德氣鍾子子化生萬物者也不知此乃求歷之長短體算立成法耳爲史者但見其數奧博莫測所用乃曰此陰陽合德化生萬物者也嘗有人于土中得一摳皂杵持歸以示鄰里莫不怪愕後有一書生遍而見之曰此靈

物也吾聞防風氏身長二丈骨節專車此其脛骨也鄉人皆喜作廟祀之謂之脛廟班固此論亦有近乎脛廟也今賢之論似不免爲班氏所誤然以此時風氣即五經亦希有全讀者況其他乎而賢能知是題出處可不相賞於風塵外乎鑒是時揚中能知題之出處者更無第二卷矣

戍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後學烏程邱廷銓校字

八形獸

騰越有獵戶常捐一木屋行山中一日至磨盤山忽見山麓狐兎數十成羣從深箐中竄出繼而熊虎貙象紛紛然帖耳垂尾接迹狂奔如有物驅逐者心異之遂止于道側潛窺从之見一物狀如猩猩而長不滿四尺被髮金眼遍體白毛從後彳亍而來獵者急啟窗迎面發一鳥銃是物卽冒煙撲至屋前以兩手搯板上者再旣見其衆無人乃去獵者窺其去遠出視搯處已陷入寸

許所未穿者才厚如錢耳大駭遽入屋中荷之而返自是不敢復往矣但不知此物究爲何獸也

異蛇

余在合溪山中暑夜嘗聞虎嘯次日以語人人問嘯時瓦屋可震動否余曰否其人曰然則非虎也其蛇也往時嘗行山中忽聞虎嘯一聲近在咫尺駭極仰視則有蛇倒懸于樹而鳴其蛇長不盈丈遍身斑黃每暑月則見山中人往往遇之鳴則天必大雨但虎嘯近者瓦屋皆震蛇鳴則不震也

閩南浪邊外有蛇每日必上樹跌而下至地則碎如粉俄又合成一蛇蜿蜒而去蓋生氣鬱勃必一散以洩之也捕以爲接骨治傷之藥殊勝滇黔紀游言麂蛇出土司中長尺餘伏草間見人輒躍起跌爲數段少頃復合爲一其色如白金光亮可愛誤拾之觸毒卽死其出入有度捕者置竹筒徑圍蛇以爲穴地而入之急持之則完稍緩則碎矣暴戾以治瘧疾觀其身上中下以治頭腹腰股閒不效又可接斷骨卽此蛇也

又有圓蛇狀如石卵斑斕可愛誤持之得人氣卽化爲蛇嚙人卽斃尸不敢收五里內外人不敢行觸其穢氣腫脹而死苗人三日後以竹矢插死所七日取用中人輒斃此蛇變態愈幻而毒愈甚矣

又有方蛇形如牛皮高五寸縱橫各二尺其色黃黑其行如矢吐氣如炊煙腥不可聞見人輒迸出脊中黑水射之中者立斃粵西近楚山有之

又有扁蛇闊五寸長五尺厚一寸首尾俱齊色如綢五色相錯成文而方不知者以爲櫛沐之巾也卫甚鉅其行如飛能逐狡兎廣西及南海山中間有之

以上二蛇見蛇譜

所掀蛇

俗傳有稱掀蛇人被稱者必死余年十六館弟載熙至東柳金懷亭舅太翁家探病而還至太平橋之西聞耳後潑剌一聲回視則一蛇在地昂首疾追而來遍身星點斑然如稱離地約四五尺惟後半著地其行如風余及弟魂魄皆飛狂奔至趙家墳始敢返顧而蛇已不見到家問余母母言此稱掀蛇也後至冬杪而弟病至次年春分後竟卒年十二今憶之心猶怦怦然動也相傳蛇之最人其長過于是人則死解之之法當蛇之起立隨手拾一物拋起呼曰你長不及我長蛇亦翻身而臥舒其足盈千必散髮示之曰你腳多不如我髮多蛇乃收足伏地即取身上衣帶盡斷之呼曰我去矣蛇必死說見李翰光臺灣雜記根當時未之知也

名醫

吳某禾中名醫也其幼時嘗於藥肆學賈比長稍涉方書後以失業無聊遂以懸壺謀食某村一富翁暮年得一子才七歲遘疾其始但不欲食日漸羸而胸腹腫脹黧色翁許酬以三千金始諾而止然究亦不解其故次日復至其處掘視之見其根生一敗梳上始悟髮中裹物必待此而後解也然吳自此名大噪在家則門當如市出門則每一里須酬番錢一枚不數年致富鉅萬焉其後洞溪沈氏某素患損怯每服劑必用參附癸酉之秋偶患暑瘧復延吳至吳診之以爲其體素羸屬是陰

痘投以附子理中湯沈飲之狂躁嚼手指盡碎遽命灌以雪水奈赴亦被咬斷須臾竟卒吳遁歸沈舉家憤甚將拶諸官吳聞驚懼服生鴉片而死

手技

嘗見有擊鼓乞錢于市者竝有耳貫之以繩絡于項其擊之凡用槌三于執其一而擲其一于空中隨落隨接此上彼落左右遞更疾徐中節絕無累黍之差伎亦神矣哉

又有能拄物于鼻者每至肆中隨手舉一物如椅棹則仰承其足刀釜則豎置以柄尤奇者取一秤繫錘于顯

而植其末于鼻又取稻草摘取其末尺許揉之極熟而後撓之使直縛二十錢于杪而以其末豎置鼻尖皆橫出于外從未有失墜者

田雞教書

有人于市上出一小木匣啟其蓋取橫木一條廣半尺餘高寸許下有四足橫列櫃上向匣中叩叩數聲倏有一蛾蟆躍出以前兩足搴橫木上南面而踞隨有小蛙十餘一一躍出依次以兩足據橫木北面踞坐既定其人取小拍板一下于是蛾蟆發聲一鳴諸小蛙輒以次齊鳴既而蛾蟆閣閣亂鳴則小蛙亦閣閣鳴不已人之

其人復取拍板一下則蛾蟆止不復鳴諸小蛙亦截然而止矣其人復叩叩呼之蛾蟆仿躍入匣中諸小蛙亦相隨入謂之田雞教書

又一人截竹爲二管畜蟻兩種一紅一白將戲則取紅白小紙旗兩面東西插几上取管去其塞分置兩邊各向管口彈指數下蟻隨出其行自成行列分趨止于旗下排列如陣其人復出一小黃旗作指揮欣羣蟻即紛然齊進兩陣既接舉足相撲兩兩互角盤旋進退悉中節度久之即有一羣返走擾亂若奔潰者其一羣爭進其行如飛居然戰勝追奔也其人復舉黃旗麾之其勝者即返以次入管其一羣亦絡繹奔至爭相入無復成列者焉夫蛙之爲物微而且蠢而蟻則尤微乎微者也而皆可以擾而教之奈何覩然爲人而有如窮奇檮杌之不可教訓耶

高江邨扈從西巡日錄都城外南海子之東南有蟻蟻墳清明日必有蟻數萬聚此故名潮州大螞蟻山又有蟻祖廟每年五月羣蟻來朝是蟻也而又知尊祖敬宗矣按水經注益州葉榆縣自唐蒙始開之縣西北八十里有弔鳥山衆鳥千百爲羣其會鳴呼啁嘶一歲則六至伺其來弔夜燃火取之其無嗉不食

似轉悲者以爲義則不取也俗言鳳凰死于此故衆鳥來弔因名亦可與螞蟻墳並傳

又有蓄金魚者分紅白二種共貯一缸用紅白二旗引之先以紅旗搖動則紅者隨旗往來游溯緊轉緊隨緩轉緩隨旗收則魚皆潛伏白亦如之再將二旗並竪則紅白錯綜旋轉前後開雜有如走陣者然良久將二旗分爲兩處則紅者隨紅旗而仍爲紅隊白者隨白旗而仍歸白隊易曰信及豚魚其信然歟

宋東京夢華錄京瓦雜戲有劉百禽弄蛇蟻元宵大內雜戲又有李队家猴呈百戲魚跳禹門使喚蜂蟻

蚍蟻等劇蓋凡物有知即可教如蝨虎雞涼州之類其師傳匪自今始也

鐵兒

鐵兒義烏人姓顧名孝誠父尺木少以材武稱娶同里龍氏期年以徐淸荐從胡宗憲征倭三載不歸龍獨居夏夜納涼閨中有小山曰鐵舟以亭中鐵柱得名乃閩中最勝處夜牖半獨行至山頂看月輪影淺然始歸任遂入亭中小憩迎面鐵柱動然屹如人立龍抱之覺有所感後數月竟產一鐵眉目肢體皆備惟不動亦不哭戲以粉筆書鐵兒二字於背命老媼棄之堤下越宿

請自率所部從海道直擣王京靑將以便道誅於稍阨即過浙中訪其父母貢耗出也劉誠不許鐵兒乃囑指血上疏陳情願兼官備行伍以從乃許之鐵兒率舟師出瓊州舉帆直指補陀遇西風大作半日已至齊祓土山問寺僧求見菩薩一老僧前曰菩薩不在此山貴官將何所禱鐵兒備訴心事僧嘖曰孝子孝子請從老僧來遂引至寺後俾遙望對面山凹內亦直不見菩薩但見一老姥健髻皤然蓬首垢面似被囚者對之而泣鐵兒不解還問老僧僧曰是殆菩薩爲此變相以相告也鐵兒更乞前導僧曰此山可望而不可即君能栽度不

夫人亦不在此間但謹誌其像他日自有相見時也鐵
兒涕泣歸舟遂發至朝鮮則倭已棄王京又聞平秀吉
死將遁陳璘命與副將鄧之龍帥戰艦邀之殲其徒三
百賊竄入乙山崖深道險將士莫敢前鐵兒偕其客數
人率死士百人乘夜入圍其岩洞賊憑高拒守鐵兒先
登百餘人繼進賊無一得脫者於是搜其洞中金帛山
積至一處婦女被擊者纍纍釋而遣之中一老者獨泣
而言曰老婦已無家可歸若蒙垂憫願從貴官去爲軍
中補綴以終餘年幸矣鐵兒瞻視久之忽憶及補陀對
山之像既審其鄉里俱與陳父所言相印於是異而拜

曰母亦知鐵兒尚在否母大駭曰妾自先夫從胡公征
倭止產一鐵已棄諸野其後夫以有功爲趙文華所譖
而死妾以被擄至此爲賊中縫補苟恬至今從何處得
此貴子耶鐵兒乃祖子父所嘗言母始疑然卒不解時璘亦已至在傍笑曰母
勿訝也蓋兒本受氣於體故見風輒疑及虎來囓而乳
之乃卽融而爲人固物理之常也母始頓悟於是相抱
大哭其時故鄉廬舍已爲兵燹蕩盡遂奉之仍歸廣西
始知楊應龍復叛王公之敗陳父戰歿於松門埠朝廷
已賜祭葬又敘朝鮮功加鐵兒都督同知遷山海關總

兵鐵兒力辭且求解官不許鐵兒掛冠徑歸或議其矯
鐵兒曰吾涉海遠征非爲邀功地也今既得依老母此
樂雖萬戶侯豈與易哉若更戀寵貴他時馬革尸還
或宦海風波所及雖欲長侍膝下其可得乎其後母年
八十餘卒比葬躬負土忽有羣鳥數萬啣土成墳人
呼其墳爲孝鳥塚然鐵兒竟以毀卒將葬舉其棺若空
虛然其子啟視僅一小鐵人長不滿二尺云

金湖蝶

吳陽門人也名先秦康熙初諸生博學多通工詩古文
詞善畫梅長洲文點嘗見其詩畫謂爲近代所未有先

秦知之不遠千里往與定交性狷介不喜爲時文然每
一篇出輒爲人所傳誦既而連不得志於有司推貢文
及畫以活若非其人雖聾千金不顧以故人遂無過問
者晚年築室鸚鵡洲上以詩酒自娛足迹不入城市雖
炊煙屢絕不屑也然每醉必攜其所爲詩文至禰衡墓
朗誦數過痛哭而返會新太守湖郡王某至聞其名召
使作畫不赴太守怒時方葺文廟檄令繪壁辱之先秦
棄筆以往畫梅於壁題其後云偶從處士陪琴鶴未許
山嶽作弟昆月落參橫人不見只留清氣滿乾坤書畢
拂袖竟歸後太守至見之大驚從一僕親造其廬酬以

百金不受時已盛暑見其猶衣木棉顧其僕往取絺紵各一端與之先秦辭曰性不知暑故無需此物也乃止委金而去先秦追擲之不及乃返投置牖隙中終不復顧數月其金化爲蝴蝶一一飛去先秦後以窮餓死

柿園敗

崇禎時孫公傳庭柿園之役以帝命監軍御史蘇京促戰而敗幕客某謂之曰昨余晝寢見有人皆長尺餘披鎧持矛乘車裝馬自陷中出乘几登霤將山道士朱應子令作沸湯澆所入處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穴中乃歎曰吾誤聽道士遂以兒戲殺百萬生靈彼其持矛登

几時非儼然從軍出塞者乎孫公大哭

慧娘

和州朱生名宛霞少孤貧天資穎敏讀書五行俱下年十三入邑庠隨以歲試食餼邑中名宿咸歎爲不及顧生雖才藻豐腴而文品極峻自是屢困場屋又喪偶益復無聊先是生有母姨嫁新城馬氏家頗饒生時往探視母愛其丰神俊爽每至輒留經旬不遣姪女曰慧娘年踰笄矣未嫁而寡嫻詞翰兼善琴弈而風姿豔絕性貞靜惟生至輒歡語不避庚申秋生下第復至新城女迎問慰解且曰以君才華豈長貧賤者然以此時風氣若稍能降格何愁榜上一名哉生曰今簾內固多師曉和嶠一流但若必以此詭遇吾將披髮入山不願求知音於前路也因泣下女亦慘然遂近前以巾爲之拭淚適母出詢其故不勝歎息母素嗜奕乃呼婢取楸枰與生對奕遣問女側坐觀之俄黑子一角危甚女目視生曰西南風急矣此角君甘棄卻耶生曰何爲女約略指示曰此即所謂倒脫靴勢也母微笑曰兒何言之昵也豈非女身外向語未畢女顏發頰遽起避去生亦心動推卻棋枰起揖曰得如母言其他更何足惜母自悔失

言既念姊氏已衰況玉女金童良緣難得越宿述其意於女父逢樂逢樂貧之母言其才可託逢樂曰其如數奇何必若所議且待來歲文戰後可也遂罷去生聞負氣欲歸母留課其二子生戀女未忍遽舍遂強諾焉無何母臥病生入視適女來視湯藥遇之東廂生顧無人小語曰婿知我所以留此故乎女歎曰深情久寡于中妾以憐才之一念遂如春蠶吐絲自縛乍聞父言幾不欲生此後若能藉文章爲溝命人吐氣則已否則當于泉下相覓也生曰我若終不得卿今生亦不願更娶矣但恐人事難知請定密約以當息壤可乎女變色曰若是是負吾父兼負嬸矣君焉用此不廉婦也即於腕上

脫一金釧與之曰此物所以拾也海枯石爛用矢勿諼
生懷之而出自是不復言歸矣後母病尋愈每晨起必
嗽蓮子文私以一煮令婢餉生適爲逢樂所遭詰之婢
不能隱遂以實對逢樂怒將還詰女會里中富商王某
爲子請婚其子不慧逢樂以怒女竟許焉後數日行聘
有期女始聞之遂病眠食皆廢漸至綿惙不得已姑爲
召醫醫至診之曰病以鬱怒傷肝致心液爲火爍盡必
得人心血合許以歡皮煎湯飲之庶可奏効不然恐
非藥石所能爲也逢樂以商諸王王笑曰癡哉是欲以
兩泉下物而剜吾兒現在心也逢樂懟恨而返詣生述

醫言且許締姻生微笑曰翁不愁異時煮字療飢耶逢
樂再欲有言生執卷而起出至母所語其事且泣曰慧
媚若有萬分一甥何忍獨生適翁來言要使人不能無
耿耿耳語畢解囊取佩刀欲剌母急起持之曰癡兒奈
何先自戕乎兒姑住此俟老身往覩慧娘再來生請從
既至揭其帳見女戚戚垂絕母問今早亦少進食乎曉
告以生在兼述所由女張目見生脈脈但有垂淚既而
歎曰妾負郎矣疇昔之夜夢郎來共戲郎捉妾雙趺脫

睡鞋納袖中妾急探郎袖求之不得郎嗤笑曰癡鞋早
爲阿鴻將去矣妾訝曰此物豈可入他人乎今將奈何
郎不答起去妾疾呼終不復顧醒而思之知此事必不
可諾妾向所以不忍遽捐廉恥者正爲今日今魂魄已
遊墟墓郎若爲此勢必喪爾生妾亦豈能復活但未知
尚有來生否遂伏枕痛哭母撫之曰兒姑自愛昨而翁
已許吾甥此事尚可圖也於是攜生至逢樂所爲申宿
諾且曰兒病至此叔尚忍立而視其死乎逢樂欣然從
之其母乃返以告女女意少解自是著意强飯未半月

已把臣氏聞之復遣冰來將謀納聘逢樂許之母乍聞
老甚即往責其負約逢樂以王氏約在先爲辭母拂袖
出遊女來微聞餘言知事已中變盈盈欲涕母慰諭百
端卒不可解遂復病未幾竟卒生入臨已將殮矣綫其
尸旁尸輒躍起衆大駭女爲縷述冥間事言始死神魂
飄忽回憶家鄉都如隔世惟思郎不能去心私念訴諸
冥王或可邀其垂憫于是信步而前至一處見殿宇煥
鬼卒森列可怖躑躅間恍惚有一老父從門內呼之
曰兒何得來此汝之齒尚未且汝與吾兒夙緣未了可
隨我去乞冥王判此公案遂入見冥王晃旒坐殿上氣
象嚴肅老父跪稟从之王顧令喚妾至案前諭曰汝父
俗人也汝二人早爲紅絲繫定今雖爲情死猶不失爲
百與義當仍歸圓破鏡耳即喚鬼卒押令還陽不意回

刻竟能到家也乃皆轉悲爲喜惟生細詢老父狀方相與笑啼交作忽聞金鼓之聲遙震瓦屋俄一僕奔入曰訹遷作亂土寇引賊兵入城大掠將至矣母與慧娘方倉皇間亂兵已擁入生竄去母家刼掠一空賊見女美逼之去及新城收復生返始知女已被擄嗷然而哭逢樂與母亦哭生有僕曰鴻奴勇健能披甲躍十牛是時在旁勸生曰太夫人何以報我母未及荅逢樂破涕曰奴乃能爲間諜往偵慧姑其無恙也奴力能返璧但後歲餘迨吉有期有汪嫗者業鬻珠聞之以珠往售焉女爲市數珠兼出奩中珠數十俾綦一珠鳳嫗綦畢持與女曰畫中人雖荆布猶佳而復飾以明珠翠羽江家

郎眞有福也女笑酬以值而去適其嫂以鏡奩來倩爲描樣見几上所綦珠鳳取視之訝曰此卽汪嫗所穿者耶若輩原不可許其入門娟今受其欺矣女就其手中諦視乃知珍珠早被換郤懊恨無及嫂還以語士香後士香出遇嫗於門拒之且詈其不識廉恥嫗慚而出既以老羞成怒徑至江氏譖於江母言女嘗令其同里金媽傳書某生頃聞其已有身矣昨故以粥珠爲名探其信否不意果如所言母聽畢以告江翁翁將信將疑數日有女僕引一賣花媼入問其姓卽汪嫗所謂金媽者也諸女競與市花已皆散去母從容詢及賈氏之女媼

江陰賈行芳字士香邑中名士也家素不豐而清介自持不可干以非義一妹名荃字心香容華絶世性端靜工吟詠兄嫂咸愛之年十六字同邑崚商江氏子詩禱後歲餘迨吉有期有汪嫗者業鬻珠聞之以珠往售焉女爲市數珠兼出奩中珠數十俾綦一珠鳳嫗綦畢持與女曰畫中人雖荆布猶佳而復飾以明珠翠羽江家

爲緩速前事與汪媼所言如響母卽令女僕請江翁至證其事於是決意離婚竟造媒氏撤以庚帖俾返璧焉媒婆氏亦開人言藉藉不敢與爭遂以致賈生生駭絕問故媒氏微露其情生怒擲其帖於地而入媒氏不得已返白於翁翁遂控於官以金媽爲證生亦赴縣申訴大令猛生詞氣激切令不能屈諭之曰汝姑退明日挈妹偕來聽質可也生歸以商女且曰奈何使吾妹摧辱此女慨然歎曰妹自蒙兄嫂撫愛常思勉企郝鍾以慰父母於地下今橫罹此辱尙容姑忍乎妹志已決兄勿惜也語畢痛哭達旦草草理妝衣履盡易縞素拜

其嫂曰妹薄命不及與嫂相守以終負吾嫂矣嫂此時但有揮淚亦不復辨爲何語而女已從兄登車去矣此至指天誓日清辨滔滔令曰此事證據確然何容强辨命梭之女曰慘酷之刑弱質不堪勢必誣服誣服不如死老父母奈何忍以誣良殺人乎令乃趣嫂穩婆至引女至別室驗之出而稟曰所驗賈氏孕已四月與金氏言正符令大笑詰女曰今汝又何詞以對女對曰不然妾謂不如老父母親驗之信也言未已稚中出佩刀解衣直剌其腹刳未及半而身已仆士香趨就女手取刀力破至小腹腸胃俱流投其刀曰老父憂請驗令

止已無及矣生於是控上臺覆驗定案江翁及汪氏金氏皆論斬邑令以得贓枉法論絞而以賈女建烈女祠焉

支氏

無錫朱貞婦者支氏朱燦聘妻年二十四燦死歸朱守貞綱從子應埈有田二十四畝已而應埈天議他嗣應埈本生父文耀利其產與族人材任謀曰立嗣以毋無毋何于脅之嫁不從辱之百方支取翦刀自戕復欲投水死遇弟錫昌告之故訴於邑令文耀私交通判某詣令言支有別情令鞫之支解衣求刀剖胸自明令遣嫗驗之果室女也乃重懲之而爲支立嗣并作傳表之此令猶不致以徇蔽致死若某通判者其計亦險矣支氏之得生也幸矣哉

墮胎

邑西偏有村曰河南浦村婦李氏性蕩夫卒婦日與里中惡少狎未幾遂姙踰五月矣鄰婦楊氏者能墮胎以此漁利婦素與昵至是與以番錢五枚乞爲之謀婦受之留與晚飯且飲以酒婦醉矣草草下手胎未墮而孕已死乃呼其夫共縛以石而沉諸河人無知者越六年婦偶自鄰村收生回纔入門忽自撾其頰罵曰老娼婦

妝嘗爲我言爲某某墮胎其人後俱無恙我故以性命交於汝手豈料汝毫不經心乃以沸湯漬草鞋取而摩之我所以低聲呼痛者恐爲人知覺故也豈猶是尋常腹痛哉而妝猶力摩不已致子腹中胎上衝而死且汝既騙余錢而致余於死即買棺以葬余尸或猶可恕乃墜以石而沉諸河使骨肉俱葬魚腹此仇何可恕乎語畢口吐白沫而仆其夫爲之叩首乞哀許以拜懺超薦婦忽瞋目曰老龜精尚欲以巧言解釋耶余向以一時不能登陸故飲恨至今纔得吐此惡氣妝婦可死余亦獨不可死妝婦乎蓋凡溺鬼必三年而後上岸又三年

始得索代方沉尸時李氣猶未絕故至此乃登陸索命也於是其婦狂奔甚跳擲叫號或攢眉捧心大聲呼痛目上視作李氏臨死狀至夜半竟死此嘉慶間事余得之吳香圃云

捉奸

周草庭嘗言在山東兗沂道看時有以夫捉奸而殺其一人逸其一人者擊鼓自首觀察訊公陞堂命拘其婦鞫之婦年近三十而肌膚如雪容光照人供稱向來與一人共戲終嫌未暢所欲故約二人於是日偕至相與前後夾攻其時方極酣適不意爲夫所覺蓋二人於其

戍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後學桐鄉張

鎖陰

竹墟沈某本儒家子自幼無賴稍長棄書不讀既娶傾奩具以供狹斜游不足則烙其妻以繼之妻閻氏貌亦端麗某漁獵遍於族黨人畏其橫也相視以目閻氏憂其及禍嘗微諷之某大怒曰爾不知乃夫固色中豪傑而敢吃醋耶裸而笞之體無完膚閻氏垂斃哀祈乞命某曰今番應知吾手段但余淫人妻多矣猶自未足汝在家止余一人余又常夜宿於外焉保汝毋生

他事語罷竟出取一鑽至縛而鑽其陰探懷中出小鎖鎖之閻受傷重兼以下體被鎖寸步難行然畏其虐猶日起爲之執炊會其兄來探視見其行步蹣跚憔悴始無人色詢之不言但有垂泣一女甥在旁言其狀遽歸述於母并其族人族人共憤呼舟偕至竹墩視之閻氏已跧臥不能起見母一慟而絕於是沈氏之族亦集其族長某前啟曰毋勿怒此子惡貫已盈村中三害未除此其一也今請除之以雪公憤遂命衆人擒某至償薪焚之觀者數百人無不踴躍稱快焉

昔亳州有一士狎其婢其婦知之搗蒜納婢陰中而以線縫之婢痛苦殊甚鄰人咸爲不平羣訟於官官大怒檄拘婦至並喚革工數人攜錐線欲縫婦陰士懼爲門戶辱力爲求免官曰今城傢將壞公如能重爲建造庶可免耳士罄家所有始能鳩役至今土人呼其城樓爲縫陰樓云又順治時毘陵某官偶狎一乳媪夫人知之以錐鑽其陰而鎖之棄其鑰匙於井乳媪叫號欲死不得已覓鍋匠以鐵絲撥開之至今常州人呼爲鎖陰奶奶二事俱見堅瓠集不意今竟得之目擊也

火藥局

道光二十三年夏杭城火藥局一夕爲雷火所移不遺一瓦一椽即柱礎無存者不識何故或言想雷公需此應用故與六丁六甲下取之耳非也蓋近世用兵專恃火攻火藥之爲禍烈矣故取之以示警耳不然何必并其局移去耶

詔禍

奚慕玄明末進士奚東人也國變後隱居養志恬淡寡欲福王時屢徵不起豫王下江南備禮致之見王不拜薦爲國子監祭酒不就王重其志操厚爲之禮而遣之其後金聲桓至浙西時已有逆謀召掌書記玄至恭懼

過禮叩頭至數十聲桓大怒曰吾以國士待汝汝奈何以非類處我汝昔不拜豫王今獨何爲拜我非以我爲不能容物而玩我耶遂殺之（蔣連物物之殺隱士韋玄亦然）外史氏曰巧言令色足恭孔子恥之又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千古一狐媚其界也然亦有倣不必禍詔不必福者如慕玄之以恭愼攖怒其視殷浩之以空函獲罪抑又慘矣嗚呼士之生逢離亂以不能屈節僞朝而嬰禍者多矣況如聲桓之殺人如土芥者哉玄則不死於不屈之時而死於見屈之日其死豈不可惜顧其見禮也惟不畏死也其見殺也惟畏死太過也善乎候朝宗之言曰今有兩人行而遇虎者其一惶恐拜跪而乞哀以死其一大呼奮臂鬬不勝而亦死謂聲桓之殘暴猶虎也則非拜跪之所能免也君子見幾而作當自有其道矣或謂詔亦有道蓋必生有媚骨而又工於揣摩若壯悔堂集之傳馬伶諂鐸之述貧而學詔眞深於閱歷之談而媚世之衣鉢也若慕玄者死惟以終南爲捷徑而未嘗伺候於權貴之門而不學無術以致此禍也惜哉

又按張鷟耳目記周春官尚書閻知微奉命詣默啜議和司賓丞田歸道爲副至牙帳下知微舞蹈宛轉抱默啜靴鼻而吮之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大怒倒懸之經一宿乃放及歸與知微爭於殿廷言默啜不必和知微詆九族拜歸道執以爲宜和後默啜果反陷趙定知微詆九族拜歸道夏官侍郎工於行媚者其效又可睹矣記又云右拾遺直弼使入匈奴坐帳下以不潔食之良弼食盡一盤放歸朝廷恥之則又不知其如何下咽也

送詩韻

山陰平公在京師積婁紀曉嵐先生使送賀禮佑以詩韻一部凡四冊分題以之子于歸四字平不解既而先生來赴燕酒半平從容問曰昨蒙寵貺內有詩韻四冊及所題之字皆未識命意所在今願竊有請也先生曰無他詩韻者平上去入而已之子于歸自應是平止去入矣合座大噱

又聞曉嵐先生新製一蟒袍與其親家某戲曰昨親母來舍看女見弟新袍徘徊熟視弟曾有詩贈之親家曰願聞佳咏先生遂吟曰昨宵親母太多情爲看花袍纔勝行看到夜深人靜後誦至此句遂止親家曰還有結句先生曰沒有了親家曰詩如何無結句先生曰結句無非平平仄仄平平而已其詩諧亦猶是也

沈禿頭桐鄉人精於風鑑嘗爲人擇地既得一穴謂其
人曰此地葬之當生貴子後世亦累代公卿不絕友人
喜即以其父母葬之數年有紫雲和尙者自虎林來風
摘其術友稟其名邀至其地訪以吉凶僧相之曰此處
前臨大道子孫已被踏盡且其後又犯掩刀煞將枝葉
凌夷之不暇何論貴盛也遂力勸其改葬友惑之即乞
其另覓一地以千金購得之將遷葬禿頭忽至力爭曰
誰爲汝破吾術者此中已有金絲藤纏繞奈何復遷友
不信命啟其域果有金絲藤繞遍棺外友悔恨將還詰
僧禿頭止之曰此等播弄是若輩長伎然亦豈非命耶

嘆息而去其後禿頭家厨中缸面浮出一龜大如盤背
上有篆書佩稅殿在龍宮內或此龜獲罪龍王故謫降出海
或謂佩稅殿削懵蒙六字大俱寸許不解以問人
然何以至此得毋禍汝家禿頭歸祀而放之於河訖亦
無他異禿頭性迂拙雖隆冬常脫其帽故人以此呼之
余謂禿頭既精於其術而又不爲今世鬼蜮之謀安知
非邀神鑒故使龜來告祥若以如禿頭者乃能削去懵
蒙而無愧爲龜鑑歟

陰狀

吾鄉朱先生某中年喪偶無子遺一女年十六矣意能

幽閒頗嫻閨訓先生視如拱璧一日倦繡欲睡甫就枕
見一書生衣裙履翩然寨帷而入女驚起欲遁生遽前擁
之手足如縛女將號而舌已入口昏不知人由此晝夜
顚狂忽歌忽笑或自褫其衣有令人不忍見者先生百
計驅遣卒無一效或言東岳廟城隍神顯著靈爽可往
求也先生喜遂自繕疏列狀以往祝而焚之乃還視女
甫入房女忽起坐牀沿以手指窗外笑問朱曰阿爺亦
見其枷鎖郎當回首涕泣而去耶先生異之就問其狀
則掩袂羞赧不能言再問之則盈盈欲涕而其病已如
夢驟醒矣

弱病之數劑而起
以上二事皆任嘉慶間然亦有不盡然者吳江縣志莫
軒字季昂少有俊才工書法永樂中嘗至京與客登隨
山謁蕭梁公主廟臨風詠詩醉臥廊下夢女華妝至相
與綢繆至于月落參橫乃起而別莫歸遂病病中諸諸
言公主來迎吾竟卒然則淫昏之鬼果可以白爲政也
軒卒二年其同門袁約以稅事入京中途忽下驢空揖
三四後復上驢回揆而去衆問之曰遇莫季昂相揖耳
衆知莫已物故大駭送約還家遘病不數日日莫兄迎
我亦卒是爲魅者又不必受制於神矣皆不可解

金鼇山言城隍不知始於何時所祀何神按賓退錄
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於史以城以盛
民而隍即城下池也宜祀之以邀福利唐開成中睦
州刺史呂述亦謂有合於禮之八蜡祭坊與水庸者
至宋而盛行於東南有城土之責者莫不像而祠焉
若市鎮第應有里社不當設有城隍而吾里有東平
廟本祀顏魯公而以張睢陽同時殉難並祀之直名
也村農乃奔告婦翁聚集數十人操械而往躍登船
上則老丐二人已歸縛而搜之其前後艙底有數甕或
鮮或腊皆鹽者噴鼻貯滿其中又有一小甕泥封其口
驚開則其妻與兒之首血淋漓尚未乾也於是并取其
舊包船

道光丁酉九月禾中三塔寺之南有村婦王氏其母家
相近陡門時新穀方登婦製餈餈一器將往遺其父其
夫以次日將入城貿布囑其速返婦諾之攜一子而去
無何待至日暮不至次日走問始知其並未到家各處
尋訪不得乃還入門倒於牀上輾轉尋思不知其存其
沒未幾矇矓睡去忽見其妻被髮立於牀前流血被面
泣言曰吾已爲惡丐所殺明日君但往南塘一路覓得昨所攜餈餈即吾冤可雪但今生與君永訣矣村農
急起持之倏不見驚寤遂起坐而待旦出門沿塘行未
至萬壽山北里許遙望隔岸一箬包船泊於河側心疑
焉急呼塘畔行舟渡至船邊見船尾二小丐方相與爭
食一小丐手中擎餈二枚罵曰昨師父以汝不會乞
錢故不許汝吃以此一籃賞我汝何得更來奪食村農
近視其餈餈酷似妻所作者因問汝師昨從何處得此
小丐曰昨有婦人攜一兒招我師父擺渡我師父遂撐
過對岸賺其進船其所攜餈餈共有一籃今猶剩此數
枚也村農乃奔告婦翁聚集數十人操械而往躍登船
上則老丐二人已歸縛而搜之其前後艙底有數甕或
鮮或腊皆鹽者噴鼻貯滿其中又有一小甕泥封其口
驚開則其妻與兒之首血淋漓尚未乾也於是并取其

鑾相與解官擊鼓申報邑令卽提二丐鞫之二丐直認不辭及問其乾腊所自則堅不肯招聞二丐皆鴈視深顯狀貌獰惡其拷訊時亦並不呼痛也此案不知作何結構也

烏清文獻浙西丐子結黨僞舟散行各處用迷藥拐騙子女剔其目挑其筋曲折其手足號曰盆景令行街市曰賣錢若干其女子殊色者則賣爲娼或自行淫其醜而肥者直煮食之故其人多强壯猙獰不忌火打其老者亦割折之而取其腦髓肝腎賣以爲藥故積財甚富賄勢豪爲之窩事露於官則賚綠說情釋放順治乙酉

六月有一數歲聲目女子乞於市悉其詳相與踪跡擒之計十餘人解至捕衙衙官欲庇之衆大譁乃扑殺之并焚其舟

按此卽甌北所詠之箸包船也余幼時嘗見捕衙中捕得二人究其黨與一任拷掠終不肯招亦絕不呼痛乞饒搜其船得肝腎等數件遂併其船發縣其後亦不知如何發落或謂此輩常食人腦髓故能熬刑且上下無所不通故其類卒不可滅昔萬歷中高案怪礦閙中原奏官魏天閹休宗文白計媚案因進一方術歌舞變童又不下數十人窮極荒淫其後魏奄亦用此法故能與客氏奸通及其死宮女私孕者數人焉是此輩爲禍由來已久不獨如文獻所云賄勢豪爲奧援已也

金鏡

金鏡字鑑昭灌縣人少孤聰悟好學年十餘諸經罷讀

輒置遂廢讀非其好也稍長性極狷介好施予兄以其不知蕃聚數讓譙之鑑昭卒自如於是爲之娶婦析箸以居婦孟氏美而賢每助之施而鑑昭所如不利數年家益窘嘗歲暮其族兄有以親死無柩告者鑑昭無可爲計遂與往謀諸兄兄方與其嫂盛設迎神聞之視其嫂而笑嫂亦笑曰今乃兄通負山積自顧尙無所措叔有餘貲自應慷慨赴義乃爾奈何欲以此料及乃兄耶言已竟入其兄亦入卽不復出鑑昭廢然而返囊中止餘數百青蚨乃謀諸婦拔髻上釵并付之去無何歲已除矣婦以盆中無粟告鑑昭不得已復走告其兄乞

貧千錢兄曰噫吾家中僅餘斗米借著無門何能與爾
若計再三言乃呼其妻量赤米二升與之鑑昭不受痛
哭還家婦迎慰之曰妾聞難信寄食亭長爲之糵釜豪
士例應寒餓何至作牛衣兒女態鑑昭拭淚曰固也吾
所痛者以兄弟而竟及此也言未竟適婦翁令傭負米
五斗至夫婦始用相慶焉越月後乏食如故一日婦翁
至不能備午餐坐談既久有穉子索食而啼翁歎曰如
是舉家不且爲餓殍乎乃爲書荐與其友陶繼朱爲掌
會計年餘廉其誠謹命往河南貨納比反竟遭盜刦忽
一人錦衣貂帽從車騎甚都馳至詢其何由至此鑑昭

仰視乃其邑中賈生也數年前生嘗以計偕無力鑑昭
資之入都至是以進士選知縣將赴任歸德鑑昭述其
狀生惻然爲謁邑宰緝得原贓臨別復贈以百金鑑昭
歸家亦稍裕矣先是其庭中有郁李三枝自鑑昭乞貸
遷徙萬貝上樹遂枯死及是其西偏一樹驟發繁花鑑
昭喜以爲異祥會陶遣至浮粱收債乃私市厚朴以往
至則已賈者太多到稍遲不能售失意而歸會白蓮教
則恍然曰彼蒼豈眞無情耶抑思急難分金報怨以德
報之愈厚則福之愈慘爲之
荆乃復見乎何天道之曠曠也及貨竭家顯親有子
昭之爲人而使之歲除糧絕淚濕唐棣慨然曰田氏之
外史氏曰余述此事蓋爲之輟筆而歎者屢矣夫以鑑
彼於骨肉之間固如此其厚也至如乃兄其于弟之窘
厄猶忍於袖手若此則平日之利析秋毫而於他人可
知而卒冀保其身家然且報

婢婢致死訟繫者經年矣鑑昭上下營賄費千金獄猶
未解乃復至河南謀於賈賈爲憂鑑昭時河潤之兄以爲
釋歸而全家十餘口待哺爲命鑑昭不受痛
未足竟以其構宅時侵占基地控於官官冰踏勘不直
見辱手杖鑑昭爲乞免退而私畀以五十金乃已是夜
盜入其室縛其夫妻焰以火盡搜其金去既而長子慶
餘舉於鄉將鵬客往請其兄兄曰弟今將作封翁矣此
時賀客盈門試看而兄懸鶉百結將毋爲華筵羞乎謝
不往鑑昭乃返命家人餽以羊酒并雞鵝數物既晚筵
前散忽聞兄家失火率衆奔救其廬舍延燒已盡盜其
已亟返推宅舍之其後兄嫂以窮老死鑑昭既爲收葬
猶時時恤其子焉
外史氏曰余述此事蓋爲之輟筆而歎者屢矣夫以鑑
則恍然曰彼蒼豈眞無情耶抑思急難分金報怨以德
彼於骨肉之間固如此其厚也至如乃兄其于弟之窘
厄猶忍於袖手若此則平日之利析秋毫而於他人可
知而卒冀保其身家然且報之愈厚則福之愈慘爲之

兄者亦可思其故矣及觀其謝弟數言則又歎其寒離猜妬雖至死而不悟也是心也直得寒餓死矣嗚呼豈非人事哉

藥濟

京師有富家子周某者娶妻某氏有殊色情好頗篤其後專務變童常數月不進內妻爲之飲食俱廢嚮嚮示疾某始入視命召大夫視之大夫至某適他往一老嫗導之入房診視畢出語嫗曰病由幽閉日久鬱火不舒治宜越鞠丸以發其鬱但其始并非由外感寒濕積食所致必得精壯少年侍之俾悅而好之以快其氣融而

化之以調其血投以所好以悅其胃暢其所欲以奪其火然後導之於竅以利其濕補之以陽以解其寒半月後病當自愈此眞萬金良藥也不然恐非丸散所能奏功言畢更不書方而去嫗反述於其妻妻以爲然密倩徧覓得少年數輩如法治之病若失月餘某入見其妻光豔煥發如晨葩著雨神采倍常大喜擁之入帷將與之狎忽見帳後數人皆面黃肌瘦形如枯腊駢肩而立蔣問若輩何來其妻惶遽對曰葯渣葯渣

外史氏曰此事余嘗聞之友人偶憶及遂書之或言已見昔人小說余初未寓目也余述此事蓋爲昵比熏

而廣田自荒者戒非敢仿他人牙慧也故復存之

餬餅阿六

餬餅阿六者邑北柵沈氏子名鳳翔自幼狡黠無賴少長以賭爲業而窩娼窩賊無不爲也凡遠近鹽梟積盜無非羽翼也郡邑胥役無非耳目也以故官府不能捕邑有烏將軍廟在司馬署南半里而近俗稱土地堂堂之前小賭場數十開賭者皆其爪牙也人呼爲堂前兵時東柵徐氏以居積致富六之黨小木匠桃花橋等先以索詐不遂將尋釁未得間也一日徐命店夥往村中收賬還至三里塘日已暝乃就一

適其黨與堂前兵經其門偵知爲徐氏店夥遂擁入誣以奸執縛之搜橐中有番錢五十餘枚盡攫之去某歸白於徐某控六及諸人於縣縣令王故與徐有舊然不能治六遂揚言於衆曰有我在區區一縣令何能爲寄語徐某如不能制我我當有以報也徐聞乃赴省控諸巡撫巡撫差官至縣坐提不得差官乃密與幹僕數輩至邑中乘夜出不意先擒六交邑司馬某公乃赴湖州啟太守林公請撥武弁二人鎮兵二千與偕至邑并緝堂前兵數人而去巡撫委杭州府某公親提定案六等七人俱問徒充軍者保長楊四一人中途堂前兵逸去

三人惟六等數人解至其地未及兩月六已自紹興逃
還石老蟲小木匠等亦自他邑返蓋行頂替彼處應
期也六於是於北宮橋復開賭場其勢愈橫至七月娶
妻某氏會者千餘人先是某氏本紹興良家女嫁爲某
氏子婦琴瑟頗敦後某氏子爲六所誘挾重貲隨六至
邑中久不返其婦以念夫尋至遂家焉某自從六縱賭
已耗其貲大半及是六窺其妻豔之乃復招某至家相
與共博迨暮出土妓數輩勸酒漏既下六起出某時已
醉徑擁一妓入旁舍共戲耐就枕六盜其黨持械而入
執某及妓將殺之某願罄橐中金以贖不許衆勸其更

往取五百金益之便可釋卻且許售以此妓某聲以牀
頭已盡衆曰汝家蓄有千金奇貨而不知耶某不解所
謂衆教其以某氏歸於六卽日間所輸二百金亦可一
年勾去遂逼其書券某涕泣不忍六揮刀而前某於是
欲投署券衆卽蜂擁至某家呼其妻出告以某在六家
卒病仆地救之不甦趣其奔視某氏卽隨之去入門見
某無恙驚甫定而某遽前捉其臂頓足大哭良久乃哽
咽而語以故妻駭絕欲返奔衆曳之曰汝得嫁沈郎亦
復何憾而更欲思歸事至此尙容汝自來自去耶某故
亦桀黠顧見勢已難挽卽收淚慰其妻曰汝住此誠大

住卽復從我去恐終不免餓殍也言畢拂袖自出而中
心憤焰欲燒行數十步復返及門門已闔矣遂解帶自
經於簷帶絕墮地乃歸將取索以往入門見鐙火熒然
四顧闃無人影痛哭不已既思此時不知妻猶在否若
得一見而死死亦可瞑於是攜鐙就寢而輾轉不能成
寐歷憶從前始與六遇攜貲偕來今所攜既已蕩盡并
其婦亦爲所賺遽躍起搥牀大叫曰阿六汝莫喜也頃
之天曉出至肆中市一短刀藏之將伺便刺六未得也
忽聞喧傳六方娶妻往探之知其妻已別抱琵琶相從
不去矣憤極遽歸取所藏刀厲之袖而出自是更不復

歸矣一日天微雪尋六至唐家衖將至其門聞釘鞋聲
閣閣然來趨視之六也厲聲曰餓餅今夜乃相逢耶出
刀刺之六騰右足起中其腕刀輒拋落以用力過猛其
釘鞋以跌墮雪中某隨手拾得劈頭一擊恰中頂門六
仆於地某復前擊之頂上數十孔血如箭激滿地都成
紅雪而六已不復能動益六本禿髮而軀幹短小故所
擊皆在項上也某棄鞋取刀刺其腹立死奔至其家跌
開門扇呼其妻出告之且責其負心將并殺之妻泣曰
妾所以含垢忍辱以至今日欲得一見君面而死也今
大仇已雪又何面目與君相見乎即奪刀刺其喉急奪

之已深入半寸血溢不止而仆于地某抱至牀上爲裂裳裹其創曙後始漸蘇此道光十六年十月間事也時驪司馬適在省某乃至青鎮司自首巡檢某公詢知爲紹興人權令弓兵管押密使人諭令逃歸某以無貲難之與以五十金某始還攜其妻而去今石老蠱等尙在焉

外史氏曰十六國春秋杜育少時嘗從濮陽人爲賊母不使他人砍頭育爲賊且以習膽如意望封侯不如意但五代時王俊以走及奔馬得官歐陽公嘗以慨亂世之

英雄也吾與若區區猶以王法繩之抑迂矣此持法者之所以胥及于寬政歟一歎

秦檜爲猪

順治初蔚州魏果毅公官刑部尙書嘗夢至冥司代陰曹決冥中事一日湯文正公斌訪之值公午睡待之良久甫出湯因以晝寢諫公笑曰非寢也此事本不欲言因有關臣節匪細故不妨爲知己道也適夢至冥司提取既斬檜嗣俾其先宋而亡已足蔽其辜矣但其斃武穆於獄及誅殺不附和議諸賢罪孽尤難末減需爲猪三十世乃可洩一朝忠臣之憤也湯歎息而退湯與臣

又按異識資諧萬歷丙子京口鄔汝璧遊于杭見屠豕者去毛盡腹上有五字云秦檜十世身康熙中震澤某遊武林適屠家宰一猪踣上及肺管皆有秦檜字衆無敢買者某毅然買之攜歸付僕煮既熟析衆攜至岳王祠羅拜以獻祀畢忽咲聞者大快青州徐相國溥家嘗宰一猪婦去毛肉內隱有字云秦檜七世身烹而食之臭惡異常相傳相國之祖在宋朝爲檜所害故生平最敬穆王特于青州城北建岳王祠鑄秦檜万俟卨像跪堦下此豕豈以示儆歟然則果毅之說信有徵矣堅瓠集又載萬歷戊戌去鳳陽城三十里朱家村雷震一白牛燎毛盡背有秦檜二字豈爲其所規免故不爲猪而爲牛而卒死于雷奸臣之不能逃天網也如是夫

又按秦嬉本王氏子檜素不悅性畏內妾嘗孕其妻逐之生子爲仙遊林氏子曰一飛以檜故仕至侍郎金嬰子宋史秦檜曾孫鉅通判歙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竭力捍戰城破鉅率兵巷戰後歸署自焚死子沒灌皆從死奸臣之後一門死忠孝豈復係其世類乎然檜無子以妻兄王暉子爲後則秦氏世絕於檜久矣云云是亦以秦嬉非檜之子也史不足據

也

閻嘉靖初秦檜裔孫某宰湯陰有政聲每欲謁岳忠武祠逡巡未果將及瓜謂同寮曰岳少保雖與先世有惡豈在後嗣吾守官無愧神明往謁何害遂爲文祭之拜不能起嘔血數升扶出廟門遂死觀此與宋史所載則秦檜有子可知然安知非王氏子之後歟明史邱瓊山謂范仲淹爲生事岳飛未必能恢復秦檜有再造功驚人之論據其言是南宋之享國賴檜之力而魏公此舉爲溫罰矣史稱其博辯而多偏激信哉

賈似道

康熙時張蒿郁先生嘗遊七閩佐閩藩某公幕平未一貴之亂其歸也舟泊漳浦晚飯後波心月上沙鴈磔磔驚起悵然不能成寐遂登岸欲訪木棉庵遺趾未知所向信步行去入一古寺有三人圍坐共飲綠桂樊樊一美人衣天水碧綃紗裙年約十八九妙靡婉約抱琵琶側坐見先生至齊起揖之入席先生歷叩姓氏一楊子玄一錢湘靈其一人語操吳音自言厲姓友竹乃樊榭先生之族姪也性嗜山水慕鴈宕名渡江遊東甌轉至武夷今流寓於此已十年矣言已黯然錢嘖曰嘉客

相逢如此良夜乃絮絮作楚囚對諸郎於是洗盞更酌
痛飲酣呼先生素豪飲連酣數觥為述平壟之事楊嗟
嘆不已錢生拍手曰我得一酒令矣厲曰善幸遇風雅
士豈容牛飲喧呶徒作偷父面目但需出新意倘有拾
人牙慧者罰如金谷酒數錢乃浮白曰斫楊頭見五代史補
羊頭爛官福建三語諸君能對否楊應聲曰穿錢眼亦見
五代史補泉眼通死浙東盞楊本以入貲為淡水同知隨為
朱一貴所殺而錢以遊幕客死紹興故二人還相嘲也
次及厲厲曰我亦有二語請對遂宣曰天上月圓人間
月半衆恩人不厲請其宣示厲曰此語向來覓對不得

故以煩諸君衆譁然將取巨觥罰之厲曰此時不勝酒
力矣請為小詩償責何如衆笑曰亦得吾不忍其殼觫
姑舍是厲遂吟曰夜深立盡板橋霜橘柚知寒已變黃
無限青山湖上路只隨煙月夢錢塘其二曰風吹曠野
怪禽啼葉葉征衣化作泥今夜送君吹鐵笛荻花楓葉
也合淒錢急掩其口曰君開口便含酸茹歎使人不歡
顧美人曰為我妍歌以當羯鼓美人即笑撥琵琶低唱
三笑月中行一闋音節嬌婉合座盡傾時楊已醉輒抱
持上解錦半管贈之忽一人肩輿至門闖然入罵曰
賤婢無恥又來此賣俏耶美人倉皇遁去楊怒而起扛
汝令猶為此驕態來嘶誰耶奮拳毆之衆勸令代歌以
續其人靦顏就席取拍而歌錢吹橫笛倚之歌曰恨茵
催無賴賣嬌眼春心偷擲蒼苔花落早印下一雙春迹
花不知名香纔聞氣似月下簫篌蔣山傾國半解羅衿
蕙蕙漸度鎮宿粉栖香雙蜨語態眠情感多情輕憐細
閤休問望宋牆高窺韓路隔尋尋覓覓又暮雨凝碧花
徑橫煙江扉映月儘一刻千金堪值郤袜薰籠藏鐙衣
桁任裹臂金斜搔頭玉滑更恨檀郎惡憐深惜儘顫裊
周旋傾側軟玉香鈎怪無端鳳珠漸脫歌未畢楊起擊
案曰此乃廖瑩中簡儂曲也吾輩今夕相約不許襲舊

汝本一市井無賴不過借內寵以作奸盜柄料豈知世
間有筆墨事偏又假慕儒雅倩門客刊書鑒帖附託名
流今居然忘卻本來矣如此無恥小人尚可耐乎燦地
一吼忽化為虎啣其人去衆驚散先生亦起厲挽之曰
公無恐適歌者乃即朱之賈似道故楊公為此變相以
嗽而奪之魄其先歌兒即賈氏時所攜沈生也今僕尚
有一書煩帶至家中遂於懷中取書出付先生相送上
船揮淚鄭重而別後先生至杭訪厲氏果有其人投以
書其子發視始知其物化已久書尾囑其速往收骨焉
歎息而返

鬼舟

余嫡兄越榮小字學麟幼聰慧性尤醇篤孝弟謁然而於余尤狎以家貧不能從師　二伯父親課之讀然猶不能給才讀學庸二書遂廢而學賈迨　伯父母既沒三兄行賈武林兄亦往梅里經商然未嘗一日廢書也時余　父母俱無恙歲時常來省覲暇則必從余問經訓允好談詩書學米董頗得其似其好學蓋天性也余向見如得良友與之談輒至午夜然兄又以勤於其業不能久留余既無兄弟既別常慘然如失手足已而兄漸有所諧余父趣其娶婦遂於嘉慶二十一年結婚梅

及三兄同往行次常州以覆舟溺死後三兄至常州挈其柩常人云是夕風雷大作繼之雨雪舟不能行已泊於塘坳矣俄見岸口一舟其行如馬掩顛一鐙熒然其上有登仙二字髣髴有人呼之曰風利如此汝等何猶由此為於是同舟相謂可尾以行也遽揚帆出而前舟已沓風勢愈猛急欲艤棹已不及矣時同溺者七人惟舟子以善泅得免兄時年三十有三

外史氏曰世之死於溺者多矣如吾兄之為人亦何罪而至於斯耶余每念之常達旦不寐擬效柳州招海賈

成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後學烏程陳寶善校字

二僕傳泉堂文鈔節錄

明季鄞李忠毅公有二僕一曰任瑞體長能飲解音律性甚黠喜逐輕薄兒遊一曰孔瑞狀黑體短小而其中猾毋弟俱依公家公家待此二人甚厚公蒙難家失勢遂俱謝去任僕投海道門爲夜不收孔爲某副將營健步其後公柩至西陵公夫人使人持金錢徵隨公爲給用適任僕以事至省道遇公因乘醉呼主人名謾罵欲遮奪所持金其故人在西陵圖援公者俱徙舍避之竟

分所齎財乃已而孔僕在家時與營中二夥將冥入公家取器物去復爲告匿狀投副將逼取公家數百金以一貂裘獻將官其叛主之惡皆如此未幾某副將使孔僕持急書至省下投大帥府此僕行數日見途中一人刀笠擔囊稍稍就近與語知各爲某營健兒齎書至省告警備事因與同宿對飲臥一榻次夜其人益大買酒探囊中牛鹿脯縱飲約拜香燭幾夜半方各酣寢行至錢塘其人曰若先行吾待後書須次至省與若酣飲哭山某酒家遂別而孔有一子在省間與父相遇大喜共齋書投帥幕大帥坐帳中發視忽大怒立命人搜出斷頭此僕惶急不得一辨語父子頭已並落蓋途中所遇健兒乃山寨諜者持諭降檄方酣寢時已潛易之矣而任爲夜不收數年以罪除糧日縱博大嘲謔笠俱儻酒家貲無所投日擁敗絮空腹臥榻上無聞出見人一日偶出門不歸比曉人傳南湖有一屍抱一屍浮出其一屍即任也俱謂此僕不能忍凍餓自投水死或曰此僕行過一破酒徒飲得醉歸黑坐橋上謂其家臥榻上卻臥醉漢橋下石故其死腦碎或曰人有醫水死者其魂常爲水鬼必得代方已此奴醉後坐步口爲鬼拽入水中故相與拖出要之任僕之死人不知其所以死至孔僕之死卻彼亦不自知其死也而且父子同死天之報惡人誅叛主賊亦太奇已可畏哉可畏哉

段珠

雍正時石門有段七者以拳勇名天下其妹名珠從乃兄學藝絕精年十六七矣韶麗絕世一日有少林僧訪之叩其門七不在妹從樓上應之僧戲之曰既爾使老僧得近芳容豈不更勝乃兄此天假之緣也女怒躍而下以鞋尖蹴其兩太陽洞入寸餘僧目珠突出而死

嘉慶初苗匪擾川楚齊林者本襄陽總役習白蓮教被案伏法及其兒之富等既反迎林妻齊王氏爲總教師

諸賊聽其號令賊首也謂之齊二寡婦最悍毒大書旗上曰替夫報讐勢尤猖獗人之乃敗遂定教匪述編謂其姿頗豔冶雙趫纖細偕羣狼豕野逐山眠名冠諸賊之首眞人妖也相傳齊二寡婦每臨陣戴雉尾衣紅錦戰袍于馬上運雙刀遽捷如飛所向無敵有時翹一足自山頂疾馳而下壯坡驀澗從無蹉跌其勁健亦可想矣王氏有婢名黑女子亦勇鷙善鬬爲羣賊所服後爲官兵敗於卸花坡俱投巖死

金三先生

金三先生者武林人其拳法得乃祖石音之傳嘗以授埋憂集　卷六　三

徒來邑中一日與其徒演伎於烏將軍廟有孔六者方壯年自負其勇欲試金出不意騰一足起金笑曰勿惡作劇耳二指插入鞋縫中其足即不能舉視之鞋圈脫矣而足不傷益適當其門處也既而出至山門外有數人者飄高談雄辨旁若無人尤長應制詩常以賣詩自給每首五十文詩文皆頃刻成然所得輒隨手盡以是每不免枵腹論文焉漁隱叢話仇萬頃未達時嘗望帥賈置食指上笑謂孔曰請爲君落彼第三雀即以拇指撥去此雀應手墮孔乃大服孔言金前以保標至山西嘗獨行山中遇一青兕追之疾如奔馬行里許前橫大溪深數丈金乃面溪而立視其及猝竦身以雙足蹬其背兕跌入溪而死金體幹短小不及中人然所用一練柄

埋憂集　卷六　四

蓮花莊閻生某中丞公峙亭之孫太常卿緘三之從弟也中丁卯副車其人落拓不拘性嗜飲面赭如赭嘗衣敝縕袍著破靴垢膩腥臊如鏡日向街頭索醉有與談文藝者飄高談雄辨旁若無人長應制詩常以賣詩自給每首五十文詩文皆頃刻成然所得輒隨手盡以是每不免枵腹論文焉漁隱叢話仇萬頃未達時嘗望帥賈置食指上笑謂孔曰請爲君落彼第三雀即以拇指撥去此雀應手墮孔乃大服孔言金前以保標至山西嘗獨行山中遇一青兕追之疾如奔馬行里許前橫大溪深數丈金乃面溪而立視其及猝竦身以雙足蹬其背兕跌入溪而死金體幹短小不及中人然所用一練柄

鐵椎其重乃不下五十斤也

讀律

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牘法也其於敎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以故之蓋思賢人名也人傳其術遂以名其書村塾中往往以授生徒今天中大理港陳氏人多以遊幕爲業其子弟自幼率皆讀律有一人自讀四子書更不讀他經書而專讀律一部以此遊庠屢試優等蓌其書箋註詳明引證多本經史較鄧思賢更勝矣

詩讖

徐鶴舟吾鄉詩人也少時以梅魂詩爲程筠軒先生所

賞以女妻焉未幾病瘵困牀褥者三十年竟不能娶而
終程氏以處女終今年踰六旬矣鶴舟未死前數月賦
殘荷詩四章自是遂絕筆人咸謂爲詩讖云

秋燕詩

戊子之秋余館於新城馬氏馬生鍾英以秋燕詩索改
余嫌其後半不免應制氣爲改之曰落月空梁驚斷夢
秋風古巷怨斜暉天桃穠柳都零落猶自喃喃戀繡幃
繾綣筆而余婁吳氏訃音至矣歸家斂畢即赴武林鄉
試未及返而幼女阿盈又死始悟前詩之不祥也

樊遲廟

余嘗偕金古春至崇明遊樊遲廟廟中香火頗盛雨至
廟祝以魚鱗一片覆醬缸其大如蓆其廊前懸髻鐙二
色瑩澈而白諦視非玻璃亦非明角訊之廟祝曰此乃
鐵魚曰爲之者相與嗟異久之余謂古春曰樊遲本魯
人未聞其曾至南海也何由爲此間所崇祀廟祝笑曰
二客亦知孔子之所以爲聖人乎余曰不知廟祝曰昔
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於亶洲見仲尼與七十二弟
子游於海中與魯人木杖令閉目乘之歸告魯侯築城
以備寇魯人出海投其杖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魯侯
不信俄而有羣燕數萬啣土培城魯侯乃大城曲阜既

畢而齊寇至攻城不克而還此所以稱聖人也惟是孔
子素性廉介在海中飢不得食諸弟子亦束手無策惟
樊遲從來好利乃至此地販木棉以給衣食其後更販
至口外地方與易皮裘來吳售之獲利至鉅萬後值吾
邑大飢樊遲輒以粟來賑飢民始賴以全活及其沒邑
人思之故祠祀至今未絕也余顧古春曰汝聞之乎今
天下之廟貌巍煥血食一方者大抵皆樊遲販棉花之
類也一笑而出

施氏

昔在常熟方塔寺內有青魈著薩即睢陽張公逐也
赤髮藍面口啣巨蛇作夜叉狀或言公自矢死當爲
厲鬼殺賊此蓋厲鬼之狀吾邑東平廟其始本亦以
張公與顏魯公並祀今改城隍廟其神像猶然黑面
虯髯努目怒視蓋流俗無知仍沿其舊伍髭鬚杜十
姨亦何地無之耶

施氏

吾鄉有施氏者其父嘗在余家主會計父沒嫁爲貢人
婦常來余家其後貧乏不能自存遂自縊時適有養媳
曰阿福者入房見之而號其子奔視則懸於梁間披髮
亂動口中白沫流溢急解而救之踰時始蘇後至余家
自言其時亦不覺痛楚也越二年冬吾母方撤席午前

施來哭之慟余姊妹勸之良久始止然猶流涕不止已
勸之良亦不食將晚乃告歸留之不可涕泣而去迫夜
其次子某方與衆客飲忽其鄰某奔至呼之曰汝母已
縊死矣其子奔救之竟不復活

情聞縊於桑樹及牀欄上者皆不可救里中蔡阿三
者素無賴後與同里沈某有隙至其家門前叫罵不
已沈父子皆避之一日曉起忽傳蔡已縊死沈氏桑
地中余往視之見其懸於桑間一足踏地上其右足
亦著地而屈其膝但口中舌微吐出不及半寸此其
死時亦未必能知痛楚也

又余蔣氏表弟婦張氏者少時性頗剛後得顛疾寧
治經年乃愈且更柔婉好奉佛于是舉家相愛然年
踰四十自縊已兩次矣又數年其家將祀神于春舉
人索香燭適僕妾皆不在張氏請至佛龕中取之遂
自上樓去良久寂然亦然不耐久俟走視之則已
縊於梁上而死余從姊爲余言半年前劇嘗言每
行時輒有四人相隨中一美婦人衣紫綾襖皂半臂
常顧而笑其前一人鬚髮皓白方袍幅巾似廟中所
供土地像者其後二人鬚髮亦蒼似五六十歲人三
人間或不見此婦輒引入一洞戶比醒始知已就縊

今竟不免覩此與施氏則遲速之數亦無可強也

空空兒

乾隆時兩江制府黃太保巡邊至鎮江舟泊京口忽失
其項上所掛數珠大驚傳地方著令嚴緝限一月內交
出府縣受命退即飭役各處緝訪了無踪影無何限期
已迫追比俱窮令某焦思無策乃離署微行密訪數日
至勾曲山後遇一韶麗女子衣絳納衣弓鞋窄袖行絕
壁間採女貞於樹下上如飛鳥異之伺其歸尾至溪邊
入一洞穴某亦蹴入其中大可數畝而幽折蜿旋迴非
人境穴將盡有茅屋數間門外崖壑縈繞一老嫗滌器

於竈見某訝曰是非某官耶何以至此某前揖具道來
意嫗微笑曰哦想又是吾女與貴上人作劇耳此女慇
態未改致貴官惶急至此自當繳之但此時不知何往
請姑歸明日當令送還貴官於午後至報恩寺塔頂攜
取可也某悚然敬諾而出疾驅稟太保太保不勝駭異
次日命副將某率兵往環塔彀弓注矢以待至日中衆
目睽睽仰注塔上忽見一道紅光瞥如飛電而數珠已
拄於頂一時萬弩俱發渺然如捕風影焉於是令健卒
梯而登取珠下珠上繫書一封題曰空空兒手緘以呈
太保拆視大略言其蒞任以來挾威以攝士民挾術以

欺君上挾勢以辱長吏以詗察縱武弁以羅織爲腹心以涉佝稱孤立濟貪以酷行詐以權身荷封疆之任心懷鬼蜮之謀一方遍罹荼毒而紳士無所控科道不敢糾故取公此物聊用示警若不遠圖悛改仍蹈前愆即當取公首級以爲爲大吏者戒云云太保讀畢毛骨俱悚其貪縱從此稍戢焉

鬼燈

桐鄉徐小山家三家村鴬自邵中歸舟至永興堰已薄暮忽濃雲四布風雨交作天黑如漆不辨東西舟子大怖進退失措旁皇間候覩林薄中燐火一點光巨於燈

漸移近岸閃影晶瑩照水如白晝舟行則燐亦行如爲導引者直至村中大虹橋光始不見計所照水程已三十餘里矣此可石所述以爲小山之善報云然余嘗詢小山於此地旁近初未嘗收葬殘骸朽骨小山素精風鑑而此處未嘗爲人營穴亦並無祖父冢墓也

外史氏曰唐段成式金剛經鳩異貞元中先君自揀入蜀應韋南康辟命後韋薨賊關知留後先君舊與關不合閤之連夜離縣關壽有帖不令諸縣官離縣其夕陰風出郭二里見火照炬百步爲導初意縣吏迎候且怪其不前高下遠近不差欲及縣郭方滅及問縣吏前火

射兎

泰安富室周某者性好外嘗蓄一孌童姿極妖媚與周寢食必俱情好頗篤呼爲張毛弟未幾張死周爲痙於泰觀峯側數年後有獵者持弓矢入山射獵遥見殘雪中一兎方與狐交逐而射之中其尻兎帶箭而逃入一破棺中即之竟不見但存一枯骸而已或言此周氏所

諸張道之塚也今固應與狐魅爲偶矣獵者悚然投弓矢而返自是遂不復獵

馬宏謨

彰德馬生名宏謨素以操行自許年逾壯尚未第也嘗言人以爲男子爲鐵石心腸然已亂男女之別吾竊笑其柔情未斷也人謂其不愧斯言父若虛老矣館於富室趙氏每入夜輒先就寢一日其徒二人以課藝未完甘嘗至半夜方始脫稿忽見壁間所懸關帝像自幀中躍而下二人大驚將逃帝君止之曰毋恐吾非禍汝者遂索觀其草稿爲之點竄講解皆精妙人神良久仍

歸書上二人重加繕錄次日以呈若虛若虛閱一過並不佳妙詢其進學之速詰得其故懼棄之見及也託故辭歸以語家人宏謨聞之笑曰此畫妖也從來妖出人與幾見邪魅而能惑正人端士者既吾父恒怯不敢復留兒請往代攝其事看此妖敢來魅我否若虛阻之不得束裝徑去託父命以進士人姑爲下榻焉顧自是齋中神像竟不復下人咸謂生之正氣雖鬼神亦避之矣生亦益自負後值重五塾徒皆散旅窗枯坐不禁思鄉之感遂信步至後園其中亭屋頗極幽邃遠望東畔一小池荷花已開急趨之池上有樓翼然意將登覽以豁

幽懷而扃鐍甚固正徬徨間忽雙扉砰然自啟一二十許麗人迎門翫扉微露以手相招風流靡曼世間無其匹也生時方八囘乘興從入女轉身上樓生亦拾級隨上直前擁抱此女忽變厲鬼被髮相攫駭絕急奔及梯而仆忽頭上砰然作聲其左足已爲樓扉所壓而身倒懸於下大嗥羣集救之竭力啟扉不可得其主人仰視久之心知其異急出呼一犬至取械擊之犬嗥聲大作而生足脫然出矣扶掖至齋中細詢其狀生此時驚魂喪怳不覺吐實主人從旁笑曰先生不知此樓向爲狐魅所窟故終年常扃閉不啟不意先生乃亦爲狐魅

所惑也衆皆粲然生顏汗不能仰視翌日乃以足塞聲主人歸竟不復至

外史氏曰馬生色厲內荏意其生平醇謹如徵生高之直張君瑞之遠色有足以盜取虛聲者然未有實學故無定力其卒也遇尤物而迷亂失次至此幸此妖忽現變相以相戲雖傷其足而不至失足焉然其失足過半矣

茅山道士

戴曠如戴家山村人業瘍醫而門可張羅一日有遊方道士葛巾布袍造門化齋自云自茅山來戴具雞黍以

飯欲洽頰殷道士德之啟皂囊出丹方一卷授之云此方傳自孫眞人眞人得之老龍者也今後第以此濟人一生喫著不盡矣戴感其意請爲方外交道士亦喜遂與定交而去後數日復至謂之曰前所授方雖妙然須辨症施治僕尙有小術君固欲得之乎戴大喜請敎道士於懷內出小竹筒授之曰此中有人呼之可出若遇疑難問之無不應也兼授以咒語戴欣然去其塞咒之一小人出長二寸許眉目端秀可辨纔至地驟長丈餘金睛朕閃靑面彼髮兩齒出唇外贏寸戴大駭哀祈收去道士笑曰以君固善士故願以秘術相傳乃反見疑此可爲發一大噱也嗚呼吉凶由人竅達有命人之覬

乎但此物既入禍之須得十金乃不復出戴乃謀諸弟貸金以獻道士從容攙取入筒初不覺其陰也納筒於懷長揖而去

外史氏曰從來僧士羽流多以幻術欺人以余所見其爲所欺而受害者有矣未有獲蒙其利者也往時郡中有楊道士者故府小吏也善以禁咒療人疾有延之者輒往然不受値若須齋醮者則取幾資焉以其必延他羽士也以是人皆信以爲神余嘗館於鈕氏其第三子某病已垂危諸醫束手乃往延楊楊至命取白雄雞一并水一斗至病者帳前具香燭口中喃喃咒良久取雄雞裂其首向空擲去及墜地視之日疾尙可爲也隨取水畫符在上擎與病者日啫要活當飲此水時其子漿便几閉勺飲不納者數日矣且昏不知人聞其言忽若夢醒就手中一吸而盡放頭便睡至夜半乃覺遺溲竟斗於是舉家謂可幸更生矣楊謂此有寃業尙須償悔次日乃爲招黃冠數輩廣設壇場迨暮滿堂鉦鐃鼎沸旁列燭籠數十爛若白晝楊方被髮仗劍升壇禹步作法忽老僕自內奔出曰三少爺已絕氣汝輩可收拾回去楊及同伴皆失色倉皇間堂上鐙火皆滅闃無人矣此可爲發一大噱也嗚呼吉凶由人竅達有命人之覬

葉太史詩識

秀水葉太史維庚嘉慶甲戌進士以翰林出宰江左時嘉慶己卯秋試應聘入簾八月十五夜夢有人邀至一處玩月且示以東坡催試官考校之作及水調歌頭一闋俾和之和畢復引至一官署遊覽殆遍問其地曰澄江亦不知其在何省也遂醒後丁內艱由寶應令量移澄江也故其留別寶應紳士詩中有料得下車圓舊夢澄江眞箇月分明之句次年遂卒於澄江一時以爲前定按公作宰有政績及

幸之前一夕二鼓後宅門已閉其門役忽見燭籠數十掩映門外於門隙窺之見有靖海伯字樣靖海伯江陰城隍封號也既聞嘶聲而沒閱日城隍廟道士某夜夢一神語云官舟適送葉太爺至東嶽爲羅酆山都錄司命牒後爲樹枝所損宜亟修之道士醒而異之及曉視奚司船左裂一縫於是知公之沒而爲神也

鄒史氏曰太史少有文名余於嘉慶甲戌讀其德之不修全章會曜愛其天機駿利理解清眞因手錄以爲揣摩既聞其未第時嘗館于白石浜沈氏有僕素無賴見公文弱嘗恃酒嫚罵公方晚飯笑起酌而揖之曰若有

觸忤明日再容負荆此時能更飲一盃否僕慚而退及主人出問何事公曰無他頃渠以醉仆於地故號救耳公尤好學一日方夜讀紙窗下聞窗外窸窣之聲視之窗前一女子淡粧縞袂已將窗紙舐破含笑相招遂拈筆題一詩於窗曰挖破紙窗容易補損人陰德最難修今省倘逐文君去正恐芳心也自羞題甫畢忽聞裂帛一聲此女竟化作縊鬼而沒未幾公赴省試與同伴祈夢於于忠肅公祠夢至一處見廟貌陰森旁列鬼卒殿上一人冕服中坐如王者有二人側侍如判官狀公急趨俯伏堦下王者命之起賜坐霽顏曰聞汝砥志頗堅且文名藉甚自應擢爲好學者勸但檢汝錄籍應以優貢生終身奈何因左顧命取陰隲簿檢閱至一行諦視而笑曰善哉是其長厚而有度也繼檢至拒奔女事復笑曰是其嚴正而有守也此二事足以詣於帝矣但從此尤當勉行勿怠也遂命鬼卒送歸醒而異之是科竟登第矣以公之績學猶必藉陰德以顯況其遜焉者乎以此見冥中之重德行更勝文章也

奇獄

鄭夢白先生宰星子邑民陽翁者曉得一子某自幼頑謹翁極愛憐之爲聘童養媳某氏性亦柔善後二人皆長大宜之成婚是夕共寢觀其意甚相得也無何至次日辰後二人不起入視見新婦裸死於牀而新郎杳不知何往驗婦尸並無傷痕惟衾間桃浪沾焉不解覓其子不得遂命往報婦家時方暑三日後其父始至則已殮而瘞諸野翁以恐婦尸腐爛爲言其父大疑謂翁父子同謀死其女故匿子而瘞婦以滅迹徑出控諸縣請驗及開棺則並非女尸乃一六七十老翁也其尸鬚髮皆白背上斧傷痕數處先生益駭問翁翁亦茫然又問其子何在亦不知也加以刑訊卒無以對先生無如何始命瘞棺而以翁返頒檄子自投亟出月餘忽報翁子自投亟出

訊之自言是夜與婦押戲招其神潭匿笑方劇而婦忽叔然不動挑鐙視之死矣一時懼罪而逃昨自旁邑聞父被刑將抵罪故不憚自言以白父冤葢其子本業修髮故能捉搦爲樂然但知作劇而未諳解之之法故逃去於是繫其子嚮翁歸顧婦尸何以忽易男尸且尸有傷痕懸示相招絕無尸親出認此情卒無從究詰不得已請更展限再緝然計猶未有所出也無何翁歸後月餘偶以事至建昌道經周溪遙望一少婦浣衣溪畔漸近似是其婦猝呼之婦舉首見翁訝曰吾翁也何緣來此遂請泊船過其家翁是時驚定而疑乃問曰汝其鬼耶其人耶婦慘然曰非鬼也姑請到家再述翁乃登岸從之去入一草舍邨非農家光景詢其何以在此婦欲言先涕良久備述其詳且曰幸渠今適出門兒得遇翁事已白願相從至溪頭葬身魚腹足矣初婦既倉卒被瘧半夜復甦天曉後適有建昌寇氏爲木工者叔姪二人從此經過聞號救聲乃相與攜棺出之婦本少艾又時方新婚服飾華整甚其姪乍見心動將以偕歸而乃叔執不許細詢里居將送之還家姪爭之不得乃斧之致死即以尸入棺掩蓋畢攜婦還逼爲夫婦婦不敢拒故至此猶得見翁也翁聽畢泫然撫之而泣曰兒不幸遭此強暴亦復何罪且兒若不歸此案終無由白可速行稍遲恐無及也遂以俱歸將次到家忽途中一少年負父被刑將抵罪故不憚自言以白父冤葢其子本業修髮故能捉搦爲樂然但知作劇而未諳解之之法故逃去於是繫其子嚮翁歸顧婦尸何以忽易男尸且尸有傷痕懸示相招絕無尸親出認此情卒無從究詰不得已請更展限再緝然計猶未有所出也無何翁歸後月餘偶以事至建昌道經周溪遙望一少婦浣衣溪畔漸近似是其婦猝呼之婦舉首見翁訝曰吾翁也何緣來此遂請泊船過其家翁是時驚定而疑乃問曰汝其鬼耶其人耶婦慘然曰非鬼也姑請到家再述翁乃登岸從之去入一草舍邨非農家光景詢其何以在此婦欲言先涕良久備述其詳且曰幸渠今適出門兒得遇翁事已白願相從至溪頭葬身魚腹足矣初婦既倉卒被瘧半夜復甦天曉後適有建昌寇氏爲木工者叔姪二人從此經過聞號救聲乃相與攜棺出之婦本少艾又時方新婚服飾華整甚其姪乍見心動將以偕歸而乃叔執不許細詢里居將送之還家姪爭之不得乃斧之致死即以尸入棺掩蓋畢攜婦還逼爲夫婦婦不敢拒故至此猶得見翁也翁聽畢泫然撫之而泣曰兒不幸遭此強暴亦復何罪且兒若不歸此案終無由白可速行稍遲恐無及也遂以俱歸將次到家忽途中一少年負父被刑將抵罪故不憚自言以白父冤葢其子本業修髮故能捉搦爲樂然但知作劇而未諳解之之法故逃去於是繫其子嚮翁歸顧婦尸何以忽易男尸且尸有傷痕懸示相招絕無尸親出認此情卒無從究詰不得已請更展限再緝然計猶未有所出也無何翁歸後月餘偶以事至建昌道經周溪遙望一少婦浣衣溪畔漸近似是其婦猝呼之婦舉首見翁訝曰吾翁也何緣來此遂請泊船過其家翁是時驚定而疑乃問曰汝其鬼

值翁與婦也

外史氏曰楊氏子以憨戲而致死其婦乃翁又以鹵莽而誤瘞其婦其不免刑獄也亦宜然非其罪也若寇某者本以見色而動乃至甘心于其叔而不惜使非翁與婦遇則此案雖皐陶不能定矣即幸已遇婦而某亦在家則奇寃猶未易灑也幸也某既出門而翁乃過之翁以婦歸而某又遭之此其中殆有天焉然非先生之遘愼折獄恐有掩蓋而周內者矣是皆可紀者也

諭判

乾隆間蘇州樂橋有李氏子每晨起鬻菜於市得錢以養母一日道中拾遺金一封歸而發之內題四十五兩

母見之駭然曰汝一婁人計力所得日不過百錢分也今驟獲多金恐不爲汝福也且彼遺金者或別有主將遭鞭責或逼償致死矣促持至其所以待遺金者適至遂還之其人得金輒持去市人咸怪其弗謝也欲令分金以酬其人不肯詭曰余金固五十兩彼已匿其五又何酬焉市人大譁適某官至詢得其故佯怒責菜者笞之而令向發金指其題謂遺金者曰汝金故五十兩今止題四十五兩非汝金矣舉金以授賣菜者曰汝無罪而受得吾笞吾過矣今聊以是償而母所謂不祥者驗矣促持去一市稱快

又崑山張潛文子焯早歲有至行父疾刲臂肉和藥以進時稱其孝焉性好施漆工祁天章年四十貧不能娶張與金勸之娶祁喜受金去明日過之察其有戚容詰之不言而泣出詢其鄰曰是以金歸而道遺張返取金如前數往問之曰昨爾金已遺乎曰否張曰爾無誑我已聞諸人矣出金袖中曰此非爾所遺乎祁大喜以爲眞其所遺也頓受不辭又嘗遇一賣菜傭亡其百錢忽欲死張託買菜呼至家令家人稱之而陰納錢菜中及墮地張佯驚曰爾錢故在乎其人大喜拾取收餘錢而去用是家中落而施終不衰人呼之張善人

外史氏曰李氏子以賣菜傭而拾得多金誰能復拾乃以母之一言而還之絕無難色卽斗日之事其母可知若其母固菜傭之母耳而其明達乃如是此其于去取之間與王陵之母何異祁天章者既已遺其金矣乃聞之而不肯告其介可知也而皆卒享其利焉亦可以見天之報施矣而張公之爲人謀何其厚且篤歟善哉善哉孰謂今之世而猶有斯人也

錢大人

錢中丞臻始菅簉仕江右偶以公事經龍虎山訪天師甫入見天師迎笑曰公貴人也適纔本縣城隍司來見

坐談未畢忽倉皇起曰平湖錢大人來當謹避之已疾趨出矣公不信天師笑曰城隍頃以走太疾至庭中一足踐潭水中如不信請至其廟覘之可也公猶遜謝不遑既而出試往覘中驗之其左足泥痕猶濕

夫婦重逢

康熙時耿逆作亂浙閩間土寇出沒道路梗阻新遷閩中邑令王公挈眷之任中途遭寇掠夫人爲賊將所得將犯之泣曰妾本將從夫之任今滿地風煙軍逢亦未可必自顧孤弱無依幸將軍見憐得以蒲柳之姿奉侍巾櫛於願足矣然妾固世家女祖父皆爾明顯官苟令

所不能堪若得備禮而後薦寢則可以汞締白頭耳不然請就刀俎賊從之夫人故善飲及合巹著意勸酬賊已醉屢欲犯之夫人索金斗滿斟自飲然後更斟一杯手持以進曰今夕妾之侍飲天緣也請將軍更盡此杯其諧好事豈不更增佳趣乎賊益喜笑曰佳人愛我哉就手中一吸而盡然不覺玉山頹矣時漏已二下夫人詗獨酌命侍者取飲侍者出亟起就賊腰間拔佩刀斬之立斃遂隱身門後伺侍者入斬之扃其扉由寨後潛逃幸中夜無覺者天既曉乃毀妝以垢塗面乞食於野至西安乃謝指血題絕命詞於壁將投井死村人救

而免以告邑宰宰詢悉顛末爲之惻然且嘉其節請姑留署內爲女公子師乃出示訪王所在未幾主忽至投刺謁宰延入細詢歷難狀王語及其妻流涕不止宰亦爲慘惻也者然不以素夫人告也退而陰使其夫人治饌以進酒半王復泣下宰佯問故曰此味絕類亡荊所治其斷慾亦以寸爲度對此不覺感觸耳宰佯爲太息既請以妹妻之王曰亡荊此去不知其存其沒高誼所不忍聞再三强之終不可宰乃別設館舍治奩具而以夫人歸之戒婢僕蒙夫人以巾扶令交拜王輒轉身面壁泣絕不一顧其夫人固預聞其謀至是則悲喜不勝更

難少忍泣而語曰王郎主郎乃猶念及糟糠乎王驚扇乃其妻也遂前相持而哭各述流離之狀至賊中之事王益痛哭不止宰從旁解之曰賢閒此事智勇兼之足與費宮娥並傳矣不獨節義可欽也僕以爲當喜不當悲耳主乃收淚拜之曰非老父母收鄙之恩亦何得復見於此時王文憑已失宰許爲詳咨補給俾攜之到官夫人願拜宰爲父宰遜謝不敢入閫後歲時餽問不絕若兄妹然王尋以行取擢御史

蔣季卿曰此事余嘗見之熙朝新語其閒友人爲賊所得一段則新語所未詳也而前後亦閒有增損或

謂此先生潤色爲之耳然先生多聞其所據未必皆新語所可該乃其文則以奇而生色矣

宮偉鏐

偉鏐字紫陽號紫懸泰州人崇禎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國變難臣鈔謂其與鄭二陽曾櫻施元徵張伯鯨汪維効翁希禹程北斜程子奇胡遇凱施升禮良友史夏隆嚴通林飭王崇簡皆能潛身者也人　國朝兩以薦起用援終養例辭歸築室於小西湖遺址閉門著書有春雨草堂集五十卷以子夢仁貴贈光祿大夫盡遺民也顧偉鏐本中崇禎癸未十八名進士而其孫懋言亦中

康熙癸未十八名進士且俱係詩四房房考俱係翰林李姓初懋言公卓北上夢祖與之履覺而喜曰此繩其祖武之兆也果中式如其言翁乃祖之精靈未泯豈故國故君之感久而漸忘于懷而亦以其子孫之貴顯爲榮耶抑豈別有所憑耶

海大魚

南滙縣志國初有大魚過海口蠕蠕而行其高如山過七晝夜始盡終未見其首尾嘉慶丙子海州沿海有大魚一頭兩月已剝去長三十六丈自脊至腹高七尺有餘居民咸鬻食之其肪甚厚腥不可聞然以較南滙縣

志所載則渺乎小矣

或言崇禎初海外忽涌一大魚至朱頭堰近岸而止魚背有山山有草木鳥獸游人蟻舟而上憩眺登臨漸成蹊徑或把酒賦詩其上有以篙楫觸其鱗鬻者魚負痛一動搖浪湧濤飛舟輒覆乃相戒曰此必神魚爲龍王譴謫而來暫爾失水勿犯也後上江秋漲洪濤大至一夕擁魚負山而去

車夫

淮安太守趙公播嘗因公赴徐州遂次見推小車者將客人行李拋擲路旁怒形於色不願推送客錯愕無所措趙停車問之車夫乃言曰小人自徐州受僱推送此客行三日矣問不知其姓今日偶問及知伊姓秦小人笑乃諭之曰秦岳之仇姓岳安能爲仇家僕御耶趙大笑乃悟趙與之錢二乃六百年前事爾何懷於吝耶車夫乃感而亦以其子孫之貴顯爲千文命仍送客往此與皮匠殺秦檜事相類眞赤子之心也此熙朝新語所紀也余幼時嘗聞父老言皮匠因觀優至掃秦一劇不勝憤激取皮刀直奔臺上將秦檜殺卻不禁失笑今讀此紀益喜此言之有徵而忠義之動人乃如是其深且遠也

周忠毅公蓼洲嘗爲杭州司理到任後同寮公讌演

劇至秦檜東窗畫計公奮起前毆秦檜幾斃蓬遂散次日或問公是時主人有何開罪致此忿怒公笑曰無他亦一時義憤所激耳蓋至性之在人固無分乎賢愚也

奇兒

吳縣民家一小兒方八九歲每日往塾中讀書迨暮歸必已昏黑其父本寒賤志不在讀書又以兒尚幼一日詣塾師叩其遲歸之故師訝曰每日放學時日猶未落何嫌晚也某言其狀師疑其中途或與羣兒遊戲是日兒既出學潛躡其後覘之兒輒疾馳至苑墳以書包援

戍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受業祠桐鄉吳

賈義士

賈義士逸其名山西汾州人汾州人挾其

技往遊天下義士嘗之楚之安陸安陸人奚疑者方

疑藏肆市中義士貸以貲而依以居甚相得也疑長義

十十一歲呼義士爲弟居年餘疑病將卒謂義士曰始

吾以營業乏資勢且殆矣自弟來吾家家用小裕弟之

視余猶兄也今不幸中道分離吾死以妻子累若矣義

士涕泣許諾疑婦某有殊色性狡而淫疑亡未三月卽

思卷其資他適邑有李監生者豔婦色且利其重資遽

追水往既決說矣樊氏宗族羣起爭之不得則請終其

喪弗許請待期月亦弗許義士從容諷以大義婦恚曰

若何人斯而亦欲與吾家事吾且還若資逐若出矣義

士不敢復言然居常忽忽不欲生數日亦遂病病七日

躍然起曰吾得之矣走告婦曰而果欲嫁乎而家節婦

皆吾經營而貲大半吾所貸若以償而所餘貲幾何且

而有子在將使安歸乎吾在此正苦寂欲謀家室以

矣而若爲吾婦是而喪夫有夫肆中事皆可無改卽而

了叫爲吾子豈非兩全之道婦大喜遂與李氏絕婚誓

吉與義士成婚李氏爭之腳控官義士使人婉告之曰某氏與賈相處久今將却原聘而琵琶別抱其情可知君焉用此不廉婦爲李亦頓悟而止由是安陸人莫不賢義士而笑樊姬之所託非人焉及成婚義士盛設筵宴召其鄉親與飲大醉夜漏已深義士玉山頹矣衆相與扶入洞房覆以香衾而去婦遣女僕出節妝就枕撼之不醒低聲呼之則鼾聲齁齁作矣婦輾轉不能成寢乃側身以下體暱就之義士驚覺小語曰佳人愛我哉語甫畢沈沈睡去無何雞既鳴矣義士急起曰昨日余真大醉乎今某夥將赴廣州市藥尚有一事未處置舟

得母已發乎曳履而出自是遂託病酒常宿於外婦使人邀之不得數月婦不能堪詬詈交作義士使人爲好語謝之曰屬有微恙故久使汝孤另疾愈當就汝又數月婦已微窺其意乃出素離婚書義士約以明日次日值疑忌辰義士早起具衣冠三揖跪之靈而告之曰弟受兄重寄所不能成事以報兄者鬼神有知罰及其躬顧謂婦曰汝向謂吾異鄉人難與汝家事今汝爲吾婦得制汝否乃執婦裸而懸諸梁拔佩刀割取臀肉熾炭于爐炙之陳于靈几復三揖曰無恥婦敗兄家風請兄食其肉弟亦陪兄一臠因取啖之且啖且詈婦哀號乞

命乃幽之樓上鑿一竇以通飲食如是者十年婦年已四十其子年十八義士有所善王貢士者有女義士使

樊子聘爲婦遣往從學畫營生業夜則課樊子讀書數年入于庠乃爲涓吉完婚爲酒食以召鄉黨樊氏宗族畢會樂作義士乃言曰吾爲樊兄所託非娶婦不足以制其死命十年假夫妻受人唾罵期成事以報樊兄今兒幸成立婦亦老不復嫁吾今年四十有七尚無子吾妻獨居爲樊兄故遲我十年今將歸而生子矣出一籍付其子曰若父遺資數百今已贏數千謹守之無忘乃父創業艱難也既而嘅然泣下曰樊兄樊兄今而后可以瞑目於地下矣遂卽日僱騾車輦行李上道樊子涕泣留之不得乃分與千金揮手不顧而去于是安陸之人爭嘆樊疑之能知人而交口頌賈君之賢曰義士

外史氏曰此事予得之俞愚菴所書畧加刪潤錄之其間自及成婚以下一段余特爲之補書云自古忠臣烈士皆有皦然而不欺確乎其不拔之志而後白刃可蹈鼎鑊可赴此非豪俠狗名者之所能勉爲也觀義士之以醉臥自全其時非終夜不醒也以婦之百計求合而卒無以動其心此其事視黃石齋先生之與妓其被而

眠鐘自有期要其志固不可及矣蓋惟有不負死友之心而后可與婦爲婚可以受千萬人之笑罵而卒有以自白於天下所謂使死者復生生者可無愧乎其言義士試有無愧其言者推此志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天下亦何事不可爲哉愈愚子儗以程嬰而謂嬰之存孤乃甘冒不韙而受賣主之名其事更難子忤曰諒哉

姚三公子

姚三公子仁和人父某嘗巡撫湖南公子生貴游喜放蕩不事詩書值本慕從一僕至吳山火神廟觀劇遇一

中年婦人偕少女自廟中酬願還窺女年約十七入容華絶世然梳妝淡雅靜若雪裏幽蘭公子愈益好之尾至玉跋樓側有老嫗從門中招之婦降輿攜女入公子徬徨其側僕勸之還曰已將曛奴識此嫗少時曾在府中爲繡工如公子意猶有未釋請暫歸明日更訪此嫗事當可圖也公子悵然返竟夕不能成寐天既曉即喚僕往嫗家訪女踪跡謀納爲妾嫗搖首曰大難大難女家故小康婢妾必不能堪且既有家矣女又秉姿貞靜即欲訂密約誰敢入以游詞永豐柳未可移植也公子無如何姑請爲通慇懃并許重酬嫗曰此必不可得顧

女時來否家學繡狂善飲公子明日午後當來請醉以酒而後聽命若勸之不飲則望絶矣公子乃出一金釵與之再三諄囑而別次日如期往嫗迎門小語曰公子大好福命頃飲之已作陽臺夢去矣遂曲折導至一房指帳中曰好爲之軟弱鶯鶯未慣經也即轉身反關去公子前揭其帳見女釵光溜枕暈上玉肌正如海棠春睡未醒公子手此魂消魄蕩即就枕舐其面以手探繡衿私處墳起女似已覺而遍體酥融不復能撐拒任其輕薄而已無何女家遣婢來迎嫗倉黃入促公子起啓後扉送之出時女尚合餘醉雲髮蓬鬆強起理鬢其婢

在外佇久乃入視女方對鏡理妝嫗從旁語婢曰故家女舉首見婢不禁泣下婢問此時體中尚有不適乎女不答草草裝束扶婢徑出嫗請少留亦不顧至家纔入門抱其母哭曰兒負阿母矣奈何母不解婢爲縷述所見母撫之曰兒得毋爲人欺負耶試言之而母好爲問罪也女哭愈痛久之昏昏睡去矣覆以翠被而出上燈後婢往呼與晚飯則已縊於牀上矣奔告母相與入收不復蘇母抱其尸慟哭曰兒不幸早孤又無兄弟即有奇寃不妨留待申雪奈何遽捨吾死乎是時女父蓋前

卒矣及殮下體隱有傷痕益悟爲羞憤所致將欲窮究其事而不忍揚其醜也遂止而其母亦以思女故抑鬱成疾卒其室常扃鐍不開年餘有廣州人胡有徵者游幕至省僑居焉一夕方于燈下作家書一女子婷婷自西北隅出近案萬福曰郎君客居岑寂亦念竇家錦字乎生固少年跌宕負奇氣見其韶顏稚齒如弱柳依人但覺可愛起揖曰正苦孤枕無聊既蒙小娘子垂顧願爲長夜之歡因挽與共坐女郎之曰君談矣妾知君素負義俠故不憚瓜李之嫌覬覦相見前言聊以試君耳今欲實相告可乎妾馮氏小字浣秋自幼讀書頗嫻

閨訓去歲因爲强暴所汚憤激自盡所以冒涉嫌疑者正爲有事欲奉託也若作弄珠人則生前之恥雖西江不能濯矣言畢揮淚不止生因問仇家爲誰女曰此事非古押衙所能借箸妾所仇乃湧金門姚氏之子妾前控實司以未詳其名不準今聞其已仕於廣東爲海防同知妾將往尋焉聞君錦旋在邇意欲附驥以行何如生曰人言枉死者冥中初無拘管然則卿亦可來去自由女曰固然但所歷之關津必藉本鄉人帶挈如人間保給然否則郎有路神阻之也生曰此易事耳但僕尚需秋以爲期獲覩芳顏便牽魂夢卿去不使人悶欲死乎女許卜以夜自是每昏後輒至至則諧戲雜作女尤善雙陸生負輒罰令烹茶以償後適贏數籌欲得女所佩紫荷囊不與生捉其襟解之女紅暈於頰起而去數夕不至生思念不置適室週呼逾時始出然雙蛾慘綠相對無言生極意撫慰久長嘆曰今而後知求人之不易也妾死時櫬用丁亟移瘞脫尚在東北閣子中遇天陰繩濕候開輒作臘猶餘欲爲焚却今不敢復請矣生請改過女乾笑曰正恐狂奴不忘故態耳既如此焚帛之後每日尚煩爲誦金剛經一通至七日可解此厄生許諾即呼僕至閣中取帛焚之晨起輒盥漱取經

莊誦一過七日後女來申謝歡笑異于平時轉更嬌媚生笑曰從此遠山芙蓉可以終日相對矣因告以明日當發女曰妾思君與君共載船毋被人耳目乞君以片紙書妾年庚并小字納筒中欲見時于無人處低呼妾字妾當自至生如其言藏訖及中途女取生枕繡其頂以荒村雨露眠宜早野店風霜起要遲二語生得之如獲拱璧女曰妾本不欲以手迹示人君嘗怨妾不能長侍兒視今相聚料已無多姑爲製此他日君所至常如妾在側也生亦淒然揾淚曰此去會短離長卿將焉詣此也女曰天下事有聚必有散妾死時冥王以妾能盡

節令托生澤州陳相國家爲兒妾以大仇未復故從君以來君大恩自當圖報惟廉恥所不忍捐君何戀此負心人耶痛哭而罷後半月達廣州女卽別去生至家以念女故往往獨宿書齋歲暮女忽至見生喜溢眉宇告生曰暢快今罪人已得矣生起問其詳女曰妾始至惠州其署有門神守禦徘徊閭忽聞喝道而來既近視輿中人艮是其舅後插戟中半露名帖遂得具控本省城陞主蒙批準隨飭鬼役拘姚及妹至鞫之不服用刑訊始服獄具後申冥府判姚某宜斬于海上其在任所贓庫項着令醫妻女以償姚妹罰投生娼家爲妓後以色

衰寒餓自縊死今姚某已以交通海盜於午刻梟示香山城外其女有絕色君可速往納爲妾用遣離愁妾亦聊以謝責勿勿欲去忽又返曰幾忘却君來歲必需赴試君功名在此一舉勿忘却也灑淚言別挽之已渺生後憶女言就本省鄉試闈卷已被斥主司方就寢髣髴有紅裳女子促其起曰駒字十號之卷乃元璽也奈何以頭腦冬烘屈之也主司驚起見案上一硃卷取閱卽

相從衆下猶可幸贖前愆會榮食祭于所厝樞將就舟焉一老嫗白髮龍鍾扶杖自林間來詫曰誰家郎君乃不樂生而愛死耶生述姓名泣言其情嫗曰汝是趙寄庵子耶若然則猶吾兒耳生不解嫗曰兒不知而父在時尙有一外舍乎自而父之歿老身顧影淒涼常恨生無兒女相伴晨昏兒不如從我去倘能事我亦所以報而父也且異時或可一覩慈顏生恍惚憶少時聞母言父本有一孤妻而視嫗眉目間亦有二二畧似其母者先已心動竊念死後重逢尙未可必今得似吾母者而事之而可卜再見之期計亦良得遂曰家尙有幼女幸

趙孫詒字誦莪父寄庵止生此子幼清羸稍長性頗穎悟讀書入邑庠早歲食餼父母愈加鍾愛凡服食必與住者迨冠家益窘不啻奴婢父母皆躬自指揮不欲以一事勞生生習爲常不知世間有子躬服勞事也既娶婦家徙四壁不得已游幕于外以人品峻潔所如常不合時二親老矣飢寒有所不免生視之漠然也後其父卒以窮死逾年母亦病是時其婦已前歿遺一女生素不能奉侍室中止一僕供爨一切湯藥扶持惟女是使及母卒生事事追悔而已無及也于是曰夜哭泣私念

尚亟慫詣至家仰得供養嫗許諾乃相與攜持至家生朝夕承歡竭盡子職惟時以餅罄爲憂嫗歎曰吾此來本欲爲娛老計今若此一家吸風度日平遂爲之經理家務凡有所需無不應手得其歡生與女亦一如己出生呼以母亦不辭偶小有忤答責不貸生輒嬉笑曰兒能改過矣勿傷母手嫗亦爲流涕乃已女及弄更爲遣嫁生始以選貢授官泰安迎嫗赴任居官清愼遇有疑難嫗輒爲剖析明察如神後值父諱曰生徹奠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嫗曰不孝兒亦知有今日乎然相見固不遠矣生驚問何從得見嫗笑而入生隨入見一

婢方以黃錫塗紙陌作冥鏹嫗即就几上取蛺蝶羅刻金縷爲步屧生聞作此何爲嫗曰後日爲碧霞元君帨辰兒父當往祝路必由此將以寄祝耳生聞父今在何處嫗曰而父以生前無隱慝得爲臨湖國長史其地總受泰山控攝故常往朝耳生默識於心至期呼輿請嫗共往郊外竚立良久忽見呼殿紛然車中一人古衣冠疾馳至遙語生曰官聲好吾無恨矣近矚之眞其父也不禁攀轅號哭曰吾父可攜兒以行乎父不許命左右掖之起驅車自去生力追不及至一處但見橫峯側嶺白雲瀰漫不辨徑路正徬徨間忽狐母自攜婿酒等物自後至呼曰癡兒被汝纏擾幾令當面錯過爾既欲從渠去可攜此去囑渠爲致元君因曲折指其迷途且曰此至元君祠不過十里矣言訖不見生灑淚尋路而行至其地朱甍碧瓦宮闕枕崎永如織生郤立遥望適其父自內朝獻出訶問兒何得來此生述從前悔恨狀并致狐母所獻物父曰此物留與錄事司轉呈可也余在國中蒙國王厚遇享受佚樂無勞藥念今爾母及婦咸在爾既知悔罪姑從往一見可也但陰陽分途終當歸去耳于是載以俱還至國中入一官署鬼隸奔集傳呼升堂趣召生母及婦出生趨

拜所事見生驚疑不定生歷訴思慕之苦伏地懷痛哭母亦哭攜生入曰兒來此亦大好當爲汝覓一良匹去爲吾家血食計汝婦在冥間孤苦無依前故招之來冥主以其生時克盡婦道將令託生爲男矣生曰渠在家時備嘗艱苦兒當思之痛心今得與共恃膝前兒願已足不願歸也時生父甫入輒呵曰汝陽數未盡且未有子奈何遽作此想毋有婢名秋燕者適捧茶至父指謂生母曰此婢有宜男相可以與兒母笑曰頃已籌之矣妾聞鬼女能於雪中步行而有迹者可與人作配未知婢子能否生竊窺婢含睇宜笑風致嫣然婢羞澀避去

已而晚膳生奉觴跳舞爲楚歌以侑食二人飯畢始與婦共餕其餘及就寢生欲從父宿父斥之去雞初鳴即齊伺其側扶持抑搔未嘗頃刻離左右也如是數日父趣其歸生不從父怒曰吾二人今日何需汝侍養汝欲留當爲吾供役兒在析薪司砍一斧薪者汝能任此役則暫可也生言願往蓋臨潮地瀕北海苦寒六月間常有僵凍者凡斧薪所歷皆冰山多劍樹常需斬伐否則被夏寒途不可行伐之者每流血被體生受命即行朝出暮歸經旬不厭父密囑其母與婦勸使逃歸亦不聽父無如何乃牒冥司飭鬼役來押令還陽未幾鬼役

至父入語生母令覓秋燕俾生歸有竈下婢言頃至後園見秋燕易繡履在雪中微步母心知甘意即令呼至罵曰賤婢不羞乃先自試耶父笑使老嫗往驗辨辨運花宛然猶在還報父囑令隨生同歸秋燕慚忿嬌啼不肯去生尤淒戀宛轉牽裾不忍言別乃令鬼役牽之以行生步步回頭猶冀防範稍疎乘間逃還行三日途中迎面一峯刺天突起役指謂生曰此名思鄉嶺行人登此可望家鄉生求役導二人至其巔望泰安城郭人民歷歷在目而署閭無一人惟上房有僵臥榻上者貌酷類己有一二老僕侍側方涉疑怪鬼役從後一推

隨手墮落覺己身已臥榻上其四顧老僕儼然在側躍起問汝等何猶在此間僕言自爾日主人攀轅道左扶起後猶植立如有所竚呼之亦不應奴輩乃相與負之回署然昏迷如故羣疑爲妖魅所憑于是史巫紛若卒亦無效今署中皆烏獸散吾二人以受主恩深未忍棄去故耳生始悟向之從父者乃己之魂也但不知秋燕又在何處縈繫未已忽秋燕翩然自空中飛下言頃兒郎君暨崔姿卽被鬼役解往冥司索命而以腕弱反亦爲其所擒不意竟得重相見也生視之淚痕固猶瑩

以烏私未遂纏綿無心決意以痼疾告挈秋燕及二僕旋里秋燕飲食操作無異常人惟夜間若非歡好恒獨坐不寐生情愛逾常一日向生似欲有言生詰之再三秋燕紅暈承顴小語曰數日來嘔惡問作頃在堵下摘花自顧已有小影矣生問何故答曰凡鬼在日中無影今有影想腹中孕得暉陽也逾半載果舉一男生名之念慈甫四歲卽令就塾秋燕謂其尚早生曰此無人教督耳秋燕不識所謂姑聽之後月餘生以家事付秋燕託言往嵩山訪友不復返

嚴侍郎

吾邑嚴侍郎我斯嘗夢至一山僧舍中見座師及房師諸同年俱僧服訝之諸公曰盍忘却此地耶因問山何名僧曰崧山忽悟曾晒鞋於階視之尚未燥尋寤數日客中告曰云誤落人間七十年今朝亟返舊林泉崧山道侶來相訪笑指黃花白雀前見尺五堂詩刪曠園雜志等書

按侍郎號存庵少時嘗館儀鳳橋畔一夕天未明聞橋上酒揩聲一人問何等神適而除道特虔掃者曰明日五更入仙經此侍郎竊志之次晚人定後潛至橋上伺之時方秋杪皓月在天照橋石如爛銀人聲

寂然涼露侵袂久之不覺囚倦倚橋欄假寐恍惚聞人語急張目則丐者成羣而過狀貌穢陋醉態可憎最後一人跛足荷擔若縫皮匠侍郎暗數適八人疾趨迎之七人者去已遠惟跛丐蹣跚不前公抱其足跪求指迷跛者曰我縫皮不能自給特從羣丐博一醉何所見而仙我先生嫐不已跛者乃啟擔後桶示之鏡之則汪洋如海巨浪蹴天魚龍出沒正錯愕間跛者舉擔力推曰眞嚴牛也而人與擔俱杳矣康熙甲辰侍郎延對第一出翰林院荐升少宗伯一日聖祖召對良久侍郎體素魁偉拜起獨艱　上命內侍掖之笑曰眞嚴牛也而人與擔俱杳矣康熙十九在籍食俸十餘年而卒

星卜

吳人張姓以星卜游公卿間嘗許繆念齋彤狀元康熙丁未果第一人及第吳中驚以為神門外車馬不絕張亦自高聲價累致千金韓宗伯菼時教授陋巷託友人代問張厲聲曰此人來歲當死還問功名乎及韓中會狀張遁去

常開平遺槍

金陵開平王第相傳其中有怪物故入者輒死自國初

以來凡邑宰履任必加封條一重莫敢啟焉忽一夕第中火光燭天以為失火相率奔救啟扇入但覺殿宇沈沈黝黑不見一物方共疑訝忽狂風驟起雷電交作殿後東北隅一丈八霜矛拔地而出化作龍形蜿蜒沖霄而去方共歎詫一道人披衲支藜曳杖而過聞其事笑曰開平王在時嘗手提是槍佐太祖掃平宇內後自北平還道中病亟遺命以此槍瘞於殿側此槍本開平從劉聚為盜時所收之毒龍今埋地中已五百年當化去矣衆問姓名道人不答再叩之乃駢三指曰羊城人言訖不見識者曰明初張三丰本羊城人其駢三指者殆

卽三丰之謂乎

北墅緒言有黎我仙影記畧云出平越郭門行六七里徑轉崖橫有高峯自天而下水繞其下履石梁而西望見有人焉頂笠披衣步虛東向冉冉乎其將下也卽而視之則影也有形模而無肩目影之左四粉字曰神酋宇宙行者相告曰此明初仙人張邋遢遺迹也爲避徵召走入石中特遺此石按張仙傳仙爲羊城人幼在塾婢饋魚羹同學者匿其魚而仙怒撻婢婢慈死仙還得魚悔之遂棄家學道成師曰角因爲閩更註誤戍平越平越有張干夫人嘗以數百粒見示云是漕卒自河南帶來者眼鼻皆

美之愆當償矣因爲之張凝神入寐夢老嫗教之遂勝戶子善奕仙屢敗之張送之踟躕把袂不忍去仙指示葬地葬此當封侯十年後會于於太和峯際遂別去越數載靖難兵起張上表封隆平侯敕祭武當遇仙於岩潛之側破衲支離穢不容鼻見侯命坐探懷得棗以食侯侯不食懷之欲辭去仙牽袂語之曰能留此乎侯曰願俟異日甫下山而棗長及尺驚而悔返覓仙仙逝矣後朝廷詔求三丰得其弟子邱元清而三丰終不可得嘗聞仙與冷謙同學於沙門雲海得其字法蓋此處四

字乃仙所書也則其影固仙影書亦仙書矣否則洪永至今數百年粉墨微痕何不爲風雨所蝕哉余按張邋遢軼事所見於他書者不少是記能詳其學道所自故特附錄於此

人面豆

異識資暇金陵有丞相府胡惟庸所居園有五穀樹一樹而兼五穀豐歉之徵如其年麥熟則樹發麥葉黍熟則樹發黍葉五穀皆然聞惟庸造逆樹發豆豆皆人面紹興落木幾族滅樹若得氣之先也余去歲在禾中友人嘗以數百粒見示云是漕卒自河南帶來者眼鼻皆

具酷肖人面但無鬚眉耳不知主何祥也

又案道場行者野語言人面豆產滇南一苞數粒宛然人面小兒服之可免出痘踈出服之危者可安彼地亦珍之不可多得有覓得者其形大如扁豆色白江浙間曩有豆作人面狀說部家以爲兵戈預兆意與此豆亦同特少見多怪耳此說則非盖彼處自有此一種豆若江浙所產及余所見皆偶于黃豆中覓得非常有之物且黃豆豈有大如扁豆者乎

奎光

丁酉鄉試余寓天后宮時郡中修飛英塔甫竣倜門斗

來收冊費謂余曰老爺今科必需要中來歲狀元當在湖州時不可失余問汝何以知之門斗遂言今年夏季某日午晚忽見飛英塔上有紅光燭天衆驚以爲火起相率奔救至塔邊紅光已散絶無他異於是知其爲奎光發見也是非大魁之兆乎次年鈕松泉福保竟魁天下余自幼嘗聞道場文筆峯創建之異而未之信以今觀之豈流俗之說果足憑歟

陳學士

余家藏國初陳學士大晛草書單條一幅云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皆不復出凡十四字背臨右軍而勁裝

古服似從柳公權出學士不以書名而筆力卓絶如是必傳之作也相傳學士初入學時年十九偶病劇夢紫衣僧自稱元圭大師握其手曰汝背我到人間盍歸來乎陳未及答僧笑曰且住且住汝尚有瓊林一杯酒痊臺一椀藥吃了再來未遲屆其指曰此別又需十七年也言畢而去陳驚醒病遂癒已未成進士入翰林官至侍讀學士三十六歲病痢不休因憶前夢笑謂家人曰大師未來或又改期未可知一日辰起焚香沐浴索朝衣冠著之曰吾師已來吾去矣踴跃而逝

徐孝子

徐孝子崑山人大司寇乾學之元孫也父某爲邑諸生放誕不治生産家貲蕩然生徒亦散盡孝子年十三即爲縣胥鈔寫得值以養父母父故嗜酒無三爵不能舉箸孝子力不給嘗於肆久之不能償恐市儈之怒之也日過肆中抵掌談三國隋唐演義聲色逼肖肆主悅之竟不問酒值孝子遂佯狂歌唱藉此易酒食以養父歿母病孝子又苦目眚不能作書居然抱絃索彈盲詞以爲故業矣崑邑於雍正十年分設新縣曰新陽另建城隍廟于城東之羅漢橋即葉文敏家半藕園故址也孝子每日歌於斯聽者雲集日將午輒告歸强留之則泣

下眾異之或尾之去則以所得金錢市飲膳歸母食已餕而後復來或詢其家世則僞爲聾狀慫笑不答蓋以操術卑不欲汚先人門閥也其母死孝子遂不見或曰自沈于河矣

外史氏曰徐孝子其古之所謂降志而辱身者與傳中歷敘其自十三廢學以至母死不見讀者亦可以諒其志矣故即其罷之而泣下可知其歌笑之中無非涕淚也嗚呼何所遭之不幸也以徐氏先世門閥後嗣之式微不應若是之遽然近有人改國策語曰貧賤則親戚畏懼富貴則父母不子余又讀樂郊私語言蔡京專政

日从及子攸權勢既與相軋浮薄者間之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別居賜第一日攸詣京遽握其手爲切脈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卽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是兒欲以吾爲疾而罷我耳越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桐城一丐者嘗詣沈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多不食沈異之令人瞷其所往至野岸一舟雖陋頗潔有老嫗處其中丐出物列陳母前傾酒跪奉俟母持盃方起跳舞唱山歌嬉戲以娛母日常如此母死丐不復見夫攸與丐皆人子也與爲攸也父孰若爲丐也母然則使徐氏而有

男妾

板楯之西有女國其俗女悍男恭女爲君男爲妾媵多富貴子如攸何如有子貧賤而如丐是天之所以待徐氏爲不薄而孝子亦可對先人於地下矣孝子更何慚於人世而恥言其姓氏哉

武松墓

六和塔在進瀧浦上塔下舊有曾智深像今毀矣當日者百計擇少俊者充焉昔安樂公主嘗荐六郎於武后曰陛下聖壽日增謂宜廣置男寵以娛暮年蓋亦有所受之也

上智泥龍

杭城藩署前池中龍大小數十極爲蕃衍好事者或市餅餌碎而投之諸龍盡來水面爭食掀波鼓浪蘋蓱可觀相傳國初時藩庫銀屢被竊緝賊久而未得後以陰溝淤塞召工葺之啟視有二屍一順一逆以首相觸塡塞其中始悟此爲盜銀之賊由池中而入者因畜龍以禦之自是盜始絕蓋此中只容一人出入能前進不能退不能遂而倒卻退二人始末相謀故適然相值不能退也若吾邑上智潭之龍自宋代已有之矣莫淵烏將軍商紀言紹興王午有虜使道崇德聞之督吏取龍以獻史俄感疾使者亦夢龍自訴而復歸焉或曰卽烏將軍之神蓋神物也然莫志言當時固有數十余幼時猶

及見一兩頭今則絕不復見矣豈靈物之隱現有時抑地運使然歟

不從殺之是謀勝亦有其人但不可據爲水滸之關勝耳一則死於忠一則傳以盜是耐庵之罪也

死經三次

今年春晟舍閔氏五柳居中以瘟疫死者三人而友梅之嫂婁氏者則死而復甦者再自言始死時有藍面鬼二人如皂役裝束者戴紅帽貌甚獰惡拘之出門一路黃沙白草瞞界無人行數十餘里鬼役嫌其蹇遲將笞之正惶急間忽見前面一叟白髯飄拂而來近視之乃其翁存日舊也時翁死十餘年矣始悟己身已死哀泣求援翁輒叱退而手明之曰此何地也而汝亦來此且監縷

如是豈可去見閻君方被攝時氏薩未及更衣也顧叱二役曰惡鬼烏得無禮二鬼頓縮如小兒頃刻奔散於是曲折導至家覺世界光明甫入門則身已臥靈牀矣於是舉家共喜以爲鬼卒之訛勾也居二日又死一日復甦言此番被拘時非復向者去路但覺陰風慘淡天地異色中途遇一皓首繭袍者見之訝然曰汝非某氏婦耶汝陽數未盡宜速返再遲則尸已腐矣因向鬼役緩頰數語鬼役釋之而去乃得還家焉進以湯藥神氣漸復咸謂其終不應死也無何病復劇翌日竟死

外史氏曰小說家者言人之死也必有鬼役勾之然有以訛勾而卒放還陽者有以他案牽連就質而釋囘者君子不語之過土地神而導之向獅子大王訴冤者則以冥吏之作弊其事得白而復歸者也若婁氏之死至三次而卒不復蘇則非訛勾者矣然其始之死而再蘇者何耶眞不可解

成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受業秀水馬成志校字

宅異

紅墩沈雪樵家去冬收租其前面樓房爲租戶聚衆拆毀其書闌堂尚無恙也今年正月二日雪樵璧松枰方與客坐堂上忽有青烟自磚縫中透出既而瀰漫一室主客對面不見良久乃滅次日遂有虞阿南之變其兆已先作雞聲不止後其家竟遭水厄而可石家至今無恙也

櫃中熊

崇禎時流寇日熾駙馬都尉鞏永固目擊權奸當道知大勢已去抑鬱不自聊獵于居庸界見草中一櫃扃鎖甚固命發視一少女在焉問其所自女言姓莫氏伯叔居昨夜遭光火賊賊中二人是僧刼其某至此言次合

聲動婉冶態橫生鞏悅之乃載以後車時帳下有慕犖者方獲一熊卽以置櫃中如舊鎖之時周皇后方密遣採艷四方駙馬以奠氏乃衣冠子女卽日表上之越三日京兆奏昌平州食店有僧二人以錢十千獨賃居一晝夜言作法事惟畀一櫃入店中夜已深聞房中牖牖有聲日出不啟門撤戶視之有熊衝門走出二僧不見僅骸骨存焉上覽之大笑以疏稿示之曰駙馬大能處置此僧也卽以賜之。

遺米化珠

相傳今武英殿大學士潘芝軒先生懸弧之日其庭前

忽產一芝鮮潤可愛後先生因以自號道光三年夏公
先以大司徒忤　旨家居適江浙大水飢民乞食載道
公首倡賑粥每日辰至午至者人給一升過午則止不
給一日已交未初飢民皆散去忽有白髮老嫗攜青布
囊龍鍾而至閽者拒之嫗號泣不肯去閽者不得已走
告公公惻然命呼之入視其囊可容升許且中有一孔
納與之至斗餘不足嫗止之曰足矣公樂施如此天必
錫福遂攜其囊而去並無洩漏惟案上遺米數合公呼
僕拾取則粒粒皆明珠也其大者圓湛如戎菽或疑此
嫗爲菩薩化身也

夢廬先生遺事

余以七月十二日至後珠村時夢廬之病已亟聞其前
一夕二鼓後忽呼雪村兄弟趣爲沐浴更衣雪村等視
其神明不亂未忍輕動君乃指牀前促之曰現有金甲
神將二奉上帝命賫文書來召余爲天下城隍副司余
辭以家事未了不就二人曰此上帝命不可違也少間
當具筆樂騶從來迎蒞任余決意不赴然使命自不可
慢聞尚有四人偕來在外當速備酒筵相待遣去恐定
斂亦未可逃汝等勿怠緩以誤余事不得已乃爲之沐
浴更衣而俟三更後忽又呼令去其衣曰此時不來今

荷花缸內週圍荷葉如雲青翠欲滴其中只有一箭花
開高出葉上尺許花大如盤亭亭獨立別檻紅鮮余方
徘徊愛玩而此花忽瓣瓣零落遽盡惟蓮葉慘碧如故
一時不勝駭異醒而心知其不祥然倘時第自念老病
之身本以丙午六月二十三日初度恐治及其時不免
望秋先零爾豈知自春徂夏君之病日以深六月十二
日余自麻溪往視知君病殆必不起別後未嘗一刻去
懷乃于十九日作書問訊而芝堂來書朦朧慰藉讀之
轉益憂慮然猶未憶及所夢也至二十三日默念今爲
余之生辰自顧此身居然無恙因而忽憶及元旦之夢

俄而又憶及君之病不禁心動蓋俗以念四日爲荷花生日竊揣過此以往余或者可援柏楊生稊之義幸免餘生但恐妖夢之踐轉在君身是余之夢適爲君告也嗟意秋以爲期不幸而余之占竟驗也嗚呼吾聞兄弟手足也君之生也視余猶弟而余之事君猶兄其于痛癢休戚固不啻手足之在一身而以一氣之感通先見于余夢亦固其所且以君才德之茂聲望之宏其于世道所關門戶所係曾何異一林之擎大廈而蓮之品似君子惟君可擬之而無愧色則是夢之爲君告也豈偶然哉徜是以余之孤煢衰朽而窮于世反得以不材全

其天年而如君之素負聰強竟以溘先朝露然則盛衰倚伏之理固難問之于天而浮生百年之夢更如是其不可恃也悲夫

自六月之望至于七月余兩次又夢微雪如霜蓋余於君之親固猶是無服之喪也而于君卒之前夕夢于人叢中見君在前疾走呼之不顧而去醒後固決知其凶也然則禍福孰非前定夢廬有知其亦可以無恨

附錄紀夢數則

戊子孟夏余在新溪夜夢在寓樓憑吭俱見四野同雪漫天飛雪殆非光天化日世界嘗聞凡非時而夢雪者

主有喪服迨孟秋繼妻吳氏亡其後先君之喪則夢大雪平地尺餘先慈之喪亦先夢雪但差減耳兩次皆以仲夏乃悟昔人之言非妄而余乃以身試也傷已

己丑年日寓齋微倦午睡夢至一處院宇軒敞頗有山林氣象一老人似是顯者端坐堂上出悲秋圖命題余題七絕二句而醒亦不知其何祥也迨辛卯九月既遭先君大故始悟悲秋二字乃先示以兆也其缺末句也蓋猶四季之缺其一冬也時先君猶康強無恙而妖夢已兆于二年以前及今追憶能不悚然

己丑仲春館于陳氏之承壽堂夜夢至一樓中四顧無

人但壁上懸畫數幅中一幅畫牽石綴以水仙數莖題七律一章于上恍惚間知爲葉柔柯先生及第而其夫人所作比醒記其二語云青鞋布襪尋常事我意須看第一流不知當作何解也

捐官

松江趙某者以販布起家其後捐一通判引見時　上問其出身所自對以向來販布　上曰然則何以捐官對曰竊以做官較販布生涯更好也　上怒卽著革職某憤然退至吏部堂上大譟索金曰既奪我官應須還我捐貲也堂官聞之發所司掌嘴五十笞一百逐去

辨誣

里有士妓某氏其夫嘗傭于密印寺寺僧囊頗饒或昵使控僧淫其妻郡守陳公幼學批仰烏程提訊某令略審一過撻僧申報陳公疑之親提覆審密召織佛寺一僧置之閤房而置其夫于門外召婦問曰若所告僧若熟識其面乎婦曰淫我日久送我某物如何不認得乃命召織佛寺僧至問婦曰是乎婦曰正是太守大笑縛之沉諸汀中遵謙既殛取海鮑二又以大學士熊士霖按鄭鴻達遵謙未書投鄭鴻達書中被害不平形于詞色彩乃撻部將吳輝輝就逮遵謙亦去衣杖決觀者咸稱快焉此不奇人輝點送之被商赴海死

外史氏曰遵謙之舉誠豪矣逸史謂其雖非性忠孝而卒以是傳名與夫華衣美食酣豢聲色而名不傳者有也若金氏者故娼也乃其始也獨能識豪傑于風塵其卒也更能致其死以殉夫此眞烈大丈夫之所爲其視顧橫波柳如是輩相去遠矣娼乎足以傳矣

荷花公主

彭德孚南昌才士也性跌宕貌尤頎秀翩翩裙屐少年也嘗以訪友至錢塘寓昭慶寺一日偕其友遊南屏歸舟見漁者網得一蟹大如盤心異之買而放諸湖蟹入水舉雙螯向船頭作揖狀者再而去後數日獨行堤上遇一十七八女郎衣碧紵衣從老嫗自聖因寺出光

艷絕代生乍見魂銷笑問美人何來女羞縮顧婢曰阿姆去休遣步蹇澁時復回眸生益神蕩尾之以行疾趨不能及數折轉入水仙廟後從之已沙時已曛黑生悵望竚立若槁木適其友自霞隱還曳之歸而生自歸後眠食俱廢每日輒往孤山一路尋訪殊無踪影于是懨臥病迨夜有雙鬟攜燈推扉入曰公主遣迎郎君生不答轉身面壁吟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二語脾乃曰所謂公主非他即前日郎君在水仙廟所遇者也生聞言覺精神頓爽躍起從之行去至廟後瞥見宮闕參差背山而起雙鬟曲折導入別院花木叢雜

邱壑既盡洞戶雙開顏其上曰水晶域其院宇不甚高敞而珠箔紅闌四面臨水水中荷花方盛開其窗壁皆水晶結成公主方倚闌玩月見生入迎笑拜其腕曰癡郎數日不見骨瘦如許矣乃命取碧霞漿一盃親擎與生曰此前日綠萼夫人所賜飲之可以忘憂生取飲色紺碧芬芳甘冽沁入心脾因問此爲何地女戲曰此是廣寒香界君當刱去勿以凡質穢我太清生見其慈態可憐驟起擁之入房代解綉襦女雖星眼合臉而嬌羞不能運肢體已而茵褥流丹女屢乞休始止女乃引臂替枕撫之曰消瘦如是奈何輕狂遽訶耶生問卿得非合德後身耶何體香也因嗅其體殆遍女掩口笑曰妾乃荷花之精君弗怖也實告君妾本水仙王之女昨自過君知君情深如許故願以此身相託但彼此形迹詭異妾蒙舅氏撫育舅氏家法嚴設有疏漏恐無顏復相見也生問舅氏爲誰女曰渠乃蟹中之王向以有功水府勅封中黃伯今爲西湖判官細語未終相抱睡去既醒聞遠鐘已動急起女再三申約而別自是戴星往還始無虛夕一夕其寢忘曉爲保姆所覺告諸其舅舅命押生至生仰睹烏巾綠袍坐堂上者儀容恠偉畏縮不敢前其人忽驚起離坐下堦迎晚曰郎君猶憶漁舟邂

近時耶自蒙垂救此恩未有以報頃老婢來言不知何處來一莽男子攘吾甥閨閣故致此冒瀆某罪大矣遂起延之入生猶踧踖不安某爲追敘往事生始悟其爲所謂西湖判官者某乃展問邦族兼詢壺內何人生言向以聘妻物化倘在求凰某喜曰君是豈非風緣耶吾甥才貌頗不俗今得君爲配何啻參軍若不以非族見嫌則願言倚玉生驟聞喜出非望前揖申謝某乃命媪嗔女至告以其意女慚不能仰視適某妻聞其事亦出見生亭亭玉立亦喜相與力贊始攜女入某於是繙古爲之合歡送至水晶域館焉女善吟尤嗜鼓琴嘗剪紙

爲雙白鳳與生攜琴跨之遊天台鴈岩鼓彩鸞下嫁之曲生倚琴而歌水調伯女肩曰吾老是鄉矣不願效武帝求白雲鄉也後年餘午日女從生至湖中觀競渡忽其友從鄰船呼生問向在何處隨取一書與生曰此令兄所託致也生展視書中具言母病方危趣其速歸生讀畢流淚急回篙收拾起程惟戀女不忍言別女慘然曰奈何以妾故棄其親然亦豈可捨郎獨歸乎遂挈生返舍其閒將誅僧往覓不許曰勞苦弱不任奔波計太夫人此時當已愈矣郎君仁孝自應歸視因出藥一丸授生曰以與太夫人餌之可以卻老但當速來勿久稽

也生拜受退而束裝與女約秋以爲期女泣曰數月來腹中震動爾時君當記取正恐人事難齊重逢亦未可必也生亦灑淚別去到家母病果已愈慰甚具述所遭將奉母偕至浙中母不樂遠行居數月復辭母兄渡江仍寓昭慶次日即往覓女至則寥寥寒逐更無舍宇日將暮悵然始返至西泠橋見女華粧冉冉自東來生前問訊并道所見之異女曰妾家前以罹災已徙湖南今可就此渡也相將呼舟至雷峯塔畔望樓閣湧現女命艤棹其下攜生登岸命酒敘濶酒未闌輒起擁生入幃倍極歡洽生殆難復支次日遂病女湯藥必親頃刻不離子側顧寢後必強與合生雖厭之而無如何由是日就沈綿勢已垂斃忽一女子突至榻前撫生而哭淚泗沈濶良久以一手指女罵曰妖魅今郎病已至此汝猶不捨耶語未竟生忽張目見女面目衣履與前女無異居然又一公主也慨然曰卿休矣已知命在呼吸更何煩雙斧伐之耶女大奚頃之拂袖逕出日將晚見女偕婢抱一玄鶴至遍體純黑而丹頂甫入門前女頓縮如蜻伏地不敢動婢縱鶴擊之乃女腦裂身化白蛇部其腹得一珠徑寸以示生曰此冥妾者雷峰塔蛇精所爲也妾前從舅氏至瑤池爲王母慶壽致厥物爲此

狡獪誤郎及見郎病不可爲矣妾既無以自解且此妖雖舅氏不能制故復往見母乞其圓中所畜玄鶴來除之今妖幸已誅但郎受毒已深必以此珠合雄黃餌之疾乃可起生昏昏之中聞女言如夢始覺歎曰此物始與共枕但覺氣息之間不如卿之芳蘭竟體且蕩甚及卿來視心益駭詫但爾時亦何能頓釋乎女乃以珠侍婢趣令合藥餌生三日已起載與俱歸時兒生已兩月矣生撫之喜極更悲曰此來何啻再世韋簫也是兒可名曰來復女忽嗚咽語生曰善撫之君宗祀賴此一綫妾不能見其長成豈非數也生駭問此言何故女曰妾

木紫府待書以一念之癡纏綿自縛前至層城王母以妾已破除色戒謫使降生黃岡劉修撰家今誕期至矣遂起將出門復返就生懷取兒乳之既畢欲去生按令小坐女曰縱少留終須別去善自愛勿念此負心人也即淚自出十步之外猶復回顧生追之倏不見痛哭攜兒歸更不復娶

夜叉

近光初王店有李某者中年喪偶遺一子已十歲矣一日有二婦踵門求匹某惡其老也拒之婦請暫寄室中某辭以不能供億婦曰但相容勿愁日用也某始許之

居數日某以貧用既竭將搜篋中衣質諸庫啟之則白金一錠粲然在上取稱之適得十兩知爲二婦所爲也愈加敬禮自是凡布帛菽粟及酒穀之屬偶有所需無不從心立應某家用以小裕焉後某以事出迨暮踣失兒所在詢二婦皆言不知貨之不得是夕雖寢不復成寐而輾側間席底似有物爲梗取火揭視有一人披摺疊其下其眉目肢體宛然兒也但骨肉皆空矣大駭出以語人共往覘之遥見二婦俱長丈餘鋸牙青鬼曰如血盆始知其爲夜叉也駭絶將反奔而此物已失所在矣

外史氏曰夫無因至前雖夜光之璧明月之珠猶不免按劍相盼而況于人乎而況倘來之物之即出自其人者乎今李某于二婦之突如其來既不能辨之于早而于財物之無因者復不能慮之于終究之所得幾何而夜叉之索負乃已至此矣哀哉哀哉然天下之能爲夜叉化身者又豈止二婦哉

奇疾

今年夏沈逆鄉言木中有富室某其妻得一疾每日必有男女二人來其前見輒昏暈不知人然亦惟凝坐不作一語視其色紅暈若碧桃轉益嬌艷二人去則唾出

清水一口而愈如是者日必數次而神氣日瘁問以二人何所爲則終不肯言延醫診視或有言其脈有鬼氣及病不可爲者歸途必遭擾害故延醫時輒先戒以往遠鄉亦嘗往視也

按隨園老人之誌徐靈胎先生言盧墟迮耕石臥病六日不食亦不言目炯炯直視先生曰此陰陽相搏也投一劑須臾曰眼能言再飲以湯竟躍然起惜曰余病危時有紅黑二人爲祟忽見黑人爲雷震死頃之紅人又爲白虎啣去先生笑曰雷震者余所投附子霹靂散也白虎者余所投天生白虎湯也據醫經

固有因病而見鬼者然如某之戒醫者當必有妖厲憑之無疑也

眞生

婺源眞生名璞字荆山有俊才嘗受知于汪瑟菴先生評其試卷謂英姿颯爽才氣無雙從此精進可以成家遂拔爲優貢生既而屢躓南闈鬱鬱不得志偶出其文示人人皆以其奇氣滿紙不省一語凡庸相驚愕生笑置之然以貧故思欲負石田爲作嫁計而荐剡所投亦寥寥遭按劍生歎曰窮至此乎於是謝絶人事鍵戶下帷每支成輒走山中抱髑髏歸道几上酹以酒且讀且飲讀痛哭一日方哭未已髑髏亦涔涔淚下生駭然乃不復抱還迨夜方挑燈讀忽一美人翩然入罵曰朽墳賊不畏死耶生視其人韶顔稚齒宮樣梳妝而肩鎖遠山亦無愠色已知所由來起揖曰得遇知音死亦何恨但如此三生羅隱何女曰妾一弱女子尚不能保遺骸何能與人功名事生許爲收葬女始齺然俠拜生見其嬌娜可愛如弱柳泥人挽與共宿女變色曰妾以憐才之故衆虧垂憫枯朽故不憚冒行多露至此妾本海鹽吳氏自先人殉難京師家屬南奔會福王嗣立被選入宮未及邀幸大兵破金陵爲一裨將所掠將納爲室妾請沐浴而後聽命遂入浴室以佩刀自剄死某亦憐之爲棄葬于此今若此是爲河間婦也絶裾而去生悵然歸寢次日抱其髏至故處爲之竭力營葬有不足則繼以典質且伐石表其貞烈數日甫竣是夜女復至笑謝曰今而後知君眞天下有情人也妾不能遂捐軀恥仰答深恩然自幼嘗蒙庭訓于制藝亦頗緻其興今願得長侍硯席以備康成詩婢可乎生大喜出近著讀之輒爲竄易數語生服其精絶女擲筆歎曰妾亦何能益君因指一藝曰如此藝非不沈博絶麗但恐白雪調高少見者不以爲蜀之日則以爲越之雪耳生爲爽然自是女無夕不至生對之讀恒忘倦女憫其勞也則爲置博局相與戲笑有時瀹茗彈琴常至達旦一夕女至生緘一課藝甫畢舉示女接置于案不視亦不語脈脈旁坐生詰之慘然曰妾本思爲他山之攻俾君成名以報大德今吾父以忠節爲上帝所錄勅爲靈芝館仙官以妾在此地飄泊無依召爲紫府侍書昨歸時王符已到頃欲言之又恐傷君心憶嚀昔之夜君命妾歌曩時羞顏所不能及今別離在即請爲一曲以誌永訣遂起徐徐歌張祐宮詞一絶一字數轉一轉數淚曲未終嗚咽不能成聲頃之仆地而滅負之不得鬆至晨呼奴婢安

在而香視終香痛哭而返自此生遂得咯血疾時已屆秋試帶病入場闈卷已入彀矣以孟藝若伊尹萊朱三句題文中用佥版玉篤等字主司未解卒爲所斥即女所指爲沈博絕麗者也榜既發生病益劇未幾竟卒顧生亦不自知已死也信步出門意將尋女但惘惘不知所從方徘徊曠野忽見羽幢綉幰從數婢自東方來一女子皓腕蹇簾睇視訝曰是非眞郎乎何得至此生泣訴其故女矣曰郎亦太癡心矣奚以郎病未愈別後當不能去心故復紆道來視近已安否今有一喜信報君即開眞信確愈奏今審放試不公已極來歲恩

科須先將試官甄別庶免屈抑人才帝即以命愈愈以順天九爲人文淵藪擬將以汪廷珍爲順天正考官此人素爲君知已君若赴試自應針芥無差遂拔髻上一玳瑁簪與之曰妾此時將赴南嶽夫人讌不能久留君持此速歸辦裝前程努力勿戀此負心人也生受視其簪頭上嵌二珠大如菽戎菽光耀炫目方欲問訊而香車已去如駛將返過同學劍縣曹某將入都招與偕生以資斧爲憂寶釵更不忍貨去某力任其費約到京可徐爲計生喜遂從之行冬杪始達投刺謁汪公公亦喜延入下榻焉明年戊寅果以萬壽開科公以都御史主

試得生卷決爲江南名宿選爲南元會試聯捷嗣以殿試第三人授編修給假旋里比入門見其妻方縗麻哭于堂中大呼曰我今已及第歸來矣妻回頭見生裘馬赫奕大駭曰君前以下第哭死適已週年矣勿作此態來嚇人也生聞言如夢始覺長歎一聲奄然竟沒衣冠如蛻焉後十餘年有人于青城山遇之萬山道服顏色轉少偕一女丁明艷若仙乘翠軒從十餘騎將入山呼其人問及故鄉頓僕取綵囊中兩書寄回一與其妻言頃已得女爲耦度爲地仙一與曹生謝其解衣之誼兼託其妻子葢宛然舊時手筆也

明季遺事

康熙時明季內監會有在御前服役者言正統在沙漠擊者宮中用度奢侈脂粉銀四十萬兩供應銀數百萬兩紫禁城內砌地磚橫豎七層宮女至九千人內監至十萬人飲食恒不能遍至日有餓死者宮中用馬口柴者約長三四尺兩頭刻釦螺窠日以數十萬觔馬口柴者兩口淨白無點黑今惟天壇焚燎用之又其時所行多迂濶可笑建極殿後堦石高厚數丈搨運至京時不能

昇人午門運石太監參奏此石不肯人午門命將石捆打六十鋪提崇禎嘗學騎馬兩人執轡兩人捧鐙兩人扶鞦甫乘輒墮乃命責馬四十發往苦驛當差如此舉動皆不令人發一笑

樹中人　大壕

康熙間順德有民嘗入德慶山中採木忽聞頂上兒啼聲甚細視見古木上有氣縷縷如烟飛鳥過之皆墜遂斫視之其中有人狀類凝脂問之不應拂之則笑一同伴曰此非惡物也蒸而食之食已覺熱尋浴溪中肉盡潰裂而斃不知是何怪也嘗見北戶錄言大食國西鄰大

海其西岸有一大石石丁有樹幹赤葉青樹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足其使摘取一枝小兒輒死此西遊記人參果之所本也蓋彼生樹上此隱樹中彼爲常產此以幻成故其能爲災如此

嘗聞菌人國其人絕小朝生夕死如芝菌其地有銀山樹上生小兒日出能行日入而沒是樹上生兒非大食國所獨也

陳忠愍公死難事

公諱化成字蓮峰閩之同安人少起戎行佐李忠毅公長平蔡帝受　仁宗皇帝知累遷至閩省水師提督道光十九年冬逆夷以烏烟之禁犯粵洋浙閩破定海瞰招寶山連喪數大帥于二十年夏調任浙江越旬日而定海失守裕公謙自盡公方登城督戰知勢已不支遂自城上躍投于地不死復投水爲鄉者援起李令金面死坎滬江直海上西南與舟山近東則崇明東北則福山狼山相倚爲唇齒公防禦三年整飭營壘撫馭弁兵嚴而有恩終歲居帳中有爲除館舍公弗入處日不卸帶宿吾何忍卽安哉餉酒食日麾下衆多弗能給獨享非所當卒弗受江左倚以爲重越二年四月夷匪破乍浦去吳淞二百餘里奉命與湖北提督某公併力防禦主西礮臺時兩江總督牛公主東礮臺五

月甲寅夷人忽至攻東礮臺公身先士卒擊損其火輪船三巨艦一夷匪數千內辰夷人舉大礮于馳抄連發之鉛彈如雨洋鎗火箭交集塘壞時松江太湖兵當其前徐州兵在後安徽兵伏土城內備東路公顧勢已危馳騎請援於牛公鑑而牛已先退遂無意應援惟遣騎邀公偕退者再公叱去已而歎曰我無援而彼衆至事難爲矣解印綬付一千總齎至松江府中上之仍坐西礮臺下督戰未已夷人不敢前而左翼旣虛徐兵因乘機逼礮兵繼之日向午夷人遂由東礮臺陸路入火箭及帷幕甲盾俱著公股被重創猶屹然不動而夷人

已降雍至右翁又中洋鎗七血淡汾沾袍襗爲秉旗促
戰円雨毋畏爾施鎗砲未幾聲漸微乃北面再拜而絕
同時戰歿者有守備常印福千總錢金王把總龔齡增
外委許林許攀柱額外外委徐大華武進士劉國標等
公屍棺旅葬中越十二日殮于嘉定城中膚體不敗画
如生年六十有九事聞　上賜白金千兩於殉節處所
及本籍各建專祠下部議恤謚曰忠愍先是香山之敗
殉死者有提督關公天培定海陣亡有王公錫朋葛公
雲飛鄭公國鴻江公繼善謝公朝恩祥公福其餘大率
皆督臣鳳先通道仵浦之破竟無一人死者并無有向夷

匪發一矢放一砲以拒守者蓋自廣東用兵而　上命
御前大臣宗室奕山爲靖逆將軍二大臣爲參贊及夷
匪破浙省數縣及寧波府而據定海而　上命協揆宗
室奕經爲揚威將軍文偉等爲參贊而夷匪復破乍浦
然自公始至松江郎語屬吏云我善水性我能任海防
事調毋恐文授以避砲訣曰烟色白者乃空砲惟烟黑
者宜亟避而其待士卒能以恩濟洪與同甘苦當時咸
謂此間猶有好官也嘗獲吳士咭唎嘛謂夷中以吳淞
砲多不敢攻而粵閩之商上海者傳廣東洋商語謂夷
人素憚公名且謂其猶能直行已意收發左右視徒畤

故夷中有不畏江南百萬兵只畏江南陳化成之謀觀
望至三年而後入乃卒以羽翼無人而賈志以殉益自
公之破而夷人入贛山達京口已未入上海庚申火輪
船至春申浦遂渡三泖破松江直逼金山而蘇常江鎮
諸大郡皆震動戒嚴而二三重臣通商議和之謀售矣
烏乎使當時閫外諸將帥盡能如公亦何遽至此哉
相傳夷鬼嘗於千里鏡內照見公形爲黑虎及三月
十日火藥局災蓋奸商通夷者爲之有游魚千萬大
者如艾浮黃浦至泖又有巨龍長蛇出于砲臺外洋
兩月夷匪遂破仵浦進逼松江既而旋去公知其

必來大亭士卒諭以大義且曰郎至萬無可爲必以
吾死爲度復給藥人一丸云臨陣納諸口可壯膽皆
感泣拜受蓋逆匪未來異徵已爲先告而公之志固
自素定也

道光二十有二年五月朔夷匪至松江距城八十里
監司邑令各買一舟備走路上海典史楊君慶恩聞
之求見監司不得見邑令諷以大義令曰諾洎吳淞
失守監司縣令各乘船去君頓足歎恨爲尺牘達上
官竟曰吾亦從此逝矣有長隨高升者潛從之行見
君倉皇出小東門呼扁舟渡春申浦探懷百餘貲舟

子至中流君躍入水舟子失聲長嘯遥指曰此上海捕廳楊爺也時夷匪已率衆入城高升亟還率家人覓漁船溯流求之于周家渡蘆叢見十餘尸其一即君也覓棺殮之載還上其事奉　上諭旌慶恩捐軀盡節情殊可憫交部議卹蒙　予卹贈如制嗚呼君之死烈矣然松江之破自經略至督撫以下及監司其官之尊於典史者多矣而乃獻駭鳥散率如陳慶鏞城中所言而死節者乃在區區一典史也見危授命之難也如是夫英吉利一名英圭咨西北紅毛番人也距廣東五萬餘里自古不通中國我朝康熙五十八年始來通市雍正七年互市不絕嗣是一再來朝均不克成禮而去而踵和蘭謀

嗎喇叱啟智造阿芙蓉誘中國民自嘉慶十三年圖佔澳門蠶蠶欲動者數矣

埋憂集卷八終

戍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受業秀水高

烏桕樹

數年前余任後珠村其鄰人某來言其家

一綠迺非而以場地頗隘有妨收穫將伐

旁枝見其中心皆黑有脂液流出如琥珀色乃止不

伐意將覓售主仰其伐取也聞其樹爲乃曾祖某遺植

年共壽已二三百年矣

案類志建安二十五年武帝薨注世語曰王自涉中

往洛陽起始毀伐羅龍祠樹而樹血出曹瞞傳

閩中緜越移美梨根盡血出越白狀玉躬自視而惡之還遂寢疾事近怪然本經蔵久豈必無神伽藍記昭義寺有池即春秋之翟泉也後爲晉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樓西南有願言寺佛堂前生桑樹一枝直上五尺枝條橫繞柯葉旁布形如羽蓋後復高五尺又然凡爲五重每重葉甚各異觀者成市廛者甚衆帝聞而惡之命給事中黃門侍郎元紹伐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血流至地觀者莫不悲泣又從征記泰山有上中下三廟牆闕嚴整夾兩堦有栢樹大二十圍蓋漢武所植也赤眉等砍一枝見血至

今金創猶存則非曹氏所僱見矣

畢秋帆先生巡撫陝西曾上華山頂宿僧舍夢有人長身玉立著古衣冠揖之曰某住此山中已千年近有僧人以大銅鐘掛吾左臂吾甚苦之乞爲解釋明日入寺果見有鐘一口掛大銀杏樹上因命山僧移置他所蓋樹老成精理所固然也

獅子

元魏時波斯國獻獅子爲万俟醜奴所獲醜奴破始建京師莊帝謂侍中李彧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之于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並送二虎一

豹帝在華林園觀之于是虎見獅子並皆瞑目不敢動園中素有一百熊性甚馴帝令取試之熊至聞獅子氣驚怖跳■曳鎖而走帝大笑又　國朝康熙間西域貢獅子二形如虎黃後口外打圍遇兩熊人不能勝召獅子搏得之老獅力盡而斃小獅繼亦逸去其熊皮實之以草置　維和宮縣牌腰間一重一千三百餘觔一重八百餘觔是熊之與熊勇怯又懸殊矣

按爾雅釋獸狻猊食虎豹註即獅子也正義引說文云狻獅子也大雅常武云闞如虓虎雖與虎並舉其實虎之力猛烏足擬獅子哉然博物志又載魏武帝

猩猩

伐冒頓經白狼山逢獅子使人格之殺傷甚衆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大如狸起上立車軾獅子將至此獸便跳起立獅子頭上遂殺之至洛陽三十里雞犬皆伏無鳴吠者不知此爲何獸亦可見猛如獅子又有能制之者矣則凡天下之自負其勇者又何異遼東之豕乎

狻玅

元魏間廣平一知縣某將引見遇大學士和公于　朝房某趨拜和公按之起某必欲下拜推讓間竟將和公數珠扯斷散落滿地如雨和公失色思必有以洩其怒

因嬉笑備詢職名牢記于懷後數日　上召見奏對畢時茲州缺出　上問何人可補倉卒間凡與和素暱者皆不能省憶不得已隨舉某名以對　上俞其請即諭著某補授此亦善媚之效也

醉和尚

國初浮石周氏披緇者三通誠佯狂以死所謂顛和尚者也順德苦身力持不入城市以死所謂野和尚者也其志節之奇尤莫若思南思南譚元懋字柱礎文穆公應寅從子也以文穆任累官南京都事屯部郎中奉使蜀中歸知貴州國難

[illegible]先生跌宕自喜本思以門資置身館閣及西門資之
[illegible]非其好也都御史廖大亨慰之曰門資誼足以屈人
入自辱之耳李衛公非自此起者乎先生則大喜江東
建國錢忠介公招之故人徐錦衣啟睿亦招之先生方
丁內艱固辭而破家輸餉不少吝丙戌六月家人白江
上失守先生慟哭自沈于水以救得免先生故善飲乃
削髮入灌頂山孤日飲無何又不喜獨酌呼山僧不問
其能飲與否強斟之夜以達旦山僧為所苦遂避匿則
呼樵者強斟之樵者以日暮長跪乞去先生無與其則
匿其侍者已而侍者醉臥則呼月酬之月落則呼雪

之繼以灌頂深山難覓酒伴始返城西枝隱軒中每晨
起則呼其子弟飲之子弟去則呼他人或其人他往則
攜酒極之于所往不遇則執途之人而飲之于是浮石
十里中望見先生輒相率走匿不得已乃獨酌既積飲
且病凡勸止酒者無算大都以先生未有嗣子言先生
輒浮大白灌之否則張目不答有同志者規之曰君不
思養其身以待時耶先生為之瞿然乃不飲者三日既
而縱飲如初先生雖困于酒而江湖俠客有以事投止
者必蹙然起接之傾所有以輸惟恐不給以是盡喪其
家庚寅嘔血不可止竟卒年四十悉人俞氏亦以毀相
繼卒前太常博士王公玉書哭之曰德林之倜然狂放
于麴蘗間幾不知身外有何天地是何世界舍此且不
知置吾身于何地昔人詩云酒無通夜力事滿五更心
德林蓋期于無復醒時以自全也同社高士韓國祈誄
之曰知雄守雌爲天下谿知白守黑爲天下谷德林不
開乃以身殉悲夫事見鮚埼亭集
外史氏曰德林當國破君亡求死不得至期于日夜縱
飲以死以視信陵之醇酒婦人其志尤可哀也嘗聞乾
隆間成都有三異人其一曰笑和尚見人不言一味憨
笑喜哭煙向人索之其人必多吉利事故人爭與之轉
[illegible]及舉酒笑和尚即在鄉人張敖縫者知其非常人俟
其出必從之遊一日笑和尚謂張曰爾無間寒暑俟吾
六載必有所欲但吾性嫻不耐爲人師此間東洞子門
有徐瘋子者堪爲爾師我當送爾至彼即偕往適徐慈
火炙死鼠飲白酷遙見之責笑和尚曰爾不耐爲人師
又何苦拉別人乎笑和尚大笑不止時朔風正勁城門
外寒氣尤甚笑和尚與瘋子赤足露頂自如及夜半瘋
子脫身上破衲與張曰服之可禦寒張披之非絮非帛
奇煖而香自是張遂從瘋子不去居數年二人共往訪

笑和尚和尚迎笑曰汝二人來乎好好抱張顛狂笑聲如鸞鳳使人心魄俱搖瘋子從旁罵曰敖和尚汝笑至今日猶以爲未足耶和尚膜拜曰吾知罪矣然老僧不死笑終不可止也竭力忍笑上跃坐而逝徐笑顧張曰可以行矣攜手出門忽不見仙乎仙乎或謂笑和尚生長太平其以樂死也自非生逢離亂者所可擬然觀其臨逝數言烏知其中無長歌當哭時耶此笑和尚之溺于笑殆猶酣和尚之溺于飲而意不在飲也則其笑亦可傳已

郡中馬氏卷鄭生名復良暖田先生之孫也幼絕慧讀書過目成誦爲人木强嗜飲精于醫博極羣書然過其飲即延之不往又嘗以醉捶其婢至絕而後蘇其妻乃禁之飲生無如何則日倚門前伺其親知過者邀之入留與其飲其人或以有事執不入往往至于拜跪泣下不止後其妻知爲生之謀客至則操杖逐之一客嘗被笞傷股自是至馬軍巷者皆相戒紓道不過其門則眞可笑者也然良工心苦矣

香樹尚書

永樂十二年東宮遣使迎帝還帝怒黃淮至繫獄楊士奇及金問至益怒問何人得侍太子下法司鞫連楊溥

讀書過日成誦爲人木强嗜飲精于醫博極羣書然過其飲即延之不往又嘗以醉捶其婢至絕而後蘇其妻乃禁之飲生無如何則日倚門前伺其親知過者邀之入留與其飲其人或以有事執不入往往至于拜跪泣下不止後其妻知爲生之謀客至則操杖逐之一客嘗被笞傷股自是至馬軍巷者皆相戒紓道不過其門則眞可笑者也然良工心苦矣

香樹尚書

永樂十二年東宮遣使迎帝還帝怒黃淮至繫獄楊士奇及金問至益怒問何人得侍太子下法司鞫連楊溥

香胡濙諭曰卿等老臣嗣君尚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又召溥前曰先帝念卿忠厚形愁歎不意今復得見卿溥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初仁宗爲太子時以讒故宮僚大臣多下詔獄溥及淮一繫十年瀕死者數矣仁宗每於宮中言及東宮時事慘然泣下故太后及之太后又顧帝曰此五臣先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萬幾宜與五臣共計讀此數語想見當日君臣之際忠難相依有不堪追憶者又見宮廷之上聖賢相遇如家人父子不啻宋宣仁太后撤金蓮燭送東

全荃

栢鄉全生名荃邑諸生其行八故人呼爲全八家本與商父歿生不事生產好讀書嘗卿人之急以是家日落爲人傭書以活又不時給其後竟以窮餓死遺一妾及子女各一子名春霖亦尚幼無以爲棺殮其友朱虛侯者慷慨意氣丈夫也讀書好劍術故與生爲貧賤交聞之走視其喪爲謀諸族黨迄無應者痛憤還家扳鈆搜篋得千貫及琴書事姑倚辦而母子三人啼號壁立朱不能復繼也一僕曰金忠僕而鄰素忠于其主及是憐其爲僕所使也復拘其子去鍛鍊成獄時令已八潘斷

雖忍餓不輟舉家賴延且夕焉顧其妾年猶少自生歿脂澤不去手又不慣食苦邑有富室子潘某無賴好漁色會妾以負主人房租將謀移居某艷其姿推宅旁一區舍焉朱已微窺其情亟往戒其勿就妾不聽自是朱始絕迹後女年稍長某并通焉既而穢聲漸露其僕走告某妻令囑勿復至至則必將殺之時朱亦聞人言藉藉使人呼春霖至問曰姪亦知而母所爲乎春霖瞑目擊案曰潘某吾仇也微吾叔召兒亦將走訴諸叔還報此仇兒死尚冀收骨焉遂叩首乞假其佩劍朱曰姪之齒未也若盡虎不成而父之兒不其餕而爾父一生傾

生以爭妬相殺拉僕父子罪定案申報矣春霖聞之走縣廷號哭自承代白其冤令疑其少轉詰主使者且恐之曰若殺其生母不懼抵死耶春霖曰父仇得雪兒死之日若殺其生母不懼抵死耶春霖曰父仇得雪兒死愈于生矣令怒繫兒將并抵之是夕方寢忽聞帳前有聲甚厲起燭之見案上插一七首晶瑩如雪炭炭欲動旁有一紙書言前殺奸夫淫婦者某所以爲死友洩恨也今汝以五百金而忍誣殺孝義者三人某反不能殺汝乎云云令讀書顏色如土立出釋三人于獄次日即以七首及書往稟上臺上臺嘉殺人之義快釋而不問賞春霖五十金以旌其孝令以得賊寬報革職時春霖

年纔十六也

周爛鼻

周爛鼻者吾邑圓義庵僧也性嗜酒不拘細行少時曾入妓館因爛其鼻鼻後自痛恨願受戒作佛弟子爲人伉直無一語欺人人亦以此信之見大厭傾北擊椎募善以其廉潔不欺爭施捨焉顧雖皈心釋氏而酒終弗能戒也無日不飲每飲輒醉常入市肆據鑪頭按拍高歌環而聽者竊掩口笑又或于街市徐步而行唱大江東去兒童拍手嬉笑隨者成羣亦傲然不屑意也里中正法禪師俗名唐雅重之曰此再來羅漢也而周浮沉

于世年已七十餘矣忽一日欲東招常所往來者百餘人赴期回首其徒不從曰是難得于善知識者豈可求諸酒肉中耶數强之不得已爲召客客笑曰周爛鼻乃亦坐化耶至期羣集周與相見如平生歡曰卓午沐浴更衣焚香于殿閣房廊遍禮諸佛還至正殿取萬年藤椅於佛前南向趺坐舉手與衆作別諦視之目已瞑矣衆方作禮讚歎忽張目大呼曰厨中尚有燒肉一器可將來了去其侍者進肉恣意啖盡未釋手而逝

外史氏曰余嘗讀醉婆提傳而歎道濟之顛爲不可及也夫衆人皆醉非荷鍤隨行何以共處此世耶衆人皆醒非道濟顛狂何以自全此世耶

醫非運木起倍獨顯神通誰爲欲覺晨鐘耶然非有善知識如嗜堂仲尚雖佛門廣大誰能容之若周爛鼻其亦知此意乎故爛醉街頭狂歌市上其意蓋謂彼之長齋繡佛談經說偈於昭昭而眠香溘冥冥者殆不足與爲伍不如與小兒酣歌之爲樂也志稱其爲人伉直誠哉其不愧伉直也不然若專於酒肉中求羅漢則

潘爛頭

潘爛頭邑之東北前朱廟黃冠也能呵玫風雨往來溪川嘗與人玩月其人失禮于潘潘于壁上書一月以斧

紙粘之月遂雲翳其人求潘去紙月皎如故一日召天神至竟無事神以硃筆點其頭頭爛人號爲潘爛頭云

見桐鄉縣志

按烏青文獻以本廟師弟相承實無其人而唐之鳳前溪里東嶽廟碑云係住是廟者未詳孰是

醫癢

姚莊頑文虎累葉饒綾習享豐郁忽一日促家人持竹笆解神受杖二十後習爲常家人厭之杖稍輕輒加呵責或反以杖杖之必重下乃呼快如是數年漸覺疼痛而止有醫者聞之曰過嗜辛辣發物故熱毒內攻因成

奇痒適打散不至上攻否則疽發背而死矣余獨以爲不然彼蓋酣豢于炙味而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故無以洩其氣以致熱毒下注作痒難忍非關過嗜辛辣也然則今之坐享膏粱如圈牢之豢物者皆當以此杖于之

草庵和尚

海昌徐汝璉者多膂力工技擊一日余値于山屏沈君家問曰子好武事曾閱異人乎汝璉曰向者吾儕同人訪草庵和尚于太湖之濱觀其狀貌雄偉知非常人舉之論技藝輒心動不自知汗之下也因詢曰以子材藝當力　王事何混迹浮屠爲豈有託而逃耶和尚歎曰余至此命也曩者曾侍衛

內廷奉　上命隨將軍某征苗一日大隊並進突遇賊渠余挺刃前鬥未百合賊君棄騎走林子窮力追之灌木雜糅兵器不及施遂棄刃與搏賊拳勇絶精且拒且走踰數十嶺至一絶壁賊亦猛擊于肘擒入巨澗中余乘勢出扼其吭而擠之彼時于力已乏躍出少憩登山四望亂七首刺之梟其首時于力已乏躍出少憩登山四望亂雲雜沓萬木蔽天杳無人迹其地去大軍益五十餘里矣尋路歸至中軍以首繳令而退自以爲功無出于右者軍中有知者潛告余曰殲厥渠魁功非不巨然于殆矣將軍謂于没于軍業具名申奏于之功已爲人奪不

去懼禍及于察之信不敢復留是夜出奔自是桓逮息亂山草莽間默念功高不賞反至得禍命也遂倘佯方外以終吾年豈以爲浮屠可隱而至于是耶汝璉請觀其藝和尚曰汝來亦不易試觀之遂見其兩肩互動自身以上長者六七寸請短之自首以下短亦如之既定擲戈下階庭中有木大十圍于攄之枝葉皆岌岌動同人以材藝自負者莫不擱舌木立茫然若失和尚曰此運氣功也若輩不足以語此和尚之姓名不傳以住草庵故呼之爲草庵和尚云楊煜聞而歎曰天下非無奇特出于凡衆者哉何其材之奇而數奇耶而能屣脫遠害其見幾之哲爲尤不可及矣乃功高見奪姓氏莫傳湮没于湖山榛莽間也悲夫

此傳余於己丑歲從易安齋文鈔中錄出原本筆意生動而結搆稍寬敘次亦稍冗因爲增刪數句令讀之猶覺生氣滿紙草庵和尚爲不死矣夫古今之以功高不賞而媢嫉成名者何限讀此又不禁爲青史一慟也辛丑中秋前一日於珠村草堂重閱此傳屈指已十閱寒暑亦愚既頭顱如雪而余亦衰病侵尋無復向時興亦愚筆硯周旋樂境矣可勝三歎

樊惱

四明曼氏家世讀書至某以甲榜筮仕致富爲典商有子二人教之讀數年皆游泮然屢試未第而其次名年盛者好俠邪游兼嗜博從惡少數輩晝夜朋淫于外故所識老成莊士過之如敵仇焉于是家騷落與賈俱耗矣不得已乞貸戚友援例爲別駕分發廣東蒞任一年適捕得通夷匪者七人皆盜魁也訊之確姑令訟繫其黨償以三千金乞爲開釋牟盛見金心動納之遂爲覆訊申請飆破駁詰中丞某公親提嚴鞫皆伏誅牟盛亦無如何顧每念輒心悸者數日一日薄醉坐上房僕爲

捶背一四歲兒戲其側會乳媪抱一兒至兒方索抱忽一人突至其前貙目虯髯勢急威猛出刊刀如雪直其首并兩兒斃之兼中乳媪僕大號衆至其人已不見詰閽者亦不知所自入也相與稟諸大吏圖形緝兇而已然終歲未得正犯於是盡室南還扶柩至里門所過儀從赫弈彌望縞素猶逾里許然知之者謂其柩中僅存無頭之鬼焉先是年盛將赴任恐庭參時儀注未嫻招惡少輩至家與爲番替演習次及年盛既拜而起忽顧影不見其首時日方中衆共見之大駭識者已知爲不祥比柩至門其兄方以毋設

讌後有三人著　本朝冠服以兄弟相呼考一人問姓名其長者曰樊遲又問何人所取曰孔子次及仲曰樊噲問所取曰漢高帝更及季曰樊惙問所取曰自取衆爲閙堂其兄忽憶前事且悟其有所譏也痛哭而罷

許眞君

嘉慶時林清之變是日天宇晴霽及變作賊匪數人已登宮牆禁兵倉猝未集賊自膳房之上白西而北皇次子即今發鳥鎗擊之殪一賊續至者執白旗以指揮復擊之又殪僕視王子貝勒綿志亦以鎗擊賊賊復殪　皇次子馳至西長街西殿督同常永貴率兩侍

擊賊日將晡賊勢漸熾將縱火忽大雨迅雷二賊震死墮武英殿之御河電光中恍惚見關帝端坐午門擊賊股栗不能奔竄皆就擒相傳賊黨與各省俱有先是清曾遣諜至江右約其黨尅期進兵此賊行疫少憩一山下旁有一道士對之呵氣賊遂倦臥醒而道士已不見及其黨得書所尅期乃在九月後至期而清已平江右督撫亦擒其黨以獻比入獄清詢其稽遲之故則以尅期未屆故不敢妄發也還問諜者則以所遇道士對既而釋其諜俾爲導覓道士于江右不得偶讀許眞君廟見塑像宛然所遇道士也乃奏而加封焉　聖人在

上百神效靈其理洵非誣也

茅山道人

杭郡金銘如婦死繼娶于氏於潛令于公妹也頗悍戾未匝月銘如恒居宿于外一日夫婦忿爭于氏扳頭上金釵刺吞之俄痰塞胸膈氣厥不屬合家皇遽無術忽門外來一道人謂閽者曰汝家主合有急難余已望氣知之閽者驚曰師父知之可垂救否道人曰余方以此來速報主人遲則無及矣遂與偕入合家俱大欣慰兼問當酬幾何道人曰吾輩學道者以慈悲爲本財帛非所貪也速備淨水一盂水至戟手書符咒授病者吞之

未幾于氏胃稍舒家人咸拜謝道人笑曰未也頃在胸死生在呼吸今入腸矣少時將腹脹腸裂而死余茅山之玉峯羽士也以廟地募緣於外今能予我三千金夫人可生否則請離耳許以八百金道人曰天下莫貧於鹽商即許我八百金可如數以錢置階下俾事畢得攜以去衆訝其前後違異姑如其言以伺焉道人復書三符於黃紙使焚以灌夫人又令遶備鬧桶于側曰雖墨將出矣頃之便血於桶斗餘則金釵閃閃在焉道人曰此妖金也不去必更貽害當將去鑄天將像爲汝家鎮之令取出洗而納諸袖徐于腰際取一搭囊長七寸許對之噓氣片時徐以錢納之須臾而盡亦不覺其監也繫囊於腰顧金曰貧道今日驅擾處士矣舉手作謝而去

外史氏曰茅山道人其有道者與其始也能以望氣知其厄其繼也能以書符解其患其卒也又能以取錢運此神力幾于芥子須彌焉然方問其所欲既謂我輩以慈悲爲本財物非所貪矣及金已入腸而又邀以重利且以金爲妖金當攜鑄天將以鎮之天下亦有從糞穢中掏金以鑄神像者乎其言曰天下莫貧於鹽商意金生平日守錢如命其於親族緩急欲拔其一毛亦不可得故道人顯此神通警彼慳鄙不然何前後所言之謬且誕也或曰道人殆三茅化身以遊戲人間者卿未可知也

憎鬚

成都張船山先生爲郡守時有一巡檢差回稟見船山曰太爺一路辛苦然風致頗佳巡檢誤解公意自捋其鬚半跪曰卑職蒙大老爺恩遇每思報效惜年長多留此鬚不能傾身圖報耳船山大笑遣之

梁山州

富海帆先生撫浙時公事之暇每與僚屬談詩文爲樂

適杭守乏人委一同知攝篆一日上院富公問以梁山舟之事守作而對曰卑職管下只有海寧州沒有梁山州大人豈揣細錄就是海帆大笑而入

詩嘲

蔣桃溪言有王姓者家粗温飽報捐從九品好以門族誇於人見有懸石谷畫者輒曰此家二房叔曾祖也有持夢樓書扇者又曰此余未出服之族兄也凡王姓仕宦者必引為同宗同僚皆匿笑之後分發江西時柏田袁公為方伯好謔諧一日屬員進見袁笑謂衆曰僕有僅言欲贈王左堂試為諸君誦之時王亦在座袁誦曰

天下三王本一家任君東批與西拏太常山左稱同族聊斯有為江南布政者亦王姓　舍弟粵東貽羽綴方伯江南號夢華時有為江南布政者亦王姓　舍弟粵東貽羽綴家兄點口寄圖茶行香若過靈官廟五百年前叔太爺合座為之大噱

陶公軼事

陶制軍澍未第時家極貧課徒自給而公性頗豪嗜飲善博雖家無儋石不顧也後值歲暮其婦崔泣謂公曰貧迫如此妾實不能同為餓殍為君計粥妾亦可度歲不然願賜絕婚書俾妾另生活公笑曰卿識何淺我命當至一品始徐之勿愁富貴也婦曰君有此大福自有與君同享者妾不敢作此想先以一豆祭其先乃食好拳勇豪俠而勤儉故所得傭

詩與君辭聽君好消息矣公不得已書離婚書與之會同里一餅師將謀娶婦婦得書忻然嫁之而去公由是無聊初郭外火神廟有道士素善公公暇日常宿于廟道士性喈弈其技絕劣然好勝有從旁教客者輒曰此家二房叔曾祖也有骨成隊以酒食啗客令客歡且喻意焉知其癖酋每與奕必讓令勝已乃已公自與訂交恒終歲奕無一勝故道士尤心傾焉至是遂襆被來止廟中為道士書疏章有所得以供飲博輒招人皆呼為陶阿二衣冠咸屏不與交矣山陰碣石村有呂某者精星相卜筮禽遁諸術

求之者戶屨常滿于是積貲鉅萬然好施故人以員外呼之後于富陽設酏青行置秤平準不欺客故買富者必就與市而富為徽閩浙交會之地衆賈輻湊凡酒食之館江山船恒集于江岸呂間或與客偕遊則呼呂三爺者載道姊妹行有落拓者乞呂一顧聲價頓起夜則呼廬徹旦客有負者呂必為調劑而呂博有異傳每博輒勝所得金常置牀頭客或取用之亦不問問之則笑曰銀子本活物想幻化矣其大度皆此類戴凝者呂翁之值行也性至孝以不得養父母故不娶每飯必先以一豆祭其先乃食好拳勇豪俠而勤儉故所得傭

常貯主人處惟見人之急則手麾千金不惜人往往以
疑用之亦善飲每以無飲友爲恨一日晚飲于市見公
衣而沽飲頗豪呼而問爲誰公荅姓陶曰市中有
陶阿二者非子乎視子貌狀似非緑磵者子飲可幾何
公曰予好飲而終不有能醉我者汝豈能爲查太史者
乎何勞絮問戴喜甚曰我將與子較量遂沽濁醪三甕
曳與對飲兩甕既罄公微醺而戴已玉山頹倒矣公起
天大日戴醒而憶之復覓陶公飲極歡自是遂與公爲

面諮商曰者嘗謂當受一品封翁疑其戲己也顧女齒
加長問字者堵輒病故故三十猶未嫁也奎是忽夢黑
猿撲於身驚寤以告翁翁曰得毋有申屠者問字于汝
乎翌日戴凝來沽漿見女問亦曾相堵否翁荅何未且
曰吾賤而女陋更誰堵戴力以斧柯自伐因言公翁曰
是非陶阿二乎溺賭而濫飲異日令吾女吸風度日乎
戴曰嘻只恐汝女無此福不然如陶秀才而長貧賤當

終日而返自是伉儷相得機杼之聲每與書聲相間也
公學亦大進次年舉于鄉入都以教習授知縣分選湖
北有能吏名未及十年至方面其後巡撫江南值歲飢
公爲請于　朝賑蠲並舉活數十萬人吳人皆尸祝之
繼以清理鹽政受　上知眷注頗深而公已卒于兩
江總督任所是時寶翁亦已物故公臨卒屬子孫世世
奉祠翁云方公之巡撫江蘇也呂翁孫以索舊逋至蘇
毆人傷重死方訟繫公即爲贖罪釋歸贈以千金其捕
盬梟王乙也請官吏咸惴惴恐激變公密較武弁率兵
往擒獲梟示時棋道士適在撫署笑曰不意陶二有此
能紡織不致相累公曰即目前亦需少有所贏妙手空

辣手公不爲忤也先是有舉俏游於紹善相術嘗相戴癡年過四十當以武職顯得三品封蔵笑曰天下豈有爲人傭行而受封誥者乎及公貴爲援例捐守備湖廣趙金龍之變公蔫戴從征勘旋以軍功超授副鎮數年予嘗回籍騶從煊赫崔氏方曳杖乞食道左詢旁人盡悉恐戴發迹所自臥轍乞憐戴詰其由來叱之去婦歸號泣終夜白縊死其所嫁餅師益从以寒餓死矣

外史氏曰此事予得之萬陶齋所記予讀之而泫然不知涕之何從也益呂翁諸人不獨其豪俠好義也其識見雖於未遇豈非風塵雙眼哉噫然曰張負漂母世果

猶有其人哉于是爲之一哭顧其施于人者皆即其施諸己者也其受諸人者也是又足爲公諸人破涕矣至陶公爲人所弃栖身廟中則又歎曰蘇季子朱翁子乃復見今日乎丁是爲陶公哭其卒也餅師既去丐婦攀轅豈知萎韭不可以入園覆水不可以復收耶則又爲崔氏哭且爲天下之非崔氏而學爲崔氏者痛哭不止也烏乎亦可鑒矣

按梁敬叔勘戒近錄言文毅與其父爲壬戌同榜進士同官京師兩家內眷時相往來其母鄭夫人嘗見陶夫人右手之背有一疣凸起問其故慽然曰我出身微賤少嘗操作此手爲磨柄所傷其後發少癡年過四十當以武職顯得三品封蔵笑曰天下豈有爲人傭行而受封誥者乎及公貴爲援例捐守備湖廣趙金龍之變公蔫戴從征勘旋以軍功超授副鎮數年予嘗回籍騶從煊赫崔氏方曳杖乞食道左詢旁人盡悉恐戴發迹所自臥轍乞憐戴詰其由來叱之去婦歸號泣終夜白縊死其所嫁餅師益从以寒餓死矣

外史氏曰此事予得之萬陶齋所記予讀之而泫然不知涕之何從也益呂翁諸人不獨其豪俠好義也其識見雖於未遇豈非風塵雙眼哉噫然曰張負漂母世果

猶有其人哉于是爲之一哭顧其施于人者皆即其施諸己者也其受諸人者也是又足爲公諸人破涕矣至陶公爲人所弃栖身廟中則又歎曰蘇季子朱翁子乃復見今日乎丁是爲陶公哭其卒也餅師既去丐婦攀轅豈知萎韭不可以入園覆水不可以復收耶則又爲崔氏哭且爲天下之非崔氏而學爲崔氏者痛哭不止也烏乎亦可鑒矣

按梁敬叔勘戒近錄言文毅與其父爲壬戌同榜進士同官京師兩家內眷時相往來其母鄭夫人嘗見陶夫人右手之背有一疣凸起問其故慽然曰我出身微賤少嘗操作此手爲磨柄所傷其後發少癡年過四十當以武職顯得三品封蔵笑曰天下豈有爲人傭行而受封誥者乎及公貴爲援例捐守備湖廣趙金龍之變公蔫戴從征勘旋以軍功超授副鎮數年予嘗回籍騶從煊赫崔氏方曳杖乞食道左詢旁人盡悉恐戴發迹所自臥轍乞憐戴詰其由來叱之去婦歸號泣終夜白縊死其所嫁餅師益从以寒餓死矣

外史氏曰此事予得之萬陶齋所記予讀之而泫然不知涕之何從也益呂翁諸人不獨其豪俠好義也其識見雖於未遇豈非風塵雙眼哉噫然曰張負漂母世果

猶有其人哉于是爲之一哭顧其施于人者皆即其施諸己者也其受諸人者也是又足爲公諸人破涕矣至陶公爲人所弃栖身廟中則又歎曰蘇季子朱翁子乃復見今日乎丁是爲陶公哭其卒也餅師既去丐婦攀轅豈知萎韭不可以入園覆水不可以復收耶則又爲崔氏哭且爲天下之非崔氏而學爲崔氏者痛哭不止也烏乎亦可鑒矣

按梁敬叔勘戒近錄言文毅與其父爲壬戌同榜進士同官京師兩家內眷時相往來其母鄭夫人嘗見陶夫人右手之背有一疣凸起問其故慽然曰我出

身微賤少嘗操作此手爲磨柄所傷其後發少癡年過四十當以武職顯得三品封蔵笑曰天下豈有爲人傭行而受封誥者乎及公貴爲援例捐守備湖廣趙金龍之變公蔫戴從征勘旋以軍功超授副鎮數年予嘗回籍騶從煊赫崔氏方曳杖乞食道左詢旁人盡悉恐戴發迹所自臥轍乞憐戴詰其由來叱之去婦歸號泣終夜白縊死其所嫁餅師益从以寒餓死矣

外史氏曰此事予得之萬陶齋所記予讀之而泫然不知涕之何從也益呂翁諸人不獨其豪俠好義也其識見雖於未遇豈非風塵雙眼哉噫然曰張負漂母世果

猶有其人哉于是爲之一哭顧其施于人者皆即其施諸己者也其受諸人者也是又足爲公諸人破涕矣至陶公爲人所弃栖身廟中則又歎曰蘇季子朱翁子乃復見今日乎丁是爲陶公哭其卒也餅師既去丐婦攀轅豈知萎韭不可以入園覆水不可以復收耶則又爲崔氏哭且爲天下之非崔氏而學爲崔氏者痛哭不止也烏乎亦可鑒矣

按梁敬叔勘戒近錄言文毅與其父爲壬戌同榜進士同官京師兩家內眷時相往來其母鄭夫人嘗見陶夫人右手之背有一疣凸起問其故慽然曰我出

身微賤少嘗操作此手爲磨柄所傷其後發少癡年過四十當以武職顯得三品封蔵笑曰天下豈有爲人傭行而受封誥者乎及公貴爲援例捐守備湖廣趙金龍之變公蔫戴從征勘旋以軍功超授副鎮數年予嘗回籍騶從煊赫崔氏方曳杖乞食道左詢旁人盡悉恐戴發迹所自臥轍乞憐戴詰其由來叱之去婦歸號泣終夜白縊死其所嫁餅師益从以寒餓死矣

外史氏曰此事予得之萬陶齋所記予讀之而泫然不知涕之何從也益呂翁諸人不獨其豪俠好義也其識見雖於未遇豈非風塵雙眼哉噫然曰張負漂母世果

猶有其人哉于是爲之一哭顧其施于人者皆即其施諸己者也其受諸人者也是又足爲公諸人破涕矣至陶公爲人所弃栖身廟中則又歎曰蘇季子朱翁子乃復見今日乎丁是爲陶公哭其卒也餅師既去丐婦攀轅豈知萎韭不可以入園覆水不可以復收耶則又爲崔氏哭且爲天下之非崔氏而學爲崔氏者痛哭不止也烏乎亦可鑒矣

按梁敬叔勘戒近錄言文毅與其父爲壬戌同榜進士同官京師兩家內眷時相往來其母鄭夫人嘗見陶夫人右手之背有一疣凸起問其故慽然曰我出

一鈎徐不覺也比入參禮畢撫軍某公略詰數語笑謂徐曰太爺儀貌温文尊名何不稚也徐曰瞪眞人不解公命取其稟示之徐駭然懶汗不敢久留退至門房與閽者相詰責欲毆之馮乃從旁笑解之且曰此小弟所爲也乞饒其初犯願獻印花房中元寶一箱贖罪何如無可如何忽然而出同僚絶倒

房中元寶者乃夫妻交媾時墊腰者也昔禾中有富室子新婚其婦粧奩中有一箱所貯皆此物也富室子不識何用竊取其一出示乃翁問所用翁掩口不能答見者無不匿笑

負債鬼

吾鄉有甲乙相與善也而皆貧值寒食甲墓祭歸見道旁有破棺遺骸暴露甲惻然歸家取奩鋪爲之掩覆是夕夢一碩衲人來感泣作謝曰蒙君子澤及枯骨泉下無以爲報僕生時門六壬數君從今可垂簾於市凡遇貧乏之計甲疑爲素所不習鬼曰但聽我言自當有驗甲謝之醒而異焉竊念一寒至此何妨姑試其術于是懸掛招紙凡問卜者鬼輒教之剖斷有以失物告者鬼陰語甲曰此物在渠家房後西北廂複壁內然非人所竊也甲以語某某如其言獲之益其

妻詐臥以珠環置鏡臺上爲鼠所銜入也里中某翁家一白大忽於空中起行至牆頭翁遂病傷寒劇甚往問之占曰此有野鬼求食祀之可愈家人歸祀之病良已由是其門如市年餘積貲累千金乙偶詣甲詢其何遽神驗乃爾甲述其由乙心羨焉歸後亦荷奩鋪至郊外負得故棺如其法行之而返是夜果有一鬼來謝其狀類屑髏額襤褸如丐乙遂告以所欲鬼忻然願爲効力乙大喜以爲指日可作富家翁矣遂亦託其術無何問以所卜鬼輒曰明日來易一人鬼又曰明日來乙皆如其言應之其人輒懷卦金而返翌日更無有過而問焉者乙還以責其鬼鬼曰某生前凡遇索債者則應之以是其他固未嫻也言已寂然自是絶不復至某懊恨不已訪諸邑中其人蓋以負人纍纍憂鬱成疾而死者也外史氏曰老氏有言上德不德是居今之世欲求厚施而不望所報者難言之矣然欲冀蔑報而至於殘閼朽骸中求之亦已癡矣況如某乙之鑽舟以求者哉宜其爲鬼所揶揄也昔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嚬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走彼知美嚬而不知嚬之所以美也如某之弄巧成拙使前鬼而在其側能無爲之撫

掌

蛇異

康熙初東河之新橋柱下忽出兩蛇相鬬移時不解觀者漸衆橋忽崩壞壓而死者千人蛇亦不見事見厲禁棚東城雜記此二蛇殆天使之歟

戍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受業烏程周如懷校字

鬼隸宜淫

京師寶泉局有神祠門內塑鬼隸四人頗著靈異有工匠數人宿於門側夢中常被其汚其夜時手足如縛欲喊則不能出聲醒而捫其股間每有青泥填塞且腫痛不能起立初不知何物爲祟也後有一黠者又爲所污夢中默識其像醒而憶之始知即鬼隸也相與告諸司官而毀其像其祟乃絶

狐母

盛京參領達基之父某嘗獵於山中會日暮歸途遇一少婦年約二十姿容絶世告以迷途求附載某心念山僻安得此幼婦得非狐乎嘗聞人血可制鬼狐使不得遁形將試其術遂許同車日漸暝潛破鼻出血塗其額婦皇急罵曰黑心郎不畏死耶然卒不得遁遂與俱歸逼爲伉儷逾年生達基婦遇家人有禮舉家亦不諱見者驚其艷而忘其爲狐也達基嘗謂人曰吾母一切服食無異常人惟頂心常戴一紗笠寒暑不去蓋其頂中空下窺見臟腑故也及卒後衆共驗之果然

七額駙

嘉慶時成德行刺伺　仁宗皇帝御朝猝放一矢箭一侍衛見箭來不及禦輒以身覆　御座箭洞胸而死是時七額駙在旁急以兩手抱成德衆侍衛羣趨持之遂醢成德相傳成德武藝侍衛中無有敵者或於地中負短柱一行成德騰一足埽去柱皆拔起七額駙亦能之然額駙止能埽七柱而成德可埽至十二柱云後幸木蘭打圍羣臣方馳逐有一熊突至　御前連傷侍衛數人七額駙向前與熊手搏良久爲熊攙去坐身下不得脫額駙急屈右足竭力跌熊去仆于山足遂糜爛而死然其足自是跛矣

瞿式耜

初　王師入桂林瞿公方巾燕衣危坐署中胡一清躍馬入勸之去公舉杯曰能飲酒乎一清曰今日豈飲酒時遂躍馬去適總督楚師司馬張同敞自靈州回公喜曰做至吾死不孤矣敞曰公將何行公曰封疆之臣有封疆守疆既失更復何去敞曰將欲得當以他圖恢公有命敞敢不死遂止飲酒督標致遠將軍咸良勤慶馬請公出城再圖恢復家人泣請少忍須臾待大公子之至皆不許遂被執見定南王孔有德有德曰公閣部耶好圖部公曰汝王子耶好王子有德箕踞地上顧曰汝洞山之鴨地築臺于

旁守墓不去云公孫翰林院檢討昌文于十月遣讀來
明王辭臨桂伯世爵且陳桂林不可守狀聞警辭歸先
是浙人魏元翼以墨吏黜心恨昌文將甘心焉未至一
日元翼家中鐵索鏗然繞室有聲元翼伏地請罪忽作
吳語曰汝不忠不義乃欲殺我孫耶元翼叩頭乞緩三
日少畢家事又忽楚語曰此不義奴速殺之何問焉九
竅流血而死有頃德疾遣將禱於城隍忽見宮候司馬四
大字入牒見總督南面儼然大驚拜之歸以告有德有
德駭然爲供雙忠神位于鐵佛寺昌文適至有德因厚
禮之昌文遂遷留守柩於明月洞清凝亦遷總督之柩

與夫人合葬焉初安仁王英明特達才畧過人有知人
之鑒嘗日居安可寄社稷臨難不奪大節者惟瞿先生
一人而已一日宴罷夜半疾作急召公入付以後事執
手流涕曰孤負先生顧永明王曰國家事一聽先生處
分且自言其前世曰孤再生伽藍而王第一羅漢也先
生好輔之言畢而薨相傳永明王嘗至寶鼎寺禮肉身
無量佛佛忽起立然則羅漢後身之說果不誣也後
王師襲績溪執督師御史金聲被殺時洪承疇監斬既
死尸不仆洪大驚去冠儼然危坐洪驚入內恍惚
不敢出者數日此與瞿留守張司馬之身後現示者彷

外史氏曰余嘗讀沈廷芳重修明兵部右侍郎左公祠
碑銘後自記曰順治二年閏月二十日公授命是日萊
陽鄉人見公衣白衣乘白騾進南門至家大人劉叔人
問公歸來乎曰吾爲興朝所囚問以他事則曰吾方寸
亂矣時北窗下有木榻公坐良久乃去其鄉人仍見公
出南門出無何憩泰運人御公柩歸矣越日公所知從
南來云是日暮遇公於揚州言欲往南京謁先帝衣飾
與所乘皆同蓋公之忠誠生死不忘君國如此至今鄉
人稱大忠先生吾聞諸趙元睿云云按公之與陳洪範
馬少愉袁經入都也請祭告諸陵及改葬先帝不可則
陳太牢于廷哭而奠之旋遣還出都洪範請亟公勿遣
乃追還改館太醫院公題院門曰生爲大明忠臣死爲
大明忠鬼又畫蘇子卿像懸壁間繼聞南京失守公南
向慟哭絕粒七日嘔血題詩有云寸丹冷魄消難盡蕩
作寒烟總不磨及諭降不從遂與從行兵部司務陳用
極等俱被殺公僕左夏王聯州爭死亦並殺從來論忠
大節要皆有其素定者故沒世猶有生氣如此或謂南
都不亡則公可不死然公即不死亦終爲都經之
館于閩州耳嘗遂能背主屈節乎蓋玉可碎也不可毀
其白此則數公之所同也若神後所記則公之靈爽尤
爲藻飾故
兼錄之

孫延齡

李定國攻桂林孔有德謂夫人曰我受國厚恩誓以身殉若輩亦早爲計夫人曰君無慮我不死指其子及女曰第兒曹何罪而亦遭此刼乎囑老嫗負之去泣而送之曰此子苟脫于難當度爲沙彌無效乃父一生馳驅南北下場有今日也言畢自經有德縱火焚其府拔劍自刎死子尋爲定國衛兵所獲死於安隆女以幼養於軍中廣西平女得歸　世祖與　太皇太后憫有德歿於王事令送入宮爲　太后養女名孔四貞四貞年十六　太后爲擇婿四貞自陳有夫蓋有德存日已字孫

偏將之子延齡突因下　詔求得之奏　太后命爲夫婦　賜第西華門外廣西之再定也　上念孔後無人弁慮孔師無主乃封四貞爲和碩格格掌定南王事遙制廣西軍延齡爲和碩額駙內輔政大臣世襲一等阿思尼哈番延齡美丰姿曉音律長于擊刺體勁捷能超九尺屏風惟不喜讀書然遇有章奏輒能斟酌可否與人交必盡其誠能容人過失四貞美而才自以　太后養女又掌藩府事視延齡蔑如也延齡以　太后故貌爲恭謹以順其意四貞喜出入宮掖日譽其能　太后亦善視之寵賚亞於親王四貞不知以計愚之謂其柔和易制事益專決延齡內愈不平日思所以奪其權會三都統戴良臣等僭亂不法事訴于　上三都統亦訐之　上命良臣等僭亂不法事訴于　上三都統亦訐之　上命督臣金光祖究其事大臣皆不直延齡十二年吳三桂反以書招延齡延齡招良臣等議事伏力士擲蓋爲號盡縛斬之即舉兵三桂封爲臨江王廣西提督馬雄亦降雄本三都統之助延齡畏其逼四貞日夜感　上思翦其鯁順計且決矣雄探得之密告三桂三桂命其侄世賓爲金吾大將軍領兵以收復廣東爲名駐節桂林城外延齡出迎敘故舊相得甚歡及送之轅門有苗兵

數十突起馬首延齡于馬箠中出利刀奮擊斃數人力不支爲所殺世賓送其頭於馬雄雄對之掀髯大笑曰延齡亦有今日乎頭忽瞋目張口躍起直撲雄身雄大叫曰延齡殺我嘔血數升而死此與三國演義言吳斬關公送其首於曹操操開函問雲長別來無恙事絕相類然彼固附會無稽而延齡事則載之四王合傳者也烏乎其果然耶四貞幼會爲三桂養女遂拘之入滇其子亦爲世賓所殺雲南平四貞歸京師奉有德祀焉

繼鬼

秀水汪如洋號雲壑未第時館于邑某紳家嘗夜讀至

二鼓後一少婦縞袂素裳推扉入汪訝之起詰所自婦言故與主人女芳姑稔將假遛尋舊好焉汪以形迹可疑阻之婦爭之不得返身薄戶外以手探檻下移時始去汪益疑急返移燈往視得一圈圈尺許攜遠向燈窗其物非繩非帶如環無端心知有異即就火熨之腥氣之氣觸鼻難耐忽聞哭聲自內出詢館僮知主人女已以自縊死正驚詫間前婦突至檻前見其圈不得復入向汪索取汪對其頃已焚却且叱其速退婦怒曰與君素無仇怨何忍下此毒手然君貴人也痛哭而去未幾館僮又來報主人女頃以解救復甦汪後中庚子會

狀出為雲南學差旋卒卒時有老僧至門哮之歸去生亦自言前身我眉山僧也

乍浦之變

去年夏暎夷破乍浦殺掠之慘稽塞路或舁尸詗中水為不流其最可慘者尤莫如婦女匪有黑白二種黑者愚蠢殆如大羊聽白者所驅使亦不知畏死故臨陣必使施放鳥鎗然破城時亦知注掠凡所擄婦女少艾者必以供白鬼黑鬼則自取老醜者多有以數人送注一人而死者有傷生者少年才俊人邑庠娶婦某氏慧麗絕倫至是才逾年耳前一日婦聞警促生即往覓舟先遁謂若待城破將恐求死不得也坐繫家未忍決去及夷匪至始出覓舟而滿城大亂舟已不可得急返聞婦哀號聲徹外趨入見黑鬼六七人捽女髮將按注焉生跪為祈免羣匪怒即捉生手足釘于門上旋捉女褫其下衣迭就淫之良久宛轉呼號而死乃弃之後搜得僕婦數人皆斃之而出有老僕匿於牀下至是躍出拔去其釘抱生下生不能起立枕婦尸痛哭久之踣踣出門意將覓死適遇白鬼數人詗知狀攜生歸令認取黑鬼七人殺之有郭某者漢奸也素為夷匪所倚掌兵權檄以三十金俾另娶生攜還以其金命老僕往市兩棺

斂將婦殮訖長號數聲以頭觸棺死老僕即取空棺殮之而自縊焉其他遭其毒者亦不勝舉頃閱揚州十日記歷敘城破被難之苦令人不忍卒讀亂離之際大抵一轍也又聞白鬼性亦淫毒殆不下黑鬼其所得婦女雙雙特甚每日必用鼓樂交拜坐筵一番仰新婚者然顧願好文墨每入人家遇名人書畫即獲拱璧爭取無少遺焉

虎尾自囓

廣陵某翁常挈其子游楚路人九疑偶日暮借宿僧舍時十月之望驟思無聊倚窗觀月忽風起山木皆震動

葉敝敝落見一虎躍入後園坐大石上俄而大哭聲極淒楚既乃自舒其尾鞭背數百乃去父子大恐不敢復睡坐而待旦以語寺僧曰此間常事也因問虎何哭曰虎之性健忘方食人時不知其爲人也覺已晚矣然其所食人爪獨不能化常梗胃中當清夜月明必自悔悔必哭意謂天地好生而我食之故鞭其背以自懲然遇風發威震時適有人至則故態復萌矣

外史氏曰余自幼卽聞父老言虎之食人必自踵而上食至首乃知爲人則爲之下淚弃去當時已覺其爲誕已也後讀唐代叢書穆宗時有孫生與李生某者素友善一日李生忽亡去其家覓之久不得相傳已化爲虎後孫生以事出京道經華陰山下忽遇一虎於叢草中呼生問故人無恙兼述已之爲虎問及家中消息繼以痛哭生乃呼之出見蒼以自慙形穢恐驚故人故不願見其言每有所遇亦知不可食但饑涎不能自主且囑其勿復至恐適遭餓吻也生悚然謹諾乃口占七律二首贈生大哭而去其所言食人之故與此小異而其所以自恨爲獸則無不同也余獨怪世之虎而冠者其健忘既有甚於虎而其忍於橫噬以殺人者初不知所悔也烏乎虎猶如此奈何名之曰人而反不如虎乎

夷船

數年前傳聞瓊州境外忽來一船其長逾於洋船大稱之上有三層樓檣帆檣肚麗高大行疾于風而舟中不見一人中置銅銃圍徑丈許亦能無人自放舟人大懼遠不及也于時人情洶洶以爲必有島夷將與內地爲患故爲是先聲以示威云按海外惟荷囒最長于用舟與銃其舟大者長三十丈廣五六丈板厚二尺餘鱗次相銜樓五棬船上以鐵爲網外漆打馬油光瑩可鑑舟設三層旁置小窗各置銅銃其中每銃張機臨放推窗以出放畢自退不假人力棬之下置大銃長三丈餘中虛如四尺車輪云發此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敵迫則裂此自沈不能爲虜也其役使有烏鬼嘗居高自投於海徐行出濤中如履平地舵後銅盤長大徑數尺譯言照海鏡識此可海上不迷今暎夷犯浙自六月望後來定海聞其總兵百美及布爾利所駕船尙泊招寶山不去其船並長數十丈其形製與荷囒之船無異而其中船板俱用銅包我軍嘗遣善泅者潛行水底至彼鑽之不能入據楊炳南海錄言暎咭唎國卽紅毛番而外洋考謂紅毛自稱和蘭則此船卽來自暎夷者矣

閩中紅夷本日本屬國舊往來閩地市易明神廟末

年輒築堡於海壖爲久駐之所甲子春有漳州李姓者自日本歸云日本國王壻也蓋李本閩中優人先因渡海失風漂至日本主愛其人物秀麗以女妻之數年思欲歸祀其祖故返時撫臣南居益閩知召詢島中事且以解散紅夷請畫策李云此係我國屬役者諭之當去隨傳命使歸各棄堡去遂墮其所築閩中腹心之患頓釋是當時雖爲海壖之憂盛也余謂此或人之所埋本不足異余二姊家張氏之族主爲日本屬國不似今之強大竟至與中國抗衡也有同居娣婦某氏者素病咯血一日日方中至厨下午炊聞瓦墻下水甕之側一手伸出五指皆備儼然人也婦大駭方呼衆往視倏已不見衆郤其處掘之無所獲

洋攷言其長技惟舟與銃海錄亦言其最善連珠鎗而舟制尤極機巧其兵制頗得周禮遺意俗奉天主教其于內地諸神從無敬禮者惟見廟中所塑白無常鬼必瞻拜頂禮其他雖孔聖像亦任意褻玩甚有摧爲薪者相傳前年寇寧波時其陸路統師布爾利入城隍廟會衆去城隍冠服將改其服色及還舟忽自投作神語曰吾奉上帝命爲斯土神雖

本朝未嘗以國制加我必欲令我易服汝輩犬羊甘敢毀裂我冠服乎言畢卽取佩刀自刺而死于是諸夷震慄次日仍如舊制製作衣冠備牲禮送至廟爲神

挖眼

明史葉載韓雍征廣西猺獞誓與僚屬論兵轅門取俘斬數人探心腦啗之立盡見者失色而雍談笑自若此眞威克厥愛者也頃有督撫某公鎮海疆者凡遇剝賊輒抉其目珠嘗微行至茶肆中見一喫咭唎人方

與同伴相爭拔刀欲刺同伴逃去其人將追殺之問之其人言本將往殺其仇家某而某獨爲之勸阻故將先刺之某公好言曰殺人者死汝國中之法亦然今其勸汝者愛汝也汝奈何欲殺之也其人大恚曰汝何人敢來爲渠游說乎可亟去勿嘗吾刃某公即返至署立飭捕役數十往拘其人至公衣冠坐堂皇喝令擡頭其人仰視始悟即肆中所遇也乃慴伏不敢動公即起至堦前一手捋其髮救兩指插入曰中則血淋漓雙珠隨手出矣隨乃摭襟拭其指血且拭且罵曰賊匪先教汝知本部院手段衙拿汝同伴弁誅可也凡挾目公必親自

舉手挾罪輒以衣襟拭其指故襟上盡赤如臙脂蓋此事隸役莫能任使也竊謂此法以處劇盜大猾縱不即行誅戮亦可杜其後患非但以立威也然公今已以繩刑爲御史所參矣

狐妖

國初時邑中某爲其戚招飲迨暮始歸過鐵店衙過一美髮蓮步蹇澀珊珊然來時秋雨乍收路涼女乞某負過淖處某喜諾徑負至家女詢知爲其家雙波斜轉而笑曰癡兒負我來欲何爲某亦笑曰卿試猜之女曰然則于宜僵矣某狂喜挽與入帷畧亦不逆御暨既畢女

頓見四壁蕭然牀中敝衾敗薦衲也思作風流措大耶生覺有慙色已復疑其爲妖女已知之曰我誠非人然不爲汝禍勿怖也某心戀其美即不懼惟以其茬弱不堪糟糠爲慮女曰但能共寒窶此亦易耳某益喜次日偶出門比歸室中几榻衾褥燦然一新驚問所自女曰適借之姊家爾至晚饋某歎曰有客無酒相對亦復無聊女不答一轉眼則斗酒隻雞藿烈具矣自是凡其有所需無不應手至某嘗戲問曰卿以此神通何難爲致千金一洗酸態對曰交與君有以緣故旨嫌爲此凡人飲啄有定過此恐不爲君福也後月餘女託往省姊家數日乃返詰其[illegible]氏個染微疾故少留扶持也某疑其別有所私也謂之曰汝宗善家好勿去祟他女曰彼家墻高又多武且彼婦人不可近也無何某以酒後誤傷人命入獄女朝夕入視時攜肴餌相餉獄卒無知者會于七倡亂山東一日官軍方與對陣忽見一女子白錦戰袍首戴雉尾持綠鎗躍馬率數十人馳入賊陣賊乃大潰亡就擒及問所自女以某妻對將軍上其功某因此亦得末減竟歸[illegible]充軍臨行女請從某不可曰有押役在女曰彼何知焉淮上我別有投比至淮別去後二年遇赦還過淮逆旅

主人曰自往年客去此間有妖大爲祟今不敢屈留某心疑是女固請止宿樓中入夜某於燈下獨酌忽見女華妝而至向某萬福曰郎亦無恙耶某大喜邀與共飲絮問前事女曰但爲君故致臥榻之側不容他人今幸可相從去矣次日遂攜以行過蘇州方屆五日有龍舟之設某偕女游焉女飲大醉枕於膝上而臥輒化爲狐初鄰舟一鄉宦某見女窗中艷之及是乃招某去許以五百金購爲某心念彼異類也終非良匹若守死杜下何日得富貴遂與署券而還女已覺罵曰負心賊妾自問於汝不薄今纔得生還遂忍以數百金而棄如敝屣

乎今不汝忍殺但篋中鈿盒須見還也言訖向篋內取其盒納懷中徑出登岸揮涕而去蓋此盒乃女送某往錦州時所贈凡遇窘急啟之必有數金存焉某以是在戍得免凍餒至是自悔負女然不可追矣悵然解纜至家年餘竟以窮餓死

附錄袁氏傳

廣德中有孫恪秀才者因下第遊洛中至魏王池側有一大第洛人指此袁氏之第恪徑往扣扉良久忽有啟闥者女子容光鑑物艷麗驚人珠初滌其月華柳作啟其烟媚蘭房靈灌玉瑩塵清恪疑主人處于

潛窺而已女摘庭中萱草凝思久立遂製詩曰彼見是忘憂此看同腐草青山與白雲方展我懷抱吟諷既畢遂來塞簾忽覩恪驚慙入戶使青衣詰之且曰小娘子少孤更無姻戚見未適人且求售也良久女子乃去美艷愈于嚮者所覩命侍婢進茶果曰郎君既無第舍便可遷寓于此恪未室又覩女子婉麗如是乃進媒而納爲室三四歲忽遇表兄張閑雲恪止宿其家寢張生握手密謂曰兄於道門會有所授適覩弟詞色妖氣頗濃未審別何所遇恪辭以未有所遇張曰夫人稟陽精妖受陰氣魂掩魄盡人則長

生魄掩魂銷則立死故鬼怪無形而全陰也仙人無影而全陽也陰陽之盛衰魂魄之交戰莫不表白於氣色向觀弟氣色陰陽侵位邪干正府眞精已耗讒用漸隳精液傾輸根蒂浮動骨將化土顏非渥丹必爲怪異所鑠何堅隱也恪方驚悟遂陳娶納之因張大駭曰即此是也恪曰某一生迍邅久處凍餒因茲婚娶頗似蘇息不能負義何以爲計張生怒曰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且義與身孰親身受其災而顧鬼怪之恩義乎授以寶劍曰此亦干將之亞凡有魍魎見者滅沒倘攜密室必覩其狼狽恪遂受劍張

告去恪携劒隱於室內而終有難色袁氏俄覺大怒曰子之窮愁我使暢泰不顧恩義遂興非爲旃此用心則尤甚不食其餘恪歛顏叩頭曰受教於袁兒非宿心也袁氏遂搜得其劒寸折之若斷輕藕袁氏乃大笑曰張生一小子不以道義誨其表弟使行其兇毒然觀子之心的應不如是吾匹君已數歲矣子何憲哉恪方稍安後十餘年袁氏已鞠育二子治家甚嚴不忘於心兒袁氏之于孫生者乎且以孫生之貴不能娶而驟得二神仙中人而可以育子可以治家爲孫氏更綿血食於無窮與生處十餘年而琴瑟會無間

高山凝睇久之若有不快意到端州袁氏曰去此牽程有峽山寺我家舊有門徒僧惠幽居此寺別來數十年僧行夏臘極高能別形骸善去塵垢儻經彼設食頗益甚行之福恪遂辦齋蔬之具及抵寺袁氏欣然易服理妝攜二子詣其僧院若熟其徑者遂持碧玉環以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僧亦不曉及齋罷有野猿數十連臂下于高松而食于臺上後悲嘯攜羅而躍袁氏怛然俄命筆題僧壁曰剖破思惟役此心無端變化幾迴沈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乃擲筆於地撫二子咽泣語恪曰好住好住吾當永訣矣遂裂衣化爲老猿追嘯者躍樹而去朋抵深

山而復返視恪驚怛良久撫二子一勸詞于老僧方悟此猿爲貧僧爲沙彌時所養也碧玉環本訶陵舟六七日携二子迴棹更不能之任矣此傳爲唐顧敎六中工于描寫中間論人妖分界精闢如黃庭陰符諸經而其事又可以爲警故節錄以附于此外史氏曰太史公曰師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歸震川先生曰凡人當阨困時得人一言之善輒不忘於心況袁氏之于孫生者乎且以孫生之

也袁氏復何負于生乎無負于生則人之可也室之可也奈何以一人之言而忍以齒其利劒哉然使生惑于張生之危言而不復顧夙昔之恩義則以袁氏聊通如此安知不反受其禍如某生之於狐女也幸也天良未泯撫劒猶豫卒爲袁氏所諒而克保其終也然揣已危矣

織里婚事

織里某翁家饒於財生一子質頗聰秀翁視爲家寶稍長爲聘同邑某氏女年十八即爲之成婿某氏女財及笄耳無何已屆期矣其子忽遘暴疾乃倩媒氏至女家

備述翁意言新郎之病雖大勢無妨然醫者云若此時邀令出門迎娶恐致意外之變若蒙曲賜周旋免其奠雁臨時當仍備輿從迎令嫒往與成禮則所全者不少矣女家父母皆許諾媒氏還報明日迎女去顧壻病已亟實不能行禮草草送入洞房竟夕擾攘不復能就枕次日其子竟死女猶未及廟見也此道光二十五年九月間事死是翁以將燕客召屠者宰豬屢宰不絕而又無血及其他雞鴨等物皆然其庖人所烹豬蹄箇箇皆作朕紀色如塗鮮血識者已其卻爲不祥而翁猶迷而不知止以致此誤也惜哉

外史氏曰此事余聞之丁子香時許海樵亦在座惻然曰此女固未廟見也嫁之可矣余謂即已廟見矣已與某子合歡矣而以守貞六七之紅顏少婦又無遺孤可撫而必令其以寡鵠終也於心安乎然此女既已歸壻門矣此非如置器者以不得其用而遂可轉售諸他人也況以今之世雖在閨閣皆喜矯立名義甚有未婚而與主迎娶與殉其夫者此固小兒女一時激烈之所爲君子所不願見也然而王法猶有所不禁也況其壻之死固已在迎娶之後乎昔者宋伯姬不肯下堂以及於難君子謂其女而不婦是女子之出門原不容輕舉而況在嫁娶之際故曾子問言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則壻爲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如之云者謂亦如壻之服齊衰以弔既葬而除者不終喪也其所以不終喪者不以爲婦之服服之也不以爲婦則別嫁他族可矣然此固爲未入門者言也其在入門之後者豈得復援此例乎惜也某翁請之女之父母許之此皆庸人自擾而此女之身則已爲覆水之難收矣可勝歎哉

臭金

林邑船官徐狼川源外夷皆裸身男以竹筒掩體女以樹葉蔽形所謂裸國者也雖習稔袒猶恥無蔽惟以暝

夜與人交市闇中臭金便知好惡曉看皆如其言據八紘譯史乃羅刹國人也在婆利之東其人朱髮黑身獸牙鷹爪與林邑人作市輒以夜置則掩其面云又有羅刹鬼國在東海大洋之中田滿亭雯言巡撫廣州時有一孝廉黃姓名之鬚耳不能聽以眉聽尤奇益不獨牛以鼻聽龍以角聽異氣之鍾於物也

相傳商邱宋公犖精於賞鑑能於暗中辨書畫之眞贋百不失一此別以絹紙之精粗厚薄而得之於手者吾邑沈寶谷青齋先生之子雙目皆瞽不能出門一步然好與人爲葉子戲摸其牌而配合棄去之雖巧者莫

能勝也尤奇

佛時貞觀

姚秋農先生典試廣東闈墨中有用佛時字者呈荐時先生以佛字出佛書點之及道光庚辰先生以都御史爲總裁三場中一硃卷有舉及貞觀年號者又以貞觀乃漢代年號被黜或綴一聯嘲之曰佛時云出梵書菩薩呼寇夫子笑貞觀乃稱漢代武皇長歎太宗驚事都可笑然先生學有根柢疎謬當不至此或闈中同事者爲之也

剪舌

劉燮字隱園吳都人父嘗作令江陰宦囊頗富燮性鄙而質鈍作文常苦思終日不能成章迨其成也錯寫金根顛倒紫鳳見者無不絶倒其父遂爲之援例入監後父死每忌日祭儀俱極不堪妻以爲言則曰渠輩從不爲子孫計詎嘗想嗽子孫羹飯耶以其父在時好結交也以祖母爲疵其少子則以老倡呼之居常數米而炊自僮僕以及子女蔬食常不得飽遇其妻尤酷亦不知有親族交友惟自奉極奢畜一婢張氏性悍戾以其善於牀第也遂納爲妾妾素饕餮劉亦非肉不飽一日妾思食鱘鰉命女僕就肆市焉妾以爲少疑其竊食抵其

器於地大罵婢力辯其誣妾愈怒命僕某捉住剪其舌立斃盜婢有國色劉嘗與狎妾偵知之妻性本奇妒思置之死而未發也至是乃償其夙恨焉及女父控官劉行賄於知縣某公蔽其罪於他婢婢不勝拷掠遂誣服詳報後上官遽爲吞部婢引領以俟秋決而已然劉自是家驟落妾不耐清苦遂與劉謀爲倚門計劉欣然曰飢寒至身不顧廉恥古人已教我矣許之妾雖貌僅中人然以其善落也接客之後車馬塡門劉感其活命之恩且畏其威求所以媚妾者無不至偶購得石濤和尚白描春宮命酒賞之酒至甫展首頁忽聞叩門聲甚驚起出視有縣隸數輩持牒入繫劉與妾而妾已先在前令以侵蝕賑米視職新令某以進士班來代入署見門中一兔伏焉心異之既而悟曰門中有兔乃冤也邑中得毋有冤獄乎及寢夢一女子被髮跪牀前張口噴血似訴冤狀而口中無舌恍惚間又一女在旁痛哭以之起至庭中取一巵渴力挖開將灌之令驚痛震起語因至婢婢呼冤審視即夜中所夢也因思其撅弓而射者乃張字也立與役持牒拘劉與妾並一鞫而服奏劉以同謀行賊論絞妾以爲婢而殺妻劉亦瘐死獄中

按醫經舌爲心苗故斷其舌則不能言劉不能言妾

隸吳直詮素無行好漁色不避親族一日將奸其女女僞許之從入臥內褌腰甫解先索其舌吳狂喜伸舌砥之女一口嚙斷其大半呼救命家人咸集執而訴於官以亂倫論死是其人初不死也

又邑中沈某者嘗游幕以刑名致富千金援例分發東河縣丞性喜孌童一童素以少俊得幸後以恃寵作意斥出童銜恨倩人求復入服役某許之遂入長跪謝罪某視其婉媚可憐摟入懷中童故與鏃絕索其舌嚙得其半某昏絕於地童出至署外聲言某官欲行強奸已不勝忿故嚙其舌遂赴黃河死某以有玷官箴革職然未死也此皆嘉慶戊寅事也

續集卷一

戍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子壻桐鄉　劉縰

劉少保縰字省吾以都督家居時有賊甚巡撫遣縣令郡守請救少保辭以疾復命潛身往請堅辭皆大怒命醫往驗詐則將參之醫至則奄奄牀褥也衆惶急策無出未幾忽報劉將軍破賊歸矣衆大駭詣將軍出吾屬固不能知亦何施此狡獪爲曰賊爲陳友諒之裔蓄謀數傳以俟覺今發不易遏若知某往必大備故密撲之此兵法也衆乃服時方右文每公會坐

少保諸生下郡紳士有公讌釀金不給輒目少保字呼曰省吾以辦此少保恒什伯于衆輸辦或酒酣令家卒馳馬娛賓少保興發往往上馬舞雙刀觀者但見白氣旋繞眩目不辨其面雖奇其藝亦但作戲玩觀也少保子念述矯捷有父風然少保袖箭爲絕藝透堅甲及五六十步念述止及二十步許不能穿札勇不如也少保有女亦勇嫁于某奩具豐盛有盜數十突圍其家盡室惶恐女命婢取軟甲披之率婢揮刀出殺賊賊不能支遁去按明史列少保平緬平羅雄平播蕩平岑猓平倭平猺功蓋詳而遺平寧州事以寇一發即滅耳然其出奇之功

大矣至若時俗鄙武里有達官緣與少保結婚至創籍
明之不振有由矣
拔少保最善拔距能縱躍十丈橫躍十丈拔距者左
傳謂魏犨距躍三百曲踊三百漢書謂甘延壽少以
貝家子爲羽林善騎射拔石拔距嘗超踰羽林亭樓
昇也
又按此篇見張瓜田集原本篇末言明史列少保平
緬平羅雄平播酋平倭平朝鮮平猓功似有誤蓋少
保平倭時本與朝鮮兵合也今特爲刪此三字

黃石齋

崇禎時余中丞集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
遊與訂交意願洽黃公造次必於禮諸公心嚮之而嗇
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按歌
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於余氏園召顧佐
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臥特設榻
上枕衾茵席各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
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命顧以茵臥茵厚且
狹不可轉乃使就衾顧遂暱就公公徐曰無庸側身內
向忌數十轉即安寢漏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佯寢無
覺而以體傍公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

公等爲名士賦詩飲酒是樂而已矣爲聖爲佛成忠成
孝終歸黃公及明亡執于金陵在獄中日誦尚書周易
數日貌加豐正命之前夕有老獄卒持針線向公而泣
曰是我事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爲考終汝何
哀故人持酒肉與訣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旦盥漱更衣
謂僕某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既許之言不可曠也和墨
伸紙先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乃
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顧氏自接公自歸某官李
自成破京師顧氏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縊夫不能用

外史氏曰此望溪文集所紀黃公軼事與左忠毅公逸
書者也夫古來忠臣義士莫不以天下爲已任即至時
丁板蕩世際滄桑猶將以一身力扶陽九不得已而以
一死報國其意固以爲未堪塞責也故當其從容授命
即忠義之名有不忍言而何有于身家更何有于聲色
貨利余讀佛書迦葉白金剛之身非世間火所能燒又
瑜伽論曰魔有四女端正無倫其來菩薩前呈諸姿態
菩薩以義心定力四女皆變老醜羞慚而退蓋理之不
勝夫慾足令賁育失其勇良平失其智惟仙佛爲能制
之然仙佛一切不動而聖賢則有動有靜以左公羅祠
之慘凜凜數言至今猶有生氣使其平居侑如顧氏者

川與之鍵戶同臥起謂能動其一顧哉此先生發微意也至黃公臨命數語則勿定固然亦二公之所同也然此豈二公始念哉此則可爲二公痛哭者矣

對縊

如是我聞京師有富室呂氏娶婦者男女並韶秀親串皆望若神仙規其意態夫婦亦甚相悅次日天曉門不啓穴窗窺之則在各相對縊視其衾已合歡矣婢媪皆曰是昨日已御妝矣何又著盛服而死耶此獄雖皐陶不能鞫矣按花庵中興絶妙詞選錢唐吳禮三字子和有順受老人詞五卷有陶氏者與王生情好甚篤計生

時雖暫爲萍水之聚而死後終必長離因于月夜共沈西湖賦霜天曉角弔之云連環易缺難解同心結凝駐佳人才子情緣重怕離別意切人路絶共沈煙水濶蕩漾香魂何處長橋月短橋月事亦載西湖志然則天下固有此一種情癡呂氏夫婦既在合歡之後得毋亦爲情死耶

生祭

明崇禎十五年洪承疇爲我朝所敗時傳其已殉難崇禎帝賜祭十六壇御製祭文以旌之其後我朝兵下江南洪又經略江南川湖等省從入關有士人迎而請見洪納之其人入而長跪出袖中御製祭文朗誦一過大哭而去

按承疇之才在明末諸臣中似猶可任以兵事史中所紀戰功亦有可觀者然黃梨洲先生嘗議其所敘戰功之多誣則有不可盡信者矣詹曝雜記言承疇兵敗時其子弟在家已刻行狀散弔客崇禎帝方祭十四壇而承疇生降之信至後金聲起兵徽州與門人江天一俱敗承疇諭令生降天一誦御製祭文以愧之其後從本朝歸沒于京師其子弟又刻行狀不復敘前朝事即從本朝入關序起有輕薄子得其兩

行狀訂爲一本以作笑端云

明史又言崇禎十四年　大清兵圍松山承疇與邱民仰誓死固守外援不至勢窮糧竭至明年二月已圍半年矣力不支城破承疇降降民仰不屈死贈右副都御史賜祭六壇官爲營葬命建祠都城與承疇並列帝將親臨致祭後聞承疇降乃止

熊襄愍軼事

全謝山集載始寧倪生爲予言其舅人曾從里中倉憍陳氏見其先世秋曹日錄一書其人在熹廟時嘗爲獄官凡魏奄所殺君子不下束厥而下刑部者皆載其獄

中事其言襄愍亦無所異其臥用一藤枕不分寒暑未寢
報知然襄愍亦無所異其臥用一藤枕不分寒暑未寢
去身每晚人靜再拜禮北辰則取此藤枕供之莫能知
其意也或以問襄愍亦笑不答已而刑有日襄愍神色
不變手出遺疏猶爲上言邊事又作絕命詞其疏稿爲
西曹郎所過曰囚安得上書襄愍曰此趙高語也缺十字
聖朝安得有此怡然就刃時奉有傳首九邊之旨西曹
郎俄錄其首則法場中空無所見但一藤枕大駭相
戒勿泄密報魏閹則命取熊氏子殺家人拷問大索竟
無所得魏閹計無所出遂秘其事其九邊所傳之首非

貢顱也魏閹敗後公子兆璧連疏請公首歸葬蒲州亦
明知其非公首特借以消此冤案耳此說在明野史中
但未之及吾謂李公映碧三垣筆記極言襄愍臨刑之
慘與此不符然陳氏乃親見者當不誣也蒲州大學士韓爌也
按史稟但紀襄愍保遼之功而不言其通術數惟于
萬歷三十五年巡按遼東時歲大旱行部金州禱城
隍神約三日不雨毀其廟及至廣寧踰三日大書白
牌封劍使使往斬之未至風雷大作雨如注遼人以
爲神據此則獄中之事自非無稽也
地震
天變述略五月初六日哈達門火神廟觀祝見火神
颯行動勢將下殿忙拈香跪告曰火神老爺外邊天旱
切不可非動火神舉足欲出廟祝哀哭抱住方推阻間
而震遂旋舉矣
有一紹興周吏目之弟因兄榮選思做公弟到京方三
日從菜市口買一藍紗褶搖擺而還遂遇六人拜揖尚
未完頭忽飛去陷入墻內寸許眼睛飛在對門墻上粘
住猶動眉毛又粘在一處共六人者無恙
學曰館路口有蒙師開學童子三十二人一響之後
元生學生俱不見又宣府新推總兵在元宏寺街一響
所值男女俱赤體寸絲不掛不知何故有長班于方震
連人及長班七人俱不見

時驚惶衣褲鞋韈一霎俱無一人因壓傷一腿臥地見
婦人赤體而過有以瓦遮陰戶者有以半條腳帶掩者
有被半條褥子者有被一幅被單者頃刻得數十人是
人又痛又笑
慶安寺街有女轎過一響掀去轎頂女客身衣盡去赤
體在轎竟爾無恙惟馮相公夫人單褲奔走街心然亦
僅見矣
長安街一帶從空飛墮人頭或眉毛和鼻或連一塊肉

紛而下大木飛至密雲石駙馬街五千勑大石獅子飛出順城門外震後有人來告衣服俱飄至西山掛于樹梢昌平縣教場中衣服成堆人家器皿金錢首飾俱有而德勝門外墮落人頭人臂尤多

先是五月初一日山東濟南知府往城隍廟行香及廟門忽然知府阜隸俱各皆迷有一阜隸之妻來看其夫見其前夫死已多年矣乃在廟當差前夫曰廟裏進去不得天下城隍在此造冊

傳異記宋熙寧中恩州武城縣有旋風自西南來發屋拔木縣令一門及人民俱卷入雲霄中墜地死者不計其數近道光庚寅之歲直隸一帶震裂不下千里壓死者以萬計俱未有吹去衣服及支體者而此記言之鑿鑿如此攷明史帝紀及五行志並無五月初六日之變然明史前後多脫誤如天啓四年三月甲寅六月六日丙子京師地震帝紀及五行志俱有之獨志言三年京師地震者三而帝紀不載紀言四年三月戊午夜京師地再震志亦不載庚申夜復震者三而志但云庚申再震則其不足徵明矣

王秋泉

王秋泉者吾邑名醫也有某富人病且死延秋泉秋泉

趕治其貴人疾不果往富人念不已中夜綿慜謂其子曰吾寧得一醫王先生死不恨子乃復走僕秋泉所頓舍敦促曾所治貴人疾良已又數日貴人起治具餽秋泉奉金幣爲壽秋泉飲大醉歸歸至舟中語家人曰今可赴富人約矣而富人子所遣僕業踴躍解維代搖櫓趨其家傳呼曰王先生至矣舉家驚喜出迎秋泉方酣睡家人起諸夢中主人已盛衣冠鞠躬入舟肅客秋泉蒲慕夜請得詰朝櫛沐登堂主人固請曰老父忍死待先生先生幸辱臨何櫛沐爲強之入診脈已與藥竟出主人盛饌揖秋泉秋泉但搖手謝還舟解衣臥雞鳴酒

醒呼其家人罵曰悔奴曩乃公日某富人遲我久當夜赴之何徊泊此家人曰公頃已診脈與藥忘之耶秋泉大驚曰審與藥乎吾眞大醉必殺之矣頓足促解維歸謂不去必受辱家人效遽鉦鼓雜而主人已遣僕伺秋泉問去卽入報須臾門啓望岸上燭籠數十傳語止王先生秋泉不知所爲俄而主人踉蹌至入舟頓顙淚下承踧謝曰老父得先生刀圭乃者熟寢病若脫矣先生存父存先生去父且大去惟先生終哀憐之秋泉自疑曰世豈有是事哉必給我然已無可奈何強隨之登堂門且掩心猶怦怦然坐定主人申謝再三先生用藥何神

驗乃爾秋泉乃漫應曰昨已得其概請更得審視遂入視果蟒蛇慨之私自慰曰幸不誤更與數劑起其疾厚獲而厚人呼爲醉先生云

外史氏曰此事見烏青志醉夢之中而用藥之神效如此其中有鬼神耶然亦可見醫術之不盡足憑而生死之自有命也一笑

蚺蛇

水經註交趾金谿究山有大蛇名曰蚺蛇長十丈圍七八尺嘗在樹上伺鹿鬬過輒低頭繞之有頃濡濕詭便食頭角三月皆鑽皮出山夷始見蛇不動時以竹籤刺頭至尾殺而食之以爲珍異一說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走便可得也楊氏南裔異物志曰髯惟大蛇既宏且長采色駁犖其文錦章食豕吞鹿脥成養創寘享嘉讌是豆是觴言其養創之時肪脥甚肥可爲寘筵珍味惜其蚕食鹿豕適足以供老饕之大嚼也

蚺蛇大者能吞鹿食人性極淫取婦人弊袴擲地以首戴之俯仰頓撼甚樂捕之者度其出入之地先釘羅椿數行狹僅容其身壯士持檄攬棍伏其中出一人于外颺婦人裙褲招之蛇即昂首高五六尺來追人退入羅椿蛇身既巨到狹處曲折轉身不便人持棍擊之且擊且退數人迭出視其首俯地則無懼矣每擊一下則皮肉皆縮有一泡死而血凝即護身膽也其力大減多以亂眞眞者值錢兼金此嶺南雜記所言與水經註合惟桂海虞衡志言蚺蛇大者如杜常出逐鹿食之塞兵善捕之數輩滿頭插花趨近蛇蛇喜花必注視漸近俯其首大呼紅娘子蛇益俯其首不動壯士大刀斷其首衆悉奔散遠伺之有頃蛇奮迅騰擲道旁小木盡拔力竭乃斃一村飽其肉其法更奇然石湖所志率經親歷必非無據

又按嶺表錄異云普安州有養蛇戶每年五月五日即舁蚺蛇入府祇候取膽余曾親見皆於大籠中蓄以軟草盤屈其上兩人舁一條在地上即以十數拐子從頭翻其身不得轉折即于腹上約其尺寸用刺刃決之肝膽突出即割下其膽曝乾以備上貢即合內肝以線合其瘡口收入籠或云舁歸放川澤據諸書所稱蚺蛇力大若許必不可以生而致今觀此錄祥利遠行賣一枚值牛數頭

采龍眼

龍眼枝甚柔脆熟時賃慣手登採恐其恣吹與紛曰唱勿輟輟則弗給值樹葉扶疎人坐綠陰中高低斷續嘒嘒嗚不已遠聽頗足娛耳細思之令人欲笑

大言

少讀王莽傳凡自法禁號令以及名物鄙縣莫不剽摹古藉以恣粉飾不獨彷大誥等著作也想見當時居之不疑如醉如癡之狀後讀孟蜀世家宋太宗遣王全斌等伐蜀孟昶遣王昭遠禦之昭遠好讀兵書以方略自許兵始發成都昶遣李昊等餞之昭遠手執鐵如意自比諸葛亮酒酣謂昊曰吾此行豈止克敵當領此二三

萬雕面惡少年取中原如反掌爾既而與全斌一戰於三泉而敗再戰於劍門而被擒眞是寫成一笑然自古此等妄人邦又不少南燕有王始者萊蕪人慕容德建平四年始以妖術惑人衆至數千聚於太山萊蕪谷自稱太平皇帝署置百官號其父曰太上皇兄林爲征東將軍弟泰爲征西將軍帝遣車騎將軍桂陽王鎭討擒之斬於都市臨刑人皆罵其自取族滅或問其父兄何往始曰太上皇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朕躬雖存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之曰君正坐此口以至此奈何區死尙爾狂言始曰皇后何不達天命自古豈有不

埋世科

郭暐陞世科爲諸生時嘗館於邑中一富室值黃霉命館僮焙被僮轉付婢攜就主妾房中焙之至晚夾帶主

妾之睡鞋而出世科欲睡展被始見拋之帳頂後主人齋中見之伺其出袖之以去迨更深密令妾往扣其門而操刀隨之世科問爲誰低應曰妾也世科曰焉有昏夜而女客可見先生者乎又令再三懇之曰第開門妾自有說世科曰女客與先生有何可說即有說明日與主人同來如再不去當即捉付爾主勿嫌見辱也主人見世科毅然難犯即應之曰請開門小弟在此既入世科見主人持刀大驚主人曰無懼出鞋示之備述所以世科笑曰幸我無私否則已汚君刃矣明日遂辭去後登萬歷己丑進士仕至大理卿是時人多附魏閹公

獨特立不阿以完節終事見烏青誌或曰此事已見子不語彼作鎮臺某不知孰是余按警心錄陳淳祖爲賈似道之客守正爲諸客所惡內侍亦惡之一日諸姬爭寵密竊一姬鞋藏淳祖牀下意欲幷中二人也賈入齋見之心疑焉夜驅此姬至齋門誘之淳祖不應繼以大怒賈乃知其無他勘諸姬得其情由是深契淳祖後有南安軍之命金元院本演其事與此正相類意當時或有有意爲之者不然或有搆之者歟據錄中所載則其出于依託未可知也

猩猩

非非子曰夫林密淵深魚鳥自有樂地而卒爲人所制者貪其餌也水經注猩猩形若黃狗又類貙貍人面頗容端正音聲妙麗楚太原王孀曰猩猩好酒及展里人置之山谷常數輩爲羣見酒物知人張設取之知張者祖父姓名詈曰奴欲殺我盍舍爾去也即復還曰姑嘗酒迫醉取展著之卒爲人擒焉放翁詩已醉猩猩猶著展入秋燕燕尚營巢此物愛酒與展他書亦言之歷歷當不虛也

案唐人小說載安南武平州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語知往事以嗜酒故以展得之摧百數同宿欲食之衆自推肥者相送流涕時餉封溪令以怕蓋之令問何物猩猩籠中語曰惟有僕幷酒一壺耳令笑而受之蓋此物之靈慧如是其勝于陸機之黃耳傳書多矣而卒以愛酒與展爲人所制禮記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信夫然豈獨禽獸已哉

燕妬

廣陵牛氏家堂燕方育雛其雌爲貓所斃雄啁嘶久之翻然而逝少選偕一雌來其哺其子明日有雛墮地至晚諸雛畢死取視之滿吭皆泉耳實蚤爲雌所毒也嗟乎禽鳥猶疾其前雛如此而雄不悟悲夫

去年仲夏沈荔堂家遠香書舍中燕已育雛一雌爲蛇所噬越宿其雄偕一雌至相與哺雛未幾蛇又至時雄出未返雌驚起啄其目蛇甫吞一雛入口不能反噬急吐出蜿蜒遁去雛已垂斃雌覆而翼之間咽庭中旱蓮草哺之未幾遂愈然自此雌偶出必速返朝夕不離於側蛇亦絕不復至是此雌又能爲諸雛之義鶻也

戒貪

金樓子齊桓公臥於栢寢白鳥營營飢而求飽公開翠紗之厨而進焉有知禮者不食而退有知足者脯肉而退

有不知足者長吁短吸而食及其飽也腹爲之潰蓋戒夫貪也余嘗見蚊有腹已果而作紅色者其尾血滴不止而吸食猶未已也驅之則棲於屏案間不能復飛斯時不知亦悔其饕餮太過否

師戒

里中有走無常者嘗一臥數日一日乍醒遽問其家人曰吾里外科岑氏子昨已死乎家人曰然君至冥中亦見之乎曰吾昨於獄廟城隍廡下見鬼卒拘岑至城隍拍案怒曰汝在陽間做得好事岑叩首泣曰小人生前以飲啖衆人中多炙火每當暑喘作其苦萬狀願大王垂諒前並未敢造惡城隍怒曰觀爾鼠臉胃中豈有一詞作一牛城隍詢問曰此又何說對曰小人向讀千家

點墨奈何既以牛醫殺人更託名教書詐錢財而誤人子弟乎命鬼卒拽下予杖岑復叩首曰小人雖託名世醫然從無過而問津者夥不得草菅人命夥爲飢寒所迫權行訓蒙度日自分生平所讀止有一部四書又大半句讀不全故所取修金極豐不過二兩大約不過來傭與卒目不識丁者之子弟願相從受業彼亦只圖省費無意深求若四書以上小人亦不敢妄教誠猶不致大誤城隍色少紓顧判官取冊檢視至岑首一行注曰綿蠻讀作緡黃鳥城隍怒曰此輩只合轉入畜生道中耳又檢至下一行注云如惡惡惡皆讀作屋臭如好好皆讀作上聲色城隍笑曰二字如此讀試問作何解岑曰此當讀爲四句言如其爲惡須如惡臭斯爲眞惡如爲好人須如美人斯爲眞好則善惡之意皆誠矣城隍曰然則後文惡而知其美者又作何解岑曰此惡字當讀去聲蓋惡之爲物天下未有以爲美者但據本草則人中黃之益人多矣是其味美於回也故孟子曰惡句在其敬叔父也城隍嘆曰舊類汝平日以此教人尙謂未嘗誤人焉遂命詩作狗恣其食惡以償之岑復叩首曰小人生前以飲啖衆人中多炙火每當暑喘作其苦萬狀願大王垂諒詩作一牛城隍詢問曰此又何說對曰小人向讀千家

詩有云赤日行天牛不知惟牛能不受暑熱也城隍大笑令鬼卒曳下先杖一百仍押回里中俾投生爲牛爲課徒者示警云家人皆未信次日聞比鄰畜牛生犢往覩之果然戲呼其名犢輒昂首掉尾而鳴若應聲然

牡丹

日知錄山東人刻金石錄於李易安後序紹興三年元默歲壯月朔不知壯月之出於爾雅而改爲牡丹凡歷代以來所刻之書皆牡丹之類也文衡掌錄紹興九年金歸我河南地商賈攜長安秦漢碑刻求售於士大夫王錫老得一碑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已客曰此

何代碑乎王不能答客曰我知之是名沒字碑一笑而
散今之賞鑑家大率皆沒字碑之類也

柳書

乾隆辛丑十月蕭山陸敬軒爲永城尉署中舊有柳樹
一枝久半槁命工伐之其中紋畫如淡墨寫成左右
蜂衙旁倒懸崖之上有松一株藤纏纍纍老樹一株枝
葉偃倒垂下有一叟扶杖立高冠長袖鬚眉宛然其左
手綰袖中着胸前右脚前行露其爲左脚隱衣下迴顧
若聽泉牀雖妙手寫生不是過也從來木理之成文者
有影木之類乃得之柳樹中則又聞所未聞也造物之
巧豈可思哉

又康熙壬寅京口檄造戰艦江都劉氏園中有銀杏一
株百餘年物也亦被伐及鋸開則木之立理有觀音大
士像二妙矣天然衆共駭異乃施之持南福緣菴中此
似有神物憑之者尤奇

湖市

嘉慶庚午四月高郵縣西門臨湖石隄傾圮河帥委員
修築有州署幕友夏友香者督工役往來隄上日將暮
矣忽見湖中城市宛然林木繁茂斷岸一帶小橋亘之
橋旁有斥堠列柵拒馬咸備橋上有人持板傘作迎風
急走勢而柳陰之下二驢嚙草於其間惟時落日沉山
暮靄四起適當湖中城門關處金碧萬道沿隄水紋如
穀與夕陽相激宕光怪陸離不可名狀城中炊烟縷縷
傑閣嵯峨浮屠高聳鐘聲如在耳也晚風乍起而所謂
城市林木橋亭樓閣者漸淡漸遠頃刻盡滅然已踰數

刻矣嘗聞山東登萊有海市四川青城錢城有山市今此處更有湖市亦奇觀也

小山錄

分宜籍沒有爲冰山錄以紀其事者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楊國忠權傾天下進取之士爭詣其門進士張象者有大名有籌畧國忠可圖榮顯象笑曰汝輩以爲楊公之勢倚靠如泰山以吾所見乃冰山也或皎日大明之際則此山當誤入爾後果如其言人以張生見幾後年生及第釋褐華陰縣尉時令守皆非其人張生有吏道每有中舉守令輒抑而不從生喟然曰大丈夫頭不得遂拂衣歸遁于嵩山錄蓋本此義

有凌霄蓋世之志而拘于下位若立身矮屋中使人抬

泰山

或言泰山沒字碑非碑也度其中必有所藏當是封禪碑銘及玉版檢金泥之屬昔有一巡方惡其疑衆命撤之甫動其蓋風雷驟作說似近怪然其中有物無疑顧氓人則謂史漢但言立石而不言刻石足見讀書心細然隋書經籍志有秦皇東巡會稽刻石文一卷當即指所立之石是此言亦未可據爲定論也

夷俗

高麗圖經言其俗往往男女同川而浴而西南番夷跣足之法必先野合生子而後成婚以爲夷俗之難以廉恥喻也顧其間亦自有所謂廉恥者婦人四月即入水浴至九月方止男女時亦相雜或觸其私不忌憚觸其乳則怒相擊殺以爲此乃婦道所分故極重之此一種節義也暹羅之俗遇華人有與其婦通者則其夫皆喜以爲榮或邀之共飲謂其妻美故華人愛之也此一種見識也又聞暹羅男踢皆鑲嵌鏡鈐則琅琅有聲婚娶送壻至富貴金銀貧用銅錫行女家僧取女紅貼男額謂之利市臺灣土番其人不知歷日無祖先祭祀自父母外無伯叔甥舅之稱重生女

不重生男不論有無生育往往互相交易暑月男女皆裸體對坐淫慾之事長則避幼若弟妹子女略不羞避此又一種分別也若夫烏滸之人娶妻而美則讓其兄羅鬼之卒新婦見舅姑不拜裸體而進盥謂之奉堂則居然習於禮讓矣

西洋文郎馬神其俗不淫奸者論死惟華人與夷女通則削其髮即以女妻之不聽歸也昔有人殺其夫者其妻控諸邑邑令怒即以其妻妻之曰使汝妻亦守寡其斷獄之法蓋有所受之也

雙林凌氏

常熟沈孝子者墓誌鼎革時嘗負母而行於野遇盜奪其糒母不與盜怒將殺之孝子泣而求代並舍之鄉失火延母寢母病方劇不可以變孝子號痛呼天反風火息後母年八十餘遘危疾醫者皆曰法不可治刲股以進弗瘳夢神緋衣告曰疾非五藥所治醫凌某在雙林亟致之凌至以針達之脫然愈見望溪集言孝子之至行足以格盜而感神也而凌氏之以針灸名其家也豈偶然哉凌氏子孫蓋世其業至今云孝子名育卒於康熙四十九年年九十四雍正間翰林編修淑之祖也

附錄碧里志存凌漢草湖州人成化間針灸神靈擅名吳浙兩浙名賢錄稱其慷慨負義氣見人之病如痛在身有延之者晝夜風雨無不疾赴砭石所投諸恙脫然每辰起門啓輿疾求治者日數十百人貧者未嘗受直故身死之日家無餘貲

楊園先生

楊園先生葬其親既卜兆而村民阻葬弗克因厝柩於莊命佃戶居守盜至縱火焚其莊災及兩柩及罪人既得斬首祭墓而先生和衣用粗麻終其身壻尤介錫幼而能文負笈從遊言規行矩甚相得也先生以女妻之及其兄師錫舉進士耽酒色介錫背先生而效焉屢訓弗悛其後買娼爲妾先生女素嫻閫訓引詩書以諷諫壻

如此

又先生與吳仲書曰天與仁孝知有勿藥之喜讀終天一記輒爲泫然不已眞與蓼蓼者莪閒一哀切也人子至此蓋已無可如何惟有臨淵履氷如曾子之志而已記曰終爲難而申之曰終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然則人子未死一日是亦事親之一日也願與仁兄終勉之耳

水月庵

武林艮山門外水月庵卽水月老人故居老人姓孫名文字文石號水月會稽諸生國變後隱於杭楞所居曰

梅園性恬靜一介不取間爲長短歌詞問其年嘗稱九十髮盡禿人多以僧呼之瀋陽范忠貞公幼時老人嘗撫其頂曰是兒當建節吾土吾猶及見之及忠貞撫浙太夫人言於忠貞物色得之屏騶從往謁談論數四時西溪多虎公告之故老人曰山頭大蟲任打門內大蟲怕蕙及忠貞任閩督老人送之曰耳後火發時須要有主意後忠貞竟死耿難人始悟其前知爭就之老人厭惡避去不知所終士人思之改其居爲水月庵肖老人若僧像奉之爲香火院池北偶談稱爲水月和尙

外史氏曰熙朝新語亦嘗載此事而不及耳後火發面

語并不詳其生平爲明季遺老也夫事由前定老人已知之矣而卒不肯屈節于　新朝亦猶龔詡之不仕成祖謂恐負金川門一慟耳古來忠臣孝子豈肯以時命之故移其志哉

腹語

聊齋志異言有一盜被刑數武之外猶旋轉而呼曰好快刀此只極形刀之快耳嘗與舉以語人而人皆笑之按明史楊維斗傳國變後先生臨刑不屈首已墜而聲從頂出則聊齋之說非誣也又漢賈雍爲豫章太守與敵人戰喪元猶帶弓撥馬歸營問衆將曰有頭佳乎無頭佳乎衆將曰有頭佳雍腹語曰無頭亦佳凡此亦如醉者墜車不死其神全也

嘗聞唐花卿爲劍南節度使命討段子璋平之其後出師以單騎出戰陷入重圍衆部將于南陽戰敗賊騎浣女見之曰無頭何以洗盥聞言遂仆此神散之驗也

又太原王穆至德初爲魯炅部將于南陽戰敗賊騎自後追及以劍斫穆頸筋骨俱斷惟喉尙連初不自覺死食頃方悟而頭在膊上旋覺食漏遂以手力扶還附頸須臾復落悶絕如初久之方蘇正頸之後以

髮分繫兩畔乃能起坐而所騎馬初不離穆穆方一足踐鐙而左綁髮解頭墜懷中夜復蘇復繫髮正首心念馬臥方可得上馬馬亦隨起載穆東南行穆兩手捧兩頰行四十里穆麾下散卒數十人羣行見之扶寄村舍尋載適值穆於城中養病二百餘日方愈纔頸有肉如指頭竟小偏此則頭落數次而可續也尤奇

嘉慶初苗匪煽亂楚蜀官兵討之戰于乔爐坪賊敗有賊目爲官兵所殺頭已落猶手持大斧作迎敵狀頭中白氣一縷沖起徑二丈許踰時乃仆此或有邪術焉又非尋常所可同語矣

劉子壯

劉子壯字克猷湖北黃岡人少穎慧讀書一目數行屬文奇肆中崇禎庚午舉人領薦後夢神告之曰爾須朱之弼作房官方中春榜及至京偶出寓散步見數童子携書包經其門一童子特秀出執手與談見其書上寫學名朱之弼大驚隨至其家其父乃開柴廠者贈筆硯數事珍重而別後遭流盜之亂不赴春官及　本朝順治已丑會試朱之弼已爲分校得首卷即劉也亦見

熙朝新語讀此知冥達有命遲早亦有定數爲之慨然

熊伯龍

先時廷對策俱用四六順治己丑科　世祖臨軒策士命勿用四六舊套劉子壯對策稱　旨親定一甲第一名與榜眼熊伯龍齊名熊典試浙江一榜得三狀元未史大成甲辰嚴我斯庚戌蔡啟僔主林榖皆

庫中畫

明大內有畫藏庫中累朝不開至崇禎時上欲開視璫以從來未開爲言而上意甚堅璫不敢違遂開進無所有惟後小紅箱一隻捧至上書崇禎某年某月日開上以其預定也益異之及啟視止盛畫三軸其一作無數

軍民相反背其一則無數官吏士民倉皇逃竄之狀上曰嘻亂離不遠矣其三則止有一人披髮赤體懸於樹上其貌則儼然御容也羣璫動容上慘然不樂而出

亂書

崇禎時宮中每年或召仙或召將即以來歲事無弗應者以前一召即至至是久之不至良久書帝下臨亂批云天將俱已降生人間無可應召者止再拜叩以天降生意欲何爲尚有未生者否批云俟數事珍重而別後遭流盜之亂不赴春官及　本朝順治己丑會試朱之弼已爲分校得首卷即劉也亦見深恩不忍下降批畢寂然再扣不應矣

鶴民國人長三寸日行八千里其疾如飛每爲海鶴所食其人性極機巧乃刻玉爲已狀數百成羣聚於荒野水次鶴以爲小人也吞之而死後他鶴見冀者反不敢食今世之傅虎以翼而食人者多矣然其中豈無玉人焉惟食之者之智不如鶴故往往饕餮相踵而不悟不免爲小人所誤耳

天主教

天主名耶蘇大西洋人自萬歷間有大西洋意里亞人利瑪竇航海九萬里抵廣東之香山澳始傳其教於中土其言謂耶穌生於如德亞其國在亞細亞洲之大

一名拂菻即古大秦國於時爲漢哀帝元壽二年歷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萬歷九年卒其國自開闢以來六千餘年矣天主乃肇生人類之邦帝嘉其慕義給賜優厚遂於京師宣武門內建天主堂藻繪詭異供耶穌像右聖母貌若少女手一兒耶穌也于是其教大行相傳願入教者其師令服清水一盂心遂迷惑乃予之白金五十兩故投者甚衆其歸也必令家人毀祖先牌位罵詈其親戚不爲之動神門神之屬而專奉十字木架遇物作十字形者即不敢褻若奉教者物故其師輒遣兩人至屍傍嘿經以布掩屍視險訖始去或以爲竊取兩目瞳子故也嘗有人

大膽

吳應箕傳南都不守起兵應金聲敗走山中被獲慷慨就死時有吳漢超者亦起兵與邱祖德麻三衡諸軍相合連取句容溧水高淳溧陽涇太平諸縣明年正月襲

南城宣國夜緣南城登兵潰城中按首事者漢超已出城念母在且恐累人入見曰首事者我也剖其膽長三寸如是則義維之膽如雞卵又不足言矣

項王走馬埒

石柱記弁山舊有項王飲馬池繫馬石走馬埒朱少師若異云項羽避難吳中過大溪有異物早暮以尾卷人畜食之羽跨其背一手扼頸兩足夾其腹一手抱樹連拔大樹數章天曙視之馬也遍體黑龍紋遂以名溪今之謚溪是也明鄭明選詩項王昔走馬四面黃金埒時

續集卷二　戊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子壻桐鄉張光錫校字

無支祈

古岳瀆經禹治水三至桐柏驚風迅雷禹怒召夏命應龍搜逐之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形若猿猴縮額高鼻青軀白首金目雪牙伸頸百尺力逾九象搏擊騰踔俶儻忽不可久視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庚辰庚辰持戟追獲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徙之淮陽之龜山足下山海經云水獸好為雷雨禹鎖之龜山足下其名巫支祈即其物也唐時有御史欲見此軍山足下其名巫支祈即其物也唐時有御史欲見此

成痂而愈

陳句山

陳句山兆崙雍正庚戌進士乾隆初荐舉入翰林官至順天府尹生平和易近人有寸美愛不去口有以詩文請質者備極獎借故人樂親之書法蘭亭取意簡遠梁山舟侍講云本朝不以書名而書必傳者陳文簡公元龍陳句山先生兩人而已

痤蠶

邑中伍氏每歲養蠶其年因蠶多葉少飼之不繼乃瘞十餘筐於土窖中命家丁三人仍駕船行市桑葉歸途忽一大鯉魚躍入舟中三人大喜載以還路徑皂林

巡司異其船小而用兩櫓急駕追捕之搜檢別無他物及頭艙有人腿詰三人皆茫然不知所曰巡司即縛解按察司拷掠備至詰其身首所在三人不勝鍛鍊漫認云見埋在家際地內即飭隸卒押至其家發之蓋即瘞蠶處也而蠶皆不見惟一屍身體俱全只少一腿証驗既得逢以三人及家主俱抵罪事見烏青志

外史氏曰天地以好生爲德瘞蠶者心固忍矣然當蠶多葉貴之時今亦有瘞其蠶而以其葉售者矣未聞其輒受慘報也而伍氏乃獨有此奇禍蓋其殘忍如此則平日之積不善必有甚於瘞蠶者是其冤孽所由當

自有所在矣嘗聞父老言昔有一村農以葉貴盡棄其蠶而其子婦乃私藏其蠶數筐農故有桑地數畝葉尚在也其子以無所得葉乘夜竊往采之農適在地中巡守昏黑之中誤爲他賊挺槍刺之立死既而知爲已子也悲恚自縊死而其妻及婦號哭至曉亦就縊以死一門慘焉夫村農之刺其子也固未知其爲子也然試展即在他人亦不過竊取桑葉之賊其罪亦何至於死而必戕其命焉其凶忍爲何如乎天之假手以殺其子也報施之慘豈不可畏哉

按瘞蠶事已見皇甫枚三水小牘但彼爲新安縣維

澗店北村民王公直其鬻桑也得錢三千市飛肩及餅餌以歸至檄安門門吏見橐中殷血漸地詰之公直對以所市且請搜索既發囊惟有人臂者新支解者乃送於居守居守付河南尹鞫之公直以實對尹判差役領公直至村集鄰保責手狀皆稱實知王埋蠶別無惡跡及發蠶坑中有箔裹一死人闕其左臂取臂附之宛然符合以白府尹尹謂公直雖無殺人之辜而蠶爲天地靈蟲綿帛之本故加勒絶與殺人不殊遂命於市杖殺之與此畧同志所載蓋得之傳聞者也

償債犬

邑中某嘗畜一犬每夜輒涉水至河南某氏家守宿一日某呼犬詈之曰汝食於我而爲他人守夜明日必見殺犬者賣汝矣是夜某夢犬人立而嗥曰我曾負河南人家錢故每夜往守以償今止欠十三文償畢即不渡河誓報主人大德也至曉某呼犬至前以十三文繫其頸曰昨夢汝云云今往還之可免涉水矣犬垂首受戒遂帶錢往擲其家而返從此更不復去後某以探女更深醉歸失足溺池中犬大嗥躍入啣其衣拖至岸上跳而至家以首撞門主母驚起隨至池邊見某僵臥未醒

扶至家迨晚乃蘇語其故夫曰前夢犬云誓必報德今果不食其言矣越數月家中不戒於火舉家方熟睡犬復走某臥以頭擣門且搶且吠夫婦驚起視之則火燄徧將及屋矣急救得熄後犬死主人以棺埋焉此見於李存錄者烏乎忠先生果報見聞錄所記也噫夫犬也而能不忘所報如是乎是殆獸其面而不獸其心者歟余故節書之以爲世之負恩而背主者戒

曳堅志許元惠卿樂平士人也其父夢有烏衣客來語曰吾昨貸君錢三百今以奉還未及問其爲何人及何時所負而覺平常畜十餘鴨是日歸於數外見一黑色者小童以爲他人家物約去之鴨聲疑於勞遣一卵乃去自是歷一月每日皆然凡誕三十卵遂去不至竟不知爲誰氏者計其値恰三百錢蓋負人而不敢忘報雖禽獸往往有之奈何以人而不如禽

平

剝皮

崇禎末一衙士言憲廟時嘗遊都下有五人者旅於舍一人大言忠賢之惡不久當敗四人或默或駁諷以愼言此人言忠賢雖橫必不能勝我剝皮我何畏至夜半方熟臥忽有人排門以火照其面即舉棒擊四人並入見所擒者手足俱釘門板上忠賢語四人曰此人謂不能剝其皮今姑試之即命取瀝青燒其遍體用椎敲之未幾舉體皆脫其皮殼儼若一人四人駭欲死忠賢每人賞五金壓驚縱之出此見於李存錄者烏乎忠賢之兇毒誠亘古所未有矣然亦有威力所不能及者耳新言丁卯三月忠賢誕日公卿臺省咸集忽有道人幅巾布氅藤杖麈拂踵門請見閽者叱之曰幾許元老卑卿竟日伺候不能接見笑汝一遊食之徒如何便欲見我千歲乎道人曰我與魏公貧賤交今日覩面一言爲壽千秋也閽者不敢報舉瓜椎斧鉞指其頭顱言且

逐之曰汝鼠輩敢狂言無忌幸今壽日若他日當菁此耳道人以杖叩鼓衆皆失色隨擁之進言此道人求見不容擅自擊鼓致犯天威道人長揖屬聲曰與公久別今日復得相見子此今公富貴極矣寧相忘耶忠賢大怒曰妖道敢肆狂妄我豈與汝交乎叱左右縛付緹帥嚴究道人曰我風鑑一世閱人多矣獨不識汝盜賊其形虎狼其心乎第欲挽回以全忠臣義士之多命也一手指天曰汝能欺君欺人彼蒼可欺乎吾當面看汝寸磔殆狗彘不食汝餘也汝豈能殺我耶將手振躍紲索俱斷兩袖拂空舉座咸驚驀地不見此與續虞初新志張

獻忠設朝時之狗皮道士皆足令逆賊兇威無所施差快人意耳

案剝皮之說從古未聞惟野史載景清欲行豫讓之計成祖搜得劒令剝皮棳草繫長安門明晨駕過繫忽斷爲犯駕狀乃命藏于庫中然景清之死其說固不一惟張獻忠嘗用此法若所剝之皮未竟而其人已死卽將行刑者剝皮蒸未得其法耳甚哉魏奄之殘酷誠何異獻賊哉耳新又言魏奄發冢逮時身血迸流若留以待天刑者屍未朽及臨刑似猶有微息鮮

仙方

七修類稿元末桐鄉後朱村徐通判素慕洞賓朝夕供禮一日疽發於背勢垂死猶扶起禮之偶見淨水壺下白紙一幅上有詩云紛紛墓土黃金屑片片花飛白玉塵其君主一劑臣四兩調和服下卽平衷意其仙方然不知何物爲黃金白玉乃召仙以大黃白芷爲問仙曰然服之果驗後以醫人無不效徐無子方傳婿沈氏至今以此治生數百里來貨藥者無虛日沈族大而分數十家惟嫡支居大椿樹下者藥乃驗沈子嘗從吾友徐院判遵聞其藥今加穿山甲當歸鬚金銀花矣然大黃既於椿樹下者驗始生公公少時丰神英毅博學擅江右文成四方目之曰西陵體及登賢書于太保忠肅入夢與語語多秘人莫有能解者沈君鼎新暴卒而蘇言見公與某某方

副冥司決事如王新建故事烏乎忠孝人極也惟不泯乎人斯乃司以為神烏足怪

按公名培字龜庭號曰部畏齋錢塘兄弟六人伯叔權階與公先有聲公兒時朗尚氣節意氣小忤輒流涕誓死毋裘及太母極愛憐之既長兄弟名益著與

斐東雲間倡道東南陳給事大樽嘗曰某與陸氏交如孔融在紀羣間矣年十六補諸生已卯舉於鄉拜大母堂下母喜曰汝父汝叔歌鹿鳴如昨日吾年垂八十猶見汝成名國恩厚矣勉之明年成進士公丰

遍海內好引接後進然喜面折人過卽慝者皆見公輒屏氣徐常玉臣與客對陸君驟武客怵陵申方正學死州壁觀陸沉果鹿鹿無所樹立以君之才富士馬殺賊下馬作露布快人意坐逆旅日讀史酣飲經月一夜身漸短可三四寸良久方能引長成甲申逆閹犯闕北向長號思擊能誅其婦亟止之曰君素謂書不聞晉宋間事乎猶有待未幾赴建康拜行人司副

熊給事汝霖持節祭淮藩熊負直諫聲與公談時事益痛帥明年乙酉亂兵潰江上公兄弟奉母居鹽官

公命其子繁弱從省會號然公遂避入黃山之西塢經故人陳君廷會居握手流涕曰行將別君陳君止之公曰卽死無益國家卿以塞責至家婦勒左右守公公笑曰死豈可復生乎吾母春秋高當避桃源抱犢耕矣既乃闔戶自經爲客救免又一日晨起呼筆砑箋帶北向叩頭者五南向叩頭者三以襪繩授二僕曰若屬知乃公意便可相成遂上大床坐從容就經而卒凡上留書三函一奉母一遺兄弟一別故友年二十八婦誓死從公自樓墜地若有神持之者又能經旬不死姑裴語曰是天欲生汝也違天不祥乃

不死公兄圻弟階亦皆能篤於風義蓋遺民也公死未踰年陳給事就縛詣身沈淵死御史中丞潛夫陳公攜妻妾赴激湍死陳公先以偶忤於俗俗公移書責之者也熊公入閩爲鄭芝龍所忌與其子俱沈於海遜客自海南來言姚公奇允自刎其頭死矣方公移書御史時奇允曾勸止之而公弗善也而卒俱死烏乎如四人者可稱公死友時同郡王別駕道焜聞公死亦死江東贈公謚曰忠愍董戶部守諭亦死豈以道焜非進士耶乃得謚節愍云

異獸

楚中一孝廉自山中入城因有虎患以兩獵戶持鐵叉自隨日暮向郵亭小憩忽一虎咆哮而來兩人敎孝廉亭前樹上挺叉迎虎而鬬虎雖又一虎偕二小虎至兩人力盡死孝廉方驚悸俄一物似狗而小白毛紅髮眼金色走如飛直前齕三虎三虎伏不敢動皆死各食虎少許先死者嗅而不食須臾至樹下望孝廉大叫聳身一躍忽墜崖下藤蔓中胥之空中不能脫孝廉惶駭自念待死已愚不如先殺之遂下樹取叉刺而殺之持送縣令某某取其皮爲領雪不沾衣夫苛政猛於虎酷吏之肆虐實皆貪心之所致若此物既已食三虎矣而猶貪而不知足以致自陷網羅其亦可鑑也已

按此與博物志所載胡人來獻猛獸如狗者略相似默彼只稱能食虎而此又似不能飛也果何物耶

犬能飛食虎豹而此又似不能飛也果何物耶

主濂洋艦蜀餘聞言角端産瓦屋山不傷人惟食虎豹山僧恒養之以白衛按中華古今注振猴國獻猴犬能飛食虎豹此以獻犬爲角端也余按逸書王會解渠叟以獻犬獻犬者露犬也蓋即獻犬之別名初不聞有角端之稱爾雅騶似馬一角麏脚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是角端固即騶之屬奈何與獻犬併爲一談乎

又漢武帝時大宛之北胡人獻一物大如狗聲能驚人雞犬聞之皆走名曰猛獸帝怪其細小及出苑中欲使虎豹食之虎見此獸即低頭着地帝謂虎欲低頭作勢而此獸見虎甚畏低頭制劒不敢動搨鼻下因搨筒作虎而虎乃閉目低頭制劒不敢動搨鼻下虎之畏獸顯之虎輒閉目余嘗聞　先人言獵家狗之形小於齊狗虎見之輒伏不動狗乃囓其外漫之則此虎不能出外一步矣殆即此獸也

殿試卷

武進縣文介公萬歷二十三年殿試對策公官禮部時自取出藏於家迄今尚在每行作三十二字凡鄉會試有橫直竦絲行殿試但有直行推其立制之意蓋以對策文有長短則字從而疎密無不可者今時相習書殿試所對策率行二十二字失爲法之本矣又乾隆五十年以前間考官猶以經義分校而試帖詩題在第二場今則移于第一場而房官無五經之名其不以五經分房者以士皆習五經也然余嘗見先輩專經者其于所習之經必有手鈔本其間考証源流眞穿經說幾于

一經而五經皆通今則講章時藝而外槩置高閣往往入場時問以此題出自何篇而茫然矣可勝歎歟

附錄康熙三十九年給事中滿晉條陳科場積弊總督郭琇條陳學校弊端並下九卿議上命錄示巡撫李光地胡鳳翮總督張鵬翮郭琇李光地疏推廣科場三條學校四條其末言邇來學臣率多苟且從事致士子荒經蔑古雖四書本經不能記憶成誦僅讀時文百十篇勦襲雷同僥倖終身殊非國家作養成就之道前歲　上諭目下學臣使童子入學兼用小學論一篇至其時幼稚見聞一新就中頓明古義此以小

學誘人之明驗也然書不熟誦終非已得宜令學臣于攷校之日有能熟誦經書小學講解四書者文理粗成就與錄取如更能成誦三經及五經者更與補廩以示鼓勵又童生既令熟習小學以端幼志生員及科場論題專出孝經每重複雷同似當兼命作理通鑑以勵宏通之士疏入仍下九卿與張鵬翮等三疏參合定議其鄉試另編官字號以民卷九官卷一為額此出自　上意光地特贊成之

論題以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義一併命題烏乎自明以來士習之壞江湖日下附錄此議以見國家立法未嘗不善而有治法無治人以致積弊不可復返而其法亦旋廢不講安得如數君子者而挽之使進于古哉

又戒庵漫筆曰余少時學舉子業並無刻本窗稿有書賈在利考朋友家往來鈔得燈窗下課數十篇每篇謄寫二三十帋到余家塾揀其幾篇每篇或二文或三文憶荊川中會元其稿亦是無錫門人蔡瀛與其姻家所刻薛方山中會魁其三試卷余為慫恿其常熟門人錢夢玉以東湖書院活板印行未聞有坊間版今滿目皆坊刻矣亦世風華實之一驗也楊子

常彝曰十八房之刻自萬歷壬辰鉤玄錄始弇州選程墨至己卯以後而坊刻有四種曰程墨則士子與主司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作曰行卷則舉人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數百部皆出于蘇杭而中原北方之人市賈以去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功名享富貴此之謂學問此之謂人才而他書一切不觀昔邱文莊當天順成化之盛已謂士子有登科後全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先後字書偏旁者舉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讀讀之三年五年而一幸登第則無知

之章予慨然與公剛相揖讓而文武之道棄如弁髦嘻平入朕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此日知錄所以歎也余按文莊所言則當時已有房稿今閒更有東去天崇國初于不觀者無論嘉隆以上矣此又世風之一變也

推背圖

程史謂李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有倖心故其學益熾開口張弓之讖吳越至以偏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革命之烈也宋興受命之符尤爲著明藝祖即位詔禁讖書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圖傳已數

百年民間多有藏本不復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趙韓王以開封具獄奏因言犯者至衆不可勝誅上命取舊本凡已驗者皆柔其文而雜書之凡爲百本使與存者並行于是傳者憎其先後莫知其孰譌間有存者不復驗亦弃弗藏矣今之所傳所由紛然雜出歟

宋宣和初尚方織綾謂之遍地桃又急地綾漆冠子作二桃樣謂之並桃天下效之又香謂之佩香至金人犯闕無貴賤皆逃避背鄉爲金虜去亦應此讖也豈在推背圖哉

李自成

名李自成墓誌江寧谷名昱所著豫州志以駁朝史通城之誤甚詳羅公山之謬更不待辨其所徵引亦

精確但據前史所稱則自成之死於村民無疑其言村民既鉏死白成剝其衣得龍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驚疑爲白成其說原非無據此老僧既能知和尙入寺之始及其卒時年月必能記憶其面目惜當日孫教授未及一問其詳也

拔何騰蛟傳李錦賜白成從子後賜名赤心　高必正自成妻之歸高氏弟之歸騰蛟於荆州也騰蛟上疏言元兇已除稍洩神人憤宜告謝郊廟唐王大喜立拜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封定興伯而疑自成死未實騰蛟言自成雖死身首已糜爛不敢居功固辭封爵不允是當時亦有疑

英親王奏有降卒言自成竄入九宮山爲村民所困自縊死屍朽莫辨者合然果其未死則所稱得龍衣金印而眇一目者伊何人耶

徐珠淵

施彥恪施氏家風述畧續編曰庶母徐氏名珠淵字善懷廣陵人年十三歸先君先是有北官欲納之泣曰彼富貴累葉治紈袴習也兒何歸乎兒願得侍文人爲東坡之朝雲足矣先君聞而憐之聘焉四年舉一女弟殤遂不復孕歲己未先君改官侍講庶母寄詩有老天若解妾心苦北地風霜盡轉南之句繼母李宜人命淨兄奉之入都又二年先君疾兄適洛血歸子亦南還庶母焚香籲天割股以進且誓于神曰主翁年平德積于躬縱必不起亦延待其子一訣乎否則以儒林偉人死孝婦之手主目不瞑矣因長號慟且知是者三晝夜丙夕自白光如匹綵白屋上落有奇香起榻前先君忽甦自是始能粥食癸亥三月二十七日事也子聞報奔視又七十日先君歿庶母朝夕哭奠如生五年如一日卒悒悒以死遂與先君合葬于螺螄沖庶母能詩每自茨其稿死後檢得數首附見學餘集小粉場雜識珠淵嘗有

寄北詩云風緊牽離別燈殘人未眠此身無羽翼安得到君邊愚山寄和云莫怨經年別天與耐獨眠老夫讀欲斷夢不到君邊又和寄小鏡詩曰白頭相計伴青山天意驅人不放閒寄到菱花將錦字斷腸獨自照愁顏按先生詩文皆溫柔敦厚品如其人無非眞性靈所發撰故其道學風流原屬千古情種宜得是人而珠淵之情深如許眞不愧先生之朝雲矣

毛文龍傳辨

文龍之襲取皮島以牽制　本朝於當時制敵之謀不爲無助然自其建閫島上抗禦　本朝每戰輒敗而其

廉餉違禁殺降諸罪案當時朝士聽慶言之爾崇煥所
而數十二罪亦言之鑿鑿則其跋扈要挾原有可斬之
理故當天啟二年廷臣大議經撫去留張鶴鳴獨言王
化貞一去毛文龍必不爲用遼人爲兵者必潰是其驕
蹇難制可知而崇煥傳亦言東江形勢雖足牽制顧文
龍本無大略往輒敗衂而歲糜餉無算且惟務廣招商
賈販易禁物無事則弱參敗布爲業有事亦罕得其用
卽謂其罪未至于叛而雙島之會崇煥先與議更嘗劍
設監司而文龍怫然不受崇煥決意斬之此其殺身固
由自取特是崇煥之專戮原足與人以口實傳中敘殺

文龍事與正史小異而筆力稍覺措語蕪而近俚要其
敘促膝耳語數行及後文問繳百刀之誓數語直似小
兒學扮村劇然蓋因崇煥傳有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
誅文龍者誅臣及傳末崇煥妄殺文龍至是帝悟殺崇
煥之言而附會及此竟說成一重果報不知崇煥之誅
本由錢龍錫主定逆案故忠賢遺黨遂以擅主和議專
戮大帥陷崇煥以及龍錫耳而思陵誅崇煥時衆中於
本朝之間然卽此足見崇煥之實心謀國致爲　本朝
所忌逆黨所不容矣故其磔也史言天下冤之而謂每
肉落一塊人競買食之卽崇煥生平何至於是豈先生

附錄　毛文龍傳

毛維黃作毛太保傳言文龍以萬歷四年十四日生
之斬文龍本爲爭功起見而本傳不載或未見此職
狀

于錢塘松盛里美鬚眉目炯炯如電爲人落拓不治生産好談兵嘗與人羣飲酒樓酒酣拍案曰不封侯不罷休衆皆笑之年三十走燕中不遇又走遼左時貴陰令圖之屯田主事徐泉一念公功高而憤帥收之幕下授海州衛軍官漸至都閫後以王化貞薦授空札數百道得便宜行事時天啟元年也公于是率麾下百九十七人東據皮島皮島者故朝鮮地四面皆山陡絶惟西面一隅可通舟楫公得之金湏海蓋諸州皆震朝廷遂以公爲正總兵賜尚方劒進左都督又加封太保封三世襲一子錦衣衛指揮于是公益自奮勵築城修樓櫓立火炮爲守禦具又建府

鍊山立文廟設學諸生得附北直隸山東鄉試有中式者屯田鑄錢通商船爲長久計遇敵敢戰屢擢出奇無窮嘗戰于大石嶺天來如雨再易馬皆射死爰半公登山入廢廟顧見廡下有黑馬遂跨之出馬行甚疾敵望之皆辟易天明還軍軍士皆歡呼及下馬則一黑虎跳躍而去皆大驚曰將軍天人也而丁卯冬有時貴人膺召入都與所親客言別問曰方今以何事爲亟會此客與公私郤故爲沈吟曰東島大可虞初公所招集士已十餘萬日費朝廷數千金餉不時發公屢上疏仍不發最後公疏云脫使士伍一朝脫巾而呼臣雖萬死不能禁其離心如國事何廷議已疑其要脅而時貴適入時袁崇煥新起經略駐遼左時貴陰令圖之屯田主事徐泉一念公功高而憤帥收之幕下授海州衛軍官漸至都閫後以王化貞薦授空札數百道得便宜行事時天啟元年也公于是率麾下百九十七人東據皮島皮島者故朝鮮地四面皆山陡絶惟西面一隅可通舟楫公得之金湏海蓋諸州皆震朝廷遂以公爲正總兵賜尚方劒進左都督又加封太保封三世襲一子錦衣衛指揮于是百里乃擁兵至十八萬皮島所屬島嶼二十餘處浩淼一千里非得多兵何以聯絡而相策應乎今文龍用兵才十五萬乃謂其實止二萬八千餘皆虛冒錢糧也不可解者二文龍妻子久已歸浙或亦王翦請田宅之意而猶慮其尾大不掉不可解者三既謂皮島爲扼要之地而倚任文龍而阻其餉是委之敵耳即謂文龍一身不足惜而皮島既喪內地必危不此之慮而顧日夜以文龍爲憂不可解者四其餘爲文龍辨白者纍纍千二百餘言且曰敢以三子一孫保文龍無他不省崇煥乃以書招公會憂島憂島在皮島西崇煥云有密語公坦然揚帆來且欲因是細陳軍餉事時軍中頗以爲疑請多從者公曰我大將任東隅一面彼不奉詔豈敢殺我果有詔雖多人何益

往滋猶貳且不聞郭汾陽赴魚朝恩之宴乎既相見一古寺崇煥謂公吾所欲與公語他人不得聞兩人各屏去騶從獨崇煥後一書生隨崇煥傾耳此吾輩中奇謀士故當與俱因共挽手入寺書生者狀短小有力袖短刀既入坐定崇煥故移坐就公語良久忽曰吾今日欲斬將軍頭公笑曰甚諧崇煥曰奏密旨懷中出片紙蓋矯詔也公疑之崇煥曰我如屈殺君一刀他日償君百刀公即坐下拜淚無一言書生遂出刀斬公崇禎二年六月五日也年五十四崇煥既殺公而公有族子承祿公養以爲子從公在島中

官副總兵聞變棄官歸杭州崇煥捕得鍛鍊之令誣服與父文龍謀叛蓋欲借以解已擅殺罪承祿取紙筆大書岳家父子四字人皆悲憤崇煥亦變色已竟殺之於是皮島諸將士共棺殮公載柩東北去柩至海中不肯行舟反逆而西流諸將士無如何乃共拜之而浮諸海祁孝東北去皮島墟矣失左臂自此始徐泉一復上疏白公冤不報泉一遂挂冠歸未幾單書齊午都城大震朝廷知公實枉死又頗思其功速崇煥殊於市每肉落一塊人競買而食之百刀之誓至此而符時貴人亦得罪公之爲將也嚴賞罰必信

壺天錄

〔清〕百一居士撰

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鉛印申報館叢書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三六毫米寬九六毫米

壺天録

中秘珍本

壺天録序

自劉向著七略始有小說之名厥來尚遞相仿傚降至今日博學者極意研思大率矜言奇異俾世人耳目一新烏足以資典感哉予氐落不材殆將衰老旅館寂寥形影相弔其謂以稗心胸破積悶者每不出俾史胥詰荼餘酒半卿復效顰徵聞若見信手錄之顏曰壺天錄夫錄之為以壺天名也蓋壺之為器也小而能分時日之朝暮晷刻之長短所謂日月壺中特地長者則壺中一小天也以壺中而論天則不啻坐井觀天之喻而所見者終小也獨是人生百年孰不同此壺中之歲月一壺雖小固有即天人造化萬事萬物之理而翕受於其中者遠窺六合近徵一室要皆可以壺天賅之也予也無楊雄談天之口而藉是以言天殆欲即壺中之天以消此長日耳雖所見者小不免有蠡測管窺之誚而興感所在要即以天道之有常者驗之忠孝節義炳若日星即推之災祥禍福感應昭昭亦天理所當然而可以脩德自省矣夫豈徒山川之縹緲鬼怪之離奇為足以悅乎耳目而已哉但陋劣無文不過自達其閒見覆瓿之譏當必不免倘有執是而嘗責之者是則予之所深幸也夫

光緒十一年歲次旃蒙作噩花朝日淮陰百一居士敘於三十六湖官廨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聖人在位應運徵祥此不常有事也乃日與月會凡月皆然必見於立冬節數日內則常而奇矣西湖有葛嶺朝暾一景人咸知爲初陽臺觀日出處也己卯歲客遊於杭杭友某約至大觀臺五更將盡其地向無行人至是則鴈立而鶩望者不知凡幾霜華滿天寒威襲敝翹首東望隱隱聞有紅光上映曉煙糺縵籠罩無際俄而東方漸明紅雲片相推而上竟如霞起赤城紅接霄漢其下又有魚鱗之雲勻鋪萬疊庭見有一紅一黑者大如車輪並行而上不差累黍紅者熾若火毬光華四射黑者色甚晦暗如潑墨蓋即晦夜之月魄也繼而漸升漸高輪亦漸小黑者漸隱不可諦視但覺有淡墨圓暈依稀尚存若紅者則一輪朝旭如樹頭之高挂銅鉦已據炙老云日月之行極難

會合雖曰月月皆會而一歲之中惟此一時毫釐無差又必九月三十日在立冬節後數日之內小建則有參差矣若立冬節氣或早或遲行亦不齊是歲蓋巧合耳越人謂此爲日月照言日月之相照而行也要之奇觀快目人生有幾矣泚筆以誌不忘

天象示警人人知之而究之常變所昭人亦不過彷彿比例耳況象又奇幻靡一者乎粵東於辛巳歲三月二日辰至午日旁有連環圈三個日中青黑色圈中亦青黑色其東南一圈只得半環兼開兩叉上有雲蓋午後始漸隱占象者謂

慈安太后升遐之兆然究不可解矣又庚辰歲七月初十夜皖垣北門外有農夫胡姓者四更時開門外犬聲甚厲起而巡視見天河中白氣一道亘長數丈似雲非雲轉瞬間沖出天河髣髴有聲直向西南而沒又是歲三月初五下午時遇上帝見有黑氣一道自西北而東南橫亘中天長不可以尋丈計俄而色變白約半時始漸隱焉某歲三月二十日申刻蘇垣見有黑氣二道如虹如霓自東而西亘於資漢至深夜始隱吉凶何驗占天者當知之

蒼蒼者天凡有禍福之兆懸象於上者不一何愁與笑之有庚辰正月蘇郡哄傳天愁始疑之繼乃知誤傳也蓋於二十二日清晨有聲隆隆似雷非雷有老農早起不獨耳有所聞且目有所見聲發時西南天際有紅光煥發旋成五色燦爛彌天俄頃即散老農識爲天門開主物阜民康數十年前曾有此瑞兆也又都中傳言是歲九月初七日夜聞喤喤然笑聲起於天末察其音與人笑彷彿一時聞者甚多皆謂爲天笑主天下太平於是附會者侈陳符瑞言上天既歡忻鼓舞下方自淨洗甲兵矣此特妄言耳試質之觀天者

天地間奇奇怪怪儘有在尋常臆料外者蘇郡於同治年間某月二十七八日晚分將及初鼓忽有紅光閃爍照耀若近若遠乍合乍離或疑燐火或疑野燒皆非的論燐火則焰不能明野燒則光有定見之者僉謂爲帥光云丁丑歲七月十七日揚州一士子夜讀忽見北首牆上光明若晝以爲鄰人失慎急趨出視之則天半有一紅毬大如車輪華彩四射流於雲端隱約有聲餘光越三刻始斂盡焉次日通城譁傳所見皆一是夜秦鄙疑社湖中光更朗若自南直馭西北後亦無所徵驗云戊寅五月初某夜湖畔網船漁子忽見水光接天日月星辰皆隱而晴朗如同白日漁子疑係天明方欲携罾駕槳未幾黑暗如故越一時許始杲杲出日云戊寅歲六月十五日爲初伏日期杭城某黎明起時殘月方沈忽見牖紙微紅疑火警開戶四顧見東北天色紅黃相間掩映粉牆紅光愈熾非霞非雲歷一時許方息一時滿天盡作淡黃色慘慄乎不可久視種種異色是何祥也願與博物者質之

又有因龍而致火者庚辰十月初金陵鄉農黎明起見火光滿天旋有赤龍由西北來至鍾山頂而沒天大明呼羣至山頂採視草木周圍半里皆焦灼如野燒餘無他異占驗者謂有火灾於是家喻戶曉先事預防焉要之天道示警豈常人所能測哉存之以爲他日之驗

太史書五色雲見於時爲瑞見之者罕矣然時有之已卯七月中一夜四鼓時耿耿星河殘月未墜蘇閶外更夫望柝巡警仰見白雲一片如匹練高懸雲間綴有斗大四字更夫目不識丁第覺見所未見呼噪稱奇兵弁起視時雲已散漫如香烟叅纂莫可辨明識字者隱約猜摹尚有偏旁筆畫可擬轉瞬遂淨俾彼雲漢爲章於天詩人歌之允爲勝考作人之瑞此殆其類歟但未知太史氏果見而書之否耳

孟冬之月虹藏不見此言其常也丁丑十月中香港人於薄暮時睇秩黃愈下愈大亦愈明附近處明如天曉見者咸駭異之或謂彗星出見其左右多有是星飛流是耶否耶願與占星者証之

閉雲端現五色彩虹如橋如帶指顧間日光透出則又成彙而觀日矣按虹名蝀崇乃天地之淫氣詩人以爲莫之敢指者也時屆孟冬乃復見而不藏天道甚遠能妄測耶存以俟知者質之

春秋書星隕者不一如星隕而雨隕石於宋五皆隕也宋實卜人之吉凶也至張華爲司空時中台星坼然已有谷徵矣此後言休徵者遂不一其事如水朝宗督瑞公騶鯨之先有大星如巨缾光芒逆射暗室爲明落於省垣大東門外衆目共見率相驚異不三日而瑞公卒於署矣人咸謂瑞公上應列宿故有此異云又有欲隕不隕降而復升者如太湖舟子所言則異矣舟子高某棄在太湖泛舟爲業某歲七月間每交四鼓時天之西南有巨星光彩逾恒夜輒見之殆已月餘矣忽於八月十八日夜間間容際激盪有聲震如雷霆精而起立於舷首眺望即巨星光芒驟驟較往日所見尤大降而復升者至再至三約片時許徙化

電光一道直冲霄漢星仍復位其光頓縮迴不似前時之巨云又有將隕而散彩者則殊足異矣辛巳之歲四月五日金陵城人陡見天半一星徑逾一尺光紅如火由東南飛至西北落下照耀屋宇明於月色星過處隱隱有聲餘光亘天儼若長虹一道約半炊許始滅不知者誤認回祿俗云落將星撼天鼓其或即此要之天道遠人道邇必以星象占休咎往往失於穿鑿蓋隕星則天空攝力偶不足耳豈眞有咎而後隕哉

彗星之見史家多詳記之乃更有隨之而出者辛巳六月彗星見於四更時出自東北方不數日二更即見尾上光芒約有丈餘其時西方又一星大如盌光芒射人香港居民見墮一大星於東北方其色藍而帶黃愈下愈大亦愈明附近處明如天曉見者咸駭異之或謂彗星出見其左右多有是星飛流是耶否耶願與占星者証之

吹噓萬物風實主之乃時有烈風成災者亦天地一大異也同治某年八月中旬高寶一帶忽起大風瓦甕俱飛木石斯拔鼃社湖中魚艇客舟一時盡覆溺衝撞殆難紀數沿湖茅屋拔起吹落里許外或二三里之中見有一物在空中攫拿作勢羣疑爲鬼物實則風也有一雞飛布滿天且於砂石洞穿而下驚視之則一豬耳重約一鈞其他墮貓墮犬更不足論矣有南貨鋪木照壁高約二丈寬約丈許亦爲風拔起蓆棚連捲勢如風箏愈上愈高向東而去竟無蹤跡父老曰此龍陣風道光十九年曾見之此實非常之異也光緒丙子歲六月蘇州黃埭鄉某家養媳年方及笄姿貌頗娟顏洹浣器忽一陣狂風飛沙走石旁人目眯五色潰臭已失女之所在迄無蹤跡按海颶猝來吹人空際遠至百里者時或有之內地之風不圖亦有此異也又北京安定門外地有名八公墳者於某

歲十月十日午後忽一大旋風至自十五歲女子在途被颶至空過時落下半面焦黑勝於墨汚墮地卽斃奇矣丁丑秋川沙亦有風異友有自彼處來言甚詳據云八月六日二更時狂風暴雨西門迤南約六里一帶村莊房屋吹倒二十餘處壓斃者一婦女耳受傷者百數十人河中停泊小船類皆擡至岸灘居民於風雨中眼見火龍一條經過此實事也其時滬上亦有風雨不甚急距川沙不過五十里之遙懸異若此殊不可解已卯八月初旬審波風災歷數時之久澎湃之聲宛如山崩海沸墻屋坍塌居民尙無損傷亦一幸也廣東省城於已卯閏三月被風災雷雨三日不止番禺市橋當大雨時箕伯肆虐大木斯拔沙石皆飛鄉閭廬舍毀折歷倒者甚夥尤奇者梁署窓瓦亦被大風揭去洞開一穴云是豈天之震怒斯邦而以烈風警之耶抑天地山川有不平之氣藉風以宣洩之耶要之天道茫茫豈常人所能測哉休嘉之世風不

鳴條吾不禁栻目望之

蒸雲出雨雨之常也乃有奇異雜出函六徒雨麥雨禾者辛巳歲滬上傳言於二月初八日下午後見天落黑雨盛之益中色如淡墨始尙疑旱乾已久瓦楞積塵隨之而下者迨將白磁缸移置中庭仍見如是其色黝黑殆如漆然新金山布里北灣附近有埠曰新南威於是歲十二月間忽起狂風室中所雨非塵非沙非煙非霧蓬蓬勃勃如釜上氣路上行人覩面者皆不相見亦異觀也或謂陰鬱之氣所致然究不足爲明論云

昔倉頡造字時天大雨粟史籍中久見之東坡喜雨亭記雨麥於岐之陽想非無其事也丁丑十月間黃陂縣夜雨粟形如小米其色黑平積二寸餘厚按黃陂是歲春後缺乏雨澤早晚禾皆無收天其欲助窮民之飢而後雨之耶是歲溫州城亦於十月中雨紅豆色則紅紫不一未

亦不甚勻圓大小與綠豆相仿有識者謂是豆可治時症病人吞服輒效溫郡時適瘟疫先則昏眩吐瀉繼則腿脚屈縮不過一晝夜便死能延緩二日者可撩天其以此豆救災耶事或有理殊不解格致家謂此乃天空之氣將別處粟豆吸入雲中隨後落下者其亦近理之言也夫雨雹一事春秋屢書之言災也已卯歲杭垣於孟秋一日雷電交作陰雲四合俄而狂風括地石走沙飛瓦鱗中忽有砰磕之聲審視雹點或如鷄豆或如鴿卵大小不一有從大關來者言彼處是時亦雨雹大者幾如花盆小者亦有杯許非特屋瓦爲碎行人頭面猝不及避亦復臉若朝霞不堪逼視某醬園屋極高大門樓竟爲擊破壓傷二人某巨室大樓磚瓦被擊成粉甕牖繩樞敗壁頹垣傾塌者更不可數計矣更有一應試船急切不能就岸帆檣蓬席風爲揭盡中臥客身首皆傷轉瞬間舟中之水幾已及半幸枚獲免噫此奇災也陰怨陽伏乃激而爲

此是在先時調燮之耳

雷殛所以懲惡也而於忤逆不孝之子則尤不可赦浙之山陰縣西鄉有張某者生二子皆已授室子出外貿易媳主家政性皆暴戾張曾出假洋蚨二十餅於族人族人貧不能歸婦逼翁償與訣曰若不悉數取歸毋相見也翁素長厚向索不得懼無以見媳面乃吞服生洋烟而歸神色慘變二媳猶追索不已隣右覩翁情形告曰爾翁似服毒宜急救之媳不顧毒發竟斃不數日霹靂一聲二媳擊斃於翁之柩前焦頭爛額臭達數里旁觀者嘖嘖稱奇以爲天之果不爽云此庚辰四月三日事也浙湖南潯鎮有某老翁者既貧且鰥生二子各授室輪日就養二子素忤逆朝夕饘飧嘖有煩言翁貧氣出門謀食他方逐逐奔馳無所餬口悵悵而歸二子皆不納惟幼媳暗爲留揚分羹以餉翁忿甚一日潛行不歸竟投於河三子以失足沈溺草草殯歛畢雷電交作震死

二子一媳惟幼媳獨免云寶山縣農人某田功之暇兼課蠶桑老母素
奉佛婁勸之日唪某薄供奉一日晨起春陰漸紗婁欲姑同赴場圃姑
以赴某庵佛會辭婁聒咻不已某自外至聞之怒甚以香籃等件擲之
婁窘中且肆謾罵不跪刻雷聲漸然某已震斃擊處地陷三尺許觀者
大快嘉興縣馮姓者夫婦齊眉白首年逾花甲生三子均授室分爨各
治生計翁媳按月輪食長次子媳均多侮慢惟三媳承順甚至每逢長
次輪養月亦必勤留在室竟拂夫意慮甚一日以小故反目兼逐二老
出外二老氣氣白首痛哭無歸遂相偕投河死三媳痛不欲生旋亦縊死翌旦風
雷交作轟然一聲擊斃三子兩媳樓置通衢全家遂絕夫烏鳥反哺羔
羊跪乳禽獸且然人子既不能養且逼以死禽獸不若矣其遭天譴也
不亦宜乎吁可畏已
人生鹿惡或昧良謀害或貪財報怨而致斃命國法所未及者天則以

雷行誅今昔傳聞殆難勝記茲錄其尤著者龍華市西農人某贅于某
翁家亦鄉戶也翁以壻為子者數年翁忽生子壻某慮分家產遂萌毒
死謀事未發雷擊于田間電火盤繞其頂霹靂貫頂而下擊成一洞其
妻固不知有此謀也故無恙秀水北鄉楊舍村有沈姓伯仲各授室伯
子二仲子一仲妻楊氏悍而貪欲析產伯仲議俟插青後楊氏又起吞
產念時楊之母來幫工女與母謀將置毒於飯以斃伯氏夫妻父子入
房取砒霜霹靂一聲女與母皆斃斃楊母復甦直言其事人始知結之凶
惡先是定議之時雷雨交作電光直逼楊氏之屋楊氏子甫四歲屢呼
曰雷將打下矣母懼勸女女悍然不顧故母僅受傷而不殞命云鎮海
鄉某姓兄弟四人出洋捕魚船甫進口見一貨船出口故意橫撞出口
船頓覆內有一人漂浮水攀船求救船夥欲救起兄弟等恐救起生支
節乃用刀斷其手其人始逐浪去不數日霹靂忽震將五人擊至庭前

兄弟四人先時中死夥既言其情亦死慈谿駱駝橋某甲一日在門首
賣場海忽被震死手擎一紙包驗之乃砒霜也其婦聞信詰對天肆罵
雷又旋轉不止婦始戰慄跪而言曰是實欺弟婦少寡姪幼弱圖吞其
產逼再醮不從誣以奸婦無以自明雖經死昨又生惡念市砒霜以楊
梅拌之將毒胞姪也言畢雷乃收聲江東大河橋某甲一日在江邊糖
船避雨霹靂自空而下甲殛死掌中洞穿一穴搭膊中英洋六餅洋票
數紙驚疑際江邊浮出一屍蓋即糖行學徒也學徒早起出外照票查
對乃悟為甲所害故干天誅云西河營有老嫗者一日見兩幼童撲錢
作戲旁置青蚨千枚戲畢忽忽去嫗拾歸倚立門前少頃一童奔回不
見錢詢之老嫗置不理童情急恐受父母責投河以死次日雷雨大作
轟嫗跪門外手挈銅錢一貫即時氣絕已卯七月三日武林門外某農
家擊斃兩少年一門外一室中兩人素為中表兄弟有已嫁妹同謀誘

賣其夫嫂忿自盡天故前殛之也無錫縣境某姓染坊歇閉後有某甲
攜重貲來替是業坊主他出學徒某窺其資置藥於飯以食甲甫下箸
巨貓躍出撲斃飯碗於地少頃雷電大作暴風旋刮雙扉洞開僕趨立
戶檻方將閉門霹靂自頂而下擊斃戶外甲莫知所措視所傾飯顏色
盡變始知徒遭殛之故云此庚辰四月十九日事也姑蘇胥門內某姓
翁鰥居無子止一女年及笄受增家聘幣悉納女閨中未信宿失禮物
二事皆命飾也翁以女室無穿窬蹤疑女有外私盜詰未已繼以扑責
女羞忿莫辨伺隙欲自盡風雨並至雷電交加同室某媼自室中趨跣
庭心手持金飾自云金由我竊原物尚存願交還勿枉死人若有迫之
言者媼亦如夢初覺云鎮海鄉稻樹地方某姓老媼以事進城隣右以
衣囑便典質得青蚨千餘枚偶失檢質票與錢被竊去哀號乞典中乃
節乃用刀斷其手其人始逐浪去不數日霹靂忽震將五人擊至庭前

焉次日城中有一傘匠於洋烟館吸烟忽雷電交作聞之戰慄即以擅騙情事告人甫出門霹然一聲已擊斃矣天津唐官屯一小村落也有某甲者具日擾鄰雞之癖鄰有女方垂髫待字閨中時以失雞爲恨甲中年甫得一男作湯餅會殺雞爲黍以宴賓客毛羽棄諸門外女見而異之潛入窺探釜中之氣蓬勃上蒸揭其蓋雙雞也時甲婦他適小兒嬰啼女忿火中燒惡念頓起遂置兒於釜而竄婦覓兒不得覩釜蓋有異啓視則兒已糜爛矣婦驚魂欲絕痛子亡懼夫責倒撞水缸以死甲歸見子死婦亡亦投繯焉不半月雷雨大作女被殛死人有知其事者僉謂女忍毒甚故有此誅云嗚呼是皆情眞罪當也天威咫尺昭昭不爽其毒害已成者固不待言即或有毒害未成而誅心之法不從末減是陰律之甚嚴也至於以睚眦小怨露以全家則又理所難容者然則世之人亦何苦以身嘗試哉

又有被殛之人而究不知罪業者如窗波西鄉於己卯七月間風雨交作電掣雷轟有甲乙兩農素謹愿一披簑戴笠出視田龍至碧水觀霹靂一震甲竟擊路頭有一孔大如盃口直達心窩陽已流出乙亦仆於旁少頃即甦觀主扶救之乙云膽已驚碎救已無益遂投水自盡云滬城南市有陳姓者年二十餘一晚在家寢息聞房檐婉方極其樂霹靂忽驚震死於衾窩中皮肉俱腐臭穢遠聞妻亦於聞雷後驚魂失措半餉方甦陳素純謹忠厚不知其作何孽爾俗云雷擊三世幻妄之言也之三人者豈果有前孽歟抑將當其雷出之地而誤遭此劫歟而要其必有隱愿故至此耳天豈夢夢哉

鬼怪傷人必受天誅稗史傳錄不一近亦有與此相仿者某歲夏閻滬城廣福寺側有浮厝女棺一具閱時三載雷火忽加擊破其棺屍女容色如生肢體亦未朽腐惟胸腹被擊洞穿俗所謂僵屍者近是滬波東湖有史殿撰墓築於順治年間墓道中舊有石麒麟一物碑已斷去麟麟最失所時有崇人事受其迷惘者因之鬻命村人欲除其患卒無計某日雷電交作屬麟粉碎其怪遂絕捍患除災此天之所以衛人也天心即人心其信然哉

物之大而毒者雷亦必以時殛之爲除害也庚辰夏四月十九日蘇城大雨震電某姓鋪中有老樹一株電光閃爍樹頂忽有火燄爆烈於火中見一巨蛇大逾臂常昂首蜿蜒繞樹周匝旋霹靂一震蛇已杳然火亦頓息矣是歲七月間江西章江門外三聖廟詹下震斃蜈蚣一尾時則大雨傾盆電光閃閃擊半時許方斃按蜈蚣長三尺寬八寸有奇背上班駁成文腹純白項下有紅絲數縷似是巽卦或謂即雷所書者當其擊也有在船中遠觀者方雷聲殷殷即有濃雲下罩繼有白燄自瓦縫衝出蓬蓬如釜上氣雲即收上數尺如是者數次晦暝益甚陡見

火光一道旋繞其上雷遂擊下不半刻遂霽辛巳五月鄂省武昌縣狼子湖向有漁舟設網一日雷雨急至各收泊港內俄而雲霧中攙拿一物彷彿若龍衆皆伏而觀之霹靂一聲物落下雨止通視則一大鰱魚也背青色長丈餘觀者紛至各斸割烹食亦無他異云噫是皆非常之怪也必有以傷乎人而干天譴者或則恐其物之大而毒而先爲殄滅者物過盛則當殺其是之謂與

樹木受風霜雨露之精積久固可爲妖或亦爲他物所憑故老樹婆娑千百年之物或受雷殛見之者屢矣且並有架梁梁柱木亦遭雷火則眞不可知也楊江西門外有司徒廟一所據言建自南宋朝廟外大槐一株高十數丈陰覆數畝咸豐間土匪肆擾砍伐西鄉坟樹及此株一斧甫下鮮血迸射各驚散至己十月某夜大雨震電火光四照樹腰劈開三丈許餘則無他異也又京關外陸家莊隆某性淡雅喜花竹小有苑

面草堂下有已枯銀杏一株久不青矣其根下有凌霄花二株蔓附於上綠葉垂陰紫雲布幄觀者不見其爲枯樹也陸甚愛之辛巳六月晦日午後小雨初過急雷忽響枯樹劈分爲三後細視其中無別物惟劈處血痕一條約八尺許根之左三尺外地穴一孔深有五尺穿至地偏而起不知何由已卯八月杭城湧金門內某麪館瓦舍數椽一日午後暴雨急雷擊去屋脊椽木三根色焦黑木亦碎裂中一椽擊穿一穴約盃許大兩面洞穿可貫以繩當雷擊之時亦無他異云漢皐隄外萬家園積年義塚也土墳三尺構比雲連地後近湖幾與魚鱉爲伍善堂既築土岸圍墻後造屋倩人管理並禁牛馬踐踏青燐白骨稍安貧壤屋前舊設冥燈一盞高約數丈每晚燃火以照及戊寅四月初夜大雷電燈杆爲霹靂震斷餘並無異物或謂木之雙心者皆遭雷火或又謂電氣之火觸燈而發故木爲震斷此皆人臆度之詞耳天道冥冥固非一知半解者所能妄測若必以膠固之見解之謬矣

雷殛一事所以懲隱惡也至於暴殄天物龍華西南有蔣姓生一女者嫁同里阮某爲妻性極和平賦鶯咸賢之惟潔癖特甚每以粥湯漿洗衣服人或勸之卒不改某歲六月間又以粥湯漿裹衣襲時雷電交作女已震死矣

陰晴原氣化之常然當佳節欣逢零雨其祭亦殊敗人清興況歲首人日尤須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乎友有人日新晴小記曰處處懸牛畫虎乍過元辰家家貼燕粘雞又逢人日憶玉壺之碎雪悔慾添肥更銀甕之燕雲藥苗漸滑乃令節剛逢欲爵而長空忽喜懸鉦椒室紅蕤共愛融融麗景草堂試活暗生冉冉芳塵平添明媚之陽光杜老莫嫌花緩徽度暄妍之淑景魏家好作山銘夔城踏迹而增歡荊俗踏灰而送煖時當日午薄和雲陰然已剪綵人開傳盃客醉看此際望仙樓啟依然

皆爲航海要物各有妙用而人心之巧則一也殆亦精於格致之學也歟

史言地震者不一大率地氣空虛流走激盪耳亦有因之成災者已卯四月十四日金陵忽爾地震屋瓦窓格及縣挂玻璃燈均琤琤有聲片刻即止十八日午後復震與前彷彿此猶小焉者耳日本於是歲十二月地震始從東北而至西北少停又震從北而南聲勢甚重歷二十秒始止洋房各柱俱動屋瓦俱有裂聲棟折檐崩不一而足西房巡捕房屋中人均受坍塌之傷甚異事也雖曰地之升沈於此可見要其所以然之故不可理解矣參氣化者當有說以處此

天生勝境必有天地間偉人居之方足稱人傑地靈如西湖爲杭州絕景三潭印月實爲十景之冠風亭水榭碧檻紅廊環以藕池通以略約爲消夏第一佳處兵燹既平湘鄉蔣公任方伯重爲脩葺一仿前式宏

整勝昔其地之東由小橋迤邐而入則爲退省庵乃彭公雪琴之別墅每歲於巡江閱武之暇小住月餘蓋皆奏乞爲養痾所如賀季眞之鑑湖一曲也時有德清俞蔭甫先生以名翰林督學河南後遂主詁經經舍教肄業者釀金於講舍東創一俞樓以爲公來省憩息之地於是先生來杭無不置榻其中背水面山全湖在目足占一湖之勝矣某歲先生至適彭公方在退省庵靜養互相造訪談欵極洽兩地相去只一蘇隄之隔駕輕車理短棹往返捷便當時艷之者皆謂文昌武曲隔水相望眞如南北兩峯並峙矣地以人重人以地彰何相巧之若此哉天下事無獨有偶蓋於此二公信之

湖山幽境風月遨遊實騷人逸客之常事乃亦有因而釀禍者非所謂樂極生悲者歟姑蘇石湖相傳爲范大成別墅歲逢八月十八日吳人皆買舟遊湖謂之串月先於十七日夜漁舟數百號及俗稱師娘者鱗

集水次至上方山進香此外有飛叉船打拳船於行春橋門中往來蕩槳十八日香舟漸杳畫舫偕來誠一時勝事也不意有航船中流覆沒溺水者二十六人經醫船救起死者三人遊人遂鬨然散去時有人紀其略云吳郡石湖之上有行春橋焉一道虹腰百行雁齒下有數洞可通遊艦彼都人士每於中秋後三夜爲串月之戲淺浪浮棹嫩涼愁人銀燈與璧月交輝秋水共羅衣一色彈箏挾瑟青樓之妙伎齊來滴粉搓酥白石之新詞低按瀉出蘭橈桂楫於意云何傳來簫影衣香誰能遣此於是鼉鞭公子芳艸王孫快呼一葉之舟高燭百枝之焰但見波光穆穆月影沈沈珠點當心宛轉於琉璃之內金投虛牝逍遙於翡翠之旁眞以雙槳劃波蛙疑暗剖一艙破寂魚亦潛聽不特遊客魂銷且令閒人色喜乃蘭氣微醺之倾正葦航紛集之時厥有航船乘潮而至大笑夫不因人熱何須怒放心花小妮子偏唱奴嬌遂欲飽資眼福不

料勢成偏重舟覆中流巧笑何妨三千里快遊水國善泅莫必廿六人齊作波臣竟負雅遊不敢酒斟綠蟻邀逢將伯幸而醬撒紅螺蓋適有城中送醬之舟全水內衆生之命然而三人成衆靈魂已赴重泉百喙何辭韻事翻成禍水於是羣呼無渡共賦言歸皓魄當頭依舊清涼世界遊蹤遷跡重新歌舞樓台按是紀文詞跌宕情事昭彰都人士爭傳誦焉噫禍兮福所倚天道之常溺死三人雖曰咎由自取要皆風流自賞者有以致之故君子貴慎微焉

山川靈秀奇異百出此探奇覽勝者一望而知也乃有山洞縈曲別開異境者則又匪夷所思矣羅姓壽村者亞墨利加洲村人也所居一室依山築成後通山洞一區廣約數間類密室然深藏什物於中有年矣嗣欲廓其所居鑿開洞石視之則幽深縈紆不可以道里計循途入初極狹數十步始漸廣轉折數里後得一弄唐行兩時許始覓約三十里

氣激入堅實銅樞一人以手搖鈴即有一掣動之物旋轉迅疾莫與比倫使氣與水調和爲一儲之於瓶水遂以成爲寶甚微效益甚大人亦樂得而飲之矣而所以取氣之妙則格致家自領之可耳

災異之事不必懸象著明常聲起空際有曰城噹究雖臆決已卯歲蘇郡於冬月十八日清晨有聲起於西南天際始則隱隱如雷繼乃隆隆如擂旌乃如數十里外連珠鎗炮轟擊者逾時始寂閶胥兩門居民靡不聽聞丙子五月十七日蘇城風雨淋漓胥門一帶突聞有聲起於城頭似雷非雷似炮非炮閱一時許方息已卯閏三月十二日閶胥兩門又有城噹之說信者半疑者亦半不料於二十二日其聲復作初以陰雨疑雷繼如車轂往來轟轟不絕半時始止又戊寅歲五月十二日無錫城廂內外聞有聲起於城頭城廂內外無不聞之牆陰僻徑聞輒生白毛長不逾三寸細若銀髯童子游戲探拔隨手即是不逾時竟可成

把或者謂地生白毛此旱象也蘇城於此月十六日有火光一道大若車輪自東而西如星之隕如電之掣霍霍有聲閶門外居民悉見之或又謂此火殃也然則墜落之處其或有大火乎陰陽之理杳茫難覺吉凶所在亦無後驗存之以爲他日之証

人臣効忠之地必曰能致其身所謂致者非曰殉節也然至於戎馬倥傯大勢已烈隻手難撐不得不以一死報國家諸葛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即此意也而其情則慘矣雲間逸史有陳張忠愍公死事記甚詳且盡可以見當日之死實有爲人擠迫者爰錄其詞曰宋史載韓岳扼金人於險地於危無可遁之時有秀士叩馬而諫曰國有奸究擅權於內未有大將能立功於外者也旨哉斯言我　朝道光咸豐間一則西人犯吳淞口一則粵逆陷金陵城陳張兩公之所以失守致垂成之偉績墮於一朝兵潰敵篡乃以一死報國不禁歎秀士之言確有明徵古

今人同此恨也按陳忠愍公諱化成籍隸閩垣由行伍起家緝捕洋盜屢建奇勳洊擢提督道光二十年調任江南不逾月滬上有西兵之亂親帥部兵防堵吳淞與士卒同甘苦櫛風沐雨心深也先是吳淞口南北兩岸南係公自將北爲牛制軍檄令太湖水師鎮守公以其師多怯弱力阻之不從五月八日諜人來告云西人船勢將直逼公乃登炮台持遠鏡窺探知敵船將至飭弁將巨砲裝彈藥以待之無何遙見黑霧漫天奔騰漸近開砲轟擊不絕恐彈藥不繼赴演武廳牛制軍處接領詎意制軍不發且傳諭速退公恐亂軍心仍令盡力攻敵敵人亦有退意或教其將長鉄裝入銅砲向演武廳施擊牛制軍正屬目探視忽當空如火龍翔至驚慌無措即乘肩輿而逸公見制軍已遁回顧北岸太湖兵亦散去西船傍北岸駛入公知勢不可爲遂具衣向北叩拜曰臣力竭矣遂服毒自盡禪將劉國標負其屍匿塘

下蘆葦中是役也使北岸有勇敢之兵主帥無畏避之舉彈藥不匱應接無虧西船未必能遁志乃矯矯虎臣竟至束手無策是誰之咎歟厥後十餘年髮逆猖獗盤踞金陵總帥向督兵規復累年不下張忠愍公國梁於行陣間屢立奇功總帥冀即以張忠愍公繼之功日隆爵日晉而忌之者日多時和帥督辦軍務公擁重兵數萬分道進勦餉糈告匱迭催接濟和帥忌之按而不發兵心離散公以大勢將潰屢請於和仍不發不得已商於何制軍何亦置之度外適浙省有警羽書迭至請濟師制軍又遣公之前鋒張玉貝分兵前往其時餉缺兵變危在旦夕復恐叛兵勾通髮逆潰圍而出求制軍調回玉貝相爲控制何又不許事遂擘肘不數日兵潰大隊衝出勢不能遏公遂死之惜哉二者相提並論則陳張兩公之捐軀殉難均有所迫而然也陳誤於牛制軍之怯敵張誤於和帥之匿餉又誤於何制軍之疏防罪案昭彰國典已分別懲

治備兩公嗣續雖遜旌邺之典未蒙破格之恩善人有後況忠烈乎余先後目擊其事因備詳之功罪昭然自有公論亦毋庸贅言也

蓮峯陳忠愍公以身殉難大節昭然人皆仰之至一身瑣屑事則靡有記憶者滬上無名氏有公軼事記見公之英勇固異薄常萬萬矣按公爲江南提督時愛民禮士撫循營卒道光壬寅歲築礮壘禦敵吳淞口旋以失利戰亡部下武進士某匿其屍事平成殮面目如生此其忠烈之氣固足以炳耆區寰宇宙矣當其守吳淞也檄鎮將某分駐西礮臺以示固守其部卒有盜民雞者民訴諸公公飭鎮將率所部卒至將以狗哀求乞免乃減等以軍棍插箭遊營以示戒會謠言敵至吳淞羽書告警公與制軍某公約海口軍事一以付余若但無出寶山縣城一步併力相擊葭不潰矣未幾敵入口公憶力擊戰將捷矣制軍乃乘寶山而遁西礮臺守將譬前隊反炮擊公中項而卒吁可惜也此記與前

說稍異蓋當其死事之日戎馬倉皇傳聞異詞故記之者疑以傳疑耳要之皆殉節也而千古不朽矣

古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端賴吾能用兵之將求之於今邈不可得必有胆力過人忠勤邁衆者而始稱爲名將馬軍門蔡公某庶幾乎蔡公統兵多載粵逆之亂轉戰數省豐功偉烈中外咸知其將將馭兵悉用西法而進戰退守悉合機宜曾有某名下士爲作紀功頌其中如有勞必先無功不首舉侮則衝鋒折銳遇敵則斬將搴旗勤北整南刃皆飲血綏近略遠夜營枕戈而且紀律嚴明秋毫無犯震疊則風雲變色披靡而山嶽崩頹望大樹之婆娑實長城之保障等云蓋皆實德可紀非徒效諛詞媚頌禮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徵軍門其誰與歸

有名將之功而又有名儒之德者稽古以來兼之者亦有其人而究不易得矣近世彭宮保殆仿佛似之宮保巡閱長江水師歲駐西湖數閱

月兵政之暇民生疾苦時事利病無不備訪周諮下詢芻蕘利則興之病則革之食福者不知凡幾而宮保素性廉節飲食服御一從儉約雖膺華膴猶寒素焉當其初出都也曾奉各直省督撫措資以備緩急之諭浙撫杨公因具金萬二千宮保納焉而專摺繳呈其摺中有云臣以寒士始願以寒士終至哉言乎眞有古純臣之風矣宮保少時即英姿頭角崢露方應童子試武林高廬洲翰林守衡陽得公卷大奇之拔置冠軍覆試時語之曰子文有奇氣今見子人亦有英氣非凡品也他日宣力王家定能作一番大事業也宮保感恩知已故生平執弟子禮甚恭粵寇亂浙翰林既前死子亦死家道凌替僅存寡媳孤孫宮保知之其所以周恤而教養之者無微不至每至杭寓高氏宅布袍芒履每每獨行不知其爲欽使也食屏肉食每食則白菜一盂椒乳一器爾性嗜越中乳高氏於其行也饋以六小瓶宮保僅納其半而却其半焉宮保又以供億之甚煩困於三潭印月之旁得隙地一日建一退省巷以居其節操志行又非區區融於書籍者不克純化如此也天生李晟以爲社稷豈虛語哉

光緒某年江浙漕連在黑水洋遭颶風沉溺死事之員天津建立專祠永奉香火此國家旌忠典也祠宇落成顏其額曰勅建憫忠祠棟宇巍飛規模宏壯丹艧彰施備極絢爛祠中正室係太僕寺卿銜知府劊公光烈神牌餘皆贈四卿銜道府銜者世職則統以雲騎尉世襲之祠內楹聯甚夥其尤者合肥李相國鴻章聯云大海咽波濤遺恨難慎精衛石聖朝多雨露忠常仿水仙祠江蘇糧道英棨聯云轉漕裕倉儲指膏方須詎壯志長埋蟲霧居然成浩劫褒忠隆廟宇奐輪伊始願眞靈來格綠波從此靖重洋海昌陳炳泰聯云一死亦何奇諸公浩劫同淪最難堪碧海鴟濤蓼天慘霧千秋均不朽異日英靈如在願常護風檣

風轉芻粟雲飛又有合肥王世藻侯官江錫圭龍泉蔡世廉同襄漕運在洋獲救者共擬一聯云同大劫於重洋憶生死須臾誰料至今留我輩忠魂以廟祀縱春秋憑弔不堪痛往哭諸公數聯皆情詞正大膾炙人口者故備識之風濤瞬忽慘作波臣俎豆千年儀隆祠廟想死事諸公當亦謂雖死之年猶生之日耳

先民有言詢於芻蕘之言雖鄉曲而一言之是非覘政治之得失非淺鮮也浙西多閒散人海曲閒談一則甚有關係其略曰南沙隸居海曲地勢旋折南受浙水北受大江波瀾迴復激宕駭然倭人海寇出沒其間居民咸日夜不安自雍正四年欽公瓊權縣篆始嘗雉堞繼築海塘規模粗立而政治畢昭興樂利於無窮實閭閻之厚幸由是海慶安瀾民歌擊壤俗敦純樸利重魚鹽禮義日興人才輩出非若翻來之刁頑浮薄也然自分縣以來百有餘年其風俗之轉移無定嘗有

司之教化有方欽公而後如韓潘陳李劉楊孫左高張馮葉陳諸公要亦恩威交濟化導遐敷無不頌萬家生佛焉而民風振振日上矣故有心世道者每至邑令調動必為之瞻顧躊躇念撫我者復有誰恭乎嘗聞父老相聚而言曰去年以夏若人金公下車浦左民歌來暮公不時親歷各鄉詢民疾苦雖婦人豎子莫不指而目之曰此好官也與利除害不可枚舉而尤為嚴絕者莫如賭博其他則關風化利民閒無不為也天有司既有守土之責孰不欲力起施行而或作或輟始勤終怠經營求治半屬虛文固有利未起而弊即隨之矣金公則措置得宜終始無間推原其故實由舉錯得人耳不謂盛極難繼繭屋不能常照公奉札調吳江民雖有攀轅之願公竟將沃櫜而行安得有克繼前猷者一紓杞人之憂也新令顧公聞亦老成練達政治不知何若第目前舊弊將行新官甫蒞賭博之徒乘機竊發倘新官仿照前規吾恐若輩有噬臍之悔矣有心世道者不禁拭目俟之

否分焉官斯土者其果何以副斯民之望乎而老年更事之見要不可沒已

將才固難而求為名將之才則尤難名將蓋非徒以勇敢著也胸羅武庫學具韜鈐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勳猷彪炳威望宏敷非天生偉人其易以當之乃觀於張公明齋而有合焉公名曜浙人也由牧令起家洊擢至豫藩向在豫省征勦卓著首勳左爵相檄調出關壘克堅城遂乃留辦新疆善後事宜井井有條百廢具舉上下數千里聞軍門威名者率戰競股慄俄入回篇長之特甚軍門於粵逆初平之際回杭里居日與鄉父老閒話恂恂有儒者氣象杭人相傳為宋時張保後身此固無證之言無足取信也近日杭垣來安橋河下重脩岳廟各有入而瞻眺者見神座前有脈訪劄士藏櫃聯頭跋語讀之不禁矍然夫

公度識宏闊器宇非凡駁事嚴而明察而體恤亦無微不至故臨下僚
雁不畏威相向詩文詞推作手有河聲山色懷旅窓夏弼廠等記洞之
貞珉百代不朽書法亦蒼勁異倫左僉相劉章謂其字仿平原洵有其
實也其書幅中有自作云吏治才疏復治兵中年事業兩無成贏來閱
盡添書味常處艱危識世情癡體漸知愁蓽月塵顏已改尚邊城書生
莫道封侯易還向文章博令名一生心跡已可概見有八詠生爲公隸
幷員每親矚臨池揮翰時隨興發詠不稍機滯故所作詩句多天成也
總之天生鉅公前身原自來歷耳豈庸庸碌碌之夫徵時倖獲濫叨僉
秩者所可冀哉公嗣孫嘯驥統軍年十三即振立其英果超羣亦後起
之俊傑也明德之後必有達人宜哉

古詩云脈吏而可爲而不可爲此激詞也亦謂孤標一世曠空如洗然
娶其清白留遺則固享美名於不朽矣何公鐵生以名翰林出守揚州

政治寬厚愛民如子除奸詰暴興利革弊囹無不爲而尤能體恤下情
使人歌泣其嘖嘖人口者數事暖閣紅幔爲倫兒竊例貢大堂役賠償
役既貧且畏罪不得已將八歲女孩售去得資以償公聞之意良不忍
乃促返其女而幔則署內重製不令償矣役泣謝而去又一日乘車自
外返甫至東轅門有鄉民奮身攀輿號泣用力迫猛車幾傾側太守溫
語詢之則以賣皂角得青蚨千餘因官到忽忙避道遂被竊去此錢一
失他無餘本老母七十外行將填溝壑矣太守憫其情急非僞立命值
役地保查追地保無如何集資繳呈民乃稽首感涕崩角而後領去當
時人士頌詠歌之公素性廉潔郡有同益典被回祿災城鄉受累者洶
洶投訴典主議扣利償本公乃曉以利害命照例按票賠償毋許扣利
堅立千仞不受苞苴遂使窮民皆破涕爲笑守揚十六閱月一錢不名
原籍江夏亦無居址自通籍以迄出守新舊通負約三萬金食指衆多

贍畜非易太守泊如也居恆有解嘲詩云有臺焉用避無聲復何懸之
句可想其心胸闊達矣太守年屆初度其長公子以孝廉得知縣銓發
安徽携眷屬來揚祝壽不謂公子亦負債者太守始見眷屬喜甚繼見
諸債戶又大驚謂公子云若輩隨爾之任兵不由將勢必狼狽爲奸則
地方奚罪焉辛巳歲六月忽得疾言與前任英公式梁絜語移時殆將
不久於人世矣並言前生作官六世其一世十七歲得鼎元乞假歸娶
卒於途云云身後事一一諄囑楓從儉約彌留前一日力疾伏几作書
上洪都轉書畢便仰臥不語有人窺視其書則云某貧困一生身多逋
欠然有子可以終償今已告別所切懇者不開弔治喪不打商人秋風
某商雖我門生並無師弟淵源如以杪木見贈宜切却之雖柳桐薄棺
亦所心安所幸公項並無虧挪如能使孤兒率婦扶櫬回籍足矣都轉
得信急至時已易簀方易簀前時猶執長公子手訓之曰做好官不要

錢祇此六字別無他語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可想其廉潔矣且有自挽
聯云伏枕臣心愧官守騎箕屬鬼揮撓槍公於平日因國步艱難每爲
切齒心不忘家也事業未竟遺恨何如乃於月之初五日戌刻溘然矣斯時
心不忘國也又自署一額云何以家爲公作臣雖久無一立錐地
也內則親丁戚友下逮童僕皆痛哭失聲且有哭暈而死者外則紳士
商民以及貧販婦孺無不聞之下淚街哀巷哭幾於罷市嗚呼公之恩
德及民可知矣聞公稟大府請奏入名宦祠千秋享祀永報馨香固揚
之所以報公而究之公以艱危苦境守廉介之風布惠愛之德實不計
及身後之名而後爲此也特以性誠使然故能處困而亨而怡然自得
也嗚呼如公者天壤間何寥寥哉

守牧爲親民之官其政績卓著人歌遺愛撰聯表揚政德此固有以浹
乎閭閻之瘼寖而後及此者至於以恤民勤政之意撰爲聯語勉一已

勤百姓情見乎詞雖時代已更而膾炙人口有不曉日月俱湮者故即耳食者誌之欽其德非徒賞其才讀其語可以想其人矣周聽松先生濤於道光中葉守揚州時承平日久民物豐阜先生律己愛民日碑載道自撰大堂楹聯云統一年三十六旬仔細思量那件事利民爲國關八屬億萬千戶通盤打算有幾家足食豐衣政績利益概難枚舉即此聯如見其心焉後同治戊辰長白吳公式棨繼守是邦兵燹之後民困未蘇政治一以公爲法而措施倍難癸酉歲屏宇落成重書是聯懸之廳事蓋以存遺蹟並自勉焉湘鄉左青峙先生輝春爲高郵牧政治寬厚惠鮮小民以農桑爲本務以禮教挽頹風公餘之暇與膠庠儒士論道講藝一時人文蔚起固不獨家封戶足也署中有自撰數聯皆諄諄以愛民止訟爲心其曰百里當封只種些潘令桃花陶公楊柳謝傳甘業暑往寒來樂悴也都關我輩一州斗大此間有秦郵國士莘老猷

頭朱卿孝子風移俗易方隅原不固吾民則大堂楹聯也只隔這重門恐無術周知民隱但憑方寸地廳爾曹共體吾心則五馬門聯也花落訟庭閒三通鼓罷蕉成文告幘一曲琴調則大堂後屏門聯也光緒庚辰歲屏宇重新屏門五馬門楹聯尚仍其舊大堂之聯板既朽當事者不復鋟亦憾事也幸學士文人傳誦在口尚未即於湮沒耳同治末年丹徒令何公紹章浙江人既通緝盜仕姑蘇權丹徒篆邑瀕大江民悍多盜蒞任二載迄無命盜重案癸酉歲蘇省亢旱丹邑獨時沛甘霖殆誠心所感格與其自撰花廳楹聯云載來吳下寒梅爲與此間補春色歸却庭前落葉何妨竟夕共清談恤民勤政之心益然可見解組時父老攀轅商民臥轍去思之情皆念念不置云靈波宗太守湘文律已愛民政聲卓著當下車伊始即自撰一聯懸於頭門云此是公門裏足莫干三尺法我無私鬼盟心常懍一條冰清廉自矢於此可見其守矣武

林龍泓卿大令之格同治戊辰歲爲安宜宰其初蒞治也百廢俱興惟民多健訟雀角鼠牙嫌蠅頭細故必創俾公庭而後已積習相沿由來已久大令思之爰撰一聯懸諸廳事云王法不容和願四民各務脩勤莫向庭前爭曲直宰官非易做有一事或存偏袒斷難屋漏對神明既自勵並示警求治者心瞭然具見不數月邑民咸化訟遂簡焉揚州廿泉邑令徐寶庠寬猛兼施頗多治績其自撰大門聯云我如稍有偏私定不邀天咎民其各勤爾職勿輕入吾門又大堂聯教養要求實事循吏不易爲除莠安良先與閭閻平其雀鼠膏役均屬子民天良期共矢奉公守法勿使士庶視若虎狼督率勉勵意深切也安徽建德縣雲溪大令攝篆二載興利除弊惠德及民去任時留一聯懸於大堂云爲政在先勞愧貌躬兩載於茲毫無建樹教民惟禱讓願斯邑三鄉以內永息譁張惓惓不已之情溢於言外宜人之謳思不忘也奉化縣某君司厘

卡差題一聯云具有經綸莫謂稅監官可噴權精會計須知委吏聖曾爲詞得體要可爲司榷良言嗟乎是皆官箴也天下爲有司者不知凡幾果得盡如此數公以爲民之父母不亦蒼生之幸哉然而不易覯矣有心世道者所爲撫膺太息也又嘉禾沈書森觀察樞巢東篆時置文社撤楹聯云簿書錢穀之餘小試牛刀敢謂愛民如子弟里塾黌庠而外別開馬帳相期華國在文章流麗端莊名士吐囑士林頌之作官之難莫難於州縣州縣之難莫難於聽斷聽斷壹於仁慈則懦壹於嚴厲則刻寫精明於渾厚而不失爲愷與刻者蓋亦甚難焉爰就耳食者數事錄之誠難能而可貴者也江寧捕盜局劉君鞫一盜案盜名孟二堅無一詞劉壯一日令役備火爐以錢燒紅烙腿所謂鐵灼餅也時正天寒孟二身掛單衣瑟縮難堪劉乃取酒與吞並給以肴孟以酒冷不飲劉命煖之孟曰不必即可以火爐熱炭置二股間以蓋加股上兩股

燒至黃油騰沸孟無難色從容與劉談海外事以示豆灼餅不足困我也劉曰我頂戴在子掌握可成全否孟曰我看汝亦是好決願以頭顱奉贈乃以各案一一誦之孟認十三起皆血案也時有一要案詢緝劉向曰亦予所幹否孟曰決不是我等一班人然彼等均有身家父母妻子值此歲荒嗷嗷待哺我固率領以圖活耳我一人再無案掛請以抵罪保全大衆是亦仁者之所許也劉曰此亦要案予如能破當爲開罪孟大呼曰予何欺朋友若此我已認十三起血案尚能解卸乎我固謂衣冠中無好漢也劉乃置之白堤江河大盜畏若神明而愛之若父母矣揚州缺口門茶肆一日營哨聚啜者甚衆有表袋一置於茶棹橫闌之下隣桌某生知爲某所遺因移坐於彼候其來尋細視則一端盛洋表一端藏洋蚨十元以佩巾纏之時有卜者過就卜之曰頃刻即來但有口舌耳無何哨官至撿打店夥曰我遺失表袋一具必爾所竊

某生乃起而言曰表袋固在此我爲若看守久矣爾何性急耶哨官取之並未探囊細視即怒曰我已少洋十元勑令設肆者賠償肆主不得已赴甘泉判斷縣主既驗表袋異甚詢某哨曰爾所失洋十元吾爲若償之乃給洋十元使自納之詎知表袋甚小盛洋十元業已滿足無可再增哨官乃恍然失笑縣主拍案怒曰爾失表袋自不小心猶復藉端訛詐心何險乎當告知爾統領處治爾又何辭某哨再四求寬縣主乃判以洋表給某以五洋給卜者以五洋給店夥而還其窘衆皆悅服而去錢塘邑令周松仙精吏治聽斷明敏有書吏鄭某者薄有積蓄中年失偶與一酒店婦有私方爲比目之魚忽赦含胎之蚌鄭願續娶嗣以婦有他遇乃絕交焉婦以腹中所物多方理論鄭乃給以洋蚨百五十元並立紙據其略云某婦養給多年本擬娶爲繼室現知閨箴有玷誓與永絕給洋若干令其自度孕有兩月無論男女亦任其自主斷無異

議云云鄭復愕某氏女爲妻鬱鬱悒悒夢無占忽忽九年鄧攸抱戚鄭忽下世妻乃以族子某爲繼酒店婦憫鄭無子頓深感舊之思乃以衣妝換去首飾加首麻布披身九歲之子亦復麻衣如雪至鄭靈前痛哭鄭妻駭甚詰之婦告以始末並云彼親生子尚在何容他族爲耶於是兩相醜詆聲如鼎沸是非莫定乃就縣主判斷焉周君細審得情並驗鄭所書紙據知兒爲鄭出並問鄭妻之子鄭妻曰此係愛繼非族子也周君點首微笑曰汝夫所遺產業若干鄭妻曰夫在日曾營有鄉圖兩里及城圖分一里餘則租房住產兩所耳周君乃曰吾爲若等分家鄭某死猶未遠靈爽尚在骨血尚存豈無天性之愛遂書二紙閣燃燭焚香令二婦拜禱摸索鄭妻所拈者城圖及住屋二分婦所拈者鄉圖及兩里而已周君曰吾本欲如此公斷不意卜之死者亦如此分派可見天理人情之至勿謂鬼神無靈也鄭妻猶曉曉不已周君曰人非父母之喪誰肯服此凶具即以情論亦尚有以酬之況彼九齡之子明係汝鄭家血脈乎彼有子能延宗祀汝不若渠而終出汝下者以其出身不正耳況彼之所得者遠不及汝乎乃息結去神道設教聖王不廢周君欲使婦女無疑故假此以服之噫聽斷者悉如是亦可謂公則明矣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所望於良有司耳

蒲留仙聊齋志異中胭脂一則事甚離奇判詞敏妙讀之者咸驚喜近亦有仿而爲之者析省陳鈞堂明府以名進士出宰昭文鐃有守廣文告家紱戶誦傳播一時其判麗某一詞九嘖嘖焉麗某者邑之富人也產素封性多疑妾周姓名荷姑婢名銀銀有金生菊如者延之課子既數月矣忽謂金與妾婢有私遂涉訟判云照得麗某控金一案研鞫數堂迄無確供中尊不可言何況事無實據縲絏非其罪肯教士也含寃與本縣觀金菊如聲句皆生鄉村學究邊子之館未及半年招我由房難

通一面縱使國風好色豈忘君子懷刑龐周氏貌尚端莊年非韶艾已久與龐公而偕隱何至見金夫不有躬龐某生長名閥身襲崇封到堂數言亦知大體決不因主賓失好自汚汚人大約別嫌明微者名門之家範爭妍妬寵者婦女之恒情周氏附中婦大婦之班久抱衾裯而怨命金生少經師人師之化惟憑夏楚以收威此豸娟娟或偶具先生之餓墓雖粥粥遂疑踰東家之牆龐某偏聽人言恐疏閫範嫌疑原當自白防閑不嚴過嚴投牒公堂初非好訟令衆口雷同兩心氷炭炎涼異性荷菊非並蒂之花貴賤殊形金銀豈一爐之冶賓東未洽別聘名師婢妾無辜仍還舊主門楣善保子採必可與昌屋漏稍虧神鬼豈能宥恕倘該封職專房有屬無謂象齒焚身豹胎戕命金生之事因群述焉按四義士者浙醫生僕某某新安客某又里民某也名氏皆無可攷相傳國初時盜發白鹇湖當事內大臣檄地方有司緝盜以獻過期不得於法當屠事既急鎮人洶懼四人挺身而出事解一

鎮免屠而盜轉匿他所四人竟代盜伏法某述至此慷慨言曰吾貞豐爲元和吳江牙錯地四面環湖文巡武汛屹爲要津乃復加設淞南水師於此盜竊益無所發居民數百家由是長子孫世世相保不輕去其鄉非詩所謂築土者耶嗚呼吾貞豐實受四義士之賜以有今日而掌故荒蕪望之人幾相與忘之矣余曰夫以一盜而至煩大索意其人必隱忠裕昇節墜之流當時文網嚴密載筆者罔有所避然則此四義士者豈非激於忠義而然者哉四義士本末載掌應龍擬乘中嘗有詩弔之而其文頗蕪故不錄云

世之以義成名者多矣其卓然於僕壻中而能以義傳者則固人之所難能者也爰於耳所聞目所有見者備識之有皖省扈陽人老盧者家貧食力咸豐初服役於司肝掫關某備値有餘以周貧乏愛問忠孝節烈事俗所傳天門走雪莫成替死等般服輿隸之主憐其憨爲講解已

宋事逸犯淮北歲告之曰天下離亂部邑發人爲兵以干才幹劾力溫
場取功名如拾芥耳何戀此青衣爲旣曰雖然平日食其祿危而棄之
非仁者吾不取也亡何盱城陷主與盧皆遇賊徽虜主去盧長跪哀求
願以身代不許尾行三四里知賊兇悍無可挽回不得已伴主人眷屬
避亂安宜途中扞衛不懈旣抵安宜日食不敷知主賊有腐氾水者妥
往告貸時盧之腹有瘡大如碗流血不止而健走如飛不知痛苦蓋其
心急主事也因是遂卒主家感其義歲時薦杯勺焉某二尹皖人以佐
貳候缺江西有一僕周姓川省人也某旣卸署缺僑寓省中隨班聽鼓
久不得缺拮据日甚周以別壽門徑得主而專囊頗充盈一日以事入
省訪舊主憫其窘乏遂慨然取白金三十兩以贈不忘故主當時人僉
以義奴名之云己卯九月候補府某太守偕一僕由滬附輪船至鎮洋
上岸時太守失足僕見主人命在須臾急投江以救不諳水性亦隨巨

浪飄泊紅船往下游救之僕幸無恙太守屍身已浮氣奄絕矣僕誓不
獨生復欲投水旁觀人力爲勸阻始已十月中海寧候補同知陳光藻
者偕僕殷保於鎮江登鼇船待附赴漢輪船陳忽發瘋疾自投於江僕
奮不顧身亦投江殉主鼇船人急撈救之先得僕幸未殞越半時許始
得其主之屍次日收斂入詢斯二僕者於洪濤巨浪中能獲主屍皆忠
義之心所感格云泰州張筱宝明經家有僕名莊乾金者甘泉縣人服
役多年竭盡心力明經深倚任之明經病篤莊禱神貸壽復割股調藥
以進迄無效屬纊時莊慟靈幾絕聞者義之里人朱坡翁著義僕行一
篇以表揚之藥口鎮金某者傭工於蘇城某姓庚申之難某倉皇避全
家貧里寄焉某夫婦相繼亡某之子被擄餘一妾衣食於金難旣平妾
返蘇索寄物金少與之妾索全璧金曰非乾沒也聞小主在隴西遠
必亟得之他日當完璧耳金奔馳隴西閱年許始得小主偕歸妾所恣

以貧重繳焉主欲折其半以酬金曰是所以報主人非博賞也不受而
去無錫張五者蘇城某家舊僕也年五旬忠厚樸實數十年無一誤庚
申三月回家省視時紅巾賊陷蘇城主家避難於鄉張蹈百餘里刀兵
之險間關尋至旣歎主母年高東君年幼而又資財罄盡恩報幼主以
歸分主母力又以地遠匪擾不果鳴咽而去闕遂杳無音耗不知存亡
矣婁江虎侯氏聞其義作詩誌之曰義哉此僕矢精忠白髮猶存壯士
風不惜一身尋舊主風波百里視如空相遇猶憐相見遲低徊不盡意
如絲秋霜雨鬢何堪認淚洒西風日落時心愁弱主困兵氛欲望家鄉
悵白雲徒有是心無是力惟將雨淚報東君無何作計欲南行爲有山
妻難負盟臨別殷勤重寄語時清即欲到婁城嗚呼一去杳無音動我
愁思直到今未卜爾身生與死秋風盼斷寄書禽一時咸傳誦之然此
皆鬚眉男子則猶易爲者耳若身爲婦女而錚錚亦以義名者蓋尤難

矣山左程氏遊幕蘇省畜一婢遭嫁農人葉姓庚申之難程挈家避於
葉舅寮悉寄焉不數年程氏相繼歿餘孤嫠子名鈺婢乳養之以所生
子爲伯仲程亦以婢爲母及長婢夫既死乃爲程子聘女於隣村富家
既合巹婢出拜程夫婦程大驚婢乃向衆言曰子非新郎之母乃程氏
之婢也主人不幸流離凋喪郎官尚在襁褓十數年越分之由蓋誠恐
良人之有畛域而郎官之鮮瓜葛也今悉以資財付郎以此易田自食
其力子孫之基也程泫然流涕欲刮其坐爲壽堅却之程仍以母稱使
其妻事如姑焉安宜劉封君家女僕平氏者儀徵人適王姓鮮子夫遠
出不返廿貧力節百變不移傭封君家咸豐丁巳歲女主馬孺人沒遺
子四長者僅十二歲餘皆孩提襁褓單氏竭力鞠養會封君家道中落
奔走於門下者皆皇皇求去氏獨傾囊濟急勞怨不辭無悔意亦無德
色撫視多年諸子皆成立舉室感其情留養終身年八旬健壯猶昔辛

己首廈少主却生昆季稱觴爲祝生辰蓋所以酬其辛勞也丹徒鄒君
慰農嘉其義作傳以紀之於是氏之義始大著云寧波某姓婦傭於鄞
中王姓有年矣性慷慨謁誠報主一日以事歸於途閭涼亭小憩忽見
牆角遺一衣包內裹洋鈇二枚青蚨千枚拾之將行忽自念身爲僕役
取不義財天更不容因坐待之少頃一少婦倉皇號泣至謂夫病垂危
以衣典錢供藥餌費今失去我夫婦同赴冥途矣某婦以數符付還少
婦感激分資以酬婦不受而去嗟夫僕之與臣同一義也慨自烽烟告
警見危授命而盡力王事者有幾人哉乃以青衣僕壻上與士大夫爭
烈倉卒患難之際或則捨身救主或則竭蹶維持榮悴如一生死不移
古今來至性過情慷慨激發類如是耳若夫安命不貪臨財不苟則亦
皆見義之明也嗚呼豈易言哉

人生百行以孝爲先而盡孝實難至於生不逮侍奉有虧歸葬亦稍酬
其志矣乃能終天抱恨隔慕不忘是天性之甚摯者也故有述會稽趙
孝子事則莫不欽而敬之矣按孝子名萬全會稽人其父名應麟當明
莊烈帝時爲書生貧甚以教授遊湖北久無耗時孝子甫離襁褓也既
長痛父不歸日夜號泣請於母母勿許年至十九堅請之始得行七更
寒暑瑣瑣碎遍燕勉訪覓無縱號呼於途泣盡以血孝子以不省父狀
取閱書其父鄉里名貫於背以行久之至山西馬邑勞皇邑中不得去
有縣人張文義者聞之歎曰豈爲趙君兒乎急視牘艮契乃促孝子歸
告曰翁昔亡自兵中無所寄食窮歸我嘗爲主我哀其旅死而槨封之
手樹之柳亦拱於原矣今得示子矣指往墓所孝子一慟幾絕啓墓有
金蝶自內飛出投於孝子懷蓋誠孝所感也於是負骨步行齎葬家山
舍於墓三年迨母卒亦然康熙己巳歲大官廉其事表而異之塚石旌
其門當其匱墓之時朝夕哀痛作思親錄以貽後人哀痛之音不堪卒

讀思親八則則音容不覩訓誨不聞奉養不供湯藥不嘗屬纊不視含
殮不備令名不揚爵秩不加也以羈暮之忱寫終天之恨讀之者無不
泣涕當時人間風興感歌詠甚夥金亞匏有金蝶記茲摘其中要者錄
之云夫其幼慕慈幃長依家塾源源分永親色笑栩栩乎克奉旨甘泣
效丁蘭感素冠之心事寒生子夜賡玉溪之末章影室憶親如孤蝶之
獨飛無侶簷燈詢母如秋蛩之蠕然傷神泊乎浮江淮櫂河洛叩函谷
入蒲津涼月通人尖風砭骨穿枯林而無色催遠夢以何依形瘦於秋
哀客丁其在背衣殘似粉念藜辛其當胸所過鐵馬金戈霜戈星劍迷
迷花賊慘慘火蟲維蜂有針不足困其神時歷七年方達馬邑足繭百郡幸遇張生卒能辨父之骸啓父之殯發蒙莊
之幼想招李譯之英靈梧枝青痛哭於河汾之渡棠梨月白腸斷於
長平之坡爰有金蝶出自墓中是父之神亦孝之瑞奉蝶而泣御蝶而

以布裹之負於背仍步履回凡過一城必繞道城外謂死後入城例皆
顧臣否則魂魄不安恐驚母故不惜途之紆也又揚城包姓失其名世
居缺口門內咸豐間髮逆猖獗城陷母被賊擄死於滇包時尚幼避寇
他所比冠有室終歲戚戚思親不置忽有自滇來者述其母死狀兼及
葬所甚詳包聞而大痛即欲奔赴雲南囊空若洗簪於措貲乃徒步携
篋行乞而前登山陟水艱險備嘗凡數閱月始至其地訪覓之得土人
指示幸得母骨絨以布貯篋中仍丐而回里星披道路雷轉飢腸轆則
拓鉢沿門夜則棲身簷下蓋不知幾經日矣忽至一處叢山曠野蔓艸
荒烟一望無際四無居人望夕陽分欲墜驀島之啁啾正疑懼間遥
見密箐中有數人探首望知爲跳粱者不轉瞬盜已至前促令舍此貧
包跪而泣曰乞人身無長物祇囊中數十青蚨耳餘中爲母骸骨係從
滇省覓得辛苦萬分始獲至此今願貧歸廣陵厝葬焉乞無奪盜愕然

曰此孝子也不可犯但雙身長往終不獲平遂相約黨從護送數程乃
去比抵楊鶴骨支離肢憊不能起矣親族憐其孝集貲助葬廬墓遂成
是皆至性所結孝思不匱相距數千里行乞往返中途過盜境至苦矣
迄乎窀穸既成此心稍慰亦苦中之甘也謂非人之所難能者與孝爲
庸行而性之所至竟有以身殉之者蹦曰愚孝要其誠不可沒矣
光緒庚辰歲有友遞遞事二发備識之王孝子者會稽人名佳穀字子
貽入紹興府庠鄞縣教諭王杏泉第四子也孝子隨侍學署素敦孝友
已卯秋閩文患暑症孝子祈禱備至願以身代竟不起孝子徒跣號痛
盡禮盡哀既葬貧土成壙不遺餘力母亦疾事愈謹一日語兄曰昨夜
父告我母亦將盡奈何亟治壽具見母則慰藉百端背母則涕泣不止
人謂常情不知孝子又瀝血疏紳以身代母矣孝子侍病之暇祈禱益
虔仲兄由緡至喜曰母有人侍矣遂於四月五日投湖以死家人以孝

理庚辰三月母疾劇皆謂藥誤左某以生不知醫懊恨無已既逝呼地
搶天葬後三日竟死墓側其弟於身旁得遺書略云母死即欲追隨因
大事未畢故遲遲云嗚呼是皆處可以不死之地而至誠所注身命茂
如而又鎮定從容裕之有素固非激於一時之意氣倉卒得名者可以
比擬豈不偉哉

又有以身殉死而得人救護者鄞縣某性至孝幼以學藝來滬上當賊
蜂盛時父挈家避亂中途爲賊隊所衝舉家分散存沒無音有鄉人見
其合家投水狀某以在滬得免於難而思親念切聞耗心驚陟屺岵而
與哀望鄉關而隕涕欲覓死則以親骨未歸隱忍圖存焉某幼時定婚
同里婦家偵其在滬婚已愆朝擬送親來滬客中成禮某以合家死難
未得遺骸雖獲餘生實不忍婚娶堅決不從又恐婦家嫌之鬱思無計
投河遇救免嗚呼愚矣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徒殉父母之難覓使宗緒

之絕一念之誤迫於輕生其幸而不死也想亦父母宗祖之憑所默爲呵護耳洼哉孝之愚也

孝無間於徽賤亦無間於童年其性誠所至則又有毗然異人者皖省舒城縣皮匠某年四十餘母古希外妻早故子二十餘家貧甚擔簦生廿旨必備雖途遠日必歸侍也己卯春母歿鬻賣家中物備棺殯猷葬於山躬自掘坎既已結茅伴守四圍瓜果飢則食之有親串餽以食物者辭弗受或往約下山則跣而謝曰孝期未滿不忍疏離廬墓三年既盡孝且知禮矣若夫以髫齡而至性過人者則尤可述焉東陽王生就試於杭返舟風急沈沒於錢塘江屍爲人撈起其子名陶歲甫十二聞之雖奔踣奔赴既無資斧沿途乞食江干遍訪三日不得望江慟哭繼之以血有漁者知屍所偕往辨認果然泣守父屍無所爲計母亦至遂舉棺買舟以歸又劉安邦者清淮人也年踰五旬僅一子十三齡貧

苦異常在鎮洋某客棧作廚司辛巳五月劉之友與人口角方將勸解忽然仆地不起面汗如雨棧主延醫治之醫以春瘟不治遂不立方其子哀痛呼籲隨在篋笥前焚香許願取茶刀將右手小指切下血流如注又恐旁人知之將手指私藏袖內送入父口仍未獲救越四日遂斃其子搶呼萬狀痛不欲生多方防護其志始懈殯葬竟棧主送入義塾讀書焉又某縣有魯某者以疑獄被累幅譎遠遁數載絕音耗其子甫成童思親念迫子身尋親跋涉千里備極苦辛歷皖歷湘竟未尋見沿途乞食凍餒堪憐而殊無懈志必尋見始返云嗚呼孝固難矣孝而出於編蚟之人髫齡之子不尤天壤之所罕覯者耶不讀書者且若是讀書者更當何如耶

新興場北趙某固魁丁也以煎鹽餬口家有老母及妻一子一女境遇奇窮幾難溫飽如是者有年矣惟事母至孝順妻亦賢高堂甘旨之奉雖拮据必備里中僉以孝稱歲在辛巳夏秋之交通泰各屬風潮爲災房室毀傷人民淹斃概難數計孝子之屋適當其沖水勢驟來茫無所措幸有梯一具孝子即扶母登梯上屋繼妻子比登屋而水已平檐矣正倉皇間忽有一小艇漂來喜甚遂扶母及全家上船人甫離屋水已冒過屋頂然一葉扁舟在茫茫巨浪中既難得食且恐顛覆爲患孝子亦無如何惟默自祈禱而已不意隨波逐流竟漂至鹽城河內上岸求食執途人而訴以情於是相爲震驚助米有人助貲有人雖屠異地無嗟凍餒此眞如天之福非天之啓佑曷至斯乎人皆謂孝思所感云

洪水爲災天之佑孝子也固能於奔濤駭浪之際而委曲保救即祝融肆虐且獨能使其玩全者如金氏兄弟是金固滬上人兄曰慎齋弟曰吟濟皆以孝聞老母年七旬忽遘沈疾沾滯牀席兄若弟晝夜侍側不離左右目不交睫衣不解帶者蓋月餘矣疾未瘳兄弟並剉股以進夜半禱於北斗願以身代明日少瘥自是遂痊兄若弟喜可知也後鄉人不戒忽經回祿勢甚危急咸以爲金氏必不免迨火滅而宅之前後皆爲焦土惟金氏巍然獨存又茸城儲孝子一事儲居茸城谷暘門外隆冬時隣不戒於火炎威方盛延及市廛正如摧枯拉朽過近儲室遙見屋上立一金甲神手持小旂招颭火燄隨所指惟儲屋歸然僅存前後左右悉成灰燼其門緊閉時有守令彈壓令啓戶視之闃若無人惟中堂停柩一具蓋上俯伏一人詢之孝子也孝子母歿僅月餘尚未安厝當燎原之際出重貲召人移柩於外竟無應者儲知必遭火燬呼天號泣誓與俱亡遂閉門伏柩上靜待之竟無恙嗚呼孝子之情亦迫矣一念之誠遂獲九天之應雖曰孝廉行也而危亡呼吸之間足以轉禍爲福固非庸之人所可倖邀也古人有言曰天誊與善人豈虛語哉

孝婦王葉氏者鄂北崇陽人石林望族母教嚴年二十餘始于歸躬操井臼琴瑟甚調家業農歲入不豐薪水多不繼翁病歿老姑在堂拮据益甚伯氏夫婦視之漠然葉氏乃極力周章姑常顧而樂曰隹兒隹婦吾將含飴弄孫不復理家政矣未幾姑患癰疽硫口許大膿潰淋漓呻吟牀褥者年餘伯娣嫌汚穢足不履老姑之闥葉氏則朝夕事奉不離左右藥餌之暇挪貸俱窮一日姑痛楚劇甚幾至聲絶氏泣慰藉曰老年欲啖鮮味乞分付媳當謀以奉姑曰一樹猪肝思之久矣奈囊空何氏曰勉圖之乃質舊布裙得錢數十枚將入市途遇一道者鬚眉已古顧謂氏曰卿行色忽忽得毋家有劇疾乎氏且泣且告道人曰猪肝非可療病必得人肝方瘳氏惻然半晌語曰誠如翁言必葫蘆中貯肩雀藥耶倘憐而治之妾願棄此身以供刀匕何如乃邀道人至家視姑症而自以剃刀敲鋒利者乘道人喝咒時解衣刺裏血纔纔流溢華蓋

下倒垂荷花色赤紫脅於皮膈自割半臠擲於伯娣伯娣手戰若有懼色道人曰區區半臠尚不敷藥屑耳氏請復咒如前狀並其餘而盡割焉紳色自若適庭梧墮葉一片道人隨手拾起途藥少許敷於氏胸血遂止而痛亦減焉氏乃囑伯娣烹熟進姑伯娣大奇異先竊嘗之則味苦於鹵不能入咽舉以奉姑姑食之則鮮似炙熊因罄一飽由是疽逐漸痊可而氏之傷亦漸愈矣遍索道人忽已潛去不知所終族人嘉其孝行較之割股尤難能而可貴迺養祠中爭以孝婦呼之噫乎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此聖賢之學也至於愚夫愚婦一時急切迫而爲割股之事至孝所感亦人情所難能者況葉氏身爲貧家婦欲救姑疾不惜自刲其肝實爲罕聞事雖近誕理實甚平蓋孝行之尤者矣爰錄之以爲事姑者勸

又有刲肝割股救母者無論爲子爲女皆以迫切之情作此不得已之

舉有不能以身體毀傷之義律之者愚而孝也楚北羅田縣有孝子劉賢華者年二十餘父早卒母賀氏僅生孝子一人家募貧孝子爲傭工有與飲食者必歸遺母嗣母以患病甚劇艱於醫藥聞古人有刲肝救母之事時九月十九日觀音廟香火甚盛孝子私禱神前拜起數四日將夕孝子入神龕下持刀劃腹廟祝驚而起趨視則腸纍纍滿地大駭窮詰之孝子泣曰爾來何耶吾其死矣衆人奔策視之孝子曰請諸君烹肝進吾母慎勿以此狀告母也衆頷之越四日孝子死母病果愈又皖南寧國府葉某耕種爲業母病劇勢已垂危情迫無計禱天呼籲取菜刀至舍後空廁中持刀劃胸割取肝一片回家令婦烹以供母食後即安睡葉某取綫自縫其口以舊棉塞其口婦見形狀有異詢之亦不告越數日母病愈矣某傷處流水綫已俱潰旋亦鎔命彭太守得其情分廉俸三百洋蚨生息供其母婦膳資並請旌表云又楊州大園兒鎮

汪石秋之女年甫十二歲生母顧氏早亡事繼母李氏甚孝李氏忽患吐血之病勢頗劇甚醫禱無效女悲哀三日於夜間人靜時焚香北斗呼籲通誠乃用剪刀刲股肉一塊和藥煎而進母食之次日即霍然矣噫是三事者其兩人以刲肝而死皆孝心誠篤固結而後爲之然猶在髫眉子耳至夫以十二齡女子竟能事繼母如此不尤足嘉尚者與故孝雖愚也然而難矣

孝女陳氏名巧英江寧國學生陳長生女也生有至性喜誦讀人有言忠孝事者聞輒忘倦及笄未字父業賈去家千里一日得父書病危劇欲隨母往視母曰汝一弱女子道途脩阻跋涉多艱其在家善視幼弟也可女曰夜祈禱願以身代不踰月顦耗至父既亡母亦殉矣孝女痛哭幾絶戚族勸慰女悲咽無他辭翼晨其弟呼姊不應偏覓不得留一紙於几上戚隣視之云生莫見父母之面死以報父母之恩屍浮之日

濕衣而葬光緒四年七月初五日巧英手書三十五字諗於夜間投河矣既獲屍面如生衣裳縫紉徧體如織知死志已早決也孝女年甫十九追於大義以殉父母初不料信之訛傳迨父母回歸慟女之死爲請旌焉嗚呼孝女之死亦無憾矣雖曰思孝以視靦顏苟活不能從容就義者何啻霄壤而臨危不苟徧體縫裳又豈倉卒輕生者可比孝女之愚正所以成其孝也

余嘗披昭忠錄見婦女殉難者皆懍懍有生氣有以討得脫完節而死者有深沈不露鋒刃凶仇而死者此固智勇兼備不徒以一死畢乃事者若夫從容就義視生死大節如日用飲食之恒則心之靜鎮有素也如虞山周烈婦可紀焉烈婦湯氏名碧人歸周君小梅咸豐庚申八月粵逆陷常熟時小梅赴鄉賊猝至婦乃舉其子女投宅中井死之同殉者五人臨節時屬長子於隣翁令歸其父從容作書並脫戒指一枚付

老僕報其夫其書曰妾敬啓昨君出門後即失常熱一夜未眠今水窮山盡願君一路平安切勿以妾母子爲念今爲盡義恨不能一言永別使二工報知寄上戒指一枚見此如見妾願來生再叙未了之緣八月初三日五福街寄妾同兒女在下房井中大姐同佩官在彼房井內此字送到樓下交周小梅四相公收云云詞意婉摯詳盡慨然有烈丈夫風小梅既得書乃書其後幅餘紙云君爲我盡節我爲君守義其後山樓下徙寓白岩橋兩年遂忘恐其妻子不知父母節義以遺友趙君少琴數年趙病逝又以屬鄧有卓如鄧得之付潰池乃還其長子德慎永寶焉邑人王給諫憲成聞其事上於朝旌表如例子連聲女淑貞同荷恩憮邑之人士集資於故址創建井亭楊詠霖太守作碑記序其事泐之貞珉汀洲賴君其勳有古風一首亦表楊之意也其詩云庚申春閩大營破江南漏坦皆烽火督師先遁大帥走將軍道豫馬革裹尸張忠武

公是時賊酋復鴟張莠民潰卒皆豪強薊陵爲墟吳爲沼虞山咫尺誰保障滇臭城陷哭聲起道賊虐人無人理周家有婦湯碩人從容閨戶尋思死臨危誓死原不難但願妾死生者安宗祧有嗣黃口小爲慮無旌焉嗚呼孝女之死亦無憾矣雖曰思孝以視靦顏苟活不能從容就義者何啻霄壤而臨危不苟徧體縫裳又豈倉卒輕生者可比孝女之愚正所以成其孝也

余嘗披昭忠錄見婦女殉難者皆懍懍有生氣有以討得脫完節而死者有深沈不露鋒刃凶仇而死者此固智勇兼備不徒以一死畢乃事者若夫從容就義視生死大節如日用飲食之恒則心之靜鎮有素也如虞山周烈婦可紀焉烈婦湯氏名碧人歸周君小梅咸豐庚申八月粵逆陷常熟時小梅赴鄉賊猝至婦乃舉其子女投宅中井死之同殉者五人臨節時屬長子於隣翁令歸其父從容作書並脫戒指一枚付

一步哉至遺書轉覺不失想亦吉光片羽劫火難灰鬼神呵護使烈婦大義深情終不沒於人間云

凡人生爲女子身已大不幸況又遇人不淑至于銜恨以沒其志亦可哀矣如京口蔣賢婦者美而賢適同里陳姓子某初蔣與陳家固素封後則陳中落而蔣益富婦井臼躬操絕無驕傲習陳某素作緞鋪夥避亂僦居秦邦遂失業而翁姑甘旨之奉婦獨任之嫁貲既罄典值服飾或歸而貸諸母無弗與及陳翁死殯葬費皆婦經營陳某又有烟霞癖屢勸弗聽陳某欲開緞鋪向婦索貲婦又謀諸母得數百金詭意其夫得貲名則設號實則填其慾壑婦覘知之自念身爲出嫁女猶事事取給母家致兄嫂有後言夫又如是我不貧夫夫實貧我終身倘何望哉遂仰阿芙蓉膏而死聞者哀而弔之三十六湖明月主長歌云郎情不薄妾命薄妾心空托郎心托先郎而死最爲佳此際此情妾斟酌妾侍

舅姑與侍夫養欲給求無事無經營家室惟儂任典質衣裳遂所圖幾度規郎除剃髮勿作無益害有益郎意不回妾怎知妾情如此郎應惜那識溫柔別有鄉有心人遇負心郎丈夫甘作烟花樂巾幗空教志氣強一度思量一飲泣白頭僧老今難必與其後此不相能不若自家先與訣吁嗟乎玉碎珠沈一夕中傷心命畢阿英葬我爲賢婦舒長恨恨未黃衫劍客逢遁莽居士一律云不忽郎情薄誰憐妾念痴短緣由數定長恨有離知素志今難慰黃梁醒已遲輞軒如採訪乞采入風詩滄海釣鰲客二絶云婦容婦德兩相當宜有梁鴻配孟光底事遇人偏不淑風狂雨急斷柔腸休將理數問蒼天命薄何妨自棄捐今日爲郎含恨死好姻緣是惡姻緣嗚呼人非傷心之極舉頭無路乃有此不得不死之舉固一時之憤要亦以死格其夫耳尸諫雖曰臣道而妻之事夫猶之臣也婦殆仿乎此而死歟嗚呼賢矣

旌節之典國朝最尚故官紳士庶以及桑樞蓬牖無不以節義相矜要之湮沒不彰者多矣即所傳聞者蓋亦寥寥平江陳氏瑞珠字琴仙善書法丹青兼歧黃術閨中建小百尺樓居之蓋隱以女元龍自命焉居恆行醫不診男子故臨門求治捧心而來者皆珊珊瑚也丰姿窈窕品行端淑望而驚爲神仙中人許字後思守貞不嫁媒妁屢請不得一日有赴診者琴仙往診乃一中年婦人按脈調和乃云無病可醫媼曰老身有心病家貧僅一子欲完娶屢請不遂如宗祧何千金其垂憐之淚隨聲下琴仙聞言梨花白面陡泛紅霞局踧之狀媼回邀媒妁遂得消吉成禮花燭後琴調瑟御閨房之樂誠有甚於畫眉者出奩資爲外子納粟需次浙江蓋有年矣庚申髮逆南下浙省城陷琴仙恐受擄辱遂與外子一帶並縊噫在天比翼在地連理雙生雙死當再結來世緣耳克復後以卷軸箱收其屍顏色如生蓋稟節烈氣也琴仙詩學頗精以醫術閒一作兵燹時存稿盡失惟題某安人遺像二絶人尚有記之者詩云玉碎珠沈劇可憐芳魂已返大羅天寫眞幸有徐陵筆付與多情夫壻傳仁慈賢淑性天成弱質持家事倍精深惜曇花纔一現空留小影慰卿卿情詞蘊藉風雅宜人才德俱優以身殉國雖死猶生矣閨閣完人信勿替云

粵逆猖獗蘇城陷婦女死節者不勝紀極大吏採訪彙奏請旌然祇詳其死事或未及其生平嘉言懿行湮沒不傳亦一憾也簪筆弭彤予有節烈合傳發賢德表幽光殆足以補紀乘之闕矣曰秀水姚雲坡大令方需次蘇藩署朱守貞者吳下人貌美齒韶工詩善繡庚申之變大令方需次蘇垣莞樵軍伏局務賊既至大令謂朱曰我食祿忠事義不他過邇存與存城亡與亡汝其速避出城自爲生計朱曰當生而生當死而死宜也妾在必爲君稟請先死以絶君念遂出利刃自刎大令瘞其屍而出城

陷亦遇害朱沒後遺稿散失西湖淨慈寺題壁句云菊與得得綠陰遮路入南屏日影斜婢子不知塵夢幻雷峯漫說鎮靈蛇余曾見及吉光片羽僅此留遺可慨也嘉善孫小耘司馬瑩壽室黃時貞者字靜娥亦吳下人性溫敏讀書識大義端居不苟言笑精女紅習椎布視羅綺蔑如也井臼之餘輒學繪事近惲家法蘇城既陷避居村落遇賊被害歿年十有六耳蘇撫以其事聞於朝得旌邮如例嗣司馬宦游雲間偶步蘭若飛鸞招之備述前因後果有金環金認之語亦少抑司馬哀悼之意也同時有桐鄉烈女馮桂姑者姿色端麗工詩善畫論斷史事具有特識緑窓倦繡輒喜爲韻語清新可誦著有綉窓集一卷以避亂故散失猶記其秋宵與姊秀娟夜話句云秋牕剪燭話團圞花影參差月影寒慚愧胸無半點墨殷勤阿姊付詩看庚申秋禾郡淪陷隨母居千峯聞賊至投河死其姊秀娟亦工翰墨題嘉興方子怡大令聞耗哀之以

其死事節略上之大吏遂蒙旌邮節略故出秀娟手書成題一絕於後云紛紛避寇走蒼皇弱質艱行亦自傷生不逢辰遑惜死千秋貞骨有餘香當時爭誦之又吳城有烈女不知何氏人居鎮由吉巷年過垂磬善紡工詩居平喜閱節義等書庚申城陷賊逼之舁為所曙痛極仆地衆刃之屍投於河首懸於關明日失所在屍立水身首已合賊大駭以竿刺之屹然不動頸間惟一縷血痕賊懼為厲議瘞之屍忽下沈杳不可跡老年賊曰殆因裸裎不欲暴衆目也遂止賊呼號三日乃死蓋貞烈之氣有以懾賊膽矣此數人者遇不同而志則同且皆有才而死於烈者也軼事遺詩彤史闕如故詳識之以代貞珉云昔人有言拾人斷句功不在掩骼埋胔下況其為表賢德發幽光乎願采風問俗者廣為搜輯之耳

戎馬倉皇舍生取義固處無如何之境有不得不以烈著者亦有崩折所天偷生不願而立志殉夫者又可哀已甘姬者蘇之長涇人父毋早亡依假母沈氏遂從其姓美姿容通文史閨中甘君應槐作宰來吳城購為妾生一女王壯愍公由蘇藩升浙撫檄調甘君以行當粵寇告警遣姬隨大婦歸未幾省城陷壯愍死甘君亦死焉姬矢志守潔假毋至閩逼其反欲嫁之不從發篋中書焚之賦十歎十訣詞絕句二十首遂飲阿芙蓉膏而死年甫二十五時同治五年十月也西脊山人作歌曲以紀其事亦表揚意焉天津呂某婦某氏宗族稱孝鄉黨稱賢呂歿錢鋪業賦閒數載且有洋烟癖氏茹苦含辛葬翁姑相夫子事事盡禮中郎有女年十四已字人呂染時疫竟不起身後蕭條氏屏當營餌典鬻衣裙料理既畢蓋棺後誨誨女窮人竊議其事非所亟不數日氏竟服遺烟以殉焉距呂之死期未十日也茸城西門外王某一子已授室同城張氏女也琴瑟既和倡隨極樂事上使下賢孝並稱翁姑慰甚結褵未數月子以傷寒疾卒女抱屍痛哭聲淚俱竭隱蓄殉夫意懼傷翁姑心緩之三日後晨起以小故大肆勃谿翁姑疑之蓋已於隔宿吞金矣未幾腸斷而死王哀悼之為厚殮焉天津有湯源鄭某者年五十餘妾陳氏年二十二小家碧玉也鄭某抱病氏衣帶不解湯藥親嘗劇股以進竟不獲救氏哀毀骨立哭泣失聲屈金簪作餅吞之婢媪勸慰之曰人誰不死死得所何憾乘間益以金飾遂畢命焉粵東南海城西陳氏女名瑤環適江西黃姓子姑目雙瞽事之不衰結褵年餘夫以瘵疾卒女哀毀不欲生以盲姑在堂不敢殉未幾姑亦卒喪葬盡禮一日託詞省親舟至斷港自投於淵潮流迅疾榜人援救不及越日得其屍面如生聞者哀之大府為請旌焉烈婦倪氏者江蘇句容縣人鬻溶次女也姆訓素嫻適高君星聯高故山陰人少失怙家貧乘讀以幕為生烈婦來歸事姑持家計既孝且勤戚黨賢之光緒己卯周霞軒為明府

莅儀任建議脩邑廟明府弟槐三知高君熟諳工程延監視蓋槐三乃高之妹倩也高乃挈家居儀鬱鬱并然工賴以成高由此心力交瘁患疾遂卒烈婦措理裕如殮前一時許烈婦臥房中人謂旁無視之則神色慘變未兩刻即氣絕送死養生立後維絕明府昆季為經理焉又林女者南雄人居仙娘之長具里性至孝精刻紡世有針神之目父某貿時運不齊謀無億中遂從人佐貿目疾發辭歸舊有阿英蓉癖非有汲引者不能呼吸烟雲女乃學汲引法日為父作烟槖侍女出閨有期矣會兩兄俱亡門祚凋零請緩婚期壻初亦高子自待矢玉堂歸娶之志嗣因慈萱日暮待養無人擬諏吉女又有喪兄之戚遲延展緩不圖脩文促赴壻竟以急疾下世女聞訃痛不欲生既思為私之義可永依膝下矣時有楚南人失偶謀續膠絃有為女執柯者林將許之女抵死不從誓言於母長齋務佛以了此生母以告林林雖其舊且家業已之

藉可得崖聘貲不從所請女曰所天雖逝志不能忘背義逐人泉台有知何以相對毋曰未廟見者不得謂之婦何自苦爲女曰夫婦之道以理失尤以情切閭壻逝時猶執女所綉紫錦詩囊且令以殉今綉工未化何忍背之且父烟霞之養亦未可廢也林竟受其聘帶女知事不可回乃遺絕命詩十六字曰所天已逝所志未遂幽咽夜臺死心如醉潛吞阿芙蓉膏而死林乃悔無及已又天津某村去城二十餘里有某烈女者芙蓉其親冰雪其心當及笄之年許字白塘口某氏子將卜于歸而某子竟卒女痛絕者再屢欲身殉爲防閑不遂志因泫然曰毋前謂女子之義從一而終今此身已字某郎中道殂歿決不忍以存亡易節必欲未亡人苟延殘喘詩過門奉姑嬋雖九泉未獲唱隨而二老得承甘旨私心竊慰否則之死靡他有如天日若欲重諧秦晉再結朱陳則與斜抱琵琶過別船者何異儻實查之父母勉從所請素車白馬過門

成服哭泣哀痛旁觀無不動容既乃藥湯操作定省晨昏曲盡孝養翁姑交慰無何姑病歿女悲憤欲絕呼籲無門煢煢寡媳事一龀翁女蓋有死之心矣猶幸室有小姑二女同居嫌疑可白閱四載餘小姑將出嫁女於是伶仃孤苦展轉迴腸應門無五尺事實難堪居室只兩人心誰諒只乃絕粒十四日獨留際有以加餐勸者女不顧一綵僅屬力疾匍匐起拜翁前口不能言惟有飲泣俄而氣絕顏色轉怡津人重出殯之儀醵資襄其事爲合葬焉嗚呼是皆無偷生之意有必死之心故能從容盡節百變不回生則同衾死則同穴此志殆可不少緩也以勵薄俗其庶幾哉

世祿之家日嫻詩禮其能從容赴死以明節操者且或不易覩矧在風塵中人乎及讀湘江愚叟節烈傳乃知風塵非無人也烈婦姓李氏曰玉桂有聲北里漢固孔道爲狹斜遊者輒譽之長沙李孝廉素謹愿計

偕赴禮部試三五少年招邀過妓家相笑謔爲樂無足當妓意獨屬目李或戲曰愛李郎耶若果爾當爲若媒是固將買妻而難其選者妓笑而不言既而耳語李曰若言信乎李誠告之妓曰淪落天涯託以終身孰如君厚而肯一援手乎願非多金不獲脫籍橐中裝如不足當自爲謀李猝無以應固強之乃訂春闈捷後約李既行妓於是杜門掩關倦風塵矣客或有迫之見者愁歎雙眉非復疇昔明年有從京師歸者道李落第狀妓則惘惘如有所失淚落尊前見者咸悽惻或爲致書促踐約李題詩扇端寄之未至而富商某欲得而甘心焉遽以千金奪之去妓皇急不知所爲衣不解帶絕粒七日仰藥死李聞而哀之繪圖爲記兼徵詩文焉又節婦某氏蘇郡某大令妾也幼而失怙誤陷平康送舊迎親非素志也始與玉器鋪某甲有婚嫁約某甲限於力不果繼乃爲大令脫籍主婦不容大令携赴粵東隨任數年大令卒任所扶柩歸

蘇主婦仍不容欲嫁之氏矢志不奪令之戚屬爲貨數椽以居之某甲覬氏携有宦囊欲賦求鳳人財兩得囑舊媼通款曲婦力却之一日甲詣氏所氏見甲目蕩神搖正言以拒甲備述苦況婦慨然贈以洋蚨二百餅曰是區區者報前情耳文君之行之死不爲甲意未足越日復往以覓死詐氏憤恨交迫恐敗聲名乃服毒自盡焉甲與媼席捲一空隣保知婦爲甲脅因而盡節甲被逮嚴追盜賊焉嗟乎之二人者境遇不同也而爲節烈者則同要皆爲人所脅以至畢命非明乎不再適之義貞定不移不克毅然爲此也若夫朝爲秦雲暮爲楚雨章臺柳枝以爲固然則誠是二人之所深羞也雖謂風塵中果無人哉

節婦殉夫亦其人哀痛迫切自戕其生未聞有遇以出此且集衆而共視其死者如福州哈去村一事實可異焉村中有新孀婦不詳其姓氏曰年甚少親族逼令再醮婦不許願以身殉夫親族不之勸擇於某日磁

死於親族之前婦先期宣示於衆竪立一架屆時自登於椅取繩縊頸辭別親族兩足空懸即時氣絕婦之節烈可敬可哀獨怪爲親族者豈皆忍心悖理見死而不救耶抑皆欲其死以成節烈之名耶甚矣此惡俗也移風易俗是所望於官斯土者耳

苦節艱貞生死不移實有各極其選之苦者矣至於一絲既定而畢世堅貞者雖曰守義其情尤堪憫焉朱氏婦者潘公曦園女也年二十餘歸朱君省三爲室舅姑具慶甚相得也結褵不半載省三病亡省三固獨子乃立從堂姪爲嗣年甫四齡氏撫養備至無何翁歿治喪盡禮盡心力姑復老病臥牀家道淩替減獲悉去湯藥飲食氏一一躬親歷延三載始卒會庚申難作子爲賊害氏懸梁投水多方覓死皆以救獲免嗣寄養內姪婦家以針指爲活計守節數十年備嘗艱苦云

楊城周氏婦家道式微夫就館陝省已卯春間一病不起居停爲之營殯

葬周婦聞之慟甚欲往扶櫬門衰祚薄屬託無人乃自携四齡子赴陝居停主遷調他處依函云葬所覓之殊涉艱難於某月盤回祖墓地逾千里時歷七月筑築窀窆實爲似鐵骨爛於柴其苦蓋可想矣里人擬爲詩旌云又某姓一子雙祧病沈篤要某氏小家女也夜深時以廚刀割股煎湯和藥而進病勢仍未殺越二日竟逝氏刀創甚劇哀毀迫切遷延數月始就安帖

嘉定施節婦者本小家女結褵未一年夫即故上有孀姑下無遺息筑筑孑立茹苦含辛竭盡婦道以代子職節婦固之死靡他焉不意七期未滿骨肉未寒姑也有不良之意竊媳少艾私受某氏聘金逼之再醮託言探親挽媳出門乘車而往媳至門見人衆可疑因即故毀車斷轡事欲抱夫木主赴邑署呼冤隣戚勸息之晚回臥室自念未亡人難與姑論且難刻防仲屋與嗟乃引白縑三尺作縊命計以完貞守幸獲救

免姑亦知理屈乃誓言要約焉自是白首相安姑不爲偪醮之計青閨苦守媳復盡孝事之常西冷生有長歌以紀其節云

節婦陳氏太平沙人適村中黃某次子未踰年夫亡素嫻大節執從一而終之義欲爲黃氏未亡人守節終身離小家女而其志堅不可奪亦女子之至苦境也爲翁姑者倍宜體恤矣詎翁固酒蛆也溫飽之外都無所計家政一切惟婁主持焉婁素溺愛長媳而長媳又與陳氏差池臭味不相投契面善心違殆非一日迫夫弟既亡即視其嫂爲贅疣恨不且暮去之也諺於姑曰娌年太少且無子女姑宜有以善處之姑謂花貌綺年未必能甘岑寂舉止且倜儻亦不類守節中人徵汝言吾亦將有以遣之陳氏固父母俱亡乃使媳向其嫂徵示意不數日陳氏歸痛哭謂翁姑有不容守節之意嫂曰早知此事矣就媳來由姑容若何陳氏曰我心匪石之死靡他但伊家不能容納我我即歸嫂家茹苦終

身亦甘心也嫂謂此未可遽爲也無論兄家無擔石儲蓄不遑兼顧即同甘飢餓姑正青年而伊家且絕類如此亦奚必爲其門戶起見乃徒自苦爾陳氏曰我盡我節均非有爲於人我豈以人不相容遂改之哉翌日遂仰藥而死經救獲甦翁姑感其節乃遂其志焉

吳氏級之巾幗中才女也適汪君亦文學士伉儷甚篤綠陰人靜夫唱婦和吟詠不已人生樂事殆無加於此未幾汪遊氏孤苦伶仃柏舟永矢以老母在堂不敢殉隨母家居端園每於風清月白時携綠綺於梅花亭畔撿長袖出纖指彈湘妃怨一曲沈鬱頓挫如泣如訴嘗有冷夢未成燈自滅霽懷怕聽角聲聲之句其哀思可想見矣

江都黃輝山茂才長于某甫冠聘婁金氏結褵有日矣一日爲瘋犬所傷綠黃家素畜一犬牝也愛之甚禁不出戶當春求偶被禁成瘋黃子正與客小坐犬至投以食犬不食而奔人將黃子脈門一口幅定壁僕

力擊始能視所嘔處噴流黑血醫藥罔效逾半月遂歿金氏聞之堅意過門守節父母翁姑嘉其志從之擇日成禮既畢更凶服兩家皆流涕焉

嘉定南翔鎮張氏女年十八字同里甘姓子爲室吉席有期甘忽病逝女得耗大慟水漿不入口者數日欲絕粒以殉濡父與伯叔再四勸解女欲守貞畢世父以年輕不允女乃至邑署鳴鼓自訴邑尊聽得其情嘗言慰勸女言決無後悔邑尊嘉其志堅書貞節可嘉四字以賜並銀四緡令自備匾額焉於是擇期送女至甘氏宅父亦盛備奩具觀者如堵嗟乎節操一生嘉名千古誠足爲巾幗之光抑思其飲水明心毀容示志其情境之慘固極人生之難堪者乎聞其風者肅然敬慨然傷已貞節之風閨闥所難乃禮法所型至於一門克化則許氏之貞節尤足傳已某逸民撰記曰聞之始志能信懍氷霜而倍潔貞心永矢與金石

以同堅儀型克相於夫家萃一門者難得模楷足風乎世教恆百代以流芳此爲前署兩淮鹽運使許君次蘇之合門事也都轉長姊適蔣氏夫以力學早逝嗣姪爲子猶爲襁褓中物家既貧奉姑尤謹都轉欲迎居任所辭不出有所饋悉獻於姑囑來使曰我在兩不飢我去姑何依乎苦志事姑誓以終身歸語爾主毋以我爲念壽六十卒子雛立貧如故殯葬之具都轉季子秋槎爲具備焉其芸亭五弟婦於氏夫既歿欲以身殉哀號數月憂鬱致疾瀕於危者屢矣都轉之邁室聶氏舉一子夫忽病篤刲股以進天違人願茹苦未申哀慟欲絕族黨以呱呱猶在抱也僉爲勸聶氏乃收淚言曰夫死我不欲生我死子倚何人由是勵節訓子親串咸欽之都轉長子晉筮病危繼室楊氏親侍湯藥衣不解帶者累夕夫既逝植節自苦無異寒素閫以內措理肅然穆如也都轉次媳李氏年未二旬夫即殤存一女弱息煢居節操尤謹嘗以藜藿刻

曲由皖返揚已收女子裝薰女爲吳夫人侍婢數月矣女所歷險難險阻慧男子尚未必若是慎密乃出於十數齡閨閣之身轉徙數省合浦珠還而抱璞守貞營然無方玷以古之木蘭孤之緹縈也

林愛官白門良家女也幼失怙恃入青樓年及笄退裏寧不喜牧師綽有大家風範居恒以流落爲戚既與長安雍生邂逅訂白頭約顧雍一翩翩書記耳鬢廝磨綢繆甚篤年不能出其繡林亦自矢不他會雍友陳生悅林色求通燕好林不可強以鴇母命辭不獲比入帷林扃戶出白劍豚蹏誓請曰妾本薄命生死不足重鄙所以苟延有待者以身隸煙花尚復貞一君家椽花圃柳何處不逢佳麗若必挾制晉歟欲汚吾身請先汚吾劍言訖以刃劃立妝臺陳猶曰余固知爾鍾情雍生久矣如力不滿何曰不滿則以死繼之不然懷此刃何爲者陳性固伉爽不容施與乃慨然曰爾誠雍余豈不誠雍哉子爲若成之階

尸遺出覓雞挾至出金條脫二枚付鵝母曰林不爾向矣舍女取金爾之見機也不從吾言昌禍立觀此刃鵝母皇懼無言覓歸雞同人撰聯句頌其義曰果然匪我思存一段姻緣完白刃眞箇爲人作嫁千金贖價賤青樓始則以白刃相仇繼則以白刃受恩此林之所夢想不及者也世有此人當鑄金事之

嘉應州侯姓失其名世業農有女一人年方二八姿質過人頗不類田家女勤於紡績終日在室固未嘗拋頭露面於外也適農事興盡室赴田刈麥母亦餉於西疇僅留女守門戶女煢煢在室偶至門前覘母嫂返否邂逅遇比隣孫某蕩子也以言挑之女不顧而入孫某既艷其色又稔知舉家在田突入其室女避匿房中孫曰有言與若母相商女曰母不在家可速去孫乃以淫穢詞調之且欲闖入臥房女閉門不納厲不絕口遂以剪刀由門上擲之孫度不可強倉皇走出遺一扇一帶於地

女忿恨未已不敢啓門孫出門知扇帶遺失急欲回取適女嫂自田間回不敢復入嫂見孫神色有異步至庭中得一扇一帶異之疑女與私納諸懷中白諸翁媼翁媼怒曰彼無賴子聲名狼籍倘吾等出外而來遺物於室是女之不肖也吾先置女死而後陰圖孫某焉媼曰女非無恥者流紡績十年並無出入不禮之端待察情形可乎翁不聽女遂自經時隣村有孔某者巨族也富而無子一女年十七因病而故父母方痛恨欲絕女忽甦而起曰此何處耶此何人耶我胡爲至此也家人詰之自言侯姓某村某人之女冥司嘉我貞節陽數亦未盡判令借屍還魂言畢即欲回家以白前生冤抑家人阻之招侯至女逕前抱父痛哭備述冤狀且欲隨歸孔不可侯勸慰乃止噫聽言不察鹵莽僨事夫固貽咎無窮況乃以死迫乎若魂覓不返冤沈九幽矣借屍一舉雖涉荒唐誕妄要可爲鹵莽者戒也人尚不愼於聽言哉

韓文杜詩讀之者於汪洋浩瀚中綽有規矩可循即考據字義所謂無一字無來歷者信不虛也如工部懷古詩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前人略而未註或謂荆門即今之荆門但去秭歸三百餘里於義未合有子役巴東者歸言過其地在歸州東北四十里有山名荆門羣峯聳峙惟此山獨低山中凹類蜂腰山下有村名香溪蓋當年產明妃處也似此則人之以杜撰論者皆未嘗親歷其境者也坐井觀天以蠡測海此固淺陋者之常亦曷弗以不解解之噫學如淵海天下之難以窺測者又豈獨韓文杜詩也哉

因時生感即景言情此固興到筆隨以寫其憤懣抑鬱之志者也若夫花晨月夕詩酒流連是又風流自賞超然於名利之外者矣如郭頻伽先生於八月八日夜小飲薄醉姪女阿荼言曰上已端陽中秋重陽皆爲令序如月色佳時即中秋菊花開日即重陽似此良夜何可辜負曷不

不作探中秋詩先生曰可因吟曰杜門長夏治幽憂暫返西湖亦近遊容易家居三五近相將沽酒十千酬豚肩姪女頗解事醉後狂奴不識愁叢桂已馨小蟾白商量排日作中秋誠可謂家庭韻事矣都門每屆冬令濠河氷凍殷立氷牀便行路也風雅之士聯絡數牀聚於一處圍爐飲酒烘硯賦詩如入晶窟如泛銀湖信足樂也某茂才才藻富贍口占一詩警拗異羣云駛於走馬小於舸消消歌中亦足豪上下不交人自冷風波一息枕方高但憑堅腹消行險略藉楠胠寫夢勞直似游仙塵境裏瓊壺咫尺忽周遭此又別開生面也文人筆墨隨在皆寫天機若必於跡象拘泥求之則鑿矣

詩本天籟隨機而得古終朝呫嗶而不能吟隻字者有不必爲文士而亦能居然成章者詞雖不工要其道性情一也嶺南李某者武弁也年五旬日隱於市廛向在軍營備歷艱辛事非其主僅保把總鬱鬱不得

志乘而歸來貌雌倔寨肩宇間饒有英氣一日與嶺南韓士相遇沽飲小憩觥酬交錯議論風生孚連浮數大白曰君文人我不解章句有俚言請政可乎韓士欣然曰諧孚遂口號四絕曰營門更鼓戴寒星猶憶從戎兩鬢青萬灾光芒騰虎氣腰間寶劍血風腥霹靂聲中殺氣黑鎖矛接處陣雲頁便須匹馬橫衝去刀下頭顱落電光迅如鷹隼疾如鶻屢破堅城躍甲橋不是命輕同艸芥督兵爲有霍驃姚可憐李廣不封侯百戰歸來漸白頭我欲問天天不語一腔熱血灑吳鈎慷慨淋漓吐壺幾爲之碎韓士肅然起敬云關中觀者嘉定錢竹汀宮詹之老傑也宮詹退食之暇吟詠不輟僕隨侍十數年耳濡目染間能拈韻顧多俚語如題鐘樓云遙望鐘樓一座方當中顛倒桂銅缸東邊撞起西邊響隱另嗤琅隱另嗤結句蓋狀其聲也過江斷句云所以當年關夫子開場先唱大江東別饒風致足資藝林嘉話要之能詩者皆盡性靈孚某

馳騁疆場英銳過人而竟不得大用宜其詩忼爽之中有憤懣之氣固不得僅以武弁陋之若關某不徒爲紀綱之選而兼爲風雅之助則亦天之生是使獨者矣嗚呼豈易易哉

女子無才便是德世人類言之然能恪守閨箴雖遇人不淑而無交謫之聲則才德兼備矣鹽城有才女者不詳其姓氏嫁夫某業儒家貧甚而伉儷頗相得屆天中節杼軸其空幾不能舉火女詠一詩云自憐薄命嫁窮夫明日端陽什什無隹節莫教虛過去聊將清水洗菖蒲書於案頭夫見之殊自愧忽忽去明晨操豚蹄酒一盂以返邀妻大嚼妻不解圄詰之笑不答未數日吏胥拘夫去蓋端陽酒肉之需從鄰家竊牛來也蜴令詰實某遂口誦妻詩因逮女問曰汝既能詩可面試乎女曰可令遂以竊牛爲題女口占云滔滔黃水向東流難洗今朝滿面羞自笑妾身非織女夫君何事效牽牛令大加擊節遂赦其夫爲贖牛歸之

慚不告而去滬上有一寡婦年約五旬持白紙粘牆隊躬親握管而書其略云籍隸雲南太和縣人隨良人遊幕福省漳州公餘餘暇選韻徵詩倡隨樂甚乃以造物忌才良人病殂一岩依傍漂泊難歸擬往江西玉山縣投親道經申浦阮囊羞澀行止兩難淪落天涯途窮日暮而又不甘爲沿門之乞倘有垂憐俾免爲異鄉之鬼啣環結艸後報當圖末繫一詩曰自歎今生命不齊十年漂泊望江西此來悔托沿門鉢滬水凄涼得句題噫風流自賞淪落窮途皆才爲之累也豐其才當其遇古今來豪傑大抵皆然又豈獨工詩必受窮哉

弔聯挽章所以誌哀感也凡人生平學業政蹟卓卓可見者率以數句括之故情深文明堂皇正大非名手名筆吐屬皆有煙火氣若夫發揚巾幗則尤難出色吳沈文肅公配林氏文忠公女也當文肅守江西廣信府時髮逆逼城下郡之民遷徙四出公與夫人堅守不去闔得梅總

戊饒臣救援圍遂解公即擢九江道是役也夫人之力居多癸酉歲公爲船政大臣夫人於中秋日病歿輓聯極夥惟慈谿張爵生司馬一聯爲冠云爲名臣女爲名臣妻江右佐元戎錦繡夫人分偉績於中秋生於中秋逝天邊圓皓月覓裳仙子證前身語皆紀實貼切不移又文肅公喪於兩江督任寅僚輓言屬集惟桐城甘愚亭大令一聯云慕公可謂賢哉陰嘉定雖曰罷歸無怨言猶感知已武侯從令遊矣原長沙誰能起用常痛哭恐爲廢人蓋甘君曾於署崇明縣任內因公被劾故一引葉天頭劾陸清獻事一用三國志原立傳語也工切無倫一時題之蘇撫吳公子健太夫人迎養撫署辛巳五月五日病故時奉　安太后遺詔有昭文令陳明府鈞堂挽以聯云一德君臣同悲愛日三吳士女爲罷端陽寥寥十六字大氣包舉俯視一切眞可於膠山絹海中獨出冠時矣其他則自檜以下無譏焉閩督何公小宋配吳夫人生出名門

長歸望族夙嫻閨訓隨任南北省相夫教子長男瀚章出守粵西三男翰章已卯舉人辛巳春正月立春前一日無疾而逝福氣之大全受全歸一時挽聯之盛美不勝收惟何公挽其夫人一聯膾炙人口爰錄存之勳儉本家風憶前劃瞥燎姑愚孝回天吾不及音容空想像縱使承顏有子衰年喪耦淚難收一字一淚如泣如訴令人不忍卒讀所謂情深而文明者其即是耶無情可言則又取乎詞意正大包括一切斯無覆領之誚天下之輕意棄舍者其試思之

楹聯佳句往往有集用成語而極其現成者有湊集法帖之字而成句工緻者妙極天然莫可軒輊議閒京師內人近撰一聯云五科殿撰備五行金木水火土四川封爵凡四等公侯伯子男所謂殿撰則戊辰洪鈞辛未梁耀樞甲戌陸潤庠丙子曹鴻勳丁丑王仁堪也所謂四等者公後加侯爵按封爵各省均無五爵之封川省獨備是亦　熙朝佳語也又江寧貢院自癸酉科藩司梅公小岩提調院事運水入闈高屋建瓴鑿壁穿泉免挑運之苦受汲引之福一生注水烹茶拈茶烹鑿壁泉五字措對久不屬頁久大呼五百年前已天造地設一對明人筆記中不有烟鎖池塘柳一句乎五行各備合號噴噴稱贊以爲得未曾有云故並錄之

集句成聯自寫心胸然亦一時靈機所觸故皆妙緒天成耳閒壺居士書一聯以粘壁曰大白狂浮客舞劍小紅低唱我吹簫並跋其後云上聯是英雄氣下聯是兒女情人之所以爲人也用得其中爲聖道下此則參得透把得住爲禪關否則暴其氣以溺於情耳又作數聯以爲斬魔之符銘諸座右眷屬神仙夢生涯翰墨緣事到悔時已無及人非交過豈相知對天欲訴不平氣入地偏多未了因掩耳不聞非分事存心

還是有情人自有文章何必顯絕無骨肉乃眞窮其贍友聯云彼蒼將我生何用知已得君死亦安觀此可知其心之憤懣世界茫茫亦經過幾番閱歷矣有才不偶抑鬱無聊洵可惜也

爆竹一聲除舊桃符萬戶更新新歲人家遍貼春聯由來舊矣紀文達云楹帖始於桃符以蜀後主餘慶長春一聯爲最古由宋而降宜春帖子多用對語且以朱箋書之或集葩經吉語或集唐宋人詩句其相沿可考者如王沂公皇帝閣立春帖云北陸凝陰盡千門淑氣新明太祖召陶安爲學士御製門聯賜之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我　朝　聖祖賜桐城張文端相國立春帖子云天恩春浩蕩文治日光華張氏歲歲貼之今則比戶皆然矣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此陳後主入隋上文帝詩也聿脩厥德長發其祥集葩經語自爲成德物華天寶日人傑地靈時引王勃滕王閣序各增一字後人沿用不察實皆

有所本也吳孟舉有詩云兎園本子漸無奇不用冬烘贅巧思除却宜春方勝樣家家傳寫盛唐詩周宗泰姑蘇竹枝云學書兒竟弄筆勤春聯幅幅賣斯文人來問價增三倍不使鵝羣籠右軍亦可見風俗之相同矣降自今日京師風俗新年必換春聯臣商士庶無不以朱箋貼門換然一新鋪戶對聯大率以首一字用本肆字號集成一聯無論有虛實不對者而一聯中爲此一字拘定頗費心思支離牽強者固多而妙合天然者亦間一有之如慶樂戲園聯云慶春王正月樂天子萬年堂皇正大無以過之慶仙居大酒缸聯云慶喜升平開酒國仙居日月駐壺天大酒肥魚豪士與缸花杯影美人風上六字一一扣定又係本地風光相傳爲胡侍御作洵聰明吐屬矣他如瑞香樓棧房香鋪聯棧曲有雲皆獻瑞房幽無地不生香宏業鐘表鋪聯云宏業新開必表而出義氣相應如鐘自鳴音末扣定頗見巧思題酒家云勸君更進一杯酒

與爾同消萬古愁書場云把舊事今朝重提起破工夫明日早些來又如題鴉片烟館云重簾不捲留香久知笛無腔信口吹以放翁詩對鄭震詩天然之巧不可思議亦傳世之一端也

除夕送窮之舉文有韓文公賦有楊子雲風流佳話歷古今而不磨乃亦有仿而爲之作爲楹聯者亦可憫其志之悲而境之塞也至於諱富爲貧則品斯下矣京師人烟稠密甲於天下富家竟購千竿爆竹付之一炬貧乏之家即謀食維艱索逋孔亟亦必爆響數聲香焚一炷除舊年之瑣瑣卜來歲之蒸蒸此習尚類然也某君名孝廉也博通經史著作極多出爲大令迂拘忤世遂辭職京居甘清苦然四壁蕭然一甁外無長物矣除夕夜自撰一聯云放千枝爆竹把窮鬼轟開數年來被者小奴才擡累俺一雙空手燒三炷高香將財神請進從今後願你老夫子保佑我十萬纏腰雖近俚俗實寫至情有過其齋讀而誌之可知其清

況之苦矣又某君以貲郎入部曹家有餘貲性慳吝諱言富衣服故作寒酸態人多鄙之其大門楹聯則暗藏富戶二字云未若貧而樂誰能出不由彼固不知也見者皆竊笑之蓋倩友代書友故作此嘲之耳詩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其殆是與

青樓楚館騷人詞客雖沓其中投贈楹聯障壁爲滿求其情詞蘊藉天然工趣甚難然時一得之如秋英堂女妓對云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聞此聯係許滇生倘瞥集以贈淨香堂伶人長春者秋英長春別字也人復勦襲以贈妓亦取其工雅耳春復堂伶人對云春爲歲首復見天心聞妙堂伶人聯云聞歌起舞妙句欲仙伶有號如雲者聯云如何人不寐雲在意俱遲妓有號素雲者深心託豪素盪胸生層雲落落大方均現成而有趣者信不乖乎風雅矣若夫酒食游戲日相徵逐本不知風雅一道狎昵之言稠人廣肆哆口高談盡比比然矣或

亦贈以楹聯論成俚句要皆榛蕪滿目惡俗難堪而妓固不知也乃猶沾然曰此某客之所贈人雖有識爲淫褻勸付祝融妓猶不敢恐觸客之怒也滬上妓名琴仙者有友入其房見妝臺一聯云琴瑟和叶盡美矣謂武仙容頭杳有是哉叮嚀遂不禁掩口葫蘆矣又有贈十全妓者一聯云十分如我意全不怕人聽純是譏誚之詞乃猶高挂楹間夫可哂也嗚呼妓目不識丁者也豈無絶妙好辭或則上下聯倒置或且東諸高閣而此鄙俚無文之聯懸遍蘭房不忍棄去斯文掃地亦可歎耳

寶劍贈於烈士紅粉餽於佳人不信然乎

生稟異質幼而岐嶷不與人同如唐之李鄴侯七歲能圖文張九齡戒之亦謂才華早露必多福薄也然亦有不盡然者總視乎其家之培植如何耳某鄉有神童七歲能背誦黃歷一本書卷亦熟長好游冶未冠而夭可知飲食教誨不能稍寬實備特天資而不盡人事鮮有不敗壞

蘇城張氏子五歲入學初讀大學應口成誦日凡四五頁數日已完七八歲即熟七經爲之師者自審才力不逮已三至而三郤矣又錫山陸爾熙女有神童之目方九齡塾師曾以春風狂似虎令對女應口而出曰秋水淡於鷗以成語對成語妙不可階揚眉才子其信然矣要之男子聰慧夙具炎師苟及時訓誨大器可成若女子有才半爲造物所忌亦何若稍秘英華而養其福也然天之生是使獨也又豈在壽常意計中哉

文字標榜時風所尚至於反脣相刺則有傷風雅矣薛君慰農掌教金陵某書院偶作白門新柳記一書述秦淮之近事續舊院之叢談蓋亦書舫錄板橋記之例耳風流韻事本無關夫政要時議因禁樂籍當事爲李公雨亭以此書爲罪首禍魁爰劈其板且於書院扃試之時各致譏彈一則曰勸農詞一則曰喜雨亭記於是大相反脣文字之賞可不

長哉白門士人撰有楹聯以記之其聯曰喜雨亭記勸農夫詞官場與詞壩互肆譏評果誰是繹帳生徒白門楊柳風流本風雅偶然遊戲亦何妨詞雖不工亦可見士林之清議云

古來輶軒問俗所以觀民氣之盛衰民心之純駁也降至今日人心不古世道日下而爭妍鬥媚頹風敗俗使少年子弟踰閑蕩檢傾貲喪家者則莫盛於平康之里此中雖觀以滬上爲最而閩省則亦亞焉閩省城南隅十里許曰南台烟戶繁盛茶行鱗次洋鬯商人集貿於此街道錯綜有上杭街下杭街后洋裏田中街之名皆閩閩崇閎鱗櫛接踵而青樓著名者如金秀家金雀家等亦列屋環居其中焉其妓之冠時者呼爲白次者爲黑即上海長三么二之稱惟初次合歡資須訂三鋪多者八九十金或六七十金不等至少須二三十金其他纏頭之贈犒賞之費仍非十數金不可定情後乘輿而往毋復携貲年終篋結而已排場遜於泥上風味遠勝粵中凡愛作狎邪遊者每樂道之更有揩子

班數處與白面妓家相距四五里而遙此疆彼界儼劃鴻溝有金玉堂玉福堂名目各立門戶爭妍取憐亦可以叙幽情舒逸志也宦場遭與多入堂中紳賈娛心則居家內緣各堂能語官話各家皆操土音其趨之若鶩者亦嗜好不同至於西門外洪山橋地雖僻陋春色仍包每逢送官員之時坐舫中皆有艇嫂媚態百出亦往往有迷戀其中者故惟不欲行樂則已苟欲尋芳花天酒地何處無之噫淫風盛則世風降當此波靡之會而欲其翻然改也難矣擘海茫茫不知沈溺多少矣此有心世道者所爲隱憂也

衣冠優孟最易動人而淫戲靡靡有聲有色能使女德之貞靜者轉入邪淫則其弊不可勝言金匱有已故善士余廣文治曾諸庶幾堂今樂二十八種大率搜羅古今善惡果報填成詞曲募幼童教演成班登場時形容粧綴或歌或舞足可移人心志嗣因費用不充廳槃已久原本

散失江浙善士廣爲搜求始得見廬山眞面付諸手民壽諸梨棗曲語新穎並可增以燈彩苟得妙伶扮演足爲耳目一新庚辰仲夏上海道於滬上戲園各領一部促即演習登場以資觀感聞天仙茶園先成一齣名曰魁星現是齣節目繁多增以燈彩愈加新奇可賞於是觀者鬨至樓上樓下足履皆滿同聲贊歎夫所謂戲者不過娛人意耳命意既佳自洽人意平日熟視之戲如烏盆計伐子都趙家樓大香山洛陽橋等劇何嘗不報應昭然特習慣了不覺其動人耳一旦以新曲易之其泌人心意者當不知若何鼓舞矣革澆風成善俗於此見一斑焉

庸人俗耳見當世富貴崇高聲名赫赫者莫不震而驚之仰而慕之皆欲得其尺楮寸箋以爲閭里光若再得攀附牽袒或託累世之交或附葭莩之誼則無不津津述之謂足以炫耀榮施也噫俗之陋也甚矣近有某殿撰書法本不冠時大魁後聲譽竟起體弱多病嫺於執管而踵門求書日無停趾於是鬻一妙策仿板橋老人爲某禪師定畫竹之例定款目昂其值不却而却之法也乃仍有一便面而酬二金者一楹聯而酬八金者詢其由則曰書法猶其次難其以弟字署欵耳聞者莫不哂之噫此亦何足哂哉世人勢利之見相習成風大率於紗帽下求書畫特未出諸口耳哂之則以五十步而笑百步矣雖然人之能侃侃而談者人哂其鄙吾猶取其愚而直也

中國戲法由來已久衣冠優孟音曲繞梁此固可諮目娛耳也至如手戲雜劇以及走索吞劍者蓋不可勝紀而以與西戲較則遜焉西士之以戲得名者前則有晏打臣後則有夏思美夫婦戲亦相仿手法靈敏各擅其勝爰錄之以見一斑晏戲甚夥首演賴婚控官有充原告被告者有充問官陪審者原告先出次陪審次問官末乃四婦人與被告婦同出或唱或說形狀不一問官怒碎其卷下公座與陪審及兩造混鬧

婦人乃於公座前上率四黃繩下縛問官僅似小丑移時乃罷自是而下乃演雜技布袋四束既方且正觀者屬目空空如也不移時於裝內取出雞卵十數枚不知其何時置之也取一玻璃盂置灰其中外設一空木匣不移刻盂中之灰忽至匣內匣中躍出芙蓉鳥兩兩飛鳴以空箱一鎖其上包之熱之罩以帳引西女坐其內恍忽間已失西女迫啓箱而女在焉引一美女置之几上左右支兩木忽而去其几屹立不動忽而去其右手之木仍屹立如故忽而橫其身作美人春睡狀忽而並去其左手之木則全身橫於空中忽而女自空中下向客作告辭狀而入一西女登臺奏細樂桌底縣明燈空洞無物人悉見之忽爾臺上下火光齊斂臺之後雙帘倏開火明帘上急靦之則西畫一幅繪大洋風景始而一輪船徐徐而過蓬帆人物歷歷如生繼則畫幅收藏但見長天連水一色渾涵數輪丹或遠或近海濱房屋樹木紛遝而來層次井然遠而望之且忘其爲畫矣終又縮一輪船遭風狀電光閃爍大有黑風吹海立之勢焉既罷諸燈乃復明又一美女階術士出術士衣服類黃冠以手向女而畫諸符訣女昏然若睡以兩棍撐其臂立而足縣於虛任術士之曲伸無不如志繼去一棍雜取衣飾互換倏如天仙倏如劍俠倏如武將倏如魔嬝燈光亦青黃紅綠變幻不一術士乃念念有詞抱女橫臥又去一棍女遂如列子御風移時術士畫一符女乃欠伸而醒焉他如咽以棉絮探之喉中則已綿綿如帶焉吞以針線出之口中則針皆穿於線焉以一袋裝其婦添絨其口俄而女自袋中出而袋口封如故焉以一筐納一人刀刺其腹俄而人已立臺旁而筐中竟無有焉皆技之可觀也其尤奇者有拋球之戲球大如梔椸高二尺有奇中實以圓木外包以棉花又加以布一西人立球止定其上踢其足球隨足滾初尚繞場而滾嗣乃於桌上置木板厚寸許長約三尺平

置桌上兩頭皆空球上人曏球近板旁人斜置其板一頭著地球卽緣板而上旣而滾至板中板如天平人又曏球倒退板又斜起如是者不一其自下而上也人皆背立往來用足毫不用手足力洵純熟至矣又有鑽圈之戲一西方美人腰如弱柳立足於馬背而疾馳焉又有一西國男人與之並驅繼而男女各翹一足立馬背相向而斜戲圍布幔樂上周圍懸以竹圈糊以薄紙徑約三尺當飛馳迅疾之際如忽躍起飛身鑽圈旣穿復飛身下追及騎仍一足立馬背而馳西男亦如之再接再厲一時間數十圈靡不躍穿而紙已悉破矣夏戲亦不一致匪中變球盆中取花等戲猶人人能之也若所謂最奇者懸一空籠於檯前洋鎗一擊忽有數英蓉鳥出於籠中使之放炮過橋作種種跳戲闢以一鳥納鎗中手持長劍翩然一聲鳥已立劍尖飛舞矣客有金戒指二枚夏索之置臺上有侍者出磁盆盆中蛋三枚夏取一置侍者頂上一拍

蛋忽由侍者口中吐出取客幘一以戒指納之撓以蛋汁少頃取出則戒指各有物貫之矣又向座客取一表一巾以巾包表置於右首之木箱上繼取紅色紙兩張包於紙外付座客拆視則空空焉客大駭夏故作驚疑狀而拆開之紅紙固落於臺前板上不轉瞬而紅紙之下又儼然木箱焉乃取箱開看則箱中有箱連取八九隻最後一小箱僅二寸餘夏君付店客啓之則表固在內也兩玻璃盞分貯紅白水又一大盞將水併注於中分置三處有水者在中兩盞分於左右各覓以幕出紙條丈餘盤於幕上似帶之聯屬者旋剪斷之迨揭幕觀之則中盞已空水仍在二盞內左紅右白若涇渭之不相淆也臺上設綠紗長罩一具空洞無物夏於臺右拖其婦出罩之其婦佯慍三逃而三拽之罩甫舉夏提鎗至臺前砰然一響臺上揭罩而婦則不見已在對面儳與夏言笑自若矣戲旣畢夏乃令其婦鼓琴已則擊雲板以和板如中國九雲

鑼但多至數十面形如方桌其聲淵淵若裂金石由徐而疾音響鏗然而其婦之琴聲與之相和聲大而宏不啻雲和夫人之絕調也故當其出臺也雪貌花膚與燈光相耀映足以娛目也及其奏樂也雖絃合節如絳樹之雙聲又足以娛耳也游滬者得未曾有無不歎觀止矣要之奇技淫巧足以蕩心古聖之垂是戒也豈偶然哉今則以技巧爲工窮極變幻雖曰戲耳而渾樸無爲之風不相效而漸於澌滅乎以得見爲幸吾正以不見爲幸也嗚呼觀於此可以知世變矣

自來禁娼之法往往失之嚴厲然亦不過由此瞻彼以鄰國爲壑耳良非善法也如制軍沈文肅公新法所謂不禁自艸者其禁自艸以秦淮妓館多令設於幽僻處門式高僅三尺闊僅尺半入其中者必俯首鞠躬而復入於是冶遊者率皆望望而去焉身入因作禁妓新法記亦風流韻事也其略曰自來名妓之藏嬌必占湖山之勝地眉黛分烟嵐之秀眼波剪秋水之神芳名播於一時艷迹傳於累禩否則眞珠簾底姬女爭妍白玉堂前嬌娃鬥靨花明錦障擬遊韓之清談柳鎖紗牕增元機之綺思蓋規規乎璿梁燕宿鏡檻鸞栖矣下此者雕牙密布橘箔平鋪厚其墻垣不數藏春之塢入此室處幾疑銷夏之灣名流於此怡情遊客不妨駐足然而小家碧玉豈少清狂況復大道狹斜頓成虛語或作倫遊之計徑以鬬而誰知貪爲避面之圖情以深而難割所以迷香有洞春色撩人卒致避債無臺秋情屬我也制軍初入金陵賭秦淮之靡麗旋聞珠市效鄭國之荒淫粉俗脂庸何以處此風行雷厲豈其然乎此豸娟娟等庭花之無主予懷渺渺念獄艸之旋生爰以艮辰特懸令甲請嘆鶯叱燕殊乖杜父之慈雲而打鴨驚鴛允愧召公之陰雨不若明申體例別出心裁漫賦長門只許側身而入儘留矮屋誰歟昂首而來雖之於闕闕之中目九共視示之以幷幪之度心本無他特建業

城中閧傳憲臨而春申江上宋觀明文或待改絃若號毋庸戀舊倘氣易轍遊人最喜翻新厥後是法因循未果倘遂遵而行之縱極好狎邪遊者又誰肯以揣眉七尺之軀低首下心至於此極哉孽海迴瀾迷津寶筏良法美意莫尊於此格而不行惜哉

自來武暴之夫劾死彊場身沒而名自彰其死也正若既倖歸牖下正宜優游林泉一洗驕橫之習以保首領此計之至得者也乃復怙惡不悛顯昭刑戮身喪名裂如李世忠者可戒焉按世忠以戰功洊擢提督嗣因稔惡多端朝廷革去提督亦可以懲創萬一矣不意兇暴如故光緒辛巳歲綠與貢生吳廷謙有隙誣以行搶拘繫宅中橫加毆辱衣冠士庶咸爲切齒由此以推其惡跡概可知矣皖撫裕中巫奏上朝廷震怒下正法之旨於其舊部概無牽涉此國家用法之公也世忠既誅眷屬乃領屍棺要某氏頗有條理凡交游餽贈奠儀親密者受之疏逖者却之皖省房產統歸於河南會館扶櫬回里且恐罪人妻孥肆相欺侮稟懇裕中丞移咨豫撫飭該屬邑宰禁凌孤寡綢繆至計固可憐矣然在世忠積惡累及妻孥則不足憐也時有戚友贈挽聯二誠爲的切之論首聯云曾文正保無異志也算遇着了一生知已英果敏煞費婆心豈料止做個半截恩人又一聯云也曾戮力中原方期永賡前愆功收一簣偶爾關心外侮詎料釀成巨獄星隕三更嗚呼世忠以橫暴罹法固非死於法也實死於一已之玩法耳苟不玩法加以戒懼亦何致終老牖下而不保首領乎狼子野心不至罹於法不止亦彼之乖氣致戾耳而凡爲武暴之夫者當格外警懼矣

懷刑之道君子是憂賤貨之學賢者是勉若貨至於黷而遂膺大辟之刑試問貨何在乎徒賤其命耳如同治庚午總兵周東興被誅一事可一痴官人雖不重而言則可取者如胥門某姓者是也某家本殷實父

未下呼庚孔棘左僖相檄赴中街設局採之中衛密遞盜壺以孤城墨守歷年未陷四境蹂躪子遺生氣奄奄矣東興至按戶派買給以半價民不欲則令返價而獻橐金如所給命之曰賠頭錢是可忍也他可知矣既得錢窮極奢慾膽惡不爲民困甚相率走平涼控督轅檄至對簿婪贓盈萬得實不誣事聞得旨依軍法東興時繫平涼獄尚不自知當死間出與親故談讌如常僖相盛陳儀仗高坐虎帳中召東興跪堦下諭以罪當死東興始號哭乞戍新疆効力贖罪僖相曰正法之旨下矣何効力贖罪之有叱左右引出東興攀柱號哭堅不肯行左右強牽之出壁門外北向設香案爐篆裊裊監斬官肅立案西三丈許鋪紅氈毯壯士赴赴明刀耀目一時觀者紛登壁上東興踽踽獨出足不得前數左右顧冀有親故至者託身後事也既出壁門乃握監斬者手且泣且語監斬者促望闕謝恩東興不得已逡巡九頓首訖既起立仍向監斬

者泣語不休監斬促之始不得已徐徐就氈毯跪甫跪壯士持刀一揮頭晝然丟身丈許矣賠頭二字乃驗於此顧不奇哉夫東興罪貫盈矣無可以哀矜者惟創此名目以斂財即授此名目以授首究之財何在首何在乎可發人瞥省矣且中衛民之控東興也聞亦有慫恿之者則東興僚友縣丞劉蔣如也蔣如之惡亞於東興其慫恿攻發者非秉公持正也以分贓不均而又妬姦爭妓也東興既誅蔣如遂患心疾時作囈語呼東興不休不一月嘔血死矣東興死固矣然以蔣如訐之則以燕伐燕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爲厲也亦宜陽譴如彼陰禍如此吁可畏已

仕宦一途古人以爲幹功立業治世治民之具今人則以之糊口贍家他非所計也至於以清廉自矢不必賺錢語之者則多目爲痴矣近有

毋以獨子甚愛之讀書十年胸無點墨乃爲援例納粟得雄職某官典勃發眠夢思想即成癲癎症其發時頂冠束帶命僕從昇以竹椅持竿吆喝周巡廊廡道日以爲常且大獨賞故俾從衆爲之役人皆以痴官呼之一日有戚串見之謂其父母曰作官所以賸錢也今若是痴則不謬矣某於是反唇駁之曰不然官而賸錢是痴於錢者也雖不痴而不得爲官也官而賠錢是痴於官者也雖痴而狀不失爲官也子如多言當以官治之嗚呼今天下豈有痴於官而不賸錢者哉如某之言實爲官之錮弊也故舉之以訓世

小醜跳梁潢池弄兵原屬常有之事然要皆彊臣有以逼迫之武夫宣力行間彊場效死承平而後徒博頭銜之虛名竟無職守之汎地甚至裁遣歸里無業可食懦弱者或成俄孥強暴者鋌而走險釀成叛逆之事誅其罪不可追原其始情實可哀如李揚材一事可鑒焉李揚材者

廣東合浦人或曰靈山人狀貌魁梧膂力過人聞人談兵術輒樂之父兄使游學不聽棄而習武時江南髮逆猖獗踞金陵揚材附焉後投誠於粵西提督馮公子材嘗投効討賊馮公時扼兵鎮江試其勇命爲五十夫長專守南門揚材結其衆以恩衆心感賊屢攻屢却叙全城功擢都司蘇省奏剿馮公赴柳州任揚材侍之不去洎馮公勦左右江及援安南勦匪逆揚材以偏裨隨營恢復數十城迭著戰功安南地土民愛於是證悉馮公上其功累遷記名總兵尋俊勇巴圖魯名號褒封三代嗣又署潯州協副將揚材一勇夫耳祿位尊顯亦可謂不負其功矣無何而裁汰之議起例應歸田揚材乞留西撫標下不之許復乞改隸粵督部下又不許中心怏怏進無可効退無數畝以自安於是有虯髯客自生扶餘之見不忍老死牖下戊寅秋遂由粵西侵安南矣先是髮逆既平餘黨竄入越南官軍與越南會勦根株未除將十洲一隅租稅割畀之

旗匪黨竄南之時非馮公勦辦乎何以餘孽蔓延未已也下邦孱弱民未知兵板蕩之憂無時或釋痛鑒前車思安版宇故懇據情上奏請旨飭直隸督李肅毅伯或飭陝甘督左恪靖侯星馳南下督辦軍政庶叛鎮速伏斧鉞之誅南民立解倒懸之苦云云然而秦廷雖哭漢將難飛所幸黃黑旂黨棄成林先爲粵省大憲招撫已願投誠觀望徘徊僅守十洲不出李勢少孤馮公督兵進勦駐太原府李將校聞風解散並不交鋒如僕固懷恩之於汾陽王避不見面人謂馮與李有師生誼故耳抑知馮之慷慨與師兵精將銳出關時固誓不兩立乎先聲奪人拉朽摧枯馮遣將弁於左祿左大等處先後招出李逆養子羅來貴並陳有連等六百餘人李之謀於是大殺已卯三月中旬馮公督率連克左舍那飛灘頭湖口等處邇近者岩者岩前有長湖圍繞後有崇山壁立林深箐密堅築巢壘李逆殷匪恃險負嵎馮公親臨矢石肩受重傷士卒

用命四月四日克復者岩毀大小堅巢百餘座斬獲不可勝計生擒僞元帥鍾萬新並李逆妻妾僞王印一顆中鐫奉天承命皇圖鞏固帝道後昌十二字惟李逆遠逸搜緝不獲將窮其巢而焚之李逆素有心腹交甲乙二人當初亂時乙曾言越南必無所成馮公出關阻其後路越南某將軍又扼其進取之地首尾受敵當者岩被圍時乙已自裁遺書請李戮其屍以正其當日不能極言之罪泊乎巢穴已失李逆潰衆潛逃至一村名土瓜者倉皇投宿村人疑而詢之李乃吐實當爲村人及跡緝營弁糾執解營報功或云李逆知情罪重大無偷生理念老母陷逆黨彌切痛心乃於九月初旬自投馮公營請領跡緝賞銀一萬兩贖其母以終天年要之皆就擒也典刑既正傳首示衆於是越南之地烽煙無警矣使李逆果有自知之明於縱橫羣盜中而束身歸命仕宦尊榮垂二十年亦當謂初念不及此乃以不得志於官故智復狡既欲以

越南爲安身立命處鋒鋭所指直逼東京馮公之旆未抵南郊彼已正位越南以臣服中朝爲詞此猶爲計之得也詎料不規全勢而輒干叛逆之誅至於糧盡援絶釜中之魚籠中之鳥此必然矣嗟乎如李逆者非自取覆宗滅族之道也哉

古人於養樹得養人術種無不獲此田之自然利也故以人情爲田養民之功而以一心爲田者種福之地暗滋德澤培善根也廣施恩波沃心苗也日省其舊疵力鋤其非種而心中穀種艸中善禾滋養而發育之三多之祝其必然矣推此而凡爲善舉者皆心田之種福者也縉紳士夫家累素封其力行善舉者猶非難事至以糊口之資作善舉之貲則尤難蘇郡有評話詞客每歲臘月閭擇寬敞書塲按名集貲各奏爾能說書至十回八回不等聽者喜其分門別類異曲同工趙之若秤由月初至歲杪約二十日得錢可二三百千概不入囊周恤同行孤兒寡

婦藉貧度歲行已多年歲以爲常按彈詞薄技耳而好善不倦之心直與縉紳士夫相將而其心爲尤苦廣種福田所謂一樹百獲者當於此彈詞必之

不拾遺金古人以爲高義近亦有師其義者滬上有水某者精拆字相面家本素封以運氣蹇劣家產耗盡遂以此技糊口一日有寧波人某倩拆字既去遺一手巾包於几水啓視之則金戒指四青錢五六十枚仍復包好秘存之未幾甲憶而來索水以原物歸趙某感甚謝以英餅二水曰若來拆字增我生意自應奉還不當與拾遺同又何德焉力却之甲益重其義次日購布褂布袍各一襲贈之水感其意厚始領受咸謂其有古風焉洞庭東山某甲家居蘇垣擔水爲業自食其力蓋已久矣一日於接官亭擔水見駁岸銀鐲一雙知係他人遺失者久守不去嗣有一婦尋至其處詢之以洗衣遺失即將原物交還謝以錢不受曰

若愛財何必還璧窮人得非義財百文便致不安矣若安貧爲愈也蘇閭已卯中元節社會繁華行人擁塞某老翁途經吳趙坊遺失手巾包一枚內藏金飾數件係爲孫女于歸購兒者輾轉覓焦灼萬分忽有村童獨立簷下呼翁翁未遑答呼之再四翁告以故童子取原物還翁曰子於此聞拾得者慎携之勿更遺也翁感激酬以兩洋蚨不受固與乃曰余母窮無以奉晨昏必欲貺請遺廿旨可也翁於是借多儀贈之而後去按童子余姓年僅十三齡母織麻童牧牛糊口既廉且孝當時稱異之噫安貧知命君子之風不圖於技藝微賤中得之至年未成童士夫家累素封其力行善舉者猶非難事至以糊口之資作善舉之貲尤有此脈孝之德是又爲非常之人瑞矣舞勺舞象者勉願綉絲以事之

紹興何君世業賈設染肆於滬上少有蓄資以好善聞一明瀋人急尤汲汲馬有某甲失業索逋迫甚擬鬻子女以抵其隣陸姓者於何何聞而

惻然往詢某甲生有幾子以一瞽對年十一矣何曰宗祧所繫安可出此甲曰是亦得已而不能已者不然何以對人何慰藉良厚且云汝需錢若干可即持去男携之去立約毋再賣女暫留養爲寄女果欲其歸即來領不汝靳也甲涕零屏角遂如約何君既完其事又清其逋慷慨之施兼具仁厚世宙茫茫如某甲者不知凡幾安得盡遇何君其人哉杜陵詩云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此奢願也亦極量也誰其副之苟如何君吾願瓣香奉之

廿泉縣吏王某年三十餘矣家甚貧性甚傲於人無稱貸雖懸罄斷炊口不言貧居恆以鐵漢自詡視富家翁蔑如也父母早謝世孑然一身無妻子捧櫬趙公此外遂罕見之蓋爲某寺僧寫經自食羮一日以事赴召伯鎮船抵六閘日風浪大作上游一豆船大載數百鈞既斷纜衝波直下王固一小舟耳檣礁石齒齧時粉碎王緣得一漁舟上岸見向待人厚素精歧黃踵門求治者無虛日酬資悉不較雖冒風雨必步行

所共坐之幼童歲甫十四載沈載浮命在呼吸急出腰間洋蚨三枚大呼救此童者以是作謝漁舟又急救之得無恙後王又渡江將出瓜洲舟復遇風而覆王飄浮水面勢將就殆忽岸上一人大呼出重貲救起挾至一店極力灌治之王既甦視之乃前日所救之童也此店爲童舅氏所設來甫二日而卽遇此事豈非天道甚巧使本人自爲報施哉然推王好善之心卽不遇童而亦必有拯其難者乃遇童而知行善之中愈有奇應矣救人者恆自救人亦何在而不可行善耶

寶山縣陳某以爲善而得延年者也客有爲余言其事甚詳陳居吳淞西鄉其東鄉有農人婦生子三歲夫患劇疾衣裙付典庫假貸徧親族舉家待鬻謀欲出傭又以狗夫無託萬慮攢心思覓短見含淚赴河干將投清流陳適過此慘覩婦狀詢知其由惻然曰爾果死爾夫誰恃爾子誰育是一死而與三人俱亡也奈何婦曰所言誠是但今不死貧病益迫亦無生理不如先死爲愈陳再三勸慰曰吾携有洋一元米一斗願相贈爾取歸購緘布足暫度晨昏夫病痊卽謀生計勿輕生也婦叩謝歸如陳所教夫病亦漸愈悉其故深恨忙迫之際姓氏未問夫若婦常歉於心逢人說項欲跡其人一日忽有人至曰汝家恩人死矣盍往弔問何在則曰吳淞之西鄉陳某者是也夫婦泣而往入門皆不相識撫屍大慟陳家方詰由來屍忽微動少頃蘇曰余回陽矣見農夫婦矍然起曰若奚來不意往歲區區之贈活若三命陰曹延壽一紀故得返於是悲者喜弔者賀嘖嘖稱頌蓋善無大小莫如濟急獲報之速捷于影響孰謂冥冥中無感應耶彼徒博施濟之名而未救人於呼吸之地厚報未徵卽謂天道無據其亦思陳某之爲何如也

陸殿撰潤庠姑蘇人祖居閶門內父封翁字九初承積善家風處已儉待人厚素精歧黃踵門求治者無虛日酬資悉不較雖冒風雨必步行以診貧乏者則送診施藥遠近皆然見善必爲皇皇然如弗及蓋數十年於茲矣每遇有懸壺未葬必勸安厝且助資費里中病者以生亡者以安不知凡幾封翁隱行其志不求人知乃冥冥之中報施獨厚殿撰連捷直上高掇巍科於是封翁之善益彰昌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語云欲高門第須爲善我有兒孫要讀書人可不知所法乎彼徒艷殿撰之顯揚而不思封翁之積德是逐其末而失其本也

木工方姓失其名上海人中年妻子喪誓不娶喜茹素儉嗇甚至有錢輒購水族放生楞腹終日欣然也姪某設京果肆於城中憐其老而貧爲整衣履日贍數十文游資方吝無所用但見青蛙輒買而投諸河蓋善日積而貧日甚矣姪嗤其愚方怫然怒竟去惘惘獨行出城里許計欲以一死謝姪白楊蕭瑟叢塚纍然時足力倦甚暮憩息所見有藏屍瓦缶因坐焉已而死念消復思歸計舉足一觸坐器皆碎驚而視之則

滿其中者皆藏鏹也遂携歸密置之而放生之事日益數倍一日有微疾自知將死乃命姪營身後事並以藏鏹贈作生計噫生財有大道原不在乎藏鏹天既以之與方方復以扶養之故而還諸其姪報施之巧冥漠中自有理在姪苟漠然於方畧未顧恤藏鏹恐屬他人姪焉能有哉甚哉善念之不可少也

掩骼埋骨善之大者也固有得報於他日者亦有隨其掩埋之時而即獲意外之財者蓋不一其倫矣金陵東鄉姚某家赭貧而性好善往往携鋤荷插遍陟山嶺覓骸骨之暴露者掩而埋之歲以爲常生計益窘曾有被盜劫害之屍不加詳察亦爲掩焉雖遭纍累詎無悔心人有笑其迂者但怡然受之某歲二月初雨雪嚴寒攜鍤入山拾柴煨火見枯艸中有骷髏一具氷雪凝結惻然不忍急歸覓鋤而往即於其旁掘坎雪泥膠固堅築許久甫及至二尺深忽露一甕某意甕內如無骸骨正

可用以藏骨乃將浮土揮去則粲然白鏹滿焉欣喜過望以銀置筐而以鏹裝骷髏自此衣食裕如成小康矣又要門外甲乙二人同業木匠傚居一室室有窀井甲欲疏濬便汲久爲乙阻一夕乙夢人謂之曰井有金掘之可得乙以告甲甲不之信乙乃獨持畚鋤啓磚挖土且要甲曰若獲金無染指也甲諾之乙經營竟日於井底得一甕塞以巨石力不能負乃與甲共絕而出以爲金在甕中矣啓視之則纍纍然皆白骨也乙怒甚碎甕中骨將欲拔之獨中心惻然曰不可暴露骨殖猶將掩之況挖而棄之者乎乃拾骨瘞於後圃方啓土忽聞鏗然有聲甲驚且駭曰一波未平一波復生鬼之弄人乃至此乎遽欲掩蓋甕口缺處露出白銀乃取銀埋骨甲與乙瓜分乙欲加益彼此爭執遂使隣里咸知乙自分金後遭患病數月未愈想所以懲其貪心也又金陵漢西門城脚舊三聖庵兵燹後僅存基址某僧挂錫於此掃除瓦礫結茅其上

募助布施正殿三架繚墻四圍於是草創成功矣其他尚缺如也殿中擬鋪設方磚地勢不平況二十人剗平之至殿之左隅一鋤甫下突現屍棺一角僧意亂時藁葬於此既在殿中勢必遷葬高原於心甫安比土去棺蓋畢露始知柩已朽腐屍身已見萬難遷移矣不得已定計檢取骸骨重購棺木另葬棺蓋既啓顛倒兩屍赫然未動面目如生且皆衣繡金紅袍戴王者冠蓋髮逆之渠魁死於圍城內者也兩屍各枕黑漆磚一塊衣扣玉帶金銀珠寶纍纍焉僧及二十人見之驚喜僧乃市棺殮葬於高原金銀珠寶僧乃擇其尤者取之二十人亦分給焉之三事者事不同而掩骼則同而得獲意外之資也則亦同謂非一念之善天必從而報之與作善降祥捷如影響天下之怙惡不悛者果何爲也爲善而必期獲福其心先僞矣追言美報況妄意求財亦焉有不得禍乎故類記之楊郡東關外河口爲南北碼頭估客帆檣畢集水急溜而

崖岸高黑夜經過一不經意或竟蹈波浪中好善者沿岸設燈受惠非鮮左岸有崇姓者開廚店好善而勤晚設三燈悉心照料徹夜不滅某春初一夜大雨雪風益烈崇慮東路一燈風口易滅攜燈踏雪而往忽見二人倉皇急走一奔而南一奔而北南去者濕腰臧一物雪堆中乃有金掘之可得乙以告甲甲不之信乙乃獨持畚鋤啓磚挖土且要甲曰若獲金無染指也甲諾之乙經營竟日於井底得一甕塞以巨石力不能負乃與甲共絕而出以爲金在甕中矣啓視之則纍纍然皆白骨也乙怒甚碎甕中骨將欲拔之獨中心惻然曰不可暴露骨殖猶將掩之況挖而棄之者乎乃拾骨瘞於後圃方啓土忽聞鏗然有聲甲驚且駭曰一波未平一波復生鬼之弄人乃至此乎遽欲掩蓋甕口缺處露出白銀乃取銀埋骨甲與乙瓜分乙欲加益彼此爭執遂使隣里咸知乙自分金後遭患病數月未愈想所以懲其貪心也又金陵漢西門城脚舊三聖庵兵燹後僅存基址某僧挂錫於此掃除瓦礫結茅其上

輒以穀厚贈亦好善之報也若夫一意求財財固未得而且以得禍者則如金陵某甲可譏焉某甲向以織欄杆爲業時運舛錯厝折彌多輾轉無聊聞有推測星命之瞽者過其門遂以八字流年令彼推之瞽者言春間財運旺吉但須在外營謀若枯坐家園終失機會某甲欣喜非分逐日四出圖求迄無一得豪興漸闌一日於路旁草際拾一紙包檢視則當票一紙計所當子母數千蚨贖出復售亦大有贏餘也歸以告妻相與狂喜以爲瞽者之言果驗矣乃將素存欄杆減值售去並乞貸隣人方數贖用不意此票係某宦宅被竊贓物正嚴緝賊適某甲持票而往扭執有司追其餘贓某雖百口分辯無可取信斃累半載乃得釋於是某之禍皆謂爲瞽者所紿不知實某甲妄念招之耳平時安分守己外患猶不能弭況非禮非義之財乎人徒羨崇某之得財而不思所以得財之故是欲飲水而不溯其源也烏乎可

人生一飲一啄自有前定經營畢世曾不能稍有積蓄者命貧耳況爲橫財者乎得之而成富室者百無一二隨得而隨失者則比比然也客有自辰州來者云大酉小酉兩山多產金銀居民以淘金餬口者實不乏人有某弟昆二人業成衣一日弟暇甚亦往挖之得金二十七餅分爲三一埋於家以其二入甕埋於山兄知之勸弟以金成家半置田產半作娶婦營屋計且云此天所賜斷不分潤抱璞以終亦何爲者弟深謂然發家所藏則非金非銀非銅色青黑不知何物大異之及再掘山中金甕則已失所在矣覓之無跡懊惱喪心狂疾以死同時有五人亦挖得藏金一甕按股均分未幾皆變色已非金矣又有窖金化水者則南昌某丐事也丐日行市中婦尾隨之强橫特甚一日入某茶肆立於當櫃茶博士以碍進出促令稍側婦則以竹杖亂擊給蚨數十始曳杖去人咸議肆主之慵不知其固與同族也初丐有兄弟三人父母存時

固亦無足怪者諺云一兩黃金四兩福豈虛語哉

琅琊王姓號曉雲籍隸石埭年近三十早補博士弟子妻蘇氏才色頗雋京兆眉織錦若蘭伉儷相得如漆投膠乃以並蒂之嬌花作寄生之弱草同治癸亥間兵燹頻仍地當孔道蘇氏告王曰寒素無蓄且有賊警請遊學爲逃生計妾孤子一身又無襁褓物萬一紅巾肆擾拚以此身相報願速行毋戀戀也王於是相向泣別走皖鎮渡鄱湖訪友不值轉徙武昌金口鎮資斧告罄羈異地舉目無親不得已鳴鳴市上學伍子之吹簫矣至一書塾師他出其徒詢爲讀書子涊捉刀僅兩時許成四藝饋遺綦厚及以藝呈師大奇之詢其由師曰此有才不偶者也招致之王乃備述飄流之苦嗚咽不能成聲師慰藉曰君既無依下榻此室願分館徒之半以授君聊作一枝之寄何如王感謝唯唯涊光如駛在苒六年妻耗竟絕窮謂蘇氏作古人矣一日館東爲續絃計買

有少婦溘王署券王閱來歷嘿然無聲竟忽忽去館東怪之隨至塾王俯首案頭涕淚潸然急叩其故乃知少婦卽其妻也乃遣隣媼挈婦過此令王於隙中窺之果不認遂出抱持大哭各斷哀曲先是蘇氏自王遠遊屢被賊擄皆以計脫遁罔以湖州兵敗賊竄西江又爲賊得乃紿賊曰白豐宜淫未免羞人能以袱蒙面則可賊縱自蒙蘇氏猝拔賊刀直洞賊腹卒免於難旋至湖口訪王蹤跡有識之者曰王已放鄂江之棹矣時有鹽艘覓廚娘因得附之以達漢江岸有嫗毋蘇氏依焉縫紉度活眼輒訪於城市嗣爲鄰媼探索係壽故夫者思劫之以貨諸人乃紿之曰前由牌洲來聞有一生係卿同鄉曷往壽之因隨媼至金口積兩月杳無音耗飢不能堪顧充執爨役媼又阻之遂冒稱寡媳潛賣某翁焉不圖駕舊復衆會合他邦此天假之緣也樂昌破鏡不遇楊素雖夫妻對面渺若河山某翁殆亦仿楊素之遺意乎

秦生某杭州諸生少孤力學性剛直事母以孝聞辛酉歲粵逆陷武林生擬奉母遠竄滿眼兵戈誰爲樂土遂閉戶以待俄有賊蜂至搜羅財物並迫從行生矢志不屈賊欲斬之刃在頸矣旁有一短髮翁代請乃免僅割其耳既又擄其二子生復與爭賊怒甚短髮者復爲之請謂生曰賊擄汝而不從余憐汝有老母故代請今擄汝子汝復不從全家無生理矣不如舍子而奉母以避其鋒生曰子言良是但二子皆幼從去亦必死曷若父子均死以殉大義短髮者曰子何見之迂也若汝父子均死則汝母何依是陷母於死地也汝以二子幼小余當代爲照看生乃叩其姓氏乃言姓嚴字虎臣家四川隨王雪軒中丞游幕於此賊以余爲中丞所親信故重契之余亦不願久居此倘乘間逸出將代携君之二子逃焉誓不負所託也生曰果爾則秦氏之恩人也賊竟擄秦子以去次日嚴請於賊首遣二賊弁護送秦母及生夫婦出城遂得奉母

往唐樓居焉癸亥省垣復生回里見有嚴某招帖係嘱生領其子者略云嚴某現居揚州某處携得秦某之次子在焉生欲赴揚時嘉湖一帶尚爲賊據紆道而往資斧維艱迨浙省清肅事隔半年以外恐嚴他往因託在揚相識者探之嚴已物故秦子則寄養其友家徙上海生卽赴滬父子重逢詢知賊中情事在在謂護嚴力居多但長子中途失散無可尋覓嚴時以不能保全爲恨嚴死殯於揚州生感其義乃扶柩至武林購地卜葬而以其子嗣焉噫慷慨一時乘捐他日者何可勝道如嚴某者其亦濁世之錚錚而不輕然諾者與

公藝九世同居萬石子孫皆貴固盛事也若汾陽晚歲時子壻團圞孫曾林立富貴壽考五福俱全尤古今所難得者浙省黃富翁籍隸奉化家居建嶺世力穡貯產數千頃樂善好施求無弗應年逾八十矣伉儷白首齊眉致樂子若孫率皆婚娶向平願畢膝繞曾元蓋其五世同堂者歷有年所食指雖繁親丁四十餘人向未分析翁復精神矍鑠所居僻壤迴出囂塵無懷葛天彷彿在羲皇以上過之者豔羨其盛以爲萊衣煥彩玉樹聯芳此福之未有艾也詎料吞屬相繼染病未旬日而亡者三十九人惟老伉儷惸然獨存向之愷然而樂者不轉瞬而慘然以悲豈盛極必衰理固然歟抑庸庸之輩不能常徼天幸而竟其福歟要皆翁不能造福家累千金何裨於世無汾陽之造福而欲享汾陽之福嘻難矣

古云防口甚於防川以口過之易集也乃有因此而得擊報者周茂才滬上人少頴異長身玉立頗負才辯善屬文操觚立就不假思索年未冠補諸生里黨咸以大器目之茂才亦長才自命抱負非凡輒謂取青紫如拾芥耳性復疏傲不偕流俗睥睨當世少所許可任意訾毀概不少留餘地有彿意者瞠目爭辯偏執一已之見雖嫚罵亦不恤同儕皆

側目視之茂才固無容心也所爲詩文憤激譏諷酒酣耳熱且歌且笑茂視當路權貴溫飛卿笑傲風流殆彷彿馬游京師無所遇秋風五戰仍歉還珠於是乘經生業高臥烟霞無意進取而雌黃之口益無忌諱矣中年始舉一子晚景稍娛詎知曇花易敗逾年殤去茂才痛極思悔乃杜門息交絕口不談天下事並舉口孽之報以誡當世茂才誠勇於自新矣天下之負才好辯者尙不知鏡鉗爾舌乎

杭州曹柳橋博士弟子也年近八十精力健壯燈下能作蠅頭楷著述極夥惟性好大言人因以瘋子目之梅中丞撫浙時知耆年宿學頗加器重未幾曹成一書溉中丞鑒定曰三世聞見錄率皆幽冥果報事中丞意亦勸善之書題簽付之數月刊成後卷忽羅列官場事語皆推重中丞於學政藩運司首府等有微詞焉中丞大異之方伯徑達學憲不數日學憲以曹欠歲考四屆並報捐訓導咨部革除矣中丞因飭兩縣查辦曹以病重置之乃將手民治以非曹亦以病竟卒垂暮年華官刑幸免天殆亦相其瘋與惟仁和場鹽大使因此撤任曹又有大將軍之號杭人撰一聯云曹將軍三字莫須有閻大使一官歸去來頗足解頤要之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所以避禍也曹恣情不諱觸怒諸當道得禍宜然好逞文字者盍以此爲鑒

和氣致祥乖氣致戾處家固然也即涉世亦何莫非然狃於爭氣往往以微末之事或致亡身敗家者蓋有之矣寧波城內席店張鴻盛者設肆於市歷有年所忽有蟹浦人鄭某購一席既納價尙短四缺肆主堅欲補足當補其三所缺者一文耳肆主即置之亦不值一噱耳乃一則不與一則堅索口角喧然繼以拳毆鄭某以寡不敵衆竟爲所傷當時固未知也旁觀者勸而歸抵家即臥牀不起未數日一號而絕其妻挈子姪裝服詣該店索命一切物件率行毀折店夥逃匿四散妻子遂邀

揚遂家焉居新城達士巷久既沒囊有遺金一日忽來一瞽媼自云善關亡魂陳毋惑之曾命關過一次嗣於某月爲其父冥壽期毋又命媼關魂不數日內宅被盜去物二三百金緝捕既已乃東鄉地保獲一土賊據云同盜城中陳姓者賊首爲瞽目夫婦二人陳知之遍覓瞽媼已無蹤跡噫引盜入室咎由自取故君子持家嚴杜邪僻者所以防其徼也

見色思淫已膺罪戾況又昧吞財物始亂之而終棄之者乃在於孀居之婦至於緘恨以死其爲報也亦所宜然如朱某者可鑒焉朱某者浙之瑞安縣人販茶至姑蘇久寓客棧遂與隣壁某孀婦相稔是歲茶價陡落資本大折該氏見其憂思焦急慨以千金假之朱某復整舊業值茶價昂貴大獲無算該氏見其誠實即以終身相託且言室有一妻貲屋另居氏亦甚願促裝有日氏先以包袱交某某檢視盡係金銀頓起

不良次早偏舟獨行去如其爲矣該氏久候無信率隣媼訪諸棧則已早歇時迫昏黑遂借宿棧中是夜乃懸梁自縊矣閱數年有凌姓平陽人販茶至蘇亦寓此棧黑暗中時見人形或聞鬼聲嚶嚶啜泣因焚香默祝曰如有沈冤不妨夢中訴我倘可爲力當代爲謀果夢該氏曲訴冤苦事既竣復夢該氏懇拯赴瑞以圖雪仇並言雨傘手巾切勿藏放固密魂將依附於此行抵瑞邑凌故遺傘巾於岸時有媼賣醃蟹者拾之置於擔之首遂徧各鄉焉朱某既回家出婦貲購田置產設藥肆於市一妻一妾甚裕如也一日坐藥肆中見蟹担上有傘巾二具異之忽遍身寒戰坐立不安由是該氏之魂日在朱家肆鬧朱某曾將該氏立位延僧懺度羽士咒法迄無少休朱某四支潰爛一腿已斷又患肺癰症胸前洞穿一孔三子無故夭折妻妾則一患虛癆一患瞽目報應之慘不堪回首朱某乃於各廟遍貼黃紙硫文求神懺佑嗚呼遲矣人之

無良竟至於此不有該氏之魂顯爲白訴則朱某之隱惡終不彰矣天道昭昭能或爽乎故書之以爲昧良者戒

淫惡之罪爲禍尤烈亦有事後知悔而當境執迷不悟者少時性未定耳苟當有勸戒於前過其邪萌堅其正性庶或返清涼世界不致沈溺也嶺南華野山人有禁導淫說其略曰竊維人生三戒以色爲先罪惡萬端惟淫爲首古今來奇災橫禍多出淫亂之家蓋天律所必誅而終身所不可犯者也所奈屠夫不悟以暗室爲可欺豈知妻女代償歎葫蘆之依樣醜聲播而家道乖中蒂辱而生計絕自作孽不可逭斯之謂與夫干犯淫孽慘罹淫禍者業報固徵不爽而製就淫機誘啓淫念者冥誅更屬難逃近世倡淫之端指不勝屈而禍之大毒之甚者則惟鹹水歌始於蛋戶繼及民居集惡語以爲文當通衢而散佈高聲朗唱邪音直達閨門字淺值廉毒手先加童稚春意鏡

原非偏於爲惡習染既久不覺其非所棄力爲整頓勿事因循遵業者回頭是岸免沈淪慾海之中迷陷者捷足先登爲指引迷津之筏山人發菩提心具賢長舌意至深而文至淺實爲俗世人痛下針砭但不知

吳下有陸姓者讀書未成棄而學繪筆墨靈妙頗得仇十洲遺法爲人寫照極能阿堵傳神但家計豐裕不以筆墨爲糊口資踵門求畫者率皆五日一水十日一石遲延歲月不輕落筆也暇時喜作春冊箝形盡相見之者鮮不意奪神駭裝演成帙羅置案頭或即舉以贈友陸有子女各一女方二八僕童某竊所繪春冊引誘之遂私焉豈知無心插柳柳竟成陰不逾時已孕毋乃匿女他處產一女孩送諸育嬰堂僕則以他故逐去人言可畏間字無人陸某痛悔慙恨交加一病遂亡其子素習錢業來滬一載迷戀烟花腳店貲落業又囊括所有以供揮霍母貧

之反遭白眼乃遺貲有限而慾壑難盈褰裳不繼毋後去世計無出竟將妹鬻於青樓得金旋揮去不半年吹簫乞食矣有識女者詢何至此女更黯然神傷泫然流涕曰此吾家所作之孽但未知此身如何結局耳某爲太息者久之甚矣哉淫書之害烈於淫書故受報也尤速世之善丹青而描摹秘戲者愼勿博一時之悅目而貽後人之禍也吁可畏已

浙西某諸生名家子也髮逆竄杭鄰挈妻子二人踉蹌避寇轉徙上海賃屋於盛家弄焉生故有烟霞癖無賴子王某設煙肆於側望衡對宇朝夕過從王瞰其窘甚乃爲密計曰窮途落魄鬱鬱居此非善策也令子尚未離乳哺尊閫以乳媼爲傭子可携去月俸豐厚先生日以賣文自給夜即居停寒舍既無租賃之費復無內顧之憂豈曰小補兼可小康一舉而兩得焉子盍圖之生從其言燈夜話稍慰鶺鴒愁無何生遘

疾卒王爲薄具棺斂婦德甚零丁孤苦無以爲家不得已依栖於王王故無家室擁婦抱子據爲已有居然吳越一家不爲怪矣踰年王自外歸中途恍惚遇生叱之曰待汝已久既佔余妻又專余子索汝有日矣王自是遂病喃喃不絶口忽自批頰復以刀自爲擊割而死天道好還昭昭不爽凡乘危而謀人資財者尚無寬典況妻子乎甚哉淫報之烈也

蘇郡某甲者富室子也年近而立終日烟花消磨歲月自遭兵燹家業稍落然嗜好頗夥禽鳥虫魚之屬苟足娛玩者無不羅致而於少年女僕酷愛尤甚所謂搭腳娘姨者是爲時不過年餘即復更換有專主其事者名之曰薦頭娘姨俗稱高一步蓋工價較大焉某甲妻貌頗美初猶屢爲規戒甲不聽亦既安之甲一日有他約黎明即出比歸入妻室啓帳視之則空空如也始則驚懼繼思男子亦輕年俊俏者妻或與通

乃至僕臥所窓隙窺之則綉鞋在焉甲於時忿火中燒欲毀門以進又恐證張益無顏面乃隱忍回房妻亦即歸甲以不端責之妻云汝戀僕婦難計數矣吾僅僕一人耳吾效汝所爲汝不自責而責人乎甲語塞事遂寢昔人云淫人妻女妻女淫人此說良不誣也世有漁獵女色者盍鑒之

天下交易之端凡物皆然未有以妻而相易者不圖於齊慶豐易內飲酒之後又有所謂易內者亦一笑劇婁江客某歸舟行蕩口聞紅蓼花疎白蘋風起倚窓眺望見岸傍兩人鬥毆扭結不解詢以何事則皆默然也抵鎮入茶肆兩人仍爭扭如故詫異者久之旋有人議其事蓋二人者少相優長相狎日以戲謔爲事戲謔之極遂謀互易其妻其一人素懼內意欲藉此戲言得以已妻之虐施於其友友之妻屬於我或者稍勝於妻不至爲河東之吼也如期相易旋聞妻與友甚相得頗悔猶

冀友之妻以歡情相抵不意友妻竟嚴拒不納焉故憤極相毆固結不解云噫妻竟可易乎廉恥喪盡雖獸獸無言亦何益乎既而思之實足爲世之隱占便宜者戒爾

商人重利輕別離此語道盡矣增經商閩人寂守之苦琵琶另抱固亦風塵中爲然也若在貞潔自守者斷不出此有羅某者家居甬東託業滬上妻陳氏亦大家女也以羅久不歸竟有桑濮之約羅回家偵得其情函告妻父謂中菅有玷醜聲四塞謀貨諸人陳某以女子出家從夫任處置之羅竟鬻其妻一彈別鵠一遂求凰潁川東床之客至是而情盡義絶矣詎料羅某抵滬無所棲託復至陳處靦然自稱驕客陳麾之使出堅執不從乃執赴公堂爺供前情一一不諱判曰夫而典妻人倫之變翁不認壻情理所宜親誼既窮往來亦絶案遂寢夫冰玉之喻昔人謂翁壻間相親愛也今乃視爲仇讐壻固失翁亦未爲得也兩人之

孟浪適足資一時笑柄云

泰州北門外大埠爲場鹽聚集之所有陳某者素無行亦無恆業家僅一婦偵其隣婦美而孀居且有餘貲百方挑逗遂與私自是衣食飲博之費取給於婦荏苒數年耗其貲過半矣婦頗悔陳妻故知其事以貪用出自供置不言一日陳又向婦稱貸以爲營運計婦斷之陳恨恨歸謀諸妻曰向與某婦繾綣者非貪其色利其財耳今斷焉必報之明晨余先往汝率人繼至僞爲捉奸者彼墮吾術中當有獲妻諾之翌日陳果往妻率隣媼等繼至詬罵百端婦羞慚無地俯首願罰乃詐得錢數十千繩捆載而歸陳夫婦甚得計也婦追念數載失身喪貲後悔無及又復串詐失財既愧且憤遂自經死陳既得貲復充欖頭爲往來過客雇船抽用按船斂資大者數千帖小者千數百帖不等家遂裕牆室大啓輪奐一新亦自謂安樂所優游畢生矣不意回祿災至風烈火猛勢

若燎原左右隣莫不震驚恐爲鬱攸所及同爲一炬火既滅風頓止環視四隣則固安堵無恙也而陳屋獨片瓦不存陳夫婦亦火葬其中焉又某邑有倪某者性險而猾武斷鄉曲里人憚其威莫有敢與校者倪曾貸某翁錢四百緡翁有疾召之故不往聞翁疾革造僞契反以翁爲債主至翁牀前已不能語倪將僞契與閱翁但指天地及心倪遽曰翁負余錢余不責償也翁何必指房地以償我翁心固厚余不忍也家人以爲誠感之翁惟垂淚而已未幾卒翁無妻僅一妾子又被擄倪竟誘妾與通逾年復處其室久之妾生子女妾亦旋卒人亦不知其孥代矣不意翁之子隨賊投誠得武職回家訪知此事遂訟倪房產追回倪既受杖責且以房產抵所貸焉於是悚然而歎之曰宜哉既貪其色復利其財終復以財而逼之以死科其淫惡之罪是殆莫有加於是者福善禍淫昭昭不爽不過遲速之間耳而能謂天之憒憒乎造孽者其何如

於壬午歲三月生三男皆完美如常兒哺乳飲漿竟無恙焉城虹橋某姓女年僅十三且在冬月生辰計不過十二歲足耳育一子泣喤喤蓋英物也滬上諺云十三作娘天下通行可知事爲習見垂髫作母不足奇也然此皆網緼化生夫婦好合實有其事若夫夫婦兩地夢寐思想遂至受孕成胎者則奇而幻矣寧郡周生夢榮定海邑人曾補博士弟子員先是父遠賈久不歸娶同邑江夏女結褵二載即出妻則操持門戶出入惟謹蓋亦儒家女而能檢束者也夫出月餘即夢其擁貲回家袖携巨橘兩枚令妻食之同衾枕而去醒而異之旋孕積十月得一男即周生也但兩拳鈎弋堅握不開迨周生六齡父始捫載而歸妻述其異周亦言是日亦同有是夢引生謁父父掇其手而拳指始伸其掌中尚有橘核在相與大異因以夢檗名之時人有戲周生者呼爲橘叟云若所產非人奇異百出者則又不能解矣歙縣汪某妻孕十六月矣

落地無異常身軀肥胖兩目炯炯鬚髮黃皆有髮長過身齒發生於上下
見人似笑非笑不啼哭哺以乳亦不食終日酣眠越六七日乳復不進
家人以無生理置於門角暗處擬俟拋之野忽啞啞有聲復以手抓泥
入口不數日身亦驟長未幾亦能視其狀如廟中所塑土地像鬚已寸
許長身長二尺八寸腹皤然鄉人以泥土地目之角直人某家固徵賤
孕十月而生方以爲寤攝物也及審視之無首耳目口鼻乃生於背四
肢迸生前無肩臂膺腿之屬龐然一段眞所謂囫圇獨幅之背面人也
臭調不祥遂棄之杭城某成衣婦孕年餘方臨蓐腹絞痛一日夜甫臨
盆胞中所產者特具眉目自首以下則儼然蛇也墮地後仰首蠕蠕見
無不駭其家欲椎斃之婦力持不可謂此必前生冤孽索債而來者豈
之仇益深姑俟自斃焉可越數日乃斃又吳淞寶山交界有村民崔姓
特也是猶燕雀處堂而偷安旦暮蟪蛄吸露而罔識春秋矣安不忘危
是在先幾之士盜亦有道當知前事之師棨此記婉而多諷慷慨移情

於內地幅員之中竟使有鼓棹乘雄之樂幸有伊川之歎蓋於此有深
焉者矣況不僅此者乎
棺槨之制所以藏身也未聞有炫以奇巧者乃外來諸國則不盡然劉
鶴伯雲蓀觀察前與郭筠仙同作出洋星使駐札德京病歿於彼棺槨
皆彼國制式迨靈輀回滬衆目觀睹則無不大驚異焉蓋其概以玻璃
爲棺以洋鐵爲槨重約千餘斤式如香案底有六足槨面有門可以啓
閉揭而視之觀察固赫然在內也製極新奇誠中國亘古所未有人皆
謂觀察平生本卓犖有奇氣今雖死得此奇棺奇人奇遇歸骨重洋可
云無憾然棺之古聖之制則失經矣姑識之以爲談助云
香山詩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少陵亦云信是生男惡
不如生女好此豈慕憤激之詞也乃近日婢女之値昂於童子殆有相
合者矣南昌有某甲業賈徽有蓄欲置婢供指使囑某媼覓之未幾媼

果携一女來年八九齡女父母亦至定値四十緡甲喜甚出銀書契交易而還越數日妻令婢洗濯中衣既解則私處如盤雄也而非雌也大驚甲知騙局問諸媼媼亦佯爲錯愕言遇諸途者未暇細察耳始終推諉無可如何某二尹聞之乃以七十千文購之去以無嗣息欲爲子故耳某甲雖入騙中而固未損其利也究其實女之貴於男也遠甚矣彼南方鬻女之風何至今猶未革之哉吾願舉此告之

技藝餬口自食其力此亦常事耳至於以口技而得名者蒲留仙言之詳矣乃有智鳥獸之音無不畢肖則又奇矣章門有似瞽非瞽者年二十餘孑然一身家赤貧且好飲日醉於市杖頭錢未嘗告匱客有怪而問者曰無他能但善爲喉音百變不窮時有犬臥於側令試效之隨聲相應竟不辨其誰僞誰眞矣噫此其爲醉飽之道也技亦精矣

朝爲秦雨暮爲楚雲送舊迎新此章臺之恒事也所謂情意膠漆締結

纏綿者特利其財耳非眞情也彼沈迷不悟者或且謀託知心亦可哂已午伶者楊州人幼依假母母故丹陽娼也午伶貌黴黜而不愠時人戲以賈南風目之性倜儻敏慧顧微不愜意輒相汪醵貴客不顧也工度曲隔簾聞歌一二遍即成誦調絲竹累黍不差不喜恂恂士樂與賈子武夫遊然風雅輩賞其藝者亦時爲傾倒嘗與某生狎某故高才俊士清言雅致頗戀戀焉爲嗣午伶移廬白門生悒悒於懷每以不得時相見爲憾曾寄以詩和書寄之有句云琉艸有情天不死玉芝長飽夢能肥淚點熱難銷繹燭酒波氷不到靈犀可謂情深似海矣午伶得詩輒大怒謂使者曰痴兒不解事一尺紙寧能當飽飯輿耶抵書責之多至數百言生故溺於情不介於懷友人慫恿之始謝去報以書略云卿未曉溫存但工悉索敬叔入朝之日側有珍瑰匈奴犯漢之年惟徵金帛枕邊漏盡笑語詎聞夢後歡殘鹽鹽遂及書傳誦一時都人士多輕鄙

之遂無問津者枇杷花下非陽翟之車即叱唎之馬矣夫午伶一甩倡耳其重纏頭而輕情意固不足責獨怪某生何憒憒於始終而不之悟哉甚矣色之誤人豈淺鮮哉

鄉曲塾師儘有胸無點墨識字甚寡茫然於訓詁句讀而踞坐皋比者又或有師教不立業荒於嬉者則皆足誤後生也客有途出大關中道遇雨數十步外聞讀書聲入門借坐其師教書云秦山之於某姪學生忽讀秦字師怒曰此乃秦字紅硃塗改汝獨不見耶客驚而詢之師則曰下面係某姪字樣上面秦字無疑江南有山名秦山蓋言秦山之地給某姪者也若云泰山下面應言子壻矣客忍笑而坐又聞一生讀大匠不爲拙工師教云大匡不爲出江穀率則曰穀卒客於是笑不可仰師問曰客笑我耶客遁言曰我得家信知產一兒故思之而喜也師云大隹大隹我年已望六尚未有子聞子言我亦有生子兆矣乃無他言

滬上某以事赴浦東遇雨避一村塾中師他出村童十餘輩嬉戲殊甚見案頭習字簿有名量金千者以其姓罕因曰金千安在一生跳而前曰在此間何姓答云我父童老耕我即童姓也某乃悟師所書以量爲童也時一童方執卷誦曰聖人之惡黨黨而害民也驚起視之生上惡字既未圈破又絕黨字爲句割去如此二字其他類此者不可勝言因詰師何往以作媒對詰年幾何以五十許對詰課餘何嘗則以造紙錢誦終對且曰師少時賣書肇爲業遊外恆經歲今老矣故課讀耳某乃駭咤而已蘇州某老學究也設教於鄉聚徒二十人皆村野頑童某性素惰貌又柔懦徒不之畏終日無啖唔聲諸童或效優人演劇樂人歌曲或且捧書焚紙合掌誦經甚則彼此肆口揮拳搏擊某則目若不見耳若不聞既無呵斥之聲亦乏夏楚之拍有見而誚之曰髮髽如此無乃誤人子弟乎某乃瞠目大言曰此何說也子之師想嚴厲矣子即不

能爲聖爲賢亦可致富貴利達何至今求爲學究而不得也吾聞之植物宜培其性誨人者宜適其天童子之嬉戲童子之天也約束拘禁不暢其天明者轉昧智者轉愚且勿謂頑夫無益也演劇以啓其忠孝歌曲以導其和平誦經以致其莊敬較諸三行大學半本紳童誨者詎詎聽者藐藐教如不教爲教之爲愈也世有不明義理徒狃於章句以五言八股爲梯榮之具究之名不成利不就而卒以學究老此乃所謂悞也予謬矣聞者以其詞之强也亦不辯而去嗟乎蒙以養正聖功也擇師不愼貽誤無窮慨自世道之壞人之無術無業者半寄跡於此以圖衣食師道既澆且雜特幸在鄉曲日與村夫牧豎爲偶故無人發其聾耳但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亦豈無崛起後生天姿卓異者而竟誤於庸師之手亦可恨已在庸師苟且餬口萃徒數十人卒歲脯資不過十數金耳謬妄何足深責彼爲子弟之父者不思以重聘延名師而乃計較錙銖舍貴取賤無惑乎其所延者皆庸師也然不獨鄉曲然也嘗有通都大邑世族素封以惜費爲至計以讀書爲末務使子弟少小荒廢垂老無成者吾所見比比然矣故舉此數事識之既爲爲師者警且爲擇師者勸甚矣哉師道不立可慨也夫

壺天錄　卷中

片之資逮索詐無所又無恆產於是遇有婚喪喜慶事者相率到門稱曰寒生强辭索詐飽欲乃去公館閱閱尚不過門口哀告若在寒素人家則爲害不淺舊城內有王姓者寒徹于也屋僅數椽娶婦日有寒生數人者來登堂賀喜主人與青蚨數十文未果其欲意必數百文始已時值喜車臨門新人交拜此輩居中不讓逼索無奈如數給之又有業廚徐姓者遇有喪事設奠日此輩十數人齊來拜奠並送冥鍰盡以字紙裝盛包內時值午膳若輩居然高坐擾酒席食既畢主人以冥鍰退若輩云薄情既不收拜奠禮一齊還我孝子乃對衆叩謝若輩云禮豈僅在叩首彼此喧嚷內有張拳瞋目者本若輩中之雄伯也冒稱世襲戚以度歲資公子頷之時適翁甲子生日令公子密備華筵徧召親族屆時盡集翁愕然猶以爲祝嘏來也公子奉公服跪前致詞曰母親不幸中年見背中饋乏人賴姨娘操勞主持內政中外井井下至臧獲交口稱頌允宜正位帷房榮膺恩誥以彰賢淑翁乃啞然失笑曰虧汝想到乃拂衣彈冠徐徐戴焉某乃隱蹟公子足曰事諧矣公子復奉鳳冠象服致於姨娘詞亦如之交拜禮成公子偕婦長跪拜賀並高聲稱母親嬸姑焉姨娘喜出望外當即出寶紋兩枚爲賀見禮嗣每月例以青蚨十貫爲子婦房中費他有所請亦無不唯唯後親友徵知其故謂某曰子眞惡作劇矣而老翁夫婦亦爲之解頤云噫爲人妾者無不以正位爲榮而爲嫡子所抑者不知凡幾茲乃投其所好榮以正位亦安有不入吾彀中哉故雖具慳吝之性亦樂而任其取攜矣固曰騙之奇也要亦本於人情歟

貧而無告遂爲乞丐此常情也乞丐而變爲訛詐幻相百端者莫如揚州之寒生是揚城中向有名財神班者皆乞丐類也始則在茶肆覓相識人詐索錢文繼則在街市中相遇纏繞不休凡有所得六率供其鴉

不長法令至此即是亦風俗之變也閭閻受害庸有盡乎

才子鍾情佳人薄命雨芙必合自古已難此亦造化之缺陷有不能以人力補救者如校書影娘可概焉影娘者吳門人也喜讀詩每有會意輒忘眠食居傍虎邱築小樓數椽碗茗爐香蕭然有出塵之致入其中者幾忘爲風流淵藪時世梳妝也蘭陵夢生倘寓於吳工詩詞於香奩體尤有夙慧偶偕二三知已放棹於七里山塘遂與影娘遇柳眉掩月棠腮羞霞不覺傾倒迴舟過訪影娘喜曰傾慕已久乃幸遇耶即促開筵備極欵洽生乃即席贈以集唐三首其詞曰賺得佳人出綉幃黛眉輕壁遠山微畫羅金縷難相稱玉檻堪軒任所依掩醉惟知弄花鈿行雲莫自濕仙衣殷勤更把鳴琴撫塵壓鴛鴦廢錦機冠剪黃綃帔紫羅石榴花裏笑聲多一鈎冷簾懸珠箔百尺清潭寫翠娥紅錦帳中歌白雪綠雲襲下送橫波知君也解相輕薄香炮燈光奈爾何蘭燼芳芳見

玉姿風於瓊粉白於脂乍啼羅袖嬌遮面貪弄金梭懶畫眉綵扇紅絃相掩映長襞弱袂動參差請君細看風流意休話如皐一笑時影娘得詩諷詠不去口且曰得君此作足爲字端端解嘲矣夢生曰卿亦工詩耶曰雖嗜之惜未解音律耳生曰暇當爲卿指示勿急也盡歡而罷嗣後日往教之影娘心領神會不半載居然擁髻徵吟矣有記其贈生詩曰幾樹垂楊繞綺疏當年猶憶墜鞭初門前如市心如水只索蕭郎尺幅書想見其丰韻幽閒不似庸脂俗粉專博纏頭錦也居無何夢生有關隴之行影娘餞以酒相對汍瀾不能道一語間別幾何時以一年對則曰歡場泡幻耳爐篋倏更恐無主名花易遭攀折奈何夢生亦無可爲計珍重而別後此遂不知若何嗚呼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夢生徒賦痴情乃不善爲之所坐使絕俗之質不獲拔於泥塗豈固好事多磨耶抑佳人命薄固如是耶噫傷已

春風楊柳秋雨梧桐長夜懷人此正無可奈何時節也而況珮環聲杳孤館形單更復誰能遣此吳生秋藥順邑中膠庠士也五陵年少二酉才高叔寶神清伯輿情重薄游於珠海上有名妓阿憐者色藝絕佳歌扇舞衫雙饒風格始也萍根花片偶爾相逢繼而柳韓鶯嬌竟然契合焉百年之約於以訂方且謂神仙富貴都有因緣天上人間永無離別不意當場變局平地風波鵜兒陋吳爲寒舍生終乏鑽樹伺隙藏妓他所並梗聲問吳固純謹待人以信所思不見亦惟有廢然思返自悵緣慳已耳歲月悠悠離懷渺渺撫今追昔惻愴無聊爰填夢游仙四章其一云游仙夢夢入藕花鄉還似舊時流覽處西風庭院夜初長人語綺羅香其二云遊仙夢夢過曲江頭江上琵琶聲欲歇月明如水豁雙眸輕泛小蓮舟其三云游仙夢夢記拍春潮簾捲珍珠人半睡阿誰爲我譜瓊簫明月短長橋其四云游仙夢夢入畫闌中人靜夜闌私語處卿

如花片我如蜂一笑偶相逢風流蘊藉情自遙深讀之者無不歎風月飄零鶯花寂寞一場感舊千古同悲劉蘇歌之陳跡又將重見於今朝也要之青衫濕淚紅袖銷魂恨人恨事如吳者亦無可如何者已然與其抱恨於後曷若絕跡於先不亦無此恨耶鍾情者慎勿自取於恨也可

吉生如愚山左人故家子也性曠放而家素貲遊幕嵎江邑之東有崇聖寺大士誕日游女如雲生偕友周生往焉見有一垂髫女衣藕色帔簪金步搖容華絕世綽約如仙生迷惑依戀幾忘返焉他日飲周生宅東有小圃與鄰閣鄰比牖扉半啓雲鬢依稀驚視之即前意中人也生痴呆木立周曰咫尺紅牆吾作蹇脩何如生頷之閱日以購女紅訪焉蓋女家以壓線爲業求售紛來者隣寓標士意女母已老見生丰神俊秀家世閥閱乃自陳焉姓吳產恃弱女刺綉爲食女字翠娥解韵語性

高傲誓世無梁鴻不適人周乃以生挑之母曰果如郎復何言於時簾鉤觸響蘭麝流芬女在簾中脅注尤濃生知母女意屬積漸往來兩情遥接娥有心腹婢阿寶者生以重賂邀之以一詩託寄曰一覩傾城質柔情斷腸玉京雲外隔何處覓瓊漿女反覆吟誦答以詩曰翠壁雙眉恨萬重妝成猶對鏡中容料無金屋酬虛願慚愧瑤臺月下逢生得詩喜曰事諧矣會女之母姨壽母往慶於鄉生偵之確徑達娥所娥愕然既通款曲兼設盟誓遂在苒接同心焉由是蹈隙輒往比目之鱗比翼之鶼不足以喻其樂也無何居停遷廵山力邀生往生辭不得已乃與娥話別娥曰往日之誓言猶在耳君來固可圖白頭偕老否則綏佛長齋以了餘生他非所望耳生慰詞百端而去嗣後遂絶無音問云羣玉山農有翠娥傳既詳且盡此特其畧耳要之紅粉多情文人薄倖所在多有始亂之而終棄之雖屬勢所使然亦曷若慎之於始哉清夜捫

心能無歉然紅顏薄命今古類然而在青樓爲尤甚校書寶琴者江北之通楚也性亢直尚俠氣行歌吳越與士大夫游高自期許不屑爲靡態以故門敲白板訪艷有人而窓掩青樓眠香無客落花墮溷每以失身爲恥雖矢志從良深恐所適非人又致終身抱恨鬱鬱終年因循不果一日有邱門來者赴武夫也詩其門第曰諸城曰新安功高百尉勇冠千軍風流自命絲竹樂相尋琴婉爲辭之來者勃然變色大有不作鴛鴦誓不休之意琴則懼惱莫釋吞芙蓉半羹幸小鬟識事速爲解救始得起死回生來者乃悄然而遁嗟乎閨有香兮招蟻杏有色兮聚蜂烟花弱質沈苦海以難回歡笑迎人背孤燈而暗泣盈盈無主瑟瑟堪憐倚翠偎紅者宜如何用情熨貼乃以枕戈倚馬之威肆意蹂躪鶴焚琴之舉亦可誚鄙棄之夫豈復知憐香惜玉極意溫存哉獨惜琴與士大夫游非無二三知已當死生呼吸之際竟無一人作護花鈴也亦可哀

也夫

西人所製之物皆極奇巧自創自鳴鍾而後爭奇鬥勝靡一而足游其肆者目眩心迷十色五光莫窮其妙如所謂顯微鏡者則視小可以使大千里鏡者則視遠可以使近焉此人所共知者也乃有傳語之器名曰德律風以線端向耳邊聽所傳之語一一不爽現在美國牛約城設一公司商人家帳房各設一具其總線則在公司處如各商欲與銀行行棧傳信先向線端報知公司將此處之線與別家線頭牢牢接定彼此各在線端問答如同面語雖十餘里之外皆可聽得明白較之電線尤覺便捷也又有一物名爲馬剋風則聽小可以使大如微風吹動一葉時以此聽之儼如萬木戰秋也蜜蜂掇採細蕊以此聽之儼如萬馬食芻也虎革中之血流行不息以此聽之儼如萬派潮迴也舉凡前人所未曾聞者皆能入於耳而會於心即小而極之流光所過亦聽之有

聲於是僑厲上洋之西人仿其法而造之聽時並以德律風傳聲好事者咸往聽焉如以乾散羊毫拖於板上則如鐵匠之以銼刀銼鋼也以小螺鏇釘滾於板上則如敲兵之以彈子彈人也以無指甲之指尖互擊則如敲之大聲齊放也聞小時辰表中漸漸之聲則如椎鐵齒輪相擊則雖小火輪舟不啻焉試以香粉撒於地則又似大雨之霄於馬口鐵也以最細打鳥彈擲於板則雷聲豐隆不絶於耳按此物於醫家最爲得用惜無有明之者又有名爲花鳥箱者長二尺有奇高如之匣以琉璃其中花有有樹有石有艸有苔有瀑布有細蝶有羣鳥細視之萬花齊放極向背低昂之致發其機則瀑布爭流戲蝶往來羣鳥飛鳴鳴聲大小不一鼓翼引吭與眞無異又有謂大八音匣者與衣箱等藏之內爲鏡其中有銅轉於銅齒銅刺諸式觸其機有吹笛聲有品簫聲有擊鼓聲有打綽板敲梆子聲有抽月琴拉胡琴彈琵琶聲八音迭奏恍

如有十數人彈唱焉奏曲凡十有二調工尺朗然板眼非給更似有美人之歌聲焉價頗昂有子以洋蚨二百尚不願售云噫奇技淫巧古聖所禁今也四海通商各門奇巧駭人聽聞深識者於此有世道之憂矣安得廓而清之仍返乎渾噩無奇之世哉

國家典章之設惟名與器不可以假故雖風塊一事亦以顏色判等威所以明有尊也一二品者全紅三品用紅加鏤黑細邊四五品亦用紅則加鏤闊黑邊六七品頂用黑邊則細紅庶民則全黑此雖一定之制竟不服用惟州縣營汛監視行刑用之然竟不論品級概用全紅相沿成習不知其何所本也庶民亦復濫用其稍知禮法者或用紫色或用藍色猶可言也若所謂玫瑰紫者與葵綠相惡實屬可哂此等顏色能作頂上圓光耶近日上洋無不風塊而且無不全紅者豈非僭越之甚哉然亦無人顧問焉所尤幻者松江府城中素有火神廟住持道士名曰保瑞與其師福中皆法師也保瑞亦戴全紅風塊穿舍猊猻馬褂一日行經府署皂役見之爭向言曰法師大老爺請給賞錢法師怒曰無錢衆曰既無錢則將風塊馬褂借與我等穿戴耳遂羣起批之粉碎法師倉皇遁去不復前之衣冠齊楚矣噫名器僭安在士庶猶干例禁彼登壇作法羽衣之流乃亦事此華美耶其遺孽也宜哉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故君子愼之

自穉被手持一繖仐亍出水西門薄暮冥冥呼船搭之忽見有峨峨官舫停泊江干旂幟燦列舟子搖手禁勿辭令中丞處舵尾一船暗黑無燈燭但聞風濤洶湧聲勢激宕諦亦一刪寢質明舟子呼曰起起至矣促登岸惶遽中遺繖于船回顧官舫渺然不見矣自維舟子既不索值千里金陵以一夕至奇異方甚後至邑廟見神舟舵尾遺繖在焉乃恍然知神助致敬盡禮而返逾年成進士仕至湖南巡撫當其始也被友所紿方謂窮途無告乃天卒相之以醫得能以文得名神復助之以歸非公之德藝有足以格乎天神者曷由致此彼小人慳吝之心豈足以測君子哉乘而先行亦友道之變也其遺槖斥也不亦宜乎

人之投冥詞者多矣有杳茫多年而迄無靈響者亦有倉卒暫時而即奪壽數者如儀盛邑令周明府覲軒可異焉按明君諱昂殿年甫四十二歲向預揚州邸報發審差精明强幹歷辦疑難案件爲江北第一幹員

大府皆倚重之光緒辛巳歲九月疾終任所凶耗一傳上下同聲惋惜以爲才長命短天不假年耳不知其命之促者實由其兄與其戚共遊冥詞也繇明府昆季四人明府居次其兄弟皆操申韓術且有捐雜職需次蘇省者聞明府調篆如皐伯與叔皆乘館來儀明府屬兄逸帆以掯務漕穀屬弟捷三以帳房瑣屑弟之妻兄高星聯艱生計奉其母帮妻倪氏來儀相依時儀邑紳耆醵金脩邑劇明府以弟督其工弟轉囑高君終辦顒工既竣逸帆忽得浮言高乾沒揭欵若干懸揚署內高憤極亦指出逸帆某公事得若干互爲攻訐至于相毆交訴明府明府不敢論曲直命明心子隱神乃各具訴投之是晚捷三即見有二役持帖云明日請在大廠算核工帳三莞然正欲詳酌而人已杳矣以名帖詢人有老隸鶚云此即本縣城隍神名也三懼甚夜半高忽延捷三至榻前並呼其妻至曰我將死死後汝須爲我明冤否則追汝命耳翌午狂叫而逝明府厚爲殯殮高妻素懦無法報復抱恨飲泣旋吞英蓉膏而死高母年已就邁慟子姐偕亡且斬宗祀亦自盡焉未三日捷三遇風疾卒明府因制軍過境迎於江口墮馬入水田掖起之更行又墮于溝港謂見時語多不經制軍以其病也温語慰之去不三日亦卒捷三歸亦發狂跳躑自抓皆高氏三人之言越數日亦死之一役也高與捷三固皆局中人也死而就判理或宜然明府何與焉高君一死至于母妻俱亡宛業重疊明府身爲司牧先事既覺察不及後事又斡旋不能紳故示之罰而奪其壽歟吁可慨也已

生人爲陰曹決獄事稗官野史說之不一然實未見其人也大要皆聰明正直之人始克爲之有友述二事一爲謝給諫增江都人某春病劇危昏昏中忽見青衣數人踞前請蒞任車馬儀從皆列于門外遂隨之出坐肩輿前導旗蓋仿佛府縣簿經行鹵之路率皆昏黃大漠杳無天日無何至一衙署宏闊壯麗呵導而入坐堂皇皆役各執簿侍立時則堂之上下寂無聲俄頃有朱衣吏執簿入置座上謝被閱皆水劫人數吏復取硃筆請點謝不能自主遂按次點之既畢事從人復請謝出景狀如前見旁跪赭衣犯纍纍亦不敢問頃抵家入門遂醒汗溢淋漓病頓癒人皆謂謝公暫署城隍也其一爲范公諱蠡正號木菴爲婁邑諸生庠序有名平生以正直聞訓俗型方綽有古風踵門請業者無虛日僅收羲脯資補脩雕徵必郤詩書之外兼課以敦品勵節從游者多所造就而家徒四壁晏然自樂也有時安睡恢一二日不覺戒家人弗驚動蓋神往冥間判事也友人顧姓者知其事請子公乞援偕遊公難之堅請始可一日邀顧同寢遂偕往焉歷觀廛市無異人世至一署勢甚炫赫公令守于門外戒弗亂走俟理事畢後再與同游遂入少頃公出竟不見顧遍尋無踪始踽踽獨返顧仍臥牀頭若僵公甚錯愕忽憶辦公事時曾有五妓投生畜道判往裏塔處所方疑顧見色起心屠之而去遂往裏塔逐家究問有新產牛羊犬豕否旋有農家答以昨晚五更新產六豕公曰是矣啓笠細觀果五雌一雄公遂以千錢購一雄歸就顧牀頭撲殺之而顧乃如夢醒矣公曰幾誤大事後公臨終數日前先與戚友話別至期無疾而卒異香滿室嗟乎生爲聖人歿爲明神此理之常也至以生人而攝以神道之事則其人之聰明正直更可知矣若顧非范公拔置不將終淪畜道邪信乎生死關人頭禽界判一念之邪即入孽障不亦危乎其微哉

欺誣負約之情加諸同類猶或有時而受懲創者況於神乎寧波嚴福祥者白鋼船主也由閩省運木赴申江駛至吳淞口潮落水淺停阻難進舟師水手計數十人枯坐以待殊苦岑寂船主向有鳥烟癖高枕橫牀矮燈短竹消遣無聊惟事烟雲供養耳曛曛朦朧間忽見一古衣冠人儀

容秀偉隱約在前頓悟舟中無此人必神靈示異遽衣起敬整衣默祝曰苟荷神祐進口銷貨謹具牲醴以酬未幾默助帆風果獲洽願遂循舊規齎獻天后而在舟所許之願竟置罔聞是夕方團衆飲福船主偶出戶外若有人攙置波中者隨流而逝不及救矣噫赫赫神靈其可戲渝之耶神固不以此置之死要其平日欺誣之罪取死已非一端特假神以顯其惡耳觀乎此吾甚爲天下之負約者危

揚城舊有勅建李公祠牆宇宏峻旌有園亭之勝按李公祖孫祖爲明孝忠臣孫爲康熙名臣祀典所載固彰彰也咸豐時祠宇完好兵燹後幸未燬而神牌已失李氏子孫俱死于城於是不遑之徒隸集其中有吳六者運署猾吏也起逐羣小獨居其屋吳旋因案死罔罔吳之寡妻據爲已產招無類分居之收其息詘賃居者益見怪異不數月輒徙去成衣匠王姓亦賃東廂者一夜偶出戶忽見牆角立一人疑爲賊叱之

其人乃仲腰漸大與簷齊捺王至地以土塞口倒置享堂屋側王昏不復知人事久之衆始知急救乃甦次日遷去又一曹姓業屠沽醉後讁罵自詡胆量云王某不武如我何懼之有言未畢忽跪地崩角無數流血浹面泣稱知罪自掌其頰旋躍登几上盤膝踞坐口作楚音云我祖孫相承忠孝節義爲國家重臣蒙恩血食于此今爲爾等汙穢業已難堪祇以小人不足較姑置之乃肆詈罵實不汝容矣於是合祠之衆環向跪求具限各遷徙久之寂然曹自几上跌下如夢方醒問所見則一紅袍紗帽者一紅頂袍掛者升堂即昏無知覺夫忠臣名宦之祠爲人佔踞踐踏固有任其咎者至于靈爽在天豈屑與較論耶抑乖氣致戾遂使邪物託名以懲創之耶俟有道以質疑可耳

慢神取禍既有明徵乃又有藉神惑衆而歛財者亦國法所難宥揚之西門外元寶塘圌小村落也里有張某業鍾桶夫婦皆半百一子爲隣

柯牧牛性慧而狡一日牧牛歸忽大言于衆曰我今與仙姑選傳我仙法能治百病矣黠者詢仙姑來歷則言是城隍夫人使女今來人間濟世非有緣者不度耳正言間忽作色曰仙姑來矣衆聞而懼膜拜于地咸請現色相牧童即麾手曰起起緣尚未到且俟百日後即與汝等游戲矣惟現奉夫人命施符濟世如不信即領病者至運則去矣病者至童即索筆書符焚水碗中飲之曰明日愈矣果痊於是城廂中外轟傳仙姑治病求符水者絡繹不絕得資甚夥且有以肩車迓之者舉國若狂僉謂仙姑靈甚甘泉邑侯某聞之突將童及父母縶縶轅下坐堂皇既責童之父母乃重責其子其父母泣而言曰仙姑害我猶以爲仙姑與其子殆二而一一而神者也邑侯怒復重責其子而逐之羣謠遂息吁童之罪無可逭彼父母固實受其子之累乃至公庭被杖而復不悟愚夫愚婦亦可哂已

甯人徐某寄籍于滬有年矣家僅一傭婦後又有鄭姓者暫榻其室一日徐妻忽于內室失去飾件約值錢百緡密察無跡固知爲熟識者所取事無左驗碍難指斥遂邀江湖客擅圖光術者如法試之客乃自炷其術神光一道撫弄于爐花香篆間徐令兒曹認識之形影中若現一人似同寓之王某狀徐詰王王茫然徐以圖光告王無以白願偕諸人赴邑廟設誓乃各具楮往徐爲前導出素紙三條取一條譬賊字祝告既已令同人各書一條卒之得賊字者乃傭婦也婦亦慚懼不諱曰物具在願如數奉償歸檢原物則出于廚房柴堆下焉嘻以杳茫無稽之說而冤人可乎此一事也婦固黠矣徐亦智矣乃終藉神之靈懲奸發覆以白王冤信神乎明難欺也

明有天地幽有鬼神鑒觀甚不爽也而在寶慶府屬之武岡州有某縣丞者候補多年一差未

獲貧窘特甚亦從友假公服既畢事解衣返趙適一寅僚至遂出見迨客去而公服已烏有矣憤恨欲死以咎僕僕無計潛叩于都土地祠涕泣而返甫入門見一人肩衣包汗浸面琅璫而至檢視衣包則完璧固在也詢之則曰我伏牀下久矣趁僕出沽茶時席捲而出正與某鋪議售心神顛倒不知何由而至此也僕以爲土地神靈使然主人乃歎惜曰去便去耳毋詬人耳余言不汝欺也金登壇叩禱如期果應田禾沾足額手相慶郡守令送金歸僧候門迎問相視而笑後數日金開游湖濱有漁者語金曰曩見汝廟一僧獨泛小舟手携銅鏡一具以筆醮墨塗鏡而置之船唇仰天呼嘯如是者約炊許及僧打槳歸而空中黑雲四布大雨傾盆矣汝其知之否金聞言遽返尋僧則如天外飛鴻去之冥冥矣神龍見首不見尾意仙之游戲人間乎

寧波湖西某生風流倜儻一夜在妓館徵歌逐舞方極其樂忽昏暈不起俄而遍身青紫舁回家自言有二女鬼來纏哀號遂絶先是其鄰人

上曰曩見貨舟泊此何忽逃遁遂去之道人拾黃土入襲戒舟亟往漢口後於海婁黎氏生二子令婢撫之婢出門見有水面浮針者歸效其術以斷針置茶碗忽開主婦喚奔入忘却碗中物矣至夜黎氏渴甚即舉茶碗吸之誤針橫梗喉中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勢頗危往呂祖殿乞籤歸至中途觸一人傾于地間倉急何爲徐告以故其人曰是不難治也予歸速以羅漢豆爲糜和以十度韭葉用猪脂熬熟食之三日後必無患徐心急不暇問姓氏如法制服甫下咽而痛止又越日針隨韭葉大解下矣此神之靈感也如此方者果可以治此病乎則不得而知之

神羅山爲松郡九峯之一有羽士金太者精玄理終日默坐不與塵世交爰下僮一僧金善視之時提軍尤公海如年近期艾迫欲抱孫聞金道術屏除騶從單騎造訪既白來意並許重新廟貌金俯想移時約明日報命次晨商于僧撙土成一筏束以紅綾送赴行轅軍門喜甚禮待

聞是信急赴屍所於嬾身畔搜得票據以歸酬眼鏡店主百元事遂寢
某婦聞嬾已死珠寶無着懊恨自縊而翁乃安享其利矣翁雖非謀財
害命而果不取其票嬾雖死婦固未嘗無生機也翁固知有買主在賄
眼鏡店主以滅口其計可謂狡且毒矣冥誅之受亦宜然耳至某生無
疾而卒想亦非孽之小者舉頭三尺昭布神明試問造作孽業者果何
益耶

正直爲神慈悲爲佛自浮屠設爲禍福之說於是塵世擾擾半皆佞佛
即夙昔靡惡不作者而但謂奉佛何罪不消何福不至是直以佛爲惡
人之護身符矣誣妄可哂滬六月十九日相傳爲觀音誕辰虔奉者
或涉南海普陀或赴西湖驚領大率皆善男善女耳忽有鵝媼六人約
伴赴杭其姓則曰黃曰洪曰李曰麥曰陳曰蔡各持一瓣之香兼玩六
橋之景既畢事返棹中途六媼同病竟亡其四其二人抵滬亦淹淹待

斃人或歸咎於佛之無靈不知天堂地獄本諸方寸佛門雖曰廣大倘
糾其平時積惡能即以進香免禍而獲福乎昔劉誠意有云不論是非
雖在窮兇極惡佛無不引手援之者則以情破法矣夫法出于帝而佛
破之是自獲咎矣然則六人之死亦死其所當死耳何咎乎佛

鄴宋樗患神道應然所以血食一方功德在民也金陵南鄉某村農也
一夕間天色慘淡陰風刺骨三更許聞場上人語嘈雜有萬馬奔騰之
狀啓戶寂然又聞鑼聲隱隱若近若遠平明視田中禾稼踐踏有數十
畝之闊異之時有某甲云昨夜由隣村中酒歸蹀躞間爲峻山所阻思
平日康莊那有峯巒間隔乃席地以觀其變旋見百步外有長髯神與
一惡神往來格鬥似阻其入境者然喧呶竟夜向晨始去鄉民聞之僉
謂疫神爲社神驅逐集貲酬報相率不已噫神果降耶天災流行所在
多有又豈社神能阻耶詎妄之言安知非某甲創以惑人耶然而不爲

所惑者蓋亦鮮矣

陰兵之說原屬幻妄然亦有燐火成團排列如陣者若但聞金戈鐵馬
以及呼號之聲則幻又而幻矣里城已卸入臘後頗聞城中市廛
悉帶京中神鬼號哭或如甲馬雷鳴頃暗叱咤之者皆惶然驚云是歲正月下旬贛州府番禺縣馮明府子某夜夢醒
遙聞窗後衙喧聲鼎沸悚然而聽之似有狂呼迫殺者又有哀號乞救
者人聲嘈雜無慮千百呼聚趨閒皆同飭役持械張燈前往彈壓至則
月明風靜萬籟無譁詢更役則皆不知也咸疑爲夢後耳鳴既寢喧聲
較前更厲後往觀之仍無影響云谷傳陰兵每剪雞毛爲鬼箭遂以剪
雞毛爲陰兵確據幸已七月間門外某肉鋪畜雞四旋風一掃四雞羣
啼棲於塘八面不出細審之兩翅毛俱栽然谷斬五相驚述皆謂陰兵
經過於是有畫金鄂以驅逐者有懸符以鎮壓者有焚冥鏹以禳解者

鳴呼陰陽一理必謂陰世無兵此膠柱鼓瑟論也但見怪不怪其怪自
敗無如愚矣愚婦始終不悟耳

神號鬼哭俗人常言之要皆誕詞耳乃又有言佛哭者則誣之至矣金
陵棲霞山向有千佛岩岩壁成之大小坐立不一其形惟居
中大佛三尊儼然天人身也兵燹後石佛雖存殘敗已極有善士集
資裝金莊嚴寶相煥然一新遠僧在佛落漏時俯旋拭旋落班痕點點
形跡宛然眞耶僞耶不可得而知矣或謂神其說以警動愚人耶不然
佛亦何哭爲哉

世人崇祀神道所以求保佑也乃有神像亦未能自保者如杭州一事
可異焉杭郡向有水德觀供真武帝君頭著盛冕庚辰六月間神左
右輒見有巨蛇一條身盤而昂頭不去拜香燭膚之始入坐下而後
環卬於神櫚得下下之奚語告諫不聽不去拜香燭膚之始入坐下而後
多有又豈社神能阻耶詎妄之言安知非某甲創以惑人耶然而不爲
半夜忽聞大聲一震神像俯

仆于地如係人推倒者然五木形骸亦無破損里衆羣集觀之白蛇盤旋座右俄頃遁矣爰將神像扶立重裝脩焉吁以神之靈獨不能制一蛇耶而卒爲其所仆豈眞運數使然耶不然蛇亦何咎乎神而必仆之耶則神之無所謂靈異者大率皆附會之語矣

旱魃爲虐見于詩經此固不祥之物世所不經見者也巳卯歲七月間光嗣山人彼此喧傳旱魃出世每逢星月交輝有一物出沒峯頂箕踞樹巔其形似人非人似鬼非鬼面目黯炱不可諦視第覺周身上下皓如鉛塑頭上冠若仲孟常有白氣上沖霄漢山人衆口一詞謂自有此物及今兩月未有雨澤想此爲厲耳魃爲旱神俗謂鬼而僵屍者即爲魃彼鬼也何靈能爲厲乎殆亦旱象既成鬼故假之爲厲耳若設有魃而即無雨則天之受權于魃也夫豈其然

宵小肆虐黑夜行竊心胆本虛因人而驚逸者其常乃有以訾幅之紳

而大相恐懼者奇矣蘇閶外許巷中某學究家閨室已寢某几坐危襟觀書忽聞樓下有人吁然失聲五體投地乘燭趨視則一梁上君子也倒暈牆角四肢俱冰氣息如絲急灌治始醒諭所由則云甫踰垣入室取火燎望猛見巨人赤面朱鬚紅絲靴舉手搏擊不知是神是鬼故傾跌耳先是某有硃砂鍾馗一幅節近端陽特加裝潢是夕有弟子潑水于上張挂壁間不意其能嚇賊也蓋賊于倉皇恐懼之中陡見此像以爲疑冥故不覺魂飛魄奪耳豈畫中鍾馗果有靈爽若此哉有告于予者姑錄之以爲談助

神明感格一誠可通而貌其顯然者也信之者謂實有可憑疑之者謂虛而無據要皆其機之先動吉凶預乎其中焉特視乎人之誠不誠耳

蘇文復明瓦店居鴻園弄口屢遭回祿文姓多方禳災熱香鄰廟得一籤云一春萬事苦憂煎夏日嘗求始貼然記否秋成冬至後曾經騎鶴

復腰纏文姓疑懼復至聖帝廟求一籤云始謀恰是貪求計到底應知力枉勞百事未諧成畫餅不如舍此別圖高又乞籤于蔣廟云前途陷阱設何深不是天然是自尋要脫須知脫不得從今埋沒水沈沈語竟愈顯合之大仙殿籤所云從前作事總徒勞纔見新春難已遭百計營求難得意何如守己莫心高乃益疑懼因思別徙又于蔣廟乞籤其辭曰天之正數莫能逃宇宙蕭蕭氣宇高向夜月明凄慘處一泓寒碧鎖澄寥文姓乃不敢復問諸神有何隱慝人莫知之神乃如出一口奇矣閩浙督署花園有大仙樓聯額如林靈應如響每月朔望洞啓園門外人始得瞻拜每籤上刻一器皿繫以四字詩一首始多陰晦難解事後則歷歷不爽人咸信之閭門吊橋寶康布店開張未一旬遭回祿間初開時肆主乞籤于武帝廟云一紙官書火急催扁舟飛渡浪如雷雖然目下多驚險保汝平安去復來故于失愼之時急于後河廣呼駛船裝

載貨物遂無損失故得重復脩造開肆籤詞明顯其驗如神人圖謂籤之靈妙也不知仍其人之誠心爲之耳故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于此益信

香市鬧熱南北京都各擅其盛然亦有時而衰者京師西有妙峯山綿亙數千里高不可以尋丈計山腰有廟路極紆徐由南而上計程四十里廟貌巍峨金碧輝映廟供天仙聖母靈應素著上而王公下而士庶奉之甚虔每歲四月朔日開廟望日始閉半月中進香者西直門起終海澱南至大覺寺數十里車馬煩絡繹不絕山上之路有二北道距廟較近徑逼仄下臨無際自上而下壁立千仞步履固難由上而下臨崖勒馬收束尤不易偶一失足粉首碎身土人以轎椅便客四人舁之以行時亦有傾跌之患然男女老少來往不息者固不畏也其南道則遂坦而遠相距五六里即有茶棚小憩所由山下而至磨刀石而雙龍

嶺而仙花洞而大風口而磧頭嶺無不有茶棚滷茗馬棚內供莊嚴寶相聲聲清越凡想頓消過此睹廟門路仍線曲往復不可以一瞰幾檀煙線繞楷帛滿積庭除香客皆屏足息氣無敢少譁云杭城天竺香市爲西湖十八景之一歲逢正月邨莊男女紹繹紛來城中自清河坊以迄武林門街衢日爲擁擠上中下三寺設櫃日每集貲七八十緡且間有銀餅作香資者爲數益萬且有夜市燈火宵明三更始罷庚辰歲當事者禁止香會嘉湖各屬裹足於是六橋花柳三竺雲山都爲減色矣夫香客之來爲求福來耳抑知福緣善慶平時無一善之可名而欲于旃檀求之謬矣習俗訛妄踵焉不察在上者禁之亦黜邪崇正之一法也

象教起於西域流於中土由漢唐而降崇奉甚虔蓋亦神道設教之意也自泰西之教盛行又以崇奉土偶爲妄究之奉祀神祇亦未見其正大也至於阿非利加一洲奉祀之神則更詭異矣境內人皆奉木石禽獸以爲神又有教士威權獨盛謂能使死者精神轉託他人體中人雖死體未腐壞精神尚在故瀆裹以淨布傅以藥水令其常存至所稱獸爲聖獸禽爲聖禽舉凡飛走鱗甲之屬靡不以神祀之日夕頂禮而最重者莫如蜣螂凡遠人入其境者不知其俗悞露所奉之禽獸魚虫必羣起攻殺之且臠割之啖食其肉頃刻立盡恆有兩國因此尋仇兵連禍結者所奉之物各有宮室以居之服役者實繁有徒如此物食不能飽則以他物飼之日日爲之洗浴兼以膏油塗其毛羽或被以貴重之衣亦有裙褶爲其寢處一國一家奉物各有不同然如其雄者服役人日出覓雌以配之死則悲泣不已如奉者爲猫則舉家剪其眉奉者爲狗則舉家薙其髮皆所以示哀戚也推之各物誌哀則亦各有其例焉若上幾利亞國又獨尊蛇見蛇則拜迎納堂中堂皆茅屋屋廣三四十

尺高亦均是蛇中有蛇數萬大者丈餘小者數尺室內架木使蛇升降土人詣者皆裸體入室拜伏使蛇繞其身以邀福庇云噫奇矣人而崇奉畜類則視人而皆畜類也以畜類尊於人則人皆畜類之不若矣較之象教之設不尤詭怪邪妄乎是殆回教之供奉猪象者同一可哂者耳爰詳識之以見祭祀一道六合之中固無奇不有而此則尤難理解者矣

風水之說半屬渺茫習俗移人惑於此者雖明達往往爲所搖動即如墻基立石大書深刻石敢當或刻人形尊其名曰將軍蓋用以鎮風水也閒亦有著靈異者寶應城內通衢中牆腳舊有石人一具香火祀奉由來久矣邑有劉封翁者家素封鄰嗣續年五旬得一子珍愛備至忽患驚痫投藥不獲效僕嫗輩以時在石人前嬉戲或致驚駭禱之人皆以奇妄哂之禱既畢以石前土塗兒面果愈好事者遂謂石將軍有靈

於街衢架棚蓋蓆設几桌安爐臺磁瓶盛水插以柳禱祝者以香灰和水吞服所患遂失於是城鄉士女接踵而前以匾對酬願者一時林立後亦漸弛邑令某有子患病躬自祈禱迄無驗不數載棚蓆毀拆殆盡匾對亦罕有存者惟邑人季少漁名下士也曾撰匾聯匾額四字曰有功則祀聯則云救疾唯無方坏土直教超百草寄蹤非插地解人何必三生工訪致天然膾炙人口吉光片羽故不隨風雨消沈耳其他則無可搜輯矣客游舟次閒而錄之乃閣筆歎曰人與神方寸相通神之靈靈於人之誠也彼石將軍者胡一時而靈胡一時而不靈殆或有妖邪之鬼憑藉以作威福故暫時靈爽亦易於澌滅耳不然聰明正直之神巍巍廟貌千載如新何並未聞顯著靈異耶觀於此而人之惑於淫祀者可憬然悟矣

扶乩一事原屬杳茫難憑然固有靈可異休咎爽然者又有隨時隨

事謳吟詩句別具一種仙致如必謂其爲虛誣也則謬矣秦中何刺史者素善扶鸞降壇者皆明誠意伯劉公也一夕誠意伯降壇云偕一神來赴即飛動如珠走盤頃刻得一詩云退却紅塵閉半年思來子女倍悽然主持內政承佳婿人到齊眉不羨仙刺史覺之矍然而驚蓋其岳別號退思主人詩每句冠首則退思主人到五字也退思主人曾督西南軍務遭讒罷職里居病歿後已爲松江府城隍故云神自此時或臨壇談生時舊事仿人不知者乩則一一書之刺史偶倩人畫圖自況一人背面右顧肩負重擔天上有雲擔前後兩筐前筐載雞支綉毯花意在箕裘不墜也弓一張杏花一枝背數本意在祖上陰功德行積善也萱花一叢萱堂永愛也後筐載梅鶴梅妻鶴子也壎篪各一兄弟和美也書甫卒業而岳已臨壇因呈閱乩遂題曰承先啓後圖筆迅捕如風綴以古風二十四韻曰一筐一筐復一筐箕裘不墜萱花香積善何如

積功好祖宗聲德升天回一担一担復一担梅妻鶴子壎篪伴禽爾兄弟樂妻孥家庭和美眞堪羨問誰啓後更承先甥以一人荷一肩一肩負此千金担毋乃左右廣踮踮憶昔爲設青廬青軍書旁午初見甥見甥行李蕭條甚惟餘頭角猶崢嶸謂甥的是玉堂侶科名不獨賢書舉方期杏苑早探花誰道椿堂先化羽一家之計屬長子范叔一貧何至此難把文章換米薪可憐辛苦紆朱紫天下官難是牧令惜爾大材成小用慮勞兩贅漸斑皤薄宦十年猶蹭蹬乩書至此刺史不覺長嗟曰眞寫入婿之肺腑矣續書云勸甥且勿長吝嗟世間萬事皆空花即余報國病且死至今一字誰褒嘉況甥微官何足道爲貧而仕不辭小肩雙重但有時息此際回頭信好好回頭遙望雲深處雙眉不屑塵凡顧雲中自合有神仙俗眼那知眞面目余與甥已陰陽隔爲甥題照心懷切他年身作畫中人杖頭好掛風和月自此遂寂請亦不復至矣金陵

陸峻之一生忠厚待人非禮之事弗視弗聽人笑其迂陸自若也里中設立乩壇難疑雜症躬任發方給藥歷久不倦乙亥夏下世鄉試後有句容士子某詣壇詢問陸生前舉甚詳衆異之據云僕居句邑某鄉鄉有千餘戶因應省試先期設壇求乩示中者幾人降乩者本鄉土穀神自書係金陵陸某因叩住址即書可到省城東隅某仙壇一問即知底細云云衆諮以陸之生平告之歎惻而散杭城吳山嶽廟向有乩壇辛巳七月同人復請神初爲佛祖降壇問答多時忽諭云老僧爲東嶽解疫一節屢次瀆請尚難挽回瘟疫將臨急宜悔罪行善閻月朔起八月朔止齋戒持素一月或可免厥耳厥後呂祖降鸞亦有此訓時楊城亦設壇請乩求滅災疫濟祖呂祖未到濟祖派悟清侍者至呂祖派柳仙來悟師降壇詩云誰說蒼生不食新長生有果莫求人大田多稼憑君穫步步培栽步步升柳師詩云十年不過大江頭如洗青山又早秋鶴

背佛雲雲步毀五將杯酒暫澆愁悟師判云諸子所求實屬可憫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幸好善者多楊城十分之災已減其六天意至公豈敢饒舌由而楊東栻目望之方知此地之萬幸也儘心施助利物乃大功德諸子勉旃藥方可求之柳眞人判亦仿佛藥方則柴胡葛根杜仲貫衆各一兩廿草半之菖蒲五莖以麻袋盛浸於食水缸中凡井中多放泥鰍即食水缸中亦可放三四以收疫氣也丙子春闈後蘇郡某孝廉之父望子甚切請乩示以中否乩詩云爲築花窠燕子忙香泥枉自落宗梁壇中人味語意不吉復叩幾時發雋者誰何續書云一枝紅杏蘇隄畔贏得馬蹄都向陽後得南宮榜乃知築者科也子者子也落空梁未獲登科也蘇堤吳也一枝者一姓也馬蹄者四數也一韋一汪兩王姓皆陽韻故曰都向陽也楊州萬佛樓未被災時有二士子皆巨家也借其樓下扶乩問子同許大顧謂樓名萬佛未必足數倘獲生子情願補足

仔者遂爲裝金盤上判一詩云德門有後不須求神火光中一例收願大難償償大願請看永叔白千秋下書顛僧漫筆當時不解所謂未幾樓炎都轉歐陽崇如履新命湘鄂四岸票商集貲復建有不數者自任之始倍永叔者隆永以歐陽姓也蘇閭萬童生扶乩問試題降乩者爲玉壺寫公云題在論語中孟子上更求詳示復書一六字而去及入場題爲爲同姓謂之吳六字由後思之果不謬也蘇城楓橋鎮某家有乩壇降壇眞人每與人吟詩作對不預休咎事一日有狂生以一聯乞對曰神是神人是人神何必憑人箕盤立判曰爾爲爾我爲我爾焉能誚我狂生失色而去然則仙佛固皆有前知乎亦豈眞有神佛降壇觀其判決休咎謳吟詩句實有超凡入化之致度又非靈鬼精爽未泯不能如此敏慧者則謂爲仙佛也可不謂爲仙佛也亦可

又有艷魂貞魄偶爾歌吟託之乩上流傳久遠者孝女幽光潛德人所

不知乩仙詩句代爲表彰者耳食既久遞類及之平江來鶴樓向設乩壇時當春暮有數客攷扶乩儀而乩動詩曰十年幽夢在牆陰一夕無端碎玉琴萬種春愁人不識彩毫飛處墨華林客有小影求題新詩索和皆不假思索援筆立就即其姓氏答曰玉碎珠沉劇可憐忍將名姓說人前羣芳譜內無雙女來鶴樓中第一仙後請詳示出處答曰我家原住隋隄曲阿父相擁戍鴨綠十二十三學奏聲十四十五教絃索裁得鴛箋寫硬黃吟成小句藏箑頭亭亭二八入侯門何憐匣歲塵埋玉多恨腸裂淚頻彈牀頭濕透芙蓉褥夜雨鈴聲泣馬嵬秋風草色悲金谷詞名詹鐵付飄煙瘦蘭十卷誰來讀因緣會合紅蓮客安吾何日山之麓山是方知其金屋鸞魂也因請示詹鐵瘦蘭集答曰夜雨青燈太寂寥風吟詹鈦作秋宵斷腸曲子無多闋只有客星淚數瓢幾載懨懨倚枕中春蘭消瘦怯東風吟來却是淒涼語寫向鸞箋字字紅又叩來

靈仙仗遂遙思歸有夢玆者蓉城出使梓里偶經聽到鵑啼肝腸欲裂生成蝨絮形影自憐表勁節于千秋煩召兎管抒幽恩之一纓在此鸞壇附以七絕二首云氣馬形車下九天精神恍惚繫爐煙塵緣已了鄉心在願付爺娘不奚仙一領鉢衣冷襲裾故園下瞰已成墟有人間我脩眞處雲度飛鴻月養魚又即景詩五紀二作宵深人語靜秋老月光疏試問紗總外花壇插也無閒窗望秋月延睇怯衣單露冷梧桐落流光釀曉寒茂才請示姓氏又書云余程氏字季玉吳典人幼讀書解韻事於甲子十二月二日被營兵擄逼不從自經時年十四薄葬虎阜白骨塔中再叩之則寂然矣後茂才告于同人訪其事實上于當道爲之請旌云孝女王素筠字竹青泗州人也素以孝名貌甚寢精十七帖通經解能詩詞早喪椿萱終鮮兄弟終身不字廬于親墓授女徒以自食時宣子瘦梅僑寓秦郵竹青與有姻婭偶至郵宣館焉竹青固自閨晦

鄶之人無識者一日聞城東五五仙壇開乩往叩休咎時李眞人降壇
羣欲啓事竹青適至即前頂禮默禱毀語乩忽判詩二絕云鴻化遼東
不可尋蓬山遙隔信沈沈可憐寫出梵花格仍是曹娥一片心繹紗弟
子女宣文玉筍班聯一色春可奈東脩羊太薄此間地不是桃岑竹青
亦上眞人樞聯十四字云靈台一點善緣結頑石三生塵夢醒羣愕然
始知爲孝女也未幾竹青遂與裘廣會夫人呂筱君吳玉卿結爲詩社
故有如意菴四閨秀唱和之集洵一時之盛事云嗟乎閨閣之中或懷
才不偶或失節終身湮沒而不彰者多矣苟一一示之于乩雖曰杳茫
不猶可闡揚于當世乎惜乎其不盡然也至如貧窶弱質猶待乩仙一
判而始以孝聞則謂乩盤之語皆惝恍迷離無益名教也豈其然乎
忤逆爲人子大惡天道不稍寬宥縱陽律未加而冥譴無不知者亦情
理所當然也蘇城某姓業錢肆父操歧黃術某酬酒滋事店主逐之日

事游蕩父禁止之不從又向其父索二百金設小錢肆父以游蕩阻之
某乃忿恨始而詈罵繼而肆毆種種悖逆旁觀者亦髮指一夕某沽酒
獨酌自怨自艾似將悛改父中夜忽聞某有呻吟聲哀乞聲呼號聲嗇
雖不一呼之不應披衣燭之則某已口鼻流血手足亂舞如上桎梏者
殆已不省人事矣延許時氣乃絕嗚呼父母之恩昊天罔極爲人子者
既不能自立以慰雙親而乃梟獍性成胆敢毆父則不孝之尤甚者矣
受冥誅也固宜然則凡爲不孝者能謂有漏網之可脫乎
慈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此固在生事也亦有既死而精靈不昧而不
忘當日棄子者其爲情更何如也庚申歲粵逆陷蘇郡一時拋妻棄子
者指不勝屈有某甲者設錢樓生子甫兩月以無力襁褓棄之出走嗣
爲陸基鎭鄉人所得以無子也抱歸撫養鄉人後亦得二子而視棄嬰
不啻己出比長先爲授室既生兩孫矣鄉人固不知棄嬰爲何人棄嬰

亦不自知其謂他人父也庚辰春月鄉人婦病劇既蘇乃言病中見一
婦自云棄嬰之母告以姓氏住址懇與歸宗棄嬰猶豫未信不意某甲
巡至家詳述當時棄嬰服色一一符合乃與對泉滴血亦復交凝鄉人
已有二子許歸宗祕妻子送至某甲家自是兩姓遂如姻婭蓋死婦亦
示意某甲也按此事相距二十年彼此茫茫卒能返本還原事雖創聞
而按厥情理則母慈子之心生死不移故能宛轉歸宗耳誰言寸草

盡矣分荷葉一角與之瞬息遂不見自是合珍膏入以荷葉少許用者
無不立效遂大獲利焉左右隣遇火者皆及垣而滅異乎一念之善彼
蒼尙鑒佑之況施藥之功足以回生起死乎其迎祥而避殃也亦宜
一息銜寃三生結恨有常情也若夫遇人不淑視死如歸雖相爲尋仇
而猶報以德者烈而義也吾於江烈女見之矣烈女江氏字秀貞籍隸
鹽邑僑寓通州父以從軍歿與母依倚以女紅爲糊口計年十九艷如
桃李懷若冰霜善刺繡工詩書有丹徒賈人子莊生名桂安者服賈于
斯母有相攸意邀生至家女亦隱有許字心蹈隙通情遂締同心盟結
髮焉女贈以綉詩靈有句云一針並一綫手製君莫忘點點相思淚女
珠綉入囊久之爲戊卒所迫往來不謹平地風波賄賂相要明心孟水
女既嬰腹疾而誰憐莊則染沈疴而徑別女益傷悔疾彌篤焉莊由是
不啻己出比長先爲授室既生兩孫矣鄉人固不知棄嬰爲何人棄嬰
以身殉乃于丁丑除

日絕粒以沒相思欲寄誰爲郵遞之人噩耗驚傳甘作首陽之鬼嗚呼烈矣戊寅秋莊生疾大作喃喃囈語則烈女之魂附焉一日假莊生口語人曰妾與渠本前生怨耦故有今世孽但爲渠畢命居血汙池備諸苦惱渠尚游戲人間此來將正郎心非索命也每去必悲啼聞者感泣丹徒王君樹棠館斯鄉勸莊父設故冢婦位追僧進荐並代作駢體文以祭之烈女道謝去其文云嗚呼痛哉竟捨僕而長逝耶溯自一笑歡三生結約代縫裳服織手曾勞願抱衾裯終身不負髮如雲而忽斷結髮爲盟心似月以長圓同心共証卿原玉女初無黜白之瑕僕匪金夫未遂傳紅之諾特無如深情互結而好事多磨耳何來鷹隼驚散鴛鴦飲白水以盟心河魚攪疾入青山而埋骨岡鳳分飛情難已矣傷如之何僕搶地憎悲避人彈淚從此驚成一症已閱二年環佩空歸屢入愁中之夢枕衾獨臥難寤病裏之身皆由地下含冤人間造孽今奉父

母慈命特延僧衆超出情禪招作亡妻入居家廟伏願亡者度脫生者平安遺囑當遵待續琴絃于後日香盟不爽或聯篇侶于他生尚饗莊生以其去也忽忽之日頓喪明祈禱之烈女又以收其放心對王君復多方排難許復明焉詢以去期則以俟續聘後得嗣一子陰譴可消爲對執柯之事陰主其成莊生或偶忘親意即使長跪批頰自責且令瞑目大書不孝無何有縊鬼來烈女命家人戒備之語女呵護力始免於是烈女無相仇之意益明王君復爲作冥疏用解宿寃曰竊桂安與秀前世本爲夫婦秀貞偶以嫌隙致夫賫恨而沒宿緣未了又結孽緣今生邂逅好合詎料爲人所逼秀貞飲水明心遂成弱症桂安痛而辭歸秀貞願從以終身桂安中道棄捐秀貞含恨抱病又誤聞桂安已歿誓以身殉即於丁丑除夕絕粒而終本不甘心惟念莊氏僅存桂安一子尚未婚配後嗣不可無傳棄好爲仇情殊不忍現經商同和結桂安願

以秀貞爲已故妻立牌奉祀秀貞亦體桂安纖娶將來以長子爲後從此解孽今生不再結仇各自良緣來世或成嘉耦免致報復兩無異辭云云自是烈女去而莊生之夢醒莊生之病愈矣王君以烈女囑爲表揚因作烈女殉情記以示人前爲之贊曰彼妹者子與古爲徒無瑕之玉有智之珠杜鵑魂化莊蝶夢蘇鬼之爲德其盛矣乎古潤嚴氏允階憫其烈嘉其義原其始衷其終又作傳以表揚之嗚呼一死一生乃量交情烈女有焉想其不絕人嗣矣志雖他而又懲其不孝勉以正道則所謂仁至義盡者在莊生始亂終棄非女報以德何復能苟且偷生手嗚呼烈女之烈其殆發乎情止乎義與

易云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在老夫固無不利彼香閨艷質寧不抱憾于鑒除耶抑鬱銜寃索命媒媼固其宜耳徽人某甲設茶棧于蘇郡有年矣年近古稀琴絃久斷覬某甥館女奚托媒媼求親媒媼利其資爲隱其年女母豔其富許之索重聘甲一一諾之婚有日矣女聞新郎老而醜鬱鬱成疾蓋以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不惟願違借老難齊舉案之眉而且分異同牢更啜抱衾之泣嫁未三日殞命而亡在某甲一念貪花自忘年邁方冀紅顏白髮共效于飛不意碧落黃泉預成長恨甲恐敗事密以重貲賄其父母專遂寢媒媼懼孽由已作密持香楮入寺憾悔甫至佛殿即發狂顛解衣裸體口呼寃孽既歸取利剪欲斷其唇曰前日掉汝三寸不爛之舌誤人婚姻陷人性命罪當剪死號呼一晝夜乃死人咸謂女之來索也噫女之索命眞耶否耶在媒媼貪利撮合剪舌而死亦固其宜若非某甲以利啗之彼亦不造此孽是甲固罪之魁矣可不危哉

色有鬼酒有鬼擾擾塵寰茫茫今古殆不可更僕數自外洋通商鴉片流毒中國遂有煙鬼之名是人而鬼也亦謂雖生之年猶死之日耳乃

既鬼而猶有此癖者則如婁東張姓可異矣張本小康讀書未成乘而學賈年未冠即酷有鴉片好一燈相對短榻橫陳味飲煙雲自樂其樂怕乎強仕之歲竟溺泉下病時無力呼吸倩人吸煙噴之無少間歿後婁仍於盛前日燒煙膏一盒偶或忘之則鬼聲達旦拍案有聲矣而中人之資早爲鴉督中消磨殆盡婁頗苦之一夕夢其夫云現當往比隣某煙室吸煙無空費煙錢也婁奇之往告主人則以爲無稽之妄譫耳漫應之且指一榻以示鬧客之值此榻者癮多吸而癮不解甚或昏迷困倦磬盒投諸火而不自知客異而詰之主人具以告客曰然則其婁償汝值乎主人曰否張某死而貪癮耳客歎詫而去昔人云有好都能累此生者則猶是人耳乃復累於爲鬼之日試問此好果何時已耶甚哉鴉片毒陰陽無間矣

鬼噉香冥之事而傳信傳疑殆復不可勝計若必效阮贈作無鬼論抑亦固矣詁經精舍在杭州西湖向爲楊郡阮文達創造而專課諸生之經古詩賦者也兵燹後蔣泉方伯復仿舊規建置一新延名儒爲提倡宗風之舉於是宿學輩出奇才蔚起固山川靈秀所鍾亦官師教育不倦也其旁爲第一樓俯瞰全湖勝景獨擅富陽高觀察某取其幽絕遂假樓止無何觀察歿停柩於室家人以伴櫬故亦暫居焉每夜閒輒聞太息聲肄業者以爲高之家人又以爲院之諸生也彼此相猶初不爲異越十數日觀察之媳亦死於精舍其家人皆謂見鬼方共姍笑嗣是而門戶之啓閉聲几案之推移聲書卷之翻動聲以及言語太息聲三鼓則聞終宵不已始相戒懼諸生或夜談燭無風自滅門無人而自啓甚且於黑暗中見有方袍圓領者驚恐倍甚幾欲捨舊而散監院乃以清酌庶羞禱於觀察之靈始稍歸謐焉夫觀察久官川蜀政績未聞一世功名頗多彿亂其抱恨於九京也固宜然而紅羅七尺黃土一坏

爲鬼所戲弄與鳴呼險矣

湖郡某生設帳清河氏居停以貿易出外家居僅姑媳二人日者以家庭細故口角是晚生獸坐書齋忽見一白衣婦自外入中堂素有觀音像婦即拜生異而窺之拜畢出袖中一物置香爐下返身去某不解所由步中堂去爐檢之則一小紅線圈嗅之氣極穢曳之堅不斷始悟爲縊鬼遺物欲爲祟耳乃取歸書室投諸火靜坐以俟其變少頃內室姑媳反唇愈厲三更時乃寂生將就榻忽於窗隙見前婦又至仍向中堂再拜而起取爐下物失所在若甚惶迫久之徑至生所長跪門外索前物生厲叱曰汝縊鬼耳遺物禍人汝圈吾焚矣宜速去婦起身欲入某投以周易一卷遂滅比欲寐聞內室倉皇奔走謂媳婦於夜閒懸梁氣存一息矣生亟白其故救治遂甦生遂於是歲登第宰方隅焉異哉片時口角何遂輕生乃乖氣即以致戾鬼特啟其隙耳非某生不亦危乎

鬼之爲祟所在多有至鬼而落水其祟人也害尤烈姑蘇齊門外洋涇塘非特黑夜黃昏居然肆虐即白日未沒亦往往有之某日有渡舟散坐十數人赴城日暮將返忽一人從船中走向河旁榜人懼乃扭執辯髮不放迫經救起而奄奄一息不絕如縷矣又有一人向以賣水角爲業俗所謂湯團者夜間忽磨米作粉勢將待旦家人異而詰之則曰明日赴戲場用也翌晨肩擔出巡歇於洋涇塘岸沿以盆中水角置於碌望河傾鄰衆欲觀究竟亦不阻迫既盡即向河中行去衆人搶前拉住則已昏不知人送歸乃如夢初醒詢何爲則云不知但覺賣之甚速方欲取錢不期爲衆阻住耳其時鬼有譁然笑者有憤然罵者不知其何處去也又有匠人張姓忘其名應里中富人募爲造室工既竣酬以酒既畢飲三鼓矣匠以離家不遠負囊而歸欲過塘渡船已回不獲呼舟子卬須矣忽見有二人在亦若候船者良久一人曰如此夜深安望慈

航寶筏不如蹇裳涉之其一曰可且約渠匠心疑爲鬼不之諾并取斧斫石以示威猛二人無懼色居有頃復勸匠竟爲所迷從之正欲去褪脫衣而東方已白有隣人過此見之大聲狂呼二人始悠然逝匠亦豁然醒矣之三事者同一祟人而竟獲破其惑是人之大幸也吾不解鬼之欲死人也果何謂哉豈眞有討替之事不得不然耶六合之事存而不論可也

又有祟人索替而竟至死者天津東門外閘口河旁上游即龍王廟當有落河身死等事自築石柱鑿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於河干鎮之患少解下游爲紫竹林如故也豆棚瓜架飯後茶餘歷數討替日期一一不爽及其期居人各戒水嬉有周姓者蜆蛤一子甫七歲名阿生頭角崢嶸一日於河干閒遊見上游浮一瓜來至岸旁迴旋不已阿生欲拾取之吞將吞矣李偕其子入促就寢見女持煙盒欲吞急奪下視媳則如以歸遂循岸沿下乃甫臨流即遭滅頂時岸旁觀者甚夥往救已無及

矣蘇郡某姓子續娶一婦琴瑟甚敦忽一日謂其夫曰子夢君元配贈以紅絲一纓不知休咎某急止之曰夢不足憑或神不足耳是夕婦竟自縊於牀簪某之前妻固以縊而死者也欲縣人程鳳林年二十許爲揚城某布肆夥一日購腰帶一具價頗廉帶係湖縐甚得意也但自買帶後晚膳甫罷即閉門臥衆夥疑而窺之程於燈下執帶細玩低聲歎息流淚不已驚詢其故程怒云我有家務事傷感何與於爾等衆乃出不數日往常州置貨竟縊死舟中即此帶斃頸并留一書與母及兄有我不樂生今生佛界云云衆莫測其由有老翁經世久者云此帶想即前人畢命之物故致此耳江西廣昌夏君年二十餘就館吳臬憲署庚辰九月某夜忽發狂似與人相掙札橫臥地上觀察出視之已不能言但以手捶胸而絕有他友與夏君住舍相比述夏言臥室中有一女鬼每每警見自問無隱慝故不懼嗣又稔屋內舊曾有發狂而死者夏竟

爲所祟而死此皆索替之顯然者也若謂事荒渺究不足信何以素無冤業而竟誘之死耶豈其命固應死耶天下事之不可理解者其殆是歟

討替之說俗謂大凡惡死者皆有之固渺茫無稽矣如至吞煙鴉命討替則未之前聞乃近亦有是非子虛論之也楊州新城有蘆刮刮巷僻地也湖州李姓居焉貿布於楊十有數載家道小康夫婦齊眉子早納婦女將出閣針黹之勞媳益日夜不遑矣一夜二更許姑及嫂皆在房縫綴忽見一青衣黃裙老嫗笑容滿面云汝二人勞矣我爲若助之好否姑寒噤無語嫂欲言不能聲嫗又云既不欲我助工我有一物奉贈長益精神食則日夜不倦矣以一盒笑付嫂嫂却之付姑姑接之且教之吞將吞矣李偕其子入促就寢見女持煙盒欲吞急奪下視媳則如木雞呆立煙盒則某戚寄存者素藏於匣知有異各掌頰噴以冷水二

人始如夢醒矣詢所由各戒懼日翌告諸隣始知屋內有姚嫗吞烟自盡者家人日事隄防不月餘嫗於晚餐後回臥室閱二時許不出驚疑走視則嫗已挺臥於牀奄奄待斃祭其形知爲服烟急以廣東木棉花救治之乃活詰其故嫗云昨晚前嫗又至囑竊戚存之烟明晚教汝服法可以成仙頃果來教服我不知何以迷悶至此今盒尚在燈後視之果空李乃牒求城隍神驅遣乃安又姚甲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名字挈妻若女僑居邢城石牌樓益有年矣女及笄尚待字閨中甲與妻均有阿芙蓉癖一日夜譙樓三鼓夫婦橫陳對吸朦朧烟霧中見一白面女郎推門而入正欲究詰女郎已入女臥室矣往瞰之燈昏如豆陰氣砭人鬼聲啾啾夫婦均不寒而慄若有噤其口者女忽披衣下榻急走如被魔狀又倒身烟榻上向空搖手云汝勿急我隨汝去慘然泣久之蹈隙將甲所吸烟膏吞服甲夫婦猝未防迨延至黎明已奄化矣或

者曰此討替者也夫烟鬼之爲厲創格也人之生死自有數在鬼果能奪其數耶然人無賢焉馮妖不自作則仍是自戕其生耳鬼何能爲亦何討替之與有

鄧省某失其姓家草湖門外素以寄書郵治生秋間入川失路誤入酆都境界遇一婦則已死之姊也詢何來以赴川投信告某轉詰姊狀姊曰現嫁冥隸卽塵世所謂馬面者弟旣誤至可緩商歸計携至家延入別室欵酒相待敘家事甚悉並言姊夫相貌猙獰非陽世人可比汝勿怖食未竟姊夫歸姊卽去某竊視則一偉丈夫鑪目虯髯面長逾尺入室危坐姊進酒食畢忽問曰家中畏爲有生人氣姊曰是吾弟也因往川誤至此耳乃請與晤姊引之出某初見其貌若有驚悸狀旣相習亦無恐隸以戚故待之甚恭次日某欲投信以去隸問信遞何處則以離川千里或百餘里告限期在卽不敢久羈也隸曰若信與我代爲致送

可乎某如約不數日隸返回函具得矣某復言歸隸言某亦以差赴鄂稍緩當偕行越日夜半隸自外入告姊曰今夜起程便送汝弟還家矣某遂別姊相與登舟見有赭犯五六人腥臭滿身隸乃嘔閉目睡于篷底未天明已到鄂某起而視之則固臥鄂城外廐店門首也門內絮聒不已細審詰之則是晚生小豕五六隻所謂赭犯者其是隸歟此事似幻按之佛氏輪迴之說則幻而非幻也以助談劇可也

金陵傅某素業賢性質忠厚不善經營妻陳氏年甫廿餘賢而幹家曾假某戚洋蚨數百餅爲夫資本不圖虧折淨盡無計歸璧情迫一時購烟土食之旣吞始告同居某氏婦嚇勿聲張否將爲厲婦遂緘默不敢言遂鬱鬱越日旣殮其弟婦甫至靈前昏仆于地某氏婦亦如是少頃弟婦甦言恍惚中見小姑自帷中出笑容舉止宛肖生平子頓忘其已死携手出門行二三里艱于步履碓路旁姑忽不見子欲歸苦不識路驚

懼徬徨姑又偕同門某氏嫂嫂來驚問子何至此子告之故嫂遂送伊回入門便醒嫂已忽忽去矣某氏婦亦醒但目定口僵終類痴癲之狀聽其言觀其行蓋居然一陳氏也且自言壽算正長應有花甲之數不圖收殮過速返魂無期冥司不錄飄蕩無歸頃縈房屋數間暫蔽風雨如無資辦房中有新履雙前所藏錢可取用耳夫乃問其壽旣未盡奈何彼時堅不欲救曰彼時有使之者問爲誰曰信河李廚媳也問何以纏某氏婦則又曰前服毒後曾告以故彼懼我爲厲不敢聲張是有心見死不救也故卽之耳婦乃指示家政織悉旋還並實其胞兄陳某不善經營合夥虧資之故于時弔者盈門莫不毛髮悚竪客有議其事者曰異哉陳氏鬼之靈乎但見死不救某氏婦罪無可逃然非先有爲厲之恐禁其勿言某氏亦何忍緘默至此迫旣死而又以不言禍之是誘人于法矣陳氏其靈而不靈者乎

再醮之事古昔聖王本所不禁或年輕家貧又無一息之恃不得已而出于此亦情理之可原者也乃有既喪所天不嫁而同于嫁者則又寡廉鮮恥其爲鬼瞰之而陰殛之也亦宜蘇郡有茶室婦某氏生長鄉村意復輕薄前夫故未終七而改醮來者詎知性同飛燕命犯孤鸞不數月而又寡矣家道充裕儘足相守東隅雖失尚可爲桑榆之收乃流蕩縱習與夫弟復好合焉雖無伉儷之名儼效室家之樂一夜嫂叔在室方將展衾設枕同夢求甘忽聞後門剝啄聲厲甚啓戶視之但覺一陣冷風侵肌砭骨燈光若豆鬼語啾啾驚悚而入視婦人則口出嚙言狀迷人事矣自稱前後兩夫偕來索命前之不潔尚爲飢寒迫耳今又飽煖淫慾罪無可逃哀號數日而死世之爲寡婦者亦惟恒其德貞耳既不克貞一之守復不居再醮之石滅倫悖義亦思有鬼瞰其旁而陰報之者乎彼汚其節操者又豈能倖逃乎吁可畏也

陰報之事又有假手于人而速其死則尤奇而巧者也有某甲者素無行家亦小康新喪偶瞰鄰婦少而美伺隙輒往遂相熟焉會其夫以瘧疾亡甲卽娶歸伉儷相得如漆投膠魚水之樂殆有難於形容者甲一日外出薄暮返雙扉虛掩閨其無聲入內室乃見一少年自臥房中忽促出走逃門而逸甲追之不及返而入房則其妻方撚襪帶束腰憤甚大肆怒詈兼批其頰妻茫無以解慟哭而已遂于晚間自縊蓋少年非人乃其前夫之鬼藉甲之手以畢其命耳浦東顧姓婦亦與此相仿蓋婦于某日往佛寺熱香夫亦偶至寺遊玩過僧房約略見其婦與一少年僧並坐若知有人未遂卽出外者顧親睹在目心已疑矣一日晚歸又遙見婦立門首仍向一僧昵語僧見顧急他適顧至門而婦方入于是忿火中發難忍須臾痛詈不已惟迫以死婦乃吞烟而亡明晨往詰某寺則固無少年僧也顧乃悔恨莫及爲鬼所弄鬼亦假手于顧以促

其命耳然則婦之再醮者與人之娶再醮者獨不思冥冥之中固有張目切齒而讐恨欲絕者乎

報施之事固歷歷不爽而於士子鄉會試爲尤甚其平日造禍遺福輒于闈中示以當前果報耳聞目見殆亦屢矣友有述陳方伯事知無心中亦有具業果者陳方伯名祈浙人也爲諸生時應試武林遇同號一生美秀而文言論風雅陳羨爲雋才夜半忽聞作蠻語細審之聲似女子陳向生忙問曰汝與某生有何夙寃而乃至是耶生于是作女言曰我與某對門而居素雖覩面漫未交言一日吾倚樓而坐生適偕友自外來卒見我卽戲生曰汝對門有西施亦曾作范大夫否生微笑不與辨此語傳入夫家謂我與生有私遍令退婚吾父弗察日加訶譴遂自縊投以伯仁由我之義生又奚辭陳曰然則汝之來此將索命乎曰非也彼今科應中但求白我前事將我眞容木生塑入家祠祀爲元配且將羅葬我柩他日與之同穴則吾願償矣吾寃雪矣願公具告之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諄囑數四而去某生已啊欠醒矣陳乃備述女之言生曰當時我亦深悔迫力辨其誣已無及矣使彼舍寃入冥吾之過也所事謹當從命聊贖前愆是科生竟中式夫事之無足重輕者一笑置之可耳至于閨門名節關係死生豈可以一笑處之推生之始心蓋亦有意于女也遂使貧屈重泉雖曰無心之失實爲禍始女之以成禮求也某生亦幸矣哉

周鏡樓者南匯縣儒童也壯歲卽夭數年素無靈感遽有一女選險疾既癒攝云有前世孽緣陽數未罄兼得伊父保護遂痊可但鬼魅時輒親之一人不敢行而鏡樓靈感之事自此屢著矣會女之寄父謝心畬者東新場廩貢生與女家僅隔廿餘里染時疫甚殆鏡樓一日歸家女乃問曰新場謝寄父病若何鏡樓曰我未知將往探是時心畬家中之

人邀女去蓋至戚而兼寄女也女至謝家日見厲鬼三五成羣出入無常詢之則棧外路音者叩竈灶神請查逐之仍如故心畬初病寒熱飲食都捐醫巫束手似有朝不保暮之狀鏡樓至女歷言所見謝家子婦具酒食化冥鏹祝奠而跪求之食畢鬼忽至見鏡樓有喜色鏡樓乃詳詰之據云李姓儒奎其名與心畬八世前有宿孽蓋儒奎八世前為潘王氏心畬八世前為某姓子弟通姦有孕服藥墮胎而殞尋訪有年今始遇彼必索命而後已鏡樓曰子姑待世有假報寃之名而藉得以超度者既實有寃俟細查有無勿事鹵莽鏡樓本為顧春船先生荐充冥閻簽押春船亦現總董故得披閱簿籍明日鏡樓來云誠有然汝能索心畬今日之命安知他日心畬不能索汝之命夙寃宜解何必糾纏再四勸諭儒奎終不可鏡樓怒曰天下有如是執一者耶汝允固如是不允亦如是諺汝終不越吾之手也儒奎始帖然從但須大梵經懺耳鏡

樓從之約于某月某日誦經數十部會羽士忙甚遂愆期儒奎於是日率數鬼到謝宅覘其無動靜怒其戲己必得而甘心糾纏間鏡樓亦至女白原由鏡樓苦說乃定于某日禮懺無再運儒奎怏怏去懺拜而後寃結和解而心畬之病遂漸有起色矣吁可異也亦可畏也淫慾之孽固為首惡雖延至八世之久猶思報復苟非有靈感之鏡樓不亦終戕其命乎然則天下之犯淫惡者縱徼倖于一時必糾纏于他世片時失足後悔何追願以為當頭棒喝也可

寃魂索命此固常有無足奇如余所聞借女子口而吟詩者則奇之至矣蘇州胥門內某姓姑媳向不睦一日媳密購洋烟一小匣吞服毒發時家人延西人救治傾吐黑水得無恙厥後狂癲頓作口呼鬼神喜笑怒罵非復本來面目矣握管作詩曰好姻緣變惡姻緣蕩婦身為蕩子母之心殆亦悲痛之極不得已而出此者理之所無情或難禁不謂有捐慾海游魂沈黑獄廬山真面問黃泉是非案待今生結生死寃猶夙

幾此而行者亦可哂也黃渡鎮有盛心衡者素設太興油車肆家道小康生二子長理車務已授室生孫矣次業儒頗稱聰慧惜年未及冠玉樓赴召幼稺私蓄千金留圖授室臨終時乞爲其生後蓄用父母靳此遺金常以未結姻緣爲憾時里居相近有凌氏女者幼卽失怙僅有老母並無弟昆年近破瓜竟遭慘折母以家貧無托終朝飲泣初擬爲亡女貲婿另爲納妾以續半子之香煙無如女玉碎珠沈願爲垣腹者則無其人繼聞盛氏次子未婚而沒倩人說合聯死後姻盛亦樂從於是消吉行聘合巹並議以長兄之次子嗣焉凌母得外孫相依膝下家資有主而死者有知當亦伉儷于九泉也所謂父母之心不得已而出此者盛迫于情凌迫于勢情勢相兼遂有此巧合之冥緣想三生石上固具有夙世因耳不然何與顧氏後先一轍哉

雛魂易舍稗官小說言之者屢矣朋儕咨坐各搜奇異有崇明客言其鄉某事甚奇緣女父某甲以經商富積鉄累寸儼然素封弟顓子子嗣夫婦白頭相守年逾大衍而膝下猶虛四十許時始獲女愛若掌珠視之如子延師課讀嫻習文字女故聰慧貌亦娟好雖未能揮洒煙雲而選韻拈毫亦殊有雅人風致父母以鍾愛過至選婿極苛年屆瓜分尚猶待字間名者踵相接卒少許可女于綠窗倦繡之時輒吮吟管每當銀蒜風涼冰荷燈小與二三女伴情話于月露清明際夜分始寢遂患寒疾日漸于危輾轉牀席絶而復甦者數次迨至轉危爲安笑貌聲音不殊常度而言動舉止如出兩人父母至前亦幾不識試以文字則覺目不識丁矣醫家以疢蔽治之投藥如故女其離魂之倩女耶抑竟如方士所言易舍耶均不可得而明也蓋聰明靈性經一病而汨沒錮沈遂舉昔日所爲恍如隔世耳疢蔽之說揆厥情理尚近是云

晨起攬鏡理妝忽見鏡中露一鬼相箕口鋸牙勢甚獰惡婦擲地大驚翁告隣嫗邀集隣婦偕來觀之則固如在也甲於時酣臥未起婦促之起甲從夢中冷笑曰婦女無知動復大驚小怪鏡中安有鬼耶及披衣攬視則不禁失聲稱怪矣一時相傳述坌集而來者庭爲之滿彼此互觀不覺啞然一聲鏡靨粉矣鬼亦頓杳甲驚疑不釋咸謂此屋必有邪祟不可以久留也遂他徙焉人無賢焉妖不自作此固戾氣招之也獨奈何現于鏡中乎想爲鏡之破兆耳不然於鏡乎何取

清淨道場而有至不清淨者惠泉山之尼庵固彰彰矣仿而爲之所在多有而淫孽過甚陰譴有加者莫如揚城之某尼也尼年約三十許姿態頗妍一日衝巷門而出跌滾街心或跪或伏或號或呼如中邪祟且力甚强大羣尼扶掖之一揮俱仆久之乃自掌其頰曰我招招但求緩責遂具言生平淫孽狀大率誘引良家婦與僧通奸從中詐索多資且有引所私僧醉汙某室女及誘妓來庵爲某方丈奸死者罪案甚夥至產鬻私孩前後計有十七觀者如堵羣尼用力拽之跪如鉄鑄衆人之笑聲罵聲尼之呼痛乞宥聲尼之愧恨怨謼聲喧鬧半日昏昏如睡羣尼擁去到庵則已功行圓滿矣吁孽固自作無可逭也乃使自鳴其惡而後死所以懲羣尼也回頭是岸吾當爲羣尼必之

妖言惑衆託爲神靈所在多有未有若震澤湖濱妖婦之甚者友云有自震澤來云妖婦號稱毛姑娘者所居曰雙石港其夫孫某橫行鄉里靡惡不爲妖婦習鍊符法藏畜冤鬼橫詐錢帛活索人命湖濱數萬家被荼毒者甚于水火又有此光圩王二娘同惡共濟較賊匪凶焰十倍其科索名目甚繁春秋二季收洋鈿綢綾名曰香金貢禮富者須十數元貧者亦須一元綢綾丈許方足土產則隨時供獻立夏端陽中秋重陽年節極貧者每次必輸洋二元爲請陳太太席此外又有所謂保壽

保丁名目每歲自三四元以至百餘元皆視其家之厚薄而定焉驟溺數十人四出搜捕按戶敲收稍不遂欲即遭冤鬼索命縱使人健如虎不數日疾痛大作于是畏而求救輸財不惜矣或有他疾妖婦皆謂干陳太太之怒所致無許服藥但服符水其中不藥而愈者固有而坐以待斃者亦不少故凡貧乏之家衣食雖菜縱而輸納不敢後情殊可慘妖婦進貲甚巨而貪婪無厭鬼蜮伎倆愈出愈奇眞有令人髮指者地方遠隔城闉故得容其肆惡耳噫妖妄之罪律有明條況藉以歛財殃民乎必俟惡貫既盈而後懲誅之則平民之受害已難堪矣是在賢有司早爲驅除耳

陶某者蘇人也癖于賭溘關金市鎭有搖攤局某屢賭屢負一夕傾囊倒篋罄所有爲孤注又負去計無復之乃踽踽從局出冀有熟契者挪貸以爲復捲州之計索然過市一無所遇忽有一人自後拍其肩笑而

謂之曰陶君負矣乎諦視之乃已死之故人也陶大恐其人曰無懼子非索君特有一事煩君耳君能攜我骸骨歸故土予助君博當大獲陶諾之其人出一錠付陶而囑之曰速入場見坐而搖攤者欠伸有倦容以此置白虎門得彩儘數再置之六擲而後止陶從之果大勝前負盡返及曉腰纏纍纍中有一紙錠蓋即故人所假之原金也於是訪諸市得其柩載歸買地葬之噫賭博之禍小則敗名毀行大則傾家亡身世之懼此患者不知凡幾仍非故鬼有所求而默相之轉敗爲勝陶某已喪之資亦何能完璧復返哉吾願自脩者賠博之場其少涉足也可夫脩德行仁百祥以至貪財戀色災禍隨來此自然之理也乃習焉不察率以爲禍福無憑身受者始各恍然如天津二事可鑒也有村名楊柳青距天津三十里市廛閭閻戶口數萬皆沿河而居業船者比戶皆甚伶俐船主安某年近半百老於駕駛九河

投之河復購香燭鞭炮等事爲船被除不祥翌日向曲巷梭巡覓無踪跡人耶鬼耶殊難測也聞之者傳爲笑柄云以二者觀之一則埋朽骨而致多金一則炫多金而變朽骨皆非初念所及料而要其一念之仁即有厚報一念之貪即是招侮然則其事之各異也仍即心之各異也非義之財悖入悖出情之常也乃有財未嘗謀而寄託于此者冥冥之中猶有報施焉某生者上邑閔行鎮人也家世素封少成名習舉子業駸駸日上矣要忽病痴遇梳粧則曰我固頂戴盔翎者何梳爲遇着衣則又云我固穿箭衣馬褂何服爲既而日甚一日或徑奔街衢向人云爾輩吞我資苗置爾田產享用極樂忍心何爾耶漸有傳其故者生祖設米行于鎮勤謙老成諸商咸倚重之夏逆過滬上閔鎮泊兵船數十艘有哨官都司某者素與契洽會程提督攻嘉興檄調都司隨行某貪

夜以箱籠八篋寄存未半年而都司全軍覆沒其祖祇知都司籍隸四川不知其家之郡邑既未由寄亦無來取者計所得蓋鉅萬焉今之作崇殆即都司之魄耶此固某都司願存之財也不幸而都司死某之享此財也誠非有心昧之也而乃有作祟之事可知一絲一粟必身力勤瘁而得之無愧者享之始安否則即無禍崇清夜疚心能泰然耶若夫有心機奪是則益賊之倫其得報又不知何如矣

新陞鎮面江背湖距鄂省百數十里一大市廛也舊有木關凡川湘巨艫販入鄂境者悉納稅街衢雖不廣袤商賈雲集屯西東對岸盡爲估客輻輳之居其中設鴉烟肆者望衡對宇尤甚夥焉又蘇城某姓貧販爲業暇則持魚罩捕魚資助之一日於水中勻失怙與寡母相依爲命立錐無地懸罄無糧日恃母織棉帶入市求售賸數十錢歸養老母耳乃有煙肆夥陳某者固二十餘歲之浮蕩少年也督賬董棉帶價不過三數十文陳欺童幼延宕者久矣寒冬久雪

灶冷無烟更往賒乃相遇于西岸池邊口角既膺忿爭不已陳某陡起惡念掀貧在地撿碑遂死並摘貧左耳金環及所着釘鞋拋屍池內其時雪埋冰沍杳無人知伊母望子不歸尋覓無跡莫卜存亡亦第暗中流泣耳七日後雪融冰釋屍身現焉母哭暈數四視喉間橫有爪痕而致死之由終莫能白有司既驗畢殮埋矣事閱半載影響絕無不意陳某于烟霧之中橫躺之地呵欠阢作朦朧酣睡囈語中有金環二字方駭忽躍起大呼曰我于西岸池邊奪得正竟釘鞋何人着去耶如是者數次客有知童之死者聞其言知有異檢視榻下則釘鞋固宛然也立喚母至識賊証扭陳于官刑鞫得實冤始白議者僉謂童之冤魂不散也不知陳某兒惡已極罪通于天雖經半載猶必假之使自鳴其惡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信然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人第見富貴可羨抑知有非可以倖獲者即區區財帛惟有福命者當之否則災殃立至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已滬上有李某者經營數載積蓄數百金儼然小康一晚步英租界牆下忽聞有洋人呼李姓名者李舉首而望果有一洋人焉向李曰我是鬼非人也前在揚州時積金千兩埋某處幸與子有緣子宜秘密尋踪往取可也李回家即昏迷似狂非狂沿街高叫如是云云聞者皆大笑以爲時衰鬼弄人也不謂埋銀果眞有旁人聞之潛往揚州如所言尋之竟得大獲後李病既愈復遇前鬼呼之曰前事非妄乃爾自無福被人取之我亦無如爾何矣李聞之舊病復發家貲亦盡耗散矣又蘇城某姓貧販爲業暇則持魚罩捕魚資助之一日於水中獲得珍珠一顆大如龍眼黑夜觀之隱約生光歸以估價於識者皆曰此無價珍也非得眞賞切勿輕售某自是攀珠于掌終日痴笑神志改

乃如夢初覺盜寶既失而瘋病亦愈也噫是皆無福享之也彼儻來之物旋得而旋失之者固不足異獨異其顛倒不安致于成疾也然世之妄求非分者其亦知所儆念矣

貧孤生江都世家子也道光末年家道中落出門覓餬口計偪寓吳門三多橋目能視鬼嘗言街市道路往來憧憧輒與人連肩接踵而行但有形無質不碍人行凡鬼勢利者諂媚形狀令人見之發哂遇人之衣冠濟楚氣宇軒昂者必遠遠避道而行偃蹇潦倒衣敝履穿者羣相揶揄之率其衣或絆其足必傾跌而後快甚則以污穢塗其衣服蛛網蒙其面目種種狎侮第其人不自知耳若有持金帛珍寶而行者則望塵而拜矣且喜伺聽人語一日遇友人自閩中游幕歸敘契闊並困苦狀傍有兩鬼相與拍手大笑旋以稻柴挽結懸其帽頂矣泊述游懷已倦所幸者囊有五百金欲市田半頃種花課子以樂餘年等語鬼即悚然去所懸稻結叩拜道左若謝過狀友鬚上偶有涎沫鬼又爲拂拭去之左右周旋媚之恐後而友漠然也既別去鬼尚跪送良久乃起噫陌路同行毫無干涉作此惡態令人不解貧孤生稔習此況雖家徒四壁謀食維艱而臂上條脫金光燦然有勸其易錢謀生計生笑而不答蓋以此條可禦羣鬼之侮弄也由是觀之人不可以無財有財則鬼且謝之拂之跪之送之窮形盡相諂媚惟恐不及當其作諸醜態時方謂幽獨之中人莫能覩孰意適有一能視鬼者冷眼旁觀遂使不可令人見之隱悉爲人見此鬼似黠而實拙矣吁勢利者又豈獨鬼爲然哉

客有過虹口而來歸者言其地多鬼白晝且可作祟無論夜間此亦奇甚然非幻語也蓋客于一日步至靖遠街忽見有流寓者紛紛遷徙似有迫不及待之勢詢其異則皆曰鬼祟始不過陰風苦雨漏轉更長之際道旁揶揄耳近則明目張胆烈日當空亦或現魍魎之相啾嘲之辭

胡以夏熱納涼繞河而步聲見女柩宛在水中憐之爲引出厝于高原具酒漿奠之祝曰卿昔見害于讒人今復委骸于河伯紅顏薄命生死以之移置高原庶幾青塚黃昏百年無恙惟是夜臺寂寞舍荒涼如不以瓜李生嫌尚其姍姍而來慰我岑寂祝畢而返掩戶而臥謂欲于夢中求之無何果夢宋女伏拜榻前起睨之姿態如生胡驚喜過望促膝對坐共話綢繆迨及畢命之際輒哽咽不能語良久不去遂與狎女自言與有夙緣且沐厚惠無以報願每夜邀君夢中正不必對鏡畫眉始稱伉儷也由是夜必輒至胡遂病遺日益羸瘦每夜喃喃輒作鬼語百計遣之不去察疾成矣勢竟不起噫女豈以譽報德耶以理揆之非女魂也女既貧屈于生前安復不良于死後如果冥冥墮行則當日之諾諾未必盡認即認亦何以自雪耶胡以遷柩義舉出以邪心魅即乘而祟之其亡也宜哉宋女有知當亦不見憐也

南邑某生忘其姓氏其封翁年逾知命方得生愛如掌珠少而聰慧讀書日數十行既長丰神韶秀倜儻風流文藝之餘兼工繪事他如管絃絲竹之音靡不悉心講究居恆尤喜聊齋文字嘗言昌遇多情者縱狐鬼必納之惟眼界過峻揀瘦環肥品評少所許可雖當學士之年尚未結朱陳之好也會當暮春之初散步郊坰作尋春之樂事水村山郭間柳舖花貪戀春色竟迷歸路遙見二女郎躑躅前塗弓鞋纖小時欲傾側斜睨之美而艷一步一趨相離僅尺咫耳約里許竹籬一帶掩映雙扉女郎駐足門前致詞女郎云郎君到此歸途甚賒勿小住爲佳生戀其美竟隨入內至中堂展問邦族里居生具以告轉詢女郎閥閱則云劉姓姨妹二人長名卿雲年十九矣次名鸞卿年方十七今日由外家來不覺遂晚余遇郎亦夙世緣家中無三尺童僅一老嫗一小

饗供役令耳言語蹀躞媚態縱橫生于是神志顛倒樂而忘返矣少頃酒肴羅列二女郎殷勤勸釂備極欵曲生見壁上懸琵琶一面請奏技二女郎亦不虛讓雲卿斜撥檀槽鸞卿倚聲而和生拍案叫絕酒酣携二女郎共坐左右蘭麝之氣薰人腦骨於是締結密誓同入溫柔鄉矣其家以生未歸偵騎四出迄無音耗有田夫荷鋤返路過墉閒見一穴微露衣角異而窺之似有一人與骷髏同寢壙中乃呼集衆侶率出觀之一田夫云此某封翁公子也急白翁舁歸則生已奄奄一息矣二骷髏熱諸火臭穢達數里生未十日竟死此非孽由自作哉積幻想于居恆乃幻遇于一日苟能破除色界心地清明亦何致迷溺不返而喪其身也然則生固誤于色矣要仍誤于聊齋之幻設耳少時閱書者願可不嚴以愼之哉

韓燈說鬼幻者駭人聽聞然皆寓莊生言未必果爲目覩也有雙林鎮某者抱布貿絲經商吳門途次投宿旅寓主以客滿辭某以疲困懇更

張且無求精舍得一榻棲止足矣寓主辭不獲已乃云有一舍但不潔淨某亦以頹垣敗屋已耳及至則斗室一榻窗幽几淨境頗雅適亦不疑遂展衾焉漏前三下朦朧間忽有人推門而進視之則二十許絕代麗人也雲鬟半鞵星眼微矉珠繯戀某方錯愕以爲花寓藏此美質以待客者既思暗昧不明不可以身蹈不測於是正言厲色嚴以拒之女始怏怏而去明發詰之始知房中素有縊鬼也苟非一念持正使當前之鬼魅退却而去否則入其彀中將亦性命鴻毛矣某一市井中人耳見色而能守正其轉危而安也亦宜世之溺于色者吾危之

人有傾城之色雖庸耳俗目亦知珍賞乃亦有生不逢時覓不邀當世之一顧者是本無生人之趣而與鬼爲隣矣如蘇之平康婦某氏年四十餘顧盼自憐頗善修飾時畜雛姬一經妝束遂能易無鹽爲西施變羅剎爲神女惟以抹脂塗粉爲上而非天姿之自端妙也有養女曰眞

眞姿容明秀不屑塗澤看花走馬之徒鮮有過而問者婦教以術女輒不願既而忘少移塗朱敷粉攬鏡自羞出而肆應踧踖尤不自安而顧者仍無屑意忽而入室欹枕獨眠忽耳畔有低聲私語者曰脂粉汗顏失却本來面目矣不見人形但聞鬼嘯自是常爲鬼祟久病不瘳婦乞巫禳之巫云女以絕世風姿不合于時有鬼判見而悅之欲以爲妻不可禳矣女聞而歎曰未能事人或能事鬼還我本來面目爲西方之美人不勝與東施效顰乎言訖遂逝好事者紀以詩云飄茵墮溷各前因地下憐香有幾人抵死只逢皮相士傷心豈獨是眞眞蒙傑途窮雀人薄命不得志于時者大率若是惟妍媸莫辨徒學蜞之逐臭而不識馬之宗鞏不幾爲鬼所哂笑哉

蒲留仙聊齋所誌原屬子虛之說然疑以傳疑不謂有與之相似者則亦足誌矣松郡西門外秀野橋旁有敗屋二椽結網蛛絲久無人跡一

日有賣魚阿土者行是地見一女從屋中出年二十許楚楚動人後隨一女年及破瓜綰袂素衣丰神淡逸見阿土若驚若喜注目移時阿土亦留戀不去女子忽喚買魚阿土乘機就近詢姓氏里居有無家室土曰尚未締姻女曰此余妹也文君新寡無依如不棄使奉箕帚阿土喜出重非望二女導入內則見飛閣流丹瓊樓瑩碧類富貴者家歷門數轉入垂花門一道迴廊朱闌綠甃迤邐前進池石映帶花木參差或秋千垂索或畫橋籠柳心賞神怡目不暇給至一處庭開紅藥窗拓銀紗裴几湘簾織塵不染入室遜坐即有小鬟數輩眉目如畫添香奉茗先意趨承茶竟婢引阿土入後室沐浴香湯更易羅綺既出姊妹令攬鏡自照則錦繡章身居然貴公子矣少頃設席東偏之小軒面臨綠水後繞脩篁姊妹環坐左右勸酬殷勤珍羞異不知其名入夜少女嚴妝行合巹禮姊乃手秉紅燭送入洞房阿土魚腥未脫遽領仙閨風味幾

忘其身之尚在人間更何他慮乎惟問女子邦族堅不肯言但謂此後勿復操舊業衣食妾任之勿慮也姊既爲我作合盍圖所以報君有意中人否阿土云有同業某女曰試邀來果有緣即中雀屏選翌晨阿土出尋某某欣然偕往姊果許可于是夕結褵於是同住婿鄉樂而忘返矣越四五日某謂長女曰我出入必遺隣婦詬詈不堪忍受奈何女聞而怒曰何物妖狐縱肆乃爾立喚婦至大加申飭婦倉皇謝罪乃出從此不敢有詈聲矣同業人見阿土與某衣服麗都窮加致詰阿土不能隱具述之眷令同往則門戶全非荊榛滿目衆駭異因相戒曰君等必遇妖魅迷而不誤恐有性命憂兩人乃不敢復往矣噫天台有語祇容劉阮尋踪雨笠未拋也荷仙人垂盼豈三生石上固有此前緣耶抑好事者言之以傳奇耶是則不可知也已

武林黃生幼聰慧性豪邁遭粵寇難家道中落習舉子業涉獵詞史屢

以跪掌責數十並云此係節母孝子之銀汝何敢竊母見銀尚在不與仇揮之使去則雙脽如釘毫不能動母問汝知長大人何神否賊笑云住羅祖殿姓胡母乃悟代爲叩求賊始遁子既歸告之市香燭叩謝焉未幾王永感疾甚重奄奄待斃念母無炙子死則俱死大慟忽見一人云几上藥服三劑即愈勿悲也試之果然又往謝門內忽飛出一紙云汝孝故助之勿招搖吾去矣夫此仙能助節孝則仗義一洗而近于俠矣又楊州新城彩衣街某姓南貨鋪由勤儉起家而素性慳吝店屋三進前爲鋪而後則爲棧貨審屬之所自冬至春數月之間起火凡九次皆未成灾久乃知狐作祟緣此屋亂前係徐姓公館本有仙居住仙與徐極洽亂後屋爲某鋪所有仙忽至欲歸原地囑某道士相商假一間屋某不之從仙又云我非無他處可居所以戀戀于此者特不忘舊主耳某仍不信自此祟日作矣某婦肆詬置某無戒心任婦侮犯某歲

元旦忽自解上衣露雙乳以手拍之游唱于市曳歸灌以薑湯始甦愧極俞罵當夜火起于簷衣燼其半幸即施救未致焚如某夫婦乃大懼熱香叩祝精潔一室立位製幔爲仙人居朔望頂禮設食于是始安當其擾時有一夥偶出戲言一夜啓門見一叟鬚髮皓然神情颯爽立簷下衣冠不類近時一驚而入從此共信畏焉此其弊戀舊居慨然有人琴之感則又多情而深嫉俗矣若夫無情無義而又不能自保其生者則又仙術之窮也天津紫竹林下有村名梁家園環村有圍墻故名墻子其外即係跑馬場一片郊原中有一門爲西人游獵所門外大冢纍纍狐仙聚族而居歷有年所已稱神物凡臂鷹尾犬馳逐其間者靡不受窘而返有英國醫生某聞其事不信故向該處從禽頗受揶揄西人方謀返遄猝一大黃狐竄至馬前向西人眈眈注視西人擬搏取亟欲得而甘心詎馬行或徐或疾此狐終在馬前馬繞場一週竟如海上仙山可望不可即矣方欲乘而之他狐又猝至馬前西人被擾不堪卒至墜馬受傷始無踪跡不一日有小狐竄至新關法領事署羣見而逐之狐越牆早爲人執住後從半牆顛越下忽聞空中大聲呼曰此從梁家園圍牆外來者毋傷害執者驚釋手狐遂渡河逸去對岸有巡丁伺狐初登舉挺鎗中其腹應手而倒剝售其皮得錢二貫乃夜間即疾越日遽死其執狐足者手亦發巨疽不痊夫狐既能報于死後曷不救之于生前況空際聞聲固明明有保護者在也豈眞以劫數所歸有不可逃之者耶揔之狐仙皆敦性義者也其所以祟人者皆人有以侮之耳不之侮而祟人者吾未之前聞也覩此數事信然

南方多鬼北方多狐此常諺也乃津人現又五大家之說家喻戶曉供奉不遑則奇而險矣五大家者何蓋謂狐蛇鼠郎刺蝟也距津城西二十里有河灘寺名爲寺而實無寺河旁柳樹所禱最靈而于治病爲尤

效香烟線繞燭影搖光皆爲還願來者居人因以寺名之聞神爲蛇屬黑質白章委蛇而長閒嘗幻作白衣老者爲人治病城西陳某病已匝月勢將不起聞神靈感秘不告人遂於凌晨駕一葉舟往求焉翌日陳妻尚未歸正切狐疑忽有醫者自來道貌岸然班白老叟舉室驚惶不知所自無已肅之入審其姓字則某姓某字而居大梁莊者也既診視留一方而去藥極平淡無奇致未幾陳妻歸始知醫即神也配藥一服而愈陳某乃敬刊河灘神有求必應字帖數千百紙粘貼通衢於是河灘之靈應益彰此五家之一也夫神無常依惟德是依陳某何徒乃邀眷顧乎必謂是說爲妄則古來石言于晉神降于莘曾有之矣似未可以目所未經者遂誚爲子虛之賦也

狐媚惑人小說家恆言之然北方產是物留仙所誌多屬北方近日南中亦有是患矣江垣鼓樓前三忠廟閒壁有廣慶一區五幢到底居之

者每不安迭易主皆然因共目爲凶宅無復問鼎矣宅之右爲某甲住址宅第亦寬宏深邃規橫相倣惟一墻隔之此界彼彊從無侵擾故凶者自凶而吉者自吉也有何某者外省人僦居甲宅數月無他異一日薄暮偶令婢女至後園晒棚收衣久而不回而衣已在房中矣疑異之登棚察看無踪閱三日竟絶音耗婦走告曰頃立棚下問隣宅有婦笑聲此中久爲狐仙住婢或爲所攝入曷弗啓而視之家人乃借鍰開門藝火把二三十枝入但見麈封階砌爪跡躍橫院宇深深寂無音響何乃以來意告焚香楮獸祝而返夜既半婢忽見于廳事何亟問從何來婢曰來自棚間並歷道其異言前晚登棚見隣園男婦數輩散步海戲舉手相招遂如夢寐不知如何下去從之入室則陳設煥然令人目炫有所稱姑子豔麗罕有其匹持錦衣令更易晚飲珍羞羅列廿記心脾以次度曲和以笙簫婢辭不能斷以巨觥幸姑子緩頰得免欲告歸衆皆怒因不敢再言自是眠食皆與姑子俱約兩日一夜光景衆來覓我時姑子嫣然不悅變形如猫往後翼逸婢則一人呆立口不能言足不能動衆由身畔行不得相就衆既退姑子至囑我瞑目似將我托起一拋開目則已立棚上矣何聞而有畏心乃市酒脯登棚致謝云又南昌楊家橋某甲富戶也屋宇深邃蓄婢多人一晚使小婢滌溺器久不見回呼之寂然以爲偷寢也令他婢往視器在簷下人已杳然於是四處燭照竟無踪跡前門後戶且久避亦無能外逃者已聽之矣次晨庖人啓食廚乃見其臥于夾板中去其上層板始得出如夢方醒詢其何以能入婢均不知自是亦無他異鹽尹沈金門候缺于楊其子輕靡子煥隨侍在寓一日聞牀畔箱上如人扣齒聲揭之見一物如鼠狼取牀上竹竿刺之始遁如是者數夜乃移榻寢室夜方寢前聲又作申聽再四聽云過本無心翌日當盛設致獻遂寂盖廟旁有空宅一區爲使

命往來畦節之所時有大僚至楊脩其此舍故不能安其室而遷于隣舍焉又花溆大尹金門季弟也寓楊時宅內原有空屋二楹仙居已久有僕某移居于此啓而視之地無纖埃潔如新掃遂懸榻焉是夜花溆懶上乘燭觀書忽聞有鼾睡聲聞之不應出而視之則一包裹甚巨呼從人解其包僕則犬臥其中尚酣眠也衆撼醒之僕茫然繼思乃悟是皆有以觸犯之而後遭其戲弄也見怪不怪其即所以弭怪之良法歟狐作祟雖謂爲妖然皆妖由人興故惟家之索耳乃亦有守正無私矢節無移則此類中之翹楚也季某客濟南與郡中何君景軒爲傾盖交覩何一玉環青翠異常世所鮮有異之何乃色然指怡然說曰匪汝之爲美美人之貽李曰君何佳遇願與聞何亦欣欣樂道焉初何被酒夜坐忽一麗人至何醉眼朦朧竟忘所自笑曰勞卿惠顧豈憐客有相如渴乎麗人曰君自渴何與他人事儻以客寂寡歡清談半晌耳麗人胸中富有經史何曰金屋難藏沒字碑如卿者眞不愧金屋矣麗人曰無此艷福且不樂此惟一邱一壑足度韶華耳何偶雜游語麗人正色曰儂本情天中過來今已懺除淨請與君爲談友他不與聞何肅而敬之芳心如槁木是脂粉叢中別能樹立者但山林非弱質所宜卿何枯澤至此麗人曰實告君妾金山氏之苗裔也以君清雅故願聆麈教何曰卿輩多以情欲迷人卿獨擺脫情絲非正心定性何能斬截麗人曰情障困人如繭自縛苟具自解一偈亦指顧間事耳何服其論自是時去時來歷十有三月偶有入都之役別去以玉環爲贈曰此不玦之玦也回憶聲容彷彿如見衣香髻影實語無雙惟與之對語時使人頓忘色界是可爲益友云葉生昌源浙湖風雅士也工篆隸善詩書世業賈設典肆于中州生嘗游勾闌狎一妓名阿秀年二旬餘矣貌僅中人姿態極媚生惑之以千金脫其籍置遵室大婦許固賢秀事之尤謹數年無

閒眥性絕慧纂分書神仙時爲捉刀會咸豐間髮逆北犯倉卒不及遁城陷賊破扉入生匿暗處執許及秀將犯之秀忽躍起奪賊刃一賊斫其項秀急以手自按其頂斃賊四五人餘衆駭逆秀呼葉出泣語曰妾與君緣盡矣然受君恩深必護君君當謹守此室無害也言已首遂墮身亦仆矣生夫婦驚慟撫視其屍則狐也殮以人禮猝不得棺匿尸篋中守其戒不敢出越日賊率其黨來及門輒呼頭痛而逸月餘葉夢秀謂曰賊已遁盍携家南歸此非福地也葉遂南歸抵湖郡秀復入夢曰湖郡亦不可居擇業被兵燹之地託焉十年後即事平矣妾生不蠱人蒙帝鑒證入神道不能復來矣葉乃挈孥至滬上居于歇浦之東遂無與厥後髮逆肅清葉乃歸里閉門不出而葉已老矣嘗生壙附狐棺于墓噫人之淫者爲妓物之淫者爲狐狐猶有得情之正而著其烈者夫豈眞人不如狐哉人苦不自立耳

又有能戀不弟之夫而與人相安不肆侵擾者余所聞數事因連類記之山陽陳紫涵秀才特才而傲侮其兄嫂兄固長厚多方含忍嫂亦暗中隱泣而已陳一日晨興于案得一紙曰陳紫涵自負通品倫紀未明尙得謂讀書人乎余向居汪翰林宅以翰林喪歸暫就汝宅爾無一事可述惟知欺凌兄嫂造言害人故發憤爲汝言之及早悔改勿謂暗室無人也陳疑爲兄所爲造言惑父母父母遂不歡于兄方謂得計一日空中碎石雨下頭面皆破陳往延翰林長君至聞大辭曰尊人道德文章足爲當代宗式君不過藉蔭得功名以道號自居耶不早去視吾石陳方念上控獄帝空中又一紙下曰陳某汝某日某事欺兄嫂如何昧心歷疏二十餘條余以正言相規反欲仇我耶今夕當以烈燄燒汝矣至夕方臥火自發于牀陳裸身投地號跣乞哀叟曰求我無益當求汝兄釋汝陳不得已與妻跽求兄嫂叟令自陳負心事兄嫂不忍聞痛哭

余既至不可不使老狐知之因作書千餘言翁亦覆書千言讀已謂葉曰渠三日後逝去矣姑勿與較其致書也第將書焚化以灰納絨中劉至是頃之又曰吾知葉君之心矣必因老狐情意殷勤有所不忍耳但掖之起曰吾弟知改過祖宗父母之福也叟曰汝兄弟既睦我且去由是陳痛改前非門庭雍睦家法爲一新焉葉莘農者浦東素豐家也壬戌八月常熟既陷葉正偃息在家忽有一老翁至童顏鶴髮飄飄若仙詢其姓則云胡也亦蘇人避常熟難播遷至此君家後樓暫賃棲止葉許之翁遂留銀二笏而去葉遂洒掃以俟乃未見翁入門而樓上老幼男女約有二十餘人之多始而駭繼而恍然曰胡者狐也彼此相安者幾三數月忽有小狐遺溺漏污書籍葉心惡之時鎭江劉玉齋者善祛鬼怪葉欲招致之而未敢洩其事翁已知之與葉香書曰老朽雖異類頗循禮義祇以孫輩無知致干盛怒不意君之舊怨不忘也今既見外行將與君長辭何必招劉下逐客之令哉葉見書且愧且悔令人止劉而劉已至乃引劉至戚家以證之劉默坐若有所思此間無怪異奚至是頃之又曰吾知葉君之心矣必因老狐情意殷勤有所不忍耳但余既至不可不使老狐知之因作書千餘言翁亦覆書千言讀已謂葉曰渠三日後逝去矣姑勿與較其致書也第將書焚化以灰納絨中劉得書見灰即令人將漆桌拭淨以水噴之將紙灰洒上即喃喃成誦人不見有字也劉固異人翁亦誠可佳矣至於大肆侵擾祛逐無術則又出此二狐之下矣漢口葉瑞豐雜貨生理鼎盛遭焚折地雖數畝而回祿如故曾運於以坍蹴平時貨物得失無常亦漫置之某歲五月中一夕圖坐晚餐瞬息間酒壺失所在主人方知妖異啓笥檢衣物則已強半遺失矣惟數紙質票在焉往詰質鋪則云兩少婦結伴來質者乃延道士建壇祛逐方將仗劍噀水忽一聲逆裂樓上溺器擲下幾傷老道之額衆於是艸艸而去由是肆擾益甚矣噫物類之中尙分賢愚若此況人乎如彼之能振倫常能廿退讓者不尤人所難能者乎若夫妄肆侵擾祛逐無方則又不可同日而語矣

人無貴焉妖不自作餘姚富翁某延某師訓子師風流自喜案中圖書玩物畢具復有山塘泥美人一座神采生動一夕坐讀有美婦人翩然入兩相調笑遂薦婉焉美人常吟一律淒清婉麗師珍藏之詩曰妾家生長在姑蘇驪泊而今未有夫竊恨生辰纏水土還憐身世入泥途何緣珍重藏金屋祇可淒其伴鴨爐一自畫眉人去後消磨脂粉嫵重數主人訝師精神恍惚因問之不告一日主得詩箋誦之視几上美人笑曰得非此物爲祟耶美人栩栩欲動頰上似有慙色擲而碎之其跡遂絕吁泥美人何至此哉必因師一念之邪而有他物憑藉之耳信哉妖由人興也

凡人夢寐之中若能凌鴻滄海遨遊八極隨意造象離奇百端蓋其神遇也讀玉歷人有夢遊地獄記惝恍迷離語極奇特其畧曰客窓漏永夜不成寐讀狐鬼齊諧記見地獄之說竊訝之良久睡魔至有青衣者揖余而言曰子疑地獄耶抑知地獄即在世間耶謂余不信盍與同游携余行至一處見綠石橋橫亘東西中列巨柵上書界分人鬼四大字過橋而西即處處有鬼卒巡邏牛首馬面窄袖短衣如廟中所塑土偶然手執朕鞭遇囚首垢面者輒擊之市肆半掩門挂一燈秋雲繚亂毒氣熏蒸人皆縮首聳肩蓬頭曲背局促奔走若有急不及待之勢不知其何所事也前折遠河行則見無數夜叉披髮袒胸拖鞋跣足獻笑迎門門貼人鬼道通四字見載鬼一車至便嬉笑擁之入復前行至一橋青衣人云此間爲陰陽關過橋以北則盡陰界十八獄在焉大刦以後鬼魂愈多遂於陰陽關外擴地至人鬼關止增設鳥烟紅粉兩大獄即向所經者是也遂過橋西北行又見夜叉無數油頭粉面作時世粧爭妍取憐列屋而居中有一臺憑茶待客予遂登臺小憩俄頃若至作碧血色青衣人云此地近血河故有此麗水遂罷飲出門西望天已向晚

內昔時常閱悅置於此耳次日即檢得之今茲故來果得趙璧公眞長者也王聆其言未畢即拍案驚曰尊公眞如此英靈耶我於月前某日家人不戒於火幾致延燒忽尊公來掖我起曰速救焉醒視之火已撲簷倉卒之間又見尊公手一銅盆援我並呼急敲我已忘其死一聲甫震形影頓滅因此家人羣起得免於灾次夜又夢見之曰昨日補情今日索欠某日我子來當一一交渠俾其衣食有資當君未來預嚮之久矣君至而清償之亦了却一願也我敢昧心耶衆於是嗟歎不置古之人有不忘死友而還金者王君其亦行古之道歟其轉禍而成祥也亦宜

某君風雅士也偶從吳門返棹申江假寐篷窗夢中恍惚舟行入山溪間水道灣洞別開異境仰觀山色與帆影中流相映對惜水窗無伴可與共賞舟子前陳白山巔可遊晚中當有人在也某舍舟登山踐其巔

山磵有五彩色玲瓏可愛因袖數枚山後皆楓林林盡見屋結茅數椽迴隔塵凡信步至其主地人整衿出迎年約四旬餘肅客入詢其家世答言平陽別字香岩郎君早登科入仕都中室中懸六如小像及惲王諸畫幅率皆眞蹟磁盆中晚菊一枝作花三四屏几環列供諸奇玩皆世所罕者時主人孺亷作贐策書因謂余曰書畫固極樂事求索者多則爲所苦矣少頃童僕送茗至某與辭主人攬袖袂遍歷複廊洞室十餘處弆藏者惟書籍爲極夥及門一揖而別某方負路登舟耳畔有促之起者一舉目則帆檣錯雜烟波浩然蓋已抵申江矣登岸卽遇一賈石者視之則宛如夢中所見者遂購歸嘻山居之樂所謂富貴神仙者此卽是耶某得夢履其境亦未始非天假之緣至於購石以應夢則又奇而巧矣昔人有夢幻無憑之說殆不其然

客有喜談夢者告余曰子知當塗黃勉敏公之異夢乎子曰不知也客

曰公於嘉慶庚辰奉命典試春闈是科榜首乃廣西桂林陳公繼昌以三元及第方公入闈夢兩廣總督阮文達公拜謁並贈貂裘一襲傳臚後始悟阮公字伯元以姓名字合之恰爲三元而阮字邊旁又爲陳姓之半阮任兩廣督三元爲廣西人貂裘則詞林品服也更足異者陳當發解時原名守鑒會試前夢有報捷者言中二十二名爲陳繼昌其二十四名則陸姓名沅復云二十四名亦係汝也醒而異之因改今名及入闈抵號舍則所坐二十二號偶閒二十四號則果有陸沅在焉榜發均中式陳竟以三元魁天下乃知沅字傍三點隱示三元之意陸字亦得陳姓之半揭曉師生各述所夢互爲驚異云至於以一人得三元歷攷往籍無論文武甚難其人光緒庚辰科武會狀兩元皆係福建黃君培松也黃固某科鄉試解首也聞其得解時亦有預兆會狀兩元之夢

惜憒先事者不及參詳耳故類記之以爲談夢之一助

錢塘章君明玉風雅士也娶婁汪氏色美而才琴瑟綦篤章久客楚中一夜夢抵家杳無人迹惟見壁間題二絕云寂寂花時鎖院門倚窗風破月黃昏海棠開落春無主誰惜亭亭倩女魂草草春風十七年漫嗟紫玉竟成烟他時却扇重相見珍重蕉牕話舊緣既覺以詩句不祥遄歸而婁已物化章哭之慟搜遺篋得絕命詩正夢中所見二作也厥後屢卜續膠未果至官粵東從化令始納聘李氏却扇夕婦貌酷肖前妻詢其生辰卽汪之逝日細話前事適牕外雨打芭蕉淅瀝可聽屈指歲月已十有七載矣噫夢之奇果如此乎奇不奇於夢中之詩殆亦彼此思念精誠相合有鬼神爲之感召耳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況伉儷間乎則其情義之篤當必越於恆常云

凡物以罕見而珍以知希爲貴此的語也如蘇郡拙政園蓄雷雞一隻

大如鸛雀羽毛五彩斑斕尤類吐綬觀者故觸其怒則樸翅掉尾有聲隆隆震地若雷鳴然考此物產于廣東雷州彼處頗不爲奇蘇人目所未經咸欲先覩爲快於是園門爲破矣噫六合之中珍禽怪獸不知凡幾安得盡爲羅致以供人之玩視哉卽或得一玩視苟仍以尋常視之則不寶遠物之風庶幾未墜耳然如蘇人之爭覩不亦好奇之甚哉

物之異者或以爲妖不知大造生物無奇不有何必拘于一是乎姑蘇閶門外某姓家畜牝雞數頭一夜忽聞喔喔高鳴某乃至雞籠審聽則愈唱愈高取木梃欲擊之雞籠一啓奮翅飛分投左右隣舍皆謂不祥某乃盡殺牝雞分餉諸隣而罷雞欲速死故假之鳴所謂自作孽也

粵人某家畜一母猪十年不生產其腹皤然下墜碩大無朋疑其孕有雛猪剖而視之則臟腑中無他物惟包絡腰子一枚大如斗權之得五十斤或謂爲蓐養之奇或指爲孿生之變莫可辨証也南昌某一日購

鯉頭一尾脫碘身微圓色帶光瞰青而不赤重五六斤洗滌烹飪將舉老饕甫揭釜蓋惟清水沸騰視滌處片鱗亦烏有焉出語于人皆謂白龍能魚服神物固非可測度也要之萬物芸芸奇異畢臻苟無博物之學以爲妖也可卽以爲非妖也亦可

虎猛獸也詩云闕如蜮虎狀其威勢難制也然亦有能搏之者者固不僅古之馮婦矣寧郡奉化縣村人王大者少業儒長乘而力農喜武勇精拳技名聞數縣盜鷄之跡不敢近其鄉嗣以事赴處州道出桃花嶺林木叢雜向有惡虎屢出噬人行旅者視爲險道王固自命爲壯士聞之欣然曰是虎豈南山白額者耶余竊效周將軍矣於是停頓行裝携健兒數人踰嶺尋虎穴所在探出入行跡設伏弩箭于前王偕健兒躡分道守候三更風起虎嘯而出王先斷歸路虎觸弩機箭發中項負痛颺躍益猛迅王趨步直前徒手搏之逾時虎路王猶握拳作擊勢餘勇實可賈也相與舁虎歸王慨然曰此間隱害已除余可行矣村中人堅慰留之不諾獨行長嘯而去又翻郡西門外嚴家橋有三人行于途猝遇虎奔避不及死者一人餘亦各有所傷嗣嘗兵往捕不知虎穴所在後乃得之某姓容舍中相聚燃擊槍林彈雨中虎乃路按虎乃雄者身軀雄壯體革充盈以手撫之幾如沒其項圍圓二尺二寸自項至尾長八尺有二寸齒白而巨左右獠牙各三寸許五色斑斕毛澤豐潤壯哉虎也雖極猛烈而亦爲人所搏可見物之能害人者無不爲人所害也又豈獨一虎也哉

鼠雖微物亦有能致人家回祿災者有友述二事甚異之某甲韋門人家住石條街一夕就寢見案燈具膏油已罄遂未熄滅旋有鼠緣燈而上亦謂竊食油耳此固常事亦不逐之迨夢中驚醒則燭氣觸鼻幾復不能下牀大聲呼叫同室盡起始撲滅蓋案側几上有杰一襲鼠因窣嚙燈草煤延衣上遂致焚灼然得速救滅則大幸矣又甘泉陳端甫家居仙女鎮之南王家套亦巨市也某夜四鼓時失愼閒因陳婁熊氏病久僕嫗節輪値守夜廚不困倦陳毋亦熊氏懸系婦病臥于婦之旁榻曦朧際陡見帳頂有光鶩起視之則一大鼠銜燈草繞壁而升火焰未息大呼人至屋頂已燃欲救無從陳生乃負毋先出衆亦舁病婦止一轉瞬間火勢熊熊不可撲遍矣噫同一鼠之致災也而一則小有驚恐一則竟兆焚如彼鼠也何足爲亦會逢其適耳此其中不有天乎

困獸猶鬥此言鬥之常也乃有牛馬兇鬥至于兩死亦事之可怪者揚州缺口門外有回人王姓者素宰牛以侮非乘業力穡爲生家有水牛一博碩肥腯愛之特甚一日牧童驅牛于樹而假寐忽來一無鬬馬對牛遙臥見之者亦不介意須臾馬起對牛鼻互唉牛首卽搖掙斷鼻繩奮角觸馬馬亦起蹄對踢牧童大號隣衆相助解之竟不得王回曾尤

馬販取長竿套索悉力從事而牛馬性命相持交莫敢撄始也由莊口門至曠野繼也又由野門至城河勢將入城門兵大懼急閉門牛馬又繼之馬則洞胸穿腹一目落地牛則雨肋俱斷口破腸流皆臥血泊中噫奇矣牛與馬無端互鬥豈冥氣之所觸與抑釋氏所謂夙冤故來尋仇與其事則甚實其理則難明博學多聞者未無有考記焉否

西人跑馬所以賭勝負也歲凡兩次期凡三日春秋相賽各國商賈均停事以觀而春季尤勝于秋車馬紹繹塞紛于塗落花飄紅芳草抽碧而粉白黛綠人影衣香錯雜其中眞不謂游春之樂事抢攘之勝場者矣其跑馬之後然有次序由少而多由徐而急先則有四騎試演半圈次則五騎次則七八騎再次則十數騎或跑半圈或跑全圈但恐當日會期舉時經費拮据兩廉繼不免阻興耳至于勝負之分則又出人意表

者一騎在前驟騎在後觀之者皆以爲前之必勝乃未及半圈而前者忽後後者忽前錯落參差捉摸不定使人目炫神駭誠鉅觀也庚辰之歲薄游滬上見夫春郊之盛實勝于秋當其選來上駟驥北空羣駛出名駒江南生色邁平原之絶技正觀者之如雲爭爲先路之登與高采烈雖背後舉之步色舞神飛輕儇分不讓齊風矯捷分無殊秦俗共賽八次各有勝負此春郊之首一日也昨與未盡次日倍蓰清風拂衣微雨灑道而翩翩裙屐猶自車馬載塗也俄而料武藝品驟騰口燦乎五花心馳乎八駿超迅之態畢見凌厲之氣無前紫燕騁衝眷西極而驥首綠螮瑣執踏春路而楊蹄迫夫雲蹄碧茈斜陽黯淡則又見鄭女回車曼姬返轂樂已極矣更有來朝而跑馬之戲則與前日相仿矣載馳載驅再接再厲各奏爾技聿觀厥成矜誇茲白于人間借得飛黃于天上一色杏花之路馬則去已如飛千條楊柳之隄人則勇還可賞或趨

或蹴倏却倏前得雋者喜若登天敗北者愧無地誤玉驄之獨步驚骨相之超羣已而勝會既闌遊人漸散春郊樂罷待盼秋原是日亦賽八次萬隆奪標者三至于五馬跳浜之會則又以錦記之小飛龍爲第一焉若夫天高日晶草秋木脫而西人賽馬之勝又若有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之勢焉凡所謂驊騮騄駬驌驦之選靡不畢萃而傾城士女聯袂往觀者亦復如春郊之雜沓也旌旗招展園場橫開龍騰虎嘯不足比其雄電擊風馳不足喻其疾一轉瞬間而四五里之圍有超踰而過者而勝負遂分矣日晷短促僅賽七次而暮至于後二日而天氣迥異矣陰風怒號黃沙撲面木蕭蕭兮葉下衣瑟瑟兮寒侵猶復寶馬爭來小車獨駕衣香鬢影盡態極妍欲擴眼界之大觀不畏秋寒之逼體跑馬場邊則足無所亦可異已獨是春苗秋獮之典所以經武非以從禽也我朝定鼎治天下以文馭天下以武故有木蘭獮禮之行遂使

桀驁不馴之輩不敢明目張胆覘視皇威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夫是以小醜旋就誅夷而大敵無敢凌逼也西人雖非我族類殆亦模範乎天威故於驅騁田獵中隱然有寓兵于商之意焉但華洋逼處萃數十國之人于滬上一隅各角其心思材力舍賽馬其誰與歸哉若曰春秋佳日聊以行樂則亦等痴人之逐隊已耳有心者其色然駭愁然傷已義犬爲主報仇感豢養之恩也明神宗時上海某鄉蕭姓者妻有外交懼夫覺一夕於睡熟割其陽物而死詭言暴疾卒無知者家蓄一犬終日奔嗥聲甚哀里人異之以其夫急死事鳴諸官犬銜婦衣至公庭隨自囓其物官廉得其情婦始伏辜解審時犬必與俱一日渡浦胥役厭其煩沈犬于水越三百餘年而義犬又見焉咸豐癸丑秋會匪踞上海邑令袁公殉焉故有二犬終日哀號臥守屍側邑人哀之具衣冠殮袁公犬乃自餓死事平昭邮如例建專祠于縣治之西曰淘沙場祠壁

繪二犬以旌其義春秋時享羣餘擊焉犬而義犬之性未滅也彼牛馬而衿裾者天性其何存乎吾知爲此犬所不屑爲耳犬類之異乎常者曰獒書言西旅貢獒左稱晉獵獒其物性喜噬人故昔時乘人用犬之饑誠不若花村吠影足以點綴生趣也甯波天童寺東南地有名三山寺者多荒山極幽僻流水孤村數椽茅屋入其境者如覽倪迂畫稿焉嘗鳥猛獸穴處其中某歲春初一巨獸至類犬而黑喙長尺許猙獰之狀實逾常物村人道經其地輒受所傷而未殞一時訛傳爲虎捕之不得形跡逾月獸復出噬二人係徐姓王姓者竟爲所斃但吸人血而不食其肉徐有兄故獵戶也痛弟死誓必得獸寢皮食肉爲復仇計糾衆持械而往餌獸出捕得之盡力擊擊始斃昇歸衙之重約三百鈞見之者不識爲何物蓋獒類也苟伏處深山終不傷人何自死爲然噬人其性也死亦宜然特安得盡殲其類哉

犬有靈性爲主復仇此人之所目覩者也故稗官紀錄不一其事然要皆生犬著異未聞死犬現形也然亦有之漢陽陳某者設燒臘鋪曾有一黃犬入鋪覓食被打而逸嗣犬又至値陳據案宰肉隨手一砍悞斃其命當將犬屍乘置陰溝冉冉數年亦既忘其事矣陳畋設豆絲鋪一日見有老翁坐于門首陳詰之答以特來尋爾陳云尋我何爲老翁云爾自作事尚不知耶爾安然無恙使我遭三四載之困今既會面豈能放過語竟飄然而逝傍觀者不見此老惟見一犬向陳張牙舞爪大異之陳頭眩目暈回家則身熱如火語無倫次大言曰吾乃南京省人周姓因生前有罪罰投爲犬不料被傷乘屍陰溝四年于茲始得出訴冥王又以悞傷不許償命今固不索爾命亦不圖超度但求多給冥錢並得此事親口喊叫使人盡知刻板送人以爲勸戒使我得轉輪迴即幸矣語畢陳豁然醒乎是遵而行之竟無恙此悞傷也故寃孽易解至于

屠狗爲事不可以此例也盧波南門外涼亭下有某丐者善屠狗生平宰割不可勝計一日獲黃犬一頭繫之以繩懸于樹行將霍霍磨刀矣不意奏刀誤斷繩索犬即躍而反噬羣丐聞聲往救則犬已斃而丐之喉管亦斷矣是所謂爲同類復仇也凡人有好生之德彼獨忍而爲此豈不謂一物耳抑知亦能報復與好殺者戒之

殺生受害者固不獨犬有靈性能報復也即凡物皆然姑蘇人李阿德善捕雀秋末冬初黃雀孳野每于清晨密霧中或設踏籠或持膠竿如取如携百發百中獲其雄者教之飛鳴籠以供娛賓而雀俱不得善其死十餘年來計傷雀命不可以千萬計一日李正持竿引雀取膠粘竹右目忽瘼以手指拭膠醮目珠盈盈淚溢驟有旋風捲至沙土眯眸不復能睜李性躁急以指甲刮其塵用力猛甚珠破漿流越日眼眶盡腐自此失明南京沙彎有趙姓者捕魚

侏儒之飽一爲曼倩之飢一似以交情爲厚薄者然旁觀者欲擊之某曰犬馬同類今犬能愛其類而分其等差是亦犬中之矯矯者宜加護惜聽之可也至于不加保護戕所生而使養則又非保物之道矣南昌某甲設酒肆于章江門外若母彘母犬各一犬彘同時生育彘僅十二乳而生豕十六頭甲乃棄犬子于厠而令分哺四豕以能獲利也初用人力捉哺繼亦習慣終因乳汁不敷匿避甲乃以鐵練綰之於是乳盡血繼犬亦斃矣而四豕終不育噫異類相哺原爲檔宜之計始迫以人繼合以天此保物之恒情也若夫以哺乳而使之殞命忍則忍矣亦何利之可得即不情之大莫甚于此願參音者其細察之

狸奴所以伏鼠而不意竟爲鼠傷且有黃耳而代狸用新奇的實有據吳門某姓家畜一貓雖偶患癩威大殺一夕主人臥牀轉側未成寐忽聞窸窣有聲屏息以窺見有巨鼠一長幾盈尺目左右

視豬覘病猫蜷伏屋隅猝乘之隅其頸嗥聲大作主人促逐之始竄去翌晨視猫則奄然一息矣山林北三里許有人家三四十戶既遠且囿所畜雞鳧不時短缺村無雜人羅可數共疑怪之適南匯人有牽獵犬而過者遂小憩犬到處聞嗅鳴吠不已忽奔至嚴蕩叢中爬叫甚厲獵者隨其後覘之突出一頭毛色黃白如猫狗捕之鼠亦反噬獵者從而斃之漾鮐而犬之臉頰耳亦被傷出魚鄉人權之重四斤十三兩鬚如銀針撥之刷刷有聲或云此鼠狼也噫鼠輩鴟張其若是哉黃鐘毀棄瓦缶雷鳴猶茲幺麼毒害乃爾至于狗能捕之亦其惡敗之極所致歟物情雖微可于是觀世變焉

蘇郡屠禁森嚴私宰者以竹簡緊套其口然後宰刀盖恐其聲聞于外也一日某屠縛猪三頭舁入宰所命家人治具煮水某獨閉門將屬刃從事未幾家人擔水三桶第聞猪叫喧天敲門即應排闥而入猪口竹簡誠不可定故類識之以俟驗耳

盡脫某則涎流如湧跌悶于地追灌救蘇醒目瞪口塞噤不能言醫者謂心脈不宜受腥胆裂必不起越二日果死此殆猪之所以報也

犬馬報主以其能識人性也美國某名泌格來雅以教書爲業館去家較遠購有小馬一往來乘坐極馴良也旅于鐵店以鐵鐲蹄一日店主立于門前見此馬躑躅而來揮之以去俄而復來店主異而視之則蹄上鐵鐵已缺其一悟其意爲之重鐲既牽馬似有點首道謝之意遂欵以而去某見馬蹄鐵忽鐲好殊異之詢諸店主乃知其由益愛護焉又美國紐約地方有携大馬來者官高二十虎口容一寸許計重二千四百五十磅毛色深紅其力甚大此亦馬中之矯矯者夫羣空伯樂自有賞識子風塵外者而究之以德不以力亦何取乎高且大哉如小馬之靈性庶幾其有德乎

物不能言或馮焉而朕兆之前知之獨早故鵲先噪而知喜鴉鳴而知

手戲雜技窮極巧思猶爲變幻小術無足爲患乃又有以獸作戲者雖爲餌利之資究屬行險之事其爲患也實大西人獸戲亦不一名而爛熟好奇則其習成使然耳如所謂馬戲者車利尼善爲之馬十匹男女各五分騎馳驟或一人策轡或五馬聯鑣皆與樂聲相應又一人率虎班馬名比司買克兒者登臺馬解人意行止跳躍令作人跪拜狀一一如志有一人立馬背其人初着英國衣飾既而易阿爾蘭之衣既而又易施各冷之服轉盼之間變化不定奇在速也又有西婦騎馬步驅按西樂音節幼者僅八九歲立馬上忽行忽躍忽翻筋斗倏忽無常而手中胡琴按板合拍並無絕續又一人偕少女共立馬上女子眉目清秀腰細如楚宮妃衣則斑駁陸離忽而坐忽而立忽而翹其足欹側斜飛宛如輕燕受風終則鋪紙圈十餘輕身而過毫無阻馬行愈快其技愈神兎起鶻落矯捷無比又有跑戲之法八人並賽于馬上各持五色紙

春約八九尺盤旋上下滾滾翻舞觀者目眩其尤奇者四西女戎服乘馬臺上立一竿其端作旳尺狀置一假首級次第驟馬過竿下手一棒其頭極銳刺中首級挑之以去忽易首級爲小圓牌懸諸竿下牌中間有小孔鞭馬疾行棒尖穿孔而過有穿一牌者有穿兩三牌者嗣又分植四竿竿頭各裝一人頭馳馬過之斫去其頭十不失一末一人以鎗擊一竿蟠然一響人頭不知何往矣又一人裝束若水手狀乘馬疾馳奏海中覆舟曲在馬上若遇風覆舟若落水游泳態窮極幻相不可殫述此外如臺設六椅馬一一扳到復全起之箱藏二帕馬竟能啓蓋啣之而出則亦可駭目矣其爲虎象之戲也臺旁懸布幕爲門門內兩旁列獸籠皆以鐵爲柵而下有輪軸以便拉行籠貯虎四一虎大于櫝與三虎雜間隔而居一籠貯兩黑虎狀最獰惡一籠貯虎三大小相若取一籠置臺中三虎斑然龐然甚足畏也西士長生手二鐵棍入籠與門

初入時虎即抱長生之頭長生從容以鐵棍抵虎之頷虎遂旋復開一門又一虎出於是兩虎相鬥人亦混鬥其中旋又開一門而三虎並在一處虎聲嗥動紛結難解長生乃令虎翻筋斗作諸戲移時乃次第驅入門內掩關而出象戲則出于西人羅馬路始引兩象上臺象皆被服色以紅趙走一轉令以前足搭于臺旁圈上似向觀者道謝繼以一桶置其側令象踏于桶上象身極重而立于桶上殊爲靈便又以兩桶令一象分踏之而以一象從下行過俄而二人分坐兩象作諸劇而後入按獸戲惟馬戲爲極夥名目各異即奇巧各施虎象之外又有猴戲凡數籠赤黑白大小不等一巨猴睡于籠中蜷曲如人西人呼之曰味艮則矍然驚起問飲食否則啾啁作聲似將答應人或以荷蘭水予之猴捧之作人飲承之以口涓滴不遺戲亦夥有時以四猴立四馬上猴各自衣兩紅兩黑繞臺跳梁生面別開馬一躍而過猴似有懼意大聲若

啼忽而跳躍如常卒不翻墜乃知猴之故爲啼也種種變幻皆足駭人心目馬上作戲中國亦多有之雖奇而不足奇也至于以虎象嗤人之物而竟參之若雞犬驅之若牛馬雖曰有所束縛倘防範偶疏竟或反噬不幾以術害身乎觀此戲者方謂耳目一新可驚可喜抑知有患而可危者乎深識者當不以先覩爲快耳

物莫靈于龍時而夭矯雲中時而盤旋海曲大小變幻其用靡窮固所宜爾乃有所謂大王將軍皆河工官員歿以成神幻化若小龍長不盈尺細裁如指身類蛇而頭則方隱隱露雙角有滿身金色者有具朱砂斑者位尊者王其身小位卑者將軍其身略大名號不一最著者爲金龍四大王會稽諸生姓謝諱緒謝太后內姪於兄行爲四殉宋室難投苕溪死有明嘉衛河工蝥護漕運封爲大王少讀金龍山中在山建祠故名之曰四金大王此外又有粟大王朱大王等號將軍亦甚多老子

河務者能一一辨之大江以北素奉金龍四大王清浦爲河工總匯所大王來者愈夥有一歲而至十數位者或當春夏之交潮汛泛漲或于漕船北上河水縮小大王皆先期而至其來也先後次第不相謀其去也一朝而空之漫無形跡所謂神龍見首不見尾者歟大王觀劇當出見時河憲赴河干以朱盤引之入觀以黃紙舁送大王廟日使伶人演劇去而後止每點一劇以頭點爲準大率壹賚諸曲崑腔則未有演者演時昂首觀看盤旋自得毫無所怖一日中演色不一名曰換袍其他蓋異概難枚指有某甲者江右人泊舟石鐘山下客貨滿載風色正愁夜夢一老人謂曰吾欲赴袁公浦與子有香火緣與我一席地便棲止甲醒而異之風既利維不得解船吃水頗重啓艙探之則屈曲蜿蜒者無隙不滿且昂首而瞠視焉甲久歷江湖知大王靈異伏而叩首呼大王者三盛以盆瓦甕乎有容深中艙供養楊帆

赴浦三日卽達旣送紳入廟獲厚賞甲每臨流頌大王之德云高郵西門外河岸舊有大王廟炮船某哨官送一大王至謂廟僧曰此卽爾廟之紳也昨夜見夢于余謂本廟設此已久數年未一歸乘君返棹南旋愼毋恐晨起檢視炮座下龍王果在焚香頂禮自清江解維下數刻卽達此紳之助我風力也僧仿佛中供養州主河廳敬謹拈香城廂內外無不閧然觀看焉又有某押漕運在臨清閘候水忽有大王至通誠默禱示以誠語有江河九五能通貫之句果于九月九日五更水至何其紳歟光緒己卯冬季河帥爲長白文公大王將軍至者絡繹不絕計有五十餘位有老于河工而未一辨識者日日演劇次年春季無一去者五月杪一夕盡去無稍先後人頗爲異不數日而文公騎鯨矣說者謂文公亦爲河紳大王殆以類召之與不然何來之甚駸而去之同時也要之大王封號載在祀典赫濯聲靈已非一日其來見也不獨使河流

順軌普慶安瀾且將使天庾之供無稍阻滯殆亦仿河伯輸誠之意耳是紳而物者也若徒以龍之靈奇變幻目之則褻矣盍于禮典一稽之鱗虫三百六十龍爲之長龍也者生大澤躡層雲變化不測人不敢狎而玩之也然有時靈異非常或主豐稔固非尋常所計料者至于見首兒尾示以全身而又能治諸疾則又不可捉摸矣劇談縱酒有客言數事頗奇爰囑管城子識之戊寅歲鹽邑西鄉地名流均溝小鎭也居民數百家沿河而居河東西有二橋屹然對峙隔僅半里許六月十日濃雲四布雷電以風橋西之民于暴雨中遙見白龍二尾旋繞于東橋上俄霹靂一聲神龍掉尾河南居址一掃而傾傷人約有十數一銅器船橋入空際落下如刀劈兩截牧草二童亦同時被攝一則毫無所損一則將刈草之刀刺心而下橋北居民固安堵無恙云勸懲人言軍機寨一帶有禿龍過境傷人百餘口毀屋百餘間其時風雨晦冥天地異色

非常震動故有此災亢奇者三人被攝去不知下落鄙以禿名者何據土人云爲人所剃故耳此皆成災者也己卯歲蘇郡于仲冬月之十四五兩日東南風大作天氣驟燠坐不勝衣行不勝棉當朝曦甫出宿霧未消之際西南天際有龍夭矯雲端如盛夏取水狀良久始沒農人謂隆冬龍凍冬凍龍惺忪玉春足一冬言主春花豐稔也上虞縣西門外有灣海海邊有夏蓋山山巔有夏蓋廟內祀奉禹王妃卽途山女也海中向有白龍歲于中秋前後朝山居民于此數日內見雲脚鱗生卽指爲龍然其形卒不得而見也戊寅歲中秋前一日下午後西北方忽有雲壘魚鱗俄而白光一道上冲霄漢于半空夭矯騰拏變幻不測四爪畢形全身盡露鱗甲萬點一一分明正不徒東雲見鱗西雲見爪也但其首模糊莫辨霎時黑風捲地海水直立狂雨猛至幾若有傾銀河而倒北海之勢迫雨過天晴則已月上東山矣居民欣相慶以爲豐稔皆

兆數十年未得見此蓋道光二年曾見之晚禾多穗倘徙棉花尤爲出色云若夫不主吉凶而亦有現形者則事之偶然者也壺南鄙江橋鄉民爲亢旱故諸龍潭通疏禱祝羽士書符作法其符向不焚化置諸水面卽以自沈此次符置水面爲時越一晝夜終未沈得一紙字跡顯著大暫必須老友王某到此方可迎請衆爲巡異延訪無其人忽得之于王姓家譜中蓋蓋是人已去世百餘歲矣鄉民竟將此名書于境投之水符卽沈越日龍果露相雲端大雨霑足衆以報賽酬之又鄰境拆開嶺與奉化交界處也祈雨龍潭見一蛇浮水而上大莫與京張牙露爪衆驚怖叩求至再俟忽中幻一小蛇衆以磁鉢置水求其自入蛇果納蜒入之舁至祠供奉維虔示夢于宗長曰不能行雨止能治病內科治以香灰外科數以鉢水當立效宗長大異之傳語鄉村有一瞽者扶待而至禱祝既竟以水洗之豁然開明於是患病者爭來屢試屢驗嘖嘖奇

矣東莞縣有地名覲岡者忽有墮龍蜥于蔗畦之間身大於桶鱗悄而油長約十數丈歷二十日不去或云天譴之也楊之伍佑場鹽藪也有自渠處乘船來者行至中途突見前面有一龍截水龍尾深入水中龍首蜿蜒尚在雲表時則水聲怒吼害氣狂飛舟子亟以船艣柳棹驚時龍身一縱龍尾所掃左近草房俱皆塌毀船亦顛簸異常逾時方定緣相離不過數十武耳丁丑季冬初旬天氣寒沍太湖一片汪洋凍成水晶世界夜有燐燈往來氷上幷有歡呼聲飲之聲舟人謂之龍王宴客每遇湖凍必有此異云噫龍神物也瞬息千里若江若海何難任其取携乃必吸水于洲渚之中以致釀成灾異豈冥冥之中自有定數與抑爲龍所快傷與是皆不可知者也至于現當前色相而即有豐登之慶治疾之幻且又有宴終之奇報想亦賽東野人之意耳又烏足盡信哉

暮春三月柳塘水漫蛙鼓聲時聒人耳漁者以此物可充庖廚舉網誤

入市圖利賤賣亦不之察按蛙之爲物實有功于農田生稻唯搜食稻根蹏虫禾苗乃長故有司嚴禁漁捕四朝聞見錄曾載杭人嗜食田雞如臛炙然憲墨以其酷似人形力贊高宗禁之自是而後有禁有不禁亦有食有不食苟人盡不食捕者亦不禁自繙況口腹之欲無盡豈少此一味即不足以供老饕哉第俗尚移人古今相同青草池塘俯拾即是供一時之欲造無窮之孽固易易翻而抑知蛙性靈異亦足以報復乎杭城湧金門內有金華將軍廟將軍張姓從錢武肅治水有功因得封加以金華者金華人也人皆訛爲青蛙將軍蓋廟中固有蛙神最著靈異時或出遊民家以香燭彩亭送還神即跳入神廚而隱否則其家立見災害僉憶在西湖第一泉之側俞蔭甫太史別墅樓後有孤松一株高與樓並一日神降于松樓之上踴坐觀者以沈檀供奉倏忽不見太史知其事建小亭於此題曰盡松撰聯且誌靈跡云又奉化人某甲

君不過偶爾之失且有母在可無死余願代汝償蛙君其速歸言畢身一躍入湖而逝某以救阻不及驚訝再四諦視之湖光如鏡水波不興僅有烟霧一團自水面騰躍而上某異之告諸人僉謂湖神幻化云吳越間舊記青蛙神蒲留仙聊齋所錄想非無所見者此亦可以補其闕歟且既以神名人亦何必食之而造其孽與故錄之爲嗜食者作先聲之告焉

吉凶悔吝之機必有所兆人世憒憒暗欲昏其智懸功利毒其虛明一身陷危機而茫然不知避反不如微物之識先機者多矣至物之相率自戕則又不可解矣於何徵之徵之于鼠楊境六七濠兩口南濱大江居人沿岸居庚辰之夏忽有羣鼠渡江絡繹不絕歷時兩日之久要皆自南而北從滄洋一帶來者渡江之時鼠皆脚結其尾大者尺餘小者即負于背雖洪濤巨浪亦復不畏隨其高下而浮泛焉間亦有被浪衝

散不逾刻復合遙窺之幾如長蛇蜿蜒飛行絶跡既至北岸不舜竄亦不穴居皆聚子空田內約計有四五畝之多說者謂該處必有水鼠故先知而遠避之也又聞江北金陡門處有碩鼠或十數頭或數十頭恐從埂圩下竄出跳躍而死金陵水西門外新洲一帶亦有此異且死數九夥居人往往盈筐傾棄子外其毛色較常色略青而尾短亦皆由穴竄出者說者謂是即田鼠害稼者結羣自死正主豐兆要之鼠之遠避者固鼠之明人不得而決之也鼠之自死者亦鼠之刼人亦不得而斷之也若偶然之異不主吉凶則鼠又何自避而自死也噫此其中蓋有天焉

寃報原近佛氏因果之說然實有昭昭不爽者吳人喜奉佛諸香伴天竺進香者附舟偕行相戒持素攜茶把置之艙底一日舟子取茶見一巨蛇盤伏茶中雙目炯炯光可射人羣以爲忌熱香禱祝而已既近天

竺界同人舍舟登陸舟子暗窺艙底蛇亦不知何往泊進香事竟人衆次第回舟尚有遲遲未至者同輩候久相與沿流間步聞哭聲似新喪者尾而前行則一小墟落果有遭喪者詢諸農家則曰某黎明至田間遽溘忽來一蛇啄其臀襲狂叫而絶家人往救已無及旁觀者見大蛇始知爲蛇嚙斃回身持械擊蛇則蛇又毫無形跡矣相與大駭香伴乃恍然崩中之蛇爲報寃來上海城內石畝岸某姓翻造住宅於堂中地下見一深潭中蟠黃色大小蛇不一主婦令焚燒之盡斃是夜主婦遍身痛繼乃痛入腹中不一時奄然絶矣蓋蛇之索命也又有繁索命一事浙人金某者以幕游挈子來海上極俊秀金素嗜鱉以爲水族中異味無過于斯所食不知凡幾一夜夢一白甲將軍向金求救云明日命懸公手乞赦之金于朦朧中允其請醒以告其子未之信翌午入廚下見一鱉肥且大甲微白金觸所好食指亦動命解而烹之以供老婆前

夢則置不問矣是晚又夢白甲將至貢貧約當壽報復不數日其子忽病亡金悔甚誓戒口腹之嗜立願放生云噫寃寃相報果若是乎要皆無好生之德而以好殺而心揆之天理殊近殘忍其受報也宜然若某之爲蛇嚙斃者則又難以常理解矣歸諸因果可也

雞鬥鵪鬥一時戲弄之人以爭彩勝此常情也推此而相鬥者亦不一矣至于蛤介則渺乎微矣庚辰之夏粵東南海盤步鄉外有蛤數千隻相鬥于田畔其形甚小背上紋有紅絲一縷橫束腰際各成一隊閣閣聲喧鄉民聚而觀之踰兩時始解散此一異也浦東有河曰運盤河辛巳二月間春雨大沛天將曙雨既止河面有虫盈千累萬似蛇非蛇長三寸頭小尾銳兩邊排列次序不紊亦若相鬥者然其中另有鉗有鬚背色蒼後半有紅絲一縷腹白又有紅筋兩條蜿蜒南北分行歷半時許久始盡有人捕養碗中或截作兩段頭尾仍游行活潑經日不僵老

于漁者亦不識也此又一異也粵東惠州府屬某鄉有耕者夜宿于野時已秋盡忽聞聲閣閣千百成羣驚起覘之則羣蛙逐隊而來儼若兩軍對壘合陣互鬥擊刺有聲漸與勝負已分逐北追奔不留餘地耕者驟詫侵晨與視則蛙屬之死亡幾滿田隴有占者曰此兵象也禍不遠矣然此亦臆度之談耳要之蠻觸相爭原無關于輕重鷸蚌相鬥要自互有損傷爲官爲私本非一類甘苦門也亦所宜然特以在秋暮之時殊足異耳至于變怪百出不知何自來亦不知何自去則吉凶又何在乎願與博物者一考究之

捕蛇者說柳柳州之作是文也寓政之苛也未及夫捕之若何近乃有捕之奇捷者姑蘇滸墅關西鄉向有巨蛇出沒左右數里每夏多染瘡疽疾皆以爲蛇毒所致於是偏覓捕蛇者得甲乙丙三丐甲師也乙丙其徒也索資甚巨鄉人釀與之不數日丐携一籮籮中貯蟅蚣無算既

得蛇窟甲啓囊盡蝘蜓食之身醴漸腫運氣片時腫者全消惟右手食指中指大幾如股令乙丙分立左右甲卽以兩指探入窟中有閒甲儘力舉手外拔乙丙各以鐵鉤助甲倒戟而出蛇已挺然僵斃惟緊嗾甲指頃刻遂愈按蛇長八尺有餘粗逾盌盌而焚之臭聞數里此所謂以毒攻毒也丐之術亦神矣哉

鱗介族之大者於洪濤巨浸中而能揚鬐鼓鬣者莫如爲鰲爲鯨古詩有云滄海釣六鰲又鯨魚跋浪滄溟開是也然鰲不得見鯨聚于北洋泰西人有駕航取之者下此則沙魚海鯊皆有極大者英國人近年得一巨魚固沙屬也身長二丈九尺腹周一丈五尺可謂大莫與京矣博物出重貲購其皮置院中以備博覽云南匯縣北界大團鎮有二漁每于蘆深菱淺相與拏舟而行一日見浪花極大對語曰如此浪花必得大魚下網舉之如一髮引千鈞極力率之方起視之則一魚大如人身周身黃知爲黃魚之魁也破其腹得魚膠另有一胞劈之得小兒骸骨皮肉俱無首足可辨以瓦餅藏而瘞之始信大魚吞舟其理非誣也至如鋸魚害人則又不在乎大矣英國有兵弁堅尼者一日獨往布里河海口洗浴忽來一鋸魚迎而相擊堅尼澌其小以手格之魚一張吻左手已噬去一指吞訖魚復揚鬐而前又噬去右手食指一堅尼負痛而遁又一魚至狀如前而體較大徑噬其膝二手一足均受傷殘命在呼吸矣小艇蕩而過疾呼救艇既至堅尼方欲登舟忽又來一鋸魚視前三魚更偉性復狠惡直噬堅尼之背膚肉盡脫五臟幾見迫舟人救起舁往醫院治之已無救矣按此魚牙排如鋸見人卽噬卽在舟上亦有躍登肆害者況在水中且手無寸鐵乎自是海口軍民相戒不敢至彼處矣福州于某歲得一大龜除首量身計長四尺七寸圍二尺九寸許高一尺九寸許滇六人方可舉之其重約可知矣聞復縱之江中龜亦幸矣浦東之中西河九十月間漁人羅列盤餟有周姓者得一巨蟹形如鉢盂兩螯赤色一大一小殼中青苔蒙茸重約二斤老于漁者目所未見想亦介族中之老物也鄉間人疑其毒無過而問值者携至周浦途次爲一金陵人購去放生矣其鉗似鐵其爪如針初獲時置諸羣蟹篋中凡蟹足經其鉗者無不立斷亦可謂罕見也往年航海者皆謂海蛇甚大疑而置之近有外國人親見之謂于阿非利加地見有海蛇一條傍岸游詠吹噓吐沫久而始隱約計蛇身長有七八丈色蒼黑其頭如獅犬巨如臺子約長三尺眞巨觀也杭垣下城珠冠巷內向有瓦礫堆積土人以狗兒山名之某日傍晚山脊下忽見巨蛇一條蜿蜒蟠旋直繞山址里中小兒十數輩不識爲蛇爭以石投互相爲戲適一行人過見而大呼於是居民集視蛇亦不逞蜿蜒自如有年老者以爲財神變相亟以香燭淨茶祝而送之一倡百和比戶皆然喧鬧半時蛇始逶迤而去按蛇首有五升大兩瞳閃灼作碧色時露金光周身色如栗炭間以深綠粗與柱木相等長幾及二丈然尚未見其尾也又有所謂墨魚者亦水族中奇物竄波多有之形類風大小相等身無鱗介白質而略黑且多斑及足猝視之不辨首尾來時則千百戟聲吐黑沫于海蓋欲藉此障蔽網罟也老漁恰伺其吐沫時與網得之容有自東洋橫濱至者言其地漁人得墨魚一尾大逾磨盤見者數十倍首尾約一十二尺當頭兩翼直立其大如榛長四尺餘雙目炯炯有怒狀見之者皆奇之於是收值賣觀魚則猶是也而利市數倍矣己卯歲三月中日本大板地人忽見海中浮一大龜約長二十四尺衆漁人欲捕糾廿人餘備械而往龜忽睜其目張其喙勢將噬人漁者懼而退龜曳尾沈入海底不再見矣同日隣境人遙望見海中一物極大頭出于水約長五尺許或謂卽此龜也江海之大鯉鱷繁滋何奇不可共何物不可大少所見

多所怪皆拘攣之論也顧博覽之一擴眼界也

俗傳歲逢閏月海中必送鮒魚此常事也未有若錢江之多者潮汎以八月十八日爲巨辛巳八月有海中巨魚爲潮打入者不知凡幾殆如橫江鐵鎖橫亘中流船爲阻礙魚狀巨喙箕口廣顙豐頤鼓吻雷鳴揚鬐波立大者千萬斤小亦數百斤老漁謂係海鰌性喜噬人巨者能吞舟觸最重故有此報或陷泥沙或停江岸自皆無珠任人碎割以償厥罪且魚身爛潰臭穢遶人渡江皆繞道而過云信乎天道茫茫福善禍惡固不獨人類然也造孽重者必受天誅即魚也可鑒矣

犬能守夜所以禁賊也蛇亦有以禦賊者奇矣蘇閩虎阜山後村人某甲陶沙爲業兼蓄鉛銀家以小康一日甲入城未歸婦守戶俟之三更時忽聞簷瓦有聲隔牖覘之則一賊皂衣窄袖緣竿乘下行將下躍未幾賊繞屋三匝久不敢下翻身向外乃呼鄰舍相率逐焉出戶周視見

屋簷巨蛇橫亘其間長約丈許始知賊不敢下屋者怯此蛇耳某與蛇不知有何施與而乃爲之禦賊也不然何適相巧哉

魚之吞舟既受天誅蟒之吞孩亦爲人殛日本某處近有一蟒大如車軸長不知幾十尺猛毒異常望而生畏無有敢觸其鋒者壬午三月某日蟒忽蜿蜒出將某姓數歲幼孩一吞而下迫人見已無及矣鄉人於是羣執軍械誓必滅此朝食挖掘其窟果見大蟒盤臥窟內衆人股栗不敢前惟一人舉鎗奮擊中其首遂斃剖其腹孩骸尚存信乎害人而自害蟒其顯然者矣

水族奇異生平未見未聞者實繁有徒某歲滬城有漁者獲一怪魚長約三尺許狀類泥鰍鱗較大黑色身有四足前二足稍短後二足能自起立行人有謂爲穿山甲者某購而放生投諸城西也是園游人入園見此魚躍登園樓窗牖損急逐之仍躍入池恐後患乃網而投諸海

中云又吳人許姓買鼈蜆之以酒戲諸鄉中久矣一夜客至取食忽見有光閃爍不定疑有異棄之校鼈蜆之光或從海中帶來凡海洋之水擊之即便發亮所謂黑夜遙聚星點紛飛風起潮生浪花如瀑者也

乘搓筆記嘗載之

臨淵羨魚退而結網此有利而無害者若徒手搏取其受殃也亦宜蘇郡農人某于田水泛濫時游魚鱗次取魚舉足泥淖中摸取忽覺有物觸其足初而奇癢繼而腫脹不轉瞬而一趾之大幾如股矣覓蛇丐治之丐至而腫已過膝極力療之始止腫數月乃瘳又有足爲蛇齧者越宿乃延蛇丐療治丐束手云毒已入筋雖不致命厥足傷矣不數日足指均墮去噫此皆一時欲羨之心動之耳咎由自取世之輕身以求小利者其思之

天下事有變生倉卒禍起須臾雖極飲饌之細竟至斃命而爲意

計所不及料者如粵省新會縣黎姓者設木肆于四會縣之滄江貿易公平與人無忤蓋歷有年所矣一日晨餐有所謂猪肉湯者常饌也出湯于釜了無異色夥伴四人圍坐大嚼既罷未逾刻而一人大呼腹痛繼則皆呼腹痛輾轉牀褥莫可名狀甫亭午已斃矣其一夥以未染指幸免雖衆隣搶攘究不解其中毒之故蓋飲湯而死者庖人與焉知非藏毒而謀害者歟親遂如禮殮之亦不請驗也洗寃錄所載後母取家乾菜作羹以餉二子俄而皆斃疑以謀幾成大案嗣審爲蜈蚣遺精乾菜中毒而斃後母始得釋彼飲湯而斃者殆亦類是噫漏鋪救饑鴆酒止渴其貽害于人猶其顯焉者耳要之命實使然不然何如此適相值耶

飲食所以養人者也乃有極口腹之欲而致于傷生者其事非一因類識之如魚之中有名河豚者以其肉鮮美故以是名然有大毒不善烹

者食之必死以其血腥其子眼其睛酸能致人命無藥可解也楊有某姓少僕于四月間乞假歸不一日僕慟哭而來云其父死矣問病則以食河豚對其父約四人共食次早四人皆死一仲子林一伏于案二人伏于地手皆掩心衣皆碎裂口角紅白沫橫溢大小便流纔面皆赤黑色蓋命一鎮江人烹調不善也又廣儲門內邵姓車夫與周購得河豚倩鄰某烹之男女十一人食之同死有一丐婦過此乞食因以餘與之丐婦未及晚腹痛甚死于城隍世多美味何必是而人之嗜此者相率成風以命嘗試殊不知何故也然魚中能毒人者又不僅河豚一魚已也某洋行船夥行抵小姑山下停泊有漁舟捕青魚一尾身可四五尺重約數十斤購之命割烹見魚胆大似卵因思已素患目昏此必清涼明目遂生吞之未數刻腹即絞痛自此逢食即嘔稀粥亦不能進醫藥盡無效不數日竟命青魚胆未有傷人者想此魚過大性有異耳又鱖

魚之雄者爲鱖其力至鉅其性至毒食之亦死蘇鄰醋坊橋魚簖中有巨鱖一條重有三斤山東鱖客見而悅論價既竟無法取携有武生者自誇其力攫臂向前以手握鱖項未及引刃掉尾繞臂三匝霎時間肘幾欲折有弄蛇者過而見之曰殆矣非余莫能脫也令生飽飲雄黃火酒取利刃刈之刃落鱗斷而臂不見血惟繞處如蛇足叢叢刺蠆肌膚乃更數藥以口呷而出之武生乃得不死噫亦幸矣又有食魚致疾者廣州府治新安縣有地名鹽田者濱海民多業漁某冬有漁者獲一巨魚鱗粗而黑嘴尖而綠重約二百鈞老于漁者莫識其名也嘗于市莫之購遂剖而賤售之貧者以值廉多往購味亦甘淡肉堅而澀不數日其地人多有皮色變紅之患症類斑疹而無顆不痛不熱惟癢如虫行醫者視之莫識治以驅風涼血藥亦無效越日而皮變焦色又越旬而皮盡脫去如金蟬脫殼然人如凝脂但未有死者耳病亦奇矣又食蟹者不可與柿子同食滬上有龔姓者一日食蟹後又食柿頓覺發冷肚痛臥牀祇一晝夜醫治不效而亡以蟹與柿皆寒性也噫嘻徒快一時之欲遂至視性命如鴻毛娶餐之害可勝言哉願慾口味者一省之

古木參天有神呵護亦常事耳有遠客歸來者述及樹神復仇二節因異而錄之津城任家胡同有沈某者行八年已古稀向在長蘆轉運司署充當清書公事諳練諸吏無出其右家業饒裕住屋三進頗華美院有古木一株修柯戛雲濃陰匝地乃百餘年之物也沈擬于院中築堵墻以界內外樹適當衝有伐樹念即夢古衣冠告之曰我樹神也寄託已久茲以遍處遽思翦斧何絕無奈火情乎止爾殺機我爲爾蔽風雨爾爲我作主人彼此均便不然勿謂馮將軍不能興問罪師也沈以妖妄置之督匠砍伐斧甫下紅水溢出愈伐愈多家人環勸不止良木既

頹水注如血兩日不絕未幾而某夜回祿災至矣天無微風火勢猛烈合力撲救不能奏效毀屋兩進萬金貲物盡付劫灰沈于夢中驚覺門窗已燃以案卷在臥房檢點保護遂及于難其餘僕屬又有大小三人火葬焉最奇者該屋四邊圍墻絕無坍塌門以內則皆成瓦礫場矣又某姓祖墳在老閘大橋北首傍有大樹一株時有人在此自縊者嗣售與英租界某洋行洋人令鄉人運斧伐去鄉人慄懼不敢下手洋人盛怒親鋸其樹既斷樹洋人手脚忽覺寒冷臥不能起越三日沒矣是二人者皆以伐樹喪身者也豈果樹之神靈應如此乎要亦其人命運使然故乘此妖氣而受其戾歟不然世之伐樹者多矣何不並受其禍哉妄言妄聽可也

果實不一未聞有致人于死者然亦有之如菌種不一鄉人采菌者分門別類詳其名目其有毒無毒者皆辨識之城中人食菌者必以銀物

爲識認鄉人則隨衆隨食不加小心恃其熟識故耳胥門外梅灣某姓母子採菌半籃佐午餐食訖即吐瀉不止翌日同斃按中菌毒者以苦茗曰藥調服立解此殆未以之解也臘梅花結實如豆即藥部中巴豆也食之皆瀉而死其在樹隔年者更烈揚州湖南會館舊有臘梅一株結實纍纍有湖南鹽舟夥遊此見此物愛之採取升許以歸與衆分食片刻時腹絞痛呼號欲絶隣船聞之詢顛末具以告有老舵工取視之驚曰殆矣此巴豆也速與醫治如其言壯者幸無恙其一老婦三小孩皆不及一時大瀉大汗而斃愚人之愚亦可歎也揚城有同塾讀書者爲姚張二姓子年皆逾冠午餐後至塾師之弟若子食西瓜邀同食既已未一時姚張同呼腹痛刻甚一刻面皆青紫如中毒然師適回見此情呼車送回告以故延之治醫皆云中瓜毒師之弟云數人同食何獨二人中之有進拈痛丹與烏骨母雞者醫云非也進以敗毒煖劑無效

中夜遂斃兩家于師門無所怨惟切齒于醫生然究未知所中者果何毒也師子是貼示通衢西瓜有毒不可食而其時賣香瓜者亦不得售轉傳瓜腹生毛初皆不信劈開果然見有黑白毛四五莖長二寸許盤瓜腹云噉物之罕見者其爲毒尚可揣測先事豫防至于習見之物無端有毒即博學之士亦難遠害衛生然則人于飲食一道其必隨時隨物愼之而不可妄爲鑿鑿也可

木裏字畫昔人已有言之而未能測厥所由也新寧縣村人張某事種植一日折取樹上小幹欲以爲鋤柄也該樹名狗毛虫幹不適用乃折之爲薪見木裏有字其文曰鄉村雲字鄉村兩字橫書雲字兩字直書某以爲怪鳴于衆均不解視所折之樹則亦有四字焉其文曰日月常臨一串寫無橫畫者爲祟爲祥紛猜莫定又有郭姓瞥者香港人也行經油麻地人有贈竹一根携至太平山與衆傳觀或爲剖之中有一詩一聯詩云山川凈過聽龍悲水陸羣埋杜鬼饑浪音西方招疫氣東來一指降神旗聯云福隆爲福妙廟成就助成功實閱者皆莫解羣呼咄咄或謂此特奸民之所爲耳聲者與剖竹者皆其類也不然竹竿非珍奇異物何必與衆傳觀而必剖之哉此則人巧爲之而非若木之天成也天之生物何奇不具必以此爲怪抑何鄙耶

開花結實植物類然惟竹樹常有此有則主科第之兆凶歉之兆或主于戈類書所記班班可考而後之以此占驗灾祥者亦往往信而有徵粤省道光初年南海縣竹樹開花結實如米撚而咽之其甘如飴羅羅村先生遂以第三人登上第自是而後番禺許陳文觀察以第二人及第順德李若農學士以第三人及第同治辛未順德梁斗南殿撰以第一人及第其年均有竹樹開花結實之事此一驗也至于凶荒之兆咸豐壬戌年南海一帶竹樹開花結實林地山侍御既以第二人及第而

是年七月朔颶風陡發海潮盛漲災害百數十里及南海譚叔裕庶常以第二人登第之年八月又有風災較壬戌爲尤甚是又一驗也若夫無所徵驗而亦有開花者光緒己卯蘇圖外某氏園林有鳳尾竹數叢忽爾白花吐放屑玉霏霏珍珠點點既如梨花淡冶又復柳絮輕盈萬個千竿一一點綴奇觀也園丁以不祥掃除之又金陵城南北竹園頗夥壬午四月中樹樹皆花色黃而白說者謂主兵象且引咸豐壬子年竹有花爲証要之天時地利偶有轉變故植物因之見異宣洩精英特或然耳即所謂科第凶歉兵戈之兆要亦附會其證耳不然吉凶始兆天豈眞于竹露之哉

壺天錄後序

蓋聞交必得有益之友讀必得有益之書斯外以資夫切磋內以補其閒見儒者交養之學其在是乎予與百一居士交蓋十數年矣志氣磊落博極羣書屢讀場屢每慳慳不得意一日出所著壺天錄示予蓋皆藉閒見之實事以寫其抑塞之心胸情殷懲勸理寓庸常不禁撫卷歎曰此書之有益於人者也余嘗怪人生涉世營營逐逐日在天覆之中而昏於物欲擾於世故者迄不知天道之昭昭抑思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其能統庶彙而在宥包萬化而靡遺者固不外乎典常之理要實於人心之邪正以定世運之盛衰而卽爲降祥降殃之本者也是錄也體天之道爲勸天之言其名以壺者寒暑易時晨昏改候自古迄今悉共此壺中之晷刻也故凡於耳聞目見之端上及天地中及人事旁及鬼怪推而至於災祥休咎之徵驗乎潛動植之靈奇無不渾渾焉噩噩焉

而包舉容納於一壺之中則壺中之天實足以彌綸六合而恢廓九有矣徒仿于氏之搜神齊諧之誌怪奇奇幻幻目駭心驚而按之天道之常其烏能彰彰明顯哉今觀是錄不拘一得要使當世之夢夢者交相警悟咸曉然於天心之感召於本人心而一以常經自守不爲物欲世故所撓則其有益於世道人心也當非淺鮮而居士內外交養之學蓋於是可見一斑云

光緒乙酉清和上浣白田吏隱識於聽風聽水之鄉

增修埤雅廣要

〔宋〕陸佃撰
〔明〕牛衷增輯

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八年孫弘範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一七毫米寬二八八毫米

增修埤雅廣要序

清濁始兆而陰陽萌玄黃肇判而天地位然後萬物生焉人於萬物亦物也以其所稟之全特異故參而命之曰三才斯人紀之所以立也原夫天和块扎物同以生在天則有星躔爲之分野以懸曜焉在地則有山川爲之限隔以產育焉在人則有君師爲之標準以司牧焉然其感也有純駁正偏之不同其類也亦有洪纖高下之不齊仍海爾陸無物不有無地不生充充乎靡窮靡極有不可得而盡知況可得而盡紀乎昔者聖人擬而著之於雅使人讀之不惟有以多其識亦將有以諳其情不惟有以遂其性亦將有以全吾仁也是故爾之於

雅者其謨既遠且該矣廣之於雅者其志益洪且大矣宋開國公陸丞相佃復旁蒐冥索以埤翼之可謂二雅之後而三雅矣吾藩賢王論思之暇嘗登埤之帙而進覽焉睿情孜孜深加矜悅但惜夫敘述之次尾天文而首羣品仍伍鳳鳥而躋微類未愜于中乃躬條示卷帙之所宜增物類之所宜補命臣衷輯之衷介胄之末非能文者且不敢辭於是謹因佃文之舊二十卷增摭羣書所載復二十二卷合而名之曰埤雅廣要其間勺水添瀛杯壤加泰高深固不待是然亦不獲已也閱數年繕完進呈復命翰學吳從政嚴加校勘釋以音註

而梓行之以豪其傳嗟夫動而有息者乾道之資始也五長五族各具三百有六十種之長育植而無息者坤道之資生也萬本萬殊悉統乎三百有六十日之嫗煦動焉植焉息焉否焉混若海汝之不可筭籍使伐南山之竹以爲簡燎徂徠之松以爲煤竭中山之兎以爲毫固不可以殫述之矣臣牛秉不揣襲才妄加補綴詞雖有累於成書事則實該于方策他日覽焉於父天母地之仁品物流行之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倘有裨乎若夫續貂之誚附驥之責尚希置之可也天順元年歲次丁丑端月上元吉日蜀府護衛百戶牛秉奉

埤雅序

嘉祐前經義之未作也先公獨以說詩得名其於鳥獸草木蟲魚尤所多識熙寧後始以經術華詞賦先公詩講義遂盛傳於時學校爭相筆受如恐不及元豐間與修說文因進書獲對神考縱言至於物性先公敷奏稱旨德音稱善且恨古未有著爲書者先公又奏臣嘗試爲之未敢進也天意欣然便欲見之因進說魚說木二篇自是益加筆

削號物性門類編纂將終而永裕上賓矣先公旋亦補外所至以平易臨民故其事簡政清因得專意論讎既注爾雅乃廣此書號埤雅言爲爾雅之輔也埤雅比之物性門類蓋愈精詳文

亦簡要先公作此書自初迨終幾四十年不獨博極羣書而農父牧夫百工技藝下至輿臺皁隸莫不諏詢苟有所聞必加試驗然後記錄則其深微淵懿宜窮天下之理矣後有博雅君子覽之當自識其美焉

宣和七年六月旦男朝請郎直秘閣權發遣淮南路計度轉運副使公事借紫金魚袋陸宰謹序

重刻埤雅廣要序

埤雅二十卷宋陸佃相佃撰於熙寧元豐間以上神宗初進說魚說木二篇後廣為物怪門類積久而成埤雅其廣要增至四十二卷則皇明吳順中蜀府護衛百戶牛衷奉

貸王令推廣之者也余年友孫孝

廉允仁承大司寇簡肅之家學絶意紛華耽情圖史家殖簫然而閉有癖本秘冊謁塵搆求其於芸編校讐刊訂積有歲年令子茂才弘範重付剞劂用廣先志而問序于余ㄧ交孫氏三世簡肅位躋八座孝廉昆弟五人皆負現

材而敦素尚諸孫二十餘人翩ㄧ美秀而文而孝廉父子孜ㄧ矻ㄧ注意博綜即芸編之捧寒暑不輟卧車不倦研精殫力以就之良亦勤矣序何可已序曰爾雅一書列於十三經之中儒者又從而註且疏之夫亦以釋經之用其重不減

於經而名物器數其非心性外無所關涉之粗可知也易言多識以蓄德而夫子論詩亦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精微莫若易而夫子提一貫非多學而識猶然不欲空諸一切而何世之學道者遂欲託言名理而盡掃博閱格物之功哉

余師焦弱侯曰爾雅津涉九流標
正名物講秘者莫不先之昔人所
嘆謂數可陳而義難知今之所患
在義可知而數難陳孰知不浔其
數則影響空疎而所謂義者可知
已故舜稱百德而察通言明庶物
仲尼弟子豈不閒性與天道而史
稱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後世尊
為七十二賢而夫子論學志道據
德依仁可謂純備矣而必終之曰
游于藝游如遊水之波流曲折
無不涉焉為而游衍於其中水為吾
用不與之俱溺耳然則玩物為溺
格物為游其不可以喪志之物而

并慶致知之物明矣是爾雅雖訓
詁之學而通儒名賢往往濡縶裘
明廣雅博物代有作者說文訓林
皆其羽翼考之經籍志自劉歆郭
璞而後無慮數十家陸佃所著尚
有爾雅新義爾雅貫義各若干卷
埤雅所芟二義必皆在其中于此
見古人學問真實非後世所易及
也若廣要成于朱郎之好書牛弁
可謂村官之鄒枚矣按蜀毋昭異
有爾雅音畧三卷唐李商隱有蜀
爾雅三卷則益部山川先後映發
原與是書有緣當時蜀郡曳裾相
與揚搉微義補綴奇字諒尚有人

而牛弁遂附名于不朽良亦厚幸
設無孝廉之寶重茂才之籍樗蜀
道艱雖舊牽湯濾何能令茲書流
布江南煥然一新哉余曰是而有
感焉訓詁盛于漢唐註疏何啻繭
絲自程朱之學行而註疏詘自陸
子靜王伯安之學興而傳註又若

詘然而註疏之傳終不盡澌滅也
類書盛于唐宋六帖玉海考索以
及鄭夾漈之通志馬端臨之通考
皆令人所不敢措手自詩賦之科
罷而舉業之文僅取帖括不復留
意博物而淹通好古之家巨帙累

實未之覩則得書之易而讀書之
少今古所通患也曰茂才是舉而
及之以與藏書者共勗云

萬曆庚戌秋九月
太子諭德里人陳懿典撰

埤雅廣要序

黃唐汤穆墳典奠邈何可讓焉爰逮姬周郅隆八百不期九庶重譯公旦承列聖之資俾輔贊述然王會之列贄陳倗儻赤縣之外境莫天閽是以略主版金鍥之奥刪丹

文緑牒之幽一歸正始綿蕞於龍鳥之紀權衡於忠質之曰采詩彖易揆式典謨於是業隆于二后垂憲于千古更作爾雅以釋經更援經以博雅由是稟經以裁式酌雅以冨言自周歷漢雖厄狂秦然經

籍之疏賴茲援擾蘿賦之藻以為杼軸有魏張揖勘萬籟之鬧竽窮八紘之殊習又作廣雅更益宏才之寰域沖雅文之樞轄矣唐以科目取士四聲標韻二雅寢音雖大名家尚以蟲魚為不切烏求聱龜

取龜攻梟去蛙之罕迄耶無惑乎胡人之誤麝越人之駭毛毳暨宋陸佃農司氏才談博洽嗜古尚奇嘗註爾雅新義其自序云雖使郭璞擁彗清道雅望塵躅可也觀其自負信為奇儁繼作埤雅始之以魚

禽草木終之以釋天初名物性門類又為魚木二說辯雕蔔類志周宇宙可謂筆墨淵海非止奏玉樹冬青廬橘夏熟而已佃曰永裕上賓不復再獻秘文之士秘為帳中風洋溢苞舉秘文秘籍鱗萃採逸禮於殘竹聽遺詩於逵路窴探淵索璞之時非歎鳳泣麟之世

英宗踐祚蕃邸潛秘類河間之好書慕東平之為善

蜀邱秘函第珠裨駁採錄未周殿述天文首登品物抑鳳鳥而雜肖喬徒煩卷帙未愜霄衷更命其臣牛裹修緝裹墝鑒歲暇隃糜時親分析門類增益奇聞繹極山函窮海藏煥炳若列宿之麗天流派若江河之赴海裹分三類類各三百有六以合歲時神禹鑄鼎魍魎莫潛溫嶠燃犀幽怪畢現吾郡簡肅孫公仲子孝廉儀鄙先生丰神灑朗氣藹春雲門

遺清白架富縹緗手校此集欲廣異書而拾人云萎未遑剞劂而茂叙諸賢英材特達孝稟自天不世家殫評著述無餘蘊矣以不佞陳太史叙其書端雄文典雅備原遺治命已質

素交夙同賞閱復加校正以踐續貂迹迩刻經籍子史誌徧録御宇典籍摠括人間稗野獨此遺珠可爲閱裒矧此集長篇琬琰談閒録碎金事週旋斡學有俾於風簷聯串珠璣興峻添於月露英達者菟其鴻軼其奇哉

豈

萬曆庚戌歲季秋既望

檇李彭仲春撰并書

增修埤雅廣要目錄
卷第一
天道門
太極
天日類
天
星
虹
卷第二
天道門
埤雅廣要目錄
雷電類
雷
雲
霜
雹
卷第三
天道門
歲時類
太易
夏
冬
三伏
晝夜
刻
歲
閏
海
朔
望
晦
節候類
節候
起候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卷第四
埤雅廣要目錄
地道門
輿地類
地
土
嶽
衡
嵩
華
岱
恒
山
嶧
會稽
甸服
湖海類
海
潮
江
河
濟
泉
湖
淮

卷第五
地道門
瀛海類
十洲記　祖洲　瀛洲
玄洲　炎洲　長洲
元洲　流洲　生洲
鳳麟洲　聚窟洲　滄海島
方丈洲　扶桑　蓬丘
崐崘
卷第六
埤雅廣要　目錄
方國類
交趾國　占城國
賓童龍國　登流眉國
眞臘國　三佛齊國
單馬令國　佛囉安國
晏陀蠻國　大闍婆國
大食弼琶囉國　大食勿拔國
大食勿斯離國　麻囉奴國
崑崙層期國　西天南尼華羅國
天竺國　黙伽國

埤雅廣要　目錄
勿斯里國　斯伽里野國
黙伽臘國　茶彌沙國
都播國　奇肱國
頓遜國　骨利國
大食國　乾陀國
墮婆登國　訶陵國
孝億國　懸渡國
烏萇國　緲濮國
撥拔力國　于闐國
女人國　訶條國

埤雅廣要　目錄
道明國　義渠國
貫胸國　長臂國
下靈國　聶耳國
無脅國　一臂國
三身國　二首國
無腹國　柔利國
交脛國　小人國
龍伯國　狗首國
長翼國　烏衣國
槐安國　西平國

異境類
華胥國　鈞天國　梯仙國
廣寒府　小成都　華陽洞
天台洞　朱明洞　武陵溪
雙石廩　九仙舘
卷第七
人道門
人紀類
盤古　人極　太古
皇王　儒　佛
僭　五
商　士
人性類　農　工
性理　心性　性命
道德　魂魄　動植
卷第八
人道門
誕生類
感電繞樞生　感星流虹生
感瑶光星生　履巨人跡生
吞玄鳥卵生　指李樹生
聞鈞天樂生　空桑中生
感蛟龍生　娠十四月生
感嘉禾生　輜軿降生
感蒲花生　感星珠生
感日光生　胎孕卵生
盤瓠中生　林檎瘦生
精鷹巢生　處鶴胎生
感井水生　感赤蛇生
感赤虹卒
宿生類
眞宗前身來和天尊
仁宗前身赤脚大仙
徽宗前身大羅天子
欽宗前身玉堂天子
高宗前身越王錢鏐
孝宗前身崔府君
度宗前身沙彌
侯景前身東昏侯
蕭詧前身許玄度

曾參後身王曾
蔡邕前身張衡
鄧禹後身范祖禹
李白後身郭祥正
羊祜前身李家兒
裴休後身于闐王子
房琯前身智永禪師
東坡前身介諶師
歸宗後身郭宣
圓澤後身牧豎
王珉子前身沙門
鮑靚前身李家兒
偃月公後身娼女
章敦後身胡雛
夢生類
夢賜蘭生
夢賜童生
夢曰入懷生
夢玉燕生
夢懸鈴生
夢穫碁生
夢龍據生
夢吞玉生
夢長庚生
夢彩雲生
夢靈鳳生
夢玉筋生
夢黃龍生
夢婦始生
夢大稱生
人道門
異相類
伏羲蛇身　神農牛首　帝嚳自名
蒼頡四目　堯眉八彩　舜目重瞳
禹耳三漏　文王四乳　晉文重耳
老君聃耳　孔聖駢齒　漢祖黑子
漢宣足毛　昭烈大耳　靈王出髭
越王鳥喙　晉武髮長　晉宣狼顧
梁武無影　齊高龍紋　隋高角出
王莽虎吻　太宗日表　武后鳳頸
杜后生齒　韋后紅爪　李氏蜼喻
丁嬪赤痣　壽陽梅額　馬婦鎖骨
麻姑長爪　郭威雀頂　宋祖香孩
仁宗赤脚　徐君卵生　子文虎乳
陸羽鴈翼　因霄重舌　弘景方瞳
審通三耳　成已缺耳　杜乂添眼
姜維斗膽　李膽升膽　馬良白眉

許愼長鬚　岑本長眉　姚泓綠毛
何晏白面　元海赤毛　盧杞藍面
黃昌黑痣　班超燕頷　岳飛猿臂
元載鼠目　詠之兎缺　李嶠龜息
杜預蛇吐　龜年會語　楊宣雀語
翁偉馬語　處宗雞語　令威鶴語
亞夫餓相　王顯作繭　紹宗蒜髮
馬周伏犀　馬祖長舌　曇妙白足
李泌輕身　黃門手板　黃檗足痣
神光換骨　潘岳俊面　林公醜面

玄妻顯黑　方進奇骨

卷第十

人道門

誕文類

手文武字　手文虞字
手文友字　手文王字
手文爲賢夫人字　胸文卍字
胸文制作定世荷字　舌文八字
手文裴休字　背有草付字
足有輪文

夢兆類

夢資良弼　夢黃頭郎
夢日遶營　夢筆點額
夢手捧日　夢蛆附尸
夢木撐天　夢菜生墀
夢頭出角　夢生羊角
夢生八翼　夢與帝擯
夢舌生毛　夢人剃髭
夢狼啖脚　夢人易首
夢蠅集鼻　夢人剪舌

夢神決脇　夢換鬼眼
夢半身熱　夢撐鐵船
夢青鏤管　夢屋懸刀
夢斷盤囊　夢虜脫衣
夢人索錦　夢人遺墨
夢吞丹篆　夢吞沙篆
夢五色筆　夢召書銘
夢筆生花　夢授二筆
夢拔馬蘭　夢乘龍起
夢夜爲君　夢占大象
夢見周公　夢手捧天
夢河去水　夢扳羊角
夢鵝折翼　夢人剃髭
夢神換頭　夢人安鼻
夢人遨車駕　夢人鑒心

夢五色雲　夢筆如椽
夢昆皆字　夢先入試
夢羊踏園

夢内有人　夢食萬爭
夢永人語　夢玉擲門
夢遊仙府　夢兩匹絹
夢臼中炊　夢是因想
鵡夢鸜搏　夢歲在辰
三夢狗
卷第十一　品物門　鱗族類
龍　鯉　魴
鯖　鱧　鯓
卷第十二　品物門　鱗族類
鱣　鮪　鱮
鱘　鮨　鱏
鯊　鰉　鰋
增附　鯨　鮎　鱓
鮫　鯠　鮚
鮸　鮚　鰕
鮀　鯠　鰕
卷第十三　品物門　介族類
龜　蟹　烏賊
鼈　鼈　蚵
蠙蛑　蚌　蠣
貝　鰻
嘉魚
增附　鰲　白螺
卷第十四　品物門　毛族類
馬　麅　兔
麝　犀
虎　麤
豺　獾
豹　羊
牛　熊　狨
麈　鹿
麏　狸
猩　猩
猿　猱
猱　猱
猱　猱
猱

卷第十五　品物門　毛族類

騊　駼　駱　白顛
騱　騵　黃　
駹　駒　駹　
騄　駼　駿　
駃　騠　騸　
騉　駾　駼　
駥　駏　騲　
駓　駱　貙　
騋　騊　貔　
駣　駣　貔　
駠　駣　貔　
駵　駣　貔　
騅　駣　貔　
駽　駣　貔　
騏　駣　貔　
駰　駣　貔　
騢　駣　貔　
駵　駣　貔　
騮　駣　貔　
騧　駣　貔　
騵　駣　貔　
騵　駣　貔　
騵

卷第十九
品物門
羽族類
鷺　鳧　鶴　鵠
鶖　鵻　鳲鳩　雛
鵁鶄　鴉　鷗鷺
鷺鷥　鷺　鷺鷥
鷸鴴　鷸　鷸
卷第二十
埤雅廣要　目錄
品物門
羽族類
溪鷖　鵁　梟
鴉　鴮鴉　梟鳳
鵲　鵲　杜鵑
鸜鵒　鵲　鵲
鷷　鷷　鷷
卷第二十一
品物門
蟲族類
螳　蜡　蠭　蠭
螣　蛇　蚓蛇　蛇
蟋蟀　蛄蟧　蛄蟧
蠐螬　蛾　蠶　蠶
蝶　莎雞　螢　螢
蠨蛸　蠨蛸　蠨蛸
蠨蛸　蠨蛸　蠨蛸
卷第二十二
埤雅廣要　目錄
品物門
蟲族類
蠨　蜘蛛　蜘蛛　蜘蛛
螳螂　蜉蝣　蜉蝣　蜉蝣
蠆　蠆　蠆　蠆
蠆　蠆　蠆　蠆
蠆　蠆　蠆　蠆

增附
蛱　蟆蠓辯　蟬
蠂　蟾　蛇
蝙蝠　蝌蚪　水馬

卷第二十三
品物門
異產類
鯸　猩猩　狒狒
風獸　風母　天雞
雪蚓　水鼠　水鼠
金虹　火龍　魚虎
文鰧　海狗　海鷄
海月　海鏡　龍駒
婦魚　鯢魚　蛤
鮫　火鼠　脉望　眉間佛
王毋　英雞　駝鳥
厭火鳥　蒿雀　蚊母
鵫鵝　水烏　火龜
金鸂　金蛇　金蠭
玉蟾　玉馬　石龜

石燕　金鴈
銅雀　蒼龜　鬼車
騶牙　邯火雀　嗽金鳥
七星鹿　九尺蟹　九尺馳
九尺馬　鹿角魚　八尺馳

卷第二十四
卉物門
釋木類
桃　甘棠　梅
李　楓　槐
棗　棘　木瓜
穀　楊　柚
橘　唐棣　常棣

卷第二十五
卉物門
釋木類
栗　柳　椒
櫻桃　栢　梧
桐　桂　密香
沉香　鷄骨香　黃熟香

棧香　青桂香　馬蹄香
鷄舌香　椒　梓
楘　抱香履　枏
棋　橄欖　胡桃
楊梅　銀杏　荔枝
蒲萄　櫻桐　柳子
桃榔

卷第二十六　共十

卉物門
釋草類
埤雅廣要目錄
竹　蓬　蔣　龍
蘩　蒿　蕑　蕪
藻　海藻　荇　蓴
菱　虞蓼　蘋　卷耳
萑　芥　苹　芡

卷第二十七

卉物門
釋草類
韭　薤　著
瓠　葑　菁
匏　蒲　茅
埤雅廣要目錄
蓴　茆　茭
莕　蒹　蔣
蒲　瓜　龍
長楚　蒨蒆　蕪
萍　茅菅　枲
葦　葵　苘

卷第二十八

卉物門
釋草類
荷　菡萏　藕
茶　葵　藍
芰　芹　蓼
埤雅廣要目錄
蔌　木槿　芣苢
茹蘆　臺　艾
鵲

卷第二十九

卉物門
釋草類
薇　蕨　蒿
蕙　茅　蓬
莫　蘭　蔞
蒲　蒯　葛

萱草　牡丹　增附　穀　麻　菽　薰　莞　茱萸　芋　匏　白華　芍藥　禾稼　稻　黍　麥　牡丹　補遺　蘧蒢　芸　蔏　葷　枸杞　茄　甘蔗　紫荊　芭蕉

什物門　異植類　影木　人柳　佛果　金橘　獨搖草　七尺棗　六斤榴　端木　海檨　歐蒲　金果　東陽果　萍實　白橘　蠟桃核　鬼卓莢　無花果　如瓜棗　如瓶棗　二斤桃　三寸麥　並見九國類

什物門　異珍類　芝　茶　龍芻　蓂莢　指佞草　舞仙草　風生草　迎涼草　令醉草　却睡草　隔火草　青塚草　五行草　金星草　合歡花　押不盧　據火草　五色草　知歲草　書帶草　怕癢樹　返魂樹　避蠹草　蕊薁　萐莆　懷夢草　醒醉草　令睡草　千步草　縮酒草　不死草　烏飯草　令笑花　寸金　銀　鐵　鉛　珊瑚　烽火樹　琥珀　火玉　軟玉　火珠　澄水珠　鮫珠　玉印　履水珠　寶母　銅　錫　琤琅

龜寶　金泥
水麝　文石
清泥珠　照乘珠
避邪玉　撒殿珠
芙蓉鏡　常滿盃
九曲珠　朱砂牀
夫子璧　七寶枕
金剛鑽　雍伯璧
薔薇水　七寶牀
避暑犀　通天犀
赤斑盤　鳳凰臺
上池水　秋雲羅
天水碧　却塵褥
蟬翼紗　龍油綾
龍綃襪　神錦被
金字袍　浮光裘
龍髯拂　飛雲履
百幅被　蘭縑褥
指南車　測影圭
候日丸　候風旗
聚寶盆　煖玉盃
瑪瑙甕　朱砂牀
八陣圖　螭甲燈
鸞血膠　鳳喙膠
兔膽劒　龍雀環
畫夜畫　宿桑鋌
瑪瑙枕　珊瑚格
黃銀帶　玉鏡臺
七輪扇　六角扇
千里鏡　烏玉玦
古瓦硯　千尺井
千日釀　髮幔
服匿　平陸
人瘤　不律
桃梗　鐵箭
銀廐　銀槽
石曰　螺舟
候影竿　候影竿
取月梯　取月梯
紅霓屏　紅霓屏
螭膏燭　螭膏燭
螢火丸　螢火丸
飛氛鶯　飛氛鶯
返魂香　返魂香
玉如意　玉如意
珊瑚格　珊瑚格
龍雀環　龍雀環
宿桑鋌　宿桑鋌
通天犀　通天犀
鳳凰臺　鳳凰臺
空青　空青
朱砂牀　朱砂牀
七寶枕　七寶枕
雍伯璧　雍伯璧
撒殿珠　撒殿珠
常滿盃　常滿盃
煖玉盃　煖玉盃
金泥　金泥
火浣布　秋雲羅
天水碧　却塵褥
龍油綾　龍油綾
神錦被　神錦被
浮光裘　浮光裘
飛雲履　飛雲履
蘭縑褥　蘭縑褥
什物門
異製類
指南車　測影圭
候日丸　候風旗
霹靂楔　高雲梯
八陣圖　螭甲燈
鸞血膠　鳳喙膠
兔膽劒　龍雀環
畫夜畫　宿桑鋌
瑪瑙枕　珊瑚格
黃銀帶　玉鏡臺
七輪扇　六角扇
千里鏡　烏玉玦
古瓦硯　千尺井
千日釀　髮幔
服匿　平陸
人瘤　不律
桃梗　鐵箭
銀廐　銀槽
石曰　螺舟
候影竿　候影竿
取月梯　取月梯
紅霓屏　紅霓屏
螭膏燭　螭膏燭
螢火丸　螢火丸
飛氛鶯　飛氛鶯
返魂香　返魂香
玉如意　玉如意
珊瑚格　珊瑚格
龍雀環　龍雀環
宿桑鋌　宿桑鋌
通天犀　通天犀
鳳凰臺　鳳凰臺
空青　空青
朱砂牀　朱砂牀
七寶枕　七寶枕
雍伯璧　雍伯璧
撒殿珠　撒殿珠
常滿盃　常滿盃
煖玉盃　煖玉盃
金泥　金泥
火浣布　秋雲羅
天水碧　却塵褥
龍油綾　龍油綾
神錦被　神錦被
浮光裘　浮光裘
飛雲履　飛雲履
蘭縑褥　蘭縑褥

埤雅廣要　目錄

卷第三十三
什物門
異音類
浮磬
石磬　黃鍾
畫
玉鼓　石鼓
鷺鼓　夔鼓
鐵笛　神鉦
鴛鈴　玉管
換箔　雞賓鐵
柯亭竹　爨下桐
霹靂桐　赤玉簫
霹靂鐸　黃鍾角
姑洗角　清角
蜚車　飛車
紙驢　紙鳶
龍拘　金筋　渴烏
水仙　赤繩　硯爐
春雅　海鶻　聖瓶
錦傘　銅釵　廚室
露卯
棘猴

埤雅廣要　目錄

卷第三十四
什物門
異稟類
石中瓠　石中松
核中酒　竈中兔
肉中印　瘦中綵
瘤中棊　癤中針
異見類
橘中叟　竹中仙
璞中像　犀中鹿
蛤中聖
空中鼓
寶鼎　龜紐
鵲印　鳩鈎
珠介　六鼻鏡
木馬　龍牙
綉被　藜杖
鐵鏡　銅盤
葉舟　袋玦
玉鏡　金簡
玉鳥　玉杵臼
金盆　玉棺

空中錫　風中橐　鼓中鶴
盞中鶴　杯中蛇　車中猴
舟中象　甕中匣　甕中蝨
鉦中刀　塚中兎　墓中雉
鏡中蛇　筒中蛇　擴中龜
龕中龜　壇中針　車中棘
卷第三十五
文物門
字書類
埤雅廣要　目錄
始制文字　頗識難字　好問奇字
惜故乖字　碑美沒字　豕不識字
識一丁字　識八分字　止識十字
制詰三字　中書五字　舍人七字
書空四字　石缺二字
賦三千字　韻編千字
獻二十字
詩改半字　令改一字　石改右字
恨改幸字　詩用薺字　丁改刀字
撰記減字　冒改姓字　增損一字
語稱好字　對書忍字
聰題糕字　忌呼溫字
掣肘書字　未正朋字
郎呼卿字　稱公輔字
呼卯君字　呼子仙字
鏘安民字　物諧聲字
壁間題字　于不識字
怒呼小字　怒呼小子
妓飲書字
異書類
龍馬獻圖　神龜負書
埤雅廣要　目錄
龜曆古字　石室古字
蠶食葉成字　鴈書虎成字
神許二字　鱉示佛字
影成相字　虎骨乙字
蟾丹書字　鱉腹天字
鴛書印字　紈龍姓字
御改辰字　御去伯字
御改儉字　御改照字
點伽勿字　餅裂十字
門書豪字　凌雲題字
企聰算字
名偶同字
識漫漢字
呼赤丁字
言四聲字
子呼父字
婢皆識字

大書鱉字　虞永興字　鳳尾諾字
氈筆書字　鬼畏草字　犢脇生字
書字殺鼠　書符召鼠　書名殺牀
聞名愈瘧　誦詩愈瘧　呼名止啼

卷第三十六

文物門

謬誤類

不識紀字　不識杖字　不識獵字
不識草字　錯寫篆字　妄呼霓字
謬改金根　不辨亥豕　誤認陶陰

訛云帝虎　矯書無點　不辨諸孫
僞爲爐書　不識盃鐺　不識韋鄂
詐爲古帖

詐誤類

詐醉臥吐　誤謝惠傘　誤認伯階
不識伯淳　不識東坡　不識司馬
妻不識夫　僧識使者　弟不識兄
曾識半面　誤授人官　誤擢登第
錯食蛺蜨　誤酌以醯　誤觸響板
誤食毛髮　誤墨成蠅　妄認生犢
謬認亡馬　妄認車牛　誤持曲禮
繆丞爲郎　訛爲浮屠　誤爲通印
詐市人馬　訛認婿牛　誤認陶陰
詐漢王車　誤中副車　誣告奪貲
僞望昭陵　詭言偷鮓　佯待楚使
誤持人金　誤持人膀　誤擘假榴
詭答兵仗　詐疾得疾　誤鳴進鼓
不辨雌雄　不辨牝牡

隱語類

曹碑八字　孤館四字　招飲八字
雷書四字　門題活字　門題鳳字
辨巳酉字　題絲絡字　市呼布字
呼八人字　避馬涼字　書檢點字
改賀泉字　改廣明字　詩謎子
書註一字點　蛛網
箸謎　棹跋　布瑕
敗弓　藥名　曆本
井謎　習字

占筮類

占鼎云卦　長安賣卜
成都賣卜

錢塘醉臥　合膏封簡　書版索金
市鷁得奴　貢粟求十　占五色雀
雀噰三鮎　庭樹鵲鬬　坐壞竹床
嵩眞術筭　和璞心筭　發椽着瓦
視塚得牛　失馬作膾　筮易得姓
筯筭食物　筯筭囷米　巧發奇中
覆射類
射箴中棗　射袖中橘　射盂中蚋
射匣中鼠　射金甌名　占剝喙聲
射十三物　探鬮中官
埤雅廣要卷第三十七　目錄　三
氣化門
天化類
天雨粟　天雨穀　天雨寶
天雨珠　天雨碧　天雨錢
天雨金　天雨酒　天雨花
天雨虹　天雨沙　天雨毛
天降龍　天投霓　天隕石
天雨血　雹雨斧　雷收麥
日暈虹　虹貫日　月暈角
雷如靁　虹吸酒　雨工
雨氷龜　辛酸霧　虹化金
雪化銀
星化類
星犯鼎　星聚井　星聚奎
星聚里　星犯座　星入斗
星化僧　星化女　星化肉
星化豕　星化石　星化井
星化槐　星墜營　精化蒲
眚化人　彗化胡　熒守心
熒在瓠　火化烏　三垂
酒化雨　槎犯斗
埤雅廣要卷第三十八　目錄
氣化門
地化類
泉化醴　泉化酒　泉化乳
井化酒　石出髓　石流血
石點頭　石有言　石共語
石化虎　石化玉　石化笋
陸沉刹　地陷座　地產毛

埤雅廣要　目錄　三十三

地湧山　地降山　岸爲洲
海變田　水漂山　神移山
靈擘山　鰲戴山　鰲冠山
山爲池
人化類
男化女　女化男　人化龍
神化龍　女化龍　女化鼉
女化蟬　女化蛇　人化鶴
仙化鶴　士化鶴　人化虎
妻化猿　人化熊　人化石
婦化狸　童化雉　母化黿
人化魚　人化猿　人化豕
卷第三十九
氣化門
獸化類　猿化人　豕化人
虎化人　猿化婁　虎化石
狐化男　禽化類
鶴化人　雞化人　雉化僧
雉化人　鶉化人
雉化雄　鵲化印
蟲化類
龍化僧　龍化姥
龍化婁　龜化人
鮎化嫗　蛇化劒
互化類
魚化龍　龍化魚
龍化蛇　鳩化鷹
蛇化雉　雉化蜃
蛇化蜃　犬化龍
雀化蛤　蝗化蝦
雞化鶉　鷹化鵪
鼠化鴞　蠶化蝶
卷第四十
氣化門
肉化類　蔡化黿　血化泥
肉化尸　鰌化魚
鱔化泥　髮化虫
鰌化蝶　蛇化龍
蛇化蜃　豕化龜
蟻化駒

物化類
劒化龍　珠化龍　梭化龍
雷轟福碑　雷擊黨碑
杖化龍　葉化龍　筆化羨
雷雨墜巾　阿香推車
杯化鴽　錢化蝶　舄化鳧
誌公擲錫　羅什食針
械化楓　几化麂
謝仙書柱　江妃解珮
卉化類　蔬化蝶　草化獸
河神擲璧　江神還刀
稻化蚊　杞化犬　茶化龜
澤神見覇　河神縮水
樹化牛　松化石　梅化杏
松叟訴傷　潮君如願
米化丹　絮化萍　菜化蓮
共工觸山　江神掣扇
橘化枳　老姥授簡　湖君吹笛
腐化類　菌腐化蜂　朽木作蟬
埤雅廣要目錄
草腐化螢　麥濕化蛾
鼎鼎化蠅　方女幽婚　娶鬼拜賀　六丁取易
蔓汁化鱉　壞裙化蝶　羣蠅拜賀　青衣報赦
桑疤生蠹　瓜熟生蛆　醯酸生蝻　柳神彈指　朱衣點頭
鬼談玄　井龍出鏡　墓鬼談玄　錢神冠帔
事破鬼膽　蜂呼孔昇　佩刀生毛
卷第四十一
神異門
靈異類
譔搜神記　作無鬼論　著無佛論
天女降婚　闍浮提王　天女降婚　闍浮提王
芙蓉城王　芙蓉館王　乘鹿司糾　芙蓉城王　芙蓉館王
卷第四十二
神異門
怪狀類
鼠異衣冠　犬戴巾帽　瘦傑黃冠

增修埤雅廣要目錄
渚恠畏犀　廟鬼奪扇　路鬼笑扇
驛鬼擲書　廟判帶箭　屏婦歌舞
洞天冥會　猪食寄書　花月言笑
伐木照恠　獊畏貝母　烏將軍娶
鼠畏白老　萬鼠嚙猫　漸耳制鬼
赤郭啖鬼　神荼縛鬼　鍾馗啗鬼
鬼每食鬼　鬼笑營利　鬼不識蟹
鬼患腰腧
妖物類
桑穀生朝　野雉升鼎　野雉在庫
猪肝中識　野狐升座　青蛇見座
龍豢化龜　雌鷄化雄　雄鷄生角
雛鷄四足　猫鼠同乳　鳥鼠同穴
野魂入厠　內外蛇鬬
增修埤雅廣要目錄終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一

宋　中大夫守尚書左丞上柱國開國公賜紫金魚袋陸佃撰
明　蜀護衛百戶牛衷增修　承奉正嘉林吳從政重釋
逸史殷仲春
孝廉孫成名　重訂　孫弘範校梓

天道門

太極

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也廓然太虛既無方所形狀之可見又無聲臭影響之可夢惟理而已理乃氣之始氣乃動靜之始動靜乃陰陽之始陰陽乃天地之始天地乃萬物之始原夫混沌未分之初謂之太初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易者動靜之始也太未者陰陽之始也太和者一之始也是故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所謂太極柱一靜一動之間一動一靜天地人之妙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故云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

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既發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氣

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者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存神其至矣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爲風雨爲霜雪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易簡其究也廣大坤乎散殊而可象者爲氣清通而不可象者爲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故語道者知此乃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乃謂之見易

一

夫太虛之中有理而已有理而後有氣有氣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一數之始也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生萬物徐曰一者天地之未分太極生兩儀一旁薄始終之義橫者象天地人之氣是皆橫屬四極者也禮記疏太一者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極大曰太未分曰一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是即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以至百千萬億兆經該累而無窮皆

原於　也譬猶根之有榦榦之有枝枝之有葉愈大而愈小愈細而愈繁亦皆原於本也

天目類

天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其氣混沌清濁既分伏者爲天偃者爲地天顛也至高而無上字從一大之義天坦也坦然而高遠體象垂示之形廣雅云天去地二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南北相去一億三萬三千五十七里二十五步東西短四十步傳曰尊而君

之則稱皇天周道至於漢酌於是爲至故稱皇天皇天言乎其道也書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言堯道格於皇天故皇天眷命也又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而已上帝五帝五帝不及禋之言也夫言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爾雅曰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於春言其色於夏言其氣於秋言其情於冬言其位相備也傳曰蒼天以體言之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春爲蒼天則於夏爲皞於冬爲玄矣莊子曰玄天弗成又曰有而爲其易耶易之者皞天不宜玄天者言乎其德也又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遠而無所至極耶故詩於高遠難訴於祀大神示享先王曰亦如之也蓋能乂王家則可以享先王矣不能格于皇天則不足以正祀昊天昊天者大神也五帝則繼昊天者也夏曰昊天則帝與萬物相見之時故禮於天祀皆王言昊天而已大司寇曰若禋（音因）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太宰稱祀不言禋者精意以享曰禋太宰所以佐正事上帝大矣王以道揆無所事意故也然則士師乃言祀五帝則沃尸又不言禋則精意以享非士師所及故也太宰不言禋祀則禋祀之言也士師不言禋祀非過禋之言也

每稱蒼天悉離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巷伯曰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黃鳥曰彼蒼者天臧音火我良人是也爾雅曰窮蒼蒼天也窮言形蒼言色也桑柔之詩初曰倬彼昊天寧不我矜言昊天則猶望之以其明也次曰靡有旅力以念窮蒼言方是時厲王無道甚矣天下大亂小人知念土宇而君子反無旅力以念窮蒼也昊天者大以明與玄天反詩曰浩浩昊天不駿其德蓋冬曰上天則宜玄其德矣夏曰昊天昊天則宜駿其德矣今曰浩浩昊天不駿其

黃唐武后作旲

日

說文曰實也太易之精不虧從口一象形天無二日故於文口一爲日所謂衆陽之宗人君之表也淮南子曰日出於暘谷入於咸池沸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之上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臻于衡陽是謂屬中對於昆吾是謂正中經於泉隅是謂高春薄于虞泉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日御曰羲日光曰景日影曰晷日氣曰晛日初出曰旭日昕曰晞日溫曰煦在干曰亭午在未曰昳日昃的音意亦是也傳曰上天言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詩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蓋悠悠蒼天貌明

日晚曰肝日將落曰薄暮日西落光返照於東謂之反景倒景又曰日出曰朝陽日暮曰夕陽春曰遲日夏曰畏日秋曰凄日冬曰霰日易離爲日左傳天有十日謂十榦自甲至癸也又曆官亦曰日者廣雅曰日名靈耀一名陽烏未明大明古作⊙唐武后作囘

月

說文曰太陰之精象形內象蟾桂之形故夕從月半見而林罕以爲象其未有蟾桂之伏也釋名曰月闕也言滿則復缺也朔月初之名也朔

蘇也月死復蘇生也晦月終之名也晦灰也火死爲灰月光盡似之也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望月滿之名也至十五日西月東遥相望也禮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朔而月出西方夕見夕莫也故王者旦見日朝暮見曰夕義取諸此所謂朝夕因於日月者也至望然後出於東方夜見尚書大傳以爲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音挑又吐了切）朔而月見東方謂之朏（音匪又芳尾切）朏也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履我發兮履禮也日月之盛皆在東方故詩舉以刺襄而言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君無失道如東方之日以禮即我故彼姝者子在我室兮也臣無失道如東方之月以禮發我故彼姝者子在我闥兮也詩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恒恒上弦也升言有隆而無降恒言有盈而無虧也書曰哉生明又曰哉生魄說者以爲朔後月明生而魄死望後月明死而魄生故書以朏（音匪又配入聲）望生明生魄紀月甲子紀日也楊子曰月未望則載魄

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於日乎此言士之或貴或賤或肆或拘在其上與之如何而已風俗通曰吳牛望月而喘言使之苦於日是故見月而喘蓋傷禽驚於虛玄疲牛望月而喘物之懼怯見似而驚有如此者屈子曰懲於羹者吹韲此之謂也舊說積陽之氣生火火氣之精爲日積陰之氣生水水氣之精爲月故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易曰離爲日坎爲月其以此乎淮南子月一名夜光月御曰聖舒亦曰纖阿道書曰結降又海蚌食月光而生珠曰明月

實生海中大如鏡曰海月皆假其光輝相狀而目之也唐武后作冏

星

三五曆曰星者元氣之英蓋積氣之中有光耀者也星精也月魄也靈魂也曜名曰祭雨曰升祭星曰布升取其氣之升也布取其象之布也書曰卿士惟月庶民惟星言卿士之證月是也庶民之證星是也月之好惡從星而已故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此之謂也蓋役久病於外則天下幸亂卿士下比於

民黃帝命羲和迺能使難滋大而已故是詩刺之詩曰唯彼小星三五在東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音晝四時更見日月夫婦之象也則大星以況姪娣而小星當賤妾矣蓋諸侯一娶九女姪娣與勝而八故詩正以三五況之三心以春見於東方最光見者五噣以冬見於東方最後見者賤妾之進御於君也猶之小星隨此三五先後更見於天不見陵掩則以夫子之惠下逮故也然進御之法姪娣兩兩當夕故詩又以參昴況之參昴二星也而又加西方之星其在於東則以夕並見小星隨焉夫月也大星也小星也各以其分夜見於天則夫人惠及賤妾並特人事而已哉禮運曰天秉陰竅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垂陽之象也堯典春曰日中星鳥夏曰日永星火秋曰宵中星虛冬曰日短星昴或言星鳥或言星火或言星虛或言星昴相備也蓋聖人南面視四星之中言星鳥則以見四星之次也先儒以爲四方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西方成虎南成鳥形後成龜形謂在天成象在地成

形是也傳曰龜與蛇交謂之玄武則玄武七宿宜曰龜蛇之形不得獨成龜形而已以今垂象考之龜龍以前象蛇室壁象龜梓愼所謂宋鄭其機平今蛇乘龍是也蛇蓋虛危之星考工記曰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旗音余七旂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旂以象伐也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四旂變言龜蛇亦以玄朔道之所在龜蛇相成異乎三方不可謂之龜旐音兆除矯切故也爾雅曰天根氐也蓋氐一名本元亦或謂之天根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

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殘寒天根亢也本氐也駟房也火心也爾雅曰營室謂之定傳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說者以爲定昏見而中然後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是也傳曰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則謂之營室又非特取其時而已禮運曰日星以爲紀故事可列也蓋傳以爲龍見而雩水昏正而栽若此之類所謂以日星爲紀者也

斗

斗有環域北斗七星四爲魁五至七爲杓所以運量萬物莊子所謂維斗得之終古不忒者也太玄曰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言萬物豐於纁夏耗於玄冬隨斗轉徙而已騶冠子曰斗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指一方四塞俱成此之謂也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又曰豐其沛日中見沫沫蓋星之微者薛云輔星理或然也孔子曰豐其沛日中見沫沫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然則日中見斗尚非所宜日中見沫尤非所宜矣蓋三應上非所宜應而應焉非所宜應而應此昏所以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殘寒天根亢也本氐也駟房也火心也爾雅曰營室謂之定傳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說者以爲定昏見而中然後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是也傳曰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則謂之營室又非特取其時而已禮運曰日星以爲紀故事可列也蓋傳以爲龍見而雩水昏正而栽若此之類所謂以日星爲紀者也

漢

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河精上爲天漢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言水氣之在天爲漢今皆倬然昭明回轉於上則非雨之候也又曰瞻卬昊天有嘒其星言早久而繁星備見則尤非雨之候也且其正言昊天則夏之時也以今觀之炎夏旱暵而熱則小星森布如棊星陽之精也陽盛而亢則星稠於上其理然也詩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言有光而無所明也蓋況幽王無監察之實矣又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織女則以況其內牽牛則以況其外跋彼織女不成報章言有織之名與象而已無成女事衣被之實也睆音環上聲彼牽牛不以服箱言有牽之名與象而已無成男事轉輸之實也啓明則以況其左長庚則以況其右言王左右或當養人以啓導王德或當養人以廣續王事今皆有名位而已無其實也又曰有抹天畢載施之行天畢又以況王也畢者所以助載物實則天漢言幽王哲不足以照察天畢言幽王惠不足以化養亦皆有名位而已無其

實也星皆在天而天漢天畢獨言天則以況王故也又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斗南斗也聖人南面視四星之中箕在南則斗在北矣箕則以況其前斗則以況其後不可以簸揚言有箕之名而已於養人無簸揚之實也不可以挹酒漿言有斗之名而已於養人無挹注之實也箕之用在舌言翕則其形反矣斗之用在柄言揭則其形覆矣此又言其斗之將落而其象變也益二十八宿者經星舍於

天而不動者也至於向晨則天牽之而西沒故此於斗言西柄之揭是詩於織女言不成報章則非不以也不成而已矣牽牛言不以服箱則非不可也以而已矣於織女言跂猶有織之象也於牽牛言睆猶有牽之象也至於箕斗言不可以簸揚不可以挹酒漿其舌則言翕其柄則言揭以明幽王內外左右前後之臣其惡皆有加而無已也監亦有光猶有光也載施之行則言天畢虛設於上具位而已矣夫幽王之君臣皆有名位而無照察化養衣被轉輸啓導廣續

簸揚挹注育人之實此東國之所以困於役而傷於財也故其卒篇所陳如此夏小正曰漢按戶言正南北也

虹

雄曰虹雌曰霓舊說虹常雙見鮮盛者雄其闇者雌也一曰赤白色謂之虹青白色謂之霓故氣也今俗謂虹爲絳音洪色絳也一名蝀音帝蝃音棣爾雅曰蝀蝃謂之雩蝀蝃虹也蜺爲挈貳貳蓋言二淮南子曰天二氣則成虹是也虹淫氣

也故又借爲實虹小子之虹虹潰也詩曰蝃蝀在東莫之敢指說者以爲夫婦過禮則虹氣盛諱之莫之敢指文子曰至治之世虹霓不見則夫婦過禮虹氣爲盛理或然也蓋地氣還矣天氣不復於是成虹虹天之淫氣也夫水氣之在天成虹又天之淫氣爾尚且惡之如此而況於人乎所以痛山夫奔也故曰蝃蝀止奔也傳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有是哉升雲言朝則以況況淫奔之始蝃蝀言晚則以況其終終則言不復雨矣雨者和之象也先儒

以爲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今以水噀日自側視之則暈爲虹蜺然則虹雖天地淫氣不暈於日不成也故今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月令季春曰虹始見蔡邕以爲虹常依陰雲而出於日衝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常以日西見東方故詩云蝃蝀在東蝀之文從東以此故也蜺則常依蒙濁見於日旁白而直者曰白虹凡見日旁者四時常有之唯雄虹起至孟冬乃藏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然嘗有見夕虹下澗中飲者虹兩頭皆垂澗中

使人過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之間如隔綃縠自解自西望東則見立澗之東西望則爲日光所爍

撝李胡元貢寫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二

天道門

雷電類

雷

說文曰陰陽薄動靁雨生物者也從雨畾象回轉之形今俗曰回雷回雷也震雷謂之劈歷震言所以振物也其緩者霆說文曰雷之餘聲鈴鈴所以挺出萬物也先儒或以霆爲疾雷蓋爾雅疾雷謂之霆霆亦非電也蓋音庭則爲雷音蜓則

古文雷字下從四田二回自子至卯積四陽而復雷乃發聲此其所以從四田也陰陽回薄此其所以從二回也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戒其容止者蓋迅雷風烈必變所以畏天威也小民不畏天威懈慢褻黷或至夫婦交構故君子制法先雷使之戒愼玄女房中經曰雷電之子必病癲狂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也詩曰蘊隆蟲蟲言蘊蘊而暑隆隆而雷

蟲蟲而熱也說者以爲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雷聲尚殷殷然易曰雷雨之動滿盈殷殷滿盈之聲也詩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在南山之側在南山之下側言亦在其陰與左右也下又言或在其下雷風號令之況也語曰雷高弗雨雷在南山之下則雨矣故詩以況君明而令善法言鼓舞萬物者雷風乎鼓舞萬民者號令乎雷不一風不再不一者號也不再者令也傳曰雷不蓋醬令人腹中雷鳴今月上下如弦之時觸醬輒壞里俗忌之物之相感有如此者蓋不

可得而推也傳曰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入則除害出則興利禮曰毋雷同雷震百里謂之一同先王建國取法於雷雷者陰中之陽也傳曰巽大一石刻爲雲雷之形蓋無雲而雷巽也故巽併畫雲雷象施不窮由此觀之畫繢之事土以黃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略可知矣韓詩以爲巽飾天子以玉諸侯大夫以金士以梓詩曰我姑酌彼金巽此王大夫言之也易曰風雷益又曰雷風恒蓋曰風雷益則言風積

而成雷故曰益也物理論曰積風成雷若夫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則是恒而已矣鵬冠子曰一葉蔽明不見大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夫雷霆之震亦大矣今徙兩豆足以窒之又況障之有大於此者乎

電

陰陽激耀與雷同氣發而爲光者也雷從回電從申陰陽以回薄而成雷以申洩而爲電故也或曰雷出天氣電出地氣故電從坤省管子所謂天冬雷地冬霆是也記曰地載神氣神氣風

霆風霆流形言萬物以風霆流形而風霆出於地之神氣也說卦曰離爲電電火屬也蓋陰陽暴格分爭激射有火生焉其光爲電其聲爲雷今鐵石相擊則生火焚燒石投井則起雷又況天地大爐之所薄動其火之所激射乎易曰雷電噬嗑（音誓嗑音盍）又曰雷電皆至豐雷電噬嗑言雷電合而章也故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今旱暵亦或電而不雷則雷電不必皆合而章也故易雷電合而章然後爲噬嗑然雷電合而章又不必雷電皆至若今震雷與電俱赴者所謂雷

雨

說文曰水從雲下也天地之氣怒而爲風和而爲雨故凡易稱雨者皆和之象詩曰有滲萋萋興雨祁祁滲陰雲也亦或作滲滲水氣之雲也傳曰雨雲水氣萋萋盛貌祁祁徐貌蓋雲欲盛

盛則雨足雨欲徐徐則入土且亦雲氣不待施而雨者非陰陽之和也故詩雲以萋萋雨以祁祁爲雪詩曰靈雨既零命彼倌（音官）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瑞應圖曰靈雨瑞雨也降而應物謂之靈雨星晴也言夜而雨夙而星見於是督勸農桑此傳所謂務材訓農者也鹽鐵論曰周公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雨則必以夜夜者正雨之時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濛善沾濡又喜陰結不解羈旅之愁於是爲甚故詩以言其情也雨無正曰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

所以爲政也政者正也夫文一止爲正衆多如雨則無正矣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又曰益之以霢音脈霂霂釋名曰言纔霂漉大雨也小雨謂之霢霂名沫滂沱大雨也霂漬如人之沐雖及其上支而已根不濡也益霢霂霢潤入土如人之脉故曰霢也說文曰秋穜厚薶故謂之麥然則霂言其上霢霂言其下矣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方黍之苗也暑雨暴息無陰雲以覆之日隨蒸焉則苗槁矣將以潤之乃所以害之也故詩正以陰雨爲善今俗五月謂之分龍雨曰隔轍言夏雨多暴

至龍各有分域雨賜往往隔一轍而異也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小畜也升氣又自乎西故能爲密雨而已傳曰疾雨曰驟雨徐雨曰零雨雨久曰苦雨又曰愁霖雨晴曰晹雨水曰潦時雨曰澍

雲

古文云字作雲象雲回轉之形其上從二二者天中之陰也天中之陰應之於上故地中之陽升而爲雲蓋陰陽之氣自下而上阻於一則爲亏應於二則爲亏應於二而盤薄則爲雲云旋

也亏者象其氣之舒亏莊子曰於亏以蓋衆義蓋取此古文雲字又有雲氣盤薄之形與乃字相類者乃字說文以爲象氣出之難氣自下而上至上而不得達所以爲氣出之難也春秋傳以爲乃者難辭其以此乎今二云又爲云爲之云云有應而言也易曰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變化云爲聖人之事也故能常與吉會而占事知來象事知器云如雲爲象母侯制字之意皆以天事言之故易君子謂之言行聖人謂之云爲詩曰洽比其鄰婚姻孔云傳

曰云旋也言幽王之時小人有酒食以洽比其鄰里周旋其婚姻云象周旋盤薄之形故云旋也此以形訓詩曰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變兮季女斯飢言小人枉上膏澤不下於民則衆良於是失職薈會也蔚鬱也陰陽鬱而成雲蒸而成雨會而成雲散而成雨傳曰陰凝上結則合而成雲陽散下流則降而爲雨地氣上爲雲陰中之陰也雨出地陽中之陽也天氣下爲雨陽中之陰也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故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蒸而爲雨雨者陰陽之和也然而朝雲喜暘暮雲喜

雨故詩言薈蔚不雨之雲又言朝隮也賦曰朝爲行雲暮爲行雨傳曰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則朝者陰散之時非所以爲雨矣淮南子曰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浮音岑雲波水詩曰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則山雲草莽於此見矣論衡曰太山雨天下小山雨一國南山曹之南山則雨一國之山也故詩主以言之晉天文志曰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雲者氣也地氣異矣故雲之成象亦以不同則山雲草莽水雲魚鱗理或然也

左傳以爲分至啓閉必書雲物蓋吉凶之兆有在於雲者故先王占焉傳曰青爲蟲白爲兵赤爲旱黑爲水黃爲豐年此五雲吉凶之侵也莊子曰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六合之外神人者乘虛不墜觸實不凝故能御虎兕貫金石乘雲霧而浮遊如此詩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冬曰上天夏則天降而下冬則天升而上燠則雲睹而異寒則雲陰而同故也董子曰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矣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矣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矣雪不封樹凌殄害而已矣雲五色而爲慶二色而成裔或曰二色曰裔余出切外赤內青謂之裔雲太玄曰紫蜺裔雲朋圍日君子小人並進之象也君子小人並進此其疾者所以不割也測曰紫蜺裔雲不知刋也言紫蜺裔雲並進則以紫蜺不刋故也紫蜺以象小人裔雲以象君子

雪

說文曰凝雨也從雨從彗蓋雪雨之可埽者也亦能淨坋穢若彗所謂以黍雪桃者以淨爲義

詩曰雨雪瀌瀌音鑣又扶彪切見晛曰消雨雪浮浮見晛曰流言君子體道在上而小人之類易消如此晛日氣也詩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雨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雰雰盛也三農之事雪則欲盛而遍也雨則欲微而潤也蓋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而其春必有小雨故是詩雨言小雪言盛也雪則欲其盛矣然又欲其澤浸之甚周也故繼之曰既優既渥雨則欲其微矣然又欲其膏潤之僅足也故繼之曰既霑既足蓋驟雨不如久雪之入土深且無泛溺又

可以覆陽於根著范勝之書曰雪者五穀之精取汁以漬原蠶之沙和穀種之奈旱今雪寒甚則爲粒淺則成華華謂之霙（音英）韓詩外傳云雪華曰霙凡草木華多五出雪華獨六出是也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音先去聲）言雪之所加物有死者霰其先至者也霰至則危亡之兆見矣霜霰陰剛之徵也霜集而後堅冰至霰集而後雪至故詩易以爲始亂之象爾雅曰雨霓（與霰同）爲霄雪霓從睨自霄從消省詩曰見睨曰消蓋雪以微温搏之故散而成霓郭璞所謂水雪雜下

謂之消雪是也說文曰霰稷雪也閩俗謂之米雪亦曰濕雪然臘雪握之輒聚立春以後不復可搏略如霄雪亦以微温搏之故也里語以爲春雪不能蠲壓瘡瘢其以此乎夏小正曰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

霰

說文從雨散聲雨雪雜下也雪初作未成華圓如稷粒撒而下亦曰米雪粒雪釋名云星也水雪相搏如星而散也今名濇雪濕雪曾子曰盛

大戴禮霜陰陽之氣也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霜原其始則露也露寒則爲霜霜之爲言喪也其氣慘毒物拂之則凋喪然有神司之其名青女故駟見而賈霜豺祭而休工天聖中青州盛冬濃

霜屋瓦皆成百華狀元豐末秀州人家屋瓦上俱成華每瓦一枝如畫家所爲大華有似牡丹芍藥者小華有似海棠萱草者皆有枝葉氣象始生以紙印之無異石刻又豐山之鍾霜降而自鳴淮南子曰鄒行盡忠燕惠王聽讒而繫之仰天而號夏五月天爲之下霜

露

露陰陽之氣也陰

則凝爲霜雪陽氣勝則散爲雨露夫王者德至於天和氣感通則甘露降耆老得敬則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

甘露者仁澤也其凝如脂其美如飴黃帝時丹丘國獻瑪瑙甕売時猶存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謂之寶露頒賜羣臣至舜時露漸減蓋時淳則露滿時澆則露竭漢武作承露盤仙人掌以取雲表之露屑玉服之東方朔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見吉雲五色着於草樹露味皆甘帝曰露可得否朔乃走東至夕而還得玄露盛以青琉璃各受五升帝遍賜羣臣得之者老者少而疾者除也其異如此

冰

淮南子曰水向冬則凝而爲冰冰之爲言凍也本作爻象凝之形也月令孟冬之月水始冰仲冬之月冰益壯季冬之月冰方盛水澤腹堅風俗通積冰曰凌冰壯曰凍冰流曰澌冰解曰泮日在北陸則藏冰日在南陸則頒冰調陰陽也光武至河上王郎兵在後王霸詭曰冰堅可渡武至河冰果合未畢數騎而冰解唐長慶六年海州海水冰南北二百里文中子曰巧治不能銷冰良工不能琢冰元至正間汴河冰成五彩華草如繪如繡三日方解吁天之造物也固匪

物物而雕刻之慘未有如是之異觀於此抑亦異氣之使然歟

雹

陽散陰爲霰陰包陽爲雹曾子曰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是也申豐以爲古者藏冰固陰沍寒而無雹蓋陽無所洩雹之所以生也雹形今似半珠其粒皆三出蓋雪六出而成華雹三出而成實此陰陽之辨也雪霜之類雹冰之類造化權輿曰雹者雨之冰也又曰東方之氣雷南方之氣電西方之氣虹蜺北方之氣雲雨及其睽出也故木至再華而夏有雹歟

風

天地之氣噓而成雲噫而成風雲陽而出於陰風陰而出於陽爾雅曰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凱風言其自涼風言其德泰風言其交詩曰大風有隧有空大谷言大谷者大風之自也故曰谷風言其自易曰巽爲風巽東南也今風更生於西則巽究之氣交矣故曰泰風言其交

谷風風之厚者涼風薄也故谷風以刺俗薄朋友夫婦離絶詩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又曰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言谷風之於天不能皆雨也亦或以陰其於地也又不能皆生也亦有萎死者然則人事豈可以責其全哉又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凱樂也憂釋而爲樂怒釋而爲凱南風謂之凱風則天地之怒氣於是釋焉故也詩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北風其喈雨雪其雱風以譬威雪以譬虐雱蓋言聚霏蓋言散涼者其刻也喈者其和也自今觀

之雪勢布散無所不加其意或未艾也則風候更和故是詩風以其喈雪以其霏爲後喈喈聲和也氣和則聲和矣詩曰終風且暴終風且霾卒曰曀音衣去聲曀其陰霾而風爲暴風而雨土爲霾音埋陰而風爲曀曀下也曀上也此言州吁之暴逮於上下如風暴矣又增以霾如風霾矣又增以雷明有加也傳曰積風成雷其此之謂乎爾雅曰焚輪謂之穨奧頹扶搖羊角郭璞以爲穨暴風從下上也蓋暴風從上下也按謂傳云穨暴風

則和得叁之氣則涼得木之氣則溫得火之氣則炎得水之氣則烈列子曰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鐘温風徐回草木發榮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濃霜洞爾雅曰四時和爲通正謂之景風景風者天地中和之氣也淮南子曰東風至而酒湛溢造化權輿以爲東方之氣風也故凍非東風不能解湛非東風不能溢風俗通曰猛風曰颮音標小風曰颾音條涼風曰瀏微風曰颸音列涼風曰

以其虛而會應名之曰道也妙而不測名之曰神也移而不定名之曰易也凡諸倫類生而含識者名之曰性也性之所起而差別者名之曰情也江南云一性之動是爲太易言性之移易不定也或爲人或爲異類在性之所好而生理以其移易之事廣大故名太易文中子曰天地

立而易行其中矣

造化

形之生成謂之造因形而易謂之變離形遷滅謂之化夫天地萬物陰陽造化而已性之分別謂之識事之感發謂之情物之含情具識者相續流轉於造化之中歷無窮時爲無窮事因理之有常也然而陰陽運行而不息寒暑往來而不窮春冬開落霜露改更日就月將時至氣化自少者必壯壯則必老老則不能不變自爲者必成成則必壞壞則不能不化有能遺物離人

超出造化之外卓然而獨存者其惟聖人乎

春

春之爲文從艸屯日蠢也萬物始新屯生而蠢動也日在營室昏參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勾芒盛德在木日行東陸其蟲鱗其音角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合同萬彙昭蘇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

夏

夏之爲言大也明也萬物至此盛大而光明也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盛德在火日行南陸其蟲羽其音徵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蠬蜼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南郊還反行賞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懽悅

中央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盛德中央其音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黃食以居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木配春火配夏金配秋水配冬土則旡時寄王十八日而其正位實在未宜處季夏之末金火之間不然則火金相見必相克則不能成歲功矣互見

秋

秋之爲言愁也萬物其氣凄惻而愁也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盛德在金其行西陸其蟲毛其音商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凉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命將選士以征不義

冬

冬之爲言終也萬物藏而四時盡也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盛德在水其行北陸其蟲介其音羽其數六其

味醎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水始永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

三伏

按三伏之節起於秦德公前郊祀志秦文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師古曰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必伏歷忌曰四氣代謝皆以相生至立秋以金代火金畏故三伏皆庚日伏之爲言伺也藏也隱也金乍見火而遂土旺隱而伏藏伺其時之至也故季夏之末孟秋之始適當一歲之中陰陽家謂土王用事

晝夜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地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本之虛湛本無形感而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榮錯對生則聚而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必有仇仇必和而解故變惡之情同出於太虛卒歸於物慾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刻

刻漏也以漏箭定日晷曰刻故因謂晷度曰刻書正義之古制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夜中六十刻天之晝夜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夜中六十刻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五刻夏至晝六十五刻夜

三十五刻冬至晝二十五刻夜六十五刻春秋分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從春分至夏至曆九刻半夏至至秋分減亦如之從秋分至冬至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春分增亦如之漢初大率九日增減一刻至和帝時侍霍融始請改之古作副

歲

歲木星也其步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也從步戊聲釋名云歲越也越故限也爾雅夏曰歲郭璞曰歲星行一次荏木星謂之

歲星與年歲義同者因以其一年行一次十二月而周天故曰歲星此星行一次而四時之功畢矣故謂之歲

閏

閏餘分月也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諸侯受之居門中以聽朔於太廟告朔之禮每月一日請而行之有司則供羔羊時君不能故子貢欲去之夫子惡其并去其羊則此禮遂絕不復振也莊王居門中以其無月也史記黃帝起消息正閏餘論曰一歲本有三百六十六日天順動而不止不能無小失故節減其六日又減小月六日以順天象三歲足得一月餘六日故三歲而閏

又餘六月積二歲又餘二十四日故五歲再閏閏之言間也若今俗縫衣一長一短則歷其長以就短謂之間項氏曰年以日月十二會爲一周故止於三百五十四日而成年歲以星度中朔術爲一周故必三百六十六日爲成歲益五日照而光生半照即爲弦全照乃成望交在前年餘兩月而後五氣之氣始備而度始周此再閏而無餘日七閏五退一寸皃汝遇閏則增一枚抑亦閏喉之使然歟

晦朔

大月三十日爲晦小月二十九日亦爲晦晦小月二日爲朔大月一日亦爲朔晦朔之爲言昧昧也是夜自暮達旦而昧昧也朔之爲言蘇也次月一日而明稍蘇也又初也始也堯時有草夾階曰蓂觀之以知晦朔所謂曆草也夏以平明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是謂三朔古者天子頒朔則聽朔於南門諸侯受朔則告朔於太廟告朔之禮每月一日請而行之有司則供羔羊時君不能故子貢欲去之夫子惡其并去其羊則此禮遂絕不復振也莊生謂雞菌不知晦朔猶言夏蟬不可語氷霜矣

望

望月滿也借作望如朝君也從臣從月從壬壬朝廷也後律歷志分天之中相與爲衡謂之望謂月半日月正相對其平如衡益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照即爲弦全照乃成望交在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周禮卿士注月大十六日望月小十

五日望說文古作朢日月之望本作朢瞻望之望從亡望省聲今通作望非古文制字之義

辰

書曰曆象日月星辰注辰謂日月交會於十二次所會之地也每月不同十月析木寅九月大火卯八月○星辰七月鶉尾巳六月鶉火午五月鶉首未四月實沈申三月大梁酉二月降婁戌正月娵訾亥十一月元枵子十二月星紀丑又五辰謂木火土金水之時也三辰謂日月星之時也日照晝月照夜星運行於天民得取其

時節以明鑒而不失也

節候類

起候

以十一月中蚯蚓結起候者用冬至甲子上元曆始也以東風解凍起候者本人正爲重用五代馬重績新曆日月雨水爲氣首也

正月

東風解凍者春風發散寒凍之氣也蟄蟲始振者初始振動而未出至二月乃大驚魚上氷者當盛寒時伏水下逐其温暖至正月陽氣上始

遊水上而近於氷獺祭魚者此時魚肥美先祭而後食也鴻鴈來者大鴻小鴈自外來於中國將北反其居遍卦驗云立春雉雊雞乳雨水降條風至條風東風也猛風風之甚也動搖草木有聲故曰草木萌動是爲可耕之候

二月

桃始華應驚蟄候又五日而倉庚鳴鸎黃又曰鶪黃栗留又曰鶪黃商庚楚雀齊人謂搏黍令曰布谷與搏黍聲相近鳴鳩鴶鶪皆其號也鷹化爲鳩至秋時則鳩化鷹玄鳥燕也又曰乙鳥以

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所以商簡狄吞而生契陽在陰內不得出奮擊之而雷發其陽聲電者陽之光陽在陰外有所麗故閃爍而爲電又曰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皆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

三月

桐始華田鼠化爲鴽鴽鵪也一云牟無鼠陰類也雄蜺謂明盛者雌蜺謂闇微者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勝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

甬滴則虹生蓱浮萍也又曰蓱曰蘋水草也鳴鳩拂其羽蠶將生之候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鶻鳩又曰鶻鳩似山鵲而小青黑色尾短多聲故曰鳴鳩戴勝降于桑者織紝之鳥一名鴣鳩降桑以示婦當務本也內宰云仲春率命婦躬桑浴種蠶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

四月

蠛蠓鳴蛙也周禮蜮氏注云蝦蟆當夏氣之盛而鳴聲怒蚯蚓陰物感正陽之氣而出王瓜生色赤感火之氣而生苦菜秀感火之氣而苦

時行

陽之月至陰之草不勝陽而死

五月

螳螂生又曰蟷蠰一名不蜕其子名螵蛸燕趙曰食蠰齊杞東曰馬穀鴽始鳴七月將寒之候也幽地晚寒五月則鳴反舌百舌也今曰蝦蟆其舌本著口側末向內靡信云曾取屠視之其舌反向後鄭不然乃知反舌春始鳴至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名反舌或蝦蟆舌性自然不必以爲反舌也鹿陰類感陰氣而角解今醫家用鹿茸補陰是也蟬亦陰類感而鳴半夏生藥名

六月

温風始至温厚之氣至季夏而極也蟋蟀蓄也亦名促織生土中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故居壁七月則遠飛互野鷹感二陰之氣乃有殺心學習擊搏之事焦問云仲秋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此六月何有鷹學習乎張逸答曰鷹雖爲鳩自有眞鷹可習腐草得暑濕之氣故爲螢不言化者螢不復爲腐草矣土潤溽暑大雨

時行

七月

涼風至寒候也白露降金色也寒蟬鳴得陰氣之正寒蜩又曰寒蜩似蟬而小青赤鷹殺鳥不敢先嘗示民報本也又示不有武功天地始肅禾乃登

八月

鴻鴈來孟春言自外而內此又言自北而來南玄鳥歸爲仲秋之候春至秋歸歸蟄藏本處羣鳥養羞羞食之美養之以備冬藏蟄蟲啓戶於

雷發聲之時故坯戶於雷收聲之時坯戶者戶也增益穴四畔使通明處稍小以時尚濕猶須出十月寒甚方閉之雷二月陽中發聲八月陰中收聲陰縮故水始涸也國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八月宿直昴畢王雨天根氐房之間辰角見九月本天根見九月末本末相去二十一日餘

九月

鴻鴈來賓云仲秋來者爲賓又云仲秋來則過去季秋來則客止未去雀入大

水化爲蛤飛化爲鴽愚謂五陰不能剝一陽故吐其華應陰之盛愚謂天然後戮禽而食孟秋鷹祭鳥矣爲華狌祭于天然後戮禽而食孟秋鷹祭鳥飛者形小其成爲速季秋豺祭獸戮獸走者形大其成爲遲草木黃落反本也蟄蟲咸俯皆垂頭向下以隨陽氣之在內也

十月

水始氷季秋霜降至此始氷履霜堅氷至也凍水氷則地凍可知雉入大水爲蜃大蛤曰蜃飛化爲潛也虹藏不見季春陽勝陰故虹始見孟冬陰勝陽故虹藏不見四月陰俱升六月已謝天體在上陽歸虛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在下用事故云下降也閉塞而成冬者陽氣下藏地中陰氣閉固而成冬也

十一月

鶡鴠不鳴者蓋鳥之後鳴求旦乃陰類而求陽故感一陽而不鳴虎始交者亦陰類感一陰而交也荔挺出荔香草感陽而香馬蟻也蚯蚓結者蚯蚓出穴屈首下向陽氣氣動欲宛而上首

解角麋陰獸冬至得一陽而解角水泉動者坎天一之陽所生也

十二月

鴈北鄉者自南而趍北早者則此月北鄉晚者二月乃北鄉鵲始巢者鵲知歲所在以來歲之氣兆故巢也早者十一月詩緯云復之日鵲始巢是也雉雊者火畜也感陽有聲故雉鷄乳者鷄木畜也麗於陽而有形故乳在立春節以立春在此月也征鳥鷹疾者時殺氣盛極故鷹隼

之厲取鳥疾捷言猛也水澤腹堅者水堅達內謂腹厚實枉玄枵女虛危之次出土牛者出作也月建丑爲土龍克水作土牛以送寒氣使陽氣不爲來歲之害也按七十二候各有其義觸景興思可以寓感時動物之歎矣

二十四氣者孔云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驚蟄節春分中三穀雨節清明中四立夏節小滿中五芒種節夏至中六小暑節大暑中七立秋節處暑中八白露節秋分中九寒露節霜降中十立冬節小雪中十一大雪節冬至中十二小寒節大寒中雨北風凍之而爲雪雪東風解之而爲水驚蟄者蟄蟲驚而走出穀雨者雨以生百穀清明物生清淨明潔小滿物長於此小得盈滿芒種有芒之穀可稼種小暑就極熱之中分爲大小月初爲小半爲大處暑將退伏潛處白露陰氣漸重露凝色白寒露氣寒將欲凝結小雪大雪十月初小十一月轉大小寒大寒十二月初寒爲小月半寒爲大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三終

地道門

輿地類

地

元氣初分輕清陽爲天重濁陰爲地萬物所陳列也從土也聲徐曰地者迆也迆而高也山嶽丘陵墳衍迆而卑也皐隰汗潢故曰地有三形高下平也元命苞曰地者易也言養萬物懷孳交易變化含吐應節也又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東西

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朱子曰天地之間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午卯酉爲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爲節爾先儒皆謂地在天中水環地外四

遊升降不越三萬里春遊過東方五千里其下降如其數秋遊過西方五千里其上升如其數夏遊在南故日在其上冬遊過北故日在其南此冬夏晝夜之長短因地有升降而然人處地上如在舟中但見岸之移而不知舟之轉也至於論潮則謂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大空之中地乘水力與元氣相爲升降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爲潮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爲汐一晝一夜陰陽之氣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朝汐皆再或作坐箱文作壅墜漢

土

說文土者地之吐生萬物者也二畫象地之上與地之中卜畫象物形也鄭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土也禹貢厥貢惟土五色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包以白茅取其潔黃燾取王者覆四方所謂享茅土之薦蓋本諸此也

嶽

說文云東岱南霍西華北恒中泰室王者巡狩所至之地也從山獄聲白虎通作岳唐虞有四岳詩話云山高而尊者曰嶽通作岳唐虞有四岳至周始有五嶽四鎮九鎮故五嶽之祭視三公然岱宗之外他亦無名而衡山則爲鎮不謂之嶽至爾雅則曰泰華霍恒嵩郭注霍山即天柱山灊水所至又云河南華河西嵩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又云衡山南嶽是霍衡俱是南嶽也然自秦漢以來並以灊之天柱爲衡山史記始皇西南渡淮水之衡山至隋唐始以江南之衡山爲南嶽一說吳嶽爲西嶽華山爲中嶽而嵩

高不爲嶽吳嶽即岍山亦名吳山漢書在扶風汧縣西古作岳詩書邁注作嶽

岱

說文岱泰山也從山代聲五嶽之東嶽也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萬物始交代之處一曰代宗禹封泰山禪會稽故繼世王者受命必禪封刻石紀號以著勛績焉登山盤道凡五十餘盤東上七十里經小天門大天門至仙人閣地多芝草玉石下有洞天名三官空洞之天周迴三千里皆鬼神之府在今龔慶府奉符

縣西北三十里黃河去泰山二百餘里風俗通云岱宗之洞岱胎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之交觸石膚寸而合不終朝而徧雨天下故爲衆山之宗五嶽之長也

恒

爾雅恒爲北嶽周禮幷州其鎮山曰恒山唐天文志大梁析木其神王於恒山辰星出焉白虎通北方恒山者何陰終陽始其道長久故曰恒山恒常也從心從舟在二之間上下心以舟施常也史記在定州恒陽縣風俗通云萬物皆伏

北方有常亦曰常山其志曰外夷有四鼎宿主胡則延袤以限之中郡有五寶符在代則高襄以臨之其頂也上秩乾門黑帝之宮觀其足也下揔坤軸玄神之都府豈止擘冀魏截幽燕扼清河撐大海瀕洞合沓半天下之襟帶嵯峨巉巖一宇宙之標格者也市作那

衡

衡山在衡山縣西三十里晉因山以名郡湘中記云度應斗衡位直離宮故曰南嶽又名霍山爾雅疏泰與岱衡與霍皆一山而二名記衡山者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上承翼軫鈐繫萬物故名衡山下踞離宮統攝火師故號南嶽赤帝館其嶺祝融宅其陽是爲神靈之所也逮于軒轅以潛霍二山副焉長沙志軒翔聳拔九千餘丈尊卑差次七十二峰峙洞溪澗泉石之勝交錯於中又有數十洞十五岩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池九潭六源八橋九井三穿三漏此最著者七十二峰最大者五祝融天柱而祝融爲最高山海經曰昔禹治水望峰頂紫雲如蓋登而祭之果獲金簡玉字之書以遂治水之功云

華

說文華山五嶽之西嶽也在今弘農華陰是也地志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華山幷字分之山海經云泰華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廣十里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華服之羽化因曰華山有泰華焉有少華焉有岑直上數千仞自下小岑疊秀延于嶺表有如削成述異記曰華山首陽本一山河神巨靈所開爲二以通河流故掌迹存焉

嵩

說文中嶽嵩高山也從山高指事白虎通曰中
嶽嵩高何中央在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
高唐天文志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爲中州其神
主嵩丘鎮星位焉西征記嵩山三十六峯東曰
泰室西曰少室嵩其總名也謂之室者以其下
多石室焉少室高八百六十丈方十里但泰室
相埒差小耳其東北一峯曰雞鳴五更初便見
日出故也郡國志在潁川陽城有嵩高山前武
帝登神嵩吏卒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答也

古作崇亦作崧俱言其高也

崐崘

崐崘山名水經曰山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
之中也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胤屈從其
東南流入于渤海漢書崐崘山高二千五百餘
里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亦作崐崘大荒經云
阿僕達山一名崐崘山恒河出其南張揖云崐
崘天帝下都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面
有九井以玉爲欄旁有五門明獸守之十洲記
曰山有三角其一角正于北辰名閶風巔其一

亦恐無二千五百里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衛
蠻夷鎮藩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
併之則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爲萬里蓋倍禹
服之數也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
三千里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
止以服爲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爲區畫如所謂
咸建五長是已若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疆

湖海類

海

釋名云海晦也主引藏濁其水黑而晦取其荒遠冥昧之稱也博物志曰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七戎六蠻九夷八狄形類不同總而言之曰四海言近於海也按四海之外皆復有海云東海之別有渤海南海之別有青海北海之別有瀚海莊子曰海水三歲一周流相簿則地動木玄虛海賦曰其爲器也包乾之奧括神之區惟神是宅亦祇是廬何奇不有可惟不儲初學記云凡四海之外復有大瀛海以環之海通謂之裨海裨海之外復有大瀛海以環之

莊子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尾閭泄之注百川之下而閭疾故曰尾閭蓋泄海水之出外者司馬云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在扶桑東一名沃焦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燋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余見東海三爲桑田矣向到蓬萊水淺於往者略半也東行復揚塵乎

潮

說文潮海水逆而上也朝宗于海本作淖從水朝省聲俗作潮晚曰汐抱朴子曰月之精生水是以月盛則海潮大潮水從月邊來一月之中天再東再西故潮再大再少夏時日居南宿天里一萬五千里故冬潮小春日居東宿故春潮漸起秋日居西宿故秋潮減天河從北極分爲兩條至於南極兩河隨天轉入地下過而下水又與海水合三水相蕩而天轉之故激成潮按高麗圖經云潮汐往來應期不爽爲天地至信山海經以爲海鮹出入之度浮屠書以爲神龍變化所致實淑蒙嶠志以爲水隨月盈虧盧肇海潮賦以爲日出于海衝擊而成王充論衡以爲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其說不一率未之盡大抵天包水承水承地地在天中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承水力以自持與氣升降氣升而地沉則海溢氣降而地浮則海縮晝夜之氣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汐皆再也

湖

說文湖大陂也從水胡聲古史云昔黃帝遊蜀見水多決之下流乃鑿五湖以貯焉風俗通云湖都也流瀆四面所隈都也周禮揚州其浸五

湖寢者所仰以溉灌者也叁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三萬六千頃故以五湖名義興記以太湖射湖貴湖陽湖洮湖爲五湖水經謂長塘湖射貴湖上湖滆湖太湖爲五湖韋昭謂胥湖蠡洮湖陽湖太湖爲五湖史正義以爰湖游湖漠湖貢湖畢湖皆太湖東岸五都爲五湖也虞翻云太湖有五道東通長洲松江南通安吉等溪西通宜興荆溪北通晉陵滆湖西南通與韭溪陸龜蒙云太湖上稟咸池之氣一水而五名二說爲近又青草湖一名洞庭湖在

巴陵宮亭湖即彭蠡湖在彭澤一名匯澤今鄱陽湖是也古防風氏之國于此

江

說文江水出蜀湔氐徼外從水工聲釋名江公也小水流入其中而公共也其源自嶓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爲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名北江以入海禹貢三江既入史正義云三江在蘇州自西南上太湖名松江古笠澤江自東南上至蜆湖名上江亦曰東江自東北入海名下江亦曰婁江一說南江從會稽吳縣南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東北至陽羨縣東入海下江從毘陵縣北東入海九江前志云自廬江潯陽分爲九道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廱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劉歆所謂湖漢九江入彭蠡澤是也故書云江以南凡水皆呼以伯益之後封江陵因以國爲氏

河

河圖曰黃河出崐崘山東北角剛山東北流千里折西而行至於蒲山南流千里至於華山之

陰東流千里至於桓雍北流千里至於下津河水九曲而長者九千里入于渤海漢書云河有兩原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合流東注蒲昌海潛行地中南出積石爲中國河爾雅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逼志云河自西戎入塞經秦隴陝洛夾山而行故少決徙自河陽以下東至海千里平田虛壤故多奔決無定流自河決澤川之後北瀆遂微九河皆絕援神契云河者王子年拾遺記云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皆至聖之君以爲大瑞也水之

伯上應天漢述異記云昔有人乘槎遡流至一處以所見訪於成都卜者乃知身浮銀漢而還也

淮

周職方氏青州其川淮泗蓋周無徐兼之於青徐之青即禹之徐則徐之川莫大於淮淮又則餘川可知矣說文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南入海水經云淮均也北過桐栢山大復山東南入海水經云淮均也釋名圍也圍繞楊徐之界東至于海爾雅淮爲滑建康實餘云秦時有望氣者曰五百年後金埤雅廣要　卷四　十三　陵有天子氣因鑿鍾阜以爲瀆令水貫城中呼曰秦淮亦曰淮土

濟

沇水濟水也發源爲沇既東爲濟地志云濟水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東南今絳州垣曲縣山也始發源王屋山頂崖下曰沇水既見而伏東出於今孟州濟源縣二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温縣是爲濟水歷虢公臺西南入于河經所書單立導沇條例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脉絡可考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異典沈氏亦言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取其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腸疏痰蓋其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也濟水伏流絶河乃其物性之常事理之著者程氏非之顧弗深考耳

泉

泉水源也象水流出成川形也爾雅濫泉正出

涌出也沃泉垂出下出也沈泉穴出仄出也按泉乃水源之所自出也然其性味色香出没顯伏類多不同固皆地脉之異有所產歟是未可知也禮運謂王者政平則醴泉出然酒泉郡城下金泉味如酒亦未嘗不出也東坡云余聞湯泉有七惠濟臣廬汝水尉氏驪山鳳翔之駱谷渝州之陳氏山居惠州之佛跡院東熱泉湯如也西冷泉雪如也句容縣之湖水半熱半冷熱者可瀹雞魚入而輒死若梁州之廉泉滁州之釀泉郴州之乳泉涪陵之鹹泉華清之琉黄泉

黃山之砾砂泉孔子之不飲盜泉夷齊之不飲貪泉李勉之爲廬城令變苦泉而爲甘泉耿恭之被圍城中拜宿井而獲飲泉李廣利拔劒刺山而山泉飛迸梁禪州舉錫卓地而地泉湧出彙而觀之是雖地脉靈異所產之不同良由人事精誠所感而見者亦多矣吁異哉泉之爲物亦有不可得而推者歟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四終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五

地道門

瀛海類

十洲記

漢武帝既聞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洲麟洲聚窟洲有此十洲乃人跡所稀絕處又始知東方朔非世常人是以延之曲室而親問十洲所有之物名故書記之方朔云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國家之盛美將招名儒墨於文教之內

抑絕俗之道於虛誕之迹臣故韜隱逸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闕矣亦由遵上好道且復欲抑絕其威儀也曾隨師王履行比至朱陵扶桑屬海冥夜之丘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間內遊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遨五嶽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廣陟天光極於是矣未若凌虛之子飛眞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方北極勾陳而幷華蓋南翔太丹而棲大夏東之遏陽之霞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所識

乃及於是慨不足以酬廣訪矣

祖洲

祖洲近在東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萬里上有不死之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也服之令人長生昔秦始皇大死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烏狀銜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聞奏始皇遣使者齎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爲養神芝其葉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

人始皇於是慨然言曰可採得否乃使使者徐福發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攝樓船等入海尋祖洲遂不返福道士也字君房後亦得道也

瀛洲

瀛洲在東海中地方四千里大抵是對會稽去西岸七十萬里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爲玉醴泉飲之數升輒醉令人長生洲上多仙家風俗似吳人山川如中國也

玄洲

玄洲在北海之中戌亥之地方七千二百里去南岸三十六萬里上有太玄都仙伯眞公所治多丘山又有風山聲響如雷電對天西北門上多太玄仙宮宮室各以僥金芝玉草乃是三天君下治之處甚肅肅也

炎洲

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貍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獸不然灰中而立毛亦不燋所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鐵鎚鍛其頭數十下乃死而張口向風須臾復活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年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許晦夜即見此山林乃是此獸光照狀與火光相似取其獸毛緝以爲布時人號爲火浣布此是也國人衣服垢汚以灰汁浣之終無潔淨凡火燒此衣服兩盤飯間振擺其垢自落

長洲

長洲一名青丘在南海辰巳之地方各五千里

去岸二十五萬里上饒山川及多大樹樹乃有二千圍者一洲之上專是林木故一名青丘又有仙草靈藥甘液玉英靡所不有又有風山山恒震聲有紫府宮天眞仙女遊於此地

元洲

元洲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南岸十萬里上有五芝玄澗澗水如蜜漿飲之長生與天地相畢服此五芝亦得長生不死

流洲

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去東岸十九萬里

上多山川積石名爲昆吾治其石作鐵作劍光明洞照如水精狀割玉物如割泥

生洲

生洲在東海丑寅之間接蓬萊十七萬里地方二千五百里去西岸二十三萬里上有仙家數萬天氣安和芝草常生地無寒暑安養萬物亦多山川仙草其洲之水味如飴酥

鳳麟洲

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多鳳麟數萬各爲羣又有山川池澤及神藥百種亦多仙家煮鳳啄及麟角合煎作膠名之爲續弦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續弓弩巳斷之弦刀劒斷折之金更以膠連續之使力士掣之他處乃斷所續之處終無斷也武帝天漢三年帝幸北海祠恒山四月西國王使至獻此膠四兩吉光毛裘武帝受以付外庫不知膠裘二物之妙用也以爲西國雖遠而上貢者不奇稽留使者未遣又時武帝幸華林園射虎弓弩弦斷使者時從駕上膠一分口濡以續弩弦帝驚曰異物也

乃使武士數人共對掣引之終日不脫如未續時也膠色青如碧玉吉光毛裘黃色蓋神馬之類也裘入水數日不沉入火不燋帝於是乃悟厚謝使者而遣去賜以牡桂乾姜等諸物是西方國之所無者又益思東方朔之遠見周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盃刀長一尺盃受三升刀切玉如切泥盃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寢夕出盃於中庭以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滿於盃中也汁甘而香美眞靈瑞之器秦始皇時西胡獻切玉刀無復常滿盃耳如此膠之

所出從鳳麟洲來劍之所出必從流洲來並是西海中所有也

聚窟洲

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方三千里北接崑崙山二十六萬里去東岸二十四萬里上多眞仙靈官宮第比門不可勝數及有獅子辟邪鑿齒天鹿長牙銅頭鐵額之獸洲上有大山形似人鳥之象因名之爲人鳥山山多大樹與楓木相類而花葉香聞數百里名爲反魂樹扣其樹亦能自作聲如羣牛吼聞之者皆心震神駭

埤雅廣要 卷五 木

伐其木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煎如黑餳狀令可丸之名曰驚精香或名之爲震靈香或名之爲震檀香或名之爲反生香或名之爲却死香一種六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聞香氣乃活不復亡也以香薰死人更加神驗延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有以付外庫又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似貍而色黃命國使將入呈帝見之使者抱之似犬羸細禿悴帝怪問使者此小物可美何謂猛獸使者對曰夫威加百禽者不必繫之以大小是以神麟爲巨象之王鸞鳳爲大鵬之宗百足之蟲制於螣蛇亦不在於巨細也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者當知中國時有好道之君我王固將賤百家而貴道儒薄金玉而厚靈物也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毳車而濟弱淵策驥足以度飛沙契濶途遥辛勞蹊路于今已十三年矣神香起天殘之死疾猛獸却百邪之賊鬼

夫此二物實濟衆生之至要助政化之昇平豈圖陛下反不知眞乎是臣國占風之謬矣今日仰鑒天姿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視則貪色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淫賊心多飾則奢侈未有用此四者而成天下之治也武帝恧然不平又問使者猛獸何方而伏百禽食噉何物膂力何比其所生何鄉耶使者曰猛獸所出或生崑崙或生玄圃或生聚窟或生天路其獸不窮食氣飲露解人言語仁惠忠怒當其仁也麥護蠭動不犯虎豹當其威也一聲叫發千人伏息牛

馬百物驚斷絚繫武士奄忽失其勢力當其神也立興風雲吐嗽雨露百邪迸走蛟龍騰驚處于太上之廐役之元王辟邪之長帥者也靈香雖少斯更生之神九疫病災死者將能起之及聞氣者即活也芳又特甚故難歇也於是帝使使者令猛獸發聲試德之使者乃指獸命喚一聲獸咆哮良久忽叫如天大雷霹靂又兩目齜齒之交光光朗衝天良久乃止帝登時顛蹶掩地諸內外牛馬豕犬之屬皆絕絆離驚駭放蕩

許久乃定帝忌之因此獸付上林苑令虎食之於是虎聞獸來相聚屈積如兔虎伏獸入兔經上虎頭溺虎口去十步已來顧視虎虎輒閉目帝恨使者言不遜欲收之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遣四出尋討不知所止到後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百亡者大半帝試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月者皆活芳氣經三月不歇於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秘錄餘香後一旦又失之檢函封印如故無復香也帝愈懊恨恨不禮待於使者益責方朔之遺語自愧求李君

宮已亡月支國人島山震檀却死等香也向使厚待使者帝崩之時何緣不得靈香之用耶自令命殞矣

滄海島

滄海島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岸二十一萬里海四面繞島各廣五千里水皆蒼色仙人謂之滄海也島上復是大山積石至多石象八石腦石柱英流丹黃千石膽之輩百餘種皆生於島石服之神仙長生島中有紫石宮室九老

仙都所治仙官數萬人居焉

方丈洲

方丈洲在東海中心西南東北岸正等方丈方面各五千里上專是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之處羣仙不欲昇天者皆往此洲受太玄生錄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如種稻狀亦有玉石泉水上有九源丈人宮王領天下

扶桑

扶桑在東海之東岸直陸行登岸一萬里東復及龍蛇巨鯨陰精水獸之輩

有碧海海廣袤浩汗與東海等水不鹹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上有太帝宮太眞東王父所治處地多林木葉皆如桑又有椹樹長者數千丈大二千餘圍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爲扶桑仙人食其椹而一體皆作金光色飛翔空玄其樹雖大其葉椹故如中夏之桑也但椹稀而色赤九千歲一生實耳味絶甘香美地生紫金九玉如中夏之瓦石狀眞仙靈宮變化萬萬端蓋無常形亦有能分形爲百身十丈者也

蓬丘

蓬丘蓬萊山是也對東海之東北岸周迴五千里外別有圓海海繞山圓海水正黑故謂之冥海也無風而洪波百丈不可得往來上有九老丈人九天眞王宮蓋太上眞人所居唯飛仙能到其處耳

崑崙

崑崙號曰崑陵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萬里又有弱水周迴繞而山東南接積石圖西北接北戶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寔崑崙之支輔也積

石圖南頭是王母告周穆王云咸陽去此四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方廣萬里形似甌盆下狹上廣故名曰崑崙山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之輝名曰閶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一角有積金爲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所其北戶山承淵山又有墉城金臺玉樓相鮮如流精之闕光碧玉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錦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

治也眞官仙靈之所宗上通璿璣元氣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而調陰陽品物羣生希奇特著皆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此乃天地之根紐萬度之綱柄矣是以太上名山閐於五方鎮地理也號天桓於玳城象綱輔也諸百川極深水靈居之其陰難到故治無常處非如丘陵而可得論爾乃天地設位物象之宜上聖觀方緣形而著爾乃處玄風於西極坐王母於坤鄉昆吾鎮於流澤扶桑植於碧津離合火生而光獸生於炎野坎總衆陰是以仙都宅于海島艮位

名山蓬上鎮於寅丑巽體元女養巨木於長洲高風鼓於羣龍之位暢靈符於瑕丘至妙玄深幽神難盡眞人隱宅靈陵所在六合之內豈雅數處而已哉此蓋舉其末爾臣朔所見不博未能宣通王母及上元夫人聖旨昔曾聞之於得道者說此十洲大丘靈阜皆是眞仙隩墟神官所治其餘山川萬嶺並無覩者矣其北海外又有鐘山在北海之北一萬九千里高一萬三千里上方七千里周旋三萬里產生玉芝及神草四十餘種上有金臺玉闕亦元

氣之所含天帝君治處也鍾山之南有平邪山北有蛟龍山西有勁草山東有東木山四山並鍾山之枝幹也四山高鍾山三萬里宮城五所如一登四面山下皆望乃見鍾山爾四面山乃天帝君之城域也仙眞之人出入道經自一路從平邪山東南入穴中乃到鍾山北阿門外也天帝君總九天之維貴無比焉山源周迴具有四城之高但當心有觀於崑崙也昔禹洪水既畢乃乘蹻車度弱水而到此山祠上帝於北阿歸大功於九天又禹經諸五嶽使工刻石識其里

數高下其字科斗書非漢人所書今丈尺里數皆禹時書也不但刻劇五岳諸名山亦然刻山之獨高處爾今書是臣朔所具見其王母所道諸靈數禹所不履雅書中夏之名山爾臣先師谷希子者太上眞官也昔授臣崑崙鍾山蓬萊山及神洲眞形圖昔來入漢留以寄知此書尤重於嶽形圖矣昔也傳授年限正同爾陛下好道思微甄心內向天尊下降並傳授寶秘臣朔區區亦何嫌惜而不陳所有哉然術家幽其事道法秘其師術泄則事多疑師顯則妙理散願

且勿宣臣之意也

武帝欣聞至說明年遂復從受諸眞形圖常帶之肘後入節當朝拜靈書以書求度脫焉朔謂滑稽逆知預觀帝心有天萬乘傲公侯不可得而師友不可得而喜怒故武帝不能盡至理於此人矣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五終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六

方國類

交趾國

交趾南方之偉國也國臨海嘗並古城等國以自益島與諸國多畏之國人立則交兩足趾故名卽古交州也其方甚炎每一歲穀再稔雖冬不緒衣惟嘗縞客至則設檳榔食頃面頰頼音賴紅如飲醇酡民性巧慧他國殆不如也歷代貢通中國其俗密以土置饅中獻使者卜休咎受之則貢不受則不貢也有元陳剛中使其國其

舘伴曰交南之竹截爲器可代甕盎亦卉中之巨擘也中朝其有此乎剛中曰殆有甚焉取行篋篛葉以示舘人駭之至今通貢不絕

占城國

在海西南自廣州發舶至諸蕃惟占城爲近順風八日可達國人多姓翁廣舶到其國卽差蕃官招黑皮爲策書白字抄物數盤盤上岸十取其二外聽交易如有隱漏籍没入官若民人山爲虎所噬或舟行被鰐魚之厄其家指其狀詣王王命國師作法誦咒書符投名兎所虎魚卽自投赴請命殺之若有欺詐誣害之訟官不能明令競王過鰐魚潭其負理者魚卽出食之理直者雖過十餘次鰐魚自避去宋時元嘗入貢中國今

大明奄有四海諸蕃悉歸附矣

賓童龍國

隸占城占城選人作地主出卽騎象或馬打紅繖傘同從者百人執盾贊唱曰亞僕番語也以葉承食椰子酒每歲貢方物於占城今羅漢中有賓頭盧尊者蓋指此今訛爲童龍佛書所謂王舍

城卽此地也人云日連舍基尚存

登流眉國

屬眞臘選人作地主王堆髻纏帛蔽形每朝蕃王出座名曰登場衆蕃皆拜罷同座交手抱兩膊爲禮如中國又手也

眞臘國

舟行北風十日可到天氣無寒每嫁娶則男婦女舍最可笑一事國人生女至九歲卽請僧誦經作梵法以手指挑損童身取其紅點其額其毋亦用點額喚爲利市云如此則其女他日嫁

人諧好歡洽宜其室家凡女滿十歲即嫁若其妻與客令夫即喜自詫云我妻有姿色且巧慧故人嗤云國人犯盜則斬手斷脚燒火印印胷背黥其額犯罪至死則斬或削木豕其尻死令衆以當殺罪蕃殺害唐人即依蕃法償死如唐人殺蕃至死即童罰金如無金則賣身取金贖之

三佛齊國

自廣州發船取正南去冬日乘北風半月連夜至凌牙門五日方入三佛齊國以木作柵爲城

別無產物國人俱姓蒲習水陸戰臨陣敢死官兵服藥刀箭皆不能傷以此覇於諸國前後每國王先用金鑄形質以代其軀運一室以金爲器皿供奉甚嚴其金像器皿各鐫誌示後人勿毀代代如此近世有一王見所積金身器頗多竊之則罪至死儲之則不敢開盡載之舟至大海沉之舊傳其國地面忽然穴出生牛數萬人取食之後用竹木窒其穴乃絶屢入貢於中國

單馬令國

唐船自真臘風帆十晝夜可到其國無王有地

王宋朝慶元二年進金三埠金傘一柄

佛囉安國

自凌牙蘇家風帆四晝夜可到亦可遵陸有地王亦係三佛齊差來其國有飛來銅佛二尊名毘沙門王佛內一尊有六臂一尊有四臂每年六月十五日係佛生日地人并唐人迎引佛六尊出殿至三日復回其佛甚靈如有外國賊船來劫奪佛殿寶珠至港口即風發船不得渡多是就港口搶劫他人往別國賣每一人鬻金四兩或五兩如國內民妻與人有姦即罰所姦人

金四五兩還本人却以妻嫁與之

晏陀蠻國

自藍無里國去細蘭國如風不順飄至一所地名晏陀蠻周圍七千里人身如黑漆能生食人船人不敢艤岸山內無寸鐵皆以琿渠蚌殼磨銛爲刃其上有聖跡用渾金作床承一足人經代不朽常有巨蛇衛護其蛇毛長二尺人不敢近有一井每歲兩次水溢流入於海所過沙石經此水浸皆成金舊傳曾有船船壞船人扶木飄至此山潛以水筒盛滿乘木信風飄流至南

毘國以獻國王試之果驗遂發七船欲併收此
山未至爲惡風所壞船人至山盡爲山繼所食

大闍婆國

名重迦盧離前家龍風帆八日乃至舊傳國王
係雷震石裂有一人出後立爲王其子孫尚存
人物舉措一如前家龍產青鹽係海潮入田曝
成顆粒及產綿羊鸚鵡與眞珠寶物之類

大食國

無國王有四座州其餘皆是鄉村本國不發船

爲無國王故也惟阜宿土豪更互主事遇婚娶
時女家報約取牝牛一隻有孕者斷其尾爲信
從斷牛尾日爲許婚之期候牛生犢時始還男
親須要男家割人尾來女家還元割牛尾期信
人尾蓋男子陽物也以爲聘幣至則女家喜以
鼓樂迎導徇於街者七日男乃入女舍婚合是
一家還親則使男子絕命也蓋風俗相尚欲顯
其婿之雄傑如無此物女家永不還親其國俗
自古而然大抵無君長各以豪强相尚地產利
物名駱駝鶴身長六七尺有翼能飛但不甚高
耳食離物并炙火或癍赤熱銅與之食生卵如

柳子破之如甕甕有聲國人好獵每三日一出
獵以藥箭射取獸物

大食勿拔國

邊海天氣暖甚出乳香樹他國皆無其樹逐日
用刀斫樹皮取乳或在樹上或在地下在樹自
結透者爲明乳蕃人用琉璃瓶盛之名曰乳香
在地者名塌香歷歲未有一等飛禽自天而
降不知出沒白如絲鵝大如家雀肥甚而味極
佳每旦天明即四散飛泊日出則絕不見影國
人張羅殺食之惟春暮一月有之交夏則絕每

歲嘗有大魚死飄近岸身長十餘丈高二尺餘
國人不食但刳其膏爲油多者二三百斤肋骨
作屋桁脊骨作門扇骨節可爲臼又有龍涎全
不知所出忽見成塊飄泊岸下地人爭貿貨買

大食勿斯離國

秋時露降朝陽曬之即成糖霜眞甘露也有樹
一年生如栗子而長名曰蒲盧可採食之次年
再生即名麻茶澤沒石子也明年又生栗子是
間歲方生沒石子一根而異產亦可惟也產麥
每粒長三寸甜瓜每箇大五六尺石榴每箇重

五六斤桃子每箇重二斤香橼每箇重二十斤
菜每根可重十餘斤葉長三四尺米麥皆開地
窖之經三四十年不壞穿井百餘丈乃獲見水
又產胡羊高三尺餘其尾如扇每歲春時剪取
脂二十餘斤再縫合仍生不取則脹死

麻囉奴國

野島賊居其上若他國有船飄落則羣起捉人
殽食取其腦蓋爲飲食器父母死則召親戚槌
鼓共食之非人類也

崑崙層期國

常有大鵬飛則遮日能食駱駝有人拾得其翅
截其管作水桶海島內有野人身如漆國人誘
捉賣與蕃商作奴

西天南尼華羅國

事佛敬尊牛屋壁皆塗牛糞以爲潔各家置壇
以牛糞塗置花水奠香供佛蕃商到不得入屋
只坐門外

天竺國

隸大秦國所立國王悉由大秦國選擇俗皆辮
髮垂下兩鬢以皂纏頭衫袴鞋襪國內取聖水
能止風濤蕃商以琉璃瓶盛之若遇風濤以水
灑之立止

黙伽國

古係荒郊無人煙因大食國祖師名蒲囉吽自
幼有異狀長娶妻在荒野生一男子無水可洗
棄之地毋走尋水不獲及回見其子以脚擦地
湧出一泉水清甚此千立名司麻煙砌成大井
逢旱不乾泛海遇風濤以此水灑之則應手而
止

勿斯里國

屬白達國節制其國終歲不雨國人有七八十
歲不識雨者止有一大江水極清甘美不知其
源所出遇其時水溢四十日浸滿田疇候水退
而耕其田管下有二州名甜野亦近此江兩三
年間有一老人自江水中出髮鬚皓白坐於水
中石上國人拜問吉凶其人不語若笑則其年
豐稔若蹙額爲悲狀則必有饑疫坐良久復入
水中相傳古有聖人徂葛尼建塔頂上有鏡如
他國有兵船來其鏡先照見

斯伽里野國

近蘆眉國界國有山山上有深穴四季出火國人相與扛舁大石重五百斤或千斤拋放穴中須臾自然爆出皆碎如浮石每五年一次火從穴出流轉至海邊復回所過林木皆不燒遇石焚之如炭

黙伽臘國

有國王海出珊瑚樹國人採之用繩縛十字木將麻繩亂絞在十字上用石墜入江中棹船拖索刮取其樹古云鐵網取珊瑚蓋此類也

茶弼泳國

前後並無人到惟古來有聖人名徂葛尼曾到其國遂立文字該載其國係太陽沒入之地至晚日入其聲洪於雷霆國王每於城上用千人吹角及鳴鑼打鼓雜混日聲不然則小兒驚死也

都播國

鐵勒之別種分爲三部自相統攝其俗結草爲廬無牛羊不知耕稼多百合取以爲糧衣貂鹿之皮貧者亦緝鳥羽爲服國無刑罰偷盜者倍徵其贓出神異錄

奇肱國

民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湧時西風久下奇肱人車至於豫州界中湧破其車不以示民後十年東風復至乃使乘車遣回其國去玉門之西一萬里出博物志

頓遜國

梁武帝時貴方物國在海島上其俗人將死親賓歌舞送於郭外有鳥如鵰而色紅飛來萬家人避之其鳥食肉盡乃去即燒骨以沉海中謂之鳥葬出窮神秘苑

骨利國

居回紇北方瀚海之北地出名馬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煮羊一胛才熟東方已曙出神異錄

大食國

在西南二千里有國山谷間樹枝上花生人首如花不解語人借問惟笑而已頻笑輒墮落

乾陀國

音尸毘王之倉庫爲火所燒蕩其中有粳米燋者于今尚存若服一粒則終身不思餧疾

墮波登國

在林邑之東南接訶陵國西接迷黎國種稻每月一熟有文字即書貝多葉先者乃以金缸貫於四肢然後加以婆律膏及檀沉龍腦積薪燔之 出神異記

訶陵國

在眞臘之南竪木爲城造大屋重閣以樷皮覆之以象牙爲床以柳花爲酒以手撮食有毒常人與之宿處即生瘡與之交會即死旋波着草木即枯 出神異錄

孝億國

三千餘里氣候常暖冬不彫落產羊馬無駝牛宜五穀出金鐵衣麻布舉俗事妖不識佛法有妖祠三百餘所每一日造食一月食之常喫宿食 西陽雜俎

懸渡國

烏耗西有懸渡國山溪不通唯引繩而渡土人佃於后間壘石爲室接手而飲互相牽引所謂猿引是也 雜俎

烏萇國

民有先罪不立殺刑唯徙空山任其飲啄事涉疑似以藥服之清濁自驗隨事輕重即決 出伽藍記

緻濮國

永昌郡南千五百里有緻濮國其人有尾欲坐乃先穿地作穴以安其尾若避近誤折其尾即死 出廣州記

撥拔力國

在西南海中不識五穀食肉而已常針牛畜取血和乳生飲無衣唯腰下用羊皮而掩之

于闐國

婦人袴衫束帶走馬與丈夫無異死者以火燒收骨葬之上起浮圖居喪者剪髮長四寸 佩藍記

女人國

居東北海角與奚部小如者部抵界其國無男每親井即生也

訶條國

金遶山寺有鬬衆僧飲食將盡向石鬬作禮則飲食悉具 西陽雜俎

道明國

人不着衣服見着衣服者即共笑之俗無鹽鐵以竹弩射蟲鳥 朝野僉載

義渠國
秦之西有義渠國其親戚死則娶柴而焚之薰屍於煙上謂之登煙霞事見墨子

貫胷國
在盛國之東其人胷有竅穿者去其衣令卑者以物貫其胷擡之又有不死人在國之東其人長壽不死居圓丘上有不死樹赤泉食之乃壽

長臂國
在海之東其人垂手至地有人在海中得布衣兩袖長丈有餘又有長脚人常負長臂人入海

捕魚今之撓輓同人蓋象此也與長臂國相連

下霊國
在海內其人從膝下生毛馬蹄善走自鞭其脚一日可行三百里

聶耳國
在無腹國之東其人虎文兩手聶耳而行耳長及頰行則手捧之

無脅國
在北海外爲人無脅宂居死即埋之其心不朽二千歲乃死類說

一臂國
在西海之北其人一目一孔一臂一脚半體比肩猶魚鳥相合

三身國
在夏后啓之北其人一首三身

二首國
在鑿齒國之東其人一身二首

無腹國
在深國國東其人男女皆無

柔利國
其人反膝曲足居上一手一足

交脛國
其人交脛言脚脛曲戾相交也

小人國
名曰坿長九寸海鶴吞之

龍伯國
崑崙以北九萬里龍伯國人長二丈萬八千歲乃死類說

狗首國
契丹北有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語若狗嗥

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生女爲人自相婚嫁宂居食生妻女食熟有中國人至其國妻使逃歸以箸十餘隻教其行十里遺一隻狗逐之見家物必啣歸則復去再四則不及追矣五代史

長鬚國

有士人漂海落長鬚國王以女妻之有鬚數十根蓋蝦國也類說

烏衣國

王謝唐人居金陵航海遇風破船附板抵一洲見翁媼皆皁衣曰吾王人郎也引歸明日見王

王愛其才以女妻之謝問女曰此烏衣國也翼日王召宴於寶墨殿命賦詩末章云恨不此身生羽翼女曰何相譏也王不說遣回某日命取飛雲軒令謝入其中閉目少息至家惟見梁上雙燕而不見軒乃悵入烏衣國爲燕子也及燕歸以詩繫燕足與妻曰悵入華胥夢裹來主人終日苦憐才雲軒一去無消息淚灑東風幾百回明春燕復來妻繫詩云昔日相逢宴數合今朝隔別是生離來春總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鴈飛搜遺

槐安國

淳于棼宅南有古槐棼嘗醉臥其下夢玄衣使曰槐安王奉邀往入大城題曰大槐安國傳呼曰駙馬遠降升廣殿一人綠服朱冠令拜王曰奉賢尊命令女瑤芳奉承君子佳婭數千奏樂執燭金翠步障至一門曰修儀宮號金枝公主儼若神仙成禮相洽王曰吾南柯郡政事不理屈卿爲守勑有司具車馬錦綉儀公主行夫人戒子曰淳于郎性剛嗜酒爲婦當柔順事之至郡驅車省民風郡大治凡二十年王賜爵邑生男

五女二公主以疾卒王請護喪赴國王與夫人素服郊迎葬于盤龍岡有上表云國有大恐宗廟將壞王使送生暫歸遂寤斜日未隱因尋槐下穴大可容榻有蟻數斛二大蟻素翼朱首又窮一穴直上南柯郡蟻處其中生感歎之是久風雨大作明旦視之羣蟻不知所之博物志

高車國

單于王女甚美置高臺上有老狼守臺遂爲狼妻產子後遂爲高車國北史

異境類

華胥國

黃帝晝寢夢遊華胥氏之國既覺怡然自得天下大治如華胥之國 列

鈞天樂

秦繆公夢至帝所觀鈞天廣樂帝錫以策秦遂霸 史

昌

趙簡子曰我之帝所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 扁鵲傳

梯仙國

房州竹山縣陰隱容家濟井千尺無水工人不

覺至一國題云梯仙國初得道者送此修行及出還房州陰家已三世矣工人自後莫知所在 博異記

廣寒府

天寶遺事唐明皇遊月宮見天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見素娥十餘人皓衣乘白鸞舞於桂樹下東方朔十洲記云冬至後月養魄於廣寒宮

小成都

圖經云宋元嘉間有樵夫於山左見羣鹿引弓將射之有一麏所趍險絕隨入石穴行數十步

則豁然平衍邑屋連接阡陌交通問是何所有人荅云小成都後更往尋之不知所在

華陽洞

李允川政和間至和州游近郊不覺墜穴中黑如夜稍進漸明見石池中荷花爛熳天日晃曜有石棊局聞誦經聲不見人已而忽至道傍僧寺問僧乃滁州境也已是七日纔一晝爾其所至乃華陽洞也 夷堅志

天台洞

在剡漢明帝時劉晨阮肇入山採藥食盡見桃

實食之身輕見一杯流出胡麻飯屑溪邊二女子笑曰劉阮二郎至矣便迎歸留半載求歸劉阮出洞口還鄉驗得七代子孫傳聞上祖入山不出二公復欲還女家尋山路不獲太康八年失二公所在

朱明洞

蘿浮山有深洞幽邃旁達約數千里號朱明洞

武陵溪

晉大元中武陵漁人溪行忽逢桃花林窮林得一山從小口入行數十步土地平曠屋舍儼然

田池桑竹悉如外人見漁人大驚自云先世避
秦亂來絕境問今何世乃不知有漢晉漁人辭
去詣太守言即遣人隨往竟迷不得路

雙石廩

衡山有三峯極秀曰紫蓋曰石菌曰芙蓉上有
泉水飛瀑直下如練劉璋之好遊山澤採藥至
岳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箇一開
一閉水深不得過遂反

九仙館

有謝隆洛中洞穴者見宮殿人物凡九處大羊

靜有珠其人取食之出問張華華曰此九仙館
也大羊乃癡龍也

人道門

人紀類

盤古

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神于天聖于地
開目爲晝閉目爲夜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
爲天天日高一丈陰濁爲地地日深一丈盤古
在其中日長一丈一元九變而天極高地極深
盤古極長歷萬八千歲天後左目爲日右目爲
月吹爲雷電噓爲風雨腸爲江河血爲淮瀆骨

節爲山岳毛髮爲草木萬物自此分矣

人極

人極肇端自鴻極既判天地設位而人立乎其
中參之而爲三才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
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人與
天地並其道流行於宇宙之間未嘗一日泯沒
也苟人道一日而不立則造化亦幾乎熄矣開
闢以來由伏羲以至於今上下四千餘年天地
之所以高厚日月星辰之所以運行山岳河海
之所以流峙亘古今而無弊者亦以人道立乎

其間實主張是實綱維是此所以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相爲無窮者也則夫負陰抱陽戴天履地任三綱五常之寄以爲人者其可忽諸

太古

天皇氏以木德王歲起攝提無爲而化兄弟十一人各一萬八千歲地皇氏以火德王兄弟十一人亦各一萬八千歲人皇氏兄弟九人分長九州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人皇以後有曰有巢氏構木爲巢食木實至燧人氏始鑽燧教人火食自伏羲畫八卦而文籍始生

神農作耒耜而耕稼始立黃帝造律曆而樂音始著堯舜垂衣而禮制始明凡此以上聖人所以開天地之經立生人之紀使後之作者有所持循施及百千萬世綱理變常之道皆由此而出也

皇王

皇大也從自王自始也徐曰自從也故爲始也今文省作皇大也正也光也美也謂皇之儀煌煌而莊盛也皇之爲言王也王者天下所歸往也董子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參而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故李陽冰曰王者之王中一畫近上象王者則天之義皇王者天下之大君也凡生於窮壤之兩間者莫非父天母地之子也然繼承天地以統理萬物者則大君也夫大君者握乾主坤建中立極窮神知化致和體道明則並於日月幽則協於人神化隆寰宇澤被生靈夫然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若書所謂三皇五帝是也

儒

儒之爲言柔也奮柔體剛克明道藝由修身及家國以至化成天下而後已者也故曰儒原夫鴻儒教主先聖素王姓孔名丘字仲尼聖躬之誕生也魯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是夕二龍繞室五老降庭母顏氏聞奏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既誕而有文在其胷曰制作定世符手握天文足履度字眉有一十二彩目有六十四理身長九尺二寸腰大十圍凡四十九表坐如龍蹲立如鳳跱望之如仆就之如昇明並日月道隆堯敘

發龜龍銜負之祕闡七政五緯之蘊孚義農軒
皇之能具堯舜周公之美播行相事而四方則
焉巡振教鐸而天下警焉刪詩書定禮樂修春
秋繫周易游六藝門徒三千博徒六萬達者七
十二人昔先聖未誕之時有麟吐御書於闕里
其文曰水精之子係周衰而素王顏氏異之以
繡綅繫麟角信宿而去哀公十四年西狩大野
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有繫綅訪於先聖先聖
歎曰斯麟也胡爲來哉吾道其窮矣夫時方假
曾史寓王法至此而閣筆焉聖年七十有三夢

奠兩楹之間乃蘧葬魯城北泗上哀公十七年
立廟於舊宅置守陵廟百戶弟子收其衣冠琴
瑟車書以藏于廟當時弟子及魯人往從家而
家焉者復百有餘室因命其里曰孔里歲時奉
祀永永相傳子孫世襲公不絕繼世而王者累
封聖號曰大成至聖文宣王是爲古今文章之
祖歷代帝王之師由是敎覃海宇化洽華夷而
生民倫彝之敘永賴以安春秋釋奠而無窮焉

佛

佛之爲言覺也自利利他自覺覺彼普覺羣生

出諸迷途而登覺岸者也故曰佛原夫大乘敎
主釋迦文佛之示現也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
八日生西竺利利王家母摩耶夫人右脇而出
周行七步地湧金蓮自然捧足分手指天指地
作獅子吼聲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具三十二
相八十種好既長捨位出家入雪山而證無上
道果開鹿苑而轉四諦法輪壽年八十住世四
十有九說五千四十八之妙典開八萬四千之
法門化囿無邊光騰無礙恩覃無際利及無央
爲人天之導師作四生之慈父所謂天上天下

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末年告弟子摩訶迦
葉曰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
正法今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勑阿難副貳傳化
無令斷絕及欲涅槃復告摩訶迦葉曰吾將金
縷僧伽黎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世尊出
世勿令朽壞摩訶迦葉聞付囑已頭面禮足曰
善哉善哉我當依勑恭順佛故爾時世尊以涅
槃故告諸大衆往于熙連河側娑羅雙樹下右
脇累足泊然宴寂金棺從坐而舉高七多羅樹
往返空中三昧化火自出荼毘得舍利八斛四

斗卽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也自後千年
敎始至中夏漢明帝夜夢金人身長丈六項佩
日輪飛至殿庭以問羣臣傅毅對曰臣聞西方
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乃遣中郎
將蔡愔博士王遵等十有八人西訪其道果得
其像及經并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二大士以
歸洛焉由是其敎大興迨今緇檀崇奉所有衆
生普率皈依利其利而覺其覺者殆將若洹河
沙之不可算矣

僊

僊之爲言遷也含眞體道厭凡超俗羽化而遷
昇也故曰僊原夫玄風敎主太上老君姓李名
耳字伯陽聖躬之降生也記稱湯甲十七年庚
申太上自太清常道境乘太陽日精化五色玄
黃大如彈丸時玉女晝寢流入口中吞之而孕
懷八十一歲至武丁九年庚辰玉女至李樹下
剖左腋誕生而白首號曰李子因指其樹曰此
吾姓也兩耳垂肩上而垂下又名曰聃按聖紀經
云太上老君居太清境乃元氣之祖宗天地之
根本於至寂至虛之內太初太始之先推數御

運布氣融精開化天地所歷成壞不可量計化
身周徧亦非算數紀極開闢之後觀世代之澆
淳代爲帝師隨時施敎自三皇而下咸崇奉焉
是謂天上天下道氣之內皆老君之化蓋百姓
日用而不知也逮周爲柱下史孔子往問焉爲
之語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容貌若愚孔子退
謂人曰旣而觜青牛至函谷關有紫氣浮其上
關尹喜占其氣而候之爲著道德五千言抵西
而邁云往崐崘莫知所終後至唐武德中晉州
人吉善行者於羊角山見白衣老叟呼曰爲吾
語唐天子吾爲老君乃唐祖也高祖因立廟高
宗追尊玄元皇帝明宗追尊聖祖高上大道金
闕玄元天皇帝宋眞宗祥符間奉上尊號曰太
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士

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
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
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敎
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
子常爲士

工

今夫工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爲工

商

今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檐荷服牛輓馬以周四方

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貨相陳以價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爲商

農

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芟及其寒也擊草除田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曝其髮膚竭四支之勞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

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常爲農

人性類

性理

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序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而其理固根於此則體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

心性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言能盡其心是知此性知此性則知天也蓋天者理之自然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梏於形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通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體而五行之所以爲性

與天之所以爲天者皆不外乎此而一以貫之矣

性命

夫性命者人物之所同得之理也非惟已有是人亦有是物亦有是但所稟之差爾性有善惡命有吉凶援之以性配之以命受氣有善惡天無可以奈何亦以吉凶之命配之此定命也能盡其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矣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通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爲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道德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道者率性之謂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百順之謂福至當之謂德德乃福之基福乃德之致君子遵道而行無入而非百順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能無我則與天地參矣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倘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禮器則藏諸其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大人之事備矣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素有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修已以安人修已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愾於天下斯正已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歟

魂魄

淮南子曰天氣爲魂地氣爲魄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遊散者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魄

魂陽氣也魄陰神也左氏云物生始化爲魄既生魄歸爲魂蓋魂者神也陽也氣也魄者精也陰也形也魂氣歸於天體魄復于地是謂氣血之精靈身心之精華也白虎通云魂者沄也猶沄沄行休也魄者迫也猶迫迫著於人是矣

動植

凡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不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夫

人之生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寤則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則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夢之感之所以異也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七

人道門

誕生類

感電繞樞生

黃帝公孫姓又曰姬姓名軒轅有熊國君少典子也母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生帝

感星流虹生

少昊母曰女節有星如虹下流女節意感而遂生少昊

感瑤光星生

高陽氏母曰景僕爲昌意正妃謂之女樞金天氏之末有瑤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女樞幽房之宮遂生顓帝

履巨人跡生

昔有邰氏女曰姜原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避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又棄渠中氷上飛鳥以翼覆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

樹麻菽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
稼穡焉民皆則之帝堯聞之舉以爲農師天下
得其利有功封於邰號曰后稷是爲周之祖也

吞玄鳥卵生

初帝嚳次妃簡狄浴于川見玄鳥墮卵而吞之
遂生契契事唐虞爲司徒教民有功封於商賜
姓子是爲黃帝之後成湯之祖也

指李樹生

老子母至李樹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
曰以此爲我姓故後世之李姓者皆原于此也

聞鈞天樂生

先聖之生也母顏氏之房聞奏鈞天之樂空中
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

空桑中生

列仙傳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神人告曰
日出水而東走十里而顧視日出水東走十里而顧
邑盡爲水身化爲空桑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
於桑中命曰伊尹獻其君令庖人養之是爲湯

相

感蛟龍生

漢祖高皇帝堯之後姓劉氏名邦字季沛豐邑
中陽里人也母媼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時大
雷雨晦冥父太公往見蛟龍其上已而產高祖
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大
愛人意豁如也

娠十四月生

孝昭皇帝名弗陵母鉤弋夫人趙氏娠十四月
而生武帝命曰堯母門

感嘉禾生

世祖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長沙定王發之後
也生於南頓有赤光照室影如五麟七鳳嘉禾
一莖九穗之瑞故名先是有望氣者望春陵曰
氣佳哉鬱鬱葱葱然

輶軒降生

北史武帝諱詰汾嘗畋山澤見輶軒自天而下
既至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詩還
曰朞年復會于此言終引去及朞帝至先處果
見天女以所生之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出

爲帝王語訖而去即始祖神元皇帝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力微神元帝諱

感蒲花生

梁高祖武皇帝姓蕭氏名衍齊之疎族也母張氏見菖蒲生花傍人皆不見吞之已而生衍

感星珠生

桓玄母夜坐見一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光珠取吞之孕生玄

感日光生

高麗之先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爲日光隨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卵五升大有一男子破殼而生名曰朱蒙

胎孕卵生

徐君宮人有孕生卵弃之有大蒼頡鴟卵歸母腹煖之生兒宮人取爲己子是爲偃王

盤瓠中生

高辛氏宮中老婦人耳疾桃之有物如繭以瓠盛之以盤覆之有頃化爲犬文五色因名盤瓠

尺餘經月乃落又本朝名臣傳云母章氏始生億夢羽衣人自言武夷君托化既誕則一鶴雛

當妻以女瓠犬俄銜人頭詣闕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欲報之事未知所宜女聞帝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以女妻之瓠犬負入南山石室中三年生六男六女其母復以狀白帝於是迎諸子言語侏離帝賜以名山大澤其後滋蔓長沙武陵蠻是也

林檎癭生

黎陽人王德祖家林檎樹生癭大如斗癭爛一孩兒抱胎而出七歲能語因名梵天後改曰志益菩薩示化也

藉鷹巢生

寶誌大士卽誌公金陵東陽朱氏婦聞鷹巢兒啼梯樹得之養爲子七歲依鍾山僧出家齊永明中忽着三頂布帽未幾齊武帝崩惠文太子豫章相繼殂年九十三入滅建塔於鍾山

處鶴胎生

楊億祖文逸爲僞唐玉山令億將生文逸夢一道士自稱懷玉山人來幾億生有紫毛被體七尺餘經月乃落又本朝名臣傳云母章氏始生

盡室驚駭貯而弃之江其叔父曰吾開閑世之人其生必異追至江濱開視則鶴蛻嬰兒具焉體猶有紫毳尺餘旣月乃落

感井水生

白州雙角山下梁氏女有容貌后季倫以珍珠三斛買之飲此井水者誕女多美閭里以美色無盡以巨石鎮之邇後雖生女踰嚴形體不完

感赤蛇生

南唐李昇本徐氏爲安吉令先是其家有梨一實大如升其父異之因會隣里將共食剖之有

赤蛇在實中俄而蛇走毋榻下無所見未幾毋孕生知誥

感赤虬卒

李義山作李賀小傳云長吉卒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意不能讀欲下榻叩頭言阿彌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傍人盡見之少頃氣絶

宿生類

眞宗前身來和天尊

眞宗皇帝初名元侃封襄王有舉人楊礪嘗夢至一殿有坐殿上者語之曰我非汝王來和天尊汝王也指示令謁之礪後進士第一入爲襄王府記室旣謁如夢中所見太宗嘗遣相者詣襄王及門而返曰王門厮役皆將相也王可知矣

仁宗前身赤脚大仙

仁宗皇帝名禎母李氏章獻明肅劉皇后子之眞宗得皇子已晚始生晝夜啼不止有道人言

能止兒啼召入則曰莫叫莫叫何以當初一笑啼即止益謂眞宗嘗額上帝祈嗣羣仙誰當往者皆不應獨赤脚大仙一笑遂命降爲眞宗子在宮中好赤脚其驗也

徽宗前身大羅天子

欽宗前身玉堂天子

宋二帝之北巡也露處野宿嬪御皆班荆於輦下一夕衆寢方熟火帝忽聞兩人相與語其一人問曰南朝天子北遊有因果否一人荅曰有即今大帝舊是大羅天子只因聽天王講經生

怠慢心降爲人間天子又毀僧滅佛是以有萬里之行火帝乃玉堂天子亦因怠心未免酬馬足報後復還故處詰朝視之其地乃廢寺也

高宗前身越王錢鏐

宋康王名構徽宗第九子也母韋氏徽宗夢吳越王引御衣云我好來朝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第三子來既而復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即錢鏐也方其入室已而生構二帝北巡不返王嗣爲帝喪太子勇命選太祖之後得伯琮是爲孝宗皇帝斯亦酬封黃袱章疏之驗也歟

孝宗前身崔府君

孝宗皇帝初名伯琮宗室追封秀王謚安僖王爾之子太祖七世孫也母張氏夢崔府君擁一伞來曰以此爲識高宗爲康王出使至磁州磁人夢崔府君出迎張氏以是歲丁未生伯琮於秀州有嘉禾之瑞小名伞高宗喪太子勇命選太祖之後得伯琮於禁中賜名瑗適與崔府君名同封普安郡王秦檜疾其英明而不能害也竟立爲皇子賜名瑋封楚王

度宗前身沙彌

宋祚之將終也有道籙伏章云至天涯見諭一沙彌曰與汝十年天子降爲度宗及十年數終帝大漸道籙曰天命不可爲也

侯景前身東昏侯

初侯景母夢東昏侯而生是日誌公侍武帝坐忽顰蹙曰陛下宽敵生矣帝默然及景叛魏以州來奔羣臣諫皆不聽帝強納之曰我國家即金甌相似孰能壞即後景兵竟逼臺城帝口苦索蜜不至荷荷而崩

蕭詧前身許玄度

公河東濟縣人登進士甲科應賢良方正官至平章事先世名許玄度建越州塔未終而化後託梁武之孫姓蕭名詧（音察）因訪曇彥禪師爲入定觀明其宿因師云許玄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後衆請師修龍興大殿師云非吾所爲三百年後自有非衣功德王遂銘之至唐三生爲裴休果如其言

曾參後身王曾

王曾字孝先益都人父嘗惜故紙字夢元聖携

一童至其家曰汝惜我字今遣曾參爲汝子及誕遂銘之既長就學發解南省廷試皆爲首冠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塲一生喫着不盡公曰生平之志不在温飽卒謚文正

蔡邕前身張衡

後張衡死日蔡邕母始懷孕二人才貌甚類人云邕是張衡後身

鄧禹後身范祖禹

范祖禹父夢丈夫被金甲至寢曰吾漢將軍鄧禹也祖禹生公遂以名初字夢得温公以傳稱

禹篤行淳備改字淳夫

李氏後身郭祥正

郭祥正母夢李太白而生祥正少有詩名梅堯臣曰天才如此眞太白後身也

牟家兒

牟祐前身李家兒

晉牟祐字叔子年五歲令乳母取金環乳母曰汝無此物命訪隣人李氏東園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之物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即祐之前身也

歸宗後身郭宣

裴休後身于闐王子

唐宰相裴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自言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每發願世世爲國家弘護佛法後于闐國王生一子手文有裴休二字云

房琯前身永禪師

宰相房琯盧眞人邢和璞同至一廢寺竹間盧以杖扣地令掘之得瓦瓶中皆婁師德與永公書謂琯曰省此乎琯灑然悟其爲智永後身也

東坡前身介禪師

宋五祖玠禪師一目眇見影而悟一日道拾一

女童畜之及長獻茶有動于中座元忽厲聲云方丈火率衆往救之及至師已坐逝座元曰此老再來將壞吾教隨亦遷化易身爲佛印師時眉山蘇老泉夢一眇目僧至宅乃玠師也是久生子瞻號東坡居士與印師爲方外交語多究竟遂成宿昔之好

歸宗後身郭宣

歸宗宣禪師漢州人瑯琊廣照之嗣與郭功甫厚善忽一日南康守以事臨之宣令人馳書與功甫且祝送書者云莫令縣君見功甫時任南

昌尉書云某更有六年世緣未盡今日不柰抑逼何欲託生君家望君相照乃化去功甫得書驚喜盈懷中夜其妻夢寐髣髴見宣入队內不覺失聲云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問其故妻答曰所見功甫呼燈以宣書示之果有娠及生即名宣老纔周歲記問如昔

圓澤後身牧豎

李源與僧圓澤爲友同至三峽見一孕婦錦襠負甕而汲圓澤曰此某托身之所也後十二年杭州相見是夕卒而婦人生一子源如期至

夢生類

夢賜蘭生

左鄭文公有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己蘭蘭有國香人服媚之遂生公子蘭生

夢龍據生

文帝諱恒母薄姬夢龍據胷而生帝性恭儉與禮義專務以德化民海內富庶斷獄數百幾刑措

夢日入懷生

前武帝母王聖后夢日入懷遂生孝武皇帝

夢吞玉生

崔府君祁州鼓城人也父讓世爲巨農純良德

晉鮑靖字太玄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李家兒

義鄉里推重年將知命未立繼嗣讓與妻虔誠禱於北岳是夜夫妻夢一仙童手擎一合詣門曰帝賜令中之物令君夫人吞之言訖舉合蓋視之見美玉二枚夫妻各吞其一忽然而覺自後有娠隋大業三年六月六日降生一子神彩秀美異於常人幼而從學日誦千言不窮羣子之戲因名子玉凡事過人鄉人咸以爲天賜也

夢賜童生

王朝國夢人領一緑衣童子曰汝有憂民之心賜此玉童爲宰相是夕夫人孕生慶之湘山野錄

夢長庚生

唐李白字太白始生時母夢長庚星入懷而生因以名之長庚即太白星也

夢玉燕生

開元遺事張說母夢一玉燕飛入懷中因而有孕生說後爲宰相故人有飛燕投懷之句

夢懸鈴生

梁任昉母晝夢五彩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降墜其一鈴落懷中心悸因而有孕占曰必生才子遂生昉

夢懷鏡生

梁到溉子鏡母初孕夢懷明鏡四名史

夢獲碁生

李泰伯母夢二道士奕碁戶外往觀之其人取局中一子授焉遂生泰伯

夢彩雲生

徐陵母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夢玉筯生

邵康節母李氏夢神人令以玉筯食棗一杯告

曰當生佳兒後李夫人因山行見雲霞間大黑猿有感而孕臨蓐慈烏滿庭人以爲瑞是生康節七歲戲于庭蟻穴中別見大日雲氣往來

夢靈鳳生

南王曇逸母夢靈鳳集身因有娠又聞腹中啼聲僧寶誌曰生子當爲神仙宗伯

夢黃龜生

栁聖俞生男前一日夢道士贈龜一枚作詩曰夜夢有人水帔霓水邊授我黃龜兒明朝我婦忽在蓐乃生男子實秀眉

夢婦胎生

崔元綜欲娶婦夢人云此非是也君婦始生夢中相隨至東京履信坊見一婦人生女云是君婦俄所議女暴亡後官至四品年三十八乃婚韋涉妹年十九果履信坊居尋勘歲月正所夢之日生定命錄

夢大蒜生

唐上官鼎容名婉兒母鄭氏方妊夢巨人界大稱曰持此稱量天下後內秉機政史

人道門

異相類

伏羲蛇身

太昊伏羲氏風姓代燧人氏而王蛇身人首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制嫁娶以儷皮爲禮結網罟教佃漁養犧牲以庖厨故曰庖犧有龍瑞以龍紀官號龍師

神農牛首

炎帝神農氏姜姓人身牛首繼風姓而立火德王斲音卓木爲耜揉木爲耒始教耕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嘗百草始有醫藥教人日中爲市交易而退

帝嚳自名

帝嚳音谷高辛氏玄囂之子黃帝曾孫也生而神靈自言其名代顓頊而立居於亳

蒼頡四目

蒼頡軒皇之史也廣額四目見結繩刻木穴未便乃仰觀俯察始爲字時天雨粟鬼夜哭後魏武征馬超觀者重沓公傑之曰汝觀曹公邪亦

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爾史

堯眉八彩

帝堯陶唐氏伊祁姓或曰名放勳帝嚳子也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眉舒八彩母娠十四月而生

舜目重瞳

帝舜有虞氏姚姓目有重瞳或曰名重華瞽瞍之子顓頊六世孫也淮南項羽亦重瞳又隋魚俱羅重瞳煬帝忌而誅之史記南唐李煜一目重瞳史

禹耳三漏

按帝王世紀云鯀納有莘氏膢胊拆而生禹於石紐耳有三漏元和志云禹本汶山廣柔人以六月六日生於石紐村其石緣色古石紐在茂州有故廟今石紐隸石泉軍

文王四乳

文王四乳淮南范鎮兄鎡卒有遺腹子在外公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然驗之果有又唐高祖體有三乳齊王敬則兩腋下生乳長數寸位大司馬史

晉文重耳

晉公子驪脇而重耳故其小字曰重耳後霸諸侯是爲文公

老君聃耳

老子生而白首而聃耳字書云聃他甘切耳曼上垂下而無輪郭之謂也世傳遺像多省之

孔聖駢齒

先聖孔子身長九尺二寸腰大十圍凡四十九表坐如龍蹲立如鳳跱望之如仆就之如昇眉有一十二彩目有六十四理其頭似堯其顙似舜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二寸孔子世傳

漢祖黑子

漢祖母寢池上感蛟龍而生隆準而龍顏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漢宣足毛

漢宣帝戾太子之孫也名病已生而足心有毛

昭烈大耳

涿郡劉備字玄德景帝中山靖王勝之後也有大志少言語喜怒不形於色手垂下膝能自顧

耳小字大耳兒是爲蜀漢昭烈皇帝

靈王出髭

周靈王諱泄心簡王之子也生而有髭其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後至緱嶺仙去

越王鳥喙

范蠡遺大夫種書曰越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宴樂乃乘舟遊五湖號陶朱公

晉武髮長

西晉世祖武皇帝姓司馬名炎昭之子懿之孫也昭爲晉王議立世子議者以炎髮長委地手垂過膝非人臣之相嗣爲王遂卽帝位

晉宣狼顧

晉宣帝姓司馬名懿少有奇才節多大略慨然有憂天下之心魏武聞其有狼顧相使前行令反顧正面向後而身不動

梁武無影

梁武帝項有浮光身轉無影又丙吉爲陳留令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去高祖使人追之不見乃採其語爲名

武后鳳頸

袁天綱謂武后龍瞳鳳頸極貴驗也

杜后生齒

年兒裸試之時初秋此兒獨啼寒及並行日中果無影人皆服之

齊高龍紋

齊高帝肩有日月痣徧體隱隱皆龍鱗也

隋高角出

隋高祖文皇帝姓楊氏名堅弘農人也相傳爲東漢太尉震之後父忠仕魏及周有功封隋公堅襲爵堅生而有異宅傍有尼寺一尼歸自鞠之一日尼出付其母自抱角出鱗起母大驚墜之地尼心動亟還見之曰驚我兒致令晚得天

王莽虎吻

王莽虎吻鴟目

太宗目表

李唐太宗文武皇帝名世民幼日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去高祖使人追之不見乃採其語爲名

晉成帝后杜預女孫少有姿色長無齒有求婚者輒中止及成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皆生在位無子二十一年崩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着服至是而后亡

章后紅爪

陳武皇后手爪長五寸色並紅每有暑功之服則一爪先折

李后崛崙

晉簡文帝無子令相者閱宮人時李后在織紡中形長而黑號崛崙相者曰此其人也侍寢生孝武

丁嬪赤痣

梁武丁貴嬪有赤痣在臂而體多疣子年十四帝納之並失所在齊明帝脾上赤痣及輔政江祐勸帝自以示人帝袒語王洪範曰人謂是日月相卿幸無洩江祐傳

壽陽梅額

宋武帝女壽陽公主臥含章簷下梅花落額上拂不去自後有梅花妝雜五行書

馬婦鎖骨

馬郎婦菩薩也憫陝右人不屬化乃爲美婦賣魚姿貌風韻人求爲姻曰我亦欲有歸不用聘禮但一夕能誦普門品者事之至明誦者二十輩曰女子一身豈配衆等可誦金剛經至日通者猶十數更授法華經三日通者至期獨馬氏令具禮成婚迎之至家婦曰適體不佳少安相見客未散而婦死已壞爛葬之數日有老僧來問所由引至葬所僧以錫撥塚尸已化唯金鏁狀骨在焉僧以骨挑錫上鈎結皆如鎖狀釋氏通鑑

麻姑長爪

麻姑至蔡經家指爪長數寸如鳥爪經意其可爬癢忽有鐵鞭鞭其背

郭威雀項

周太祖姓郭氏名威太原人也唐莊宗有宮人柴氏歸其家擇婿一日窺于門見有疾走而過者柴氏大驚問何人告者曰從馬軍使郭雀兒也有雕青在項故有此名柴氏欲嫁之父母不肯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嫁此人柴氏堅不嫁他人竟歸威

宋祖香孩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丙戌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明年丁亥宋祖匡胤生於甲馬營赤光滿室營中異香一月人謂之香孩兒營少從辛文悅學焉

仁宗赤脚

宋仁宗每視朝之暇赶宮中好赤脚有道人云赤脚大仙也 詳宿生類

后稷鳥翼

后稷母履巨人之跡而生以爲不祥棄之冰上鳥以翼藉覆之姜原以爲神收養之名曰棄是爲周之始祖也

徐君卵生

徐君宮人有孕生卵棄之有大蒼頡銜卵歸母腹煖之生兒宮人取爲已子是爲偃王

子文虎乳

楚令尹子文初生棄於夢澤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

陸羽鴈翼

陸羽字鴻漸初不知所生有僧見羣鴈以翼藉一小兒收養之既長自筮得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因爲姓名隱茗溪稱桑苧翁嗜茶著茶經 隱逸傳

因霄重舌

西方因霄國人善笑聲聞百里云彼人兩舌重沓又云舌尖倒向喉內 拾遺記

弘景方瞳

南史陶弘景年踰八十而有壯容末年一眼有時而方仙經云眼方者壽

審通三耳

張君房胜說隋董慎爲冥府追爲右曹錄事仍辟常州張審通爲管記慎令作判申天府後有天符來云申甚允當慎乃取方寸肉擘爲耳安審通額上曰與君三耳可乎審通復活後數日覺額癢湧出一耳尤聰時人笑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雞冠秀才云

成已缺耳

唐殷成已位晉州長史初母顏叔父爲酷吏所陷顏割左耳許寃及成已生缺左耳

杜乂漆眼
晉杜乂王羲之目之曰膚如凝脂眼如點漆神仙人也

姜維斗膽
蜀姜維死時剖維腹膽如斗大

李噆升膽
李噆爲侯景所執破腹見其膽如升焉 史

馬良白眉
馬良字季常兄弟五人俱有才名良眉中有白毫號白眉先生辟爲荆州從事詩語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埤雅廣要卷九 十 二百五

許慎長鬚
許慎字秀良遷尚書鬚下垂至帶號長鬚公

岑本長眉
有胡僧不知幾百歲眉長數寸太白爲作歌袁天綱見岑文本曰學堂瑩夷眉長過目他日文章冠天下本眉毛覆眼 唐毛若虛傳

姚泓綠毛
一野叟體生綠毛自云我即姚泓也食松栢葉長生 唐逸史

何晏白面
魏何晏面絕白文帝疑其着粉後與湯餅啖之大汗出隨以衣自拭色轉皎白帝始信之 語林

元海赤毛
晉劉元海鬚長二尺當心赤毫毛三根三尺六寸 史載記

盧杞藍面
郭子儀病甚造省不屏姬侍及盧杞至則屏之隱几而侍家人怪問其故曰彼藍面鬼色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 埤雅廣要卷九 十二 二百五十三

黃昌黑痣
後黃昌爲蜀太守初昌婦遇賊流轉入蜀爲人妻其子犯事詣昌自訟云云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佐黃昌妻昌驚曰何以識昌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爲二千石昌出足示之相持悲泣還爲夫婦

班超燕頷
班彪字叔皮次子超字仲升幼相者曰燕頷虎頭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明章兩朝征西域集

岳飛猿臂

吳太史慈猿臂善射弦不虛路李廣爲人猿臂善射宋岳飛猿臂善射挽弓三百斤皆異藝也

元載鼠目

苗晉卿薦元載李揆曰虜頭鼠目乃求官耶

詠之兔缺

晉魏詠之生而兔缺醫曰可割而補須百日不語笑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耶後至征虜將軍 晉魏詠之傳

李嶠龜息

袁天綱相李嶠睡則氣從耳出名龜息必大貴

壽

杜預蛇吐

晉杜預醉臥嘔吐人竊窺之見一大蛇垂頭而吐吏

龜年禽語

白龜年樂天子也一日於嵩山東岩遇李白曰吾與汝父皆仙矣出一軸素書曰讀此可辨九天禽語試之悉驗 事文類聚

楊宣雀語

喈傳楊宣爲河南行守有數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

翁偉馬語

楊翁偉能聽鳥獸之音嘗乘騧馬之野有放馬鳴聲相聞翁偉曰彼放馬者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彼罵此馬曰騧馬亦罵曰眇馬其御視之果然 王充論衡

處宗雞語

宋處宗獲一雞着窻間雞作人語與處宗談論

有玄致因此功業大進

令威鶴語

遼東華表柱忽有鶴集其上而人語云云詳見人化鶴

亞夫餓相

周亞夫爲河南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二歲爲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政後九年當餓死亞夫笑曰既已貴如負言又何餓死負指其口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與鄧通事互看

王顯作繭

文皇戲王顯曰抵死不作繭及文皇登極因奏曰今日得作繭耶帝曰卿無貴相朕非爲卿惜也曰朝貴夕死足矣帝與三品服其夜卒朝野僉載

紹宗蒜髮

慕容紹宗曰吾數年有蒜髮昨來忽盡其蒜盡乎未幾投水死北史

馬周伏犀

馬周少時袁天綱見之曰伏犀貫腦背若有負貴相也岑文本曰周乃鳶肩火色騰上必速貴然不能久遂四十而卒

埤雅廣要卷九　十四　三十五

馬祖長舌

馬大師生而舌長舐鼻時謂馬駒踏殺天下人足和尚雞跖集

曇如白足

釋曇如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濕稱白

李泌輕身

李泌少時身極輕能於屏風上行既長辟谷導引骨節節珊然人謂鎖子骨詰僧懶殘殘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太平宰相鄭侯家傳

黃門手板

齊恩倖綦毋珍之在西州有相手板者云當貴每以此言動帝珍之又圖黃門郎帝問西州手板何在珍之曰此是黃門手板官何須問帝笑又宋庾道愍精相手板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意道愍相其手板曰此乃甚貴然使人多愆忤史

黃檗足痣

黃檗運禪師得道之後忽思省侍父母一婆子出門問何處師曰江西婆曰我家亦有一子在江西多年不歸因借宿請婆親爲洗足師足心有痣甚大婆失記是其子次日師辭去於三里外與鄉人云吾母不識山僧我但母子一見足矣鄉人報知其母母趕至福清渡師已登舟母一跌而終師亦不回顧但於隔岸秉炬法語云一子出家九族生天若不生天諸佛妄言擲炬火燃兩岸人皆見其母於火焰中轉爲男子身昇空而去後官司改福清渡爲大義渡云

神光換骨

慧可初坐香山八載有神人曰將欲受果何滯此耶翊日頭痛如刺欲治之聞空中曰與師換

骨非常痛也痛癒視頂其骨如五峯秀出傳燈

潘岳俊面

潘岳質美常出婦人投果滿車張載貌醜每出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世之好妍惡媸如此

林公醜面

王長史病守門人曰一異人在門王笑曰此必林公也阮光錄曰欲聞其言惡觀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醜矣世說

劉綜欲候司馬徽事同詳許誤類

玄妻黯黑

有仍氏生女黮音黯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左傳昭

方進奇骨

翟方進年十五爲小吏運鈍數爲掾吏罵辱乃詣蔡父相大奇其形曰小吏有奇骨當以經術進謝病而歸

人道門

誕文類

手文武字

周文王少子生手文曰武因以爲氏斯武姓之始也

手文虞字

周武王少子生手文曰虞因名曰虞叔成王封于唐是爲虞氏之始也

手文友字

左閔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曾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手文王字

隋高祖生而手有文曰王

手文爲曾夫人字

宋武公生仲子生文在其手曰爲曾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

胷文卍字
釋迦文佛背負圓光胷題卍字
　胷文制作定世符字
宣聖之生也手握天文足履度字胷有文曰制
作定世符五字　餘見家語
　舌文八字
通載云梁武帝舌文八字手文武字
　手文裴休字
于闐國王生子手文裴休二字聞于中朝其子
弟欲迎之彼國不允而止

　背有草付字
孫堅背有草付字合而言之符也識謂讖堅而
王者符其姓故秦蒲洪本以蒲生五丈節如竹
形因以爲氏及其欲應時識也乃改曰苻堅
　足有輪文
馬大師足掌有輪文
　夢兆類
　夢賚良弼
武丁居喪三年不言夢上帝賚以良弼乃使人
以形旁求於天下得傅說於版築之間命以爲

　夢黃頭郎
夫濯船俱着黃帽者以土勝水也謂之黃頭郎
文帝嘗夢之及見乃鄧通也遂愛幸之賞賜累
鉅萬相云當貧餓死帝曰富通者在我乃賜蜀
銅山得自鑄錢後有罪寄死人家竟如相言
　夢見周公
孔子少時欲行周公之道故常夢之及其老也
嘆曰甚矣吾衰也吾不復夢見周公

　夢日逵營
晉王敦反帝自出覘敦軍敦畫夢日環其營驚
悟曰黃鬚鮮卑兒來耶帝母鮮卑出也亟南皇堂夜募壯士渡
追之不及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夜募壯士渡
水掩敦兄王含軍大破之敦聞含敗曰我兄老
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因作勢起欲自行困乏
復臥壽卒敦黨悉平發敦屍斬之
　夢筆點額
北齊文宣將受禪夢人以筆點額王曇哲曰王
上加點爲主當進也　史
　夢手捧天

倦游錄韓魏公夢以手捧天者再後果輔英宗神宗

夢手捧日

媿崔昱少時夢上泰山以兩手捧日史

夢蛆附尸

唐高祖舉兵夢身死墜牀下爲羣蛆所食智滿禪師曰公得天下矣羣蛆共食億兆趨附也紀異錄

夢河去水

宋主有疾夜夢河水乾憂形於色以爲君人者龍之相今河無水是不獲水居矣既而詢諸宰

輔對曰河無水乃可字也陛下之疾痊可矣帝欣然疾果愈

夢木撐天

王敦謀逆夢將一木上破天許眞君曰此是未字未可動爾列仙傳一曰郭璞

夢菜生墀

宋眞宗策士夢殿下菜甚盛與殿基相齊拆卷第一人乃菜齊也東齋遺事

夢拔羊角

沛公始爲亭長夢逐一羊拔角尾皆落辨者曰羊去角尾乃王也及送徙咸陽觀警蹕嘆曰大丈夫當如是

夢頭出角

宋鄭獬夢浴於玉龍池視臂生白鱗水影中見頭上生角果狀元及第

夢生羊角

國朝永樂初設科取士盧陵錢舉發解南省皆首冠及將廷試忽夢頭生羊角同年曰頭角崢嶸在此舉矣傍一人曰非也羊角乃解字也恐有解姓者復居首耶及拆殿榜臚傳狀元果解

搚也

夢鵕折翼

武后之將季也夢鸚鵕折兩翼仁傑曰鵕者陛下姓也兩翼陛下子也折翼者是無輔翼也乃有帝房州

夢生八翼

陶侃夢生八翼飛而登天見天門登其八惟一門不得入閽者擊之墜地折其左翼後果都督八州一日如廁見朱衣介幘者謂之曰君當爲公位八州都督言訖而隱史

夢與帝鬚

宋周必大以燔厘藏各爲已任免官就謫所往辭婦翁翁夢人曰掃雪迎宰相而必大適至時必大夢至一所見殿上語曰彼貌雖陋以帝鬚與之既覺而顧癢遂生美鬚後竟居台鼎相者詣之莫知所貴良久捋其鬚曰帝王鬚也

夢人剃髭

趙宋李廸美髭髯御試夢剃削俱盡解者曰省元是劉滋今替滋矣果狀元及第

夢舌生毛

馬亮知江陵府當代夢舌上生毛僧曰舌上生毛剃不得當再任果然 青箱雜記一作馮延巳

臨川事

夢人易頭

賈弼夢人易其頭遂能半面笑半面啼 文房四譜

夢神換頭

蜀遂寧府士人岳某并閬州士人李某祈夢于七曲山梓潼帝君之祠二人者素不相識然所禱皆功名之事岳夢至一室殿見一王者冠冕坐于殿上侍衛七八人傍有持簿者岳直前問曰其前程如何未幾又見李進前亦以前程叩之執簿者閱簿覽姓名畢上殿言于王者之前忽一人下殿傳旨曰汝二人皆可貴但身與頭不相稱必須兩易其頭岳聞之驚恐其人曰汝畏換頭無復貴矣言畢忽有一人手持斧鉞引岳至廊廡之下須臾又引李至使二人瞑目而立竟易其頭夢醒頸間尚有微痛早起僕見其面目不似怪之然其聲不改且歷言昨日祈夢之故及歸妻子各駭然然問平日家庭之事應對皆無舛遂備說夢中換頭之因妻子之心稍

安其年領鄉薦明年登科岳調重慶府江源縣主簿李亦登科得簿尉之缺既歸李丁憂岳爲代任將滿李服除再調亦得江源主簿與岳爲代始二君雖同時祈夢然各宿不相會面以交代始得相識岳之妻子驚曰李之面岳前日之面也李之妻子亦驚曰岳之面李前日之面也飲酒極歡相與言前日之夢各大驚寤後官俱顯蜀

晉張邈嘗奉使夢狼啖脚索紈曰脚肉被啖

爲却字後果不行 宋統傳

夢邀車駕

宋太祖姓趙宇匡胤少時隨辛文悅受學文悅
嘗夢邀駕及見却是匡胤至周世宗時管軍務
世宗一日枉文書裏恰得一木簡上書云點檢
作天子此時張永德做點檢世宗遂換永德教
匡胤代替後竟受禪

夢人安鼻

徐郎中夢神人携一竹籃其中皆人鼻視徐曰
形相不薄但鼻曲而小劓乃於籃中擇一鼻安
之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鼻自爾端直歷官
正郎 指異志 廣要 卷一 八一

夢蠅集鼻

魏何晏問管輅曰余夢青蠅數十集鼻上輅曰
鼻如天中之山青蠅臭惡之物而集其上位峻
者顛也 史

夢人剪舌

夔州道士王朝朗舌長呼字不正忽夢老君剪
其舌既覺語遂正 廣異記

夢人鑒心

尹知章夢人持巨鑒破其心志思開徹遂明六
經 本

夢神決脇

唐肅宗吳后夢神介而劒決脇以入燭至其文
隱然生代宗 史

夢換鬼眼

陶穀少時夢數吏云奉符換眼吏求錢十萬安
第一眼穀不應又云錢五萬安第二眼復不荅
吏曰止安第三眼卽以二丸納入眼中既覺眼
深碧後相者曰好貴人骨氣奈一雙鬼眼何必
不至大位 秉異記 稗雅 廣要 卷十 九

夢腹生松

丁固夢松生腹上松字十八公後十八年爲公

夢半身熱

南齊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初爲南陽守妻
夢一手熱爲雍州夢一脾熱爲開府夢半身熱
敬兒意欲無限謂人曰吾妻將夢通身熱矣齊
主惡殺之

夢撑鐵船

吉水澠塘楊某政和間赴舉正夢南祠夢神告

云汝欲請舉須待張果老撐船乃可既覺度必不舉豈有張果老撐鐵船之理建炎渡江庶事草創詔天下貢闈有遭兵火者權就寺觀試而吉州通衽能仁寺楊某入試置卓於廊廡間坐定忽見壁間所畫乃張果老撐鐵船故事心切自喜後撤棘果領薦

夢轉銅柱

北齊陽休之夢登大冢見一銅柱趺爲蓮華形體休之登柱礎以手捉柱曰柱轉三匝吾至三公銅柱遂二匝後竟驗史

夢青鏤管

梁紀少瑜嘗夢陸陲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其文因此大進青箱雜記

夢屋懸刀

王濬夢懸三刀於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李毅曰三刀爲州又益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遷益州刺史

夢與褥席

梁柳慶遠從兄世隆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

我門族慶遠果開府史

夢斷盤囊

晉鄧攸夢行水邊見一女有猛獸自後斷其盤囊水邊女是汝宇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非汝南當汝陰果遷汝陰守

夢虜脫衣

索充夢虜脫上衣索紈曰虜字去其上乃男字也當生男

夢軍執火

座主欲擇榜首而未決夢軍持火乃首名煇者果符輿論

夢人索錦

江淹嘗夢張景陽曰嘗以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囊中得數尺與之其人怒曰那得割截都盡自此淹文章蹔矣本傳

夢人遺墨

王勃夢人遺以負墨盈袖自此文章日進酉陽雜俎

夢吞易爻

虞詡奏曰郡吏陳桃夢臣與一道士布易爻撓其二以飲臣臣乞盡之道士曰易道在及三

夢吞丹篆

韓文公夢人與丹篆一卷吞之傍一人掬堂而笑後見孟郊乃夢中傍笑者

夢吞沙篆

王仁裕好爲詩嘗夢剖腸胃以西江水濯之見沙石皆爲篆籀文因取吞之文思益進因號詩集爲西江集五代史

夢五色雲

張鷟晝吟夢吞五色雲遂精雅道南唐野史

坤雅廣要卷十　廿三

夢五色筆

江淹夢人授五色筆由是文藻大進後夢郭璞曰吾筆可見還探囊中得五色筆還之爾後無美句本

夢召書銘

羣仙正草新宮銘坡注云蔡少霞夢人召書新宮銘曰紫陽眞人山玄卿撰

夢筆如椽

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占者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武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本

夢筆生花

李白夢筆生花自是才思日進道事

夢授二筆

五代唐馬裔孫夜夢神手授二筆後入中書堂吏奉二筆如夢中所授者太平廣記

夢昆皆字

杜牧頃於宰執求小代小秋皆不遂夢人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果得北部員外尚書故實

夢拔馬蘭

後魏爾朱兆謀入洛夢登一高堆拔馬蘭手至

坤雅廣要卷十　廿三

史

無不盡出故兆謂必尅馬蘭莞屬可爲席者也

夢乘龍起

龍起擢進士第丁咸未第時夢乘龍而起回顧又有駱駝在後及登第次其下者乃龍起駱起也

夢先入試

有士子將赴試夢先入場屋譔書已訖而其他始至覺而語諸妻喜曰今秋大比之魁焉知擢非其耶妻曰非也子不憶曾論曰先進乃第十

一也及撤棘視榜果然

夢夜爲君

有老役夫晝則呻吟即事夜則熟寐夢爲國君覺而曰吾晝爲僕夜爲君何愁列子

夢占大象

後張茂夢大象問推曰象者獸也獸者守也君當爲郡然不能善終象有齒焚身皆如其言史

夢羊踏園

有人常食蔬忽食羊肉夢五臟神曰羊踏破爾

菜園矣

夢內有人

晉索紞明術數宋桶夢內有人着赤衣桶把兩杖極打之紞曰內有人乃肉字也朱衣肉赤色也兩杖箸象也極打飽肉食也果驗

夢糞得財

殷浩或曰將涖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本

夢食萬羊

李德裕召僧問休咎僧曰公災當萬里南去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公嘆曰吾師至人吾嘗夢行晉山有牧羊者十數迎拜曰此侍郎平日所食羊吾識此夢不洩於人今果如師之說耶然旬日米暨遣使饋羊四百公大驚曰吾不食之僧曰羊至此已爲相公所有矣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厓州司戶卒太平廣記

夢氷人語

晉令狐策夢立氷上與氷下人語卜曰爲陽語陰媒介士也氷泮而婚成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張公徵女仲春成婚

夢占失禾

後蔡茂夢取得中穗禾復失之郭喬卿曰禾失爲秩失之得祿秩也旬日徵爲司徒史

夢王鄉門

李盛作安南守夢人以王鄉於門盛曰閏字也

夢遊仙府

張亶熙寧中夢行仙府中聞天風海濤聲振林木徐見海中樓闕金碧瓊琅琅者數百人揖亶出紙請賦詩細視筆硯皆碧玉色且戒之曰

此間文章要似隱起鸞鳳與織女機杼分巧過是乃人間語耳亶成一絕云天風吹散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傍人應笑忘還家有仙人曰子詩絕佳未勉近凡酌酒一杯極甘寒忽覺身墮萬仞山而覺

夢到瑤臺

許渾暴卒三日醒作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惟見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復寐改第二句云天風吹下步虛聲曰昨夜夢到瑤臺有女三百餘人一云是許飛瓊令改二句不欲世間知有我也 逸史

夢兩匹絹

宋沈慶之年八十夢人以兩匹絹與之曰此絹足度寤曰今年不勉矣兩匹八十尺也

夢臼中炊

王生善卜賈客張瞻將歸夢炊臼中生曰君歸不見妻矣曰中炊是無釜也 雜俎

夢歲在辰

鄭玄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云云知命當終也懺云歲在龍蛇貴人嗟

夢是因想

衛玠嘗問樂廣夢廣云是想玠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想耶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成疾廣爲剖析郎愈 史

鵾夢鸛搏

開元中嶺南獻白鸚鵡呼雪衣娘上令以近代詩詞授數徧即誦上與諸王及貴妃博戲上稍不勝左右呼雪衣娘必飛入局中鼓舞以亂其行列或啄嬪御及諸王手忽一日語曰雪衣娘昨夜夢爲鸛鳥所搏將盡於此乎上使貴妃授

以多心經記誦精熟若懼禍難有所禳者後爲鷹搏之死瘞於苑中呼鸚鵡塚

三夢芻狗

魏周宣善占夢有人三夢芻狗其占不同皆驗宣曰芻狗祭神之物故始夢云當得美食祭訖則爲車所轢故中夢云當折車脚其後必以爲薪故後夢云當失火也 史

品物門

鱗族類

龍

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龍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九陽也鯉三十六鱗具六六之數六陰也龍亦卵生思抱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風化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蚪音末龍蓋蟲莫智於龍龍之德不爲妄者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故易乾以龍御天坤

以馬行地龍天類也馬地類也易曰震爲龍震爲動皆謂之龍所謂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是也蔡墨曰龍水物也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元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蓋乾初九變而之姤九二變而之同人九五變而之夬音乖上聲六者俱動變而之坤是以蔡墨之言如此知此則知震所以爲龍之義矣賈誼新書曰亢龍往而不能反故易曰有悔有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易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觀誼之言如曰勿用者戒使勿爲潛龍也故曰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蓋止使人無爲謂之勿所謂勿用娶女勿用有攸往小人勿用之類皆戒使勿爲也俗云龍精於目蓋龍聳故精於目也陰陽自然變化論曰驪龍之眸見百里纖芥又曰龍能變水人能變火又曰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孫綽子曰高祖御龍光武御虎龍韓彭之類是也虎耿鄧之類

是也法言曰龍以不制爲龍聖人以不手爲聖人手取也言雖容有飛禍而非其所取詩曰寘載手仇手取也酈元水經曰魚龍以秋日爲夜拔龍秋分而降則蟄寢於淵龍以秋日爲夜豈謂是乎莊子曰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產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此言技術雖高而應世稍疎則無所用之是以君子因時施宜事在於適而已豈必一二以追先王之迹哉舊說鼈畏葱蛟龍畏鐵又云龍肉以醯音希醋也漬之則文章生今相衆說龍人臣得其一體當至

公相曾公亮得龍之脊王安石得龍之睛內典云龍火得水而熾人火得水而滅按葬書以龍言山以虎言水六龍九虎是也直山直水謂之死龍死虎故曰小頓大起宛轉如盤龍奮迅如舞鶴謂之任岡

鯉

此今之鱒音尊鯉也一名鱣音氈鯉脊中鱗一道每鱗上有小黑點文大小皆二十六鱗魚之貴者故爾雅釋魚以鯉冠篇而養魚經曰所以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又貴是也神農書曰鯉最爲

魚之王今人以盤水養之雖困鱗不反白益健魚也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鯉也列女傳曰傅弓以燕牛之角纏弓以荊麋之筋糊弓以河魚之膠說者以爲燕角善楚筋細河膠黏音柳鱣音曾鮪音沸魴音房鱧音禮魚麗于罶魴音浮鱧音履鯉蓋鱣魚黃魴魚青鱧魚玄鰋魚白鯉魚赤則五色之魚具備故序以爲萬物盛多也俗說魚躍龍門過而爲龍雖鯉或然亦其壽有至千歲者故詹何之鈞千歲之鯉不能避也鱗鄰也鯉里也鯉進於魚矣殆亦龍類是以仙人乘龍亦或騎鯉乃至飛越山湖

魴

魴一名鯧音昌比今之青鯿音邊也郊居賦曰赤鯉

青魴細鱗縮項闊腹魚之美者蓋弱魚也其廣方其厚褊音扁故一曰魴魚一曰鯿魚魴方也鯿褊也詩曰川澤訏訏音許魴鱮甫甫甫甫美也魴之爲美舊矣今更與鱮魚連道以著韓國水土之善者蓋魴魚雖等美而緣水之異則有優劣故里語曰洛鯉伊魴貴於牛羊言洛以渾深宜鯉伊以清淺宜魴也又曰居就粮梁水魴蓋今遼東梁水之魴特肥而厚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言無民而不可治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言無臣而不可使所以誘夜其君也且河性宜魚

故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鯉也列女傳曰傅弓以燕牛之角纏弓以荊麋之筋糊弓以河魚之膠說者以爲燕角善楚筋細河膠黏音柳詩曰魴魚赬尾以譬君子勞於王事養生經曰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

鱓

今黃鱓魚是也性浮而善飛躍故一曰揚也陸機曰今黃頰魚燕頭魚身頰骨正黃魚之有力解飛者一名黃揚舊說魚膽春夏近下秋冬近上

鱧

今玄鱧是也諸魚中唯有此魚膽廿可食有舌鱗細有花文一名文魚與蛇通氣其首戴星夜則北嚮蓋北方之魚也詩曰魚麗于罶魴鱨鰋其次曰鮪鱧鯉蓋鱏鰋小魚鮒鱧中魚鱧鯉大魚亦其鱏鰋之美不若鱧鯉故其序如此今魚品齊魯之間鮒為下色鯉為中色鯉為上色衡門之詩先鮒後鯉亦以此故也舊云鱧是公鬬蛇所化至難死猶有蛇性故或謂之鱧音堅也爾雅曰鱧大鯛小

鰋

今鱧額白魚也一名鮎音粘鱧魚鰋鯉魚俯鱧魚圓鮒魚方魚麗之詩一章曰鱨鰋二章曰鮒鱧三章曰鱧鯉蓋鱨鰋長魚也而鮒鱧則言其魚一方一圓鱧鯉則言其魚一俯又以著萬物衆多也

鱒

音柱

鱒似鱣音怯魚而鱗細於鱣赤眼詩云九罭音域魚鱗細於鱣赤眼是也之子衮衣繡裳蓋鱒魚圓鮒魚方君子道以圓內義以方外而周公之德具焉故是詩王以言之然則鱒象公之方而繡裳者義也玄衮纁繡而道也鮒象公之方而繡裳者義也玄衮纁繡而後可以見周公猶之九罭之取鱒鮒也爾雅曰鮁音必鱒蓋鱒一名鮁孫炎正義曰鱒好獨行制字從尊旨以此也

鮪

音委

鮪魚似鱣音旃而青黑長鼻體無鱗甲肉色白味不如鱣大者長七八尺岫居至春始出而浮陽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見日而目眩音縣故詩

言漆沮及河通道此魚夏小正曰祭鮪祭不必記而記鮪何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禮曰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淫而序詩者亦曰季冬薦魚春獻鮪則鮪別於魚其來尚矣故鮪仲春從河西上得過龍門便化為龍否則點額而還尸子曰龍門魚之難也太行牛之難也蓋能上大魚薄集河津一名龍門兩傍有山魚莫能上大魚薄集龍門上則為龍不得上輒暴鰓音腮水次故曰暴鰓龍門垂耳鞾下善為魚者不求為龍望禹門輒逝是以無暴鰓點額之患水經曰鮪出鞏穴

亟允有渚謂之鮪渚周禮春獻王鮪然非時及他處則無故河自鮪允已上又兼鮪稱

鱣

鮪肉白鱣肉黃鱣大魚似鱘音尋口在頷音合下無鱗長鼻輒骨俗謂之玉板大者長二三丈江東呼爲黃魚古今注曰鯉之大者爲鮪鱣之大者爲鱣非是也按詩曰有鱣有鮪鰷音條鱨鯉言鮪矣而又言鱣鯉則鮪與鯉異明矣詩曰施眾孤音滅濊濊鱣鮪發發鱣鮪發發鱣鮪健魚故其跳躍發發然不麗於眾而頎人以刺莊公詩於鱣鮪言發

發於魴鱮言唯唯則魚之健弱可知也義訓曰鱣鱘音博掉尾口上下噞喁音禽魚口上下噞也

鮒

釋魚云鮒鮀今吹沙小魚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也鮒性善沈大如指狹圓而長有墨點文常沙中行亦於沙中乳子故張衡云縣淵沈之鮒鰂音即魚其魚肉厚而美性不食釣本草所謂鯽魚一名鮒魚形亦似鯉色黑而體促腹大而脊隆所在池澤皆有之是也孟詵云鯽是稷米化之其魚腹上猶有米色易之井曰井谷射鮒甕敝漏蓋九二以陽居陰不正者也不正則傍出而下流以與初矣故曰甕敝漏初六陰也而又居下流且其賴井之功微矣故稱焉莊子曰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吾得斗升之水然活

鯉沈浮小大美惡與其形色之異具有則餘物盛多可知也俗云鮒性沙抱異物志曰吹沙長二寸許背上有刺螯人海物異名記曰鮒似鯽而狹小

鰷音條

鰷魚形狹而長若條然故曰鰷也今江淮之間謂之餘音飡魚性浮似鱨而白蓋鱨從嘗餘謂之餘者鱨大於鰷鯉大於鰷亦其美之遞不如也

鮒音付

爾少牢饋食曰魚用鮒十有五而俎蓋魚水物也故取數於月十有五日而盈淮南子曰月虛而魚腦減今此魚旅行吹沫如星然則以相即也謂之鯽以相附也謂之鮒

鱮

鱮魚似鮒而弱鱗其色白北土皆呼白鱮西征賦曰華鮒躍鱗素鱮揚鬐音其性亦旅行故其制字從與亦或謂之鰱音連也傳曰連行魚屬若此之類是已失水取死弱魚也今吳越呼鰱鰱魚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鰱六

韜曰綸隆餌重則嘉魚食之綸調餌芳則庸魚食之鰱庸故其字從庸蓋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啖茹而鰱讀曰慵者則又以其性慵弱而不健故也詩曰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魴鰥音關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笱雖敝尚足以制魴鰥之魚非特制魴鱮而已蓋魚無不聽從者以刺魯桓微弱曾敝笱之不如也其從如雲者言雲無定性隨風而已雲昇而生雨故如雨繼之雨降而生水故如水繼之言詹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其順從如雨之從天其源從如水之從地者初亦生於如雲積以浸大而已故傳曰如雲言盛也如雨言多也如水言衆也蓋一爲盛二爲多三爲衆

鰬音交

鮫海魚也狀似鼉而無足背文麤錯皮間有珠可以飾刀其子驚則入母腹中蓋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鼉珠在足魚珠在眼蚌珠在

腹也按天玄玉物簿敘魚珠曰魚之懷珠至五十年則無腹鼓鰓腦上有汗其鬐鱗口眼皆異鬐當紫色眼當紅色口當赤色又曰懷珠之蛇多喜投暗見人張口向人吐氣如燼是則蛇珠暨魚亦有懷者逮異記曰南海有鮫人之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則出珠

鰌音秋

鰌今泥鰌也似鱓音閃而短無鱗以涎自染難握與魚而爲牝牡莊子所謂麋與鹿交鰌與魚游一名鮲音習孫炎爾雅正義云鮲尋也尋其泥

厭其清水舊說守魚以鱉養魚以鮹蓄鱉性酋健善擾令魚利轉制宇從鮹酋爲是平恩平郡譜云鮹謂之蝌蝦謂之龍鱟音後謂之衫蛇謂之閃入江水輒死則流水與止水果不同韓文曰江魚不池活今魚生流水中則背鱗白而味美生止水中則背鱗黑而味惡此亦一驗詩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蓋流水之魚品流自異

蛟

蛟龍屬也其狀似蛇而四足細頸頸有白嬰大

者數圍卵生眉交故謂之蛟亦蛟能交首尾東物焉故謂之蛟也俗呼馬絆以其如此述異記曰蟒蛇目圓蛟眉連生連則交矣相書所謂交眉則蛟厲之眉是也一說蛟尾有肉環束物則以首貫之舊云鳳骨黑蛟骨青記曰伐蛟取鼉音陀登龜取鼉音元鄭氏謂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龜言登尊之按古有蛟鮓又有龍醢音海夫龍神物也而可豢音患是亦豕類爾非眞龍也犬豕曰豢夫惟可豢是以可醢而食字從肉蓋以此故君子不欲豢於人也俗說虎中有眞虎龍中有眞龍星禽衍法曰角木蛟亢金龍氐土貉房日兎心月狐尾火虎箕水豹斗木獬牛金牛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室火豬壁水貐奎音俗俞音俞婁金狗胃土雉昴日雞畢月烏觜火猴參水猿井木犴音岸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翼火蛇軫水蚓獬或作蠏豸或作廌蓋非是按角木曰蛟亢金爲龍奎木曰狼婁金爲狗觜火曰猴參水爲猿翼火曰蛇軫水爲蚓之類是皆以類相從特其氣數有深淺爾然則牛金曰牛斗木宜爲獬鬼金曰羊井木宜爲豸也

增附

鱗族類

鯨

鯨說文海中大魚本作鱷從魚畺聲雌曰鯨雄曰鱷今文作鯨爾雅翼云鯨從京大也常以五月生子於岸八月導而北還鼓浪成雷噴沫成雨大者數千里長水族畏之海岸有獸曰蒲牢聲如洪鍾而性畏鯨鯨躍擊之鳴聲聞五里故鑄鍾作蒲牢形其上斷撞爲鯨形天子出而擊之東都賦曰發鯨魚鏗華鍾是也漢書鯨作京

又楊雄傳騎京魚

鱸

鱸松江魚之美者也語曰四腮鱸出得松江天下無齊王冏辟張翰爲大司馬東曹掾因秋風起思吳中蓴鱸遂命駕歸俄而冏敗人謂見機又左慈枉曹公坐公曰所少者吳江鱸魚爲膾爾慈求銅盆貯水以竿餌釣須臾引一鱸魚蘇子云巨口細鱗狀若松江之鱸蓋儗之也

鱣

魚名薛瓚曰無鱗口在腹下賈誼賦橫江湖之

鱣鱓

鱓

說文鱓曰南魚名也狀類蜥蜴常水潛伏吞人即浮字本作蟤從虫㬎聲今文作鱓亦作鱷小者丈餘大者數丈善食人一生百卵及成形則有爲蛇爲龜爲蛟者性甚靈爾雅翼云四足似鼉長二丈餘啄三尺長尾而利齒其尾有涎如膠掉以取物其形或玄黃蒼白韓愈謫潮州鱷爲民患愈爲文祭之是夕雷雨徙於西海六十里扶南國溝中養鱓魚門外養猛獸有罪者以

鮎

魚名山海經曰文鮎狀如覆銚鳥首而魚尾音如磬生珠玉文選江賦文鮎孕璆是也

鯔

鯔魚名魚之美者廣韻似鮎肥美江東四月有之或作鰡通作時

蝦

說文蝦從蟲段聲其蟲與水母游爾雅翼云蝦多鬚善游而好躍其字從假葢假物而遠者也

今水母不能動蝦或附之則能往矣爾雅以鰕爲大蝦郭氏云出海中者長二三丈鬚長數尺可爲簾也又閩中有五色蝦梅蝦蘆蝦泥蝦苗蝦其類不一海中有蝦姑狀如蜾蠃一名管蝦馬援爲武陵守有蝗援振貧薄賦修行德政蝗悉入海爲蝦也

介蟲三百有六十龜爲之長龜舊也外骨內肉腸屬于首廣肩無雄與蛇爲匹故龜與蛇合謂之玄武類從云龜不咽粟蓋龜善藏久能行氣導引其背微傴韓子謂之窮龜相法以爲强脊如龜有後之人也又龜背微坼音拆如皴側救切剝故莊子云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也語曰龜

思鼈望今龜鼈皆隔津望卯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音尾者莫大乎蓍龜蓋蓍老龜舊故古以龜卜蓍筮白虎通曰蓍龜者天地之間壽考物也故問之龜象也天產也蓍數也地產也占人曰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說文曰北龜坼也龜灼之而坼坼而後墨與色可知卜人先占坼史占墨次之大夫占色又次之衆占備焉而後君占體以斷吉凶卜之序也故玉藻云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今禮以尊卑之序言之故先占體後占坼與玉

藻之屑異也墨謂以墨畫龜占其食否洛誥所謂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傳曰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故卜師云楊火以作龜致其墨也筮人曰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則卜筮必相參用以定吉凶占人所謂以八筮占八頌者也傳曰上有叢蓍下有伏龜則龜筮之必相爲用非特人故抑天理也書曰三龜一習吉此龜從也啓籥見書乃弁是吉則言蓍從焉而筮書與龜又弁吉也公曰體王其無害則言卜筮之體弁吉故王其無害矣詩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此之謂也先儒引此證君占體之事然後知吉則先曰三龜一習吉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明堂位曰周以黃目黃目蓋以龜目飾尊今龜目黃而許慎解字說罍亦曰龜目酒尊是也化書曰牝牡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鶴鶴相唳氣交也言龜雖與蛇合亦有以神交者易曰舍爾靈龜蓋龜有靈德伏匿而噎善潛而不志於養故古者簠簋音甫鬼皆爲龜形於其上而大臣以貪墨坐廢者曰簠簋不飾也史氏龜經

曰龜生百歲故居鶴尾之上

蟹

蟹八跪而二敖水蟲殼堅而脆音翠團臍者牝尖者牡也八月腹內有芒眞稻芒也未被霜食之有毒外骨內肉旁行故今里語謂之旁蟹梓人注云却行蝺與蚓同屬仄行蟹屬是也易曰離爲蟹言離卦外剛內柔而性又火燥故爲蟹也荀子曰蟹六跪而二敖非蛇鱓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燥也太玄曰蟹之郭索敖蓋蟹首二鉗其兼切如鉞者今蟹皆八跪二敖敖蓋其兵也所以

自衛神農本草以爲蠏性敗漆燒之致鼠蟹性走明漆見之而輒解名之曰蟹似出於此淮南子曰漆見蟹而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一曰蟹解殼故曰蟹禮曰蠽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蝗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襄言蟹甲象匡其襄之不爲兄死猶蟹之有匡豈爲蠽之績也哉造化權輿曰龍易骨蛇易皮麋鹿易角蟹易敖折其敖足隨後更生蟹類甚多若蝤蛑擁劒彭蝤彭蜞之類凡十數種蝤蛑大者長尺餘兩敖至强能與虎鬬虎不如也隨大潮退殼一退一

長擁劒一名桀步豈非以其橫行故謂之桀步歟一說極小以大者鬪小者食彭蜞有毛游人亦食之蔡謨初渡江食之漑於死歎曰讀爾雅不熟幾爲勒學所誤

烏鯽音則

烏鯽八足絶短者集足在口縮喙音惠鳥喙也在腹大魚輒噬墨周其波以衛身害人小鰕魚過其前即吐墨誕惑之南越志曰烏賊懷墨而知禮江東人或取其墨書契以紿音台人財物書迹如淡墨逾年自消雖空紙爾

舊說烏鯽有矸音淀遇風則蚌前一鬚下矸一名丁音三舊說烏鯽有矸音淀遇風則蚌前一鬚下矸一名纜魚風波稍急即以其鬚黏與粘同石爲纜益此魚每遇大風遠岸則蚌前一鬚爲矸近岸則黏而一鬚爲纜炙敲子曰此魚每遇漁舟即吐墨染水令黑以混其身漁人見水黑則知是網之大耬傳曰欲蓋而彰思存而亡此之謂也肉白皮黑無鱗有鬚甚長蜀本草圖經云鶵音卜即此是也故義訓云寒烏入水謂之烏鯽

鼉音陀

鼉具十二少肉蛇肉最後在尾其枕瑩淨魚枕弗如皮中冒鼓夏小正曰剥鼉以爲鼓也今純音屯江猪也將風則踴鼉欲雨則鳴故里俗以純識風以鼉識雨詩曰鼉鼓逢逢先儒以爲鼉皮堅厚取以冒鼓故曰鼉鼓益鼉鼓非特取於皮亦其鼓聲逢逢然象鼉之鳴故謂之鼉鼓也晉安海物記曰鼉宵鳴如桴鼓今江淮之間謂鼉鳴爲鼉鼓亦或謂之鼉更更則以其聲逢逢然如鼓而又善夜鳴其數應更故也今鼉象龍形一名鱓夜鳴應更吳越謂之鱓更益如初更輒一鳴而止亟即再鳴也舊云鼉性嗜睡目睛常閉

能吐霧致雨力亦健夥頹坎岸一曰獨鳴旱鼉鳴夜趙辟公雜說曰鼉聞鼓聲則鳴續博物志曰鼉長一丈一名土龍鱗甲黑色能橫飛不能上騰其聲如鼓

鼈

鼈以眼聽窮春連朒甲蟲也水居陸生養魚經曰魚滿三百六十則龍爲之長而引飛出水內鼈則魚不復去故鼈一名神守天地之性細腰純雄大腰純雌大腰龜鼈之屬以蛇爲雄荀子曰跬步不休跛鼈千里言鼈行蹣跚音漫山波阿也而

又跛焉今其卒致千里則一不輟焉爾故學不可以已也詩曰魚鱉鮮魚鮮魚中鱠者也又曰魚鱉膾鯉言熟則有魚魚鱉腥則有膾鯉也段成式云甲蟲影伏羽蟲體伏今鱉伏於淵而卵剖於陵此思化也內典曰鶴影生鱉思生是則思生又與影伏異也今嘔音呴俗作啁乳卵大如彈丸亦望卯而蔭一如龜鱉呼爲護卵世云鱉伏隨日謂隨日光所轉朝首東鄉夕首西鄉也又云鱉之所在其上必有浮沫謂之鱉津捕者以此占之韋氏燕山錄曰煮羊以鼨音留煮鱉以蚊蓋

鼃

鼃大鱉也鱉以爲雄故鼃鳴而鱉應所謂雄蟲鳴於上風雌蟲應於下風而風化卽此之類是也淮南子曰燒鼃致鱉此以其類求之舊說鼃亦思化其脂得火可以然鐵一曰鼃亦卵生而伏影顏籀稽聖賦曰鼃鱉伏乎其陰鸕音盧鷀音慈孕乎其口是也王子年拾遺記曰禹濟巨海鼃鼉爲梁此與黃帝以虎豹爲前驅鶡音曷爲旗幟無異皆德之所感猶未足多怪也

蠵蛑

蠵蛑吐生腹大背黑皮上多疵音批疕音匹其肪音方脂也塗玉則軟刻削如蠟者本草所謂能合玉石者也又曰蝦蟆一名蠵蛑益蝦蟆背有黑黠身小能跳接百蟲善鳴與蠵蛑不類故淮南子以爲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蠵蛑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也酉陽雜俎曰蝦蟆無腸又曰鶴影抱蝦蟆聲抱今里俗聞其春鳴謂之聒子聒子卽段所謂聲抱其子謂之蜊蚌大盡生前兩足小盡生後兩足今其一種似蝦蟆而長跱瞋目如怒謂之蠵越王揖怒蛙而武士歸之卽此是也蓋其鳴聲哇淫故曰蛙傳曰紫色蛙聲餘分閏位物理論曰虛無之談尚其華藻此猶春蛙秋蟬聒耳而已莊子曰言隱於榮華良有以也抱朴子曰蠵蛑壽至千歲者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自然論曰蠵蛑擲糞自其口出又俗說蝦蟆懷土雖取以置遠郊一夕復還其所字說云雖或還之常慕而反又云黽善怒故音猛而謂怒力爲黽詩曰黽勉同心亦蛙善踊故謂之猛今蜢音孟一名蜱

蜢蜎蠉長瘦善跳言窄而猛也

蚱步項切蜡同

鼈孚乳以夏蚱孚乳以秋蚱聞雷聲則瘚音畫縮也其孕珠若懷妊然故謂之珠胎與月盈朒女六切淮南子所謂日至而麋鹿解月死而螺蚱膲者也蚱一名蜚墨子曰周之靈珪出於上石蜚由是觀之士之賢不肖豈楚之明月生於蚱蜚由是觀之士之賢不肖豈有種哉蓋物有非其類而化者若牡蠣是也蚱蛤無陰陽牝牡須雀鴿以化故蚱之久者能生珠專一於陰也海物異名記曰蜚布泥有彊界

其蒸氣也爲樓莊子曰夫燮馬者以筐盛矢以蜚蠉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蜚蠉溺適有蚊蟲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言矢溺至賤而以禮器盛之燮馬之至也然掩其不意而驚以致敗則失其所以燮矣故意有所至而燮有所亡不可不慎也易曰離爲蚌爲蠃蓋蠃之形銳蚌之形剡且皆外剛內柔而性又善麗故也鬽人曰凡祭祀社壝用大鬽禜門用瓢齊廟用修凡山川四方用蜚凡埋事用概古會切概杖也凡瓢音劈分破也亦與副字同依也事用散齊之爲言升也修爵也概斗也蓋祭祀鬽以蜚

鬽瓢以酌之修以受之社壝言蜚窄而猛也廟言修相備也蜚以盛鬽概以酌之散亦相備也山川四方言蜚埋事言概瓢事言散鄭氏讀修爲鹵誤矣修爵名也荀子曰修爵無數裴顏音虓崇有論曰鳥無胃肺蛤蜚無臟蛭音姪以空中而生蠽以無胃而育

蝸古華切

釋魚曰蝸蠃蜾音宜蠉音俞璞云即蝸牛也孫炎正義以爲負螺而行因以名之蓋蝸背負殼狀如小螺驚川縮入殼中如螺閉戶其肉中醢內則謂戰於蝸角舊說蝸涎規蝸每爲蝸牛所食先以涎畫地規之蝸不復去崔豹古今注曰蝸牛陵螺也形如蜾蠉殼如小螺熱則自縣於葉下野人爲圓舍如蝸牛之殼故曰蝸舍亦曰蝸牛之舍然則蜾蠉與蝸牛異矣先儒以爲蜾蠉無殼蝸似蜾蠉而有殼今亦有一種生於卑濕大於蝸牛無殼而有角蓋蜾蠉之類也南方積雨蝸涎書畫屋壁悉成銀迹其卑濕如此

雜兵書曰東海出氣如蜃蜃形似蛇而大腰以下鱗盡逾一曰狀似螭龍有耳有角背鬣作紅色噓氣成樓臺望之丹碧隱然如在煙霧高鳥倦飛就之以息喜旦至氣輒吸之而下今俗謂之蜃樓將雨即見史記曰海旁蜃氣成樓臺野氣成宮闕即此是也世云雉與蛇交而生蜃蓋得其腊和蠐爲燭香聞百步煙出其上皆成樓閣之狀矣又曰蛇之求於龜則爲龜求於雉則爲蜃故三物常異而同感也又曰鹿食龜蜃與鹿同食蛇蜃食燕子蛟食犀角蛇食菜莫筆談云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之狀謂之海市或云蛟蜃之氣

貝

貝二爲友貝二爲朋詩曰錫我百朋百云者言貝之多也又曰蓺黍稷重穋禾麻菽麥今蓺今麥今成是貝錦錦文如貝謂之貝錦言讒人因寺人之近嫌而成其罪猶之因蓺麥之形而文致之則成是貝錦也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故謂之貝貝背也貝之字從八言貝目之所背也先王面朝後市以此古者相貝有經其經曰朱仲受之於琴高琴高乘魚浮于河海水產必究仲學仙於高而得其法又獻珠於武帝去不知所之嚴助爲會稽太守仲又出遺助以徑尺之貝并致此文於助曰黃帝唐堯夏禹三代之正瑞靈奇之秘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珠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珠明目綬消氣障霞服蛆蟲雖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有下此者鷹喙蟬脊以逐溫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請大泰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縣於昭觀秦穆公以遺燕鼈可以明目遠察宜玉宜金南海貝如珠礫白駁其性寒其味甘止水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濯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黃脣黠齒有赤駁是也雖貝使人病瘧黑鼻無皮是也壻貝使胎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逼脊是也惠貝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熾內殼赤絡是也簪貝使童子愚女人淫有青脣赤鼻是也碧貝使童子盜脊上有縷句脣是也雨則輕委貝使人志強

夜行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圓是也雨則輕霽則重然則爾雅大者魧音杭小者鱃音積餘氐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蝴音均大而險蹟音積小而橢音妥長也亦其略也鹽鐵論曰敎與俗改敝與世易夏后氏以玄貝周人以紫石

鰻音漫

鰻無鱗甲白腹似鱔而大青色焚其煙氣辟蟲有雄無雌以影鰻鱧而生子趙辟公雜說云凡珧抱者鶹音休鶹音留鶹雀也影抱者龜鼈龜也有鰻鱷音難者以影漫於鱧魚則其子皆附鱧之鬐

鱟音后

鱟狀如便面骨眼在背上口在腹下其血碧雌常負雄而行雄者多肉失雄則不能獨活漁者拾之必得其雙左右在海中羣行輒相積於背高尺餘如帆乘風而遊其藏伏沙上亦輒飛躍常遠行迹數步如兎擺蹤今鱟青黑色十一足似蟹腹中有子如粟而大中醢殼上有物如角常偃高七八寸每遇風至即舉扇風而行俗呼鱟

帆舊云視鴟創柂觀鱟制帆是也皮殼甚堅然性畏蚊蚊小螫之輒斃未知其故也又暴之日中往往無恙隙光射之即死嶺表異錄云雄小雌大置之水中雄者浮雌者沉

嘉魚

嘉魚鯉質鱒鱗肌肉甚美食乳泉出於丙穴故南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在漢中沔音免南縣北有乳穴二常以三月取之穴口向丙故曰丙也舊言尾象篆文丙字故曰丙穴蓋爾雅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則

魚尾象丙豈特嘉魚而已禮曰魚去乙乙腸也詩曰南有嘉魚烝然罩罩言嘉魚欲逸則罩之使入也南有嘉魚烝然汕汕音山去聲言嘉魚欲伏則汕之使出也求賢之道如此而已爾雅曰罩者謂之汕今之撩罟是也太平君子樂與賢者共之而所以求者上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此至誠之道也淮南子曰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爲之雖異得魚一也

增附

鼇

鼈海中大鼈也史記女媧斷鼇足以立四極渤海之東有壑焉中有五山無所連着隨波上下往來不得暫峙仙聖患之訴于上帝巨鼇使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作鰲非

白螺 落戈切

螺本作蠃大者如斗出日南有蔘螺味辛如蔘紫螺有斑文紫色亦作蠃爾雅翼云公輸般見蠃出頭以足畫之蠃引閉其戶終不可開因效之設爲門戶吳湛居荆溪溪有一泉衆賴汲飲

湛爲築篱遮護不令穢入忽於泉側得白螺置之厨甕中每自外歸則飲食已辦心大異之潛窺乃一女子自螺而出湛趨之女大窘不容歸殼謂湛曰吾乃泉神上帝以君敬護泉源命吾爲操饌君食吾饌當得道矣言訖而隱隋劉臻好啖蜆以音同父顯諱呼蜆爲扁螺其疎如此又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上三臺得曹公后墨數萬斤云燒此消復可用不知兄頗見之否今送二螺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十二

品物門

毛族類

麋 與麟同

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麋爲之長麋土畜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軒轅大角之獸狼顙赤目五蹄含仁懷義音中鍾呂行中規矩不羣居不旅行不入陷穽不罹也離羅網王者至仁則出蓋太平之符也孔子曰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摘巢毀卵則鳳凰不翔角端有肉示有武而不用也

不踐生草不食生物有愛吝之意故麋從吝牡麒牝麎陰主吝嗇故牝曰麎也詩一章曰麟之趾二章曰麟之定三章曰麟之角始於趾終於角者言德以升進爲美也易曰德言盛故是詩每況愈上爾雅云麟麐身牛尾一角蓋麟似麐圓頂一角故西狩獲麟曰有麐而角也或曰麟肉角鳳肉咮音呪皆示有武而不用也傳曰麒似麟而無角按爾雅曰麋音眉如馬一角不角者麒然則麒從麒省不角故也或曰序詩以爲皆信厚如麟趾之時從吝以厚故也從其以信故也

其者指物之詞

兔與兎同

兔口有缺吐而生子故謂之兔兔吐也舊云兔者明月之精視月而孕故楚辭曰顧兔在腹言顧兔居月之腹而天下之兔望焉於是感氣禮曰兔曰明視其以此歟蓋咀嚼者九竅而胎生獨兔雌雄八竅故陶氏書云兔舐神爾切雄毫而孕五月而吐子而里俗又謂視顧兔而感氣故十秋月之明墻以知兔之多寡也今孔雀亦合而先儒以孔雀聞雷而孕則兔雖舐毫其感孕則以月理或然也月缺也故其口缺一曰兔目不瞬視雄毫而孕詩曰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蓋椓之丁丁以有所聞施于中逵以有所見施于中林則無所聞無所見於是焉肅則好德之至也故詩以此爲後徐幹中論曰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是詩正言兔罝者先王之化言格於勠莽行至於雉兔然後爲博故序以爲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俗云兔營窟必背丘相逼所謂狡兔三穴古今注曰兔口有缺尻音鳩有九孔今尻於文從九蓋生於兔也內則曰兔去尻狐去首狐死亦正丘首不忘本也至物簿云孕環之兔懷於左腋毛有文彩閒色至百五十年當轉環於腦能隱形人不復見矣說文無兔字以兔爲兔兔生自口出宜有留難吐而後兔故字又通爲兔俗則作兎非是也今產乳曰兔亦或謂之分娩且兔足前卑後倨其形娩故娩又從兔也晁亦從兔古之說晁者以爲位彌高而志彌倪其以此乎內則曰姆教婉娩聽從蓋婉妻道也婉母道也聽婦道也從姑道也左傳曰

姑慈而從婦聽而婉

鹿

字統曰鹿性警防分背而食以備人物之害蓋鹿羣善走者分背而食食則相呼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以防物之害已故詩以況君臣之義而毛詩草蟲經曰鹿欲食皆鳴相召志不爲亦作思也周官曰視朝則皮弁服皮弁正以鹿皮爲之蓋取諸此鹿麎其類發於天性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正言鹿者於物魚躍王在靈沼人之與物異類則鳥見之高飛魚見之深入鹿

見之決驟今魚樂於沼鹿安於囿如此則以文王之德行於靈沼靈囿故也爾雅麋曰其迹速麝曰其迹解兔曰其迹迾音忉亦作踔豕曰其迹丬仁切亦作踩獸迹草地也蓋麋性迷惑故其跡躔而不解麝性散驚故其跡解而不躔鹿善決驟故其跡速而不迾狐善遲疑故其跡迾而不速豕性追突故其跡刻兔性跳躑故其跡迾今兔將伏輒跳躑擺跡人反以此得之韓子曰譬如兔得跡安用東西跳也小爾雅曰鳥之所乳謂之巢雞雉所乳謂之窠兔之所息謂之窟麋之所息謂之塲詩曰町他頂切畽他鼎切鹿塲言町畽村疃之中無人焉故鹿以爲塲也舊云鹿者仙獸常自能樂性從其雲泉至六十年必懷瓊於角下角有斑癜紫色如點行或有涎出於口不復能急走也蓋鹿戴玉而角斑魚懷珠而鱗紫故有諸中未有不形於外也

麝

釋獸云麝父麞足麝如小鹿有香故其文從鹿從射虎豹之文來田貍麝之香來射則其皮與臍之爲累也今商汝山中多羣麝所遺糞常就一雖遠逐食必還走其地不敢遺跡他所慮爲人獲人反以是從迹其所在必掩羣而取之蓋麝絕愛其香每爲人迫逐勢且急即自投高巖舉爪剔出其香就縶且死猶拱四足保其臍吳錢氏鈎玄猿賦以爲麝懷香以賈害徂伐巧而招射謂是也陶氏云麝形似獐今俗謂之香獐常食栢葉故養生論云蝨處頭而黑麝食栢而香也又云鴨音淡蛇今以蛇蛻裹麝爾香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臍內亟痛即自以足剔出之置屎溺中覆之皆有常處象退齒犀退角麝退香之麝噬咋而食栢故其香結東南山谿有松而無栢故麝不結也

犀

犀性絕躁似豕一管三毛有焰處必有之形似水牛大腹卑腳腳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堪好食棘亦有一角者前足直常倚木而息仆則不能起異物志曰犀體兼五種肉又曰犀舌有棘常食草木棘刺不啖葉矣舊云犀之

通天者惡影常飲濁水重霧厚露之夜不濡其
裏白星微端世云犀望星而入角即此也可以
破水駭雞益犀之美者有光故雞見影而驚其
次角理復有正插倒插正插者角腰以上通倒
插者角腰以下通亦曰尖花小而根花大謂之
倒插故南人以牙爲白暗犀爲黑暗言難別也
犀亦絕愛其角臥角則自埋之王褒游海賦曰
羣犀代角巨象解齒是也交州記曰犀有二角
鼻上角長額上角短或曰三角者水犀也二角
者山犀也枉頂者謂之頂犀在鼻者謂之鼻犀

犀有四節其紋或如桑椹或如狗鼻者上黔犀
無紋螺犀紋旋特犀紋細牯犀紋大而勻周官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犀革差劣於兕
故兕甲六屬減一犀甲七屬增一也或曰翡翠
屑金人氣粉犀犀最難擣雖鋸犀成小塊以極
薄紙裹置懷中令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蒸潤
乘熱投白中急擣應手如粉

麈

麈獸似鹿而大其尾辟塵以置藉帛中能令歲
久紅色不黯紺黑也又以拂氈令氈不蠹蟲蠅黏
變白麈尾留紅而狐白貂鼠之類黃燕見之則毛
脫物有相制其異如此今麋鹿麈亦喜紅南人
取之則衣絳服而舞麋鹿輒汪視不動因以利
刀刺之名死曰鹿之大者曰麈羣鹿隨之皆視
麈所往麈尾所轉爲準於文主鹿爲麈而古之
談者揮焉良爲是也恩平郡譜曰沈牛謂之回
沙牛謂之磨麈謂之荒鹿謂之麢

虎

虎奮衝破又能畫地十食蓋蛇蟠向壬鵲巢面
歲燕伏戊巳虎奮衝破此亦禽獸之所以靈也

兵法曰將開牙門常背建向破其以此歟類從
曰虎行以爪坼之觀奇耦如紐有力如
觀奇耦者曰虎十二簡今曰執轡如紐
虎如紐以言其蟄如虎以言其勇
虎臣闕如虓虎蓋虎之自怒虓然
以言將帥之勇發於忠毅非激而
不黃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
暇言兕抵觸虎搏噬先王驅而遠之則率彼曠
野兕虎之所宜今征夫如此則可哀矣爾雅曰
熊虎醜其子狗絕有力麤音岩獸多力之個也漢律曰捕

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是也方言虎陳魏宋楚之間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注曰虎食物值耳而止以觸其諱故然則仁人之於親也聞名心瞿見似目瞿豈自外至哉禮曰

変龍爲旂旂東方也鳥隼爲旟旟南方也熊虎爲旗旗西方也龜蛇爲旐旐北方也太常則象天焉環以覆之故繪日月星辰易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大人虎變豹變言變而爲豹也楊子曰貍變則豹所謂豹變故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虎變言變而爲虎也楊子曰豹變則虎所謂虎變故卬雅廣要　卷十三　九　三百六十九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周官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鄭氏謂擾馴也言王者之教無不服也然則教而馴之蓋亦有道矣梁鷟曰且一言我憂虎之法夫食虎者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其怒之之怒也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何則喜之復也必怒故曰不處中和勢極則反必然之數也俗云鳩食桑甚則醉貓食薄荷則醉虎食狗則醉今虎所在

麂必鳴以告

麂音均

崔豹古今註曰鹿有角而不能觸麂有牙而不能噬麂麂也齊人謂麂爲麂麂如小鹿而美故從章也章美也易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麂從章麂從亘其義一也語曰四足之美有麃麃音即麂也或曰麂性善驚故從章吳越春秋曰章者儃佪也蓋麂鹿皆健駭而麂性膽尤怯飲水見影輒奔道書曰麂鹿無竟又曰麂鹿白膽善怖爲是故也或曰麋喜音聲麂喜文彩故

麋從禾麂從章今獵戶以彩服舞麂麂鹿字說曰赤與白爲章麂見章而惑者也樂以道和麋可以樂道而獲焉麋不可畜又不健走可縛者也故又訓縛詩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言婚禮不以死物故其生摯用鴈而飾羔鴈者以繼今取死麂更以白茅包之則皆非其禮矣雖皆非禮然猶愈於無禮故序云惡無禮也先曰死麂後曰死鹿先曰包後曰束言被文王之化知惡無禮其俗有隆而無殺麂性喜山麋性喜澤鹿性喜林故林屬於山爲麓其字從鹿麓者鹿之所

在故也鹿林獸也麋澤獸也博物志曰麋掘澤草而食其場成泥名曰麋暖民隨此暖種稻不耕而穫其收百倍膚性善聚散故從囷囷與麕同聚也亦散也國語曰市無赤米而囷鹿空虛先儒以爲圓曰囷方曰鹿鹿善聚亦善散故囷或謂之鹿也

兕徐姊切

釋獸云兕似牛一角青色其皮堅厚可以制鎧傳曰水剸蛟龍陸斷犀兕盖取諸此吉日曰發彼小豝殪音意此大兕言能中微而制

之制閒以兕角爲之酒陽物也而魯發人之剛其過則在抵觸故先王制此以爲酒戒詩曰兕觥其觩故先王無所投其角兕善抵觸故先王大也老子曰兕無所投其角兕盖取諸此也與此同意道家云虎千年則牙蛻而角生

豺

釋獸云豺狗足豺似狗而長尾白頰高前廣後其色黃季秋取獸四面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豺祭獸故先王侯之以田禮記所謂豺祭獸然後田獵是也詩曰取彼譖人投界豺虎豺虎不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昊豺虎以殺爲性則宜無所不食有北以載爲德則宜無所不受今曰豺虎不食有北不受且付昊天制其罪則惡之至也記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爲是故也然是詩地於四方正言有北者有北朔地也朔地者寒閑之至天於四時正言有昊者有昊南天也南天者辨察之至漢律捕虎一購錢三千捕豺一購錢百豺虎皆害物之尤者故詩併言之俗云豺羣噬虎言其健猛且衆可以

謂之豺棘人骨立謂之柴毀義取諸此舊說豺獺祭天又或以謂皆自祭其先云疑此二物祭帝而其先與焉禮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曰人而不祭豺獺乎

獺音賴

獺獸西方白虎之屬似狐而小青黑色膚如伏翼水居食魚孟子所謂爲淵歐魚者獺也亦自祭其先記曰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是也獺取鯉於水齊四方陳之進而弗食世謂之祭魚其字從賴與豺從才同意援神契曰蝟多賴故

不使超揚賴才也舊說蟾肪合玉獺膽分卮又曰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斃此類之不推也淮南子曰鵲巢知風之自獺穴知水之高下言歲多風則鵲作巢甲水之所及則獺（音賴）移穴其預知有如此也或曰獺一歲二祭豺祭方獺祭圓言豺獺之祭皆四面陳之而獺圓布豺方布唐李商隱善屬文喜鋪陳檢閱時謂之獺祭魚字說曰豺亦獸也乃能獲獸能勝其類又知以時祭可謂才矣獺非能勝其類也然亦知報本反始非無賴者

熊

熊似豕堅中山居冬蟄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其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好舉木而引氣謂之熊經莊子所謂熊經鳥伸是也冬蟄不食饑則自舐其掌故其掌亦我所欲也周官大射諸侯則共熊侯豹侯蓋諸侯服猛下王德一等故其所射共熊豹之侯而已又曰田役則設熊席則以澁衆尚毅故也亦以其温傳曰君居則狐裘坐則熊席考工記曰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熊旗六斿（音由旗上流蘇也）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說者曰龍旂（音其）東方也故象蒼龍宿之數其斿九熊旗西方也故象白虎宿之數其斿六鳥旗（音了）正南方之物也故象朱鳥宿之數其斿七龜旐（音兆）正北方之物也故象玄武宿之數其斿四按旂象大火旟象鶉火旗象伐旐象營室義不在斿猶之龍旂養信而荀子曰龍旂九斿以養信也許慎曰熊旂五斿以象伐按熊旗五斿則考功所記六斿誤矣巾車掌王之五路建大常以祀建大旂以

賓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即戎建大麾以田太常象天有日月焉大旂象東方即旂是也大白象秋一名旄大麾象冬一名旄太常大旂蓋言其名大赤大白蓋言其色大麾則又以用言互相備也書曰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以大赤照上則龍旂青可知也以大白照下則龜旐黑可知矣爾雅曰緇廣充幅長尋曰旂是也鄭云九旗之帛皆用絳不知鄭氏所云何所據而言然鬼谷子曰分威法伏熊說者以爲熊之擊搏先伏而後動字說曰熊

强毅有所堪能而可以其物火之罷亦熊類而又强焉然可网也

豹

豹花如錢黑而小於虎文易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言能革小人之面而已召南之事是也古今註曰豹尾車周制也所以象君子豹變尾言謙也晉人刺荘伯不恤其民其詩一章曰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二章曰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言大夫體柔以剛文之而已今其用暴如此則非所以稱其服也居居以言不通究究以言不怒豹袪下大夫也豹褎上大夫也詩曰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言大夫體柔以剛文之而已今其用暴如此則非所以稱其服也居居以言不通究究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傳曰豹飾緇衣以裼之則豹飾明非褒矣毛詩傳曰飾謂緣以豹皮則緣葢言領人君之服也管子曰上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幨（尺占切）此齊一時之數非古也古云虎豹之駒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反長退毛然後疎朗煥散葢亦養而成之傳曰文豹隱霧十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彩殆謂是也語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故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廣志曰狐死首丘豹死首山言不忘本也豹一名程列子曰程生馬古詩曰餓狼食不足饑豹食有餘言狼貪豹廉有所程度而食其字從勺當爲是也一曰從勺豹之勺猶虎之勺也字說曰虎豹貔貅皆能勺物而取焉大者猶勺而取不足爲大也小者雖勺而取所取小矣不足言也故於豹言勺博物志曰豹死守窟淮南子曰蝟使虎申蛇合豹止物各有所制也

羊

羊性善羣故於文羊爲羣犬爲獨也羊每成羣則要以一雄爲王舉羣聽之今俗所謂壓羣者是也北人謂之羊頭鄭氏儀禮注云羊取其後帥葢言此矣詩曰爾羊來斯其角濈濈羊前其剛以觸者也故以其角齊聚爲善又曰爾羊來斯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矜矜言羊之爲道擾之以順其性故能使物畏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於牧羊之畏牧人也兢兢言羊之愛牧人也兢兢其放故能使物畏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於牧羊之畏牧人也牧之以順其性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所謂支之以制其放也傳曰騫虧也崩羣疾也羊之爲物以瘦爲病而又死善耗敗故於不騫不崩本羊言之也禮云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曰漬者謂死相藉漬而善耗敗也六畜之死皆善耗敗而羊爲甚故是詩如此要術曰羊瘠疾輒相汙徐鉉曰羊王紿膳以瘦爲病故羸從羊亦豕善肥羊善瘦故羸從羊也詩曰不騫爲是故也易曰兌爲羊羊性前止故兌爲羊兌陰在上故也羊性前迎牛性前順故傳以爲使羌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不能前矣又曰今使烏獲藉

從後曳牛之尾尾絕而不從者迹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矣禮曰羊曰柔毛柔毛謂其不疾瘧音虐疥音戒癘音厲也詩曰羊牛下來先羊後牛者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於牛故也管子曰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雞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易曰兌爲羊抑又以其聲歊內饗曰羊冷毛而毳吹去聲羶犬赤股而躁躁蓋言牛冷毛而毳則羶犬赤股而躁則臊矣皆物之不可食者故於文臊從躁省羶從羶省也鄭氏以爲冷毛而毳毳謂毛別聚

氈不解者是也管子曰山高而不陁除爾切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沉玉極矣或言羊或言牛互相備也山海經曰縣以吉玉縣山祭也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牷音全而今此山川更言玉者則以祈祭故也易林曰羊腸九縈舊說羊春夏早放秋冬晚出字說曰羊大則充實而美美成矣則羊有死之道焉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

牛

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牛象角頭三封尾

之形牛土畜也馬火畜也土緩而和火信健決躁速故易坤爲牛乾爲馬詩曰爾羊來斯其耳濕濕濕濕言潤澤也蓋牛之爲物病則耳燥安則温潤而澤故古之視牛者以耳祭義所謂大夫祖而毛牛尚耳是也抱朴子曰鴈銜蘆而捍網牛結陣以却虎牛善角虎環其首外觸則虎雖猛巧不能制傳曰禘郊之牛角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詩曰殺時犉音純牡有捋其角捋長貌社稷之牛角尺故曰有捋其角也舊云牛相壁堂欲潤膺廷欲廣豪筋欲就肩

骨欲垂揷頸欲高排肋欲密尾不用至地頭不用多肉角欲得細身欲得圓眼欲得大口方易飼鼻廣易牽倚欲如絆馬行欲如羊形欲如卷縣蹄欲如八字亂睫音好閣龍頸突目好跳毛拳角冷有病毛少骨多有力步胡有壽常有似鳴有黃禮云牛曰一元大武號最爲美者牛大牲故也管子曰凡聽宮如牛鳴窮音窘也中牛舍宮聲故柳子以爲黃鐘在厎也周官曰牛夜鳴則庶音由許叔重曰庶久屋朽木牛夜鳴則庶臭如朽木也牛膏曰香故其臭朽則不可食矣列子曰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戎右曰黃赤色牛耳桃荊牛耳無竅以鼻聽也盟者聽於人神故執牛耳而正以不聽爲戒焦貢易林曰牛龍耳瞶蓋龍亦聾者也先儒以爲面牛鼓簧爲聾故也造化權輿云夫乾爲馬坤爲牛乾陽物也馬故蹄圓坤陰物也牛故蹄坼陽病則陰勝故牛疾則立馬疾則臥陰病則陽勝故牛陰物也故起先後足臥先前足世之學者以爲坤牛取順乾馬取健蓋知其一而已封人

曰凡祭祀飾其牛牲卽莊子所謂衣之以文繡者也鄭氏以爲飾謂刷治絜清之誤矣楚子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校牛走順風馬走逆風牛馬風逸往往相及楚是以云爾又舊說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占其日以知其登耗所謂人日以此

品物門

毛族類

馬

說文云馬怒也武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石建洛書馬者與尾而五今四不具是也然則緯書以爲馬者駕馬故字以王爲馬誤矣且王無駕馬之制益古駕者天子乘龍諸侯乘馬故易以龍敘乾以馬明坤而天子乘龍駕六諸侯乘馬駕四白虎通曰天子駕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列子亦云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跡所投無差則古有駕六之制者矣故書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今文以竹策龍爲籠籠以竹策馬爲篤篤益良馬見鞭影而行則鞭策之於龍是以籠之非以篤之也列子曰聖人以知籠羣愚益籠之道如此舊說相馬肝欲得小耳小則肝大肺欲得大鼻大則肺大脾欲得小廉小則脾小心欲得大目大則心大又曰眼欲得有紫豔口欲得有紅光上脣欲得緩下脣欲得急上齒欲鈎鈎則壽下齒欲齴齴則

怒脊欲大而抗額欲方而平喉欲曲而深胸欲直而出兔間欲開虎口欲開升肉欲大而明耳欲如削兔頂欲起如飛龍又曰人眼鳥目麋背麟腹虎胸龜尾擊頭如鷹垂尾如彗又曰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也前視見目旁視見腹後視見足駿馬也毛束皮皮束筋筋束肉肉束骨五者兼備天下之馬也又曰口中紅白間色者壽鼻中紅色如朱點書者壽眼中赤色如字形者壽易曰賁如皤如白駒賁然來思賁言未受飾於物也詩曰皎皎白駒賁然來思則言受飾於物矣受飾於物則與在彼空谷生芻一束者異矣故戒之以斆曰毋爲優游於此勉之以遁思也曲禮曰立視五嵩式視馬尾小俛爲式蓋立視視車之衡則平視馬之尾則俯矣故平視或謂之衡視鄭云嵩謂輪轉之度蓋當謂其徑也言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五六三十積尺爲三丈積寸爲三尺則五嵩之袤三丈三尺苟子曰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即此是也又曰坐視膝立視

足言坐則視膝立則視足也又曰應對言語視面言應對言語則無上於面亦不下於帶也曲禮曰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此即言語應對視面高下之度國君綏視大夫衡視相備也綏視則言俯不下於帶衡視則言仰不上於面蓋國馬之衡高八尺有七寸田馬之衡高七尺有七寸駑馬之衡高六尺有七寸以中言之衡高七尺七寸人長七尺則高與人目畧平故曰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又曰執天子之器則上衡上衡謂齊首

矣國君則平衡平衡謂齊眉矣大夫則綏之謂當心矣士則提之謂當帶矣禮曰提者當帶而國君綏視不下於帶則綏之當心提之當帶明矣或曰凡物有當提者有當捧者今以貴賤之等而今當提者有當捧者當捧者提可乎曰是禮也非是之謂也蓋曰執天子之器上衡曰君平衡則正謂執器者言之而已非謂當提之器使捧當捧之器使提也荀子又曰平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蓋亦準車之衡言之朝野僉載曰伯樂令其子執馬經以求馬經年無有似者歸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見大蝦蟆謂其父曰得一馬畧與相同而不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馬隆顙跌目但蹄不如累麴爾伯樂笑曰此馬好跳躑不堪御也括母曰括徒能讀其父書不知合變亦近之爾

馽音保

今之烏騶也爾雅曰驪白雜毛馽蓋取諸馽也今馽其色驪白詩曰乘乘黃乘乘黃乘乘馽六尺已上之馬黃純色古者大夫乘駒乘馬則僭諸侯之禮矣蓋亂生於衣服車馬之間

而已大叔于田乘乘馬而沃之大夫素衣朱襮此晉鄭之所由亂也騅音追亦馽類取騅之色一曰蒼白雜毛騅一曰蒼黑雜毛騅今騅色在青黑之間詩曰毳衣如菼傳曰菼騅也然則色在青白之間

騏音其

毛詩傳曰蒼祺曰騏蓋騏蒼艾色一曰馬青驪文如博棊也詩曰其馵伊絲其弁伊騏弁皮弁也司服曰凡兵事韋弁服祭祀則皮弁服韋弁一名爵弁其色則象

爵故也皮弁以鹿皮爲之故曰皮弁一名騏弁其文則象騏故也亦或謂之綦弁鄭氏以爲爵弁似冕又謂韋弁緅韋爲弁又以爲其衣裳又曰韋弁葰韎布爲衣而素裳皆誤矣按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則韋弁服純衣纁裳矣凡弁爵弁爲上皮弁次之故司服初一曰韋弁服次二曰皮弁服次三曰冠弁服次四曰弁絰音迭則服弁而加絰故其序如此喪服小記曰諸侯吊必皮弁錫褖服問曰公爲卿大夫錫褖當事則弁絰足相弁證也左傳曰衛獻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弁也說者以爲田獵之冠則凡甸事冠弁服卽皮弁又明矣詩曰騏駵是中騏驪是驂騏駵是騧騏驪以騏驪以騧騏驪中駟騏驪上駟故騏以騏騧騏驪以騧騏驪淮南子曰驂欲馳服欲步宣王之詩北伐舉四騏南征舉四騏者言方是時馬政愈修其所以執駒綱馬教騵技特滅僕講馭夫之法滋廣故雖騏亦閑習任爲用矣非獨四驪也

馬部位

爾雅曰後右足白驪左白馬易曰震爲馬足蓋取其躁以躁故二絆其足作足言縱之而動也馬足言制之而動也今字馬從馬一絆其足馬從馬二絆其足馬從馬口其足詩曰繫之維之口者維之也淮南子曰是猶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也兩絆言馬其足詩曰駕我騏馬王肅謂駕兩馬者下云騏駵是中騑驪是驂明此駕兩者也蓋古者庶人駕一士駕二大夫駕三諸侯駕四天子駕六說文曰駢馬二馬也尚書大傳曰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駢馬駕四馬也詩曰載驂載駟驂驂三馬也駟諸侯馬政論曰後足偏白者凶若馬之類是也此士之所以駕也歟

駱

爾雅曰白馬黑鬣駱廣雅曰白馬朱鬣駱今呼黃白皆謂之駱若今衣舂縫縫故曰駱也明堂位曰夏后氏駱馬黑鬣此以別白馬朱鬣之駱也月令曰孟秋駕白駱此以別黃馬黑鬣之駱

也俗云駱馬舍柔勞苦詩曰嘽嘽駱馬言駱性舍勞而今取息不平如此則以甚勞故也古者天子之卿純駟故詩曰駕彼駟駱又曰乘其四若諸侯之卿則不能具純駟矣詩曰駕我騏馬益言秦之士也又曰騏騏翰是中騋驪是驂益言秦之卿也

白顛

爾雅曰的顙白顛今之戴星馬也詩曰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鄰鄰衆比貌於車言其衆於馬言其特相備也觀禮曰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

之說者以爲卓即的顙故以爲上列而九馬隨其後莊子曰齊之以月題益月題額上當顱如月者所以象顱之白然則馬之貴的顙也可知矣易曰其於馬也爲的顙益震二陰在上故爲的顙夫文入二爲白白陰色也二陰數也馬政論曰顙有白毛謂之的盧又曰準上有旋毛及白毛者謂之的吻凶俗云的顱非也

騭音鉄

說文曰馬深黑色驪馬赤黑色騭先儒云取其馬色如鐵非特有取於色益亦取其堅壯如鐵故曰騭也月令孟冬乘鐵驪即此是也詩曰駟騭孔阜六轡在手以美襄公田狩之事益馬之族不一而騑馬則喜前驁馬則喜後故古之御者驁馬以鞅爲主鐵性堅騑則疑於難御而有繁手之勞矣今其六轡在手而已則是無事於轡故詩以美之也陸子曰三皇垂策五帝繫手唐虞按轡禹湯馳轅

騵

騵馬白跨騎騮馬白腹騵騵從緣省禮曰練而緣緣淺赤也一染謂之緣再染謂之經三染謂

之纁周人尚赤戎事乘騵赤馬白腹曰騵言上周下殷也詩曰駟騵彭彭此言尚文之乘然則戎事乘騵益特其長而已或曰方叔率止乘其四騵則於戎事乘騵之說害矣曰序詩者曰宣王南征則蠻荆之事正之而已故言兵則非伐人之兵也言車則非戎車也言馬則非戎馬也

黃

黃騂曰黃黃亦馬之上色故駟頌首章曰有驪有黃色刻子曰牝而黃牡而驪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有駓曰乘黃矣然後乃言乘壯卒言青驪

之騢則黃牝驪牡剛柔之質具矣明堂位曰周人黃馬蕃鬣言吉事乘此詩曰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是也至於戎事則乘騵檀弓曰周人尚赤戎事乘騵或曰天子之馬盛則駕六常則駕四詩曰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此駕六之證也穆王命八駿之乘右服華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蹊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此駕四之證也

騢

青驪曰騢今之鐵驄也詩曰駾彼乘黃駾彼乘

牡駾彼乘騢言臣有柔順之德剛健之材又彼文以成之則臣之道備矣於乘黃曰在公明明於乘牡曰在公飲酒於乘騢曰在公載燕在公明明則禮所謂在明明德也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於是飲酒以載燕則亦以有道故也鹿鳴之道和樂而已非君臣之道也故六月之序至言四牡然後曰君臣缺矣今言在公飲酒在公載燕而更以爲頌君臣之有道者益夙夜在公在公飲酒則臣有餘敬君有餘惠臣有餘敬君有餘惠則非特若鹿鳴正言賓王之道而已是乃所以爲君臣有道矣

騮 音因

爾雅曰黃白雜毛騮陰白雜毛騮今之泥驄也詩曰我馬維駒我馬維騮我馬維騏我馬維駱我馬維騮其先後與騮之序合則騮不如騏駱騏不如騏矣然是詩乃卒言騮者以明馬雖爾劣所以御之滋善

駱 音鈐

駰白駱徐鉉曰疑象駱文晉侯乘駱乳虎見之而伏則象駱之文理或然也駱亦馬之上色故

古者國君乘之文王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頳乘駱而偏朱跗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皇駱其馬亦言皇駱者七婚禮攝盛故也爾雅所謂駱如馬倨牙食虎豹詩所謂騶有六駱者字從交作字說曰駱類馬食虎而虎食馬凡類已也而能除害已者在所交也則駱非此駱也

騋 音來

馬善騋牝驪牡爾雅曰騋牝驪牡驪牡以罕稱也騋之字從來言進於馬矣宜有來而無往易曰知

進而不知退亢龍也凡馬六尺以上爲馬七尺以上爲龍詩曰駉牧三千三千言多駉牧取其大也薛音辟馬常小今俗謂之小馬以此凡馬宗廟用龍武事用駉田事用駉駉田馬也考工記曰國馬之輈深四尺鄭云國馬高八尺駉高八尺有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也田馬高七尺有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也校人曰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大夫曰家其種又自田馬而下則所謂國馬者無大夫之馬矣益諸侯有良馬有戎馬無齊道大夫有田馬有駑馬無種戎或曰正言國馬者非特以別大夫亦以約天下之馬也伯樂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良馬卽國馬也故駟頌以爲諸侯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變種曰良者以此也歟庾人曰八尺以上爲龍此種馬也豈所謂天下之馬者耶益馬八尺以上則疑於龍矣是故謂之龍也坤之上六稱龍與此同

駉

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三章曰有騅音陀大何有騅音遐有騝有魚拔駱有騮有雒四章曰有騆有騢音遐有騝有魚駱有騮有雒騅馬白跨曰騧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蒼祺曰騏青驪驎曰騅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騮黑身白鬣曰雒陰白雜毛曰駰形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騅二目白曰魚魚今謂之環眼馬之最下者也言有驪有黃於前言有騅有魚於後每章愈下則以言僖公至誠成物有加而無已莊子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思無邪思馬斯徂殆此之謂也

駒

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駣八歲曰馹馬八歲一變故從八也語曰七驄八白言馬至八歲驄變而白傳曰大夫乘駒益駒血氣未定則有蹄齧之虞故大夫乘之荀子曰大路馬必倍至於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倍言年長以倍今羣牧選馬十六歲以上乃以進御此遺象也曲禮曰齒路馬有誅路馬之齒高也故齒路馬有誅所以廣敬也詩曰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而後維騏

維絡維綱則騏也騏也駱也駱也蒙上之文宜皆爲駒大夫乘車駕三今曰六總者上大夫卿奉使故也禮曰上大夫卿與諸侯駕四說文從句字音拘則以駒血氣未定宜拘執之焉爾詩曰縶之維之之義益取此一章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遥二章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古者朝食曰饔夕食曰飧飧薄食也故是詩於苗曰以永今朝於藿曰以永今夕逍遥以道言之也嘉客以禮言之也清

人曰二矛重英河上乎翊翊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翱翔禮之常也河上非所宜然因以微切其上故序者曰君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也舊說繫馬曰維繫牛曰縶公牟曰牛馬維縶

騋

騋馬八尺以上爲龍戎馬之高益亦准此故爾雅曰馬八尺爲騋也騋卽是戎馬故其字指事而戎事殫力尚强故爾雅又曰絶有力騋也校人曰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騋馬卽騋是也種馬卽龍是也史言良馬謂之龍種益由於此

品物門

毛族類

象

象南越之大獸長鼻牙望前如後三年一乳行孕肉兼十牛命在其鼻其所食物皆以鼻取之蓋獸之象以鼻致用而不以言故天之象以氣致用而不以口天之象以氣致馴巨象以小斧刃斲之其金瘡見星月即合又若與垂象冥應其理抑有不可得而推者舊說

象之所在其土必豐又云象性有識能浮水出沒體具十二少肉雖鼻是其本肉膽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假令正月建寅即膽在虎肉鼻端有小爪可以拾鍼或曰膽隨四時在足春在前脾左夏在前脾右如龜定體也其牙生花必因雷聲故古者以爲器飾左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字說曰象齒感雷莫之爲而文生天象亦感氣莫之爲而文生人於象齒也服而象焉於天象也象而服焉像象之也周官玉路以祀象路以朝玉仁也象義也仁者人也義者道也故象路一名道車弁師掌皮弁會五采玉瑱象邸玉瑱以況基德而象邸即韍周所謂託宿於義者也詩曰佩其象揥音替正言象揥者明有義也以駁音隻其君褊急趨利無德以將之袁子曰虎頭高峙豬頭尖銳鹿頭側長犀頭高廣一曰龍象六十歲骨方足今荊象色黑兩牙江豬也

豬音猪

字林曰豬似貍善睡狐善疑豬善睡故狐豬之厚以居也其營窟與貛音獾皆爲曲穴以避雨暘亦以防患故淮南子曰螳知爲垤貛豬爲曲穴雨景以蔽口此亦鳥獸之所以智也俗云貛豬同穴而異處貛之出穴以豬爲導詩曰一之日于豬取彼狐貍爲公子裘言往祭裘豬因取狐貍之皮爲裘故傳曰于豬謂取狐貍皮也周官所謂祭裘豬即此于豬是也考工記曰豬踰汶則死此言邦域殊氣各有所宜故周官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也釋獸云貙音丑狸音貙子貆音丸貙音端子貜音闊而伐檀之詩一章曰胡瞻爾庭有縣貆今二章曰特三章曰鶉貆

小而特大鶉則尤小以言在位貪殘無功而受祿其後公悉如此南方異物志曰傳言貉不踰汶鸜鵒不踰濟狐不渡江而南橘不越江而北區宇之內咫尺不同而況分之華夷限以山海魁詭俶怪可勝言哉字說曰貔善睡則於宜作而無作於宜覺而無覺不可以涉難利則涉否則止貔卦在右能止者也又作貉貉之爲道宜辨而各故孔子狐貉之厚以居貉辨而各故少乎什一謂之大貉小貉無諸侯幣帛饔飧百官有司以爲貉道也

貍豸在里者里人所居也貍穴而藏焉故貍又通於藏字論衡曰小盜貍步鼠竊貍之伺物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似貙而小文彩斑然異於貙貉故法言曰辨人貍別其文萃也性善擬度故大射以貍步張三侯鄭氏云貍善拇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取象焉詩曰取彼狐貍爲公子裘言狐善疑貍善擬不可以有爲故古者以爲燕居之裘齊大夫東郭書衣貍製是也爾雅曰貍狐貙貔醜其足蹯音番其跡仄音臻蓋貍狐貙貔醜其足蹯其跡仄而貍又伏獸好擬度故其跡皆仄而不速也袁紳曰河水上有貍跡便堪人渡崔劼以爲貍當作狐狐性好疑故渡氷輒聽蓋不知所謂聽氷非狐性獨然貍亦有之也述征記曰盬亦作盟津寒則氷厚數丈氷合車馬未敢過須要狐行云此物善聽氷下無水聲乃過人見狐行方渡內襄曰鳥媲音飄上聲鳥色變白也色而汕鳴貍馬黑脊而殿臂蠼貍言其氣臭如貍也內則作鼷蓋物宜露而反鼷則臭矣蠼言其氣臭如蠼也內則作漏蓋物宜覆而反漏則臭矣內有黑理一道如界或曰字從理省以此與鯉之制字同義龍八十一鱗能變者也鯉二十六鱗雖無變而有理焉理者里也可以數度者也

狼

狼大如狗青色作聲諸竅皆沸蓋今訓狐鳴則亦後竅應之豺祭狼十又善逐獸皆獸之有才智者故豺從才狼從良作也里語曰狼十食狼將遠逐食必先側立以十所向故今獵師遇狼輒喜蓋狼之所向獸之所在也其靈智如此故

古之造式者木用槐瘦音引棗瘤音留而以狼牙爲柱取其靈智也詩美周公不失其聖正言狼者虎善擬其前狼善顧其後而又其靈智有才故雖跋胡壺音致尾而能不失其猛此周大夫之所以譬周公也還之詩一章曰金驅從兩肩兮二章曰從兩狼兮狼物之尤暴戾者故詩以爲後也古之烽火用狼糞取其煙直而聚雖風吹之不斜玉藻曰君之右虎熊厥左狼秉明以武猛衛上如此或曰狼騈脇腸直其糞煙直爲是故也內則曰狼去腸豈以此歟

孟子曰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則爲狼疾人也狼性貪暴爭食以養口體而常以害其身者管子曰舉龍章則水行舉虎章則林行舉鳥章則陂行舉蛇章則澤行舉鵲章則陸行舉狼章則山行詩曰織文鳥章舉鳥章則陂行陂易野也易野以車爲主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所謂以車爲主也爾雅曰鄭有圃田周有焦護皆易野也故此詩正言焦護毛詩草蟲經云老狼項下有胡垂其尾進退有患故詩以況跋前壹後

蝟音胃

蝟可以治胃疾炙轂子曰刺蝟分兩岐者曰蝟如棘針者曰蜫音灰蝟狀似鼠性極獰鈍物以犯近則毛刺攢起如矢爾雅所謂彙音謂或作蝟又類也毛刺者即此也見鵲便仰腹受蜫中其矢輒爛故淮南子云鵲矢中蝟此理之不可推也舊說豹食豺豺食蝟又曰蝟皮能整紕音悲或作嘼又音凱又類染師用之刷紕物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彙之爲物以類行以類止故又爲以其彙征以其彙貞之彙許愼曰蟲似豪豬者蓋豪豬毛如笄

而端黑附毛有鈴大略如蝟也傳曰蝟膽甘楝蜜苦一曰火鑠金故鵲啄蝟蝟能制虎鵲能制蝟蓋物之相制迭爲君臣如此莊子所謂是其時爲帝者也

狐

祩亦作狐獸也鬼所乘之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丘首狐性好疑貙性好睡又皆藏獸故狐貉之厚以居而蜡音乍祭息民以狐裘黃黑二章曰錦衣狐裘言燕服也豲音丸褊衣繡裳錦衣狐裘言其尾進退有度故詩以況之退後又復踏踐上

衣繡裳言祭服也爾雅曰袞黻也袞衣謂之黻衣猶袞冕謂之黻冕也襄公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故是詩卒章言袞衣袞衣即序所謂顯服舊說狐有媚珠又曰狐禮北斗而靈善變化其爲物妖淫故詩又以刺惡所謂雄狐綏綏是也雄狐說者以爲壯狐非是宜讀如狐不二雄之雄雄狐君之象也又曰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在彼淇厲在彼淇側言狐之爲物在山者也今反在淇梁淇厲淇側則失其常居矣雖失其常居然猶不失其常匹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如

耦則曾反狐之不若也易曰小狐汔音迄濟濡其尾小者材不足也狐者志不果也材不足志不果是以幾濟而有濡尾之難故彖曰不續終也亦其尾重善濡溺故易正以爲象里語曰狐欲渡河無如尾何是也禮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音錫之不曰白狐裘而曰衣狐白者蓋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者掇之衆白也故傳曰良裘非一狐之腋顏師古曰謂狐腋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以爲裘輕柔難得故貴也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然則白狐蓋

有之矣非常有也說文曰狐從孤省孤性疑疑性羣則不可以合類故從孤省也犬性獨狐性孤羊性羣鹿性麤麗旅行也詩曰麀麀音憂麀音迷鹿鹿俟俟或羣或友則以麗旅行故趨則麀麀行則俟俟也毛詩傳云俟俟閑習也麀麀和親也說文曰麀牝鹿也麀從鹿從牝省牝性安靜故從牝省又以刺惡所謂雄狐綏綏是也雄狐非是宜讀如狐不二雄之雄雄狐君之象也又曰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在彼淇側言狐之爲物在山者也今反在淇梁淇厲淇側則失其常居矣雖失其常居然猶不失其常匹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如

獳音樞

或曰虎五指爲獳柳子曰貙畏虎虎畏羆羆釋獸曰貙似貍貍似牛犀似豕又曰貙獳音慢似貍獳虎屬也獳狼屬也古者田獵必有所祭故周祭豳漢祭貙漢書音義曰貙以立秋日祭獸故漢於是時祭焉祭豬其義未聞也

貓與猫同

鼠善害苗而貓能捕鼠去苗之害故貓之字從苗詩曰有貓有虎貓食田鼠虎食田鼬故詩以譽韓樂而記曰迎貓爲其食田豕也舊傳貓曰暮目睛皆圓及午即從或作

歛如線其鼻端常冷唯夏至一日煖蓋貓陰類也故其應陰氣如此世云薄荷醉貓死貓引竹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如薄荷醉貓死貓引竹之類乃因舊俗而知爾貓亦如虎畫地卜食今俗謂之卜鼠傳曰騏驥驊騮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跛貓言殊技也是故天下之材在於因任淮南子曰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興上去聲）者使之跖鑺強舂者使之負土眇（音杪）者使之準偃（音匾上聲）者使之塗蓋如是矣近人有收牡丹圖者叢下有一貓未知其精粗有別此獸又云冬獻狼夏獻麋者冬物成之時狼殘多麋爲是故也各於其尤害物之時舍而獻之明設官王以除民物之害月令仲夏曰鹿角解仲冬曰麋角解夏至陽角而應陰麋鹿解是也

物之尤者夏稼生之時麋害稼之尤者春秋書

說者以爲鹿角者挾陰之陽也故應陰而隕角麋角者挾陽之陰也故應陽而隕角蓋鹿肉食之煩以陽爲體也麋肉食之寒以陰爲體者以陰爲末以陰爲體者以陽爲末也故其應陰陽如此淮南子曰孕婦見兎而

駝

義訓曰牛之聲曰牟駝之聲曰圖駝臥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背有肉鞍如峯長頸高脚善負如泉脉所在遇處輒停不行其糞煙直上如狼煙也又知風候段氏云駝亦齝（音笞）今其毛縐（音辱）溫厚煖於狐貂極堪禦寒遇夏常退毛

子缺脣見麋而子四月物有似然而似不然者麋有四目其二夜目也類從所謂目下有竅夜卽能視之是也藥議曰按月令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陰陽相反如此今人用麋鹿茸作一種殆疎也又用刺麋鹿血以代茸者云茸亦血爾此大誤也竊詳古人之意凡含血之物肉茎易長其次角難長最後骨難長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堅唯麋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其堅如石計一夜須生數兩凡骨之頓成生長神速無甚於此雖

草木至易生者亦無能及之此骨血之至强者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强精髓也頭者諸陽之會衆陽之聚上鍾于角豈可與凡血較比哉麋茸利補陽鹿茸利補陰凡茸無樂太嫩世謂之茄子茸但珍其難得爾其實少力堅者又太老惟長數寸破之肌如朽木茸端如馬腦紅玉者最善又北方戎狄中有麋鹿駝鹿極大而色蒼尻黃而無斑亦鹿之類角大而有文堅瑩如玉其茸亦可用

狨 音松

狨蓋猿狖（音右）之屬輕捷善緣木大小類猿長尾尾作金色今俗謂之金線狨者是也生川峽深山中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尾爲臥褥鞍被坐毯（他敢切）狨甚愛其尾中矢毒卽自齧斷其尾以撩之惡其爲深患也麈（音麋）牛出西域尾長而勁中國以爲拂人或射之亦自斷其尾左氏所謂雄雞自斷其尾而莊周以爲牛之白顙豚之亢鼻者巫祝不以適河乃無用之爲大祥也古者於旌旗之首注麈尾之毛焉而謂之旄凡建旄皆首物者也示使愛尾焉狨一名猱（乃刀切）詩曰

無教猱升木顏氏以爲其毛柔長可籍然則制字從柔以此故也

猴

呂子曰狗似玃（居縛切）玃似母猴母猴似人猴善侯其字從侯白虎通曰侯候也楚人謂之沐猴舊云此獸無脾以行消食蓋猿之德靜以緩猴之德躁以囂故古者造字爲象母猴之形柳子曰猨（與猿同）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有難則內其衆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羣萃然後食山之小

玃木必環而行遂其植猴之德勃諍號呶（乃刀切）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有難則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攘木實未熟輒齕（音厥）齧（音缺）投注竊取人食皆以自實其噉（音欠）山之小草木必陵挫折撓之猿性靜夜嘯常風月肅然猴性動每至林木皆振響演義曰狼藉者物雜亂之貌言狼起臥游戲多藉其草而草皆穢亂故曰狼藉狼藉一日狼扈

貘（音莫）

貘獸似熊象鼻犀目獅首豹髮小頭庳脚黑白駁（音雜也）能舐食銅鐵及竹銳鬐骨實無髓皮辟温濕以爲坐毯臥褥則消瞙外之氣宇從瞙省蓋以此也爾雅曰貘白豹黑虎罷都賦云戟食鐵之獸即貘是也劉子曰飛廳（音吾）甘煙走貘美鐵所居隔絶嗜好不同未足怪也舊云貘糞爲兵可以切玉其溺又能消鐵爲水

羆（音皮）

釋獸云羆如熊黃白文羆似熊而大爲獸亦堅中長首高脚從目能緣能立過人則擘而攫（音腳）之俗云熊羆眼直頭惡人橫目淮南子曰熊羆之動以攫搏兕牛之動以觝觸是也其白生於心之下盲之上亦如熊白而麤秋冬則有春夏則亡猛憨（音酣）多力能拔大木故書曰以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熊羆之士以力言也詩曰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音悔）維蛇女子之祥熊羆陽物也强力壯毅故爲男子之祥虺蛇陰物也柔弱隱伏故爲女子之祥蓋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夢之吉凶各以其類至俗說熊羆當脂至春膘（音標）癢即登高木自墜謂之撲膘今人畜熊以挺挺之更致壯長蓋放於此舊說獅子

虎見之而伏豹見之而瞑羆見之而躍

貂（音凋）

貂亦鼠類縩毛者也其皮煴於狐貉取以爲帽得風則煖其毛拂面如焰朔地苦寒人以其皮温額後代効之因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至漢因焉加以附蟬爲文侍中插左常侍插右應劭漢官儀云金取堅剛百鍊而不耗蟬取居高飲露而不食貂取內勁捍而外温潤其色紫蔚而不耀太玄曰狐鼯（與貂同）之毛躬之賊此言以表自累莊子曰豐狐文豹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

之災也故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字說曰貂或

猱之毛自召也

猨 與獂同

猨臂通肩刻之可以爲笛聲圓於竹猨猴屬長臂善嘯便攀援故其字從援省而爾雅曰猱蝯善援玃父善顧也淮南子曰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措置之於檻曰措家語曰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王猨故猨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爲律律王鹿故鹿六月而生或曰猴性躁急猨性靜緩故猨從爰爰緩也論衡曰鹿制於犬

猨伏於鼠今人取鼠以繫猨頸猨不復動管子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猱猨飲焉今猨不復踐土好上茂木渴則接臂而飲類從曰獨一叫而猨散麗一鳴而龜伏或曰麗鳴夜獨鳴曉獨猨類也似猨而大食猨今俗謂之獨猨蓋猨性羣獨性特猨鳴三獨鳴一是以謂之獨也

相法曰手如雞足者福迫手如猨掌者勤勞舊說猨鳴而獺候之故東晳發蒙記曰獺以猨爲婦也莊子曰猨狙以爲雌偏蓋言獺

品物門

毛族類

羚音王

羚音王

釋畜曰未成羊羚羚未成羊也故從宁宁佇也宁其美成而後足用詩曰既有肥羚而後言既有肥壯明其禮有加而無已且其一章曰伐木許許釀音師酒有蓁音敍上聲既有肥羚以速諸父言燕禮也二章曰陳饋八簋言食禮也三章曰邊豆有踐言饗禮也周禮朝事之邊其實麷音曹菁

音績白黑形鹽豆實韭菹醢音毯醢訶改切謂饗有昌歜音猖蒲根也白黑形鹽其言應禮則邊豆有踐爲饗可知矣蓋禮以爵言之謂之朝獻以邊豆言之謂之朝踐朝事之豆邊也謂之朝事以象朝事其親所進也朝事象朝時所進則饋食象食時所進矣詩於八簋言饋邊豆言踐則其爲食饗又明矣朝踐之豆邊當燕矣加饗饋食之豆邊當食則加豆加邊蓋當燕禮故詩曰其蔌音速維何維筍及蒲邊豆有且侯氏燕胥也

然則饗具四豆四籩之實食禮則自饋食而下無朝事之豆籩也燕禮則自加豆加籩而下無饋食之豆籩也故禮莫重於饗食次之燕又次之聘義曰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

羝 音低

羝性好觝音底突音獨故從羝而字從抵省音從低者以低其角然後能抵突故也易曰羝羊觸藩羸音雷其角九三重剛而不中又動以進也故有羝羊之象然則上六亦曰羝羊何也蓋大壯之極疑於羝羊猶地坤之上六疑於龍爾雅曰吳

牟牡一歲曰牡跳音沼三歲曰羝牝一歲曰牸音字三歲曰牂音臧三歲曰羭音俞臧曰羖音古羊曰羯音竭羊曰羠音夷羊曰羵音煩羊曰羒音墳羊曰羺音盤羊曰羭音俞羊曰羬音煎羊曰羖音古羊曰羭音俞羊曰羬音煎羊曰羖音古羊曰羭音俞羊曰羬音煎羊曰羖音古

角有圓繞歷文夜則懸角木上以防患語曰麤伞掛角此之謂也今以其角爲排沫特善字說曰鹿比其類環其角外嚮以自防麤獨棲其角木上是所謂需夫其如此亦以遠害其需也亦所以爲靈也又按本草云亦能愈頭風然多僞爲者用其角有掛痕者陳藏干器復取耳邊聽之集集鳴者良未嘗遍試今將他角附耳亦皆集集有聲不如有掛痕之說盡矣

羬羊 音元

羬羊似吳羊而大角角楯音安善鬬至死釋獸所埤雅廣要卷十六　四　三百卅四謂騰音揮如馬羬如羊者即此是也羬羊之在原不可牢畜者也一云狀若騾而羣行暑天塵露在其角上生草戴行處之獨寢代都賦所謂羬羊養草以盤旋是也廣志曰氐羊角重於肉舊云羬羠並以時墮角其羬角尤大

狗

爾雅曰未成毫狗家獸也孔子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也許愼以爲從犬句聲蓋狗從苟韓子曰蛔營狗苟狗苟故從苟也爾雅曰犬未成毫狗又曰龍狗也然則狗非田犬亦犬子也非田犬者又以刺好畢弋義訓曰犬者不自搏食苟食而已若犬子則雖田犬亦然故皆曰狗熊虎醜其子謂之狗亦以待餔如狗也易曰艮爲狗狗善警吠止禦又其性前趨故艮爲狗艮陽在上故也釋畜曰長喙獵短喙獵音歇獢音驕長喙善獵短喙善吠以守莊子曰狗不以善吠爲良凡犬長喙上短喙次之傳曰彼兔死良犬烹良犬卽今細狗長喙曰獫者是所謂不以善吠爲良也詩曰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蓋獵以逐之狩以守之而長喙善逐短喙善吠以守詩曰載獫歇驕獫以田獵歇

驕以狩故也故序曰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傳曰狗性險而出獫從省其以此乎詩又曰無感我帨兮無使龍音作龐也吠爾雅曰龍狗也狗善猜警非禮相陵則警吠故詩以惡無禮也詩一章曰盧令令屈子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詩一章曰盧令令二章曰盧重環三章曰盧重鋂音梅者言田事彌飾而彌以有制所以刺荒也今令鈴聲也鈴以令之環以制之重鋂又言貫制之衆說文曰旂有衆鈴以令衆也傳曰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絕且盧犬也正言犬者又以刺好畢弋義訓曰

良犬韓有盧宋有鵲盧黑色鵲黑白色淮南子曰若鵲之駁言黑白雜也荆楚記曰雞寒狗熱

豝音巴

牝豕曰豝說文云二歲曰豝能相把拏也詩曰彼苗者葭壹發五豝彼苗者蓬壹發五豵音宗正言豝與豵者豝把拏豵叢聚皆蕃殖之意也葭茁於下蓬苗於上豝獲於前豵獲於後以言上下草木鳥獸蕃殖

豕

彘也竭其尾故謂之豕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

故天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詩曰有豕白蹢音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此之謂也牛順羊很豕躁有豕白蹢則又其躁者故詩以況夷狄橫猾難制之強四蹢白曰豵音孩即此是也說卦曰坎爲豕坎性趨下豕能俯其首又喜卑穢亦水畜也故坎爲豕大畜六四曰童牛之牿六五曰豶音扶豕之牙牢謂之牿牙者所以畜豶豕之杙音弋撅也也今東齊海岱之間以杙繫豕謂之牙賦曰罣牙擺牲是也六四畜初以杙繫豕謂之有牿之象六五畜九以小制大也有牙之象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又曰君子易祿而難畜夫人之所以不剛且易畜者大抵以欲自累也童牛

豶音墳

豶獸似豬青身黑頰有髯髯黑其手亦黑性好食者曰豕盲而六陽備一陰生於午至亥而六陰俱故此二字皆象形也已蛇也亥豕也故子亥之音過衛有讀史者曰晉師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林氏小說曰以其食不潔故名之豕

豵音然

理髯又愛其類生相戾死相赴殺一可以致百故周官素車犬禊言君臣之道尚微當警備也藻音巢車鹿淺禊驪車然禊言喪事爾吉而君臣之道滋定故鹿禊以明安則相敘患難則相赴也舊說猶皮五色中爲茵毯人取以藥矢射之其偶爲扳其矢因以自刺與之俱斃

豚

曲禮曰豚曰腯曰肥說文云牛羊曰肥豕曰腯音觸肥說文云牛羊曰肥豕曰腯肥益兼之也易曰信及豚魚正言豚魚者豚微物而遁逸魚微物而潛逃信所難及故也先儒以爲弁疾也端直也圈轉也豚之言若如矢弁行剡剡起屢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不爲過矣皮弁素幘十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世婦卒蠶獻繭于夫人夫人副褘而受之以爲褖褕翟而祭于先公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由是觀之君冕而親耕藉田則冕而祭牲而受之以爲褖褕翟而祭于先公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由是觀之君冕而親耕藉田則冕而祭牲不爲過矣皮弁素幘十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世婦卒蠶獻繭于夫人夫人副褘而受之以爲褖褕翟則君皮弁素幘十三宮之夫人副褘

也願雷如矢端行之容也劍劍起屢并行之容
也

騶虞

騶虞尾參於身白虎黑文西方之獸也王者有至信之德則應不踐生草食自死之肉傳曰白虎仁即此是也夫其色見於白其文見於黑又義獸也而名之曰虎則宜正以殺爲事今反不履生草食自死之肉益仁之至也故詩者曰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山海經曰騶虞五采畢具尾長於身乘之日行千里

犬

說文曰狗之有縣蹏者也象形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凡肉豚宜炮犬宜羹故犬曰羹獻而禮有犬羹又楚人烹猴召其鄰以爲狗羹甘之是也禮疏以爲犬以餘羹飼之令犬善肥故曰羹獻何其繆也傳曰犬有三種一者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食犬若今菜牛也五行傳曰雞畜之有冠翼者屬貌飾羊畜之遠視者屬視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屬聽牛畜之任重者屬思雜令曰蹄人者絆其足

嚙音薛人者截其耳此謂犬馬之弗馴者宜示幟幟嘵人也說文曰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人也從口從牛然則示幟幟以告人其來尚矣爾雅曰犬生三獿音宗二師一獨音其師衆也獿言叢聚

豺音岸

豺胡犬也似狐而小黑喙善守其字從干釋言曰干扞也記曰君子狐青裘豹褎音袖麑音禰裘青豺褎豹取制服豺取扞守也周官士射豺侯豺胡犬也其守在夷士以能勝四夷之守爲善亦

其伏節死制而聽命於王士之事也故射豺侯傳曰桀犬吠堯非堯之罪犬各護其主爾巾車曰漆車藩蔽豺禂音迪崔飾蓋祥事禪而就吉則其字將在四夷故豺禂也儀禮曰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即所謂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皆五十弓者也鄭云參讀爲糝糝侯者豹鵠而麋飾干讀爲豺豺侯者豺鵠豺飾皆非是王射虎侯則於熊侯豹侯爲大故虎侯一名大侯詩傳所謂大侯君侯也參即熊侯言其參於虎侯豹侯之中也干即豹侯言其以下干上又

繼熊虎之後也梓人曰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鄭云皮侯以皮所飾之侯也五采之侯謂以五采畫正之侯也獸侯畫獸之侯也詩曰終日射侯不出正兮正所射也詩傳以爲二尺曰正蓋王射采侯九節五正則其居侯中地方丈矣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鄭氏以爲鵠方六尺則大射鵠小而中難賓射之正大而中易理或然也呂子曰射帖者欲中小射獸者欲中大然則大射射鵠賓射射正鄉射射

質燕射則因鄉射之侯鄭氏注儀禮以爲燕射乃張獸侯而鄉射當張采侯二正又誤矣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其射侯皆相因而記鄉射者正言獸侯如梓人燕禮又以謂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也司裘職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則大射射鵠之證也射人職曰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則賓射正之證也三侯即虎侯熊侯豹侯其侯中皆以五采畫正所謂五采之侯鄭云三侯五正三正二正之侯又誤矣射人曰王射三侯皆九節五正則明此三侯皆九節五正下云士射豻侯五節二正則又明豻侯內以二采畫正則王射五采畫正之侯亦以虎侯熊侯豹侯明矣下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則又明此五采畫正之侯既不棲鵠又不以貍步張之所以異於大射者如此且王大射則張皮侯而棲鵠又獨張以貍步者蓋於此以擇士則宜擬度而取焉又欲其中微

故放貍步而棲鵠也鴻鵠一舉千里射者難中故於大射射之以擇其巧者鄉射禮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則鄉射射質之證也質亦所射也詩曰發彼有的傳云的質也後鄭以爲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亦誤矣蓋凡禮曰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則明凡此布侯畫獸乃射丹質而熊侯白質麋侯赤質非畫者矣鄭氏云丹質謂以丹采其地亦誤也然則皮侯無正有鵠采侯無鵠有正獸侯有質無鵠無正司弓矢曰澤共射

椹質之弓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則澤射椹質所以選試其力孟子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葢豻侯五十步而士以弱弓射之則其力之强弱莫知焉故使於澤宮先射椹質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則於是焉張皮侯而棲鵠又以擇其巧力不具非所以爲善射

增附

獅

獅狻猊也一名白澤似虎正黃有髯尾端茸毛

大如斗銅頭鐵色食虎豹博物志曰魏武經白狼山逢獅子忽有一物如貍跳上獅子頭獅子伏不敢起遂殺之得獅子環至四十里地雞犬無鳴吠宋宗慤討林邑林邑貝裝被象以戰慤製獅子形象奔驚遂克之東坡題陸書獅讚曰圓其目仰其鼻奮髯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眄（眄勉一音）喜見尾雖猛而和葢其戲岩高堂護燕几啼呼顛沛走百鬼嗚呼妙哉古陸子

解豸

解鹿（蠪二音）一作獬豸仁獸也一角狀若山牛性解知人邪佞字書象形作豸豸廣雅作貗（音角）豻（音豻）貙（音豻）豻（音豻）貙（音豻）豻（音豻）貙（音豻

東海中有獸狀如牛蒼身無角一足出入則有風雨其音如雷名曰蘷黃帝得之以其皮冒鼓擊以雷獸之骨聲聞五十里以威天下

蜼翅右二音

蜼卽虎蜼也書繪象於彝故曰宗彝爾雅注蜼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岐泥行則銜其尾雨卽自懸於樹以尾塞其鼻宗彝用兩或以兩指取其孝或謂虎取其猛蜼乃取其智也

夔

爾雅四尺爲夔說文犬之知人心可使者也書云西旅獻夔左傳晉侯飲趙盾酒嗾夫夔焉其右提彌明搏而殺之

貙豫

貙豫獸名如麂善登木多疑慮索隱曰猿類也邛鼻長尾居山中忽聞有聲則上樹下樹升降不一故言不決者曰貙豫史記高后記曰貙豫未決禮記作貙與皆擬諸此也

品物門

羽族類

鳳

鳳神鳥也俗呼鳥王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爲之長鴻前麋後蛇頸魚尾鸛顙鴛思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崐崘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卽天下大安寧夫文凡鳥爲鳳鳳總衆鳥者也古文作鳳象形蓋四靈唯鳳能鳩聚也其類不一所從者故以爲朋黨之字同門曰朋其類不一所從者也古文作鳳象形蓋四靈唯鳳能鳩聚也其類五而已首文曰德翼文曰禮背文曰義膺文曰忠腸文曰信王文公曰鳳鳥有文河圖有畫非人爲也舊云鳳凰其翼若干其聲若簫不啄生物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飛音離羅網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詩曰鳳凰鳴矣于彼朝陽此之謂也一說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鸑鷟音肅霜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凰按師曠禽經曰青鳳謂之鸞赤鳳謂之焉音鳶烏名也白鳳

謂之鷫鸘紫鳳謂之鵷音朔又曰乾皐斷舌則坐歌孔雀拍尾則立舞人勝之也鸞入夜而歌鳳入朝而舞天勝之也爾雅曰鷗鳳其雌鳳鳳鳥之美者能君其類而知時雌則美而不大故曰其雌鳳又龍乘雲鳳乘風故謂之鷗音區鷗偃也亦鳥偃服焉傳曰鳳鳥乘於風是也地理新書曰狀如豬鼠勿取鳳凰貴胷魚貴尾龜貴頭鼈貴背虎貴爪馬貴脊牛貴領

鸞

說文云赤神靈之精也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

音頌聲作則至一曰青鳳爲鸞孔穎達曰燕雀有喝噍音焦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是也鸞雌曰和雄曰鸞禮云在輿則聞鸞和之音蓋取諸此乘車和則衡鸞在軾而輸音由車置鸞於鑣音標異於乘車者驅逆之車則尚輕疾故也庭燎之詩一章曰鸞聲二章曰鸞聲噦噦音衛將將大聲聲大則近故也噦噦小聲聲小則遠故也郊特牲曰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鸞刀有鸞者也以言割牲中節而和益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先王寓之於禮則

刀之所以有鸞也又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先王寓之於禮則瓚之於器其義一也舊云取暢在易則爲道在禮則爲器必之弦或曰鸞鳳之鸞血作膠可以續弓磬琴瑟之絃亞也鸞善歌鳳善舞山海經曰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鸞始生類鳳久則五采變易當上古時鸞與順動此鳥輒集車上雄鳴於前雌應於後後世不能致作和鸞以象之因謂之鸞仗葬書曰若龍若鸞或騫或盤言山形若龍之盤伏鸞之騫翔也故曰玄武垂頭朱雀翔舞青龍蜿蜒劉延

燕

白虎蹲踞音居

九章算術曰五雀六燕飛集于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之往來避社而嚮巳巳字上疑宜有戊字其曰皆土故燕去土不以戊巳爾音驟口布翅枝尾齊人呼鳦乙音蓋取其鳴自呼故曰鳦也一名鶡鴳音意玄故曰玄鳥也一名鶡鴳音晏者也鳥莫知於鶡鴳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

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此燕安之道也故其字又爲燕安之燕詩曰鳥鸞自其四中視之則如跂斯翼自其四角視之則如矢斯棘自其上視之則如鳥斯革自其上視之則如翬斯飛左傳曰五雉爲五工正翬其一也翬蓋中央之雉南方曰鷸音尊北方曰鶡音希西方曰鶮音喬東方曰鷷音鵰

鷷雉上音嬌

薛綜曰雉之健者爲鷷尾長六尺字說曰從喬尾長而走且鳴則其首尾喬如也鷷走且鳴行止不能自舍女有取節爾故詩以爲淑女之譬而又與鸒鳲之義異也詩曰依彼平林有集維鷷言王后無妒忌之行險詖之心能庇其所賴而淑女從焉則如平林之集鷷雉也夫雖等雉也類有不同則其取以擬象亦因以異若王后雚夫人初程公之服自鸒而下是也鷷又下鸒一等故此取況衆妾傳曰四尺之美有鷷說文以爲雉有十四種字或從兩足之美有鷷說文以爲雉有十四種字或從弟以此故也禽經曰火爲鷷亢爲鶴

黃鳥

黃栗留也一名倉庚一名皇齊人謂之摶黍亦

或謂之黃袍常甚孰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甚孰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詩言黃鳥者興也言倉庚者賦也詩曰倉庚于飛熠燿音邑其羽此賦男女之得以及時而已蔡倉庚鳴於仲春其羽之鮮明在夏則其鳴喈喈者婚姻之時也熠燿其羽非婚姻之時矣以言得及男女之時而已故其序曰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詩曰緜緜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緜緜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緜緜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我勞如何即所謂不忘微賤畏不能趨畏不

能極則又以言其不遺微賤也黃鳥亦名黧黃其色黧黑而黃也鳴則蠶生詩曰春日載陽有鳴倉鶊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蓋爲是也韓子曰以鳥鳴春以蟲鳴秋以鳥鳴春若黃鳥之類其善鳴者也陰陽運祚推移時至氣動不得不爾故先王以候節令倉庚鳴是也蓋立春之節初五日東風解凍次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次雨水氣初五日獺祭魚次五日鴻鴈來後五日草木萌動次仲春驚蟄之節初五日魚上冰次雨水氣初五日獺祭魚次五日鴻鴈來後五日草木萌動次仲春驚蟄之節初五日桃華次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爲鳩次春分氣初五日玄鳥至次五日雷乃發聲芍藥榮後五日始電次季春清明之節初五日桐始華次五日田鼠化爲駕如牡丹華後五日虹始見次穀雨氣初五日萍始生次五日鳴鳩拂其羽後五日戴勝降于桑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春陽布發生之令立夏之節初五日螻蟈音婁初五日吳葵華次五日靡草死後五日小暑至次仲夏芒種之節初五日螗蜋生次五日鵙音伯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次夏至氣初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蜩音調始鳴後五日半夏生次季夏小暑之節初五日溫風至次五日蟋蟀居壁後五日鷹乃學習次大暑氣初五日腐草爲螢次五日土潤溽暑後五日大雨時行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夏氣揚蕃秀之令立秋之節初五日涼風至次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次處暑氣初五日鷹乃祭鳥次五日天地始肅後五日禾乃登次仲秋白露之節初五日鴻鴈來次五日玄鳥歸後五日羣鳥養羞次秋分氣初五日雷

乃收聲次五日蟄虫蟄坯音胚戶景天華後五日水始涸又次季秋寒露之節初五日鴻鴈來賓次五日雀入大水爲蛤音合後五日菊有黃華次霜降氣初五日豺乃祭獸次五日草木黃落後五日蟄蟲咸俯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秋氣正收斂之令立冬之節初五日水始冰次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雉入大水爲蜃次小雪氣初五日虹藏不見次五日天氣騰地氣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次仲冬大雪之節初五日鶡鳥不鳴次五日荔挺出次冬至氣初五日蚯

蚓結次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動次季冬小寒之節初五日鴈北鄉次五日鵲始巢後五日雉始雊音鉤次大寒氣初五日雞始乳款冬華次五日鷙鳥厲疾後五日水澤腹堅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冬氣正養藏之令

鷙音秩

鳧鴈醜翁鷙鶴醜鷙鷙性貪惡今俗呼禿鷙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頭高八尺善與人鬬好啗蛇詩曰有鷙在梁有鶴在林言鷙宜在林各有所宜也劉禎

瞀都賦曰綠鷁蔥鷙色蓋青也

斲木音啄

釋鳥云鴷音列斲木郭璞曰口如錐長數寸常斲木食蟲因名云者是也淮南子曰貍頭愈鼠雞頭已癭音呂蚩音蒙散積血斲木愈齲此類之推者也膏之殺鼈鼃矢中蜩爛灰生蠅漆見蟹而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說文曰稱齒蟲也以類相攝故斲木愈之俗言此鳥善爲禁法能曲爪畫地爲印則穴之塞自開飛輒以翼墁音瞞之今鼠竊用其印以發扃鑰舊云鴷鳥取蠹於深以舌

銛音遲之舌長於味杪有針刺異物志曰舌長五寸此鳥有大有小有褐有班褐者是雌班者是雄又有青黑者頭上有紅毛生山中土人呼爲山斲木大如鵲五姓祕要曰相山之法欲如生蛇之渡水又欲如斲木之飛翔生蛇渡水取其詰屈斲木飛翔取其一高一下

鷺音預

釋鳥云鷺斯鶖音匹鴟音居郭璞曰雅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小爾雅云不反哺者謂之雅鳥詩曰弁彼鷺斯歸飛提提言鷺斯鳥之不能反哺者

尚能歸飛以從其類而不失弁樂今已曾反鸉之不如也法言曰頻頻之黨甚於鸉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鸉斯賊夫糧食以衆故也方言曰齊宋之間凡物盛多謂之寇郭注曰今江東有小鳧其多無數俗謂之寇鳧東都賦曰鶩鳧秋棲鶻鳩春鳴今衆鳥秋分多羣集非特烏也然至春分輒兩兩而翔不復羣矣里俗謂之分羣月令仲秋曰羣鳥養羞豈謂是乎

鴳音晏

鴳鴈屬也其品中膳羞內則所謂雉兔鶉鴳是也莊子曰窮髮之北有鳥焉其名爲鵬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此言大小雖殊安於至足則其於逍遥一也故雖斥鴳之卑無羨雲鵬而榮願有餘矣蓋周之書方祛羨欲之累因言鵬翼鵬文而所以笑之者愈小故前曰蜩與鸒鳩笑之後曰斥鴳笑之也鴳不木處安矣故謂之鴳然又不如燕之燕也白虎通曰一穀不升撒鳧鴳二穀不升撒鳧鴈三穀不升撒雉兔夢書曰鶉鴳爲鬬夢見鶉鴳憂鬬鶉也一曰鴳亦雀屬所謂鴳上有尺是也

鶻平忽切

鶻拳堅處大如彈丸俯擊鳩鴿食之鳩鴿中其拳墮空中卽側身自下承之捷於鷹隼傳云擊鳥先高博鷙之勢也舊言鶻有義性杜甫所賦義鶻行是也冬撮鳥之盈握者夜以燠其爪掌左右易之旦卽縱之令去其往東矣則是日也不東嚮搏物南北亦然蓋其義性有擒有縱如此李邕鶻賦所謂營全鳩以自煖乃詰朝而見

釋是也段氏云鶻生三子一爲鴟禽經曰鸛生三子一爲鴟造化權輿曰鷹鸇之子或爲鶻楚鳩生鶻由是觀之以瞽瞍爲父而有舜爲兄而有象豈足

隼音筍

禽經曰鷹好時隼好翔鳧好沒鷗好浮隼鶻屬也一名雀鷹蓋迅疾之鳥詩曰鳩彼飛隼載飛載揚言隼無所定止也又曰鳩音聿彼

飛隼率彼中陵言中陵安靜中正此隼之所以率也蓋宣王無海之道故諸侯有海水之流縱宣王無陵之德故諸侯有隼之散揚虎之搏噬擬隼之搏噬準故準於文從水從隼今鷹之搏噬不能無失獨準爲有準故其每發必中而古之制字者以此法言曰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螭音痴虎桓桓鷹隼貑音賤豭未至也言若鷹隼攫撮急疾則是右武而已非所以語至也司常曰鳥隼爲旟蓋鳥鳳也畫鳳以象其德畫隼以象其威化書曰烏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

蓋隼之擊物遇懷胎者輒釋不戮也或曰隼鷙鳥也即今所呼爲鶻者是字說云鷙音木弟同上鴟氏取隼致一鷷與也鴿合也雔黑白錯鸙音閑黑白間禽經曰鷹以膺之鸙以胷之

鷙音木

釋鳥云舒鳧鷙鸙鸅醜善立鳧鷙醜善趨尸子曰野鴨爲鳧家鴨爲鶩不能飛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周官庶人執鶩工商執雞工商欲其知時又上之所畜也故執雞庶人雖亦上之所畜也故執鷙鄭玄曰鷙取其不飛欲其不飛遷而已故執鷙無八切然故又一名鞿雀其化鞿爲雕雕鷻蓋鳥之始小終大者詩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言成王懲管蔡之亂於是始信小物之能成大不

遷說苑曰鷙無佗心故庶人以爲擊鷙一名鴨率也蓋宣王無陵之德故諸侯有隼之散揚虎之搏噬可押故謂之鴨徐鍇曰鳥之孚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亦鳥以爪覆護其卵愛之誠至也今雞鷙孚卵雞二十日而化鷙三十日而化皆如其期也物類相感志云雞鷙伏卵忌磨若聞鼙磨之聲則不生也曲禮曰庶人之摯匹匹鷙也鷙不散遷而又乘匹不妬故或謂之匹也今雄雞能鳴雌不能鳴雌鷙能鳴雄不能鳴蓋類之不可推也廣雅曰鶩音末鴨鶂音鴨也鷙音木質木故也蓋鶡性醇鷙性木

桃蟲

釋鳥云桃蟲鷦其雌鶨陸機曰今鷦黃雀而小化而爲雕故俗語曰鷦鷯生雕說苑曰鷦鷯巢於葦苕音條繫之以髮鳩性拙鷦性巧故鷦俗呼巧婦一名工雀一名女匠其啄尖利如錐取茅秀爲巢巢至精密以庶麻紩音織之如刺韔無八切然故又一名韔雀其化韔爲雕雕鶡蓋鳥之始小終大者詩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言成王懲管蔡之亂於是始信小物之能成大不

敢不慥音秘慎也也

鶉音淳

鶉無常居而有常匹故尸子曰堯鶉居莊子曰聖人鶉居而慤音鬼食詩曰鶉之奔奔鵲之彊彊奔奔鬬也彊彊剛也言鶉能不亂其匹鵲能不淫其匹故序云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一章曰我以爲兄兄女兄也二章曰我以爲君君女君也故曰刺宣姜也曰兄者娣音替刺宣姜之詞曰君者妾刺宣姜之詞詩曰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鶉小物也以言莊位貪鄙小

禽尚公之如此莊子曰吾未嘗爲牧而牂音臧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音要若勿怪何邪俗言此鳥性淳慙音春上聲不飬橫草所遇小草橫其前郎旋行避礙名之曰淳以此亦其性淳厚之易熟故曰鶉也筆談曰古人取象不必大物天文家朱鳥乃取象於鶉故南方朱鳥七宿曰鶉首鶉火鶉尾是也鶉有兩種有丹鶉有白鶉此丹鶉也色赤黃而又銳上禿下夏出秋藏飛必附草皆火類也或有魚所化者魚鱗蟲龍類火之所自生也天文東方蒼龍七宿有角有亢有尾南方朱鳥七宿有啄有嘴有翼而無尾此其取象於鶉歟

燕烏

釋鳥曰燕白脰音豆項也烏廣雅云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而羣飛者謂之燕烏燕烏白脰烏也雅烏鴉也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十七終

品物門

羽族類

鵲

能知人喜作巢取枉木杪枝不取墮地者皆傳枝受卵故一曰乾鵲而莊子云烏鵲孺魚傳沫也鵲以傳枝少欲故曰孺也列子所謂純雄其名稱蜂者與此同意淮南子曰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向而爲戶又曰蟄蟲鵲巢皆向天一蓋鵲巢開戶留天一而背歲故博物志云鵲背太歲也先儒以爲鵲巢居而知風蟻穴居而知雨鵲歲多風則去喬木巢旁枝故能高而不危也然則彊而不淫知風之自而作其巢知歲之所枉而開其戶者鵲也彊而不淫所以成德成德故有行知風之自而作其巢知歲之所枉而開其戶所以趨時趨時故有功故詩以譬士言積行累功詩曰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言不驚懼之故防有鵲巢不殘賊之故邛有旨苕也俗說鵲巢中必有梁見鵲上梁者必貴今二鵲共銜一木置巢中謂之上梁說文作鴈象形通爲鴈履之鴈古之人居欲如燕行不欲如鵲故其字借爲鴈履之鴈所以爲行戒也其枉相法者有曰鵲行踽踽性行弗良篆文作雔蓋從錯也淮南子曰如鵲之駮一曰從昔昔之言乾也考工記曰稱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殷氏子抄曰鴈九寫而爲烏虎三寫而爲帝言書之轉易如此意林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亦是意也相感志曰野雞屬陰先鳴而後鼓翼家雞屬陽先鼓翼而後鳴天玄主物簿云鵲啄槐實結玉於腦謂之鵲玉此鵲終歲不復鳴噪

雞巢無胎

雞

鹽鐵論曰雞廉狼吞雞跑而食之每有所擇故曰小廉如雞爾雅云雞大者蜀蜀子雉郭璞曰雞大者蜀今蜀雞也雞有蜀魯荊越諸種越雞小蜀雞大魯雞又其大者莊子曰越雞不能伏而飛魯雞固能矣成玄英曰越雞荊雞也魯雞今之蜀雞案韓子曰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則玄英所謂魯雞今之蜀雞非是舊說曰中有雞月中有兔案雞正西方之物兔正東方之物

大明生於東故雞入之月生於西故兔入之此對鏡燈西象入東鏡東象入西鏡云爾風雨之詩曰風雨淒淒雞鳴喈喈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言雞之信度如此秋氣慘而淒淒風雨如此則疑於不能和秋物脫而瀟瀟風雨如此則疑於不能固嚮晦則君子入以宴息之時也風雨如此則又疑於已今曰風雨淒淒雞鳴喈喈風雨瀟瀟雞鳴膠膠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則亂世君子不改其度之譬也喈喈膠膠言鳴而不失其和膠膠言鳴而不失其固易曰

巽爲雞兌見而巽伏故爲雞雞知時而善伏故也故曰乳狗博虎伏雞搏貍又曰伏雞抱其卵伏而未孚始化之時謂之貍王褒曰魚躍雞睨李善以爲魚目不瞑雞好邪視此言是也禽經曰陸鳥曰棲水鳥曰宿獨鳥曰止衆鳥曰集水鳥晚於林棲故曰宿也說文云日在西方而相接因以爲東西之西詩曰雞棲于塒日之夕也言雞棲矣曰於是夕夕於是月見故夕象半月未有蟾桂之狀月滿則夜見半則夕見故也故曰朝見曰夕夕非曛晦之時明矣

吳均曰雞有呼羣之德鹿有食苹之美傳曰雞見食相告者仁也

鸛

鸛形狀略如鶴其性甘帶每遇巨石知其下有磬即於石前如術士禹步其石叻然而轉南方里人學其法者伺其養雛緣木以篾絙縛其巢鸛必作法解之乃於木下鋪沙印其足迹而倣學之天將雨則長鳴而喜蓋知雨者也又善羣飛薄霄激雨雨爲之散作窠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擇磬石以嫗卵鸛水鳥也伏卵時數入水

卵則不瞉取磬石周圍繞卵以助煖氣故方術家以鸛煖巢中磬石爲真物也又泥其巢一傍爲池以石宿水令人謂之鸛石飛則將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飼其雛俗說鵲巢鵲石歸宿又曰磬石溫鸛石涼故能使卵不瞉水不臭腐也詩曰鸛鳴于垤婦嘆于室垤蟻冢也鸛知天將雨有見于上蟻知地將雨有見于下鸛鳴丘垤將雨之候也將雨則征夫之至不必如期故婦嘆于室也且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則於是時遇雨爲尤苦故詩人道此以序

其情而序曰三章言室家之望女也禽經曰鸛鶴鳴則陰仰鳴則晴仰鳴則晴是有見于上也俯鳴則陰是有見于下也夫文雚見爲觀蓋取於此拾遺記曰鸛能聚水巢上故入多聚鸛鳥且攘却火災

鵝

鴚頸如癭鵝顙如瘤今鵝江東呼駒長脰善鳴又善轉旋其項古之學書者法以動腕義之好鵝者以此亦其自然而有行列故聘禮曰出如舒鴈古者兵有鵝鸛之陳也左氏曰鄭翩願爲鵝鸛其御願爲鵝舊說言江淮謂羣鸛旋飛爲鸛井則鸛善旋飛盤薄霄漢與鵝之成列正異故古之陣法或願爲鵝或願爲鸛也卞子曰羊性淫而狠豬性甲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蓋鵝哉首似傲故曰傲也名之曰鵝其謂是歟故曰傲也非特以雌求雄而又求牡焉者亂也故序曰鵝伏隨日鴈伏隨月說者以爲乳鵝伏卵隨日月所轉傳曰鵝飛則蜮沈鴈鳴則蛇結又曰短脚者多立脚近尾者好步脚近臆者好躑多伏鴈之類是也多立鸛鶴之類是也易曰離爲雉離火也其體文明性復猛悍又曰陸生之鳥味多夾或作陂而善啄水生之鳥味多圓而善唼善唼亦鳴鵝之類是也善啄亦鳴鵝鶴鶴之類是也俗云鵝毛柔煖而性冷宜覆嬰兒一說曰鵝飛能俄而已是以不免其身若鳴鵝者可也鳴鵝者鶩也而非鶩禽經曰鶩見異類張翅鳴鷄見同類拊翅鳴

雉

雉死耿介妒鼙護疆善鬬雖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內要以一雄爲長餘者雖衆莫敢鳴鴠潘岳所謂畫墳衍以分畿者也周官曰士執雉士死制故執雉所謂二生一死摯者也又其交有時別有倫而其羽文明可用爲儀故古者后服三翟詩曰有灲濟盈有鷹音杳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言雉宜交有時別有倫令反以雌求雄非特以雌求雄而又求牡焉以雌求雄者淫也非特以雌求雄而又求牡焉者亂也故序曰公與夫人並爲淫亂又曰雄雉于飛泄泄音義其止言雉交有時別有倫而又性善鬬雖飛不越分域宣公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則雉之不如也易曰離爲雉離火也其體文明性復猛悍故爲雉亦雉雖非辰屬而正是南方之物陶氏

所謂丙午日不可食者明王於火也又云麋鹿非辰屬八卦無主故道家聽許爲脯禮云雉曰疏趾鴨鴈醜指間有幕其足蹼雞雉醜指間無幕其足疏故曰疏趾也簡兮之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此大舞也宛丘之詩曰無冬無夏值其鷺羽此小舞也雉取文明鷺則取其有潔白之容所謂大舞者籥舞是也所謂小舞者羽舞是也故樂師云掌教國子小舞一曰羽舞雉飛若矢一往而墮雉雞類也不能遠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雉高一丈長三丈也古者數數

以萬度度以雉爾雅雞雉皆曰絕有力奮雞雉皆不能遠飛故名云化書曰雉不再合信也說文云雷始動雉鳴而雊其頸蔡邕月令以爲雷在地中雉性精剛故獨知之應而鳴也禽經曰雉上無尋鸐上無常雉上有文鸐上有赤

鷮雉

鷮雉尾長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鷮王者六尸[illegible]以翟以遮以翳雉二曰揄音搖翟畫以揄雉三曰闕翟言刻繒爲之闕而不畫闕而不畫則其制屈於二翟故一名屈狄也喪大記曰

復夫人以屈狄世婦以檀衣檀亦信也闕狄一曰屈狄展衣一曰檀衣其義一也翬素質揄青質青質仁也素質義也備五采焉禮也地道好義故后妃之德義以爲質而文之以禮或曰闕翟飾以闕雉天子五門一曰雉門雉門畫雉象闕也屈狄以此雉飾之故曰闕翟毛詩傳曰象服尊者所以爲飾蓋褖衣也褖衣畫雉故曰象服又曰揄狄闕翟羽飾衣也而說文解褖亦曰畫袍其釋揄翟又以謂翟羽飾衣則褖衣畫翟揄翟皆翟羽飾之矣周官二翟曰翟而

褖衣變翟曰衣以此故也葛覃之詩曰薄汙我私薄澣我衣曷澣曷否歸寧父母詩傳又以爲婦人有副褖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蓋公服謂褖而已以畫故宜否則二翟以羽飾之私澣可也且夫服衮冕則婦人副褖而衮之制尚餘公從衣則公服謂褖翟理宜然也然則薄汙我私薄澣我衣相備而已故或言私或言衣也

鳶

釋鳥云鳶烏醜其飛也翔高飛曰翬翔布翼不動

曰翔鳶鴟也摩風回翔故其飛也翔曲禮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鳴則將風故也禽經曰暮鳴即小雨朝鳶鳴即大風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鳶鈍者也而乘風以風作之則高飛魚沉者也而乘氣以氣作之則深躍故詩以況君子作人之盛昔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列子所謂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是也今人乘風放紙鳶鳶輒引絲而上令小兒張口望視以洩內熱蓋放於此舊說觀魚翼而創檜視鴟尾而製施言古之人仰觀俯察取材於物以成舟楫

之利如此庾桑子曰人實鴟義而有其國鴟貪殘之鳥善抄盜人詩曰爲梟爲鴟說文曰鴟從𠂤從鳥𠂤音近而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烏

說文曰烏孝烏也象形林罕以爲全象鳥形但形色一如目睛萬類目睛皆黑烏體全黑遠而不分別其睛也烏一名鴉其名自呼淮南子曰烏之啞啞鵲之喈喈豈爲寒暑燥濕變其聲哉詩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蓋狐羣者也烏合者也故詩以況衛之君臣並爲威虐其惡如一又曰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言富者之屋利之所在故烏集焉民之從祿將如此烏夫民之欲王司之也又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此之謂也又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言幽王君臣俱自謂聖如烏之黑雌雄無以相別也管子曰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詩人每引以刺者非特譏其爲惡如一亦以刺其初皆利合不以道也烏又爲嘆詞者烏見虎則

嘆烏見異則噪故以爲烏虖烏虖嘆所異也今人聞鵲噪則喜問烏噪則唾以烏見異則噪故輒唾其凶也尚書大傳曰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然則惡而知其善愛而知其惡者寡矣孫武子曰鳥起者伏也烏集者虛也言古之善料兵者觀烏起而知伏視烏集而知遁傳曰烏樂空曠鵲喜稠鬧世云鴛交頸而孕莊子曰烏鵲孺蓋謂是歟故語曰鵲傳枝鴟茹沫又舊說烏性極壽三鹿死後能倒一松三松死後能倒一烏雜俎曰俗候烏飛翅重知天將雨烏陽物也感陰氣而翅重故俗以此占其雨否

淮南子曰螣蛇游霧而始於蜚蠊烏力勝日而服於鵰禮

鸇

釋鳥曰晨風鸇草木疏云似鶵黃色燕頷嚮風翰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列子曰鶵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鶵也孟子所謂爲叢敺爵者鸇即此是也詩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言穆公能芘其所賴而賢者赴之如此曾子曰邦有道則突若入焉此之謂也且黃鳥仁晨風義而秦之良士以仁死賢臣以義生

故黃鳥曰哀三良也而晨風以刺棄其賢臣禽經曰鵰好風鶻惡雨然則謂之晨風可知也已又曰鸇鶻之信不如鴈周周之智不如鴻今鸇亦去來有時然則制字從亶又可知矣

雕

雕能食草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皁雕一名鷲其飛上薄雲漢詩曰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鸇匪雕雕潛逃于淵言人民飛揚竄伏不安如此此序所謂亂也昔之相雕者以爲雕首欲長而額狹頂平領大項後毛磔主勁疾目睛大滿瞼長眸

子小而近前主明慧爪近肉麤圓其末纖細主多力臨平潤主巧捷不夭鼻大主長飛不乏膝骨大如蒺藜實者上相骨節細平者下也指節大肉少分成十字者上相骨節細平者下也鬱金色青潤者上相淺黑者下也叢林色靜白者上相黑膩者下也封厚而管麤者上相細薄者下也背偃而溝深者上相隆起者下也臆圓胅爲上相側狹爲下相尾狹厚爲上相闊軟爲下相鷹相同雕唯頭欲小頂臆欲圓旋毛欲深味欲側薄而短小爲異鷹相亦與雕同而鷹又

欲其尾長翅短爾雅象謂之鵰玉謂之雕蓋夫鵰之義出於鴻鵠之雕之義出於雕鶚之雕鵰性勁利雕性刻制故也今大雕翔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一名沸河淮南子所謂鳥有沸波者即此是也禽經曰淘河在岸則魚躍沸河在岸則魚涌相感志云其毛能觸諸鳥如羣錯草中有雕毛必衆鳥毛羽自落也顏氏云鵰一名鷲其翮可用爲箭羽蓋雕隼六翮皆乘風輕勁故堪以爲箭羽禽經曰雕以周之鷲以就之

鴈

釋鳥云鳧鴈醜其足蹼其踵企郭璞以爲鳧屬醜間有慕蹼屬相著故曰其足蹼是也又曰飛則跗跟企直非是也踵足後也今鳧鴈之醜行足皆前慕布地後踵企故曰其踵企也以今鵝觀鴈行鴨觀鳧行則槩可見矣鴈行斜步側身故莊子謂士成綺鴈行避影而問老子詩曰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宿蓋鴻之爲物其進也有漸其飛也復於女信宿蓋鴻之爲物其進也有漸其飛也有序又其羽可用爲儀君子之道也故此以況

周公易曰漸之進也公歸東都則之進也然未至西都故爲不復易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然則禮有以鴻爲儀者取其行列不亂而已禮曰前有車騎則載飛鴻飛鴻則有行列故也載謂合剝皮毛舉之竿首若所謂以鴻脰韜略者周官以禽作六摯大夫執鴈以知保身又明有去就之義而不失其序故執鴈也鴈夜泊江渚令鴈奴圍而警察飛則銜蘆而翔以避矰繳有遠害之道非特取其有去就之義而已鹽鐵論曰噰噰鳴鴈朝日始旦登得前利無蹈後害此言婚姻以禮則有利而無害也故曰貴聘而賤逆之是以君子知出妻之不允於會矣冬十二月鴈北鄉鄉者何也鄉其居也又曰遵鴻鴈先言遵而後言鴻鴈者何也見遵而後數之曰鴻鴈也且曰遵循曰傳其驛舍云爾非其居也法言曰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與燕一名玄鳥鴈一名朱鳥玄鳥以春分來朱鳥以春分去淮南子曰燕鴈代飛此之謂也且鴈霜降南翔冰半北徂其性惡熱故中國始寒而北至舊說

鴻鴈南翔不過衡山今衡山之旁有峰曰回鴈蓋南地極燠人罕識雪者故鴈望衡山而止陳琳曰陸陷藻犀水截輕鴻鴻毛也傳曰輕於鴻毛今人試刀劒令髮浮轉於水以刃斷之觀其銛鈍水截輕鴻殆類是也博物志曰鴻毛爲囊可以渡江不漏案婚禮曰摯不用死故詩曰噰噰鳴鴈言用生者也禽經曰鴻鴈愛力遇風迅集孔雀愛毛遇雨高止又曰鴈曰翁雞曰鶖鶖

鷹

陶弘景曰虎聞聲而深伏鷹見形而高飛鷹鸇

鳥也一名鷂鳩左傳曰鷂鳩氏司寇蓋鷹鸇故爲司寇一歲曰黃鷹二歲曰鳽鷹三歲曰鷂鷹大赤也 埤倉前被兒切 鷹鷂二年之色也頂上毛角微起今俗通謂之角鷹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言其武之奮揚如此樂記所謂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舊說凡鸇鳥雛生而有慧出殼之後即於巢外放條大鸇恐其墜及爲日所曝熱暍致損乃取帶葉枝插其巢畔防其外墜及作陰涼也欲驗雛之大小以所插枝葉爲候若一日二日其葉雖萎尚帶青色至六日七日其

葉微黃十日後枯悴此時雛大可取說文曰雁從瘖省蓋雁從疾省隹之疾捷者故從疾省也隨人所指蹤故從人禽經曰鷹不擊伏鶻不擊妊蓋其義性如此裴氏新書曰虎豹無事行步者若將不勝其軀鷹在衆鳥之間若睡寐然故養怒而後全剛生焉然則越之所以滅吳用此術也蔡邕月令云鷹化爲鳩鳩鷂也鳩凡五種鷹爲鸇鳩鷹應陽而變則啄柔仁而不鷙夏小正曰鷹者其殺之時也鳩者非其殺之時也善其變而之仁也中秋鳩化爲鷹變而之不仁故

不記也字說曰應從心從雁心之應物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雁之應物人或使之能疾而已不行不至今三館書有咮 味音竹 淑三卷皆養鷹鸇爲醫療之術

鴟鷂

鴟鷂一名鴟鸇一名鴟似鳧脚高毛冠巢於高木生子穴中子銜其母翅飛上下淮賦所謂鸇鴟吐雛於八九鴟鷂銜翼而低昂者也段氏云鸇警鬼鴟鷂厭火孔雀辟惡舊云此鳥長目其睛交故有鴟鷂之號相如所賦交睛旋目者是

也禽經曰旋目其名鷂交目其名鴟方目其名鴆

鶴

鶴形狀如鵝青脚素翼常夜半鳴故淮南子曰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舊云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木點滴有聲因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慮有所害也蓋鶴體潔白舉則高至鳴則遠聞性又善警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故詩易以爲君子言行之象始生三年落子毛三年產伏七年

飛薄雲漢後七年學舞後七年應節後七年書夜十二鳴中律後六十年不食生物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泥水不能汙百六十年雄雌相視目睛不轉而孕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聖人在上鶴與鳳凰翔於向其精神氣骨應相故古者相鶴有經益鶴陽物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火數七金數九故七年小變十六年大變六十年變止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食於水故啄長軒於前故後短棲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疎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

新故壽凡鶴之上相隆鼻短口則少眠高脚疎節則多力露眼赤睛則視遠回翎亞膺則體輕鳳翼雀毛則善飛龜背鼈腹則能產輕前重後則善舞洪靜纖趾則能行禽經曰鶴以怨望鴟以貪顧雞以嗔睨鴨以怨瞋雀以猜瞿燕以狂瞰視也鷺以喜轉烏以悲啼鳶以飢鳴鶴以熬唉梟以凶叫鷗以愁嘯鳴也今鶴雌雄相隨如步斗履跡而孕內典曰鶴影生禽經曰鶴愛陰而惡陽鴈愛陽而惡陰

鸕

鸕鷀水鳥似鴉而黑一名鸀鳿曲如鉤食魚入喉則爛其熱如湯其骨主鯁及噎盍以類推之義也此鳥吐而生子神農書所謂鸕鷀不卵生乃吐其雛獨爲一異是也楊孚異物志云鸕鷀沉沒於深水取魚而食之不生卵而孕雛於池澤既胎而又吐生多者生七八少生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焉水鳥而巢高木之上蒙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鸕鷀爲烏鬼蜀人臨水居皆養此烏繩繫其鷇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杜甫詩云家家養烏鬼是也

品物門

羽族類

鷺

鷺鳧屬蒼黑色鳧好沒鷺好浮故鷺一名漚矧子曰漚鳥之至者百往而不止今字從鳥後人加之也鳧鷺安樂於水者也故詩以爲神祇祖考安樂之譬而周官王后安車鷺總詩曰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公尸燕飲福祿來爲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公尸燕飲福祿來爲來成鳧鷖

以祖言福祿也來爲以考言福祿也傳曰來爲宜厚爲孝子則其爲考可知矣又曰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在深公尸來燕來宗公尸燕飲福祿來崇來下以天神言福祿也來崇以地示言福祿也蓋天故自上深音申水名下地故自里來崇亦其天道主貴高地事主富崇故也於祖曰爾酒既清爾殽既馨於考曰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則以宗廟尚文故也郊立則貴質而已故曰爾酒既湑音胥爾殽伊脯也其卒章則又總上四章之詞故曰公尸燕飲無有後艱無有後艱者道也蓋道之不可以祐神非有資於物也孰能福祿之哉故於福祿爲不足道也蒼頡解詁曰鷺鷗也今鷗一名水鴞形色似白鴈而羣飛風土記曰鷺鷺鴨也以名自呼大如小雞生於荷葉之上

鳧音夫

釋鳥曰鶭師志二音沈鳧沈鳧好沒大小如鴨青色長尾背上有文里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莊子曰鳧脛典去聲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此言生理至足無欠無餘自長非所增自

短非所損也詩曰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翔將翔弋鳧與鴈明星有爛言小星已不見矣故於是時相警以夙興也蓋鳧鴈常以晨飛故是時如此賦曰晨鳧旦至此之謂也亦其弋不射宿所以爲好德之詩樂正言琴瑟禮正言鳧鴈因以微切之爾也又曰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加與元鶴加加雙鸛音昆之加同意蓋弱弓微矢乘風振之曰弋故楚人好以弱弓微矢加之歸鴈之上楚辭曰寧昂昂若千里之

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乎蓋沈鳧善沒而又容容與波上下故昔之散人慕焉

雎鳩

雎鳩鶻類江東呼之爲鶚（音至）鶩而有別陰陽自然變化論曰雎鳩不再匹蓋言是也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蓋關雎和而摯別而通習水又善捕魚故詩以爲后妃之比鳲鳩則一宿均養又居鵲之成巢故爲夫人之德而已徐鉉草木蟲魚圖云雎鳩常在河洲之上爲儔偶更不移處蓋鶖性好跱故每立更不移處所謂鶖立義

取諸此郯（音談）子曰少皞氏以鳥名官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啓丹鳥氏司閉祝鳩氏司徒雎鳩氏司馬鳲鳩氏司空鶻（音雙）鳩氏司寇鶻（音鵠）鳩氏司事五鳩鳩民者也鳳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故司分伯趙也以夏至鳴冬至止故司至青鳥鶼（音倉）鶊（音晏）也以立春鳴立夏止故司啓丹鳥鷩（音別）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故司閉雎鳩鷩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鳲鳩平均其字從九以此故歟馮衍逐婦書曰口如布穀

虞槐賦曰春棲教農之鳥即雎是也俗云雎鳩交則雙翔別則立而異處是謂鷩而有別傳曰鷩鳥不雙是也

鳲鳩

鳲鳩（音尸絕）桔（音潔）鞠（音劇）一名搏黍今之布穀江東呼爲郭公牝牡飛鳴以翼相拂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有均一之德蓋其哺子朝自上而下暮自下而上者均也其子在梅在棘在榛而已則常在桑者一也詩曰維鵲有巢維鳲居之序者以爲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

之德如鳴鳲乃可以配焉蓋一者婦道也妻道也均者母道也小君之道也均所以制節一所以謹度故詩以況夫人周官羅氏中春獻鳲以養國老者鳲性不噎（音咽）食之且復助氣故也續禮儀志曰仲秋案戶校年老者授之以杖其端刻鳲形鳲者不噎之鳥也故曰祝緁在前祝噎在後禽經曰一鳥曰佳（音追）二鳥曰雠（音稠）三鳥曰朋四鳥曰乘五鳥曰雇六鳥曰雟（音宜）七鳥曰鴩八鳥曰鸇九鳥曰鳩十鳥曰鷷（音尊）九鳥曰鳩其字從九以此故歟馮衍逐婦書曰口如布穀

言其多聲也

鶋鳩音屈

釋鳥云鶋鳩鶋音笏鵴音朔今江東亦呼鶋鵴左傳曰鶋鳩氏司事先儒云鶋鳩春來秋去故爲司事一名鳴鳩月令所謂鳴鳩拂其羽者是也一名鶯音渥鳩莊子所謂蜩與鸒鳩笑之者是也蓋此似山鵲而小釋鳥曰鸒山鵲也故此一名鳴鳩也詩鳩又其短尾青黑色多聲故此一名鳴鳩也詩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言鳴鳩小物決起而飛槍七兩切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今飛

鳴戾天則其聲亦遠聞其勢亦高至唯勉強故也可以人而不如乎許慎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數千丈入雲中其勉而飛如此又曰題彼春令載飛載鳴言春令亦小物也令飛鳴不有止息雖不能遠聞高至然亦有首尾相應可以人而不如乎欲其如飛鳩不可得也故望之如此而已夫王尚大者也今幽王曾是之不如故其詩曰小宛也又鶋鳩性食桑甚然過則醉而傷其性故詩云于嗟鳩兮無食桑甚而序以爲刺淫泆也陸機云鶋鳩一名斑鳩蓋斑鳩似鶻而大鶉鳩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者是也斑鳩項有繡文斑然故曰斑鳩則與此鶋鳩全異機之言非又此鳥喜朝鳴故一曰鶋鳩也凡鳥朝鳴曰嘲夜鳴曰咬禽經曰林鳥以朝嘲水鳥以夜咬今林棲多朝鳴水宿多夜叫鷗鳩奮飛而嘲爲林鳥之屬

雎音追

今鶐音分鳩也壹宿之鳥壹宿壹於所宿之木一名荊鳩一名楚鳩一名鶐音浮鳩一名乳鳩一名

鶐音匊鳩一名鶂音役鳩一名鶉音規鳩方言曰鳩自關而西秦漢之間謂之鶐鳩其大者謂之鶉鳩其小者謂之鶂鳩或謂之鶉鳩或謂之鶐鳩梁宋之間謂之雎雎性慈孝慤謹故聽聲考詳篇曰雀聲慘毒鳩聲慈念而詩以爲使臣賢者之況詩曰翩翩者雎孰然來思言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烝然後得嘉魚壹鳥也爾雅曰佳其鶐音夫鵻音浮夫不壹宿壹宿婦之正也夫或不然故孔子欲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四牡曰翩翩者雎載飛載下集于苞栩音詩翩翩者雎載飛載

飛載止集于苞杞蓋孝所以致私恩謹所以致公義故四牡勞使臣之詩而其託況如此傳曰懷歸者私恩也靡盬古音者公義也一曰祝鳩曰鵻與鳲鳩皆壹鳥也故有鳲祝之號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鳲祝不越尊俎而代之矣鳲鳩性一而慈祝鳩性一而孝故一名尸一名祝禮云嘏以慈告祝以孝告今鵻類賦尾皆促故其字從隹說文曰隹鳥之短尾總名也禽經曰拙者莫如鳩巧者莫如鵲今鳩累巢止於數枝纔能載身而已鷦音焦巧而危鵻拙而安

孔雀

博物志云孔雀尾長變色或紅或黃喻如雲霞其色無定人拍其尾則舞尾有金翠五年而後成始生三年金翠尚小初春乃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花萼俱衰榮雌者不冠尾短無金翠人採其尾以飾扇拂生取則金翠之色不減南人取其尾者握刀蔽於叢竹潛隱之處伺過急斬其尾若不即斷回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性頗妬忌自矜其尾雖馴養已久遇婦人童子服錦綵者必逐而啄之每欲山棲先擇置尾之地故欲生捕者候雨甚往擒之尾霑而重不能高翔人雖至且愛其尾不復驚揚也嶺表異錄云孔雀自累其身比夫雄雞自斷其尾無所稱焉說苑曰君子愛人辯士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之謂也今畫史雖妙善花鳥猶憚爲此物蓋其金翠生動染色有不能似者太玄禮首曰孔鳳之儀利用登于階言孔有文鳳有序而其象皆中禮故利用登于階也鹽鐵論曰南越以孔雀珥仁志切門戶峴山之旁以璞玉抵鳥鵲此言貴生於少賤生於所有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豈虛言哉南越志曰孔雀不必匹合正以音影相接便孕亦與蛇偶禽經曰鵲見蛇則操而賁孔見蛇則宛而躍

鶖音啼

釋鳥云鶖鵜鸛郭璞曰今之鶖鵜也好羣飛沈水食魚故名洿澤鶖形似鸛而大人足其鳴自呼領下胡大如數升囊因以盛水貯魚淮南子所謂鶖鵜飲水數斗而不足鱣音纏鮪音委入口若露而死是也蓋魚生水中而口不納水顏之推曰魚不咽水一名洿澤莊子曰魚不

畏網而畏鵜言鵜以智力取魚故魚不畏網而畏之也詩曰維鵜在梁不濡其咮維鵜在梁不濡其翼維鵜在梁不濡其咮蓋鵜性羣飛沈水食魚若遇小澤有魚便各以胡去水令水竭魚露乃共食之故號淘河洿澤則濡其咮翼宜矣今反取飽於梁不濡其翼非特不濡其翼又且不濡其咮故詩以刺小人不食其力無功而不思北徂南越志所謂鷓鴣雖東西回翔然開翅之始必先南翥亦胡馬嘶北之義也本草曰鷓鴣形似母雞鳴云鉤輈格磔嶺表異錄云肉白而脆味勝雞雉

鵜鶘音啼梟

先儒以爲鵜鶘即今巧婦郭注爾雅獨云鵜類則璞與先儒異意以詩與爾雅考之宜如璞義蓋爾雅言鵜鶘音啼穿鵜音決繼云狂茅鵜怪鵜梟鵜則鵜鶘宜亦鵜類賈誼所謂鸞鳳伏竄鵜鶘翱翔是也詩曰鵜鶘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則其語似戒鵜鶘之詞正如宣王黃鳥之詩即非鵜鶘自道也昔賢云鵜鶘恤功愛子及室誤矣其二章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明其政刑之譬也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及其國家閑暇明其政刑孰敢侮之爲是故也蓋窘生於陰雨而戶牖所以取明故是詩託況如此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

鵜午的切

三蒼云蒼鵜也善高飛似鷹目相擊而孕吐而生子其色蒼白莊子所謂白鵜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者也蓋萬物以風動以風化故國風取名焉序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風以動之取其所謂以風動也教以化之取其所謂以風化也今鷺亦雄雌相隨受卵是亦風化諺曰鷺鷥相逐成胎是也西方之書曰濕以合感化以離應春秋書石曰隕石于宋五蓋視之則五書鵜曰六鵜退飛過宋都蓋視之則六察之則鵜徐而察之則飛過宋都蓋視之則六察之則五書鵜曰六鵜退飛此言之法也故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而傳以爲五石六鵜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博物志曰鵜亦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孕揚雄蜀都賦云風胎雨穀風胎雌鳴下風而孕揚若鵜是也鵜睨而

生子又作鶵隔而通者也

鴛鴦

鴛鴦匹鳥有思者也說文稱鳳言鸛鶇鴛思是已崔豹古今注曰鴛鴦鳧類也雄雌未嘗相離人得其一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鴛性如此故先王慎於取之鴛之言於其飛然後畢之羅之則不毀卵不射宿故也二章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言以我交於萬物有道故彼於止得其所止也鴛鴦在梁正言左翼者蓋凡鳥左顧則怒作右眄則喜

生飛而起則仰左翼飛而下則仰右翼故今鷙鳥下擊皆先側左翅也又是詩初言鴛鴦以著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而卒言乘馬以明奉已有節者蓋言匹鳥乘馬雖微且少而古之明王遇之如此則其大於此者可知也楊雄曰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亦言雙鳧乘鴈未足以爲增損也列子曰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雖虎狼鵰鶚無不柔訓者王令毛丘園傳之此寓言也所謂梁鴛者即取鴛鴦在梁不驚撓之義故

鶺鴒音脊令

鶺似雉而大黃黑色故其名曰楊而鶺賦云楊玄黃之勁羽也有毛角專場健鬬鬬死不却蓋鷙鳥之暴疏者每所搜撮應爪摧碎亦愛其黨郭璞鶺贊所謂疇類故侵雖死不避古者令武

士冠之實取諸猛先儒所云虎夫戴鶺是也列子曰黃帝戰于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爲前驅鶺鶻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先王之於鳥獸或以力使或以聲致如此又況橫目之民乎宇說曰奚也曷也皆無知也雞可畜焉以放於死奚物而無知者也禽經曰鶺毅鳥受祿也

鶺鴒音狎休

釋鳥所云怪鴟是也其鳴即雨爲圖音由可以聚諸鳥一名隻狐晝無所見夜即飛噉音淡蚊蟲音蒙鴟服鬼車之類莊子所謂鴟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者舊說雀目夕昏人有至夕昏不見物者謂之雀瞀即此類也焦貢易林曰雀目燕頷畏昏無光顏之推曰雀奚夕瞀林曰雀目燕頷畏昏無光顏之推曰雀奚夕瞀鴟奚晝盲音蒙一曰鵂鶹音休留拾人之爪相其凶吉此妄說也

鷓鴣

鷓鴣自呼其名常向日而飛飛數隨月蓋若正月一飛而止畏霜露早晚稀出有時夜飛飛則以木葉自覆其背古賤云偃鼠飲河止於滿腹鷓鴣銜葉才能覆身此之謂也臆前有白圓點文多對啼志常南嚮也鷓信鳥也

鷺

鷺一名舂鋤步於淺水好首低昂故曰舂鋤也方言鵯鳩音旦謂之獨舂與此同意鵯鳩亦其鳴聲如舂鷺色雪白頂上有絲絁音三然長尺餘欲取魚則弭音米之禽經曰鷺啄則絲偃鷹捕則角弭藏殺機也青腳喜翹高尺七八寸善蹙捕魚又其翔集必舞而後下故詩以況二王之後曰我容戾止亦有斯容也楚威王時有赤鷺合沓飛翔而舞舊鼓吹朱鷺曲是也今鷺之集每至水面數尺則必低回少盤其勢與飛之時徑起特異蓋其天性舞而後下非朱鷺獨然也故詩於鷺于下曰醉言舞鷺于飛曰醉言歸也禽經曰山禽之咮多短水禽之咮多長山禽之尾多修水禽之尾多促山禽之尾修咮短若鶴之類是也水禽尾促咮長若鷺之類是也又曰鸂鶒好霜鷺惡露字從露省以此亦或謂之白露今人畜之極有馴擾者每至白露降日則定飛揚而去不可復畜矣俗說雄雌相呴則產陰陽自然變化論曰鷺目威而受胎鸛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鵲傳枝物固有是哉鷺白鳥也淮南子曰的的者獲提提者射故詩正言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以美文王之德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二十

品物門

羽族類

溪鴛

溪鴛五色尾有毛如船拖音駝小於鴨沈約郊居賦所謂秋鷺寒鴛修鷁短鳧是也性食短狐甚此鳥葢溪中之物邪逐害者故以名云鷁之步趨似淮南子云溪鴛尋邪而

鴽　于嬌切音腰

鴽大如班鳩綠色所鳴其民有鬬證俗云鴽禍鳥也今謂之畫鳥蓋聲之誤也草木疏曰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臛音鶴又可爲炙故莊子曰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鴽炙也詩曰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一作懷我好音言鴽食桑黮椹同則變而美其色好其音以況德義能革小人之非如此及其食梅則不足以革其容色變其聲音故詩曰墓門有梅有鴽萃止以刺陳佗無良師

傳也北山錄曰黃鸝亦食桑黮而音美一曰鸝似鴽則鴽又非鸝矣異物志曰鳥如小鷄體有文色與俗謂入鸝不能遠飛行不出域賈公彥曰鸝鸝二鳥夜爲惡鳴者也傳曰夏雀生鶉楚鴽生鴽廣志曰鴽楚鳩所生如驢巨虛種類不孳乳也玉堂閒話云驢馬駒隨母行有在前者有在母並者有隨後者此由生時爾月初生者在前月半生者處中月末生者居後嘗驗問數輩亦不謬爾始知含靈之類皆稟四時五行之氣也今科斗月大盡先生前兩足小盡先生後兩足

鴽嬌　音春令

釋鳥云鴽嬌雛渠蓋雀之屬飛則鳴行則搖大如鴽長脚尾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詩曰鴽嬌在原兄弟急難鴽嬌水鳥首尾相應和之至也今反在原則失其所矣故以取況兄弟急難其首尾相應如此義訓曰鴽鴽錢毋其頸如錢文詩曰題彼鴽嬌載飛載鳴說者以爲鴽嬌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其鳴自呼或曰首尾相應飛且鳴者故謂之雛渠渠

之言勤也物類相感志曰俗呼雪姑其色蒼白似雪鳴則天當大雪極爲驗矣

桑鳳

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鳳不啄粟非廉也桑鳳益一名而二種若曾有兩會參也釋鳥云桑鳳竊脂鴽鶹剖葦此桑鳳之一種也桑鳳竊脂棘鳳竊丹此桑鳳之一種也蓋對剖葦言之則竊脂者所謂青質黃喙即食肉好盜脂膏者是也對竊丹者言之則竊脂者所謂素質其翅與頷皆鶩然而有文章者是也左傳曰九鳳爲九農正

扈民無淫者也賈逵樊光以爲春扈趍民耕種夏扈趍民耘耔秋扈趍民收斂冬扈趍民蓋藏棘扈爲果驅鳥桑扈爲鸓驅雀行扈嗜嗜晝爲民驅鳥宵扈嘖嘖夜爲農驅獸老扈鶉鶉則趍民刈麥令起不得晏者也說者非之以爲入林爲果驅鳥入室爲鸓驅雀晝驅鳥夜驅獸窮日遍宵常在田野非先王所以建官之意則亦以誤矣蓋九扈農桑侯鳥扈民無淫者也故先王名官以主農桑之事取其意云爾非謂依此諸扈使之動作也蓋如棘扈則王園事爾桑扈則

王蠶事爾鶡鳥驅雀非所以爲難也然則所謂交交桑扈率場啄粟者正以其性之窮脂者言之也故以啄粟爲失其性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之窮脂者言之也故其戶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蓋君子素以爲質而文之者已惑矣羽物之色莫美於鶯以其美斃焉互物之味莫美於鼈以其美斃焉是以物惡有其美也禽經曰霜傅疆枝鳥以武生者少雪封枯原鳥以文死者多

鵠

鴻鵠一舉千里故周官木路前樊鵠纓蓋取諸

鷺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項上綠色鮮明胷腹洞赤西山經所謂赤鷺可以禦火者也賦性悍戾憨害飛走如風之猋故潘兵云山鷺悍害猋迅已甚也蓋其耿介甚於佗雉故周官三公服鷺冕與王后三翟之服異也劉熙釋名云鷺冕鷺雉之慤惡者山雞也鷺慤也性急慤不可生

服必自殺故畫其形於衣以象人執耿介之節博物志曰山雞有美毛采自愛其色終日映水自賑則溺翟雉長尾雨雪降惜其尾棲樹杪不敢下食往往飢死蓋文之溺物也如此然則士之涉世不能忘已之美而至於以文滅質者亦已惑矣羽物之色莫美於鷺以其美斃焉互物之味莫美於鼈以其美斃焉是以物惡有其美也禽經曰霜傅疆枝鳥以武生者少雪封枯原鳥以文死者多

鵠

鴻鵠一舉千里故周官木路前樊鵠纓蓋取諸

此又曰華路龍勒條纓龍勒猶此所謂鵠纓蓋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而庾人八尺以上爲龍六尺以上爲馬馬以龍名其來尚矣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者棲鵠於侯中以爲的者也若今所射紅心是也謂之鵠者東名於鵠鴻鵠一舉千里射者難中是以中之爲雋也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皮侯所謂三侯是也先儒中鄭以爲其鵠還以虎熊豹麋之皮爲之明矣今鵠取名於鳥則或畫或刻或以其毛爲之雖不可知然知其不以虎熊豹麋之

皮爲之明矣今鵠善步鳥善趨鷹善立禽經曰鳥鳴啞啞鸞鳴嘐嘐鳳鳴喈喈鶴鳴唳唳鷺鷥鳴喓喓鵲鳴唶唶鴟鳴呱呱鴈鳴嗷嗷鵲鳴唶唶鴨鳴呷呷則可以占候矣梭鵲中則告勝焉

杜鵑

杜鵑一名子規苦啼啼血不止一名怨鳥夜啼達旦血漬草木凡始鳴皆北嚮啼苦則倒懸於樹說文所謂蜀王望帝化爲子鵑字與規同今謂之子規是也至今寄巢生子百鳥爲哺其雛尚如

者也今鴿喜合凡鳥皆雄乘雌雀此鳥雌乘雄又雀四時有子鴿逐月有子周蒙續雀豹古今注曰九月雀入水不則多淫泆酒善使人淫泆故一升曰爵爵所以戒也亦取其鳴節足所以戒荒淫之飲卅名以戒沈湎音免爵以戒淫泆其義一也先儒圖禮以爲爵漆赤中其下刻爲雀形蓋雀之制其上如斛下爲爵形故漢律歷志稱斛以爲其狀似爵以縻爵祿也爵散之爵出於爵燕饗之燕出於燕一則以爲法一則以爲戒先王之禁勸有在於是故孔子欲學者之多

識也或曰爵狀似觧不爲雀形按說文解爵曰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則爵爲雀形明矣西方之書曰雀浴沙受卵師曠禽經曰雀交不再又曰雀以猜瞿今雀俛而啄仰而四顧所謂瞿也說文以爲鷹隼（音筍鷻也）之視誤矣太玄曰明珠彈肉（或作雀）費不當也言所用者重所要者輕朝野僉載曰叱雀官倉猶是向公故書之所貴者意也舊說鳥雀尾翠上有肉高有穴者名脂餅（音餅）鳥雀每引觜取脂以塗翅毛衣則悅澤雨露不能濡又云雀爭燕巢衘艾置巢中燕不復顧也

鸚鵡

鸚鵡人舌能言青羽赤喙其狀如鴞鷓賦所謂蒼鷹鸚而受縲（壁絛也縲繫也）鵡慧而入籠者也曲禮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走獸舊說梟鳥足趾前三後一其目下瞼（音臉）耷（音匝）上瞼俱動如人目南方又有鸚鵡四趾齊分兩瞼俱動如人目南方又有鸚鵡者里兒剔（音踢）其舌踰教以語言甚慧禽經曰鸚鵡摩其背而瘖鸚鵒剪其舌而語是也或曰此也閩彥曰揭無舌兎無脾蓋揭無舌連蹄兎無脾蓋揭羽集于苞栩肅肅揭翼集于苞棘肅肅揭行集于苞桑言揭無舌性不木止詩曰肅肅揭羽集于苞栩肅肅揭翼集于苞棘肅肅揭行集于苞桑言揭無舌性不木止又其飛肅肅勞苦然其於苞栩苞棘苞桑

也尚得以其類集聚衆羽而成翼聚衆翼而成行令君子無所於愬下從征役又不得養其父母則揭之不如也說文曰韐音葛從韋音皆從十音七相次也列故從韋詩曰揭行以此故也段氏云揭鴨亦韐音荅回齒音答回也

戴勝勝音升鳥頭上冠角也

釋鳥云鵖音逼鴠音但郭璞曰鴠即頭上勝也今亦呼爲戴勝故曰戴勝也通典曰上古衣毛帽皮後代成勝故曰戴勝也

聖人見鳥獸冠角乃作冠纓而今比鳥頭上戴勝則又冠角之別也三月飛在桑間蓋蠶生之候月令所謂戴勝降于桑是也方言曰鴬鴀自關而東謂之戴鴀似誤蓋鴬鴀布穀也按今男事典而布穀鳴女功興而戴鴀鳴則鴬鴀與戴勝異雄之言非蔡邕月令云鳴鴀鶻鴀也鴀先是時鳴故稱鳴拂猶搏也陽氣所感故搏羽戴勝降于桑以勸民事也春秋傳曰鶻鴀氏司事也見鴀拂羽戴勝降桑則具筐笥詩云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鶡音聿

鶡一名述似燕紺音甘去聲色知天將雨之鳥也故傳曰知天者冠述而莊子曰皮弁鶡冠以約其外字從鬲音聿鬲述也說文曰韭音早俎次不亂也相次也訓曰鶡紺燕知風則啼商羊一足雨則舞然則鶡之爲鳥非獨知雨又能知風也蘇子所謂蚌鶡相持者鶡曰今日不雨必有死蚌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鶡兩謂鬬口一本作雨非是異物志曰翠鳥先高作巢及生子愛之恐墮稍下作巢子生毛羽復益愛之又

更下巢也亦自銜其毛羽日浴澄瀾洄渊之間鮮潔可愛或謂之翡翠名前爲翡名後爲翠舊云雄亦曰翡雌青曰翠其小者謂之翠碧一名魚虎一名魚師性善捕魚故曰魚虎魚師魚虎也荆干以其羽毛飾被左氏傳所謂翠被豹舄是也今花工亦取以爲婦人面飾俗說翡翠各據溪曲以居以自藏匿猶雉之分畿雖雉不越分域也素問曰青如翠羽者生黑如烏羽者生赤如雞冠者生黃如蟹復者生白如豕膏者生此五色之見生也

增附

鵬

經書未聞有言鵬者葢自南華始焉其言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齊諧志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九萬里又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九萬里風斯在下矣云云彼蜫蜫層期國人拾得翅羽截其管作水桶

鸒鴉

鸒鴉似鵬而有赬色純黑金眼穴居一名寒皐鳥也陳晉司使言鸒亦作鴉其翔不踰濟昭二十五年書鸒鴉來巢志譽所無也晉司空張華因納頭冕中遂語不異秘書少監崔行功忽有鴉鸒鴉啣魚袋鉤玦入其室不數日加大夫或曰取其目精人乳研滴眼中能見雲霄外物故視之異斯眼者必取其圓活爲貴擬諸此也

鸒斯辯

詩汪鸒卑居也爾雅鸒斯鸒斯鴨鵝錢氏曰詩云弁彼鸒斯孔疏以爲此鳥曰鸒而云斯者語辭也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是也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菀鳥部乃立鸒斯之目是不精也董逌云師曠禽經有鸒斯楊雄法言頻頻之黨甚於鸒斯非以爲亂也今按斯乃語助禽經法言皆鸒斯者猶詩序以螽爲螽斯皆是承誤耳況禽經以二字爲名不分詩人豈盡師曠作乎孫氏曰董氏信爾雅禽經以二字爲名李迂仲信楊子以斯爲語助者多矣不然此篇又有柳斯鹿斯亦將併以柳鹿名可乎

白鷴

鷴羽族之耿介者也形類雞白質黑章尾長四五尺體備冠距背八純用最爲可翫亦有青有黑似雉尾長昔越王獻高帝白鷴黑鷴各一是也

鷄鷴

國語云鷄鷴海鳥也止於會東門三日臧文仲

以爲神使國人祭之曾論所謂藏文仲不智者三此其一也

鴝

說文鳩鷹從鳥合聲禮庖人掌供六禽鳲鶻鳩鴽鴽鳩鳲鳩鳩鳥之發海路者必養鴽舶没雖數千里亦能歸其家唐明皇呼爲飛奴

莊子曰道枉蠓蟻蟷有君臣之義故其字從岂亦或從義會鬬力舉等身鐵鬬輒酣戰不解有行列隊伍化書曰蠓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粒之食與衆甘之一罪無疑與衆棄之書曰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黼裳明王於此斷恩而蟻裳則言以申君臣之義也

詩曰鶴鳴于垤音迭垤蟻冢也蟻將雨則出而壅土成峰鶴鳥見之長鳴而喜方言曰其場謂之垤或謂之埵埵亦或謂之垤垤從至以蟷之微而能爲垤用其至故也今蟻取小蟲入穴輒環垤空音姪穴蓋防其逸亦以室雨易占所謂蟻封其穴大雨將至是也一名蟻封傳曰蟻封盤馬孟子曰泰山之於丘垤趙岐曰垤蟻封也今朔地蟻封其高大有如冢者所謂蟻冢蓋出於此非子曰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言慕人與使人慕之皆不可爲也故至人之計在於物我兼忘其

藏也不厭深耿而已矣又曰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故曰得時則蟻行失時則鵲起蟻行遲蝘于按續徐徐行也有序雷而不速故君子之得時其廉於進如此夏小正曰玄蜮貢玄蜮也者蟻也方言曰梁益之間謂之玄蜮莊子曰鯤之冠山蟻之蔽粒其於逍遥一也此卽南華鵬鷃之義言大小雖殊而理各至足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蠅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故繩之爲字從蠅省準生於隼繩生於蠅其義一也亦好交其後

蠅音營

蠅雅曰蠅醜扇也段氏云蒼蠅足搖翅自扇故爾雅曰蠅醜扇也聲雁壯青蠅聲清斯皆狂翼又曰青蠅糞尤能敗物雖玉猶不免所謂蠅糞點玉是也蓋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亂聲故詩以青蠅刺讒而雞鳴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也一章曰月出之光言目見其自營也宇矣故詩以此託況序曰一章言其宇也韓非子曰蟾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婦人拾蠶而漁者握蟾故利之所在皆爲貴育莊子曰奔蜂不能化蠆蠋以言材之有大小故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管子曰夫龍欲小則化爲蠶蠋此

蠅生於灰蓋蠅值水溺死以置灰中須臾卽活淮南子以爲爛灰生蠅正謂此也張敞書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於驥驌之髮則致千里此言附善之益有如此也

蠙蛸音蕭梢

釋蟲云蠙蛸長踦歌起二首蕭梢長踦之貌因以名云郭璞曰今小蜘蛛長股者俗呼喜子亦如蜘蛛布網垂絲著人衣當有親客至荊州河內之人謂之喜毋陸子曰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蓋謂是也詩曰蠙蛸在戶

蠋音燭

大蟲如指似蠶一名厄詩曰倬彼甫田音條革金厄金取其堅厄取其宇也又曰蜎音捐蜎者蠋烝在桑野言蠋以絲自裹音果包也又久在桑野雖獨而已然其自營也宇矣故詩以此託況序曰一章言其宇也韓非子曰蟾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婦人拾蠶而漁者握蟾故利之所在皆爲貴育莊子曰奔蜂不能化蠆蠋以言材之有大小故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管子曰夫龍欲小則化爲蠶蠋此

言龍化爲蠋而已然抱朴子以爲有蛇蠋化成之龍意者天下有自然之龍有蛇蠋化成之龍乎故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

蜂

蜂有兩衙應潮其王之所莊衆蜂爲之旋繞如衛誅罰徵令絶嚴有君臣之義化書曰蜂有君禮也其毒在尾垂頴如鋒故謂之蜂傳曰蜂蠆有毒詩曰莫予荓音兵蜂自求辛螫荓使也荓蜂使人爲辛螫之譬也言蜂善辛丑介切垂芒此之謂也

埤雅廣要卷二十

蠭音終

蠭斯蟲之不妒忌一母百子者也故詩以爲子孫衆多之況鵲巢言夫人德如鳲鳩能均養七子而已是詩乃禰后妃之子孫衆多如此者蓋文王之所以聖也文王之所以聖者天道而已何足以與此大妒似則百斯男文王之所以聖者天道也召南則人道而已人道而已何足以與此華封人曰祝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多男子則多懼華封人曰祝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多男子則多也蠭斯一名螽斯亦或謂之蝗蜂即今黑蜂蓋亦蟻若象玄蜂若壺者也黃蜂亦其一種無蜜繼長其窠仰綴於屋衙漆以固

醲蜜楚辭所謂赤蟻若象玄蜂若壺者也黃蜂類青色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曰似蝗而小股

黑有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步者是也詩曰五月斯螽動股言螽斯股成而奮迅之也爾雅曰螽醜奮蓋於是時股成而奮迅之則方春尚弱也故列子以爲臣力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蔡邕月令曰其類乳於土中深埋其卵江東謂之蚱蜢善害田稼公羊曰螽（螽同）何以書記災也蜮（音或）何以書記異也字蓋從冬冬終也至冬而終故謂之螽螽孔子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再失閏也

埤雅廣要　卷二十一　十六　三十五

螣蛇（上音騰）

螣蛇龍類也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風化雲雲龍霧而霧除與蚯蚓同矢其所乘故也螣蛇能騰蟲之自勝者也荀子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言梧鼠之技雖多不如螣蛇結於一也鬼谷子曰分威法伏熊實意法螣蛇實意言致一也螣蛇一名神蛇亦曰靈蛇墨子曰靈龜近灼神蛇近暴傳曰靈蛇棄鱗神龍解角以言致人達士超世拔俗委蜕萬物之上抱朴子曰蓋屋轉輕妙述異記曰凡珠有龍珠龍所吐也蛇珠蛇所吐也語曰蛇珠千枚不如一玟（音梅）瑰兔不牝牡螣蛇不交不可謂眞今孔雀以影相接而孕又雌見雄舞而有子皆物性自然也陰陽自然變化論曰螣蛇聽而有孕白鷺視而有胎

埤雅廣要　卷二十一　十七　三十四

蛇

魚屬連行蛇屬紆（音迂）行詩曰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傳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陀宜二音）必折故序以言正直洪範三德一曰正直中德也其行委蛇是以其德正剛柔之中太史公曰大直若屈道固委蛇有是哉此之謂也舊說周官曰龜蛇爲旐先

音歸言蛇珠賤也變化序曰鵠之爲猿蛇之爲鼈一曰麋鹿易蹄蛇類易皮鼈類易殼稽聖賦曰蛇曉方藥鳩舍禁咒大石使起取蛇食之其禁石時舉翅行前却如道士禹步則石起也按十二子辰爲龍巳爲蛇巳六陽具不爲龍而爲蛇者龍至此而亢故也宜爲蛇而已故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虵 音悔

虵狀似蛇而小銘曰爲虵弗摧爲蛇禁何以此故也正月之詩曰哀今之人胡爲虵蜴虵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舊說蝮蛇怒時毒在頭尾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蛇之尤毒烈者也一曰蝮與虵異虵如土色所在有之蝮蛇鼻反其上有針錦文衆蛇之中此獨胎產生輒坼副母腹亦有與地同色者段氏云凡禽獸必藏形匿影同於物類是以蛇色逐地茅兔必赤鷹色隨木字說曰蛇螫人也而亦逃人也是爲有它蝮觸之則復其害人也人亦復焉舊云鴆食此類鳥似鷹而紫黑喙長七八寸作銅色食蛇蛇入口即爛屎溺若石亦爲之爛其轉巨石作法亦如鶴鳥禹步然羽翮有毒以櫟擬作酒飲之殺人惟犀角可以解故有鴆處必有犀也

蚺蛇 音髯

大蛇可食尾圓無鱗身有斑文如故暗錦緷難死似鼉行地常俯其首膽隨日轉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南人云俗取其膽以充藥材即以線合其瘡縱之後遇捕者輒自見金瘡以明無膽亦其知也南越志曰蚺蛇牙有長五六寸者土人重之云辟邪利遠行也一云蚺蛇之

蝮 音福

膽取而還生又云巳蛇吞象蚺蛇吞鹿

蛁蛆 蛁音卓蛆音且

爾雅曰蒺藜蛁蛆廣雅曰蛁蛆蜈蚣性能制蛇卒見大蛇便緣而啖其腦莊子曰蛁蛆甘帶是也今俗謂之百足脅連子曰百足之蟲三斷不蹶則其所持者衆也故曰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一名蚿音玄蚿獸也燕謂之蛆螾其大者謂之馬陸莊子曰蕢音魁一足無此非造極之言蓋蛇無足亦足蕢一足亦足

蚿百足亦足豈容歆羨於其間哉一名商蹏莊子曰使蚿負山商距馳河三叔珠英曰蜈蚣見蛇能以氣禁之蓋土勝水故蜈蚣食蛇蛇食蟾蜍三物相值莫敢先動是亦騎虎之義不得下也

螢

夜飛腹下有火故字從熒音榮省熒小火也月令季夏曰腐草爲螢不言化者不復爲腐草也後世屠者饔於棄藿而市扇者常苦暍音謁傳曰螢戴火而寒有是哉秋陰數雨熒火夜飛之時一

名挾火一名據火一名熠燿詩曰熠燿宵行今西北多螢大者如蠶行而有光正曰宵行以此故也毛詩傳曰燐音鄰燿音耀燐也燐螢火也先儒以爲老槐生火久而爲燐燐非螢火誤矣蓋燐者火之微名故此兩者通謂之燐爾雅曰螢火即炤燐也古今注亦以爲螢食蚊蚋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名燐然則燐亦螢火明矣崇有論曰鳥無胃而肓一說螢非熠燿燿燿行蟲爾雅所謂蛹蛹是也衝波傳曰蛹蛹無鼻而聞香黑甲翅在甲下五六月之間經營穢場之下車走糞丸一前挽之一後

蟋蟀

陰陽率萬物以出入至於蟋蟀同蟀之爲悉蟋蟀能帥陰陽之悉者也似蝗而小舍跳正黑有光澤如漆一名蛬音邛一名促織語曰促織鳴懶婦驚曹奢而苟唐儉以勤故詩一以蜉蝣一以蟋蟀刺之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蟋蟀在堂九月之時也九月建戌於文禾千爲年步戌爲歲蓋年取禾之一熟而歲騎兩稔故步戌至戌謂之歲也一章曰職思其居言於行思其居也二章曰職思其外言於內思其外也三章曰職

思其憂言於樂思其憂也詩序所謂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者此也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言蟋蟀微物也猶知隨時可以人而不如乎故曰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也傳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一名吟蛩秋初生得寒乃鳴詩義問曰蟋蟀食蠅而化

蛄蟟

蛄蟟一名蟟螂爾雅所謂蛄蟟蟟螂是也衝波傳曰蛄蟟無鼻而聞香黑甲翅在甲下五六月之間經營穢場之下車走糞丸一前挽之一後

推之若僕人轉車久之輒羽化如尸解仙去也
莊子曰蛄蟪之知在於轉九夫以蜘蛛蛄蟪之知而猶能布網轉九則萬物付之自然各有能矣此列莊之徒所以欲擺力的切指劃也工倕之指也淮南子曰周鵲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正爲是爾雅曰蜚蠊在糞草中外黃內黑亦或謂之蠐螬是也蟦蠐在糞草中外黃內黑亦或謂之蠐螬列子所謂烏足之根爲蠐螬是也蠐螬大者如指以背行乃駛於腳造化權輿云蛇蚖大者如腹竄蠐螬背行今俗謂之蟦螬方言曰蟦螬謂之蟦自關而東謂之蛨螬舊云蠐螬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蓋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可謂尸解矣三教珠英曰蒿成蠐螬

皇音阜螽蠜音樊草蟲負蠜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也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言大夫妻求而往疾於聽從如此杖杜之詩亦云者蓋言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故從役之大夫婚姻得以及時如召南之世也夫豈特大夫而已蓋其下者歸亦以時得及婚姻祭祀耕蠶之事故曰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赫赫南仲玁狁于夷也一曰蚯蚓負螽也亦以雌雄相負而鳴故詩以譬莊姜傾人曰螇螰於下風而風化博物志云螇螰贏亦取阜螽子咒

蜾蠃生蜾蠃生卵博物志曰食桑者有緒而蛾蛾類皆先孕而後交蓋蜾音勇者蠃之所化蜚者蜾蠃以爲父是也蜾一名蜿蜚一名羅孫炎爾雅正義以爲蜿會音鼠二音即是雄蜾即是雌羅即是雄蜚即是雌蜚似黃蝶而小其眉勾曲如畫故詩以譬莊姜傾人曰螇音奏首蛾眉今一種善拂燈火夜飛謂之飛蜚一

名慕光符子曰不安其琳而樂其明是猶文蠆去暗赴燈而死亦其類也與麈音蕉鼠婦虫也而爲牝牡麈一名過街言逢申日則過街冶與鴟即蝙蝠也邑庚申蠶避戊巳無異周人設官翼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言天鳥見此五者而去良有以也變化論曰蝙蝠夜值庚申乃伏

蠁音響

爾雅曰國貉蟲蠁郭璞云今呼蝙蟲爲蠁廣雅曰土蝙蠁蟲也蠁蓋蟲之知聲者也字從蠁省或曰蠁善令人不迷故從蠁也類從云帶蠁醒迷遞祠解惑是也說文曰司馬說蠁從向舊說蠁於蠶身乳子既繭化而成蛆俗呼蠁子入土爲蠅韓詩外傳曰齒如編蠁非此所謂蠁蟲也

蝶

蛺蝶粉翅有鬚一名胡蝶列子曰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蛺蝶胡蝶骨也嘗見園蔬其葉有爲蝶者三分二已蝶矣其一尚葉也千寶云稻成蓾麥成蛺蝶豈虛語哉續古今注曰龜鼈之類無雄蜂蝶之類無雌一說蜂蝶醜皆以鬚嗅緯蟷音當蠰音襄之類亦以其鬚當鼻爾

莎雞

小蟲黑身赤首一名莎雞一名榎雞一名天雞爾雅曰螇音汗天雞蓋其鳴以時故有雞之號詩曰六月莎雞振羽言於是時莎雞羽成而振迅之也爾雅曰螽醜奮草本疏云如蝗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古今注曰莎雞一名絡緯謂其鳴如紡緯也促織一名投機謂其聲如急織也俗云絡緯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風化

品物門

蟲族類

蠶

蠶陽物也惡水食而不飲淮南子曰蠶食而不飲蜚蠊飲而不食蜉蝣不食不飲再蠶謂之原蠶一名蜀蠶今以晚葉養之先王之法禁焉淮南子曰原蠶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之法禁之爲其殘桑也鄭云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爲害馬

蜀雅曰蠶有禁非特欲以護桑又以害馬故歟然則原蠶有蔟亦其驗歟里俗謂之夏蠶亦曰也今蠶負馬迹亦其驗自世衰道微先王之禁不行而蠶三蠶者矣是以桑弱而馬耗也民間一歲至有三蠶書曰飼蠶勿用雨露濕葉蓋蠶性惡濕故禮云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也今俗飼蠶以葉洒之欲其勻厚故古者王親耕三推而止王后親蠶三洒而止舊云蠶之所吐爲忽十忽爲絲五絲爲繅（音聶）十絲爲升二十絲爲緎（音域）四十絲爲紀八十絲爲總詩曰素絲五緎又曰五總其絲之數蓋如此太玄曰紅蠶緣于枯桑其繭不黃蓋蠶足於葉三俯三起二十七日而蠶已老則紅故謂之紅蠶紅蠶以蔺自衣亦或謂之室易林曰飢蠶作室是也爾雅釋蟲曰蠽（音橋）桑蔺雌由樓（音摳）蔺棘蔺欒蔺蚖（音杭）蕭蔺

蜘蛛

論衡曰蜘蛛結絲以網飛蟲人之用計安能過之亦掃其網置衣領中令人知巧辟忘世云蜘蛛布網如晉其絲右繞今摩旋蔓生皆循右而轉亦自然之理也易曰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

以漁蓋取諸離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說者又以謂放蜘蛛而結網法螺蚌而閉戶則古之知者創物其兼取博矣蓋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既曰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而又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則所謂取才於物雖非所以先者然亦豈可少哉字說曰設一面之網物觸而後誅之知誅義者也

蚳蠪屈伸蟲也一名蟷蠰（音即就）曰蟷蠰謂之蚳蠪賦曰龍伸蠪屈蠪屈蓋將以又呼步屈方言

求伸也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言以屈道致伸漢志曰尺者蠖之屈也蠖之義蓋取諸尺蚓之義蓋取諸引引者伸也蠖於尺伸於引今人布指求尺一縮一伸如蠖之步謂之尺蠖豈放是乎亢桑子曰夫俗隨國政之方圓猶尺蠖之於蘗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倉蚜蠖似蠶食葉老亦吐絲作室舊說蚜蠖之繭化而爲蝶此猶蜩之變蛾爾賦曰蟭螟飛而生風蚜蠖動而成響言屋之空曠深靜易以生風荅響如此詩曰噆噆其冥是也

音貴噆音嵇其正噦音衛噦其羽

螳蜋

螳蜋有斧蟲也兗人謂之拒斧其臂如斧奮之當轍不避莊子所謂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轍者也一名不過以此爾雅曰不過螗蠰其子蜱

音畢蜱音消捕蟬而食執木葉以自蔽蟬將去而未飛爲之一前一却莊子曰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蓋謂是也世云螳蜋所執之翳可以蔽形類從曰螳蜋之氣含之生火蚯蚓之塵背洒起霧未知其審月令曰螳蜋生蓋是月升陰始起殺蟲應而生焉孫炎爾雅正義云螳蜋

蟷蠰　音齊

爾雅曰蝎蛣蝚又曰蟷蠰蝎蓋蝎一名蟷蠰一名蛣蝚又曰蟷蠰蝎蓋蝎一名蟷蠰一名蛣蝚蛣蝚佶屈曲貌以形舉也方言曰關東謂之蟷蠰梁益之間謂之蝎詩曰領如蟷蠰蠐蟷蠰之體有豐絜且白者故詩以況莊姜之領七辯曰蟷蠰之領阿那宜顧是也化書曰爍濕相育蟲蟲亦曰桑蠹故古不母而生蟷蠰此即木中蠹蟲者譜從中起謂之蝎譜曾植籍田論曰昔三苗

共工讙兜非堯之蝎歟齊之諸田晉之六卿會之三桓非諸侯之蝎歟

蠓音蒙

小蟲似蚋音銳亂飛者也一名醯音希雞刻子曰醯雞生乎酒又曰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食醯頤輅卽蠓是也孔子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制字從蒙音謂之懵以此爾雅曰蠓蠛音蔑蠓孫炎注云蠛蠓此蟲微細羣飛郭璞亦曰蠓飛磴音雷去聲則天風春則天雨此言蠛蠓將風則旋飛如雨磴二說不同也

蜮音特

食心曰蜮食葉曰蟘音牟食節曰賊食根曰蝨音乙爾雅所謂食苗心蜮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蝨許慎說文以爲吏冥犯法卽生蜮冥乞貸則生蟘抵冒取民財則生蝨然則靈芝朱草秬音鉅音巨一稭音梓二米也稃音孚黑音谷也之鍾其美與蜮蟘之鍾其惡雖不同其繫王者之政一也淮南子曰枉法令卽多蟲蜮其以此乎蟘則蝗也蝗字從皇今其首腹

蝗音唐

蝗一名蝘音曼其首方廣有冠夏小正曰蜋蜩者五采具蝗蜩者蝘是也俗呼胡蟬似蟬而小鳴聲清亮者江南謂之蝗蜩如詩曰如蜩如螗如蝗沸騰不安如此此序所謂無綱紀文章者也又曰菀彼柳斯鳴蜩嘒嘒言蜩與柳異類今蜩託蔭其上鳴聲嘒嘒則王之於民不如菀柳之餘亦芘其蜩也鄒陽柳賦以爲蜩蝗也蝗字從皇今其首腹

其鳴聲尤清厲方言曰楚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蟬陳鄭之間謂之蜓按詩云如蜩如螗則蜩與螗異實非一物蓋蜩亦蟬之一種形大而黑昔人啖之禮有雀鷃蜩范是也一名蟬爲其變蛻而禪故曰蟬亦其通名蟬舍卑穢趨高潔其蟬足道也鹽鐵論曰以所不視而不信若蟬不知雪也又況道常無所而不可視者乎是故聞而不笑者寡矣故曰道無問無問之是責空也舊說朽腐也木化爲蟬壤裙化爲蝶腐菌也化爲蜂又曰蠽二十日而化蟬三十日而化

寒蜩音調

寒蜩似蟬而小青赤一名蜺倪吸二音一名寒蟬蔡邕月令云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其生坼裂母背故釋蟲云螗醜罐陪蓋蟬善飛螗故謂之螗醜論衡曰蟬生於復育開背而出方言曰黑而赤者謂之蜺又曰蠽音層謂之寒蜩寒蜩痟蜩郭氏云按爾雅以蜺爲寒蜩月令亦曰寒蟬鳴則知寒蜩非痟者也寒蜩即今啞蟬啞啞蟬初痟及得寒露冷風乃鳴故蕘蕘論云秋風至而寒蟬吟正謂此也然則方言原其始故謂之痟蟬今雌蟬亦啞陶隱居所謂啞蟬雌蟬也不能鳴者然與寒蜩初痟又異矣又一種似蟬而小綠色北人謂之螓音秦額廣且深即詩所謂螓首蛾眉是也

蠽蛄音惠姑

廣雅云蠽蛄蠑音勞蛁音刀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蠽蛄不知春秋蠽蛄夏蟬也是故不知春秋按離騷曰蠽蛄鳴兮啾啾歲暮兮不自聊則蠽蛄亦秋蟬矣一曰春生者死於夏夏生者死於秋故曰不知春秋也方言曰齊謂之螇音奚蠽音鹿楚謂之蠽蛄釋蟲云蜓音殄蚱音木螇蠽即此是也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之謂也按風土記曰蠽蛄鳴於朝寒蜩鳴於夕則寒蜩蠽蛄又爲兩物孔子曰違山十里蠽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言政事惡譁而善肅以靜應之而已詹聖賦曰蟪行以其背蠽蛄鳴非其口按山海經有飛有鳥以其鬚飛則覆載之間負類反倫何所不有可勝言哉

蜮短狐也似鼈三足含水射人一曰含沙射人

之影其瘡如疥稽聖賦所謂蜮音求旋於影蜮射於光是也一名射工一名溪毒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擔橫也臨也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爲矢因水勢以射人故俗呼水弩春秋曰秋有蠜即此是也然畏鵁鶄能食之禽經所謂鵁鶄飛則蜮沉鵙鳴則蛇結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言鬼無形而蜮性陰害射人之影則皆莫可究矣五行傳曰南越淫惑之氣生蜮蜮之猶言惑也字說曰蜮不可得也故或之今蜮蝓音搜溺人之影亦是類爾造化權輿曰短狐蜮虫之別名也射氣蜮蝓遺

溺中影則疾人氣數感之故也周官曰凡隙屋除其貍蟲蠪音蘆蜮蝓之屬蜮蝓言搜而去之也亦言求而去之也

蜮音伊

詩曰伊威在室伊威甕器底蟲形似白魚蟲虫名也而大爾雅曰倪伊威黍黍一名鼠婦食之令人善淫術曰鼠婦淫婦是也亦曰鼠負陶隱居云鼠在坎中背則負之今作鼠婦似屬乖理誤矣蓋鼠粘猶鼠負也因溼音濕化生今俗謂之溼生

蚯蚓音丘引

考工記注云却行蟺蟺同屬蚓土精也其爲物不息引而後伸蝝音沿善引蛤介合蛚介解蚓或從寅志曰引達於寅一名蜿蟺一名曲蟺一名土龍善長吟於地中江東謂之歌女亦曰鳴砌孟子曰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言若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不可以入仁義之域月令云蚯蚓結言蚯蚓穴居首陽下嚮陽動則穴而上首故其身結而屈也傳曰魚無耳蟬無口蛇無足蚓無筋舊說蚯蚓土精無心之蟲與

皐螽音終交有一種白項是其老者也

皐螽音終

卽今細腰土螽好禁蜘蛛說文云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刜子曰純雄其名稱蜂蓋其類也捷音接切混作房如併竹管取桑蟲負之七日而化爲子其祝聲可聽法言曰祝之曰類我蓋其音云也莊子曰細腰者化今呼大螽啖子地中作房者亦曰土螽非此細腰土螽也果蠃一名蝸音喦蠃音翁一名蒲盧中庸曰政也者蒲盧也化書曰嬰兒似乳母斯不遠矣

蝼蛄（音婁姑）臭蟲一名蠷（音斛）一名天蝼夏小正曰蠷則鳴螢天蝼也孫炎爾雅正義以爲螢是雄者喜鳴善飛雌者腹大羽小不能飛翔食風與土要以前甚濕要以後甚利類從曰磨鐵致蛄汗轜（音踐）引兔蜄灰除蠹蛤陽去伏言物之相關感有如此者法言曰狐狸蝼螾不腥臊（皆祭名）也與言若牛羊之用人則蝼螾不腥狐貍不臊矣方言云蝼螲（音娃）謂之蝼蛄臭也傳所謂腥蝼而不可饗膻惡先儒云蝼蛄臭虫一曰蝼宜讀如蝼蟻之蝼而不可親蓋出於此一曰蝼宜讀如蝼蟻之蝼呂子曰流水不腐户樞不蠹蠹者蟻也醫經以爲狐貍蝼蟻勿食食之令人生瘻豈近是乎廣志小學爲蝼蛄會稽謂之蝤蛄

蜻蜓（音青庭）飲露六足四翼其翅輕薄如蟬畫取蚊蚤食之遇雨即多好集水上款飛尾端亭午則亭名之曰蜓以此字或作蜻蜓亦直也一名蜻蛉方言曰蜻蛉淮南又呼蠅蜳（音康蜳）亦曰蜘蛉（音意埋也）而爲珠也

蚊

說文云齧人飛蟲從蚰（音昆）從民（音聲）亦或從昏以昏時出也俗云蚊有昏市蓋蠅成市於朝蚊成市於暮傳曰聚蟲成雷謂其求食之時也蟲民蟲蚤於不寐故雄以此記況說文曰秦晉謂之蝤楚謂之蚊蓋蝤喜亂飛似蚊而小望之如霧荀子所謂醯酸而蝤聚者也因雨而生與蚊實異一名蚉（音夷）淮南子曰稽生乎腐蠸蠸即黃甲小蟲一名輿父一名守瓜爾雅云蠸輿父守瓜鵝冠子曰一蝤嚼（音陋）膚不寐至旦半糠入目四方弗治言物苟爲害不必在大蓋亦不在多也蚊性惡烟以艾熏之則潰長喙如針善螫

說文曰鼠穴蟲之總名也象形行露之詩一章曰誰謂雀無角二章曰誰謂鼠無牙說者以爲雀角以無爲有鼠牙似是而非按雀角鼠牙皆言以無爲有似之而非也蓋雀有咮（音書鳥喙）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傳曰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又曰視墉（音有）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明鼠無牙者也夫雀之爲物依人又晝動而無角在其首且所穿者屋事之易察也鼠之爲物畏人又夜動而無牙在其口且所穿者墉事之難知也召南之初事之易察者至於

獄而後明及其久也興則雖事之難知者不待獄而明矣故於雀言獄鼠言訟也鼠一名鼸（音迫）南陽呼鼠爲鼸廣雅曰鼸鼠是也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其或取諸此乎傳曰窮鼠齧貍蓋鼠窮則鬬也故兵法曰歸師勿遏圍師必闕鼸鼠有螯毒者甘口齧人及鳥獸皆不痛春秋所書食郊牛之角者也博物志云鼠之最小者或云甘鼠是也莊子曰載鼸以車馬樂鴳（音晏）以鐘鼓鼸小鼠也鴳小雀也傳曰穉蜂不熏社鼸不灌蓋

小鼠也鴳小雀也傳曰穉蜂不熏社鼸不灌蓋其所託有如此者鼸（音石）鼠兔首似鼠而大能人立交前兩足而舞害稼者一名雀鼠廣雅曰鼸（音酌）鼠鼸鼠是也易曰晉如鼫鼠蓋晉進也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今九以剛進處四失順而又麗乎陰則拂晉之道矣故曰進如鼫鼠無所守焉貪而畏人又比乎陰九四之象也碩大也且五之所以也詩序所謂貪而畏人若大鼠也且五之所以蕃錫而康四之所以貪竊而懼者亦豈有他哉五以柔進順而麗乎明四以剛進悖而麗乎暗

故也鼫（音石）鼠健於捕鼠似貂赤黃色大尾今俗謂之鼠貍廣雅曰鼠狼鼫是也一名鼫（音生）莊子所謂騏驥驊騮捕鼠不如貍狌（狸同）今栗鼠似之蒼黑而小取其毫於尾可以製筆世所謂鼠鬚栗尾者也其鋒乃健於兔栗鼠若今竹鼬（音留）之類蓋鼠食竹故曰竹鼬燕山錄曰煮羊以鼬煮鼈以蚊言其性類相感省火易熟有如此者鼫鼠一名鼫（音精）鼫一名鼫（音從）鼫似鼠而小東方朔曰譬猶鼫鼫鼫之襲狗者也鼫（音吾）鼠爾雅所謂鼫鼠夷由狀如小狐肉翅翅尾項脊毛皆紫赤

色脚短爪長飛且乳者亦或謂之飛生或曰一名飛蠊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鬚飛性食火烟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升高禽經曰鶡音喝鳥不登山鵲鳥不踏土鶡鳥不能從下上高然則鵲之制字從高鶡之從夷其義可知也荀子曰鼷鼠五技而窮卽此是也馬融曰猨蜼音右晝吟鼷鼠夜吟舊說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故持兩端謂之首鼠韓子曰狐鼠進退又鼠類最壽俗謂之老鼠是也若老鸛老鴟老烏之類以老稱亦如此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

鰈鰈音葉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邛邛岠虛蛩音邛北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爲邛岠虛蛩甘艸卽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蹷音厥枳首蛇焉此四方中國之異氣也按蹷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今契丹北境有跳兔前足纔寸許後足幾一尺行則用足跳一躍數尺止則蹶然什地卽所謂蹷又有鳥鼠同穴者與鳥爲雌雄似鼠而短尾鼠在內鳥在外杜甫詩曰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魚龍水名鳥鼠山名亦鳥鼠秋而魚龍夜山空鳥鼠秋魚龍水名鳥鼠山名

易

說文曰蜥音昔易蜴音壓蜓音庭守宮也象形博物志云以朱飼之其體盡赤擣之萬杵以點女人終身不滅如赤痣偶則落故曰守宮也周易之義疑出於此取其陰陽構合而易一曰蜥易日十二時變色故曰易也舊說蜥易嘔雹蓋龍善變蜥易善易故乾以龍況爻其書謂之易爻者言乎其變也象之義出於豕易之義出於象象之類以老稱亦如

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連山始於艮故曰連山易曰兼山艮是也先儒以爲象雲氣之出於山連連不絕者與歸藏始於坤故曰歸藏周易始於乾故曰周易乾始萬物坤終萬物艮者終始萬物故三代之易各首一焉易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蜥易一名蛇醫字林所謂蠑音榮螈音源蛇醫是也舊說蛇體有傷此輒銜草傅之故有醫之號也東方朔曰是非守宮則蜥蜴如此守宮乃蝘蜓也今俗謂之蠍歇音虎喜緣籬壁者是按爾雅云蠑螈蜥易蜥易蝘蜓蝘

蜓守宮本草亦曰一名蜥蜴一名守宮則蠑螈蜥蜴蝘蜓守宮異名而通者也方言曰守宮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蠑音廬蠑音廬或謂之易蜥南楚謂之易蛇醫或謂之蛇也屬曾鳴榮原屬馬融周官作以胃鳴說者以爲三字相近雖容有誤而馬鄭與于皆前世名儒或所授師說不同按說

文蠵音柳大龜也以胃鳴者則馬本作以胃鳴當謂蠵屬三教殊英云守宮鱗色如蛇而四足亦與魚合

增附

蚖

說文青蚖水蟲可還錢從虫夫聲搜神記青蚖虫如蟬殺其母子各塗八十一錢凡市物或先用子先用母皆飛歸循環無已故淮南子名錢曰青蚖

蝡蠕辯

說文蝡蠕桑蟲也通作蛉詩小宛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毛云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鄭云蒲盧取桑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詩話曰詩人言細腰物無雌皆取青蟲教祝變成己子斯爲謬矣今細腰蜂在處有之每破其房或見其卵與他蟲同處其中或見其子已去而宅蟲只存空殼者或見他蟲之成蜾者蓋蠐螬蜣生子如小粟米寄著他蟲之身而他蟲不壞至變成蜾其子出而食之蜾盡而子去要是說詩者誤以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爲如似之似不知

似續之似遂至附會成此曲說也又曰蜾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日益長大乃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其取小蜘蛛置穴中亦然正如蒼蠅亦寄卵於蠶之身久之其卵爲蠅穴蘭而出殆物類之相似者列子謂純雄其名稗蜂莊子謂細腰者化說文云細腰純雄至楊雄又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說蓋自莊列以來已失之矣

衣書中白魚俗呼蠹魚壁魚

蝘

毒蟲江南舊無蝘開元初一主簿竹筒盛過江始有之俗呼主簿虫 雜俎 韓昭壁喜見蝘蝘亦作蝎東坡云退之以磨蝎爲身宮僕以爲命宮平生得謗譽皆以此磨蝎丑宮也又黃靖國死見冥中治武后獄以大蜆貯萬蝘整之 切

蟾視占切

爾雅蟾蠩似蝦蟇婦娥奔月是爲蟾蠩有姓劉人生不一白蟾氏 埤雅廣要 卷二十 九 二十八

乾帶之可辟兵白蟾熟嗽皆非 類說

蛇

蛇水蟲一名蟦水母也形如羊胃其爲物也無目以蝦爲目蝦食其涎見人則躍水母因蝦躍則知有警故隨亦沉以避患也爾雅翼云鮓魚又名樗蒲魚浙通呼蝦蛇又名海蛆生東海其浮也濛濛如沫又如凝血方圓縱廣數尺生氣物也有知識無腹臟今人所謂醉如泥者其亦蛇字之誤也

蝙蝠

蝙蝠飛鼠也遇庚申則伏而不出與燕爭晝夜不決往問鳳凰鳳凰方睡乃往投訓狐 小說

蝌蚪

蝌蚪蟲名爾雅謂之活東亦云活即師一名懸針又名玄魚璞云蝦蟇曳腸水際草上纏繳如索日見黑點漸深至春水時鳴以聒之則蝌蚪皆出謂之聒子古謂鸛影抱蝦蟇聲抱蓋謂此也其頭圓其色黑始出則有尾無足稍大則足生尾脫月大則生前兩足月小則生後兩足併頭尾言之狀如斗也故謂蝌蚪通作斗古科斗

埤雅廣要 卷二十 三 二十八

文取象於此宇源云庖犧氏獲景龍作龍書炎帝因嘉禾作穗書蒼頡變古文作鳥跡篆少昊作鸞鳳書高陽作科斗書

水馬

東坡二蟲詩云君不見水馬兒步步逆流水大江東流日千里此虫趯趯長在此又不見鵾澦堆決起隨衝風隨風一去宿何許逆風還落蓬萬中二蟲愚智俱莫測江邊一笑無人識

品物門

異產類

觲觶

角端獸也漢書作觲觶○元主滅回回國其王走死元主遂進次西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言謂之曰汝主宜早還元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陛下無疆之福元主即

日班師觲亦作貙

猩猩

猩猩獸之能言者似猿人面聲如小兒爾雅云猩猩小而好啼蓋其音聲妙麗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裴炎銘曰武平封溪縣猩常數百爲羣人以酒及糟設於路側并連結草屨猩見之則知張者祖先姓名呼曰彼奴欲張我矣乃捨去之既而復自謂曰試共嘗酒遽醉取屨着之遂爲人所擒里人索肥者乃自推肥泣而遣

之西國胡人取其血染毛罽持刺問之曰與我幾許少則加鞭箠問之隨所加得至一斗

拂拂

說文拂本作鷗扶未切周成王時州靡國獻鷗人面人身而黑被髮反踵手常持一竹節獲人欲食之自笑不止笑即上脣掩其目人得格之而免北方謂忘上婁爾雅鷗如人被髮迅走一名梟羊俗謂之山都今交州山中有之或作獌吳都賦云獌獌笑而被格猩猩醉而就擒亦作獾校獵賦云蹈飛豹絹嚢陽師古曰嚢陽即獾獾

也

風獸

炎洲獸也火燔不燋擊腦方死張口向風復活者也

風毋

風毋出九德縣似猿見人若慚出頸打殺得風還活交州記

天雞

玄中記曰桃都山有大樹曰蟠桃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

皆隨之鳴

雪蛆

蜀古散之山積雪千仞亘古不消子美所謂牕含西嶺千秋雪蓋指諸此也舊志以爲凌窟中有蛆狀如瓠瓜烹食之美如豝尾大抵若朔方之冰鼠也雜志云峨嵋雪蛆消內熱是已

冰蠶

員嶠山冰蠶長七寸黑色有鱗角以霜雪覆之作繭長一尺織爲文錦入水不濡入火不燎拾遺記

冰鼠

朔方謂之冰天其地寒沍氷有厚至百尺者氷下有鼠但食氷毛長百尺可以爲布暑天服之涼冷逼人神異記

釜虹

異苑薛願有虹飲其釜願以酒灌之翕響隨涸乃化金滿釜

火龍

天不足西北無陰陽消息鍾山有龍嘯火上照天門名火龍王穀苦熱行曰祝融南來鞭火龍

火旗焰焰燒天空日輪當午疑不去萬國如在紅爐中五岳翠乾雲彩滅陽侯海底愁波竭河海鏡如蚌中有紅蟹子小如豆海鏡飢則蟹出拾食蟹飽歸腹則海鏡亦飽也互見蟹嶺表異錄

龍駒

贛州瑞金縣民江氏驟富蓄馬十餘疋一日圉人牽一牝馬至江潭飲刷之馬迸入急流不可羈漸至江心忽四塞雲合風起水波高丈餘圉人遥望彷彿見一物甚巨光彩耀日鱗甲森然繞馬數帀良久天日開朗風靜水平馬泗至岸

圉人牽歸備道所以主翁叱其誕越明年馬生駒墮地無血肉赤如朱頭方而腹脹耳豎而脊強啼嚙嘶鳴非餘馬可比眞龍駒也漢志馬生渥洼水中信不誣也

婦魚

待制查道奉使高麗見沙中一婦人雙袒髻髮紛亂肘後微有紅鬣查命人扶於水中婦人拜手感戀而沒乃婦人魚也又謝仲玉見婦人出沒波中腰以下皆魚也稽神錄

鯢魚

鯢魚人魚也一名鰕魚一名王鮪在山溪中似鮎有四脚長尾能上樹天旱則含水上山以葉覆身鳥來飲水因而取之伊洛間亦有之聲如小兒啼故曰鯢魚取膏燃燭不滅秦始皇塚中用之

蛄

說文蛄蝍蝂也從蟲古聲卽璅蛄也南越志璅蛄腹盤其大者長二三寸腹中有盤子如榆莢合體共生俱爲蛄抱朴子云川蟹不歸而蛄敗蓋蛄恃蟹以爲命子卽不可一日無也或作鮚會稽郡獻鮚醬卽此

鮚

鮚鯉其形似鼉而智小有四足能陸能水出岸開鱗甲偃伏如死者令蟻入甲已而忽閉入水開甲蟻皆浮出於是食之

火鼠

炎洲火林山有火獸狀如鼠常依火居其光照耀甚鉅詳見瀛海類

脈望

何諷於書中得一髮捲規四寸許詳字書類

眉間佛

海豐苦行人見眉睫間常生小佛千百往來遊行

王母

王母齊郡函山鳥名也足青脊赤黃素翼絳頷稱王母使者子美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蓋謂此也

英雞

英雞出澤州有石英處常食碎石英體熱無毛飛翔不遠北人食之取其英也其形如雉而尾短腹下毛赤腸中常有碎石瑛今人以肩石瑛飼取其卵而食之

駝鳥

駝鳥狀如駝生西夷好食鐵永徽中吐火羅國獻鳥高七尺如駝鼓翅而行能食鐵也人有中鐵物入肉者食之立銷

厭火鳥

厭火鳥卽鵁鶄水鳥也人家養之厭火災馴擾不去出南方池澤中

蒿雀似雀青黑色在高間塞外彌多食之美於諸雀塞北有突厥雀亦如雀身赤翔從北來當有賊下邊人候之以爲信

蚊母

蚊母鳥也大如雞黑色生南方池澤茹蘆中其翅宜爲扇蚊見即避去其聲如人嘔吐每口中吐出蚊一二升爾雅云鷾蚊母塞北有蚊母草嶺南有虻母木江東有蚊母鳥皆謂蚊之所自出也

鵝鶩 音商羊

埤雅廣要 卷二三

齊有一足之鳥飛下殿前舒翅而跳莫知其祥問於孔子孔子曰此名鵝羊昔兒童有屈一足而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將有水災齊脩之乃免

水鳥

水鳥俗號鳥鬼善沒水以取魚者也蜀人臨水居者多養之蓋方漁時以小繩厄其項鳥得魚盈嗉即以篙引取吐簍中復縱使捕若餧飼之則解其縛以細魚投擲口中鳥於水底值大魚則以喙拑其尾鬲俾不能鼓掉則浮白矣 互見鷿

火龜

爾雅郭璞注云火龜猶火鼠耳物有含異氣者不可以常理推也

金蠶

南方亦有富金蠶食以蜀錦其糞能毒人

金蛇

金蛇大如中指長尺許常登木飲露身作金色照日有光亦有銀蛇解銀藥毒人中金毒候之使合瞑取銀口中含至曉銀變爲金色者是也

金墓

酉陽雜俎長慶中申秋夜有人翫月見林中光燭天如疋布尋視之見金背蝦蟇

玉蟾

廣川王去疾得玉蟾蜍一枚以爲盛水滴 酉京雜記

玉馬

晉新蔡王騰發于并之真定遇大雪平地數尺惟營門外地數尺雪融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餘因上表獻之

石龜

蜀中江產石龜人有着意覓之者即不可得脫

無心求覓信手捫于水底即或得之首尾足甲窮伏相狀與生無異其背仍有一蛇蟠于甲中即使玉工雕琢殆不若也其地今有佑聖高真遺像存焉

石燕

零陵山多小石狀如蜆每風雨作則起形不異真燕及風雨息則還止而爲石宋愚人得燕石以爲大寶藏以華匱十重巾十襲視之者皆掩口盧胡而笑

金鴈

廣漢之龍潭寺僧有夢數百人求濟者翌早見人擔螺蛤往市忽憶所夢贖放于潭數日忽於潭上獲一小盆非銅非錫非石持歸以爲盥晨起索盥忽見所餘糧子盈于中詢之其徒曰某昨置數粒耳僧不之信貯蔽麥等試之皆一夕充仞復貯以白金等亦若是僧始寶之於是以所積金建修刹宇及僧老且病弟子爭其器僧曰此水宮神物也無上事不可妄費乃取擲於潭遂化爲金鴈飛去目其處曰金鴈

石鴈

楊裕出郊有人云北岳賜汝一物可跪受之裕歸焚香啓之得二石鴈一雄一雌後生一男一女男爲宣徽使女爲漢相妃　類說

銅雀

長安西域有銅雀一鳴則五谷熟　黃圖　魏武作銅雀臺遺命宮妓朔望登臺望吾西陵後人因作銅雀詩　樂府

著龜

說文蒿屬用之以筮史記著千歲一本百筮其下必有神龜守之絲辭云幽贊於神明而生著

之老也

鬼車

鬼車怪鳥名也其形有九首狀若車輪一首應值暗夜盤旋而飛俗傳本十首被舂其一其脰常流血故人聞其聲則鳴舂擊簸以驚之恐其血滴于屋致不祥也羅大經云有宋時會晝見于圭家搗衣石上

騶牙

漢建章宮後閣有物狀如麋東方朔曰此騶牙

也遠方當有歸義者後昆邪王來降史

卻火雀

杜陽編順宗時狗頉國貢却火雀純黑色大小似燕其聲清置於火中火自徹去遂盛於水晶籠懸寢殿夜則宮人持蠟炬燒之終不能損傳云雀之却火者因浴塵沙而受卵也

啾金鳥

拾遺記魏明帝時昆明國獻啾金鳥飼以真珠飲以龜腦常吐金屑如粟鳥性畏寒處之小屋水精爲戶內外通明名辟寒臺

七星鹿

漢明帝時七星鹿出江陵兩角間有道家符古今注

九尺馬

唐劉從諫鎮澤潞獻九尺馬武宗不納史

鹿角魚

梅聖俞鹿角魚詩曰海中魚角轟轟不擬龍乃擬鹿

善化國貢蟹長九尺百足四股煮以爲膠勝於鳳啄 河圖記

八尺駾 音戎

駾爾雅馬之絕有力者凡馬八尺以上曰龍八尺曰駾七尺曰騋六尺曰馬元至正間拂郎國貢異馬長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純黑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二十四

卉物門

釋木類

桃

桃有華之盛者其性早華又華於仲春故周南以興女之年時俱當諺曰白頭種桃又曰桃三李四梅子十二言桃生三歲便放花果早於梅李故首雖已白其華子之利可待也然皮束莖緜頗急四年以上宜以刀劃其皮不然皮急則死故周南復取少桃以興所謂桃之夭夭是也

一章曰灼灼其華灼灼者其華之紅而麗也言女以盛時而嫁二章曰有蕡（音墳）其實蕡大貌蓋桃性更七八年便老老則子細此言少桃故曰有蕡其實言非但有華色又嫁而有子夫婦之道成焉三章曰其葉蓁蓁蓁蓁戴也言能成其家又以芘其所賴也且桃性華葉齊生至於有蕡其實然後其葉蓁蓁故其序如此柳陰青繁合休息者賴之又在夏之時也魏之詩曰園有桃其實之殽園桃以爲殽賴園棘以爲食言國君有一國之外莫理焉則徒儉以奢而不致用其民可知也禮曰王吊則巫祝以桃茢（音列草名）前王桃鬼所惡而茢以祓（音弗）除不祥所以異於生也本草云桃梟王殺百鬼精物桃梟木乾如梟磔（音柴）首木上故曰梟也典術曰桃者五木之精故能厭伏邪氣服其華令人好色蓋仙木也賦曰桃花酺面家語曰六果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此言祭祀不用而已周官饋食之籩曰其實棗栗桃乾蕪棒實則桃用其乾爾棗栗桃言乾蕪棒言實則先儒謂蕪（音老上聲）乾梅也非是蕪爲

梅而已漢武帝故事云海上有蟠桃三千霜乃熟一千年開華一千年結子東方朔嘗三盜此桃宂按仙家日月長其果之華實自然久也南華真經曰北冥有魚其名爲鯤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鯤鵬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郭象以爲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譙郡夏侯文規亡後見形還家經庭前桃樹邊而言其婦曰人言亡者畏桃君何不畏即荅云桃東南枝長二尺八寸向日者鬼憎之或亦不畏也武陽女嫁阮宣武忌家有

一株桃樹華葉灼耀宣嘆美之即便大怒使奴取刀所樹摧折其華拾遺記曰漢明帝世有獻巨核桃者霜下結花隆暑方熟使植於桑林園淮南萬畢術曰孤桃南行枝長三尺折以爲券塗以三年雄鷄血夜居樓下則鳴有金桃形大如鵝卵色如金其實重一斤日本大原有之葢柿樹接桃枝便爲金桃早熟曰絡絲晚熟曰過雁紅復有玉桃光明堅瑩玉泉洗之軟可食偏桃波斯呼爲婆淡樺桃可以爲燭其脂又可辟鬼櫻桃益人青齊間桃花有一種盛開時垂絲

二三尺採之練以松脂遞相纏織成鞋履寄往都下人皆不辨何物

甘棠

釋木云杜甘棠今之杜梨也又曰杜赤棠白者棠樊光云赤者爲杜白者爲棠陸機草木蟲魚疏以爲赤棠與白棠同爾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赤棠子澁而酢無味俗語曰澁如杜是也字說曰詩言蔽芾甘棠以杜之美言有杖之杜以棠之惡說詩者以意逆志乃能得之甘棠之詩一章曰勿翦勿伐二章曰勿翦勿敗三章曰勿翦勿敗召公所茇一章曰勿翦勿敗也敗殘之而已拜屈之而已於公所茇敗戒以勿伐所憩戒以勿敗所說戒以勿拜言人思召公之德久而彌深愛其棠彌至也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劉歆廟議以爲思其人尚愛其木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故曰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

梅

梅一名枏言枏杏類也其實酢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華在果子華中尤香俗云梅華優於香桃華優於色故天下之美有不得而兼者多矣若荔枝無好華牡丹無美實亦其類也記曰夔其窮與衛先桃李而華女失婚姻之時則感已之不如亦梅華雖先桃李然其箸實乃更在後則婚姻之年或未慊（欠上聲）也故詩人以興焉詩曰標有梅其實七兮標有梅其實三兮標有梅頃筐塈（希去聲）之言梅盛極而落存者十七已而十三則已失婚姻之時矣頃筐塈之則婚姻尤

晚矣得及男女之時而已蓋始於季秋終於仲春者婚姻之時也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者男女之時也周南婚姻以時召南則男女得以及時而已且及者汲汲之詞此其所以淺迫而爲召南然則曾衛之政見兄弟也周召之化其父子歟詩曰蔦門有梅有鴞萃止言蔦門之隧既非梅之所宜生而鴞之爲物食甚而甘之以自美非梅之所能養而美之者也猶之陳陀無良師傅養成其質以至於不義鴞所鳴民有禍則惡加於萬民之譬也今江湘二浙四五月

之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濕礎音楚壁皆汗蒸鬱成雨其集如霧簷之梅雨沾衣服皆敗黦音月黑有點之名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黃梅轉淮而北則杏亦梅至北方多變成杏故入有不識梅者地氣使然也傳曰五月有落梅風江淮以爲信風亦華信風之類賈思勰少頻切音曰杪梅華早而白杏華晚而紅梅實小而酸杏實大而甜梅可以調鼎杏則不任此用世人或不能辨言梅杏爲一物此則北人不識梅也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

條柚也蓋柚渡淮而爲枳梅變而成杏今終南之所生有條有梅而材實成焉則山之所以美化乃在乎此以譬則人君之道化也書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蓋造而始之者麴蘗也調而成之者鹽梅也按栽法和泥移種接桃最大接李紅甘梅上接冬青開梅花或冬青上接亦然苦楝樹上接梅其花則成墨

梅

李

李性難老雖枝枯子亦不細其品在桃上故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有三種麥李與麥同熟肉厚而乾赤李則李之赤而有水者無實李謂之休留可休息而已無實可食也洞冥記琳國有玉葉李五千年一熟仙人韓終服之一名韓終李李花有九標謂香雅細淡潔密宜月夜宜綠鬢宜泛酒無異色崔奉國家一種李肉厚而無核識者曰天罰乖龍必剖其耳血墮地生此李也懿宗咸通十四年四月成都李實變爲木瓜時人以爲李國姓也變者國奪於人之象

楓

楓釋木云楓攝攝葢天風則鳴故曰攝攝舊云楓老有癭者遇暴雷驟雨癭上暗長一枝長數尺形如人有口眼謂之楓人越人以計取之事爲神天旱以泥封之即雨造式者以爲葢以雷擊棗木載之謂之楓天聚地其脂甚香一名白脂香入地千年爲琥珀楓上有菌食之令人笑不止廣西南寧府所屬有橫州其地楓始生葉有虫食之虫形似蠶而赤黑四月間熟亦如蠶之將系州人擘取其絲光明如琴絃海濱蜑人鬻之作釣綸甚適於用山海經曰黃帝殺蚩尤

棄其械化爲楓樹周書曰渠州言鳳凰集於楓樹有鳥列侍楓樹子大如鴨卵二月華乃著實八九月熟暴乾燒之香馥此出外國非中土楓也或云出九眞郡

楸

楸古者朝位升私家之朝皆樹之故云九棘三槐楸老楸當夏間忽起火自燒所謂極陰生陽者也楸有數種葉大而黑者名楸其葉可薦茶其花不被霜故古者出氷用桃弧棘矢以除災也舊說雀巢必有棘葢取其性之煖爾

木瓜

木瓜一名楙能治筋轉陶隱居云如人轉筋時但呼其名及書木瓜字於其上輒愈葢望梅止渴書楙緩筋理有固然者其性百益一損故詩

棗

棗大者棗小者棘棘酸棗也棗有十一名郭氏得其九焉嗽棗令人齒黃故云齒居晉而黃以此河中永樂縣出棗世傳得棗無核者食可度世里有蘇氏女自小穫而食之不食穀年五十顏如處子自亂離後莫知其所又續仙傳云永樂產無核棗道士侯道華獨得之記滄洲有碧

棗大如梨

棘

棘一名酸棗其形心赤而外有刺故朝位植之且其枝皆翹疎有奉上之義以棘植於花外則花不被霜故古者出氷用桃弧棘矢以除災也舊說雀巢必有棘葢取其性之煖爾

木瓜

木瓜一名楙能治筋轉陶隱居云如人轉筋時但呼其名及書木瓜字於其上輒愈葢望梅止渴書楙緩筋理有固然者其性百益一損故詩

云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其兩帶兩鼻者殺人

穀

迷穀其形如穀又如楮其花四照名曰迷穀佩之令人不迷出招搖山楮穀皮斑者是楮皮白者是穀其實味甘其皮可壽以爲紙江南人或績之以爲布汁能寫金葉初生亦可茹

楊

楊之種不一青楊出峽中作牀臥之無蚤赤楊霜降則葉材理皆赤黃楊木性堅緻音稚密也難長

俗云歲長一寸閏年倒長一寸世重黃楊以其無火或曰以小試之沉則無火取此木必於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爲梳不裂楊之孚甲早於衆木婚姻失時則曾木之不如也故詩曰東門之楊其葉牂牂盛也東門之楊其葉肺肺衰也以言嫁娶之暮如此莊子曰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嗌音益然而笑折楊逸詩皇皇者華是也蓋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則其即人情非其至者也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曰

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若此者詩之至也中庸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易曰枯楊生華枯楊生梯蓋楊性堅勁雖生棟不撓奴教切齊氏要術曰白楊性勁直堪爲屋材寧折終不曲撓榆性儒軟久無不曲比之白楊不如遠矣正言枯楊義取諸此彖曰大過棟橈本末弱也

柚音又

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有雲夢之柚柚似橙而大於橘故兩同書曰執錫分銀操橙證柚一名條秦風所謂有條者即此是也碧幹丹實出於

江南剡子曰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櫾音又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故曰橘柚有鄉崔瀋有叢又曰橘柚洞於北徙若僇於東移也晏子曰踰人主前瓜桃不削橘柚不剖此亦曲禮懷核之義然自其大者觀之雖若未務然而循循唯謹杜滅僭竊之所遠矣後世法古道散始以細謹爲不足顧也於是禮義大壞而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天子至下堂而見諸侯矣由是言之夫禮之曲豈可廢哉詩曰肇允彼桃蟲拚皮變切飛手也又音

炎入聲　飛維鳥不可不慎也藥語曰本草云橘皮味苦柚皮味甘此誤也柚皮極苦不可向口皮甘者乃橙爾橙可登而成之柚視其外油然者也

橘

橘如柚而小白花赤實葢亦渡淮而變考工記所謂橘踰淮而北爲枳此地氣然也書曰厥包橘柚錫貢言錫明不常貢也崔寔正論曰橘柚之實堯舜所不常御葢知是矣舊說橘宜見屍臣可與權者在上可與立者在下穆公之業也又曰何彼襛矣唐棣之華何彼襛矣華如桃李

葢棣華偏而後合桃李則皆有華之盛者故詩以況王姬下嫁其衣之襛如此且偏然反故車服不繁其夫下王后一等爾雅曰唐棣移郭璞云似白楊江東呼夫移偏然反夫之事也竹林曰郯靖秋之戰偏然反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爲夷狄楚變而爲君子故移在其辭以從其事陸璣疏云唐棣奥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其華或赤或白六月中熟大如玄山之禾不周之粟粟之美者江浦之橘雲夢之柚非爲天子不可得而具已成而天子成則至味具矣

唐棣

唐棣一名栘其華反而後合詩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詩三百所以無此篇歟然則孔子刪詩葢若此類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華先開而後合詩曰山有苞棣隰有樹檖苞音包棣音遂以況可與權之臣樹檖以況可與立之臣可與權者在上可與立者在下穆公之業也

葢棣華偏而後合桃李則皆有華之盛者故詩以況王姬下嫁其衣之襛如此且偏然反故車服不繁其夫下王后一等爾雅曰唐棣移郭璞云似白楊江東呼夫移偏然反夫之事也竹林曰郯靖秋之戰偏然反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爲夷狄楚變而爲君子故移在其辭以從其事陸璣疏云唐棣奥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其華或赤或白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華品序云洛陽亦有芍藥緋桃碧桃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它出者而洛陽人

不甚惜謂之果子華曰某（疑作其字）華至壯丹則名
直曰華某意謂天下眞華獨壯丹其名之著不
假曰壯丹而自可知也其褒重之如此

常棣

如李而小子如櫻桃正白華蕚上承下覆甚相
親爾采薇所謂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是也唐棣
之華反而後合詩以譬權則此華上承下覆甚
相親爾者常而已矣故曰常棣也移從移棣從
隶隶言華蕚相承輝榮相隶也隶仁曰移義也
兄弟尚親親仁也故常棣以燕兄弟詩曰常

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傅曰鄂
常棣之言爲今也開常棣之言爲今閔管蔡之
所以失道者以不聞乎此而已故序曰閔管蔡
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鴒鴒曰令乃爲詩以遺王
名之曰鴒鴒而是詩云故作常棣焉變爲言作
者蓋周公之於詩其道在鴒鴒而其事在常棣
故也孟子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
繆牖戸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
其知道乎此以道乃爲鴒鴒之證也左傳曰周
公弔二叔之不咸糾合宗族成周而作詩曰常

齊物門

釋木類

栗

栗其生極謹密三顆房其中顆偏者號爲栗楔尤爲益人更宜於腎患足弱者坐栗木下食栗之便起有石栗其樹與栗同但生於山石罅中花開三年方結實其殼厚而肉少其味似胡桃熟時或爲羣鸚鵡所啄故彼人極珍貴之出日南又頻婆子者其實紅色大如肥皁核如栗煨熟食之味與栗無異

柳

柳葉俠而枝條長軟有櫻柳杞柳諸種又名天棘○昔李固言木第時行古柳下聞有神語曰吾柳神九烈君也用柳汁染子衣矣科第無疑後果及第又高願後儒時家有柳木高尺許亭如蓋父老曰此家當出貴果應

楸

楸美木也葉脩幹喬徑凌雲可愛至秋垂條如線俗謂之楸線

櫻桃

櫻桃一名朱茱一名麥英雖禽鳥所食然人未採時終不敢先食也華柱梅後果熟則最先故仲春之月天子以含桃先薦寢廟其性主調中益氣令人好顏色美志氣也

栢

側栢一名檓惟乾陵之栢爲異其文理多有菩薩雲氣人物鳥獸狀極分明有盜至一株徑尺者可值萬錢關陝人家重之○泰山廟舊有栢圍丈兩階赤眉常所一樹見血出而止今斧痕

俗桂朱余尚書靖慶曆中知桂州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桂林中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其聲自一大栢樹中出乃伐取爲枕笛聲如朗而發寶惜之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在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晉書曰郭璞爲王丞相卦曰有震厄公命駕西步數里得一栢樹公取置常寢臥處果震栢粉碎又檜一名栝其形栢

葉而松身性耐寒材大可爲舟今人謂之圓栢以別於側栢也

梧

梧一名櫬亦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謂之青桐一名榮無子冬結似子者乃明年之華房故曰華而不實堪作琴瑟生石間者以爲樂器則鳴漁人秋後以桐葉封魚腹則不復食亦不瘦至年春則復食也遁甲曰梧桐不生則九州異故字從同又父喪杖竹母喪杖桐蓋母從子者也廣州有白桐其葉有白毛取之可績以爲布又

海梧子樹似梧桐色白葉似青桐有子子如大栗肥甘可食出林邑

桐

梧桐非梧也梧無子此有子四月開淡黃小花如棗花枝頭出絲墮地或油沾衣履五六月結子人收炒作果多食亦動風氣月令所謂清明之日桐始華者即此更一種胡桐形似桐虫食其樹汁注出下流俗名謂胡桐淚言似眼淚也金銀工匠皆用之有刺桐者其木爲材三月三有花赤色間生葉間旁照他物將布葉繁密後有花赤色間生葉間旁照他物

青桐華然光耀三五房洞則三五復發如是者

桂

桂生會浦生必以高山之巔冬夏常青其類自爲林間無雜樹交趾置桂園桂有三種葉如栢葉皆赤者爲丹桂葉似栢葉者爲菌桂其葉似桂枹葉者爲牡桂三輔黃圖曰甘泉宮南有昆明池池中有靈波殿以桂爲柱風來自香

蜜香　沉香　雞骨香　黃熟香

棧香　青桂香　馬蹄香　雞舌香

按此八物同出於一樹也交趾有蜜香樹幹似桂柳其花白而繁其葉如橘欲取香伐之經年其根幹枝節各有別色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爲沉香與木同平者爲雞骨香其根爲黃熟香其幹爲棧香細枝緊實未爛者爲青桂香其根節輕而大者爲馬蹄香其花不香成實乃香爲雞舌香珍異之本也○蜜香紙以蜜香樹皮葉作之微褐色有紋如魚子極香而堅勒水漬之不潰爛泰康五年大泰獻三萬幅以萬幅賜鎮南大將軍當陽侯杜預令寫所撰春秋釋例及

經傳集解以進未至而預卒詔賜其家

椒

椒其實多而香故詩以椒聊譬曲沃之蕃衍盛大聊語助也其大者名檓性禦濕亦能殺人故齊建武中欲誅高武子孫令太醫煮椒二斛一時賜死一胡椒菌蔓生性極柔弱葉長寸半有細條與葉齊條上結子兩兩相對其葉晨開暮合合則裹其子於葉中又擫其子辛辣如椒南人淹藏以爲果品或以寄遠風土記云三香椒

梓

梓曹檮是也

梓尊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舊說椅即是梓梓梓即是楸楸蓋楸之疏理色白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蓋大類同而小別也以其葉飼豕肥碩三倍梓爲木之長故材曰梓材匠曰梓人室有梓木則餘材不復震或位置在他木下則有聲其異如此以黃心者爲上

榛

榛其形似梓樹高丈許子如小栗遼東最多軍行食之當米

抱香履

抱香履抱木生於水松之旁若寄生然極柔弱不勝刀鋸乘濕時剡而爲履易如削瓜既乾則韌不可理也履雖很大而輕者若遍脫木風至則隨飄而動夏月納之可禦蒸濕之氣出扶南大泰諸國泰康六年扶南頃貢百雙帝深嘆異然晒其制作之陋但置諸外府以備方物而已按東方朔瑣語曰木履起於晉文公時介子推逃祿自隱抱樹而死公撫木哀歎遂以爲履每懷從亡之功輒俯視其履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

亦自此始也

枌 音焚

枌白榆先敷葉後著夾榆性扇地所扇各與木等故其陰下五穀不植而古之人就以息焉東門之枌一章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音許）子仲之子婆娑其下言風化之所行大夫氏之子道舞也二章曰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言風化之所行大夫氏之女市舞也男子道舞尚非所宜女子市舞尤非所宜矣且東門人所出入宛丘之道人所往來國之交會也於

是有楸偷之陰焉則人之所趨而聚也管子曰桓公之時五衢之民桑麻不種蔺緩不治衣多弊屢多穿管仲請沐途旁之枝使無尺寸之陰爲是故也內則曰堇（音謹）荁（音昔完）枌（音汾）榆兔（音吐）薨（音訓考）滌（音條）以滑之兔新生者薨其乾也堇荁枌榆初生其葉蓋象兔目故謂之兔也淮南子曰槐之生也五十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宇說曰榆游滑故謂之俞荁俞而有刺所以爲至枌俞而已安可長也以俞爲合乃卒乎分夫根如羚俞如枌皆浮出物之相畏有如此

胡桃

博物志張騫使外國還乃得胡桃種陳倉者薄皮多肌陰平者大而皮脆實亦有房瓤白味甘

楊梅

異物志楊梅大如彈丸五月熟其味酸甜有紅白紫三種紫者最勝昔楊修年九歲詣孔融設果有楊梅孔指示修曰此實楊君家果邪修應聲荅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也

銀杏

格物論銀杏樹高大葉薄有刻缺實如枇杷大每一枝有百千顆八九月熟採之去皮與肉取

下方　許內鹽於中一夕子皆落木亦無損或云以鹽擦木身則其實自落故東坡有紛紛紅紫落青鹽之句今取銀杏以竹篾纏其木擊蔑自落與此相類狀兩頭尖青色煮食能解酒毒置茶內生啜之味甚酢良久餘甘回於齒頰香勝鷄舌乃果中之忠臣也其枝節間有脂膏如桃膠南人採得并其皮葉煎之如黑餳謂之欖糖用膠船漬水益結牢於膠漆以其木作楫魚皆浮出物之相畏有如此

楸欖

楸欖生山野中子繁而樹峻不可榦緣但刻根

核白色痕恨食凉小兒食能發驚一名鴨脚一名公孫樹以其實久始生公種而孫方食有雌雄雄者二稜雌者三稜須合種之二更開花三更結實或在池邊能結子而茂蓋臨池照影則生也又云不結子於雌樹鑿一孔入雄樹木一塊以泥塗之即生子

荔枝

東京交阯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晝夜奔騰有毒蛇猛獸之害魏文帝有西域蒲桃之比唐天寶中妃子尤愛嗜涪州歲命驛致

時之詞人多所賦咏洛陽取於嶺南長安來於巴蜀今之廣南州郡皆與夔梓之間所出大率早熟肌肉薄而味甘酸其精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閩中惟四郡有之福州最多而興化軍最爲奇特其風俗園池勝處雜種荔枝當熟時雖有他果不復見省尤重陳紫富室大家歲或不嘗雖列品千計不爲滿意陳紫樹晚熟實廣上而圓下大可徑寸有五分香氣清遠色澤鮮紫殼薄而平瓤厚而瑩膜如桃花紅核如丁香母剥之凝如水精食之消釋雪其味之至不可得而狀所以爲天下第一也夫一木之實生於岩險能名徹上京外被夷狄卓然果中之聖且食之有益於人功不可枚舉列仙傳稱有食其華實爲荔枝仙人葛洪云屬渴補髓人有甘噉千顆未嘗爲疾即少覺熱以蜜漿解之然離本始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又記荔枝樹高五六丈大如桂緩葉蓬蓬冬夏榮茂青華朱實大如鷄子核黄黑熟連子實白如肪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酸酣者

本愈久不息然性畏寒不堪移植有韶子形似或名假荔枝

葡萄

葡萄本出大宛張騫使西域所携有白黑黄三種一名馬乳亦名黑水晶國人釀以爲酒富室藏酒至千斛十年不敗扶風孟佗嘗以一斗遺張饒得拜涼州刺史時謂之一斗換涼州故諸

櫻桃

櫻桃西川江南有之木高一二丈岐生枝端其

度爲用最廣三旬一割葉轉復上生皮作繩入土號爲千歲不爛又山海曰石脆之山其木多櫰一名蒲葵

柳子

柳子如棕櫚子榦至斗大方結實殼可爲器交州記曰柳子中有漿飲之得醉圖經曰挪子出交南今嶺南州郡皆有之木似桄榔無枝條高數丈葉在木末如束蒲實大如瓠垂於枝間如桂物實小有麁皮如棕包次有殼圓而日堅裏有膚至白如豬肪厚半寸許味亦似胡桃膚有

漿四五合如乳飲之面氣膹人多取殼爲器甚佳南人取其肉糖煮漬之味甚佳也

桄榔

桄榔光韻其木似栟櫚堅硬斫其內有麪大者至數斛食之不饑其子作穗共榦不直其皮柔韌堪作縄生嶺南山谷今二廣州郡皆有之人家亦植於庭除內嶺表録異云桄榔木枝葉並茂血栟櫚木葉小異然葉下有如麁馬尾廣人採之以織巾子如鬚尤宜鹹水浸漬即麁脹而韌以此綳船不用釘線木性如竹紫黑色有文理

工人解之以製博奕局又其中石更利惟中焦柳方敗耳

卉物門

釋草類

竹

竹物之有筋節者也故蒼史制字筋節皆從竹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今竹性亦喜東南引生故古之種法云斸（音燭所也）取東南引根於園角西北種之久之自當滿園語曰西家種竹東家治地言其滋引而生來也易曰方以類聚竹引東南則以卦推之巽爲竹矣震東

方也故震爲蒼筤竹而已蒼筤幼竹也今人穿沐叢生竹甚繁亂不使分其勢然後枝榦茂擢俗謂之洗洗竹第如洗華倒非用水也傳曰淇衛箇路（路箕竹）又曰淇衛之箭又曰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又曰伐淇園之竹以爲矢蓋淇之產竹土地所宜故風人以此美武公之德也詩曰瞻彼淇奧綠竹猗猗瞻彼淇奧綠竹青青竹之初生其色綠長則綠轉而青矣故是詩如此然其卒章又曰如簣（音責）如簣言盛也且曰如簣則又以明其爲竹矣禮器曰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

德也其在人也如行箭之有筠蓋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則禮至於器矣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故詩曰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國語曰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然則武公其始聖矣乎爾雅曰如竹箭曰苞如松栢曰茂苞言其本茂言其末竹性叢生行鞭深遠故曰苞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干言原流之長也山言基址之固也苞言根本叢緻松言枝葉繁衍蓋不如是雖有室豈足樂哉故考室之詩首章如此

竹譜曰地方寒冰至冬地凍竹根類淺故不能植爲是故也爾雅又曰莽數節桃枝四寸有節鄰堅中簡茶中凡此皆竹之類一疏一數一虛一實爾雅又曰簜（唐上聲）竹孫炎以爲閣節爲簜按儀禮簜枉建鼓之間簜蓋屬明非數節者也舊說竹率六十年根甲一易即華實而枯死實落於土復生六年成噇（淵上聲）稽聖賦曰竹本枯蕉舒花而株槁禮斬衰杖竹齊衰杖桐說者以爲竹圓效天桐方法地又曰竹者躄也桐者痛也竹外節桐內節喪禮以壓於父故

爲母棊則其節有不得達於外矣且桐削杖亦以明其青禮夫父不可亢也然母亦豈可略哉故齊衰杖桐削之使勿充而已檀弓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竹言用瓦言味木言斲相備也竹曰不成用主其質言之木曰不成斲主其文言之其曰瓦不成味則言以受飲食又不足以成味也荀子曰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變味言物變用言內其義一也說文云竹冬生草也象形下垂者箬箬音若也蓋竹從倒艸竹艸也而冬不死故從倒艸一曰竹倒種故以倒艸其萌曰筍筍從勹從日勹之曰爲筍解之曰爲竹一曰從旬旬內爲筍旬外爲竹今俗呼竹爲姆母草言筍旬有六日而齊

母

蓬

釋草云蘬五結切蒿雚萠蓬薦黍蓬詩曰首如飛蓬蓬蓬蒿屬草之不理者也其葉散生如蓬末大於本故遇風輒拔而旋說苑曰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是以君子務本也駉虞一章曰彼苗者蓧音鎖入家二章曰彼苗者蓬

葭澤草也蓬陸草也故詩以言庶類蕃殖書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莊子曰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善轉旋非直達者也商子曰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蓋蓬有利轉之象故古者觀浮木而知爲舟觀轉蓬而知爲車然蓬雖轉徙無常其相遇往往而有也故其制字從逢更觀漢紀曰栗駭蓬轉因遇際會管子曰無儀法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故詩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大夫以刺幽王

蒿

晏子曰蒿草之高者也爾雅曰蘩之醜秋爲蒿蓋蘩之類至秋則高大矣故通呼爲蒿也又曰蒿蒿背之不白者也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蔚蓼蓼者莪匪莪伊蒿以憂思亂其精神故目視昏華視莪以爲蒿蔚也蔚大於蒿故前曰蒿後曰蔚也莊子所謂蒿目放於此乎說文耄從高省蓋五十象艾六十象耆七十象蒿艾治也蒿亂也莊子曰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

蓬蒿也蓬蒿以言穢亂管子曰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蒿之類至多如青蒿一類自有兩種有黃色者有青色者本草謂之青蒿亦恐有別也陝西綏銀之間有青蒿在蒿叢之間時有一兩株迥然青色土人謂之香蒿莖葉與常蒿悉同但比常蒿色青翠一如松檜之色至深秋餘蒿並黃此蒿猶青氣稍芬香恐古人所用以此爲勝

蘩

埤雅廣要　卷二六　五

蒿青而高蘩白而繁爾雅曰蘩皤蒿白蒿也葉麤於青蒿其初生至枯白於衆蒿至似細艾者所在有之又曰皤蒿也今俗謂之蓬蒿可以爲菹筏云豆藨蘩菹是也一曰由胡廣雅曰由胡白蒿也北海謂之旁勃夏小正曰繁由胡由胡旁勃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蘩所以祭也于沼于水之外也于沚于水之內也荇采之左右蘩采之內外蘋藻采之上下則其位彌下者其事亦彌繁故也傳曰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王后則荇音行上聲菜也國語曰王后親織玄紞丁感切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綖音宏延音純是也夫后祭荇夫人祭蘩大夫妻

埤雅廣要　卷二六　六

音孤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以下皆衣其夫與此同意七月之詩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傳曰采蘩所以生蠶也蓋農功有早晚蠶事有先後故言求桑于前以著蠶之早者采蘩於後以著蠶之晚者今覆蠶種尚用蒿云仙經曰白蒿白兔食之仙爾雅曰蘩蔏音免蒌音窶音豈謂是歟采蘩先言于沼于沚後言于澗之中言夫人於事有進而無退采蘋言澗在前采蘩言澗在後夫人嫌於事不勤大夫嫌於事不劭也

荇

埤雅廣要　卷二六　七

爾雅曰菩接余其葉荇蓋荇一名接余亦或謂之梵葵義生水中莖如釵股葉在莖端隨水淺深詩曰參差荇菜左右流之三相參爲參兩相差曰差參差言其出之無類左右言其采之無方王文公曰荽音綏餘詩雖以比淑女然后妃所求皆同德者則荽餘惟后妃可比焉其德行如此可以妾餘草矣若蘩蘋藻所謂餘草舊說藻華白荇華黃顏氏家訓云今荇菜是水悉有之黃華似蓴音純是也夫后祭荇夫人祭蘩大夫妻

祭蘋藻而詩之言荇止於芼（毛去聲）之而已蘩則
曰于以用之蘋藻則至于盛之湘之奠之無所
不爲焉亦其位彌高者其事亦彌略之證也又
后妃言沚大夫妻言澗后妃言洲夫人言
沼言沚大夫妻言瀕亦言之殺也且蘋蘩
薀藻溪澗沼沚之毛也而荇則異矣故后妃采
荇詩傳以爲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
不求備焉沼沚溪澗之草猶可以薦后妃則荇
菜也據此荇菜厚於蘋蘩故曰后妃有關雎之
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荇之言行也

蘋言賓藻言藻蘩言盛然則荇菜言采言芼是
亦共之而已故敎成之祭芼用蘋藻以成婦順
易曰德言盛禮言恭又曰君子以成德爲行然
則后妃采荇夫人采蘩大夫妻采蘋藻固有次
第哉且后妃夫人采一大夫妻采二二而足非
其至也許大夫妻者不一而足

蘋

婚義曰敎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
婦順也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魚亦柔異隱
伏故此三者婚禮以成婦順韓詩曰沈者曰蘋
浮者曰藻蓋藻萍類也似槐葉而連生生道旁
淺水中與萍雜至秋則紫今俗謂之馬藻亦呼
紫藻故曰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而傳云藻聚藻
也呂覽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蘋高誘謂蘋大蘋
水藻也據此蘋卽所謂藻水深絜處乃有故曰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也先言于以采藻于彼行
濱後言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亦言大夫妻之德
有隆而無殺左傳曰潢汙行潦之水蘋蘩薀藻
之采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淮南子曰容華
生蔈蔈生萍萍藻萍藻生浮草謂是歟蓋非蒲藻

之藻萍藻之藻浮蒲藻之藻沈草木疏以爲葉
似蓬蒿蔈如釵股而大謂之聚藻類矣按顏氏
家訓云若牛藻也卽機所謂如蓬者也駱瑛注
三蒼亦云薀藻之類則明非薀藻薀藻一名聚
藻薀聚也藻出乎水之上蘋出乎水之下故大
夫妻采之然而采蘩曰可以奉祭祀而采蘋言
共者蓋曰于以用之公侯之宮則所謂奉也于
以奠之宗室牖下則是奠之而已若然誰其尸
之有齊季女者祭主也蓋非大夫妻春秋傳曰
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置諸宗室季蘭尸之敬

也說者以爲季蘭季女佩蘭者也然則大夫之妻教成之祭共蘋藻焉於是使女之季者佩蘭主而奉之故傳以爲季女微主也

藻

藻水草之有文者出乎水下而不能出水之上其字從澡言自絜如澡也書曰藻火粉米藻取其清火取其明也周官希冕四章自藻而下其章不足道也故謂之希冕希冕言其數也玄冕二章自黼而下其數不足道也故謂之玄冕玄冕以爲希冕三章玄冕一章非冕言其色也先儒以爲希冕三章玄冕一章非是也孔子曰黼衣黼裳者不茹葷非不能食也服使然也蓋玄冕繪黼於衣繡黼於裳大祭則王服以齋故曰不茹葷也中祭而下則服玄端然則禮曰齊之玄也以幽陰思也玄冕亦爾非特玄端而已禮曰玄冕齊戒詩曰又何予之玄袞及黼黼玄冕也以袞舉上以黼舉下蓋言之法也由此觀之玄冕兩章則希冕四章明矣蓋子男之服毳冕五章則人君所服盡於此矣人君所服盡於毳冕則希冕而下臣服也故禮自毳冕而上章數皆以奇自希冕而下章數皆以偶奇陽也偶陰也孔子曰管仲鑲簋而朱紘山節而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說者以爲藻取其文蓋藻非特爲取其文亦以襛火今屋上覆樑謂之藻井取象於此亦曰綺井又謂之覆海亦或謂之愚頂風俗通曰殿堂宮室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草也所以厭火與此同義詩曰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蓋魚性食藻王者德至淵泉則藻茂而魚肥故以頒首莘尾爲得其性莊子曰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浮其性也故三章皆曰魚在在藻王在在鎬也且周之興也憂勤在豐其豈樂在鎬豈樂在鎬豈蓋憂釋而爲樂其嘉樂在洛故是詩正言樂豈蓋憂釋而爲樂怒釋而爲豈尚書大傳曰周書自泰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傳曰士卒扈藻言其和睦歡悅如扈之戲於水藻也或言魚藻亦以其如此

海藻

爾雅曰薄海藻如水藻而大似髮黑色生深海中陳藏器本草以爲爾雅所謂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正爲二藻也善療瘤瘿音留音節夫頸處

險而癭今汝洛間多焉而浙右閩廣山嶺重阻人鮮病之者按本草海藻昆布青苔紫菜皆療瘤癭結氣被海之邦食此故能療之也

蕭

蕭可以祭故其字從肅亦秋風之過蕭意象肅然故蕭一名萩其字從蕭也爾雅曰蕭萩萩似白蒿莖麤科生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詩曰取蕭祭脂凡祭灌鬯求諸陰陽奏樂求諸陰陽之間故禮曰聲音之號所以告詔於天地之間也又曰見以蕭光以報氣也坤雅廣要卷三下　二

加以鬱鬯以報魄也凡祭言鬯常先於蕭今祭義言鬯更在蕭後則以言商禮故也蓋周人先求諸陰故先灌鬯於茅蕭在後商人先求諸陽故先燔蕭灌鬯在後且周祭肺商祭肝故祭義言商禮先舉肝所謂羞肝肺首心是也郊特牲言周禮先舉肺所謂祭肺肝心是也詩曰泚彼下泉浸彼苞蕭民者上之所恃以事宗廟社稷蕭之象也又曰蓼彼蕭斯零露湑湑（音胥聲）今蕭微物能上達故詩亦以況四海之諸侯蕭之牛尾焉

蓼

爾雅曰蔆蕨攟（音眉）其葉似荇白華實有紫角刺人可食一名芰屈到嗜芰即此是也亦名薢茩（古后切）今俗謂之薢茩古諧切）蔡說文云楚謂之芰秦謂之薢茩但言蔆芰諸盜朱書亦不分別惟武陵記云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蔆其花紫色晝合宵炕（音亢）隨月轉移猶葵之隨日也舊說鏡謂之蔆華以其面平光影所成如此庚信鏡賦云照壁而蔆華自生是也

虞蓼

坤雅廣要卷三下　二

此即蓼之生水澤者也似蓼莖赤味辛一名薔爾雅曰薔（音色）虞蓼是也詩曰其鎛斯趙以薅（音高）荼蓼荼陸草也蓼水草也以薅荼蓼則高下無所不治且因暑雨化之則草不復生而地美蓋非特去草之害亦以釀（音濃）其田疇故荼蓼朽止於是黍稷茂止也月令季夏姚蘼（音替除草也）行水利以殺草如此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彊此之謂也詩曰未堪家多難予又棐于蓼成王初惑管蔡而疑周公四國之亂幾毀王室則嘗集于蓼矣悟而悉（音祕）後悲故曰未堪家多難予

又集于蓼予又集于蓼言辛苦也離騷曰蓼蟲不能從乎葵藿則葵藿甘而蓼苦故也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復吳怨臥則切之以蓼冬則抱冰夏則附火言其刻志如此

卷耳　卷上　聲

爾雅曰蒘耳苓耳廣雅曰卽枲　西上聲　耳也幽州人謂之爵耳或曰形似鼠耳故有耳之號也或曰白華細莖子如婦人耳瑞故名云荊楚記曰卷耳一名瑞草亦云蒼耳叢生如盤令人以葉覆麥作黃衣者所在有之詩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后妃持是器采是物而不滿焉則以志在彼不在此也問者曰后妃貴矣今曰采卷耳何也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詩人借此以寫后妃之志焉耳故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荀子曰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日之允也故序以爲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芣　音追切

爾雅曰蓫芣苢廣雅曰芣苢似菘　音嵩　而有毛其子如粟傳曰磁石引鍼琥珀拾芥卽此是也或曰草謂之芥琥珀所脊謂草爾故類從以爲琥珀脊草也方言曰蘇芥草

也江淮南楚之間曰蘇自關而西或曰草或曰芥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手足有之也土芥曼之也芥辛菜也今人望梅生津食芥墮淚此五液之自內至也慕而涎垂穢而汗發此五液之自外至也慕而涎垂穢而汗發之陸所謂邊豆之實水陸之品也

二五利焉二五皆龍德故也本草經曰尋萬物之性皆有離合虎嘯風生龍吟雲起磁石引鍼琥珀拾芥漆得蟹而散麻得漆而湧桂得蔥而相關感多如此類其理不可得而思也

芠巨險切

芠葉似荷而大其上有數十甽女六切甽川也如沸泉之屬有粟韜一名雞頭蓋其蓬鐏似雞首故曰雞頭一名雞壅莊子曰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此言貴賤更事也當其所須則貴雞用而緩則賤豈有常也哉俗云荷華曰舒夜斂芠華晝合宵炕此陰陽之異也方言曰北燕謂之葰羊捶切又音役捶之累切青徐淮泗之間謂之芠南楚江淮之間謂之鴈頭狀蓋似禽鳥之首故傳以名之周官邊人加籩之實菱芠棗栗同脯菱芠取之水棗脯取之陸所謂邊豆之實水陸之品也

卉物門

釋草類

韭

說文曰一種而久者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論衡曰地性生草山性生木故地種葵韭山種棗栗名曰美園茂林也韭者久也一種永生故禮祭宗廟韭曰豐本且其本豐則末殺瘦矣蓋韮音械薤同之美在白韭之美在黃皆惡其末之盛也齊民要術曰韭高三寸便翦其以此乎

又曰翦如葱法一歲之中不過五翦凡翦不用日中故諺曰觸露不掐葵中不剪韭也韭性內生根喜上跳故種與葵同法而畦欲極深詩曰獻羔祭韭開冰春祭也故獻羔祭韭禮曰春行羔豚又曰春薦韭是也內則曰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葱與芥陰物也韭與蓼陽物也傳曰政道得則陰物變爲陽物鄭玄云若葱爲韭是也

薤

薤宜白輭良地種法一本率七八支諺曰葱二科薤四科輒圓大故以七八爲率爾雅曰薤鴻薈音櫻去聲卽此是也內則曰脂用葱膏用薤葱亦薤屬然薤菜也傳曰五葷鍊形葱者其一也齊民要術以爲種葱良地三翦薄地再翦八月止不止則葱無袍而損白薤葱肉曰白其青謂之袍爾雅曰青謂之葱詩曰有瑲葱珩葱竊青也淮南子曰君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青葱則拔之言無所不取矣崔寔曰三月別小葱六月別大葱夏葱曰小冬葱曰大今其袍皆中虛故脉如葱

葉謂之浮其字從忽今俗米葱謂之葱則亦以達氣故也傳曰鬱鬱葱葱佳哉氣也鬱鬱塞也葱葱通也

菘 音嵩

菘性陵冬不彫四時長見有松之操故其字會意而本草以爲交耐霜雪也舊說菘菜北種初年半爲蕪菁二年菘種都絕蕪菁南種亦然蓋菘之不生北土猶橘柚之變於淮北矣蕪菁似菘而小有臺一名葑爾雅曰須葖蕪也今俗謂之臺菜方言曰陳楚之間謂之蘆趙魏

之郊謂之大芥其紫華者謂之蘆菔一名來菔所謂温菘是也來菔言來麪之所服也

壺

似匏而圓曰壺壺圜器也故謂之壺亦曰壺盧古今注曰壺盧瓠之無柄者也玄蜂若壺蓋取諸此壺性善浮要之可以涉水南人謂之要舟鵝冠子曰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以此故也詩曰八月斷壺壺性蔓生披蔓斬之故曰斷也今其收法八月冷露降瓠先斷其根令其餘蔓飲之數日乃收尤爲堅成可用莊子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壺之爲樽其來尚矣春秋傳曰尊以罍壺司尊彝曰秋嘗冬烝祼用鬱鬯彝黄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壺尊著尊皆以質爲貴者記曰器用陶匏貴其質也蓋壺與用匏同義而著尊著地無足反本之象玄冬素秋質略之時故其用尊如此又曰凡六彝六尊之酌鸞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淪始銳切酌凡酒酌俻酌蓋曰凡酒俻酌言凡以殊之則非蒙上之文矣然則六彝鸞尊也其初祠朝踐用兩獻尊醴齊之尊也再獻用兩象尊盎齊之尊也烝嘗朝獻用兩著尊亦醴齊之尊也饋獻用兩大尊盎齊之尊也凡四時之間祀醴齊在兩山尊凡六尊由是觀之灌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獻之正也禮運曰醴酸以獻蓋朝事之時也故曰然後退而合享體其犬豕牛羊此當饋食之節矣其餘三齊陳之以祭而已詩曰清酒以祭是也鄭氏謂唯大事於大廟備五齊三酒誤矣蓋酒正曰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謂之凡祭祀共五齊三酒則豈特大事于大廟而已

瓠

瓠狀要類於首尾類於要微銳緣蔓而生詩曰南有樛音鳩木甘瓠累之言樛木下逮故甘瓠得以累之則賢者以貴下賤之況也序曰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以此故也傳曰苦匏不材於人苦匏不材於人則明此甘瓠譬其材也記曰取賢斂材則賢進於材矣故此賢者在上材者在下又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瓠葉庶人之菜也菜無微於瓠葉肉無薄於兔

首故詩以箸古人不以微薄廢禮如此相馬經曰頭欲少肉如剝兔首爾雅曰瓠棲瓣詩曰齒如瓠犀犀瓣也相法齒瓣白如瓠犀青如榴子者貴故詩主言之風俗通曰八月秋穰可以殺瓠取其色澤而堅類從以爲瓠死燒穰瓜亡煮漆即此是也今俗畜瓠之家不燒穰種瓜之家不焚漆物類相感志曰牛踏蔓上則苦乘者以瓠盛酒冬即煖夏即冷

匏

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傳曰匏謂之瓠

誤矣蓋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定非一物也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繫而不食以苦故也詩曰匏有苦葉則濟有深涉匏記時也言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匏記時也至百川灌河秋水漲之時也冬水縮之時也匏亦正以濟水故詩以記濟有深涉之時國語曰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曾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是也詩曰酌之用匏酌之用匏言其質也言其質如此則亦厚於民故也郊特牲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陶匏蓋取其質古今註曰匏

蒲盧

細要曰蒲一曰蒲盧細要土蜂謂之蒲盧義取諸此中庸曰夫政也者蒲盧也亦或謂之果蠃今蒲其根箸在土而浮蔓常緣於木故亦或謂之果蠃音羅上聲也傳曰在地爲蓏力果切羅上聲在木爲果詩曰不流束蒲蒲性輕揚善浮故此亦或謂之蒲蒲亦善浮故也淮南子曰百人抗浮說者曰蒲一名浮蓋是矣本草云瓠類小者名瓢瓢

瓜

取諸漂蒲取諸蒲其義一也

瓜性惡香尤忌聞麝麝氣觸之乃至一蒂不收制字象其實在髮蔓之間詩曰綿綿瓜瓞大曰瓜小曰瓞爾雅曰其紹瓞蓋瓜之繼本爲紹紹今驗近本之瓜肯小末則復大故曰其紹瓞也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廬言於天無露者瓜言於地無曠者且田之大界曰疆其小者場也場言至此而易主矣至此易主今種瓜於其上者以明百姓親睦利與同井共之也蓋古之人禮

有讓畔義有灌瓜者由是而已爾雅曰瓜曰華之桃曰膽之華取譬於華膽取譬於膽禮爲天子削瓜副之巾以綌爲國君削瓜華之巾以綌蓋華若草木之華然副絕而不屬華析而不絕也郊特牲曰夫子樹瓜華不斂焉種也瓜曰華之故謂之瓜華而瓜性少延輒腐故禮以戒諸侯畜藏又曰瓜祭上環舊說其忖謂之環環瓜之脫華處也其當謂之蒂蒂瓜之繫蔓處也蒂味小苦墨子曰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也稽聖賦曰瓜寒於曝油冷於煎

龍

龍紅草也爾雅曰紅龍古其大者蘧丘非切一名馬蓼莖大而赤生水澤中高丈餘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山有橋松隰有游龍蓋山性宜木隰性宜草而扶蘇荷華橋松游龍皆山隰之所養以自美者也橋高也游縱也以縱故謂之龍上聳曰橋山海經曰其上多橋木而鄭讀曰槁誤矣傳曰扶蘇扶胥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菌菌是詩先言木扶胥於上草扶渠於下後言木橋聳於上草游縱於下則山隰之所養以自美者至矣今忽不見子都乃見狡童則曾是之不如也孟子曰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

長楚

爾雅曰長楚銚音迢芃音弋今羊桃也白華子如小麥其葉與實皆似桃故有桃之號也詩曰隰有萇楚猗儺其枝猗儺其華猗儺其實猗倚也儺節也萇楚柔弱又生下濕然其枝其華其實有倚以立故雖卑濕而不淫有節以生故雖柔弱而不恣國人疾其君之淫恣曾是之不如曰樂子之無知無家無室也人含陰陽之情豈可以無知無知非所宜樂也又況於無家無家非所宜樂也又況於無家無家無室則甚疾其君之淫恣也孔子曰疾之已甚亂也今其詩如此而不嫌已甚則更以疾亂故也一曰有兩羊桃一種華實皆連理故詩以刺淫恣

蒺藜

蒺藜一名蔣莖高丈餘蒿屬也其葉似艾白色初生可啖江東採以羹魚詩曰翹翹錯薪言刈其蒺藜之子于歸言秣音末其駒言文王之化行乎

江漢之域婚姻能以禮行而男子廉婦人貞雅勠莞者以錯薪相讓言刈其蓫而已即序所謂美化者也蓫化行始於雎鳩雎之化行始於雎鳥終於勠莞之卑可謂至矣故是詩言刈楚蓫者汝墳一章曰伐其條枝二章曰伐其條肄也一曰蓫言微者之猶有才駒言宴者之猶有禮也管子曰蓫下於聲（音谷）聲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襄

蘼蕪

埤雅廣要　卷二七　九

爾雅曰蘄茝（與芷同又音祉）蘼蕪一名江離今似蛇（音平）牀而香葉如小委狀蓋楚謂之離晉謂之蘨（音燒）齊謂之蘼氾論曰夫亂人者若苭窮之與蘼蕪本蛇狀之與蘼蕪是也使人相去也若玉之與石也蔡之與莧也則論人易矣故曰大聖之與大佞難知也是故周公忠勤而被流言王莽折節以致虛譽字說曰蘼可以養鼻又可以養體厄者養也

苹

苹一名萍無根而浮常與水平故曰苹也江東

謂之薸言無定性漂流隨風而已周官萍氏掌水禁鄭氏云以不沈溺取名蓋使之幾酒謹酒也詩曰呦（音幽）呦鹿鳴食野之苹則飲且食也序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又實幣帛以將其厚意則承筐是將也月令季春曰萍始生舊說萍善滋生一夜七子一曰萍浮於流水則不生於止水則一夕生九子故謂之九子萍也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之性也故苹飄聚根反日暴則死矣苹之殖根以水爲地也世說楊華入水化爲浮萍

埤雅廣要　卷二七　十

茉苢

茉苢一名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大葉長穗好生牛馬跡中故曰馬舄車前當道也神仙服食法曰車前之實雷之精也善療孕婦難產及令人有子故詩曰采之有子之桔（音結）之襭（賢入聲）之掇（端入聲）之捋（亂入聲）之而序者以爲和平則婦人樂有子也按本草云生平澤丘陵阪道中然則一名勝舄亦或謂之陵舄以此刘子曰若蜳（音蛙）蠅爲鶉得水爲鼃得水土之際則爲蜳蠅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車前也故或謂之蝦蟆

衣韓詩傳曰直曰車前瞿曰芣苢益生於兩旁謂之瞿芣從草從不苢從草從吕芣苢樂有子者所以和平然後婦人樂有子則芣苢或不或吕按草最易生然他草所在或無唯車前蒼耳所至有之故芣苢卷耳之詩正言此二物蓋不如是不足以箸志不在焉與樂有子也

著

著蓍屬也從者草之壽者也六十曰著卦之別六十有四著數窮於此且著所指非極數也博物志曰以老故知吉凶生千歲三百莖同本其

上常有黃雲覆之易以爲數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亦有美惡如龜焉故周官簭與筮通人上春相簭也易曰蓍之德圓而誌卦之德方以知又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蓋主文王言之文王重易六爻故繫辭主意如此爾說者以爲泛論聖人誤矣文王以文治所謂神武而不殺者也或曰重卦伏羲爾今曰文王重卦奈何曰伏羲重卦重三畫於前文王重卦重六爻於後何也曰占用二曰貞曰悔周官曰大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知之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何用知文王重卦重六爻於後以司馬遷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蓋西伯拘而演易楊雄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知之也故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按乾鑿度曰垂皇策者羲伏羲用著則卦固已重矣然而世質民淳古法惟用七八六十四卦

皆不動若乾止於坤不能變也夏商因之皆以七八爲占連山歸藏是已後至文王世益澆薄占法始用九六蓋不如此不足應天下之變也今易是已六十四卦皆動若乾六爻皆九初九可變而之姤九二可變而之同人坤六爻皆六初六可變而之復六二可變而之臨所謂重卦於是爲至左氏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又曰遇艮之八是謂艮之隨傳曰周易以變者爲占是也然則伏羲重七八文王重九六由是觀之伏羲

亦重卦而馬遷楊雄但言伏羲作易八卦文王六十四蓋各以其盛者言之也

葦

爾雅曰葦醜芀（郎得切）言其葦皆有芀秀今風輒吹揚如雪其聚於地如絮也淮南子曰蔣苗類絮而不可以爲絮絮葦即今之蘆一名蔮葭葦之未秀者也葭一名葦兼一名蒹蒹蒹高數尺今人以爲蒹箔因此爲名也至秋堅成謂之萑萑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

扶吾形尋擢吾性則明此幼曰蒹葭長曰萑葦矣先儒以爲萑如葦而細按禮曰土鼓蕢桴葦籥伊祁氏之樂也葦管中衺則萑小而葦大矣是故閒之偉其字從韋則韋緩故也荀子曰柔（音揉）君蒲葦非（音揩之涉反）也韋可緯爲薄席萑亦可綍唯完而用不如蘆之或析也故音完舊云雞羽焚而清颺起蘆灰缺而月暈移說者以爲取蘆草灰隨牖下月光中令圓晝缺其一面也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則月暈亦缺於上也引此毳衣如菼又曰以毳爲縐色如蘙（音門）如蘙（音梁）粟也故謂之毳冕禹之赤苗也引此毳衣如璊明非

施以生之霜刻制以成之霜露所以譬禮之成禮至於周而成故也厭（於豔切）入浥行露言貞信之教興則白露爲霜象禮之成矣采采言其色鮮而未淒淒言其色慘而未蒼蒹葭淒淒白露未晞蒹葭采采白露未已則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之譬也郊居賦曰編霜菱葺寒茅益茅菱醜霜降收縮萬物然後堅成可用故詩取況如此

菱（貞聲）上

廣雅云萑荻也荻之初生曰菱蘆其未秀者也

說文曰萑之初生一曰亂（魚患切）一曰騅（音維）按釋言曰菱騅也菱亂也則萑葭長曰萑葦騅是以詩曰葭菱揭揭蓋故（音作）依爲而爲衆之患詩以譬妾之上僭又曰太車檻檻毳衣如菼大車啍啍（音敦）毳衣如璊（音門）太車聽訟者之車也毳衣聽訟者之服也檻檻言檻而收制之也故曰畏子不敢啍啍言訊而誥戒之也故曰畏子不奔說文曰縐（音詐）色如鶵（音壇）類騅帛也引此毳衣如菼又曰以毳爲縐色如鶵（音門）粟（音梁）赤也故謂之毳冕禹之赤苗也引此毳衣如璊明非

毳兒矣且毳冕作繪宗彝非所以聽訟又其衣不得如菉蒨書瑞赤如說文之義是或一服也蓋青者如菉故謂之綠其赤者如瑞故謂之縓故綠從菉省縓從瑞省一曰菉玄色言其衣如之瑞繅色言其裳如之大夫玄冕今曰毳冕者蓋禮所謂上大夫卿也傳曰菉騅也蘆之初生蘆黑也騅杜青黑之間今按郭璞注以爲蒹似萑而細者又曰似萑而小實中爲菉則蒹菉又蘆之一種也益蒹萑之小者菉萑之小者故其醜似萑而細與如萑而小者亦或謂之蒹菉爾雅曰蕭萩茶蔌麃芀萑苕謂之茶萑苕謂之芀詩曰予所捋茶傳曰茶萑苕也今女匠亦以萑茶絮巢其色白故傳曰望而視之欲其茶白也又曰旗旐皆白望之如日旗旐皆白望之如茶字或謂之距荷薡荷一本其說曰蘆謂之葭葭謂之菼其始生曰菉又謂之蔨荻強而葭弱荻高而葭下故謂之荻菉中赤始生未黑黑已而赤故謂之菉其根旁行牽援蔓互其行無辨矣而又強焉故又謂之亂亂之始生常以無辨唯其強也乃能爲亂

卷第二十七　終

荷總名也華葉等名具衆義故以不知爲問謂之荷也昔人正名百物有是哉故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郭璞以爲芙蕖一名芙蓉按說文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蓉芙蓉華之號也蓋亦通曰芙蕖毛詩傳云荷芙蕖也其華菡萏許慎以爲其華曰芙蓉其實曰蓮蓮之茂者曰菡萏其實曰蓮蓮之言連也連連不絕也蓮之爲物生於水而出於泥既有以自潔又會而屬焉若此可以連物

矣而蓮實若茼隨晉昕闢闢焉蔓假根以立干不如滿之有所偶假莖以出而不如茄之有所加假華以生而不如蓮之有所連菌蕳之有菌也若此可謂遐矣夫茼物者終於吐蓮物者終於散偶物者或析之加物亦不可爲常故遐在此不在彼也蔤音密切美退藏於無用而可用可見者本焉若此可謂密矣合此衆美則可以何物可以爲夫可以爲渠故曰荷芙蕖也荷之實物爲義故通於負荷之字

菡萏

埤雅廣要　卷二八　二

爾雅曰芙蓉其實蓮蓋莖茎曰芙蓉秀曰菡萏華之最秀異者也大者華至百葉然則華亦謂之芙蓉楚辭所謂搴芙蓉兮木末蓋言此也凡物皆先華而後實獨此華果齊生故西域之書多言此詩曰有蒲與荷有蒲與蓮有蒲菡萏言其氣之芳菡萏言其色之美拾遺記曰昆流素蓮一房百子凌冬而茂王文公曰蓮華有色有香得日光乃開敷生卑濕游泥生故謂之藕又華初箸子於水水不能沒雖在淤泥不生高原陸地蓮生於水水不能沒雖在淤泥倒垂首更在上也

藕

埤雅廣要　卷二八　三

爾雅曰其本蔤其根藕蓋莖茎下白蒻在泥中者曰蔤蔤藕偶生又善耕泥引長故藕之文從耦名之亦曰藕今江左穿池取汲不欲種藕以藕善耕泥壞池也俗云藕生應月月生一節閏輒益一今芋有十二子爲衛里俗以爲應月之數說文曰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舊說赤箭根有十三爲衛如芋有風不動無風自搖亦其類也趙辟公雜記曰藕能移鯉能飛龜能守凡芙蕖行藕如竹之行鞭爾節生一葉一華華葉常偶生故謂之藕又華初箸子於水水不能沒雖在淤泥倒垂首更在上首顧在下久之其房

茶音搽草名可食

茶苦菜也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至夏乃秀月令孟夏苦菜秀即此是也此草凌冬不彫故一名游冬凡此則以四時制名也顏氏家訓曰茶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出其闉闍音都有女如茶雲蓋言盛茶蓋言繁也傳曰秦網密於秋茶詩曰堇茶如飴堇毒茶苦故言如飴以箸風土之善國語曰寘鴆沈去聲于酒寘堇于肉詩曰誰謂茶苦其甘如薺濟上聲

埤雅廣要　卷三十八　四

埤雅廣要卷三十八　四

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其此之謂歟

葵

齊民要術曰今世葵有紫莖白莖二種春必畦種水澆而冬種者有雪勿令從風飛去每雪輒一勞之勞雪令地保澤葉又不蟲掐必待露解收必待霜降傷晚則黃爛傷早則黑澁也詩曰七月亨葵及菽即此是也左傳曰鮑莊子之知不及葵葵猶能衛其足今葵心隨日光所轉輒低覆其根似知孔子曰禾生秉穗向根不忘本也蓋禾之向根仁也葵之衛足知也仁所以守之知所以揆之故葵揆也字說曰草也能揆日

埤雅廣要　卷三十八　五

埤雅廣要卷三十八　五

藍

爾雅曰蔵音針馬藍染草也即今大葉冬藍爲澱長氣然則艾藍於夏先王之法禁焉鄭氏云爲傷以此故也由是觀之先賢所云藏冰所以無雹

而原蠶惡其害馬豈虛言也哉齊民要術以爲種藍一同蓼法藍三葉澆之婿治令淨五月中新雨後卽拔栽之故夏小正五月啓蘭灌沐藍蓼灌澆灌也沐剔沐也詩曰終朝采綠不盈一匊終朝采掇而綠不盈一匊藍不盈一襜藍綠易得之物今以憂思貳之故雖終朝采掇而綠不盈一匊藍不盈一襜音占切尺也藍大於綠又其畦植如鱗則其采之盈襜易矣故詩以爲後綠可以染黃藍可以染青則皆婦人致飾之物故詩正言之荀子

三樂也故序詩者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南山有臺樂得賢也菁菁者莪樂育材也爾雅釋蟲曰蛾羅也釋草又曰莪蘿也蓋蛾所以生蠶莪亦所以覆而出之此義亦謂之羅歟字說曰莪以科生而俄詩曰匪莪伊蔚莪而莪細育材之詩正言莪者以此

莪

莪亦曰蘿蒿蘿之爲言高也莪生澤國漸洳之地葉似斜蒿而細科生可食宿根先於百草一名蘿蒿一名水大陵也莪微草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猶大陵之長育微草也菁菁盛貌蓁蓁盛則乃青霜死而後黃落故菁之文從青詩曰何草不玄以言其生何草不黃以言其死也蓋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世方太平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一樂也能得賢者以爲邦家立太平之基二樂也得天下之人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故序詩者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南山有臺樂得賢也菁菁者莪樂育材也爾雅釋蟲

曰蛾羅也釋草又曰莪蘿也蓋蛾所以生蠶莪亦所以覆而出之此義亦謂之羅歟字說曰莪以科生而俄詩曰匪莪伊蔚莪而莪細育材之詩正言莪者以此蒿直蔚麤而莪細育材之詩正言莪者以此

芹

詩曰薄音必沸檻泉言采其芹芹水菜也一名水英爾雅謂之楚葵泮宮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芹二章曰薄采其藻三章曰薄采其茆取有香藻取有文茆取有味蓋士之於學也攬其芳臭而至則采芹之譬也既至矣於是學文則采藻

之譬也及其久也知道之味又嗜而學焉則眾芋之譬也芋蓴也葉如荇菜而紫莖大如箸采滑可羹芹潔白而有節其氣芬芳而味不如蓴之美故列子以爲客有獻芹者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也齊民要術云蓴性易生種以深淺爲候水深則莖肥而葉少水淺則葉多而莖瘦亦逐水而性滑故謂之淳菜

鞠

爾雅曰鞠治牆（古音嬙）今之秋華鞠也鞠草有華至此而窮焉故謂之鞠一曰鞠如聚金鞠而不落

故名鞠蓋鞠不落華蕉不落葉亦蕉一葉舒則一葉焦而不落故謂之蕉也月令季秋云鞠有黃華曰有者非其有之時也春秋傳曰有者不宜有也周官后饗服鞠衣鞠衣色黃象鞠華於陰中其華則又中之色也后卽內外命婦而饗則使天下之嬪婦取中焉其所服如此王后六服褘翟取翬（音俞）狄取榆鞠衣又取諸鞠故鳥獸草木之名孔子欲學者之多識而記禮者以爲衣服在身而不知其名爲罔也鄭氏解周官以爲王后六服翬狄玄榆狄青闕狄赤黃展衣白穀衣黑若所謂翬狄玄榆狄青鞠衣黃其說是矣所謂闕狄赤展衣白穀衣黑其說非也按毛詩傳言展衣以丹穀爲之則展衣赤矣赤則宣布箸盡有誠信之道焉故謂之展又或謂之檀（音展）也禮記曰內子以檀衣亦通帛爲檀檀絺帛也與此同義鞠衣黃展衣赤則穀衣白矣難者曰穀衣吉服也純白非婦人吉服所宜曰蓋不知穀衣之有繡衲（音納）也周官緣衣是已闕狄一名屈狄則視榆狄之制有屈焉尔刻而不畫是也其色宜亦如榆狄也

蕨蔌

蕨蔌布地蔓生子有三角刺人狀如菱而小蕨之言疾也一名茨可以茨牆故謂之茨牆有茨序曰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正言蕨蔌以此詩曰牆有茨不可埽也言欲埽去之反傷牆也以刺穢礙易曰據于蕨蔌六三以柔乘剛故曰據于蕨蔌據于蕨蔌非所據而據焉者也今兵家乃鑄鐵爲之以梗敵路亦呼蕨蔌韓詩外傳以爲春殖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殖蕨蔌夏不得采其葉秋得其刺焉故君子慎所立

也師曠曰歲欲旱草先生旱草即蒺藜也其能知時如此

木權

釋草曰櫬（設上聲大舘切）木權槿木權似李五月始華月令木權榮是也華如葵朝生夕隕一名舜蓋舜之義取諸此詩曰顏如舜華又曰顏如舜英顏如舜華則言不可與久也顏如舜英則愈不可與久矣蓋榮而不實者謂之英人物志曰草之精秀者爲英獸之將羣者爲雄張良是英韓信是雄篤論曰日給之華似柔柔實而日給虛

虛僞之與貞實相似也義之法帖曰來禽青李來禽柔屬也言果以美而來禽

莧

莧有紅莧白莧紫莧三色爾雅曰蒉赤莧即今紅莧是也莖葉皆高大而見故其字從見指事也易曰莧陸夬夬見之象也九五剛得尊位大中高大以平而柔生於上莧陸之象也列子曰老非之爲莧也老羭（音俞）之爲猿也言物以老故變有如此者故易以九六爲老蓋老則變矣傳曰

青泥殺鼈得莧復生今人食鼈忌莧其以此乎字說曰茵（音盲）除眩莧除翳遂逐水亦逐蠱

茹蘆（音如閭）

爾雅曰茹蘆茅蒐（音搜）蓋茹蘆一名茅蒐其葉似綠可以染絳說文曰八月所生故蒐從草從鬼齊人謂之茜（千去聲）陶隱居以爲東方諸處乃有而少不如西多夫文西草爲茜其或又以此乎詩曰東門之墠茹蘆在阪言男女之際以禮則近而易如東門之墠茹蘆在阪也又曰縞衣茹蘆聊可與娛茹蘆茅蒐之染女服也言國人多喪思得室家吉服以相保也蓋縞衣言物而非麻茹蘆言色而非素明吉服矣周官庶氏掌除蠱毒以攻之嘉草攻之嘉草若茜之類是也春秋傳曰皿蟲爲蠱篆體以爲皿器也蟲諸蟲也指事律說造畜蠱毒謂集合諸虫置於一器之內久而相食諸虫皆盡若獨蛇在即爲蛇蠱之類故其字指事如此傳曰千畝之戰晉厲公侯等然則梔茜之

臺夫須夫須莎草也可以爲笠又可以爲蓑疏而無温故莎從沙與内司服所謂沙同意詩曰臺笠緇撮又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南山有桑有杞山有楊南山有杞北山有李南山有栲北山有杞山君象也南以象明君北以象暗君益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是爲與賢之道而已未有以得之也未有以得之則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矣惟其子孫雖有昏亂而先君之舊臣不忍去之以自獻於先王者此得賢之道也故此言南山又言北山萊可食桑可衣臺可

覆楊可載賢者之類也臺萊草也其生也枉物下其成也枉物先有基之象故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養草以致木養小以致大至有鸒彼之楊沃若之桑以貢乎山則有光之象故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基所以安也光所以榮也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此言其大者也小不遺臺萊大不棄桑楊若杞李者猶枉所收此言其悉者也桑楊之於山雖大而不能高雖堅而不能久得賢之盛若栲杞枸名十音酌梗高大以不朽成乎山則至矣故

於南山曰有杞有栲北山曰有李有杻也李可果杞可茹有養之道故曰民之父母杻可爲弓幹栲可爲車輻有久之道故曰遐不眉壽且臺可覆桑可以衣象庇下之臣杞可茹以象養下之臣栲可以爲車輻以象任重之臣故言之於南山此明君所賴以治者也萊可食舟可載以象濟難之臣李可果以象治寘客之臣杻可爲弓幹以象治軍旅之臣故言之於北山此暗君所賴以存者也孔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奚其喪此

北山有萊有楊有李之意也德音不已言有繼也德音是茂言有承也保艾爾後又言燕及子孫稱其壽之如其上猶以爲未足也更以言其德稱其今之如其上猶以爲未足也更以言其後夫壽考之福算至於無期境至於無疆者又非特頌願之而已蓋古者有道之賢省事以清君之心備物以適君之體心清則生淨體適則生樂此君之所以壽也故初曰萬壽無疆君之遇其臣也何獨不然言聽諫從膏澤下於民使其優爲之不迫於禍患者此近

壽之道也故始曰遐不眉壽終曰遐不黃耇

艾

爾雅曰艾冰臺其字從乂草之可以乂病者也一名灸草詩曰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蕭所以共祭艾所以療疾以言所將滋大其懼讒亦滋甚也曲禮曰十年曰幼學幼者十年之名學者其事也二十曰弱冠弱者二十之名冠者其事也三十曰壯有室壯者三十之名有室者其事也四十曰強而仕強者四十之名仕者其事也壯及幼之詞壯則能立矣強則能行矣蓋是也當致養而已故百年曰期頤博物志曰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得火艾曰冰臺其以此乎舊說燕蓐音辱惡艾字說曰艾可乂疾久而彌善故爾雅曰艾長也艾歷也變以乂灸爲名艾以乂疾爲義皆以所歷長所閱衆故也醫用艾灸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爲法其言若干壯謂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鸙五華切

小草五色似綬故名綬草詩曰邛有旨鸙五的切言欲有文采具備以成條理之臣如鸙者不戕賊之而後得焉或曰鸙綬鳥也故鸙有雜色似綬其字從鸙釋草曰鸙綬也是詩始曰防有鵲巢卒曰邛有鵲巢也且歷而至之矣然後可指而使之也其德又十年而一進則可以爲公矣故曰七十曰老而傳周官三公謂之鄉老既老矣則又十年而耄故八十曰耄九十曰耄者艾之至也耄者老之至也夫文老至爲耄如此而已耄憒忘也春秋傳曰謂老將知而耄及之百年則人之大期在是也當致養而已故百年曰期頤博物志曰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得火艾曰冰臺其以此乎舊說燕蓐音辱惡艾字說曰艾可乂疾久而彌善故爾雅曰艾長也艾歷也變以乂灸爲名艾以乂疾爲義皆以所歷長所閱衆故也醫用艾灸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爲法其言若干壯謂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旨鶻者言以不戕賊之故卬有旨鶻也且鶻善相其地而累巢安則致其功用有驚懼之憂則不累也鶻善相其天而吐綬樂則見其文采有戕賊之疑則不吐也傳曰虞氏之恩被於動植故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今綬鳥大如鸚鵡頭頰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食必蓄嗉臆前大如斗慮觸其嗉行每遠草木古今註云吐綬鳥一名功曹今俗謂之錦囊蓋鵲性多懼就利違害莊子所謂瞿鵲子者義取諸此故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周書又有意

而子者意而燕也與鵲及矣蓋燕襲諸人間無所猜懼故問道乎許由而許由曰堯既已黥汝以仁義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卉物門

釋草類

薇

爾雅曰薇垂水好生水邊故曰垂水似藿菜之微者也故禮芼豕以薇記曰鮪魚須蕨與芼牛藿羊苦豕薇是也詩曰采薇采薇亦作止采薇采薇亦作止采薇采薇薇亦柔止采薇采薇薇亦剛止作止未可食矣采之時也柔止則可食之時剛止則不可食矣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然猶戍

役焉未已則所以甚言其苦也傳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此之謂也詩曰山有蕨薇隰有杞棘君子作歌維以告哀蕨薇所以祭也下國構禍怨亂並興則孝子有不得饗其親者矣故詩所以告哀也孔子曰吾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其爲是歟字說曰蔥疏闊節達氣液忽也所謂蔥珩其色如此總亦如此薇禮芼用焉然薇者所食故詩以采薇言戍役之苦而草蟲序於蕨後喻求取之薄薇與薑同薑也薑我者也於毒邪臭腥寒熱皆足以禦之芥介也畀我

者也汗能發之氣能散之

蕨

爾雅曰蕨鱉初生無葉可食狀如大雀拳足又如其足之蹶也故謂之蕨周秦曰蕨齊魯曰鱉俗云初生亦類鱉脚故曰鱉也詩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蕨陟彼南山言采其蕨大夫妻之祭於其將嫁則以蘋藻於其既嫁則以蕨薇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然而能循采蘋法度則其用蕨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草蟲大夫妻之德也采蘋大夫妻之本也草木疏云

漢時官園種薇以共宗廟祭祀然則祭用蕨薇先王之禮舊矣一章曰憂心忡忡音衝繼之以我心則降二章曰憂心惙惙音輟入聲繼之以我心則說蓋降所以反忡忡說所以反惙惙忡忡言中而不下也惙惙言綴而不解也降下也說解也故說文又借爲解車曰說之說

蒬絲

枉木爲女蘿枉草爲菟絲舊說上有菟絲下必有伏菟之根無此菟枉下則絲不得生乎上然其實不屬也淮南子曰下有茯苓上有菟絲詩

曰蔦音了與女蘿施于松柏言蔦之爲物寄生而女蘿浮蔓尚得施于松柏可以人而不如乎且姓同本而生族同支而出則與寄生浮蔓者異矣故詩以此駮王蒬絲一名唐一名蒙一名王女爾雅曰唐蒙女蘿女蘿菟絲又曰唐王女是也詩曰爰采唐矣沫之鄉矣爰采麥矣沫之北矣爰采麥矣沫之東矣唐生於山麥生於野葑生於圃北幽之地也東顯之地也言北以見期於幽遠言東則非特期於幽遠又至於明顯且近矣此序所謂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者也淮

南子曰菟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皆自然者也

蕙

蕙香草也或謂之薰左傳曰所謂一薰一蕕者是也凡氣薰則惠和暴則酷烈故於文蕙草爲蕙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薰蕙和也故可以解民之慍莊子曰薰然慈仁謂之君子蓋取諸此今惠亦通於蕙楊雄曰踩惠圃踐蘭唐是也傳曰天子卹諸侯薰大夫蘭芝士蘭庶人艾大夫併言蘭芝者上大夫蘭下大夫

芝也蓋凡摯諸侯圭大夫羔鴈士雉庶人鶩此見生者之摯也天子以鬯諸侯薰大夫蘭芝士蕭庶人艾此見死者之摯也禮曰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匹此相備也天子言鬯諸侯而下言見生者之摯蓋言之法也先儒以爲諸侯薰謂未得圭瓚之賜以此和酒則於王制資鬯之說害矣且此諸草類皆燒以降神云爾蓋非煮以和酒故博雅曰天子祭以鬯諸侯以薰而漢之隱君子以爲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也香草之類大率多異名所謂蘭蓀蓀今菖蒲是也薰今零陵香是也蒘今白芷堛雅廣要卷三十九　四　三五年是也蕙今佩蘭是也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其花極芬香秋則葉間微白如粉汗辟蠹珠驗

茅

孔子曰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茅體柔而理直又潔白故先王用之以藉（子夜切）亦以縮酒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蓋異柔者也其於色也爲白而又在下焉藉用白茅之象也禮曰縮酌用茅明酌也茅明也故縮酌司尊彝曰鬱齊獻酌醴齊縮酌

酌盎齊泲（始銳切）酌縮酌以茅縮而後酌泲水泲而後酌鬱齊不縮也獻之而已盎齊不脩也泲之而已泲水漉其絲記曰明水泲齊貴新也則盎齊以水泲矣又曰醆（音盞）酒泲于清汁獻泲于醆酒今曰醴齊泲于清酒今曰醴獻鬱齊也醆酒醴齊也醴齊泲于清酒今曰醴齊不泲縮之而已言不以明水泲之也易曰苞茅如茅之爲物苞其根而牽如者君子以類出處之象管子曰農趨時就功首戴蒲茅身衣襏（音釋襏蓑也）蒲茅簦笠也蓋尊者莫服臺笠

堛雅廣要卷三十九　五　三七十一

而卑者蒲茅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言穀人日力不足取茅於晝而夜以繼之故以謂絲事方息而麻事尋興野功既訖而宮功隨至藏蔬於其秋以助不給之冬索綯於其夜以補不足之晝列子曰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言其轉徙無定如此茅靡一作弟靡弟讀如稊稊茅之始生也詩曰手如柔荑荑稊一也又曰自牧歸荑洵美且異荑生於牧言衛君無牧之道夫人無荑之德相經曰筋不束體血不華色手無春荑之柔髮有寒蓬之悴蓋形之下也

荼

爾雅曰舊音蓋大苦令之甘草是也本草云一名
國老解百藥毒安和七十二種石一千二百種
草故號國老之名國老者賓師之稱蓋藥有一
君二臣三佐四使荼者又其賓師也故藥罕不
用者雖非其君而君實宗焉蔓生葉狀似荷少
黃莖赤有節節間有枝相當喜生下濕詩曰隰
有荼是也晉風曰采荼薪采薪采荼薪首陽之東荼甘者苦苦
苦首陽之下采荼薪采荼薪首陽之巔采荼苦
者言讒人無所不至其害人也必因其似而譖
之況也荼則有時而苦而甘亦

焉采荼薪則又因人之所甘而譖之況也荼苦則
因人之所苦而譖之之況也荼則有時而甘亦
有時焉而苦采荼薪則又因人之所甘所苦而併
譖之之況也一章曰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
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二章曰苟亦
無與三章曰苟亦無從者此言獻公好聽讒而
主讒者之詞也蓋荼生於隰葑生於圃則首陽
之間生蘭荀子曰蘭槐藁本漸於蜜醴一佩易
之又曰其漸之滫如有切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此
言善惡在所與游而已故交不可以不擇也易

我舍此采荼莱苦采葑之人苟亦無然無與無
從則人之爲此言也安從而得之哉凡此則以
好聽故也故序曰好聽讒焉

莫

河汾之間謂之莫莖大如箸赤節葉厚而長似
柳有毛刺味酢始生可以爲羹今人鬻繅先刀切
以取繭緒其子如楮實而紅冀人謂之乾絳蓋
以此也今吳越之俗呼爲茂子汾沮洳之詩一
章曰言采其莫二章曰言采其桑言其君儉以
能勤始於侵繅事而采莫終於侵蠶事而采桑

也

蘭

蘭香草也而文闌草爲蘭蘭闌不祥故古者爲
防俎之也一名蕑有蒲與蕑蓋蕑以闌之蕑以
間之其義一也傳曰德芬芳者佩蘭古之佩者
各象其德故德芬芳者佩蘭楚辭所謂紛女巾切
秋蘭以爲佩是也又曰遺余佩兮澧浦今澧澧
之間生蘭荀子曰蘭槐藁本漸於蜜醴一佩易
之又曰其漸之滫如有切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此
言善惡在所與游而已故交不可以不擇也易

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陰爲臭腐而同人之五陽也故有蘭之象草木疏云蘭爲王者香草其莖葉皆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藏之書中辟魚故古有蘭省芸閣芸亦辟蠹淮南子曰芸草可以死復生舊說青苔至秋而紅紫蘭至秋而紅詩曰溱音臻與洧音偉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言鄭人會於溱洧兩水之上秉蕑以自祓除其風俗之舊也及其甚也溱風大行過時而不反來者曰益以衆故二章曰溱與洧瀏音劉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卽序所謂莫

之能救者也十道志曰鄭俗以三月合於溱洧之上以自祓除淮南子曰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說者以爲蘭女類也故男子樹之不芳夫草木之性蘭宜女子樹之而靈麻乃欲夫婦對種則周官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音大之種而獻之于王取其傳類蕃孳之祥有以也

鬱

鬱之爲草若蘭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煮以合鬯所以灌也禮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一曰鬱鬯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按禮以鬯草生庭爲瑞則鬱本遠方所貢理或然也說文云鬯以秬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從𣐈从口盛匕以挹之易曰不喪匕鬯卽此是也鬯冲氣也蓋𣐈從乂而𠔃者四行恃此天五以成天一者元氣也天五者冲氣也舊說芬芳條暢故謂之鬯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故禮以鬱合鬯以鬱合鬯則言鬱於中故鬯於外也記曰

鬯臼以椈杵以梧梧以桑若蓋椈臼梧杵所以擣鬱而桑桑者所以扱之先儒乃以爲桑桑以載牲體誤矣本草云其香十二葉爲百草之英二月三月有華狀如紅藍四五月之間採華卽香司尊彝曰春祠夏禴音藥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按尊皆有罍猶彝皆有舟云爾非繫諸臣之所昨言之也鄭氏謂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誤矣罍以盛酒者也尊取諸罍爵取諸尊故曰斟之罄矣維罍

之恥記曰君酌酳卿酳大夫是之謂三獻而尸以此酢酒以共犧象然則六彝六尊諸臣亦於此昨焉爾言諸臣則王與后可知蓋祭之日灌用鬱鬯王酌雞彝以獻尸后酌鳥彝以亞獻諸臣之獻則又因后尊於後夫是之謂三獻而尸以此酢王以酢后亦以此酢諸臣故曰諸臣之所酢也坊記曰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其謂是歟其朝踐三獻亦如之傳曰宗廟之禮九獻蓋言此也先儒以爲酳寢妨草哉魚藻曰以備卒食三獻是爲九獻誤矣蓋酳尸之獻主以酳尸非獻之正也

鬯

鬯草名先鄭小毛所謂鬯香草也築而煮之爲鬯因謂之鬯傳曰鬯草生庭又曰德至於地則莫莢起秬鬯出知鬯爲草矣記曰鬱合鬯蕭合黍稷此明築者停於祭前及灌然後合而成之周官所謂鬱人掌祼器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蓋秬者百穀之華鬯者百草之英故先王煮以合鬯傳曰築煮合而鬱之曰鬯蓋合而鬱之然後芬芳調鬯易謂美在中而暢於外乃美之至

蒲

蒲水草也似莞而褊有脊生於水厓柔滑而溫可以爲席故禮男執蒲璧言有安人之道也詩曰揚之水不流束蒲言激揚之水宜能浮泛而蒲又輕揚善泛今反不流如此則以水力更微而不勝故也列子曰虛則夢揚實則夢溺揚溺之反也說者以爲上章言薪言楚則蒲亦木名不宜爲草誤矣夫匏亦草也而綢繆之詩乃曰束薪束匏楚則豈以言木故妨草哉魚藻曰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蓋魚游者也據於藻依於蒲樂於藻安於蒲故王者俯身以順萬物而魚之所樂王亦樂焉魚之爲安王亦安焉筆談云或曰禮圖尊彝皆木爲之未聞用銅者此亦未可質如今人得古銅尊者極多安得言無如禮圖龔以瓦爲之左傳有瑶龔律以竹爲之晉時舜祠下乃發得玉律此亦無常法也蒲穀璧禮圖悉作草稼之象今人發古冢得蒲璧尸刻文蓬蓬如蒲花敷時穀璧如粟粒爾則禮圖亦未可

葛

葛性柔仞蔓生可衣女事之煩辱者故葛覃引以爲賦蓋知稼穡之艱難則可以爲王后矣故序以爲葛覃后妃之功之勤勞則可以爲王后矣知女功之本也夫禮后織玄紞今乃親葛事如此者蓋王后親蠶以勸女功之正事親葛以勸女功之餘事絲麻者本事也頍葛者餘事也詩曰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言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今生闊節則於憂患相及緩矣故曰何誕之節兮也何者以所

不知爲問兵法曰其節短故此以誕節譏切衛伯又曰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葛所以爲絺綌言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及於讒矣又曰緜緜葛藟在河之滸河滸爲水所盪危地也然潤澤葛藟而生之則亦所以自固今王棄其九族則曾是之不如也瓜葛皆延蔓相及故屬之綿遠者取譬瓜葛又曰葛生蒙楚蘞蔓于野言葛生高而蒙楚蘞生卑蔓於野各繫所遇猶之婦人外成於夫榮悴隨焉所以一心乎君子語曰嫁雞與之飛嫁狗與之走此之謂也左

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

諼草

諼草之可以忘憂者故曰諼草諼忘也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言以憂思不能自遣故欲以此華樹之背也董子曰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欲鬬人之忿則贈之以青堂青堂一名合歡養生論以爲合歡鬬忿萱草忘憂即此是也亦或謂之鹿蔥蓋鹿食此草故以名云壺子所謂鹿性警烈多別良草常食九物餌藥之人不可食鹿以鹿常食解毒之草是故

能制散諸藥內則辨物之不可食者一曰鹿胃胃其受食之府也則允不可食矣九草者葛葉芹菹兔絲蘘荷蘆筍蔞蒿蕪荑鹿藿華鹿藿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蒼耳薺苨是也本草亦曰萱草一名鹿藿華名宜男風土記云懷妊婦人佩其華生男也

芻

芻象草包束之形故詩以況男女婚姻之相纏固蓋薪斧而析之其束之宜也束芻雖不束則雖不析然其體散亂不可以不束也束楚則雖不束可也猶將束之也夫薪也楚也猶將束之也

可以人而不如乎薪曰三星在天匊曰在戶在天據面言之在隅據地言之在戶則又據乎人矣互相備也白駒之卒章曰生匊一束其人如玉又言君子之道貧賤不能移如此西京雜記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匊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匊一束詩人所謂生匊一束其人如玉也五絲爲繩倍繩爲升倍升爲絹音役倍絹爲紀倍紀爲綅倍綅爲縗此自少之多從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勳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爲也故贈君

素絲一縗

白華

爾雅曰白華野菅音姦傳曰已漚爲菅未霑人功故謂之野菅菅茅屬也而其華白故一曰白華詩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南陔音該孝子相戒以養也陔戒也故曰相戒以養詩曰白華菅兮白茅束兮言夫婦之微以仁相和柔以義相纏固本如此今以之子之遠於道故俾我獨兮也又曰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言夫婦之微爲上所覆露本如此今以遇天步艱難故之子不猶也

傳曰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此言是也夫白華不菅則脆薄白茅不束則散亂故詩以譬夫婦菅兮與漚麻漚紵漚菅同義矣束兮與束薪束芻束楚同義矣逸詩曰雖有姬姜無棄憔悴雖有絲枲無棄菅蒯菅蒯猶所謂糟糠也

牡丹

華釋名曰牡丹之名或以姓或以州或以色或以地或旌旗所異者而志之姚黃牛黃左華魏華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紅以州著細葉麤葉

壽安潛溪緋以地著一撒紅鶴翎紅朱砂紅甘草黃以色著獻來紅九蕊眞珠紅鹿胎紅倒暈檀心蓮華蕚一百五葉底紫皆志其異者姚黃者千葉黃華出於民姚氏家此華之出於今未十年姚氏居曰司馬坡其地屬河陽然華不傳河陽傳洛陽洛陽亦不甚多歲不過數朵牛黃亦千葉出於民牛氏家比姚黃差小

眞宗祀汾陰還過洛陽留燕淑景亭牛氏獻此華魏華者千葉肉紅華出於魏相仁溥家始樵者於壽安山中見之斷以賣魏氏池館甚大傳

者云此華初出時人有欲閱者人十數錢乃得
登舟渡池至華所魏氏日收十數緡其後破亡
鬻音育其園宅今普明寺後林池乃其地僧耕之
以植桑棗華傳民家甚多人有數其葉者云至
七百葉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華王今姚黃眞
爲王而魏乃后也鞓紅者單葉深紅華出青州
亦曰青紅故張僕射賢有第西京其坊自青
州以駝駝馱其種遂傳洛陽中其色類腰帶故
謂之鞓紅獻來紅者華大多葉淺紅華張僕射
罷相居洛陽人有獻此華者因名曰獻來紅添

色紅者多葉華始開而白經日漸紅至其落乃
類深紅此造化之尤巧者鶴翎紅者多葉華其
木白而木肉紅如鴻鵠羽毛細葉麤葉壽安者
皆千葉肉紅華出壽安縣錦屏山細葉者尤佳
倒暈檀心者葉紅凡華近蕚色深至其末漸淺
此華自外深色近蕚反淺白而深檀點其心此
尤可愛一撒紅者多葉淺紅華葉杪深紅一點
如人以十指撒之九蘂眞珠紅者千葉紅花葉
上有一白點如珠密其葉蔽其蘂爲九叢一百
五者多葉白花洛花以穀雨爲開候而此華常
至一百五日開丹州延州花皆千葉紅花不知
其至洛之因蓮華蕚者多葉紅花青趺三重如
蓮華蕚左華千葉紫花出民左氏家葉密而齊
如截亦謂之平頭紫朱砂紅多葉紅花不知所
出有民聞氏子者善接花以爲生買地於崇眞
寺前治花圃有此洛陽豪家尚未有故其名未
甚著花葉甚鮮向日視之如猩血葉底紫千葉
紫花其色如墨亦謂之墨紫花在叢中旁心生
一大枝引葉覆其上其開也比他花可延十日
之久噫造物者亦惜之耶此華之出比他最遠

傳云唐中宗有宦官爲觀軍容使者華出其家
亦謂之軍容紫歲久失其姓氏矣玉板白者單
葉長如拍板之狀色如玉深檀心洛陽人家有
亦少予嘗從思公至福嚴院見之問寺僧而得
其名後未見也潛溪緋花葉緋華出於潛溪寺
寺在龍門山後本唐相李藩別墅今寺中已無
此華而人家或有之本是紫華忽於叢中特出
緋者不過一兩朵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謂之轉
枝華故其接頭尤難得鹿胎華多葉紫華有曰
點如鹿胎之紋故蘇相禹珪宅今有之初姚黃

未出時牛黃爲第一牛黃未出時魏華爲第一魏花未出時左花花爲第一左花之前惟有蘇家紅賀家紅林家紅之類皆單葉華當時爲第一多葉花出後花黜矣今人不復種也牡丹初不載文字惟以藥載本草於雅植中不爲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褒斜道中尤多與荆棘無異土中皆取以爲薪自則天已後洛陽牡丹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華當時有一華之異者彼必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謝靈運言永嘉竹間水際多壯丹今越華不及洛陽甚遠是洛華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

芍藥

韓詩曰芍藥離草也詩曰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牛亨問曰將離相贈以芍藥者何也董子苔曰芍藥一名可離將別故贈之亦猶相招贈之以文無故文無一名當歸芍藥榮於仲春華於孟夏傳曰驚蟄之節後二十有五日芍藥榮是也華有至千葉者俗呼小牡丹今羣芳中牡丹品第一芍藥第二故世謂牡丹爲華王芍藥爲華相又或以爲華王之副也

穀　增附

穀者百穀之總名也五穀禾麻粟麥豆周禮注以麻黍稷麥豆爲五穀禾月令五時所食又六穀黍稷稷稻粱麥菽又九穀黍稷稷稻粱麥菽麻大小豆酉陽雜俎九大小麥鄭云九穀無秫大麥而有粱菽炙轂子云九穀黍稷稷麻麥稻粱菽大小豆爾雅翼云粱者黍稷之總名稻者粢灌溉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是爲百穀按穀者續也又善也詩曰穀旦于差注云旦朝日也穀善明也禮記曰不穀謙稱善也祿也又曰俾爾戩穀注戩福也穀祿也又國名春秋傳穀伯綏來朝又地名今襄州有穀城縣在焉已上皆緣穀會意而得名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穀乃食之總名校諸果蔬之卉尤不可歉宜乎爲斯民之所天也

禾稼

禾嘉穀也木旺而生故始生於二月金旺而死

故熟於八月得時之中故曰禾說文曰禾之秀實者爲稼一曰在野曰稼瑞應圖曰嘉禾五穀之長盛德之精也文者異本而同秀質者同本而異秀晉祥說云仁卉也其大盈箱一稈二米曹植頌曰靈稼阿那一禾十莖春秋說題云嘉禾之滋莖長五尺七三十五故連莖三十五穗以成盛德光武生於洛陽縣舍是歲縣界有嘉禾一莖九穗因名曰秀洪範云稼穡維寶誠世之所寶也

稻

稻說文禾也本作稌從禾舀聲司馬相如曰稌一莖六穗者也一說以粟爲米曰稌故漢有稌官主擇粟玄宗時揚州生穭音旅稻自生者也李百藥七歲父友陸文等共讀徐陸文有刈音義琅琊之稻之語嘆不得其事百藥曰春秋鄀音舉子鞮稻杜預謂在琅琊即其事也客大驚陶侃道見人持一把未熟稻怒其戲賊人稻鞭之蓋重其稻者民賴以生不可一日而無者也暴殄之則招神譴況方牧親見之哉

麻

麻說文曰臬音洗也從林莫加切從广俞拽林人所治也象在屋下广廡敞之形蓋於其下治麻也爾雅翼云有實者名苴音蛆無實者名枲毛氏曰林從兩木匹見切麻片也亦音液其類有紵有絲或作薟苘頃俱音皆其屬也又天台有胡麻飯字皆林木非從林木也唐翰林志云中書用黃白二麻爲綸命此又戔謂之麻也

黍

黍禾屬而黏音粘從禾雨省聲孔子曰可以爲酒禾入水也徐曰此秫音述黍也黍爲五穀之先孟

子謂貊地五穀不生惟黍生之詩緝云黍有二種黏者爲秫不黏者爲黍如稻之有秔音更糯也又秬音巨黑黍也蘡音門赤黍也爾雅翼云禾之秀特舒散象火爲南方之穀黍大抵似稷故古人併言黍稷今人謂之黍穄音祭

麥

麥說文芒穀也秋種厚薶謂之麥從來有穗音遂者從夂音沙徐曰若穗自後躅之也白虎通麥金旺而生火旺而死爾雅翼云麥者繼絕之也金旺而生火旺而死爾雅翼云麥者繼絕

比他禾隔歲種故號宿麥增韻麥者革也受四時之氣故性之温涼隨用而變小麥謂之來大麥謂之麰宜爲飯又可爲酢其糵可爲飴通志曰大菊曰燕麥爵麥又蕎麥亦同名而殊狀也瞿麥藥名也晉太康中嘉麥出扶風郡一莖四穗偃町皆有枝實三倍梁永嘉初嘉麥生於姑臧一莖九穗

國朝宣德中嘉麥生於茂林一莖九穗太守陳馳驛貢之帝製滿庭芳詞一闋云連野盈疇一莖九穗信是豐歲貞符黃雲鋪處千頃燦金珠

黎庶驚呼奔走告方牧馳進天衢稱嘉瑞丕隆景運盡說古來無昭受天助我民生富足國用豐餘昔兩岐呈秀安得司途自媿微躬非德荷祖宗垂佑鴻圖齊稱慶千官萬姓歌頌滿皇都時宣德五年四月日也

菽 叔式竹

菽豆也從未生形徐曰性引蔓叢生故從未有岐枝非從上下之上也故曰從未生形小象根也本作未今作菽毛氏曰後人加又及廿蓋豆之總名也其角謂之莢其莖謂之箕其葉謂之藿詩云茬菽旆旆毛云藿也孔疏云菽大豆葉之氣故性之温涼隨用而變小麥謂之來大麥謂之麰宜爲飯又可爲酢其糵可爲飴通志曰大菊曰燕麥爵麥又蕎麥亦同名而殊狀也瞿麥藥名也晉太康中嘉麥出扶風郡一莖四穗偃町皆有枝實三倍梁永嘉初嘉麥生於姑臧一莖九穗

國朝宣德中嘉麥生於茂林一莖九穗太守陳馳驛貢之帝製滿庭芳詞一闋云連野盈疇一莖九穗信是豐歲貞符黃雲鋪處千頃燦金珠

黎庶驚呼奔走告方牧馳進天衢稱嘉瑞丕隆景運盡說古來無昭受天助我民生富足國用豐餘昔兩岐呈秀安得司途自媿微躬非德荷祖宗垂佑鴻圖齊稱慶千官萬姓歌頌滿皇都時宣德五年四月日也

菽 叔式竹

菽豆也從未生形徐曰性引蔓叢生故從未有岐枝非從上下之上也故曰從未生形小象根也本作未今作菽毛氏曰後人加又及廿蓋豆之總名也其角謂之莢其莖謂之箕其葉謂之藿詩云茬菽旆旆毛云藿也孔疏云菽大豆葉

詩云茬菽旆旆毛云藿也孔疏云菽大豆葉謂之藿儀禮公食禮云鉶羹牛藿羊苦豕薇魚腊芼之是也

荻

傳隕霜殺菽先儒以爲菽草之難殺者言殺菽知草皆死也通作叔漢昭紀以叔粟當賦曹植魏文帝同母弟也令七步中作詩不成行大法植應聲曰煮豆然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光武倉卒蕪蔓亭飢甚馮異進豆粥及即位詔異曰蕪蔓亭厚意久未報賜以珍寶

牡丹

牡丹之說於經未載然散誌於羣卉之帙者甚衆由李唐來風俗競相艷慕有姚家黃魏家紫之稱其詳已見陸佃前文矣茲特擇其開落有休咎之異宴賞有好惡之殊者一二於中理有勸懲宜備觀覽按蜀古今志青城山有牡丹坪株高十丈世傳花甲一周始一花未樂中適花開

蜀獻園遺使視之取花以回天姿國色果非常品也開元時民間有貢異品者帝未及賞爲鹿咖去佞者奏云釋氏有鹿咖花以獻金仙私

余曰野鹿遊宮中非嘉兆也殊不知應在祿山之亂也昔司徒錢仁伉所居與中軍都虞候金沼隣沼家牡丹一本三百餘花色凝丹血稜若金含頂上旋子各有絲紋一一如錦蝶之狀真奇品也每開必張宴仁伉必與坐一夕踰垣竊之是夜聞空中語曰一花三百朵含笑向春風明年三月裏朵朵斷腸紅及花時仁伉張宴沼亦與坐一見即大怒而歸以刃決腸而死果符斷腸紅之語矣邵康節訪商守趙郎中與章子厚同會議論縱橫而不知敬康節時花盛開語

及洛陽牡丹之品趙謂章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爲甚詳康節曰洛人以見根抵而知花之高下者上也見枝葉而知高下者次也見蓓蕾而知高下者是又其次也章默然及將宴康節因之曰此花明當午刻爲　　跋也既而果然唐末刺史劉訓見人皆尚歌鐘宴賞遞相誇耀亦張宴賞花客可家黑牡丹也

桑葉薤柔

又空枝七

以誤而以規溺愛者覽焉庶或有省於萬一云

薝蔔

薝蔔一名梔子白花六出一種多瓣實皆六稜可染黃蜀亦有紅梔又名林蘭靈運賦云林蘭近雪而揚猗昔有占人之宅者望其氣黃莫知其祥及入室乃見植梔數百本也其香清芬他卉莫及佛書云如入薝蔔林中惟聞薝蔔花香不聞它香會端伯序花中友謂桂爲山友荷爲淨友薝蔔爲禪友之類其亦善品第者也

薰

說文香草也從草熏聲徐曰薰即靡蕪也博物志云東方君子之國薰草朝生花山海經云薰草麻葉而方莖赤花而黑實可以已厲一云狀如茅而香者爲薰爾雅諸家說蕙即薰草今零陵是也南越名燕草

芸

說文芸香草也似苜蓿爾翼云仲冬之月芸始生禮圖云葉似雅蒿又謂之芸蔔芸草可以死復生採之著於衣書可辟蠹南說芸草可以死復生採之著於衣書可辟蠹

豆作讌生其葉極芳香秋後葉間微白如粉南人採寘席下能去蚤虱以香之聲烈也老子云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者蓋物衆多之謂

蘭

蘭蘭也詩方秉蘭兮爾雅翼云莖葉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館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藏衣書中辟白魚今都梁香也荆州記都梁香殺蟲除不祥鄭人春月溱洧之上秉蘭而祓除都梁縣名以其地產尤多故以目之也

莞

莞小蒲可以爲席者也爾雅叢生水中莖圓郭璞云莞蒲一草但蒲麤而莞細爾詩下莞上簟箋云莞小蒲之席周禮司几筵有莞筵蒲筵麤者在下美者在上東方朔莞蒲爲席師古曰莞夫離也今謂蔥蒲

葷

說文臭菜也從草軍聲徐曰葷者通謂芸薹椿韭蔥蒜阿魏之屬也方術家所禁謂其氣不潔也禮記於君有葷注云薑及辛菜也荀子志不於食葷注云蔥薤也方言蒜其小者薤也

枸杞

枸杞一名青精子却老枝仙人杖地骨皮地輔枸櫨昔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岩汲於溪見二花犬逐之入枸杞叢下掘之根形如二犬烹而食之覺身輕飛於峯上本草云去家千里勿食蘿摩枸杞言強盛陰道也以杞爲粮以菊爲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冬食根陸

龜蒙張南軒蘇東坡皆有賦又青城山老人村溪曲多枸杞人飲其水故壽

茱萸

本草茱萸一名藙禮記名藙俗呼藙子道家云去三尸九蟲博雅一名樧風土記九月九日謂爲上九茱萸至此日氣烈熟色赤折其房插頭可辟惡氣齊諧記桓景隨費長房遊學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南當有災厄急令家人縫絳囊盛茱萸繫臂登山飲菊花酒此禍可消果如其言舉家上山夕還見雞犬一時暴死長房曰此代

茄

圖經曰茄子一名落蘇舊不著所出州土云處處有之今亦然段成式云茄者遐莖之名字當作荷葉欽菊潤蓋原于此

華遐反今呼若茄未知所自耳茄之類有數種紫茄重茄南北通有之青茄白茄惟北土多有入藥多用黃茄其餘惟可作菜茹耳然多食則動氣根莖枯葉煎湯可療足凍瘡

甘蔗

蔗叢生莖似竹而實高六七尺及未抽葉如蘆葉而大長三四尺八九月去皮斷而食之脆而味甘茲笮取其汁過樟木槽煎之可成飴今砂糖水糖是也交趾蔗園數寸長丈餘取汁煎之數日成入口即消彼人謂之石蜜通志云蔗有三種赤崑崙白竹蔗赤蔴蔗小而燥者荻蔗通俗文荊州出笮蔗或作藷藸通作柘前禮樂志泰尊柘漿相如傳諸柘紅者止蔗生暗世說扶南蔗一丈三節見日即消見風即折呂惠卿曰蔗草不庶出獨於蔗何也曰凡草種之則正生

芋

格物論云芋數種叢生有君子芋大如斗魁有青邊芋淡善芋大如瓶葉如蓋粳白色紫莖春中畦種秋末冬初可掘取而食蒸不及煨太章云一名土芝一名蹲鴟注曰芋也汝南有鴻隙陂郡以爲饒翟方進爲相奏罷之王莽時亢旱郡中追怨乃作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朱文公詩沃野無凶年正得蹲鴟輕比東坡玉糝羹青深煨奉朝食皆云芋也

紫荊

紫荊樹似黃荊葉小無椏或即田氏之荊至秋子熟正子圓如小珠故又名紫珠圖經曰紫荊舊不著所生州郡今處處有之人多於庭院間種植花深紫可愛

芭蕉

芭蕉一名包目叢生大者三四尺圍葉如扇廣尺餘長一丈中心白餘作花初生如倒垂菌蓊謂之紅蕉株大者莖着子百餘各爲房相連貫甜美可蜜藏名曰甘蕉子類羊角者名羊角蕉

如雞卵大類牛乳者名牛乳蕉又有麻蕉焉蕉酒蕉鹽蕉粉蕉一種其莖解束如絲灰理其中餳滑可績爲綈紵交廣人多爲之僧懷素貧無紙可書常種之以供揮洒嶺外多以爲果維摩經是身如芭蕉中無有堅王維畫多不問四時以桃李芙蓉蓮同畫袁安臥雪圖有雪中芭蕉得心應手意到便成也歟通作焦三輔圖云甘且焦三十又名巴且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三十

卉物門

異植類

影木

瀛洲影木一葉百影花如列星萬年始一實其大如瓜

端木

端木天上雪花樹也花有六出百花皆五出惟薝蔔花亦六出詩云亂飄端葉到人間蓋謂雪乃端木之葉也

海檨

蜀錦城之南有海檨馬鬃猶龍鱗枝猶鳳尾高百餘尺相傳由李唐來閱千稔矣國朝徙其株于金陵莖葉披萎畧無生意杖還蜀植于彤垣之西護以赤欄甃以紋石其株仍前峻拔秀薄雲漢自若曾不知其徙也迺年其在城南者蓊古顛仆命中貴吳敏政視之惜其材初未諳他用既而斲爲五十餘琴以進異音清發雖爨下之桐未可儗也今秘內帑士之嗜音者恒企慕焉

人柳

漢苑中柳狀如人形號曰人柳一日三眠復二起又唐中書省古柳枯死及德宗自梁還京柳復榮茂人謂之瑞柳史

歐蒲

歐蒲果名狀如柿瓣有稜味酢而甜取置書儲巾笥中其香經月不散產于蜀地者未若陝者尤馨烈也

金果

成都城海櫻八九株高百餘尺實大如棗瑩若金丸

獻園之國蜜漬之以貢味甚珍異命之曰金果復以棕搆亭其下扁曰金果庵

佛果

佛果按卉木傳記無所載惟蜀西雪山有之產於大隋木禪庵者尤佳樹高數丈葉如芙蓉花白惟兩出若蓮瓣巨如手掌參差相掩陽則展敷陰則胹合果潛於中至冬殷紅可愛楙諸陝州所謂紅綃梨者形色頗相類而味殆不若也歲時充貢品列于上亦果之珍異者也

東陽果

東陽果本江東果也俗名肉果狀如橄欖而核一名無核果唼則以灰煨之味甚佳美時有獻于

蜀者種之十稔乃結實其幹若杉松葉如馬鬣力葉切故命之曰東陽珍異可愛

萍實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取之問於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食之惟霸者獲焉云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

金橘

產西都人初不識溫成皇后好食之由是價重京師着綠豆中經時不變蓋橘熟豆涼也歸田錄氣味並同淮枳變皮膚不作楚梅酸李清臣詩也雪霧噴人驚半破清泉流齒怯初嘗果姬三日手猶香坡詞也

白橘

周穆王會王母於瑤池食碧藕白橘列仙傳

蟠桃核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
上御端門詔翰林詞臣出示巨桃半核葢元內
庫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
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繪龜鶴
雲氣之像後書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其字
如前之數亦以金飾之字頗疑右陵所書臣宋
謙奉旨撰賦一篇以獻

獨搖草

頭如彈子尾若鳥尾兩片開合見人自動佩之
令人夫婦相愛

鬼皁莢

形如皁莢高一二尺泳之長髮葉亦去衣垢

無花果

無花果不花而實者也其株若茱萸實類海榴
皮差粟而房無子啖之若芭蕉之實而味不逮
亦可充於盤俎

七尺棗

北方有七尺棗南方有三尺梨食之爲仙（述異記）

如瓜棗

李少君曰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
瓜（漢志）

如瓶棗

王母玉文之棗其實如瓶（升菴內傳）

六斤榴

二斤桃

三寸麥（並見方國類）

芝草

說文神草也服之神仙故曰神草又曰靈芝之本
草有青赤黃白黑紫六色今所見惟玄紫二色
或如鹿角或如織葢皆堅實芳香叩之有聲陶

隱居曰惟今俗所用芝乃朽木株上生狀木櫺
者非所謂靈芝也夫漢商顏所茹燔燔者紫芝
也元康中有一本九莖產函德殿銅池者金芝
也東坡所寄胡道士瓊田草者玉芝也山中有
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服之即仙昔
蕭靜之掘得一物類人手肥潤烹食之逾月齒
髮再生方士云肉芝也此又芝之瑞靈生產之
異人感遇而僅見者也餘見仙佛書甚衆

茶　宅加切與前茶草名不
類

茶苦荼也六經無茶字詩曰誰謂荼苦疑即所

謂茶也早取曰茶晚取曰茗又名曰荈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栟櫚子然土產非一若建溪之龍焙鳳餅青城之雀舌烏觜洪州之鶴頂東川之獸目武夷之粟粒雅州之穀芽婺州之東白蘄門之團黃峽州之碧澗明月洪州之西山白露吉州之廬湖常州之義興紫笋睦州之鳩坑宣州之陽坑佛嶺之雪坑曾坑南州之錢芽霍山之黃芽福州之龍芽露芽潭州之鐵色蒙頂之石花荆州玉泉之仙人掌山谷所謂新賜之紫琳腴蔡襄所製之上

品龍團皆茶之精採造於禁火之前者也歷唐以來風俗貴尚往往剪金加飾以示烹啜不苟時豪鬬製至有一槍兩旗之號謂之茗戰時有陸羽者著爲茶經三卷鬻茶者陶羽形置煬突間祀以爲茶神云

芯蔂

芯蔂草名體性柔軟引蔓旁布馨香遠聞不背日光故以喻僧曰芯蔂　舍覺要覽

龍芻

周穆王至東海養八駿處其草曰龍芻　類說

蓌蕨

蓌蕨堯時草名也謂之曆草隨月彫榮蓋歷得其分度則蓌蕨生每月朔生一莢月半生十五莢望後日落一葉月小盡則一莢厭而不落觀之以知晦朔王者之瑞草也

蓮莆　音霎甫

蓮莆瑞草也王者孝道之至則蓮莆生昔堯時生於庖厨其大如門不搖自搧飲食以助供膳

指佞草

堯階有草曰指佞臣之佞者入朝則草屈而指之

舞仙草

出雅州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莖枉莖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或觸之抵掌謳歌動葉應拍而舞即虞美人草也　益州草木記

懷夢草

鍾火山之香草也漢武帝思李夫人方朔進此帝懷之即夢見因名之

風生草

產於建寧府武夷山一根兩葉不依泥土懸之

風中即活

迎涼草

李輔國家嘗植之夏則設此于座涼颸洒然

醒醉草

興慶池南岸有草能醒醉凡醉者至其旁喚之立醒

令醉草

瑣碎錄云瑶琨山有碧草草實如菱以之釀酒一飲三旬不能醒

却睡草

善語國人飲丹露云日初出有露如朱綴草上食之令人不睡號曰却睡草

令睡草

桂林有睡草見之令人睡一名醉草又曰懶婦箴

隔火草

一名火河火不能燒若河之隔火也故名

青塚草

前漢云昭君死蕃憐之遂葬於漢界號青塚今漢書不載惟杜甫詠懷古跡曰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黄昏夫謂之青塚者北地草俱青惟昭君塚上草獨青故云

千步草

瑣碎云南海貢千步香佩之聞千步今海隅有千步草是其種也

五行草

五行草即馬齒莧也以其葉青梗赤花黄根白子黑也德宗居喪惟食馬齒羹不設鹽酪

金星草

西南州郡多有之而以戎州者爲上喜生陰中石上浮處及竹篁中不見日處或大木下或古屋上此草惟單生一葉色青長一二尺至冬大寒葉背生黄星點子兩行相對如金色因得金星之名其根盤屈如竹根而細折之有筋如猪馬鬣凌冬不凋無花實

縮酒草

禹貢荆州包匭菁茅亦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無以縮酒郊祀縮酌用茅絜也

合歡花

合歡一名合婚葉似槐至暮而合五月花紅白

色瓣上若絲茸本草云欲蠲人之憂則贈以丹
棘萱草也欲令人之歡則贈以青棠合歡也

押不盧

藥名也土人採之以火許磨酒飲人逼身麻痺
如死雖加刀斧不知至三日別以火藥投之即
活出回回國

不死草

祖洲瓊田中有不死草形若菰苗人已死三日
者以此覆之即活或名養神芝也

據火草

據火草名本草謂之景天一名火母戒火慎火
救火今人以盆盛養之於屋上云以避火也又
廣州城有樹大三四圍亦名慎火

五色草

有園客植五色香草有五色蛾止其旁收蓄之
至蠶時有女夜半至自稱客妻道蠶之狀與客
俱養蠶得一百二十頭繭皆大如甕 太平廣記

烏飯樹

烏飯草一名南燭即文燭也其色赤生高山經
冬不凋取葉搗漬汁浸糜米蒸之黑如墜珠使
人心震神駭

亦曰烏草日華子云黑飯草食之令人强健

知歲草

師曠曰歲欲豐甘草先生薺也歲欲苦苦草先
生葶藶也歲欲惡惡草先生水藻也歲欲旱旱
草先生蒺藜也歲欲雨雨草先生藕也歲欲病
病草先生艾也歲欲流流草先生蓬也 春明退朝錄

書帶草

三齊記不其城東有鄭玄教授山其下生草如
蒲葉土人名康成書帶草故坡坡詩云庭下已生

書帶草使君疑是鄭康成

含笑花

施宜生詩百步清香透玉肌滿堂和氣自心知
褰帷跛客相迎處射雉春風得意時

怕癢樹

怕癢樹坡詩註即紫薇花樹也人以指爪爬其
膚則其枝葉膧搖不已

返魂樹

西海聚窟洲有山如人狀謂之人鳥山上多大
樹如楓名曰返魂樹扣其榦有聲如牛吼聞之

避蠹草
藏書臺曰芸臺閣曰芸閣謂芸香能避蠹也唐元載造芸暉閣芸暉青草出於闕國香潔如玉入土不朽爲屑以塗壁故名之或曰今之七里香卽芸也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三十 終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三十一
什物門
異珍類
寸金
金者銀銅鐵鉛錫衆金之總名也金有五色惟黃者獨爲之長久埋不生衣百鍊不輕其產非一蜀益州永昌郡麗水有金如糖浮出於水中此金勝於他金產於九牧諸蠻者咸次之周以黃金方寸而重一斤故曰寸金秦以方寸爲鎰註云二十四兩爲鎰改周制也

銀語巾切
銀從金銀聲金之白者也禹貢梁州貢銀周禮荆州其利銀其重以八兩爲一流亦猶金之二十四兩爲鎰也爾雅山上有銀下有銀唐署令丞掌範鎔金銀侍御史權萬紀奏宣饒部可鑿山冶銀帝責之曰卿未嘗進一賢才惟言銀利斤使還第又漢斯門郎程偉妻通神變化能煎水銀成銀偉從受方妻謂曰骨相不應得之逼之不已妻乃尸解去真誥耿先生者亦明道術保大中召入宮自稱北大先生以雪削如銀定投

熾火中燒之即爲銀矣

銅

銅赤金也從金同聲金之一品也漢律曆志凡律度量用銅者取其爲物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節不爲霜露風雨改形也酉陽雜俎云山上有葛仙翁采首山之銅而鑄閉昇去武帝起柏梁臺而鑄仙掌承露郤通得自鑄錢而竟受其餓崔烈入錢市官而人嫌其與伏波立標鑄銅而南人鎮服龐儉鑒井得銅而買奴得翁是皆物產之遇良由人以致用也又漢

鐵說文曰黑金也從金鐵聲古作銕俗作鉄亦金之一品也鐵之利甚廣古今谷之禹貢梁州貢鐵漢置鹽鐵均輸官後陳怨爲三司使長於心計太宗親題殿柱曰眞鹽鐵陳怨也夫運磁石而陷中針鐵鼓動彈雀宵而池中片鐵躍出按物之堅剛未有逾於鐵者其類感亦如此況於血氣者乎

錫先的切

錫從金易聲銀鉛之間徐曰銀色而鉛質也禮云卿大夫以鉛人掌金錫注錫劒以鉛也劒又職方氏金錫注錫鑞也本草錫有黑有白又粉錫胡粉也又與也禮有九錫易曰王三錫命又曰錫之鞶帶詩云永錫難老皆賜也又釋要覽僧遊行必持錫有二十五威儀者乃所謂杖也

珊瑚

似玉紅潤間有孔者生水底盤石上一歲黃二歲赤作鐵網沉水底貫中而生絞網出之大時不取亦腐本草云從波斯國師子國來晉王愷

珊瑚高二尺許示石崇崇以鐵如意擊碎愴恍惜石崇曰還卿命取珊瑚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愴比者甚衆

烽火樹

漢積翠池中有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二柯上有四百六十三條號烽火樹夜有光影云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自石崇有珊瑚六七尺今並不聞有此高大者益紋網出時多摧折網中故難得完好不知今之取者果爾否

璅瑁

璅瑁龜屬似龜首尾如鸚鵡甲有文生南海背有鱗大如扇將作器煮鱗如桑皮生甲繫左臂辟虫毒

琥珀

一名江珠松脂入地千年所化色如血執於布上拭吸得芥子者眞也又鄧夫人傷臉以襯髓謂琥珀屑滅瘢痕者遺記

火玉

武宗時夫餘國貢火玉光照數十步積之可以然鬥寘室內不必挾纊

玉印

後魏祖瑩掘得古玉印救瑩辨之曰此于闐國晉太康中所獻果然時稱博物史

軟玉

天寶中興國貢獻軟玉屈之則首尾相就舒之則勁直

火珠

南蠻貢珠大如卵日中以艾藉珠輒火出孔帖

履水珠

順宗時拘弘國貢履水珠色類鐵持入江海可

行於洪波之上

澄水珠

嚴生得美珠投濁水中則其水瑩然澄澈胡人以三十萬貨之

鮫珠

博物志鮫人從水中出向人家寄住積日賣綃臨去就主人索器泣而出珠以與主人左思吳都賦曰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而泣珠淵客鮫人也

寶母

魏王者得一美石有胡人曰此寶母也每月望設壇海邊置石其上可集諸寶原化記

龜寶

徐太尉赴廣南淺水中得琉璃瓶中有一龜寸許旋轉不停瓶口細不可出夜半羣龜登舟遶瓶徐惧棄之舶王云此名龜寶金葉子

文石

弘成子人授以文石如燕卵吞之遂爲名儒後吐出文思頓減矣

金泥

漢出征及使絕國皆受金泥之璽封卽浮圻國蘭金泥也以之封函匣鬼魅不敢干也又武都紫泥天子六璽咸以封之所謂紫泥封也

水麝

天寶中漁人獲水麝臍香皆麝也每取以針刺之香倍肉麝香譜

照乘珠

魏惠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齊王曰吾有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詳見史

撒殿珠

趙宋熙寧中駐蹕國入貢撒殿珠云殿從之乃其國至敬之禮退朝有司掃殿得珠千餘兩

清泥珠

唐武后時西國獻清泥珠胡人以百錢買之云西國多珍寶但苦泥深若投此珠泥卽成水其寶可取

常燃鼎

杜陽編貞元八年吳明國貢常燃鼎量容三斗

光潔類玉其色純紫每修飲食不熾火而自熟香潔異常久食令人反老

常滿盃

周穆王時西胡獻夜光常滿盃詳見鳳麟洲

辟邪玉

辟邪香唐李輔國玉名也長一尺五寸奇巧非人間所有其香可聞數百步雖藏於金函石匱光色照爛寒氣入骨宣室志

聚寶碗

巴東下岩院僧水際得青磁碗折花及米其中

皆滿以錢及金銀置之皆然自是富貴全矣
柳宗元江中謂徒弟曰不欲爾增罪累也秘閣閒談與金鷹事同

煖玉盃

唐寧王有煖玉杯又有煖玉鞍不煖自熱

芙蓉鏡

李固言遇一老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明年果狀元及第詩賦有人鏡芙蓉之語姥乃金天神也酉陽雜俎

瑪瑙甕

十洲記黃帝時丹丘國獻瑪瑙甕堯時猶存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謂之寶露詩見露

朱砂牀

辰州蠻洞小龕中生白石牀如玉牀上生砂大如箭鏃小如芙蓉 坡詩註

九曲珠

戰國時有得九曲寶珠者穿之不得孔子教以塗脂於線端使蟻遁之

七寸珠

晉楚臣隋侯出行見羣牧兒打一蛇傷在泳中宛轉隋侯憐之取向水中洗以神藥封之得活悠然入水而去隋侯於夜庭中忽有光明乃開戶視之見一蛇銜七寸珠於戶外吐珠在地曰我龍王之子因戲草中爲牧兒所傷感君見活故來報耳侯得珠以進楚王王置之殿上夜光如晝稱曰夜光珠

七寶枕

郭翰乘月臥中庭見空中一少女冉冉而下曰吾天織女上帝命下人間願乞神契乃升堂共枕欲曉離去後夜復來翰曰牛郎何在那敢獨

往曰陰陽變化關渠何事至七夕忽不來數夜方至夜棲側流涕曰帝命有期便當永訣乃以七寶枕留贈 神異錄

夫子璧

後鍾離意爲魯修先聖車入廟拭几牖劒履時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士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仍以六枚廖堂下牀頭有懸甕意問戶曹此何甕皆曰夫子甕有丹書人莫敢發意遽發之得素書二卷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

和氏璧

韓非子曰楚人卞和至楚中山得玉璞獻楚懷王王命玉人相之曰石也王怒以爲欺刖其左足後子平王即位復獻之亦命玉人相之曰石也刖其右足後荆王立和抱其玉晝夜啼哭涕盡而續之以血荆王遣使問之天下刖者多子奚哭之悲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隨復獻王王使玉人琢其璞而果寶也封和爲陵陽侯和不就遂命名曰和氏璧後趙得之秦知索

要趙遣藺相如持璧獻秦紿完以歸及秦並六國竟得之刻爲傳國璽出羣玉

雍伯

雍伯父母終葬無終山山八十里無水公作義漿於坂頭行者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出石子一升與之曰種此可生美玉得好婦語畢不見後有徐氏女人求不得公求之徐氏以爲狂戲云以白璧一雙來當聽爲婚公至所種石處得五雙白璧以贄徐氏徐氏大驚遂妻之後名其地爲玉田搜神記

金剛鑽

金剛鑽未究所出但海客嘗於海鵬糞中得之蓋云鵰啄食島嶼沙礫所致杳莫知其處也

鵲尾杓

陳思王有鵲尾杓柄長置之酒樽斟王欲勸酒者呼之則尾指其人俗載

空青

形如鷄子內含一堀似鷄黃用黃連水化點目後頸俱涼久服延年更能點金益州有珍貴之

薔薇水

周顯德五年昆明國獻薔薇水十五瓶云得自西域以之洒衣衣敝香不滅

避寒犀

開元中交阯國獻犀角煖氣襲人遺事

避暑犀

文宗時李訓講易方盛夏賜辟暑犀孔帖

通天犀

宋仁宗時京師大疫人謂曰犀角能除疫疾帝賜犀角二株付太醫院和藥以救黎民其一通天犀也內侍請留以爲御帶帝曰以爲朕帶帶

與人孰重遂命爲藥以療民疾益帶物也民者國之本也出五倫書

赤瑛盤

後明帝宴羣臣大官進櫻桃以赤瑛爲盤月下視之盤與桃同色羣臣皆笑云是空盤也

鳳凰臺

鳳凰神鳥也候其棲止處掘土三尺其下必有圓石白狀如卵謂之鳳凰臺磨食之可癒癲癎狂熱等疾本草

鸞蜂蜜

唐德宗時吳明國貢鸞蜂蜜蜂聲如鸞鳳大者重十餘斤蜜色碧食之長壽杜陽編

上池水

桑君出牕中藥與扁鵲飲以上池之水二十日當知物矣黃詩注謂水未至地承取竹木上露也

異織類

泉室絹

張建章爲幽州司馬曾以府命往渤海遇水仙遺鮫綃自賫以進云夏月溽暑展之滿室蕤然

火浣布

白帖南炎山人以火鼠之毛緝爲布浣之於火振之如雪後梁冀嘗制爲單衣方會賓客冀佯爭酒失盃而汙之僞怒解之曰燒之布得火卽燃及垢盡火滅燦然潔白若用灰水洗然

秋雲羅

賈知微遇嘗城夫人杜蘭香以秋雲羅帕裹丹砂五十粒與生曰此羅是織女採玉璽織成若遇雷雨時可密藏之後果大雷雨失帕所在

澄水帛

杜陽編云同昌公主一日大會韋氏族暑氣特甚主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掛于南軒良久滿座皆思袂纊其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鑒中有涎能消暑氣

天水碧

李後主宮人競服碧衣取靛花盛天雨澄水染之號天水碧　乘輿記

却塵褥

杜陽編元載寵姬薛瑤英載爲處却塵褥其褥自句驪國云是却塵獸毛所爲也其色殷鮮光

軟無比

蟬翼紗

泉女織紗輕如蟬翼名蟬紗 海物異名記

魚油錦

酉陽編宣宗時女蠻國獻魚油錦煉水香麻以爲之光耀芬馥玉色相間美麗勝中國之錦

龍油綾

龍油綾入水不濡云有龍油故也 杜陽編

龍綃襪

巴邛二橋叟變一叟曰我輸阿母女能盈娘子即雅廣要覽卷三十 古今二十七

路虛龍綃襪八緉一叟曰君輸我海龍神第七女髮兩 搜神記

氷蠶褥

樂府雜錄唐光子嘗須一舊錦褥有波斯見之乃曰此氷蠶繭緝所織列陳於座滿室清涼

神錦被

六帖元和八年大軫國貢神錦被氷蠶絲所織也方二丈厚一寸其龍文鳳彩殆非人世所有

金字袍

狄仁傑爲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制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

金絲袍

岳飛字鵬舉生時有大鳥飛鳴屋上因得名讀左氏春秋宋靖康初金人南侵二聖北狩飛應募紹興間大小百戰未嘗一敗能以寡擊衆入覲賜金絲戰袍

浮光裘

杜陽編唐寶曆中南粵國進浮光裘即紫海水染此色也以五綵織成龍鳳綴五色眞珠上衣之以獵北苑爲朝日所照光彩動搖一日從禽即雅廣要覽卷三十 古今二十七

忽值暴雨而裘暑無沾潤上異之

吉光裘

武帝天漢三年西國王獻吉光裘色黃蓋神馬之類入水不沉入火不焦

龍鬚拂

劇談錄元載有紫龍鬚拂色如爛椹長三尺水晶爲柄清冷夜則蚊蚋不敢近拂之有聲雞犬無不驚逸

獅尾拂

酉陽雜俎張希復言舊有獅子尾拂夏月蚊蚋

不敢集其上

飛雲履

白樂天以玄綾爲質以素綃作雲朶染以四選香振履如雲霧樂天示道友曰吾足下生雲計不久上昇矣 樵人直說

百幅被

梁裴之橫不事産業兄之尚爲狹被疏食以激之之橫曰大丈夫富貴當作百幅被及後立功乃作百幅被 史

龍綃衣

元載寵姬瑤英衣龍綃衣其重無一兩捻之不盈一握

蘭縑褲

李白遊慈恩寺僧用水仙牌乞詩白爲題訖僧獻蘭縑褲 神仙散錄

交趾南有越裳氏重三譯而來獻白雉曰吾受命國之黃耆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周公歸之王薦于宗廟使者迷歸路周公錫以軺車五乘皆爲指南之制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海際暮年而至國指南車常爲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

測影圭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禮地官土圭長尺五寸夏至日立八尺之表其景正與土圭等謂之地中

候影等

上元暨一丈竿候月午影至七尺大稔六尺六七小稔九尺一丈有水五尺歲旱三尺大旱 玉堂閒話

候日九

拂林國懸大金秤以金九十二枚屬於衡端日

十二時每至一時金丸輒落毫髮無失唐書

候風旗

郭景純江賦云覘五兩之動靜候風也凡候風以雞羽重五兩繫五丈旗之顛立軍營中坡云旋轉三山沒風田五兩偏是已

取月梯

唐周生有道術中秋謂客曰我能取月以筯數百條繩而駕之曰我梯此取月俄以手舉衣懷中出月寸許光色照爛寒氣入骨宣室志

霹靂楔

筆談雷斧以銅鐵爲之霹靂楔乃石爾似斧無孔擊物後人亟尋之可得

高雲梯

公輸般爲高雲梯欲攻宋墨子見楚王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縈帶守之於是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楚王遂輟兵謂縈帶爲城以著爲械陳琳傳

虹霓屏

太眞外傳玄宗時一屏名虹霓雕刻前代美人之形可三寸餘其餘執翫之器衣服皆用衆寶

相厠而成水晶爲地以玳瑁水犀爲匣絡以眞珠色色間綴精巧殆非人力所製乃隋文帝所造賜成公主墮在北胡貞觀初滅胡蕭后同歸中國

八陣圖

天地風雲飛龍翔鳥虎翼蛇蟠八勢也杜詩注

永嘉薛氏云圖可見者三在沔陽高平者傾褫難識在廣都八陣鄉者隆土爲基魁以江石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成行兩陣俱立在魚復者因江爲勢積石憑流前蔽壁門後依却月從

橫皆八魁間二丈七八爲經六九爲緯桓溫曰此常山蛇勢也

蠔甲燈

西京雜記漢高祖入咸陽宮秦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口銜燈燃則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盈盈焉

蠔膏燭

穆王集方士春宵宮設鳳腦之燈蠔膏之燭西王母來進洞淵紅鵝嶠山紅雪萬歲冰桃千年碧藕拾遺記

鸞血膠

漢武時西海獻膠帝弦斷以膠續之弦兩頭遂相着終日射不斷帝大悅名續弦膠蓋以鸞血作膠也

鳳喙膠

杜云鱗角鳳喙出莫識煎膠續弦奇自見按十州記仙家煮鳳喙鱗角作膠名續弦膠能連屬弓弩斷弦

螢火丸

務成子螢火丸方劉子南佩之爲虜所圍矢下如雨至前數尺矢輒墮虜以爲神引去神仙感應篇

兔膽劒

昆吾山獸如兔食銅鐵春秋時吳國武庫中兵刃俱食盡索之得雙兔有鐵膽腎鑄膽腎爲干將莫邪劒拾遺記

龍雀鐶

赫運勃勃造百鍊剛刀爲龍雀大鐶晉載記

飛氛鼻

魏馬鈞目德衡有巧思作一輪懸大石數十以機鼓輪則石飛擊城中首尾電至試以車輪懸氛鼻數十飛之數百步矣史

晝夜盡

宋太宗時李至獻盡牛晝則嚙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僧贊寧曰南海倭國有蚌淚和色着物晝見夜隱沃焦山有石磨色染物晝隱夜見海外記

宿柔鋌

北齊綦母懷文造宿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宿數宿則成剛鋌宋鐵爲刀舂斬甲過五十札今襄國所鑄宿柔鋌是其遺法作刀尤甚快利史

返魂香

香譜同天主簿徐肇遇蘇氏子德奇者自言善爲返魂香手持香爐懷中以一貼白檀香末撮於爐中烟氣裊裊直上甚於龍腦德奇微吟曰東海徐肇欲見生靈願此香烟用爲引導晝見其父母曾高德奇曰但死經八十年已上者則不可返矣

瑪瑙枕

龜茲國進瑪瑙枕枕之而寐則十洲三島盡在夢中國號瑪瑙枕 開元遺事

珊瑚格

錢思公性儉約子弟非時不能取一錢有珊瑚筆格平生愛惜子弟竊之公榜以十千購之子弟竊爲求得以獻欣然以十千與之一歲率五七如此 歸田錄

玉如意

明皇背痒羅公遠折竹枝爲玉如意以進金二藏於袖中取七寶如意玉如意即化爲竹

黃銀帶

唐太宗賜房玄齡黃銀帶曰此帶鬼神畏之 史

玉鏡臺

溫嶠爲晉都督軍事姑有女屬嶠覓壻荅曰佳壻難得如嶠何如姑曰何敢希汝後報姑曰得壻矣門第不減於嶠因下玉鏡臺一枚既交壻禮畢女披紗扇大笑曰我疑老奴果如卜 世說

條融扇

周昭王時修塗國獻丹鶴以翅爲扇一名條融一名灰影此爲羽扇之始

七輪扇

漢長安丁緩作七輪扇連續七輪大徑丈一人運之滿堂生寒 西京雜記

六角扇

王羲之在蕺山有老嫗持六角竹扇賣因書扇各五字嫗初有慍色羲之曰但云王右軍書求百金人競買之 史

九孔針

唐宮中七夕結綵樓陳瓜果酒炙祀牛女妃嬪各執九孔針五色線向月穿之過者爲得巧 天

寶遺事

千里鏡

有估客貨一鏡須千金王文正公曰鏡有何異客曰能照千里公曰吾面不殊樸子大烏用照千里哉遂却之

烏玉玦

墨者晦黑也相墨經曰染紙三年字不昏暗者爲上梁朝以爲螺爲量爲尤爲枚東坡云遠致烏玉玦

千金倪

東坡志林澤州呂道人硯首有字非刻非畫兩口字宛然如生今已直千金矣

古硯

王介甫詩云吐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古尚說聲名動世人

千尺井

房州竹山縣陰隱容家濟井千尺無水工人不覺至一國題云梯仙國初得道者送此修行及出還房州陰家已三世矣工人自後莫知所在

千里酒

梁劉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

史

千日釀

劉玄石飲千日酒至家而醉其家以爲死葬之酒家計千日玄石醒矣令其家發塚開棺於是起坐棺中

髮幔

吳趙夫人指間織錦號機絕方寸帛上繡五岳四海號針絕神膠續髮織裁爲幔仍一髮折爲數縷號絲絕

拾遺記

錕鋙

西戎獻錕鋙之劒用之切玉如切泥然

列湯問

服匿

齊陸逐傳覽竟陵王得古器小口方腹底平容七八升澄曰此名服匿昔時單于以與蘇武王視器底有字如澄言

史

平陸

唐李齊物開砥柱通漕路發石獲古戟其銘曰平陸

史

赫蹏

發笑中有赫蹏書趙飛燕傳小薄紙也一曰染紙令赤書之本作幧蹏赫音闊

人瘤

北齊徐之才有以骨爲刀把者之才曰此人瘤也問之曰古冢見髑髏額骨有文理故用之

史

不律

筆者述也述事而書之也故書字從聿者爲意吳謂之不律楚謂之聿燕謂之弗秦謂之筆又謂之栗尾坡云蓋以栗尾書溪藤是也

艾納

本草云艾納出西國似艾蓋松皮上蘚衣合和諸香燒之其煙團聚青白可愛

桃梗

孟嘗君將入秦蘇代止之曰臣來淄上見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淖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子東園之桃梗爾刻削爲人淖雨下淄水至則子漂之而去矣今秦若虎口而君入之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戰國策

鐵箭

埤雅廣要　卷三三

錢璚字眞美杭州人門有樹如錦稱錦樹將軍封吳越王因黃巢亂據吳越十三州莊宗賜玉冊金印謚武肅錢人苦海潮築堤捍之惡潮衝擊不能成堤　強弩數萬射之潮退而成築今有鐵箭大者城南新橋雖首出土可撼不可拔父老云掘之即隨土陷培之則隨土高　臨安志

銅牙

唐時龍川常有銅弩牙流出水皆銀黃雕鏤取以製弩　南越志

銀鏌

漢王劉昊與周世宗戰敗乘黃騮馳歸以金銀飾鏌食以三品號自在將軍　五代史

銀槽

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家富飼馬以銀爲槽

銀瓦

唐南蠻驃國亦號闍利婆王居以金爲甍屋覆銀瓦

石臼

華山石臼號玉女洗頭盆中有碧水未嘗增減

埤雅廣要　卷三三

列仙傳

螺卮

秦皇好仙有宛渠之民乘螺卮而至卮形似螺沈行海底水不浸入　拾遺記

剛卯

劉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　王莽傳

剛長三寸廣一寸四分四方或用金玉刻作兩行書曰正月剛卯又曰疾厲卯凡六十六字以正月卯日作此印佩之祓除不祥今土中有得玉剛卯者金刀莽所鋪錢

露卯

舊爲屐者齒皆上達名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陰卯卯謀也必有陰謀之事後袁悅之始謀作致大亂 晉五行志

鳧車

鳧舟鳧車其舟車之製如飛鳧之迅也

飛車

奇肱國民能爲飛車從風遠行 博物志

棘猴

燕王集巧工有人能於棘端刻沐猴然王須半年絕酒色方可見之王不能從 備要

紙驢

張果老乘白驢休則疊之如紙置巾箱中以水噀之復成驢矣 續仙記

紙鳶

五代漢李業與隱帝爲紙鳶於宮中自帖又周郭忠恕爲易博士善畫有富人子日給醇醪設几案粉墨絹素屢以請言郭取紙數十番首畫一丱角童持車輪紙窮處作鳳鳶中引線長數丈富家子大怒遂謝絕楊譽紙鳶賦曰相彼鳶矣亦飛戾天問何能爾風之力焉

龍杓

唐牛僧孺文宗賜棗樽龍杓曰精金古器以配君子 史

金筯

宋璟爲相時春宴帝賜金箸曰非賜汝金表卿直也

渴烏

後張讓作翻車名渴烏爲曲角以氣引水又魏馬鈞作翻車令童兒轉之以灌注更出更入巧

倍於常 史

木仙

晉殷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吳地大旱三年賈物謝之殷斷木仙手吳中大雨 酉陽

赤繩

韋固旅次宋城遇異人向月檢書因問囊中赤繩子云以繫夫婦足雖仇家異域此繩繫不可易君妻乃此店北賣菜陳嫗之女固見抱二歲女陋劣於稠人中傷眉間後十四年參相州

軍事刺史王泰妻以女容貌端麗眉間常貼花鈿通問曰妾郡守之猶子父卒於宋城幼時乳母抱以鬻蔬爲賊所刺痕尚在宋城宰聞之名其店曰定婚店 續通雅錄

硯爐

唐內庫七寶硯爐每大寒置硯於爐上硯凍自消 天寶遺事

舂雅

狀如漆桶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賓醉而出以此三樂築地爲之行節明不失禮也 海鶻

越人水戰有海鶻舟名也穿竹急流浴浪不溺則有棠櫚如沙棠不沉也 海物異名記 登州海岸有鶻自高麗飛渡海岸號海東青 談苑

聖瓶

唐貞元中楊州丐者自稱媚兒姓胡持一琉璃瓶可受半升曰施此滿足矣人與百錢見瓶間大如粟與千錢至萬錢亦然好事者以驢與之驢入瓶如蠅俄有數十車綱至綱主戲曰能令諸車入瓶乎曰可微側瓶口令車悉入有頃不見媚兒即跳入瓶綱官大驚以捶撲瓶破一無所有 太平廣記

錦傘

譙國夫人洗氏世爲南國首領既循衆部隋文帝諭之歸化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自衛詔使循撫諸州 北史列女傳五見憶

銅狄

蔺子訓與一老公摩娑銅狄人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 搜神記

蘭室

趙宋王樵號贅世翁豫卜爲窀名之曰蘭室蓋壽藏也 渑水燕談

什物門

異音類

浮磬

王子年拾遺記曰浮磬傳瀛洲地上有青石可以爲磬其石長一丈輕若鴻毛

洞冥記漢武帝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

石磬

漢武時犍爲郡於水濵得石磬十六枚劉向說

上宜興辟雍設膠序隆雅頌之音以風化天下

黃鐘

李嗣眞太常缺黃鐘鑄不能成嗣眞疑土中有之道上逢庫鐸聲甚厲曰此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樂遂和

石鐘

李渤記曰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音函胡北音清越

玉鼓

春秋孔演圖有人扣金輿擊玉鼓駕六龍

石鼓

周宣王之獵碣也其文皆史籀筆迹鼓有十散在陳倉野中鄭餘慶遷之鳳翔孔子廟昌黎作前石鼓歌曰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劒佩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鑴功勒成告萬世鑒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簡選譔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

火燒鬼物守護煩撝呵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

備盡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蝌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劒斬斷生蛟鼉鸞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鍊鈕壯古鼎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編迫無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摭摭星宿遺羲娥嗟余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爲我量度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韝包席裹可立致十鼓只載數駱駝薦諸太廟比鄧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

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洪都尚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剏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大厦深簷與覆蓋經歷久遠期無他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媕婀牧童敲火牛礪角誰肯着手爲摩挲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義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繼周八代爭戰久無人收拾理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用儒雅崇丘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口如懸河石鼓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東坡作後石鼓歌曰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

見實叟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蛟蛇走細觀初以指畫肚欲讀嗟如箝在口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強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我車既攻馬亦同其魚維鱮貫之柳古器縱橫猶識鼎衆星錯落僅名斗模糊半已似瘢胝詰曲猶能辨跟肘娟娟月隱雲霧濯濯嘉禾秀稂莠漂流百戰偶然存獨立千載誰與友上追軒頡相唯諸下挹氷斯同彀彀憶昔周宣歌鴻鴈當時籀史變蝌蚪厥亂人方思聖賢中興天爲生耆耇東征徐虜闕虓虎北伐犬戎隨指嗾象胥雜遝貢狼鹿方召聯翩賜圭卣音酉遂因鼙鼓思將帥豈爲考擊煩瞽瞍聖人作頌比崧高萬古斯文齊岣嶁勳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欲尋年代無甲乙豈有文字記誰其自從周衰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掃除詩書誦法律投棄俎豆陳鞭枉當年何人佐祖龍上蔡公子牽黃狗登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彊暴救黔首六經既已委灰塵此鼓亦當隨擊掊傳聞九鼎淪泗上欲使萬夫沉水取暴君縱欲窮人

力神物義不汙秦垢是時石鼓何處避無乃天工令鬼守與亡百變物自閟富貴一朝名不朽細思物理坐歎息人生安得如汝壽晉武帝吳郡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張華云可以蜀中桐木刻作魚形扣之則鳴如言聲聞數十里　劉敬叔異苑

銅鼓

虞喜志林建武二十四年南康郡男子獻銅鼓有銘

鷺鼓

旨歸曰建棲翎鷺於其上不知何代所加或曰鷺鼓精越王句踐擊大鈸於雷門以獻吳晉時移於建康有雙鷺吮鼓而飛入雲或曰非也詩有振振二鷺古之君子飾鼓以鷺存其風流

蘡鼓

黃帝內傳黃帝與蚩尤戰玄女爲帝製蘡鼓以當雷霆注以蘡皮爲之

玉笛

明皇與葉法善游月宮回過潞州城上以玉笛奏曲旬餘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樂臨暉城兼

獲金錢集異相

鐵笛

趙宋隱者劉兼道游武夷奪秀亭劉善吹鐵笛有穿雲裂石聲因名鐵笛亭方輿

神鉦

洞庭山石樓下有二石叩之聲如鉦號神鉦述異記

鳳簫

列仙傳簫史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穆公女弄玉亦好吹簫公以妻焉乃爲築鳳臺後隨鳳去故秦人作鳳女祠時有遺音

鵝鈴

雜俎濟南有鵝浦漁人居水側常聽鵝聲中有鈴音甚清亮候之見一鵝咽頸極長羅得之項上有銅鈴云以銀鏁隱起元鼎元年字

玉管

許慎說文曰舜祠下得笙玉管夫以玉作音故神人以和鳳凰來儀也

方響

樂器名胡部無方響以直板聲不應諸調惟太

宗內庫片鐵方響應二十八調明皇雜錄

喚鐵

太白山隱仙以鎚擊一片鐵鳥獸聞之則集名曰喚鐵天寶遺事

鞾賓鐵

樂工廉郊精琵琶嘗池上彈鞾賓調忽荷間躍出方響一片乃鞾賓鐵也指撥精妙物類相感爾琵琶錄

冰鐵鏡

冰鐵鏡能照魔降邪辟瘟人謂曰此靈鏡也出

柯亭竹

伏滔長笛賦序曰余同僚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云蔡邕叔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爲椽邕仰而眄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奇聲獨絶歷代傳之

爨下桐

蔡邕在吳聞人家爨下桐爆聲知其良材因請之果良以治琴琴成尾有焦處因號焦尾桐

霹靂桐

坡零陵湘水枯桐一夕暴震火爨之餘超道人取爲三琴甚良名霹靂桐

霹靂鐸

海上漁人得一鐸聲如霹靂識者云始皇驅山鐸也　燕閒錄

赤玉簫

世國春秋源州胡安盜晉文王張駿墓見駿容貌如生得赤玉簫紫玉笛

昭華琯

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驚異者笛長三尺三寸六孔銘曰昭華之琯

姑洗角

唐楊收涔陽耕得古鐘高尺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有刻在兩欒試之果然

黃鍾角

後周長孫紹遠司樂黃鍾不調偶聞浮屠三層上鐸鳴因取配奏始諧　史

牛鐸

晉荀勗路逢趙賈人車牛鐸鳴識其聲及掌樂

晉末周旋買趙賈人之牛鐸則諧矣後得之果

鞉鐸

晉石勒爲人耕鞉鐸之聲以告其母母曰是汝作勞而耳鳴爾非不祥也　本

清角

韓子師曠援琴鼓之曰不如清角一奏雲從西北方來再奏大風雨裂帷幔俱坦豆墮廊瓦　韓子

異感類

寶鼎

漢武帝時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
地如鉤狀掊視得鼎以禮迎鼎至甘泉從行上
薦之至中山晏温有黄雲蓋焉至長安公卿大
夫議謂之寶鼎現改元元鼎

龜紐

會稽録孔愉見大龜乃買而放之中流龜乃左
顧者數四及愉封侯鑄印印龜回首者三似所
放龜

雀環

後漢楊寶年七歲行於華山見一黄雀被瘡爲

蝮蛾所困見而憐之因收於巾箱内採黄花以
飼之經十餘日瘡愈旦去暮來忽一日變爲黄
衣年少與玉環二雙報曰好掌此環子孫累世
爲三公

鵲印

張顥爲梁州牧有山鵲飛翔化爲圓石顥椎破
之化一金印其文曰忠孝侯印

鳩鈎

三輔吏録曰扶風張氏之先爲郡功曹晨起當
朝有鳩從盛塵上飛下几前功曹曰鳩何來爲
禍耶飛上盛塵爲福耶飛入我懷開懷待之飛
入懷中探得銅鈎帶之歷官至太守九卿有蜀
客至長安私賂張氏婢婢盜賣鈎與客客家喪
禍懼而却還張氏得鈎復爲二千石後因失鈎
張氏遂衰

燕釵

漢起招靈閣有神女留一燕釵帝以賜趙倢伃
至昭帝時宮人謀欲碎之明日視釵匣惟見白
燕升天去宮人用作玉燕釵　洞眞記

蛛合

宋舊俗巧夕以蜘蛛在合子内次日蛛結網圓
正謂之得巧　夢華録

六鼻鏡

黄巢陷京城南唐王氏有鏡六鼻生雲烟照之
左右前三方事皆見王照京城巢寇恍在目前

玉象

李德裕有道士李終南山玉象子如拳許曰以
丹砂置象鼻下象服其砂復吐出方可服又出
一金象云與玉爲偶贊皇服之顏面愈少乃求
採蛛異數百人後南遷逢道士怒索二象公不

與至潕魚潭二象自船飛出光焰燭天公尋卒
紀異錄

木馬

後魏段暉有一童子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大悅曰吾泰山府君奉勅游學今將歸子後封侯言終乘馬騰空而去 史書

龍牙

奕棊者取蛻龍牙一枚臨局自然機變橫出 棊訣

金梭

蔡州蔡氏七夕禱以酒果忽流星墜庭中明日瓜上得金梭自是巧思益進
埤雅廣要 卷三十三 十二

繡帔

後漢王忳字少林詣京師於空舍見一書生金彥疾生曰我命杜須臾腰下有金十斤相贈死後乞葬骸骨已而命絕忳斂一斤營葬餘置棺下忳後置大度亭長有馬入亭中而止忽風飄一練被復墮忳前後乘馬到維縣人問所由得馬忳說其狀人曰卿何陰德而致此忳說葬事人曰是我子也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

藜杖

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暗獨坐誦書有老人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吹杖端烟燃與向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至曙而去曰我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竹牒天文地理之書悉以授之

玉局

後李老書與張道陵至成都有局脚玉牀自地而出故以玉局名之彭乘記未似西歸玉局翁蓋坡時提成都玉局

鐵鏡

蜀王宗壽得鐵鏡晦不可睹一日忽光彩因見市舍一青衣小兒丱角獨坐令來訪欣然肯來因曰鐵鏡神物當還去宗壽出鏡與之長揖而去 九國志
埤雅廣要 卷三十三 十三

銅盤

許彥遇一書生云脚痛求寄鵝籠中前行息樹下生口吐一銅盤具肴饌酒數行又吐一美女子一男子共酌日晚生悉納口中留銅盤與彥
續齊諧記

鐵船

賈郁爲仙游令受代一吏酣酒郁曰吾當再典此邑懲此輩吏云此猶造鐵船渡海也郁聞之不言後復典邑醉吏爲庫吏盜官錢數萬郁抑榜尾云竊銅鐵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鑪鎚杖徒之又張果老許旌陽鐵船事俱載別傳

葉舟

陳季卿家江南舉進士不成訪青龍寺東壁有寰瀛圖季卿指曰安得自渭達河至家旁有終南山翁笑曰此不難命折竹葉作舟置圖上令

季卿熟視久之覺波浪起葉漸巨恍然若登舟句餘至家一更復登再游青龍寺見山翁尚擁褐而坐季卿曰非夢乎後妻子自江南來曰其日歸題詩於西齋始知非夢

袋玦

國史異錄秘書少監崔行功未得大夫前忽有鴝鵒銜一物入其室乃魚袋鈎玦也不數日加大夫

玉璜

文王至潘溪見呂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

玉鏡

觀日玉大如八寸鏡以之映日觀見日中宮殿相感志

金簡

吳越春秋禹傷父功不成乃巡衡山血馬而祭之忽夢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若欲得我山神書者齋馬禹乃退齋三日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刻山石之高處

玉策

風俗通古封太山禪梁甫說仙宗山有金匱玉策能知人年壽脩短漢武帝探策得十八因倒讀曰八十其後壽八十

玉扈

嶺表萬蒲澗一節九寸安期生服之上升遺玉扈爲泰皇因立玉扈閣

玉杵臼

裴航遇雲翹夫人與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後航謁一舍見老嫗揖之求漿嫗令雲英

以一甌漿水飲之觸欲娶雲英嫗曰得玉杵臼當與後航得玉杵臼遂娶而仙去太平廣記

井銅

龐儉少失父後鑿井得銅千餘萬買奴得老蒼頭乃父夢語曰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金盌

崔少府女亡有金銀盌着棺後盧充與之幽婚女贈金盌詳見墓女幽婚又一行師云長安永寧坊是金盌地

玉棺

鄴縣令王喬天下一玉棺喬曰天帝召我沐浴寢其中葬於城東風俗通

銅棺

鄭州監酒鄒宿爲官公正無私人所推敬一日鄭州日當午天降風雹烟雲四起於北門黑霧盤地直經晝久不散忽降下無蓋銅棺一具但聞空中音樂嘹喨時鄭州自守倅以下官吏將校士庶僧道盡易衣服欲入銅棺而外狹內寬皆莫能入續監酒巾裹而來衆請之入棺即無所碍少焉復降銅蓋綵雲繚繞擎舉而上終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三十四

什物門

異稟類

石中瓠

廣漢之雷公橋有鉅瓠石蹲於橋側一夕雷剖之取一瓠而去但見其石中分在地彼此各存半瓠形云不知此石成質以來何由孕此瓠爾

石中松

武宗時夫餘國貢松風石方一寸中有枯松盛夏颯颯涼颸生於其間杜楊編

土中笋

季桓子穿井得物如笋孔子曰羵羊也土中之怪益土精也又東坡云山妖竄蘡羵亦云怪也

核中酒

烏孫國有青田核莫測其樹核大如升盛水即化爲酒味甚淳美飲盡隨更注水隨盡隨來酒不可久久則苦不可飲名曰青田酒

龜中兎

王卿爲天師守丹竈竊發其封一白兎躍出衆皆曰兎已去矣一道士爲化雀飛去須臾倫兎

復投籠中 原化記

手中珠

有長者携一子見師子比丘曰此子當生便拳左手願聞宿因師卽以手接曰還我珠來童子遽開手奉珠師曰昔有童子婆舍隨吾赴西海齋受視珠付之今見還矣遂爲法嗣

肉中印

海隅有獸曰貑婆嘗竊人家小兒育而與之偶里人登高望其處而罵之則復送還人以機陷獲之加箠至死惟以手掩腰剖視之得玉印

癭中猱

伶人刀俊朝妻巴嫗項癭忽如數斛囊作琴瑟笙聲音妻欲以刀決拆之癭忽拆裂一猱跳出有頃黃冠呼曰若非癭中猱也本是老猴精解致風雨與老蛟往還天誅蛟搜索黨與故匿夫人之頷於鳳凰山神處得起亡膏塗之卽愈如言果驗

疣中雀

金州防禦使崔堯封有甥李言吉左目上忽痒而生一小瘡漸大如鴈卵其根如弦常歷其目不能視飲之乃令大醉遂剖去之言吉渾不覺也贅既破中有黃雀鳴噪而去

瘤中蚤

昔處士蒯亮言其所知額角患瘤醫爲剖之得一黑石蚤子巨斧擊之終不能損

癰中針

客有足胚生瘤者因至親友處爲獰犬所齧其瘤其得針百餘枚皆可用疾亦愈

異見類

橘中叟

巴園人收兩大橘如三斗盎剖之有二叟相對身長尺餘象戲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恨不得深根固蒂爾一叟曰僕饑矣須龍脯食訖以水噴地俱化白龍而去

竹中仙

黃庭堅治平二年冬十一月初二日爲鏡堂僧作梅亭記閱幽怪錄云廊延長吏有大竹凌雲可三尺圍伐剖之見內有二仙翁相對云平生深恨勁節惜爲主人所伐言畢乘雲而去庭堅

曰此與昔人橘園叟之事無異

蛤中聖

唐文宗嗜蛤蜊一日御饌中有劈不開者焚香禱之乃開見菩薩形具足賜興善寺

璞中像

湖南永州有仙曰蘇耽山號蘇乃其飛昇之所也山中多石人以鋸界破其像有桃株有塔樣有觀音彌勒寒山拾得像甚至有天下蘇山四字不知造化何爲而融結哉

犀中鹿

凡犀角遇山川日月草木鳥獸隨寓成影月與魚等皆是常有獨宋韓魏公犀帶中央一片乃鹿咿花已是絕奇宋孝宗居德壽宮光宗上壽以萬緡賂海商得犀角一片是南極老人星像但以扶杖稍短衆以爲絕嗣泣杖乃不祥之物而郤之是實今已流落不知何之

空中鼓

元至正二十七年春正月乙未絳州夜聞天鼓鳴將旦復鳴其聲如空中戰鬬者

空中錫

唐世元濟與官軍交鋒未決郡縣峯禪師擲錫空中飛身而過諸軍仰觀遂解

風中橐

東坡云加投水海中如風中鼓橐雖有大聖智亦不分別

鼓中鶴

有鶴飛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鼓聞洛陽後所破鼓鶴飛去鼓不復鳴淮海記

盞中鶴

有一貧儒訪周益公致搖尾乞憐之意益公與埤雅廣要　卷三十四　五

入書室前後郡縣簿貢充輒其二儒如公言既行渡江發視之一爲茗甌一爲湯盞怒而碎之其僕忽救得一湯盞歸以點湯湯纔注其中雙鶴飛舞啄盡始滅不知何異也貧儒聞之懊恨而已

杯中蛇

樂廣嘗有親客曰前蒙賜酒方欲飲見杯中有蛇既飲而疾于時河南廳壁有畫角弓廣復置酒其處曰復有所見否曰如初廣乃告之沉痾頓愈

車中猴

葉氏嫁大賈任華忽夢丈升曰吾與汝夫潮中遇盜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殺汝夫者禾中走一日夫辨者曰車去兩頭爲申字猴之屬也門東草爲蘭字禾中走穿田過也亦申字一日夫秦字也其申蘭申春乎後得盜果然

舟中象

魏太祖巨象欲知其斤而不可秤少子蒼舒曰置象於舟刻其水痕而以土覆則知其數也帝悅之 魏志

甕中蛔

元和初夏侯乙庭前生百合花大於常數倍因發其下得甕匝十三重各匝一鏡惟第七者光照目 雜俎

甕中蠍

黃靖國死見冥中治武后獄以大甕貯萬蠍整之 影響錄

鯉中刀 詳見河神環刀

塚中兎

孔子卒戒門人作虛墓十間後果秦始皇發之不可得因名曰白兎溝

墓中雉

衛侯女嫁于齊太子至中道太子死母悲悔之取女所操琴於塚上以鼓之忽有二雉俱出墓中母悲二痛援琴作雉朝飛操

鏡中蛇

袁孝叔遇異人得書每受一命即開一緘皆驗一日晨起對鏡中墮一物如蛇驚仆疾而卒書

尚在妻啓視之一幅畫蛇蟠鏡餘皆空紙 前錄

筒中蛇

後馮緄開緉筒有兩赤蛇分南北走許曼占之曰三歲後當爲邊將官有東名後爲遼東太守

史

壙中龜

張廣定避亂一女年四歲棄古塚中以數月乾飯及水漿與之後三年收所棄女骨仍坐塚中言粮盡見塚中一物伸頸吞氣試効之輒不復饑乃大龜爾 抱朴子

龕中龜
張鷟見巴西侯飲酒之夜有曰洞玄先生在門言訖一人披黑衣頭長身廣揖與坐天將曉鷟轉悟見身臥石龕中一龜形甚巨也宣室記

氈中針
杜錫遷太子中七屢諫愍懷太子太子置針錫坐處氈中刺之流血不少動

車中棘
左慈過徐隨門下有客車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客忽見在楊柳杪車中皆生荆棘客慚入

埤雅廣要卷三十四

報隨隨曰左慈也客逐慈扣頭謝客還無復荆棘矣

腹中角
李平字正方孔明曰陳孝起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麟角不可近吾以爲麟角者但不當犯之爾

文物門

字書類

始制文字
夫字者氣之孫聲之子也未有書契以前結繩而治生無窮之字也頡觀日月星辰鳥獸刻木而已逮軒皇世蒼史頡始制文字以代結繩之勞後世因之草木之文

頗識難字
韓魏公知揚州王介甫以新進僉書判官事魏公不以吏事許之秩滿去會有上書者多用古字韓公笑曰惜介甫不枉其人頗識難字介甫謂輕已怨之

好問奇字
楊雄有好事者時載酒問奇字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

惜故帋字
宋益都王孝先之未生也父夢聖尼携曾參至曰汝惜善字今偁參爲汝子故孝先之諱曰曾

碑美沒字
五代安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人謂沒字
碑晉末奚丹犯京師叔千等迎之出班夷言耶
律德光問曰汝是安沒字否當與汝一喫飯虎
史

豕不識字
唐侯思止求爲御史高元禮教之曰如問君不
識字宜對以猳豕未嘗識字詳見猳豕

識一丁字
張弘靖曰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識八分字
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會直曰阿買退之之
姪小字也

止識十字
蜀王平爲鎮北大將軍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
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備知大義與石勒使
人讀漢書事同並見史

制誥三字
王禹偁曰摛毫終要居三字出郡終須借一麾
三字謂知制誥也

中書五字
裴休制詞綸闈回五字之妙謂中書舍人也王
壎自中書除待制詞禁垣揮翰中書日宣

舍人七字
趙宋呂溱自貴重見賓客不及數言號七字舍
人國史

導引六字
六字持身已有餘后山導引有六字氣嘻吁咍
噓呵呼也

書空四字
晉殷浩都督諸軍以敗績被黜終日書空作咄
咄怪事四字而已

石缺二字
禰衡與黃祖子射共讀蔡邕碑曰吾雖一覽猶
能識之惟其中石缺二字更不明耳因書之射
寫碑較不差莫不嘆服

獻三十字
唐晉州男子詢讓持竹筒葦席行哭長安市曰
欲獻三十字一字言一事君不中以筒貯屍席
裹棄之代宗召見言圖有廻罷圍練使監者

罷監軍之類史

賦三千字

趙宋夏竦對策廷下有中貴以吳綾手巾乞詩題曰殿上衮衣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

韻編千字

千字文乃梁武令殷鐵石於鍾王書中搨一千字每字片紙雜碎無序乃召周興嗣韻一口編綴鬚髮皆白尚書故實

詩改半字

唐詩人夜宿峯頂寺題壁曰絕頂松楸生夜涼鶴翻清露滴衣裳前村月照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書畢既下忽憶月照一江水之時開竹房月方就中恐太早返而易一爲半字則僧已易之矣

令改一字

高駢命酒佐薛濤改一字令駢曰口有似沒梁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公曰奈何一條曲濤曰相公尚使沒梁斗至窮酒佐三條椽一條曲又何足怪

石改右字

五代石昂入朝楊延郎知留後事贊者以延郎諱石更其姓曰右昂曰昂姓石非右也延郎怒起史

恨改幸字

蕭楚才見張乖厓几案間詩獨恨太平無一事淮南閑殺老尚書即改恨爲幸曰天下一統恨太平何也公曰一字之師類說詩話

詩用薺字

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故戴嵩詩云長安樹如薺後有人詠樹詩云遥望長安薺此耳學之誤顏氏家訓

丁改刀字

李知遠權知吏部侍郎有選人姓刀者與王志忠並被放密與令史改刀爲丁改王爲士擬受官後即添成文字知遠一覽曰今年銓覆之人總識姓名安有丁士姓者此必刀某也省内以爲神明會要

冒改姓字

范蠡改姓陶范雎改姓名張禄祥袍田千秋之

後改姓軍祥車疎哲改姓東祥東奚氏至康改姓稊此類甚多又衛青父鄭季給事陽信公主家奴與衛媼通生青故改姓

撰記減字

錢思公鎮洛命僚屬各撰河南驛記謝希深七百字歐公五百字尹師魯三百八十字歐乃別撰一記更減師魯十三字尤完粹有法湘山野錄

增損一字

呂不韋著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懸千金其上曰有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時無能者史

埤雅廣要　卷三十五　六

不差一字

李程初出試場楊於陵詢日五色賦破云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曰須作狀元翌日無名於陵携示主文曰若有此賦何以待之曰非狀元不可於陵曰苟如此已遺賢矣亟命取卷對之一字不差遂擢狀元國史

李方叔爲坡翁客坡知舉欲收之既而下第坡詩云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昏迷日五色

語稱好事

司馬徽字德操有知人之鑑不談人短與人言妍事稱好隣有子喪或告之亦答曰好妻諱之徽曰吾妻之言亦大好世說

對書忍字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節禮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爲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

恥題糕字

埤雅廣要　卷三十五　七

劉夢得九日詩以五經無糕字遂輟宋子京詩廳館輕霜拂曙袍糗餈花飲鬬分曹劉郎不敢題糕字空負詩中一世豪後聞見錄

忌呼溫字

王大造桓南郡桓設酒王不能冷飲語左右令溫酒來桓流涕嗚咽曰犯我家諱矣

企聽算字

社日小兒以葱係竹竿於牕中擲之曰開聰明或又加蒜欲能計算也歲時記

掣肘書字

[illegible]夕令子曦借善書書者二人從勞[illegible]
[illegible]書則怒之從好書則又引之書者辭
歸以告曾君曰子曦苦吾擾之不得施善政命
母徵發單父未幾化盛行　說苑

未正朋字

劉晏以神童爲祕書省正字方十歲上召入貴妃置膝上爲施粉黛上曰汝爲正字一日正得幾字晏曰餘字皆正惟朋字未正　明皇雜錄

名偶同字

謝安石住半山有墩曰謝公墩後荆公亦住半山有詩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　詩話

郎呼卿字

宋璟燕朝堂張易之昌宗列卿三品璟六品居下座易之虛位挹曰公第一人何下座璟曰才劣位卑卿何謂第一時易之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曰公奈何謂五郎爲卿璟曰以官正當爲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　本傳

坡云不識五郎呼作卿

稱公輔字

隋李德林少未有字媿收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宜字公輔　史

王珪少孤貧母李氏嘗曰兒必貴未知所與游者何人會玄齡如晦等過其家李氏大驚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矣

識漫漢字

北齊楊愔有選人詣漫漢自言猥賤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內騎禿尾草驢以方麴障面經見我不下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人曰卿名漫漢果自不虛　史

呼卯君字

東坡云舊聞老蚌生明珠未省老兔生於菟坡弟子由已卯生坡號卯君生子名虎兒故云云

呼子仙字

呼子先壽百餘歲臨去時呼酒家嫗令治裝忽二仙人持二狗來子先持一與酒嫗因各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常呼云子仙酒母在此　列仙傳

呼赤丁字

洛陽牟潁曾葬一枯骨夢人謝云我本强寇仝輩見害感公掩藏願陰護公若有急但呼赤丁

字後數有驗

鐫安民字

崇寧初蔡京爲元祐黨籍刻石文德殿門又立於天下州廳長安召匠李安民安民曰司馬相公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安民不忍鐫府官欲罪之匠曰被役不敢辭乞不刻安民鐫字於碑恐後世併以爲罪也 長編

物諧聲字

陝西鳳州妓女及翠柳皆可愛又公庫酒美故世言鳳州三出謂妓柳酒也宣城李愈云君州有四出漆栗筆蜜 埤雅廣要 卷三十五 十 遯齋閒覽

言四聲字

唐楊綰方四歲客舉坐中物以四聲呼之衆未言綰對曰燈盞柄曲衆異之 史

壁間題字

元徽之到通州見壁間詩云綠水紅蓮一朵開千花萬草無顏色不知何人題錄寄樂天乃樂天十五年前贈長安妓阿軟絕句也故白詩云偶助笑歌嘲阿軟那知傳誦到通州 樂天集

子不識字

北齊邢邵彫蟲之美獨步當時二子大德大道略不識字 史

子呼父字

晉胡毋輔之嘗酣飲子謙之厲聲呼父字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輔之歡笑呼入共飲

怒呼小字

許攸嘗於衆座呼曹操小字曰卿非我不得冀州操笑後殺之

怒呼小子

王爽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爲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交何得呼小子

婢皆識字

鄭玄家婢皆讀書識字一婢不稱旨玄使人拽着泥中須臾一婢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訴逢彼之怒玄笑而罷

妓飲書字

宋文潞公之在蜀也頗多宴集有飛語聞于朝上令御史何聖從訪其事潞公懼張少愚曰聖從之來不足慮前在漢州宴會有營妓善舞聖

被愛之日女奴曰姓楊爲之喜曰所謂楊臺柳耶遂取項帕題字云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此可以見其守也聖從至少愚乃迎其妓雜府妓中歌是詩聖從爲之大醉潞公之謗遂息陶穀之使江南也崖岸高古若不敢近韓熙載謂所親曰吾觀此人其守可隳乃選名妓秦弱蘭者衣弊衣灑掃驛庭陶爲之動因作鄴亭詞使歌之後數日李主張宴出弱蘭歌所贈之詞以侑之穀大慚竟至醉吐茵席韋應物之罷蘇

州也過杜鴻漸飲大醉宿傳舍既醒見二妓枉側驚問之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記憶否因歌曰高髻雲鬟新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惱斷蘇州刺史腸已上數公皆有動于中以至汙名敗節者多矣東坡使妓求詩於參寥將以觀其守參寥口占曰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必若是詩夫然後磨不磷涅不緇而皎皎之行可見矣

異書類

龍馬獻圖

太昊伏羲世龍馬獻圖出于河天一地六居北地二天七居南天三地八居東地四天九居西天五地十居中天地生成之數也

神龜負書

大禹治水功成受舜禪神龜負書出于洛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中五縱橫十五之數也

壁書漆字

書序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秦禁書伏生

壁藏之 儒林傳

宣帝時河內女子毀李耳之家於垣壁得古文皆漆書科斗字也

龜曆古字

堯時越裳國獻千歲龜背有科斗書記開闢以來事帝錄之號龜曆 述異記

石室古字

王烈入河東抱犢山石室有兩卷素書不知其字不敢取頗譜十數字形體歸示嵇叔夜夜重往則失石室所在矣

銅鋌畫字

後魏崔皓好觀星變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記異史

蠶食葉成字

漢宣帝之未立也泰山石自起立蠶食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五字病已乃宣帝之小字也後王莽將窺漢室欲慴服人心亦竊效之使人以蜜書葉曰王莽作天子令螳蟲嚙食其畫良可笑也

寫書空成字

成都左綿龍角之建刹也工匠告完而刹名未舉閣梨建會禱于佛請之是日忽聞鴈陣鳴空緇檀引領仰觀鴈行乃成無爲二字遂巨書以榜其寺云

蠹食神仙字

何諷於書中得一髮捲規四寸許如環而無端用力絕之兩端滴水方士曰此名脈望蠹魚一食神仙字則化爲此夜持向天從規中望星星立降可求丹度世也奈何絕之

神許二字

唐鄭潛曜母疾刺血爲書請諸神再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母愈史

鱉示佛字

昔人有贖鱉者於腹下巨書一佛字放之後舟行墮水覺有物藉足不溺獲至淺渚乃所放鱉也返而立於波間佛字儼然

血成公字

陶侃手紋達中指至橫文上節絕占曰貴相佩以針挑令徹彈血壁上乃成公字

影成相字

宋璟未第時開鏡見影成相字因此自負相業遺事

虎骨乙字

虎夜視一目放光一目着物獵人射之光墜於地成白石兩脇間及尾端有骨如一字長乙二寸即其威也破肉取得能令人有威佩之辟邪驅疾

用三古字

宋汪玉山典貢舉有布衣交密約試義用三古字爲驗搜卷果符取式及拆號非其友怪問之

云某假宿寺中夢一女哀語乞葬贈書三古字是以得薦而前友竟暴疾弗獲入試信有命乎

蟾丹書字

抱朴云蟾二千歲者頭有角頷下丹書八字大山云此去三千歲應逢八字蟾

鱉腹天字

易注云鱉九肋者勝目吻腹下有天字者不可食

魚腸乙字

魚枕謂丁腸謂乙尾謂丙皆不可食爾雅註魚

腸謂之乙者魚之餒必自腸始也又以其形屈曲如乙字

東海鰫魚有骨名乙在目旁狀如篆乙字食之鯁人不能出

鴛書印字

鴛啄木鳥也善爲禁法人或閉其穴則曲爪據地畫印啄穴即開盜竊效之以發人之扃鑰

紗籠姓字

李藩僧相之曰判官是紗籠中人原化記云寧相冥司必以紗籠護之藩果相

王播客揚州木蘭院僧厭苦之飯後擊鐘後二紀播鎮揚州訪舊詩有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慙悵閑梨飯後鐘時僧已碧紗籠之矣續云三十年來塵拂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冥榜姓字

崔昭暴卒復生云見冥間列榜書人生姓名將相金榜次銀榜州縣小官鐵榜庶人唐書

御改辰字

范文正公倅陳州時郡守母病召道士奏章公曰庸人安能達章帝所耶道士秉簡伏壇終夜不動試捫其軀則僵矣五更微動良久謂守曰夫人壽有六年所疾勿慮守問今夕奏章何其久也曰方出天門遇放明年進士春榜觀者駢道以致稽留公問狀元何姓曰姓王名下一字塗注一字遠不可辨既而郡守母病平愈明年狀元乃王拱壽御筆改爲拱辰公始嘆道士之通神也

御去伯字

世言姓名同者必曰姓名韓公卞諱論亦引之但杜操字伯度姓名同魏武帝故去伯字資暇錄

御去蟲字

趙宋楊蟫太宗不識蟫字因曰以微類名其子何也御筆去蟲名覃玉壺清話

御改儉字

後周長孫慶文帝曰尚書既安貧素可改名曰儉以彰雅操史

御易恕字

翰林編修朱恕宣德秋初侍經筵帝問曰卿名歟從尚文耶對曰從日永之恕也因命書之帝曰日者人君之相奈何背之御筆書易以日加之永首景稽首拜嘉

御改照字

劉煇牓有一生名穆曜御筆改曜爲照字蓋詆朴魯者爲木鷽也雜

點加勑字

唐屈突通仕隋文帝與漢王諒約若璽書召驗勑字加點則就道帝立召諒無驗諒覺有變史

餅裂十字

晉何曾務在華侈每食費萬錢猶云無下箸處蒸餅不裂十字者不食

篁簃朱字

邊貢有李生者其舅姓盧有道術別久忽相遇邀李生詣其居曰求得一妓善篁簃令侍飲李生視篁簃有朱字云雲中辨江樹天際識歸舟盧曰此人名家女莫要作婚姻否李莫測而退後娶陸長源女乃所見於盧家者問何能曰善篁簃示之朱字宛然李生具說女曰往嘗夢至一處亦記見生

門書篆字

宿州天慶觀雍熙中回道人訪觀主者不遇留詩二首於門其一云手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鶴觀古壇槐影裏悄無人迹戶長扃乃玉筯篆丹書也人刮去煎湯治病而字迹復生

凌雲題字

魏明帝立陵雲觀誤先釘榜以籠盛韋誕轆轤引上書之去地二十五丈既下鬚髮皓然還語子弟曰宜絕此法

乾德鑄字

趙太祖德四年鑄鏡背有乾德四年鑄字上大驚曰

安得已有四年所鑄乎宰相竇儀曰昔僞蜀毋昭裔
有此年號上乃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 宋長編

大書鷺字

嗟我久閣筆不書紙尾鷺蘇西新橋詩也王氏
法帖最後大書一鷺此帖之珠酌至五十餘萬

虞永興字

有人收得虞永興圓機書一紙剪開字字賣
之磬鄉二字得麻一斗鶴口二字得銅硯一枚
房村二字得芋千頭隨人好之淺深 宇錦

鳳尾諾字

唐紀凡諸侯箋奏皆批曰諾而草書若鳳尾形
齊江夏王鋒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即工帝大
悅以玉麒麟賜之 史

穎筆書字

李紆放舉人榜未及填禮部貢院字值令史醉
以穎筆染不能加墨迨明方覺濃淡相間反致
其妍遂爲故事 摭言

鬼畏草字

少保馬公亮少時夜閱書忽有大手如扇自窻
入公以筆滿雄黃水書草字窻外大呼速爲我

滌去不然禍及汝公不聽而寢將曉哀鳴手不
能縮且曰公將大貴我戲犯公何忍致我極地
耶不見温嶠燃犀事乎公悟以水滌去遜謝而
退

犢脇生字

真元中海鹽縣戴文家富性貪刻剝文死隣家
一牛生黑犢脇下白毛成字曰戴文文子恥之
乃知其父妄取隣之錢也

書字殺鼠

晉淳于髡善厭勝劉柔夜鼠嚙其左手中指髡
爲朱書手作田字露手臥明旦鼠伏死

書符召鼠

許邁爲鼠嚙衣作符召鼠畢至中庭惟一鼠住
伏不敢動 別傳

書名殺怪

范仲淹字希文嘗夜讀書窻外有巨面物戲之
公泚筆書之曰爾面雖然大難欺范仲淹翌日
廟鼓面有此字破之枯骨滿腔焚之怪絕

聞名愈癨

晉桓石虔小子 勇猛冠時有患癨者稱桓

石虔以佈之多愈
齊桓康江南人畏之以其名佈小兒病癨者以其形帖牀壁立愈史
誦詩愈癨
有病癨者夢子美云誦吾詩可治乃令誦手提髑髏血糢糊之句病果愈古今詩語
呼名止啼
石勒將麻秋胡人也性虓險有小兒啼其母輒呼麻名恐之曰麻胡來也兒啼即止

文物門

謬書類

不識紇字
識紇叔梁紇皆音恨發切而世多呼爲核小說唐蕭頴士聞人誤呼武仲名因曰紇字也不識今呼瞎則愈誤矣
不識杕字
李林甫不識杕杜字謂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本

不識臘字
唐戶部侍郎蕭靈與嚴浚言蒸嘗伏臘乃爲伏獵浚曰省中有伏獵侍郎者乎
不識草字
張天覺好草書而不工嘗使姪錄其所書詩姪問此何字天覺熟視訝曰胡不早問致吾忘之矣冷齋夜話
錯寫獐字
姜度誕子李林甫作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麝之喜客視之掩口坡云甚欲去爲湯餅客只愁錯寫獐字

寫弄麝書
妄呼霓字
沈約作郊居賦以草示王筠讀至雌霓連蜷約曰常恐人呼霓作平聲乃五結反耳司馬公曰約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也
謬改金根
浪之子袒闇劣爲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韓昶以爲誤改根爲銀尚書故實
不辨亥豕
張鷟云亥之與豕涇渭莫分魯之與魚淄泥莫下注云有人讀史云三豕渡河子夏曰已亥渡河校之果然
誤認陶陰
簡牘磨滅陶爲陰以東爲宋者多矣
訛云帝虎
字書之訛有寫魯爲魚以帝爲虎
矯書無點
侯景請於高歡曰握兵在遠易生詐僞請異於他者許之與景書皆加微點歡疾篤世子澄矯書召之景知僞懼禍及遂降梁史
不辨諸孫
郭子儀唐肅宗平安史之亂功居第一以一身繫國安危二十年八子七壻皆列顯官諸孫數十人不能盡辨但頷之而已富貴壽考哀榮始終與國同休賜名尚父封汾陽郡王謚忠武
僞爲燼書
後周韋孝寬爲南襄州刺史時東魏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患之乃僞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僞爲燼書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送於敵營魏果疑道恒故其經略不見用史
不識盂鑑
陳暄曰何水部眼不識盂鑑而吾口不離瓢杓陳史
不識韋郎
唐李遺史張延賞選壻無可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特選進士韋皐許之皐性疎曠不拘細行延賞窮悔由是婢僕頗輕慢之惟苗氏待之益厚皐因往東遊張氏罄奩具以治行後五年皐擁節旄會德宗幸奉天持節西川替延賞乃改姓名作韓翃人莫敢言人有報曰替相公者

韋皐延賞曰彼韋生恐塡溝壑豈能乘吾位乎次日果韋皐也延賞慚懼自西門潛遁皐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日時四濱郭圍因爲詩曰宣父從周又入秦昔賢誰不困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皐是貴人

許爲古帖

李邕不許蕭誠書蕭乃詐爲古帖示邕曰右軍眞跡邕忻然曰是眞物誠以實告邕復視曰細看亦未能好 封氏見聞錄

許誤類

許醉臥吐

王允之總角從伯敦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逆允之悉聞其言慮疑已便大吐鳳出敦果照視見臥吐中以爲大醉允之還以敦謀白父舒與王導俱啓明帝 晉

誤謝惠羊

有人謝惠羊者曰損惠蹲鴟蓋平日誤讀芋爲羊也

誤認伯偕

張伯偕陳國人伯偕與弟仲偕貌相類仲妻新妝畢見伯偕問曰妝好否答曰我伯偕也妻趨避須臾又見以爲仲偕告之曰向大誤認伯偕爲卿答曰我固伯偕也 風俗通

不識伯淳

范祖禹與陳瑩中論顏子不二過惟程伯淳能之時瑩中不識伯淳乃作責沈文以自責

不識東坡

東坡云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漁樵雜處往往爲醉人所罵辱輒自喜漸不爲人所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 回李端叔書

不識司馬

劉綜欲候司馬徽先使左右問其存亡徽方鉏園左右問馬君所徽曰我是徽頭面醜陋左右罵之曰何等田奴而稱徽須臾刷頭飾服而出左右叩頭謝之 別傳

妻不識夫

豫讓漆身爲癩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 史

僧識使者

陶侃家僮千餘人嘗得胡奴不喜言常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侃異之至夜失所在

弟不識兄

夏馥被誣詔捕之乃變形剪鬚爲治家傭弟靜過馥不識聞其言聲乃拜之

曾識半面

後應奉字世叔詣袁賀賀時出閉門造車匠開扇出半面視奉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而呼之

誤授人官

後魏孝文以李彪爲散騎常侍既而曰朕誤授人官然自應有讓彪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

誤擢登第

唐鄭熏之典文衡也誤認顏標以爲顏嚭公之後擢冠多士時人爲之語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嚭公又古詞誤認陶潛作阮郎亦此意也

錯食蟛蜞

蔡謨初渡江見蟛蜞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烹之既食吐下方知非蟹謝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勤學誤死

誤酌以醯

唐李景略燕僚佐行酒誤以醯進判官任廸簡以李性嚴強飲而不敢言

誤觸響板

蔡確貶新州侍兒名琵琶公每扣響板有鸚鵡能言輒傳呼其名及琵琶卒後誤觸響板鸚鵡輒傳呼不已公悒不樂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

誤食毛髮

唐甄立言善醫有道人心腹懣煩彌二歲診曰誤食髮矣令餌雄黃一劑吐一蛇無目燒之有髮氣

誤墨成蠅

曹不興畫屏風誤墨點汗因作成蠅孫權謂是眞蠅彈之

妄認生犢

晉王延牛生犢人認之延與之後知妄認犢還

延不復取也與晉宋冲事同

謬認亡馬

後漢卓茂嘗出行有人認亡馬茂知其謬解與之他日馬主別得亡者詣府送馬叩頭謝之史

妄認車牛

劉寬出行有人失牛者乃於路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還叩首謝寬曰物有相類事有脫誤何謝之有

誤持曲禮

後魏祖瑩年十二爲中書學生時博士張天尤講尚書生徒悉集瑩誤持曲禮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二篇不遺一字史

謬丞爲郎

何禎爲許都賦帝詔爲祕書丞主者謬以爲郎月餘禎闕事上罵吾用爲丞何故爲郎按主者罪遂爲丞文士傳

誑爲浮屠

宋朝俞澹字清老曉音律荆公喜之一日見公云吾欲爲浮屠無錢買祠部公欣然爲買祠部約日祝髮過期寂無耗公問其然澹徐曰吾思

僧亦不易爲祠部已送酒家還債矣公大笑

誤爲遍印

閩中莆田有遍應祠俗誤以爲遍印子魚猶帶骨豈有所稽耶唐史

詐市人馬

後魏高謙之爲河陰令有以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者逃去謙之乃僞柳一囚立於馬市密察市中有二人忻然曰無復憂矣執問之悉獲其黨史

誑認塔牛

隋張允濟爲武陽令元武民以牸牛依婦家孳十餘犢及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許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因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令盡出牛質所從來婦家遽曰此塔家牛即撤蒙曰可以牛還塔婦家叩頭伏罪元武吏大慙

誤告奪資

裴子雲斷李進牛還其甥王進事亦同

後孫奮富而性吝粱冀遺之馬乘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誤告奮死於獄悉

沒其資財億七十餘萬 史

許漢王卓

項羽圍漢王急將軍紀信請誑楚詐乘漢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稱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羽燒殺信

誤中副車

張良爲韓報仇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爲鐵椎百二十斤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

佯待楚使

項王使使至漢陳平使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不聽所言亞父疽發背死

僞望昭陵

葬文德皇后於昭陵帝念后不已葬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高祖陵也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爲之毀觀 證本傳

詭言餉鮓

齊王榮與謝超宗交惡榮父茂詣超宗設麾肥精白鮨美鮓茂問那此佳味超宗詭言榮見餉茂大忿上言供養不足坐免郡 史

誤擘假榴

名妓有從良者嘗召入值夜宴時飾假榴厠飣核妓誤捉其一將擘之左右曰此不可食懷之何益也少頃復引取之左右曰此胡妓知其陋已妓曰榴房多子外人獲之將以爲宜男之瑞也

由是左右競取之盤飣爲之一空

誤持人金

漢直不疑爲郎有同舍郎誤持同舍郎金去同舍郎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後同舍歸金亡金郎大慙 本

誤持人袴

後陳重舉孝廉爲郎同舍郎告歸寧者誤持隣舍袴去主疑重所取不自申說重市袴償之後歸寧者以袴還主其事乃顯 漢史

誤鳴進鼓

晉桓溫伐蜀蜀參軍戴淲與鳴進敢蜀衆大潰爭勢遂降 史

詭荅兵仗

宋顧琛爲庫部郎時伐魏大敗委棄兵仗武庫爲空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坐帝問庫中仗有幾許琛詭辭荅有十萬人仗帝初悔失問後甚善琛對 史

詐疾得疾

五代唐王建立以宰相判三司顧辭三司稱疾明宗曰人固有詐疾而得疾者出爲平盧節度

不辨牝牡

伯樂薦九方皐於秦繆公使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在沙丘牝而黃往視之牡而驪公不悅召伯樂曰牝牡物色不能知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皐之所相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取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至果天下良馬 列子

不辨雌雄

詩云具曰余聖誰知烏之雌雄蓋烏質黑而羣處難辨也

曹碑八字

蔡邕題曹娥碑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楊修曰黃絹色絲也絕字幼婦少女也妙字外孫女子也好字虀臼受辛也辭字蓋隱語也是謂絕妙好辭四字

孤館四字

唐州押衙崔慶成抵皇華驛夜見美人擲書云川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御厨飯慶成不對後丁晉公見之曰川中狗蜀犬也百姓眼民目也馬撲兒爪子也御厨飯官食也乃獨眠孤館四字

博異志

招飲八字

有遺書招客飲者曰板戶公堂斫脚露喪其人荅云班犬良賦趁龜飢肚古今詩格注云板戶木門閑字公堂官舍館字斫脚斬足虀字露喪尸出屈字謂閑館虀屈也班犬文苟敬字良賦尚田當字趁龜走卜赴字飢肚欠食飲字謂敬當赴飲也

雷書四字

雷擊一販耀者措其尸于柳下白而書之其文
穴口彡八若是人莫能識須臾黑雲籠樹震聲
復作觀其書更添一長畫直貫於中乃知米中
半水四字也

門題活字

楊修爲魏武主簿創第作門擬於相國魏武題
門作活字修卽毀之曰門中活是爲闊字嫌門
大也

門題鳳字

秘康與呂安善後來值康不在子秘喜延之不
入安題門上鳳字而去喜以爲欣不覺譏其爲
凡鳥也

辨巳酉字

裴晉公征吳元濟發地得石刻云雞未肥酒未
熟解者曰雞未肥無肉也肥去肉爲巳酒未熟
無水也酒去水爲酉破賊在巳酉乎果然

題絲絡字

張昌儀恃易之之寵而奢溢有題其門曰一鈎
絲能得幾日絡昌儀書其下云一日卽足無何
禍及

市呼布字

呂布謀誅董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歌
於市曰布乎布乎後布趣兵斬卓

呼八人字

翟乾曜天師大呼於夔州市曰今夕有八人過
可善待之是夕遺火焚數百家方悟八人乃火
字也

避馬涼字

黃冠以符術呪桃木言休咎有士子扣之曰來
歲春科詔興賢敢問甲魁荅云馬涼及榜動乃
馮京也士復扣之乃曰天榜未動機不敢泄故
以馮點移置京旁寔避之也

書點檢字

五代周世宗一日在文書中拾得一木簡上書
云點檢作天子此時張永德任點檢世宗遂換
去永德教趙匡胤代替後竟受禪是爲宋太祖
皇帝

改貨泉字

王莽造錯刀契刀大錢等貨既慕侯位以劉字卯
金刀也乃禁剛卯金刀之利不得行罷錯刀契

刀五銖錢等更作寶貨曰貨布貨泉人以其字
白水眞人時劉秀竟從白水起

改廣明字

唐僖宗改元廣明元年相字者曰有一人自厓
下出來姓黃氏左足踏日右足踏月自此天下
被擾去也是年黃巢果入長安

詩謎子

半烟半雨溪橋外間杏間桃山館中解得離人
無限意千絲萬緒惹春風時謂之柳謎子也但
存心裏正毋愁眼下遲若人輕着力便是轉身

時磨詩也喚起窗前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
鳥更與盡情啼同遊詩也凡類是者尚多皆詩
之隱體也茲復有含物而隱言者語雖鄙諺亦
可以資閑中一笑遂錄一二贅于字書之末

書註

大的不曾說小的小的尋常說大的若還要大
的意仔細還的問小的

字黠

寒則重重疊疊熱則四散分流村裏不見在村
裏市頭不見在市頭

蛛網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心藏之玄之又玄

箸謎

行則同行止則同止搬口弄舌死而後已

棹趿

我本無名因汝有名汝有不平吾爲汝平

布瑕

身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塵一朝解纏縛見性始
分明

敗弓

爭帝圖王勢已傾無杷八千兵散楚歌聲無弦
烏江不是無船渡無稍恥向東吳再起兵無面

藥名

草鋪橫野六七里遠志笛弄晚風三四聲羌活
歸來飽飯黃昏後杜仲不脫簑衣臥月明草果

曆本

外頭黃裏頭白兩頭冷中間熱看時有節摸時
無節

井謎

東頭對西頭南頭對北頭頭頭對頭頭四十八

箇頭

習字

後魏孝文帝會羣臣飲酣帝舉巵曰三三橫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越城王勰對曰是習字伽藍記

占算類

占鼎云舟

孔子使子貢往外未來謂弟子兆之遇鼎皆言鼎無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詰朝子貢至

長安賣卜

司馬季主楚人賣卜於長安市宋忠賈誼謂之曰何居之卑行之汚季主捧腹而大笑

成都賣卜

前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少城纔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今有支機石存焉

錢塘醉臥

何中正初及第聞郭從周精卜求占從周贈詩云三字來時月正圓一麾從此出秦關錢塘春色濃如酒貪醉花間臥不還後以八月十五日改知制誥出秦州改杭州卒翰苑名談

合膏封簡

風角者觀四隅之風而占之也後設翳善風角占有一生從學辭歸翳爲之合膏封簡書有急發之生至葭萌爭渡吏撾破從者頭生開封曰到葭萌與吏鬬破頭者以此膏裹之生乃還卒其業又張子信亦善風角占

書版索金

晉隗炤善易臨終書版遺妻子曰後五年有詔使來姓龔負吾金以版上書之至期妻賫版詣使者使者惘然乃取著筮卦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賢夫藏金待大平知吾善易爾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甕埋在堂屋下去壁一丈入地九尺掘之得金

備要

市鷄得奴

唐杜生善易有亡奴者生曰見進鷄使者可市其一即得奴矣果遇使者得一鷄忽亡飛集灌莽上取之獲奴

史

負粟求卜

後魏顏惡來妙於易遊市觀卜有婦人負囊粟來卜凡七人皆不能中而強索其粟惡來尤之卜者曰君能卜何不爲卜之顏因筮之曰登高臨下水洞洞惟聞人聲不見形婦人曰姓身巳七月矣昨汲井忽聞胎聲顏曰十月三十日生一男子卜者驚服 史

占五色雀

崔信明五月五日中生有異雀數頭身形甚小五色備集于庭樹鳴聲清亮太史占之曰五月爲火火爲離離爲文彩日中文之盛也雀有文采此兒必文采聲名播天下雀形旣小祿位殆不高矣及長博學强記下筆成章而官果不達

雀銜三鮎

後楊震字伯起嘗客居於湖有雀銜三鮎魚飛集講堂前取魚進曰蛇鮎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後果居台輔

庭樹鵲鬬

北齊張子信善風角奚永終同子信坐鵲鳴庭樹鬬而墮子信曰有口舌事勑喚亦不可往是夜瑯琊王五使召辭之詰朝難作 史

坐壞竹牀

至和二年成都賈孝先遊青城請老人村坐壞其竹牀孝先欲償其直老人曰子視其下書云某年月日造某年月日爲賈孝先所壞孝先因師事之名聞天下 仇池筆記

嵩眞善算術

眞自算年七十三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及終乃至二十四日晡時死妻曰見眞多下一算慮別有旨果差一日有遺恨矣 西京雜記

和璞心算

邢和璞善心算房琯求算終身之事和璞曰公之病起於魚餐其木材用龜茲之板後皆悉驗

發椽着瓦

魏管輅爲人卜盜鹿曰是汝東巷第三家也可取一瓦子密發其屋東第七椽着瓦其上其夜盜父病頭痛亦來卜輅爲發之盜貝服輅令擔皮肉還故處病自差密教鹿主舉椽棄瓦 史

視塚得牛

魏管輅鄰婦失牛輅卜之令視諸丘塚果得牛

史

失馬作膾

隋楊醜善易有失馬者來卜醜曰向西布第三店爲我買魚作膾便當得馬矣其人如教須臾一人牽所失馬至擒之 史

筮易得姓

陸羽不知所生有僧得之水濱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乃姓陸名羽字鴻漸

筭食物長

趙達過知故交云乏兼味達取盤中隻筯再縱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鹿肉三斤何以爲無 吳史

筭算囷米

曹元理善算陳廣漢曰有東西二囷米頗算之漕以食筯十數轉云若干不失圭合西囷差三升乃有大鼠可容一升 西京雜忌

巧發其中

前李少君善爲巧發奇中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證驚

覆射類

射筒中棗

上林獻棗漢武以杖擊殿檻呼方朔叱叱朔朔來來此筒中何物朔曰上林之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曰呼朔者上也以杖擊檻者兩木也朔來朔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上大笑 外傳

射袖中橘

有以故曆裹柑者懷諸袖命善射者射之射者

曰太歲當頭立諸神不敢當其中有一物常帶洞庭香開視之果橘也

射盂中蜴

上置守宮盂下令東方朔別布卦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以爲蛇又有足是非守宮乎果蜥蜴也 方朔傳

射匣中鼠

袁客師天綱子也唐高祖置一鼠匣中令射之師曰鼠也入則一出則四發視之鼠果生三子矣

射金甌

玄宗將命相先書名置案上舉金甌覆之謂太子曰此宰相名也能知其誰乎射中賜巵酒肅宗曰是非崔琳盧從愿歟上曰然

占剝啄聲

康節夜聞扣門聲先一後五命子占之子曰先一乾數也後五巽數也乾金巽木金短木長其借鋤手先生曰夜借鋤無所施必借斧爲折薪用也問之果然

射十三物

管輅覆射十三物先說雞子後道蠶蛹其十三物一一次第射之無不中者

探藭中官

歲時記人日京師貴家造探官藭於餡中置帋簽或削木書官品人自探取以卜異時官品得失高下

氣化門

天化類

天雨粟

蒼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字學云書契作詐僞生去本就末天知人將饑故雨粟鬼恐爲文所劾故哭

天雨穀

漢宣帝時江淮飢饉天雨穀三日 述異記

天雨寶

梁大同中大雨殿前下雜色寶珠

天雨珠

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 喜雨亭記 兜率天雨摩尼寶珠護世珠 羙膳瑣言

天雨碧

碧石之青美者也從玉石白聲紀年惠成王七年天雨碧于鄭

天雨錢

黃尋大雨天飛錢至其家無數因致富 幽冥錄

天雨金

翁仲孺渭川人家貧一日天雨金十斛於其家
富等王侯孝子傳

天雨酒

隋盧思道賀表云神漿可挹流珠九戶之前天
酒自零凝照三塔之下東方朔神異經西北海
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一千里腹圍
一千八里俱曰飲天酒五斗張華注云天酒甘
露也

天雨花

天女以天花散諸菩薩卽皆墮落至大弟子便

著不墮天女曰結習未盡故花着身結習盡者
花不着身維摩詰經

天雨虹

漢上官桀謀廢昭帝迎立燕王令羣臣皆裝是
時天雨虹下屬宮中飲井井水竭

天雨沙

拾遺記平沙千里色如金細如粉風吹起則如
霧亦曰金霧亦有雨如塵沙之沙者災祥之不
同也

天雨毛

毛者血之餘也天雨之如馬鬣亦兵象也人有
得鳧毛長三丈張華曰此海鳧毛也出則天下
亂博物志

天降龍

孔甲既卽位好鬼神之事不務修德諸侯多叛
時天降乘龍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
氏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
事孔甲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
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享之
既而使求之累懼而遷于魯縣

天投霓

後五行志靈帝時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東庭
中黑如車蓋騰起奮迅千餘丈蔡邕曰所謂天
投霓也

天隕石

左氏隕石于宋五星也秦隕石于東郡或刻之
曰始皇死而地分使御史逐問莫服盡誅石旁
居人燔其石又廬山東有星墜水化爲石當彭
蠡灣號落星灣

天雨血

元統二年春正月庚寅朔雨血于汴梁着衣皆赤

雹雨金

歷代紀石邕襄位忽震雷雨雹如斗金石皆銷

漢成帝河平二年四月楚國雨雹大如釜飛鳥皆死帝王世紀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礮前漢文帝時雨雹如梅李景帝末初三年河西大雨雹如棁棬大者或如斗殺畜類折樹木成帝時雹亦如釜又如金武帝元封中雨雹如馬首晉穆帝永和中雨雹如盂升有元雨雹其狀有小

兒環玦獅象龜卵之形

雷收麥

介休縣人宿祠中夜聞扣門云介休王借霹靂車收麥其年果損麥

日暈虹

俟鯖錄先儒以爲雲薄漏日照雨滴則虹生今以水噀日側視之則暈爲虹蜺詳天日類

虹貫日

荆軻刺秦王白虹貫日聶政刺韓傀白虹貫日兵象也史

月暈角

後魏晁崇爲太史令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云角蟲將死是歲天下牛羊麋鹿死者十七八

雷如靁

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則伏地中其狀如靁人多取而食之國史補

虹吸酒

韋皐鎮蜀虹垂首於筵吸酒旬日拜中書

雨工

唐柳毅過洞庭女子牧羊毅曰牧羊何所用神

祇曾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乃雷霆之類也視之甚異異聞實錄

雨氷龜

紹興八年汴京雨氷龜大小俱首足卦文

辛酸霧

後王禎明三年元日大霧四塞入人口鼻氣皆辛酸陳書

虹化金

搜神記孔子修春秋製孝經無成孔子齊戒向北斗而拜告備于天有赤虹見自上而下化爲

黃金有刻文孔子受而跪讀之

雪化銀

耿先生明道術保太中召入宮自稱北大先生以雪削如銀定投熾火中即爲銀異人錄

星化類

星犯昴

唐丙申星犯昴韋見素曰昴者胡也星犯之不祥明年甲寅當應乎詳後事化有

星聚井

後魏高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者誤按

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其尾二星何因背日崔浩曰考究之當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史

星聚奎

趙宋太祖乾德五年三月五星聚奎自此天下文明星如連珠在降婁之次初實儀曾於周顯德中嘗謂楊徽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于奎自此天下太平矣

星聚里

陳大丘詣荀朗陵無僕役使子元方將車季方持杖長文尚少載着後車既至荀使叔慈應文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着膝前其夜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賢人聚

星犯座

嚴光與光武同宿光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太急帝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爾

星入斗

熒惑入南斗梁帝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下殿禳之及聞魏主修出奔慙曰虜亦應天象耶史

星化僧

李淳風奏北斗當化爲人明日至西京飲酒使候之乃七僧共飲二石太宗召之僧曰此是李淳風小兒饒舌也忽不見國史纂異

星化女

姚生爲唐御史有一子二甥於條山結屋讀書一日有寶馬數百一夫人與三女至年皆十七八以配三子謂曰但百日來泄令君長生位極人臣三子皆唯爲憂夫人召孔宣父示以六籍周尚父示以兵法三子得以才兼文武家僮

以告姚召三子神氣秀麗占對閑雅問之苦不言賴之具告一碩儒曰吾見織女婺女須女三星無光必此降福三子遣歸夫人復與三子別飲以湯昏頑如故

星化肉

漢主聰淫泆無度嘗建鑫斯則百堂求生百子堂災燒殺其子二十一人血雨於東宮時有星隕平陽化爲肉徑二十八步羣臣諫以淫色所致聰曰自是天家事於朕何干

星化豕

有里嫗素敬一行其子以罪繫獄將刑求救於一行行以數推之當有赦遣其徒以布囊於其處廢園伺之有物來其數七共捕以囊盛之獲七豕一行置大甕中密覆呪封以梵字太史奏北斗不見召師問之曰莫若大赦從之星復見

酉陽雜俎

星化石

元史冬十月有星如火從東南流芒尾如曳箑墮地有聲火焰蓬勃久之乃息化爲石青黑光瑩形如狗頭命藏于庫

星化井

天文志司星奏曰三台星墜于蜀化爲三井遣使人驗之撞麗譙鐘聲爲度而汲之各使人候于井遂汲一而兩動

星化槐

春秋說題槐木者虛星之精也元命包曰樹槐而聽訟其下注槐之言歸也倩兒歸實也今訟所多列槐也

星墜營

諸葛亮之伐魏也進軍渭南病篤有大星赤而芒墜亮營中未幾亮卒司馬懿案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材也

精化蒲

典樹堯時天降精於庭爲旌感百陰爲昌蒲神仙傳漢武帝至嵩高遇仙人長二丈耳下垂肩帝禮而問之曰吾九疑山人聞中岳石上有昌蒲一寸九節食之可以長生故來採之帝曰彼非欲服食以喻朕耳

精化人

宋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至大觀

間漸晝見政和以來大作每得人語聲則出先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厘丈餘彷彿如電金眼行動砰砰有聲兵刃皆不能施或變人形亦或爲驢晝夜出無時習以爲常人亦不大怖時洛陽府幾內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後雖白晝入人家爲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三年乃息云

熒惑化胡

唐安祿山營州雜胡也姓康氏母爲巫禱于阿犖山神而生火光發氈帳百鳥皆鳴自是彗現于天父死隨母再適安氏改名安祿山張守珪爲節度使得之使討契丹敗執送京師帝愛其才而赦之後請爲貴妃兒出入宮掖醜聞于外遂反自稱大燕皇帝起兵一年目漸昏不能視物又病疽子慶緒遣李猪兒夜聽其腹腸血流數斗而死是夜彗星落

熒守心

宋景公者熒惑嘗以其時守心心時之分野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

噀酒爲雨以滅火驛書馳問云月日雨東北來皆酒氣又後郭憲向東北含酒三噀救齊國失火晉佛圖澄噀酒向幽州救火三事同並見史

氣化門

地化類

泉化醴

地出醴泉禮運王者政平醴泉湧出

泉化酒

酒泉郡城下有金泉味如酒漢地理

泉化乳

南劒州天階山乳泉服之登山嶺如飛寰宇記

井化酒

常德府城外十五里地名河洑有崔婆者賣茶爲活遇有僧道過必施與之一道人往來凡十餘次崔婆與茶無厭道人曰我欲使汝改業賣酒如何崔婆喜道人以杖拄地清水迸出崔婆取之以歸味如酒濃而香買者如市若他人汲之則常品水也崔大享其利道人重來崔婆謝之云只恨無糟養豬道人怒其貪以杖拄泉則無復酒味矣其井至今尚存

石出髓

嵇康遇王烈共入山烈見石裂得髓食之因携

少許與康已成青石擊之琤琤再往視之斷山復合仙經云神仙五百年一開石髓出服之與天齊壽

石流血

三齊略記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驅石下海石不速去神輒鞭之石皆流血

石點頭

僧生公講經於虎丘寺人無信者乃聚石爲徒與談至理石皆點頭

石有言

晉有石言晉侯問師曠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抑聞作事不時小民怨讟則有非言之物而言左昭四年又晉劉曜時有石言於陝若言勿東也

石共語

庾信至北方惟愛溫子昇韓山寺碑曰惟此片石堪共語餘皆驢鳴犬吠爾

石化虎

李廣夜見草中石以爲虎射之沒羽視之石也復射終不能入矣

石化玉

石化玉卽設義漿種石子成玉事詳見雜俎

石化羊

神仙傳黃初平年十五牧羊有道士將至金華山其兄初起覓道士求弟既見問羊何在初平曰羊近山東初起曰不見初平叱之羊起皆白石耳

陸沉刹

大隋者成都古天彭之西嶺名刹昔神照大師演大宗乘燒蛇于此時有一白蛇纏錫不就藝師曰做這箇形骸猶不肯捨乃於七佛數後卓

錫爲井井上立廟名曰白龍君國朝正統十三年歲在戊辰六月二日井水忽自湧出須臾大至樓殿震動僧方擊鼓號鍾以警有衆見其勢不可遏遂攀岩緣木奔騰四走及回視之前後樓殿周環廡宇悉皆陷沒惟涸厠在山側不與泯焉

地陷座

桓玄篡二年九月冊命玄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楚王加九錫十二月玄卽皇帝位玄入建康宮登御坐而牀忽陷羣臣失色殷仲文曰將

即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辛亥玄遷帝於尋陽

地產毛

元運之將終也地產白毛如銀線

地湧山

新豐有山從地湧出武后解易名曰慶山縣俞文俊上書曰天氣不和寒暑併人氣不和贅疣生地氣不和墟阜出

地降山

郊邑曠有牧地一夕風雨暴至黎明有山充仞

其處居氓往薅蕘焉忽見一仙姝謂曰我青女神也奉帝命血食此方歸語爾宰宜以山至之日祠我言訖而隱

岸爲洲

殷仲堪晉人見流棺葬焉旬日門前溝忽起爲岸其夕有人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水岸爲洲君將爲州矣果任荆州都督軍事

冥行錄

宋張興世初生門前水中忽起洲及爲方伯洲至十餘頃

史

海變田

麻姑謂王方平曰見東海三變爲桑田向到蓬萊水淺於往者略半也東海行復揚塵乎

神仙傳

水漂山

史成紀山一夕大水漂流六十里居氓宅墓往馬又中山靖王傳曰衆煦漂山煦之爲言烝也溫潤之也

神移山

太行王屋二山高萬仞愚公九十面山居惡而將移之山神懼告帝帝命奪娥氏二子負山一

措朔東一措雍南

愚公曰我死有子子又生孫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列湯問

靈擘山

王涯太華仙掌辨云昔河自積石出於西流既越龍門遂弭南馳者千數百里折波左旋將走東溟連山塞之壅不得去有巨靈於此力擘而剖其中跖而北者爲首陽絕而南者爲太華自此泄其掌跡猶存

鰲戴山

簉疆使巨鰲十五舉首戴海東五山

鰲冠山

東海鰲冠蓬萊游滄溟垤蟻曰彼冠山何異我戴粒逍遥於封壤之巔伏乎窟穴也符子

山爲池

史元統二年八月京師地震雞鳴山崩陷爲池方百里人死者甚衆

人化類

男化女

宋都城有賣青果男子孕而誕子蓐母不能收

易七人始免而逃

女化男

燕有女子化爲男燕主以問羣臣傅權對曰西漢之末雌雞化爲雄猶在王莽之禍況今女化爲男臣化爲君之兆也趙宋徽宗時有酒肆朱氏子其妻忽生髭其人可四十餘髭髯長僅六七寸疎秀甚美宛然一男子特詔度爲女道士

人化龍

張公諱路斯爲宣城令夫人石氏生九子張公釣於焦氏臺歸則體常濕而寒夫人問故曰我龍也夢人鄭祥遠亦龍也與我爭釣處寶殿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我領絳綃鄭青綃明日射青綃中之九子皆化爲龍 坡作婢云

神化龍

士有謁京師龍母廟者見塑像美姿容悅之意謂他日居官安得良匹若是出將乘馬忽見蛇蟠于鞍方駭之乃轡也後蓐美除至中道宿旅邸見舍後簾箔內處女往來須臾主人出欵敘寒暄詢動履乃許以姻好遂諧伉儷之任所三載生二子有從婢擔水常棄後桶不食一日嗔

婢入室忽雷電大至化爲二龍而去 鶴林玉露

女化龍

扶風馬孺子戲郊亭上有奇女墮地光曄少年駭且悅之女怒曰故居釣天帝言吾心修大被謫七日當復故處至期化爲白龍而去 柳文

女化蠶

蜀有蠶女父被掠母誓曰得父者以女妻之馬驚躍而去數日父乘馬歸馬嘶鳴不已父曰人非彼類乃殺馬曝皮於庭皮捲女飛去復棲桑上女化爲蠶食葉吐絲蜀人墾女爲祠

謂之馬頭娘以祈蠶圖經

女化蟬

董仲舒答問書曰齊王之后怨王而死尸化爲蟬登樹而鳴故蟬名齊女

女化蛇

臨川民家生一女甚慧黠年十三死瘞于流臺白塔之側有大菌生于塚上蒂長尺許狀如蓮衆神之稱曰佛女有一士人過之言于衆曰下必有怪物衆掘之剖棺見巨蟒枉衣衾上不復有女子其母云孕此女時寢夢間屢見巨蟒來

觸幃帳呼燈視之寂無所有今方知是怪物也

人化鶴

遼東華表柱忽有鶴集其上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累累

仙化鶴

蘇耽煉丹投井中令人飲水食橘葉功成仙去後有白鶴止郡城東北樓人以弓丸彈之不少動乃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今來歸我是蘇仙君爾彈我何爲

士化鶴

玄宗射中一鶴帶箭西南而逝益州青城山道士徐佐卿一日忽不懌謂其徒曰爲飛矢所中尋已無恙然箭非人間所有吾掛於壁後年箭主至則付之及帝幸蜀偶至觀覩箭取而翫之乃曩歲射鶴御箭也深異之

神仙記

人化虎

唐李徵以科業早登仕路自言嘗以私殺數人時無知者一日行抵襄陽旅舍忽暴病暮夜聞有人扣門呼其名熾熱陡作發爲狂疾走山谷

間不覺兩手拏地而步視左右股有班毛以手捫面亦有毛矣是夜宿岩下次日渴甚乃飲于溪見形乃虎矣遇人畜則皆搏而啗之一日御史李儼奉使嶺表路經其處驛吏曰此去八九里兩山之間小溪之曲有虎多傷物山後路迂然無患也儼曰吾銜王命而避虎耶乃鞭馭而行至溪曲虎忽躍出復返草中而人語曰幾傷故人儼曰君非李徵乎荅曰是矣儼乃下馬呼與道疇昔場屋之事里閈舊故之情虎慚異類但匿草中荅之云云語意甚悉及將敘別虎曰

吾爲詩一篇蓋欲表吾外雖異而中不異述吾憤而攄吾憤也其詩曰偶因狂疾成殊類災患相仍不可逃今日爪牙誰敢敵當時聲跡慢相高我爲異物蓬茅下君獨乘軺氣勢豪此夕溪山對明月不成長嘯但成嗥儼命吏錄之拜別上馬而去百餘步上小山回視草中虎悲泣不忍聞儼亦大慟後使軺乃由他道而歸

妻化猿

孫恪妻袁氏女育二子後挈家過端州袁欲遊峽山寺云舊老門徒既至若熟其路持碧玉瓌

獻僧有野猿數十聯臂而下袁惻然題云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擲筆爲猿而去老僧方悟昔養猿高力士以東帛易之以碧玉環隨猿頸而去

人化熊

左傳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

人化石

初學記劉義慶幽明錄曰武昌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古傳昔有貞婦其夫從征役遠赴

國難勢弱子饑送此山立望夫而化爲石因以爲名

仙化羊

曹操出近郊慈賚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醉飽操恠之使視諸壚悉皆亡酒脯操不平欲殺之慈却入壁中不知所在或見於市捕之市人皆變形與慈同後人逢之又逐之走入羊羣操告之曰不復相殺試君術爾忽一老羝屈前膝人立語曰遽如許即競往赴之羣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膝人立曰遽如許遂莫知所取

童化雉

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牽以獻諸公道逢二童子童曰此名爲媼云云媼復曰彼一童名爲陳寶得雌者霸舍媼逐童子童化爲雉飛入平林公大獵果得雉又化爲石置之汧渭之間文公爲立陳寶祠時流星集若雄雉

列異傳

母化黿

江夏黃氏之母浴化而爲黿入于深淵後時出見簪猶在首

後憲

婦化驢

濟寧肥城縣張婆兒夫早喪與子張驢兒同活日則守筐續麻夜則變作白驢食人麥苗被麥主捉獲鎖項拽磨極其鞭撻既放得歸呻吟而臥其子問之具以狀告後被人打死甚可怪也

人化豕

左傳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具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遇賊于門遂殺之云云

人化猿

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爲猿

人化魚

劉之奇夢二人姓李詣之乞命時有遺生鯉二頭乃放之其後又夢來謝之曰當令君延算南史

氣化門

獸化類

虎化人

虢州王城縣黑魚谷王用業燒炭於谷中有水方數步常見二黑魚長游於水上用伐木儀困遂孥食之其弟驚曰此魚乃谷中靈物兄柰何殺之有頃其妻餉之用運斤不已久乃轉面妻覺狀貌有異呼其弟視之忽祝衣號躍變爲虎焉徑入山時殺麏鹿夜擲于家如此二丘一日

昏暮叩門自名曰我王用也弟應曰我兄變爲虎三年矣何鬼假我兄姓名又曰我往年殺黑魚冥官謫爲虎因傷人又笞余一百得復人身汝視予無疑也弟喜遽開門見一人頭猶是虎因怖死舉家叫呼奔避竟爲村人格殺之其妻屬驗其身肩黑痣信王用也但首未變爾

越王臣聞趙有處女國人稱之王請聞之將見王道逢老人稱曰袁袁公何女曰嫡一觀之

女曰妾不敢隱[illegible]試公即[illegible]秒之竹
似桔槔末折墮地女俟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
刺女女因舉杖擊之公即飛上樹化爲白猿

豕化人

濟寧肥城楊氏有女美姿容善歌唱手足俱偪
形不能行步每用爪梳綰髻食飲不令人見
無與爲偶其兄楊大郎遂從生男及女年八十
餘每客官至隱而不出百計求一始識至元甲
午方沒

狐化男

坦雅廣要[illegible]卷三十九　二

燕昭王墓有老狐化男子聽張華講說抱朴云
狐壽八百歲則化爲人矣又云狐夜
擊尾出火戴髑髏拜北斗不墜則化爲人矣

猿化叟

王縉以莊嵩陽有四叟携榼來訪其名曰木巢
南林大節孫文蔚石媚虬高談劇飲既醉俱化
爲猿而去

虎化石

張侍郎守鄆虎害物人令吏執符追虎虎熟視
符斷符隨吏至府望公閉目蹲伏[illegible]以罪撻
之約三日出境[illegible]殺虎乃去其地化
爲石今呼爲石虎

禽化類

鶴化人

李衛公遊嵩山聞呻吟聲乃一病鶴曰我爲仙
爲樵者傷脚得人血則愈乃鶴拔眼睫曰持此
照之即知矣李公自眡之乃馬頭也至浴所遇
皆非全人或犬騣驢馬之類惟老翁是人公以
告翁檀臂出血公往濡在傷處鶴謝曰公即爲
宰相後當上昇鶴乃冲天去

坦雅廣要[illegible]卷三十九　三

晉宋處宗置一長鳴雞愍閒後雞作人語與處
宗談論極有玄致處宗因此功業大進

雉化僧

僧養一雉甚馴狎每聆僧談則伏座下一夕不
食而斃僧夢往生山下檀越家驗之其兒脇下
尚有翟羽一莖

雉化人

後漢裴安祖見鷩鳥遂一雉觸樹死安祖護視
之良久乃甦放之夜夢人着綉衣[illegible]以拜謝之

史

鶉化人

蔡君謨嗜鶉雀炙夜夢鶉化爲褐衣人以詩遺之曰食君數粒粟充君美中肉一美斷數命下筋猶不足口腹須臾間禍福相倚伏勸君戒勿殺死生如轉轂君謨遂戒不食

雉化石　見童化雉

雞化雉

漢元帝時有雞異　詳後妖物類

鵲化印　詳異感類

埤雅廣要　卷三十九　四

鳩化鈎　詳異感類

蟲化類

龍化僧

由灌陽軍遡牛溪而行百里溪益遠而山益峻及其源窮山峙地境幽絶人迹罕到邑士王趙等世居之一日有僧至其乞食食訖假寐于磨上鼾鼾有聲王出見龍蟠睡訝之既而求一袈裟地及展衣覆其處募工匠爲巨室遂陷爲池木葉入池即有鳥嘴而去之時以接骨方遺王氏至今成都禱悄則必命王氏至潭邑水則甫

隨至名其池曰滋茂

龍化姥

李靖射獵山中宿一朱衣家夜半扣門急一老姥謂靖曰此龍宮也天符命行雨二子皆不在欲奉煩何如命取驄馬一小瓶戒曰馬躍嘶鳴取水一滴馬鬃上此一滴乃地下一二尺慎無多也既而電掣雲間連下二十餘滴夜半平地水二尺

龍化婦

唐人柳毅下第歸至涇陽見一婦牧羊曰妾洞庭君小女嫁涇川次子爲婢所惑得罪舅姑毀黜至此敢寄尺牘於洞庭之陰有大橘樹君擊樹三當有應者毅如言見千門萬戶曰靈虛殿一人取書進之君泣曰老夫之罪使孺弱罹害言未畢有赤龍長萬丈擘天而去俄而祥風慶雲幢節玲瓏紅妝千百中有一人即寄書者乃宴毅於碧雲宮辭去後再娶盧氏貌美曰予即洞庭君子涇上之辱君能救之茲奉閨房永以爲好同歸洞庭莫知其迹　本傳

龍化嬰

僧誦經一叟來聽曰某山下龍也幸歲旱得間來此僧曰能救旱乎曰上帝封江湖有水不得用僧曰此硯水可用乎乃吸水去是夕大雨悉黑水

龜化人

宋元君夢人披髮曰予爲清江使者被漁者預且得予元君召預且得五龜高五尺剡之以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仲尼曰能夢於元君不能避預且之網智能七十二鑽無遺策不能避剡腸之患莊子

蛇化人

南方多蛇精嘗化爲人以呼行旅姓名若顧應之夜必至棲邸傷人土人養蜈蚣於桅中臥覺有聲則起枕放之蜈蚣乃疾馳蛇所能以氣禁之遂啗其蛇腦

鮎化婦

李冲元嘗畜一鮎將烹之夜夢鮎化婦詣冲元曰妾腹中有子五千妾生五千子俱生妾死五千子俱死矣願原一命以活五千子命冲元覺而懼放之大江

蛇化劒

唐開元末靜江軍灘中雷公逐一黃蛇盤繞灘上視之得一銅劒其文曰許旌陽斬蛟第二劒廣異記

五七〇

互化類

魚化龍

三秦記大鯉魚登龍門化爲龍不登者點額而還

龍化魚

陸機積薪下獲涸鯉作鮓以餉張華華曰此龍

鮓也水噴之有五色光張華傳

蛇化龍

李賀七歲韓愈皇甫湜過其家使賦詩援筆立就名曰高軒過其末云我令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龍化蛇

續仙傳孫思邈嘗救一青蛇龍子也後爲龍王召至水府得龍宮藥方三千道作千金方三十卷俱非人世所有

鴆化鷹

鷹化鳩

爾雅鷹鸇鳩月令仲春鷹化爲鳩七月鳩化爲鷹格物論鷹鷙鳥金眼鉤觜鐵爪劒翮善攫搏廣志一歲爲黃鷹二歲爲執鷹三歲爲青鷹月令仲春之月鷹乃學習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羽始行戮記鷹化爲鳩然後設罻羅又草木疏驚蟄後五日鷹化爲鳩

蛇化雉

晉武庫中蛇化雉詳後野雉在庫

雉化蜃

蜃時忍切大蛤也蚌屬月令雀入大水爲蜃雀入淮爲蛤雉入海爲蜃又蛇化爲蜃似蛟無足史天官書海旁蜃氣似樓臺蜃與蜃同古人多以蜃爲器

鱔化蛟

宋寶祐丁巳夏邵武軍管下市中有開食店者因買魚得一白鱔始則甚小極愛惜之每日飼以餅之屬逐日長大遂放於十字街巨井中越一年忽一日井內有火燄兩條射出井外衆窺之乃白鱔兩目中來而其身已如巨木矣因此淫雨不止天氣昏黑白鱔自井騰空而去井水迸漲四郊洪水驟至棟宇俱沒有人避水於高樓者皆聞空中有人喝云滿也未如是者二其時罹水厄死者甚衆

蛇化蜃

蛇化爲蜃似蛟無足許遜遇一少年自稱慎郎許君曰此蛟蜃之精謂施太玉曰彼化黃牛我化黑牛以手巾掛膊別之俄於龍沙洲見黑牛奔赴黃牛而來太玉揮劒中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自井徑歸潭州先是化爲少年以珍寶數萬娶潭州刺使曾至女至是眞君見賈曰聞君有貴婿愼郎乃蛟蜃老魅焉敢遁形蜃遂變本形爲吏所殺

犬化龍

宣和元年五月有龍見于京師茶肆傭晨興見大犬[illegible]楊傍近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過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高十餘丈帝懼甚命林靈素治水不驗遂命戶部侍郎唐恪決水下流入五丈河起居郎李綱

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嘗有此異夫變不虛生必感召之災望求直言採而用之以答天戒詔貶綱一官與縣去

豕化龜

符子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曰非大囿不居非人便不飧今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乃命豕宰養之如不勝其體燕相謂王曰奚不烹之王乃命宰夫膳之夕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吾患其生久矣仗君之靈得化吾生始得爲瀆津之伯燕相遊乎瀆津有赤

龜奉璋以獻

雀化蛤

六帖季秋雀入大水爲蛤客有見雀浴于沙者良久而毛羽皆委于地曾不少動跡而視之則已化爲蛤矣

蝗化蝦

馬援爲武陵太守有蝗援振貧窮薄賦稅蝗入海化爲魚蝦

蟻化駒

蟻曰玄駒大戴記牛亨曰河內人見人騎馬數十萬騎大如黍米以火燒之人皆成蚊蚋馬皆成大蟻故呼蚊蚋曰黍民蟻曰玄駒古今注

雞化鶚

西子母夢翠鷄五色自空下化爲鶚飛去生西子

鵰化鶖

孔帖中和四年臨淮漣水民家鵰化爲鶖而弗能游鵰以鶖而擊武臣象也鶖雖毛羽清潔而飛不能遠無搏擊之用充庖厨而已

蠹化蝶

陸龜蒙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慤然類蛸蟟而青翳葉仰嚙饑蠹之速不相上下人或脹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傑鶖一日視之凝然弗食動明日復往則蛻爲胡蝶矣

鼠化鴽

月令田鼠化爲鴽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三十九終

氣化門

肉化類

螽化黿

初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伺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留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龍亡漦在櫝而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玄黿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孕當宣王時不夫而育懼

而棄之時童誼曰屬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夫婦哀其夜號而取之逸逃于褒褒姒有獄而入是女於王王遂置之棄女子出於褒是爲褒姒

血化泥

周末殺萇弘於蜀血碧色入地化爲碧玉數里內土皆青色故蜀有青泥坊

髮生蟲

士有飲酒而必飲油者醫惟之鍼藥罔療一日須臾蟠于燈缸家人扶而避之以針刺蟲黎明視之則有兩黑睛雙角脊有黑文長尺許乃知爲誤食髮之所化蟲出而油不復飲食

肉化尸

王公直植桑百本以飼蠶利蘭爲業時歲蠶老葉貴公直舉箔痤之以貿葉錢入城市貿豬首以歸至關門守者見荷囊有殷血發視之乃人首也執而核之莫有告詰之者公直曰是吾痤蠶之過也迹其痤所驗之則蠶已化爲尸體與

所荷付矣遂償之

鱠化魚

吳王食鱠餘鱠棄水中化爲魚一名王餘魚

鱠化蝶

南孝廉舍所鱠其輕可飛忽化爲蝴蝶飛去

鱔化泥

鱔鱠取燒酒噴之移刻盡化爲泥蓋土性之物易復性焉耳故食者宜知所忌

物化類

劒化龍

晉張華與豫章人雷煥登樓仰觀煥曰斗牛之
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劒之精上
徹於天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告吾年
至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劒佩之斯言當效歟
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
爲宰密共尋之可乎因許之華大喜即補煥爲
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
函光燄非常有雙劒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
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煥以南昌西山北岩
下土以拭劒光芒艷發遣使送一劒幷土與華

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
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劒當繫徐君
墓樹爾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久爲人服也華
得寶劒愛之常置坐右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
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劒文乃干將也莫邪何爲
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
斤致煥煥使以拭倍益精明華誅失劒所在煥
又爲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須臾歸
自謂去家逼經旬日已十餘年以杖投陂即化
龍也遂能治療衆病鞭笞百鬼後失其符爲衆
浪驚沸於是失劒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
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珠化龍

順宗時拘弘國貢履水珠色類鐵持入江海可
行於洪後化爲龍

梭化龍

陶侃漁於雷澤得織梭掛壁後雷電化爲龍去
韓詩云古閨跳水騰龍梭

杖化龍

後漢費長房既遇仙翁欲求道而顧家人爲憂

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
人見即其形以爲縊也遂葬之長房隨翁深入
羣虎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臥於空室以朽
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來嚙索且斷長房亦
不移翁曰子可教復使食糞中蟲臭甚長房強食
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此不成長房辭歸與一
竹杖曰騎此任所往則自至可以杖投葛陂中
又爲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須臾歸
自謂去家逼經旬日已十餘年以杖投陂即化
龍也遂能治療衆病鞭笞百鬼後失其符爲衆

鬼所殺

葉化龍

史生遊華山有一紅葉大如掌紅殷可愛隨流而下史接置懷中坐頃覺懷中冷重探視之見葉粟粟若蝡動驚棄林中烟起葉上須臾風雷大至化爲龍而去

筆化羹

有生甚貧遇人遺虎毛紅管筆曰所須但呵筆即得生歸告婦一日晚思兎頭羹連呵得數盤

杯化鴿

晉王敦將圖不軌詢諸敦璞璞曰公若起事必不久敦大怒曰我事不久卿壽幾何璞曰我命盡在今日午時死在緋衣人手敦曰我令青衣人戮汝既戮之青衣人乃裴姓敦方恚時許旌陽以酒杯擲于梁杯化爲鴿衆仰視鴿旌陽乃隱身矣

錢化蝶

杜陽編唐穆宗時禁中花開夜有蛺蝶數萬飛集花間宮人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網空中得數萬遲明視之皆庫中金玉錢也

烏化鳧

王喬爲葉縣令有神術每月朔日常自縣詣臺朝帝恠其來數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來於是候鳧至以網張之但得一雙舄乃詔尚方諦視則曰所賜尚書官屨履也

械化楓 互見楓

黃帝殺蚩尤擲其械於朱山之上化爲楓林 廣軒轅記

凡化鹿

葛仙翁憑桐木几於女几山學數十年登仙几化爲白鹿三足時出於山上 神仙傳

卉化類

稻化蚱

千寶云稻化蚱麥化蝶凡卉物之生卽有微虫蘊于內及其盛極反常時至氣化殊形暗變異狀潛更各因所稟而然也

蔬化蝶

佃云嘗見園蔬其葉有爲蝶者三分二已蝶矣其一尚葉

草化獸

續漢書靈帝時東郡陳留濟陰諸縣界有草生其莖大如指狀似鳩雀龍蛇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物毛羽頭目足翅皆全

樹化牛

千歲樹精化爲青羊萬歲樹精化爲青牛始皇伐大樹有青牛躍出入水玄中記

杞化犬

朱儒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岩一日汲於溪見二花犬逐之入枸杞叢下掘之根形如二犬烹而食之覺身輕飛於峯上續仙傳去家千里

卮雅廣要卷四十　七

爲枳

楥化萍

萍一作蘋大者曰蘋沉於水中一日水花又曰水白一夜生子世說楊花入水花爲萍薩天錫草本以杞爲粮以曰柳花到了作浮萍酒德頌云萬物擾擾焉若江漢之浮萍益謂漂泊水面而無根帶也

菜化蓮

李及之知潤州園中菜花悉是蓮花仍各有一佛坐花中形如雕刻筆談

腐化類

草腐化螢

松化石

六帖回紇扳野古有川曰康于河斷松投之三年輒化爲石色蒼緻然節理猶在又謂之康于石

梅化杏

梅南枝向煖北枝寒北人移植之則化爲杏亦猶橘北則爲枳益其方輿之氣使然也

橘化枳

考工記橘踰淮化爲枳宴子曰江南爲橘江北爲枳

卮雅廣要卷四十　八

季夏之月腐草化爲螢仍以腐爲之食
螢是腐草及爛竹根所化初猶未如蟲腹下
有光數日即變而能飛然生陰濕地在大暑前
後得大火之氣而化此即照也一名丹鳥大戴
禮丹鳥養羞其謂之羞者重其養也凡有翼者
爲鳥羞也羞者進也古今注螢一名炤燐燐者
火之微名一名丹良一名暉夜一名夜光一名
宵燭一名熠耀又云熠耀非蟲名詩倉庚于飛
熠耀其羽是已

蠙裸化蜂

蠙非其所產之地不同也今以植而化
動腐而化生其亦各從其類然也

朽木化蠁

大者蜩蜿馬小者螗螳蜴蛻脫殼名腹
育杜西掘樹根見腹育附朽木剖視之腹尤實
朽木是朽木所化爲蠁也

麥濕化蛾

晉永嘉中梁州雨十旬麥化爲飛蛾述異記

莧汁化鼈

通并列切俗作鼈一名神守爾雅三足者爲能
傳曰鱖化爲黃能易雖爲鼈注云以其剛在外
也九肋者勝目吻腹下天字者不可食其甲以
赤莧包置濕地即化生今有繡其肉而屑之者
搗莧汁沃之經旬即化爲鱖然舉而投
諸池謂之種鱖

壞裙化蝶

蝶說文作蜨從蟲枼聲俗作蝶一名胥然其化
也甲能療瘧有七尖九尖多者愈勝取其甲與
其亦襲人之氣之所致歟

桑癘生蠹

桑木名蠹所食葉者也歲久蠹生于內則瘧猶
人之患疽瘡也

瓜熟生蛆

邵子云衣到弊時生蟣虱瓜當熟後足蟲蛆氣
化所致理勢之必然也

鹽酸生蚋

一名鹽雞亂飛如蚊而小一名瞥芮莊云芮與
蚋同鹽酸而蚋聚瞥芮生乎腐蠸即黃甲小蟲
也孔子曰丘之於道其猶鹽雞歟劉師道詩醢
雞甕棗天

神異門

靈異類

譔搜神記

晉干寶嘗病氣絶積日方悟見鬼神事遂撰搜神記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神之董狐者矣本

作無鬼論

阮瞻素執無鬼論一日有客詣瞻談名理有才辨良久及鬼神之事客作色曰鬼神聖賢共傳君何言無耶僕便是鬼變爲異形須臾消滅

著無佛論

運使張商英之初未探佛理也凝神構思立論云無佛夫人問夜久胡不寐荅云著無佛論夫人曰既云無佛何論之有公大有省後深造佛理更著護法論號無盡居士云

天女降浴

武帝時張寬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恠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乃寬也對曰天星主祭者齋戒不潔則女人見之言我今爲仙並見星化女七寶栧輮軿降生三類當互看

閻浮提王

翰苑名談寇萊公有妾舊桃侍南遷再移光州桃立曰妾前師事仙人爲俠今將別去敢有所託願葬杭州天竺寺公諾曰公去非久也曰何之桃曰公常爲地下主者浮提王也公不久亦亡有王克勤見公於曹州境上詢後騎云閻浮提王交政也果爲閻羅王

乘鹿司糾

古今詩話呂晦爲御史出知安陸一日燕坐忽見碧衣人云賜公清涼丹一粒吞之不見公捐館朱明復渡湘見公乘玉角青鹿左右數百人明復拜曰公已仙乎公曰吾侍上帝南游口占一篇末句云我今從帝爲司糾更有何人直栢臺

芙蓉城主

歐公詩話石曼卿卒後有人見之言我今爲仙所王者芙蓉城欲其人與游不得忽然乘一青騾去如飛

芙蓉館王
括異記慶曆中有朝士晚赴朝見美人二十餘
兩兩佥馬面行丁度拽纏於後朝士驚問有一
人最後曰迎芙蓉館王而行丁果卒

爲修文郎
晉蘇韶既死而甦弟節問地下事韶云顏淵十
商爲地下修文郎

文山爲神
郭元益廬陵人嘗從文山天祥游亦曾驅馳兵
間元貞丙申居家抱病而死但心胷間微煖未

甦經宿還魂云有黃巾人追至一所若公府見
一金紫如王者狀坐於殿上某私問吏卒云殿
上官何人荅曰卽文丞相也某私喜曰與丞相
有舊必蒙周庇因上殿方一揖間文公曰朋友
間吾豈不能回護汝但數至此奈何汝可回去
區畫家事卽來郭如其言與家人敘別分付了
當方死

古心爲神
宋提刑疊山謝枋得嘗謂有淮人林月溪者誠
感上帝曾爲裕齋馬公之客至元丁丑以無疾
死爲一卒擄至冥府到一官舍榜曰泰山府君
之殿卒領林入謁坐殿上者裕齋馬公也公引
林入內堂道舊事極其款密林曰某被追至此
有何罪責馬曰吾爲泰山府君爲門下二寵枉
死事不得明白故請門下過此以決曲直君之
壽限儘多但毋暗此間飲食少頃卽可回去古
心江先生見充閻羅天子因引林訪之林賀曰
先生爲宰相沒爲閻王可謂盛事古心感嘆
謂曰沒爲鬼官是豈予心所欲哉林曰某回去
不知作何功果可以資助二先生出離鬼官幸

明以教我庶有以報先生之恩二公相顧謂林
曰既辱厚意請往隆興府托西山道院徐道人
爲設齋醮或者可以感動上帝耳言畢相辭而
出林甦經道隆興尋訪徐道人述以前事徐道
人乃一放蕩不羈之人索一百二十貫爲
道場乃留三十貫於紙鋪委令造紙錢餘者
以爲酒食之資林侯候月餘徐道人方且齋
就道堂打坐一日至晚將紙錢燒化　林云
功圓滿當時林甚不滿道人所爲
公來謝云已得徐道人齋醮之功

此出離幽關矣感應之速如影響則徐道人者
舍及幽明信非區區之學仙之流也

雷轟福碑

范文正守饒有書生上謁自言饑寒時盛稱歐
陽率更字薦福寺碑直千金范爲打千本紙墨
已具一夕雷轟其碑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
人騎鶴上楊州 墨客揮犀

雷擊黨碑

元祐所立蔡襄碑以司馬溫公爲首一旦爲雷
所霹震識者以詩昨夜風雷起擊碎姦黨碑若

問山人謂山人不自知

雷破倚柱

夏侯玄倚柱讀書暴雷霹靂破所倚柱玄色無
變

雷雨墜巾

蘇子瞻云蜀青城山老人村溪中多枸杞根如
龍蛇村飲其水故壽一日雷雨經其處有老人
宅中獲遺巾非帛非革製若直縫縫者有二結
帶知其神物不敢藏於家置諸村社廟中三日
雷殿復取去

阿香推車

續搜神記義興人姓周永和中出都日暮道邊
有一新草舍見一女子出門周曰日暮求寄宿
向一更聞外有小兒喚曰阿香官喚汝推雷車
女乃辭去明朝視宿處乃一新塚

梨岳降雨

史宇之以大觀文殿學士判建寧府值天時亢
旱郡有神靈於梨岳一日禱於祠曰神爲血食
此土之神某奉君命守土之臣斯郡久旱苗稼
將枯神不降雨我心遑安今灑酒二神飲其一

某飲其一若神降甘澍保奏朝廷厚其封贈其
或不雨毀像焚廟史公舉盃一飲而神前盃酒
已竭矣甫出門陰雲四合雨即霶霈與萍俱下
水已帶土氣雨止西河之水已竭乃知神運河
之水以爲雨也

誌公擲錫

誌公鬼舒州潛山奇絶將謀建剏時白鶴道人
亦謀之請於梁武帝帝令各以物誌其地者得
之已時鶴先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聲遂卓
於麓鶴乃次之道人不懌而不可改

羅什食針
晉魏岸羅什姚興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諸僧效之羅什曰能食此針者可蓄室因舉七進針僧乃止史

呂翁踐錢
宋景定間邵武軍衙前殷氏香紙店常供雲水道人每以當三銅錢施之未常少倦一日有道人持櫚扇登門乞錢適逢殷以他事遷怒形於色連以三錢擲柱櫚扇中遂流于地道人以足踐之不顧而去殷乃自拾元錢則已固結磚上

不能動矣觀者駭異道人杳然不見殷以鋤穴出磚見磚背有詩曰平生大願度三千直到如今不得圓特特此來應有意可怜殷氏骨難仙今此石砌在城隍廟中可考

謝仙書柱
國史祥符中岳州玉仙觀爲天火所焚惟留一柱有謝仙火三字倒書而刻之後問何仙姑云仙火者雷部中鬼也

江妃解珮
列仙傳江妃二女佩兩明珠大如卵游江漢之濱鄭交甫逢而說之不知其神也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解而與之行數步二女俱不見佩亦失之

河神欲弁
楚子爲瓊弁玉纓夢河神謂已曰畀予賜汝孟諸之麋僖二十八

河神擲璧
博物志孔子弟子澹臺滅明宇子羽齎千金之璧于河上遂發洪波起兩鮫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劒擊蛟皆死既渡投璧于河河伯躍而歸

之子羽毀之而去

江神還刀
開元中王昌齡舟行馬當山遇風命賫酒脯以祭誤投金錯刀於水中忽有赤鯉躍入舟中剖腹得刀

合浦還珠
博物志孟嘗爲合浦太守郡境舊採珠以易米食先時二千石貪穢使民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去合浦無珠餓死者盈路孟嘗行化一年之間而去珠復還

澤神見覇

有侯出澤見衣紫衣大如轂長如轅拱手而立侯歸而有疾數月治不愈有皇七者曰我能治之見王語曰物惡能傷公公自傷耳所見者澤神委蛇也覇者見之公大喜數日而愈管子

河神縮水

後魏爾朱兆襲京邑人夢河神爲縮水胔及兆至有行人言知水淺處導焉遂策馬涉渡直叩宮門史

竈神踊出

嵩山廟神極靈異中有一竈絶不可近遠邇祀之無虚日有禪師至廟以杖擊竈三下曰竈本泥土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乃敢恁麼烹宰衆生言訖又擊三下竈乃應手破墮有一青衣丈夫踊出向師拜曰某實此廟竈神久受血祀今蒙師爲説無生法忍已得脱離此處生天矣敢不敬謝人因號師爲破竈墮云又陰子方祀竈忽見竈神現于前自此大富擬於王者

松叟訴傷

東峽山飛來殿有一古松大觀間爲皇甙使幾

師愈從者釜其根脂遂流液殿直錢吉過寺夜夢松化叟告曰吾非圓首方足特植物中含靈性者昨被錢師愈從者斫吾脉取脂代燭今尚流血幸君爲吾告寺主令補治庶不爲盲風摇撼得終天年拜賜不淺矣吉黎明促行遂不及告及見縣令錢鉌因與言之鉌乃至寺驗視與吉言無異重爲培之松復鬱然

湖君如願

有商人歐明見青草湖君君問所須但乞如願君許之後得一婢名如願商有求悉致之後因正旦如願晚起商撻之走入糞壤中不見今人正旦以細繩繫偶人投糞中云令如願歲時記

水神一怒

洞庭君謂柳毅曰寡人愛弟昔爲錢塘長勇過人堯時洪水九年乃此人一怒也異聞録

共工觸山

列子湯問篇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天闕斷鰲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絶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不周

山名

江神掣扇

冷齋夜話云王榮老嘗官于觀州罷官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舟中必有奇異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止有黃麈尾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石硯獻風愈作又以宜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臥念曰有黃嘗直草書扇頭上題韋應物詩曰獨怜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開函視之若有掣奪之者天水鏡靜遂獲渡

詩話

龍君獻方

孫思邈京兆人談老莊步醫藥居太白山唐太宗召欲官之不受開元大旱胡僧祈雨壇於昆明池側七日水縮數尺其龍化爲老人求救于思邈思邈曰願得仙方則救老人曰上帝不許妄傳今無悋乃得其方自是池溢岸矣

老姥授簡

漢何比干有老姥年百八十餘求避雨雨甚而衣不濕比干延入乃曰君之先有陰功今天賜之算如簡長九寸授之曰子孫佩者富貴言訖不見幽明錄

湖君吹笛

賈客呂筠卿泊舟君山側命酒吹笛數曲忽一老父拏舟而來袖出三笛其一大如合拱次如常管又次如細筆管因請吹之老父曰大者諸天之樂不可吹次者對洞府諸仙合樂亦不可吹小者是老身與朋儕可樂者試爲吹之不知可終曲否吹二聲波濤沆瀁魚龍跳噴五聲六聲君山鳥獸叫噪月色昏昧舟人大恐一吹遂止

龜使望候

漁人泊舟馬當山下見一大龜直上山頂四望頃之江中湧出一綠舟上有十餘人會飲妓樂甚盛久之值巨艦東下綠舟乃沒龜亦下死岸側意者水神使此龜望候不知有巨艦來故厄之白氏六帖

鼈湖墜弓

黃帝鑄鼎荆山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小臣悉持龍髯髯拔墜

黃帝弓百姓抱弓而號後名其處曰鼎湖弓曰烏號漢郊祀

龍公鑄鏡

異聞錄天寶中楊州進水心鏡一面清瑩耀目背有盤龍勢如飛動玄宗覽而異之進鏡官李泰曰鑄鏡時有老人自稱姓龍名護引一小童衣黑衣呼爲玄冥至鏡所謂鏡匠呂輝曰老人所造真龍鏡爲汝鑄之扃戶三日已失所在爐前復書一紙歌曰盤龍盤龍隱於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來

獻聖聰呂輝等以五月五日移爐於楊子江心鑄之背龍頗異後大旱祠之乃雨

河伯娶婦

西門豹爲鄴令鄴三老廷掾歲斂民錢爲河伯娶婦巫嫗視小家女好而貧者聘取如嫁禮令女坐牀席浮水中待沉豹往觀之呼女曰是女不好煩巫入報河伯更求好者投之不報復以三老一人投之又不報曰是皆不能白事煩廷掾豪長一人趨之衆皆扣頭流血告免民大驚自此不復敢言

墓女幽婚

孫氏志怪曰漢盧充家西四十里有崔少府女墓充因獵忽見朱門官舍有人迎充見崔云近得公尊府君書爲君娶君女故相邀爾書示乃充亡父手札崔命女粧飾於東廂相見成禮留三日臨別謂充曰君嫗已有娠矣生男則當留之充至家經三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二犢車水上乍沈浮達岸視車中崔氏與三歲兒共載其別車即少府也抱兒還充及詩一首金椀一枚俄而不見後兒長歷任數郡

婆鬼方女

陸佺娶鬼方國君之妹孕三年左脅三人出左脅三人出帝系

廟神奪筆

廣德軍祠山張大帝廟郡人事之甚謹唐七羅隱名彰天下所至之處鬼神無不爲之讓諷常過斯廟題詩於壁曰踏遍天涯路平生不信邪方欲書後二句其手筆俄如人搜起狀聞人拜曰若後二句不佳即折爾手羅悚然續題曰前山張大帝天下鬼神爺其靈異如此

羣蠅拜賀

術士相郭代公云有青蠅拜賀方及第一日坐家庭忽有蠅作八行立約數萬折躬者三良久乃去 青門陽記

六丁取易

唐王遠知善易一日雷霧中一老人叱曰所泄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遠知掘地旁有六人青衣已捧書立矣遠知曰青丘元老傳授也又龍城錄云台州道士善易天官叱六丁雷電下取之得書後梁節王傳從官卞忌自言能使六丁葢從甲子旬丁卯爲神其神可使致遠方物及知吉凶

青衣報赦

符堅屏人作赦文有大蠅入室聲甚厲驅之復來俄而人皆知有赦詰所得皆云有青衣童子呼街中乃蠅也 白帖

柳神彈指 互見柳

李固行古柳下聞彈指聲問之曰吾柳神九烈君用柳汁染子衣矣得藍袍當以棗糕祀我久及第 三峯集

朱衣點頭

歐陽公知貢舉每考卷坐後覺有一朱衣人點頭然後其文入格

錢神冠帔

博異志岑文本山亭避暑有叩門云上清童子元寶參奉冠清圓用冠衣淺青衣自漢得理我本生於吳得不凝滯之道問冠帔乃曰僕外服圓而內方正此是上清五銖服也出門至墻下不見文本掘之一古墓中唯見一古錢方知上清童子銅名元寶錢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五銖亦錢文也乃漢朝所鑄自是錢帛日盛官至中書令忽失古錢遂衰

墓鬼談玄

陸雲夜迷路至一家便室宿見一美少年與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里問昨宿處乃王弼塚也自此談老殊進 本傳

井龍出鏡

博物志唐天寶中有陳仲躬里中有井好溺人一日有敬元潁謁曰此井有毒龍殺人昨夜已朝太乙淘之則難免矣命匠入井獲鏡夜元潁

謝曰其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中之第七者墮井中爲毒龍所殺幸遇君子重見人間其鏡背有
二十六字科斗書曰維晉新公一年七月七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後出
於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右有月龜龍虎雀各依方安焉於鼻下顯
曰夷則之鏡

佩刀生毛

漢武出淮陽到監鄉問此何名陳翼曰監鄉上
曰可欺乎翼曰臣言不欺佩刀當生毛視之果

有毛長寸餘

事破鬼膽

李果爲洛陽令有劉兼者過其境夜聞戶外語
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我
輩可於他縣血食兼開戶視之無物乃鬼神也

蜂呼孔昇

龍門寺異蜂大如鵲僧網至籠中明日大蜂至
籠邊呼孔昇翁僧異而放之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四十一　終

神異門

恠狀類

鼠具衣冠

中山土周南正始中爲襄邑長有鼠衣冠出廳
事語曰爾某日當死周南不應至期復出冠幘
絳衣語曰爾日中當死復不應日適中鼠曰周
南既不應死我復何道遂顛蹶而死卽失衣冠
視之如常鼠也

犬戴巾帽

桂陽太守汝南常叔堅少時爲從事狗如人立
而行家人皆請殺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狗見
人行效之何傷叔堅爲縣送解冠榻上犬戴而
走家人驚謼復云誤觸冠冠之掛着耳狗又於
竈前畜火家益恠異復云兒婦在田中狗助畜
火幸可不煩隣里此又何恠後數日狗自暴死
卒無他異叔堅終享大位

癭猱黃冠

渚恠畏犀

晉溫嶠過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傳其下多恠

物遂燃犀角而照之須臾水族覆火見奇形異狀或乘車馬著赤衣者嶠夜夢人曰幽明自別何意相照意甚惡之

廟鬼奪扇

范質字文素後唐舉進士漢周禪代隱民閒一日坐茶肆中時有持扇題詩云大暑去酷吏何止大風來故人忽一人貌恠陋前揖曰酷吏何止大暑相公他日當究此弊遂持扇去不見後至一廟見土水神肖似扇亦枉公心異之仕周首定刑統宋建隆拜相封晉國公聞異錄

路鬼笑扇

宋東京未曙時有遠郡士人游太學有道人持扇緣化士傾篋施之道人受施無饜心士人與之無吝色一日急勸士人還謂之曰貧道無以爲贈以此扇則是鬼也切不可駐足若無人笑此扇笑此扇則是鬼也切不可駐足若無人笑此扇時方可緩緩行則以此扇從便棄之言訖長揖而別回首道人亦不復見心疑異之士人持扇在手急走每過一處則見數十人或見三五十人或百十人相逐來觀羣聚指笑行甫兩日有

老婦同一子居之每夜二更餘有一虎蹲坐於春堂之上忽一晚有軍三四人來投宿婦以虎郤之衆軍曰我有鎗刀弓箭不怕他乃共宿一房至中夜月明老婦曰虎來矣衆軍於牕內竊視之果爾遂連施數箭虎帶箭而去明日衆軍與老婦共隨血路而尋其蹤乃在一廟判官身上投箭而擊碎之腹中尚有猪犬毛口角尚有血存自此虎不復有矣

屏婦歌舞

楊妃外傳水晶屏上刻美女遺國忠一日國忠獨臥屏上諸女悉下遍名曰當壚人也步遶人

也桃源人也云云凡十五人此媒孽之先見者也未幾果敗又元和初士人見古屏上婦人悉於床頭踏歌曰長安女人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娥眉空帶九秋霜云云士人驚叱之忽上屏維細細

洞天冥會

僧孺遇薄后潘妃王妃戚妃作詩云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天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后曰今夕誰伴牛秀才戚辭潘亦辭曰東昏以玉兒故身死國除不擬負他乃令王昭君夕焉周秦行記月地雲階漫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坡云奴當作兒

猪食寄書

僧卞聰遊五臺有僧以書寄東京勃至京不見其人一日見小兒逐大猪名勃賀云此猪能令羣猪不亂逸愛食薄荷故名以書投猪食之人立而化洞微志

花月言笑

六帖武三思有妓名素娥有殊色秋梁公請出之忽失所在於堂奧中開蘭馨芬馥附耳而聽素娥語曰某花月之妖帝遣奉公言笑梁公正人不敢見也

伐木照惟

燕昭王墓前班貍化爲書生見張華論文既退華使人防之不得出雷煥曰千年老精惟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昭王墓前千年華表矣乃伐照之果班貍也

瘡畏貝母

有人膊上生瘡如人面以酒飲之則赤食物與之張口歷試諸藥至貝母則面聚口閉因決口灌之而愈

烏將軍娶

郭元振下弟自晉之汾夜行失道聞女子哭聲曰妾鄉有烏將軍每歲鄉人擇美女嫁焉未久將軍入公取佩刀斷其脰天明視其手乃猪蹄也尋血入大家中見大猪無前蹄走出而斃幽怪錄

鼠畏白老

建州刺史家月夜見七八白衣語曰白老將至柰何白衣者鼠也白老者其家猫名也唐餘錄

萬鼠嚙猫

弘道初梁州倉有大鼠長二尺餘爲猫所嚙數百鼠反嚙猫聚萬餘鼠州遣人捕殺之 五行志

漸耳制鬼

元日俗於門上畫虎頭書漸耳謂陰司鬼名可息瘧疾 酉陽

裴漸善洞視鬼物寓書博陵崔公曰當今至鬼無過漸耳 宣室志

赤郭啖鬼

南方有人長七寸朱衣縞帶赤蛇遶項惟食惡鬼朝吞三千暮吞八百名曰赤郭 神異經

神荼縛鬼

東海度朔山有桃樹根盤八百里東北曰鬼門有二神名神荼鬱壘能執百鬼黃帝法之立桃板於門塗二神形以禦百鬼 山海經

鍾馗啗鬼

明皇疝疾作晝夢小鬼奏曰臣乃虛耗也上曰未聞虛耗之名小鬼奏曰虛者望空虛中盜人物如戲耗者即耗人家喜事成憂上怒欲呼武士俄見一大鬼頂破帽衣藍袍繫角帶鞾朝徑捉小鬼先剜其目然後擘而啖之上問爾何人也奏云臣終南山進士鍾馗也夢覺疝疾頓瘳

鬼毋食鬼

南山小虞山有鬼毋一產千鬼朝產之暮食之 述異記

鬼笑營利

劉伯龍家貧甚在家將營什一之利忽一鬼在旁撫掌大笑龍嘆曰貧窮固有命乃爲鬼笑耳仕南朝宋爲武陵太守 南史

鬼不識蟹

筆談閩中無蟹秦人收得一乾蟹土人惟其形狀以爲恠物每人家有病瘧者借去懸門戶往往遂瘥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矣

鬼患腰腧

宋徐秋夫善醫夜有鬼言生患腰痛爲鬼猶痛請爲匆人察孔穴針之秋夫爲針三處灸四處明日來謝恩忽不見 史

妖物類

桑穀生朝

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七日大拱太戊問於伊

陟伊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歟太戊於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而死

野雉升鬲

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鬲耳而雊祖已訓諸王武丁內反諸已以思王道三年蠻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自是章服多用翟羽鬼方無道武丁伐而三年克之殷道復興號爲高宗

野雉在庫

晉武庫中有野雉莫知所致張華曰雉側必有

蛇蜿焉蓋蛇化雉也

猪肝中讖

白浦民剖猪肝肝中有一紙大如手色如新書二烟樹蒼蒼明年無糧次年巢寇起州郡多荒

野狐升座

宋徽宗七年九月有狐升御榻而坐時金使李孝和來

青蛇見座

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之變度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抑皇甫之權割艷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賜秉之子也

龍螾化黿見螾化黿

雌雞化雄

雄鷄生角

漢元帝時有雌鷄伏子漸化爲雄鷄生角劉向以爲小臣執政之象石顯伏誅之効也

靈帝時南宮寺雌雞欲化爲雄但頭冠未變蔡邕謂下將有事而未成之象果有黃巾賊叛而未成

雞雞四足

北魏王時崔光曰雞足多翼多其下扇動之象後果苟皓等伏誅

猫鼠同乳

代宗時藩鎮跋扈帝乃因循柔愿姑息從之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以爲瑞

鳥鼠同穴

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至雍之山名也孔氏曰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鼠在內鳥在外在今隴西首陽山亦猶蛇以雄爲匹猬以猿爲配類固有非其偶而偶者爾雅曰其鳥爲鵌音徒其鼠爲鼵音突

野彘入廁

賈妃在廁野彘入廁上目郅都往救之郅都曰一妃復一妃進天下所少寧如等耶

內外蛇鬬

左傳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之中內蛇死是年鄭厲公入殺鄭子申繻曰妖由人興人無釁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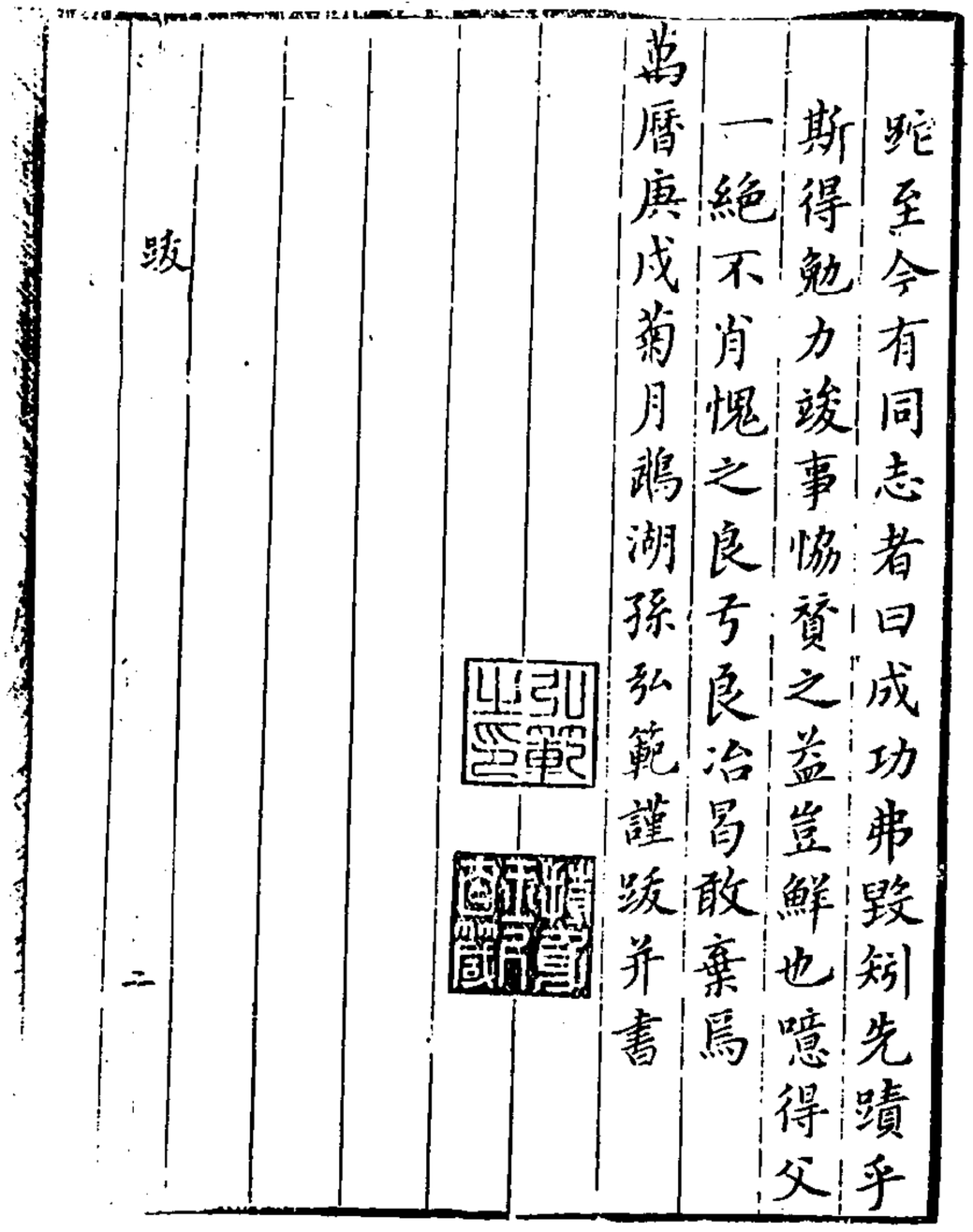
是役也

先君未畢之志不肖特繼以成之者也先君為貴介子鮮麗絶非所嗜故耳不熟聞呼盧博賽之聲目不習見傴僂歌狎之輩淨几明窓焚香趺坐是其雅好云或遇山人野士老衲釣徒與上下今古品隲圖史未嘗倦興至則掀鬚長嘯瀝酒賦歌一寄吾性靈止耳厭後公車弗售益堅仕不以

浮沉出處介繫朝夕無事關心惟翻書展軸相對欣賞大約性之所近自不覺亹亹之若此也茲籍為埤雅之廣要淵源奧始名公已序且詳第其藏自

曾大父峯溪傳

簡肅公以至 先君珎襲綿遠不無湮逸先君于暇質隱君方艸相與整輯之續已考誤多所搜括心力亦既殫矣柰何未及梓竟齎志歿耶予小子懷念良久力薄蹉



駝至今有同志者曰成功弗毀矧先蹟乎
斯得勉力竣事協贊之益豈鮮也噫得父
一絕不肖愧之良亏良治曷敢棄焉
萬曆庚戌菊月鵝湖孫弘範謹跋并書

跋

二

38　版正內

蓬窗類紀卷第一

吳人 黃暐 日昇

功臣紀

皇朝文臣得拜極品爵者不數人。威寧伯王越（公元作）其一也。公當廷試日。稿甫就。忽旋風起腋下。臆公卷於雲霄中。廷臣與同試者咸仰視。彌久彌高。至於不能見乃已。中官以聞。詔許別紙謄進。後公由中執法大司馬以進於伯爵。書之以志異云。

太祖高皇帝取張士誠。城破日。開平常忠武王入齊門。所過屠戮殆盡。中山徐武寧王入閶門。不殺一人。至臥佛寺前。兩王相遇。武寧始戒忠武勿殺。嗚呼。同一吳民也。遇忠武何不幸。遇武寧何幸耶。厥後忠武之爵不續。而武寧今已五傳。子孫繁衍。茲固嗜殺與不嗜殺之明驗也。觀此曹翰斌傳。益信不誣。

科第紀

近歲天下舉人。會試禮部者。數踰四千。前此未有也。自成化丙戌至弘治庚戌九科。而南畿會元七人。前侍講學士崑山陸鼎儀。禮部侍郎丹徒費廷閏言。今少宰長洲吳原博寬。侍讀學士吳邑王濟之鏊。考功郎中泰洲儲靜夫巒。刑部郎中吳江趙粟夫寬。翰林修撰華亭錢與謙（貢校作與謙）福是也。七人中吾蘇四人焉。蓋當時文運莫盛南畿。而尤盛吾蘇也。況原博與謙。皆狀元及第。鼎儀及第二。濟之及第三。它凡不由會元而狀元及第者。毛憲清澄。朱懋忠希周。亦蘇人。而濟之與賀其榮恩。又南畿鄉試第一。原博與大理少卿陳玉汝。刑部郎中盛思禹。主事陳于朝言。黃門給事毛貞甫瑾。楊啓同昇。監察御史賀澤民元忠。朱天昭。陸全卿完。進士蔣元用。張汝勉。蔣子修欽。同知陸獻之輩。或魁一經於鄉試。或刊其文於春闈。其他由進士而游登都臺。授任方面。拜官翰苑。簪筆諫垣。列職郎曹。分符守令。與夫登名鄉貢者。殆未可以數計。雖武弁之士。亦皆

觀感奮發。取科第以躋膺仕。如太僕少卿劉與清。寺丞張廷節。冬官員外郎張嘉玉。主事張守之。雖以暐之不肖。亦得廁名秋官之末。吁。盛矣哉。

濰亭去郡城東三十里。崑山去濰亭東四十里。又東百里爲劉家港。港口大海也。海潮入港。抵崑山止。宋淳熙八年辛丑。潮越崑山抵濰亭。人甚異之。適長洲黃由狀元及第。蘇人曰。潮到濰亭出狀元。後三年。爲淳熙十一年甲辰。潮又過崑山。衛涇亦狀元及第。人益信前語不誣。由是此語相傳二百餘年。然無是人則潮不至。大明成化辛卯。郡守番陽丘霽歲暮迎土牛於婁門外。網魚者忽得江豚。豚。海

物也。潮至隨焉。吳士大夫咸誦此語爲賀。丘初未信。明年壬辰。今少宰吳原博狀元及第。崑山驛樓。遂扁曰問潮。蓋望其更至。爲後（黃校作期）人也。又二十一年。爲弘治壬子。慈溪楊子器來爲崑山令。八月。潮過潍亭。楊曰。潮既過矣。奚以問爲。遂易問爲迎。明年。臚唱第一。今修撰毛憲清。崑山人也。潮凡四至。而狀元四人。記取（黃校作此）更爲後來者嗣焉。有宋咸淳乙丑。狀元阮登炳。大明正統己未。狀元施槃。皆蘇人。未知潮於此時曾至潍亭否也。不敢強爲附會。

吳縣學。舊在郡城西隅。卑隘迫營壘。戶部侍郎周文襄公。與郡守況公伯律。相與圖遷。購地昇平橋東。廣袤視昔加倍。建學遷之。正統戊午歲也。既遷。泮池蓮開。有一莖三花之瑞。庠生周郁施槃張和同（黃校作閻和）領鄉薦。郁得魁。人咸以爲應。文襄曰。未也。鄉薦恐不足以當之。明年廷試。槃狀元及第。文襄特立石紀其事於學云。

癸元啓弱冠領鄉薦。負重名。一日游金陵。少宗伯倪公克讓適生子。設湯餅會。元啓與焉。賀以詩。所生子。今大宗伯舜咨也。後元啓踏蹬禮闈三十年。至宗伯爲翰林修撰（黃校作編修）主試。始獲一第。事之難料。有如此也。

賦役紀

臨清賦役。每三年一更。如以隸兵爲閘夫。而閘夫爲隸兵之類也。是民自十五至六十。無歲無役。出六十與篤疾不能應役者。俾納米一石。方獲免。予爲作均旱澇謠。載清源集。

沈富。字仲榮。行三。故吳人呼沈萬三秀。元末江南第一富家。富卒。二子茂旺。我太祖定鼎金陵。召廷見。令其歲獻白金千錠。黃金百觔。甲馬錢穀。多取資於茂。茂爲廣積庫提舉。姪孫玠爲戶部員外郎。後茂罪當辟。以有舊建工緒未訖。但踝頸爲藍黨。猶得乘馬出入。既而發遼陽從戍。籍其田數千頃。每畝定賦九斗三升。吳下糧額之重坐此。沈之從戍遼陽。又穴地得金。牛馬亦累千云。

國初紀

張士誠被困日久。城中食盡。一鼠售錢三百文。革履鞍黏。亦煮而充饑。甚危急。士誠乃集吳民告曰。事勢如此。吾無策矣。將自縛詣軍門降。以救汝曹。若死守。則城破無噍類矣。民聞伏地長號。有死守志。不聽遣。嬪御悉自經於齊雲樓下。竟鑰戶舉火。須臾烟燄漲空。嬌娃艷魄。蕩爲灰燼。乃詣軍門降。吳民哭聲數十里。王師義之。厥後高皇帝多用吳民實金陵坊廂。蓋亦取其能與士誠效死也。至今恆有得寶玉首飾於齊雲廢址者。

蘇郡治在西館橋西。衙治在西館橋東。又東則張士誠故

宮址也。郡守魏觀。不欲居衙下偏。乃新士誠址而遷之。堂宇完麗。視昔有加。戶部侍郎高季迪。時致仕家居。爲作上梁文。往賀。衙主帥以聞。高皇帝遂執魏置於法。高坐腰斬。因其文有龍盤虎踞之語也。府治至今仍舊云。（陶穀太祖子訒云周以詩臨縞紵日誤矣之當是從嗶所作無疑但日誤耳皆誤）

妖人紀

周岐鳳。澄江人。能詩。有巧思。文房器用。裳衣冠履。悉自製。

蓬紀一　五

良工莫及。亦諳邪術。嘗寓宿富家。主人劇飲醉臥。主人妻忽踧而告曰。館賓必奸人。吾展轉不成寐。若聞其相喚者。試往覘之。主人披衣出。從壁隙窺。周方裸體披髮。戟指相向以詬。主人亟呼家人操刃至。周已踰垣逸去。後又以事坐大辟。拘械赴京。亦從中途逸去。官府求急。周妻日被箠撻。無從獲。周亦漸無所容。琴川錢曄與相善。周暮夜以詩往謁。有曰。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似孔融。錢醜其行。不納而去。飄蓬湖海者數年。忽一夕潛歸。其妻泣謂曰。不留君。則結髮義絕。必留君。又彼此非利。萬一娠。吾將歸之君耶。官府必求君。將不歸之君。則吾十年之節。一夕而敗。爲之奈何。周是其言。相抱一慟而別。竟客死。噫。周不足道也。周之妻與富人之妻。可謂貞矣。（陶穀太祖子訒云按杜事記載之今乃云周以詩臨縞紵日誤矣之當是從嗶所作無疑但日誤耳皆誤）

蓬紀一　六

成化庚子。京師有寡婦。善女工。少而艾。履襪不盈四寸。諸富貴家相薦引以教室女補繡。見男子輒羞避。有問亦不答。夜必與從教者共寢。亦必手自鑰戶。嚴於自防。由是人益重之。庠生某慕寡婦。必欲與私。乃以厥妻紿爲妹。賂隣嫗往延寡婦。婦至。生潛戒其妻。將寢。則啓戶如廁。妻如戒。生遽入滅燭。婦大呼。生扼其吭。強犯之。則男子也。厥明。繫送於官。訊鞫之。姓桑。名狲。年纔二十四。自幼卽縛足小。而京中有人手足俱無。父盛以布囊。僅滿二尺。儼如魚形。挾之出。觀者如堵。其面甚鉅。其聲甚雄。能就地打滾。世未有如此人也。

災異紀

景泰甲戌。吳多雪。正月望日。一夕積七八尺。比曉。城郭墳咽。民居被壓。欹側者覆。縛茅者棟穿（寶顏堂秘笈本棟作脊）。檁之綿。而瘠者咸折。通衢委巷。僵而臥者。比比皆是。突而烟者十二三而已。郡守隴右汪澔以爲祥。命搏雪爲獅。相峙府治東西

墀。高可盈丈。兩睛以巨柚。齒毛爪甲。設色而爲。汪喜溢眉宇。合府衙羣寮相宴賞。張燈爲市。飾優爲戲。簫鼓聲徹明始息。自春徂夏。霪雨連綿。海潮湖水相泛溢。膏腴千頃爲巨浸。桂玉騰價。民庶艱食。疫癘大作。死者無算。始猶以槥次以墓葦蓆。又次棄諸水。甚則駢死一室。積癘作癘校改穢氣愈熾。豪門富室亦不保。未幾。汪亦告殂。

弘治壬子癸丑。山東連旱。黎庶艱食。壯者流移。幼者賣去。其諸老與病不能行者。待斃而已。閏五月三日。牖卒報老嫗自溺。莫能救。竟沉。予亟往詢之。嫗郭氏女。年八十三。孀居垂五十年。惟一子應役江南。三年弗返。存亡未卜。嫗老且不繼。嫗饑不堪忍。遂溺。予命水手起其屍。具棺斂。求其良人故阡合葬焉。而弔以詩。詩載清源集。

傅俊生。二子。長曰海。善經理。足以備養。而沮於其妻。次曰小小。孱且幼。藉其父以食。父老而康稔。歲足自給。且以給其幼。弘治癸丑。山東旱甚。比得雨。又浹旬不止。漲溢通衢。生理蕭索。居民艱窘。俊日一饘。亦罔繼。往就海養。海初以寠辭。既而曰。卽養不能及其弟。父曰。然則汝以養吾者養吾幼。吾自鬬之。言訖去。遂不見。已躍入閘河死矣。幼子匍匐來死所。求父屍不獲。遂赴水死。觀者泣下。嗚呼。傅海不孝。而不罹顯戮。小小死孝。而不被旌褒。司民社者。將得辭其責乎。

異人紀

袁某。不知何許人。景泰中。游京師。石駙馬適坐私鬻謫官。袁爲行降筆法。令石具紙筆於靜室。鐍其戶。袁焚符誦呪。伏戶外須臾。啓戶入視。大書於紙云。某月某日復官。後果驗。豐城侯李公母目盲。袁召天醫行治。縛高架於李之壺閣前。置玉器其顛。每夜分李自登視。輒得成藥。不數日復明。召李謝。儀甚腆。由是聲譽著聞。朝廷召送大總兵石亨處。隨軍問禍福。一日。石與大司馬于謙方閱武。暑酷。渴甚。袁旁侍。石命作游仙夢法。袁易敝衣。懷鈔二貫。鼾臥帳中。少頃起。左袖出玉黃子五十餘。右一袖則王瓜數莖。二公大以爲神。竟不知何術也。三事皆予伯兄武略府君所目擊。其餘子詳之云。

燕有貧家女。性頗慧。數歲時。聆其伯母誦佛書。輒記不忘。里有慕之者。以禮聘爲婦。後伯母死。女繼之誦。日久不輟。文義通曉。專心事佛。不復有嫁意。母恚曰。欲辭聘禮奚償。女曰。必有施之者。母許女退。未幾。一翁以白金來施。視聘禮倍焉。里人與其家咸詫女能前知。母以所施半償聘禮。女曰。全畀之。恐亦不得用也。乃作偈曰。業緣休認是姻緣。

一念眞空已了然。迷時與你爲媳婦。今日身居天外天。母
擡金與偈往。遂得辭。不數日。聘家金爲盜持去。由是人信
女神靈。呼爲活佛。遠近賫香幣來拜。諜事者坐以妖人惑
衆。收下錦衣獄。雜治之。無驗。移繫秋臺。莫能行。以筐舁至。
予適試政秋曹。嘗一見之。鞫亦無驗。抑之嫁。則請死。繼諭
之曰。君命也。孰敢辭。遂令邑庠生某娶焉。未幾。卒。

蓬窗類紀卷第二

吳人　黃暐　日昇

厚德紀

尚書楊公仲舉。（吳人）有厚德。從軍武昌。與廬陵楊文貞公布
衣友。後文貞貴顯。薦爲景皇帝潛邸宮僚。居京師。乘驢。鄰
翁老得子。驢鳴輒驚。公聞。賣驢徒步。久雨水溢。鄰穴垣瀦
水公家。家人欲與競。公曰。天不恆雨。晴當自涸。鄰葺頹垣。
復侵公地。公亦不較。作詩曰。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來些
也不妨。金水河橋成。命簡有德者試涉。廷臣首推公焉。
陳僖敏公（人吳）長憲都臺時。以監察御史王文薦於宣廟。不

數載。文亦至右都御史。每凌僖敏。王入臺。僖敏後至。王輒
命堂吏鳴鼓。集諸道御史升揖。僖敏至。略不較。一日。僖敏
先至。堂吏請擊鼓。陳曰。少需。諸道咸不平。王至。知公遲鼓
以待。自訟曰。吾在陳公度中矣。厥後景皇帝易儲。王與謀。
英廟復辟。乃誅之。僖敏位極師保。致政壽終。
周文襄公以戶部侍郎撫吳日。舟從錫山來。天未曙。公盛
服待旦。舟抵閶門。觸石。燭仆汚公衣。公易服。舟人伏地請
償。公曰。衣無恙。恐風露。偶自易耳。一日從外歸。有醉傖奪
公開路梁。前驅至院。傖與羣皂綴立。公但慰遣之而已。其
德量寬厚如此。不但立法之善。迄今遵行也。

夏忠靖公原吉治水東吳。館於范文正書院傍室。聞范氏子孫。有事於中堂。公衣冠獨坐。比三鼓畢事。方就寢。

政蹟紀

都御史韓公永熙。（吳人）旬宣江右時。忽報寧府之弟某王至。公託疾乞少需。公密遣人馳召三府司。且索白木几。公匍匐拜迎。王入。具言兄叛狀。公辭瞶莫聽。請書。王索紙。左右舁几進。王詳書其事而去。公上其事。朝廷遣使按無跡。時王兄弟相懽。諱無言。使還。朝廷坐韓離間親王。罪當辟。械以往。韓上木几親書。乃釋。天順初兩廣亂。命公往討。師次大藤峽。道隘甚。旁夾水田。老人百餘輩。迎拜道左。慰勞公。公之機警謨略神速如此。殆非學而能也。

且訴賊所苦。公疑詐。亟命武士執之。乃下令索水田中。果得苦（黃校作枯）竹鎗數十件。俱斬之。由是蠻獞膽喪。望風奔避。兩廣遂平。公韶文。宣聖五十八世孫。居吳中。以甲戌進士出侍郎孔公韶文。宣聖五十八世孫。居吳中。以甲戌進士出宰連山。多著嘉績。陞高州守。天順中。兩廣蠻獞作亂。簡命右都御史韓公永熙。繼鎮兩廣。威令嚴肅。罔不畏憚。初。孔之境有盜。嘯聚山谷。甚猖獗。孔匹馬入其巢。開陳利害。至再至三。盜感悟。刑牲插血。指天誓曰。公能全我。不復叛矣。酋長自百輩從公見韓。韓初至。欲盡戮。公執不可。韓震怒。覆案曰。敢以鄉曲故抗吾令耶。公辭氣從容。堅執不可。時

大參范口口（黃校作某）憲副馮士定。僉憲戈允中顧廷望。皆吳人。合辭勸公從韓公。公曰。吾許以不死。招撫而來。若殺之。是誘之也。不足仲威。祗敗吾信。且禦夷之策。所恃者信而已。信失。何恃以服夷耶。韓悔悟。從公議。盜終公任。無一叛者。觀此公之執信。韓之從善。誠兩難也。

河南山東。愚民遭亢旱。輒指新葬屍骸爲旱魃。必聚衆發掘。磔爛以禱。名曰打旱骨樁。沿習已久。奸詐往往藉以報私讐。孝子慈孫莫能禦。蓋以禳旱爲名。愚民相扇起。蟻集瓦合。固難禁也。弘治甲寅。都憲四明屠公特疏止之。置作俑者於法。諸爲從者。悉隸邊地戍籍。由是其風稍戢。

王瘤子。名臣。京中人。挾術游江湖。天順初。謁大都督董公於金山。公閱其術。王出木刻小童。置案上。長可三寸。眉目咸具。手足能動。王索碗貯水。鼓掌呼童子浴。童躍入水。作澡浴狀。須臾躍出。公大奇之。逮北歸。公命諸武胄餞於海上。贐白金一餅。王受而擲諸海。水珠濺坐席。武胄皆動色。王起謝曰。銀在。物相戲耳。乃復出諸袖中。衆益以爲奇。憲廟時。用近幸薦。拜錦衣百戶。尋與巨璫王敬。同往江南採辦。所過括取金帛古玩。誅求（原缺。據明詩綜卷八十二補）無厭。郡邑騷動。大冢宰三原王公。時以中執法巡撫南畿。按其

快.
吳城東南有尹山.小鎮也.居民百數家.景泰甲戌.吳童謠曰.尹山做勢.未幾.有許道者.於尹山構屋數楹.圖一室於中.不設戶牖.鑿一竇於暗處.蛇遊乃入.中置籃輿.許擁衲臥焉.其徒告人曰.吾師服氣.不食十年矣.有痼疾.與之臍相磨.輒愈.無疾.磨之亦得延算.里人咸趨焉.捫其陽.如闇者.由是女婦亦往與磨.多爲所私.而莫敢言.蓋許能呼吸.使陽物消則如閹.長則加甚.里孀沈三娘.與磨甚密.他與磨者日益衆.一郡閧然.時都御史王公文賑饑吳中.聞許事.卽糾其姦.命邏卒往擒.咸不敢往.且泣曰.許有劍呪之術.能飛斬人.公聞之.亦頗訝.乃命武胄帥千人.戎裝以往.

環其居.羣徒告急.許仗劍出.趺於石.叱曰.近吾者先死.衆斂縮不前.一武士奮擒之.連逮百餘人.公悉械送京師.斬於市.謠遂驗.

忠烈紀

副總兵馬公俊.體貌魁傑.騎射絕倫.威震廣右.一日.牒報寇至.公與參政馬孔仁帥師往討.進薄巢穴.所部請裝塘.公叱曰.此逐之遁耳.非殺賊也.遂與孔仁前.孔仁儒臣.不諳戰陳.倚公勇.亦不設備.日卓午.炎甚.士卒解甲少憩.忽羣寇從茂草中突出.以鎗剽公臆.竟不得展其勇.孔仁亦被害.問其地.則雙倒馬坡也.公與孔仁.偶皆馬姓.豈非有數耶.

劉源.字嗣宗.江陰人.豪宕不羈.好爲詩詞.合肥湯胤績.亦豪俠.有詩名.一日相值廣坐中.劉曰.湯雖出將家.學問識見.種種過人.無不（黃校作衆校）愕聽.既而曰.（黃校曰衆校作）再加數年.依稀似我矣.其誇類此.亦能使湯心服.嘗上疏郡守貪酷.有曰願以閶門百口.與知府莫愚.同斬於市.捨臣一家之性命.以救一郡之蒼生.英廟讀之.動容.事下憲臣.坐劉誣.

（黃校同校作）謫戍雲南.又抗疏言守帥驕橫.撫禦無法.半載之內.四徹宸聽.後老代歸.已巳土木之變.劉憤奮.至忘寢食.撰平胡十二策.欲獻.會英廟還.乃罷武功伯徐公治水張秋.劉嘗有贊畫功.年八十餘.墮水死.

高士紀

逃虛子姚公廣孝.初禮嵩山僧爲緇流.翊戴文皇帝靖內難.功出諸將先.拜少師.眷遇甚隆.特恩許祭掃.來吳中.公與王仲光先生善.首往謁.府衛將吏咸從.王閉門不納.公悟曰.仲光.高士也.騎從以往.非是.厥明.徒步躋仲光門.門啟復閉.接膝而談.良久.諸從行潛伏以聽.或聞公有悔辭者.王忽茗甌墮地而仆.口目俱欹.公退.初.公之歸.感明良相遭.欲起仲光夾輔文廟.至見其病風不可.乃止.書此著

仲光之高潔。見少師公下賢之美德也。（賢下疑脫士字）（盖語出子路）（此守拙所謂無足也）
呂勉。字懋功。嘗從高太史學。太史死。勉居南濠。絕口不談詩。永樂中。始謂人曰。吾高太史弟子也。出太史槎軒江館等集手稿。幷其所作太史傳。及社中張子宣方以常王止仲徐幼文楊孟載張來儀浦長源梁用行諸公哀挽事。（黃校作之）載槎軒集後。百餘年。廣東提學僉事張企翔。始以其集梓行於世。

異行紀

賈孟泰爲庠生時。同舍岳本和當撰表。太守呼之急。不及

閽戶而往。暮未還。賈散學。爲入閽。几上白金二錠。蓋撰表貲也。賈欲持之歸。恐涉嫌。棄之去。又不可。爲留一宿。未曙。岳來索。自分必亡矣。見賈在。拜謝持去。後爲湖南委吏。省爹徐輔德。亦賈同舍。剛方嚴毅。贓汚必汰。郡守召賈曰。知爾與徐善。一郡當必無恙。賈退。思曰。不爲營。方守命。必爲舊。沮徐法。吾知兩全矣。乃不與徐接。竟至省。以老乞歸。歸貧無居。妻子繼沒。寄食洪範僧舍。扁寢處曰三絕。蓋累世官族與嗣與居。至孟泰皆絕。故云。吳士大夫里居者。咸高其誼。憐其貧。同釀金會飲洪範。歸所餘於賈以給日。迨賈卒。乃罷。卒時年八十八。

正統間。柳公彥輝。以監察御史督捕閩浙二省。事竣。便道還吳。汾湖陸坦。富翁也。來餞公行。公從陸貸銀五十兩。爲入京貲。不立券。豈惟陸之家不知。雖柳氏。惟公家子仲益知之。後公陞憲副。卒於山東。朝廷撫閩中舊事。來錄公家。公雖歿。一家悉械至京。謫戍遼陽。越數年。赦還。貧甚。絲積粒聚。土田室廬漸復。成化丁未。距公卒時已四十餘年。坦卒亦三十年矣。仲益檢積銀及五十兩。因具牲帛。不遠三百（黃校作餘）里。往拜坦墓。納金。坦子大驚。以無券辭。仲益曰。若雖不知。吾實知之。吾翁與若翁知之。吾弗償。他日何面目與包孝肅尹京時還

金事相類。寥寥四百年。僅再見也。

閩擇使王某少孤。賴母氏撫育。得世厥陰官。母卒。浮屠氏

曰。滌屍穢水勿汚地。則死者釋愆資福。王亟命勿覆。貯留他器。日以盂飲之。越百日乃竭。八閩咸稱爲孝順王云。他

行尤有奇絕者。王近四十。乏嗣。其妻爲納麗寵以進。王具

冠裳。焚香籲天。曰。某實不德。天靳吾後。吾不承天。又汚一女子體。吾不爲也。乃伏地長號。妻懼而還之。後連得二子。

噫。孰謂天不可格耶。

固介紀

大司成劉文恭公。介而固。天順中。公以翰林侍講主京闈

秋試。比填榜。解乃盧龍衛軍。同事者欲抑置第二。公不可。曰。吾惟文是取。它遑計耶。遂定。乃今大司空劉公宣也。吳儒賀宗振。與公兒女姻。公過焉。賀曰。欲以觔肉斗酒奉談笑。願少留公一日。飲酒啖肉而已。餘珍饌一不顧。強之亦不食。其介與固率類此。

穎慧紀

參政劉公欽謨。穎慧絕倫。經書子史。過目終身不忘。爲庠生時。出遇雨。避於染肆。有簿籍。公閱之。則染帳也。少頃。晴之而去。仆者遺童子問氏名。曰。我蘇人王伯讓也。抵閩。爲一童負行李。竚而竢。王善醫。視其脈。暑所中耳。即取藥畀之而去。仆者遺童子問氏名。曰。我蘇人王伯讓也。抵閩。爲貨口滯（黃校：疑脫字）不即歸。明年。始促裝。以酒飲邸主告別。甫散去。主遽殂。厥妻訟王行毒。王就逮。郡倅訊鞫之。閱牘見王名。力證其誣。乃獲釋。倅即向仆者也。事之相遇有如此。

不爽。其穎慧如此。

嘉禾周鼎。字伯器。穎敏絕倫。初爲大司徒山陽金榮襄公幕下士。正統末。公從討閩中寇。師次杭州。四明章文重幕伯器名。來謁公。曰。聞有周鼎者。願與角。公作南征詩百韻。進兩生於前。爲誦一過。問之。皆曰能記。遂各書一通上之。一字不遺。周曰。請（黃校：作晉校）從末句倒誦至前。章謝曰。而今而後。知讓君矣。周以從征功爲某縣典史。迂腐不任事。罷歸。晚年。乘小舟遨遊三吳。所至持金幣。求詩文者甚衆。卒藉此爲生涯。又以衍餘買田數百畝。家遂裕。嘗修杭州志。年八十餘。燈下書蠅頭細字。界畫烏闌。不折紙爲範。信手與目。毫髮不爽。成化中。罹回祿。詩文藁一無所存。周蒙被而臥。數日。忽起書。釐爲一十二册。不下千數百篇。不惟無遺忘。而前後次序亦不紊。嘗爲予作先太宜人壽序文始堂及東樓記。卒時年近九十云。（黃校：近九十作年）

德怨紀

王伯讓行貨於閩。度馮公嶺。見一人仆於道。一婦守而泣。一童負行李。竚而竢。王善醫。視其脈。暑所中耳。即取藥畀之而去。仆者遺童子問氏名。曰。我蘇人王伯讓也。抵閩。爲貨口滯（黃校：疑脫字）不即歸。明年。始促裝。以酒飲邸主告別。甫散去。主遽殂。厥妻訟王行毒。王就逮。郡倅訊鞫之。閱牘見王名。力證其誣。乃獲釋。倅即向仆者也。事之相遇有如此。

大都督翁公紹宗。總督三吳海道。好結納文士。出巡。抵太倉。飲一縉紳家。時封郎中陳公在陪位。酒酣。主人擁矢請投。翁與陳角。既負於陳。商圖。又負。翁慙。作色起。主留之。弗克。竟去。陳子琦在職方。聞而啣之。適巨璫曹吉祥以叛誅。陳疏翁爲曹黨。遂貶翁。結納者無慮百輩。所忤者惟陳一人。竟受其害。不聞有援之者。然碌碌終日。徒取忙耳。

節婦紀

陳貴。本雄客。贅高氏。生二女。皆國色。貴年老貲耗。長贅胡景。三月別去。十年弗返。傚予屋三楹以居。鄰嫗亦罕覯二

女之面。內外井井。（黃校作井井）鄉黨稱之。予同舍虞允忠。監察御史禎冢子。喪偶。欲繼其少女。年十七。貴以婁與幼辭。允忠堅求。許焉。監察恥門閥不敵。不欲聘。允忠繼母。從臾成禮。監察見其婦道修整。喜曰。不圖高家有此女也。未幾。貴與長女歿。監察亦卒。未葬。羅回祿。家業一空。允忠移居學宮旁。歲朝。啓戶。見巨蟒臥限。驚呼。陳操刃至。不見。允忠曰。安知非作龍兆乎。陳曰。元旦非時。門限非處。竊爲君憂焉。允忠是年卒。陳年纔二十五。惟一穉女。近厥母高與居。迨今三十年。冰蘗之操。凜然如一日。雖古名節婦未過也。書竣觀民風者採焉。

蓬窗類紀卷第三

黃暐　日昇

著作紀

高啓。字季迪。別號槎軒。初居吳城東北陬。張士誠據吳日。時彥皆從之。啓獨徙青丘避焉。號青丘子。國初被薦。召修元史成。拜翰林國史編修。尋擢戶部侍郎。懇辭致政歸。適江夏魏觀以國子祭酒來爲郡守。高以魏嘗同在史館。爲徙居夏侯里。以便朝夕親焉。魏以府治陰陋弗稱。即士誠廢址遷之。衙主帥疏於朝。遣御史張度廉得其跡。執觀械繫至京。斬於市。高與王彝輩。悉坐觀黨以死。時年三十九。所著有姑蘇雜咏。婁江吟稿。史要類抄。及缶鳴江館鳳臺吹臺槎軒扣舷處藻諸集。與楊基張羽徐賁同有詩名。世號高楊張徐。以擬唐四傑云。

楊基。字孟載。號眉菴。謂眉無用於人之身。謙辭也。讀書日記數千言。尤工於詩。穠麗纖蔚。所著有眉菴集。仕至山西按察副使。

張羽。字來儀。初。烏程人。元末避地居吳中。少穎敏。讀書一覽不忘。爲詩文。俊逸典雅。善畫。洪武初。舉明經。爲郡庠訓導。歷官翰林待制太常司丞。所著有靜居集。

徐賁。字幼文。居望齊門外。少負才名。洪武丙辰。膺薦出使

晉冀。還奏稱旨。授給事中。改監察御史。又改刑部主事。擢部事。平反明允。陞廣西參政。轉河南左布政使。會大將率師平隴右。往返中原。以徐歙其犒勞。訴於上。遂下獄死。所著有北郭集。

王彝。字常宗。剛正好古。國初被薦召。修元史成。欲官之。懇乞養親。歸吳。閉門著述。號嫣蜼子。魏觀守郡。浚河得佳硯。常宗爲作頌。觀被誅。坐觀黨以死。

謝徽。字玄懿。與高啓同被薦。修元史成。授翰林國史編修。復命。俄授諸王及授開平王二子經。久之。拜吏部郎中。懇乞致政。雖忤旨。仍賜白金以還。卒於家。

張適。字子宜。七歲。習詩經。過目成誦。十三。赴鄉試。稱奇童。元季。隱居不仕。洪武初。宋濂薦修元史。拜水部郎中。未幾。辭歸。與高季迪楊孟載張來儀徐幼文王止仲梁用行方以常錢彥周杜彥正浦長源輩結爲詩社。號十才子。

申屠衡。長洲人。幼學於楊鐵崖維禎。明春秋。肆力古文。號樹屋傭。洪武中。草詔詔。稱旨。授翰林修撰。

高士敏。季迪太史族弟。善屬文。太史嘗評其文。有春容溫厚之辭。無枯槁險薄之態。蓋山林而館閣者也。所著有辛丑集。

盧熊。長洲人。元季兵起。隱居著述。嘗修郡志。於凡古跡祠墓山水泉石園亭寺宇。靡不備悉。高季迪每爲賦一詩。號姑蘇百咏。

陳惟寅與弟惟允。廬山人。元末。避兵來吳。居舡場巷。宋貴幸朱勔故居。名朱家園。惟寅更曰綠水林亭軒沼各有扁。日與高啓輩嘯歌釣遊其中。題咏殆遍。啓有記。惟允早卒。子繼。字嗣初。文行超卓。廬陵楊文貞公薦爲翰林檢討。所著有頤菴集。至今子孫以儒業相傳。

周砥。字履道。與馬元素有荊南唱和集。頗有唐人家法。至正壬寅。客會稽。卒於兵中。

合肥徐誌。勳臣裔也。眇一目。其氣與詩俱豪。少司馬長沙王公偉。與相契。景泰中。延徐至京。語曰。予閱將臣。無踰君材者。第失爵久。卒難復。已約大司馬于公矣。翌旦畢朝過我。君少屈膝。可圖也。非直友義當然。選將亦吾職耳。徐謝曰。爵可失。膝不可屈。屈膝得爵。後會當何如處。明日于至。徐竟不出。遂罷。嘗有詩譏邊將曰。龍沙逆虜初回馬。麟閣功臣已賜貂。又曰丈夫若得封侯印。不使胡兒夜度關。觀此可想見其人矣。

楊文理。紈綺子也。侈靡善吟。中歲貧甚。與杜公序善。杜以進士出爲攸令。楊欲往謁。闕道里費。趑趄久之。楚有商於

吳者。難楊曰。爲我作行舟八詠。卽載以往。題曰。篷檣篙櫓錨纜舵跳。楊援筆一揮而就。商讀之。躍然起敬。載之往。且厚贈之。嘗記其咏篷曰。雨溼湘帆翠欲流。飄飄偏稱木蘭舟。繞從紅蓼灘頭掛。又向白蘋洲畔收。數葉飽風淮浦晚。一繩拖雨洞庭秋。蓬萊聞說三千里。藉爾何當作勝遊。櫓曰。誰倩公輸巧斲成。翩翩渾訝逐風鷹。分開水面秋煙冷。斫破波心夜月明。船尾駕來三尺短。棹頭搖去五銖輕。不堪聲作伊州調。客裏聞來倍慘情。餘不能全記。檣有曰。宵歸海上疑撐月。晚泊山隈欲礙雲。雖愛高標平地起。最憐孤影隔溪分。篙曰。誰翦瀟湘玉一枝。棹郎長向手中持。撐

邊。舵曰。不入紅塵芳草路。慣依疏雨落花津。跳曰。踏破曉霜還有跡。溜殘春雨不生苔。如此等句。誠亦動人。惜不見其全集。

開楊柳橋邊市。移過桃花渡口祠。錨曰。一鐶似月分中墜。四齒如錐向上擎。纜曰。秋風任擲孤篷外。夜月長維古渡天順中。首相江右陳公薨於位。有吊以詩曰。何事先生蚤蓋棺。薤歌聲聚路人歡。墳門客散恩何在。負郭田多死亦安。鹽海已無前日利。氷山誰障舊時寒。九泉若見南陽李。爲報羅生已復官。亦詩史也。陶菴子評此詩一篇作也補綴少容與配人隱愚揚善之

徐用禮。號南州。能詩。往往有佳句。本富家子。以詩貧。晚歲落莫。萬曆甲辰補字卒藉詩給日。尤工香奩。有南州集。嘗題劉阮天台圖。曰。白雲蒼靄迷行路。水複山重不知處。行過碉谷有人家。忽見東風萬桃樹。芳香艷態娛青春。花間得遇娉婷人。五銖衣薄捲烟霧。笑語便覺情相親。神仙雖遇終離別。千古佳名自傳說。天台山水至今存。桃源望斷空明月。亦可詠誦。

郡照王尙文詠綿花。曰。采采西風雪滿籃。禦寒功已倍春蠶。世間多少閑花草。無補生民也自慙。石田沈啓南詠蠶曰。衣被深功藏蠢動。碧筐火暖起眠時。願言努力加餐葉。

二月吳民要賣絲。此二詩亦可傳也。

孟小姐。校官澄女。嘗過惠日菴訪尼僧。書其亭曰。矮矮牆圍小小亭。竹林深處晝冥冥。紅塵不到無餘事。一灶烟消兩卷經。詩亦佳。

采吞江頭。李太白墓在焉。往來詩人。題詠殆遍。有客書一絕云。采石江邊一坏土。李白詩名耀千古。來的去的寫兩行。魯般門前掉大斧。亦確論也。

臨川饒參政介之。至正末。領咨議參軍事於吳。幕高季迪才名。召之至再。強而後往。因命題倪雲林竹木圖。實試之也。且以木綠曲爲韻。先生信口答曰。主人原非段干木。一

瓢倒瀉瀟湘綠。踰垣爲惜酒在樽。飲餘自鼓無絃曲。饒大驚異其敏捷。且嘆賞其詩。延之。因勸之仕。先生笑不答。時年纔十六。又二年。先生年十八。頗而長。貧未娶。婦翁周仲建有疾。先生往唁之。周出蘆雁圖請題。先生走筆賦曰。西風吹折荻花枝。好鳥飛來羽翼垂。（黃校作翼）沙闊水寒魚不見。滿身風露立多時。翁曰。是子求室也。（曰字黃校補）即擇吉日。以女妻焉。

永樂中。簡太學生年五十以上。放回田里。而儒士應賢良方正舉者。輒得八品官。尹翰林岐鳳有詩曰。五十餘年做秀才。故鄉依舊布衣回。回家及早養兒子。保了賢良方正來。

于節菴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遷大理少卿。前後幾二十年。其赴京。獨不挾土物賄當路。汴人嘗誦其詩曰。絹帕蔴菇共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滿袖朝金闕。免得閭閻議短長。

有人泊舟采石。夜聞鬼哭。既而若謳吟者。達旦。大書一詩河上。云。長鯨吹浪海天昏。兄弟同時弔屈原。千古不消魚腹恨。一家誰識雁行寃。紅妝少婦空臨鏡。白髮慈親尚倚門。采石江邊腸斷處。一輪明月照雙魂。讀之亦可憐哉。

技藝紀

葛可久。國初名醫。有奇驗。一人患腹疼。延葛治。葛視之。謂其家曰。腹有肉龜。蛟熟睡。吾鍼之。勿令患者知。知則龜藏矣。患者問故。家人誑曰。醫云。寒氣凝結。多飲釀酒。自散耳。患者喜。引觴劇飲。沉酣而臥。家人亟報葛。葛診其脈。以針刺其腹。患者驚寤。畏以藥。須臾有物下。儼如龜形。厥首有穴。蓋針所中也。病遂愈。又一鄰婦娠。將娩。氣上逆。疼（黃校作痛）不能忍。就葛治。葛見之。遽以掌擊案。厲聲大叱。婦驚。產一子。葛慰曰。向見爾色青氣逆。是腹中兒上攻。少緩。不可救矣。猝然被驚。故即產也。其神驗如此。

梁興甫善撲觝。戴二者。蘇衙押使某之弟。體貌雄傑。膂力絕倫。嘗游天平山。同行者爲虎所攫。戴倉猝持一梃。奮往擊。虎。虎即斃。攫者生還。由是名稱赫甚。興甫族既微。貌亦猥。然自持其藝之神。恆出語侮戴。戴啣之。一日相值開元寺。梁謂戴曰。凡拳師相角。不可容情。必各盡藝。雖死不悔。乃敢角。戴曰。然。諸惡少爲兩家徒者。皆云然。戴奮臂揮擊。謂梁曰。有隙爾即入。梁應聲一躍。疾如風電。戴足忽在梁手中。俄皆迸仆。戴破僧之竹牀而刺入腕尺許。梁左目被擊幾失明。皆久久（黃校作方）甦。觀者皆劣戴優梁云。予鄰馬伯和爲予道其詳。馬亦旁觀一人也。

南京一樂工。能刻木爲舟。大可二寸。篷桅櫓舵咸具。兩人

對酌於中。壺觴餖飣滿案。一人挽篷索。一人握櫓。一人運舵。皆有機能動。置之水中。能隨風而行。略無欹側。一舟必會稽蔣中孚。號秋鴻。挾子平術來吳。道人已往事。如其言。乃爲書其將來。不如其言。則拂袖去。蓋自負言之必中也。因病目。臥予塾。今太僕丞文君宗儒。時已登鄉薦。微服。偕一老造塾。蔣方以疾辭。而庠友浦汝正陳師魯繼至。迫不得已。蔣曰。諸君莫予釋。欲試吾術也。第各言生年時月。太僕首進。蔣曰。君必戊子貢士。君父黃若谷校作當亦黃亦字補貢士。惜官不甚顯。君弟他日必有登進士者。餘不能悉也。老者繼進。蔣曰。何孤之甚也。良久。乃曰。父母妻子。刑尅殆盡。非僧卽道耳。又曰。格局清絕。財帛奴僕皆有。且微有權。安知非道官耶。老者太僕相視吐舌。問之。則果神樂觀提點也。浦陳以次進。蔣謂陳曰。今歲甲午。君當中式。所惜者壽黃校補字不永耳。又謂浦曰。汝保軀命足矣。不第不足言也。浦怒去。陳果登是年鄉薦。後六載卒。浦丁外艱。不得赴試。止一子應麟。年十九。娶婦纔數日。亦卒。浦哭父與子過哀。一病三月。僅得不死。太僕登壬辰進士。厥父公大中乙榜。授涞水學諭。厥弟宗嚴。丁未進士。皆如秋鴻之言。

南京聚寶山有僧名道清。善風鑑。往往有奇中者。成化丁酉予與同試朱天昭毛貞甫柳子學顧士高范元勳司直朱近仁暨辛卯貢士劉與清。皆微服造焉。方諦閱。而黃和仲適至。僧起迓。遽謂和仲曰。今歲發解。必屬君矣。又謂士高曰。接黃之武。惟君一人。他日官居方伯。則又非黃所及也。謂予與天昭貞甫。姑俟下科。餘皆未許者。獨指與清曰。君得金形。面白鬚赤。火剋金象也。視諸未許者。更復遲遲耳。初不知與清已中。既別去。與清曰。以予驗之。知其術之謬矣。比揭曉。天昭貞甫近仁與予。皆在中列。而和仲與諸同在者。皆下第。明年。與清登甲牓。未幾。士高疾卒。則其術無一驗者矣。後二年。上海談本彝爲予言其術之神。談爲

應天丞。習儀報恩寺。便道過清。清曰。公黃氣自天庭接眉宇。必有高擢。不出兩月。驛馬已動。必是北都正尹。時十一月朔也。迨至十二月二十八日。談復詣清。嘲曰。向云兩月。今五十八日矣。當復云何。清拭目注視。忽曰。前說必不爽也。談大噱而別。明日。除夕。驛報至。果陞順天尹。噫。僧之術奚獨神於談。而不一驗於吾數人也。

點僧德藐。貌美年少。能足飛過頂。若無骨者。與人握手行。潛從後蹴其帽。人不知爲藐也。尋丈牆垣。如越戶限。好服緋穿皂鳥。行市中。訾之者輒被擊。力愈雄者仆愈重。嘗於廣東寄居僧舍。總兵歐公帳下一旗牌。勇甚。見藐狀。遽呼

爲輿子。大爲藐窘辱。旗牌白歐。歐遣勇士數人。持梃竣於僧舍外。藐不知。赤手出。羣鬨擊之。藐佯求免。擊者少怠忽。躍效一梃。運轉如風。傷者過半。衆知不敵。棄杖伏地。歐神其藝。羅致門下。後擒王肖養。藐功居多。吾友吳鳴翰。從厥考大廣公於廣藩。目覩其事。爲予言之。

倪瓚。字元鎭。號雲林子。善詩畫。詩不經人道語。畫片紙數筆。人咸寶之。不著色。以水墨摸榻。清氣逼人。然亦無巨幅。生平好潔成癖。陶九成輟耕錄載一事。閱之令人捧腹。

宋克。字仲溫。居南宮坊。號南宮生。少任俠使氣。好擊劍走馬。及飲博游戲。能以氣服人。晚刮劇豪習。閉門寡將迎。日閱法書名畫。工草隸。逼鍾王。片紙數字。人以重價購之。洪武初。仕至鳳翔府同知。

冠衲紀

張雨。字伯雨。號貞居。羽流也。嘗學書於趙文敏。字畫遒勁。詩出入蘇黃。尤善古律。行草入妙。與緇流衍斯道泝季潭復見心浩覺源。皆一時詩豪云。

張皮雀。蘇衙人。嘗爲胡風子僕從。胡術奇妙。日賣雷於市。市童畀一錢。輒以朱書雷字於童掌。令握固。少縱。雷卽應聲。張從之久。胡察其誠恪。悉以術授之。張貧無完衣。髮髮不冠。亦頗顯駿。袖有皮雀。時作聲。出則羣兒相逐。宣德癸丑。三吳亢旱。郡守況伯律延張。張曰。須道流舁吾往。況曰。竣有雨。當舁而還。張曰。諾。翌日。結壇義役倉。有司列侍。張索酒數十瓶。飲盡。鼾臥。天無纖翳。衆譁欲散。張欠伸索鏡。鏡至。以墨塗鏡而虛其中。天亦黑雲四布。惟中天露日。張謂守曰。是無難。俾道官塗之。守懇請。張握筆。一塗滿鏡。雲亦忽合。電掣霆飛。雨如建瓴。頃時。守焚香告足。張拭鏡。雨尋止。守遣道流舁張還。贈以厚幣。不納。張購沉香。自刻小象甚肖。刻既卽卒。象今尙存。後數月。杭遣使來取天蓬尺。謂張在祈雨。家人以死告。使遽還。已得雨矣。皆謂其得屍解云。

成化初。有僧來自鍾南。趺於吳城臥佛寺左廡。戴一笠。髮垂至眉。越歲。稍長。亦不削。冬夏一衲。問其氏名。笑不言。率五六日一丐於市。問所丐。則曰肉。與肉。食之輒盡。雖數斤亦盡。或一日無與。則从汲井者乞飲。飲亦盡一桶。仍趺故處。寺僧厭之。不見其溺。亦未嘗如廁。觀於寺者踵相繼。施之金帛。不一引手接。人奠於其前。雖餕。亦不以市食。積而多。爲無賴子持去。笑而不吝。監察御史王濬往視之。亦坐不起。後竟死趺處。無他異焉。

蓬窗類紀卷第四

黃暐　日昇

夢紀

吾蘇大司寇俞公仕朝。三歲時。患頷腫疾。醫莫能療。公之考克和。夢一老謂曰。吾與汝兒換虎頷骨。故腫耳。勿藥當自瘥。克和竟不延醫。腫亦自消。及公長。補郡庠生。登永樂乙未進士。至正統丙寅。爲大理寺正卿。金臺有一寓僧。善相。公褻服見僧。求相。僧曰。相公之面與身。俱不見貴。而獨有虎頷骨。所以貴耳。位當登三公。必過一大難。方享壽考。後公果至刑部尚書。兼太子太保。因少保于公謙事連坐。

而有遼東之役。蹤八年。事得昭雪。赦歸田里。至成化丙申。公卒。享年八十二。夢與相皆驗。

葉文莊公父。夢雙龍降屋脊語。未畢。都給事勅命至。附馬周公景寓永平。夢騎龍近天而行。因請入京。遂被召。孫狀元公賢未第時。嘗夢金甲神人持一旌。掃其門。上有狀元字。

閩仙遊縣有廟於山之顛。四方之人。來此寢廟中以祈夢。神每隱其機以示事。後詳之。無一不驗。今秋官亞卿浮梁戴公爲方伯時。遣一校官代往。祈之。校官夢候於朱門外。見閽宦啓門出。以小帖畀之。上有左遷二字。覺後不樂。曰。決不爲戴告。既還謁。戴曰。無所夢。必不佳。汝第言之。乃以實對。戴曰。然則吾陞矣。我朝故事。憲使三品。得轉僉都。僉都四品也。方伯二品。得轉副都。副都三品也。視外每下一階。吾其陞副者耶。未幾。璽書至。果以副都御史鎮守鄖陽。噫。神可謂巧於示。而戴亦可謂善於詳矣。

天順末。蘇郡學生陳燧。夢宴鹿鳴。同坐皆素服。不簪花。爲諸朋輩言之。咸以爲非吉徵。後陳登成化戊子鄉薦。揭曉前二日。適詔至。乃太皇太后崩訃也。明日。鹿宴。果皆素服不簪花。其奇驗有如此。

禮部司務華亭戴儼。與今故令關西黨俊同赴春試。俊謂

儼曰。昨夢中觀天門開放榜。狀元則吳寬也。但不知何許人。儼曰。吳有其人。眞狀元才也。俊書於册以竢。迨放榜。今少宰吳匏菴果第一。儼爲予言之。予於王拱辰馮京事益信。

大方伯咸陽雍公世隆。昔爲吳令。爲予言其庠生時。嘗夢盜一牛騎歸。未至家。牛主追及之。反縛雍手。以杖箠其背。遂覺。是歲登鄉薦。明年己丑進士。乃悟曰。身在牛上。己丑也。反縛。綁也。蓋己丑榜進士云。

成化丁酉。今冢宰晉陵王公。爲大司成。一日。進六館諸生而語曰。吾夢成賢街兩木參天。今秋必有高薦者。大司寇

浮梁戴公適以監察御史提學南畿。亦夢鹿鳴宴居首席者。爲太學生告諸試者曰。努力爭先。勿使吾夢驗也。是歲發解。江陰劉繼生。未揭曉。先以病歸。不與鹿鳴宴。其次太學建陽蕭銳。果居首席。而浙江林霄。中第七名。則雙木參天之謂也。明年。南雍第進士者。惟霄一人。兩公之夢皆驗。

吉水李暹。以戊戌進士拜主客主事。夢風雨中度一嶺。無所止棲。匍匐至一家。問之。乃同姓。既覺。自慰曰。殆風雲際會兆也。未幾。弘治改元。李以輕浮淺露黜爲廣德別駕。至白茆嶺。風雨奄至。望一高門。趨憩之。則李姓也。與向所夢者毫髮不爽。主客同年今都水正郎陳于章爲予言此。

成化甲午。今同知台州府事陸君獻之。赴試南畿。夢九日墮壓其頂。陸驚而寤。告友人。以詢吉凶。莫能詳解。比揭曉。獻之以易列第八名。易之魁。則徽州張旭也。旭卽九日之徵。而壓陸之頂。陸故不得爲魁云。

東魯張鳴岐。以進士來宰吳邑。舟抵縣。將升輿。旣曰。事有前定也。學諭汪有本問故。張曰。嚮昔將選時。夢舟泊斷頭港。疑爲不祥。今縣當水盡處。適與夢符。故嘅云。

陸源。予同舍生洪之兄。源妻娠將娩。源夢見一翁一嫗。翁謂源曰。吾兩人當再世夫婦。吾爲君之子。妻爲東城陳某之女。翌旦俱生。有瘞金在陳室左偏石礎下。盍往取之。比曉。源果得子。往詢東城陳某。果得女。陳所夢亦如是。遂與發礎。有石覆一甕。探之。則淸水也。悵怏而還。是夕。又夢前翁云。物各有主。不吾見。故幻。第攜吾脫毛衫往。當得金。厥明。源與洪同往。陳壁藏數人以竢。源至。置衫發甕。赤金爛然。壁藏關（闕疑字）出又幻。非鐵非土。洪潛懷一枚還。予親見之。後兩家女子竟不育。

成化辛丑。予赴春試。夢與今監察御史朱天昭工科給事毛貞甫三人。同騎木龍。飛逸天際。自謂必中解元。賀其榮聞之。問予序次。予曰。天昭居前。貞甫次之。又次。則予也。其榮戲曰。木甲屬龍。辰象也。其應在來科甲辰。然必越三科。未及見。

弘治庚戌春試。予與番陽顧均實同邸。顧善推步。自云必第。亦許予爲同年。予三場畢。夢登樓。見少婦六七人。皆國色。予驚而下。聞有問予名者。一少婦曰。此十四甲黃暐也。予思曰。甲止於三。十四甲惟乙榜貼禮部壁者。有此數耳。因告均實。均實問曰。君入試度幾。予曰。五度矣。均實曰。每試凡三甲。今年二甲。則十四甲也。後予果忝二甲第十四名。可謂驗矣。

成化丙申除夕。予夢二神人花袍革帶過門。眇予言曰。是矣。予問故。神曰。吾將用汝。予曰。奚用。曰。用汝作閻羅王。予覺而思。曰。今歲必第。不第當必有死亡兆。適賀君其榮至。予爲言所夢。賀曰。閻羅王。鬼頭也。吳人呼鬼爲舉。當爲舉子頭。非中兆也。浮梁戴公。時以監察御史提學南畿。以所攷十三府學子。類行應天府收試。取十人爲首。又冠予十人之上。果如賀言。十人者。今稽勳郎中黃良貴。精膳郎中胡伯堅。文選主事蔣惟深。刑部主事丁大用。監察御史汪鼎夫。丁未會魁董萬英。貢士孫吳錢綬。儒士金元玉與予也。比三試畢。予又夢觀榜。見予名。喜甚。然不列名數。又訛寫予書爲易。後予中六十四名。蓋易具六十四卦。乃知所訛寫者。正予名數也。

成化庚寅。嘉禾聞近禮爲吳學諭。夢一舉子持泥金帖遺聞詩二句。曰。明年九月湖湘道。應有行人報喜來。厥明。提學御史山陰薛之綱送一秀才入學。乃今監察御史劉與清也。堂拜時。聞爲言所夢。但不知所謂湖湘道何謂也。明年辛卯。湖藩具禮幣來聘聞主試。試事畢。聞還吳。至中途。忽得與清中試信。其時則果九月初旬。

進士潛山戴恩。待選銓曹。夢得官到任。廳宇咸無。惟一葦舍。殊不樂。後半載拜主客主事。時禮部方羅回祿。未卽重建廨宇。果皆葦席爲之。迨與夢中無異焉。

果報紀

李慶。字原善。蘇衛百戶也。頎而肥。家饒于貲。好結友。名流多延譽。主帥恆以事委焉。生四子。有星士造焉。原善俾次第推厥子。星士許曰。皆武職也。原善意。以安能皆得武職。不樂。薄贈而去。沙湖陳某。居水鄉。不通陸行。陰蓄無賴。操舟若捕魚者。伺察客舟行劫。銀米錢布之外。咸不取。蓋四者人同有。無辨認。故久不敗。敗亦有辭。皆陳計也。原善適督捕陳之村。有惡陳行者。詳白原善。因往物色。陳覺之。封羊擊豕。款原善。出黃金百兩爲餽。且言不幸而富。故集怨云。原善笑不答。強之曰。某也。遂別去。陳遣羣盜。夜半積薪。環言者家。四面縱火。烈燄騰灼。一家四人。蕩爲灰燼。原善又署獄事。晨入獄。錄囚。忽見言者在側。原善與揖。而僕從無所見。遂問故。原善心悸。亟還。便血如注。越五日死。長子彬襲蔭。歸又死。乏嗣。厥弟三人相遞襲。皆死。今之襲蔭者。第三子遺腹兒也。嗚呼。言者欲除害而得慘禍。原善受百金而殺一家。一身之死。不足以償。而必延及四子也。四子

皆官。星士推步之術亦神矣。

監察御史王琰。按吳日。決杖不用荊。以巨竹之本。破而刳

其腹以箠。謂之番黃。死杖下者甚多。有不死。亦必倩鎚工出芒刺於潰肉中。延醫下淤血數斗。伏枕百日乃起。然皆有罪者也。一日至錫山。有僧趨不及避。王見之。遽命杖。僧瞬息氣絕。輿皂以告。王怒其詐。益杖。卒不甦。乃去。後王得代還。侍班內廷。糾武臣失儀不實。憲廟赫怒。命錦衣杖王午門外。故事。被杖者厥明入謝。王勉強行禮。狼狽而出。越二日死。臀肉腐潰。至不能斂。觀此則浮屠氏果報之說。亦或不誣。

吳鄒鼎富甚。舉家入粟拜官。鼎子璇與璣。璇仲子鎧。皆七品散官。鼎姪海。與璇冢子鏃。皆蘇衛百戶。鼎卒。璇頗驕橫。

璣早夭。妻李氏。年二十。貌美。孀範甚潔。就第中構別院。奉其姑與居。不踰戶閾。歲時祀祭。亦不出。惟遣婢捧璣主入院。相對長號。吳人賢之。城有顯宦。喪厥配。慕李。欲繼之。浼李嫂往諷。李聞。蒙被臥。不應。嫂愧而去。後嫂以他事至。李亦閉戶不納。姑年九十餘卒。時李年近五十矣。天或鑒李苦節。特永其姑之年。使有所依也。時璇與海亦卒。家漸落。鏃視璇益橫。嘗被酒。毆死其鄰朱某。揮金如土。僅以身免。又健訟。訟輒敗。與鎧皆嗜飲博。由是囊貲空乏。田園繼盡。惟餘所居而已。鏃妻閻又以不道濟之。間謂鏃曰。寡嬸臥室內。聞有瘞金。盍取之。鏃曰。善。鏃妹嫁金山者。適歸。遂與嘑。翌旦。妹與閻往省李。李款留。抵暮而散。忽報李死。吳人或訝而悲。鏃遽火其柩。既乃與閻窪李之室。迨遍。卒無金。不數月。閻死。鏃母死。鏃亦死。鏃之子婦又死。與九十之姑。五櫬同殯一堂。鏃子魯。貧無力葬。售所居。葬焉。魯今纍纍無所棲止。孰謂天道果遠耶。

有客行貨金陵。舟抵上新河口。覓槳船入城。舟人見客孤身。適風雨驟至。故逗遛不進。薄暮纔至水西門閘。止宿城下。夜竟殺客。沉于江。盡得所有。遂富。棄舟不操。逾年生一子。甚愛。甫弱冠。家業蕩費殆盡。父或出一戒訓語。輒被毆詈。惟飲泣而已。鄰家不平。嗾之訟。曰。吾兒稚耳。鄰有術士。能以乩召仙。所言甚驗。往拜曰。吾兒不事生業。且悖逆。有修改時否也。仙附乩書曰。六月初三風雨惡。揚子江頭一着錯。汝兒便是搭船人。請君自把心頭摸。悚懼而退。不數日憂鬱死。金陵陶文靖爲予言之。

盛出血。居吳城清嘉坊。與人戲。以手折人。輒出血。故名。鄰翁老無子。園地廣衍。盛與翁狎。嘗問其地所從得。翁輒道其詳。盛潛寫翁賣地券。擇一已死者爲中見人。藏以竢。久之。翁無恙。乃謂曰。汝地不吾歸。何待。翁以爲戲。盛作色。出券示翁。翁怒。氣堵吭臆。卒。盛爲棺斂葬埋訖。毀垣。合翁地爲一。樹石庭榭。葺之加妍。初無子。既以計得翁地。又生子。

意願盈溢。所生子五歲不言。一日。盛攜之入園圃游行。謂曰。吾老矣。目前生業。皆汝有。汝不言。吾不樂耳。忽應聲曰。我即某翁也。將有所待而言耳。盛驚怪。一仆卒。未幾。子亦卒。遂絕。今地爲從姪汝誠有。汝誠爲予言之。

胡錦。金臺人。多技能。尤善黃白術。試輒驗。每試。以成藥如芥。或銅或錫或鉛一錢。畀試者手自封固。置紅爐中。出則赤金也。檇李富人曹某。慕其術。延歸。胡以藥畀曹。自爲之。須臾出謝曰。驗矣。然不賚所鎔金。胡亦不問。各就寢。比二鼓。曹扣胡館。率妻子羅拜牀下。曰。初訝君鬼般法。雖出謝。實未嘗鎔。候君寢。熾炭鎔之。果得金矣。翌旦。設盛筵。列珍

玩數重。求授術。胡但頷之而去。杭有于嗶。少保公謙之子。延胡歸。閟于密室。三日不與食。峻刑迫之。胡曰。此某僧藥也。吾嘗迫僧授術。僧不授。殺而取藥。今君殺我。迫僧報也。吾弗恨。于盡取其藥。釋胡去。予于虞允中家見其術云。

郡別駕張徽。酷吏也。宣德中。清理軍伍。凡戶絕無丁者。必求其鄰與買其田宅者。巧搆承之。結局于玄妙觀香華亭。少不承。即峻刑雜治。死者日凡幾。予塾師賀宗振。澄江人。考賢。嘗爲大理評事。高皇帝時發石窩拽石死。宗振貧無依。來吳。僦屋以居。值故軍言吉址。里胥執賀往見。張問其父名。曰賢。張曰。非賢也。必賀耳。言與吉字相同。（二句疑有脫字）當

必是同宗昆季。迫賀曰。汝不爲軍。即爲鬼。賀不勝箠撻。誣服。其酷尅率類此。滿任去。坐事下大理獄。暴卒。故事。囚斃經相視得出。時盛暑。迨相訖。已三日。鬚髮脫落。從狗竇中拽出。膚體毀裂。臭穢不可近。兩睛爲鼠所食。吳人聞之稱快。

陸花靴。居吳趨坊。吳人。與商於吳者。製履爲。必之陸。陸之直。視他工倍。人趨之者。製之良也。與予同里閈。嘗見一人來索履。竣良久。未訖而去。頃之。倉惶來。覓所遺金。與陸相鬧。無獲。泣歸。經死。未幾。陸暴卒。但胸臆微溫。家人斂不蓋棺。越五日。復甦。亟索食。食未至。附其子耳語曰。第多買楮

幣。從城隍廟焚之。能償則返。不然。不返矣。竟逝。胸臆不復溫。家人日往焚幣。叩首神墀。月餘莫甦。瘞焉。

滑稽紀

朱達悟。滑稽之流。睚眦必報。或訛呼其名爲搭戶。必搆中之。乃已。有與交者。折簡畀僕。往速朱飲。僕及其門。問焉。訛其呼。朱應曰。吾是也。遂覓一石重百斤。書其上曰。來人稱搭戶。頑石壓其頸。乃封裹。紿僕曰。汝主索此物。吾割愛與之。汝速歸。毋息肩。恐吾兒還則追奪也。僕極力負還。主見之。不覺大噱。凡親交飲燕。必召朱。朱必赴。問答一談。使人捧腹不已。一日。諸少年游石湖。背朱往。既解纜。喜曰。搭戶

不知也.朱忽在舵樓躍出.曰.予在矣.蓋朱預知.皆已賄舟子藏以待也.衆驚笑.延朱卽席.且飲且進.朱曰.湖有寶積寺幽潔.主僧善予.盍一登.衆從之.舉榼以往.酒數行.朱佯醉.臥僧榻.日西猶未醒.呼而掖之.輒搖首曰眩.莫能起.僧亦曰留.衆先發.朱從間道還.時已暝.乃濡其衣履被髮.擊諸同游者戶.倉惶告曰.不幸舟觸石沉於湖.予偶得漁者援焉.諸聞者長少驚啼.趨往至楓橋.相值皆無恙.惟有笑而已.朱但憤其背己.與訛呼其名.而爲是小隙不貸類如此.

蓬窗類紀卷第五

黃　暐　日昇

怪異紀

武功伯徐公有貞謫金齒時.聞滇南山中有寺幽潔.林逕迂僻.罕有至者.一日往焉.主僧出迓一舍許.公詫而問曰.疲童羸馬.無先通者.奚而迓.僧曰.山有木犬.凡公卿大夫至.輒吠以報.犬昨吠.故出迓.公至寺觀犬.果木爲之.謂能吠.恐無此理.不然.僧固無從知也.豈僧偶知公將往.託犬以吠神其事耶.記以俟滇之人問焉.

予外祖武德府君張公開源居第.在郡城顧家橋西.廳事右.祠堂在焉.堂右有地一區.草莽叢密.每夜.有鬼來堂中.仰屋長吁.家人薄暮相戒.不敢近其處.府君.遼陽省漢人.起自戎伍.歷有戰功.授前職.永樂中.嘗奉使西域.往返萬里.略無憚.貌不甚揚.騎射精絕.雅不信鬼神.家人莫敢告.一日.廉知之.夜二鼓.潛持刃往覘.鬼果在.突入刺鬼.鬼狼狽奔入草.忽不見.府君辰集家人.薙草掘地.得石井.滀可丈餘.得骸骨一具.驗之.乃立以死者.兜鍪鎧甲.爲土所蝕.紛朽莫可舉.必武臣遇急不屈.躍入井者.其忠憤激烈之氣.久不能伸.故仰而吁也.府君有所感觸.爲之具冠裳.瘞祖隴.歲時祭掃畢.以麥飯澆其塚.嗚呼.武臣徇義以死.姓

氏雖未傳。終得府君收葬。又享府君子孫之祀。亦可見忠義食報之驗也。書爲武臣勸。

劉福。蘇衙人。所居宜石塔營西。貧甚。恆稱貸。負薪以給。日日以所贏歸貸主。滿一券。則易券復貸。一日。貸券滿。劉病作。力疾賫券復往貸。貸主羅洪。然慮劉以貧廢。所貸錢無所取償也。遂拒劉。憤恨病劇死。劉之父時爲吾家廐卒。貧無葬地。火其骸。後三日。貸主暮從石塔醉歸。忽見劉捽衣索券。羅昏憒仆地。舁至家。雙目直視。以拳擊牆。若相搏狀。指爪流血。曰。吝三百文不貸。致我死。何忍也。家人知爲劉。羅拜乞免。焚以楮幣。祀以牲牢。終不釋。良久。曰。喚吾父來厚贈之。家人匍匐。強其父往。以青蚨千輩爲饋。羅忽甦。嗟夫。若劉者可謂孝矣。既死。猶顧其親。世之有親而不肯顧者。媿於劉多矣。書以勸之。

外祖武德府君誕辰。子壻咸往賀之。先府君與先太宜人首至。明威將軍劉公英夫婦繼至。而三母姨亦至。劉鎮者。三姨之夫也。適有惡賓。莫能遣。故獨後。武德命馳馬以迓。報曰。抵暮乃來。留馬以待。燭至。武德頗動色。忽門外馬嘶。先府君與明威出迓。見人馬皆淄泥所封。莫辨爲誰也。問之。語。知爲劉。掖而下。沃其面。解衣問故。昏然莫對。良久。曰。始吾入王府基。青衣數人截吾馬。初疑爲盜。皆無所執持。忽以土擲吾面。乃知爲鬼。予以馬策策鬼。鬼亦脫衣迎吾策。既吾思曰。第策馬。馬當自逸。乃力舉策策馬。馬直突而前。奪一鬼衣。置鞍坐下。鬼畏踩。不能當。始克抵此。羣往舉鞍驗之。鬼衣乃楮爲之也。蓋王府基張士誠廢址。士誠危急。縱火齊雲樓。死者無算數。然則鬼固宜有之。若楮衣。吳人歲時火之。謬意可資冥用者。今鬼衣尚猶楮也。此竟何理也耶。惜予未之見也。姑記以志異。

吳城鎮撫獄。故無怪。獄吏夜一往閱囚。謂之巡風。寒暑無間。諸獄卒商曰。托鬼以惴之。後當不來矣。一卒遘窖竈中赤土。夜伏草莽。俟吏至。擲之。幾中顙。吏怪之。越四五日一至。至則復擲。數日一至。又擲。吏以白典獄者。不復至矣。獄卒喜相賀。賀之夜。擲如初。初以爲侶中相戲。諸獄卒相視皆在。自後無夜不擲者。此又不知何理也。書以資論鬼者一談。

表兄夏文正。客魯時。鄰有初生子者。親友戲執而反接其手。朱墨其面。以鼓樂導。且行且篳。遍遊乃返。仍繫於樹。而羣飲於堂。忽一狼至。繫者大呼。飲者以爲紿。不救。少頃。啟戶。惟白骨委地而已。

七步蛇嚙人。不出七步死。蘇郡學前有之。櫛工楊某。晨詣學。爲髡生束髮。忽草中有物觸其足。如刺。楊意七步蛇也。

亟以所挾剃刀剚去之。初墮地如錢。既卽如桃。既又氣騰如烟。忽欻縮如桐子。視之。成崴炭矣。噫。可畏哉。

予鄰李孟本。嘗往吳興市木之可薪者。筏而歸。泊城下。緝篷爲室。浮其上。居以守。忽夜有扣其篷者。曰。溫州漕舟還否。李以爲盜。臥不答。越宿復問。且以瓦礫擲篷。李曰。鬼矣。斥而去。既乃訝曰。鬼何溫州之問也。厥明。升岸。遍索之。茂草中有棺。書曰溫州運軍某之柩。蓋領運而卒於吳。遂藁葬。竣他日載還也。瀕死時故鄉一念。至是未忘耳。孟本爲予道其事。

朱明寺前。民家有牝犬乳一子。翌旦。有來詢犬者。徘徊囁嚅。主疑而問之。曰。無他。求一見耳。引之見。目睫有淚。主益疑。它日復至。復不言故。自後三四日輒一至。至輒以餅餌飼犬。問之終莫言。主紿曰。犬必妖也。吾將烹之。遂不令見。其人懼曰。犬。吾亡父也。夜夢語予曰。業緣未盡。墮君家犬胎。明將誕矣。必三載而後釋。覺而惟之。及來詢果符。故不能捨。主惻然。欲畀之去。曰。向云三載始釋。不及期。恐更他墮。莫若君所也。主遂不以犬視犬。省之者亦如故。越三載。其人來泣請。主畀之犬。犬不蘩而從至家。竟斃。然則輪迴之說。恐亦不誣也。

魯獵者。能以計得狐。設竹穿于茂林。縛鴿穿之中。而斂其戶。獵者蘗樹葉爲衣。棲于樹。以索繫機。竢狐入取鴿。輒引索閉穿。遂得狐。一夕。月微朗。有老翁幅巾縞裳。支一笻。傴而來。且行且詈。曰。何讎而掩取我子孫殆盡也。獵初以爲人。至穿所。徘徊久之。月隨而瞑。乃亦入取鴿。亟引索閉穿。則一白毳老狐也。世言狐能幻人。信哉。

弘治癸丑夏六月八日。通州詭報胡寇至。人皆倉卒趨入州。室家貲重。咸棄不顧。至潞河。舟少。罔克濟。多憑河以涉。溺者無算。潞水塡咽。爲之不流。予嘗聞吳之故老云。正統戊辰九月。楓橋有執皂旗者。詭曰寇至。時閭有鄧茂七。越有葉宗劉。咸聚衆作耗。人心方懾。故皆不及致詳。競趨入城。至相蹂踐。死于閽下。亦無算。翌旦乃定。郡守金華朱勝。求執旗者。掠殺之。事正與此相類。故併記之。

吳一丐者。溺囊視腹倍大。似可容一釜。有竅能溺。立而起。則委地。日踹躂於教場僻地。箕趺而丐焉。人異而憐之。所丐亦足糊口。至於今尙在。

柳御史彥輝。正統甲子。奉璽書督捕閩浙。風稜峻厲。兩省靖肅。陞山東按察副使。未幾。閩有鄧茂七者。聚衆作耗。藩臬謂柳嘗立鄧爲千長。事聞。朝廷震怒。命錄輝家。時柳已卒。柩還。葬之明日。錄者至。百口咸就繫。赴京。朝命盡發遼東鐵嶺從戎。柳妻沈獨下浣衣局。景泰庚午。沈弟璇適當

匠亦來京一夕夢柳告曰汝姊明日當釋亟往迎之比曉且疑且往既至典局者方呼沈問所親有無無則復收入局璇於人叢中忽應聲姊大驚相抱持慟哭傍觀者皆泣下遂歸吳吳人至今神其事

黠盜紀

黃鐵腳穿窬之雄也鄰有酒肆黃往貰肆主不與黃戲曰必竊若壺肆主以他器易飲是夕肆主輟壺置臥榻前几上鐍戶甚固遂安寢比曉失壺視鐍如故亟從他肆物色壺果在問所將曰黃某主詣黃問故黃用一小竿竅其中俾通氣以猪溺囊繫竿端從窗引竿納囊于壺乃噓氣漲囊舉而升之故得壺也

席英王勇巨璫汪直將佐也騎射絕倫汪失勢無倚乃肆劫掠殺人甚夥邏卒謀擒之兩人不自安欲遁各念母在不忍舍乃白晝控弦矢入城別其母過關王廟又遞下馬入叩首行謀而從者迨千人莫敢近遂出宣武門去羣邏襲至永平所親家乘其澡浴擒斬之噫兩盜入京城如入無人之境且能使千夫莫近其名英勇亦稱情矣惜不善用其英勇而罹誅戮也

京師西郊多貧民每晨入傭取直資養迄暮歸往往有死於道者積而多焉兵校潛察之則所死皆貧民訝爲鬼一日羣校伏茂草中以竢比暝有歸者一人襲擊之仆地死羣趨擒之乃人也檢所得止三十文問曰彼而讎也耶曰非也曰所利幾何而殺之曰吾懼禍也吾窮人打窮人則所得必廉廉則人不疑吾盜所殺百人矣羣校遂送之官磔於市

祛惑紀

吾家有巨奩白質赭章獰猛異諸犬外人至者莫敢鬬予戶予一日從他所暮還見屠兒繫吾犬以往亟止詢之家人曰犬近爲妖遇夜爬地作坎閟之室嚙戶欲出不能出長號如泣予曰爾未知也犬性守閟之室非其性故嚙不能出其職廢故號縱之外爬地試厥爪利鈍凡此皆守之道奚其妖遂斥屠去還其值今數年犬尚在而無他也

世以初五十四二十三三日爲月忌月忌云者百事不利於此日也萬口一談莫之敢當成化壬寅予鼎新弊廬預向匠氏立木無所擇工完日值吉值凶天也築礎以俟一日月忌予曰汝第立禍在予亟命匠氏呼曰完矣曰胡不即立偶過見之止予曰歲建在寅若家面東一不宜也苟得吉辰庶幾或可今辰何辰而此舉乎予曰初與匠氏約工完立木吉凶不較也巫違二字其言書此破拘忌者惑成化某甲予下第歸自金陵每學舍郡散後獨留誦

習。家僮榼餉至。亦命之去。學故李司徒廢址。相傳鬼物戲人。嘗羣聚宿號。或見有如風帆從甬道馳入。或暗中牽毛汝寅之衣。或燈下假曹鳴吉之榔。然皆耳聞。一夕。予假寐齋居。外有軒一區。布地以板。板上縮縮如人履聲。傾耳聽之。久不輟。予熱燈啟戶。視之。見一貍奴嚙予投骨未竟也。吳下多淫祠。五神者。人敬之尤甚。居民億萬計。無五神廟者不數家。廟必極莊嚴。富者鬬勝相誇。神象赭衣沖天巾。類王者。列于左。五夫人盛飾如后妃。列于右。中設太夫人。五神母也。皆面南。貧者亦繪于版。奉之曰聖版。迎版繪工家。主人賽香以往。樂導以歸。迎象亦然。至則盛設以祀。名曰茶筵。又曰待天地。召歌者爲神侑。歌則詳神出處靈應事必禱。禱必許茶筵。祈神祐。病愈訟勝。咸歸功之神。報禮不敢後。苟病死訟敗。則曰心不誠耳。罔出一語爲神訕。中人之家。一祀費千錢。多稱貸爲之。吾家廳事。亦有一廟。子孫漸衆。居頗隘。欲毀之。未幾。余病瘧。甚危。咸咎予輕發毀廟語。予聞之曰。吾與五神不俱存。吾存廟必毀。神能死我。廟存矣。數日瘧止。予曰。不可失信於神。遂毀之。今二十年。無他疾也。

賀美之先生。解元恩之父也。解元卒。予弔之。問其葬。美之曰。予之服朞。期之日。葬期也。及期。陳留尹王抑夫來謂予曰。賀氏先塋向方。與歲建相值。期之日。值其兄之生辰。而又的呼厥父。皆陰陽之大忌。盍往沮之。予戲曰。人言不信陰陽。惟美之與予。若往沮之。美之將謂予能明於己而獨暗於人矣。乃謝不往。抑夫拂然而去。匍匐往沮之。賀不從而葬焉。厥後往。美之壽終七十有七。冢子慈。迄今無恙。家益饒裕。則的呼歲建之說。不攻而自破矣。

河豚。水族美味也。吳人好之。江陰常熟特甚。每正月至者。爲頭起。富貴家爭先趨之。一尾有至百錢者。好事謂其腹中白膏爲西施乳。又誣東坡云喫河豚直得一死。皆甚言其美也。相傳倒弔塵墮釜中。其毒滋甚。故烹必以傘陰釜。然往往有中其毒而死者。病目者食之必盲。瘡瘍者食之加甚。醫家云。飲溷汁乃解。然則人何苦好之也。口腹累人。至輕軀命而不顧。愚哉。

商販紀

周仲明。瘍醫家子。習舉業。不第。家日索。謀生計於所親。曰。江北販蟹。風便必獲厚利。遂與陳某陸某同往。抵寶應。得蟹歸。一晝夜抵揚子江。將渡。颶作。天瞑。同行或止之。周冀速歸。遂渡。中流風烈。蓬桅俱拔。竟覆。周偶得繫篷索。挽而升諸篷。陳亦從水中出。與周同載。隨入海。有頃。月從洪濤

中出。周四顧無際。相向號泣。意必爲魚腹中物。且餒寒弗堪忍。至月轉而西。聞雞唱。周喜曰。人家近矣。蓋海潮復上。而隨之來也。比曉。篷若有物相礙。兩人探之。得淺沙。舍篷而趨。又聞打鐵聲。隨聲以進。得一人。問之。則江陰縣界。去溺處三百餘里。丐食而還。陸亦得救先還。以溺告周之妻子。已招魂成服矣。周還。暮歸擊戶。家人疑鬼。集衆啟戶相抱。且悲且賀。如隔世人。周至今尙爲瘍醫。誠可謂幸而免矣。書爲冒險求利者戒。

釋寃紀

承天寺前故多盜。蓋其爲吳城闤闠。多富室。又有委巷臨其前。四通八達。易出沒也。有蔣盛者。雖無賴健兒。然出力給諸富家驅使。而不爲盜。貧未娶。一母。年八十餘。日惟取其力之直以養。予姻王訥菴先生。亦居其里。予一日詣王。見蔣囚首桎梏。一武士繫而行。一老泣而從。里人皆嗟咨歎息。若爲蔣不平者。予怪問故。訥菴季子惟仁。時與予皆庠生。爲予言曰。蔣以愚得禍耳。疇昔之夜。忽羣盜粉墨其面。持杖刼吾鄰家。垣堅宇峻。未克卽入。蔣適在從壁隙窺而叱曰。汝某某也。吾識汝。不去何待。盜悉驚竄。鄰遂獲免。今盜掠他氏被擒。詞連逮蔣往。有死而已。予曰。知其非盜而坐視其死。可乎。惟仁毅然。披予同往。白所司。分列羣盜遞鞫之。得非盜情。遂釋蔣。置羣盜于法。噫。若蔣可謂愚而忠矣。惜其至今尙爲里中鰥夫。而無爲之娶者。

蓬窗類紀終

蓬窗類記跋

右蓬窗類記五卷明黃暐撰暐字日昇號東樓吳縣人宏治庚戌進士官至刑部郎中明刻煙霞小說有蓬軒吳記蓬軒別記一書歧爲二名又誤題楊循吉著豈以傳本出于君謙致有此誤耶此明初鈔帙尙是足本分二十八紀皆不出鄉里故實亦中吳紀聞之流亞也舊藏楊夢羽家前三卷又經黃蕘翁手校愈足爲此書引重擺印時爲分注當句之下以存其眞鈔本顯然謬誤黃氏據別本改正者不復引也卷一至二有隆慶間人海虞陶菴子手評於本書不無淪注之益因仍存之乙卯冬月無錫孫毓修小綠天識

道光辛巳郡中方有志廣搜遺籍以助多聞適佑人以鈔本各種相示唯此冊曰眞舊因購之在明人著述中不多得也向爲楊五川所藏尤足珍重云

復見心齋十月廿六日記

青泥蓮花記

〔明〕梅鼎祚 撰

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鹿角山房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九〇毫米寬一五二毫米

樂曰爛熳昉自夏季倡曰黃門署在漢官此風一扇女伎遞興遥歷有唐絳纓下焉香溺滔二恒濡足而湎酋擧國如狂匪今為烈爾我

明睿思遐覽竹書申挾倡之禁金科嚴買良之條以故官恵雖肅樽俎燕閒餘二百載矣然而彼姝者子實繁有徒紅顏皓齒三千隊半出清閨淡彩輕煙十四樓爭相列肆刺繡雖巧不如倚門攬金是圖頓忘入市抑或才人偶賦致白辟之徵瑕至或宕子匿名俾綠衣之興刺甚則指陵柏而結同心托墓梓以成連理又惑之惑者焉噬乎此予青泥蓮花之所為記也記凡如干卷首以禪玄經以節義要以皈從若忠若孝則君臣父子之

道備矣外編非是記本指即叅女士之目撫形管之遺弗賢也其命名受於鳩摩其取義假諸女史蓋因權顯實即衆生兼攝緣機逗藥庶諸苦易緜之設教旁贊聖謨觀者毋董以録無關莊論神道

煙花於南部誌狎遊於北里而已
萬曆庚子白露之候江東梅鼎祚禹
金誤

是記大例惟四其一在尚名行而略聲色然
專以娼論古昔家樂亦稱為伎顧各自有主
列次姬侍（如綠珠碧玉紅拂雲本良家子之類）非可與人盡
夫者等也不在此內其一金元以後凡有戲
劇好失故實（如王簫女兩世姻緣本姜家青衣之類）又多影響
或出談說家（如陳叁彭三兩之類）總無明據並不
混載其一記從以終事者為則有他不錄其
一諸凡疑誤並為分注

楞嚴經　摩登伽經　摩鄧女經
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經　歷代佛祖通載（以上禪類）
傳燈錄　歷代三寶紀
太霄經　悟真篇注　劉向列仙傳
集仙傳　疑仙傳
純陽帝君神仁妙通記（以上玄類）
漢書　南史
唐書　唐語林　開元天寶遺事　王子年拾遺記
五代史補　十國紀　南唐書
南唐遺事　江南野錄
江南別錄　蜀史搆杭　南部新書
宋史　唐宋遺史　三朝野史
宣和遺事　金史　元史
行都紀事　武林紀事　廬山紀事
北里志　四川總志　武林志
西湖志　秀水志　鉅野志
閩川名士傳　陳搏傳　東坡年譜

續侍兒小名錄　教坊錄　青樓集
書史　宣和書譜　牋紙譜以上史類
龍城錄　資暇集　雲谿友議
常新錄　盧氏雜記　粧樓記
乾臊子　異聞集　續玄怪錄
北夢瑣言　摭言　續搜異錄
劉崇遠耳目記　金華子　纂編　紀聞譚
鑒戒錄　洛陽搢聞記　李康靖見聞錄
紀異錄　清異錄　芝田錄

摭遺　青瑣高議　續青瑣高議　後集
雅言雜載　牧豎閑談　麗情集
夢溪筆談　巢雲編　侯鯖錄
玉壺清話　吟齋夜話　湘山野錄
王山筆塵　涌水燕談錄　青箱雜記
夷堅志　支志　容齋隨筆　西溪叢語
春渚紀聞　樂善錄　泊宅編
隨隱漫錄　東皐雜錄　摭青雜說
墜齋閒覽　復齋漫錄　能改齋漫錄

梁溪漫志　豹隱紀談　雪舟脞說
苕溪漁隱叢話　野雪鍛排雜記　吹劒錄
叢蘭集　鶴林玉露　鄭景望紀聞
文酒清話　山房隨筆　蔥圃拾英錄
癯天脞語　深雪偶談　齊東野語
瑞桂堂暇錄　菊坡叢話　談藪
稗史　南村輟耕錄　剪燈新話
剪燈餘話　立齋閒錄　寓圃雜記
震澤長語　客座新聞　玉田錄

枝山野記　枝山前聞　蓬窗瑣偶談
近峰聞略　仰山脞錄　異林
留青日札　說聽　即遊楼史
焦氏類林　道聽錄　耳譚以上說家
太平廣記　文獻通考　事文類聚
韻府續編　天中記　形管遺編
詩女史　唐賢抒情集　萬首唐人絕句
盛明百家詩　國雅　太倉文署
芳譾同聲

唐詩紀事　全唐詩話　吟窓雜錄
詩林廣記　蒓蒲雅黃　韻語陽秋
詩話總龜　詩話偹要　詩談
魏泰詩話　庚溪詩話　西清詩話
後山詩話　後村詩話　竹坡詩話
吟堂詩話　蓉塘詩話　升菴詩話
元氏長慶集　白氏長慶集　李商隱集
張祜集　李賀集　淮海集
梅宛陵集　東坡集　虞伯生集
薩天錫集　石田文集　鐵崖文集
中麓閒居集　徐氏海隅集　白華樓集
樂府雜錄　樂府廣題　樂府詩集
太平樂府　唐宋詞選　古今詞話
林下詞談　花草粹編　柳屯田樂章
張子野詞　東坡詞　淮海詞
山谷詞　東堂詞　友古居士詞
梅溪詞　升菴詞品　誠齋樂府
碧山樂府　以上樂府詩詞

青泥蓮花記目錄
卷一上
記禪一
摩登伽女
摩登伽經
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紅
卷一下
記禪二
鑌骨普薩
觀音化倡
王朝雲
秦少游伎
汪憐憐元
王寶奴本朝
卷二
記玄
女几漢
曹文姬宋
方響女妓唐
曹三香

倡仙
劉妍
妓行首
黃鶯妓
楊柳金
張珍奴
陳懿
里娘
吳女盈盈
李真童元
李當當
楊氏本朝
卷三
記忠
韓翃王梁夫人宋
毛惜惜
張鳳奴金
忠徐倡元
記義
嬌陳唐
宋齊丘妻魏氏
張紅紅
杭妓薛希濤
瑞卿楚
樊事真元
台妓嚴蕊
王翹兒
馮蝶翠本朝
記孝
新王二本朝
卷四
記節一
姚玉京宋
霍小玉傳
張建封妾盼盼
楊倡傳
歌者婦
卷五
記節二
郝節娥宋
謝桂英
楊憂憂
陶師兒
長安李妹
譚意歌
湯秀奴
卷六
記節三
李娃傳唐
太原妓
崔徽
段東美
劉蘇哥
義倡傳
王幼玉
林小姐
韓香
劉玉川娼
梁楚楚

蔡州妓
翠荷秀
麥卿傳
劉盼春
白女
楊悶兒
齊錦雲
卷七
記從一
孝武李夫人漢
武昌妓
行雲
常州樂伎
轉轉
山南樂妓宋一
鄱陽小鬟
周韶 胡楚龍靚
鄭容高瑩
王巧兒
李哥
鐵氏二女木朝
高三
王烈女
王蘭卿
薛鐵兒
舞娥異唐
張住住
蔡珠
茂英
侯小師石晉
胡文媛
江淮官妓
陳直方妾嵇
九尾野狐
張英英
岳楚雲
謝天香
卷八
記從二
西閣寄梅記宋一 馬瓊瓊
蘇小娟
薛倩
江柳
楚娘
獄官妻
喜春景
連枝秀
趙倡
張二
卷九　外編一
記滝一
蘇小小 南齊
劉國容唐一
楊玉
蘇小卿
京娼
聶勝瓊
閻府妓
真氏元
王金帶
劉婆惜
林奴兒本朝

吳二娘　華州王氏
薛濤　薛濤鬼詩
田洙遇薛濤聯句記　薛濤箋紙譜
卷十　外編二
記藻二
楚兒唐二　顏令賓
王團兒　王蘇蘇
襄陽妓　常浩
徐月英　蓮花
楊苧羅　故臺城妓
成都妓
卷十一　外編二
記藻三
温琬宋一　胡楚　龍靚
卷十二　外編四
記藻四
周月仙宋二

青幕子婦　尹温儀
陳鳳儀　周氏
合生詩詞散樂妓洪惠英　吳淵姐
蜀妓　樂琬蘇揚府倡妓對
朱雲梵　其巳妓
平江妓　郡下妓
僧定　趙才卿
翁客妓　蜀妓
李秀蘭　京師妓
卷十三
梁園秀逸　張怡雲
珠箔琴　劉燕歌
張玉蘭　一名兒
吳都行院王氏　阮碧雲
芙蓉　淮安妓本朝
琵琶伎　詠骰子妓
徐氏妓　蘇柱卿序
張九姜舜玉　趙燕如
劉季招王儒卿

卷十三　外編五
記用　秦弱蘭 南唐　楊臺柳 宋
保安娼姥　楚楚
楊皎　王鈇妾
記豪　順時秀 元
鄭舉舉 唐
記遇　徐降真 楚
李豔娘 蜀
小東　李師師 宋
唐安安　玉蓮兒 元
吵倡傳 宋　啞娼志 元
老娼晚福 本朝
記戒　宣城萬女
李林甫為娼戒之一 唐　袁娼馮妍 宋
婺州富家犬　李雲娘戒之二
湖邊曲 元
邵武倡
崔蘭英
張氏 元

是記寓維風於諧末秦大雅於曲終昔司馬長卿賦詞豔冶咸歸諷勸蘇子瞻嬉笑怒罵無非文章殆為似之暇日校授梓人傳諸同好雖媿康樂彊中之和不作伯喈悵沕之祕耳萬曆壬寅春閏宣城梅鼎祚誤生志

青泥蓮花記卷一上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禪一　緣起

摩登伽女緣起

摩登伽女者舍衛國妓女也緣起大佛頂首楞嚴經時波斯匿王為其父王諱日營齋請佛官厨唯有阿難先受別請遂中獨歸其日無供因乞食次經歷婬室遭大幻術摩登伽女以娑毗咒攝入婬席婬躬撫摩將毀戒體因知歷世因貪愛為苦一念熏修無漏善故或得出纏或蒙授記如何自欺尚留觀聽阿難及諸大衆聞佛示誨疑惑銷除心悟實相身意輕安得未曾有重復悲淚惟願如來令有學者從何攝伏疇昔攀緣得陀羅尼入佛知見佛告阿難首示初心二決定義次示六根互用結劫浄土宣說神呪勅文殊師利將呪往護惡聞三無漏學四種威儀及大神呪復從凡夫終大涅槃歷示增進五十五位至盡妙覺成無上道以為證果列示五名結經大旨七趣羣魔垂戒最後而終會鳥後代佛子因緣衍說摩登伽摩鄧伽女摩登女解形中六事三經不必出竺

安葦也然自隋開皇三寶紀則已具載矣今為
叙其緣起如此所祈諸梅陀羅摩登伽種身心
俱斷婬機因修雙證了義

摩登伽經　吳沙門竺律炎共
優婆塞支謙譯

度性女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
諸比丘圍繞說法於晨朝時尊者阿難著衣持
鉢入城乞食分衛已訖還祇洹林於其路次有
一大池聚落人衆遊集其上他側有女梅陀羅

種執持瓶器始来取水長老阿難往到其所語
言姊妹今我渴乏甚欲須飲見惠少水真是時
施女言大德我無所悋但吾身是梅陀羅女若
相施者恐非所宜阿難言姊我名沙門其心平
等豪貴下劣觀無異相但時見施不宜久留時
彼女人即以淨水授與阿難容貌音聲語言威
儀等相深生染着欲心猛盛作是念言若使我
得向夫比丘以為夫者不亦善乎復作是念我
母善呪或能令彼来為吾夫我當向母具宣斯

母不得阿難来者我必定當棄捨身命假令瞿
曇而違我願亦復不能久留於世設得之者衆
願滿足母聞斯言慘然不悅而告之曰莫便捨
命我必能令阿難至此爾時女母於自舍內牛
糞塗地布以白茅於此場中然大猛火百有八
枚妙遏伽花誦呪一周輒以一莖投之火中其
呪言曰

阿磨利　毗磨利　鳩鳩彌　三磨祢　移那
婆頭賜　頻頭彌車養　提菩跋利沙　提毗

地踰多　提揭隸　毗三摩耶　磨羅闍三
磨提　跋陀夷　闍婆火神地神聞我是呪及吾
若天若魔若乾闥婆火神地神聞我是呪及吾
祠祀宜應急令阿難至此作是語已尊者阿難
心即迷亂不自覺知便行往請梅陀羅舍尒時
女母遥見阿難安詳而来告其女曰阿難比丘
已来近此汝今應當敷置茵蓐燒香散華極令
嚴淨女聞母言歡喜踊悅莊飾堂閣安置寶座
淨治灑掃散衆名華尒時阿難既到其舍悲咽

哽塞泣淚而言我何薄祐遇斯苦難大悲世尊
寧不垂愍加威護念令無燒害尒時如来以淨
天眼觀見阿難為彼女人之所惑亂為擁護故
即說呪曰

悉梯帝　阿悉梯帝　阿尼帝
於是世尊說此呪已而作是言吾以斯呪安隱
一切怖畏衆生亦欲利安諸苦惱者若有衆生
無歸依處我當為作真實歸依尒時世尊復說
偈言

戒地清　小淨無垢　能浴衆生煩惱熱
若有智者入此池　無明闇障永滅盡
是故三世諸賢聖　咸皆頂戴共稱嘆
若我真實浴此流　當令侍者速還反
爾時阿難以佛神力及善根力梅陀羅呪無所
能為即出其舍還祇洹林時彼女人見阿難歸
白其母言比丘去矣母告之曰沙門瞿曇必以
威力而護念之是故能令吾呪斷壞女白母言

沙門瞿曇其神德力能勝母耶母語女言沙門
瞿曇其德淵廣非是吾力所可為比假令一切
世間衆生所有呪術彼若發念皆悉斷滅永無
遺餘其有所作無能障礙以是因緣當知彼力
為無有上爾時阿難往請佛所頭面禮足在一
面立佛告阿難有六句呪其力殊勝悉皆擁護
一切衆生能滅邪道斷諸災患汝今宜可受持
讀誦用自利益亦安樂人若比丘比丘尼優婆
塞優婆夷欲利安已饒益衆生皆當受持六句
神呪阿難此呪皆為過去六佛所共宣說今我

釋迦牟尼三藐三佛陀亦說是呪大梵天王釋提桓因四天王等皆悉恭敬受持讀誦是故汝今宜加修習讚歎供養無令忘失即說呪曰

耶頭多　安荼利　般荼利　拟由利　陀彌曷賜帝　薩羅姞利　毗樂頭摩帝　大羅毗沙　喑利　彌利　婆膩隣陀耶陀三跋兜羅布羅波底　迦談必羅耶

佛告阿難若有衆生受持如是六句神呪臨應刑戮以呪力故輕被鞭撻而得免脫若當鞭撻此呪因緣呵責得免若應呵責由此神呪威德力故永無呵毀垣然歡樂阿難我不見沙門婆羅門若天魔梵人及非人受持此呪而被燒害唯除定業無如之何旃陀羅女於夜過已沐浴其身著新淨衣首戴花鬘塗香嚴飾金銀環珮瓔珞其體徐步安詳向舍衛國到城門已住待阿難阿難晨朝入城乞食女見其來深生歡喜隨之而行終不捨離進止出入恒隨逐之尊者阿難見如是事極懷慚愧憂慘不悅還出城外至祇洹林頂禮佛足却坐一面而不捨離唯願世尊慈加擁護佛告阿難汝莫愁惱吾當令汝得免斯難爾時世尊告女人曰汝用阿難以為夫耶女言瞿曇實如聖教佛言善女婚姻之法須白父母汝今為問所尊未耶答言瞿曇父母聽我故來至此佛言若汝父母已相聽許可使自來躬見付授女聞斯言禮佛而退向父母所修敬已畢却住一面白父母言我欲阿難以用為夫唯願垂愍與我俱往親自付之於是父母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女言瞿曇吾親已至爾時世尊即問之曰汝實以女與阿難耶答言世尊誠如聖教佛言汝今便可還歸所止時女父母禮佛而退於是如來告女人曰若汝欲得阿難以為夫者宜應出家學其容飾荅曰唯然敬承尊教佛言善來便成沙門鬚髮自落法衣在身即為說法示教利喜開悟解了深生信樂白言世尊願賜哀愍聽我出家受具足戒佛言善來即成具戒時女出家已佛為說法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不淨出要最善又此欲者衆苦集

聚其味至少過患甚多譬如飛蛾為愚癡故投
身猛燄而自燒害凡夫顛倒妄生染着為渴愛
所逼如逐燄之蛾是故智者捨而遠之未曾暫
起愛樂之想時比丘尼聞說是已心喜悅豫意
轉調伏爾時世尊知比丘尼心意柔軟離諸惱
障即為廣說四真諦法所謂是苦是苦集是苦
滅是苦滅道時比丘尼豁然意解悟四聖諦譬
如新淨白氎易受染色即於座上得羅漢道更
不退轉不隨他教頂禮佛足白佛言世尊我先

愚癡欲酒所醉擾亂賢聖造不善業唯願世尊
聽我懺悔佛言我已受汝懺悔汝今當知佛世
難遇人身難得解脫生死得阿羅漢亦為甚難
如斯難事汝已得之於佛法中獲真實果所謂
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是故
汝今宜應精進慎莫放逸

明往緣品第二

爾時城中諸婆羅門長者居士聞佛度於栴陀
羅女出家為道咸生嫌忿而作是言此下賤種

云何當與諸四部衆同修梵行云何當入諸豪
貴家受於供養於是展轉共議斯事乃至聞於
波斯匿王王聞是已極大驚愕即便嚴駕眷屬
圍繞前後導從詣祇洹林下車去蓋徐步而進
頂禮佛足退坐一面佛知衆會心之所念欲決
所疑告諸比丘汝等欲聞本性比丘尼往昔緣
不諸比丘言唯然欲聞汝今諦聽當為汝說諸
比丘乃往過去阿僧祇劫於恒河側有園名曰
阿提目多華果繁茂池流具足園中有王名帝

勝伽是旃陀羅摩登伽種與百千萬旃陀羅衆
共住此園諸比丘彼帝勝伽有大智慧高才勇
猛自識宿命世所為事無不通達我當略說其
五功德一者博練四圍陀典祕密之要無不了
達二者善解詩書文頌字句長短三者悉知諸
論經紀度聲彼岸四者能解世俗祠祀呪術醫
藥五者善分別大丈夫相如是智慧不可窮盡
其王有子名師子耳顏容端正戒行清潔其心
調柔仁慈和順衆德具瞻見者歡喜摩登伽王

廣教其子經書呪術已所知者悉教授之故師子耳知見深遠亦如其父等無有異帝勝伽王於夜卧中忽生是念我子色貌最為殊勝衆德具足人所宗仰年漸長大宜為聘妻必當選擇端正良匹才德超絶顏如吾子然後乃當而為求之當是時也有婆羅門名蓮華實宗族高美父母真正七世以来淨而無雜通四圍陀才藝寡匹時有國王名曰火與統領天下威力自在以一聚落封蓮華實令其統御其土豐盛人民

殷富彼蓮華實女名本性德貌殊勝猶師子耳帝勝伽王作是念言唯蓮華實其女殊妙吾當為子而求聘之作是念已至明清旦乘大寶車駕駟白馬旃陀羅衆前後圍遶出家北行往趣其國時蓮華實所住處南有一園苑名曰悅樂花果滋茂樹木敷榮泉流浴池淨水盈滿異類衆鳥遊戲其上哀音相和聞者歡悅其園廣博甚可愛樂猶如諸天難陀之園摩登伽王往彼園中待蓮華實時婆羅門亦於晨朝駕駟白馬及與五百婆羅門俱導從圍遶至園遊觀彼婆羅門於其路次教授弟子技藝等事且行誦習而来詣園帝勝伽王見蓮華實安詳而来威德殊特心生歡喜以偈讚曰

如日初出　光明照耀　大士威德
亦復如是　如雪山藥　衆藥中勝
仁者高遠　更無能比　德力深妙
極為嚴顯　猶如秋月　衆星中最
如梵天王　智慧超勝　悉為諸天

所共瞻仰　如天帝釋　一切恭敬
端嚴殊絶　更無能喻　我但略讚
汝之功德　若廣說者　不可窮盡

說是偈已即起奉迎更相慰問然後就座蓮華實言汝捨陀羅下劣之甚而来至此欲何所為荅言仁者世有四事宜應修習何等為四一者本所為事憶而不忘二者應當利安於已三者饒益一切衆生四者務修婚姻之事是以我今故来相造吾有一子名師子耳顏容瓌瑋智慧

微妙欲為聘妻仁女賢勝意甚相貪欲託姻媛幸能垂意而見許可時蓮華實聞是語已瞋毒熾盛極生忿恚顏容慘結色貌變處而語之言摩登伽種人所輕賤甚可畏惡如毒如火我今身是婆羅門姓豪勝尊貴更無過者通達圍陀智慧無比汝今云何欲來毀辱如空中月螢燭光明有目之士咸知其異旃陀羅種比婆羅門尊貴卑劣亦復如是今汝愚癡不識貴賤不可求處生心悕望汝旃陀羅自有種類何故欲染

清勝之人且婆羅門戒行不具不能通達圍陀妙典諸婆羅門不與交遊況汝凡賤乃生是意急可速去不宜久留莫使外人聞斯異言時帝勝伽聞是事已語言仁者金玉珎異土木弊惡貴賤異相一切悉知我今不見諸婆羅門與旃陀羅而有差別何以故汝婆羅門不從空出真陀羅種獨因地生殊勝是事不可婆羅門死人所畏惡真陀羅終亦無欲見若言貴賤而有相異何故生死而無差別汝意當謂旃陀羅若造作惡事兇暴殘害欺誑衆生無慈愍心以是因緣名為卑賤我當說汝婆羅門所有惡業虛妄之事起於諍訟擾亂賢善造為妖怪占星觀月和合軍陣殺害衆生舉要言之一切惡事皆婆羅門之所為作汝婆羅門性嗜美味而作是言若祠祀者呪羊殺之羊必生天若使呪之便生天者汝今何故不自呪身殺以祠祀求生天耶何故不呪父母知識妻子眷屬而盡屠害使之

生天不滅己身但殺羊者當知皆是諸婆羅門欲食肉故妄為是說虛欺之人而言尊勝抒理不可婆羅門法犯四種罪名為極惡非婆羅門何等為四一者殺害諸婆羅門二婬師妻三者盜金四者飲酒惟此四惡名之為罪自餘殺害都無果報而旃陀羅中得殺罪者由斷他命若殺餘人亦名斷命何故殺之而獨無罪乃至飲酒亦復如是當知汝等愚癡無智橫生妄想不可以此名為豪貴又婆羅門犯前四罪志心懺悔

還可得滅乎持床足著蜂壞衣以人髑髏繫其
首上如是懺悔滿十二年戒還具足成婆羅門
觀之姓皆平等可以仁女見與吾子時蓮華實
開是語已倍增瞋恚語帝勝伽汝不思惟妄作
是說汝為王者應知三法一國土法二貴賤法
三貢稅法世有四姓皆從梵王婆羅門渚從梵
口生利利肩生毗舍齊生首陁足生以是義故
婆羅門者最為尊貴得畜四妻剎利三妻毗舍

二妻首陁一妻如是分別種姓各異汝自卑賤
乃至不入是四姓中而言諸姓無有異相違反
聖教欲擾亂我可宜速還莫得復語帝勝伽言
仁者若說世四姓者皆從梵生而婆羅門獨從
口出是以最尊更無過者諸婆羅門何故亦有
手足支節及四威儀音聲語言以此因緣知無
異相假令異者應當分別譬如蓮華有種種異
所謂水陸生華優鉢羅華瞻蔔香華目多伽華
蘇曼那華如是等華其色差別香氣亦異而汝

四姓不見異相當知皆是妄想分別譬如小兒
於路遊戲收聚沙土以為城舍或復名曰是金
是銀酥酪米麥而是沙土不以小兒名因緣故
便成珍寶汝亦如是愚癡蔽心起貢高想尊貴
下賤不由汝言即便成就又婆羅門梵口生者
應當慈忍仁愛衆生云何殺害呪咀瞋忿假令
四姓皆從梵生即為兄弟云何共為婚姻之事
濁亂違理禽獸無別一切衆生隨業善惡而受
果報所謂端正醜陋貧賤富貴壽命終夭愚癡

智慧如此等事從業而有若梵天生皆應同等
何因緣故如是差別又汝法中自在天者造於
世界頭以為天足成為地目為日腹為虛空
髮為草木流淚成河衆骨為山大小便利盡成
於海斯等皆是汝婆羅門妄為此說夫世界者
由衆生業而得成立何有梵天能辦斯事汝等
癡蔽橫生妄想而言尊勝人無信受又婆羅門
命終已後獨得生天餘不生者是則為勝而汝
經中修行善業皆生天上若修善業便生天者

一切衆生悉能行善皆當生天何故餘人而獨
毘劣大婆羅門譬如有人生育四子各為立字
一名安樂二曰長壽三名無憂四名歡喜雖一
父所生皆同一姓而有四名差別之異世間四
姓亦復如是雖同業報煩惱性欲而有四名言
婆羅門乃至刹利毗舍首陀名雖不同體無貴
賤諸婆羅門學圍陀典恭敬尊重恃生憍慢而
復因之以為定性我令當說此圍陀典無有實
義易可離散昔者有人名為梵天修學禪道有

大知見造一圍陀流布教化其後有仙名曰白
淨出興于世造四圍陀一者讚誦二者祭祀三
者歌詠四者禳災次復更有一婆羅門名曰弗
沙其弟子衆二十有五於一圍陀廣分別之即
便復為二十五分次復更有一婆羅門名曰鸚
鵡變一圍陀為十八次復更有一婆羅門名為
喜道其弟子衆二十有一亦變圍陀為二十一
分次復更有一婆羅門名曰鳩求變一圍陀以
為二分二變為四四變為八八變為十如是展

轉凡千二百十有六種是故當知圍陀經典多
可變易大婆羅門此圍陀典當分散時婆羅門
性為隨散壞當猶存耶若令猶存則不應言諸
婆羅門因闍陀故性得決定設隨散壞汝云何
言婆羅門性真實不變是故汝說我獨尊貴餘
人毘劣是事不然又婆羅門自恃智慧善能呪
術輕慊他人生豪貴想然今汝等所能知者餘
人學習亦得通達當知一切皆悉尊貴何故獨
稱婆羅門耶過去有仙名婆私吒其妻即是真

陀羅女產生二子長名為純二名為飲皆獲仙
道五通具足變圍陀典作宅圖法汝能誹謗此
二聖人言非仙耶而汝先言真陀羅種毘賤下
劣何故其息名為仙乎昔捕魚師捕得一魚剖
腹而觀見有一女其色正黑波羅勢仙與共交
會生育一子名提婆延五通自在威德具足如
斯等比豈非仙耶過去久遠有刹利種名曰毗
摩亦獲仙道神力殊勝智慧深遠善於言辭悉
能教授諸婆羅門若斯之人寧當下賤有刹利

女名曰微塵從婆羅門闍婆持尼生育一子名曰羅摩有大神力通諸經論於盛夏月共母遊行日光焰熾大地斯熱曝其母足不能前進羅摩白言上我肩上然後可去母於爾時不納其語小復前行猶患地熱羅摩誓曰若我真實仁和孝敬當令此日自然隱沒作是語已日尋不現母後採花花皆含開母告之曰汝今日沒故花不敷即復誓言我若仁孝日當復出立語已訖日尋顯耀如是等仙非婆羅門神力變化不可限量豈可名為下劣人耶以是因緣諸姓平等可以汝女用妻吾子財幣珍異恣意相與

○隋開皇十七年翻經學士費長房歷代三寶紀終多羅小乘譯摩登伽經二卷今藏三卷

示真實品第三

爾時帝勝伽王語蓮華實仁者善聽我當為汝斷邪見綱開真實路淨菩提道起人天行就汝所問言斯祠者是涅槃因能生天上妄無有真實徒自疲勞長衆惡趣有八善法是真利益必得生天獲衆善報何等為八一者正信二者修戒三廣行施四樂智慧五常恭敬同梵行者六好多聞七者防護身口意業八常親近諸善知識如斯八事是清淨法一切衆生皆應修習前七法者悉皆從於善知識所而得聞之是故汝今應當與我共為婚姻就吾修學如斯妙法勿生憍慢失此善利今我復當更為汝說諸姓所起本末次第汝聞是已宜除貢高劫

初成時諸衆生類悉能飛行光明殊勝膳饍美味嚴身之具自然而有無造作者其後福盡衆事消滅是時衆生便修種植墾界分別生我人想或復自恃田稼滋多輕懱餘人自言豪富由是緣故衆皆名之為剎利種復有衆生不樂居家入于山林修學禪法著弊壞衣乞食濟命清身潔已奉修祠祀由斯因緣咸皆謂為婆羅門種耕種墾殖畋漁捕行如此者名曰毗舍劫盜販賣無悲忍心如斯之等名首陀羅時復有

人於路遊行其車破壞因便修治名摩登伽惟
為農作名曰田夫往來市肆名賈賈者如是分
別為百千種而其所起眞實無異但假施設為
立名字為欲紀別諸姓不同就婆羅門亦復分
別所謂瞿曇憍子憍瑟憍尸迦婆私吒迦葉蘭
蔡姓如是七姓復各分別皆出十種第八名烟
與樂異姓汝婆羅門雖名一相而得分別劫初
衆生亦復如是根本無異別為多姓是故汝今
應諦觀察為法利故為斷虛妄求眞實故宜以

貴女用妻吾子欲有所求必相滿願可速為婚
不宜久留

衆相問品第四

時蓮華實聞是語已生大歡喜得未曾有語帝
勝伽善哉仁者所說誠諦汝於往昔曾為何等
智慧言辭乃能若是修習何行成何功德惟願
為我廣宣分別帝勝伽言我念過去曾為梵王
或為帝釋亦復曾為津蓋仙人為婆羅門變一
圍陀以為四分於百千劫作轉輪聖王如是生

處尊豪富貴於爾所時修習慈悲禪定智慧廣
化衆生施作佛事蓮華實言仁者豈讀婆毗多
羅神呪不耶答言曾讀汝今善聽吾當廣說此
呪本末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我為仙人名曰婆
藪五通具足自在無礙善修禪定智慧殊勝時
有龍王名為德叉其王有女字曰黃頭容色姿
美人相具足我見彼女起愛著心生此心故便
失神通及禪定法深自悔責即說此呪而此呪
者凡有三章二十一句復有三章惟有八句汝

今善聽吾當宣說

恒提他一 唵二 浮婆蘇婆三 曰娑婆鬪四 婆
若五 拔闍提婆六 斯提磨提由耶七 婆羅提那
八

此即名為婆羅門呪

唵一 闍跋羅二 多波數浮埵三 伽呵男四 婆那
摩失多五 斡吠羅六 恒多羅毗利多七 婆豔提
婆婆八 失利尸絺絨九 薩闍闍男十 憂波男十一
婆羅陀斯摩十二

此即名為剎利神呪
唵一質多羅二摩醯帝三毗舍斤若四阿他婆
斤若五遏陀多六婆羅毗那十
此即名為毗舍神呪
唵一阿多波婆羅多波二示毗陀貪三婆利沙
賒毘四波貰五陀貪六奢羅七
此即名為首陀神呪　唵
有形必有欲　有欲必有苦　若能離此慾
定得梵天處

此即名為梵天王婆毗羅呪
蓮華實言汝姓何等曰姓三無又問仁者汝原
何出答曰元從水生汝師是誰答言吾師名迦
藍延汝宗族中誰為勇健答曰我門族中凡有
三人最為雄猛一名為箭二名為屬三者名曰
婆羅陀閻汝同師者為是何人答言贊詠又問
贊詠為有幾變答言六種汝毋何姓答曰吾毋
姓婆羅設如是仁者吾之德行其事若此故我
先說一切衆生貴賤不定雖有尊貴而為惡者
猶名下賤若卑賤人能為善事便為豪貴是故
一切稱尊貴者由修善業不以種族名為勝人
汝既知已當除憍慢

說星圖品第五

爾時蓮華實問帝釋伽仁者豈知占星事不帝
釋伽言大婆羅門過此祕要吾尚通達況斯小
事而不知耶汝當善聽吾今宣說星紀雖多要
者其惟二十有八一名昴宿二名畢三名為
觜四名為參五名為井六名為鬼七名為柳八

名為星九名為張第十名翼十一名軫十二名
角十三名亢十四名氐十五名房十六名心十
七名尾十八名箕十九名斗二十名牛二十一
女二十二虛二十三危二十四室二十五壁二
十六奎二十七婁二十八胃如是名為二十八
宿蓮華實言如此宿者為有幾星形貌何類為
復幾時與月共俱其所祭祀為用何等何神主
之有何等姓惟願仁者重為分別帝釋伽言若
欲聞者諦聽當說昴有六星形如散華於十二

時與月俱行祭則用酪火神主之姓毗舍延畢
有五星形如飛鴈於一日半與月共行麋肉以
祭屬於梵王姓婆羅婆嘴有三星形如鹿首於
一日中與月共俱以果為祭屬於月神即姓鹿
氏參有一星一日及月須酥以祭係在日神姓
則安氏井有二星形如人步惟於一日與月而
俱祭必用蜜屬於歲星亦姓安氏鬼有三星形
如盡瓶一日與月而共同遊祭以桃花屬於歲
星姓烏波若柳宿一星半日共月不相捨離祭

之用乳屬於龍神因姓龍氏有此七宿在於東
方其七星者五則顯現二星隱沒形如河曲一
日及月胡麻祭之屬於鬼神姓賓伽羅張宿二
星亦如人步於一日中與月俱行以果用祭其
姓善氏即屬善神翼有二星形如人步於一日
半共月而行鮫魚祭之屬婆伽神姓憍尸迦軫
宿五星形如人手一日一夜共月俱行稗穀祭
之姓奢摩延屬呾吒神角有二星一日及月以
華為祭屬呾吒神姓質多延亢宿一星酥麥炒

祭之一日及月屬呾吒神姓
形如羊角於一日半共月俱
火神姓桑遮延有此七宿在
形類珠貫一日一夜與月共
親神姓阿盧婆心宿三星其
粳米祭之屬天地神姓迦旃
如墩一日一夜與月共俱果
姓迦旃延箕宿四星形如牛
月俱尼俱陀果以用為祭屬

於水神姓迦旃延
斗有四星形如象步於一日
祭之屬凶惡神姓迦羅延牛
宿三星形如牛首
一時與月而共同行不須祭
梵氏女有三星形如麵麥二
烏肉用祀屬毗紐神姓迦旃
延有斯七宿在於
西方虛有四星形如飛鳥一
豆糜為祭屬婆藪神姓憍陳
及月粳米為祭屬乎水神姓
形如人步一日二夜共月俱
如危宿一星一日
單荼延室有二星
行血肉詞祀其宿

屬在富單那神姓閻羅那壁宿二星形如人步一日一夜及月而行以肉祭之屬於善神姓陀閻延奎一大星自餘小者為之輔翼形如半珪一日一夜共月而行酪飯以祭屬富沙神姓八妹氏婁宿二星形如馬首一日一夜共月俱行乳糜用祭胃有三星形如鼎足一日一夜共月而俱胡麻為祭屬於閻神其姓拔伽有此七宿在於北方大婆羅門我已廣說二十八宿然此宿中有於六宿一日一夜共月俱行所謂畢井

氐翼斗壁之等復有五宿但於一日共月而俱一參二柳三亢四心五者名危惟有牛宿半日及月自餘盡皆一日一夜共月而行東方七宿初起於昴南方七宿初起於星西方七宿初起於房北方七宿初起於虛又此宿中七宿最勝張室氐箕房井及亢三宿凶惡參柳與胃四宿和善翼斗壁畢五宿柔弱女虛危心第五名尾五宿常定一觜二角三名七星四者為柳五者名牛四宿速疾畢鬼而此諸宿共月合行

凡有三種一在月前二在月後三共月俱今當為汝復說七曜日月熒惑歲星鎮星太白辰星是名為七羅睺彗星通則為九如是等名占星等事汝宜應當深諦觀察

觀災祥品第六

帝釋伽言仁者善聽吾當更說星紀所行善惡之相月離昴宿是日生者有大名稱人所恭敬月離於畢者所生豪貴衆共讚歎月離於觜是日生者喜多忿諍含毒害心月離參星其日孕

育多恣飲食美味具足月離於井其日生者倉廩盈溢牛羊成多月離鬼星生者修善月離柳星生者短命月離翼星生者持戒月離軫星生者好盜月離角星其日生者善知音樂能造瓔珞月離亢星生者善筭數月離氐星生者為臣相月離房星生者能御及善販賣月離心星生者多疑其命短促月離尾星生者好定月離箕星生者富貴月離

牛星生者有名稱月離女星生者多榮寵月離
虛星生者則鬪亂月離危星生者為將月離室
星生者為盜賊主月離壁星生者多能和合馨
香月離奎星生者多畢賤月離婁星生者能市
牛馬月離胃星生者多屠殺大婆羅門我已廣
說月離於星生者善惡今當復說月離諸星置
立城邑善惡之相月離昴星所立城邑甚有威
神多饒財寶或為大火之所燒害月離畢星所
立城邑其中人民悉修善業多饒財物習誦經

典少於貪慾月離觜星所立城邑婦女繁多牛
羊無數香華瓔珞具足而有月離參星所立城
邑多有美味及豐財寶其中人民皆悉愚癡月
離井星所立城邑甚有威神多有財寶飲食穀
麥不久亦當而自摩滅月離鬼星所立城邑雖
有惡人於後必善仁孝修慈延年長壽多有風
神五穀少味月離柳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悲
怨者眾好生鬪諍多有臭穢月離七星所立城
邑其中人民皆有智慧及多財物修戒行施孝

敬貞潔月離張星所立城邑多有女人香華美
味具足而有藥穀並茂人民安隱月離翼星所
立城邑多饒財寶人皆愚癡為諸婦人之所欺
陵城邑長久不可傾移月離軫星所立城邑其
中人民多號諍訟饒有牛馬月離角星所立城
邑其中人民盡為婦人之所陵逼雖有財寶為
火焚燒月離亢星所立城邑多有財物人民殘
多貪殘諂曲月離氐星所立城邑多有威神其
中人民善能祭祀其後為兵之所殘滅月離房

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仁孝和恭敬父兄誦
習經典勤能祭祀月離心星所立城邑婦女繁
寶所有人民勤習經術豪強熾盛月離尾星所
立城邑多饒財寶及以美味其中人民性多暴
惡其後為土之所傷害月離箕星所立城邑多
有財寶其中人民貪慾愚癡月離斗星所立城
邑多饒財寶五穀豐熟其中人民勤於習誦惟
好鬪諍月離女星所立城邑多饒財寶無有粟
麥其中人民少有疾病善能和順月離虛星所

立城邑其中人民隨順婦人多有衣服嚴身瓔珞男女寡慾月離危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意多諂曲貪慾無厭其後為水之所漂流月離室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皆悉安樂性多嫉妒好畢賤業月離壁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臭惡不淨多喜諍訟受諸苦惱大婆羅門今我所說置立城邑盡依星圖善益多饒財穀好於布施月離奎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豐饒牛馬財寶無量月離婁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安樂無疾男女端正月離胃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多諸穢惡不淨多喜諍訟受諸苦惱大婆羅門今我所說置立城邑盡依星圖善惡必應宜應觀察而習學之大婆羅門月離於畢置立城邑如上所說吾今更宣月在諸宿天雨之相夏月在昴若有天雨必多周徧地上水深二尺八寸多即陰雨十日乃止夏月在女及在室星若有雨者秋必多澤火勢猛盛夏月在畢若有天雨二尺一寸宜種下田賊盜並起惟有二疾患眼與腹秋獲果實夏月在觜若天有雨二尺八寸秋水勢盛無有攻伐行路清淨皆無所畏人民安樂夏月在參天雨八寸宜種下田所有財物當密藏隱其年饒賊應嚴兵仗及多諂曲貪慾無厭其後為水之所漂流月離室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皆悉安樂性多嫉妒好畢賤業月離壁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漸漸增益多饒財穀好於布施月離奎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豐饒牛馬財寶無量月離婁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安樂無疾男女端正月離胃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多諸穢惡不淨多喜諍訟受諸苦惱大婆羅門今我所說置立城邑盡依星圖善惡必應宜應觀察而習學之大婆羅門月離於畢置立城邑如上所說吾今更宣月在諸宿天雨之相夏月在昴若有天雨必多周徧地上水深二尺八寸多即陰雨十日乃止夏月在女及在室星若有雨者秋必多澤火勢猛盛夏月在畢若有天雨二尺一寸宜種下田賊盜並起惟有二疾患眼與腹秋獲果實夏月在觜若天有雨二尺八寸秋水勢盛無有攻伐行路清淨皆無所畏人民安樂夏月在參天雨八寸宜種下田所有財物當密藏隱其年饒賊應嚴兵仗及多諂曲貪慾無厭其後為水之所漂流月離室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皆悉安樂性多嫉妒好畢賤業月離壁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漸漸增益多饒財穀好於布施月離奎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豐饒牛馬財寶無量月離婁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安樂無疾男女端正月離胃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多諸穢惡不淨多喜諍訟受諸苦惱大婆羅門今我所說置立城邑盡依星圖善惡必應宜應觀察而習學之大婆羅門月離於畢置立城邑如上所說吾今更宣月在諸宿天雨之相夏月在昴若有天雨必多周徧地上水深二尺八寸多即陰雨十日乃止夏月在女及在室星若有雨者秋必多澤火勢猛盛夏月在畢若有天雨二尺一寸宜種下田賊盜並起惟有二疾患眼與腹秋獲果實夏月在觜若天有雨二尺八寸秋水勢盛無有攻伐行路清淨皆無所畏人民安樂夏月在參天雨八寸宜種下

熟人民相禍仁義都棄夏月在心若天降雨一尺六寸其年多疾不宜乘騎象馬之人及與刀兵夏月在尾天若有雨一尺八寸秋禾成熟四方賊暴有三疾起一者患眼二者患癰三者患脅華果繁茂兵戈不興夏月在箕有雨二尺前旱後澇秋則成熟有二種疾患腹與目夏月在斗有雨七尺宜種高田水極暴盛其年藥穀悉皆成熟有三疾起如在鬼說夏月在女有雨三尺水雨不時秋水盛漲依水居者皆多死亡刀

兵流行夏月在虛上天降雨一尺七寸宜種下田有癰疾生刀兵亂起夏月在危有雨五寸宜種下種下田秋則成熟內外兵亂在城邑者携將妻子逃走他方夏月在室有雨三尺初旱後澇華果彫落秋食不登盜賊暴起黃病流行婦人多死夏月在壁若天有雨四尺五寸水而流溢墻壁崩倒有四種疾患下目痛咳嗽身熱幼死者衆宜種高田華果數茂夏月在奎若天有雨三尺二寸宜種下田秋稼成熟兵戈不起夏月在

妻若天有雨一尺二寸宜種下田兵盜並起夏月在胃有雨四尺宜種高田其年荒儉刀兵必起父違子逆兄弟相害如此皆名雨相善惡時帝勝伽語蓮花實言大婆羅門今我更說日月蔣蝕吉凶之相汝今應當善諦著心月在畢宿而有若有蝕者中國多災禍難必起月在畢宿而有蝕者普遭患難災亂頻興若在觜蝕大臣誅戮乃至參井亦復如是若在柳宿依山住者皆當災患及與龍蛇無不滅月在七宿若有蝕者

種甘蔗人當被毀害在張蝕者怨賊降伏在翼而蝕近陂澤者亦悉衰落若軫蝕者守護城邑及防衛者皆悉亡壞在角蝕者飛鳥毀滅在亢蝕者畜妻男子亦當惱害在氐而蝕近水住者皆有災難月在房蝕賈賈之人及以御者一切皆當無利益事在心蝕者如在戴說在尾蝕者行人多死在箕蝕者乘騎象馬若斯之人亦當墜落在斗蝕者亦復如是牛星蝕者出家之人及南方者禍患滋多在女蝕者怨賊銷滅牧馬

之人皆當殘毀在虛蝕者此方之人並悉破壞
在危蝕者敢能呪術祠祀之人皆當傷害在室
蝕者為香瓔人亦皆毀壞在壁而蝕知樂者衰
若在奎蝕諸乘船者亦不利益在婁而蝕市馬
者死在胃而蝕田夫亡壞此則名為薄蝕之相
如其體性我已分別右卷中

觀災祥品之二

帝勝伽言仁者當聽我今復說月在衆星所應
為事月在昴宿應為祭祀受於爵位葬蓋屋宅

買衆雜畜調習牛馬作金石器造為溫室宜植
彤華建立牆壁遷居洗浴著新淨衣不宜織綴
諍訟繫閉應修道路宜為金銀銅鐵之器其日
若雨必不周徧是日生者性多燥急武毅長壽
勤於祭祀月在畢星宜應耕墾婚姻蓋宅出財
調獸裁衣等事不宜債欲鬪戰造酒其日雨吉
生者慈悲多慾貪味豐有財物壽命延長月在
觜星宜為市會遣使塗舍殖樹造蓋建殿治路
著弊故衣營飾瓔珞宜祭神祇其日有雨普皆

周徧生者怯弱好眠多慾聰慧有智月在參星
宜應債斂治井河渠買於牸牛壓脂造酒及笮
甘蔗甚忌凶事其日雨者水必流溢生者好田
性甘肉味月在井星宜造施器剃髮受戒移處
異居不應進藥其日雨吉若有生者多欲少食
好為衆事月在鬼星宜服妙藥著新淨衣洗浴
祭祀置立臣佐貫身瓔珞剃髮造蓋此日生者
為人賢善壽命延長月在柳宿宜建凶事造牆
市肆瑎水立橋其日若雨多有奎亥後雨減少

此日生者性多躭無好睡短壽月在七星宜殖
雜穀立倉和怨種芸造舂祭祀尊靈其日有雨
秋必成實若有生者愛親好慾長命多食鬪戰
必勝不宜凶事月在張宿宜造瓔珞著新淨衣
種殖果木造立市肆宜為善事葺宅雇人此日
生者少髮端正其日有雨秋多成實月在翼宿
一切事吉是日生者端嚴殊特聰慧強識亡失
還得其日有雨秋稼成熟月在軫宿一切皆吉
宜調象馬授官造池不愁竊盜其日有雨必多

流溢生者勇健盜而多知長壽少病月在角宿宜當裁衣造於瓔珞閱軍布陣檢藏倉庫服樂器習乘船作妓樂營素畫其日有雨必不周徧此日生者聰明多智善能瞻相恒好田獵性多輕躁壽命長久情好貪慾月在亢宿宜調象馬造於樂器婚娉嫁娶不宜出外追逐慾惡其日有雨後必多風此日生者聰明多疾性剛武勇月在氐宿宜為種殖果及稻麻造合洗浴不宜殖豆其日若雨於後少水此日生者端正多知

心於繼嗣躁性貪味喜樂善人月在房宿宜出財物亡者易獲其日生者多瞻親戚樂行福業此日有雨必當暴漲月在心宿宜登天位建立城邑官事通易出者難獲其日生者必為長子多知長壽通達經論調伏象馬宜立宰守被傷若死不宜凶事其日雨吉月在尾宿宜種果菜倩鹽谷祀療治眾病身服瓔珞餘者皆凶宜造酒蘗其日生者多有繼嗣豐財長壽所失難得其宿宜治河渠種植華果建立

園圃宜出家人自餘皆凶所失難獲其日生者長壽端正孝順慈仁月在斗宿不宜忿諍不服新衣收斂祭祀其日生者孝敬寡言博練眾典失者易得其日雨善月在牛宿如斗星說月在女宿宜誦經籍立臣祭祀閱軍出師是日生者少疾多知聰明孝順其日雨吉所失悉獲月在虛宿眾事皆善此日生者聰慧多識饒財乘善所失難得其日有雨於後出水月在危宿宜應進藥祭祀神祇出財市易宜種麻麥不應遺使

置位殖藥所失易得其日生者性多躁急月在室宿宜為凶事傷失難復其日所生憂貴和睦其性暴急此日雨吉月在壁宿不宜南行餘事不吉其日生者尊貴長壽名稱高遠此日有雨所亡滋多月在奎宿宜出金銀穀麥財物立倉造酒不宜營橋造灘治路和合香藥著新淨衣其日生者出家修福憐愍眾生拯救窮乏和協親族其日宜雨所失還得宜造馬廐月在婁宿宜造溫室置立馬廐調伏車馬出入財賄宜殖

禾稼當進妙藥療治衆病其日生者聰明端正
終獲榮寵少病剛武其日宜雨所失易得月在
胃宿宜造凶事班位雇人不宜嫁娶其日生者
強取財貨多僞少實無量雜惡貪慾諂曲皆集
其身所失難得病難除愈不宜出遊乃至降雨
宜祭神祇大婆羅門吾今更說地動之相汝應
善聽凡地動者必多兵起其一地動三大亦然
三月地動不過一旬當有兵起四月動者亦如
上說五月地動二十五日便有兵起六月地動

七十五日便有兵起七月地動不過百日便有
兵起八月地動至六十日便有兵起九月地動
至九十日便有兵起十月地動五十五日便有
兵起十一月地動不過百日便有兵起臘月動
者如上所說正月地動至九十日便有兵起二
月地動至三十日便有兵起一歲之中月月地
動地動之處城邑空曠逃走他國或依曠野經
十五年而還其家我今復說月在衆宿地動之
相月在昴宿而地動者火勢熾盛焚燒城邑金

蟲飛鳥犬獸和合毒者當被傷害月在七星有
地動者諸王有災祭祀斷絕豪姓大智作樂者
衰月在張宿而地動者四時調和稅奪人物修
戒者衰月在翼宿而地動者諸賈賈人依山住
者并大臣衰月在軫宿而地動者凡師醫人軍
主善筭如斯之等皆當殘毀月在角宿而地動
者如軫所說月在亢宿而地動者諸有盜賊樂
人屠者行客象馬依山住人皆當衰滅月在氐
宿而有地動山崩木落惡風暴起電傷禾稼月

在房宿而地動者盜賊多死諂媚人衰災違子
逆不相隨順月在心宿而地動者大王有災烏
鳥走獸勇健者衰月在尾宿而地動者二足四
足在山穴者皆當衰殄其年荒儉乳者乾枯山
石崩倒月在箕宿而有地動在水諸獸豪姓大
富有智慧者悉皆衰滅月在斗宿而地動者銅
鐵鉛錫造作之者及諸貧賤皆當衰盡材營移
徙月在女宿而地動者王入誦人小國王等皆
當衰滅月在虛宿而地動者聚落分散富人窮

人長者等衰月在危宿而地動者象馬諸畜多
有疫死乘御人衰月在室宿而地動者畜養猪
豕屠殺雜類依恃山河凶惡人衰月在壁宿而
地動者修福之人及依水者皆悉衰滅月在奎
宿而地動者刀兵大起損害國土客強主弱月
在婁宿而地動者兄弟相害胎者夭殤三災流
行大惡雲集月在胃宿而地動者盜賊多死果
木不成餘如前說三大之相今當分別地動之
後於七日中若有赤雲日月無光流星飛行是
名火動非是災怪於七日後若有大雨宜多積

殖其年豐實無有災惡若地動後七日之中雲
東西行形似魚鼈其色正黑隱蔽日月是名水
動其年多水宜殖高田其餘災異如星所說若
七日後有大風起日月光赤是名風動其年兵
興不宜出師火甚熾盛焚燒傷害卯時地動害
諸國王象馬車乘午時動者害諸大臣未時動
者害衆雜畜及種田者酉時動者害諸盜賊及
諸僕使子時動者害貧賤者及與婦人月初旬
動害於賓人中旬動者害婆羅門及童幼者下
旬地動為災尠少

明時分別品第七

大婆羅門我今更說晝夜分數長短時節汝當
善聽冬十一月其日最短晝夜分別有三十分
晝十二分夜十八分五月夏至日晝十八分夜
十二分八月二月晝夜停等自從五月日退夜
進至十一月夜退日進至於五月日夜進退亦
一分進亦一分退月朔起於初月一日其月起

於二月一日節氣趣春我當復說刹那分數
人紡線得長一尋是則名為刹那時也六十刹
那名一羅婆三十羅婆名為一時此一時者日
一分也凡三十分為一日夜此三十分各有名
字日初出分名曰四用二月一日日初出時人
影長於九十六尋第二影長六十尋第三名富
影長十二尋第四名屋影長六尋五名大富影
長五尋六名三圍影長四尋七名對面影長三
尋第八名共於日正中影共人等第九名尺影

長三尋第十名勢影長四尋十一名朕影長五
尋十二大堅影長五尋十三婆修影十二尋十
四端正影六十尋十五凶惡九十六尋此是一
日十五分名日沒名惡二名星現三名收攝四
名安隱五名無邊第六名忽七名羅刹第八名
眠第九名梵十名地提十一鳥鳴十二名才十
三名大十四影足十五丘聚此是晝夜三十分
名是三十分名一晝夜三十晝夜名為一月此
十二月名為一歲大婆羅門今復說漏刻之法

如人瞬頃名一婆羅此四婆羅名一迦啅四十
迦啅名一迦羅三十迦羅則名一刻如是二刻
名為一分一刻用水盈滿五升圓筒四寸以承
瓶下黃金六銖以為此筒漏水五升是名一刻
如是時法我已分別今說里數由旬之法七微
塵名一細七細名一塵七塵為一兎毛七兎毛
名一羊毛七羊毛名一牛毛七牛毛名曰一蝨
七蝨名一虱七虱名一麥七麥名一指十二指
名一肘四肘名一弓

千弓名一聲四聲名一由旬我今復說斤兩輕
重十二麥名一大豆十六大豆名修跋那重十
二銖二十四銖名為一兩十六兩名為一斤二
兩名一波羅二波羅名一撮二撮名一掬六掬
名鉢悉他二十四波羅名摩伽陀鉢悉他如是
廣說斤兩數法大婆羅門我今復說月在衆宿
病者輕重宜應善聽月在鼎宿有得病者酪飯
祭火四日乃愈月在畢宿其得病者以香祭火
五日後愈月在觜宿有得病者豆糜祭月八日

方愈月在參宿有得病者當以乳糜祭四道神十日得愈月在井宿其得病者香華祭日八日得愈月在鬼宿有得病者華祭歲星五日除愈月在柳宿得病多死不宜療治月在七星病者至困以胡麻糜祭其人八日乃愈月在張宿其得病者香花祭神七日乃愈亟惡難差月在軫宿其得病者香花祭神五日除愈月在角宿其得病者豆糜祭神八日得愈月在亢宿其得病者極惡難治二十五日乃可除愈宜花祭神

月在氐宿有病者重經十九日乃可除愈宜花祭神月在房宿其有得病者經十五日以酥祭神乃可得愈月在心宿有得病者經十三日極重難治宜以香花祭天帝釋乃可得愈月在尾宿其得病者經三十日胡麻祭神乃可除差月在箕宿病經八日應以麻糜祭於水神月在斗宿病經七日宜以乳糜用祭諸神月在女宿病至難治經十二日花祭山神乃可除愈月在虛宿經十三月宜以酥糜香華祭神月在危宿病十

三日宜酥乳糜用祭水神月在室宿病者難治月在壁宿病經七日花祭竈神然後可愈月在奎宿病者必經二十八日宜以香花祭於神祇月在婁宿病者必經二十五日麥粥祭神後可除愈月在胃宿病者難治是則名為月在衆宿病輕重相大婆羅門我今復說月在諸宿被囚執者解脫遲速月在昴宿被囚執者三日必免畢宿亦然觜星被執二十一日然後得免參十五日井宿七日鬼宿三日柳三十日七星十六日張宿十日翼宿七日軫星五日角宿七日亢宿十日氐三十六日房十九日心十八日尾三十六日箕十四日斗女虛危室壁奎宿皆十四日而後得免婁宿三日胃宿被執難可得免是則名為月在衆宿繫閉遲速我今復說黑子之相婦人頂上有黶黑色夫必為王其色若黑乳間有報夫為將軍眉間有黑報黶在下經歷五夫衣食不乏頰上有黑報黶在背孤寡歷年夫難可得耳上黑者報黶在腰強記博識上脣有

黑報厭在手為人欺誑下唇有黑報厭在下牲多淫泆不足飲食順上黑者在下有報自然餚饍無所乏少大婆羅門我今復說月會諸宿六月中旬月在女宿未在七星其一月中晝十七分夜十三分爾時當樹十二寸表暈日中影長於五寸七月中旬月在室宿未在翼晝十六分夜十四分影長八寸八月中旬月在婁宿未在於亢影十三寸晝夜各分為十五分九月中旬月在昴宿未在於房影十五寸晝十四分夜

十六分十月中旬月在觜宿未在於箕影十八寸晝十三分夜十七分十一月中旬月在鬼宿未在於斗影則有二十一寸晝十二分夜十八分臘月中旬月在七星未在於危影十八寸晝十三分夜十七分正月中旬月在翼宿未在於奎影十五寸晝十四分夜十六分二月中旬月在角宿未在於胃影十三寸晝夜十五為三十分三月中旬月在氐宿未在於畢中影十寸晝十六分夜十四分四月中旬月在心宿未在於參中影七寸晝十七分夜十三分五月中旬月在箕宿未在於鬼中影七寸晝十八分夜十二分六月中旬月在斗宿未在於牛影十寸晝十七分夜十三分七月中旬月在女宿未在七星其一月中晝十七分夜十三分爾時當樹十二寸表暈日中影長於五寸七月中旬月在室宿未在於翼晝十六分夜十四分影長八寸八月中旬月在婁宿未在於亢影十三寸晝夜各分為十五分九月中旬月在昴宿未在於房影十五寸晝十四分夜十月中旬月在觜宿未在於箕影十八寸晝十三分夜十七分十一月中旬月在鬼宿未在於斗影則有二十一寸晝十二分夜十八分臘月中旬月在七星未在於危影十八寸晝十三分夜十七分正月中旬月在翼宿未在於奎影十五寸晝十四分夜十六分二月中旬月在角宿未在於胃影十三寸晝夜十五為三十分三月中旬月在氐宿未在於畢中影十寸晝十六分夜十四分四月中旬月在心宿未在於參中影七寸晝十七分夜十三分五月中旬月在箕宿未在於鬼中影七寸晝十八分夜十二分六月中旬月在斗宿未在於牛影十寸晝十七分夜十三分七月中旬月在女宿未在七星其一月中晝十七分夜十三分爾時當樹十二寸表暈日中影長於五寸七月中旬月在室宿未在於翼晝十六分夜十四分影長八寸八月中旬月在婁宿未在於亢影十三寸晝夜各分為十五分九月中旬月在昴宿未在於房影十五寸晝十四分夜

熒惑二歲始一周天辰星三百六十五日日一周天月三十日乃一周天此最七曜周天數法我今更說二十八宿所主之者鼎主帝王畢主天下參井亦然柳主龍蛇依山藪人張主盜賊翼主坐人軫星主於種甘角主飛鳥亢主出家修福之者氐主水人及與蟲獸房主賓賈及以御人心星所主如鼎觜說尾主行人箕主乘騎斗如上說牛主南方赤衣

盜賊及戲笑者虛主中土危主醫巫合塗香着
壁星惟主能作樂者奎主乘船婁當市馬胃主
耕種如是分別星紀所屬時蓮花實聞是語已
贊摩登伽善哉仁者所言誠諦今以吾女用妻
卿子不須財物可為婚姻諸婆羅門聞是語已
咸生瞋恚而作是言云何以女與此下賤時蓮
華實告弟子言法無二相悉皆同等汝今勿生
憍慢之心語帝勝伽汝可受水當與卿女時摩
登伽成婚姻已歡喜而去佛語比丘時摩登伽

我身是也蓮華實者舍利弗是師子耳者阿難
是也爾時女者今性比丘尼是以於往昔日曾
為夫妻愛心未息岑故隨遂說是經時六十比
丘遠塵離垢得阿羅漢諸婆羅門得法眼淨佛
說是經已波斯匿王及四部衆歡喜奉行

摩鄧女經後漢三藏法師安世高譯本名摩登一名阿難為蠱道所呪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阿
難持鉢行乞食食已阿難從女乞水女即與水
女便隨阿難視阿難所止處女歸告其母母名
摩鄧女於家委地臥而啼母問女何為悲啼女
言母欲嫁我者莫與他人我於水邊見一沙門
從我乞水我隨問名名曰阿難我得阿難乃嫁
母不得者我不嫁也母出行問阿難阿難着承
事佛母已知還告女言阿難事佛道不肯為汝
作夫女啼不飲食言母能知蠱道母出請阿難
歸飯女大喜母語阿難我女欲為卿作妻阿難
言我持戒不畜妻復言我女不得卿為夫者便
自殺阿難言我師佛不得與女人共交通母入
語女阿難不肯為汝作夫言其有經道者不得
畜婦女對母啼言母道所在母言天下道無有
能過佛道及阿羅漢道摩鄧女復言但為我閉
門戶無令得出暮自當為我作夫母閉門以蠱
道縛阿難至晡時母為女布席臥處女大喜自
莊飾阿難不肯前就臥處母令中庭地出火前
牽阿難衣語阿難言汝不為我女作夫我擲汝
火中阿難自鄙為佛作沙門今日反在此中不

能得出佛即持神心知阿難阿難還至佛所白
言我昨日行匀食於水邊見一女人我從匀水
我還到佛所明日有一女人名摩鄧請我欲得
歸飯我出便牽我欲持我與我作妻我言我持
佛戒不得畜妻女見阿難得脫去於家啼哭母
言其有事佛者我道不能賸汝耶女
啼不止續念阿難女明日自行求索阿難復見
阿難行匀食隨阿難背後視阿難亦視阿難面
阿難慙而避之女復隨不止阿難還歸佛所女

守門阿難不出女啼而去阿難前白佛摩鄧女
今日復隨我佛使追呼摩鄧女見之佛問汝追
逐阿難何等女言我聞阿難無婦我又無夫
我欲為阿難作婦也佛告女言阿難沙門無髮
汝有髮汝寧能剃汝頭髮不我使阿難為汝作
夫女言我能剃頭髮佛言歸報汝母剃頭髮来
女歸到母所言母不能為我致阿難佛言剃汝
頭髮来我使阿難為汝作夫母言子我生汝護
家我自能嫁汝與之女言我生死當為阿難作
婦母言汝何為辱我種女言母愛我者當隨我
心所喜母啼泣下刀剃女頭髮女還到佛所言
我已剃頭髮佛言汝愛阿難何等女言我愛阿
難眼愛阿難鼻愛阿難口愛阿難耳愛阿難聲
愛阿難行步佛言眼中但有淚鼻中但有洟口
中但有唾耳中但有垢身中但有屎尿臭處不
淨其有夫妻者便有惡露惡露中便生子已有
子便有死亡已有死亡便有哭泣於是身有何

益女即自思念身中惡露便自正心即得阿羅
漢道佛知女已得阿羅漢道佛即告女言汝起
至阿難所女即慙而低頭長跪於佛前言實愚
癡故逐阿難耳今我心已開如冥中有燈火如
人乘船船壞依岸如肯人得扶如老人持杖行
今佛與我道令我心開如是諸比丘俱問佛是
女人母作蠱道何因緣是女得阿羅漢道佛告
諸比丘汝欲聞知是女不諸比丘言我曹當受
教佛言是摩鄧女先世時五百世為阿難作婦

五百世中常相敬相重相貪相愛同於我經戒中得道於今夫妻相見如兄如弟如是佛道何用不為佛說是經諸比丘聞皆歡喜

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經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

佛在舍衛祇阿難沙門藍時阿難持鉢行乞食以隨水行見一女人在水邊持水去阿難從乞水女則與之女便隨阿難至居所處女歸告其母母名摩登女於家委卧而啼母問女何為啼女言母欲嫁我者莫與他人我於水邊見一

沙門從我乞水隨問名為阿難我得阿難者乃嫁不得阿難不嫁母即行問阿難阿難者承事佛母即知之還告女言阿難事佛道不肯為汝作夫女即啼不飯食母知蠱道何不導之母出請阿難歸飯女大喜母語阿難我女欲為卿作妻阿難言我持佛戒不得畜妻母復言我女不得卿作夫者便自殺阿難言我師事佛不得與女人交通母即入語女言阿難不肯為汝作夫其有經道者不得畜婦女對母啼言母道所在

為我閉門戶無令出暮自為我作夫母即閉門以蠱道縛阿難至明晡時母為布牀卧處女大喜便莊飾阿難不肯就卧處母便然火前牽阿難衣語阿難言汝不為我女作夫者我便擲汝火中阿難自副作沙門今日反在此中不能得出即又手呼佛佛即知之使神脫阿難阿難至佛所言昨日行乞食於水邊見一女人我從乞水明日有人名摩登請我歸飯我出母牽我欲

持女與我為婦我持佛戒不得畜妻女見阿難得脫去於家啼哭母言其有事佛者我道不能勝我本不語汝耶女啼不止續念阿難女明日自行求索阿難復見阿難行乞食隨阿難背後視阿難足視阿難面阿難羞慚低頭不視而避之女復隨不止阿難還歸佛所女復守門阿難不出女啼去歸阿難前白佛言摩登女今日復隨明日復來佛即呼女見之佛言汝追阿難何等索女言我聞阿難無婦我亦無夫我欲為阿

難作妻佛言阿難沙門無髮汝寧剃頭髮我使阿難為汝作夫女言敢剃頭來女歸到母所言母不能致阿難我自行消息問佛佛言剃頭髮来我使阿難為汝作夫母言我生護汝頭髮汝何為與沙門作婦國中有大富豪我自能嫁汝與之女言我死生當與阿難作婦母言汝何為辱我種女言母愛我者當隨我心所喜母即垂淚下刀剃女頭髮女還到佛所言我已剃頭髮佛言汝愛阿難何等女

言我愛阿難眼愛阿難鼻愛阿難口愛阿難聲愛阿難行步佛言眼中有淚鼻中有唠口中有唾耳中有垢身中屎尿皆臭處其作夫妻者便有惡露中便生子有子便有死亡死亡有哭泣此於身有何等益女即自思惟惡露形中所有正心則得阿羅漢道以得阿羅漢佛語女起至阿難所女慚愧低頭長跪於佛前言實愚癡故逐阿難今我心已開如冥中有燈火如乘船船壞得岸如盲人得扶老人得持杖行今佛與我

我心中開如是諸沙門俱問佛言是女母為盡道何緣得阿羅漢道佛言諸沙門欲聞知是女不諸沙門言我等當受教佛言諸摩登女先時已五百世為阿難作婦五百世中相敬重相貪愛於今同於經戒道中得道於今夫妻相見如兄弟狀是經今諸沙門知女意如是諸沙門則起前為佛作禮三寶紀云上二經同本別譯與名

青泥蓮花記卷一下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禪二

鑽骨菩薩

昔延州有婦人白皙頗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與之遊狎昵薦枕一無所却數年而歿州人莫不悲惜共醵喪具為之葬焉以其無家瘞於道左大曆中忽有胡僧自西域来見墓遂缺坐具敬禮焚香圍繞讚歎數日人見謂曰此一淫縱女子人盡夫也以其無屬故瘞于此和尚何敬邪僧曰非檀越所知斯乃大聖慈悲喜捨世俗之欲無不徇焉此即鑽骨菩薩順緣已盡聖者云耳不信即啓以驗之衆人即開墓視遍身之骨鉤結皆如鑽狀果如僧言州人異之為設大齋起塔焉續玄怪錄○佛身有舍利

馬郎婦

昔有賢女馬郎婦於金沙灘上施一切淫人凡與交者永絶其淫死葬後掘開乃鎖子骨梵僧以杖挑起升空而去傳燈錄云汝州風穴延沼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金沙灘上馬郎婦靈泉院和尚問問先師道金沙灘上馬郎婦意旨如何師曰大津橋門外人無數同前

同前

馬郎婦不知出處方唐隆盛佛教大行而陝右俗習騎射人性沉鷙樂於格鬬幾聞三寶之名不識為善儀則婦憐其憨乃之其所人見少婦單子風韻超然姿貌都雅幸其無侍衛無羈屬欲求為眷曰我無父母又鮮兄弟亦欲有歸然不好世財但有聰明賢善男子能誦得我所持經則吾顧事之男子衆爭求覩之婦捜以普門品曰能一夕通此則歸之至明蔟誦徹者二千餘輩婦曰女子一身家世貞潔豈以一人而配若等耶可更別誦因捜以金剛般若所約如故至旦通者猶十數婦更捜以法華經七軸約三

日通徹此者定配之至期獨馬氏子潯通婦曰君既能過衆人可白汝父母具媒妁婢禮然後可以姻盖生人之大節豈同猥巷不檢者乎馬氏如約具禮迎之方至而婦謂曰適以應接體中不佳且別室俟少安與君相見未晚也馬氏子喜頓之他房客未散而婦命終已而壞爛顧無如之何遂卜地葬之未數日有老僧衲伽黎婆貌古野仗錫来儀自謂向女子之親詣馬氏問其所由馬氏引至葬所隨觀者甚衆僧以錫

撥開見其尸已化唯金鏁子骨僧就河浴之挑於錫上謂衆曰此聖者憫汝等障重纏憂故垂方便化汝宜思善因免憧苦海忽然飛空而去衆見悲泣瞻拜自是陝右奉佛者衆由婦之化也歷代佛祖通載未有

施一切淫人之事

觀音化倡陝州即馬郎婦事也又前定州當總一事耳

觀音大士昔於陝州化為倡女以救淫迷既死埋之骨如金鎖不斷韵府續編

任杜娘吳越○杜一作社

宋初陶穀奉使吳越頗自矜重當事者遣倡任杜娘詐飾民間女求逸犬至館以誘穀穀惑焉為作春光好詞曰好姻緣惡姻緣只潯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潯鸞膠續斷絃是何年且贈以厚資已穀入謝王因重宴使樂妓歌其詞穀知見欺乃痛飲數月而歸杜娘竟落髮為尼以所得資刱仁王院居之

第雲編○野雪鍛排雜說陶尚書穀使江南解運驛女秦弱蘭犯讌獨之或以為曲翰者沈叡達遼巢雲縱獨以為陶使吳越惑娼任杜娘此倡亦凡矣叡達忙人所聞當不謬今城中

吳山自有仁王院建于近年○江南野錄曹翰攻宮妓以紅綠標杖引弄花貓誘之係曰娼家翰因命至旦撲春光好遺之○南唐近事令齋詩話玉壺清話並作陶事

王朝雲宋

朝雲者姓王氏錢塘名妓也蘇子瞻宦錢塘絕愛幸之納為常侍朝雲初不識字既事子瞻遂學書雖有楷法子瞻貶惠州贈之詩有引云世謂白樂天有鬻駱馬放杨枝詞嘉其至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

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余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余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朝雲姓王氏錢塘人嘗有子曰幹兒未暮而夭云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遂我三山去不作陽臺雲雨仙蓋紹聖元年十一月也三年七月卒子瞻自為誌銘云東坡先生侍妾曰朝雲姓王氏錢塘人敏而好義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紹聖三年七月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葬之豐湖之上栖禪山寺之東南生子遯未暮而夭蓋常從比丘尼義冲學佛法亦粗識大意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以絕銘曰浮屠是瞻伽藍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歸又和前韵云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禪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歸臥竹根無遠近夜深勤禮塔中仙又作詠梅西江月以寓意云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過探芳蕤倒掛綠毛么鳳素面猶嫌粉涴洗妝不褪殘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見東坡續集冷齋夜話口枝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云熙寧七年甲寅先生任杭川通判是年幼侍妾朝雲生子遯未暮而夭丙子卒於惠州年三十四是為癸卯生来事先生方十二云以譜考之則所為妓者亦本樂籍之女耳不得遽言名妓也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識見坡亦未以為當為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文章坡不以為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未以為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坡捧腹大笑(一作快)(一作柳梁溪漫志云識見咲費)

東坡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遺拍板一串意余有歌人不知其無也然亦有用陪傳大士唱金剛經耳字畫奇逸如欲飛動魯直以小楷書其下此拍板以遺朝雲使歌公滿庭芳亦不惡也然朝雲今為惠州土矣惠州志有朝雲墓守墓者百餘家至今清明奠饋如祀先祖(一作舊曙偶談)

蘇東坡自謂竄逐海上去死地稍近心頗憂之

顧學壽禪師放生以證善果敬以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盡貿放生以薦父母冥福其子邁在東坡之側見所買放生盈軒蔽地或掉尾乞命或悽翅哀鳴邁憐悲其意亟請放之旁有侍妾名朝雲見邁衣衾有蜎動視之乃蝨也妾遽以指爪隕其命東坡訓之曰聖人言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放之汝今近取諸身以殺之耶妾曰奈齧我乎東坡曰是汝氣體感召而生者不可罪彼要當捨而放之可也今人殺害禽

魚之命是豈食魚欵人耶妾大悟自後罕茹腥物多食蔬菜而已東坡舅氏諭之曰心即是佛不在斷肉東坡曰不可作如是言小人女子難感易流幸其作如是相有何不可

黃師是赴浙憲東坡與之姻家置酒餞其行使朝雲侍飲坐間賦詩有綠衣有公言之句後人乃謂綠衣小官猶惜其不留是有公言也時朝雲語師是曰他人皆進用而君數補外何也是謂公言而綠衣則東坡指朝雲也（竹坡詩話）

子瞻在惠州與朝雲閒坐時青女初至落木蕭蕭然有悲秋之意命朝雲把大白唱花褪殘紅朝雲歌喉將轉淚滿衣襟子瞻詰其故荅曰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也子瞻翻然大咲曰是吾正悲秋而汝又傷春矣遂罷朝雲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終身不復聽此詞（林下詞談）

朝雲者東坡侍妾也嘗令就秦少游乞詞少游作南歌子贈之云霧霧迷春態溶溶媚曉光不應容易下巫陽秖恐翰林前世是襄王（○暫為清歌駐還因暮雨忙潸然歸去斷人腸空使蘭臺公子賦高唐（藝苑雌黃）

琴操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辭子瞻喜之一日游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汝試參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對曰裙拖六幅瀟湘水髮鎖巫山一段雲何

謂人中意對曰隨他楊學士鬱殺鮑參軍操閙如此究竟如何子瞻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操於言下大悟遂削髮為尼類聚

引泊宅編○詩話總龜

秦少游伎

秦少游嘗惓一姝臨別誓闔户相待後有毀之者少游作詞寄曰風起雲間鴈橫天末巖城畫角梅花三奏塞草西風凍雲籠月窓外曉寒輕透人去香猶在狐衾長閑餘綉恨與宵長一夜薰爐添盡香獸前事空勞回首雖夢斷春歸相思依舊湘瑟聲沉庾梅信斷誰念畫屏人瘦一句難忘處怎忍辜耳邊輕呢任人攀折可憐又學章臺楊柳姝見任攀折之句遂削髮為尼詞

柳翠

柳翠抱劍營伎紹興間柳宣教尹臨安屢任之日水月寺僧玉通不赴庭參宣教憾之計遣妓女吳紅蓮詭以迷道詣寺投宿誘之婬媾玉通修行五十二年矣戒律凝重初甚拒之至夜分不勝駘蕩遂與通焉已而詢知京尹所賺也慚恨而死恚曰吾必敗汝門風宣教尋亡而遺腹產柳翠坐葬之夕母夢一僧入户曰我玉通也既而家事零落流寓臨安居抱劍營柳翠色藝絶倫遂隸樂籍然好佛法喜施與造橋萬松嶺下名柳翠橋鑿井營中名柳翠井久之皐亭山顯孝寺僧清了謂淨慈寺僧如晦曰老通墮落風塵久矣盍往度之如晦乃以化緣詣柳翠為陳因果事柳翠憮然萌出家之想如晦乃引見

清了清了為說佛法奧旨及本來面目末且厲聲曰二十八年烟花葉障尚爾耽迷耶柳翠言下大悟歸即謝鉛華絶賓客沐浴而端化歸骨皐亭山從所度也今杭州普濟巷東通普濟橋又東為柳翠井在宋為抱劍營地西湖志

汪憐憐　元

汪憐憐湖州角妓美姿容善雜劇涅古伯經歷長屬意焉汪曰君若不棄寒微當以側室處我鼠竊狗偷妾決不為涅遂備禮納之克盡婦道

人無間言數年涅沒汪髡髮為尼公卿士夫多訪之汪泪其形以絕衆之狂念而終身焉 靖集

汪佛奴

汪佛奴歌兒也姿色秀麗嘉興富户濮樂閒以中統鈔一千綻娶為妾一日桂花盛開濮置酒佛奴奉觴濮有感于中潸然墮淚佛奴請問其故濮曰吾老矣壯久于人世者汝宜善事後人佛奴亦泣下誓無貳志人莫之信既而濮果死慎之哉麗兒見逐齋閒覽又卷佛奴獨居尼寺深藏簡出操行潔白以終其身

南村輟耕錄

王寶奴本朝

王寶奴南京舊院妓也色慧絶倫聲達宮禁正德中　南巡時有大同劉者在侍聞寶奴名欲見之寶奴多智先度必召已佯稱病數日不食令貌瘠仍以藥塗其身若素有瘍者及召見行蹐蹐不前劉咲曰何南人之易為容也進御即遣還寶奴遂祝髮為尼建反照菴于曲中老焉至今南人喜道之

女史氏曰多漏之體尋香之人則女晝以焉昔歐陽文忠知潁州官妓麗媚児姿貌端秀口中常作芙蕖花香有蜀僧曰此人前身為尼誦法華經二十年一念之誤乃至於此公後問妓曾聽法華否妓曰失身於此所不暇也取經示之一覽輒誦易以他部便不能矣噫嘻精進則性比丘尼悔退則誦法華妓雖有萬行都無兩因慎之哉麗児見逐齋閒覽又卷志堅支志陽可人事附後

陵仲彌性判悧事為所惑嘗約一鵋秋一受杖無辭及仲以章罷韻詐有孕竟為王孝道所撻仲寓居常州一夕夢之曰我病亟且死乎生誦妙法蓮華經以故可免墮落得作男子在湖州城外方二弓手家君急來視正恐已無及方家極貧望加賜給三日後君來當以一咲為證仲寤遽登舟詣其室韻困血疾死方生男仲經三日往方氏兒望見驚咲自此仲數存撫之

青泥蓮花記卷一下

青泥蓮花記卷二

江東梅禹金篹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玄

女几　太霄經　朱仲漢高后時
人以　素書倚　酒女几家

女几者陳市上沽酒婦人也作酒常美遇仙人過其家飲酒以素書五卷為質几開視其書乃養性交接之術几私寫其文要更設房室納諸年少飲美酒與止宿行文書之法如此三十年顏色更如二十時仙人數歲復来過笑謂几曰

盜道無私有翅不飛遂棄家追仙人去莫知所之云

女素有要　近取諸身　彭聃得之

五卷以陳　女几藴妙　仙客来臻

傾書開引　雙飛絶塵　劉向列仙傳　方響女妓　唐

長安樂人鄭文家生一女生而能言及年七歲容貌端莊而善於方響其親族皆呼為方響女貴妃知之因欲取焉父母問之方響女曰我豈是人間之是宮人耶楊妃自與我同輩也那得如此其夜忽失之父母哀惋無以尋求後三年復至家父母驚問其由謂父母曰我暫到上清宮中人言我父母悲號不止而憶念我我故再来耳父母因曰爾若是仙家之人何来我家為我女也女曰我上清方響妓女也因竊觀下界而罰我必不久住此人間父母當勿憶念父母曰爾仙家何樂我人間亦有富貴之樂爾奚不且住人間以慰我心女曰人間憂惱多而又奚樂耶我在上清無俗事以累我也無俗心以惱我也侍立之外即每乘雲御氣駕鸞鳳嬉遊天外時酌瓊漿亦有時詣蓬島上天台揖嫦娥于月宮戲織女於銀河人間何樂也若以富貴為樂殊不知富與貴但多事也況纔見生俄見死耶父母乃曰當且住以慰我心無優劣人間天上之事且以生爾之父母為念女謂父母曰我若且住必不得還上清之宮闕也父母悲言之次忽不見其女不知所之　飛仙傳

曹文姬傳　宋　秦觀　仙傳

曹文姬本長安倡女也生四五歲好文字戲每一卷書能通大義人疑其夙習也及笄姿艷絕倫九工翰墨自牋素外至於羅綺窓户可書之處必書之日數千字人號為書仙華力為關中第一當時工部周郎中越馬觀察端一見稱賞不已家人教以絲竹官商則曰此賤事吾豈樂為之哉惟墨池筆塚使吾老於此閒足矣由是籍籍聲名豪貴之士願輸金委玉求與偶者不可勝計女曰豈吾偶也欲偶者請先投詩當自裁擇自是長篇短句艷詞麗語日馳數百女悉阿意有峨江任生客于長安賦才敏捷聞之喜曰吾得偶矣或問之則曰鳳棲梧而魚躍淵物有所歸耳遂投之詩曰玉皇殿上掌書仙一點塵心謫九天莫怪濃香薰臘骨霞衣曾惹御爐烟女得詩喜曰此真吾夫也不然何以知吾行事耶吾願妻之幸勿他顧家人不能阻遂以為偶自此春朝秋夕夫婦相携徵吟小酌以盡一時之景如是五年因三月晦日送春對飲女題詩曰仙家無夏亦無秋紅日清風滿翠樓況有碧霄歸路穩可能同駕五雲遊吟畢嗚咽泣下曰吾本上天司書仙人以情愛謫居塵寰二紀矣今僅三百年爲有謂任曰吾將歸子可偕行乎天上之樂勝於人間幸無疑焉俄聞仙樂飄空異香滿室家人驚異共窺見朱衣吏持玉板朱書篆文且曰李長吉新撰玉樓記就天帝召汝寫碑可速駕無緩家人曰李長吉唐之詩人迄今僅三百年爲有此妖也女咲曰非爾等所知人世三百年仙家猶頃刻耳女與生易衣拜命舉步騰空雲霞燦爛鸞鶴繚繞于時觀者萬計以其所居地為書仙里長安小隱永元之善丹青因圖其狀使余作記時慶曆甲申上元日記

曹三香

元祐末安豐縣娼女曹三香得惡疾拯療不痊貧甚為客邸以自給嘗有寒士來託宿欲得第一房主事僕見其藍縷甚拒之三香曰負富何

擇焉便延入少頃士聞呻痛聲甚苦問其故僕以告士曰我能治此症三香大喜士以箸鍼其股曰回心回心回心三香問先生姓亦曰回心回心是時殊未曉門外有皁莢樹甚大久枯死士以藥粒實樹竅中以泥封之俄失士所在是夕樹生枝葉旦而蔚然三香疾頓愈始悟回之為呂也遂棄家尋師邑人於其地建呂真人祠紹興十四年三香復還鄉顏貌韶秀邑老人猶有識之者咸翼夫夫子澤為郡守名問之不肯深言後洞賓曰吾見鍾離先生謂汝可與語道侯不省洞飲之洞賓索飲不已滋不悅洞賓伸臂示之金釵隱然解其一介市酒侯利其金曰飲罷寢此乎曰可也即登榻鼻鼾齁至夜分侯迫榻洞賓以手拒之叱侯亟去遲明失洞賓所之視其背則手所拒之處呂字徹肌肉侯感悟曰此呂公也得非宿世一念之差遂至於此公來度我乎即斷髮布衾尋洞賓復遇摭道遂隱去不知所終

黃鶯妓

廣陵妓黃鶯有姿色豪客填門好濟貧布施一

清東問何人製曰上清祭真人詞也歌罷涕數

錢亟遣僕追之已失矣（夷堅志　廬山紀事）

劉妍

曾慥集仙傳劉妍代州妓也

侯行首（集仙傳云矣道姑）

兗州妓矣其姓者家為邸舍客洞賓詭服來揖館畜出暮歸歸大醉逾月不償一金侯名啜茶洞賓曰吾見鍾離先生謂汝可與語道侯不省洞飲之洞賓索飲不已滋不悅洞賓伸臂示之

金釵隱然解其一介市酒侯利其金曰飲罷寢此乎曰可也即登榻鼻鼾齁至夜分侯迫榻洞賓以手拒之叱侯亟去遲明失洞賓所之視其背則手所拒之處呂字徹肌肉侯感悟曰此呂公也得非宿世一念之差遂至於此公來度我乎即斷髮布衾尋洞賓復遇摭道遂隱去不知所終

黃鶯妓

廣陵妓黃鶯有姿色豪客填門好濟貧布施一

日有呂秀才即洞賓也托宿黃以藍縷垢汙拒之秀才題二詩于屏一曰嫫母西施共此身可憐老大隔踈親他年鶴髮雞皮媪今日玉顏花貌人二曰花開花落兩悲歡花與人還共一般花在枝頭防客折落來地上請誰看題畢俄不見黃悟欲抉目以徹世之遇而不遇者

楊柳金

徽宗時有道人自稱昌黎中徙来諸琳宮動履怪異飲酒無量晌生魚肉至數十觔飲冷水數

十斛大雪平地六七尺餘自埋於雪中旬日不出雪霽復起行于深潭水面如履平地及善草書作枯藤湖絲執一舉筆數千字絡繹不斷人爭携滿以請然往往不與時有妓楊柳金東都絶色也道人往来其家警提榜終不悟又屢輸金帛然不與楊交接楊一夕乘醉進之道人曰吾先生坎離配合身中夫婦內交聖胎已結嬰兒相生豈復戀外色內交之樂過於外交之樂遂甚楊終不悟疑訝其語時宰相張天覺館賓

聞記

張珍奴 純陽記 載本全

宣和中洞賓遊吳與見」妓張珍奴色華美性

澹素雖落風塵每夕沐浴更衣炷香告天求脫去甚切洞賓作一士訪之珍奴見其風神秀異殊敬盡歡自飄然而去明日又至如是往来月餘終不及亂張珍奴曰荷君眷顧甚久獨不留一宿藉枕席之娛豈妾鄙陋不足以奉君子耶士曰不然人貴心相知何必如是哉且汝每夜告天實何所求珍曰失身於此又將何為但自念奴入是門中妄施脂黛以假為真歌謳艷曲以悲為樂本是一團臭臙皮袋借僞飾以惑人

每每悔歎世之愚夫不自尊貴過我門者視我如花情牽意惹留戀不捨非但喪財多致身殞妾雖假容交歡覺罪念重惟昕夕告天早期了脫士曰汝志如此何不學道珍曰陷於此地何從得師士曰吾為汝師可乎珍即拜扣士曰再来乃可遂去珍日夜望不至深自悵恨因書曰逢師許多時不說此見个安得仍前相對坐懊恨韶光空自過直到如今悶損我筆未竟士忽来見所書續其韻曰道無巧妙與你方兒一个

子後午前定息坐夾脊雙開悞愉過倏時得氣力思量我珍大喜士乃以太陰煉形丹法與之珍自是神氣裕然若大開悟不知寀有所傳尤多珍亦不以告人臨別作步蟾宮云坎离坤兌分子午須認取自家宗祖地雷震動山頭兩要洗濯黃芽出土捉得金精牢固閉煉庚申要生龍虎待他問汝甚人傳但說道先生姓呂珍方悟是呂先生即佯狂于市投荒地密修其訣逾三年尸解而去仙（陽子悟眞篇注○男子修曰煉氣女人修仙曰煉形）

陳懿

莆田蔡仲宣和甲辰自彭城倅檄燕山取道莫開見所謂陳懿者於州治之壽邊閣誠不負所聞明年歸則陳已入道因崔守呼至即席贈小重山詞云流水桃花小洞天壺中春不老勝塵霧霞衣鶴擎並桃冠新粧好風韻愈飄然○功行滿三千嬰兒并姹女鍊成丹劉郎曾約共昇仙十箇月養箇小金壇（古居士詞）

里娘

史達祖漢宮春詞序云友人與里娘雅有舊分別去則黃冠矣托予寄情花陽東垣詠燕臺秀句結帶謀歡匆匆舊盟有限飛夢重關南塘夜月照湘琴別鶴孤鸞天便遣清愁易長春衣常倭香寒唐昌故宮何許捐剪霞裁霧擺落塵緣聲步虛婉婉雲駐仙壇淒涼故里想香車不到人間羞再見東陽帶眼教人依舊思凡（梅溪詞）

吳女盈盈

魏人王山能為詩標韻清卓因省試下第薄游

東海值吳女盈盈者来年方十六善歌舞尤工彈箏容豔甚治詞翰情思翹翹出羣少年子爭登其門不惜金帛盈遊選佳偶乃許一笑府守田龍圖使侍宴山頂其列相浔于樽俎之間從之忻處累月山告歸盈垂泣悲啼不能自止明年寄傷春曲示山其詞曰芳菲時節花壓枝折蜂蝶掩闌檻光陰一旦碎花魂葬花骨蜂兮蝶兮何不来空使雕闌對寒月山作長歌荅之云東風艷艷桃李容花園春入屠酥濃龍腦透縷

鮫綃紅鴛鴦十二羅芙蓉盈盈初見十五六眉試青膏髻垂緑道字不正嬌滿懷學浔襄陽大隄曲阿母偏憐掌上看自此風流難管束鶯啄舍桃未嘗時便念郎詩風動竹日高一丈緑窓曉啼鳥壓花新睡短膩雲纖指掩還偏半被可憐留翠晚淡黄衫袖仙衣輕紅玉闌干粉粧淺酒痕落腮梅忍寒春羞入目波横灩一縷未消山枕紅斜睇整衣移步嬾才如韓壽潘安亞擲果偷香心暗嫁小花靜院酒闌珊別有私言銀

炬下簫旌浪皺金泥額六尺牙床羅帳窄鈒横啼笑兩不分歷盡風期肢一搦若教飛上九天歌一聲自可傾人國嬌多必是春工與有能動人情幾許前年按舞使君筵即起忍羞頭不舉鳳凰簫冷曲成遲凝醉桃花遇風雨阿盈阿盈聽我言勸君休向陽臺住一生已有楚王憐宋玉多才惟解賦洛陽無限青樓女袖攏紅牙金鳳縷春衫粉面誰家郎只把黄金買歌舞就中薄倖五陵兒一日憐新棄如土雲零雨落正堪

悲空入他人夢来去浣花溪上海棠灣薛濤朱戶皆金環韋皐華逸玳瑁筵落張祜盞滑琉璃乾壓倒念奴價百倍興来奇怪生毫端醉目見紙聊一掃落花飛雪已漫漫夢浔見之為改觀樂天更敢尋常看花間不肯下翠幕竟日烜赫羅珂鞍掃眉塗粉至七十老大始頂菖蒲冠壽七十始頂菖蒲冠學謝自然上升之術至今愁人錦江口秋蛩露草孤墳寒盈盈大雅真可惜爾生此後不可浔滿天風月獨倚欄醉哦濃雲呼佚墨文之不可予心

憶高城去天無幾尺斜陽衝山雲半紅遠水無
風天一碧望目空遥沉翠翼銀河易闊天南北
瘦盡休文帶眼移忍向小樓清淚滴又明年山
適淄川遇王通判于邸舍出盈盈扎欲偕游東
山紙尾一詞云枝上差差緑林中嫩嫩紅已嘆
芳菲盡安能鎮俎空君不見銅駝荒草長安東
金鑣玉勒雪花驄二十年前乃俠少纍纍昨日
成衰翁幾時滿飲流霞鍾共君倒在夕陽中時
方初夏山已病不克赴其約秋中又如山東盈

已死王通判謂山曰子去後盈若平居醉卧夢
紅裳美人手執一紙書告曰玉女命汝掌奏牘
及覺泣以白母云予不復久居人間矣他日可
訪我於東山遂嗚咽流涕其夕即卒王命山作
句弔之山立賦三章其一云炬花紅死卧初醒
一枕孤清病客情海上有山同大夢人中無路
可長生乾坤意入憑闌大風月人歸似古清漢
殿香消春寂寂夕陽無語下西城其二云絃絶
秦箏鏡掩塵細腰休舞鳳皇茵一枝濃豔埋香

秋風月過情須感慨江山多恨即遲留如今縱
擬詮才思事往情多特地愁又曰柳枝黄盡杏
花新山翠無非昔日春花色笑春渾似醉寂寥
唯少賞花人憶昔閑粧淡學衣一枝紅拂牡丹
微無端不入襄王夢爲雨爲雲各處飛山歸就
次遂夢游日觀峰北見石上大字筆跡同盈書
一詩曰絳闕珠宫鎖亂霞長生未曉棄繁華斷
無方朔人間信遠阻麻姑洞裏家累劫遥翻滄
海水深春難謝碧桃花紫臺樹隱瑶池閟鳳小

龍嬌日又斜讀畢忽寤是夕昏醉惘惘間有女子来召至一溪洞門碧衣短鬟出邀入宮中一女子玉冠黃帔衣絳綃裳聳容山趨拜女遽起止之揖升階少選盈與一女偕至微笑曰為雨為雲各處飛何乃尤人如此也命進酒各有賦咏夜既深二女曰盈盈雅故便可就卧聞鷄唱趣復置酒珍重語別山辭決恍然出洞但蒼崖古木非向所歷感愴而返王山筆塵錄　陳堅支志

李眞童　元

李眞童張奔兒之女也十餘歲即名動江浙色藝無比舉止温雅語不傷氣綽有閨閤風致達天山檢校浙省一見遂屬意焉周旋三歲達秩滿赴都且約以明年相會李遂為女道士杜門謝客日以焚誦為事至期達揀諸暨州同知而来備禮取之後達沒復為道士節行愈厲云青樓集

李當當

李當當者教坊名妓也姿藝超出華流忽翻然若有所悟遂著道士服江浙儒學提舉段吉甫先生天祐贈之以詩曰歌舞當今第一流洗粧拭面別青樓便隨南嶽夫人去不為蘇州刺史留璚館月明簫鳳下綺窓雲散鏡鸞收却憐癡絶滄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能改齋漫録雲陽唐郇伯作妓人出家詩曰盡出花鈿與四鄰雲髮剪落向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池蓮不染身貝葉欲翻迷錦字梵聲初落誤梁塵從今艷色歸空去湘浦應無解珮人湘山野録乃謂陳彭年作此不考之過也吁二先生之風流餘韻於此可以想見矣南村輟耕録

楊氏　本朝

華山玉女峰頂女冠楊氏名妓也少年入山初食松皮八年始火食或絶火則枵腹坐偶大雪不粒者七日亦無恙竟日夜弗卧太倉王履遊華山因訪之石室中尸坐如寐見履起相見具客主禮咲曰此山罕聞人聲或聞之林中則指以為異君何来之異耶就問其入山時則三十

有七歲也今已七十有二歲矣自云一生無疾觀其顏雖非丹而精神粲然步履甚健固知其有所養也至玉女殿右觀韓姑姑遺蛻遺僮撤所障亂覺啓棺蓋窺之卧棺中如初歿者楊氏曰歿幾三十年矣惟槁不腐以杖通其足亦不僵有道者如是蓋楊氏師也將暮假榻坐定微請所有則畜以待盡而已欻有光如燈度室前於林中僕輩驚指楊氏徐掩其戶曰與爾何預豈記所謂昭明者與此亦可見楊氏之有定力矣

女史氏曰沮澤淤泥之地亦有嘉生火談熱惱之場豈無凉果故護呪散花之衆或本目挑心招之人抑翅蜚骨鏁之靈權示跡屣桂纓之跡蓋一淨念則茶坊酒肆即是道林一回頭但脫械放刀立成正果彼微豸且能化殼宴合真詮頑石猶知點頭本含佛性而況若而人者乎余撰是記首列禪玄夫亦開方便之門導歸斐之路者也

青泥蓮花記卷二

青泥蓮花記卷三

江東梅禹金篹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忠

韓靳王梁夫人宋

韓靳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廡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齁齁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為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

卜夜盡懽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為夫婦靳王後立殊功為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靳王嘗邀兀术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擢朝為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韓世忠授鄜延路副總管屯淮陽苗傅劉正彥反部兵赴行在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為傅所質朱勝非紲傳白太后遣慰世忠於是名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迓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

夜會世忠於秀州世忠計正彦及追傳誅之兀
术將入侵以世忠為制置使守鎮江金兵至世
忠已先屯焦山大戰將士合梁夫人親執桴鼓
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相持黃天
蕩者四十八日兀术窮蹙祈請甚哀潛鑿渠三
十里絶江遁去宋史

毛惜惜

毛惜惜者高郵妓女也端平二年別將榮全率
衆據城以畔制置使遣人以武翼郎招之全偽
降欲殺使者方與同黨王安等宴飲惜惜恥於
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為太尉更
生賀今乃閉門不納使者縱酒不法乃畔逆耳
妾雖賤妓不能事畔臣全怒遂殺之越三日李
虎破關禽全殺之并其妻子及王安以下預畔
者百有餘人悉傳以法宋史

高沙榮全據城叛召官妓毛惜惜佐酒罵曰汝
本健兒官家何負於汝而反吾有死耳不能為
反賊行酒全以刃裂口立命腐之罵至死不絶

闔臣以聞特封英烈夫人且賜廟湖紫岩有詩
云淮海艷姬毛惜惜蛾眉有此萬人英恨無七
首學秦女向使裹頭真果卿玉骨花顏城下土
氷魂雪魄史閨名古今無限腰金者歌舞筵中
過一生隨隱漫録○三朝野史云秋山先生方岳為作傳

張鳳奴　金

元興元年北兵攻城矢石之際忽見一女子呼
於城下曰我倡女張鳳奴也許州破被俘至此
彼軍不日去矣諸君努力為國堅守無為所欺
也言竟投濠而死朝廷遣使馳祭于西門正大
天興之際婦人節義可知者特數人耳鳳奴之
事別史録之蓋亦有所激云金史

忠徐倡　元

至正壬辰秋邊寇陷常州守吏望風奔潰徐婦
倡者寇命以佐燕乃憤詈弗從竟刺死之未幾
江浙平章定定来赴復儒流吴寅夫趙君謨等
以從逆伏誅嘉興張翔南翼作忠徐倡詩以白
于世曰西神戕戕雕孽蔓乘兵淦旰膏國武乏

興嗟爾尸素營賄朋城弗典守妖狐凌彼章逢之徒冠倫魁能蒲伏轡服倒授太阿廉以承天倡冶容倚市矜鬢妖驅之俾侑樂頹玉肆詈無陵兢噤譙褫舞餘怒攘植鬍髯鬖鉛為鋼刃劃贋載營霸灼上升顧守臣鉅儒汗恣銜愧死莫懲二儀磅礴忠義氣猶出下里孰可仍桓桓執夷徒乃反經溝瞀爾倡丹衷燭日月易彩黛譽聲繩繩汙瀆流回清澈噫當是時也姦兇潛志勢

飲薰天雖厚祿重臣義冠世儒罔不效力執事戰兢奔走於指揮之下而倡優下賤乃能奮不顧身獨何人與夫徐氏之與英烈夫人同一死耳而無有為之舉申朝廷褒贈封號以為世勸惜哉輟耕錄

女史氏曰嬪終于其所事而忠矣況倡乎彼徐倡之三人者即終事且難于國又何以死焉夫忠及於倡其世亦良可悲矣梁夫人不難于識靳王爾親執桴鼓以作士氣而疏夫失機以車

軍志所謂勁烈不貳心之臣豈復得辱以巾幗哉則又何論于倡也

記義

嬌嗔鹿（紀聞綠名嗔鹿嬌如）

柳睦州俊邁風格特異自隋之後家富於財嘗因調集至京師有名娼曰嬌陳者姿藝俱美為士之子所奔走睦州一見因求納焉嬌陳曰第中設錦帳三十重則奉侍終身矣本易其少年乃戲之以行嬌陳

大驚且賞其奇特竟如約入柳氏之家執僕媵之禮節操為中表所推玄宗在人間聞嬌陳之名及召入宮見上因涕泣稱痼疾且老上知其不欲背柳氏乃許其歸（唐語林乾臊子）

張紅紅

大曆中有才人張紅紅者本與其父歌於衢路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在昭國坊南門裏青於街廳中聞其歌者喉音嘹亮仍有眉首即納為姬其父舍於後戶優給之乃自傳其藝頴悟絕

倫嘗有樂工自撰歌即古長命西河女也加減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侑歌於青青名紅紅於屏風後聽之紅乃以小豆數合記其拍樂工歌罷青入問紅紅如何云已得矣青出云有女弟子久曾歌此非新曲也即令隔屏風歌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異遂請相見欽伏不已再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翊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曲娘子尋為才人一日內史奏韋青卒上告紅紅乃上

前嗚咽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韋青妾不忍忘其恩乃一慟而絕上嘉歎之即贈昭儀也（樂府雜錄）

宋齊丘妻魏氏南唐

齊丘豫章人父嘗在鍾傳幕下齊丘素落魄父卒家計蕩盡已在窮悴朝夕不能度時姚洞天為淮南將素好士齊丘欲謁之且囊空無備紙筆之費計無所出但於逆旅杜門而坐如此殆數日隣房有散樂女尚幼問齊丘何故

何以數日不出齊丘以實告女歎曰此甚小事秀才何吝一言相示耶乃惠以數緡齊丘市紙墨為詩咏以投洞天其略曰其學武無成攻書失志歲華增蹭蹬身事蹉跎會中之萬仞青山壓低氣宇頭上之一輪紅日燒盡風雲加以天步凌遲皇綱廢絕四海淵黑中原血紅挹飛蒼走黃之辨有出鬼沒神之機洞天怒其言大不即接見齊丘窘急乃更其啟翌日復至其略曰有生不如無生為人不若為鬼又云其為誠懇萬

端只為饑寒兩字洞天始憫之漸加以拯救徐溫聞其名召至門下及昇之有江南也齊丘以佐命遂至將相乃上表以散樂女為妻以報宿惠許之（五代史補）

宋齊丘者父為江西鍾傳副使父卒羈旅淮南欲上書干謁而無紙墨行嘆道中有娼婦遇之問曰少年何不樂如此齊丘以情告召歸置食贈錢數千因曰郎時至此不遣郎有所關也齊丘感之及貴納為正室（江南別錄）

宋齊丘殘暴人也父誠為江西鍾傳副使卒於任時天下已亂經籍道熄齊丘獨好學有大志及鍾傳敗齊丘益窮隨衆東下糊口於倡優魏氏烈祖時為昇州刺史延四方之士齊丘依焉歷位左丞相司徒遂以魏為正室封國夫人元宗朝齊丘坐罪放歸青陽自縊死及後主即位名其妻子還建康館給之　南唐書

瑞卿楚

歐陽彬衡山人世為縣吏至彬特好學工於詞賦馬氏之有湖南也彬將希其用乃攜所著詣府求見之禮必先通名紙有掌客吏衆謂樊知客好賄陰使人謂彬曰足下之来非徒然也實欲顯族致身而不以一物為贶其可乎彬恥以賄進竟不與所而樊氏怒擲名紙于地曰豈吏人之子乎欲干謁王侯耶彬深恨之因退而為詩曰無錢將乞樊知客名紙生毛不為通因而落魄街市歌姬酒徒無所不狎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遂延於家瑞卿能歌每歲武穆王生辰必歌於筵上時湖南自舊管七郡外又加武陵岳陽是九州彬作九州歌以授瑞卿至時使歌之實欲感動武穆既而竟不問彬歎曰天下分裂之際廝徒負養皆能自奮我何負而至此耶計無所出思欲竄入鄰道但未有所向居無何聞西蜀圖綱將發彬遂謀入蜀且私謂瑞卿曰吾以干謁不遂居於汝家未嘗有倦色其可輕棄乎然士以功名為不朽不於此時圖之恐貽後悔今恐他適庶幾有成勿以為念瑞卿曰君於妾不可謂之無情然一旦不以妾自滯割愛而去得非功名之將至耶妾誠異之家財約婚雖不豐頗分為半以資路途彬亦不讓因以瑞卿所贈盡賂綱吏求為駕船僕夫綱吏許之既至蜀遂獻獨鯉朝天賦蜀主大悅擢居清要其後官至尚書左丞相出為夔州節度使既領夔州穆王已薨其子希範繼立因致書於希範得書大疇昔入蜀之由仍以衡宗族為託希範得書大慙於家瑞卿能歌毎歲武穆王生辰士皆延客之　五代史補

杭妓薛希濤宋

祖無擇熙寧中知杭州坐與官妓薛希濤通為王安石所執希濤榜笞至死不肯承伏武林舊事

台妓嚴蕊字幼芳善琴奕歌舞絲竹書畫藥名蕊舟勝說

天台營妓嚴蕊字幼芳善琴奕歌舞絲竹書畫色藝冠一時閒作詩詞有新語頗通古今善逢迎四方聞其名有不遠千里而登門者唐與正守台日酒邊嘗命賦紅白桃花即成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與正賞之雙縑又七夕郡齋開宴坐有謝元卿者豪士也夙聞其名因命之賦詞以已之姓為韵酒方行而已成鵲橋仙云碧梧初出桂花纔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懶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怕天上方纔隔夜元卿為之心醉留其家半載盡客囊橐餽贈之而歸其後朱晦庵以使節行部至台欲摭與正之罪遂指其嘗與藥

為濫繫獄月餘藥雖備箠楚而一語不及唐然猶不免受杖移籍紹興且復就越置獄鞫之久不得其情獄吏因好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亦不過杖罪況已經斷罪不重科何為受此辛苦邪蕊答曰身為賤伎縱是與太守有濫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眞偽豈可妄言以汙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辭既堅於是再痛杖之仍繫于獄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聲價愈騰至徽阜陵之聽未幾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為憲因賀朔之際憐其無辜猝命之作詞自陳藥略不構思即口占卜筭子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即日判令從良繼而宗室近屬納為小婦以終身焉夷堅志亦嘗略載其事而不能詳余蓋得之天台故家云

呂伯恭嘗與仲友同書會稽東野語○周密齊東野語云朱晦庵按唐仲友事或云是不然也蓋唐平時恃才輕晦庵而陳同父頗為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同父游台嘗狎籍妓為唐脫籍許之偶鄰集唐品妓云汝果欲從

陳官人邪妓謝唐云汝須能忍餓受凍乃可妓家無復前之奉承矣陳知其為唐所賣亟往見朱朱問近日小唐云何苔曰何作監司朱銜之遂以部使者出迎少稽朱唐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銜之遂以部使者出迎少稽朱內有冤獄之再巡按既至台適唐出索郡印付以次官乃撫唐罪既蓋以陳言為信也陳亦作奏馳上時唐鄉相王淮當軸既進呈上問王王奏此秀才爭鬧氣耳遂明平其事詳見周平園王季海日記而朱門諸賢所著年譜道統乃以季海右唐而并斥之非公論也其說聞之陳伯玉式卿呂云

樊事真　元

樊事真京師名妓也周仲宏叅議嬖之周歸江南樊飲餞于齊化門外周曰別後善自保持毋貽他人之誚樊以酒酹地而誓曰妾若負君當刳目以謝君子亡何有權豪家來其母既迫於勢又利其財樊始則毅然終不獲已後周來京師樊相語曰別後非不欲保持卒為豪勢所迫昔日之誓豈徒說哉乃抽金篦刺一目血流遍地周為之駭然因歎好如初好事者編為雜劇曰樊事貞金篦刺目行於世

馮蝶翠　本朝

洞庭葉其商于大梁眷一妓馮蝶翠者盤其獃迫凍餒為磨傭久之馮騎驢過其處葉適在街頭曬麥馮下驢走小巷中使驢夫拍葉葉辭以無顏相見強而後至馮對之流涕曰君為妾至此乎出白金二兩授葉云以此具禮更衣來訪吾母如言而往馮私以五十兩贈之曰行矣勉為生計葉戀戀不捨隨簪其金仍傭于磨家歲餘解逅如初馮謂葉汝豈人耶要之抵家重與十鎰且云橐傾矣儻更留必縊死以絕君念葉遂將金去買布入陝換褐利倍又販藥至揚州

數倍貿易三載貨盈數千乃以其千取馮歸老焉彼哉以勢利交者盛如趨市衰如葉促聞斯妓之行能無愧乎

女史氏曰嬌陳而下或酬恩于知已或務分于窮交既勝薛公之市朝盈暮虛復異和氏之癖銅山錢樹固此曹所鮮能也嚴蘂至吏治榜笞而終不以一言汙鑠士大夫亦誠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乎朱元晦於是失刑矣彼希濤以死猶烈焉悲夫

王翹兒者故臨淄民家女也自少闇於倡家冒其姓為馬假母呼之曰翹兒携之来江南教之吳歈即善吳歈教之彈胡琵琶即善彈胡琵琶翹兒貌不逾中色而音吐激越度曲婉轉往往傾其座人一時平康里中諸老妓皆從翹兒習新聲竟不能過之也然翹兒有至性雅不喜媚客大腹賈齎多金賂翹兒意稍不屬輒憧憧不開明或竟夕虛寢而詰明日大腹賈恚而收金去以是假母呼為翹兒故識之而華老人亦私覷所謂王夫人者心知為翹兒來歟也歸告督府曰賊未可圖也第所愛輩王夫人者臣視之有外心當藉以殄賊耳督府曰善乃更遣羅中書詣海說降而益市金珠寶玉以陰賄翹兒翹兒日夜在帳中從容言大事必不可成不如降也江南苦兵久矣降且得官終身當共富貴海遂許羅中書約降於督府督府選日大整兵佯稱迓降比迫海寨海信翹兒言不為備督府急麾兵鼓

噪而進斬海首而生致翹兒盡諸倭人殲焉捷
至督府供張轅門以享諸叅佐令翹兒歌而遍
行酒諸叅佐皆起為督府壽督府酒酣心動亦
握槊降階而與翹兒戲夜深席大亂明日督府
頗悔夜来醉中事而以翹兒功高不忍殺之乃
以賜所調永順酋長翹兒既從永順酋長去之
錢塘舟中輒怊怊不自得嘆曰明山遇我厚我
以國事誘殺之殺一酋而更屬一酋何面目生
乎夜半投江死外史氏曰余過海上海上之縉

紳先生多能道翹兒死事蓋得之華老人口云
昔李陵陷虜欲乘匈奴之間為漢内應迄無成
立潰其家聲悲夫翹兒以一賤倡能審於順逆
身陷不測竟滅賊以報國誠偉烈矣太史公曰
禍之生由愛姬殖則海之謂也而翹之卒死以
殉海其或可附於墮樓之義也乎海陽集○督府胡宗憲

女史氏曰宗伯義翹兒以殉海要其志專滅賊
耳不嫚夷生可也余故置于忠義之介督府大
度人握槊更衣何所是悔而夷之且安信賞哉

記孝

新王三　本朝

吳邑人朱生宣德中商於湖襄泊舟官河下其
旁四方客雲集娼船附焉一日忽傳名妓新王
三者至衆競出觀果艷姬也與一優偕来其船
比朱生之船既數日凡生言咲動作娼罔不察
數以言挑生生亦漫應之一日生登岸獨留一
僕在倡乃移船就僕密問生之年里性度及其
家族生計以及妻之怒悍子之多窘極悉僕一

一告之明日晚娼使優邀生飲潛告生曰君但
言延我入舟我欲有言於君耳生從之娼既入
生舟戚戚無歡容生數殷勤之娼亦漠然不顧
倩其歌亦不肯俄先去卧榻上生有新衫在榻
娼取碎裂之生亦無慍容酒罷就寢中夜閒之
娼乃低語生曰我有寃欲圖之久久不獲日者
吾察君久似見君有仁心人故輒自求近凡君
身家我固悉知矣獨不見君性度適裂衫乃試
君耳我用意精如此君若能擔負則我事乃濟

青泥蓮花記卷四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節一

姚玉京　宋末○南史作梁

姚玉京娼家女也嫁襄州小吏衛敬瑜溺水而死玉京守志養舅姑常有雙燕巢梁間一日為鷂鳥所獲其一孤飛悲鳴徘徊至秋翔集玉京之臂如告別然玉京以紅縷繫足曰新春復來為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詩曰昔時無偶去今

年還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自爾秋歸春來凡六七年其年玉京病卒明年燕來周章哀鳴家人語曰玉京死矣墳在南郭燕遂至墳所亦死每風清月明襄人見玉京與燕同遊漢水之濱至唐李公佐譔燕女墳記南史云霸城王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勸姑成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為亡壻種樹數百株墓前桓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為詩曰蓁前一株短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頡城何足奇所住戶有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義更來猶帶前緣乃以緣繫為脚為志後歲此燕果復更來猶偏棲女復為詩曰昔年無偶別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下

忍復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於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閭又表於臺

李娃傳唐白姓舊名一元稹詩注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倡女也節行瓌奇有過於衆然而生自託於煙花之下以其門地才貌為行第之稱者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為傳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滎陽公者略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雋朗有詞藻迴然不羣深為時輩推服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篤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一第如指掌自毗陵發月餘抵長安居于布政里常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於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闉一扉有娃方憑一雙鬟青衣而立妖姿孌妙絶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於地候其從者勅取之累眄於娃娃迴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揖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游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狎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贍前與之通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扣其門俄有侍兒啓扃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不荅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當整粧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牆間見一姥垂白上接即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汝不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直耶延生於遷賓之館館宇甚麗與生偶坐邑曰某有女嬌小伎藝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豔異生遽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迎敘寒燠觸類妍媚目所未睹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鼓已發矣生紿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冀其遠而見留也姥曰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

道里遼闊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歎目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雙繅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其粗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俄徙座于西堂帷幕簾榻煥然奪目粧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詼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其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至未嘗或捨娃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訪其故具以告姥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曰男女之際大慾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止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薦君子之枕席生遽下階拜而謝焉曰願以已為厮養姥遂目之為郎飲酣而散及晨盡徙其囊橐因家於李之第自是生屏跡戢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其家童歲餘資財僕馬蕩盡邇來姥意漸怠妓情

否娃下車姬逆詢之曰何久疎絕相視而咲娃引生拜之既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蔥蒨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一人靴大宛馬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姬曰方寸亂矣其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偶語一手揮之令生止於戶外曰姨且歿矣當與其議喪事以濟其急柰何遽相隨而去乃

止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當繼至生遽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絨之生大駭詰其鄰人鄰人曰李本稅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紫服質饌而食賃捐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通旦目不交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扣其扉食頃無人應生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

遽訪之曰姨氏在乎曰無之生曰昨暮至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尚書宅昨有一人稅此院云遷中表之遠至者未暮去矣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生悲懣絕食三日遘癘甚篤旬餘逾甚邸主懼其不起所疾徙之于凶肆中綿綴移時闔目頹眄左右僝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為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帽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翼而至即生也整其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儕凶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長知生絕妙廼醵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耆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闢所傭之器於天門街以優劣其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要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

是里胥告於賊曹賊曹聞於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自旦閱之及亭午歷祇輦轂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慙色廼置層榻于南隅有長鬣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鬚揚眉抃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恃其風勝顧盼左右傍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為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帽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翼而至即生也整其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流涕

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響振林木曲度未終聞者歔欷掩泣西肆長為衆所誚益慙恥密置所輸之直於前及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下謂之入計時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裹裹有百結繈縷如懸鶉持一破瓢巡於閭里童竊往視焉有老豎即生乳母壻也見生之舉錯辭氣猶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為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

豎間馳往訪於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歟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之矣豎瀟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色動迴翔將歷於衆中豎遽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此汚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迺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棰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其師命相狎嫗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歎令二人齎葦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于道周行者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策而起被布裘裘有百結繈縷如懸鶉持一破瓢巡於閭里以乞食為事自秋徂冬夜入於龔壤窟室晝則周游廛肆一旦大雪生為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啓至安邑東門循里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啓左扉即娃之第也生不之知偶連聲疾呼饑凍之甚音響悽切所不忍聽娃自閣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癘殆非人狀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某郎耶生憤懣絕倒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于西廂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蘇而復絕姥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當逐之柰何容至此娃歛容却涕曰不然此宦家子也當

昔驅高車持金裝至其室不踰垂而蕩盡且
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行令其失志不浮
齒於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
之又囚蹲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為其也生親戚
滿朝一旦當權者恣察其本末禍將及矣況欺
天負人鬼神不祐無自遺其殃耳某為姥子迨
今有二十歲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
十餘頗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
別卜所詣所詣非遙晨昏得以溫清其願足矣

姥度其志不可奪也因許之給姥之餘有百金
離北隅四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
服為湯粥通其腸於以蘇乳潤其臟旬餘方薦
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
肌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異時娃謂生曰體已
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寐慮默想曩日之藝業可
溫習矣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遊生
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闤墳典之肆令生揀而
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百慮以

生縣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
四方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科策名第一授成都
府參軍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將之官娃謂生曰
今之復子本軀妾亦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
老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嫻無自
黯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
當自剄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請彌懇娃曰
送子涉江至於劍門當令我迴生許諾月餘至
劍門未及發而除書言生父由常州詔入拜成

都尹兼劍南採訪使洪辰父到生因投刺謁于郵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本末父大奇之詰娃安在曰送兒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留娃於劍門築別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為親所眷尚後數歲生父母偕歿與娃持孝甚至有靈芝產于倚廬一歲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燕數十巢其層甍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封卅國夫人有四子皆為大官其卑者猶為太原尹弟兄姻婭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

贊曰嗟乎倡蕩之姬節行如此雖古先烈女不能踰也烏得不為之嘆息哉余伯祖嘗牧晉州轉戶部為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為代故諳詳其事貞元中余與隴西李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卅國之事公佐撫掌嘆聽命余為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時乙亥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云

叛臣辱婦每出於名門世族而伶工賤女乃有潔白堅貞之行豈非秉彝之良有不間耶觀夫項王悲歌虞姬劒石崇赤族綠珠墜建封卒官盼盼死祿山作逆雪清慟昭宗被賊官姬菽少游謫死楚伎經若是者誠出天性之所安因非激以干名也至於娃之守志不亂卒相其夫以底於榮美則尤人所難嗚呼倡也猶然士乎可以知所勉矣

后村詩話鄭畋名相父亞亦名卿好事者作李娃傳謂亞為元和之子按畋與鷹攜俱李新外甥安有是哉

霍小玉傳　唐蔣防撰

大曆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試于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于新昌里生門族清華少有才思麗詞佳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翕然推服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

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琪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性便辟巧言語高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推為渠帥常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經數月生方閒居舍之南亭申未間忽聞扣門甚急云是鮑十一娘至揖衣從之迎問曰鮑姑子作好夢也未有一僕人謫而来鮑咲曰蘇姑子作好夢也未有一僕人謫在下冢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矣生聞之驚躍神飛體輕引鮑手卫拜且

謝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毋曰淨持即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居于外易姓為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姿質穠豔一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昨遣其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其具說十郎他亦知有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住在隊業坊古寺曲甫上東閤宅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迓至曲頭見桂子即潛矣鮑既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僮秋鴻於從兄京兆叅軍尚公處假青驪駒黃金勒其夕生澣衣沐浴脩飾容儀喜躍交并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恍恐不諧也徘徊之間至于亭午遂命駕疾驅直抵勝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即下馬令牽入屋底急急鑰門見鮑果從內出来遥咲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誚未畢引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来

鳥語曰李郎入来急下簾者生本性雅澹心猶疑懼忽見鳥語愕然不敢進逡巡鮑引淨持下堦相迎延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綽多姿談笑甚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又見容儀雅秀名下固無虛士其有一女子雖拙教訓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子頗為相宜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旨今亦便令永奉箕箒生謝曰鄙拙庸愚不意顧盼儻垂録采生死為榮遂命酒饌即令小玉自堂東閤子中出来生即拜迎但覺

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耀輝映精彩射人既而延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来即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一見玉乃低鬟微哏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生遽起逡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安敢不好相暎才貌相兼無母女相顧而哏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歌唱初不肯母固強之發聲清亮曲度精奇酒闌及暝鮑引生就西院趨息閑庭遂宇簫幔甚華鮑令侍兒桂子浣沙與

生脫靴解帶須臾玉至言敘溫和辭氣宛媚解羅衣之際態有餘妍低幃暱枕極甚歡愛生自以為巫山洛浦不過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謂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愛託其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蘿無託龜扇見捐極歡之際不覺悲生生聞之不勝感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縑著之盟約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桃褰幄執燭授生筆硯

媵嫱者固亦衆矣況堂有嚴親室無家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未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怪曰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纔二十有二逮君壯室之秋猶有六歲一生歡愛幸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求秦晉亦未為晚妾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媿且感不覺流涕因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恐未愜素

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
月必當却到華州尋使奉迎相見非遠更數日
生遂訣別東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覲親至
家旬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
太夫人素嚴毅生逡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
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聘財必以百
萬為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須求
而便託假故遠投親知歷涉江淮自秋及夏生
自以孤負盟約大慙回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

遥託親故不遺漏言玉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
詞詭說日日不同博求師巫遍詢卜筮懷憂抱
恨周歲有餘羸臥空闈遂成沉疾雖生之書題
竟絶而玉之相望不移賂遺親知使通消息尋
求既切資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
玩之物多託於西市寄附鋪肆景先家貨賣曾
令侍婢浣沙將粧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
遇內作老玉工見浣沙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
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鬟令我作此
酬以萬錢我嘗不忘汝是何人從何而得浣沙
曰我小娘子即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
夫壻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悒悒成疾今將二年
令我賣此賂遺於人使求音信玉工悽然下泣
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
見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
前事公主亦為之悲歎良久給錢十二萬焉時
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既畢於聘財還歸鄭
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請潛卜靜居不令

人通有明經崔允明者生之重表弟也性甚長
厚等歲常與生同飲於鄭氏之室盃盤笑語曾
不相間每得生信必誠告於玉玉常以薪芻衣
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既至崔具以誠告玉
玉且數曰天下寧有是事乎遍託親朋多方召
致生自以愆期負約又知玉疾候沈綿慙恥忍
割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以迴避玉日夜涕泣
都忘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寃憤益深委頓
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共感玉

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益之薄行昔已三月人多春游益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翫牡丹花步於西廊遞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甚麗草木榮華傷哉鄭君衙宻空室足下終能棄置實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為思之歎讓之際忽有一豪士衣輕黃紵衫挾朱筋彈風神俊美衣服輕華唯見一剪頭胡雛從後潛行而聽之俄而前揖益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東姻連外戚雖乏文藻心嘗樂賢仰公聲華常思覿止今日幸會得覩清揚某之弊居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情妖姬八九人駿馬十數匹惟公所要但顧一過生之儕輩共聆斯述更相歎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適便託事故欲迴馬首豪士曰弊居咫尺忍相棄乎乃挽挾其馬牽引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曲生精神恍惚鞭馬欲迴豪士遽命奴僕數人抱持而進車走推入車門便令鑰却報云李十郎至也

先此一夕王夢黃衫丈夫抱生来至席使玉脫鞋驚悟而告母因自解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凌晨請母粧梳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俄頃之間強為粧梳綿旦久轉側須人忽聞生至歎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

時復掩袂還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歔欷頃之有酒殽數十盤自外而来一坐驚視遽問其故悉皆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睨視生良久遂舉杯酒於地曰我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詣顏稱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徵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為厲鬼使汝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盃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絶母

召舉屍實于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矣生為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將葬之夕生忽見玉總帷之中容貌妍麗宛若平生着舊石榴裙紫褾襠紅綠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綉帶顧謂生曰魏君相送高有餘情幽冥之中能不感歎言畢遂不復見明日葬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哀而返後月餘就禮于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夏五月與盧氏偕行歸于鄭縣至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外叱叱之聲生驚視之則見一男子年三十餘姿狀温美藏身映幔連招盧氏生惶遽走起逶遲慢數匝倏然不見生自此心懷疑惡猜忌萬端夫妻之間無聊生矣或有親情曲相勸喻生意稍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氏方鼓琴於牀忽見自門拋一斑犀鈿花合子方圓一寸餘裏有輕紬作同心結墜于盧氏懷中生開視之見相思子二叩頭蟲二發殺觜一驢駒媚少許生當時憤怒叫吼聲如豺虎引琴撞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亦終不自明爾後徃徃暴加捶楚備諸毒虐竟訟于公庭而遣之盧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屬暫同枕席便加妬忌或有因而殺之者生嘗游廣陵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營曰我嘗于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日日陳說欲令懼已以肅清閫出門則以所解覆營於牀周迴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劍甚利顧謂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加猜忌至于三娶

率皆如初

太原伎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弱冠能屬文天縱浩汗貞元年登進士第畢關試薄游太原於樂籍中因有所悅情甚相得及歸乃與之盟曰至都當相迎耳即灑泣而別仍贈之詩曰驅馬漸覺遠徊頭長路塵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去意既已甘居情諒多辛五原東北晉千里西南

秦一歷不出門一車無停輪流萍與繫匏早晚
期相親尋除國子四門助教住京籍中者思之
不已經年得疾且甚乃危牀引鬐刀而匝之顧
謂女弟曰吾其死矣苟歐陽生使至可以是為
信又遺之詩曰自從別後減容光半是思郎半
恨郎欲識舊來雲髻樣為如開取鏤金箱絹筆
而逝及詹使至女弟如言徑持歸京具白其事
詹啓函閱之又見其詩一慟而卒故孟簡賦詩
哭之序曰閩越之俗英惟歐陽生以能文擢第爰

始一命食太學之祿助成均之教有庸績矣我
唐貞元已卯歲曾獻書相府論大事風韻清雅
詞旨切直會東方軍興府縣未暇慰薦久之倦
遊太原還来帝京卒官霊臺悲夫生於單貧以
狥名故心專勤儉不識聲色及兹筮仕未知洞
房纖腰之為蠱惑初抵太原居大將軍宴席上
妓有北方之尤者屢目於生生感悅之留賞罢
月以為燕婉之樂盡在是矣既而南轅妓請同
行生曰十目所視不可不畏辭焉請待至都而

類於此暇日偶作詩以斷之云有客初北遂驅
馬次太原太原有佳人神豔照行雲座上轉橫
波流光注夫君夫君意蕩漾即日相交歡定情
非一詞結念誓青山生死不變易中誠無間言
此為太學徒彼屬北府官中夜欲相從嚴城限
軍門白日欲同居君畏他人聞忽如隴頭水坐
作東西分驚離腸千結滴淚眼雙昏本期達京
師迴鴈相追攀宿約始垂阻彼憂已纏綿高鬟
若黃鸝危髻如玉蟬纖手自整理剪刀斷其根

柔情託侍兒為我遺所歡所歡使者來侍兒因復前收淚取遺寄深誠祈為傳封來贈君子顧言慰窮泉使者迴復命遲遲蓄悲酸詹生喜顏施倒屣走迎門長跪聽未畢驚傷涕漣漣不飲亦不食哀心百千端襟情一夕空精爽旦日殘來哉浩然氣潰散歸化元短生雖別離長夜無阻難雙魂終會合兩劒遂蜿蜒丈夫早通脫巧咲安能干防身本苦節一去何由還後生莫沉迷喪其真

闕川名士傳○葛常之韻語陽秋云韓退之作歐陽詹哀詞言其事父母至孝又曰讀其書知其為慈考宦隆養而來京師其心將以有為而歸及親觀闕川名士傳載詹既慤期崩太原之妓以授詹一見大悅而亦卒集中載初發太原寄所思詩所謂高城已不見冲冲乃其人也豈退之以同鄉之故而回護其短歟嗚呼詹能義陳蕃之不從亂而不能割愛於一婦人能薦韓愈之賢而不能以貽親憂為念殆有所蔽而然也如樂津非擾絕句與聞涼州詩皆賦情不薄有以知其享年之不長也

張建封妾盼盼一云許

盼盼姓關氏張建封武寧門下客皆詞人名士至於歌舞妹必求知書者盼盼乃徐府奇色也初納之燕子樓三日樂不輟後別構新樓貯寵之公薨盼盼感恩誓不他適或有問答皆以詩有燕子樓集三百首白樂天有和燕子樓詩其序云徐州張尚書有愛妓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予為校書郎時遊淮泗間張尚書宴予酒酣出盼盼佐歡予因贈詩落句云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一歡而去爾後絕不復知茲一紀矣昨日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繪之訪余因吟新詩有燕子樓詩三首辭甚婉麗詰其由乃盼

盼所作也繪之從事武寧累年頗知盼盼始末云張尚書既歿彭城有張氏舊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于今尚在盼詩有云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又云北邙松栢鎖愁烟燕子樓中思悄然自埋劒履歌塵散紅袖香銷已十年又云適看鴻鴈岳陽迴又觀玄禽遍社來瑤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余嘗愛其新作乃和之云滿窓明月

滿簾霜被冷燈殘拂卧床燕子樓中寒月夜秋来秖為一人長又云細帶羅衫色似烟幾迴欲起即潸然自從不舞霓裳袖疊在空箱二十年又云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墓上来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又贈之絶句云黄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三四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後仲素以余詩示盼盼乃反覆讀之泣曰自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人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所以偷生爾乃和白公詩云自守空樓欲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盼得詩後往往旬日不食而卒但吟詩云兒童不識冲天物謾把青泥汚雪毫白氏長慶集及麗情集諸妓三四〇黄金一作金一首白集云傷張僕射一作徐州張尚書十年二十年白集作十年一年記曰徐州白使君知有不自由樓高燕子飛樓上美人帘幕卷春風昨夜深院春色恨依然人不見只有年年舊燕歸春風昨夜深院春色恨依然人不見只有年年舊燕歸春風昨夜深院春色恨依然人不見只有年年舊燕歸

中燕古今如夢何曾覺何曾夢覺四有舊歡新怨異時對南樓夜景為誰好徐浩歎〇素少游調笑令詠盼盼詩曰百尺樓高燕子飛樓上美人帘幕卷春風一去音容遠只有年年舊燕歸春風昨夜深院春色恨依然人不見只有年年舊燕歸春風昨夜深院空春色戀戀曲子曰空戀戀戀曲子曰空戀戀一去音容遠只有年年舊燕歸春風昨夜深院空春日晚將軍一去音容遠只有年年舊燕歸春風昨夜深院空春日晚將軍一去音容遠只有年年舊燕歸春風昨夜深院空春日晚將軍重到人不見十二欄干倚遍〇毛滂民謂笑春眉豐頰亦能賦惠中秀外誰爭似合歡林葉喬今詠盼盼云武寧節度客最賢後東樹葉爭春倚欄干思悄悄寒食月明空照影梨花滿地不開門又詩云雪白楊花撲馬頭花開花落兩悠悠寒食月明空照影梨花滿地不開門又詩云雪白楊花撲馬頭花開花落兩悠悠寒食月明空照影梨花滿地不開門又詩云雪白楊花撲馬頭花開花落兩悠悠

行人春盡過徐州夜深一城頭月曾照張家燕子樓

崔徽

崔徽河中府娼也裴敬中以興元幕使蒲州與徽相從累月敬中使還崔以不得從為恨因而成疾後東川幕府白知退歸徽對鏡寫真謂知退曰為妾語敬中崔徽一旦不及畫中人且為郎死矣發狂疾卒麗情集〇一云有江夏善寫容儀筆元徽之歌畧曰崔徽本是娼家女名丘夏果得絶妙詞云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鈿一葉點漁舟重見如今不自由坐在頭時立在掌有誰知君家長使客有客敬中以死報郎為少游調笑令詩此謝蒲

中有女孤崔徽輕似南山翡翠兒使君當日最寵愛坐中對客常擁持一見裴郎心似醉夜解羅衣與門吏西門寺裏繫曲子回翡翠好容心樂未央樂府至今歌翡翠一見心如醉笑裏偷傳深意羅衣洲上鴛鴦浦使傭奴輕點綴裴郎門吏誰何得結城西幽會毛澤民詠云珠樹孤中翡翠兒莫論生小誠鷄坎鵲橋高蕩春思秋瓶盼翠碧雙孤琥珀御酥花脫作骨燕紋橫玉雲堆鬢使君年少斷腸人凌波羅襪橫時節河橋思渴詠楊柳岸曉風殘月怜重城月怜重城月明盛花困斂衾裯夜話載洪思亂芳心碎空餅錄冷齋夜話云徽頭子千秋歲詞云半身屏外睡覺唇紅退有人描得○楊倡傳房千里撰李翠玉○廣

楊倡者長安里中之殊色也態度甚都復以冶容自喜王公鉅人享客競邀致席上雖不飲者必為之引滿盡歡長安諸兒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產而不悔由是倡之名冠諸籍中大售於時矣嶺南帥甲貴游子也妻本戚里女遇帥甚悍先約設有異志者當取死白刃下帥幼貴喜淫內苦其妻莫之措意乃陰出重賂削去倡之籍而挈之南海館之他舍公餘而同夕隱而歸雅有惠性事帥尤謹平居以女職自守非其理

不妄發復厚帥之左右咸能得其歡心故帥益嬖之會間歲帥得病且不起思一見倡而憚其妻帥素與監軍使厚密遣導意使為方略監軍乃紿其妻曰將軍病甚思得善棒持煎調者視之寥當速矣其有善婢久給事貴室動得人意請夫人聽以婢安將軍四體如何妻曰中貴人信人也果然於吾無苦耳可促名婢來監軍即命倡冒為婢以見帥計未行而東廷而伺之矣須臾擁健婢數十列白梃熾膏鑊於庭

其至當投之沸鬲帥聞而大恐促命止之倡且至帥曰此自我意幾累於渠今幸吾之未死也必使脫其虎喙不然且無及矣乃大遺其奇寶命家僮榜輕舸衛倡北歸自是帥之踰旬而物故而倡之行適及洪矣問至倡乃盡返帥之賂設位而哭曰將軍由妾而卒將軍且死妾安用生為妾豈孤將軍者耶即擊奠而死之

贊曰夫倡以也事人者也非其利則不合矣

而楊能報帥以死義也却帥之賂廉也雖為倡差足多乎太平廣記○嬖之下志有而無歌捧特作奉侍信人作言仁

段東美

薛宜僚會昌中為左庶子充新羅冊贈使由青州泛海船頻阻惡風雨至登州却漂迴泊青州郵傳一年節使鄔漢貞尤加待遇有籍中飲妓段東美者薛頗屬情連帥置於驛中是春薛發日祖筵嗚咽流涕東美亦然乃于席上留詩曰

滄溟望惆悵歡情恰一隼薛到外國未行冊禮旌節曉夕有聲旋染疾謂判官苗甲曰東美何故頻見夢中乎數日而卒苗攝太使行禮薛旋攬迴及青州東美乃請告至驛素服執奠哀號撫柩一慟而卒情緣相感頗為奇事唐賢抒情集

歌者婦

南中有大帥世襲爵位然頗恣橫有善歌者與其夫自北而至頗右容色帥聞而召之每入輒與其夫偕更唱迭和曲有餘態帥欲私之婦拒而不許帥密遣人害其夫而置倡於別室多其珠翠以悅其意逾年往詣之婦亦欣然接待情甚婉孌及就榻婦忽出白刃於袖中擒帥而欲刺之帥掣肘而逸婦逐之適有二奴居前闥其扉由是獲免旋遣人執之以已酉斷其頸兵太平廣記

青泥蓮花記卷五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節二

郝節娥 宋

郝節娥嘉州娼家女生五歲母倡苦貧賣與洪雅良家為養女始笄母奪而歸欲令世其倡娥不樂娼日逼之娥曰少育良家習織作組紃之事又輒精巧粗可以給母朝夕欲求此身使終為良可乎母益怒且罵洪雅春時為蠶叢祠娼與邑少年期因蠶叢具酒邀娥娼與娥徐徐娥見少年倉皇驚走母挽捽不使去不得已坐坐中時時顧酒食輒垂首強飲之則嘔噦滿地少年卒不得侵凌暮歸過雞鳴渡娥度他日必不可脫陽渴求飲自於江以死鄉人謂之節娥云宋史

劉蘇哥 侯鯖錄作賴伎曹姓

晏元獻殊初罷政事守亳社每歎土風彫落一日營妓曰劉蘇哥有約終身而寒盟者適春物暄妍馳駿馬出郊登高壙望長慟遂卒元獻謂士大夫受人眄睞隨燥濕變渝如翻覆手曾一女子不若為序其事以詩弔之云蘇哥風味逼天真恁是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綠一杯祭酒哭青春西清詩話○苕溪漁隱叢話云元獻弔劉蘇哥詩序蓋指宋于京而言也元獻當國宋子京為翰苑晏名宋出妓飲酒賦才雅甚親密之中秋宴罷相與步月庭下子京賦詩達旦方罷翌日晏又作小詞贈宋當草詞頗極詆斥宋而規利之語方宋丁有廣營產以媿私多筏兵間之際餘醒尚在神臺之左右顧者亦為駭嘆

桂英 元人詞作姓謝

王魁下第失意入山東萊州友人招游北市深巷小宅有婦絕豔酌酒曰某名桂英酒乃天之美祿足下得桂英而飲天祿明春登第之兆乃取擁項羅巾請詩生題曰謝氏施中聞雅唱何人戛玉在簫幃一聲透過秋空碧幾片行雲不敢飛桂曰君但為學四時所須我為辦之甘枲魁朝夫暮來踰年有詔求賢桂為辦西游之用將行至州北望海神廟盟曰吾與桂英誓不相負若生離異神當殛之英為祖餞因贈以詩曰

靈沼文禽皆有匹仙園美木盡交枝無情微物猶如此何事風流言別離魁至京師寄詩曰琢月磨雲輪我輩都花占柳是男兒前春我若功成去好養鴛鴦作一池後唱第為天下第一魁思念科名若此以一倡玷辱況家有嚴君不容也不復與書桂賀登第曰人來報喜敲門急賤妾初聞喜可知天馬果然先驟躍神龍不肯後蛟螭海中空却雲驚寵月裡都無丹桂枝漢殿獨成司馬賦晉庭惟許宋君詩身登龍首雲雷疾名落人間霹靂馳一榜神仙隨馭出九衢卿相盡行遲煙霞路穩休回首舜禹朝清正得時夫貴婦榮千古事與君才對各相宜又戲呈曰上都梳洗逐時宜料得良人見即思早晚歸來莊閣內須教張敞畫新眉又聞瓊林宴寄一絕曰上國笙歌錦繡鄉仙郎得意正踈狂誰知憔悴幽閨客日覺春衣帶系長魁父約崔氏為親授徐州俞判桂喜曰徐此去不遠當使人迎我去矣遣僕持書魁方坐廳決事大怒叱書不受

桂曰魁負我如此當以死報之揮刀自刎魁自南都試院有人自燭下出乃桂也魁曰汝固無恙乎桂曰君輕恩薄義負誓渝盟使我至此魁曰我之罪也為汝飯僧誦佛書多焚紙錢格我可乎桂曰得君之命即止不知其他也魁欲自刺母曰汝何悖亂如此魁曰曰與寇會逼迫以死母召道士馬守素屢醮也後桂髮相繫而立有人戒曰汝知則勿復醮也後數日魁竟死聞集俗傳王魁之事集雖有之人必後人妄說無乃宋朝人是非集乃唐末陳翰所編魁及桂皆不見於傳記疑無此事異聞集

且然劉斧入耳按嘉祐中進士秦名說未知言之所起亦不知後民間遺口周密齊東野語不經為王魁共為何人及民為狀元不知京師妄傳訛誤楊道夫為知制誥與楊樂道復考官御試王荊公時為考官先定等第以一為定則詳定程文為定時別取前列不可考矣太常少卿二公何用力定之前後不一公從公從初為首揚封為狀元事實已開而二王之為人皆不詳其生平說初發考所定等第乃付設舉人同考以覆之為共為何人及民

病甚不省覺取書冊中交股川自裁及寸左右脈未久疾勢亦已平復子典抱持之逐免出試院舊又自童稚共筆硯嘉祐癸丑同試於省場傳開之訃可駭亟自汶挈舟抵彭城不起居飲食如此乃有此疾子亦多方開導子何雪子何以宮子為行醫之事子何生語不解其意子何曰吾兄弟自潭來貿鹽陵戶康疾登太學三年子何亦登科為鄆州司理參軍其事皆不然康疾萊州掖縣人祖世田舍翁父名弁字皆子何弟儀為康侯時十五歲二子何在鄆州學不學子何與子同在太學入康疾兄弟隨侍詩書子何又與子儀成人子儀待蘇州官滿河舟中記

義倡傳

鍾將之撰

義倡者長沙人也不知其姓氏家世倡籍善謳尤喜秦少游樂府得一篇輒手筆口詠不置久之少游坐鉤黨南遷道長沙訪潭士風俗妓籍中可與言者或言倡遂往焉少游初以潭去京數千里其俗山僚夷陋雖聞倡名意甚易之及見觀其姿容既美而所居復瀟灑可人意以為非唯自湖外來所未有雖京洛間亦不易得坐語間顧見几上文一編就視之目曰秦學士詞因取覽閱皆已平日所作者環視無他文少游竊怪之故問曰秦學士何人也若何自得其詞之多倡不知其少游也即具道所以少游曰能歌乎曰素所習也少游愈益怪曰樂府名家無慮數百若何獨愛此乎不惟愛之而又習之歌之若素愛秦學士者彼秦學士亦嘗遇若乎曰妾僻陋在此彼秦學士京師貴人也焉得至此籍令至此豈顧妾哉少游乃戲曰若愛秦學士欲見秦學士即我是也徒悅其詞爾若使親見容貌未必然也倡嘆曰嗟乎使得見秦學士雖為之妾御死復何恨少游察其語誠因謂曰吾家有薄技願為君歌倡曰諾少游乃歌其詞曰

以朝命貶出因道而来此爾倡大驚色若不懌者稍稍引退入謂母媪有頃媪出設位坐少游於堂倡冠帔立階下北面拜少游起且避媪掖之坐以受拜已且張筵飲盡左席示不敢抗母子左右侍觴酒一行率歌少游一闋以侑之卒飲甚懽比夜乃罷止少游宿衾枕席褥必躬設夜分寢定倡乃寢先平明起飾冠帔奉沃匜立帳外以待少游感其意為留數日倡不敢以燕惰見愈加敬禮將別囑曰妾不肖之身幸侍左

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妾又不敢從行恐重以為累唯誓潔身以報他日北歸幸一過妾顧畢矣少游許之一別數年少游竟死於藤倡雖處風塵中為人婉娩有氣節既與少游約因閉門謝客獨與媪處官府有召辭不獲然後往誓不以此身負少游也一日晝寢寤驚泣曰吾自與秦學士別未嘗見夢今夢来別非吉兆也秦其死乎亟遣僕順途覘之數日得報秦果死矣乃謂媪曰吾昔以此身許秦學士今不可以死故背之遂衰服以赴行數百里遇於旅館將入門者禦焉告之故而後入臨其喪拊棺絞之三週舉聲一慟而絶左右驚救已死矣湖南人至今傳之以為奇事京口人鍾將之常州枚官以聞於郡守李次山結既為作傳又系贊曰倡慕少游之才而卒踐其言以身事之而歸死焉不以存亡間可謂義倡矣世之言倡者徒曰下流不足道嗚呼今夫士之潔其身以許人能不負其死而不愧於倡者幾人哉倡雖處賤而

節義若此然其處朝廷處鄉里處親識僚友之際而士君子其稱者乃有媿焉則倡之義豈可薄邪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余聞李使君結言其先大父往持節湖湘間至長沙聞倡之事而嘆異之惜其姓氏之不傳云復書長句於後曰洞庭之南瀟湘浦佳人娟娟隔秋渚門前冠蓋但如雲玉貌當年誰為主風流學士淮海英今作多情斷腸句流傳往往過湖嶺未見誰知身已赴舉首却在天一方直北中原數千里自

憐容華能幾時相見河清不可俟北來遷客古藤州渡湘直弔長沙傅天涯流落行路難轗軻征鞍聊一顧橫波不作常人看邂逅乃慰平生慕蘭堂置酒羅饌珍明燭燒將為延佇清歌宛轉繞梁塵博山空濛散烟霧雕床斗帳芙蓉褥上有鴛鴦合歡被紅顏溪夜承宴娛玉笋清晨奉巾櫛匆匆不盡新知樂惟有此身為君許但說恩情有重來何期不別歲將暮午枕孤眠魂夢驚夢君來別如平生與君已別復何別此別無乃非吉徵萬里海風掀雪浪魂招不歸竟長往効死君前君不知向來宿約期無爽君不見二妃追舜號蒼梧恨染湘竹終不枯無情湘水自東注至今斑竹為誰江陽屈原九歌豈不好煎膠續絃千古無我今試作義倡傳尚使風期後來見

楊愛愛

愛愛楊氏本錢唐娼女也垂髫性喜歌舞初學胡琴數曲遂能緣其聲以通他調七月七日泛舟西湖採荷香為金陵少年張逞所調相携潛適旅於京師逾年逞為父捕去不及與愛別留於巷中舍與予相鄰吾母少寡居性嚴怜愛愛為不妄脉往與語一日人傳逞已死吾母往慰問其所歸愛摧然泣下曰是必虛語果然亦當死此舍下自爾素

川原伯呂希純子進呂陶元鈞皆為所侵因鄭公南遷過潭葬於衡山寺益即時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絕江去幾於覆以是觀之豈肯容少游於睚眦累日此不待涕及蘇黃時雖流竄而明已志之矣○少游在欽遲恐不得概疑彈事云浩翁過灘帥留府令會有官妓時時載黃冠話語頗知性命之理寸心自信也按喜春容乙仍瞞其所撰故不入記藻然又一駁喜春容特為說不足信也

食蔬膳日呱呱而泣不復近拈樂器好事者百計圖之終不可得予登第後再至都下往楚子之舍問其良苦楚云愛愛念還之勤感疾而死已終歲矣我家為窀葬國門之東郊其節介高絶至死無能侵亂之者徐仲車嘗作愛愛歌云吳越佳人古云好破家亡國何勝道昨夜開觀愛愛歌坐中歎息無如何愛愛本是媚家女金魂玉魄沉塵土歌舞吳中第一人綠鬢雙鬟纔十五耳聞目見是何事不謂其人乃如許操心危兮厲志深半夜窓前淚如雨假饒一笑得千金何如嫁作良人婦桃李不為當路花芙蓉開向秋風諸忽然一日逢張氏便約終身不相弃山可磨兮海可枯生唯一兮死唯二有如樗櫟叢中木忽然化作瀟湘竹又如黃鳥春風時遷喬林兮出幽谷君走馬來成都弄玉吹簫從幾曲不聞馬上琵琶撥忽作山頭望夫哭去年春風還滿房昨夜明月還滿床行人一去不復返不念開山岐路長前年猶惜鏤金衣今年不

盡深胭脂今年今日萬事已紋鮹翡翠春如泥一女二夫兮妾之所羞不求所事兮志將何求蛾眉皓齒兮妾之所愛不如無生兮庶幾無尤嘍嘍草蟲趯趯阜螽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鴛鴦于飛兮畢之羅之人間所恨兮人迹不到處病鸞歔翼巢空枝

（顧情集侯靖錄）

王幼玉記　淇上李玨

王生名真姬字仙才小字幼玉本京師人隨父流落於衡州女弟女兄三人皆為名娼而其顏色歌舞角於倫輩之上羣妓之下幼玉又出於弟兄之上所與往還皆衣冠士大夫捨此雖巨商富賈不能動其意夏公酉賢夏公酉名噩字良公酉遊衡陽郡矣開宴召之公酉曰聞衡陽有歌妓名王幼玉妙歌舞美顏色孰是也郡侯張郎中紀乃命幼玉出拜公酉見之嗟吁曰使汝居東西二京未必在名妓也取箋為詩贈幼玉名不得聞於天下因命左右取箋為詩贈幼玉曰真宰無私心萬物逞殊形嗟爾蘭蕙質遠離

幽谷清風雲暗助秀雨露濡其泠一朝居上苑桃李讓芳馨由是益有光但幼玉暇日常幽鬱愁寐含花未吐人或詢之則曰此道非吾志也人詢其故則曰今之或工或商或豐或貧或道皆適欲以自養惟我儔塗脂傅粉巧言令色待人至以取其財我思之媿赧無限逼父母姊娣莫得脫此從良人入則事舅姑主祭祀俾人回指曰彼人婦也死有埋骨之地會東都人柳富字潤卿果豪俊之士幼玉一見曰茲我夫也富

亦有意室之然富方倦游凡於風前月下執手戀戀兩不相捨既久其妹竊知之一日詬富以語曰子若復為嚮時事吾不捨子即訟子於官府富從是不復往一日遇幼玉江上幼玉泣曰遇非我造也君宜以理推之異時幸有終身之約無為今日之恨相飲於江上幼玉云吾之骨異日當附子之先隴復謂富曰我平生所知離而復合者甚衆雖言愛勤勤不過取其財帛未嘗以身許之也我髮委地實之若玉他人無敢窺覘於子無所惜乃自解髮剪一縷以遺富富感悅深至去又羈思不浹會併為恨因而伏枕幼玉日夜懷思遣人侍病既愈富為長歌贈之云紫府樓閣高相倚金碧户牖紅暉起其間宴息皆仙子絶世妖姿妙難比偶然思念起塵心幾年謫向衡陽市嬌嬈飛下九天来長在倡家偶然耳天姿材色擬絶倫厭倒花衢衆羅綺紺髮濃堆巫峽雲翠眸橫剪秋江水素手纖長細細圓春筍脫向青烟裏緩步蓮花窄窄弓鳳頭

翹起紅幕底有時哭倚小闌干桃花無顏亂紅委王孫送目以勞魂東隣一見還羞死自此城中豪富兒呼童控馬相追隨千金買浮歌一曲暮雨朝雲鎮相續皇都年少是柳君體段風流萬事足幼玉一見苦留心慇懃厚遺行人囑青羽飛来洞户前惟郎若恨多拘束偷身不使父母知江亭暗共才郎宿猶恐恩情未甚堅解開鬢髻對郎前一縷雲隨金剪斷兩心濃更密如綿自古美事多磨隔無時兩意空懸懸清宵長

嘆明月下花時酒淚凄風前悠入朱絃危更斷淚如珠顆自相連危樓獨倚無人會新書寫恨托難傳柒何幼玉家有毋知此瑞倪蓄嗔怒千金買醉屬傭人密約幽歡鎮相悞將刃欲加連理枝引弓欲彈鸛鵲羽仙山只在海中心風逆波緊無船渡桃源去路隔烟霞咫尺塵埃無覓處郎心玉意共慇懃同指松筠情愈固顧郎誓死莫改移人事有時自相遇他日得郎歸来時携手同上烟霞路富因久遊親促其歸幼玉潛

往別共飲野店中王曰子有清才我有麗艷才色相得誓不相捨自然之理我之心子之意卜諸神明結之松筠父矣子必異日有瀟湘之遊我亦待君之来於是二人共盟焚香致其灰於酒中共飲之是夕同宿江上翌日富作詞別幼玉名醉高樓詞曰人間最苦最苦是分離伊愛我我憐伊青草岭頭人獨立畫船東去櫓聲遲楚天低回望處兩依依　後會也知俱有願未知何日是佳期心下事亂如絲好天良夜還虛

奪傾風結想徒自蕭然風月佳時文酒勝處他人怡怡我獨惘惘如覺自失憑酒自釋酒醒情愈傷惶幾無生意古之兩有情者或一如意一不如意則求合也易今子與吾兩不如意則求偶也難君更待焉事不易知當如所願不然天理人事果不諧則天外神姬海中仙客猶能相遇吾二人獨不得遂豈非命也子宜勉強飲食無使真元耗散自殘其體則子不見我我何望焉子有詩二句吾為子終其篇云臨流對月暗

悲酸瘦立東風自怯寒湘水佳人方告疾帝都才子亦非安春蠻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萬里雲山無路盡勞魂夢過湘灘一日殘陽況西綠簫不捲富獨立庭幃見有半面出於屏間富視之乃幼玉也玉曰吾以思君得疾今已化去欲得一見故有是行我以平生無惡不陷幽獄後日當生兗州西門張遂家復為女子彼家賣餅君子不忘昔日之舊因有事相過幸見我焉我雖不省前世事然君之情當如是我有遺物在侍兒處君求之以為驗千萬珍重忽不見富驚愕但終歎惋異日有過客自衡陽來言幼玉已死聞未死前囑其侍兒曰我不得見郎死亦不安即平日變我手髮眉眼他皆不可寄附我今剪髮一縷手指甲數箇郎来訪我子與之後數日幼玉果死議曰今之娼去就狥利其他不能動心求蕭女霍生事未嘗聞也今幼玉之愛柳郎一何厚耶有情者觀之莫不愴然善諧和音律者廣以為曲俾行於世使係於牙

齒之間則幼玉雖死不死也 青瓚 高識

陶師兒

淳熙初行都角妓陶師兒與蕩子王生狎甚相眷戀為惡姥所間不盡綢繆一日王生拉師兒遊西湖唯一婢一僕隨之尋常遊湖者逼暮歸是日王生與師兒有密誓特故盤桓比夜違岸則城門鎖不可入矣王生謂僕曰月色甚佳清泛不可再乎市酒殽復遊湖中迤邐更闌舉舟倦寢舟泊淨慈寺藕花深處王生師兒相抱投

入水中舟人驚救不及死都人作長橋月以歌之其所乘舟竟為棄物經年無敢登者居無何值禁烟節序士女闐沓舟發如蟻有妙年者方外人也登豐樂樓目擊畫舫絲紜起夷猶之興欲買舟一挫會日已停午雖蓮舫漁艇亦無泊岸者止則棄舟在焉人有以王陶事告者士人笑曰大佳大佳正欲得此即具杯饌入舟遍遊西湖曲盡歡而歸自是人皆喜談爭求售之殆無虛日其價反倍於他舟

陳方伯為杭州志引陶師兒事書其後曰色之迷人一至于此可為永鑒然以絕王生可耳師兒雖匹婦之諒乎要亦無負所事者若楊廷實童導與傅郎皆不得其死者也彼三妓亦以死夫靖難師入有約與周是修死者而學宮之殉無復其人此豈足稱尊生哉將無如信國之取譚玉川耳

林小姐

傅七郎者蘄春人其弟二子傅九年二十九歲好狎遊嘗為倡家營辦生業遂與散樂林小姐綢繆約竊負而逃林母防其女嚴緊志不能遂淳熙十六年九月夜宿用幔帶共縊室內明日告官驗實收葬紹熙三年春吉州蘇客逢兩人於泰州酒肆為主家林氏當壚供役蘇頃嘗識傅問其去鄉之因哭而不荅蘇買酒飲散明日再往尋之主人言傅九郎夫婦在此相伴兩載甚是諧和昨晚偶一客来似說其宿過羞愧不食到夜同窩去今不復可詢所在也夷堅支志

李姝者長安女倡也家甚貧年未笄母以售於宗室四王宮為同州節度之妾總得錢十萬王寵嬖專房漸長益美善歌舞能敬事主意一日忤旨命車載之戚里龍州刺史張侯別第張頃於宴席見其人心動不能忍私顧浔之雖竭死無憚既而獲焉以為籠中物喜駭交抱鏖所蓄妓樂張筵五六日不息姝事之曲有禮節大率如在王宮時然每至調謔誘狎輒莊色斂衽餌以奇玩珍異却而弗顧張固狂淫者必欲力制之乘其理髮簷下直前擁致之姝大呼啜泣走取其佩刀將自剄婢媵奪救浔止由是浸不合張意張恥且怒被酒挺刃突入室逼之姝殊自若謂之曰婦人以容德事人職主中饋姝不幸幼出賤流鬻身宮邸委質妾御不獲託乂要於良家罪實滋大幸蒙同州於忺愛許侍巾屨同州性嚴忌雖親子弟猶不浔見姝之面偶因徼譴甕托於君侯之側所以相待愈於愛子矣不圖

君侯乃欲持貨利見蠢而又憑酒仗劒威脅以死欺天罔人暴媟此誠烈誼丈夫所不忍聞姝寧以頸血汙君侯刀願速斬姝頭送同州正死不憾遂膝行而前拱手就刃張羞愧流汗掖之使起曰我安敢如是而今而後何施面目復見同州哉自是不復與戲言姝竟縊死他日張畫寢見披髮而立曰為姝報同州已辨於地下矣張大懼悒悶不食數日而卒初時張嘗為王山

韓香

韓香南徐倡也色藝冠一時與大將葉氏子交閉門謝客將終身焉葉父恚投牒有司集鯨軍于射圃中者妻之一老卒中香忻然仝歸謂曰夫婦有禮而買羊沽酒召吾親故以成禮賓至酒行香出所賫金帛高下獻之入更衣久不出自刎矣嗚呼白刃可蹈也不為非義屈歐陽公作褚傳錄遍事五代之臣香雖不可入褚傳其節亦可尚矣隨隱漫錄

譚意歌

譚意歌喪親流落長沙年八歲寄養竹庄張文家有妓丁婉卿見之乃厚遺娶女女年未及笄容貌俊美工於文翰車馬如市未嘗妄見一人會汝州張正宇為潭茶官相得甚懽意乃歸之後張調官意歌餞別曰子乃名家我乃娼類今之分袂決無後期腹懷君宜垂念相泣而別別後賦詩寄張云瀟湘江上採春回消盡寒氷落盡梅簡渾兒夫似春色一年一

度一歸來張內逼慈親外畏物議納孫殿丞之女為姻不敢作書報意歌後三年張妻孫氏謝世有客自長沙來云意歌掩户不出買田百畝自給親教其子張乃如長沙携歸京師其子後以進士登第云其詩一作詹茂先妻寄遠

劉玉川娼

劉玉川與一娼狎情意稠密相期偕老娼絕賓客一意于劉劉及第授官娼欲與赴任劉患之迺紿曰顧與汝俱死必不獨去也乃置毒酒令

媚先飲以其半與劉劉不復飲矣媚遂死劉獨去事至元丙子臨安將危時文天祥語蒋宏曰故客曰公死此為之柰何客曰一國血文曰何詣君得無劉玉川乎客皆大笑

湯秀奴

楊庭實以世賞受廣昌丞久寓都下留戀花衢有散樂妓湯秀奴一見兩情交契行與比肩坐則疊股日夕貪歡無時或棄每相謂曰但願生同鴛幃死同狐穴一日生家書至促歸秀奴曰汝有家合歸妾伶仃孤苦死甚閒事因泣下生亦泣曰何若同赴江而死秀奴曰妾有意久矣於是以錦被作囊盛巨石繫於腰相抱沉水而死留詩曰兩情恩愛別離難共學鴛鴦豈偶然不戀榮華世間樂直尋快活水中仙夫妻共死今如頑親屬輕拋實可憐寄語此生無復會慇懃重結後生緣

梁楚梵

華導字子誨年少風流一日至清泉坊名妓梁楚楚家入馬交歡兩情相愛香雲共剪玉體、

彫誓盡此生忽蒼頭持至家書導謂楚楚曰秋涼定回且宜將息因舉梧言別楚乃暢飲導哽咽氣絕仆地良久乃甦楚曰郎去妾死導曰不如同死又同飲皆醉導題詩枕屏曰兩意而今惜別離焚香發誓告神祇一條彩索雙雙掛願學千年連理枝書畢棄筆於地次早日高閉户未起父母排闥而入但見懸梁相抱而死遂合葬焉右二事小說所載文義雷淺入馬乃宋元間市語耶附存之亦差勝翻玉川而已

青泥蓮花記卷六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節二

蔡州妓元

蔡州妓趙氏墜崖以死自誓御史中丞馬祖常作詩諷俗云鱗鱗汝水氷碧光汝之左右百草芳紅蘭紫桂媚長晝鉤輈鳥子田銀塘菱蒲無數菱葉小西家鞦韆屬年少燕泥霽雨風景酣簟箔依稀有歌哭趙氏女子邯鄲娼緑絲繡屢

賭春陽心思宛轉縈雲縷羞對兒郎唱鳳凰樂山嵯峨石生雨鄉人迎神奏歌舞婆娑起向神祠前祝願生身事針組野風吹目雙淚零泉聲松韻相泠泠誰言女子情愛癖誓死命輕如鳥翎鳥翎飛上合歡樹開花夜夜無愁苦秋香不斷相思浦玉釵斷股埋黃土石田文集○按詩序此非有徇人特自傷為妓如郝節娥者也

王巧兒

王巧兒歌舞顏色稱於京師陳雲嶠與之狎王欲嫁之其母密遣其流輩開喻曰陳公之妻乃鐵太師女妬悍不可言爾若歸其家必遭凌辱矣王曰巧兒一賤倡蒙陳公厚眷得侍巾櫛死亦無憾母知其志不可奪潛挈家僻所陳不知也旬日後王密遣人謂陳曰母氏設計置我其所有富商約某日来君當圖之不然恐無及矣至期商果至王辭以疾悲啼欲死轉飲至夜分商欲就寢王揣商肌膚皆損遂不及亂既五鼓陳宿搆忽剌罕赤撻縛商欲赴刑部處置商大懼

告陳公曰某初不知幸寢其事頷獻錢二百緡以助財禮之費陳曰不須也遂厚遺其家業以清歸江南陳卒王與正室鐵皆能守其家業以清慎勤儉終其身人多所稱述云雲嶠仕滇南時平章之孫倜儻不羈仕滇南時人陳姓州同知

翠荷秀

輟耕錄作李翠娥

翠荷秀姓李氏雜劇為當時所推自維揚来雲間石九山萬户納置別館石沒李誓不他適終日却掃焚香誦經石之子雲壑萬户孫伯玉萬

产歲時往拜之樂籍相傳以為盛事余見其年已七旬鬢髮如雪兩手指甲皆長尺餘焉 益齋集

南村輟耕錄○陶九成云妓妾之以色藝取悅其始寵於主家者亦已我之寵與貴有以感動其中耳設遇患難貧病彼必戚戚然求為脫身之計又肯守志不貳者哉如金谷園紅珠燕子樓之類所謂一時而散者也大元混一以來得三人焉亦可以追踪前古之懿德矣 三人為李翠翠王巧兒汪端端

李哥

河南理幕沈易云霸州倡女李哥年十二三時母教之歌舞泣曰女率有工緊我獨為此乎母告以業不可廢哥曰若此聽母母亦當從我好否則有死而已母陽許之因是不粉澤不茹葷所歌多仙曲遒情有名者必先詢主客姓名然後往人亦預相戒毋戲狎哥凝立延前酒行歌閱目不流盼與之酒弗飲州判官嘗忤哥徑還誓不與見孟津縣達魯花赤厚賂哥母夜抵舍哥懷利刃閉卧內罵之曰汝職在牧民而狗彘之不若可急去不且血汙吾刃矣慚怒以回明日知州聞之嘆曰州有貞女而吾不知是一失

羅愛愛

羅愛愛嘉興名娼也色貌才藝獨步一時而又性識通敏工於詩詞是以人皆敬而慕之稱為愛卿佳篇麗什傳播人口風流之士咸修飾以求狎懵學之輩自視闕然都中名士嘗以季夏望日會於鴛湖凌虛閣避暑翫月賦詩愛卿先成四首坐間皆閣筆詩曰畫閣東頭納晚涼紅蓮不似白蓮香一輪明月天如水何處吹簫引鳳凰月出天邊水在湖微瀾倒浸玉浮圖搴簾欲共嫦娥語肯教覓索一曲無手弄雙頭茉莉枝曲終不覺鬢雲欹珮環響處飛仙過顧借青鸞一隻騎曲曲闌干正正屏六銖衣薄懶来憑夜深風路涼如許身在瑤臺第一層同郡有趙氏子者第六亦簪纓族父亡母在家資巨萬慕

其才色以銀五百兩聘焉夔卿入門婦道甚修家法甚整擇言而發非禮不行趙子嬖而重之聘之二年趙子有父黨為吏部尚書者以書自大都召之許受以江南一官趙子欲往則恐貽母妻之憂不往則又恐失功名之會躊躇未決夔卿謂之曰妾聞男子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丈夫壯而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豈可以恩情之篤而誤功名之期乎君母在堂溫清之奉甘旨之供妾任其責有餘矣但年高多病而君有

萬里之行李令伯所謂事陛下之日多報劉之日少君宜常以此為念望太行之孤雲撫西山之落日不可不早歸爾趙子遂卜大都之行置酒酌別於中堂酒三行夔卿請趙子捧觴為大夫人壽自製齊天樂一闋以侑之詞曰恩情莫把功名誤離筵又歌金縷白髮慈親紅顏幼婦君去有誰為主流年幾許況悶悶愁愁風風雨雨向堂前侍奉休辭辛苦萬里皇恩五花官誥要

但願吾子早歸新婦異日有子有孫皆如新婦之孝敬皇天有知必不相負言訖而歿夔卿哀毀如禮親造棺槨置墳壟葬之于白苧林既葬旦夕哭于靈几前悲傷過度為之瘦瘠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平江十七年達達丞相拽苫軍士帥楊完者為江浙參政拒之于嘉興不戢軍士大掠居民趙子之家為劉萬户者所擄見夔卿之姿色欵逼納之愛卿紿之以甘言接之以好容沐浴入閣以羅巾自縊而死萬户聞而趨救

之已無及矣即以繡褥裹尸葬之於後園銀杏樹下未幾而張士誠通款於浙省王參政為所害麾下皆星散趙子始聞開海道由太倉登岸至嘉興則人民城郭皆已非矣投其故宅荒廢無人居但見鼠竊于梁梟鳴于樹蒼苔碧草掩映階庭而已求其貲產皆已蕩然尋其母妻不復可有惟中堂巋然獨存乃灑掃而息焉明日行至于東門外至紅橋側遇舊使老蒼頭於路呼而問之具述其詳則母已辭堂妻亦沒矣遂引趙至白苧林其母葬處指其墳壠而告之曰此皆六娘子之所經理也指其松柏而告之曰此皆六娘子之所植也太夫人以郎君不歸感念成疾娘子奉之至矣不幸而死遂葬於此娘子身被衰麻手扶棺槨親自負土號哭墓下葬之三月而苗軍入城宅舍被占劉萬户者欲以非禮犯之娘子不從遂以羅巾自縊就於後園葬之矣趙子大傷感即歸至銀杏樹下發掘之顏貌如生肌膚不改趙子抱其尸而大慟絶而

復甦者再乃沐以香湯被以華服買棺而附葬於母墳之側哭之曰娘子平日聰明才慧流輩莫及今雖死矣豈可混同凡人使絶靈響九原有知顧賜一見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恩情切至實所不疑於是出則禱於墓下歸則哭於圖中將及一旬月晦之夕趙子獨坐中堂寢而不能寐忽聞暗中哭聲初遠漸近覺其有異急起視之曰倘是六娘子靈何吝一見而敘舊也即聞之曰妾即羅氏也感君憂念雖處幽冥實所惻愴是以今夕與君知聞爾言訖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六步許即可辨其狀貌果愛卿也淡粧素服一如其舊惟以羅巾擁其項見趙子施禮畢泣而歌沁園春一闋其所自製也詞曰

一別三年一日三秋君何不歸記尊姑老病親供藥餌高墳埋葬親曳麻衣夜卜燈花晨占鵲喜昨打梨花書掩扉誰知道把恩情永隔書信全稀千戈滿目交揮柰命薄時乖履禍機向銷金帳底猿驚鶴怨香羅巾下玉碎花飛要學三

貞須拼一死免被傍人話是非君相念箄除非畫裏得見崔徽每歌一句則悲數聲悽愴悠咽殆不成腔趙子延之入室謝其奉母之孝營墳之勞殺身之節感愧不已乃收淚而自叙曰妾本娼流素非良族山鷄野鶩家莫能馴路柳墻花人皆可折惟知倚門而獻笑豈解舉案以齊眉令色巧言迎新送舊東家食而西家宿久習遺風張郎婦而李郎妻本無定性幸蒙君子求為室家即便棄其舊染之污革其前事之失操持井臼採掇蘋蘩脩祀祖之儀篤奉姑之道事以禮葬以禮無愧於心歌於斯哭於斯未嘗窺戶豈料旻天不弔大患來臨毒手老拳交爭于四境長鎗大劒耀武於三軍既據李崧之居又奪韓翃之婦良人萬里賤妾一身豈不知偷生之可安忍辱之耐久而乃甘心玉碎決意珠沉若飛蛾之撲燈似赤子之入井乃已之自取非人之不容蓋所以媿乎為人妻妾而棄主背夫受人爵祿而忘君負國者也趙子慰撫良久因問太夫人安在曰尊姑在世無罪聞已受生於人間矣趙子曰然則君何以獨墮鬼錄對曰妾之死也冥司以妾貞烈令往無錫州宋家托為男子妾以與君情緣之重必欲伺君一見以欵幽抱故遲之歲月爾今既見君矣明日即往生也君如不棄舊情可到彼家見訪當以一笑為約遂與趙子入室歡會欵若平生鷄鳴欵別下階數步復回顧拭淚云趙郎珍重從今永別矣因哽咽竚立天色漸明欻然而逝不復可覩但空堂杳然寒燈半滅而已趙子起而佇裝逕往無錫尋宋氏之居而問焉則果得一男子懷妊二十月矣然自降生之後至今哭不輟聲趙子具述其事而顧見之果一笑而哭止其家遂名之曰羅生趙子求為親屬自此往来餽遺書問不絶云剪燈新話○隋時已有羅愛愛閨思詩云幾當孤月夜臨望七香車羅帶因緩金釵逐鬢斜形管遺編諸刻乃併入此羅愛愛詩大誤

鐵氏二女　本朝

鐵氏色目人父鉉為山東布政使靖難師攻城

百計終不能下　文皇入正大統檢鈔至殺之
其家屬發教坊司為樂婦二女入司數月終不
受辱有鉉同官至二女各獻以詩長女詩曰教
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閑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
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挽臨粧鏡雨淚
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
琶次女詩曰骨肉相殘產業荒一身何忍去歸
倡淚垂玉筯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
憐傾國色向人羞學倚門粧春来雨露寛如海
嫁得劉郎勝阮郎同官以詩上達　文皇曰彼
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適士人以終老焉震澤長語

○立齋閒録鉉鄧州人妻楊氏送教坊司病故
女玉兒四歲○教坊録永樂十一年正月本司
韶舞鄧誠等奏有奸惡鎮守内官鎮家
簡小妮子奉　欽依都由他

劉盼春

劉盼春者汴梁樂工劉鳴高女年十八初定情
于汴人周恭兩情甚篤而恭父嚴禁之不令往
來絶不通者凡半載盼春杜門以待有雲間富
商齎金帛往母必欲奪其志固不應加之箠楚

然如故衆皆驚異事在宣德七年　周藩誠齋
為傳奇曰香囊怨且自序以表其節焉傳奇載
京師娼女高三者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與
之狎猶處子也昌平去備北邊者數載倡閉門
謝客天順中昌平與范都督廣為石亨所搆誅
以正統十四年大駕陷土木昌平坐視不救為
不忠二人赴市英氣不挫楊尤挺勁但云陷駕
者誰今何在吾提軍救駕殺之固宜親戚故吏

無一往者俄有一婦人縞而來乃娼也楊顧謂曰若来何為娼曰丈夫来事公死因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觀者駭然楊止之曰已矣無益於我更累若耳娼曰我已辦矣公先往妾隨至楊既喪元娼慟哭尤其頸血以鍼線紐接著於頸顧楊氏家人曰去葬之即自取練經于旁（高圀雜記及野記並載）

白女

白女者娼也與吳人袁節情好甚篤誓不以身

他近其姥阻截百端而白志益堅有富商求偶於白不從母筆之成疾以書招節一見憚姥不敢往白憂念且死囑其母曰葬吾須吾袁郎来言終而絶及舉葬柩堅重十餘人不能勝母曰嘻其是表郎未至也即促節至撫棺曰郎至矣應聲而起人以為異節為延僧誦經薦之如悲伉儷焉（說聽）

王烈女

王氏者山東人家貧八歲賃與淮安娼家及長即知屢身夫所欲脫去無計倡婦百般誘之執意不為動一日強使與上客合巹因涕泣謂客曰妾本良人女因負故至此妾义忍死者未及見父母一訣耳今忍遂汙吾身耶引刀自刎客大驚駭抱救不及事聞于官令厚葬之後有吳主事在淮一夕夢女號泣拜堂下驚問之對曰妾烈女王氏也具陳其故且言家居五壩上領君白之黎明吳君訪得其墓遂令修葺之復會張御史疏聞建祠祀之嘉靖年間事（留青日札）

楊悶兒

林省郎男仲子在京邸潛與妓楊悶兒狎遊有娶歸之盟及仲子歸內憚其尊人不決而病沉淹夢悶兒謂曰緣知不就奴病且死冀君一面勝燒奴墳上主無益也驚覺悲痛果自浙来而悶兒死三日但目不瞑一健氣惟微微呼二郎乃仲子卧抱呼悶兒悶兒遂瞑蓋自仲子歸悶兒即謝倚門迷罔牽思而又不得意於其艾獲故病益劇耳仲子自負土成墳雜桃花棘茨種

之曰花貌棘心千古薄命耳談

王蘭卿

關中歌兒王蘭卿侍煖泉張子張子死乃飲藥死漢陂王太史九思聞而異之為詞傳焉

南呂一枝花

飛騰鸞鳳林脫離烟花巷玉琢成清氣質鐵打就烈心腸貞女無雙堪寫在青編上我這里閣著葦細忖量他有那燕子樓許盼盼聲名他不比普救寺崔鶯鶯的勾當

梁州

他曾學孟光女齊眉舉案他脉似劉盼春守志香囊誰言紅粉多塵誶也不用山盟海誓又何須剪髮勢香幾分毒藥三寸靈咽美甘甘滿口沙糖綽落了勦鸞雛一枕黃粱做一對思環兒歌月下攜手同行變一箇連枝樹暮雨中盤根並長化一雙玉蝴蝶春風前接翅飛揚比量細想風流自古多魔瘴不是咱虛褒奬恰便似忠臣與良將節凜氷霜

罵玉郎

蕙蘭心性花模樣當日箇正嫡小與才郎紅顏實有白頭望誰想道老景難緣分短斯文喪

感皇恩

呀也待要獨守孤孀又則怕蝶要惡蜂狂道不如棄青春歸綠野塋黃壤相伴著風清月朗逍有箇地久天長為則為我逢郎想則想郎愛我頑則顧死隨郎

採茶歌

欽斷了金鳳皇被散了錦鴛央古丁當帶脫了玉螳螂流水煖泉園故里寒鴉棗柳噪斜陽

尾聲

想著他情如鳳友心中想命比鴻毛藥裏七稱兩意須教共穴葬這一箇貞心的女娘不負了畫眉張敞留與那萬古千秋教人做話兒講

漢陂碧山樂府○嘗記正德中陝西鹽屯縣一節婦康太史海亦為傳奇余初有之久逸去待覓再補

齊錦雲

金陵教坊妓齊三鄂雲者能詩善鼓琴雅談終日與庠生傅春春愛更不他接春受誣繫獄鄂雲脫簪珥為餽時或不繼售卜褥以供之後春戍遠方欲隨行春力止之錦雲因贈一絶曰一呷春醪萬里情斷腸芳草斷腸篤頼將雙淚啼為雨明日留君不出城既歸蓬首垢面閉戸讀佛書而已未幾病沒人多義之（客座新聞）

薛鐵兒

薛鐵兒家世淮陰從母僑籍廣陵母倡也鐵纖妍瑩白頎頎玉立名噪甚有豪者奪而主之然姬性恬寂嘗于豪舉豪者至輒眺身匿而稍稍親文士得郝生鐵偵生內子賢內子亦微聞鐵婉嫕鐵往来生家因以副畜鐵尋即入室愈儉然獨勤操作執婢子事內子頗從史生曏鐵鐵每自閉拒蓋不敢當夕也生善病鐵雖時躬侍湯藥然必從內子以莊見及生病革意拂拂不能無眷鐵寧保無他鐵固默領之遂內決筴以殉私浴紉身自閣死蓋先郝生飾巾三日也新

都謝陛言

女史氏曰倡以色為職而主利者也見金夫則不有躬遊壁人則爭縈手蓋自昔為然至其陰陽揲闔術險于山川憎愛寃親情危于泡露故過而不存庶超蹊徑之外往而不反必憺靈霧之中矣迴翅然自拘其身而皎然不欺其志者顧代不乏人焉此詎必形僧受訓于師氏栢舟始詠于共姬耶夫亦習不能遠性而已

記從一

孝武李夫人傳漢

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色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

燕婧見上曰夫人弟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欷而不復言於是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耶何為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驟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拳拳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厚禮葬焉其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為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遥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為作賦以傷悼夫人其詞曰美連娟以修嫮兮命樸

絶而不長飾新宮以延竚兮泯不歸乎故鄉慘
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轡馬於山林
兮俺修夜之不陽秋氣憯以淒淚兮桂枝落而
銷亡入螢螢以遥思兮精浮游而出疆託沈陰
以壙久兮惜蕃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遂兮惟
幼眇之相羊悼芳杜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
的容與以猗靡兮縹飄姚虖愈莊燕淫衍而撫
楹兮連流視而蛾揚既感激而心遂兮包紅顏
而弗明驩接狎以離別兮宵寤夢之芒芒忽遷

化而不返兮魄放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
哀裘同以疇曩路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
超兮西征屑兮不見窴淫敞兌寐兮無晉思若
流波怛兮在心亂曰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嫉妬
闡茸將安程兮方時隆盛年夭傷兮弟子增歎
涔沫悵兮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響不虛應亦
不已矣嫌妍太息嘆稚子兮惻慄不言倘所恃
兮仁者不誉豈約親兮既往不来申以信兮去
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嗚呼
哀哉想魂靈兮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後宮
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漢書外戚傳）
武帝思懷往者李夫人不可復得時始寤昆靈
之地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一本作之）時
日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遒因飄落葉
哀蟬之曲曰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
而寐寞落葉依於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
余心之未寧帝聞唱動心悶悶不自支特命龍
膏之燭以照舟內悲不自止親侍者覺帝容色

愁然乃進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巵巵出波祇
之國酒出洪梁之縣此出大邑南人受此釀法今言雲陽出美酒兩聲相亂
美帝飲三爵色悅心歡乃召女伶出侍帝息於
延涼室臥夢李夫人接帝薤蕪之香帝驚起而
香氣猶著衣枕歷月不歇帝彌思求終不復見
涕泣泫席遂改延涼室為遺芳夢室初帝深嬖
李夫人死後常思夢之或欲見夫人帝貌顦顇
嬪御不寧詔李少君與之語曰朕思李夫人其

可得乎少君曰可遥見不可同於嶂幄暗晴海有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毛羽寒盛則石冷刻之為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此石人能傳譯人言語有聲無氣故知神異也帝曰此石像可得否少君曰願得樓船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皆使明于道術齋不死之藥乃至暗海經十年而還昔之去人或升雲不歸或託形假死復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命工人依先圖刻作夫人形刻成置於輕紗帳裏宛若平生帝大悅問少君曰可得近乎少君曰譬如中宵忽夢而晝可得近觀乎此石毒宜遠望不可逼也勿輕萬乘之尊惑此精魅之物帝乃從其諫見夫人畢少君乃使春此石人為丸服之不復思夢帝乃築靈夢臺歲時祀之

舞娥異　唐

焉王子年拾遺記○齊陸厥李夫人及貴人歌尾香烟成影駭向蘇蕪青蕭復姜絕坐姜絕對藤蕪臨丹階泣掛塗寥鶴鸞雌飛孔止雕梁翠壁網蜘蛛洞房昕月夜對此淚如珠　唐李商隱李夫人月沒教星替刹結心兩股方安譬愁蓮的皪白茅人歌云一帶不結業黃枝多擘秋波光綠囊盛不得香屑壽宮不惜鑄南人柔

陽早被秋波割清澄有餘幽素香鮮魚通曉霜土鳳真珠房不知瘦骨顦悴許史黨漢宮殿重雲芝芒黃河欲盡天蒼黃臺綠　李賀云紫皇花真丹得青牛試帝前恩君意何益不盡言念未來笑已生愁芽時圖說銷生神怨三人差堂小秋月妝遥孤鸞相望鵷

王帝商絲雲發宮水咽翻愁佩聯翩墜瑞花臺墜　李賀云開夫人飛入瓊瑤蒼黃欲盡　李賀云漢殿青雲重開芝黃河欲盡　李賀云

戚女流落長沙無枯枝滿座繡衣皆不識可悲紅臉淚雙垂明府詰其事乃故蘇臺韋中丞愛姬所生之女也曰妾以昆弟夭喪無以從人委身於樂部恥辱先人言訖嗚咽情不能堪亞相為之吁嘆且曰吾與韋族其姻舊矣速命更其舞服飾以裙襦延與韓夫人相見顧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撫念如其所勝遂於賓榻中選士而嫁之也舒元輿侍郎聞之自京馳詩贈李公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鸞靴出絳帷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

武昌妓

韋蟾廉問鄂州及罷任賓僚盛陳祖席蟾遂書文選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箋某樓賓從請續座中悵望皆思不屬逡巡女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兩句韋大驚異令隨寫之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座客無不嘉歎韋令唱作楊柳枝詞極歡而散贈納之一笑日共載而發

張住住

張住住者南曲所居里陋有二女兄不振是以門甚寒窶為小鋪席貨草對薑果之類住住其母之腹女也少而敏慧能辨音律鄰有龐佛奴與之同歲亦聰警甚相悅慕年六七歲隨師於衆學中歸則轉教住住私有結髮之契及住住將笄其家拘管甚切佛奴稀得見之又力窘不能致聘俄而里之南有陳小鳳者欲權聘住住蓋求其元已納薄幣約其歲三月五日及月初

音耗不通兩相疑恨佛奴因寒食爭毬故逼其隙以伺之忽聞住住曰徐州子看日中也佛奴為徐州子龐勛同姓傭書徐邸因私呼佛奴為徐州子看日中蓋五日也佛奴甚喜因求住住云上已日我家踏青去我當以疾辭彼即自為計也佛奴因求其鄰宋嫗為之地嫗許之是日舉家踏青去而嫗獨留住住亦留住住乃鍵其門伺於東牆聞佛奴語聲遂梯而過佛奴盛備酒饌亦延宋嫗因為謾寢所以遂生平既而謂佛奴曰子

既不能見賜今且後時矣隨子而奔兩非其便
千秋之日可徐圖之五日之言其何如也佛奴
曰此我不能也但願保之他日住住又曰小鳳
亦非娶我也其言可知也我不負子矣而子其
可便負我家而辱之乎子必為我之計佛奴許
之於中素有畜鬬雞者佛奴常與之狎至五日
因髡其冠取丹物託宋媼致於住住既而小鳳
以為獲元甚喜又獻三緡于張氏遂往來不絶
復貪住住之明慧因欲嘉禮納之時小鳳為平

康富家車服甚盛佛奴傭於徐邸不能給食毋
兄喻之鄰里談之住住終不捨佛奴指增井曰
若逼我不已骨董一聲即了矣平康里中數多
輕薄小兒遇事輒唱住住誑小鳳也鄰里或知
之俄而復值北曲王團兒假女小福為鄭九郎
主之而私於曲中盛六子者及誕一子滎陽撫
之甚厚曲中唱曰張公喫酒李公顛盛六生兒
鄭九憐舍下雄雞傷一德南頭小鳳納三千久
之小鳳因訪住住微聞其唱疑而未察其與住

住昵者詰旦告以街中之辭曰是日前佛奴雄
雞因避鬬飛上屋傷足前曲小福所傷遂毆田小福者
賣馬街頭遇佛奴父以為小福所傷遂毆之住
住亦有口辯因撫掌曰是何麤漢打他賣馬街
頭田小福街頭唱舍下雄雞失一足街頭小福
拉三拳且雄雞失德是何麤漢打他賣馬街
不喻遂無以對住住因太咍遽呼家人隨弄小
鳳甚不自足住住因呼宋媼使以前言告佛奴
奴視雞足且衋遂以生絲纏其雞足置街中召

羣小兒共戲甚唱住住之言小鳳復以住住家
噪弄不已遂出街中以避之及見雞跛又聞改
唱深恨向來誤聽乃益市酒肉復之張舍一夕
宴語甚歡至旦將歸街中又唱曰莫將麤大作
莜團麤大皮中的不乾不怕鳳凰當額打更將
雞腳用筋纏小鳳聞此唱不復詣住住佛奴初
傭徐邸邸將甚憐之為致職名竟裨邸將終以
禮聘住住將連大第而小鳳家事日厭復不侔

鄭史開成元年登第經過池陽廉使崔君愷一
妓行雲有詩云最愛鉛華薄薄粧更煞青天又
駐黃從来南國名佳麗何事今朝在北行臨岐
博陵公贐贈之（唐詩紀事）

藥珠

袁皓宜春人咸通進士初登第過岳陽悅妓藥
珠以詩寄嚴使君曰得意東歸過岳陽桂枝香
惹藥珠香也堪暮雨生巫峽爭柰朝雲屬楚王
萬恨只憑期後會一別中原俱老大（全唐詩話）

筆歌散回首煙波路渺茫巖君以妓贈之

常州樂伎

杜晦辭自南曺郎為趙公隱從事於朱方王郢
之叛趙相國以撫御失宜致仕晦辭羅職時北
門李相國在淮海辟為判官晦辭以恩門休戚
退隱於陽羨別業時論多之永寧劉相國鎮淮
南又辟為節度判官方始應命稍狂於美色赴
淮南之召路經常州李瞻給事為郡守瞻辭於
祖席忽顧樂營妓人朱娘言別因掩袂大哭賦
詩曰此風塵賤人員外如要但言之何用形迹乃
以步輦隨而遺之晦辭自飲筵散不及換衣服
步繞舟中以告其內子內子性仁和聞之無難
色遂屢而迎之其喜於適願也如是（金華子雜編）

茂英

舉子某乙洛中舉人也偶與樂妓茂英者相識
英年甚小及乙到江外偶於飲席遇之因贈詩
曰憶昔當初過柳樓茂英年小尚嬌羞隔窓未
省聞高語對鏡曾窺學上頭一別中原俱老大
重來南國見風流彈絃酌酒話前事零落碧雲
生暮愁舉子因謁節使遂客遊留連數月帥遇
之甚厚宴飲既頻與酒紅諧戲頗洽一日告辭
帥厚以金帛贐行復開筵送別因暗留絕句與
紀曰少插花枝少下籌須防女伴妬風流坐中
若有占相令除却尚書莫點頭因設舞曲遺詩
帥取覽之當時即令人所在送付娘子（盧氏雜記）

轉轉

韓定辭為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命慕容馬或延接或復持燕命荅聘常山亦命定辭接於公館時有妓轉轉者韓之所眷也每當酒席或頻目之韓曰昔晉文公分季隗于趙衰孫伯符輟小喬於公瑾蓋以麗色可奉名人但慮倡姬不滕賢者之顧願垂一詠俾得奉之或援筆文不停綴作轉轉之賦遂載以歸北夢瑣言耳目記○

侯小師　石晉

王景之自唐奔晉也妻坐戮晉祖待之厚賞賜萬計嘗問景所欲景稽顙再拜曰臣昔為卒嘗負胡牀從隊長出入屢過官妓侯小師家意甚慕之今妻被誅誠渥小師為妻足矣晉祖大笑即以小師賜景甚寵嬖之累封楚國夫人　宋史

山南樂妓　宋一

曹翰破山南獲樂妓而歸一日遍詢其氏族曰其即韓侍郎熙載之女也翰曰韓侍郎江南名士朝廷嘗以名妓許我豈宜以士君子女為妾以禮嫁之　青瑣後集

胡文媛　姚魁傳

姑魁河東人不載其名字諱之也在都下與名妓胡文媛往来既久媛欣然奉之魁出則閉户雖萬金之子莫得見媛嘗為蜀葵花詩却有一端宜恨處開花相背有何功媛曰物之同本者開花則相背況二姓結一生之好能無反覆乎歲餘媛生一女魁凡百皆取足於媛後數年魁高第唱名又居第一與其友謀絶媛之策乃置酒召嘗往還者為會媛知其意曰妾遇君情同伉儷君背盟約輕信閒談魁曰爾心如玉事有不得已者且天地有混闢日月有圓缺夫婦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媛曰妾盡家資以奉子導通塞以遂君何嘗無義夫飛燕本從宮妓李娃亦是倡始今仕宦之家淪沒售身流而為娼者幸不幸也君女候成人嫁之妾剄首以謝鄭玉為厲當踵前人自是不食魁留滯未有計或謂子之父知子成名蕘歸見其面一切不問魁喜告媛曰吾與子事諧矣乃治裝挈媛以歸　續高議　青瑣

郡陽小鬟吹語（劒錄亦載○西溪叢
范文正公守郡陽郡劒慶朔堂而妓籍中有小
鬟尚幼公頗屬意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
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
已托春風幹當来介因鬻以惠公今郡中有石
刻名魏泰先都官聖俞泰在宋好撰僞書如碧雲騢詭誣構賢士大夫即范文正不
免即此事亦未必范有之姜叔明論司馬溫公和
間亟溫公阮郎歸文丞相諸公並有賦咏寄情不淺即
古吳毅甫子托為之詞然青箱東皐又
都官有花娘歌翡翠詞侯鯖錄載之云謹厚者
亦復為之吳處厚曰文章艷麗不害其為正世或見人文章絶古不害其為邪文
章道德便謂正人若言及花草
月露便謂邪人亦不盡然也

江淮官妓

柳耆卿嘗在江淮睠一官妓臨別以杜門為期
既来京師日久未還妓有異圖者卿聞之怏怏
會宋儒林往江淮柳因作擊梧桐詞以寄之曰
杳靄深深姿姿媚媚雅格奇容天與自識伊来
便好看伊會得妖嬈心素臨岐再約同歡定是
都把平生相許又恐恩情易破難成未免千般

思慮近日書来寒喧而已苦設忉忉言語便
得聽人教當擬把前言輕負見說蘭臺宋玉多
才多藝善詞賦試與問朝朝暮暮行雲何處去
妓得此詞遂負媿竭產泛舟来輦下終身從着
卿焉古今詞話及柳屯田樂章

周韶　胡楚　龍靚

杭妓周韶胡楚龍靚皆有詩名韶好蓄奇茗嘗
與蔡君謨鬬勝之蘇子容求落籍子容過杭太守陳述古飲
之召韶佐酒韶因子容求落籍子容指簷間白
鸚鵡曰可作一絶韶援筆揮曰籠上巢空歲月
驚忍看雨翅即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去長念觀
音般若經時韶有服衣白一坐笑賞述古遂令
落籍時楚靚皆同席楚贈之詩云淡妝輕素鶴
翎紅移入朱關便不同應笑西湖舊桃李強句
顏色待春風靚詩云桃花流水本無塵一落人
間幾度春解珮暫酬交甫意濯纓還見武陵人

陳直方妾稽

陳直方之妾本錢塘妓人也丐新詞於蘇子瞻

子瞻因直方新喪正室而
緩亟曲乃明其事以戲之　此詞則江神子也詞
曰玉人家在鳳凰山水雲品掩門關門外行人
立馬看弓彎十里春風誰指似斜日映繡簾班
多情好事與君還憫新鰥栝餘潛明月空江香
霧雲鬟陌上花開看盡也聞舊曲破朱顏

鄭容　高瑩　叢蘭集云瞻
東坡自錢塘被召過潤州林子中作郡守有會　閒守許仲涂
坐中嘗妓出牒鄭容求落籍高瑩求從良子中
坐呈東坡東坡索筆作減字木蘭花書牒後云
鄭莊好客容我樓前先墮幘落筆生風籍甚聲
名不負公高山白早瑩骨冰肌那解老從此南
徐良夜清風月滿湖時用鄭容落籍高瑩從良
八字于句端也　雅錄東皐

九尾野狐　泥水燕談錄亦載

錢塘一官妓性善媚惑人號曰九尾野狐東坡
先生適是邦閱守權攝九尾野狐者一日下狀
解籍遂判云五日京兆判斷自由九尾野狐從
良任便復有一名娼亦援此例判云敦名南之
化此意誠可佳空冀北之羣所請宜不允

張英英

宋陳后山寄曹州晁大夫詩云墮絮隨風化作
塵黃樓桃李不成春只今容有名駒子困倚閑
干一欠伸自注云周昉畫美人有背立欠伸者
最為妍絶東坡所賦麗人行也任天社云此篇
言徐州風物後山嘗有詞并序云晁大夫增餚
披雲初訪壓黃樓而張馬二子皆當年鬻下世

所謂英也盼生者盼卒英嫁而盼之子瑩頗有
家風而曹妓未有顯者黃樓不可勝也作南鄉
子以歌之曰風絮落東鄰點綴繁枝旋化塵關
鎖玉樓巢燕冥冥桃李寒寒催殘不見春潮轉
如今翡翠生鬼翠作金花樣腰身窄樣立婷婷
困倚闌干知伸蓋前云風絮以屬英塵化以
屬盼名駒子以屬瑩之母馬氏也菊坡叢話及
詩林廣記

楊玉

京師孝感坊有邢知縣門　推官並門居邢之妻

即單之姊單有子名符郎邢有女名春娘年齒
相上下在繈褓中已議婚宣和丙午夏邢挈家
赴鄧州順陽縣官守單亦舉家往揚州待推官
關約官滿日歸成婚是冬戎寇大擾邢夫妻皆
遇害春娘為賊所虜轉賣在全州娼家名楊玉
春娘十歲時已能誦語孟詩書作小詞至是娼
嫗教之樂色事藝無不精絶每公庭侍宴能將
舊詞更改皆對境有著模處玉為人體態容貌
清秀舉措閒雅不事持口吻以相嘲謔有良人

風度前後守倅皆重之單推渡江累遷至郎官
與邢聲迹不相聞紹興初符郎受父蔭為全州
司户是時一州官屬推司户年少司户見楊玉
甚慕之亦有意而未有因司理與司户契分相
投將與之為地而太守嚴明未敢居二年會新
守至守與司理有舊司户又每蒙前席於是司
理置酒請司户只點楊玉一名祗候酒半酣司
户佯醉嘔吐偃息于書齋司理令楊玉侍奉藥
酒湯因得一遇會以遂所欲司户寤美楊玉謂

其知書多才藝因曰汝必是一箇名公苗裔但
不可推究果是何人玉羞愧曰妾本是宦族流
落在此非楊嫗所生也司户因問其父是何官
何姓王涕泣曰妾本姓邢在京師孝感坊居住
幼年許與舅之子結婚父授鄧州順陽縣知縣
不幸父母皆遭寇隕命妾被人掠賣至此司户
復問曰汝舅何姓何官其子何名玉曰舅姓單
是時得揚州推官其子名符郎今不知存亡如
何因大泣下司户為慰勞之曰汝即日鮮衣美

食時官皆愛重而不肯輕賤有何不可玉曰妾
聞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若嫁一小民布裙短
衾啜菽飲水亦是人家媳婦今在此中迎新送
舊是何情緒司户心知其為春娘也然未有所
處而未敢言後一日司户置酒回司理復召楊
玉佐樽遂不復與狎昵因好言正色問曰汝前
日言為小民婦亦所甘心我今喪偶無正室汝
肯隨我乎玉曰豐衣足食不用送往迎来此亦
妾所願也但恐新孺人歸不能相容若見有孺

人妾自去稟知一言決矣司户知其厭惡風塵出于誠心乃發書告其父初靖康之末那有弟號四承務濮江居臨安與單往來單時在省為郎官乃使四承務具狀經朝廷徑送全州乞歸良續舊婚符既下單又致書與太守四承務自賫符并單書到全州司户請司理召玉告之以實且戒以勿泄後日司户自袖其父書并省符見太守守曰此美事也敢不如命既而日中文引不下司户疑有他變密使人探之見厨司正

鋪排開宴司户曰此老尚作少年態耶然錯處非一拍此亦何足恤也既而果召楊玉祇候只通判二人酒半席太守謂玉曰汝今為縣君矣何以報我玉荅曰妾一身皆判府之賜所謂生死而骨肉也何以報德太守乃抱持之謂曰雖然必有以報我通判起立正色謂太守曰昔為吾州弟子今是司户孺人君子進退當以禮太守踧踖謝曰老夫不能忘情非判府之言不知其為過也乃令玉入宅堂與諸女同處却召司

理司户四人同坐至天明極歡而罷晨朝視事下文引告翁媪翁媪出其不意號哭而来曰養女十餘年用盡心力今更不得相別春娘出諭之曰吾夫妻相尋得着亦是好事我十年雖汝恩養然所積金帛亦多足為汝養老之計媪猶號哭不已太守叱之使去既而太守使州司人從自宅堂擡出玉與司户同歸衙司理為媒四承務為主如法成婚任將滿春娘謂司户曰妾失身風塵亦荷翁媪愛育亦有義姊妹情分厚

者今既遠去終身不相見欲具少酒食與之話別如何司户曰汝事一州之人莫不聞之胡可隱諱此亦何害春娘遂置酒禮就會勝寺請翁媪及同列者十餘人會飲酒酣有李英者本與春娘連居其樂色皆春娘教之常呼為姊情極相得忽起持春娘手曰姊今超脫出青雲之上我沉淪糞土中無有出期遂失聲慟哭春娘亦哭李英針線特妙春娘曰我司户正少一針線人但吾妹平日與我一等人今豈能為我下邪

英曰我在風塵中常退姊一步況今日有雲泥之隔嫡庶之異若得姊為我方便得脫此一門路是一段陰德事若司戶左右要針線人姊得我為之則素相諳委勝如生分人也春娘歸以語司戶不許曰一之為甚其可再乎既而英屢使人來促司戶不得已捱一失色懇告太守曰君欲一箭射雙鵰邪敢當奉命以贖前此通判所責之罪司戶挈春娘歸舅妗見之相持大哭既而問李英之事遂責其子曰吾至親骨肉流落失所理當收拾又更旁及外人豈得已而不已邪司戶皇恐欲令其改嫁其母見李氏小心婉順遂留之居一年李氏生男邢氏養為己子符郎名飛英字騰實罷全州幕職歷令丞每有不了辦公事上司督責聞有此事以為知義往往多得解釋紹興乙亥歲自夔倅奉祠寄居武陵邢李皆在側每對士大夫具言其事無所隱諱人皆義之

據青瑣說

岳楚雲

周美成在姑蘇與營妓岳楚雲相戀後從京師過吳則岳已從人久矣因飲于太守蔡繼孚高坐上見其妹作點絳唇詞寄之云遼鶴西歸故人多少傷心事短書不寄魚浪空千里○憑伏桃根說與相思意愁何際舊時衣袂猶有東風淚楚雲讀之感泣者累日

夷堅支志

蘇小卿

蘇小卿廬州娼也與書生雙漸交昵情好甚篤漸出外久之不還小卿守志待之不與他狎其母私與江右客商馮魁定計賣與之小卿在茶船月夜彈琵琶甚悲過金山寺題詩于壁以示漸云憶昔當年折鳳凰至今消息兩茫茫蓋棺不作橫金婦入地當尋折桂郎彭澤曉烟迷宿夢瀟湘夜雨斷愁腸新詩寫記金山寺高掛雲帆上豫章漸後成名經官論之復還為夫婦傳奇

此亦談說家近俚俗然元人喜咏之販茶舟山寺豫章城雜劇仰山勝録揚州李妙惠載其詩為盧進士據青瑣說未知何據

謝天香

鉅野有穠芳亭邑人秋成報祭所也一日鄉耆謀立石其中延士人王維翰書穠芳亭字維翰父之未至有妓謝天香者問云祀事既畢何為遲留不飲衆曰俟維翰書石耳謝遂以其袖當筆書穠芳二字會維翰至書亭字以完之父老遂命刻之石王謝天香後逢成夫婦後王戲謝詩曰昔日章臺曾舞腰行人無不折枝條天香曰從今已付丹青手壹任狂風不動搖後維翰登進士與天香偕老志

青泥蓮花記卷八

江東梅禹金篹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從二

西閣寄梅記宋二馬瓊瓊

朱端朝字廷之宋南渡後肄業上庠與妓馬瓊瓊者往來久之情愛稠密馬屢以終身之託為言朱雖口從而心不許之蓋以妻性嚴謹不敢主盟非薄倖也端朝文華富贍瓊瓊知其非白屋久居之人遂傾心凡百費用皆瓊瓊給之秋試高中捷報之來瓊瓊喜而勞之端朝乃淬勵省業以決春闈之勝既而到省愜意翌日揭榜果中優等及廷對之策失之大訐遂寘下甲初注授南昌尉瓊瓊力致愆曰妾風塵卑賤之人荷君未遽棄去今幸榮登仕版行將雲泥隔絕無復奉承枕席妾之一身終淪棄矣誠可憐憫欲望君與謀脫籍之計永執箕帚然固知君內政謹嚴妾當小心伏事無敢唐突萬一脫此業緣受賜於君誠不淺淺耳且妾之箱篋稍充若

與力圖去籍誠為不難端朝曰去籍之計固可主張但恐不能與家人相處使其無妬忌之態朝端為計亦不至今日盛意既濃阻之則近無情從之則虞有辱然既出汝中心即容與調護先入數語使其和同柔順庶彼此得以相安否則端朝之計無所施矣一夕端朝因閒謂其妻曰我久居學舍雖近得一小官外人誠有助焉且我家貧急於干祿豈得待數年之闕我所得一官實出妓子馬瓊瓊之賜今彼欲傾箱篋求

託於我仍謀去籍彼亦能小心迎合人意脫彼於風塵之間此亦仁人之恩也其妻曰君意已決亦復何辭端朝喜謂瓊瓊曰初畏家人不從吾言試一叩之乃忻然相許端朝於是宛轉求託而瓊瓊花籍亦得脫去瓊遂搬囊橐與端朝俱歸在家既至門其正室一見如故端朝自是得瓊瓊所携而家遂稍豐因整理一區中闢二閣以東西扁名東閣正室居之乃令瓊瓊處於西閣為東閣摧挫可知矣自是坐卧不安日夜

當與二閣共之今乃不獲覩此何意也東閣聞言頗嫉之欲去而未可西閣乃密遣一僕厚給裹足授以書祝之曰勿令東閣孺人知之及書至南昌端朝開緘絶無一字止見雪梅扇面而已因反覆觀玩及於後寫一詞名減字木蘭花云雪梅妳色雪把梅花相拟勒梅性温柔雪壓梅花怎起頭芳心欲訴全仗東君来作主傳與東君早與梅花作主人端朝詳詞中之意則知西閣為東閣摧挫可知矣自是坐卧不安日夜

單騎赴任將行置酒與東西閣相宴因祝曰凡此去或有家信来往東閣西閣不能別書止混同一緘復書亦如之言畢端朝獨之南昌在路登涉稍艱既到南昌參州交印謁廟受賀復禮人事方畢而巡警繼至倏經半載乃得家信止東閣有書而西閣無之端朝亦不介意復書中但諭及東閣寬容之意仍指西閣奉承之勤書至竟不及見且曰縣尉之行也嘗曰作書回字

思欲休官賦歸去来之計蓋以俛倅一官皆西
閣之力不忘本也後竟以尋醫為名而棄官歸
来既至家而東西二閣相與出迎深怪其未及
書考忽作歸計叩之不荅既而端朝置酒會二
閣而言曰我俛倅一官羈迷千里所望二閣在
家和順相容使我居官少安昨日見西閣所寄
梅扇後書臧字木蘭花一首讀之使人不遑寢
食吾安得而不歸哉東閣乃曰君今仕矣且與
妾判斷此事據西閣詞中所說梅花就是端朝

曰此非口舌所能剖判當取紙筆来書其是非
曲直遂作浣溪沙一闋以示二閣云梅正開時
雪正狂兩般幽韻孰優長且宜持酒細端詳梅
比雪花多一出雪如梅蘂少氷香花公非是不
思量自後二閣歡會如初端朝亦不復出仕矣

蘇小娟

蘇小娟郎仁寶七脩類稿云蘇小小有二
一作小娟南齊人一宋人即武林紀事者
蘇小小所寄詩小娟音物足証墾後抄者之誤至引遺山詞題宋
杭禾西湖志從小娟然宋實有蘇小小
詠臧宇木蘭花者即未之引此似足証

蘇小娟錢唐名娼也俊麗工詩其姊貽奴與太

學生趙不敏甚洽久之不終
使萬於業遂捷南省得官赴
未落籍不得偕老不敏赴官三載想念成疾而
卒有禄俸餘貲囑其弟趙院判均分之一以膳
院判一以送貽奴且言貽奴有妹小娟俊雅能
吟可謀致之佳偶也院判如言至錢塘託宗人
俾錢唐者召貽奴其家云貽奴一月前死矣小
娟亦為貽奴所歡以於潛官絹誣攀繫府獄俾
從獄中召小娟出詰之曰汝誘商人官絹百疋

何以償之小娟叩頭言此亡姊貽奴事乞賜周
旋豈惟小娟感荷吏生貽奴亦蒙恩泉下也俾
喜其辭宛順因問汝識襄陽趙司戶否小娟曰
趙君司戶未仕時與姊貽奴交好後中科授官
去貽奴相思致疾而死俾曰趙司戶亦謝世矣
遣人附一緘及餽物一罨外有其弟院判一緘
付爾開之小娟自謂不識院判何人及析書惟
一詩云當時名妓鎮東吳不好黃金只好書借
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娟得詩默

然倅索和之小娟以不能辭倅強之且曰不和即償官絹小娟不得已索紙援筆書云君住襄江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也無倅大喜盡以所寄物與之免其償絹且為脫籍歸院判偕老也武林紀事

蘇小小

別離情緒萬里關山如底數遣妾傷悲未必即家知不知　自從君去數盡殘冬春又暮音信全乖等到花開不見來

薛倩

董賓卿字仲臣饒之德興人娶于同縣祝氏紹興中為漢州守卒於官家不能歸暫寓蜀其長子元廣亦娶于祝既服除調房州竹山令妻生三女而死元廣再娶一武人室秩滿挈家東下與蜀客呂使君之舟偕行日久往來相與如骨肉繼室微涊姿色性復浮蕩元廣到臨安亦死呂陽示高義携其孥西還遂據以為外婦蓄之郢縣而三女莫知其亡矣祝次鬱以兩世宗姻之故痛惻于心屢嘱鄉人制帥王恭簡公韶訪之杳無消息乾道初祝知嘉州就除利路運使正與呂為代惡其人不俟合符先期解印去歲在丙戌其子震亨東老禮四川總屬斐檄来成都道經綿州吳俟仲廣待制為綿守開宴延之倡優畢集中一妓傷襤而立姿態恬雅不類流輩東老注目詢隊魁曰彼何姓名曰官人喜之耶曰非也吾見其不類爾曺故問之魁曰是薛倩也未暇應吳適舉杯勸飲又令隊魁更勸魁笑曰君欲總幹滿飲非薛倩不可吳亦解顏曰素識其人乎曰吾未嘗至大府安得相識但見標格如野鶴在鷄羣似非個中人所以叩諸其長耳固無他也吳即令侍席因密詢之曰汝不是風塵中人何緣在此始猶含羞不語久之乃言我本良家兒女父祖皆仕宦不幸失身厚境想是前生業債今世償之夫復何說東老矍然感動曰汝祖汝父非漢州守竹山令乎倩驚泣曰官人何以知之東老曰汝母姓祝乎我姑也

吾聞汝母子流落尋訪累年未嘗少置懷抱不
想邂逅于此又歷詢所由乃知為繼母讒于薛
媪得錢七十千今在籍歲餘矣語竟各慟淚一
座傾駭爭致問東老曰其話甚長不可立談而
盡他日當細言之酒罷歸館翌日倩偕其母来
吳守亦至因備述本末吳為除籍吳曰此易事
耳當如何曰正有望於公其人於震亨為表妹
必當嫁之我此行凡有所餽餉為之資送費今
且託之於令人所吳笑曰天下義事豈應一人

獨擅吾當以二十萬錢助之東老遂往成都越
一月後還合所得為五千萬悉付倩吳喜曰已
為擇一佳壻即嫁之矣壻史姓失其名次年預
鄉薦又物色其兄弟所在運使皆聘以生理漢
州之後賴以不絕夷堅志

京倡

豐有俊字宅之四明人登青樓偶見小倡疑故
人女累目之女亦悟酒罷留宿女羞澁良久乃
入曰豐官人識妾否詰之果故人女豐曰某所

以留者以坐間不敢問也且各寢必有以處汝
娼遂退與京尹有契明日以白尹且云其僅
有錢百千從公更貸二百千嫁之尹嘉其誼即
取入府厚賄具擇良士嫁焉尹即王宣子佐也
釋史

同前

豐宅之赴南官偕數友小飲娼館一娼美而豔
豐悅之數調徵詞娼亦相和荅良久或摘豐起
曰君非豐運使郎君乎豐曰然曰君嘗以某年

過江州江州司理與君家有舊置酒召君豐
驟然曰汝何以知之娼曰且飲酒他日為君言
復就坐睇豐不豐捨豐疑焉飲罷與友別復追
其室娼欣納之因叩其故悲泣曰某司理女也
先人到相不幸病死家貧無以歸葬母氏弱我
於人展轉至此數年矣憶召君時從屏間窺識
其衆坐客何人肴饌何物歷數不遺已而又慟
哭豐紿之曰事已然無可柰何吾當試與汝道
地翌日徑謁大尹張定叟具道其事且傾笈中

可得二十萬頓以贖此女張大奇之立喚娼奪以畀豐復斥庫緡五百益貲裝之費遂改嫁為良人妻談藪○按談藪乃宋龐元英自號慶竹翁所撰卿史乃元仇仁所撰別龐在此前而談藪敘致近詳不知仇何所為而以張冠之○卿史此事在志書類

江柳

湘人陳詵登第授岳陽教官踰墻與妓江柳狎頗為人所知時孟之經守岳聞其故一日公燕江柳不侍呼至杖之文其眉鬢問以陳詵二字

仍押隸辰州妓之父母詣學官訴云自岳去辰八百里且求資糧陳且泣且悔鬻其所有及俸資衣物得千緡以六百贈柳餘付監押吏卒令善視且以詞餞別云鬢邊一點似飛鴉休把翠鈿遮二年三載千攔百就今日天涯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入人家要不思量除非酒醒休

照菱花柳將行會陸雲西以荊湖制司幹官露檄至岳與陳有故將至陳先出迎以情告陸陸即取空名制幹劄填陳姓名檄入制幕既而並

行陸入即開宴陸曰聞籍中有江柳者善謳誰是也孟即呼至柳花鈿隱眉間所文飲間陸越語孟曰能以柳見予否孟曰唯命陸咲曰君尚不能容一陳教豈能與我孟因叙說之過陸嘆慨既而終席陸呼柳問其事柳出訴送別詞陸大嗟賞而再登席陸舉詞示孟且請之曰君試目此作可謂不知人矣今制司檄訴入幕將若之何孟求解於陸并召訴同宴明日列薦訴且除柳名遂將訴如江陵見之閫公秋壑俾充幕

僚訴不特洗一時之辱且有倖進之喜至今巴陵傳為佳話焉山房隨筆

聶勝瓊詞選聶在前宋誤此

李之問儀曹解長安幕詣京師改秩都下聶勝瓊名倡也質性慧黠公見而喜之李將行勝瓊送別餞飲于蓮花樓唱一詞末句曰無計留春住柰何無計隨君去李復留經月為細君督歸甚切遂飲別不旬日聶作一詞以寄李云玉慘花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樽前一唱陽關

後別箇人人第五程○尋好夢夢難成恨淚知
我此時情況前淚共芭蕉兩隔箇窓兒滴到明
蓋寫調鷓鴣天也之問在中路得之藏於篋間
抵家為其妻所得因問之具以實告妻喜其語
句清健遂出粧奩資夫取歸瓊至即棄冠櫛損
其粧飾委曲以事主母終身和悅無少間隙焉

楚娘

楚娘名妓也以姿學自負作遊春桂花詩誇耀
于人遊春詩曰破曉尋春緩轡行滿城桃李鬪

芳英桃紅李白皆夸麗鄙爭似冰肌瑩眼明桂花
詩曰丹桂迎風蒼蕾開摘来斜揷竟相偎清香
不與羣芳並仙種原從月裡来三山林茂叔與
楚娘厚因官建昌携楚回家其妻李氏稍不能
容楚題詞於壁以寓意云去年梅雪天千里人
歸遠今歲梅雪天千里人追悠鉄石作心腸鉄
石剛猶軟江海比君恩江海深猶淺李氏見詞
乃曰人非木石胡不能容遂長衾大被三人共
寢聞者以詩嘲之詩甚俚不錄

有士人訪一妓女在閻府侍宴候稍久遂賦一
詞寄之云春風捏就腰兒細繫滴粉裙兒不趁
從来只向掌中看怎忍在炬花影裡酒紅應是
鉛華褪暗感損眉峰雙翠夜深沾綉繡鞋兒靠
那箇屏風立地詞至為閻帥所見喜其詞語清
麗明日呼士来竟以此妓與之

瑞桂堂暇錄

獄官妻

一獄官冬夕苦寒妻正色責之曰爾煖衣飽食
畏寒不出獄中罪人當如之何其夫感悟自此

留心于獄訟此妻本倡女未有所生一夕夢神
人以緑衣袍圭付之後生一子登第

樂善錄

真氏

元姚文公為翰林學士承旨日玉堂設宴歌妓羅
列中有一人秀麗閒雅微操閩音公使来前問
其履歷初不以實對叩之再泣而訴曰妾乃建
寧人氏真西山之後也父官朔方時禄薄不足
以給侵貸公帑無償遂鬻入娼家流落至此公

命之坐仍遣使詣丞相三寶奴請為落籍除之公得報語一小史云（黃埏後頭官者）我以此女為汝妻女即以我為父也史忻然從命京師士人相傳以為盛事云嘉興貝闕嘗有詩曰斷絲猶繞道邊看乘龍鴛鴦返玉樹鸚鵡開金籠棄汝桃花扇紅牙不復從提瓶自汲水絺綌自御冬時多困轗軻事或忻遭逢安知百尺井忽登羣玉峯借問為者誰內相姚文公（南村輟耕錄）

喜春景

喜春景姓段氏姿色不逾中人而藝絕一時張子友平章以側室置之

王金帶

王金帶姓張氏行第六色藝無雙鄧州王同知娶之生子矣有譜之於伯顏太師欲取入教坊承應王因一尼為地求間於太師之夫人乃免

連枝秀

連枝秀姓孫氏京師角妓也逸人風高老黜化之遂為女道士浪遊湖海間嘗至松江引一髽髻曰閩童亦能歌舞有招飲者酒酣則自起舞唱青天歌女童亦舞而和之真仙音也欲於東門外化緣造菴陸宅之為造疏語多寓譏謔其中有不比尋常鉤子留經老大鉗鎚百煉不回

萬夫難敵之句孫於是飄然入吳遇醫人李恕齋乃欲下舊好遂從俗嫁之後不知所終逸逸青

○南村輟耕錄云連枝秀姓孫氏善以色事人者年四十餘困投澧逸士風高老為師而主教之寵挾二女垂放浪江海之間隱於松江愛其風物秀麗將結數椽為棲息所郡人陸宅之居貌因其請作墓綠環仁嘗往訪焉秀頗不以禮待之疏曰京師第一公子千言萬人為譔之道德五千言高風逐為人竭采山下得大道高風指雲開問訊緣福地向林下得大道棚中無案抽鎖鑰只因片語使一跳身纔離了百戲的無是無非到大來自由自在識盡悲歡離合幻打開老病死生關交攘攘勞攘攘一世間人赤緊的無非妙用牢看取愁城七星冠剛替下風頭浪頭即空色空色即是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強名曰道往常時紅裳翠袖前生緣分淺風情養性半世連枝帶葉算從來繁華一夢朝雲暮雨也須撒等閒秋月春風苦教了蒲團上工夫便可到達壺中境界擡手既不作入肯放浪江湖主教金帳冷貂裘敝金銀鈔等物是必大塊子捨來福祿壽利錢擬定加倍兒還你得道者多助看琳宮寶殿日月金鐘晨昏報德疏文發香非尋住倒於鶴氅鋒講謝不離機鋒歌舞錦心繡腸宮商人盡道白雲鄉老子經文科打諢不離花扇深藏明月影掛汗巾千金難買一笑千鍾都來歡幾掉頭不顧知音多管是前生有分玉樓花下迎大笑追歡幾箇黃庭消永日桃花一枕夢初醒開眼看窺人鷓鴣車雲宵上擡牙長存道眼燒夜不望遠人

追尋蕭史歌館化為仙館靜戲房當作道場洗嚥脂見金真本來面目輕獻檀板聽步虛別是宮商人盡誇七真堂添上箇小孫姑我只五城山册立下新王母不比尋常鈞子曾經老大鉗槌百煉不回萬夫難敵白面郎爭與纏頭如今損壞如三生青眼客使當一笑擡手既不作入夢朝雲暮雨春風苦教了蒲團上工夫肯莊嚴一處千年香火是金銀鈔等物是必大塊子捨來福祿壽利錢擬定加倍兒還你得道者多助看琳宮寶殿日月金鐘晨昏報德疏文發香非尋住倒於鶴氅鋒講謝不離機鋒歌舞錦心繡腸宮商人盡道白雲鄉老子經文科打諢不離花扇深藏明月影掛汗巾千金難買一笑千鍾都來歡幾掉頭不顧知音多管是前生有分玉樓花下迎大笑追歡幾箇黃庭消永日桃花一枕夢初醒開眼看窺人鷓鴣車雲宵上擡牙長存道眼燒夜不望遠人

劉婆惜

劉婆惜樂人李四之妻也江右與楊春秀同時頗通文墨滑稽歌舞迴出其流時貴多重之先與撫州常推官之子三舍者交好苦其夫間阻一日偕宵遁事覺決杖劉負愧將之廣海居焉道經贛州時有全普菴撥置里宇子仁由禮部尚書值天下多故選用除贛州監郡平昔守官清廉文章政事敭歷臺省但未免耽於花酒每日公餘即與士夫酣歌賦詩帽上常喜簪花否則或果或葉亦簪一枝一日劉之廣海過贛謁全公全曰刑餘之婦無足與也劉謂閽者曰妾欲

之廣海誓不復還久聞尚書清譽獲一見而逝死無憾也全哀其志而與進焉時賓朋滿座全帽上簪青梅一枝行酒全口占清江引詞云青青子兒枝上結令賓朋續之衆未有對者劉禹錫進前曰能容妾一辭乎全曰可劉應聲曰青青子兒枝上結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裏滋味別只為你酸留意兒難棄舍全大稱賞由是顧寵無間納為側室後兵興全死節劉克守

婦道善終於家青樓集

趙倡

印習隱字應雷知永嘉日開宴一伎頗有姿色而常不樂其內人呼而詰之對曰妾趙清獻公之後失身倡門有辱先祖言訖淚下內人以告守憫之於帝上擇一士嫁之房奩畢給有監郡高道彭齡亦助之行人以兩賢稱之倪遠稗史

林奴兒號秋香成化間南京舊院妓○本朝

從良有舊欲相見以扇畫柳題柜之昔日董臺舞細腰任君攀折嫩枝條如今寫入

丹青裏不許東風再動搖此謝天香聯句載前國邪談水

張二

李太常開先罷少卿歸章丘有園林聲妓之勝積書甲天下博學喜填詞侍妬張二者本倡也年十八死殯干近遊園之北太常為之詠曰貌美言温性堅情真身雖墮落烟花心如仙麈贊理内政蔚有令聞年青而折夭人以為側室後兵興全死節劉克守爾家之薄福抑蒼蒼之不仁求其人惜乎不逢呂祖云又有

開正值東風惡嫩蘂紅英逐水料理相思岐路轉迢遥嬌容不無聞碧玉簫觸物傷情雙落淚餘綃又過張二墓詩曰枕邊遺嘱言猶在春雪未消幾欲臨風歌楚奴遊魂若在不堪聽

李中麓閒居集

女史氏曰凡倡其初不必淫佚焉或托根非所習貫自然或失足不倫淪胥及溺人之無良一至此爾間有臨中流而海岸遂疎薄霧淵而日車始稅即頓漸不同要其從道固一也視彼伏櫪尚翦鬣以充駒抑宜焚巢復將雛而弭鵲不大有徑庭乎至若憐才士則適顧佳偶薦交誼則贖嫁文姬既表風流之標救且殉陰陽之善祥矣余因憶華朝之遺忠其後隸教坊者霍定伯雖一嘗除籍未盡廓清唯當事者念之哉

青泥蓮花記卷九　外編一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藻一

蘇小小　南齊

蘇小小錢塘名倡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塘江之西故古辭云妾乘油壁車郎騎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栢下樂府廣題○小小一云江干一題○小小墓一云胡曲李賀蘇小小墓詩座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蓋風裊雨絲燈如星月暗待人不至徒勞掩淚空陵寒日晚風吹白楊古樹鬼唱青松歌中有燐火滅滅明又滅張祜題蘇小小墓詩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啣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才仲以蘇子瞻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後五年才仲為秦少章道其事少章為續其後詞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望斷行雲無覓處夜涼明月

生南浦頃之復夢美姝迎哭曰夙願諧矣遂與同寢瞪以詩曰長天空闊鴈来書深院落花鶯更多發策決科君自爾求田問舍我如何才仲曰少年登第何勸吾退曰如命何自是每夕必来才仲為同寀談之咸曰公厭後有蘇小小墓得無妖乎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遊舫艤泊河塘枕工遽見才仲携一麗人登舟即前啁聲斷火起舟尾倉忙走報其家則才仲死矣（春渚紀聞）

弘治初千京兆景瞻自南都歸杭邀馬浩瀾游

西湖泊舟第三橋景瞻曰不到西湖二十年矣川如故風景不殊子當賦之浩瀾詩云畫舫秋風湖上来水涵天碧淨無埃一雙鸂鶒忽飛下千朵芙蓉相映開鳥似彩鸞窺寶鏡花如仙子步瑤臺風光堪賞還堪賦其柰江南庾信哀翌日浩瀾復与王天壁游湖天壁善箕仙術浩瀾請召之箕動問仙何名書云有事即問問畢箕運如飛復成一律云此地曾經歌舞来風流田首即塵埃王孫芳草為誰緑寒食榮花煞主開郎夫排雲叫閽圄妾今行雨在陽臺衷情訴與遼東鶴松栢西陵正可哀錢唐蘇小小和馬先生昨日湖橋首倡二公相顧莫測所以詩譬語

劉國容唐一

長安名妓劉國容有姿色能吟詩與進士郭昭述相愛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容相別詰旦赴任行至咸陽國容使一女僕馳矮騎齎短

書云歡寢方濃恨鷄聲之斷愛恩憐未洽絆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長安子弟多諷誦焉（開元天寶遺事）

吳二娘

吳二娘杭州名妓也有長相思一詞云深花枝淺花枝深淺花枝相間時花枝難似伊口巫山高巫山低莫雨瀟瀟郎不歸空房獨守時楊太尉（太史升菴云白樂天詩吳娘暮雨瀟瀟曲自別江南久不聞自注吳二娘歌詞有暮雨瀟瀟郎不歸之句）即書云妹詞選以為樂天誤矣○按詞選（前云雨歸）

華州王氏摭唐一〇李景亮李章武字飛鈌其先中山人生而敏博過事便了工文好學雖弘道自高惡為潔飾而容貌閑美即之温然少與清河崔信友善信亦雅士多聚古物以章武精敏每咨訪辨論皆洞達玄微研究原本時人比之張華貞元七年崔信任華州別駕章武自長安丽之數日出行於街北見一婦人甚美因紿信云須州外與親故知聞遂徙舍於美人之家主人姓王此則其子婦也乃

稅而私焉居月餘所計用直三萬餘子婦所供費倍之既而兩心克諧情好彌切無何章武繫事告歸長安慇懃歎別留交頸处央綺一端仍贈詩曰鴛鴦綺知結幾千絲別後尋交頸應傷未別時子婦荅白玉指環一雙贈詩曰捻指環相思重相憶願君永持翫循環無終極章武有僕楊果子婦賽錢一千以奬其敬事之勤既別積八九年章武游宦亦無從與之相聞至貞元十一年友人張元宗令下邽縣章武又自京師與元會忽思曩好乃迴車涉渭而訪之日暝達華州將舍于王氏之室至其門則閒無行跡但外有賓榻而已章武以為下里之民或廢業即農暫居郊野或親賓邀聚未始歸復但休止其門將適他舍見東隣之婦就而訪之乃云王氏之長老皆捨業而出游其子婦歿已再周矣又詳與之談即云其姓楊第六為東鄰妻復訪郎何姓章武具語之又曾有僕姓楊名杲乎曰有之因泣告曰其為里中婦五年與王氏相善嘗

云我夫室猶如傳舍閱人多矣其於往来見詢者皆殫財窮產甘辭厚誓未嘗動心頃歲有李十八郎曾舍于我家我初見之不覺自失後遂私侍枕席實蒙歡愛今與之別累年矣思慕之心或竟日不食終夜無寢我家人故不可說復被彼天東西不時會遇脫有至者願以物色名氏求之如不參差相記祇奉并語深意但有僕夫楊杲即是不二三年子婦寢疾臨死復見託曰我本寒微嘗辱君子厚顧心常感念久以成

疾自料不治囑所奉託萬一至此願申九泉銜恨千古睽離之歎仍乞留止此舍冀神會髣髴之中章武乃求鄰婦為開門命從者市薪炙食物具裀席忽有一婦人持箬出房掃地隣婦亦不之識章武因訪所從來云是舍中人又遍而詰之即徐曰王家亡婦感郎恩情將見會恐生怪怖故使相聞章武許諾云章武所由來者實與西岳玉京夫人戲見此物在衆寶瑞上愛而為此也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思念情至實所不疑語畢執箬入欣然而去逡巡映門即不

復見乃具飲饌呼祭自食飲畢安寢至二更許燈在床之東南忽爾稍暗如此再三章武心知有變因命移燭背墻置室東南隅旋聞西北角悉窣有聲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六步即可辨其容色衣服乃主人子婦也與昔見不異但舉止浮急音調輕清耳章武下床迎擁携手欵若平生之歡自云在冥録中都忘親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章武倍與狎暱間無他異但數請令人視明星若出當須還不可久住每講歡

顧寶之此非人間之有遂吟詩曰河漢已傾斜神魂欲超越顧郎更迴抱終天從此別章武取白玉寶簪一以酬之并荅詩曰分從幽顯隔豈謂有佳期寧辭重重別所歎去何之因良久子婦復為詩曰昔辭懷後會今別便終天新悲與舊恨千古閉重泉章武荅曰後期杳無約前恨已相尋別路無行信何因浮寄心欵曲敘別訖遂却赴西北隅行數步猶迴顧拭淚云李郎無捨念此泉下人復哽咽佇立視天欲明

急趨至角即不復見但空室宵然寒燈半滅而已章武乃促裝自下邽歸長安復歸安定後復之下邽與張元宗及羣官携酒宴飲酒酣章武懷感因即事賦詩曰水不西歸月暫圓令人惆悵古城邊蕭條明早分岐路知更相逢何歲年吟罷與羣官別獨行數里又自諷誦忽聞空中有歎賞音調悽惻更審聽之王氏子婦也自云冥中有地分今於此聞郎高詠知郎思眷故冒陰司之責遠來奉送千萬自珍章武愈感之

及至長安與道友隴西李助話助亦感其誠而賦詩曰石沉遼海闕劒別楚天長會合知無日離心滿夕陽章武既事東平丞相府因閑召玉工視所得靺鞨寶工亦不知不敢離刻後奉使大梁又召玉工粗能辨乃因其形刻作斛葉象奉使上京每以此物貯懷中至市東街獨見胡僧忽近馬叩頭云君有寶玉在乞一見爾乃引於靜處開懷示僧捧玩移時云此天上至物非人間有也章武往來華州訪遺楊六娘至今不

絕太平廣記古今說海字有互異○此火綿一作貽子光史續捨指環一作金子還但思

薛濤

薛濤字洪度本長安良家子父鄭因官寓蜀濤八九歲知聲律其父一日坐庭中指井梧示之曰庭除一古桐聳榦入雲中令濤續之應聲曰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久之及長有姿色尤工詩翰父卒母喪居韋皐鎮蜀名令侍酒賦詩因入樂籍武元衡辟為校書郎或疑嘗妓無校書之號乃韋欲奏之而罷故胡曾贈之

曰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元稹聞濤有辭辯及為監察使蜀以御史推鞫難得見焉嚴司空潛知其意每遣濤往侍微之矜持筆硯薛濤走筆作四友贊其略曰磨捫發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默默入文祕以休休微之驚服洎登翰林以詩寄曰錦江滑膩峨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皇毛紛紛辭客多停筆箇箇君侯欲夢刀別後

相思隔煙水嘗浦花裳五雲高因寄舊詩與之云詩篇調態人皆有細膩風光我獨知月夜詠花憐暗淡雨朝題柳為欹垂長教碧玉藏深處總向紅箋寫自隨老大不能收拾得與君開似

教男兒高千里駢鎮蜀嘗開宴改一字令曰口有似沒量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千里曰柰何一條曲濤曰相公尚使沒量斗窮酒佐三條椽有一條曲又何足怪有黎州刺史作千字令帶禽魚鳥獸乃曰有虞陶唐濤曰佐時阿衡其人

謂語中無魚鳥請罰辭曰衡字尚有小魚字使君有虞陶唐都無一魚其巧于調笑類如此晚年屏居浣花溪著女冠服年近八十卒有詩五百餘首名洪度集李肇國史補云濤文妖也人以為名言唐語林元氏長慶集清異錄戒錄紀異錄始節度西川太和中已東海伯天中記云駢乾符初自號為嚴司空十餘年矣疑紀異記述之誤其為校書或以校書戲言以為薛書記獻元稹鼎拔據元公詩乃白樂天與諸客攜酒尋夫薛景文同賓今年長逝據言恐誤梅花有感詩也自注云去年與

婦人薛濤成都倡婦也以詩名當時雖失身卑下而有林下風致故詞翰一出則人爭傳以為玩作字無女子氣筆力峻激其行書妙處頗得王羲之法少加以學亦衛夫人之流也每喜寫已所作詩語亦工思致俊逸法書警句因而得名非若公孫大娘舞劒器黃四娘家花託於杜甫而後有傳也宣和書譜

罰赴邊上武相公

螢在荒蕪月在天螢飛豈到月輪邊重光萬里應相照目斷雲霄信不傳

又

按轡嶺頭寒復寒微風細雨徹心肝但得放兒歸舍去山水屏風永不看

高駢席聞邊報萬首唐人絕句作陳情罰赴邊有懷上韋令公唐詩紀事作上元相公

聞道邊城苦如今到始知好將簫上曲一作羞將門下唱如作而好又作却

升菴詩話云此薛濤在高駢宴上聞邊報詩人之妙使李白見之亦當叩首元白流紛停筆不吟宜乎今到始知一作如今來到始知一作如今到

春望詩四首
花開不同賞花落不同悲欲問相思處花開花落時
檻草結同心將以遺知音春愁正斷絶春鳥復哀吟
風花日將老佳期猶渺渺不結同心人空結同心草
郎堪花滿枝翻作兩相思玉簪朝鏡春風知不知

池上雙鳧
雙棲綠池上朝去暮飛還更憶將雛日同心蓮葉間

蟬
露滌音清遠風吹故葉齊聲聲似相接各在一枝棲

月
睨依鈎樣小扇逐漢機圓細影將圓質入閨凭處看

風
獵蕙微風遠驅絃唳一聲林梢鳴漸遞松徑夜凄清

宣上見示與諸公唱和
許厠高齋唱涓泉定不如可憐謙記室流水滿禪居

詠八十一類
色比丹霞朝日彤如合浦圓瑞開時九九知數見處雙雙頡頏

送盧員外
玉壘山前風雪夜錦官城外別離魂信陵公子如相問長向東門感舊恩外一作此

聽僧吹蘆管
曉蟬嗚咽暮蕭愁言語殷勤十指頭羅閱梵書勞一弄散隨金磬泥清秋

酬郭簡州寄柑子
霜規不讓黃金色圓質仍含御史香何處同聲情最異臨川太守謝家郎

上州主武相國二首

落日重城夕霧收玳筵雕俎薦諸侯因令朗月當庭燎不使珠簾上玉鉤

酬祝十三秀才

東閣移尊綺席陳貂貉貔龍節更宜春軍城畫角三聲歇雲幕初垂紅燭新

憶荔枝

傳聞象郡隔南荒絳實豐肌不可忘近有青衣連楚水素漿還得類瓊漿

石斛山曉望寄呂侍御

二卷九　十四

曦輪初轉照仙窗旋擘烟嵐上宵宴不得玄暉同指點天涯蒼翠漫青青

石斛山書事

王家山水畫圖中意思都廬粉墨容今日忽登虛境望步搖冠翠一千峰

寄辭

菌閣芝樓宿翫中霞閨深見玉皇宮嵇陽天上神仙客稱在人間立世功

送姚員外

二卷九　十五

馳聲久何用春園牖上看

別李中郎

花落梧桐鳳別凰想登秦嶺更淒涼安仁縱有詩將賦一半音詞雜悼亡

送扶鍊師

二卷九　十六

錦浦歸舟巫峽雲綠波迢遞雨紛紛山陰妙術人傳久也說將鵝與右軍

摩訶池贈蕭中丞

二卷九　十七

昔以多能佐碧油今朝同泛舊仙舟淒涼逝水頹波遠唯有碑泉咽不流

和李書記席上見贈

翩翩射策東堂秀豈復相逢鎩羽寸心惜此風光為誰麗萬條絲柳翠烟深

棠梨花和李太尉

吳均蔥園移嘉木正及東谿春雨時日晚鶯吟
何所為淺深紅膩壓繁枝

酬文使君　文一作支

延英曉拜漢恩新五馬騰驤九陌塵今日謝庭
飛白雪巴歌不復舊陽春

酬吳使君

支公別墅接花宻買得前山總未經入戶剡溪
雲水滿高齋只尺躡青冥

酬李校書

才遊愛外身雖遠學茂區中事易聞自顧潭濱
多病後空瞻遺頌舞青雲

賦凌雲寺二首

聞說凌雲寺裏苔風高日近絕纖埃橫雲照染
芙蓉壁是待詩人寶月來

聞說凌雲寺裏花飛空遶磴逐江斜有時鎖得
嫦娥鏡纔出瑤臺五色霞

九日遇雨二首

萬里驚飈朔氣深江城蕭索晝陰陰塵憐不得

登山去可惜寒芳色似金
茱萸秋節佳勘阻金菊寒花滿院香神女欲來
知有意先令雲雨暗沈塘

酬雍秀才貽巴峽圖

千巒雲峰萬頃湖白波分去繞荊吳感君識我
枕流意重示瞿塘峽口圖

酬韋校書　項一作六

芸香誤比荊山玉那似登科甲乙年澹拖鮮風
將綺思飄花散蘚媚青天

上王尚書

碧玉雙幢白玉郎初辭天帝下扶桑手持雲篆
題新牓十萬人家春日長

和劉賓客玉蕤

瓊枝的皪露珊珊欲折如披霞彩寒閑拂朱房
何所似緣山偏映日輪殘

江邊

西風忽報燕雙雙人世心形兩自降不為魚腸
有真訣誰能夜夜立清江

贈蘇三十中丞

洛陽陌上煙輪氣欲逐秋空鞏集飛今日芝泥
檢徵詔初須臺外振霜威

和郭員外題萬里橋

萬里橋頭獨越吟知憑文字寫愁心細候風前
兼前事不止為舟也作霖

送鄭資州

兩腊眉山江水流離人掩袂立高樓雙旌千騎
駐東陌獨有羅敷望上頭

江亭宴餞

綠沼紅泥物象幽苑汪兼倅李并州離亭急管
四更後不見車公心獨愁

海棠溪

春教風景駐仙霞水面魚身拖帶花人世不思
靈舟異競將紅纈染輕紗

采蓮舟

風前一葉厭荷葉解報新秋又得魚兒走烏驄
入語靜滿溪紅映棹歌初

菱荇沼

水荇斜牽綠藻浮柳絲和葉臥清流何時得向
溪頭賞旋摘菱花旋泛舟

金燈花

欄邊不見蓑蓑葉砌下淮翻豔豔叢細視欲將
何物比曉霞初疊赤城宮

春郊游眺寄孫處士二首

式頭久立白薔薇愛似零陵香惹衣何事碧雞
孫處士百勞東去燕西飛

今朝縱目說芳菲夾纈籠裙繡地衣滿袖滿頭
兼手把教人識是看花歸

駘楊供奉法師見招

遠水長流潔復清雪窓高卧與雲平不嫌老室
無煙火惟笑商山有姓名

試新服裁製初成三首

紫陽宮裏賜光綃仙霧朦朧隔海遙霜兎毳寒
氷蠶淨婦娥咲指織星橋

九氣分為九色霞五靈仙馭五雲車春風因過

東君舍倫様人間染百花
長裾本是上清儀曾逐群花把玉芝每到宮中
歌舞會折腰齊唱步虛詞

寄張元夫

前溪獨立後溪行鷺識朱窓自不驚借問人間
愁寂意伯牙絃絶已無聲

酬辛員外折花見遺

青鳥東飛正落梅銜花滿口下瑤臺一枝為揾
殷懃意把向風前旋旋開

贈遠二首

芙蓉新落蜀山秋錦字開緘到是愁閨閣不知
戎馬事月高還上望夫樓

擾弱青蒲緑又齊春深花落塞前溪知君未轉
秦關騎日照千門掩袖啼

送友人

水國蕪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蒼蒼誰言千里
自今夕離夢香如關塞長

秋泉

冷色初澄一帶烟此聲遥寫十絲絃長来枕上
牽情思不使愁人坐夜眠

題竹郎廟

竹郎廟前多古木夕陽沉沉山更緑何處江村
有笛聲聲聲盡是迎郎曲

柳絮

二月楊花輕復微春風搖蕩惹人衣他家本是
無情物一飽南飛又北飛萬首唐人絶句楊花作柳花

獻連帥五離詩

蜀人皆呼營妓為校書韋南康鎮成都罷之濤
再為連帥所喜因事復怒而遠之作五離詩以
獻遂復喜焉唐詩紀事營妓無校書之號韋南康欲奏之而罷後遂呼之

犬離家

出入朱門四五年為知人性足人憐只因咬着
情親脚不得紅絲毯上眠

魚離池

一入池中四五秋常將朱尾玩銀鈎近緣戲翫
紅蓮折不得隨波自在遊

鸚鵡離籠
慣向侯門養此身飛来飛去羽毛新近緣言語
無方便不得籠中再喚人
竹離叢
翡翠栽成四五行常持堅節待秋霜近来春笑
鑽偕破不得垂枝對畫堂
珠離掌
一顆明珠内外通分明皎潔水晶宮近緣一點
瑕相累不得朝朝在掌中 鑒戒録○按言頗異載後

薛書記十離詩上浙東元相公
元微之在浙東時賓府有薛書記飲酒醉因爭
令擲注子擊傷相公猶子遂去幕乃作十離詩
為獻元公詩曰心上同携今日盃湖邊還拂去
年梅年年只是人空老處處何曾花不開歌詠
每添詩酒興醉酣還命管絃来樽前百事皆依
舊點檢唯無薛秀才
犬離主
馴擾朱門四五年毛香足淨主人憐無端咬着
親情客不得紅絲毯上眠 主一作客一作有
筆離手
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牋紙上撒花瓊部緣用久
鋒頭盡不得義之手裏擎 裏一作内
馬離廐
雪耳紅毛淺碧蹄追風曾到日東西為驚玉貌
郎君墜不得華軒更一嘶
鸚鵡離籠
隴西獨自一孤身飛去飛来上錦裀都緣出語

無方便不得籠中再喚人 一作更
燕離巢
出入朱門未忍拋主人常愛語交交銜泥穢污
珊瑚簟不得梁間更壘巢
珠離掌
皎潔圓明内外通清光似照水晶宮都緣一點
瑕相穢不得終宵在掌中 穢一作汚
魚離池
戲躍蓮池四五秋常搖朱尾弄綸鉤無端脫斷

奚參朶不得清波更一遊

鷹離鞴萬首唐人絕句作主

爪利如鋒眼似鈴平原提兎稱高情無端竄向青雲外不得君王手裏擎一作不得而今手上擎

竹離亭

菊籬新栽四五行常將勁節負秋霜為緣春筍鎖墻破不得垂陰覆玉堂勁一作貞破一作出

鏡離臺

鑄寫黃金鏡始開初生三五月徘徊為遺無限塵蒙蔽不得華堂上玉臺一作鑑一作蔽二十四

此為鬼詩者附

薛濤鬼詩

進士楊蘊中得罪下成都府獄夜夢一婦人雖形不揚而言詞甚秀曰吾即薛濤也頃幽死此室乃贈蘊中詩曰玉漏聲長燈欲耿耿東墻西墻時見影月明窓外子規啼忍使孤魂愁夜永詩唐紀事

田洙遇薛濤聯句記

五羊田洙字孟沂洪武十七年甲子四月隨父百祿赴蜀成都教官洙清雅有標致書畫琴碁靡所不曉諸生日與嬉遊愛之過於同氣凡遠近名山勝境吟賞殆遍常曰吾平生懶事聲利但常得好處登臨足矣明年秋百祿將遣回洙母不忍舍乃曰兒來未久李何使去且官清橐冷路費艱難公宜三思百祿乃謀於諸生之親厚者使留館於人家一則自可讀書進學一則藉俸金為歸計諸生深幸洙留逐薦於負郭大姓張氏次歲丙寅正月十八日設帳庠序明好墅送以餞歌大喜開宴待為上賓且謂百祿曰令嗣晚間免面可令就宿舍下百祿許之至二月花晨洙辭舊歸省偶經一所境甚幽僻山下皆桃樹花方盛開洙愛之少立徘徊忽見桃林中一美人延佇花下洙不敢顧而去後復經從美人必在門首一日洙過偶遺所得俸金美人命婢拾以還洙〻感激明日詣謝至門丫鬟入報曰前遺金郎來矣請入內廳美人出相見笑

問曰君非張運使宅西賓乎珠曰然且謝還舍事美人曰張氏一家親戚彼西賓即我西賓奚謝為珠起揖曰敢問夫人名閥為誰與張何親觀美人曰此為平姓成都故族也妾文孝坊薛氏女嫁平幼子康不幸早卒妾獨孀居坐久茶蘇鋪新感繡珠草豐巧裁綃薛麗質愁先隕珠香魂痛莫招薛遊街歸故墨珠蝶逐過危橋薛粘帙將晞露珠衝簫乍起颸薛遇晴猶有態珠經雨倍無聊薛蜂趁低蕪絮珠魚吞細雜藻薛輕盈珠履踐珠零亂翠鈿飄薛鳥過生愁觸珠兒嬉最爭揉薛腿英浮雨澗珠殘蘂漾風潮薛

積逕教童掃珠滔流倩水漂薛媚入沽錦瑟珠芳園曾籍坐珠長路或追鑣薛羅扇姬盛辦珠鈞雛僕護苗薛折来隨手盡珠帶處近鬟焦薛泥涴猶悽慘珠瓶空更寂寥薛葉濃陰自厚珠蒂窠子偏饒薛豈必尔茵溷珠寧思上研硝薛香餘何吝竊珠珮解不須邀薛治態宜宮額珠癡情妬舞腰薛粧臺休浪拂珠留伴可憐宵薛

矣然矩章寐寥不足以盡興用落花為題共聯絲成美人出小牋寫之寫訖夜已二鼓延入寢

室自薦枕席魚水歡諧極其繾綣枕邊切切叮嚀洙曰慎勿輕言若賢東知之彼此名節喪盡矣次日以卧獅玉鎮紙一枚贈洙送至門外曰無事再来勿効薄倖也洙遂紿館東曰老母相念之深必令歸家宿歇不敢留此館東信之洙由是常宿美人所踰半年人無知者惟賞花翫月舉白弄琴曲盡人間之樂一夕與洙論詩曰唐人喜作回文近時罕見洙曰惟夫人柔情幽思談笑為之若予荒鈍無復措辭美人咲曰請

試命題以求教蓋洙遽曰四時詞也美人即賦詩曰花朵幾枝柔傍砌柳絲千縷細搖風霞明半嶺西斜日月上孤村一樹松右一凉田翠簟氷人冷齒心清泉夏井寒香篆裊風青縷縷紙窓明月白團團右二蘆雪覆汀秋水白柳風凋樹晚山蒼孤燈客夢驚空館獨雁征書寄遠鄉右三天凍雨寒朝閉戶雪飛風冷夜關城鮮紅炭火爐圍燒淺碧茶甌注茗清右四洙聽罷嘆其妙敏將

洙咨曰夫乃是白雪陽春難為和耳亦賡四韻曰勞擡吐花紅過雨入簫飛絮白驚風黃添晚色青舒柳粉落晴香雪覆松右一爪浮甕水涼消暑藕浸盤氷翠嚲寒斜石近堦穿筍密小池舒葉出荷圍右二殘日絢紅霜葉赤滹烟籠樹晚林蒼鸞書寄恨羞封淚蝶夢驚愁怕念鄉右三風捲雪蓬寒罷釣月輝霜析冷敲城濃香酒泥霞杯滿淡影梅横紙帳清右四美人且讚且咲曰絶妙好詞但兩韻俱和則善矣洙曰君子不欲多上

人且輸一籌耳洙因曰蜀中山水奇勝自昔以来多產佳麗若昭君文君薛濤卓氏當迫亦有優劣乎美人曰昭君遠嫁胡沙卓氏當壚可恥貌美命薄俱受苦辛使子遇薛濤亦不啻如今日也由是言之固為優矣洙曰濤妓女何敢上擬夫人但其才貌亦可謂難得者余嘗讀素再思紀異録云高千里鎮蜀嘗開宴改一字令曰口有似沒量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高使沒量斗窮酒佐

三條椽有一條曲又何足怪婦人無捷固未易比美人曰子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此特戲笑之語爾若其水國蕪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蒼蒼誰云萬里自今夕離夢杳如關塞長之作可以仲仲杜牧而尤善製小牋至今蜀人號薛濤箋而子以妓女濤之非知濤者也後洙飽以北珠耳璫一副美人謝曰謹當珮服永以為好久之洙以母病遂輟講歸侍湯藥如此三月餘方愈美人訝其久不来恐有他遇乃作祈齒曲

愁之會洙母疾愈復入齋是夕即造美人所美人迎謂曰何別久也洙以實告美人曰三月不違仁今違人三月矣洙戲之曰三月不知肉味知肉味在今夕矣談謔間出前曲示洙曲曰黑鉛鑄劒難為鋒碧芰製衣寧禦風歙漆阿膠忽紛解清塵濁水何由逢請看緑草南園蝶並宿花房花亦悦鴛鴦頭白不相離那學秋胡便長別東鄰美女紅玉梭雪縷鳳機成素羅兩意雲情肯輕許縱然折齒將如何深深永巷閟風月

錦帳蘭釭淚如血血點年深色尚紅至今洒在同心結洙愛其才色兼戀逾深美人亦重洙文采傾竭不吝謂洙曰向時聯句未盡高情今夕當輕彈慢舞淺酌微吟再成一首庶見吾二人款敵也乃以睡鼻爐焚香紅虬脯薦酒鈎簾望月並坐前揾洙曰昔韓昌黎與孟郊有城南聯句鬬雞石鼎秋雨等作宏詞險韻膽炙人口今茲之賦宜命作月夜聯句以五十韻為率夫人然之否乎美人曰吾意也洙乃請美人先賦曰

庭月如鋪練薛　池星似撒碁洙　天空河影澹薛　時換斗杓移洙　黎棗低垂樹薛　藤蘿密護籬洙　草絲螢火亂薛　幹偃鳥巢欹洙　怪石形疑魅薛　芳花色勝姬洙　鬆盆涼沁水薛　紈扇淨搖颸洙　雙陸收殘局薛　琵琶上練絲洙　砌蛩聲遠近薛　譬馬響參差洙　銀作彈箏甲薛　為冒鼓皮洙　秋釣斜絲簟薛　暑葛薄裁絺洙　宿雁樓還起薛　飛禽下復疑洙　地幽塵閒靜薛　城遠漏遥遲洙　窈窕来紅拂薛　雍容識紫芝洙　緣深天作合薛

誓重兒難欺洙幸矣逢良友薛嬉哉過少時洙
穀勸酬契闊薛傾倒極淋漓洙蓮實瑤琴軫薛
荷筒碧酒巵洙鑪呼能婢斫薛瓶喚小鬟持洙
殼破開蜪蠣薛唇腥啖蛤蜊洙菱煩纖手剝薛
肉拔利刀披洙令急觥行速薛謳清曲度遲洙
勸酬兼爾汝薛講論雜乎而洙冷脆嘗瓜果薛
鹹酸啜醯醢洙豔杯浮琥珀薛異器捧玻瓈洙
熊掌僊犀筋薛酥湯進蜜脾洙渴來思茗好薛
酣後快氷宜洙妙句聯將就薛狂心坐已馳洙

歌筵渾可罷薛卧具早交施洙不用尋桃葉薛
那須聽竹枝洙媚人鶯語滑薛惱醉蝶情癡洙
咳處珠旋唾薛顰時黛感眉洙釵橫金溜鬢薛
釧冷粟生肌洙小小眞能謔薛盼盼最解詩洙
風流雲雨夢薛宛轉豔陽詞洙步緩腰肢裊薛
襲低耳語私洙夜香防竊聽薛午浴避潛窺洙
繡履含羞脫薛銀燈帶笑吹洙素羅牀畔解薛
粉汗枕前滋洙暖玉綃籠筍薛春葱指露錐洙
雲偏鬆綠髮薛浪颭動青幃洙伊能堪歸晝薛

嫣顏可療飢洙襪塵新舞浣薛髮膩宿油脂洙
荀鶴高文譽薛崔鶯絶世姿洙未誇連蒂好薛
只羨並頭奇洙何處空題葉薛誰家謾結縭洙
漆膠當自固薛裙席只余知洙慎勿萌嫌隙薛
毋令惜別離洙芝蘭同臭味薛松栢共襟期洙
永奉閨房樂薛長陪楮墨嬉洙泰山如作礪薛

此志莫教虧洙

他日洙館東偶過峙宮因勸百祿曰令嗣每日
一歸不勝匍匐之仍宿寒舍豈不便益百祿曰從開館之後一向只寓公家前者因其母病
暫輟一季耳後並不曾回何言之謬也張大駭
不敢盡其辭而出是晚洙亦告歸張潛使人視
其所往及途半不復見矣走報張急遣人入城
問百祿無有也意其少年放逸必宿花柳然思
此處又無妓館大以為怪明旦洙來張問曰昨
宵宿於何處曰家間耳張曰非也某已令人蹤
跡先生莫測所詣學中亦不見洙誑曰因過一
舂矣張知其詐呼追洙

僕使面證之洙叱曰汝到吾家隨即出城比吾歸汝已去矣何得妄言僕曰我昨夜宿先生家今日早飯罷方回老廣文亦甚驚訝要自來相尋洙寤甚顏色陡變張曰先生如有私蓄當以實告幻隱也洙弗能諱乃具道本末且愧謝曰此令親見留非賤子輒敢無禮張曰吾家何嘗有親戚在此況諸房姊妹亦無平姓者必祟也今當自愛不宜復往洙唯唯而已抵暮私詣美人道此意比至美人已知曰即勿怨蓋冥數盡

於此也與洙宿且叙徹情戒曉美人謂洙曰從此一別後會難期無以將意乃出墨玉筆管一枝為贐云此舊物也郎慎藏之遂飲泣而別張料洙是夕必復去覘之果不在館困入謂其妻曰西賓此事不可不使其父母知之乃以洙所為備告百祿百祿大怒呼歸杖之洙遂吐實且出所得玉鎮紙玉筆管及聯句諸詩百祿取視管上刻渤海高氏文房清玩乃謂張曰物既珍奇詩又俊逸必非尋常作也呼洙同往窮之將近遥指曰在此至則迥非前景屋宇俱無但水碧山青桃株依舊張謂百祿曰是矣此地相傳唐妓薛濤所葬後人因鄭谷蜀中詩有小桃花繞薛濤墳之句遂樹桃百株為春時遊賞之所賢郎佳遇必濤也且所謂平幼平康者乃平康巷也文孝坊者城中亦無此額而文與孝合為教字謂教坊唐妓女所居濤為蜀樂妓故居教坊也非濤而誰哉況管上字刻高氏清玩則唐西川節度使高駢千里所贈當駢鎮蜀濤於諸

妓中最蒙寵待筆與鎮紙皆駢所賜兼所藏諸帖又駢與元丞相杜絕微最多蓋元與杜嘗有詩贈之即錦江眠滑峨眉秀幻出丈君與薛濤是也其為濤之靈無疑而物出於駢者審矣無必深究百祿甚以為然然恐其終為所惑急遣還廣中寶藏數物常以示人後二年洙亦入學為生員中洪武甲戌進士授山東曹縣知縣竟亦無他焉

薛濤牋

元和之初薛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賸乃狹小之蜀才子後減諸牋如是號薛濤牋南部新書

牋紙譜元費著撰

易以西南爲坤位而吾蜀西南重厚不浮此坤之性也故物生於蜀者視他方爲重厚凡紙亦然此地之宜也府城之南五里有百花潭支流爲二皆有橋焉其一玉溪其一薛濤以紙爲業者家其傍錦江水濯錦益鮮明故謂之錦江以

浣花潭水造紙故佳其亦水之宜矣江南蠟曰碓上下相接凡造紙之物必杵之使爛滌之使潔然後隨其廣狹長短之制以造研則爲布紋爲綾綺爲人物花木爲蟲鳥爲鼎彝雖多變亦因時之宜

紙以人得名者有謝公有薛濤所謂謝公者謝司封景初師厚創牋樣以便書尺俗因以爲名薛濤本長安良家女父郧因官寓蜀而卒母孀養濤及笄以詩聞外又能掃眉淦粉與士

族不侔客有窺與之宴語時韋中令皐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僚佐多士爲之改觀暮歲中令議以校書郎奏請之護軍曰不可遂止濤出入幕府自皐至李德裕凡歷事十一鎮皆以詩受知其間與濤唱和者元稹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嚴綬張籍杜牧劉禹錫吳武陵張祜餘皆名士記載凡二十人競有酬和濤僑止百花潭躬擷深紅小彩牋裁書供吟獻酬賢傑時謂之薛濤牋晚歲居碧雞坊栟吟詩樓偃息于上後

段文昌再鎮成都太和歲濤卒年七十三文昌爲擬墓誌謝公有十色牋深紅粉紅杏紅明黃深青淺青深緑淺緑銅緑淺雲即十色也楊文公億談苑載韓浦寄弟詩云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花頭謝公牋出於此乎濤所製箋特深紅一色爾僞蜀王衍賜金堂縣令張蟾霞光牋五百幅霞光牋疑即今之彤霞牋亦深紅色也蓋以胭脂染色最爲靡麗范公成大亦愛之然更梅溽則色敗萎黃尤難致遠公以爲恨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藻二

楚兒　唐二

楚兒字潤娘素為三曲之尤而辯慧往往有詩句可稱近以退暮為萬年捕賊官郭鍛所約置於他所潤娘在倡中狂逸特甚及被拘繫未能悛心鍛主繁務又本居有正室至潤娘館甚稀每有舊識過其所居多於窓牖間相呼或使人詢訊或以巾箑送遺鍛乃親仁諸商孫也為人異常兇忍且毒每知必極笞辱潤娘雖甚痛憤已而殊不少華嘗一日自曲江與鍛行前後相去十數步同版使鄭光業昌國時為補衮道與之遇楚兒遂出簏招之光業亦使人傳語鍛知之因曳至中衢擊以馬箠其聲甚寃楚觀者如堵光業遥視之甚驚悔且慮其不任矣光業明日特取路過其居偵之則楚兒已在臨街窓下弄琵琶矣駐馬使人傳語已持彩箋送光業詩曰應是前生有宿寃不期今世惡因緣蛾眉欲碎巨靈掌鈿朋難勝子路拳祇擬嘯人傳鐵券汾陽王有嬖妾免死令則無矣孟悉嘯之詞未應教我踏金蓮曲江昨日君相遇當下遭他數十鞭光業馬上取箑答之曰大開眼界莫言寃畢世甘他也是緣無計不煩乾偃蹇有門須是疾連拳據論當道加羈鞅便合披緇念法蓮如此興情殊不減始知昨日是清癯光業性疎縱且無畏憚不拘小節是以致駐馬報復仍便送之聞者皆縮頸鍛累主兩赤邑捕賊故不逞之徒多所效命人皆憚焉

曰為我持此出宣陽親仁已來逢見新弟郎超
及舉人即呈之云曲中顏家娘子將來扶病奉
候郎君因令其家設酒果以待俊巡至者數人
遂張樂歡飲至暮涕泗交下曰我不久矣幸各
製哀挽以送我初其家必謂求賻送於諸客甚
喜及聞其言頗嘿之及卒將瘞之日得書數篇
其母拆視之皆哀挽詞也母怒擲之於街中曰
此豈救我朝夕也其隣有喜羌竹劉馳馳聰爽
能為曲子詞或云嘗私於令賓因取哀詞數篇

教挽柩前同唱之聲甚悲愴是日瘞於青門外
或有措大逢之他日召馳馳使唱馳馳尚記其
四章一曰昨日尋仙子轜車忽在門人生須到
此天道竟難論客至皆連袂誰來為鼓盆不堪
襟袖上猶印舊眉痕二曰殘春扶病飲此夕最
堪傷夢幻一朝畢風花幾日狂孤鸞徒照鏡獨
燕懶歸梁厚意那能展含酸莫一觴三曰浪意
何堪念多情亦可悲駿奔皆露膽麾至盡齊眉
花隧有開日月沉無出期寧言掩立後宿草便

離壟四曰奄忽那如此禾桃色正春捧心還動
我掩面復何人岱岳誰為道逝川寧問津臨喪
應有主宋玉在西隣自是盛傳於長安挽者多
唱之或詢馳馳曰宋玉在西莫是你否馳馳哂
曰大有宋玉在諸子皆知私於樂工及鄰里之
人極以為恥遞相掩覆絳真因與諸子爭令相
謔失言云莫倚居突肆既而甚有恨色後有與
絳真及諸子昵熟者勤問之終不言也

楊萊兒

楊萊兒者居前曲從東第四五家本亦為名輩
後老退為假母居第最寬潔甚翕集長妓曰
萊兒字蓬儷貌不甚揚齒不卑矣但利口巧言
詼諧臻妙陳設居止處如好事士流之家自是
見者多惑之進士夫水光遠故山北之子年甚
富與萊兒殊相戀而一見溺之終不能捨萊兒
亦以光遠聰悟俊少尤諳附之又以俱善章程
愈相知愛天水未應舉時已相昵狎矣及應舉
自以俊才期於一戰而取萊兒亦謂之萬全是

歲冬大誇於賓客指光遠為一鳴先輩及光遠下第京師小子弟自南院徑取道詣萊兒以快之萊兒正盛飾立於門前以俟楊小子弟輩馬上念詩以謔之曰盡道萊兒口可憑一冬誇增好聲名適来安遠門前見光遠何曾解一鳴萊兒尚未信應聲朝荅曰黃口小兒口莫憑逡巡看取第三名孝廉持水添羸子莫向街頭亂棁鳴其敏捷皆此類也是春萊兒既罷久不痊於光遠京師以裹下第既罷光遠嘗以長句詩題萊兒

室曰魚鑰獸環斜掩門萋萋芳草憶王孫醉憑春瑣窺韓壽困擲金梭惱謝鯤花夜珠光連玉匣辟寒釵影落瑤樽欲知明惠多情態後盡江淹別後魂萊兒酬之曰長者車塵每到門長卿非慕卓王孫定知羽翼難隨鳳却喜波濤未化鯤嬌別翠鈿沾去袂醉歌金雀碎殘樽多情多病年應侵早辨名香為返魂萊兒亂離前有闔閭豪家以金帛聘之置於他所人頗思之不得復覩萊兒以敏妙誘引賓客倍於諸妓權利甚厚而假母楊氏未嘗優恤萊兒因大詬假母掠衣而去後假母嘗訴泣於他賓

王團兒

王團兒前曲自西第一家也昨車駕反朝已為假母有女數人長曰小潤字子美少時頗藉藉者小天崔垂休名亂本字似之及第時年二十變化年溺惑之所費甚廣嘗題記於小潤髀上為為山所見名號今字亥求小宰臨晉題詩曰慈恩塔下親泥壁滑膩光華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歐書垂休

白豐約合度談論風雅且有體裁故天官崔知之侍郎嘗於筵上與詩曰福娘字宜之甚明風送異香娉婷仙子曳霓裳惟應錯認倫桃客曼倩曾為漢侍郎時為內庭戶部竹郎次曰小福字能之雖乏丰姿亦甚慧黠予在京師與羣從少年習業或倦悶時同詣此處與仁福環坐清談雅飲尤見風態予嘗贈宜之詩曰綵翠仙衣紅玉膚輕盈年在破瓜初霞杯醉勸劉郎飲雲髻慵邀

阿母梳不怕寒侵緣帶寶髻憂風嚲傳持謁謁
圖西子晨粧樣西子元來未得如得詩甚多頗
以此詩為稱愜持詩於窓左紅牆請予題之及
題畢以未滿壁請更作一兩篇且見戒無豔子
因題三絶句如其自述其一曰移壁田窓實幾
朝指環偷解薄蘭梢無端鬬草輸隣女更被拈
將玉步搖其二曰寒綉紅衣餉阿嬌新團香獸
不禁燒東隣起樣裙腰闊剌盛黃金線幾條其
三曰試共鄉鄉戲語麤畫堂連遣侍兒呼寒肌

不柰金如意白獺為膏郎有無尚校數行未滿
翌日詣之忽見自札後宜之題詩曰苦把文章
邀勸人吟看好箇語言新雖然不及相如賦也
直黃金一二斤宜之每宴洽之際常慘然悲鬱
如不勝任合坐為之改容久而不已靜詢之荅
曰此瑣述安可迷人而不返邪又何計以返每思
之不能不悲也遂嗚咽久之他日忽以紅箋授
予涖且拜視之詩曰日日悲傷未有圖懶將心
事話凡夫非同霞水應收得只問仙郎有意無

余因謝之曰甚知幽旨但非舉子所宜何如又
涖曰某幸未係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
之費爾未及荅因授予筆請和其詩予題其箋
後曰韶妙如何有遠圖未能相為信非夫泥中
蓮子雖無染移入家園未得無贐之因涖不復
言自是情意頓薄其夏予東之濟或釀飲於家
酒酣數相囑曰此歡不知可繼否因涖下洎冬
初還京果為豪者主之不復可見也

聆一縉紳母謂之買歡但未免官使不得接於客至春上巳日因與親

陳泥蓮既沒移栽分今日分離莫恨心予覽之悵然馳回且不復及其門每念是人之慧性可喜也常語子本解梁人也家與一樂工鄰少小嘗依其家學針線誦歌詩總角為人所誤聘一過客云入京赴調選及挈至京置之於是客紿而去初是家以親情接待甚厚累月後乃逼令學歌令漸遷見賓客尋為計巡遼所娶輸與家不啻千金矣國子及衛增常侍子所娶輸與家不啻千金矣閒者亦有兄弟相尋便欲論奪其量其兄力輕

勢弱不可奪無柰何謂之曰其亦失身矣必恐徒為因索其家得數百金與兄乃慟哭永訣而去每遇賓客話及此嗚咽久之

王蘇蘇

王蘇蘇在南曲中屋室寬博庖饌有序女昆仲數人亦頗善諧謔有進士李標者自言李英公之後久在大諫王致君門下致君弟姪因與同詣焉飲次標題窓曰春暮花株遠戶飛王孫尋勝引塵衣洞中優子多情態留住劉郎不放

襄陽伎　吟窓雜錄

賈中郎與武補闕至峴山遇一伎同飲伎自稱襄陽人席中贈補闕詩以敘別意云弄珠灘上欲銷魂獨把離懷寄酒尊無限烟花不留意忍教芳草怨王孫賈中郎武補闕者二氏各有數北里志前孫內翰蔡僖宗中和間人

常浩

贈盧夫人

佳人惜顏色恐逐芳菲歇日暮出畫堂下階拜新月拜月仍有詞倚人那得知歸來玉臺下始覺淚痕垂

贈友人

聞道東山逸興多為憐明月映滄波不辭紅粉隨君去其柰蒼生有望何

閨情

門前昨夜信初來見說行人卒未迴誰家樓上吹橫笛偏送愁聲向妾哀

徐月英

月英江淮間娼也送人詩云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鴛鴦相背飛又云枕前淚與堦前雨隔個窓兒滴到明詩多佳句每如此有集行于世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營伎死乃焚之月英送葬謂徐公子曰此孃平生風流沒亦帶焰時號美譚也

敏懷

為失三從泣淚頻此生何用處人倫雖然日逐笙歌樂常羨荊釵與布裙萬首唐人絕句

蓮花

蓮花豫章妓也紹興浦人陳陶居南昌西山嚴尚書守鎮豫章遣蓮蓮花往侍陶陶殊不顧蓮花為詩曰蓮花為面玉為腮珍重尚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神女下陽臺陶荅之曰近來詩思清於水老去心情薄似雲已向羅天得門戶錦衾深愧卓文君唐詩紀事○萬首唐人絕句水作月去作大羅作升

○按龐覽希爽先生陳摶傳先生初棄家隱泰山唐末多遊京洛間僖宗待之甚謹封為清虛處士仍以宮女三人賜先生為書謝及有詩云雪為肌體玉為腮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以付宮使即時避去一作後唐明宗時與陶詩同

楊苧羅

浴陽有歌婦楊苧羅聰慧有才思解嘲辨楊凝式甚憐之時有僧雲辨者善講經有口才楊尤重之長壽年五月雲辨對講歌者忽有蜘蛛於簷前垂絲而下正對楊與雲辨前楊笑謂歌者曰試朝得着奉絹五匹歌者不思應聲嘲之曰

吃得肚要撐尋思統寺行空中設羅網只待殺
衆生意不離雲辨體充肚大楊見詩絶倒大
叫和尚將絹来辨慙且笑與絹五匹洛陽舊
聞記

故臺城妓

金陵詞

宮中細草香紅濕宮内纖腰碧窓泣唯有虹梁
春燕雛猶傍珠簾玉鉤立萬首唐人絶句

金陵黄進士夢遇臺城故妓自云今為吳神樂
部其詩云歌罷玉樓月舞殘金縷衫匀細收淚
節斂黛别重攔網斷蛛猶織梁春燕大鈞那堪
田首處江步野棠飛繡樹録

成都妓

成都妓單氏贈陳希夷詩云帝王師不得日月
老應難名士多稱之唐宋遺史

青泥蓮花記卷十一　外編三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藻三

温琬宋一〇甘棠遺事　陳留清虚子撰

都下名娼以色稱者多矣以德稱者甚尠焉余
聞琬為士君子共稱道久矣余思識其面甚切
及一見之其舉動則有禮度其語言則合詩書
余頗嘆息之會有人持數君子之文託余傳于
世其請甚堅余嘉其文意深密士君子固能通

曉弟恐不快世俗之耳目焉予實京師人少時有
宦不檢不治生事落魄寄傲於酒色間未始有
分毫心事於功名事業也故天下不聞余名而
予亦忌名之聞於人丁巳冬友人河内休父惠
然見訪屬予為温傳温生予亦嘗識其面目接
其談論久矣義不可辭然予嘗以為大凡為傳
記稱道人之善者苟文勝於事實則不惟近鄉
愿後之讀者亦不足信反所以為其人累也乃
直取温生數事次第列之非敢加焉且以予之

性荒唐幻沒如此是傳也亦喜作非勉強也題目之曰甘棠遺事熙寧乙巳仲冬澥日序

甘棠娼姓溫者名琬字仲圭初姓郝氏小名室奴本良家子父達遊商致和中浔風痺疾甚年破損無子嗣亦甚貧家徒四壁母氏才舉琬輒委琬養於鳳翔其妹之夫郭祥家而僂身也寓邸中流為娼婦琬情柔意閑雅少不好嬉戲六歲質明啟訓以詩書則達旦不寐從母授以絲枲淫言諜語以相奪尚竊自為計曰吁吾苟不臬訓啟承之暇日誦千言又能約躰自持入此流不頃刻耳嗟念恨不能自翼以

通其大義其喜字學落筆無婦人體遒韵且有格嘗衣以男袍同學與之居積年不知其女子也鄰里或謂之曰郝氏有子矣父之郭祥因與從母議曰此女識量聰明苟教不輟數年間迓遲能通曉時事弟恐有異志累吾教矣遂取所讀書文止使專於女事琬既心醉詩書深知其趣至於日夜默誦未嘗已和睦敦重九族悅之從母尤鍾愛不異已之子十四歲乃與議婚媒妁来求足迹相躡遂擇張氏之子其閈名納采者即在朝夕而母氏来召初不歸之復訟于官乃寢其婚琬是時陰識母氏之謀因默自言曰琬少學讀書今日粗識道理盡姨夫之賜也將謂得託身於良家以終此生也薄命不偶一至於此因泣下悲不自勝遂東還陝侍母遂寓府中琬見羣妓麗服靚粧以市廛內為荒穢之態旦暮出則倚門皆有所待邂逅而入則交臂促膝淫言諜語以相夸尚竊自為計曰吁吾苟不能自持入此流不頃刻耳嗟念恨不能自翼以

避之又常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識禮義知其所自先也傳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則恩之重無過父母童童明矣琬之生凡十有二月而誕既誕逾年不幸父母天年終而琬無長兄致母氏失所依倚食且不足飽腹之飢衣且不足暖體之寒又所逋於人者幾三十萬苟不圖以養轉死溝壑有日矣琬若婦人直自謀之善耳親將誰托哉豈獨悖逆於人情天地鬼

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琬又安自存乎此圖以
償之則又曰琬一女子也上既不能成功業下
又不能奉箕帚於良家以活其親而復睠顧名
之榮辱為念使老母竟至於饑餓無死所則琬
雖感慨自殺亦非能勇者也復何面目見先祖
於地下邪憂至洒涕猶豫終不能決未幾會有
賄賂母氏求與琬合者知情必不可免也姑以
前日之念自是流為娼性不樂笙竽終日沈坐
惟喜讀書楊孟文選諸史典名賢文章率能誦

之尤長于孟軻書嘗自言琬少時最忌蚊蚋每
讀書輒俱忘暑之酷汗交流至踵亦弗之他顧
也夜則單衣諷誦必過更家人固謂乃略就寢
及旦復然有来解之者琬則對以琬之性愚素
不喜他技厚謝之楫使退又嘗學寫字寫書每
日有求寫蠅簽者琬熟視一揮而成若有神助
於是染指間郡將知之欲呼琬官籍而辭以不
笙歌不足以備尊俎歡太守亦以其女弟占籍
乃輟累次如此然郡邑關蜀秦晉之地舟車商

賈之輳聚金玉錦繡之所積肩摩轂擊人物盛
他州而督司官屬往来過客不斷如市府中
無事遊宴之樂日多繼太守熟琬名會有名公
賢士則召之琬凡侍宴從行止一僕攜書篋筆
硯以隨遇士夫縉紳則書孟子以寄其志人人
愛之始琬不學吟詩太守張公靖嘗謂之曰歌
詩人之所難故君子莫不有作爾既讀書不學
詩何以留名琬退而編詩獨喜李杜如學絶句
已有文彩成倫理未嘗師人也他日見太守回

琬已學詩矣太守命題執筆而成深慕其敏且
贍由是閒或席上有所贈答多警句關中以至
淮甸人人爭傳誦於是又以詩名愈盛同列者
疾之每太守與過客會出題賦詩或問以孟子
則衆環指曰伺隊非語毀之琬屢之晏然曾不
矚顧之琬於孟子不獨能造義理太守嘗背其
書以舉則應聲曰是篇也在某板之某行上故
太守張公贈之詩其尾有桂枝若許佳人折應
作甘棠女狀元之句時宰相司馬光君實請告

焚黃自外邑而來肅至府下郡將以宴命琬侍君實陝人也久知琬而未之識因顧問曰甘棠乃先之鄉里也聞娼籍有善談孟子者為誰主人指琬以對乃詢其義譆避不肯應固問則曰孟子幾聖者也琬何人詎敢談其書久促之復曰琬婦人也對大儒而言孟子挾泰山以超北海不量其力不知其分者也君實喜顧謂主人曰君子識之婦人甚謙能然太守尤悅待之益厚後竟使係官籍琬自流為娼所與合者盡當世豪邁之士而厭毋始為一商所據日夜沉寢三月一出醉未嘗醒致琬所接士惡之足跡踵門者琬已而自謀曰琬既沉為此輩苟不擇人而與之游徒喜輕財薄義才子富商巨賈之倫志乎利而已則與俗奴奚別雖殺身不足以滅恥況為娼而唯毋氏之制則不得自由又所接者必利而後可也當自圖之居數日乃潛匿於郊外曾家為易衣服權使人為兄弟乘一蹇驢類流民西如鳳翔既而太守求之令下甚急行次潼關守吏因止之曰郡失一妓太守傳檄捕方急耳爾非邪言守以許之遂得脫去至鳳翔纔定居而遣僕於陝浼其事太守訪得之掠訊諸苦晝夜備極不堪乃具言之遂移文鳳翔攝琬不免隨牒而至始至衆以為太守怒必被刑群妓往往私相賀及至庭下太守問曰何故而去琬對曰以非公私故而去言甚悽愴有頃太守顧左右審之左右有知其故者以實對太守愈喜然以妓之有故不得脫籍輒他去者例不許乃出金贖之免琬既歸從容言毋氏過荷太守慇懃今乃復來非欲還也今自後毋氏格前日之非可矣不然琬五日內復去此去雖太守召不還也今雖加之刀鋸弗顧也有以亮之毋氏泣且曰自今後果絕商者恩愛如往時琬居手不釋卷非太守召未嘗出門閾後既被籍其名府中自府主而下呼叫頻數日不得在家頗廢書顧脫初未有路其家自是亦稍富足乃欲適人以遂初心屢白太守太守艱之坐閒因命

賦香篆詩曰一縷祥烟綺席浮瑞香濃賦繞賓
戾還同薄命增惆悵萬轉千回不自由太守識
而喜之然終不聽其去後太守交代乘其時謁
告挈母氏骨肉徙京師既至為右軍訪得之而
係其名所居并鄰良家大門常關閉罕得見之
是以角勝圖無其名而譽不播皇都復欲見而
不受者往往誘之益所接者才一兩故人而已
居數年後求去得遂所請始與太原王生有舊
乙卯中生戰交趾沒於兵間琬聞之至深慟哭

又召樂浮屠者誦經累日以薦生人欽其能全
恩義其故人甘棠清虛子嘗赴調抵京師訪其
友西河希言語及琬始末之操希言驚歎且喜
翼日為長籍遺清虛子今姑録其畧曰某聞天
下談說之士相聚而言曰從遊蓬島宴桃溪不
如一見温仲圭仲圭娼家女也處幽邃之地其
言語動作不過閨門之内目顧手挽不出於衽
席之上而已矣夫何以得此譽於天壤間哉其
以色而後文邪抑復有異乎或謂其善翰墨頗

通孟軻書尤長於詩筆有節操廉恥而不以媚
自待而交游宴會名碩多禮貌之然雖士君子
不能遠過平居所為崇重經時足未嘗踐外庭
鄰居亦不識其面又所與契者盡當世豪俊之
士至於輕浮儇浪之狂子弟皆望風披靡而不
敢側目以矚視其然邪其不然邪僕竊傾慕之
家世居京師京師之倡最繁盛於天下僕無不
登其門而觀之者又嘗侍親游四方四方之妓
一一皆審較其優劣視其所操察其所操如仲

圭者實未之有焉是以日夜孜孜思慕一見而
邈無緣可往不膺飲渴瞻向之至茲者竊聞
足下與之游有日矣又且鄉里人也其於為人
表裏必可以盡知之談說者果其虛言也其果
如僕之所聞耶果如僕之所聞則足下為紹介
僕將謁之僕嘗謂天賦陰陽之粹以流形於區
域閭嘴而喙手而爪蹄而走翼而飛者皆不可
謂之人人之生有性斯有情雖愚者與同焉誰
不欲開口而咲以傲區區之名利潛心而靜心

靜而安以念夫死生哉若鄭子產知公孫丑為亂而不識其為真人僉滑釐聞端木賜狂而不知其為達士夫仲圭之賢世固知之矣不待僕言而後知也僕何人哉乃敢接近於真人達士耶雖然孟子之書取一賢之言可效可師又烏得自異而不法之哉且夫蓬島桃谿之路與俗世之事其不可相比侔不猶天地之懸絶哉今讀者乃顧彼之樂而求一見仲圭之面一接仲圭之談則仲圭之所以負荷膺得是譽者宜如

何也僕固拳拳焉丁巳孟冬晦日與君實同造其館希言世居京師未能識人一見故如夢未曾見有而知前書所聞且非妄譽琬有詩僅五百篇自編為一集好事者竊去後繼竊吟百首乃不肖類成者孟子解義八卷辭理優當秘不示人非篤友不得聞其說有求觀其秩者則盡已見從而釋之於道固無讓讓云然名藩大府多士如林聞之曰是自眩其不知分也況琬婦人也而釋聖賢之義其固不足觀也予始止嘗為一秩目其上曰南軒雜録其間九經十二史諸子百家自兩漢以来文章議論天文兵法陰陽釋道之要莫不毕備以至於往古當世成敗皆編次第之常日披閱該博遠過博學之士其字頗為人推許有得之者寶藏珍重不啻金玉就中指書尤極其妙性雖不喜謳歌或自為辭清雅有意到人所不及之地然或人求其所書則拒應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琬於此不猶得名也其謙遜間慧形而為言率皆類此云至於

微言片善著在文耳目銘在人心腹者固非筆舌能盡述知者其默而識之琬今日尚寓京師清虚乎曰韓退之嘗有言曰欲觀聖人之道自孟子始温琬區區一娼婦人耳少嗜讀書長而解究其義亦可愛也且觀其施設措置是非明白誠鮮儷于天下惜其生不意適丁多難而失身亦下幸矣使其身歸於人得成其節操天下稱道在史策也豈特言傳之所能盡耶姑且叙其略云甘棠遺事新録字有誤

甘棠遺事後序　丹丘蔡　于鼎述

熙寧丁巳季冬之上吉友人河南張洞端誠相訪出清虛子為琬傳示予曰清虛子雅厚君子人也居常不妄毀譽今為此傳事核首尾頗浮其實惜夫尚有闕漏者我為子言之為我補述之琬最善談諧每與賓友對席禮貌雍容婥妁妲娥之思寔天賦與自然而非矯強者然非道義之言非他又之語曾不出諸其口其言語若置齒牙間優游閒雅其音清響且和而圓傾耳以

聽歷歷如聞鈞天之樂燦然有若錦繡之美以輝輝乎人耳目然而採其意周旋骯髒終不出於禮義之場多學孟子之書凡其持身制行有非僻者嘗親寫孟子文足以為戒者予之或士大夫與坐雖平居人素推其能辨者聽琬言往往傾耳瞪目低首鉗舌縮首歛袖而已初不敢酬答聽之惟恐不暇詎忍恃已所至聒聒然強與之角哉清虛子謂琬能詩多警句信矣予嘗訪得琬詩僅得三十篇言言皆妙不徒鼓之曰

耳之末云

寄遠

小花靜院東風起嫩嫩鶯鶯拂桃李斜倚紅墻遠人樓外春山幾千里

寄情

郎在溪西妾岸東雙眸寄恨託溪風待郎行盡溪邊路笑入垂楊避釣船

詠蓮

深紅出水蓮一把藕絲牽結作青蓮子心中苦更堅

詠荷

魚戲銀塘鬧龜巢翠蓋圓鴛鴦偏受賜深處作雙眠

詠菊二首

碧玉枝能輝砌檻黃金蕊可薦盃盤陶潛素有東籬興莫與羣芳一樣看

簇金雕玉鬬玲瓏心有清香分外濃蜂蝶儘從嫌冷淡陶潛不肯愛芙蓉

述懷

多情天賦反傷情深閉幽窓倦送迎莫笑區區事章句不甘道韞擅檀詩名

舞砑鼓曲

不辭粉黛塗青黑不惜羅衣換戲衫節拍未明身不慣忍教庭下露甲凡

和雪景值初冬喜雪

六出飛花景最奇儘從數片入羅幃擁爐公子温濃酒皆墅將軍擘戟旗笑指旋消携手處仰看無際並頭時畫圖知感召歸賢牧閭境人心物態熙

汎舟

醉擁筐歌綵艦搖落花飛絮撲蘭橈碧波行處新荷小驚起雙鷗繞畫橋

尋扇

架頭輕拂隔年塵隨手清風快大賓頻得不遺抉棄擲團圓穿作掌中珍

採春有憶

縱步来芳圃尋春亦有功雪消梅萼白煙沁柳條紅牋管吟情處池亭物態融去年人不見無緒遶幽叢

偶題

暗喜孝花上喳喳喜鵲来良人在何處雲雨滿陽臺

大寒偶成

公閣呵纖手濡毫結凍澌發牀此有酒誰為煖輕肌

賦得

飛来絶漠三千里寫破晴空四行點畫初精誰入畫應難染指獻公堂

對月獻書

素月流天愛者多月光照處匪偏頗姮娥若沒懷春意因甚隨人不柰何

書懷

鶴未遠鷄羣松稍待拂雲憑君觀野草內自有蘭薰

述懷寄人
分手長亭後音書更杳聞離愁應似我況味和如君玉管寧無恨蘭猶別有薰攀思共明月心緒正紛紜
雪竹
一簇修篁小檻中可堪和雪更玲瓏數枝壓亞猶增秀莫惜輕綃命畫工
雪夜觀月
天寒雪月相輝映此夕家家盡玉杯梅老不收天上人間都作白餘輝思借讀書堂
初冬有寄
萬木彫零苦樓高獨凭欄繡幃長夜永誰念怯孤寒
和劉景初園亭
養恬高士厭塵籠一簇林亭氣鬱叢紀日管絃皆雅麗滿城車馬盡交通小舟輕泛泉飛碧秀木橫空葉墮紅聞說留題詩版處愧將狂斐厠名公
餞王彥輔
右衛閑久稱奇政莫厭金將校禮文他日玉堂蓮燭引康衢霄壤頌清芬
送監酒呂延平
趨承階所蒙存顧再拜軒中悵別離驛舍酒醒霜月曉淚痕無路到門楣
詠落花
春工費盡東君力無情一夜風驚聲莫相別秀實任天上人間都作白餘輝思借讀書堂
初冬有寄
萬木彫零苦樓高獨凭欄繡幃長夜永誰念怯孤寒
和劉景初園亭
養恬高士厭塵籠一簇林亭氣鬱叢紀日管絃皆雅麗滿城車馬盡交通小舟輕泛泉飛碧秀
席上賦太守流盃
遶坐水分山下澗盈觴酒泛桂中漿棠郊不是空老
芍藥二首

挑李開時英未吐輪啼方乏始花攢嘉名一種
清香在未肯將心愧牡丹
首夏群芳色正殘玲瓏千葉照盃盤主公好事
偏相惜怕損纖枝勒曲欄
琬詩甚多予得之者繞此數篇耳琬喜聞已過
不憚改輕財好施士有逆旅窘困者輒出贈予
或辭不受必宛轉致之使有所濟則喜形於色
事其母極仁孝而臨事能自處不拘於令之制
凡樂稱道人之善予每以言試之未嘗有傷妬

之心嘗謂娼者固賤藝之妓也有不得已而流
為此輩所以藉賴金錢活其生養其親而已矣
既有所藉則不可以無取取之有道得之有義
是故君子之所貴焉今天下之娼則不然舉性
乎淫而志乎利者也但求能少識夫義理者寔
鮮且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追逐詡
詡強笑語以相取樂握手出肺腸相示指天日
泣涕誓死生不相負背真若可信一旦計錐刀
之利稍不如意則棄舊從新曾不之顧間有濫

原缺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藻四

周月仙　宋二

周月仙者宋餘杭名妓也意態風采精神豔冶尤工于詞翰柳耆卿東京才子丰姿洒落年甫二十五歲来宰茲郡造訖江樓于水滸每召月仙至樓上歌唱柳欲私之周拒而不從柳訪知與隔渡黃負外情密每夜用舟往来柳命舟人淫辱之舟入蘆荻中一晚見月仙獨下舟渡河舟人強淫月仙月仙不得已而從之惆悵作詩一絕自嘆身為妓遭淫不敢言羞歸明月渡懷上載花船次日排宴于訖江樓召月仙佐酒令舟人在傍酒畔柳歌月仙之詩月仙惶愧拜謝與耆卿歡洽耆卿大喜而作詩曰佳人不自奉耆卿却駕孤舟犯夜行殘月曉風楊柳岸肯教孝負此時情詩罷月仙謝耆卿而歸自此日夕常侍耆卿之側耆卿亦因此日損其名（訖江樓記出小說家不足為據聊復存之）

杭妓胡楚龍靚

胡楚龍靚皆有詩名胡贈所歡詩云不見當時丁令威年来到處是相思若將草却恐青青有盡時張子野老于杭多為官妓作詞而不及靚靚獻詩曰天與羣芳十樣韶獨教顏色不堪詩牡丹芍藥人題徧自分身如鼓子花子野於是為作望江南詞云青樓宴靚女芙蓉杯一曲白雲江月滿際天拖練夜潮来人物誤瑞臺○醺醺酒拂拂上雙腮○媚臉已如泥粉香紅全淚雪籠梅標格外塵埃○后山詩話○子野詞○陳述古守杭時齋閣中有絕句二首絲絲新柳弄春慵好似離人愁思濃又云長垂玉筋千行淚盡日思君不見君別後愁多如亂髮妝成懶對鸞鏡○田子藝詩史有誤附辨于此若為誰重論終有緣○風月相逢莫言學得妙蓮華塔向空留三生題遍舊精魂○石湖

終國肯槐即鄭姬世本富纘柯
五學紐紉未嘗閒十七善歌舞使君邀燕娛自茲音樂府不復
閒同羅數遂路隘昨日一見即日兔曾不逾結愛比明珠十
何異舊暫牖猶云乘白雪駒送郎永去步千里送郎
山青愁如雲中鴈安可留雙雙綠浦春花滿洲
終時接此本先都官詩歡康風若子便攜琪樹明日重為歌金縷
南陽別離曲詩四百餘篇為梅聖俞外集自為績
臣輯宛陵遺詩目此詩今宛陵集見載宋
序王太史語予本審即外集
青幕子婦
吾惜未及傳

往時青幕之子婦妓也善為詩詞同府以詞挑之妓答曰清詞麗句永叔子瞻曾獨步似恁文章寫得出來當甚強後山詩話○減字
尹溫儀
韻以九字云
成都妓尹溫儀本良家女後以零替失身妓籍蔡相卽成都酷愛之尹告蔡乞除樂籍蔡戲曰若樽前成一小闋便可除免尹曰乞腔調蔡答以西江月尹又乞嚴韻蔡曰汝排行十九用九字卽便應聲云韓愈文章盖世謝安才貌風流明珠十六字所謂姓名頃里不得開戶樞十六燕娛自茲音樂府不復閒同羅數遂路隘昨日一見即日兔曾不逾結愛比

尉既至官惑一倡周氏周能詩嘗有詩贈筑曰夢和殘月過樓西那過樓西夢已迷喚起一聲腸斷處落花枝上鷓鴣啼首句蓋寓筑字也又有春晴詩曰蠻觜飛過誰家燕慕地香來甚處花深院日長無個事一瓶春水自煎茶詩談　洪惠英

江浙間路岐女有慧黠知文墨能於席上指物題詠應命輒成者謂之合生其滑稽含蓄乃合生遺風也張安國守臨川王宣子解廬陵郡印歸次撫安國置酒郡齋招郡士陳漢卿參會適散樂一伎言學作詩漢卿語之曰太守時為五馬今日兩州使君對席遂成十馬汝體此意作八句伎疑立良久即高吟曰同是天邊侍從臣江頭相遇轉情親瑩如臨海無瑕玉宛作廬陵有脚春五馬今朝成十馬兩人前即麼和人便看飛詔催歸去共坐中書秉化鈞安國為之嗟賞竟日賞以萬錢于守會稽有歌諸官調女子洪惠英正唱詞次忽停鼓白

吳淑姬

湖州吳秀才女慧而能詩詞貌美家貧為富氏子所據或投郡訴其姦淫王龜齡為太守逮係司理欲既伏罪且斃徒刑郡僚相與諸理院覩之乃其酒引使至席風格傾一座遂命脫枷侍飲諭之曰知汝能長短句宜以一章自咏當宛轉白待制為汝解脫不然危矣女即請題時冬末雪消春日且至令道此景作長短白女捉筆立成與相思曰烟霏霏雨霏霏雪向梅花枝上推從何處回醺眼開睡眼開疎影橫斜安在

哉從教蹇箭催諸客賞歎為之盡歡明日以告王公言其冤王淳直不疑人掖亟使釋放其後無人肯禮娶周介鄉石之子買以為妾名曰淋姬王三怨時為司户攝正理治此獄小詞蔵其處　見堅志

惜分飛　送別

岸柳依依拖金縷是我朝来別處惟有多情絮故来衣上留人住　兩眼啼紅空彈與未見桃花又去一片征帆舉斷腸遥指名溪路

小重山　春愁

謝了荼蘼春事休無多花片子綴枝頭庭槐散碎被風揉鶯雖老聲尚帶嬌羞子獨自倚粧樓一川烟草浪襯雲浮不如歸去下簾鉤心兒小難着許多愁

祝英臺近

粉痕銷音信斷好夢又無據病酒無聊欹枕聽寒雨斷腸曲曲屏山温温沉水盡是舊看承人處　久離阻誰念一點芳心閒愁知幾許偷照

菱花清瘦自羞覷可堪梅子黄時楊花飛盡剛鶯閙催春歸去　並唐宋詞選

蜀妓

趙清獻帥蜀日有妓戴杏花清獻喜之戲謂之曰頭上杏花真可幸妓應聲曰枝問梅子豈無媒趙益喜夜謂直宿老兵曰汝識某妓所居乎曰識之曰為我呼来去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旋又令止之老兵忽自幕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个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

實未往它日置酒公猶却此妓使勿進　鄭景望紀聞

樂琬

施酒監贈杭妓樂琬卜筭子詞云相逢情便深恨不相逢早識盡千千萬萬人終不似伊家好　別你登長道薄更添煩惱柳外朱樓獨倚闌滿目圍芳草琬答施云相思似海深舊事如天遠淚滴千千萬萬行更使人愁腸斷○要見無因見拚了終難拚若是前生未有緣待重結来生願　古今詞話

楊府倡

乾道中徐州教授考試千楊府既出院赴郡集帥命伎侑觴教授者優子也呼一倡歌於側怒其不如指謂之曰大府樂籍却山野如此倡徐答曰環滁皆山也此一語各有公論如此又載云江淮閩浙土俗之敦厚質直風聲氣習之相近至于關擊宣和中真州倡妓樂揚州倡揚守置酒大合兩邦妓樂會府意輕屬城已而火起大廳上張笙如何燒火頭有烟燄使小鬟戒之已而聽波是有三四度指揮何得不聽不止呼責之曰貴官在行遣再四真倡笑語兵曰行首耳朵那沒耳朵那揚倡大慙

蘇翠

蘇氏建寧人淳祐間流落樂籍以蘇翠名能八分書書史○亭沽間吳妓徐蘭名擅一時堂館學生邊園池服食器玩為三吳之冠死葬虎丘太墓云其後如富沙之唐娟魏華蘇翠京口之邾藥韓香越之楊花繆翠皆以色藝稱士大夫之不自檢者往往為其所污屢見白簡云

妓對

有郡丞席上作對屬云酒熱不須湯醃湯一妓對曰廳涼無用扇扇文酒清話

朱雲楚

潁妓朱雲楚子卿警慧知書趙時逢迓可為守當會客果實有炮栗趙指之曰栗綻縫黃包尘客屬對皆莫能楚輒曰妾有對取席間鵝卵進曰鵝卵露絲飛趙大奇之談藪

某邑宰妓

某邑宰因預借違旨遣按而歸其府府將乃宰公之故舊因留連而燕飲之有妓惠點得宰罷官之由時方仲秋忽歌漁家傲十月小春梅藥綻宰曰何太早耶荅曰乃先借也宰大慚行都紀事

平江伎

嘉定間平江一伎女送太守賀新郎詞曰春色元無主荷東君着意看承等閒分付多少綢情風浪又那更蝶欺蜂妬笋燕雀眼前無數縱使簾櫳能幾護到如今已是成遲暮芳草萋萋遮歸路○看看做到難言處怕見仙郎詞旌旗輕易歌襦袴月滿西樓絃索靜雲散崑城閬府便任他一帆輕舉獨倚闌干愁碎恰玉容淚眼如紅雨

去與住兩難訴(豹隱紀談)

都下妓(此本歐公送貢入詞)

有時相本寒生及登台位嘗以惜大自負生日都下有一妓易朝中措數字為壽曰屏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手種庭前桃李(元作亭前楊柳)別來幾度春風文章宰相(元作太守)揮毫萬字一飲千鍾行樂須(元作直須)年少目前看取仙翁(元作衰翁)時相憐其善改易又愛朝中措之名厚賞之

僧兒

廣漢營妓小名僧兒秀外惠中善填詞戴然者忘其名兩作漢守寵之既而潯請玉局之祠以歸僧兒作滿庭芳見意云團菊包金叢蘭減翠畫成秋暮風烟使君歸去千里共潸然兩度朱轓鴈水全勝潯陶侃當年如何見一時盛事都在送行篇○愁煩梳洗嬾尋思陪宴花月湖邊有多少風流往事縈牽聞道覓旌羽駕看看是玉局神仙應相許冲雲破霧一到洞中天(漁隱叢話)

趙方卿

成都官妓趙才卿性黠慧詩詞敏速帥府與都鈐帥會飲命才卿佐酒作詞應命立就燕歸梁云細柳營中有亞夫華宴簇名姝雅歌長許佐投壺無一日不歡娛○漢皇拓境思名將捧飛詔欲登途從前密約盡成虛空巖泪流珠都鈐大賞其才以飲器數百星遺之帥亦貴歎焉

翁客妓(花草粹編作放翁妓)

翁客自蜀挾一妓歸蓄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少疎妓疑之翁作詞自解妓即韻荅以踏莎行云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個先生教底　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閒又那得工夫呢(齊東野語蜀倡能文蓋薛濤之遺風或謗翁挾蜀尼歸即此也)

送行市橋柳

欲寄意渾無所有折盡市橋官柳看君着上征衫又相將放船楚江口　後會不知何日又是男兒休要鎮長相守苟富貴無相忘若相忘有

如山酒肆宋詩話

李秀蘭錢唐有官妓名秀蘭蘇子瞻為祖餞新涼者當非此比

臧宇木蘭花

自從君去曉夜縈牽腸斷處綠遍香堦過夏經秋鴈又來　想伊那里應也情懷愁不止縹緲書沉直至如今沒信音

京師妓

京師妓賦瑞鷓鴣詞憶舊云昔時曾從漢梁王濯錦江邊醉幾場拂石坐來衫袖冷踏花歸去馬蹄香當初酒醆寧辭醉今日愁來不易當暗想舊遊渾似夢笑棼城下水茫茫

梁園秀元

梁園秀姓劉氏行第四歌舞談謔為當代稱首喜親文墨作字楷媚間吟小詩亦佳所製樂府如小梁州青歌兒紅衫兒枳塿兒寨兒令等世所共唱之又善隱語其夫從小喬樂藝亦超絶

張怡雲

張怡雲能詩詞善談笑藝絶流輩名重京師趙松雪商正叔高房山皆為寫怡雲圖以贈諸名公題詩殆遍姚牧菴閻靜軒每于其家小酌一日過鐘樓街遇史中丞中丞下道咲而問曰二先生所往可容侍行否姚云中丞上馬史於是屏騶從速其歸攜酒餌因與造海子上之居姚與閻呼曰怡雲今日有佳客此乃史中丞史公子也我輩當為爾作主人張便取酒先壽史且歌雲間貴公子玉骨秀橫秋水調歌一闋史甚喜有頃酒餌至史取銀二定酬歌席終左右欲徹酒器皆金玉者史云休將去留待二先生来此受用姚偶言暮秋時三字閻曰怡雲續而歌之張應聲作小婦孩兒且歌且續曰暮秋時菊殘猶有傲霜枝西風了却黃花事貴人曰且止遂不成章張之才亦敏矣並青樓集

珠簾秀

盧疎齋摯別歌者珠簾秀以落梅風曲云纔歡悅早間別痛煞煞好難割捨畫船兒載將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珠簾秀答前曲云山無數

烟萬鏤憔悴殺玉堂人物倚蓬窓一身兒活受
苦恨不得隨大江東去太平樂府
珠簾秀姓朱氏行第四雜劇為當今獨步駕頭
花旦軟末泥等悉造其妙胡紫山宣慰嘗以沉
醉東風曲贈云錦江邊翠竹絨穿海上明珠月
滿時風清處都隔斷落紅塵土一片閒情任
卷舒柱盡朝雲暮雨馮海粟待制亦贈以鷓鴣
天云憑倚東風遠映樓流鶯窺面燕低頭蝦鬚
瘦影纖纖織龜背香紋細細浮紅霧斂彩雲收
聽門前過馬和淚看簫外飛花尤為膾炙人口
半點愁盖朱背微僂馮故以簫鉤寓意至今後
輩有以朱娘娘稱之者青樓集

劉燕歌

劉燕歌善歌舞齊叅議還山東劉賦太常引以
餞云故人別我出陽關無計鎖雕鞍今古別離
難倩誰畫蛾眉遠山一尊別酒一聲杜宇寒
又春殘明月小樓閒第一夜相思淚彈至今膾
炙人口

張玉蓮

張玉蓮人多呼為張四媽舊曲甚喜不傳者皆
能尋腔依詞唱之絲竹咸精蒲博盡解笑談亹
亹文雅彬彬南北今詞即席成賦審音知律時
無比焉往来其門率富貴公子積家豐厚喜延
歎士夫復擲金如土無少暬惜愛林經歷嘗以
側室置之後再占樂籍班彥功與之甚狎班司
儒秩滿北上張作小詞折桂令贈之未句云朝
夕思君淚點成斑亦自可喜又有一聯云側耳
聽門前過馬和淚看簫外飛花尤為膾炙人口
有女倩嬌粉兒數人皆藝殊絶後以從良散去
余近年見之崑山年餘六十矣兩鬢始鬖容色
尚濶風流談謔不減少年時也

一分兒

一分兒姓王氏京師角妓也歌舞絶倫聰慧無
比一日丁指揮會才人劉士昌程繼善等於江
鄉園小飲王氏佐樽時有小姬歌菊花會南呂
曲云紅葉落火龍褪甲青松枯怪蟒張牙丁曰

此沉醉東風首句也王氏可足成之王應聲曰
紅葉落火龍褪甲青松枯怪蝣張牙可詠題堪
描畫喜觥籌肺上交雜蒼剌蘇嶺斟入禮厮麻
不醉呵休扶上馬一座歎賞由是聲價愈重烏
（並青樓集）

大都行院王氏

中呂粉蝶兒（太平樂府題云寄情人然實詠蘇卿事也）

江景蕭踈那堪楚天秋暮占西風柳敗荷枯立
夕陽空凝竚江鄉古渡水接天隅眼瀰漫晚山
遠浦帆歸去漁村落照船歸住烟寺晚鐘夕陽
暮洞庭秋月照人孤

（卷十二）

鬬鵪鶉

愁多似山市晴嵐泣多似瀟湘夜雨少一箇心
上才郎多一箇脚頭丈夫每日價茶不茶飯不
飯百無是處教我那裡告訴最高的難恨天堂
最低的是相思地獄

普天樂

腹中愁詩中句問甚麼失題落韻跨騾騎驢想
着那得意時着情處筆尖題到傷心處不由人
短嘆長吁囑付你僧人記取蘇卿休與知他雙
生為伴侶

迎仙客

見一座古寺宇蓋造得非常俗見一箇僧人念
經趺着數珠待道是小閣黎却元来是老院主
依是箇檀越門徒問長老何方去

石榴花

看了那可人江景壁間圖粧點費工夫比及江
天暮雪見寒儒聆平沙趁宿落鴈無書空隨浔
遠浦帆歸去漁村落照船歸住烟寺晚鐘夕陽
暮洞庭秋月照人孤

（卷十二）

鬬鵪鶉

愁多似山市晴嵐泣多似瀟湘夜雨少一箇心
上才郎多一箇脚頭丈夫每日價茶不茶飯不
飯百無是處教我那裡告訴最高的難恨天堂
最低的是相思地獄

普天樂

腹中愁詩中句問甚麼失題落韻跨騾騎驢想
着那得意時着情處筆尖題到傷心處不由人
短嘆長吁囑付你僧人記取蘇卿休與知他雙
生為伴侶

烟樹

醉春風

寒寞日偏長辨驂人最苦把一封正家書改做
詐休書嫣魁不親靦是將我来娶知他是身跳龍
門首登虎榜想這故人何處

紅繡鞋

往常時冬裡卧芙蓉裀褥夏裡鋪藤簟紗厨但
出門換套好衣服不應嫣魁茶員外員外鈔姨
夫我則想俏雙生為伴侶

漸何如

上小樓

怕不待開些肺腑都向詩中分付我這里行想行思行寫行讀兩淚如珠都是此道不出寫不出憂　思慮了不罷聲啼哭么

他爭知我嫁人他應過舉翻做了魚沉鴈杳隧簪折信斷音疎咫尺地半載餘一字無雙郎何處我則愛隨他販茶船去

十二月

無福效同儔並侶有分受枕剩衾餘想起来相思最苦空教人好夢全無擗飛了清歌妙舞受了此寂寞消疎

堯民歌

閃潟人鳳凰臺上月兒孤趁帆風勢下東吳我這裡安棺舉棹泛江湖到不如沉醉羅幃倩人扶疇躇躇天邊鴈兒遥杜把佳期悞

耍孩兒

這厮不通古今通商賈是販賣俺愁人的客旅守着這厮悶悶悠悠消除真乃是牛馬而襟裾斗筲之器成何用糞土之墻不可圬想俺愛錢娘喬為做不分此好孀不辨賢愚

三煞

娘可你好下得好下得忒狠毒忒狠毒全沒些子母情腸肚則好教三千場失火遭天震一萬處疔瘡生背疽怎不教我心中怒你在錢堆受用撇我在水面上遭荼

二煞

我上船時如上木驢下倉時如下地府靠艙竿似靠着將軍柱一箇隨風倒艄舵船牢獄趁浪逐波乘檻車伴着這魑人物便似宛虒般相纏日影般相逐

一煞

他正是馬魁酒正濃蘇卿愁起初下船来行到無人處我比娥皇女哭舜添斑竹比曹娥女泣江水一套孝服則怕他譙破俺情緒推眼疾偷

掩痛淚佯呵欠帶幾聲長吁

尾

嘆我這淚珠兒何日乾愁眉甚日舒普天下煩惱收拾聚也似不得蘇卿半日苦

阮碧雲

阮碧雲元大都妓也詩云東君情意濃如瀾画閣鴛鴦夜不寒十二樓中春色透好花開遍玉闌干

芙蓉

張司令元時人亡其名富而好禮慕楊鐵崖名往迎之鐵崖謂其不知書弗應司令乃延飽恂為師受業焉後迎鐵崖乃往席間以妓奉酒妓名芙蓉酒名金盤露鐵崖題云芙蓉掌上金盤露妓即應聲曰楊柳頭邊鐵笛風蓋楊又號鐵笛道人故也鐵崖撫掌笑曰妓能文其主可知矣辭去時司令出米滿載送之云是鵲糧鐵崖素愛鵲不能卻隨訪顧阿瑛召阿瑛之隣人負者分給之而去（秀水志）

淮安妓　本朝

送舉子上春官

淮草青青淮水渾安排樓櫓送王孫明年三月桃花發君聽傳臚妾倚門

琵琶伎

大明律有官吏挾伎飲酒之條然宣德三楊公猶及用之嘗開與其一兵官會飲文定倡為酒令各誦詩一句以月字在下而四分時令畢文定指席中侍妓曰不可謂秦無人汝輩有能者

乎一伎遽成小詞捧琵琶歌曰到春來梨花院落溶溶月（文定句）到夏來舞低楊柳樓心月（兵官句）到冬來清香暗度梅稍月（文貞句）呀好也月總不如俺尋常一樣（敏句）到秋來金鈴犬吠梧桐月（近峰畧）

詠殷子妓

正德間有一妓女失其名於客所分詠以殷子為題妓即應聲云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從遭點汙拋擲到如今

徐氏

金陵妓徐氏有文藻作春陰詩七不韻云楊花厚處春陰濃清冷不勝單袂寒衣亦淌清唱異林

妓楊

金陵妓楊者學詩於陳編修魯南門其贈人一絕云楊子江邊送玉郎柳絲牽挽柳條長柳絲一把留得行人得吾郎住再向江頭種兩行余遊金陵楊尚存未見其作疑此即陳代筆或好事者為之云

道聽錄○彭南譙卧遊樓史云舊院先妓山朱斗者色不甚都頗閒筆現住往青衿士談及多為所風記其詠柳有曰早知留得行人住多向江頭栽幾行辭雖淫藪情景俱會

蘇桂亭

金陵妓蘇桂亭送人詩云交情何草草別思更悠悠有夢見郎面無書寄鬼頭頻將別時淚化作江水流風波不可散點點逐君舟

蘇亦不聞能詩

朔朝霞

金臺妓朔朝霞送人云秋風江上送君帆落葉江楓總別愁解纜不知人去遠凭欄猶倚夕陽樓

並道聽錄

張九嫵蘇臺

春日即事

盛明百家詩楊太史夫人作詩女史吳江士族沈氏

金針戳破窗兒紙引入梅花一線香鑽穴蟻也知春色好倒拖花瓣上東墻

戳入一作刺先一作將東一作離

趙燕如

嘉靖中南京舊院妓

冬夜別顧參軍席上得春字

舉酒憐心舊看衣識淚新縷為詩頻寄雁離人今夜一天月明朝兩地春好閨中

姜堯玉

號竹雪居士隆慶間舊院妓工詩兼善書

花源逢顧何二使君作

仙源深幾曲夾岸桃花開忽漫逢劉阮殷勤勸酒杯

泊濠曲

美奢帶結紅鸂鶒蒂楊柳絲牽繫燕飛獨棹蘭舟何處宿年年飄泊待郎歸

戲題

花知妾意纔含笑柳見郎來忽作眠幾度欲將

羅帶解只愁鸚鵡向人傳　雅通國

劉季招

劉季招吳姬也張子行嘗集文徵仲陸子傳王
祿之諸名士季招與焉即席賡和有詩劉席上
贈子行詩云華堂芳讌錦屏稠君是劉郎舊遠第一
流何日五陵金勒馬玉鞭遥指倚江樓芳讌同聲

王儒卿號賓玉嘉隆間南京木司姬

寄蔣子

花開不如卽妾老不少年君當憶花復念妾明
日重來不似前

寄吳郎

舊事巫山一夢中佳期回首竟成空郎心亦是
浮萍草莫怪楊花逐風　國雅

女史氏曰妓者技也技絲竹謳舞及琴奕蹴踘
蔵鉤而已飛籌紜席善令章則又有都知録事
之目延姑舍是而獨能吮墨泚毫以文藻自奮
此其人非大雅不羣者乎西陵之詠久傳樂府
其寂著者推洪度楚靚淑姬自後代興時有矣

青泥蓮花記卷十三　外編五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諒生校

記用

秦弱蘭南唐

宋初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為名實使覘之丞相李穀以書抵韓熙載云五柳公驕甚其端介者其守可瞭因令宿留俟寫六朝書畢館治半年熙載密遣歌兒秦弱蘭詐為驛卒之女赦衣竹釵擁帚洒掃穀見之而喜遂犯謹獨之戒乃作風光好一闋以贈之曰好姻緣惡因緣祇得驛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後數日李主宴於澄心堂命破瑣巨鍾滿酌之陶穀然不顧乃出弱蘭於席歌前闋以侑之穀大慚而飲倒載吐茵尚未許罷後大為李主所薄逮歸京師給膠之曲已喧布由是卒不得大用

載別神仙作柒何天

楊臺柳宋

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公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聖從謁告歸上遣伺察之何將至潞公亦為之動慕客李公愚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與聖從同郡因迎見於漢州命酒設樂有營伎善舞聖從狎問其姓妓曰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伎頂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伎作柳枝詞歌之聖從還朝潞公之為之霑醉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讌聖從每為之醉聖從還朝潞公之詩以侑觴聖從每為之醉聖從還朝潞公之詩乃息

李康靖見聞錄張少愚乃隱士俞也焦氏類林李作張誤

潤云一貴人知成都日朝廷遣御史密訪何郎入蜀德一貴人徧召幕客詢何人與遣事責某人延之令出界候迎兼供酒食以佐歡也

有賢長官事某人有賢長官事某人家婢善舞名喚王公宮柳盡春風萬萬條

花往候其宴狎出家婢以侑之聖從還朝潞公之詩乃息

喜題其項帕云拔徹梁州更六么西臺御史惜妖嬈從今改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

不欲此顯媚出迎不逐不復措手而歸名與前按此特姚寬成事也

保安娼妓

元豐中夏戎之母梁氏遣將引兵卒至保安郡順寧寨圍之數重時寨兵至少人心危懼有娼妹李氏得梁氏陰事甚詳乃掀衣登陴抗聲罵之盡發其私虜人皆掩耳做力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醜虜人度李終不可得恐且得罪遂託以他事中夜解去鷄鳴狗盜皆有所用信有之

夢溪筆談　沈括

梁氏先中國人為羌人漫藏訛龍之妹生諒祚諒祚私于梁氏遂殺訛龍而以梁氏為妻主國事屢侵邊

楚楚

柳耆卿與孫相何為布衣交孫知杭門禁甚嚴耆卿欲見之不得作望海潮曰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唐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捲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烟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往謁名妓楚楚曰欲見孫相恨無門路若因府會願借朱唇歌此詞但說柳士中秋夜會楚宛轉歌之孫即日迎耆卿坐

楊皎

張才翁風韻不羈初任臨邛秋官張公庠待之不厚會有白鶴之遊郡守率屬官同往才翁不預客語官妓楊皎曰老子到彼必有詩詞可速寄來公庠既到白鶴便留題曰初眠官舍未成歸心別離長恨人南北會合休論酒淺深隨馬上聊為攜鼻吟遠客情懷銷壯志妓花時節欲把春愁開抖擻亂山高處會一登臨皎錄寄才翁增減作雨中花曰萬倚樓青青初眠官柳向人猶未成顰據征鞍無語擁鼻微吟遠客情懷誰問空勞壯志銷凝好花時節山城留滯又負歸心別離萬里飄蓬無定會合難憑相聚裡莫辭金盞酒淺還深歌把春愁抖擻春愁轉更難禁亂山高處遇關垂袖聊寄登臨公庠再坐皎歌於公庠之側公庠怪問之皎前稟曰

張司理恰寄来令皎歌之以獻台座公庠遂責
顧才翁尤厚

王鈇妾

宋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籍聲朝廷除司諫
韓璜提刑廣東令往廉按鈇憂甚廢膳僉有妾
故錢唐娼也問主公何憂鈇告之故妾曰不足
憂也璜即韓九字叔夏舊游妾家最歡須其来
強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也已而璜至鈇郊
迎不見入城乃見岸然不交一談次日報謁鈇

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遊郡圃不許固請乃可
至別館水陸畢陳妓樂大作璜睹猎不安鈇麾
去伎樂陰命諸妓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
飲酒半妾於簾内歌璜昔日所贈之詞璜聞之
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斯耶即欵見之妾隔
簾故邀其滿引至再至三終不肯出璜心益急
妾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為妾舞一
曲當即出也璜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塗抹
粉墨踉蹌而起忽跌于地鈇亟命索轎諸妓扶

掖登船昏然醉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湯
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即解船還臺不敢復有所
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而鈇遂善罷歸田

女史氏曰女無攸遂者也假何人乎使間有所
以用之夫亦不用之用耳若弱蘭之折驕保姥
之挫敵猶其用之大者焉嗟夫何獨科目能盡
其用哉

記豪

鄭舉舉唐

鄭舉：者居曲中亦善令童嘗與絳真互為席
糾而充博非貌者但負流品巧談諧亦為諸朝
士所眷常有名賢醞宴辟數妓舉：者預焉今
左諫王致君調右貂鄭禮臣敭歷拜孫文府儲
小天趙為山崇皆在席時禮臣初入内庭矜誇
不已致君已下傲不能對甚感歡情舉：知之
乃下籌指禮臣曰學士語太多翰林學士雖甚
貴甚美亦在人耳至如李膺劉允濟章亦嘗
為之又豈能增其聲價耶致君已下皆躍起拜

之喜不自勝禮臣因引滿自飲更不復有言人是極歡至暮而罷致君已下各取彩繒遺酬里誌

順時秀元

順時秀姓郭氏字順卿行第二人稱之曰郭二姐姿態閑雅雜處最為閨怨最高駕頭諸旦本亦得體劉時中待制嘗以金簧玉管鳳吟鸞鳴擬其聲韻平生與王元鼎密偶疾思潟馬板腸王即發所騎駿馬以啗之阿魯溫參政在中書欲屬意於郭一日戲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參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經綸朝政致君澤民則元鼎不及參政嘲風弄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敢望元鼎阿魯溫一笑而罷青樓集

女史氏曰語柔曼者無如妓取容悅而已顧以豪稱耶舉舉之面諛翰林先生也詞嚴義正可備木天一箴矣中書政本禮絕百僚而一伎寫諷刺於談嘲然皆憺然意下也亦不有其貴渚哉或謂宣城史鳳之待客以等甚異者有迷香洞神機枕鎖蓮燈次則交紅被傳香枕八分手下列以閉户羹待之使人致語曰請公夢中來淳祐間徐蘭堂館園池曲折華麗以錦繡為地衣乾紅四緊紗為單衾銷金帳幔侍婢執樂者十餘輩寶玉器玩書畫飲食莫不精妙為三吳之冠此亦倡中之豪者夫馬垂以三十萬佹得鳳沈承務以數百萬佹得蘭垂猶能題九迷詩于照春屏彼承務財虜焉是以後為利者也奚其豪奚其豪

記遇

李豔娘蜀

蜀孟昶廣政三年上元觀燈露臺舞娼李豔娘有姿色召入宮賜其家錢十萬權蜀史杭

徐降真楚

五代楚馬希範少愛娼妓徐降真及嗣立號西堂夫人十國紀事

小柬

小柬長沙之妓人以能詩得幸于馬氏後國入

為郡窮于京師里而人絶不知言及長沙宮中事必南望泣涕而後言（續侍兒小名録）

李師師　宋

東京角妓李師師住金線巷色藝冠絶徽宗自政和後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内臣導從置行幸局中以帝出日謂之有排當次日未還則傳宵稱瘡疾不坐朝當往來師師家甚被寵昵祕書省正字曹輔以琉璉徵行編管郴州靖康之亂師師南徙有人遇之於湖湘間衰老憔悴無復向時風態慨劉后山詩云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纔金檀板今無色一曲當年動帝王（宋史○宣和遺事○遺事載師師舊事云樊樓乃豐樂樓之異名上有御座徽宗人宋時落與師師為商人于浙湖上所得娶天性李明山東京訪李師師酒後書信與宋公冠帔歸順潛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絶倫帝愛幸之侍郎

（宋史○宣和遺事載師師舊事云樊樓乃豐樂樓之異名上有御座徽宗人宋時落與師師為商人于浙湖上所得娶天性李明山東京訪李師師酒後書信與宋公冠帔歸順潛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絶倫帝愛幸之侍郎

九只等金鷄消息義膽已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辦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水滸傳亦引

江事

同前

李師師京都名妓也見寵于宋徽宗而私與周邦彥美成昵甚一日正與宴洽而報上遽至周狼狽匿床下上於坐中出新橘食之周遂潛為度曲以詠其事異日師師歌之上知而大怒出周外任師師往餞之及歸離索未解淚光尚瑩瑩也上適至因問之李不敢隱具以狀對後遂

復周官云（續圖書編錄）

唐安安

理宗在位日久嬖寵盛淳祐癸丑元夕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絶倫帝愛幸之侍郎年子才奏曰此皆董宋臣輩引誘壞陛下三十年自修之操上令丁大全諭旨曰納忠不妨但勿散副本可也（西湖志）

玉蓮兒　元

玉蓮兒端麗巧慧歌舞談諧悉造其妙尤善文

挑握與之戲嘗詩待於英廟由是名寵京師
集

眇倡傳 秦觀少游撰 宋

美倡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計誘與俱西游京師或止之曰倡而眇何往而不窮且京師天下之色府也美眄頗巧咲雪肌而漆髮曳珠玉服阿錫妙彈吹籍於有司者以千萬計使若具兩目猶恐往而不售況眇一焉其瘠於溝中必矣倡曰固所聞也然諺有之心相憐馬首圓以京師之大是豈知無我儷者遂行抵梁舍於濱河逆旅居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之為解鞍置飲燕終日而去明日復來因大嬖取置別第中謝絶姻黨身執爨以奉之倡飯少年亦不食囁嚅伺候曲得其意唯恐或不當也有書生嘲之曰閒者鉄然不見意有奇遇乃從相矣者處乎少年忿曰自余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目者夫佳人之家內讒寢而後家可長子聘無長舌不聘河過愚賈咲曰非若所知也婦類以長言敗工歌且咲遂挾之歸京師賈侍姬百十人閒亟嗜瘡痂其門下二百人常遞鞭之取瘡痂以給膳夫意之所蔽以惡為美者多矣何特眇倡之哉傳曰揩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余嘗三復其言而悲之 淮海集

啞娼志 楊維禎撰 元

啞娼者錢唐娼家女也生無啼聲三閱歲不能言至十歲終不言咲則研喙露齗怒則嗌嗌云父母決其啞無疑因呼為木哥且惜曰予門籍娼娼以音為伎今以啞若是何待乎欲棄之其父曰女雖啞於口弗啞於耳目手足也年及笄天質秀利中益警穎工鍼繡既教以琵箏箜篌及七盤舞蹈之伎靡不精審貴富家諱所病而求其長輒與他名伎並進既笄貌益揚藝益工京師有大木賈過錢唐聞啞倡名求見即大喜倍價以佶九價聘之左右曰娼以聲取悅啞不倍價以聘河過愚賈咲曰非若所知也婦類以長言敗人之家內讒寢而後家可長子聘無長舌不聘工歌且咲遂挾之歸京師賈侍姬百十人閒亟

娼至皆掩口胡盧之未幾啞娼寵專門賈一飲食非啞娼不甘且私賀曰吾今而後知婦言之不入吾耳啞娼亦心自語曰不聾啞不家娜後然自隆重宴享非尊右不居服飾非珠玉不御諸姬雖心忌又咸得其不能言皃白於主故又心幸之賈元婦既缺諸姬遂迎主意推啞娼為繼內數年為賈誕子者三長曰傳嘿次曰傳訥傳忍後傳嘿以陰重不泄得出入禁中且得美官號族至今推為婦師云

抱遺子曰予聞道家書有綠霞女以塵心墮世為啞啞娼者亦陰仙之質非歟然娼以啞病亦以啞遇誠使啞娼才色工之以語言文章則所遇未必爾借遇亦訖娼求其終榮者寡矣嗚呼士以語言文章遇主而訖以語言文章為身之仇孰愈啞娼耶鐵崖文集

老娼色福本朝

閩中一娼色且衰求嫁以圖終身人莫得之無委禽者乃決之術士云年至六十當享富貴之養

無美惡士無賢不肖

記戒

李林甫為娼戒之　唐　宋一

元和元年六月惠州一娼女震死於市衢脇下朱書云李林甫以妻虐弄正權帝命列仙劉舉三震之龍城錄

紹熙元年春漢陽軍陽臺市蔡氏女七歲遭雷震死有文在其背若符篆然識者讀之曰唐相李林甫七世為倡今生滅形凡十三字甚類前

事也襄陽道士黎大方嘗見之夷堅支志

婺州富家犬

婺州富人失其姓名居金華義烏之間有散樂倡女來方入謁下拜其家一駒犬至前主人叱之不退遽抱主而齧其喉次齧娼皆即死家人起於不料驚痛束手有老婢自厨出行步舉措絶類主人作其聲音與妻子言曰汝勿怨嘆此生前冤業也我前世在湖州為男子嘗買一妾不為妻所容不得已蓄于別舍一僕往来受使

令又而妻聞之屢肆爭鬨我以為漏泄痛箠之諱不肯伏我益怒加箠百數殞於杖下當時畏彰露擬赴湖岸縋以石投水中自謂獲免矣今我復為人而此倡即妻也僕以無他善緣故憎異類展轉為犬渠本性已昏迷一復省記會此倡至遂蕩憶宿冤幽冥定數畢竟難脫命之所遭尚何可悔垂泣而別婢仆地叫號其家遂殺犬而後治喪

宣城舊女

成忠郎王貴寓居宣城與倡苟秀家相近貴妻出入必過秀門秀妹年五歲每見必曰吾母也秀家以為兒語不經意一日戲問門外王嫗適来女挽其衣秀望見延之入女隨拜曰母不憶兒耶乃建康朱家織郎也嫗泪下如雨為秀言吾元嫁朱氏生一子長而放蕩本以販鬻為業貲力稍贍皆為此子蕩折年三十一而死死後貧益甚吾不能自存挈其女以嫁王氏今所言良是女問我女何在命呼以来既至近而撫惜之

王女時年十一歲矣怒之葛女咲曰汝不得無禮我乃汝父也又問嫗曰此兒幼時嘗倩舅家女相伴今在否嫗猫犬之屬亦歷歷咨訪且言舊愛一聲書數十字於中今復何如取至洗視果然平生嗜畫自頗能為之嫗悉取所存者并雜他軸以示皆擲於地遇故物則留玩不已是前凡兩娶婦後妻狡獪窓說朱盜為私藏夫死盡攜以去嫗雖知之而不能舉其名也故不克訟乃問曰兒昔為新婦所誘多竊家中物以

行尚能憶乎即面發赤不肯對嫗曰汝已隔世而了了若此能復出回我家乎曰心中戀戀正叮嚀也嫗歸舍搜篋中得金六兩持與葛氏計之葛不可曰自此六之生我家日以稱遂嫗意雖盛不能從也嫗慟哭而歸悲心益切感愴不數月而死朱生在日好以諢語標榜建康諸娼皆畏而惡之其後身竟憔媠類但朱死三年而葛女已五歲人以為疑蓋朱之未死卧疾再歲而葛女襁褓間亦多病過二歲始無恙然則朱病

魂時精已受生矣時乾道元年王宣子為郡守家人呼葛氏婦王嫗一一扣之得其詳如此女至十餘歲漸忘前事不復能說宣子說並見夷堅志

湖邊曲　元

浙省廣濟庫歲差杭城殷實户若干名充役庫子以司出納比一家中侵用官錢太多無可為償府判王某號殘忍乃拘其妻妾子女于官又無可為計則命小舟載之求食于西湖以斃幼官鬼妾鬼馬不肖輩群趨焉鮮于伯機先生

極作湖邊曲云湖邊蕩槳誰家女綠慘紅愁嬌不語低回忍淚傍郎船貪得船頭強歌舞玉壺美酒不須憂魚腹熊蹯棄如土陽臺短夢匆匆去鴛鴦生寒愁日莫安得義士櫂千金送令桑濮歌行路後王之子孫有為娼者天之報施一何捷也西湖遊覽志

袁娼馮妍　宋

袁州娼馮妍年十四姿貌出流輩且善歌舞謝氏女也其母陳嘗云賣此女時方五歲立券以七年為限今踰約二年矣乞取歸養老免使良家終身憔於風塵郡守張定叟呼妍問曰汝離家時尚幼能認母乎曰能認於是引謝媪至前視之搖首曰非也張判所訴云既非其母難以強取勉勘逐出謝銜恨涕泣而去研還馮居方入門忽迷不知路媪母詢其故曰眼前寞寞漠漠如人手遮我眼更不能見暨至房前便覺內痹告於郡以疾求假張不之信因會宴命呈藝蒙然如痴與之酒亦不知盞所在猶以為詐曰

汝且歸從中並去妍迂枉信足遂懽階下始駭其真疾聽落籍竟失明孫鼎臣為判官嘗見之眸子宛然而其盲自若也

邵武倡

僧惠吉張氏餘干人少為縣五伯因追番村社少休山麓遇婦人擕書一卷即能談人意中事棄妻子出遊宣和三年滴邵武泰寧築菴香爐峰落髮為僧有娼脫籍歸一塔同謁僧僧所居山林樵蘇繞来者未至門不知也僧逆告其

從者曰某夫婦少選至勿令其婢子入及至唯三人原無婢自隨僧言狀娼驚泣求救盖昔日曾逼一婢赴井死塔固未知也

李雲娘　戒之二　宋

慶曆元年李雲娘都下之娼姬也家住隋河大隄曲粗有金帛與解普有故舊是時普待闕中銓寓京經歲囊無寸金多就雲娘假貸以供用普紿雲娘曰吾赴官娶汝歸由是雲娘罄篋所有以助普爲普陰念家自有妻與雲娘非久遠計也一日召雲娘并其母極飲市肆中夜泛岸歸雲娘大醉普乃推雲娘墮汴水中詐驚呼號泣不已明以善言誘其母適會普家書至附五十緡又以錢十緡遺雲娘母不日普授秀州青龍尉乃挈家之官一日普同家人閒坐有人揭簾而入者普熟視乃雲娘也責普曰我落囊助子子不為恩復以私計害吾吾性命子之不仁可知也我已得報生矣普叱曰是何妖鬼敢至此囁嚅也引劒擊之俄而不見泠風觸人面甚

急舉家大驚後數日報有劫盜普乘舟警捕行半日普或睡水曰汝又来也有一手出外中挽普入水舉舟皆見公吏沉水極之不獲翌日方浮屍普面與身皆有傷處評曰逋人之財猶曰不可況陰賊其命乎觀雲娘之報解普明白如此有情者所宜深誡焉

崔蘭英

陳叔文京師人也專經登第調選銓衡授常州宜興簿家至窘婁無數日之用不能之官然而

文叔丰骨秀美但鬱結亦多在娼家崔蘭英處
閒坐叔文言及以友有所授家貧未能之官蘭英
謂叔文曰我雖與子無故我於囊中可餘千緡
久欲適人子若無妻我即將嫁子也叔文曰吾
未娶若然則美事一約即定叔文歸紿其妻曰
貧無道塗費勢不可共往吾且一身赴官時以
俸錢賙爾妻子諾其說叔文與蘭英泛汴東下
叔文與英頗相得時叔文時以物遺妻後三年回
舟泝汴而進叔文私令英囊篋不下千緡而有

德于我然不知我有妻妻不知有彼兩不相知
歸而相見不惟不可當起獄訟日夜思計以圖
其便思惟無方若不殺之乃為後患遂與英痛
飲大醉一更後推英於水便併女奴推墮焉叔
文號泣曰吾妻誤憧汴水女奴救之併墮以時
昏黑汴水如箭舟人沿岸救撈莫之見也至京
家里巷人同往焉至城下則女奴已立門迎之
與妻相聚遂共議曰家本甚貧篋笥閒幸有二
三千緡不復之仕路矣乃為庫以解物經歲家
事尤豐忽遇冬至叔文與妻往宮觀至相國寺

稠人中有兩女人隨其後叔文回看切似英焉
舉蒙首望叔文乃英也俄遺向憧水中女奴召
叔文托他故遣其妻子先行叔文與英並坐廊
砌下叔文曰汝無恙乎英云向時中子計我二
人憧水相抱浮沉一二里漸木碍不漸下號呼
救人方漸人撈救漸活叔文愧赧泣下曰汝甚
酔立於船上自失脚入水此婢救汝而憧焉
英曰昔日之事不必再言今人至恨但我活即
不怨君吾居此已久在魚巷城下住君明日急

來訪我不來我將訟子於官必有大獄令子為
憂彩叔文詐諾各散去叔文歸憂懼巷口有王
正臣為學聚小童叔文具道其事求計於正臣
正臣曰子若不往且有爭訟於子身非利也叔
文乃市羊果壺酒又恐家人輩知其詳乃就別
家里巷人同往焉至城下則女奴已立門迎之
叔文入至暮不出荷擔者立門外不聞動靜人
詢之云子何久在此昏晚不去也荷擔人云吾
為人所使其人在此宅尚未出門人曰此乃空

屋耳因執燭共入有盃盤在地叔文仰面兩手自束於背上形若今之伏法死者申之官司呼其妻識其處然無他損乃命歸葬焉議曰煞事都人共聞寃施於人不為法誅則為鬼誅其理彰彰然異矣並青瑣高議

念二娘

餘干鄉民張客因行販入邑寓旅舍夢婦女鮮衣華飾求薦寢殆夢覺窅然在窌到明始辭去次夕方闔户燈猶未滅又立于前復共枕自述其所從来曰我鄰家女也無多言經旬日張意頗忽忽主人疑焉告曰此地昔有縊死婦人得非所惑乎張秘不言須其来具以問之略無慚諱色荅曰是也張與之狎不甚畏委曲扣其詳曰我故倡女與客楊生素厚楊以貲二百千約以禮娶我而三年不結盟我悒悒成疾求生不能家人亦見厭不勝憤鬱投縗而死家以所居售人今為旅舍此室實是故樓尚券戀不忍捨楊客與兩同鄉人亦識之否張曰識之聞移毓州市門娶妻開邸生計絶如意婦人容貌良久曰我當以始終託子矣憶有白金五十兩迎床下人莫之知可取以助君張敬如其言後數年貲益饒人自是正晝亦出他日密語曰久留此終無能挈我歸乎張許諾令書一牌曰念二娘位厥於簷中遇所落緘徵呼便出張乘悉後之邸人謂張鬼氣已深必殞於道路張殊不疑日經行無不同處既到家徐於壁間設牌位妻謂其是所事仲方瞻仰次婦人遽出妻驚問夫曰斯何人勿盜掠良家子累我張以實對妻貪所得亦不致詰同室凡五日又求往州中督債張許之至城南且渡江婦人出曰甚愧謝爾相從不久柰何張泣下莫曉所云入城門亦如常又就店呼之再三不可見乃亟訪楊客居見其家荒迫殊甚曰楊原無疾偶七竅流血而死張駭怖遄歸後竟無遇臨川吳彥周就館於張鄉里皆談其異云

張氏元

S
Z121.5
156(1271)

ZW 21101000819248

婺源富民江丙出遊京師娶娼女張為婦江既客死張間關數千里返其柩以葬前妻之子遇之不以禮重困苦之張不能堪恐生他變乃與弟共殺之瘞屍山谷間官司知而利其賄不問平江于文傳為知州嘆曰為子而賊其庶母人道滅矣遂發其事論如法元史

女史氏曰大戒有二其一有所憊者也其一有所負者也憊則往因負則來果當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卷十三　二十五